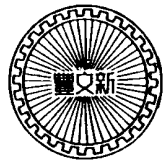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二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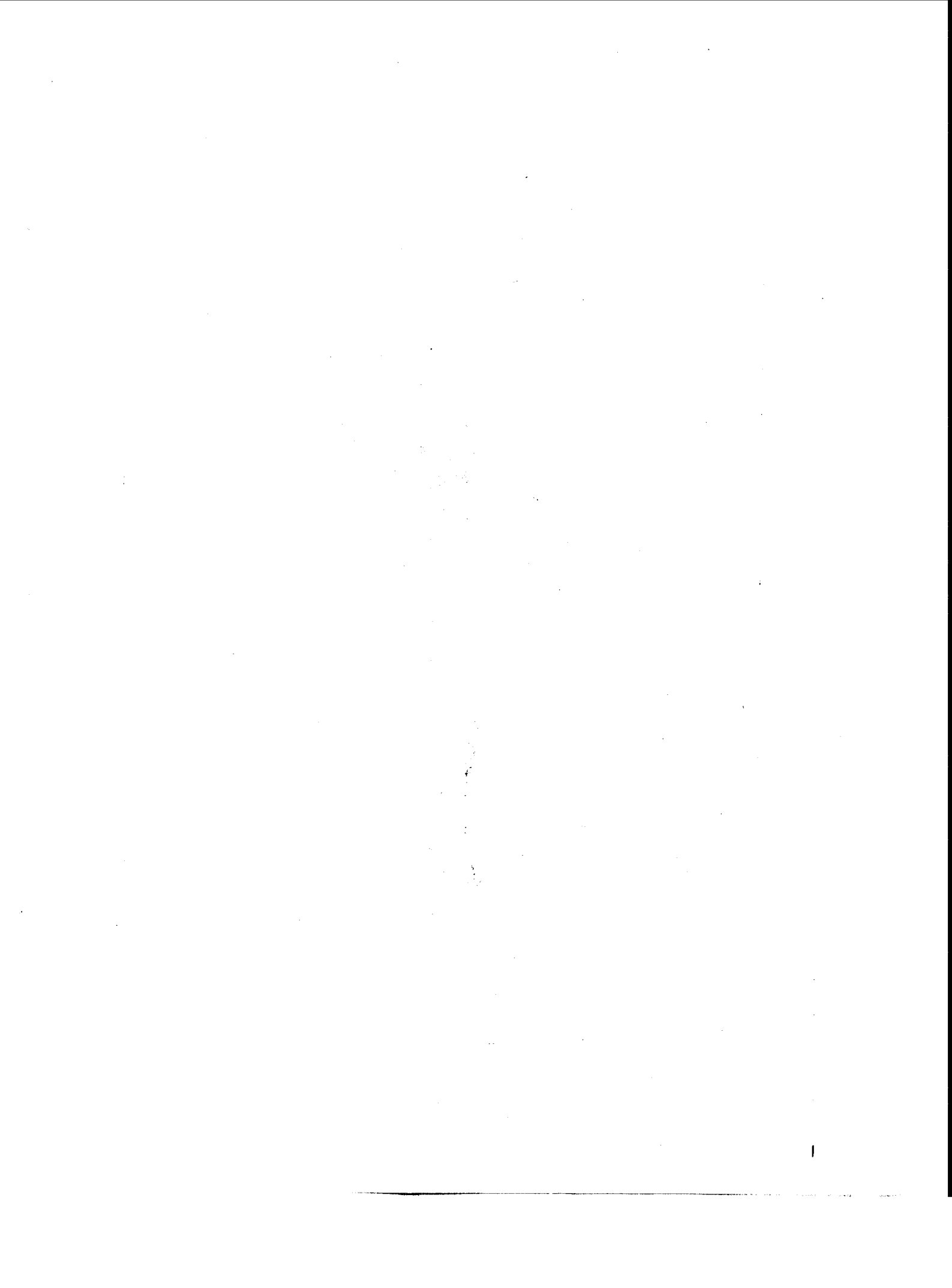
文學類



## 詩總集——詩經

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原缺卷一、三).....	清	馬瑞辰撰	廣	雅	一
毛詩多識十二卷.....	清	多隆阿著	遼	海	四三九
毛詩禮徵十卷.....	清	包世榮撰	木	犀	軒
毛詩古樂音四卷.....	清	張玉綸撰	遼	海	七一九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一卷.....	清	蔣泮林撰	鶴	壽	堂
					七六五

毛詩傳箋通釋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邶

桐城馬瑞辰撰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瑞辰按傳箋以柏舟之汎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是也詩中亦字有上無所承只作語詞者如此詩亦汎其流及有容詩亦白其馬之類皆是故此傳不釋經文亦字箋以亦字為對眾物以興仁人與羣小人並列失之又按古者臣之事君與婦之事夫皆以堅貞為首故邶詩以柏舟喻仁人而鄘詩共姜亦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廣雅書局

柏舟自喻又按說文汎浮兒泛浮也段玉裁謂此詩上汎謂汎下汎當作泛汎泛古同音而字有區別

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微微也瑞辰按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警警與微微同耿警雙聲毛傳以微微訓耿耿蓋狀其戒懼之貌說文微戒也微借作耿猶耿與警聲相轉也耿耿一作炯炯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王逸章句引詩耿耿不寐云耿一作炯嚴夫子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正本此詩耿炯音義並同耿耿通作炯炯猶髮衣通作炯也說文耿从耳炯省聲宋本炯作娃火部娃讀若同古音圭與耿同皆雙聲娃猶炯也炯或從囧囧廣雅並訓為明又曰炯炯光也炯與光亦以雙聲為義襄五年左傳我心局局王逸九思神光兮頌

頌並字異而義同古人言寤心之甚每比諸火之炎上節南山詩憂心如惓韓詩作如炎說文作憂心忒忒是也因並以炎火光明之狀擬其心憂之甚采薇詩憂心烈烈頌弁詩憂心奕奕憂心柄柄無將大車詩不出于頌及此詩耿耿不寐義並同耿耿指心憂之貌淮南子說山訓念慮者不得卧高誘注引詩耿耿不寐證之是也王逸楚辭章句以炯炯為目不眠失之

三詩傳箋通釋卷四

廣雅書局

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瑞辰按殷隱古同聲通用隱者慙之假借說文慙痛也文選注五引韓詩作殷憂李注殷憂也廣雅殷痛也殷亦慙之省借隱憂殷憂皆二字同義猶詩我心憂傷我心傷悲之類毛傳訓痛者痛亦憂也故小雅正月詩憂心慙慙傳云慙慙然痛也而爾雅釋訓則云殷殷憂也楚詞九歎王逸注訓隱憂為大憂易林亦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蓋本三家詩从殷之本義故訓為大不若毛傳訓痛為善如而古通用如有隱憂猶云而有隱憂也正義云如有痛疾之憂失之

不可以姑傳姑度也瑞辰按傳義本釋言姑訓食為本義訓度者如之假借釋詁如謀也謀亦度也自此之彼曰如以此度彼亦曰如矣書如五器卽度五器也  
不可選也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瑞辰按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案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云算數也與毛訓同今按說文算數也訓數者為算之本義毛傳訓數者以選為算之假借三家詩蓋有從本字作算者故朱穆傳據以為言耳易雜物撰德鄭作算論語何足算漢書作選周禮

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日算皆選算古通用之證蓋選與算  
雙聲其字向在心目故通用

愠于羣小傳愠怒也釋文愠憂運反怒也瑞辰按怒當作怨正  
義云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云小  
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皆以怨  
釋愠是正義所據毛傳原作愠怨也之證文選思元賦舊注引  
詩注愠怨也亦本毛傳趙岐孟子章句云愠于羣小怨小人聚  
而非議賢者也義與毛傳合倉頡篇愠恨也韓詩愠志也恨志  
皆怨也今釋文及正義本傳皆作怒蓋怨字形近之譌論語鄭  
注愠怨也何晏集解誤作怒蘇詩正義及一切經音義卷十九  
竝引說文愠怨也今二徐本亦誤作怒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廣雅書局

靜言思之傳靜安也箋言我也瑞辰按說文靜亭安也經傳多  
假靜為埒此傳訓安者亦以靜為埒字之借也今按說文靜窠  
也窠悉也知窠諦也窠篆文作審是審為靜字本義詩或假靜  
為埒安之埒或假靜為靖善之靖惟此詩靜字宜用本義訓窠  
言為語詞靜言思之猶云審思之也傳訓為安失之

寤辟有標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釋文辟本又作擘瑞辰按爾  
雅釋訓辟拊心也此傳義所本辟者擘之省借說文擘搗也搗  
裂也擘本擘裂之稱其義通擘與搗故又為拊心也字亦作擘  
玉篇引詩寤擘有標文選注爾雅釋文引詩亦同喪禮有擘拊  
心也拊心即俗所謂推心故有標為拊心貌說文廣雅竝曰標  
擊也寤通作晤說文晤字注引詩作晤辟有標晤明也覺而言

為寤言則覺而辟得為寤辟矣

胡迭而微箋云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釋文迭韓詩作載音  
同云載常也瑞辰按十月之交詩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  
謂不明也即謂日月之食微有隱義說文微隱行也隱則不明  
故為日月食不明之象此詩胡迭而微迭佚古通用方言佚代  
也廣雅迭代也謂日月更迭而食為不明易林升之革曰日居  
月諸遇暗不明得其義矣古者以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陰失  
明故詩以不明喻君臣之失道箋訓微為虧傷謂日之虧傷如  
月失之迭從失聲古秩與程雙聲通用韓詩作載蓋載字之或  
體迭通作載猶堯典平秩史記作便程說文引虞書作平黜巧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廣雅書局

言詩秩秩大猷說文作載載又趨字注讀若詩威儀秩秩也迭  
古音近替故少牢饋食禮勿替引之鄭注替古文為袂或為載  
錢大昕以袂為秩之譌是也迭音又近鐵故春秋戰於鐵公羊  
經作秩載至音亦相近爾雅睪大也說文載大也載即睪也故  
載字又作載耳毛韓字異而音義竝同說韓詩者訓載為常失  
之

綠衣

綠衣黃裏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言綠今衣今言綠衣自有  
禮制也瑞辰按綠衣為間色以喻妾黃為正色以喻妻綠衣黃  
裏綠衣黃裳皆以喻妾上僭夫人失位詩之取興義甚明顯箋  
改綠為祿非詩義也焦氏易林觀之益曰黃裏綠衣君服不宜

義本毛傳淮南覽冥訓高注遠讀詩綠衣之綠亦从毛讀如字皆不取鄭箋綠衣之說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傳淒寒風也箋云緜兮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瑞辰按第三章綠兮絲兮女所治兮以喻妾之得寵此章緜兮淒其以風以喻夫人之失時蓋緜兮為當暑所服今值天寒行將棄而不用箋云喻其失所正合詩義孔疏言緜兮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失其義矣

燕燕

燕燕于飛傳燕燕也瑞辰按郭璞爾雅本燕燕也讀與毛傳同據此詩正義引釋鳥云舊周燕燕也孫炎曰別三名舍人云舊周名燕燕又名臯太平御覽引孫炎云舊周燕別名皆以舊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五

疏

周燕連讀據說文舊周燕也从隹少象其冠也文選七命鷺鷥脰脣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鷺鷥之髀今本味篇作鷺鷥之翠疑傳寫此正燕一名舊周之證則釋爾雅者仍從孫炎及舍人讀為正毛傳燕燕特依經文連讀抑毛讀爾雅燕燕連文與孫炎舍人異耳說文曰燕者請子之候燕以孚子而來生子則委巢而去戴嬌以子相依失子而歸故取燕飛為興又按燕以南來歸生子子音得之日驗

差池其羽傳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嬌將歸顧視其衣服瑞辰按差池二字疊韻義與參差同皆不齊之貌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注差池不齊一是也說文無池字古通作沱故

左傳釋文云池徐本作沱而差池又轉為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失足亦為不齊因而凡失志者通言蹉跎而與人不相合者亦通言差池矣差池不齊以喻莊姜送戴嬌一去一留下章頡頏上下取興正同箋以喻顧視其衣服失之

頡之頡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瑞辰按頡頏二字雙聲段玉裁曰傳上下互譌當作飛而下曰頡飛而上曰頡頏之言抑抑降也下也故為下飛頡之言亢亢高也舉也故為上飛文選甘泉賦魚頡而鳥脰李善注頡脰猶頡頏也魚潛淵而曰頡鳥戾天而曰脰正頡下頡上之證今按段說是也說文九人頡也或作頡是頡即亢之或體爾雅亢鳥隳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蓋鳥以高飛而見其亢故又以亢為高飛也三章下上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六

疏

其音又承上章頡頏而言正以頡下而頡上故詩亦先下而後上也三章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以經文先下後上證之傳二句亦互譌

其心塞淵傳塞淵淵深也釋文塞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定本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瑞辰按錢大昕曰瘞即瘞字之譌說文瘞靜也靜審也音韻篇靜密也然正義曰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是孔本原依俗本作實今作瘞者非其舊也定之方中箋云塞充實也此詩無箋蓋鄭君所見毛傳原作塞實塞者塞之假借說文塞實也從心塞省聲引虞書剛而憲史記作剛而實實為塞之本訓或作瘞者誤也玉篇引詩其心塞淵蓋从三家詩用本字

以助寡人傳勸勉也禮記坊記引詩以畜寡人瑞辰按王應麟  
以作畜為魯詩今考列女傳引詩亦作畜蓋韓詩也毛詩作勸  
者畜之假借古畜字與孝好皆雙聲同在曉母故同義禮記祭  
統曰孝者畜也韓詩亦曰畜孝也孝經援神契曰庶人行孝曰  
畜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釋名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  
畜與孝古皆讀若朽好讀如丑故音近而義同善父母為孝凡  
通言善亦曰孝故孝又為愛好之通稱以畜寡人猶云以好寡  
人耳

日月

逝不古處傳逝遠古故也箋其所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遠  
其初時瑞辰按有林之杜詩噬肯適我傳噬遠也韓詩作逝爾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七 廣雅書局

雅釋言逝遠也是逝噬逝古竝通用逝當从朱子集傳訓為發  
語詞爾雅毛傳訓逮者逮與肆通肆古从肆作肆 廣雅釋言肆  
逮也即爾雅逝逮之義也肆亦語辭詩肆不殄厥愠抑詩肆  
皇天弗尙昊天有成命詩肆其靖之皆語詞也二章逝不相好  
碩鼠詩逝將去女桑之詩逝不以懼逝皆語詞毛鄭或訓為及  
或訓為往失之古者故之省借凡以故舊相處謂之故故之言  
固也故處與二章相好同義蓋喪詩維子之故與二章維子之  
好同義故猶好也

盥不我顧箋云盥猶曾也瑞辰按盥乃一聲之轉乃古音讀仍  
盥猶乃也詩中盥字義多為乃此詩盥不我顧猶云乃不我顧  
也盥不我報猶云乃不我報也小弁詩盥莫之知河水詩盥莫

之徽柔柔詩盥不我矜盥為茶毒雲漢詩盥莫我聽盥丁我躬  
盥俾我遷義竝同又雲漢詩胡盥忍子胡盥瘡我以旱胡盥猶  
胡乃也左氏昭六年傳無盥以善人為則昭二十二年傳無盥  
以為公券無盥即無乃也盥又通作能正月詩燎之方揚盥或  
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滅之 俗本漢書誤从 能乃亦一聲  
之轉能亦乃也芄蘭詩能不我知能不我甲說文引詩能不我  
慍能之義皆為乃此詩箋訓盥為曾者曾亦乃也孟子爾何曾  
比子於管仲趙岐章句何曾猶何乃也是其證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八 廣雅書局

我之言是其所不能定完也瑞辰按說文定安也从宀正聲  
安與止同義說文正是也从一曰止故定訓止又訓為正谷風  
湜湜其止鄭以湜湜為持正貌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  
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  
正又作定竊謂此詩胡能有定即胡能有正也下章終風序云  
見侮慢不能正也正承此詩胡能有定言之正即定也故箋云  
正猶止也與傳訓定為止同義夫婦有定分嫡妾有定位皆正  
也關雎序先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正亦定也州吁以寵而  
奪適由嬖人以寵而奪嫡皆不正之所致則胡能有定之所該  
者廣矣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  
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瑞辰按此莊姜傷己不見  
答於莊公之詩故箋以父兮母兮謂尊親莊公如父母也孟子



畜君者好君也畜我不卒謂好我不終即前二章所云逝不古處逝不相好也箋訓畜為養失之

報我不述傳述循也釋文述本亦作術瑞辰按文選李善注引韓詩正作術薛君云術法也據儀禮士喪禮不述鄭注古文述作術蓋述術皆從尤聲故通用述又通適爾雅釋詁適循也釋言適述也釋訓不述不蹟也郭注言不循軌跡也據說文述循也孫炎曰適古述字是知爾雅不述不蹟也正釋此詩報我不述古本當作報我不述非釋沔水詩念彼不蹟也爾雅釋詩皆經字在上古本不述通作不述故爾雅釋之或謂爾雅以不述釋不蹟失之陳氏碩甫及王尚書皆云不述不蹟不徹皆見詩故爾雅統釋之曰不道也今本爾雅不述不蹟也衍一也字遂失其指然爾雅釋訓皆依詩各句為釋未有連三句而統釋之者不蹟之義同於不道固不嫌各為釋耳

終風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瑞辰按經義述聞曰終猶既也是也終風且暴猶云既風且暴凡詩云終溫且惠眾釋且狂義竝同爾雅日出而風曰暴說文引詩作瀑云瀑疾雨也玉篇云瀑疾風也作暴者瀑之省據二章終風且霾三章終風且曠爾雅皆承風言則瀑从玉篇訓疾風為是顧野王所見說文自作疾風今本乃後人妄改又按終與西不相涉而韓詩云西風謂之終風胡承珙曰說文古文終作亾泰作尙形近易溷韓詩終風蓋譌作泰風故遂以西風釋之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九

廣雅書局

謔浪笑敖傳言戲謔不敬瑞辰按爾雅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此傳義所本謂四者皆為戲謔正義引舍人云浪意萌也萌字誤當从爾雅邢疏引作意閭謂高也浪謂放浪與高崗義近釋文引韓詩云浪起也放浪則意氣高與起義亦相通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笑喜弄也故笑亦戲謔之一敖舍人云意舒也史記天官書箕為敖容曰口舌宋均云敖調弄也廣雅誠調也又曰誠警也敖與警通廣雅又曰敖戲也敖當讀同遊敖之敖釋文敖五報反則讀同傲矣釋言敖傲也釋訓敖敖傲也敖傲古亦通用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十

廣雅書局

寤言不寐箋云言我也瑞辰按據考樂詩獨寐寤言傳云在淵獨寤覺而有言則此言寤言不寐亦當訓為覺而有言下文願言則嚏願言則懷言竝當為言語之言皆謂欲有所言則止箋竝訓言為我失之王尚書訓言為語詞亦非願言則嚏傳嚏也箋云嚏當為不敢嚏咳之嚏釋文寤本又作嚏又作寤劫也鄭作嚏崔云毛訓寤為故今俗人云欠欠坎坎是也不作劫字瑞辰按釋文本作寤者從崔集注本也釋文云本又作嚏者嚏即嚏字之俗廣韻以嚏為嚏俗字是也釋文云又作寤劫也者乃王肅本孔疏引王肅云寤劫不行也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寤踏而不行是也說文寤礙不行也从吏引而止之也寤通作躓爾雅寤踏也郭注引詩載躓其尾說文躓踏也躓躓也互相訓而躓字下引詩載躓其尾是躓即寤也以

是寔訓為聆中庸言前定則不聆聆蓋蹟礙難言之貌與懷訓  
止義同與劫字音義亦同說文人欲去以力齊止曰劫故傳聆本又作劫崔  
氏謂當作欠坎之坎非毛悒也鄭本毛詩蓋亦作寔故箋云當  
為不敢噫咳之噫若經本作噫則鄭君不煩改字今本作噫乃  
後人據箋以改經也說文引詩直作噫或三家詩有作噫者為  
許鄭所本段玉裁以說文引詩為後人妄增亦凡說也又按倉  
頡篇噫噴鼻也通俗文張口運氣謂之欠坎二者不同說文噫  
悟解氣也繫傳云腦鼻中氣壅塞噴噫則通故云悟解氣是悟  
解氣即噴鼻廣韻亦曰噫鼻氣也段玉裁謂說文悟解氣即張  
口氣悟之欠亦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

噫噫其陰傳如常陰噫噫然瑞辰按韓詩作噫噫薛君章句曰  
噫噫天陰塵也據說文噫陰而風也引詩終風且噫又噫天陰  
塵也引詩噫噫其陰是噫與噫異義噫則陰而有風噫則不  
有風而常陰有塵韓詩作噫噫為正字毛詩作噫假借字也噫  
又通噫與噫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若月之噫噫意林引作噫  
噫文選注引作噫噫皆當讀爾雅菱隱之菱菱者翳也翳即噫  
也噫噫噫一聲之轉故義同古亦通用  
願言則懷傳懷傷也箋云懷安也瑞辰按爾雅懷止也願言則  
懷訓為止正與願言則寔訓聆同義

擊鼓

擊鼓其鏜傳鏜然擊鼓聲也瑞辰按說文鏜鏜鼓之聲引詩擊  
鼓其鏜又鏜鼓聲也引詩擊鼓其鏜蓋兼引毛詩及三家詩鏜

鐘鼓之聲當作鼓鐘鏜為鼓鐘之聲故从金毛詩於鼓言鏜為  
假借三家詩作鏜本字也又借作闕文選上林賦鏜鏜闕李  
善注闕輪鼓音也又通作闕正義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闕闕  
與闕皆假借字漢帝堯碑排啟闕闕孫根碑升降闕闕又假闕  
為闕

死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釋云契闊韓詩云約束也瑞辰按契  
闊二字雙聲毛讀契如契契寤歎之契故訓為勤苦韓讀契如  
契束之契讀闕如德音來括之括韓詩括約束也故訓為約束但據下  
章于嗟闕兮正承上契闊而言則契當讀如契合之契闕讀如  
疏闕之闕說文闕疏也後漢書臧洪傳隔闕相思闕亦闕別也契闕  
與死生相對成文猶云合離聚散耳孫奕示兒編云契合也闕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十一 廣雅書局

離也謂死生離合與汝成誓言矣與子說正同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  
也瑞辰按胡承珙曰數當讀色主反數有二義一為責數之數  
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是也一為數說之數禮記遽數之  
不能終其物左傳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為數說  
之數成說即成言也李黻平引說文闕字注云俱數於門中也  
从門說省聲具數二字即釋从說省聲之義是說與數同義說  
文廣雅並曰數計也傳訓說為數者蓋謂預有成計猶言有成  
約也箋訓說為說愛正義釋傳云成其軍伍之數並失之

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瑞辰按活當讀為局其有活之活  
毛傳活會也活為會至之會又為聚會之會承上闕兮為言故

云不我會耳

于嗟洵兮傳洵遠也釋文洵呼縣切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荀詩作夔夔亦遠也瑞辰按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引詩于嗟夔今正本韓詩廣雅夔遠也夔之言迴爾雅迴遠也又曰迴遐也遐亦遠也毛詩作洵即夔之假借據釋文洵呼縣切玉篇絢遠也釋文原本當作絢與夔雙聲同在曉母故通用錢曉徵曰古讀夔如絢胡承珙曰思元賦儵胸胸兮返常閭靈光殿賦目瞶瞶而喪精瞶瞶即胸胸正與毛詩假洵為夔相類

不我信兮傳信極也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瑞辰按信從傳讀伸訓極為是承上洵遠為言故言不我極猶言易其有極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七

凱風

凱風自南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瑞辰按說文無凱字古止作豈後乃作凱又作颺見玉篇豈有樂義故傳云樂夏之長養據夏小正時有俊風傳云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律書皆曰南方曰景風景者大也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子墜形訓南方曰巨風巨亦大也則凱之義本為大故廣雅云凱大也秋為斂而主愁夏為大而主樂大與樂義正相因

吹彼棘心傳棘心難長養者瑞辰按今本傳無心字蓋傳寫脫誤釋名心纖也易說卦坎其于木也為堅多心虞翻注堅多心者棗棘之屬蓋棗棘初生皆先見尖刺尖刺即心心即纖小之

義故難長養正義以為棘木之心失之

母氏劬勞傳劬勞病苦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劬勞病也此傳義所本小雅鴻雁釋文引韓詩劬數也數則勞苦與毛傳義相成說文正文無劬字據說文趨走顧兒讀若劬是劬乃趨字之同音假借走顧則勞勞則病說文躍行兒躍行兒義竝與趨近鈕樹玉疑劬為勛之別體失之又劬與叩一聲之轉釋詁叩勞也勞亦病也

母氏聖善傳聖淑也箋淑作聖母乃有淑知之善德瑞辰按善本眾善之名此詩以連聖言則聖善二字平列而同義與母氏劬勞母氏勞苦句法正同爾雅釋言獻聖也莊子大宗師篇釋文引向秀曰獻善也諡法解稱善賦簡曰聖是聖善義近之證

三詩傳箋通釋卷四

十四

箋謂有淑知之善德失之

睨睨黃鳥傳睨睨好貌箋睨睨以愉顏色悅也瑞辰按太平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簡簡二字重文以類推之毛詩古本當作睨睨黃鳥禮記檀弓童子曰華而睨鄭注說者以睨為刮節目正義說此睨為刮削亦之節使其睨睨然好故詩睨睨黃鳥傳云睨睨好貌是也其引傳正作睨睨引經文亦當作睨睨今作睨睨者後人據今本毛詩改也莊子天地篇釋文睨睨眼目貌又引李注睨睨窺視貌以睨睨連文與此詩同睨睨形近易譌說文睨出目也一切經音義引作目出貌也與倉頡篇睨目出貌也及玉篇廣韻訓睨為目出義合是知說文睨字乃睨字之譌後人不知睨當為睨故別以睨為睨之重文與此詩誤分

既既爲二正同古字從完者多譌作見論語夫子莞爾而笑釋  
文莞作苒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苒讀爲苒爾而笑之苒列子  
天瑞篇老非爲苒釋文苒一作莞皆爲完與見形近易譌之證

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瑞辰按此詩當從朱子集傳以爲婦人思  
其君子久役於外而作今以經文釋之前一章觀物起興以雄  
雉之在目前羽可得見音可得聞以興君子久役不見其人不  
聞其聲也第三章以日月之迭往迭來興其君子之久役不來  
末章則推其君子久役之故皆由有所伎求若知修其德行無  
所伎求則可以全身遠害復何用而不臧乎此以責君子之仕  
於亂世也序云刺宣公蓋推其兆亂之由非詩詞所及箋以前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十五

廣雅書局

二章爲刺宣公之淫亂失之

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瑞辰按夏  
小正正月雉震响傳响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說文雉雄  
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確其頸是雄雉之鳴必確其頸而鼓其  
翼故傳以泄泄其羽爲鼓翼貌又按雉鼓翼而後鳴雉則先鳴  
而後鼓翼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伊當作繫繫猶是  
也瑞辰按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王  
肅謂卽此詩異文是也阻從且聲且之言籍也說文且薦也且  
戚一聲之轉戚與籍亦聲近通用齊語甯戚亢倉子作甯籍可  
證阻通作感猶戚通作籍也杜注以爲逸詩誤矣又按正義引

左傳自詒繫感小明自詒伊戚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繫者故  
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繫足徵疏引左傳本作繫今左  
傳詩疏竝作伊皆傳寫之誤

展矣君子傳展誠也瑞辰按說文展轉也此展之本義至傳訓  
展爲誠爾雅方言竝云展信也爾雅又曰展誠也皆當爲展之  
假借爾雅實信也實誠也古實展聲近通用實通作展猶展衣  
禮作禮衣也

悠悠我思箋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瑞辰按說苑辨物  
篇引詩作遙遙我思遙者搖之假借悠悠與搖雙聲故通用方言  
搖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  
也聲同則義同矣釋詁悠悠傷憂思也釋文思司嗣反思卽爲憂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十六

廣雅書局

與思念之思異義此詩悠悠我思猶言悠悠我里里病也病卽  
憂也又按爾雅釋訓儻儻嘒嘒懼禍毒也釋文云禁本作攸引  
詩攸攸我里攸攸卽悠悠之省又按釋訓懼懼搖搖憂無告也  
不攸不求箋云我君子之行不攸害不求備於一人瑞辰按說  
文攸很也釋文攸很也淮南秦族訓禮之失攸高注尊不下卑  
故攸也攸與求相對成文與不剛不柔句法相類不攸謂不很  
怒於人也不求謂不諂求於人也何晏論語集解言不攸害不  
貪求貪求與諂求義正相近箋謂不求備於一人失之又按馬  
融論語注攸害也是知小爾雅攸害也攸卽攸之通借

苑有苦葉

深則厲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瑞辰按厲者瀦之省

借說文砮履石渡水也砮或从厲作瀾據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知玉篇水深至心曰砮義本韓詩爾雅既云以衣涉水為厲又曰由帶以上為厲毛傳合而一之蓋淺處揭衣可免濡濕深至心及由帶以上則褰衣無益故必須以衣涉水左傳正義引李巡曰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是也深則厲淺則揭二句皆承上句涉字言之說文憮徒行厲水也是知揭與厲皆徒涉之名不得如說文言履石渡水也厲有陵厲之義因為涉水之名蓋散言之則橫渡水通謂之厲司馬相如大人賦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橫汨羅以下瀾又曰權舟航以橫瀾是也徒涉亦謂之厲說文憮徒行厲水是也對言則厲與揭涉俱異爾雅釋水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又曰繇刻以下為揭繇刻以上為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七

爾雅書同案

涉繇帶以上為厲是也又按正義引鄭注論語及服虔左傳注皆云由刻以上為厲廣韻亦云以衣涉水由刻以上為瀾竊疑爾雅古本原作由刻以下為涉由刻以上為厲但以刻為準而分上下無由刻以下為揭一句毛鄭服所見本皆如是故毛傳及鄭注論語皆不引由刻以下為揭一句而服鄭所引皆云由刻以上為厲否則毛傳不應遺由刻以下為揭一句而鄭注論語亦不應詳厲而略揭也爾雅由刻以下為揭乃別本妄增遂別以涉為由刻以上厲為由帶以上耳毛傳當作由刻以下為涉其釋厲原作由刻以上也今毛傳作由刻以上為涉又謂厲為由帶以上特後人據郭本爾雅妄改之耳惟韓詩至心曰瀾當指由帶以上言然據左傳正義引孫炎云以衣涉水濡禪

也禪繫腰中蓋徒行厲水僅能由帶以上至腰而止若水至由帶以上其水至深非可以衣而涉詩所以云不敢馮河也此以知爾雅毛傳由帶以上為厲帶宜為刻字之譌也至戴氏震以厲為橋厲則邵編修王尙書皆辨之矣

有鷺雉鳴傳鷺雉聲也瑞辰按說文鷺雉聲也義本毛傳其實毛傳特望文生義因詩下言求牡遂以鷺為雉雉聲耳不知鷺本雉聲不必定為雉雉聲故潘安仁射雉賦雉鷺鷺以朝雉只以鷺為泛言雉聲是也顏延年以潘為誤用蓋據毛傳說文徐爰謂潘賦互舉以見雌雄皆鳴並失之矣鄭注月令云雉雉鳴也亦不以雉繫雄又按釋文鷺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正與瀾協今讀以小反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六

爾雅書同案

旭日始出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釋文旭許玉反說文讀如好瑞辰按旭與好雙聲說文旭日且出貌从日九聲讀若好一日明也據巷伯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是旭好通用之證好古音同尹借作政說文引書無有作政與旭從九聲正相協今說文本作讀若助據禮記引詩以助寡人作以畜寡人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則旭助畜好四字竝通文選李注五十五引韓詩煦日始且薛君章句曰煦暖也煦通作煦說文煦日出暵也煦烝也一日赤貌一日暵潤也周官注引司馬法云且明鼓五通為發煦易盱豫釋文盱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且盱煦聲義竝相近說文無盱字據方言注煦讀如州吁之吁即煦也釋文引徐音許袁反則讀若煦煦旭煦亦一聲之轉說文無煦字當即

類字之異體胡承珙曰幾所引詩當作肝說文肝也玉篇  
詩表反  
正其音

追冰未泮傳泮散也瑞辰按泮卽判之假借說文判分也又與  
破義同坻詩濕則有泮傳泮坡也釋文坡一作破

人涉印否傳印我也瑞辰按印者映之假借說文映婦人自稱  
我也爾雅郭注印猶映也印映聲近通用亦爲我之通稱映借  
爲印猶偃仰通作偃俛莊子列禦寇緣循偃俛卽偃仰

谷風

習習谷風傳習習和舒貌瑞辰按習說文云數飛也無和義據  
文選補亡詩輯輯和風李善注輯輯風聲和也輯與習同是習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九 廣雅書局

車和輯也又澱和也

暹勉同心傳言暹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釋文暹本亦作僂  
勉猶勉勉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勗勉也釋文勗本作僂又作僂

勗說文作恂云恂勉也暹蓋恂之假借韓詩作密勿文選李注  
引韓詩密勿同心傳云密勿僂勉也小雅十月之交僂勉從事

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亦韓詩也爾雅作僂沒釋詁僂沒  
勉也郭注僂沒猶僂勉據爾雅釋文僂或作僂說文僂古密字

儀禮鄭注稟古文作密是爾雅僂沒卽韓詩密勿也僂勉密勿  
僂沒皆雙聲字故通用至玉篇蝨部僂勉也僂又僂字之俗耳

暹勉又作閔免漢書五行志引詩閔免從事谷永傳閔免遯樂  
蓋本齊魯詩暹勉密勿僂沒閔免竝字異而音義同也閔免又

大司馬三十七

轉爲文莫說文恂自勉強也慎勉也廣雅文勉也楊升庵可  
錄引晉鑿鑿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強謂文莫是也僂勉皆爲勉  
故釋文曰猶勉勉也勉勉亦作勿勿祭義鄭注勿勿猶勉勉也  
是也禮記國中以策筭卽勿卽勿亦僂沒之轉

采詩采菲傳菲須菲芴也瑞辰按釋草須菲詩疏引孫炎云  
須一名葑葑說文則云葑須從也葑須爲雙聲葑從爲疊韻葑  
通作葑方言葑葑蕪菁也陳楚之間謂之豐郭注葑音蜂今

江東音嵩字作菘也菘卽須從之合聲爲今之白菜據方言云  
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幽芥則又似卽

今之芥菜皆同類而異名耳釋草菲芴郭注卽土瓜也焦循曰  
菲之爲芴猶非之爲勿蟲之名蜚一名盧蜚則菜之名菲卽蘆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十 廣雅書局

葩也蘆葩卽蘆葍與蔓菁一類故詩人並舉之爾雅葵蘆葍葵  
從突與忽音近忽芴字通今按焦說是也菲芴一聲之轉非葩

葩聲亦相近蘆葍今作蘿葍葩又轉作葍猶匍匐通作扶服耳  
中心有違傳違離也箋云徘徊也釋文韓詩云違很也瑞辰按

廣雅釋詁怨悖很也韓詩蓋以違爲悖之假借故訓爲很很亦  
恨也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中心有違猶云中

心有怨曹大家東征賦遂去故而就新兮忘愴恨而懷悲明發  
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其義亦本韓詩毛傳訓違爲離箋

以違回通用而訓爲徘徊均非詩義  
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瑞辰按畿者機之假借周禮鄭注畿猶  
限也王畿之限曰畿門內之限爲機義正相近呂氏春秋本生

篇高注機察門內之位也廣雅察機闌朱也朱或作柶又作閫說文柶門槩也蔡邕司徒夫人靈表曰不出其機言不出於柶也薄送我畿即送不過柶之謂柶設於門中不過機則為門內矣

誰謂荼苦傳荼苦菜也瑞辰按茶一名苦菜月令孟夏苦菜秀亦單稱苦唐風采芣苢是也苦菜一名苦葠一名苦葠廣雅葠葠也玉篇葠今之苦葠江東呼為苦葠廣韻葠吳人呼苦葠今北方通呼葠葠菜

混混其沚箋云小渚曰沚混混持正貌瑞辰按說文混水清見底也引詩混混其止說文又曰止下基也混混即狀水止之貌故以為水清見底毛詩舊本蓋本作止凡水流則易濁止則常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清淮南傲真篇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說山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又說林篇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詩意蓋謂水之流雖濁而止則清以喻己之色雖衰而德則盛沚當從說文作止為是廣雅亦曰混混也箋讀止為沚又以混混為持正貌蓋因止與正同義故以正釋沚亦以沚為止故箋又云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不動搖即止義也

不我肩以傳肩絜也箋謂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家正義潔者飾也謂不潔飾而絜也瑞辰按肩有數義說文肩動作切切也从尸骨聲肩振身也玉篇作振肩也說文肩蠻布也振肩者蓋謂振動布為也肩又通僊說文僊聲也讀若肩說

文訓肩為動作切切切切即動作聲也振動則有潔清之義釋言拒清也郭注振說又肩潔雙聲故肩訓為潔振動則勞勞所以為潔清拒即振字則不安不安則擾故方言曰肩肩不安也又曰肩勞也肩猶也古人以相反為義潔謂之肩忍辱而受不潔亦謂之肩因而不忍亦謂之不肩說文忍能也因而不能不肩通謂之不肩矣潔說文止作絜肩為潔清之潔因又引伸為絜束之絜矣詩及孟子史記多言不肩義各有取如孟子言伯夷不受也者是亦不肩就也已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肩去已據孟子又言伯夷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柳下惠與鄉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居猶就也是知孟子所謂不肩就者即不忍就也不肩去者即不忍去也因知史記廉頗曰吾羞不忍為之下即不肩為之下也忍能同義史記蘇秦列傳韓王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即不肩事秦也不肩又通作不肖莊子則陽篇釋文肩本亦作肯呂氏春秋不侵篇曰得意則不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肩為人臣而戰國策齊策云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肖為人臣是知不肩即不肖也忍能受辱因而忍辱而受者亦為肩孟子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不屑即不受猶上云行道之人弗受也孟子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即欲得不受不潔之士而與之也肩从骨聲骨與骨通骨列也斯肩亦得訓列孟子予子不肩之教誨也者即言子不列之教誨也至君子偕老詩不肩髮也傳肩絜也俗本作潔說絜當訓為絜束之絜髮結髮而為之故曰不肩髮也此絜清引伸為絜束之義也此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大雅卷一

詩不我肩以以猶與也不我肩以謂不我肩與猶云莫我肩穀  
此不肩適爲不肩之義也毛傳及孟子趙注並訓肩爲潔其  
其義久矣今俗語耻受其物曰不肩即孟子乞人不肩不肩  
潔之義也耻交其人曰不肩即詩不我肩以之義也解者多失  
其義因並釋之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釋文引  
韓詩云發亂也瑞辰按衛風傳云石絕水曰梁周官獸人掌以  
時獻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是梁  
與笱相爲用故詩言逝梁即言發笱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从  
竹句句亦聲是笱从竹句會意笱之言句句曲也謂以曲竹爲  
之使其口可入而不可出程大昌演繁露引唐書王君郭傳君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郭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其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承其

頭不可脫乃奪緇去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爲倒鬚者  
也是宋時名笱爲倒鬚今時取魚者亦多爲逆刺有門可開淮  
南兵略篇云發笱門是其制也發宜訓開韓詩訓爲亂失之  
我躬不閱傳閱容也箋躬身邊暇恤憂也我身尙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瑞辰按閱與容雙聲故傳以閱爲容孟  
子以容悅並言亦以容爲悅也我躬不閱坊記引詩作我今不  
閱今對後言三家詩當有作今者躬與今亦雙聲字故通用襄  
二十五年左傳引詩我躬不說據杜注曰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暇念其後乎知杜預所見左傳經文原作我今不說故以今  
我釋詩我今今本作我躬者特後人據毛詩改之耳又按邊恤

我後後謂婦人既去以後即指上逝梁發笱事也不必如箋以  
後爲子孫

匍匐救之傳匍匐言盡力也瑞辰按匍匐二字雙聲說文匍手  
行也匍伏地也手行亦爲伏故廣雅釋詁云匍伏也釋言又云  
匍匐也釋名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匍猶伏也人雖長大及  
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與毛傳言盡力義合匍匐禮記檀  
弓引作扶服漢書谷永傳同又作蒲服昭十三年左傳奉壺飲  
冰以蒲服焉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范曄傳膝行蒲服又作  
蒲伏史記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又作扶伏昭二十一年左  
傳射之折肱扶伏而擊之是也蒲扶服伏皆音同假借服北音  
亦相近故匍匐又作匍百秦和鐘銘匍百四方是也匍匐之合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聲爲鞠東方朔七諫塊今鞠當道宿王逸注匍匐爲鞠是也

不我能惰傳惰養也箋惰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瑞辰按  
釋文惰毛興也王肅養也據此知注疏本作養者从王肅本非  
毛傳之舊也惰與雛對當讀如畜好之畜畜古讀如豎故與雛  
爲韻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呂氏春秋引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雛也文子亦云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雛也說苑引孔子  
曰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雛也並以畜與雛對  
舉與詩文同畜者媼之省借廣雅媼好也不我惰即不我好也  
說文媼媼也媼亦悅好之義毛傳訓興者惰與興一聲之轉興  
之音歆亦說也喜也說文廣雅並曰媼說也學記不興其藝不  
能樂學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是其證矣爾雅釋言謏興起也



說文情起也又曰興起也起亦喜也書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既設喜起熙三字義並相近又情與休一聲之轉休亦喜以  
少牢饋食禮及士虞禮注並云古文謬或作休情謬聲亦相近  
箋訓為驕以驕樂與憎惡對言驕之言嬌嬌好也美好之好與  
悅好義相成故驕義同樂反覆互證足見王肅作養之非又按  
說文引詩能不我情董氏讀詩記引王肅孫毓本並能字在句  
首與充爾詩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相同能之言乃也能不  
我情承上章而言猶云乃不我畜也俗本作不我能畜亦誤  
昔育恐育鞠傳育長鞠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穉之時恐  
至長老窮置瑞辰按育通鞠及毓爾雅釋言鞠穉也鞠一作毓  
尚書敘冑子說文作教育子史記作教穉子皆有訓穉之證鄭  
箋以昔育為穉是也至以育鞠之育為長老則非爾雅釋詁曰  
育長也又育養也郭於育長注云育養亦為長是長讀如長養  
之長不讀為長老之長此傳育長亦謂長養恐長養之道窮也  
故下云既生既育猶云既生既養也箋於既育亦訓為長老失  
之蜀本石經作昔育恐鞠少一育字亦誤又按大戴記本命篇  
言婦有三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此詩昔育恐育鞠前貧賤  
也既生既育後富貴也是當在不去之列今乃相棄故怨之耳  
我有旨蓄傳旨美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瑞辰  
按旨蓄與旨茗旨藹句法相同茗藹皆草名是知蓄亦菜名也  
蓄與遂古通用我行其野詩言采其蕞傳蕞惡菜也箋遂牛蕞  
也陸璣疏遂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曰羊蹄一名蓄陶隱居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五

爾雅書局

注今人呼為秀菜即蓄音之譌引詩言采其蓄是知旨蓄即蕞  
菜也箋以蓄聚釋之誤矣蓄為惡菜而詩言旨者自貧者視之  
為旨耳既詁我肆傳肆勞也瑞辰按肆者勸之同音假借爾雅  
釋詁勸勞也郭注引詩莫知我勸左氏昭十六年傳引作莫知  
我肆是肆勸古通用之證肆與肆古亦通用爾雅釋言肆力也  
力亦勤也勞也

伊子來暨傳暨息也箋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  
安息我瑞辰按愛正字作悉說文悉惠也暨古文是暨即古文  
愛字此詩暨疑即暨之假借伊子來暨猶言維子是愛也仍承  
昔者言之傳訓暨為息以暨為咽字假借王尚書讀暨為憮訓  
怒似不若讀暨訓愛為允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五

爾雅書局

式微

式微式微傳式用也箋式微式微微乎微者也式發聲也瑞辰  
按箋以式為發聲即語詞痛謂傳雖訓式為用詩中言用者亦  
語詞猶爾雅釋言為我我亦語詞箋申傳非易傳也服虔左傳  
注言君用中國之道微正義言君用在此而益微並失之  
微君之故箋我若無君正義我若無君在此之故瑞辰按古者  
以思難為故卿語王室多故車注故猶難也漢書張陳王周傳  
贊事多故矣注故謂中屯難也周禮宮正國有故注故謂禍災  
此詩微君之故猶云微君之難微君之禍災耳傳不釋故字正  
義云我若無君在此之故失其義矣  
胡為乎中露傳中露衛邑也瑞辰按路史高辛紀帝康有子名

元堯封之於中路歷夏侯服國盡為中路氏路氏露路古通用  
中露疑即中路也列女傳引詩正作中路

微君之躬瑞辰按古字躬與窮通論語躬聘禮鄭注作鞠窮

公羊宣十五年傳路子之為善也躬言路子之為善其道窮也

大戴哀公問五義篇躬為匹夫而不願對富貴為諸侯而無財

言躬即窮也皆窮通作躬之證此詩微君之躬躬亦窮之省借

言若微君之窮困猶上章微君之故故謂患難也學者蓋習讀

之而不知其義也久矣

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瑞辰按水經注瓠河又東逕黎城

縣故城南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所謂胡為乎泥中

疑此城也泥通作坭廣韻坭地名又通作禰詩出宿於禰韓詩

作泥儀禮士虞禮鄭注引詩作泥詩泥與禰蓋同地也又按詩

傳當以露與泥為衛邑名中露泥中猶中林林中之比皆語詞

也傳連言中露泥中者特順經文言之耳

旄丘

旄丘之葛今傳前高後下曰旄丘瑞辰按爾雅前高旄丘釋名

作髦云前高曰旄丘如馬舉頭垂髦也釋文引字林作莖又作

莖丘並音近而義同太平寰宇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今在大

名府開州治西

何誕之節今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

及也誕闕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闕節興者喻此詩衛伯不恤

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瑞辰按誕者延之假借爾雅注

間也延即誕字之省借之猶其也何誕之節猶云何延其節也

延長也闕長義相近詩以葛之蔓延不絕興諸侯之相連屬傳

說是也葛蔓生必有所依倚而後盛喻諸侯必有與國而後能

相救故二章即言必有與必有以以猶與也箋說失之

何多日也瑞辰按詩以葛起興春秋之交也而後言狐裘蒙戎

則為嚴冬此正詩言多日之證

必有以也傳必有以有功德箋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

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瑞辰按春秋桓十二年宋人

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公羊傳以者行其意也又僖二十

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又公羊傳云能左右之日以是古

者用他國之師謂之以謂可以隨其所用也此詩蓋言衛臣之

久不來必乞師於他國有可為其所以者即謂以他國之師也

傳箋謂以功德失之以與同義與謂與國即下章靡所與同之

同傳謂與仁義亦非又按以與似古亦通用特牲饋食禮主人

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

據注云亦當似之也疏云亦謂亦似其先祖此注引詩必作似

抑或毛詩作以三家詩讀為似故鄭引以證禮經之以義當為

似耳

匪車不東傳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

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瑞辰按漢書地理

志壺關有羊腸沽水東至朝歌入淇應劭曰黎侯國也宣十五

年左傳路子奪黎氏地杜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毛

天

今按黎侯亭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正古壺關縣地此黎國在衛西之證也水經注黎陽在魏郡世謂黎侯城音黎侯陽寓於衛因以為名又云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亦曰黎侯國詩曰黎侯寓於衛是也今按河南衛輝府之濬縣即古黎陽與旌巨之在今開州者相近皆在衛東此寓在衛東之證也漢地志東郡有黎縣是黎侯國魏郡有黎陽是黎侯所寓孟康誤合為一臣瓚已駁之矣漢地志黎陽注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與水經注以黎陽為黎侯名不同以詩序黎侯寓衛證之當以水經注所言為確又按匪彼古通用廣雅匪彼也匪車不東即彼車不東也箋訓為非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箋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瑞辰按說文興字注起也从昇同同力也此詩靡所與同亦謂無與同力者耳傳以為救患恤同則讀同如同盟之同失其義矣箋云不與諸伯之臣同亦非

瑣兮尾兮傳瑣尾少好之貌瑞辰按瑣尾二字同義爾雅釋訓瑣瑣小也尾通作微說文尾微也書鳥獸微亦小也古小與好義近孟喜易中孚注好小也是也傳以瑣尾狀流離之少好貌故以少好釋之正義分瑣為小尾為好失之

流離之子傳流離鳥也少美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釋文流本亦作鶴瑞辰按流離二字雙聲爾雅鳥少美長醜為鶴鶴郭注鶴猶留離

詩所謂留離之子說文作鶴離次於騶駟之後騶駟為鳥之始小終大者故與鶴離少美長醜者連類而及留離轉為栗留倉庚老而無毛則呼為黃栗留是也詩以鳥之少美長醜喻衛臣之始有小善終無成功非遂比之臯鳥不孝陸璣以流離為臯失之

衰如充耳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瑞辰按說文衰袂也从衣采聲俗作袖威學標漢學諧聲作从衣采聲以今本說文从采聲為謬今按威說是也衰从采聲采即孚也孚抱一字故說文又曰衰衰也衰衰也衰之為盛服猶葆為草盛貌衰从采猶葆从保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保亦从采省也說文又曰袂衰也袂衣袂也一曰袂衰也襄者衰也是衰義同袂亦有懷藏之義藏與塞義近充耳當从箋訓為塞耳衰如即塞耳之貌箋云顏色衰然釋文謂箋以衰為笑貌失之

簡兮

簡兮簡兮傳簡大也箋簡擇瑞辰按當從傳訓簡為大下文萬為大舞碩人候候亦為容貌大故先略言大以形容之耳

方將萬舞傳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萬舞千舞也瑞辰按方將二字連文方猶云將也將且也傳訓為四方失之韓詩說云萬大舞也廣雅萬大也萬舞蓋對小舞言故為大舞實文武二舞之總名故傳云以

干羽為萬舞公羊春秋定八年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謂一舞俱入以仲遂喪於一舞中去籥非以萬與籥對舉也萬兼二舞如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萬也干戚舞也與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合又左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言是舞也先君以是習戎備焉此武舞稱萬之證也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繼以公問羽數於眾仲是羽即萬也此文舞稱萬之證也箋从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未若毛傳兼干羽言為允

碩人俛俛傳俛容貌大也釋文韓詩作扈扈云美貌瑞辰按方言吳大也說文吳大言也俛从吳聲故義亦為大說文俛大也俛扈音近美與大亦同義故扈扈訓美又訓大檀弓爾毋扈扈爾鄭注扈扈謂大是也俛與扈音義通用僧左氏圍人學公羊傳作鄧扈樂扈即圍之假借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風書局

赫如渥赭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瑞辰按說文赫火赤兒段玉裁謂當作大赤兒赫通作爽采芑瞻彼洛矣二傳並曰爽赤貌爾雅釋訓赫赫舍人本作爽爽又通作赭白虎通引詩赫韜有赭爽者赫之假借赭即赫字之重文

山有榛傳榛木名釋文榛本亦作蓊瑞辰按榛蓊皆業之假借說文業果實如小粟廣雅業粟也業之言辛辛物小之稱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宜在王室箋彼美人謂碩人也正義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瑞辰按方言凡言相憐哀九疑湘澗之人謂之人兮人兮猶言人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請

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聘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匪風詩箋皆言人偶人偶為人相親之詞即仁也故說文仁字注親也其字从人二會意仁與人亦通用廣雅人仁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猶言仁也與言如其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仁之也表記注引作人之皆其證此詩西方之人兮猶言西方之仁人也惟仁人能愛人故言人兮以誌想慕之意

泉水

遂彼泉水傳泉水始出茫然流也釋文誌韓詩作祕說文作祕瑞辰按說文祕字注讀若詩泌彼泉水不作祕擬其音非證其字也誌者泌之假借說文泌俠流也文選魏都賦李注引說文泌水俠流也尸子黃河龍門俠流如竹箭俠流蓋疾流之義據一切經音義卷廿三俠流注俠疾也又華嚴經音義上俠流注倉頡篇俠速疾也字从馬吏聲本有从馬夫音古穴反乃是馱馱馬名是馱流乃馱流之譌按戴侗六書故馱說文曰疾也亦有馱字注云列也讀若迅段玉裁云今說文本脫馱字惟也俗馱疾字當作此李繼平又謂馱即快字或省作馱今說文本作俠流玉篇作俠流廣韻作俠流俱誤必从必聲古必畢濟三字同音通用考工記玉人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釋之繼采菽詩厥沸灑泉說文作畢沸必當與廣澤義近詩毛傳灑沸泉出貌玉篇灑泉水出貌必亦泉水涌出之貌魏都賦溫泉灑涌而自浪毛傳泉水始出茫然流也正涌流之義廣雅釋言灑流也義本毛詩水經注有比水又有灑水義皆與泌同說文泌為正字毛詩作誌韓詩作祕水經注作比作誌皆假借字又按詩意以泉水之得流于淇興已之欲歸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風書局

於衛琴操思歸引曰涓涓泉水流及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義與此詩同箋謂以泉水之入淇比婦人之嫁于異國殊與詩意相背

有懷于衛箋云懷至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瑞辰按傳不訓懷字以懷之為思義見卷耳及野有死馬傳也箋訓懷為至云有所至念于衛至與思義正相通心之所至即為思猶心之所之謂之志也思無不至故論語言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至即為思故詩言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聊與之謀傳聊願也箋聊且略之辭瑞辰按說文僂字注一曰且也字通作僂玉篇引聲類曰僂且也凡聊訓且者皆僂字之假借十月之交詩不慙遺一老小爾雅曰慙願也且也說文慙

官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是知毛傳訓聊為願者願亦且也箋中傳非易傳也正義謂傳箋異義失之

出宿于泚飲餞于禰傳泚地名禰地名箋云泚禰者所嫁國適備之道所經故思宿餞瑞辰按思歸之道不得兩言宿餞下章言宿餞而繼以還車言適是設為思歸適衛之道也此章言宿餞而繼以女子有行是追憶其自衛出嫁之道也毛傳以下章十言為所適國郊正以別乎上章泚禰為衛地箋以泚禰為所嫁國適備之道誤矣古者餞于國郊泚禰蓋備近郊地禰釋文引韓詩作坭廣韻坭地名字通作泥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今本亦作禰釋文禰劉本作泥疑禰即式微之泥中耳泥中在漢黎陽今衛輝府滑縣地與須曹之在滑縣者相近泚即濟字之或體列女

三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傳文選注引詩竝作濟定之方中箋釋楚丘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是衛地近濟之證

女子有行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瑞辰按桓九年左傳凡諸侯之女行杜注行嫁也爾雅如適之嫁竝訓往行亦往也廣雅行往也是已女子有行即謂女子嫁耳儀禮喪服鄭注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是鄭君亦以行即為嫁而箋詩訓行為道失之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箋云盍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瑞辰按箋謂歸問其姑姑與上言女子有行義不相屬若如集傳謂姑姊即諸姬則古無以姑姑為姤者竊謂此章出宿飲餞是追溯其初嫁時所經則問於姑姑亦追述其嫁時預知義不得歸問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 廣雅書局

于姑姑之詞列女傳齊孝孟姬傳載孟姬嫁於齊姑姑姊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示之矜聲無忘父母之言是古者嫁女有姑姑姊誠送之禮故得問於姑姑所問者即上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也

出宿于泚飲餞于言傳于言所適國郊也瑞辰按隋地理志邢州內邱縣有于言山李公緒記柏人縣有于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今按于言山屬順德府唐山縣而隋志言內邱者二縣相連隨舉一以明之也畿輔通志唐山縣西北四里有于言山延袤數十里接內邱縣界是也衛女所適國蓋在邢旁故經及于言一山毛西河據漢地志東郡有發于縣今屬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乃齊地與此無涉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瑞辰按水經注美溝水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是肥泉為衛水之證肥泉爾雅古有二讀一作歸異出同肥一作異出同流肥也爾雅郭注引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釋名亦云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皆不釋流字之義是毛公及劉熙郭璞所見爾雅本皆作歸異出同肥其同下並無流字水經注引爾雅歸異出同曰肥是其證此一讀也水經注引健為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殷敬順釋文云水所出異為肥也皆不釋歸字則舍人爾雅本蓋作異出同流肥蓋以歸字屬上句作汧出不流歸與異出同流肥相對成文此一讀也今本爾雅既從郭本以歸字屬下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美

美

讀又誤從舍人本多流字遂作歸異出同流肥矣肥之為言腓也易戚其腓非分聲之轉匪分也肥之義蓋取於分釋名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列子釋文云所出異為肥是知二讀義雖相反其名為肥者特以歸異及異出為義不以出同及同流為義也又按爾雅漢大出尾下而水經河水注漢水引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為漢水是呂忱所見爾雅作異出同流漢釋文亦云漢水本同而出異與呂忱合則知肥當從毛傳歸異出同為允爾雅原作同出異流肥所以別於異出同流漢也爾雅古本當作汧出不流歸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漢其大出尾下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去不可考矣詩義蓋以肥泉之異流與女之各嫁一方然泉雖異歸終入于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又泉

水之不若故思之滋歎耳孔廣森謂首章誌彼泉水未意肥泉只是一泉其說是也

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瑞辰按茲即滋也茲之永歎猶常棣詩况也永歎况亦滋也說文滋益也字通作茲箋訓茲為此失之思須與漕傳須漕衛邑也瑞辰按水經沛水注濮渠又東分為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城北詩所云思須與漕也漕通作曹西征記滑州白馬縣古衛之曹邑戴公廬于曹即此今按須與曹皆在今衛輝府滑縣境內漢白馬縣即今滑縣也錢澄之田間詩學據詩言思須與曹謂此詩當作於衛東渡河以後以寫我憂傳寫除也瑞辰按蓼蕭傳輪寫其心也與除義同說文寫讀物也除此注彼曰寫除去其憂亦曰寫說文又曰卸舍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美

美

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是寫與卸音義同郭注方言曰今通言發寫即發卸也卸為舍車亦與除去義近至爾雅釋詁寫憂也蓋與寫除義相反而相成管子白心篇曰卧名利者寫生危寫正訓憂謂寢息於名利者憂生危也郭注謂有憂者思散憂以寫為散失其義矣王尚書經義述聞又以寫憂為鼠憂之假借

北門

終窶且貧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瑞辰按釋言窶貧也說文窶無禮居也从一婁聲婁空也从母从中女婁空之意也古有婁無屢論語屢空當作婁空婁空皆空乏即貧也窶从婁聲故為無禮居倉頡

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褻蓋褻與貧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已焉哉瑞辰按論古音皆以下二句為何相協此句焉字非韻

惟孔廣森云詩之語助不出支之魚歌四部如支部只斯之部

之而哉思止矣思魚部且女歌部倚兮也我而無陽聲之字其

焉字有用為助句者即當改讀於何反音北門末三句以焉為

何相協今按孔說是也也與焉雙聲也古音讀如它如旻君

子偕老遵大路皆以也與兮同為助句兮倚古通用讀如阿也

亦歌麻部字故可同作韻句之助焉即也字之同聲假借故可

讀與為何韻也又焉亦訓為何蓋有何音即有何義矣又詩穆

木序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是焉與也通假之證

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我勤身以事君何哉瑞辰按謂猶奈也

謂之何哉猶云奈之何哉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

乎高注謂猶奈也是其證矣箋訓謂為勤失之

王事適我傳適之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

來之我瑞辰按適當為適之省借說文廣雅竝曰投擲也說文

擲字注一曰投也古書投擲字多作擲擲我猶投我也正與二

章箋訓敦為投擲同義

政事一埤益我傳埤厚也箋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

我瑞辰按埤亦益也一當从朱氏彬訓為詞助一埤益我猶云

埤益我也箋云減彼一而以益我則不詞當从蜀本石經作減

彼而一以益我但據正義釋箋則早誤作減彼一矣

室人交徧謫我傳謫責也瑞辰按謫適古通用孟子人不足與

適也趙岐章句引詩此句作適云適過也與方言謫過也義同

蓋本三家詩

王事敦我傳敦厚也箋敦猶投擲也瑞辰按廣雅投擲也箋訓

敦為投擲者以敦為起之假借敦與擲雙聲擲借作敦猶追球

之借作敦球也釋文引韓詩云敦迫胡承珙曰敦與督一聲之

轉廣雅督促也督又通篤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毛訓厚韓

訓迫

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瑞辰按摧我猶

謫我也毛訓為沮沮毀之也說文摧擠也一曰折也沮即摧折

之也字通作催說文引詩室人交徧催我云催相擣也相擣猶

相迫也詩釋文云摧或作催與說文合說文無催字韓詩作謹

云誰就也廣雅同誰就以雙聲為義就當作蹙蹙與蹙同廣雅

蹙罪也廣韻蹙迫也與玉篇誰謫也義正合桂馥疑就為訖字

之誤又疑為琮字形近之誤皆未確摧催謹三字雖異而音義

竝同

北風

北風其涼傳北風寒涼之風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

政教酷暴使民散亂瑞辰按涼或作颯又作颯說文北風謂之

颯玉篇颯北風也蓋皆漢儒增益之字涼風作颯與颯猶颯風

作颯與颯也古以谷風凱風喻仁愛因以淒風涼風喻暴虐故

箋承傳義而申釋之

雨雪其雱傳雱盛貌瑞辰按說文以雱為旁之籀文云雱溥也

或从滂作霽穆天子傳郭注廣韻十遇均引詩雨雪其霽亦霽字也霽又省作霽廣韻霽與霽同重言之則曰霽霽廣雅霽霽雪也又作滂文選雪賦注引正作滂

惠而好我傳惠愛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瑞辰按終風詩惠然肯來傳惠順也此詩惠而猶惠然也惠亦當為順惠然謂順貌也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為徐瑞辰按虛者舒之同音假借邪者徐之同音假借野有死麕傳舒徐也虛徐二字疊韻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正以虛徐為徐虛徐即舒徐也毛傳虛虛也當從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毛傳例不改字知虛為舒之假借故以徐釋之正義謂傳非訓虛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三九

為徐其說非也然即此足證孔本毛傳亦作虛徐也爾雅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正釋此詩文選曹大家幽通賦注引詩亦作其虛其徐三家詩蓋有作徐者故箋讀邪如徐邪與徐雙聲同在邪母故通用邪與斜通說文斜抒也讀若茶亦邪可通徐之證正義釋虛徐為謙虛閑徐之義失之

北風其喈傳喈疾貌瑞辰按喈玉篇作颺云疾風也此後人增益字喈當作潛又通淒說文潛字注一曰潛水寒也引詩風雨潛潛即鄭風風雨淒淒之異文邶風傳淒寒風也蓋水寒曰潛風寒亦為潛其喈猶其涼也

雨雪其霏傳霏盛貌瑞辰按列女傳引此詩作雨雪霏霏廣雅霏霏雪也其霏猶霏霏也霏或作霏漢書楊雄傳雲霧霏而來

迎顏注霏古霏字又與霏義近說文霏毛紛紛也非分變聲霏猶紛紛耳

靜女

靜女其姝傳靜貞靜也姝色美也瑞辰按說文靖亭安也凡經傳靜字皆靖之假借若靜之本義說文自訓案耳靜靖又與靖通用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譏善靖言王逸楚詞注作靖言廣雅靖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有靜家室靜善也鄭詩莫不靜好大雅籩豆靜嘉皆以靜為靖之假借此詩靜女亦當讀靖謂善女猶云淑女碩女也故其姝其變皆狀其美好之貌方言齊魏燕代之間謂好曰姝韓詩外傳居處齊則色姝是姝為有德之色說文姝好佳也引詩靜女其姝箋字注一曰若靜女其姝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早

姝又姣好也引詩靜女其姣蓋本三家詩姝則姝之同音假借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云姝古文姣同

俟我於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瑞辰按說文隅陬也廣雅隅角也是城隅即城角也考工記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鄭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賈疏謂浮思為城上小樓則角浮思即後世城上之角樓段玉裁謂城隅即闌為城臺非也俟我於城隅詩人蓋設為與女相約之詞傳箋義並失之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傳言志往而行正箋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瑞辰按愛者楚及儂之省借爾雅釋言愛隱也方言掩嬖愛也郭注謂蔽愛也引詩愛而不見又通作儂說文



優彷彿也引詩優而不見屈記祭義優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亦引詩優而不見愛而猶愛然也故廣雅云愛優也離騷經眾變然而蔽之義與詩同變字又作變說文變蔽不見也愛又通假字林假彷彿見而不審也玉篇假愛也變隱假俱雙聲故同義而通用詩設言有靜女俟於城隅又變然不可得見箋讀愛為愛惡之愛謂愛之而不往見失之脚蹠雙聲字韓詩作蹠蹠章句蹠蹠蹠也說文作時蹠云時蹠不前也又作蹠蹠又曰蹠蹠逗足也廣雅作蹠蹠云蹠蹠蹠也又作蹠蹠云蹠蹠猶豫也禮記三年問蹠蹠焉釋文作蹠蹠字異而音義並同傳言志往者謂憂其不見行正者謂其蹠蹠不前也箋轉以蹠蹠為志往失傳情矣

三詩傳箋通釋卷四

聖

廣雅書局

新臺

新臺瑞辰按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鄆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河之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太平寰宇記新臺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七里北去河四里鄆城今曹州府濮州是也至漢志東郡陽平有莘亭乃左傳宣公使盜待諸莘之莘毛大可以釋新臺失之

新臺有泚傳泚鮮明貌瑞辰按泚者玼之假借說文玼玉色鮮也引詩新臺有玼詩釋文兩引說文皆作新色鮮也玼本玉色之鮮因而色之鮮明者通言玼耳

河水瀾瀾傳瀾瀾盛貌水所以絮污濺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瑞辰按說文瀾瀾也釋文引作水瀾也張參五經文字云瀾見詩風

是古本原作瀾瀾今本作瀾瀾者後人增益字也瀾瀾又作泮泮玉篇泮亦瀾字廣韻瀾或作泮漢書地理志引詩河水泮泮正泮泮形近之譌即瀾瀾之異文顏師古不知泮泮為譌字遂謂此詩無此句矣

燕婉之求瑞辰按說文婉字注宴婉也即燕婉本字說文又曰晏婉也婉順也音義並同故通用

籛條不鮮傳籛條不能俯者箋云籛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瑞辰按籛條與戚施蓋醜惡之通稱籛條疊韻字物之醜惡者謂之籛條戚施方言箠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籛條韓詩章句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人之醜惡者謂之籛條戚施淮南修務篇嗉勝哆鳴籛條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聖

廣雅書局

為美者媠母妣惟也高誘注籛條偃戚施僕皆醜貌音語籛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韋注籛條偃人戚施僕人是也人有惡行者亦謂之籛條戚施鄭語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爾雅籛條口柔戚施面柔是也此詩籛條戚施對燕婉言皆以人之醜惡喻宣公與口柔面柔異義鄭箋牽合為一失之

新臺有酒傳酒高峻也釋文酒韓詩作灌音同云鮮貌段玉裁曰酒與灌不同部當為首章有泚之異文瑞辰按酒與洗雙聲古通用白虎通洗者鮮也呂氏春秋高注洗新也又與銑通爾雅絕澤謂之銑晉語韋注銑猶酒也有酒猶言有泚毛傳訓為高峻以酒為峻之假借不若韓詩作灌訓鮮貌為確玉篇澤與濯同詩有灌者淵本或為萃酒通作灌猶洗通作淬皆異部假

借也儀禮釋文沈悉禮反劉本作淬七對反是其類矣段玉裁謂淮爲泚之異文非也說文繫傳引詩新臺有淮云字本作溱說文溱新也廣韻溱新水狀也亦與韓詩訓淮爲鮮同義

河水浼浼傳浼浼平地也瑞辰按說文潤字注水流浼浼貌浼字法引詩河水浼浼浼古音讀如門與潤音近浼浼即潤潤之假借傳云浼浼平地者即潤潤之義也釋文引韓詩作媿媿音

尾云盛貌玉篇媿媿水流貌媿媿通作媿媿猶勉勉通作疊疊皆一聲之轉也禮器鄭注疊疊猶勉勉也文選吳都賦清流疊疊李注引韓詩疊疊水流進貌當亦此詩浼浼之異文古音浼疊音皆如門

故通用傳韓詩者不一家故媿疊字各異耳段玉裁以韓詩泥泥爲上章瀾瀾之異文但取字之同部不知雙聲字古亦通用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也

籛條不珍傳珍絕也箋珍當作腆腆善也瑞辰按腆珍古通用說詳九經古義今按釋詁珍美也說苑脩文篇使某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珍即腆也珍與珍古同音故腆借作珍即可借作

殄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瑞辰按說文醜字注醜醜詹諸也引詩得此醜醜言其行醜

醜爾雅釋文醜音秋醜又作醜山海經郭注云醜秋戚聲之轉莊子諸大夫然本或作醜醜爾猶施施也蓋本韓詩句曰戚施蟾蜍醜醜惡名醜醜而人之醜惡亦名戚施猶簞之粗

之異文也蟾蜍醜醜惡名醜醜而人之醜惡亦名戚施猶簞之粗

者名籛條人之惡者亦名籛條也至說文醜字注先醜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醜醜其行先先據說文醜或从酋作醜是醜醜

一字不得以醜醜並稱先醜亦不得分爲二字王尚書謂說文本爾雅醜醜諸爲義醜或省作去先即去字形近之譌其行

先先即其行去去之譌讀與莊子其卧祛祛同其說是也去蚰聲之轉說文又云蚰蚰詹諸蚰蚰即醜醜也造戚聲相近孟子

有慶韓非子去鼓聲亦相近去屈又聲之轉淮南子說林訓鼓造避兵夏小正傳蚘也者屈造之屬也鼓造屈造皆即醜醜之變也又按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釋文云戚施字書作規規今

按說文無規字惟規字注司人也从見它聲讀若馳玉篇規規面柔也通作施規規亦戚施之同音字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縛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瑞辰按左傳言汲壽死於莘未嘗渡河

此毛傳所由以乘舟爲比也劉向新序則謂未使齊以前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汲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

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汲方乘舟時汲傳母恐其死也因而作詩則謂乘舟實有其事其說蓋本韓詩今按新

序之說是也首章中心養養二章不取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恐其被害之詞非既死後追悼之詞且二子如未乘舟不得直言乘舟也景古音讀若廣謂遠行貌與下章汎汎其逝同義

釋訓悠悠洋洋思也邢疏引詩中心養養為證爾雅釋詁文  
竝曰恙憂也養與洋皆當為恙之假借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  
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  
不可而不去也瑞辰按瑕遐古通用陽桑詩遐不謂矣禮記  
表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遐  
之言胡也胡無一聲之轉故胡寧又轉為無寧凡詩言遐不眉  
壽遐不黃考遐不謂矣遐不作人遐不猶云胡不信之之詞也  
易其詞則曰不瑕凡詩言不瑕有害不瑕有愆不瑕猶云不無  
疑之之詞也傳訓瑕為遠箋訓遐為過皆不免緣詞生訓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箋

廣雅書局

廊

柏舟

桐城馬瑞辰撰

髮彼兩髦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瑞辰按說文無髮字髮字注引詩作統統字注云冕冠塞耳者塞耳下當有脫文據字林統冠之垂者左傳杜注同玉篇統冠垂也魯語王后親織玄統韋注統所以懸瑱當耳者懸瑱即垂也說文當云統冕冠塞耳之垂者今本脫之垂二字耳統為垂瑱之貌因謂髦垂之貌為統玉篇髮髮垂貌是也凡字从尢聲者多有垂義蒼頡篇頰垂頭之貌說文耽耳大垂也皆與統為垂髦義相近釋文髦一本作伉伉當為統之譌髦說文作髮云髮至眉

三詩傳箋通釋卷五

廣雅書局

也一切經音義卷二云髦古文豸同按豸又髮之省毛詩作髦者假借字說文作髮者正字蓋本三家詩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說文儀度也訓匹者儀與偶雙聲同在疑母蓋以儀為偶字之假借猶獻與儀雙聲而獻即可假為儀也

母也天只傳母也天也天謂父也瑞辰按詩變父言天先母後父者錯綜其文以天與人為韻也毛傳也只同訓段玉裁謂如日居月諸居諸同訓乎是也序明言父母欲奪而嫁之是古說皆以母天為母父之稱後儒或謂女惟從母又謂父死稱母皆凡說也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瑞辰按特猶儀也故傳亦訓匹說文特

特牛父也段玉裁曰特本訓牡陽數奇引伸之為凡單獨之稱今按方言物無偶曰特廣雅特獨也皆訓特為獨特訓獨又訓匹者猶介為特又為副乘為一又為二為四匹為一又為雙為偶皆以相反為義也特義為匹是知黃鳥詩百夫之特猶言百夫之匹也傳云乃特百夫之德正謂匹百夫我行其野詩求爾新特猶言求爾新匹也傳新特外昏也亦訓特為匹特字亦作植禮記少儀不特弔釋文特本作植爾雅士特舟釋文特本作植是也其字又通作直呂覽高注特猶直也賈子新書大夫直縣大夫當為士即周官士特縣也釋文引韓詩實維我直云相當值也正與毛詩作特同義相當即相匹也爾雅敵訓為匹又訓為當是其證矣

三詩傳箋通釋卷五

廣雅書局

之死矢靡慝傳慝邪也瑞辰按慝當為忒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言爽差也爽忒也說文忒更也又曰忒失常也二字音義同靡忒猶靡他也文選王仲宣詩龍雖勿用志亦靡忒靡忒二字疑本此詩三家詩蓋有作靡忒者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作民用僭慝而釋之曰民用譖差不壹正釋忒字也周語有過慝之度王觀察曰慝當為忒差也此皆假慝為忒之證又按左氏莊二十五年傳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慝陰氣桂枝謂慝本作慝說文慝失常也與傳云非常意合慝之借作慝猶此詩忒借作慝也忒通作貳與貸字形近貳後漢書贊禪為君隱之死靡貳貳即貳之訛亦慝當作忒之證經傳中又有假貸為慝者如大戴千乘篇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讒貸即讒

慝也此亦慝或互通之類

牆有茨

牆有茨傳茨蒺藜也瑞辰按說文茨以茅蓋屋也葢草多貌蒺藜者蒺藜也三者不同據傳云蒺藜則當以說文引詩牆有蒺藜為正禮記玉藻鄭注引詩亦作楚蒺藜蓋本韓詩今毛詩作茨楚章句引詩楚者蒺藜皆假借字也古齊次同聲通用周官外齊鄭注齋資其字以資次為聲是其證矣左氏傳云人之有牆以蔽惡也詩以牆茨起興蓋取蔽惡之義以牆茨之不可掃所以固其牆與內醜之不可外揚將以隱其惡也

中葍之言傳中葍內葍也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瑞辰按釋文葍本又作遘玉篇引作葍葍遘葍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三

廣雅書局

皆當為垢及詬之假借猶易姤卦或作遘遘近一作遘葍也桑柔詩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王尚書曰中得也垢當讀為詬恥辱也謂行不順以得恥辱今按此詩內葍亦當讀為內詬謂內室詬恥之言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垢杜注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詬是垢詬通也毛傳訓為闇冥闇之義又為夜廣雅葍闇竝訓為夜是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文三王傳聽中葍之音晉灼注云葍魯詩以為夜也義雖與毛詩異其取義於闇昧則同箋謂宮中所葍成淫昏之言失之

不可襄也傳襄除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言說文漢令解衣耕謂之襄除與解義相近山井鼎考文云詩足利本古本竝作攘

者襄之假借凡經言攘地攘夷狄皆襄之借字

不可詳也傳詳審也瑞辰按據釋文引韓詩作揚云揚猶道也廣雅揚說也詳即揚之同音假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瑞辰按抽猶古通用說文簡讀書也从竹摺聲又手部摺或从抽說文讀簡書也各本作誦此从段本簡即抽也小爾雅讀抽也方言抽讀也義同毛傳說文又曰釋抽也抽之言細謂細釋其義故箋又訓抽為出也猶又與絲通閔二年左傳服注絲抽也抽出吉凶也今按廣雅讀說也不可讀正當訓為不可說猶前章不可道不可揚也據釋文云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義本韓詩則廣雅訓讀為說亦當本韓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四

廣雅書局

君子借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箋云珈之言加也副即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瑞辰按禮記明堂位夫人副褙立於房中鄭注引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褙王后之下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今按此詩言衛夫人之服飾亦言副笄則諸侯夫人亦得服副故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周官追師鄭注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其說是也追師鄭注以步搖為副之遺象此詩箋又謂珈如步搖上飾考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上有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正合六珈之數故鄭君取以相比但毛傳云副編髮為之廣雅假結謂之鬢至

步搖則與服志言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

華非編髮所爲與副不同符飾之六珈非即步搖六獸故鄭君

亦云古制所未聞也今按釋名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

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眾物即六珈之類古者

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女之笄猶男之冠也男之冠有

三加從奇數以象陽女之笄有六加從偶數以象陰笄以玉爲

之珈之言加而從玉蓋亦以玉爲之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於

笄爲飾是也對言則笄與珈異笄爲簪以固冠珈則笄上之飾

毛傳珈笄飾之最盛者是也散言則笄與珈通大玄膏上九男

子加笄婦人易寄廣雅笄笄並訓爲簪簪與笄同是也寄笄皆珈字

之假借珈制所有鄭君未聞戴侗六書故引舅氏曰珈加於副

之節也子家嘗獲古玉其狀如口考之某氏古器圖云珈也長

廣僅寸餘未識所稱古器圖者何指徐璈曰按珈字說文云婦

人首飾而未詳其形制如箋云步搖上飾若與服志所言六獸

恐自是漢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副編次追衡笄由笄數至副

其數正六六加猶三加義殊簡要矣又按周禮追師衡笄鄭注

分衡笄爲二謂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衡以懸瑱笄以卷髮

而此傳以笄爲衡笄則似以衡笄爲一以別於尋常固髮之笄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

瑞辰按詩上言副笄六珈則所云象服者蓋禕衣也明堂位祭

統並言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此首服副則衣禕衣之證詩首言

禕衣次言翟衣次言展衣各舉其一以明服飾之盛與周官內

司服王后之六服次序正同鄭司農曰禕衣畫衣也說文禕字

注引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畫者畫象之義故詩謂之

象服耳禕衣不言翟則非翟雉可知不必如康成讀禕爲暈也

說文廣雅竝曰禕飾也說文飾字注亦曰禕飾也毛傳蓋讀象

爲禕故曰尊者所以爲飾孔疏謂以象骨飾服失其義矣至鄭

箋不以象服爲禕衣而以爲揄翟闕翟者鄭君謂諸侯夫人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五

廣雅書局

司服王后之六服次序正同鄭司農曰禕衣畫衣也說文禕字  
注引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畫者畫象之義故詩謂之  
象服耳禕衣不言翟則非翟雉可知不必如康成讀禕爲暈也  
說文廣雅竝曰禕飾也說文飾字注亦曰禕飾也毛傳蓋讀象  
爲禕故曰尊者所以爲飾孔疏謂以象骨飾服失其義矣至鄭  
箋不以象服爲禕衣而以爲揄翟闕翟者鄭君謂諸侯夫人之  
服自揄翟而下無禕衣故也以此詩言副笄六珈及禮言夫人  
副禕證之諸侯夫人未嘗無禕衣且二章始言翟則首章象服  
宜爲禕衣耳

玼兮玼兮傳玼鮮盛貌釋文沈云毛及呂沈竝同作玼解王肅  
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六

廣雅書局

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  
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瑞辰按玼與瑳一聲之轉  
玼通作瑳猶賓之初筵詩屢舞僂僂說文引作屢舞瑳也說  
文玼新玉色鮮也瑳玉色鮮白也段玉裁以瑳爲玼之或體遂  
刪說文瑳象今按玼與瑳雙聲故玼或作瑳瑳爲玉色鮮白又  
爲衣服好貌猶說文以鬢爲髮好也據毛詩二章玼兮玼兮毛  
鄭有注而三章無注蓋毛詩兩章皆作玼故陸德明檢王肅本  
二章亦不釋義統於前也據周官內司服鄭注引瑳兮瑳兮其  
之翟也又引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鄭君注禮多本韓詩蓋韓詩  
兩章皆作瑳也後人誤合毛韓爲一而妄區其先後因前作玼  
後作瑳耳

其之崔也傳翰程闕程羽飾衣也瑞辰按說文翰崔羽飾衣義本毛傳據內司服鄭司農注翰秋關秋畫羽飾則所謂羽飾衣者畫羽以為飾也正義謂施羽於衣誤矣

鬢髮如雲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釋文鬢說文云髮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為鬢瑞辰按昭廿六年左傳有君子白哲鬢須眉釋文鬢黑也鬢通作顯昭廿八年左傳昔有仍氏生女顯黑而甚美名曰元妻顯黑連言皆為黑猶白哲連言皆為白也又通作顯廣雅顯黑也說文引詩作今今稠髮也今或作鬢與稹種概也義同稠多也概即稠也漢書楊雄畔字愁云資姬娃之珍鬢兮珍即說文今字之假借孟康訓為珍好失之說文珍元服也月合乘玄路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與今之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七 廣雅書局

玄髮取義正同髮多者必黑故毛傳曰黑髮說文曰稠髮其義相成而不相背段玉裁疑黑字非毛公之舊失之

不屑鬢也傳屑絮也箋云不絮者不用髮為善瑞辰按洪頤煊曰周官挈壺氏鄭注挈讀如絮髮之絮絮與結同義字林髻絮髮也毛傳訓屑為絮是不屑鬢即不絮鬢也鄭箋不用髮為善善當為髻字之譌謂不用絮他髮以為髻也正義言其髮美長不用髮而自絮美也失之

象之掃也傳掃所以摘髮也釋文摘他狄反本亦作摛音同本又作摛又作謫並非也瑞辰按掃者搔頭之簪說文摛搔也搔摛也摛絮也摛絮髮也骨摛之可會髮者傳作摛為是掃通作髻廣雅髻簪也又作梳廣韻掃者梳枝整髮釵也又借作邱

晉書輿服志皮弁象玉邱注邱冠下抵也象骨為之音帝邱即掃也蓋掃本以搔髮後兼用以固冠弁也說文無掃字桂馥謂掃即摛之異文

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皙白皙三章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瑞辰按清揚皆美貌之稱野有蔓草詩清揚婉兮婉如清揚此泛言貌之美也荷嗟詩美目揚兮美目清兮此專言目之美也此詩揚且之皙也皙謂色白又曰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則顏色之美皆可曰清揚矣揚且之皙也與上玉之瑱也象之掃也句法相類呂覽音初篇高注之其也此詩三之字皆當訓其猶云玉其瑱也象其掃也揚其皙也且句中助詞三章揚且之顏也亦謂揚其顏也傳以揚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八 廣雅書局

為眉上廣正義云其眉上顏廣且其面之色又白皙傳於三章曰揚廣揚而顏角豐滿俱分揚與皙揚與顏為一失其義矣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瑞辰按山井鼎考文云足利古本經文兩而字皆作如而如古通用故傳以如天如帝釋之正義引春秋元命苞天之言瑱春秋暉斗樞帝之言諦以釋如天如帝之義今按古人多借音為義詩上言玉瑱象掃下即以天帝為比蓋謂充耳以瑱者宜其瑱實如天掃髮以掃者宜其審諦如帝特言胡然以示顧名思義之意令其深思而自得之也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箋云后服之次展衣宜白瑞辰按展衣以說文作表為正表从亞聲亞讀若展故毛詩

借作展也說文褰丹毅衣也馬融說同其義俱本毛傳周官內  
司服鄭司農注始以展衣為白色為箋說所本今按箋說是也  
古者天子有五時衣東青南赤中央黃西白北黑月令所云衣  
青衣等是也王后夫人之服蓋亦如之揄狄青以象東闕狄赤  
以象南鞠衣黃以象中央展衣白以象西祿衣黑以象北此箋  
所云后服之次展衣宜白也展衣玉藻禘記作禮衣禮之言宜  
宜誠也與單且聲義相近玉藻櫛用櫛櫛孔疏禘白理木也說  
文黜白而有黑也廣雅白馬黑脊驢古字从單且宜聲者多有  
白義禮之色白取義正同釋名禮衣禮坦也坦然正白無文彩  
也是矣又按展誠也即宜字之假借詩上言展衣下即言展如  
之人兮謂服展衣者宜有展誠之德展如猶展然也之人猶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九 廣雅書局

子也孔疏云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失之

蒙彼縹緇傳蒙覆也縹之靡者為縹箋云縹緇之縹者展  
衣夏則裹衣縹緇瑞辰按說文蒙覆也凡經傳作蒙者皆蒙字  
之假借說文縹碎也靡為極細之貌說文縹緇之細者也義本  
毛傳說文又云一曰戚也戚即蹙字此與鄭箋意同蹙蹙即戚  
蹙之貌蓋讀縹為縹如今縹紗然此又一義孔疏合傳箋為一  
失之聘禮記鄭注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賈疏凡服四時不  
同假令冬有裘視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者裘裘上有襦  
衣襦衣之上又有上服若夏以縹緇縹緇之上則有中衣中衣  
之上復有上服據此中衣在縹緇之上是蒙彼縹緇者乃中衣非  
上服展衣也若箋云展衣則裹衣縹緇據說文表裏表衣引春

大五百二十九

秋夏其相服中猶衷也中衣即裏衣是縹緇中衣蒙彼縹緇  
即上服其上服之內縹緇之外非別有中衣也說文表上衣也  
論語當暑袷縹緇必表而出之孔注必表而加加上服也亦謂  
於縹緇上加上服非謂於縹緇上加中衣則知箋之說當矣蓋  
衣服因時制宜冬宜溫則不嫌過厚故裘之上復有襦衣夏宜  
涼則不嫌稍減故葛之上不另加中衣也又按縹緇細古人  
夏服縹緇蓋兼服二者服於內以當裘服於外以當襦衣  
故禮記論語並言袷縹緇之言也爾雅袷重也說文繫傳  
云袷重衣也是也今本訓稠髮故从彡得聲者可訓重也孔安  
國鄭康成並訓袷為禪失之縹緇並服此詩第舉縹緇外之縹緇  
故云蒙彼縹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十 廣雅書局

是縹緇也傳是當暑袷之服也瑞辰按說文袷字注引詩是  
縹緇也从毛詩袷字注又引詩是縹緇也蓋本三家詩袷者正  
字縹者假借字也縹假為縹猶縹亦假為縹也當暑袷縹緇以  
縹緇為縹服毛正以當暑釋經縹字耳釋文袷符袁反張參五  
經文字袷又音煩說文繫傳袷煩薄也近身衣也今按讀袷如  
煩正與展顏媛協其義亦為煩汚說文婢婦人汚也葛覃詩薄  
汚我私傳汚煩也義並相近以其為煩汚之服而謂之袷猶去  
衣之煩汚即謂之汚受汗澤之衣即謂之淫也袷延二字疊韻  
與方言襜褕謂之縹玉篇襜褕車溫褌也皆重疊字延義近說  
文縹以石衿縹也衿摩展衣也以石衿縹為縹以衣揩摩汗澤  
亦為袷延故段玉裁謂袷延為揩摩之義縹縹為衣可以揩摩

大五百二十九



汗澤孔疏謂祥延是蒸熱之氣失之說文祥無色也引詩是繼  
糾也讀若普按祥普二字雙聲說文又曰普日無色也日無色  
為普衣無色為祥音近而義亦同玉篇亦曰祥衣無色也衣無  
色對冬服褐衣有緇素黃異色言緇紛為當暑近汚之衣則不  
分異色此與毛傳義相成而不同或本三家詩

邦之媛也傳美女為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也瑞  
辰按釋文媛韓詩作援助也俗本作取誤此箋義所本說文媛美女  
也人所欲援也蓋兼取毛韓詩說文引詩邦之媛兮又引詩  
玉之填兮足證許君所見毛詩也多作兮

桑中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瑞辰按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十一

廣雅書局

郭注別四名孫炎曰別三名但菟絲不可為菜類弁詩篇與女  
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亦不引唐蒙是毛公別以唐蒙為菜不  
以為即女蘿與爾雅孫郭注異焦循曰爾雅唐蒙女蘿疑衍女  
蘿二字

沫之鄉矣傳沫衛邑瑞辰按沫書酒誥作妹邦沫妹均从未聲  
未收雙聲故馬融尚書注云妹邦即牧養之地蓋謂妹邦即牧  
野也妹收母亦雙聲收說文作毋收母古同聲說文母收也云朝歌南七十

里地後漢書郡國志朝歌縣南有牧野正與妹在鄘地居紂都  
之南者合左傳鄭人侵衛牧杜注牧衛邑牧邑即沫邑也酒誥  
鄭注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  
之北沫之東朝歌也據云沫之北沫之東為朝歌則不謂朝歌

大日百七十三

即沫明矣其云妹邦紂都所處者紂都之郊牧亦可以紂都統  
之也此詩孔疏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沫也猶鄭君以妹邦為  
紂都亦統言之耳

要我乎上宮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箋與期於桑中而要見我  
於上宮瑞辰按以箋說推之桑中為地名則上宮宜為室名孟  
子之滕館于上宮趙岐章句曰上宮樓也古者宮室通稱此上  
宮亦即樓耳

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朱子集傳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  
女夏后氏之後亦貴姓也瑞辰按胡承珙曰姒本作以白虎通  
曰夏祖昌意以慧以生賜姓姒氏說文無姒字蓋即作以弋與  
以一聲之轉今按胡申朱子之說是也弋與以字同在喻母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十二

廣雅書局

通用以之通作姒猶詩必有以也儀禮注引詩讀作似也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瑞辰按漢有膠東庸生又有庸光皆以庸  
為姓錢大昕曰古庸與閭聲近通用春秋定四年左傳康叔取  
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閭即鄘也書毋若火始燄燄梅福上書  
引作庸庸此鄘閭通用之證今按閭本衛地則閭或因地而得  
姓後遂通借作庸庸用古通用路史言用國名見詩詩之庸蓋  
古又通作用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傳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箋云奔奔疆疆  
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云奔奔疆  
疆乘匹之貌此箋義所本禮記表記引詩作賁賁姜姜呂氏春

秋引詩亦作賁賁說文奔从夭从賁省聲是奔本以賁得聲故通用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亦其類也鄭注禮記以賁賁姜姜爲爭鬪惡貌高誘以賁賁爲色不純俱非詩義凡鳥皆雄求雌惟鴉以雌求雄最爲淫鳥然與鴉各有乘匹至宣姜則淫於非偶更鴉鴉之不若耳

###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瑞辰按爾雅營室謂之定郭注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爲正營室一名天廟周語日月底于天廟韋注天廟營室也又曰清廟史記天官書營室爲清廟詩作楚宮爲

###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三

宗廟蓋取營室以正四方亦取與天廟之象相應也營室又爲水宿左傳水昏正而栽杜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與箋言定中謂小雪時合但月令孟冬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不言營室據春秋傳一年正月城楚丘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周之正月爲夏正之十一月是此詩作室亦不在十月小雪之中考漢書天文志危十七度營室十六度十月危星昏中日行一度營室繼危之後其中在十月望後至十一月猶爲昏中故詩楚宮作於十一月猶得言定中也箋又云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蓋營室東壁各二星其體相成始得正四方則季冬東壁中亦得以定中統之孔疏謂箋言定星中小雪時

舉其常期耳非謂作楚宮即當十月是也

作于楚宮瑞辰按此及下作于楚室經義述聞謂兩于字當讀日爲其說是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日爲張載魏都賦注李善文選注引詩兩于字皆作爲今按經史事類引詩亦作爲又日本山井鼎考異云古本于皆作爲據孔疏釋經亦曰作爲楚丘之宮作爲楚丘之室皆于當讀爲之證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瑞辰按古人建國凡廟朝壇壝宮府皆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類詩言立國之制故並及所樹之木琴瑟古多用桐亦或以椅爲之說文櫛字注引賈侍中說櫛

###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十四

疏

卽椅木可作琴是也陳用之曰琴瑟脣必以梓漆所以固而飾之是椅桐梓漆皆爲琴瑟之用若榛栗則無與於琴瑟也詩爰伐琴瑟特承上椅桐梓漆言謂六木中有可伐爲琴瑟者耳箋謂六木皆可爲琴瑟失之

升彼虛矣傳虛漕虛也瑞辰按管子大匡云衛君出致於虛小匡又云衛人出旅於曹是虛與曹爲一故傳知虛卽漕虛釋文虛本或作墟水經注引詩正作墟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瑞辰按二句相對成文景當从朱子集傳讀如旣景迺岡之景後人乃以景山名之耳楚丘與景山古皆有二說一謂在今曹州府屬曹縣在漢爲成武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注云有楚丘

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水經注濟水注北逕元氏縣故

城西元氏即今曹縣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

楚丘城西明一統志景山在曹縣東四十里廢楚丘北衛文公

徙居楚丘測日影於此又曰楚丘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按曹

縣與成武相連在曹縣東南即漢書在成武者也一說在今河

南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今直隸大名府之開州其地亦有景

山太平寰宇記景山在澶洲衛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開德府

有景山是也隋衛南在漢為濮陽屬東郡首縣鄭志答張逸云

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朱子集傳亦云楚丘在滑州

今按詩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傳以虛為漕虛孔疏言文公自

曹徙楚丘蓋楚丘與漕不甚相遠故可登漕虛以望之漕在今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十五

爾雅書局

滑縣南二十里白馬故城水經注河水注云白馬濟津之東南

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是也則楚丘指在滑縣東者

無疑蓋古有兩楚丘一為春秋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丘在城

武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成武注引左傳戎執凡伯於楚丘為證一為僖二年衛文公所遷

之楚丘在滑縣東開州者是也舊謂城武楚丘為衛文所遷者

誤

靈雨既零傳靈善也零落也瑞辰按爾雅釋詁令善也令即靈

之假借書正義引釋詁作靈善也靈說文訓巫本為巫善事神

之稱因通謂善為靈此詩作靈為正字餘作令訓善者皆靈之

假借零者靈之假借說文靈雨零也零雨零也零即落之本字

若零則說文訓為徐兩

大四百一十一

命彼信人傳信人主駕者瑞辰按說文信人小臣也信通作官

呂氏春秋愛士篇廣門之官高誘注官人小臣也周禮小臣為

大僕之佐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注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燕禮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注小

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云正相公出入君之

大命者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據此是

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實主傳君之命說文所云信人小臣者即

周官之內小臣非泛言小臣也荀子君臣篇足能行待相者為

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楊倞注官人主喉舌之官亦與小

臣主傳君命合此詩信人亦當為傳命之官因其為前驅遂兼

主駕之事故傳遂以主駕者釋之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大

爾雅書局

星言夙駕箋星雨止星見瑞辰按星者姓之假借古晴字正作

姓說文姓兩而夜除星見也从夕生聲字通作精與醒三倉解

詰醒兩止無雲也史記天精而見景星漢書天文志作天醒是

晴精皆姓也其字亦省作星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吳救之

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夜星即夜姓也箋云兩止星見正訓

星為姓釋文引韓詩星精也或疑精為晴字之誤不知精亦晴

也說文又曰啓雨而晝姓也啟字从日為晝姓正對姓字从夕

為夜姓言之

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瑞辰按大戴記將軍文子篇曰直已而

不直人直當讀如正曲為直之直謂正人之曲也匪直也人也

為語詞人對下駮此三千言能及物言非僅能直人也傳謂非

大五百一十三

徒庸君失之

駮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為駮駮馬與牝馬也瑞辰按爾雅釋  
畜駮牝駮牝之駒駮駮古有二讀說文引詩駮牝駮牝郭注爾  
雅玄駒小馬此讀駮牝駮牝四字絕句也檀弓鄭注引爾雅駮  
牝駮牝玄爾雅釋文云孫注改上駮牝為牝讀與郭異此讀以  
五字連玄絕句也周官度人鄭注引爾雅駮牝駮牝玄駒駮駮  
釋文牝茂後反駮駮絕句牝頻忍反玄絕句此讀亦五字絕  
句而先牝後駮與注疏本引爾雅經文互易與爾雅孫讀正合  
今按爾雅釋獸釋畜皆先牝後駮此亦當為先牝後駮以五字  
絕句與釋獸駮牝駮牝駮牝駮牝駮牝駮牝駮牝駮牝駮牝  
須句法正相類詩特言七尺以上之駮以該龍與馬言牝以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七

駮牝

杜故傳言駮馬與牝馬也非謂駮牝即專指駮馬之牝者若从  
孫本爾雅先牝後駮而從許郭讀四字絕句則為駮牝駮牝此  
詩駮即為牝與秦風奉是辰杜辰即慶字之借襄四年左傳而  
思其鹿牝皆為牝杜錯舉其句法正相類也是亦可備一解

蝮蝮

蝮蝮在東傳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  
之莫之敢指箋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况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瑞辰按蝮蝮通作蝮蝮爾雅蝮蝮虹也蔡邕月令章句曰虹率  
以日西而見於東方故詩曰蝮蝮在東蝮蝮二字雙聲其合聲  
則為虹蝮蝮即蝮蝮也釋名謂蝮蝮投飲東方之水氣也失之  
又按蔡邕月令章句爾雅釋文引郭音義竝曰雄曰虹古者婚

禮男先於女此詩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蓋以雄虹莫敢指喻女  
有廉恥不肯先求男也故下接言女子有行謂女子自有嫁道  
耳傳箋俱非詩義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傳隲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箋朝  
有升氣于東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  
之道亦性自然瑞辰按周官既稷十輝九日隲鄭司農曰隲者  
升氣也後鄭曰隲虹也引詩朝隲于西賈疏云虹日在東則西  
邊見日在西則東邊見朝日在東故詩言隲於西也哀時命云  
虹蜺紛其朝覆兮夕淫淫而霖雨玉秣通政經云虹霓且見于  
西則為雨暮見于東則雨止是此詩崇朝其雨正謂朝虹升而  
雨起箋說甚確朱子集傳謂方雨而虹起則其雨終朝而止似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六

蝮蝮

非詩本義又按首章傳云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箋云虹天氣之  
戒此章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  
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是古以晚虹為淫氣所感朝虹  
為正氣所應詩一章一邪一正取譬不同惠周惕詩說曰蝮蝮  
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為女惑男而蠱朝隲于西陽方之氣交  
於陰為男先女而咸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  
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集傳以朝隲于西為淫隱之氣有  
害於陰陽之和說亦與占異矣又按傳訓崇為終者崇即終之  
同部假借尚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一本作崇是終  
崇古通用之證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何  
休注崇重也重朝者非一朝也又以崇為重之假借然據傳自

且及食時為終朝則固不得以崇相為重朝也

相鼠

相鼠有皮傳相視也瑞辰按陳第相鼠解義云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故詩以起興又明陳耀文天中記詩相鼠陸璣云河東有大鼠人立交則兩腳於頭上跳舞善鳴孫奕示兒編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今按相州以河置甲遷於相得名則地之名相已久相鼠或以此得名相鼠一名禮鼠韓昌黎城南聯句詩所云禮鼠拱而立也又名雀鼠見爾雅翼又名拱鼠關尹子所云師拱鼠制禮也

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止容止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止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九

廣雅音局案

也無禮節也箋本之以為容止止即容也周禮天官掌次注次自修止之處修止即修容也亦通言容止容止即禮也小雅國雖靡止箋止禮也大雅淑慎爾止箋止容止也廣雅釋言止禮也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略篇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倛注竝以止為禮

干旄

子子干旄傳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箋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瑞辰按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又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孟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是古者聘賢招士多以弓旌車乘此詩干旄干旄皆歷舉召賢者之所建傳箋謂卿大夫

建此旌旄失之

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組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縷或以維持之瑞辰按此當从箋說為是方言紕理也秦晉之間曰紕紕之所以督理其旌旗也若以紕組為執轡以御馬則必以下章良馬五之為駕三於周制大夫駕四為不可通矣

良馬五之傳駟馬五轡正義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瑞辰按服馬四轡皆在手兩駟馬內轡納於軾故四馬皆言六轡經未有言五轡者孔廣森曰四之五之六之不當以轡為解乃謂聘賢者用馬為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觀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三

廣雅音局案

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徐敷曰按聘禮奉束錦摠乘馬鄭注總者總八轡之乘馬束錦上介價之兩馬束錦價位殊馬亦異數即如孔說則四為賓之數六則兼平實與份之數矣彼姝者子傳姝順貌瑞辰按靜女其姝傳姝美色也東方之曰彼姝之子傳云姝者初昏之貌獨此傳云順者胡承珙曰傳蓋以姝為媼之假借說文媼謹也淮南汜論篇注屬媼順貌也媼可借作姝猶蹠蹠轉為蹠蹠也今按順與美義本相成姝可訓美又訓順者猶說文訓婉為順而鄭風清揚婉兮傳云婉然美也又按論衡引詩作彼姝之子何以與之之猶者也與猶予也蓋本三家詩

載駝

載馳五章正義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並賦四章以下瑞辰按載馳毛詩五章古蓋四章以二二二章文法相類合為一章左傳賦載馳義取控于大邦四章即卒章也杜預謂並賦四章以下失其義矣正義引服虔云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小國力不能救正釋詩首章之義又云在禮父母既歿不得靈父母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一章以喻思不遠也此兼釋今詩二二二章之義正古合二二二章為一章之證服虔止分四章而注上云載馳五章者五乃四字之偽正義遂謂服虔置首章別數四章殊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三

廣雅書局

序露於漕邑瑞辰按廣雅於尻也左傳引書居安思危呂覽貴直篇高注引書於安思危於即居也序露於即露居與定之方中序野處漕邑字異而義同或讀於為語詞失之

大夫跋涉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淮南子脩務篇曰南榮躡跋涉山川冒蒙荆棘高注不從蹊遂曰跋涉故獨犯荆棘脩務篇又曰申包胥跋涉谷行高注不蹊遂曰跋涉義本韓詩跋涉蓋行走急遽之義毛傳分為草行水行不若韓詩說為允

不能旋濟濟止也瑞辰按爾雅釋天濟謂之濟是濟本止兩之稱因通以濟為止

我思不遠傳不能遠備也瑞辰按遠猶去也我思不去猶不止

大四百八十九

與下文我思不遠同義閉也閉亦止也

控于大邦傳控引箋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

侯瑞辰按傳箋訓控為引未免迂曲一切經音義卷九引韓詩

曰控赴也是也赴計古通用儀禮婦禮赴者未至鄭注說文有

赴無計既夕注赴走告也控于大邦即謂走告于大邦耳襄八

年左傳云無所控告今世輿訟者猶稱控告控告即赴告也列

女傳許穆夫人傳曰邊疆有戎寇之事赴告大國義本韓詩劉

向說多本韓詩或以為出魯詩者誤也

誰因誰極傳極至也箋亦誰因乎由誰至乎瑞辰按春秋隱十

年公羊傳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易也

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是因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三

廣雅書局

謂因人之力此詩言知大國誰能力助之故言誰因或訓因為親失之極當讀為誅極之極爾雅誅誅也字通作極訓至極至謂致討於敵即左傳所云者昧也詩言誰為之致討也

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瑞辰按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

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說文誣古文詩省从之作誣志之所之為詩之即思也之之訓

思與泉水詩有懷于衛箋訓懷為至同義至亦思也此傳不如

我所思之篤厚正訓所之為所思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終 梓鄉文廷俊番禺黃濤范公詒校字

大四百五十九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衛

桐城馬瑞辰撰

淇奧

瞻彼淇奧傳與隈也瑞辰按正義引陸璣疏云淇奧二水名釋文引草木疏曰與亦水名劉昭郡國志注引博物志云有奧水流入淇水水經注云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今按奧本隈曲之名水之內為奧與水相入為洶同義古人或名泉水入淇處為淇奧因有奧水之稱猶夏洶涇洶亦名洶水也但詩言淇奧與汝墳淮浦淮濱語句相類不得分為二仍從爾雅澳隈之訓為是

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蕭竹也瑞辰按爾雅某王芻說文某

三詩傳箋通釋卷六

廣雅書局

王芻也引詩某竹猗猗毛詩作綠者某之假借爾雅竹蕭蓄竹本作莢說文莢篇莢也釋文引韓詩漢石經並作蕭說文蕭水蕭莢也毛詩爾雅作竹者蕭之假借西京賦李注引韓詩某蕭如簣玉篇蕭同蕭蕭莢爾雅作蕭蓄莢蓄一字疊韻故通用

有匪君子傳匪文貌瑞辰按說文斐分別文也匪即斐之假借故釋文云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切大學及一切經音義九引詩正作斐韓詩作邲美貌也廣韻邲好貌古蓋讀匪如邲匪通作邲猶斐通作蔚也易萃象傳其文蔚說文下部有邲云邲宰之也韓詩作邲廣韻邲好兒當為邲字之譌

如切如磋傳治骨曰切象曰磋瑞辰按爾雅骨謂之切釋文切木或作𦉳說文𦉳齒差也从齒屑聲讀如切是切本𦉳之假借

大四百九十五

𦉳為齒差治骨者參差以治之故亦曰𦉳考工記鄭司農注云珠曰切則司農所見爾雅本或作珠耳磋者磋之俗字說文有瑳無磋荀子引詩正作瑳字通作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磋古文𦉳同

如琢如磨瑞辰按太平御覽引韓詩作如錯如磨束皙補亡詩如磨如錯本韓詩

瑟兮僊兮傳瑟矜莊貌僊寬大也瑞辰按瑟僊二字義相近故大學爾雅並云瑟兮僊兮者恂栗也鄭注大學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今其璵璠也是瑟有嚴栗義毛傳訓矜莊貌是也說文僊武貌引詩瑟兮僊兮僊通作擗左傳擗然授兵登陴服注擗然猛貌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廣雅書局

也方言擗猛也晉魏之間曰擗廣雅亦曰擗猛也義正與瑟近毛傳訓為寬大貌韓詩云美貌均非詩義又按荀子陋者俄且僊也以僊與陋對蓋以僊為美與韓詩義合段玉裁訓陋為陋陋謂與寬大反對也毛詩所本非也

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瑞辰按說文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咺此咺之本義咺韓詩作宣云宣顯也與毛傳訓宣著義合則毛傳亦以咺為宣之假借鄭注大學云咺寬綽貌據說文愷寬閒心腹貌引詩赫兮愷兮玉篇愷寬心也是鄭讀咺如愷與說文義合其說亦當本韓詩釋文引韓詩作宣者即愷之省而字殊義異者蓋傳韓詩者不一家也然據大學訓威儀則義從毛傳訓威儀宣著為正作愷者亦假借耳

大四百九十五

爾雅作烜釋文烜者光明宣著廣雅釋詁烜明也正與宣著義同段玉裁以暉為查之假借似非

終不可諉今傳諉忘也瑞辰按說文慧令人忘憂之草也或从煖作燧或从宣作萱引詩安得蕙草今毛詩作諉草諉即蕙及殘萱之假借是知凡詩作諉訓忘者皆當為蕙及殘萱之假借若諉之本義自為詐耳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璫而處狀似星也瑞辰按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故書會作脮說文脮骨槌之可會髮者引詩脮弁如星說文義本毛詩疑毛詩假會為脮傳本云會所以會髮弁皮弁後注疏本傳上脫一會字又誤移弁皮弁三字於會上正義遂謂弁所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三 爾雅書周

以會髮失傳惟矣脮所以會髮與君子偕老詩象掃所以櫛髮為異物周禮弁師會五采注鄭司農曰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棺用組乃弁檜讀與脮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弁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紛為檜毛云會以會髮宜與鄭司農以組束髮義同惟分會弁為一物與如星之義不合故箋易其義以會為弁之縫中其所飾玉狀似星也鄭注周官弁師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璫與箋義同凡兩縫相合處為會弁縫謂之會猶牆隙謂之壁會也說文際壁會縫或省作絳廣雅絳際會也箋義為長至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注引詩冠弁如星蓋本三家詩冠與會亦一聲之轉

大四百七十九

倚重較今傳重較卿士之車瑞辰按釋名較在輶

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考工記輿人鄭注較兩輪上出者說文輪車旁也詩釋文較車兩傍上出軾者是較為車輪上之木凡車皆然至重較則專指金較言張平子西京賦所云倚金較也較說文作較云較車輪上曲鉤也蓋車輪上之木為較較上更飾以曲鉤若重起者然是為重較崔豹古今注云重較重起如牛角是也宋翔鳳曰爾雅較直也較取直義重較則取曲形如式高三尺三寸較重五尺五寸使再加重較直上則輪太高故重較必曲鉤反出形不直而名較者在較上名之耳小爾雅較謂之幹胡承珙曰凡物在兩旁者皆名幹故兩晉謂之幹築牆兩邊障土謂之幹皆與較謂之幹義相近又曰古者卿大夫車名軒說文軒曲輶藩車曲輶謂梁輶曲藩即輶上曲鉤反出者古所云車耳也重較一名重耳春秋晉文公名重耳晉大夫有梁益耳皆取此義崔豹古今注云文武重耳古重較也文官赤耳武官青耳蓋漢承周制較在兩旁如人有耳銅飾更加較上則重耳矣省言之亦單謂之耳丹鉛錄引古諺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黃金車斑蘭耳闔闔門見天子是也重較其形曲鉤反出故亦謂之輶說文輶車耳反出也字通作蕃太夕經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云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范望注蕃車耳也重較又名輶象垂耳說文輶車兩輪也疑有脫誤宋翔鳳疑說文較是輶字又謂之輶說文輶乘輿金耳也今本誤作金馬耳廣字通作彌荀子及史記禮書並云彌龍所以善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四 爾雅書周

韻無馬字是也

大五百二十一



感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蓋惟天子金耳龍飾其餘金耳不必龍也重較為仕宦車飾故毛傳以為卿士車戴震謂重較即左右兩較望之而重凡事皆然失之倚考文古本作倚正義倚此重較之車是以經文倚為倚之假借其經文正字仍當作倚

不為虐兮傳雖則戲謔不為虐矣瑞辰按虐之言劇謂甚也如終風詩謔浪笑敖即為虐矣書西伯戡黎維王淫戲用自絕史記殷本紀作淫虐昭四年左傳亦云紂作淫虐淫虐即淫戲也淫大也大戲即為虐矣又襄四年左傳滅紂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虐即此詩不為虐兮之虐謂戲謔之甚故紂云其言糞土謂其言污也林注訓為暴虐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五

考樂

考樂在澗傳考成樂也山夾水曰澗釋文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境埆之處也瑞辰按樂與般同爾雅釋詁般樂也樂般皆昇之借說文昇喜樂也顧虞東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成其樂乃所以成其隱也澗與干雙聲古即讀澗如干故通用易漸鴻漸于干釋文引荀注王肅注竝曰干山間澗水也詩小雅秩秩斯干傳干澗也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注古文閒作干皆澗干通用之證文選吳都賦劉注引韓詩曰地下而黃曰干胡承珙曰黃當作潢潢為停水處鄭氏易注干水傍故停水處正與潢同義至韓詩有二義不同者蓋韓故韓訓與故君章句各異

天四十七六

碩人之適傳適寬大貌箋適饒意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作饒云饒美貌廣韻饒美也與毛傳寬大義近適即饒之假借段玉裁曰毛鄭意謂適為款之假借爾雅款足者謂之高漢志作空足曰高楊王孫傳款木為匣服虔曰窾空也淮南子窾者主浮注窾空也讀如科條之科是適款古同音適者又近窾說文窾空也適讀若窾猶說文媿讀若駟也毛鄭皆取空中之義然合三章觀之仍從傳說為允

永矢弗過箋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瑞辰按弗過猶弗諉也故毛無傳大玄差過小善弗克范望注過去也說文過度也廣雅過渡也渡去也弗去猶弗忘箋說非是

三詩傳箋通釋卷六

六

也以上二章推之軸當為彊壯貌傳訓為進義與彊近至箋訓軸為病亦以軸為爾雅逐病之逐然非詩義以與寬適不相類也永矢弗告傳無所告語也箋不復告君以善道瑞辰按告勅雙聲告即鞠之假借爾雅鞠窮也說文鞫窮也文王世子告于甸人鄭注告當為鞠正月詩日月告凶漢書劉向作鞠凶皆告鞠通用之證弗告訓為弗窮正與上二章弗諉弗過同義猶詩言服之無數字或作釋廣雅釋窮也無數即無有終窮也

碩人

碩人其頤傳頤長貌瑞辰按玉篇引詩碩人頤頤傳具長貌歐玉琳據箋言莊姜儀表長麗依好頤頤然又二章箋敖敖猶頤

天四十七六

頤也謂古本當作頤頤今按經止一言而傳箋以重言釋之如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有汎有潰傳箋皆云汎汎潰潰之類甚夥未可據箋及玉篇以改經也列女傳引詩正作頤人其頤玉篇引傳具長貌據下章傳教長貌則知上章傳本無具字玉篇所引亦誤又按說文頤頭佳兒引申爲長貌齊風頤若長兮亦以頤爲長貌說文媽長兒段玉裁謂媽與頤聲相近今按媽與引永豔俱雙聲說文豔好而長也引永皆爲長故媽有長義頤或卽媽之假借

衣錦娶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娶舊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瑞辰按丰詩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傳云嫁者之服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以爲庶人之妻嫁服與此箋夫人在塗所服說異今按丰詩駕子與行駕子與歸亦爲在途之服士昏禮姆加景乃驅景卽此詩娶衣正在塗同服娶衣之證說文衣部娶字注縗也引詩衣錦娶衣林部縗字注泉屬也引詩衣錦縗衣一本毛詩一本三家詩作縗者正字作娶者假借字也縗字或作穎又作穎娶又通作綱釋文娶本又作穎尙書大傳引詩作穎皆縗之異文玉藻中庸作綱儀禮姆加景皆娶之通用字也縗衣蓋縗縗以爲衣取其在塗蔽塵則曰娶娶之言明也外蔽塵使衣鮮明也與齋之有明衣取義正同士昏禮注景之制蓋如明衣是也古者明衣以布爲之縗縗爲衣卽布也鹽鐵論古者男女之際尙矣嫁娶之服未以之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縗衣用縗正所

謂表布也中庸衣錦尙綱說文引詩衣錦娶衣云示反古取義正同丰詩箋謂娶衣以禪縗爲之縗是絹而非布失其義矣頤如螞蟻傳螞蟻蝸蟲也瑞辰按爾雅釋蟲螞蟻螞蟻郭注在糞土中螞蟻郭注在木中又螞蟻郭注木中蠹蟲是螞蟻與螞蟻有別說文螞蟻齋也而螞蟻下不云螞蟻亦不謂一物按唐本草螞蟻注云此蟲在腐柳樹中者內外潔白糞土者皮黃內黑黯此詩取狀頸之白自指生木中之螞蟻之方言及爾雅孫炎注均以螞蟻螞蟻及螞爲一物不知實一類而異種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瑞辰按爾雅釋草瓠犀瓠瓣此傳所本郭注引詩齒如瓠犀釋文引舍人本瓠作瓠釋云瓠也是知瓠卽瓠之假借毛詩作犀者卽瓠之假借三家詩蓋有从本字作瓠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棲者瓠棲借作犀猶棲遲甘泉賦作遲遲也瓠棲狀齒之白亦取其上下整齊棲之爲言齊猶妻亦訓齊說文龔等也古齊等字本从妻聲也說文齧齒相值也引春秋傳曰齧齧今左傳假借作噴杜注噴齒上下相值說文又曰齧齧齒不正也齧齧齒不相值也齧齧差跌兒齒以不相值爲惡則以相值爲美矣齒以齊爲美故古者齒亦訓齊周禮言三年不齒謂不與民齊等昭元年左傳使后子與子干齒傳遜曰齒猶齊列皆是也螞蟻首蛾眉傳螞蟻首頰廣而方箋螞蟻謂螞蟻也瑞辰按說文頰好貌詩所謂頰首卽此詩螞蟻首之異文是螞蟻乃頰之假借蛾眉亦娥之假借方言曰娥好廣雅娥美也楚詞眾女嫉余之蛾眉兮王逸注娥眉好貌娥亦作蛾藝文類聚引詩正作娥眉此詩上

四句皆言如至螭首蛾眉但為好貌故不言如鄭箋以螭為螭  
蜻顏師古注漢書因謂蛾眉形若蠶蛾失之鑿矣

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瑞辰按說文倩人美字也是倩本人之  
美稱因而笑之好亦謂之倩釋文倩本又作倩乃倩之假借韓  
詩遂以蒼白色釋之誤矣又按倩與嗟嗟與此皆雙聲竹竿詩  
云巧笑之嗟而此云巧笑倩兮倩當即嗟之假嗟又為齟之假  
借高誘淮南子注曰將笑則好齒見正與說文訓齟為開口見  
齒兒義合

美目盼兮傳盼白黑分瑞辰按說文盼白黑分也盼从分聲兼  
从分會意白黑分謂之盼猶文質備謂之份也說文鬣須髮半  
白也字借作頌又辨駁文也皆與盼為白黑分者取義正同韓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九

廣雅書局

詩云黑色馬融云動目貌竝非又按古音盼讀如空與倩為真  
清合韵釋文云盼敷覓反徐又敷諫反竝失之

碩人敖敖傳敖敖長貌瑞辰按說文頰高長頭又贅頰高也廣  
雅贅高也引申為頭長廣韻云贅頭長是也又引申為長貌敖  
敖當即贅贅之省借又按說文駮駿馬蓋亦謂馬之高且長者  
與人長為敖同義

說于農郊傳農郊近郊箋說當作禊禮春秋之禊讀皆宜同衣  
服曰禊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瑞辰按  
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  
林外謂之坰據毛傳以坰為遠野則郊牧野林皆為近郊傳知  
農郊為近郊者說文農字籀文古文皆从林籀文作農古文作

農書酒誥薄違農父古尚書作薄韋農父見羣經音辨毛傳着  
以農郊為林郊之假借故以近郊釋之林郊為近郊猶坰野為  
遠郊也上林賦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瞻氓隸師古注郊野之

田故曰農郊後漢章懷注亦以農郊為田野失其義矣以田野  
為近郊豈遠郊無農田乎此以知其失傳惜耳釋文說本作稅  
爾雅釋詁稅舍也傳義蓋讀說如稅說于農郊猶定之方中詩  
說于桑田故釋文謂毛訓舍也箋讀說為稅者稅古通作稅段  
玉裁謂稅即禊之或體稅與說稅皆从兌聲故讀同亦通用喪  
服問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鄭注稅變易也古者禊為贈死之  
衣以易其生時之服蓋亦取變易之義故鄭讀說如禊箋又云  
衣服曰禊今俗語然曾釗曰當作易服曰禊以為莊姜易服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十

廣雅書局

證故下即言莊姜更正衣服于衛近郊今誤作衣服曰禊則與  
下文更正衣服不相貫今按曾說也是也說之言解脫也今俗皆  
以解衣為脫衣禊為易衣義與脫同脫說文作脫云解脫也說  
又訓舍者亦得通為操舍之舍舍亦脫也正義不悟箋義訓禊  
為易遂謂遺吉之衣亦為禊失之

朱噴鑣鑣傳噴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  
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瑞辰按說文噴馬纏  
鑣扇汗也繫傳曰謂以帛纏馬口旁鐵扇汗使不汗也是扇汗  
即噴乃鑣上之飾非謂鑣為扇汗也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  
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扇汗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皆以鑣  
與扇汗為二排沫猶扇汗也釋文蓋云噴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今本脫一幘字遂似誤以鑊爲扇汗顏師古急就章注亦引或曰鑊者銜兩傍之鐵今之排泳是也亦誤以幘爲鑊矣

崔弼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弼也瑞辰按周官巾車王后之五路有重翟厭翟翟車鄭注翟車不重不厭此詩

毛傳直以翟爲翟車不以爲厭翟也至巾車鄭注云詩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云蓋者擬度之詞說與毛異正義乃引巾

車鄭注以釋毛失之又爾雅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輶竹前謂之輿後謂之輶弼與蔽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周禮注引詩作翟蔽者蓋本韓詩又按說文筐車笄也段玉裁謂笄卽蔽弼者筐

之假借今按筐弼古同聲通用筐通作弼猶儀禮注云非古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十一

作弼也

河水洋洋傳洋洋盛大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洋多也閼宮傳洋

洋眾多也眾多與盛大義近劉向九歎江湖油油王逸注引詩

河水油油卽此詩洋洋之異文油洋一聲之轉洋洋通作油油

猶蠅蠅通作油油也古蠅聲近洋方言蠅東齊謂羊尙書大傳禾黍之蠅蠅文選思舊賦注引作禾黍油

北流活活傳活活流也瑞辰按傳流也當爲流貌形近之譌說

文活流聲也亦當作流貌

施辰激激傳激激施之水中瑞辰按說文激激流也引詩施於

激激釋文引說文作激流卽激流之譌激激蓋施辰水中有礙水流之貌毛傳

施之水中卽有礙流之義說文正善釋毛義耳韓詩云流貌與

大四百五十六

毛詩義亦相成蓋施辰水中有礙水流而其水仍流實礙而不礙也說文礙字注讀若詩施辰波成廣雅波成流也激激古同聲通用蓋本三家聲激激通作波成猶嘖嘖通作鈇鈇也詩嘖嘖說文引馬融曰激激大魚網目大豁豁也據說文礙作鈇鈇空大也馬融蓋以激爲礙之假借

鱣鮪發發傳發發盛貌瑞辰按發發蓋鱣鮪之省釋文引韓詩鱣鮪發發古通用說文鮓字注鱣鮪鮓鮓據集韻鮓或作鮓是

鮓鮓卽韓詩鮓鮓之異文

席姜孽孽傳孽孽盛飾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作楸楸云長貌說文楸載高貌也呂覽過理篇高注引詩庶姜楸楸云高長貌廣雅楸楸高也俱本韓詩楸楸正字孽孽假借字孽孽雙聲故

通用猶楸一作葉也說文楸葉不杵並同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十一

席土有楸傳楸武壯貌瑞辰按楸者傑之假借說文傑缺也釋

文引韓詩作傑云健也傑卽傑字說文楸去也廣雅釋詁傑去也又假傑爲楸是楸傑通用之證

氓

氓之蚩蚩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瑞辰按氓唐石經作甿方言說文甿云氓民也說文又曰甿田民也周官遂人以下割

致甿鄭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淮南脩務篇高注野民曰甿甿與甿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廣雅甿甿也氓又通作萌賈子火

政篇萌之爲言盲也氓爲盲昧無知之稱詩當與男子不相識之初則稱氓約與婚姻則稱子子者男子美稱也嫁則稱士士

大四百五十六

者夫也荀子非相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是足見立言之序至釋文引韓詩云氓美貌蓋以氓貌一聲之轉以氓爲貌之假借爾雅藐貌美也說文類美也藐即慤之假音也然以氓爲美與蚩蚩義不相貫蚩蚩蓋極狀其癡昧之貌小爾雅蚩戲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蒼頡云蚩侮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蚩笑也文選李注兩引說文蚩笑也見阮籍詠懷及古詩十九首注今本說文無蚩字據說文欠部有蚩字云蚩蚩戲笑貌蚩蚩卽蚩蚩之俗是蚩蚩又爲戲笑之貌

抱布買絲傳布幣也箋幣者所以買買物也瑞辰按布與絲對言宜爲布帛之布鹽鐵論錯幣篇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買絲而已正訓布爲布帛至毛傳布幣也據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三

廣雅書局

周官注鄭興曰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一尺以爲幣買易物也抱布買絲抱此布也或曰布帛也幣謂刀幣則仍以布爲帛布故箋申之曰幣者所以買買物也孔疏謂經文布宜爲布帛之布可也至以傳箋所云幣爲布帛之名則誤

至于頓丘傳丘一成爲頓丘瑞辰按水經注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關駟云頓丘在淇水南又輿地廣記說同故詩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也頓丘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爾雅丘一成爲敦丘釋文敦音頓是頓丘卽敦丘也爾雅又曰如覆敦者敦丘郭注敦孟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瑞辰按體經傳多專指兆體言書金縢公曰體王其罔害體謂卜兆也玉

大五十一

彙君定體注視兆所得也周官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坼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壘也賈疏此君體以下皆坼卜而言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是也至此詩體無咎言傳兼兆卦言者兆有體卦亦有體洪範七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圍曰克此兆體也曰貞曰悔此卦體之上下也韓詩及禮記均作履無咎言履者體之假借韓詩訓爲幸鄭注訓爲禮並失之

乘彼坳垣傳坳毀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坳毀也郭注引此詩坳垣爲證說文坳毀垣也亦引此詩字或作隄坳毀以疊韻爲義說文隄附隄祖也毀垣爲坳與毀廟之祖曰隄取義正同三歲食貧箋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十四

廣雅書局

按詩下言三歲爲婦推之三歲食貧應指既嫁之後食貧猶居貧箋訓食爲穀食非也古人婦人先貧賤後富貴者不去詩言食貧正以不當去之義責之

士貳其行箋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闕之行有二意瑞辰按貳當爲貳字形近之譌貳他得反與貳同音說文貳从人求物也詩作貳者貳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言爽貳也釋訓晏晏旦旦悔爽貳也正取詩士貳其行爲義說文貳更也又云慙失常也經典多借作貸或省作貧與貳形相近王尙書經義述聞謂中庸其爲物不貳詩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禮緇衣其儀不貳釋文貳本作貳貳皆貳字之譌是也竊謂此詩士貳其行貳亦貳之譌但據箋云復闕之行有一意則鄭君所見毛詩似已譌作

大五十一

貳矣又按釋詁疑也據曹風鳴鳩其儀不貳傳貳疑也疏以爲釋詁文則爾雅貳亦貳之譌皆貳之借字詩大雅無貳爾心箋訓爲無有疑心貳亦爲貳字之譌以此推之魯頌無貳無虞貳亦貳也

靡室勞矣箋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瑞辰按靡室勞矣言不可以一勞計猶靡有朝矣言不可以一朝計也

言既遂矣猶云與子成說說文豕从意也經傳多假遂爲豕

總角之宴傳總角結髮也箋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釋文宴如字本或作卯者非正義經有作卯者因甫田總角卯兮而誤也定本作晏瑞辰按作卯者是也卯卽卞字之省爲總角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五

貌卯與晏古音正合箋宴然亦當爲卯然之譌作宴者因下晏晏而誤也釋文正義轉以作卯爲非失之

信誓旦旦傳信誓旦旦然箋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慤款誠瑞辰按旦旦卽是是之省借爾雅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釋文旦本或作是說文怛慤也从心旦聲怛或从心在旦下

引詩信誓是李輔平疑毛傳時經字作是是故傳以旦旦然釋之今按李說非也經文蓋本作旦旦毛傳以是是釋之是卽

怛之異文故定本云旦旦猶怛怛據箋義旦旦是懇慤款誠之貌則鄭君所見經本或作是是抑或申釋傳義耳胡承珙曰是

本訓慤痛惟傷痛者有至誠迫切之義故可通爲形容誠懇之貌至爾雅云悔爽忒者是釋詩義非以旦旦爲爽忒玉篇云是

貌至爾雅云悔爽忒者是釋詩義非以旦旦爲爽忒玉篇云是

得漢反爽也忒也失其義矣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瑞辰按爾雅釋木梢梢擢郭注謂木無枝梢擢長而殺者王觀察云梢之言削也讀如輪人掣爾而截之掣鄭注掣纖殺小貌也擢與籊籊聲近而義同爾雅又云無枝爲檝郭注檝擢直上亦與籊籊爲長而殺義近卓文君白頭吟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篔篹義取此詩毛傳婦人待禮以成其室家猶持竹竿釣以得魚嫋嫋與籊籊義亦相近

遠父母兄弟瑞辰按古音右與母爲韻當从唐石經及明監本作遠兄弟父母今注疏本不誤朱子集傳弟字下有叶滿彼反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六

四字正合母字古音讀如每今本乃誤倒耳

巧笑之瑳瑳辰按瑳與此雙聲瑳當爲齧之假借說文齧字注

一曰開口見齒之兒讀若柴笑而見齒故以齧狀之齧之借作瑳猶玼或作瑳也胡承珙曰說文齧齒參差也一切經音義云瑳古文齧同瑳疑齧之假借今按齧乃齧之或體齧字始見字

林不得云瑳卽齧也

淇水漉漉傳漉漉流貌釋文液本亦作漉瑞辰按漉古止作攸說文攸水行也从攴从人水省戴侗曰唐本作水行攸攸也說

文又曰攸秦刻石嶧山攸字如此是攸从水者卽省人从人者卽省水作一不應於攸字又加水旁漉乃俗字張參五經文字

漉字書無此字見詩風亦作攸是詩古本作攸攸之證

九蘭

九蘭之支傳九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九蘭柔弱恆  
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  
其政瑞辰按九蘭蓋縱橫蔓衍之貌故草之蔓曰九蘭淚之出  
亦曰九瀾沈括夢溪筆談曰鱗解結維九蘭莢支出於葉間垂  
之正如解結雖疑古人為鱗之制亦當與九蘭之葉相似今按  
沈說是也近世本草綱目亦言九蘭實檄如維葉後曲如張弓  
指彊蓋祖沈說而引申之九蘭蔓生爾雅釋草云崔九蘭說文  
作莞云九蘭莞也陸璣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焦循  
云即今田野間所名麻雀棺者其結莢形與解結維相似說文  
繫傳曰九蘭蘿摩也葉似女青以今驗之其葉長中大而本末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七

廣雅釋詁

皆尖詩正以其葉似鞮故借以取興耳  
童子佩鞮傳鞮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瑞辰按說苑脩文篇曰  
能治煩決亂者佩鞮古人佩以象德今無德而但有其佩故詩  
以為刺

能不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其才能實不如我眾  
臣之所知為也瑞辰按能字古讀若耐聲與乃相近而義亦同  
能即乃也乃猶而也言雖則佩鞮而不我知也知非知識之知  
爾雅釋詁知匹也匹合也不我知謂不與我相匹合猶下章不  
我甲謂不與我相狎習耳說文狎犬可習也引申為狎習之稱  
平又狎之假借也

容兮遂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箋容容刀也遂瑞也瑞辰

按容兮遂兮與悸兮皆形容之詞經文三言兮與詩婉兮戀兮  
總角卯兮句法相類從傳為是

垂帶悸兮傳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及垂紳帶三尺則悸  
悸然行止有節度瑞辰按悸釋文引韓詩作萃垂貌說文悸心  
動也萃草聚兒無垂義悸與萃皆當為繫字之假借說文繫垂  
也从心糸聲系與季卒古音竝同部故通用左傳佩玉繫兮杜  
注繫然服飾備也繫然即垂貌也段五裁不識悸為何字之假  
借又謂繫當从心聲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六

廣雅釋詁

童子佩鞮傳鞮決也能射御則佩鞮箋鞮之言沓所以彊沓手  
指瑞辰按鞮字从韋必兼以韋為之說文鞮射決也所以拘弦  
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據云韋系足證鞮字从韋之義士喪禮  
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鄭注決以韋為之藉與說文韋系合  
今則射者著班指內必以皮襯之以免其滑即古鞮用韋系之  
遺制說文繫傳曰鞮所以助鉤弦若今皮鞮是矣說文又曰屨  
履中薦也薦猶藉也屨中藉謂之屨決內藉謂之鞮其義一也  
至箋云鞮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據士喪禮鄭注決以韋為之  
藉有彊彊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環大擘本也因沓  
其彊以橫帶貫紐結于擊之表也是古者決以韋為藉又必有  
彊以彊沓手指箋本申傳訓決為鞮之義手指謂右巨指孔疏  
乃以大射朱極三釋之以手指為食指將指無名指誤矣彊之  
言鞮也沓之言鞮也說文搯縫指搯也一曰鞮也玉篇搯韋鞮  
也鞮為指沓與鞮捍為臂搯其義正同故說文曰鞮射臂沓也

大正五十一

玉篇則曰鞞指杵也是決也鞞也杵也異名而同實以其用以  
闢也謂之決以其用韋為藉謂之鞞以其用以鞞指謂之鞞杵  
正義第知決用象骨而韋系及指杵之制未詳故誤分毛鄭之  
說為二胡承珙曰鞞即今之板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板指如鞞  
弦士喪禮注決以韋為之藉又云以紵環大韋本是也

河廣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瑞辰按正義言一葦者謂一束也蓋謂編  
葦為泝三國志吳書妃嬪傳宜伐蘆葦以為泝佐船渡軍是也  
然一束葦不得言一葦段玉裁以杭為旂之假借說文旂方舟  
也方併船也今按方為併船之名又通為子貢方人之方謂比  
方也一葦杭之蓋謂一葦之長可比方之甚言其河之狹也下  
章曾不容刀亦謂河之狹不足容刀非謂乘刀而渡則上不為  
乘葦而渡明矣焦循謂毛傳渡與度通以葦度河非以葦渡人  
又謂箋云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者明謂加一葦於河即可徑  
過非言人乘葦渡也然訓杭為度不若從說文訓旂為方較為  
直捷胡承珙曰杭在說文為抗之或字抗有舉而加之意廣  
雅抗渡也疑詩杭字本有作抗者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十九 廣雅書局

企此詩跂即企之假借楚詞九歎王逸注引作企予望之蓋从  
三家詩用本字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說文作舸舸小船也字異音同釋  
文刀字作舸說文作舸並音刀瑞辰按刀者舸之假借从刀周

六百四十八

聲聲近則義同舸借作刀猶說文鋼讀如刀也今本說文脫舸  
舸字初學記引璉倉舸吳船也劉熙釋名字亦作舸云船三百  
斛曰舸舸短也短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字通  
作船又作短廣韻船吳船也廣雅短短也俗作刁晉書張天錫  
傳短尾者為刁是也今江西猶名船之短尾者為刁子船說文  
無短船字惟衣部有襦字云短衣也段玉裁謂即短字又按說  
文祇襦短衣也初學記引論語摘衰聖曰鳳有九苞六曰冠短  
周周亦短也韓非子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屈尾即短尾也  
是从刀从召从周皆為短義短與小近故又為小船之稱毛詩  
本假刀為舸字書乃加舟旁作舸太平御覽引詩作舸蓋从字  
書而改經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二十 廣雅書局

伯兮

伯兮場兮傳場武貌瑞辰按場與乞雙聲說文乞勇壯也引周  
書乞武夫段玉裁謂場即乞之假借然考廣雅釋文並云傷  
健也玉篇傷武貌引詩伯兮傷兮則三家詩有作傷者場即傷  
之假借耳場又通築碩人詩庶士有場釋文引韓詩作築云健  
也說文傑執也築者傑之省借據此是場當作築毛詩蓋因下  
云邦之桀兮故上假用場字以與桀為韻若場之本義自為去  
耳說文又曰碣特立之石也與毛傳訓築為特立義合是碣亦  
取傑立之義

伯也執爰傳爰長丈二而無刃瑞辰按爰為戟柄之稱方言三  
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區載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爰是

六百四十八



也又為杖之別名廣雅及杖也是也周禮司戈盾祭祀旅賁  
受說文及以投殊人也禮以及積竹八觚長丈二建於兵車旅  
賁以先驅是執戈先驅為旅賁之職胡氏紹曾謂伯以衛人仕  
於王朝居旅賁之官是也至說文所云積竹八觚蓋與今之櫟  
竹桿相似而形近方觚後世金爪即其遺象

誰適為容傳適主也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卷六引三倉適悅也  
此適字正當訓悅女為悅已者容夫不在故曰誰適為容即言  
誰悅為容也猶書盤庚民不適有居即民不悅有居也小雅恭  
伯兩言誰適與謀亦言誰悅與謀也此傳訓主彼箋訓往竝失  
之矣

杲杲出日瑞辰按杲對杳言說文杳冥也从日在木下東動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三

廣雅書局

从木日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杲明也从日在木上說文又曰榘  
桑神木日所出也日出神木之上故日出謂之杲杲

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  
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瑞辰按甘與苦古以相反為  
義故甘草爾雅名為大苦方言苦快也郭注苦而為快者猶以  
臭為香治為亂徂為存以此推之則甘心亦得訓為苦心猶言  
憂心勞心痛心也成十三年左傳諸侯備問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杜注疾猶痛也甘心首疾與痛心疾首文正相類皆為對  
舉之詞詩不言疾首而言首疾者倒文以為韻也厭為厭足之  
厭引申為厭倦厭苦據漢書韓信傳集注苦厭也又漢書李廣  
傳注苦為厭苦之也竊疑毛傳訓甘為厭者正讀甘為苦故即

以訓苦者釋之正義有未達耳箋訓為甘嗜之甘其義近迂朱  
子集傳又謂靈甘心於首疾亦非詩義

焉得諛草傳諛草令人忘憂箋憂以生疾恐其危身故忘之正  
義諛訓為忘非草名瑞辰按說文靈令人忘憂之草也引詩安  
得靈草或从煖作煖或从宣作萱古人多以同聲假借毛詩作  
諛者靈字之假借爾雅釋訓靈忘也釋文引詩焉得靈草靈  
諛皆以釋詩靈又煖字之省借傳云諛草令人忘憂據釋文云  
善忘忘向反又爾雅釋文亦引毛傳靈草令人善忘是毛傳本  
作諛草令人善忘今正義本作令人忘憂者誤也阮宮保校勘  
記云傳不言憂故箋言憂以申之今按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  
詩李注引韓詩焉得靈草薛君曰諛草忘憂也忘憂之說實本

韓詩鄭君先通韓詩故以忘憂為說說文萱令人忘憂之草亦  
韓詩也傳箋皆作設想之詞不謂實有此草而任昉述異記曰  
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謂之療愁張華博物志引神農經上  
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則以萱草為即今之萱花以萱  
諛同音取義猶之栗為戰栗棗為蚤起棘為吉桑為喪桐杖為  
取同於父又因韓詩忘憂之說而引申之也合歡萱草本是一  
物朱子集傳謂萱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特連類及之耳

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瑞辰按說文北菲也从二人相背是北  
本从背會意漢書高帝紀項羽追北注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  
曰北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背北古通用故傳知背即北堂

有狐

有狐綏綏傳綏綏匹行貌瑞辰按齊風雄狐綏綏吳越春秋塗山歌綏綏白狐皆指一狐言不得謂綏綏為匹行貌廣雅綏舒也綏通作久說文久行遲曳久久也王伯厚詩考引齊詩綏綏作久久玉篇久今作綏行遲克引詩雄狐久久是綏綏為舒行貌詩蓋以狐之舒徐自得與無室家者之失所耳

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瑞辰按序言男女失時喪其妃耦詩本兼男女言左氏傳言男有室女有家是知傳言之子無室家者實合下章言之亦兼男女言古者上衣而下裳以喻先陽而後陰首章無裳蓋以喻男之無妻二章傳帶所以中束衣篇考東山詩親結其禡爾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廣雅書局

雅釋言禡帶也婦人繫屬於人無帶示無所繫屬蓋以喻婦女無夫也三章無服乃統男女言之正義謂裳帶皆以喻妻失之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箋列石渡水也瑞辰按傳上厲讀如深則厲說文作砾云履石渡水也下厲讀如厲說文憐徒行厲水也厲水猶履水也古列與厲雙聲通用故箋以列石訓厲列又通履春秋紀裂縹縹縹縹公穀地作履鄭箋列石猶說文履石也然據二章言河側則厲當從廣雅訓方方猶旁也淇厲謂淇水之旁正與河側同義耳

木瓜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楸瓜也可食之木瑞辰按傳以木瓜為楸瓜而下二章木桃木李無他釋蓋以木桃木李即木瓜別種耳

大四百八十七

爾雅楸木瓜字通作楸說文楸冬桃即爾雅旄冬桃也爾雅旄曰楸木瓜又曰旄冬桃蓋廣異名楸與旄皆楸之假借說文楸木盛也木瓜一名冬桃猶詩木瓜又名木桃也埤雅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小亦謂三者異名而同類

報之以瓊琇傳瓊玉之美者琇佩玉名瑞辰按瓊為玉之美者因而凡玉石之美者通謂之瓊釋文引說文瓊赤玉也段玉裁謂赤玉乃赤玉之謔說文時有言赤者如李賢所引診亦視也儻亦神靈之精也之類今按段說是也說文以玖為石之次玉黑色者若以瓊為赤玉則詩不得言瓊玖矣段玉裁又云琇乃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廣雅書局

佩玉之一物不得言佩玉名傳當作佩玉石今謔為名胡承珙曰佩玉名者雜佩非一其中有名琇者耳段云琇不得為佩玉名失之

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玉瑞辰按傳美玉蓋美石之謔上章正義引傳正作美石是其證也周官享先王太宰贊王玉爵內宰贊后瑤爵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瑤次於玉當為美石大雅公劉詩亦言維玉及瑤皆瑤異於玉之證說文瑤玉之美者據此詩釋文引說文瑤美石知說文玉亦石字之譌然陸引說文云美石以存異義則所見毛傳本已作美玉矣

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名瑞辰按段氏云王風傳曰玖石次玉

大四百八十三

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胡承珙云  
首章正義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二者  
互也此瓊玖玉名當作石蓋謂傳訓瓊玖爲玉石與琚爲佩  
玉名瑤爲美石三者不同故爲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  
琚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琚言佩玉名瑤玖亦  
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此玖言玉  
名亦當作玉石今本正義名字皆石字之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桐城馬瑞辰撰

王風總論

賢士之進退朝廷之治亂繫焉民情之向背國家之強弱屬焉  
王風為周室東遷以後之詩誦君子于役及君子陽陽二詩則  
知君子始而憂禍繼而招隱相率而逃於野矣而小人之譏諍  
實啟之此采芻所由作也雖國人詠巨中以思賢而登進之權  
屬於上不屬於下非國人所能思則得之矣誦揚之水及中谷  
有稚免爰三詩則知小民始困兵役繼遭饑饉求生而不可得  
矣而風俗之淫亂即因之此大車所為作也至王族詠葛藟以  
刺王則同族之親且相棄不能相恤又不徒不能善撫其民矣  
啟賢退則羣枉進民心散則國本傷此東周所由顛覆不能追  
美於二南之化雅頌之正也故宮禾黍之歌周大夫其何能自  
已哉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箋我以黍離離時至稔則尚苗瑞辰按諸家  
說黍稷者不一程瑤田九穀考謂黍今之黃米稷今之高梁其  
說是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又曰糜稷也稷糜也倉頡篇稷  
大黍也九穀攷曰黍有黏不黏二種對文則黏者為黍不黏者  
為糜亦為稷散文則通謂之黍今北方通呼黃米為黍子糜子  
稷子是黍即今黃米之證黃米最黏與說文黍禾屬而黏者正  
合唐蘇恭以稷為稷誤矣說文稷齋也齋稷也秫稷之黏者是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廣雅書局

稷亦有黏不黏二種對文則黏者秫不黏者稷散文則通謂之

稷亦謂之秫今北方呼高粱為秫秫呼其稻為秫稻與稷一名  
秫者正合是稷即高粱之證月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稷淮  
南子作首稼高注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今北方種高粱最  
早與稷為首稷正合郭璞以稷為小米誤矣稷以春種黍以夏  
種而詩言黍離離稷尚苗者稷種在黍先秀在黍後故也黍秀  
舒散離離者狀其有行列也自穗至實皆離離然故稷言苗穗  
實而黍但言離離耳釋文云離說文作穉今說文脫穉字惟郭  
忠恕佩觿作穉穉離離又作穉穉廣韻穉穉黍稷行列也又作  
纒纒楚詞離騷索胡繩之纒纒纒纒蓋纒羅列之貌王逸訓為  
好貌失之又作蠡蠡劉向九歎覽正圃之蠡蠡王逸注蠡蠡猶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廣雅書局

歷歷竝與離離聲近而義同

行邁靡靡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瑞辰按說文邁遠行也邁亦為行對行言則為遠行行邁連言  
猶古詩云行行重行行也箋訓為道行以為行道之倒文失之  
廣雅靡靡行也義本此詩玉篇徧迷彼切徧徧猶遲遲也徧徧  
即靡靡之異文

中心搖搖傳搖搖憂無所愬瑞辰按爾雅惓惓惓惓憂無告也  
搖搖即惓惓之假借方言惓惓也說文無惓字而惓字注引爾  
雅亦作惓惓玉篇心部引詩憂心惓惓或本三家詩

悠悠蒼天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  
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

遠視之者然則稱蒼天瑞辰按悠悠即遙遙之假借古悠悠  
同音通用說苑引詩悠悠我思作遙遙是其證也皇天等訓毛  
傳以類言之非必定有成語周官大宗伯賈疏載許慎五經異  
義引古尚書說與毛略同武億謂所引尚書說即緯候之說非  
也說文引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旻天錢坫謂所稱虞書即今  
尚書歐陽說亦非也大宗伯疏引異義前載今尚書歐陽說春  
曰昊天云云下乃引古尚書說天有五號云云古尚書說對今  
尚書說言之則知即古文尚書說也據說文引為虞書則知此  
數語為古文家解釋虞書之言蓋欽若昊天天下說也說文直言  
虞書者猶說文引詩毛傳亦作詩曰也後漢書儒林傳言扶風  
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都賈逵為之作訓是後漢時賈逵始為古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三 廣雅書局

文尚書作訓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六宗謂天宗三地宗  
三一本作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尚書孔疏直引為賈逵說許君  
從賈逵受學則異義所引古尚書說天有五號即賈逵說也賈  
逵兼通毛詩其五天之說當即本此詩毛傳耳  
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瑞辰按噎憂雙聲玉篇引傳作噎  
謂噎憂不能息也是也憂者噎之省借玉篇噎氣逆也噎者歐  
之假借說文歐噎也噎憂即歐噎也不能息謂氣息不利也鄭  
風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息也亦謂噎憂不能息也正義均  
謂如息愁之息失其義矣今本劉氏台拱說而引伸之以正其

君子于役

誤

曷其有佻傳佻會也釋文引韓詩佻至也瑞辰按廣雅會至也  
是會與至同義下文羊牛下括傳括至也小雅開關傳則曰括  
會也釋名亦云括會也說文人部佻會也引詩曷其有佻蓋括  
與會一聲之轉佻與括音義亦同曷其有佻猶上章云曷至哉  
詩特變文以協韻耳  
苟無饑渴瑞辰按說文渴水盡也漱欲飲是漱為饑飲正字  
今經典作渴皆假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瑞辰按陽與養古同聲廣雅  
釋詁養樂也陽陽亦樂意故孫陽字伯樂其字通作揚揚荀子  
儒效篇則揚揚如也注揚揚得意之貌下傳曰陶陶和樂貌而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四

此傳曰無所用其心無所用心即是樂意故箋申之曰陶陶猶  
陽陽也  
左執簧傳簧笙也瑞辰按簧亦樂器之一世本女媧作笙隨作  
簧宋均注隨女媧之臣笙簧二器說文隨作笙女媧作簧古史亦  
曰女媧與世本互易亦以笙簧為二器說文又曰篳篥屬其不  
以簧為笙中之簧明矣爾雅大笙謂之巢文選笙賦李注引爾  
雅作大笙謂之簧疑李善所見爾雅本自作簧又文選長笛賦  
李注引風俗通簧笙中簧也大笙謂之簧是凡笙管中施簧謂  
之簧笙之大者亦謂之簧月令調琴笙篳簧以簧與笙竽篳並  
列鹿鳴詩吹笙鼓簧與鼓瑟吹笙為一類皆以簧別為一器此  
詩左執簧車鄰詩並坐鼓簧亦別器也毛傳簧笙也不曰笙中

之簧失之  
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由從也欲使我從

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瑞辰按箋以房為房中作樂之地故以下章由敖為從之於燕舞之地但敖為舞位經傳無微敖疑當謠為鶯夏之鶯周官鍾師奏九夏其九為鶯夏杜子春日公出入奏鶯夏鶯夏亦單稱鶯大射儀公入鶯是也由敖即奏鶯耳惟房中之樂古未有單稱房者以由房為用房則不辭謹案下章由敖釋文敖五刀反游也蓋讀敖為敖游之敖與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訓敖為游正同足利古本作由邀與釋文合由遊古同聲通用文選阮嗣宗詠懷詩素實遊商聲沈約注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又潘岳射雉賦恐吾游之

三詩傳箋通釋卷之二

五

廣雅書局

晏起而唐呂溫有由鹿賦由敖猶遊遊也由房與由敖亦當同義皆謂相招為遊戲耳說文敖出遊也从出放又贅字注敖者猶放房與放古音亦相近由房當讀為遊放楚辭遠遊云神要眇以淫放張平子賦卷淫放之遺心廣雅淫遊也淫放即遊放也漢武悼李夫人賦燕淫衍而撫楹兮淫衍即遊衍也義並與淫放同似亦可備一解

君子陶陶傳陶陶和樂貌瑞辰按陶絲古同音通用書皋陶謨釋文陶本又作絲是也陶可作絲即可通作僖說文僖喜也陶陶即僖僖之假借檀弓人喜則斯陶陶亦僖也爾雅釋詁鬱絲喜也絲亦僖之借字廣雅既曰養樂也方言廣雅又曰陶養也是陶即樂也至說文歛歛氣出貌段玉裁謂歛歛即陶陶之正

字則非絲由同字故妯亦借作陶毛詩憂心且如韓詩通作憂心且陶是也

揚之水

彼其之子箋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瑞辰按高箋近本近誤作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叔于田箋思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表記引候人云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釋文記本亦作已史記韓詩外傳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俱引詩彼已之子是箋或作記或作已之證其又讀姬書微子若之何其鄭注其禮記檀弓鄭注居東哲補亡詩彼居之子即詩彼其之子也李注屏為居處之居失之彼者對已之稱其語詞猶論語彼哉彼哉左傳夫已氏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之二

六

廣雅書局

不與我成甫傳甫諸姜也正義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瑞辰按唐世系表亦云宣王世改呂為甫與某氏傳同特據此詩言成甫及嵩高詩言申甫為宣王以後詩耳呂改為甫經傳無徵其說非也王鳴盛據國語說文訓呂為心膂之膂因謂呂非以國為氏甫乃國名其說亦非國語氏曰有呂與氏曰有夏句法相同夏既以國為氏則呂亦以國為氏且呂苟非國名何以與申齊許並列為四以是知王氏之說非也謹案呂甫二字不同位甫重唇音屬邪母而古音同部通用呂與旅同書律志云呂旅也旅讀若噓周官司鄭康成讀臚臚从虛聲即籀文膚字說文臚皮也从呂通作甫猶臚通作籚易剝卦以膚又通作扶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傳膚寸而合何休注側手為膚臚

韻引注作扶夫 又呂甫古亦同義爾雅甫大也淮南天文訓仲甫古亦通用

呂者中充大也南呂者任包大也則呂亦為大矣尙書古今文

不同多係同聲假借據鄭注古文尙書作呂刑大史公從安國

問故史記亦作呂刑是作呂者古文尙書也尙書大傳為今又

家說而作甫刑禮記孝經及趙岐孟子注俱引作甫是作甫者今文尙書也虞夏

之際受封惟呂至周乃別封其子孫為申齊許故齊許皆以呂

為氏也齊大公稱呂尚子稱呂伋說文無甫侯所封甫卽呂也呂國有二一為虞夏時所

封之呂說文鄭汝南上蔡亭後漢郡國志新蔡大呂亭大呂亭卽鄆亭

在今新蔡說文云上蔡者地與上蔡接界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

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改行周公舉

之為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中呂地也周初呂地已封蔡

仲所云呂國必虞夏時所封矣一為周時續封之呂書呂刑鄭

注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是呂

侯以外諸侯入相矣申呂二國相連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呂

在南陽宛縣西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申伯之國呂亦在

宛縣之西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

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此周時申呂並言者卽詩所云戍甫矣

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

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瑞辰按

箋以蒲為蒲柳者蓋以前二章束薪束楚皆為木則束蒲不宜

為草又束艸可流束蒲柳則不可流故易傳非謂聲異也孫毓

蓋讀蒲柳之蒲為上聲蒲草之蒲為平聲故謂蒲草不與戍許

三詩傳箋通釋卷七

廣雅書局

相協不知古音蒲草蒲柳皆从浦聲詩中平仄通韻初不分四

聲耳

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瑞辰按說文鄒炎帝大嶽之胤甫侯

所封在潁川讀若許史記鄭世家鄒公惡鄭于楚薛尚功鐘鼎

款識載躡子鐘一是許正作鄒或作躡今作許者同音假借字

中谷有推

中谷有推傳推離也瑞辰按離爾雅作菴云菴推推一名益母

陸機詩疏引韓詩及三蒼說俱云推益母是也一名芡蔚釋文

引韓詩推芡蔚也廣雅益母芡蔚是也陸疏又引劉歆云推

芡蔚卽芡蔚也推者芡蔚之合聲芡蔚又芡蔚之轉聲也昔曾

子見益母而感詩人蓋亦感於推名益母因傷今之離棄有似

益母之乾枯耳

曠其乾矣傳曠於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興者喻人居平

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

水則病將死瑞辰按曠說文字作鷓又作灘云水濡而乾也其

義蓋本毛傳其實曠義止為曠燥卽乾貌耳不必如毛傳以為

傷於水也毛傳蓋由誤以中谷為谷中不知中谷之中只為語

詞猶葛覃詩施於中谷亦謂谷旁非謂葛生水中也三章傳云

離遇水則溼皆由誤解中谷而因以致誤

有女此離傳此別也瑞辰按說文小爾雅並曰此別也字通作

改方言癡披散也器破而未離謂之壘南楚之間謂之改改卽

此也改又作坡玉篇廣韻並云破器破也此離猶云披離屈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廣雅書局

九章妒披離而障之其聲又轉為毗劉爾雅毗劉暴樂也郭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義與毗離相近又轉為第離爾雅覲髮第離也郭注第離即彌離邵晉涵云彌離又轉作什離凡此等皆連舉之詞不當以字別為義

條其獻矣傳條條然獻也瑞辰按說文條失意視也从目條聲條與睜音義近睜从目故說文訓為失意視其義亦通為失意貌魏都賦吳蜀二客睜焉失所是也

遇人之不淑矣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瑞辰按古以不淑為凶喪弔問之詞雜記寡君使某問君如何不淑又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是也不淑亦通作不弔左傳哀公誅孔子昊天不弔周官大祝先鄭注引作昊天不淑是也又通作不祿曲禮短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

九 廣雅書局

折曰不祿又記曰君赴於佗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戴禮四代篇大夫曰不祿亦作無祿左氏傳無祿寡君即世又無祿使人逢天之感詩正月篇念我無祿是也弔淑皆善古者弔災亦曰不弔左傳魯莊公使人弔宋大水曰如之何不弔是也此詩亦凶年遇災故言遇人之不淑猶今言不幸也與前章艱難同義箋謂君子於己不善失之

曠其濕矣傳離遇水則濕瑞辰按經義述聞謂濕當讀為曠其說是也廣雅曠曠也玉篇曠欲乾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欲燥曰曠與前二章曠其乾矣曠其脩矣文義正同作濕者同音假借字耳傳以濕為水濕失之

啜其泣矣傳啜泣貌瑞辰按韓詩外傳引作啜其泣矣毛詩作

啜即啜之假借釋名啜啜也心有念悵然發此聲也是啜啜音義同一切經音義四引聲類啜短氣貌也又十九引字林悵悵也短氣貌即憂貌義正相成淮南子曰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高注發短也悵从發故訓為短氣貌猶方言訓魁為短說文訓窳為短面也

何嗟及矣箋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瑞辰按胡承珙曰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韓詩外傳二引詩雖作何嗟及矣然引孔子曰嗟乎雖悔何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為義今本毛韓詩皆誤倒今按胡說是也小爾雅嗟發聲也嗟字自當在句首耳

免爰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十 廣雅書局

有免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瑞辰按狡兔以喻小人雉耿介之鳥以喻君子有免爰爰以喻小人之放縱雉離于羅以喻君子之獲罪此與新臺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取興正同彼以喻求燕婉而得惡人此以喻縱小人而罪君子也又按華嚴經音義一切經音義並引韓詩爰發蹤之貌當作爰爰發蹤之貌胡承珙曰蹤當作縱發蹤謂解放之即鄭箋聽縱之義其說是也今按毛傳爰爰緩意義本爾雅釋訓緩謂寬緩之對操急而言非謂行之緩也是毛韓義並相同故箋本韓詩以申毛耳

尚無為傳尚無成人為也箋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



無所為謂軍役之事也瑞辰按為與偽古通用凡非天性而為人所造作者皆為也即皆偽也爾雅釋言作造為也此詩傳云造偽也月令注作為為詐偽此詩尚無為亦當讀偽謂生初無詐偽之事與無造同義下云逢此百罹乃憂其詐偽百端耳佳循曰荀子曰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楊倞注偽為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毛公學本荀子傳云成人為者即本荀子成之在人為說正義云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是以成人為成人有德之成人失毛悒矣

雉離于罕傳罕覆車也瑞辰按爾雅弊謂之置置覆也覆謂之罕罕覆車也郭璞注謂以捕鳥孫炎謂以掩兔今按詩言雉離于罕說文作罕云覆車网也或作罕是罕罕一字皆以捕鳥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十一 廣雅書局

文又曰罟兔罟也字又作罟月令鄭注獸罟曰罟罟是罟罟一字皆以掩獸但考莊子釋文罟本又作罟是罟罟亦可通用據齊語田獵畢弋韋注畢弋掩雉兔之網也是古者掩雉兔之網可以同用詩蓋以羅罟罟可兼取兔雉而縱兔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

尚無庸傳庸用也箋庸勞也瑞辰按說文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用力者勞更事者亦勞用與勞義正相成爾雅釋詁庸勞也勞病也對下百凶言之庸訓勞義亦為病

葛藟

餘縣葛藟在河之滸傳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箋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與者喻王之同姓得

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瑞辰按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詩蓋以葛藟之能庇本根與王宜推恩親族非專以河水潤澤取興又按許說文作汧云汧水厓也厓山邊也崖高邊也汧為水厓蓋對厓為山邊言之爾雅釋小汧水厓釋丘又曰岸上滸據爾雅望厓酒而高岸又曰重厓岸說文岸岸高也岸上者蓋謂其厓上高峭如重厓然與滸言夷上謂其上陵夷者正同郭注爾雅以滸為岸上地失之

亦莫我有箋有識有也瑞辰按有當讀為親有之有昭六年左傳宋向戌謂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杜注言人亦不愛女也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十二 廣雅書局

有相親有也有與友同義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廣雅仁虞云撫竝訓為有義皆為親有也箋云識有者亦相親愛之謂王尚書曰識通作職方言憐職愛也凡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

在河之滸傳滸水隙也瑞辰按說文隙厓也是傳訓滸為水隙隙亦為厓與上章訓涘為厓義同秦風在水之涘傳亦云涘水隙也涘亦厓也水邊謂之隙與堂邊謂之廉取義正同爾雅夷上洒下不滸不當从郭注以為發聲至夷上洒下則當从李巡孫炎訓為平上隋下郭注以洒下為厓下水深則非

謂他人昆傳昆兒也瑞辰按昆者舅之假音爾雅釋親舅兄也舅亦舅之別體說文周人謂兄曰舅从弟罕詩惟王風有昆字

此正周人謂兄為第之證禮經則專以大功以上為昆弟小功以下為兄弟以別親疏喪服傳曰小功已下為兄弟是也先生為昆而爾雅釋言云昆後也蓋以相反為義故郭注云謂先後方俗語

亦莫我聞箋不與我聞命也瑞辰按聞問古通用文王詩命聞

鬼籍引聞當讀如恤問之問說文存恤問也亦莫我聞猶云亦

莫我顧亦莫我有也雲漢詩則莫我聞猶言則不我遺遺亦問也

采葛

彼采葛兮傳葛所以為絺絺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瑞辰按下一章傳蕭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療疾箋彼采蕭者喻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三 廣雅書局

臣以大事使出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是傳箋竝以采葛采蕭采艾為懼讒者託所采以自況今按楚辭九歌采三秀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五臣注芝藥仙草采不可得但見葛石耳亦猶賢哲難逢諛諛者眾也劉向九歎葛蕭蕭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王逸注葛蕭惡草乃緣於桂樹以言小人進在顯位是葛為惡草古人以喻讒佞又楚辭離騷經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東方朔七諫蓬艾親日御于牀第兮馬蘭蹠蹠而日加張衡思立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重正之不香竝以蕭艾為讒佞進仕之喻此詩采葛采蕭采艾蓋皆喻人主之信讒下二句乃懼讒之詞

大車

大車檣檣傳大車大夫之車檣檣車行聲也瑞辰按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乘大路何休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所云禮蓋古逸禮是大車為大夫車之證孔疏謂因序刺大夫故知為大夫車非也檣檣乃檣檣之假借服虔通俗文車聲曰檣張參五經文字載大車聲詩借檣字

羃衣如茨傳羃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箋古者大夫服羃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人為大夫者羃衣之屬衣績而裝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雉瑞辰按周官司服鄭司農注羃衣也說文績以羃為緇

羃為緇衣矣說文又曰羃獸細毛也緇西胡羃布也剡帛雖色也引詩羃衣如剡羃通作羃羃通作羃爾雅釋言羃屬也釋文羃李巡本作羃舍人注羃戎人積羊毛而作衣小爾雅雜毛曰羃通俗文織毛曰羃羃衣蓋羃衣之類取其可以禦雨故為大夫巡行邦國之服織染異色故有如茨如瑞之喻似不得如毛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十四

鄭以為羃冕周官羃冕與衮冕鷩冕俱為畫衣鄭司農以為羃衣亦誤

畏子不敢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瑞辰按傳箋不釋敢字廣雅釋詁敢犯也敢謂犯禮不敢猶不犯也吳語不敢左右猶云不犯左右也畏子不犯即謂不犯禮以奔與下章畏子不奔同義又按敢與杆雙聲說文杆極也段玉裁曰干者犯也杆者以下犯上之義敢訓犯者

蓋以敢為忤字之假借

大車啍啍傳啍啍重遲之貌瑞辰按說文啍口气也引詩大車啍啍亦當為車行之聲猶檻檻也

穀則異室傳穀生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穀生也穀與穀並从穀聲古通用左氏傳楚人謂乳穀漢書作穀說文穀乳也廣雅作穀乳與穀並云生也爾雅毛傳訓穀為生穀當為穀字之假借玉篇穀奴豆公豆二切而詩小宛自何能穀讀入聲亦訓為生則穀字古音可讀同穀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皦白也箋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瑞辰按此承穀則異室二句皆古夫婦相誓之詞列女傳以為息夫人作說本三家

三詩傳箋通釋卷七

五

廣雅書局

詩與毛詩異義然以穀則異室四語同為誓詞則於詩義正合箋以謂予不信二語謂刺今之大夫不能然失之釋文皦本又作皎今按說文皎月之白也皦玉石之白也皎日之白也詩作皦與皎皆當為曉字之同音假借說文又曰敷光景流兒从白放故日光之白亦得曰皦

巨中有麻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瑞辰按留劉古通用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劉公簠積古齋鐘鼎款識作留公簠留即春秋劉子邑漢地志河南鞏緱氏縣注班固曰有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注洛水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于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此詩之留蓋其地

也至或以留為宋呂留及陳留並非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當即陳留莊王時已為陳宋間地或遂謂巨中有麻宜在鄭風皆凡說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箋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瑞辰按顏氏家訓云江南舊本悉單為施惟韓詩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古本止作將其來施傳以施施釋之猶詩憂心有忭傳以冲冲釋之碩人其頤傳以頤頤釋之也後人據傳及韓詩以改經遂誤作施施耳今按依古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食句法正相類二章傳言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言其來食庶其親己已得厚待之義皆未協爾雅食偽也偽為古通用左氏哀元年傳後雖悔之不可食已猶言不可為已尚書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

六

廣雅書局

故維時食哉猶言為哉為哉猶言勉哉也魏志華陀傳陀特能厭食事猶云厭為事也皆以食為為此詩來食猶云來為與臆驚詩福祿來為同義為者助也來施猶言來食施亦為也助也傳箋訓為施施失之又按詩中將字多語詞讀如楚詞羌內怨己以量人兮之羌此詩將其來施將其來食及鄭詩將仲子兮之類皆語辭也舊訓為請失之

彼留之子箋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瑞辰按傳以詩子國為子嗟父則此言彼留之子宜為子嗟之子故箋言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思謂國人思之於子嗟為朋友也箋上釋上二句云巨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又字正承子國子嗟言之正義乃謂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失箋悞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七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終

番禺劉昌齡黃濤沈葆和許炳耀校字

鄭

桐城馬瑞辰撰

鄭風總論

古者聲音之道與政通春秋時政教浸衰淫風漸起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趣數煩志子夏謂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顧衛宣淫烝行同禽獸牆茨濟惡桑中刺奔淫風流行較鄭滋甚而夫子獨曰鄭聲淫何哉左傳秦醫和告晉侯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以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服子慎釋之曰鄭重其手而聲淫過是知淫之言過凡事之過節者為淫聲之過中者亦為淫不必其淫於色也而詩言其志歌詠其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聲詩之失愚樂之失奢二者相因而各有別衛之淫在詩鄭之淫在聲也衛詩之淫在色鄭聲之淫不專在色也鄭自叔段好勇兵革相尋公子五爭弑奪疊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是故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美武公其二十篇皆刺詩即皆為淫聲男女之奔為淫君臣之亂未始非淫也風俗之偷為淫師旅之危未始非淫也陰陽之過為淫風雨晦明之疾未始非淫也詞過鬱而發之易激斯聲好濫而出之易淫鄭夾際於詩序刺莊刺忽刺時閔亂之詩悉改為淫奔之詩蓋誤以鄭聲之淫惟在於色不知鄭之淫固在聲而不在詩也蔓草零露之詠秉蘭贈藥之歌鄭未嘗無淫奔之詩然固不可謂鄭聲之淫必皆淫奔詩也

緇衣

緇衣之宜今傳卿士聽朝之正服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瑞辰按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為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為證又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其居私朝仍得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為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對公朝言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蓋謂館為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即私朝也館為公朝故下文又云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還乃還于私朝也孔疏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弁服退適諸曹服緇衣誤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當有二朝玉藻揖私朝輝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韋氏所云君之公朝不可謂即治家事之私朝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尙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以緇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服謂釋朝

服也以此推之知天子於卿大夫未退尚不釋朝服則卿大夫當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緇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緇衣相配召南羔羊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之大夫退朝時尚服朝服之緇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緇衣指在私朝言適館指在公朝言還則還於私朝首言緇衣蓋指未朝君之前先與家臣朝於私朝而言次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孔疏誤以館為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緇衣失之

還子授子之祭今傳祭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箋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欲飲食之瑞辰按韓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三

厥雅書局

詩外傳云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為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是諸侯受封本各有采地也公羊定四年傳何休注云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使大夫為治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受采地說與毛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注云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毛傳謂之采祿據鄭箋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是鄭君以傳采祿乃釋詩還字非謂授祭即授以采祿也孔疏釋傳謂授祭即授以采祿誤矣說文餐吞也授祭猶授食即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宮相近不必定居采邑采邑特取其租稅耳箋以還為還在采邑之都亦誤又按餐與館為韻李輔平謂餐當从釋文本作飧訓為夕

食則與館不相協矣其說亦非

細衣之席兮傳席大也釋文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瑞辰按說文席廣多也廣與毛詩訓大義近多與韓詩訓儲義近席通作席漢書賈誼傳注引應劭曰席大也爾雅釋詁席大也影宋本作席郭注引詩細衣之席兮說文席从巾庶省聲庶者眾也故義為廣多說文又云古文席从石省作厠石者大也故義為大

將仲子

將仲子兮傳將請也瑞辰按將當讀如楚辭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之羌王逸注羌楚人發語詞也洪興祖補注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羌乃也又引韓詩章句曰將辭也則韓詩正讀將如羌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四

厥雅書局

又文選注引小爾雅羌發聲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瑞辰按古者社必樹木里即社也杞即社所樹木也周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說文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正與毛傳二十五家為里合蓋里各立社社各樹木鄭注周禮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莊周書之櫟社漢高祖所禱之枌榆社皆以木名社之遺故知杞亦里社所樹木也古者桑樹于牆檀樹于園孟子樹牆下以桑鶴鳴詩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也詩二章踰牆則言桑三章踰園則言檀益知杞為里所樹矣又按胡承珙曰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當皆為枸櫞惟

將什子傳云杞木名據陸疏云杞柳屬蓋卽孟子之杞柳後世謂之櫻柳本艸衍義云櫻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榆櫟也又據傳云桑木之眾也蓋以喻段之得眾左傳所謂厚於得眾也檀彊韌之木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不義也則首章取興於杞者蓋以杞木之本大而難伐喻段之大而難制與

叔于田

叔于狩傳冬獵曰狩瑞辰按狩又爲田獵通稱于狩猶于田也巷無服馬傳服馬猶乘馬也瑞辰按服者備之假借易繫辭服牛乘馬說文引作備牛乘馬玉篇備猶服也以鞍裝馬也

大叔于田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五 廣雅書局

大叔于田傳叔之從公田也瑞辰按唐石經相臺本正義本皆作大叔于田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阮宮保校勘記云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林杜有林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爲長今按阮說是也傳但云叔之從公田也此經文無大字之證竊謂篇名大叔于田當讀如大小之大古通以長爲大謂此詩較前叔于田篇爲長故言大以別之猶大雅有大明篇對小雅有小明而言之也嚴緝云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爲別其說是也釋文大音泰正義以大字入經如京城大叔之大失名篇之義矣

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瑞辰按舞者必有行列兩驂

如舞謂如舞者有行列與二章兩驂雁行同義說文駕次第也也正謂馳有行列

禮褻暴虎傳禮褻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釋文禮本又作袒瑞辰按正義引爾雅注李巡曰禮褻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褌衣今按袒褌與禮褻有別據說文但褌也褌但也又曰羸者但也程者但也是去褌衣之袒當作但說文臆肉臆也引詩臆褌暴虎是肉袒之袒當作臆今作禮袒皆假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玉裁謂卽綻之本字暴搏一聲之轉孟子馮婦善搏虎而趙岐章指云猶若馮婦暴虎是暴卽搏也廣雅探搏擊也暴卽探之省借

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狃復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狃復也此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六 廣雅書局

義所本孫炎注狃狃前事復爲也音與復同義魯語所以云夜而習復也據說文狃復也玉篇狃習也快也或與狃同大射儀注古文採爲紐一切經音義採古文紐紐二形小爾雅左傳杜注並云狃快也是狃卽狃字之假借異體古狃狃音近通用猶左傳公山不狃論語史記作弗擾索隱引鄒氏作弗蹂說文紐雜飯也又紐雜飯也而廣雅則云糝雜也若狃之本義則說文云犬性快也快說文亦云習也則狃與狃音近而義同四月正義湯釋文皆引說文快習也今本說文作快習也大世古音近通用快蓋本作怵唐人避諱凡从世者多改从电故又改爲怵耳公山不狃字子怵怵亦當爲快字之譌

兩服上襄箋到駕也上駕者言爲馭馬之最良也瑞辰按王尙

書經義述聞曰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竝駕於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今按王說是也呂覽高誘注上猶前也與下武箋下猶後也相對成文足證古以上爲前又玉藻疏雁行參差節級雁行爲稍後之稱則上襄宜爲前駕襄指服馬言當讀爲驥說文驥馬之低仰也玉篇驥駕也箋以上襄爲馭馬之最良者失之

抑啓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啓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瑞辰按啓控雙聲字縱送疊韻字不當如毛傳字各爲義啓控縱送皆言御者馳逐之貌上文兼言射御而下獨承御言者猶下章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兼言馬射而下章冰也弓專承叔發罕忌一言之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七 廣雅書局

兩服齊首傳馬首齊也瑞辰按齊者等也等石同也同卽如也此與下句兩驂如手皆以人身爲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人之手與首章兩服如組兩驂如舞文法正同變如言齊者錯文以見義也傳以爲馬首齊失之

抑釋棚忌傳棚所以覆矢正義引左傳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瑞辰按作冰者棚之假借冰朋馮皆雙聲字故通用棚之借作冰猶百朋之借作百馮馮夷之通作冰夷也

清人

序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瑞辰按左傳鄭人爲之賦清人據此序知所謂鄭人卽公子素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公孫素與鄭高克同列第七等班固所見詩序蓋作公孫素也士與素一

聲之轉焦循謂公子素卽僖二十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

清人在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清者高克所帥馭之邑也瑞辰按後漢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水經渭水注云渠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詩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據箋云清者高克所帥馭之邑水經注下文云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是知上云彭爲高克邑彭爲清字之譌清爲鄭邑箋云高克帥清邑之衆禦狄河上甚確錢澄之乃據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注清衛地謂清人係衛之禦狄者今按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逕微鄉東又北逕清臺又北過穀城縣西微卽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所築之鄆魯地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八 廣雅書局

穀卽莊三十年所城之小穀齊邑也清居二者之間蓋齊魯境上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謂至魯境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亦遇于魯境耳杜注衛地未確錢澄之據以駁鄭箋誤矣王質據左傳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鄭衛相近彭或是此今按傳言彭爲衛之河上鄭之郊也蓋衛鄭接界之地據下二章消軸皆云河上地則彭亦河上地不得更爲彭水也

駟介旁傳介甲也釋文旁補彭反王云疆也瑞辰按介古音如甲故甲冑假借作介冑正義謂介是甲之別名非也說文駟系馬尾也玉篇作結馬尾段玉裁曰遠行必髻其馬尾疑詩駟介及左傳不介馬而馳介卽古文駟字之省是亦可備一解又按說文駟馬盛也引詩四牡駟駟段玉裁謂四牡爲駟介轉寫



之誘盛也當作盛貌毛傳本有駉駉盛貌之語後逸之今按彭  
旁古聲義並同廣雅彭彭旁盛也小雅北山篇及大雅烝民  
韓奕二篇並作四牡彭彭獨此詩作旁旁者上既言清人在彭  
必變言旁旁以與彭為韻是亦義同字變之類

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酋矛夷矛各有畫飾瑞  
辰按考工記言車六等之數有酋矛而無夷矛說文不酋矛也  
兵車所建長二丈是知兵車所建惟酋矛耳魯頌二矛重弓箋  
云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則此詩二矛亦謂酋矛有二非兼言  
夷矛也矛有英飾裘之飾為英矛之飾亦為英其義一也魯頌  
謂之朱英毛傳朱英矛飾也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此疏以朱  
英為絲纏彼疏謂以朱染為英飾皆非也胡承珙曰周禮掌節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九 廣雅書局

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兩干寶注亦云英刻畫也箋正  
以畫飾申傳英飾今按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即畫飾可  
補孔疏之略續漢書百官志三注云周禮以英蕩輔之干寶注  
曰英刻畫也蕩竹箭也刻而畫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據  
周禮司常注皆畫其象焉杜子春注畫當為畫則畫與畫義正  
相通言畫猶言畫也草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畫畫特刻畫其  
形而非實故亦名英也重者種之假借說文種增益也又巳矛  
象形段玉裁曰直者象其必左右蓋象其英是重英宜謂矛有  
重飾二章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謂毛柄近上  
及矛頭受刃處皆懸毛羽以為飾亦謂一矛各有重飾范家相  
曰重鶴者重施雉羽矛之室題是也知此箋各有畫飾特釋

英字非釋重英孔疏乃謂二矛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失之胡  
承珙云詩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  
為重亦誤以重為二矛之飾相重累矣

二矛重喬傳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  
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鶴荷舊音刻矛頭  
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瑞辰按正  
義訓荷為揭亦讀荷如負荷之荷與沈重同說文雉十四種其  
二喬雉又鶴字注云走鳴長尾雉也韓詩作鶴毛詩作喬即鶴  
之省借謂重以鶴羽為飾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知木之如羽  
者得名為喬是知喬本為羽飾之名矣釋文云喬鄭居橋反雉  
名是知鄭箋訓懸毛羽者正本韓詩讀喬為鶴以鶴羽為飾因  
名其飾為喬耳正義訓喬為高矢之釋文引舊說以傳重荷之  
荷為荷葉亦非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九 廣雅書局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  
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  
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  
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正義成二年左傳節克傷  
矢言未絕鼓音是御克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  
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明  
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瑞辰  
按王夫之詩稗疏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  
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紉而舒斂無度矣

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  
犯馭王自左馭馭下視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馭中也馭犯  
馭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馭如玉路之  
儀則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寧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  
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  
左之明證然則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  
演戰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  
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  
勢以稍遠而便也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僖三十三年左傳秦師  
過澗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蓋惟御者居中故左右下宣十二年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鼓皆足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十一 廣雅書局

爲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惟據牽之戰以爲卻克在鼓下而居  
中解張有左輪朱般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且是戰也  
解張之左輪朱般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且是戰也  
韓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  
之說近於因文牽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可以一  
車言之傳云居中爲容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卽谷中之  
比並未嘗以中軍爲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  
左旋右抽爲戎車回旋演戰之法申明毛義甚確此卽是居軍  
中爲容好也今按王氏胡氏據周禮左傳以駁鄭箋將居中御  
者在左之說甚確然以左旋爲戎車之左旋則猶誤以箋說爲  
傳說也竊考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史記齊世家師

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  
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僖二十三年左傳重耳曰其左執  
鞭弭右屬囊韃以與君周旋所謂左右皆指君及將之左右手  
是知詩云左旋右抽亦謂將之左右手也旋車曰旋旋旗之指  
摩亦曰旋說文旋周旋旋旗之指摩也从於疋疋足也古者將  
執旗鼓公羊宣十三年莊王親自手旌麾軍旌卽旗也則左旋  
者謂將左手執旗指麾以相周旋敎其坐作進退之節故傳以  
左旋爲講兵與說苑尊賢篇云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  
旗被堅執銳回旋十萬之師語正相合非謂御者旋車也抽通  
作指說文指者拔兵刃以習擊刺也引詩左旋右指蓋本三家  
詩言拔兵刃則所該者廣不得如傳云抽矢已也左旋右抽皆  
卽將在軍中作容好之事耳

三詩傳箋通釋卷八

三 廣雅書局

羔裘

羔裘如濡傳如濡潤澤也瑞辰按古人服其服則必其德能稱  
之召南羔羊序所以云德如羔羊也此詩羔裘如濡卽言洵直  
且侯二章羔裘豹飾卽言孔武有力蓋以羊有五善豹有力而  
勇猛亦取德稱其服之義

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箋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  
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瑞辰按洵當讀如  
叔于田洵美且仁之洵洵者恂之假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詢  
信也詢亦恂之假借韓詩外傳作恂乃正字耳釋文引韓詩云  
侯美也左氏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

為君又為美猶皇與烝為君又為美爾雅釋詁烝皇君也胡承珙曰洵直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今直即司直侯即美士為彥當從韓義為允

舍命不渝傳淪變也箋舍猶處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瑞辰按周官舍奠舍菜鄭注舍讀為釋釋又通澤詩載及其耕澤澤澤澤即釋釋也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澤亦釋之假借是舍澤古音近通用之證管子引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澤猶釋也釋猶舍也舍即捨之省借說文捨釋也廣韻釋捨也釋文引沈重音舍書者反是也箋訓舍為處王訓受竝失之命當讀如死生有命之命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御將馳晏子

三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韓詩外傳載晏子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末引此詩作舍命不渝淪古音如偷偷即淪之假借猶山有樞篇他人是偷箋讀為淪皆謂雖至死而捨命亦不變耳說文淪變汚也是淪乃由滯變濁之稱爾雅釋言淪變也釋文引舍人本淪作淪淪又淪之或體又通作輪廣雅輪更也箋引論語見危授命正讀命如死生有命之命戴震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義近迂晦

邦之司直傳司直也瑞辰按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直之士高注司直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漢書東方朔傳日以史魚為

司直是古有司直之官上章言洵直且侯是君子之處己以直此章邦之司直是言君子之能直人也

羔裘晏兮傳晏鮮盛貌瑞辰按晏與殷雙聲殷盛也傳蓋以晏為殷之假借故訓為鮮盛宋玉九辨被荷裯之晏晏兮王逸注晏晏盛貌也義與毛同今按爾雅晏晏溫溫柔也晏與溫雙聲而義同晏與煥亦雙聲取其溫晏之義當為溫煥至下句三英粲兮乃言裘之鮮盛耳

三英粲兮傳三英三德也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眾意瑞辰按羔羊詩傳素絲以英裘三英當指裘飾初學記二十六引郭璞毛詩拾遺曰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紵也田間詩學引范氏說謂五紵五緘五總即此詩三英是也古者衣以章身即以表德傳云三英三德者蓋謂以象三德耳粲當讀如三女為放之放說文三女為放美也三英之美為粲與三女為放義同故箋訓為眾正以三女為放猶人三成眾也於粲酒埽毛傳粲鮮明也廣雅釋言粲鮮也粲皆放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邦之彥兮傳彥士之美稱瑞辰按釋訓美士為彥詩正義引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郭注人所言詠義本舍人說文彥美士有彥人所言也从彥尸聲其義均與毛傳美稱義合

遵大路

穆執子之袂兮傳穆擊袂也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瑞辰按說文操把持也擊撮持也二字義同穆疑為操字之譌故傳訓為擊據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

遵大路兮攬子祛則三家詩有作攬者攬即擊字之俗故傳以  
摻為擊魏晉間避武帝諱凡从擊之字多改从參八分彙字多  
寫从參形近易誤北山詩或慘慘畏咎釋文慘本作懔抑詩我  
心慘慘張參五經文字作懔餘如勞心慘兮憂心慘慘並當為  
懔是其類也廣雅釋言摻操也蓋以其時操多假作慘故遂以  
摻為操耳此詩正義云以摻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擊也又  
引說文摻參聲敏也操彙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據廣雅釋詁  
奉持也是正義引說文操奉也之訓亦以與執共文作操為近  
但未能確定摻為操字之借耳說文王篇皆無摻字蓋因魏晉  
間摻操不分淺者誤刪其一詩正義引說文操奉也與二徐本  
訓為把持詞亦微異

三詩傳箋通釋卷八

五 廣雅書局

不寔故也傳寔速也箋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  
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瑞辰按爾雅釋詁寔速也詩疏引舍人  
云寔意之速說文寔居之速也从心寔聲說文寔疾也疾亦速  
也字通作摻與唐同周易朋盍簪晁氏說之云簪京本蜀才本  
作摻陰宏道案張揖古今字詁林作摻摻蒼云摻疾也摻與簪  
同王元叔謂詩不寔字祖感反是唐與摻即寔也寔字訓速速  
當讀同孟子可以速則速之速趙注孟子速速去也速對久言  
久為遲留故知速為速去詩言不寔故不寔好者正序君子去  
之國人思望之意謂君子不宜速去其故交舊好也寔訓速速  
猶疾也古字訓疾訓速者即有去義寔之訓速又訓去猶趨之  
訓疾又訓行行又訓去走訓趨又訓去也

廣雅趨疾也趨行也  
行去也走趨也走

也去之速為寔進之速亦為寔速肅古通用  
註肅速也爾雅釋  
詁肅進也又曰肅疾也肅速也是其證也箋蓋訓速為進莊公  
不速於先君之道猶云不進於先君之道二章箋不速於善道  
猶云不進於善道也然義近迂晦不若訓速為去義較明顯嚴  
緝釋此詩曰不可倉卒於故舊言棄去之速也范氏補傳曰不  
敢速忘故舊之情其說與予正同

遵大路兮經義述聞謂二章路字當作道與手敵好為韻凡詩  
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今按王說是也齊詩還  
次章以道與茂牡好為韻正與此詩同詩蓋因首章作路遂相  
承而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六 廣雅書局

無我醜兮醜棄也箋醜亦惡也釋文醜本亦作敵又作敵瑞辰  
按說文敵棄也从支屬聲周書以為討正本毛詩敵即敵之隸  
變是知毛詩原作敵敵與醜音近通用猶禮在醜夷不爭醜即  
醜之借字也據說文醜可惡也則知箋云醜亦惡也正以敵為  
醜之假借其經文字仍作敵故釋文引或云鄭音為醜若經文  
作醜則亦醜之或體釋文不得言鄭音醜矣說文有醜無醜今  
經文作醜皆誤從箋義以改經字

女曰雜鳴

女曰雜鳴士曰昧且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瑞  
辰按昧且猶言昧爽說文昧爽且明也段玉裁本作且明非也  
且說文云明也从日見一也地也日始出地猶未大明故說文  
以且釋昧爽昧助雙聲古通用漢郊祀志助爽即昧爽三倉解

詁云召明也說文昉尙冥也昧字注一曰闇也昧且為未大明貌故為將旦之稱列子湯問曰將旦昧爽之交是其證矣古者雞鳴而起昧爽而朝內則成人皆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未冠笄者昧爽而朝皆昧且後於雞鳴之證女曰雞鳴者警其起也士曰昧且言已為將明之時有不止於雞鳴者與齊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同義孔疏謂雞鳴女起之常節昧且士起之常節失之

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尙爛爛然早於別色時瑞辰按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启明此詩明星及詩東門之揚明星煌煌皆謂启明之星启明為大星故傳言小星已不見耳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十七 廣雅書局宋

寶與君子共肴也瑞辰按爾雅釋言宜肴也此傳所本肴與穀通說文穀相雜錯也穀為治肉之名爾雅釋詁宜事也秦策注事治也宜為事即治故治肉亦得名宜下文宜言亦當訓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雁而言則王尙書經義述聞言之當矣又按與子宜之方言肴則弋言加之專言弋不應以加之為加豆陸佃埤雅云加與元鶴加加雙鶴之義同蘇氏詩傳亦引史記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為證朱傳從之是也箋以加為加豆失之  
琴瑟在御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瑞辰按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曰天子日食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白虎通引詩傳同此詩琴瑟承上飲酒言正大夫士食用琴瑟之謂

莫不靜好傳寶主和樂無不安好瑞辰按靜者靖之假借釋詁靖善也莫不靜好猶云莫不嘉好大雅邊豆靜嘉靜亦靖也說文靖立踣也踣亭安也凡經傳安靜字皆當作踣靖與踣通故亦假作靜若靜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為審

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瑞辰按大戴記保傳篇云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珽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亦云佩上有雙衝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據此是衝璜衝牙為佩玉之大名其中雜貫以琚瑀乃為雜佩與毛傳兼指珩璜衝牙言異又按玉藻佩玉有衝牙鄭注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三禮舊圖云衝長五寸博一寸璜徑二寸衝牙長三寸皆以衝牙為一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大 廣雅書局宋

玉盧辯云衝在中牙在傍皇侃說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謂衝牙為二玉又誤以璜為牙失之又按詩以贈與來韻為古之吟與蒸登通用孔廣森曰可以讀耐騰可以讀騰則贈亦可以讀載贈從會聲會之言則也則之言載也此六書轉注之道其說是也戴氏震謂贈當作胎失之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瑞辰按上言有女同車實陳親迎之禮謂忽娶陳女也下言彼美孟姜乃慕齊女德美之詞故言彼美以別之下章仿此錢澄之謂上四句言忽所娶陳女徒有顏色之美服飾之盛下二句盛言齊女之美且

賢以刺忽之不昏於齊其說是也箋謂前四句是稱親迎之禮齊女之美失之說文蘇木槿朝華暮落者引詩顏如薜華高誘呂覽注引亦作薜今毛詩作薜省借字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瑞辰按下句隲有荷華二章橋松游龍皆實言草木之名不應扶蘇獨泛言小木釋木輔小木小即木之名錢大昕曰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為扶蘇急言為輔其說是也孔疏謂扶蘇小木釋木無文由不知扶蘇即輔耳胥疏蘇疊韻字古通用扶說文作扶云扶疏四布也郭忠恕佩觿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知今作扶者同音假借扶疏又通作蒲蘇公羊何休注暴蒲蘇桑也釋文傳作扶蘇扶胥木也無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无

廣雅書局采

小字亦誤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瑞辰按都奢古同音通用荀子閭婣子奢莫之媒也子奢即子都也左傳鄭莊公時有子都孟子趙注子都古之姣好者也孟子以子都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耳

乃見狂且傳狂狂人也且辭也瑞辰按狂且與下章狡童對文據狡童篇傳昭公有壯狡之志寥寥篇狂童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是狡童狂童皆二字平列狂且亦二字同義且當為但字之省借說文但拙也廣韻作拙人也廣雅但鈍也集韻類篇但音疽狂但謂狂行拙鈍之人不得如寥寥篇狂童之狂也且以且為語詞也又按說文嬗但並曰驕也義與狂近且或即但字之

省借

山有橋松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鄭作橋盧氏考證曰箋不言橋當作橋是經本作橋作橋及喬皆王肅本瑞辰按上章傳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兼釋二章之義喬松亦言其大毛本自作橋或依本字作喬盧謂經本作橋非也喬从高聲故鄭以橋為橋之假借遂以橋字釋之猶傳尚書者為歐陽高而說文引作歐陽喬也呂氏春秋介立篇引介子推賦詩四蛇從之得其兩露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橋死即橋死則橋橋古固通用矣隲有游龍傳龍紅草也箋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隲中喻忽聽恣小臣瑞辰按爾雅紅龍古其大者歸龍即龍之省借紅即今名水荏者游龍蓋狀其疎縱之貌其性宜淫故傳前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无

廣雅書局采

章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箋言喻小人放恣似非詩義

不見子充傳子充夏人也瑞辰按孟子充實之謂美廣韻充美也子充猶言子都故為夏人

摯兮

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傳摯摯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摯謂木葉也木葉摯待風乃落與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瑞辰按序言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詩摯兮摯兮喻君弱也風其吹女喻臣強也叔兮伯兮二句謂羣臣自相倡和不待君倡序所謂不倡而和也傳以上二句為興下倡和似非詩義幽風十月隲摯傳摯落也說文草木凡皮葉落隲地為摯又曰桑木葉墜也讀若薄小徐云此亦摯字玉篇云桑

與擇同擇兮蓋將落未落之辭

狡童

彼狡童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瑞辰按說文狡少犬也狡本少大之名引申為狡好又為狡健廣雅狡健也狡通作佼月令養壯佼淮南子高注壯佼多力之士是也童古作僮為未冠之稱又為僮昏之稱寒裳詩狂童傳狂行童昏所化也廣雅僮癡也狡童猶狂童謂其壯狡而僮昏也史記箕子麥秀歌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詩刺昭公為狡童與箕子刺紂為狡童正同正義謂狡好之幼童失之維子之故瑞辰按故當讀如式微詩微君之故故猶難也昭公屢遭放逐之難故言維子之故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息也瑞辰按息對餐言謂喘息也人之氣急曰喘舒曰息渾言則喘亦為息故說文曰息喘也从心自會意自者鼻也心氣必从鼻出故从心自說文又曰喘疾息也隸卧息也讀若虺黍離詩中心如噎傳謂噎憂不能息也劉台拱曰噎憂雙聲憂讀為噎說文歌噎也歌噎即噎憂玉篇引毛傳多謂字不誤今本詭脫段玉裁言此詩憂不能息憂亦讀為噎今按前章傳憂懼不能餐也此章不言懼但曰憂不能息正憂當讀如噎之證玉篇噎於求切引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噎噎氣逆也說文歌咽中息不利也不能息即言氣息不利耳

寒裳

寒裳步溱傳溱水台也瑞辰按說文溱水出桂陽臨武八溱

水出鄭國引詩作溱與洧水經曰潏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字以

作溱為正詩以溱與人為韻在古音真臻類故假溱作增猶增

增作溱溱也爾雅釋訓增增眾也魯頌丞徒增增傳本之小雅無羊詩室家溱溱傳溱溱眾也即增增

豈無他士傳士事也箋他士猶他人也段玉裁說文注謂經文

本作豈無他事傳曰事士也今本依傳改經又依經改傳而傳

遂不可通矣瑞辰按段說非也闕風勿士行枚周頌陟降厥士

保有厥士傳竝曰士事也此傳以士為事之假借正與彼同然

與前章他人不相類故箋易其義而以本字釋之曰他士猶他

人也若經本作事傳改為士則其義已顯箋不須更云他士猶

他人矣祈父子王之爪士傳亦云士事也箋於首章已云爪牙

之士以易傳義故本章無箋注龍毛詩異義謂經文本作爪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傳作事士也今本為後人所改其說亦非經傳中訓士為事者多矣未有訓事為士者也

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瑞辰按晉語僮昏不可使

謀僮童古字通易釋文引廣雅童癡也賈子道術篇反慧為童

晉晉童字之味皆童為昏昧之義

羊

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箋出門而待於巷中瑞辰按王觀察

曰古謂里道為巷亦謂所居之宅為巷故廣雅曰衙尻也衙巷

古字通論語在陋巷秦策曰窮巷掘門楚策掘穴窮巷韓詩外

傳窮巷白屋莊子窮閭阨巷皆謂巷為所居之宅非街巷之巷

今按王說是也此謂俟我乎巷兮正當謂巷為居室巷對堂言

蓋合齊詩之俟著俟庭言之在門內不在門外說苑所云拜諸  
母於大門也下章俟我乎堂即堂室之堂與齊詩俟我乎堂及  
說苑言女辭父于堂正同箋易堂為振孫毓引禮門側之堂謂  
之塾釋文室門堂也皆由誤以巷為里巷之巷因誤以堂為里  
巷門側之室耳

東門之墀

東門之墀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釋文壇依字當作  
墀正義曰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  
墀者皆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墀字異而作此壇字讀  
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瑞辰按祭法鄭注封土  
為壇除地為壇說文壇野土也壇祭壇場也據傳云除地町町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三

廣雅書局

者是字作壇為正釋文及正義本作壇者假借字也周官大司  
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司儀注故書壇作壇  
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為壇釋文服虔本作壇是壇壇古聲近  
通用之證據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曰壇猶坦是知作壇者本  
韓詩也定本及唐石經今正義本作壇者皆以韓詩改毛詩耳  
茹慮在阪傳茹慮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  
而難則茹慮在阪箋壇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  
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瑞辰按茹慮染艸也說文茅蒐如蘆  
人血所生可以染絳詩刺不待禮而奔蓋以帛必待染而後成  
章與男女必待禮而後成婚傳以壇阪為喻難易非詩義也箋  
以為女欲奔男之詞則愈失之遠矣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栗而在淺家室  
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瑞辰按太  
平御覽引韓詩踐作靖云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  
人可與成為家室也據曲禮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  
善是踐本可訓善藝文類聚引韓詩作蟬蟬亦善也但據上東  
門之栗毛傳訓為行上栗則有踐當讀如籩豆有踐之踐从毛  
傳訓為行列貌謂表行栗於家室之前貌如有列整齊也踐與  
翦古通用爾雅翦齊也說文作前日齊斷也齊斷曰翦籩豆及  
樹木行列整齊亦通曰翦踐即翦也翦通作踐猶玉藻之弗身  
踐也踐當為翦也踐訓為齊猶宓不齊字子賤賤亦翦之假借  
也毛傳訓淺韓詩訓善皆失之栗取戰栗之義詩人蓋以栗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三

廣雅書局

有行列喻人行禮之有法度箋以栗甘為喻失之

風雨

風雨淒淒瑞辰按說文潛字注一曰潛潛寒也引詩風雨潛潛  
當即風雨淒淒之異文潛淒音義相近潛又通嗜詩北風其嗜  
嗜亦寒意

風雨瀟瀟傳瀟瀟暴疾也瑞辰按說文有瀟無瀟瀟字注云清  
深也水之清者多疾方言清急也故引申之義為疾思玄賦迅  
疾瀟其勝我舊注瀟疾貌義同毛傳廣韻一屋二瀟皆有瀟無  
瀟胡承珙曰明刻舊本毛詩作瀟今本誤作瀟猶水經湘水篇  
出入瀟湘之浦今亦訛作瀟也今按瀟字入聲音肅平聲同差  
轉音霄其字或借作蕭蕭楚詞九歎秋風瀏以蕭蕭又九懷秋



風兮蕭蕭皆即瀟瀟之假借後人不知蕭有霄音故妄增瀟字耳

雞鳴膠膠傳膠猶階階也瑞辰按玉篇膠古包切雞鳴也咽下引說文曰咽膠也廣韻引詩雞鳴膠膠膠膠之假借風雨如晦傳晦昏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晦冥也釋天天氣發地不應曰霏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文霏亦作霧霧亦作霧說文地氣發天不應曰霏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與爾雅互易段玉裁謂當以許書為正霧或作霧者誤今按此詩如晦當指霧氣言之霧釋名作蒙開元占經作濛引月令仲冬氛濛冥冥今月令作氛霧霧乃霧之誤也洪範曰蒙恆風若蒙為恆風之象故知風雨如晦當指霧晦言也公羊僖十五年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傳晦者何冥也解詁曰晝日而冥是晦即晝晦正指霧氣所為非明動晦休之晦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青衿

青青于衿傳青衿者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瑞辰按衿漢石經作衿為正字釋文衿本亦作襟衿皆隸變字也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李巡曰交皆衣領之襟方言衿謂之交均與毛傳合說文衿衣衿也衿交衿也據玉藻衿當旁則許云交衿謂裳際之衿與交領異義蓋衿本衣衿之稱古者斜領下連於衿如今小兒衣領亦謂之衿耳至爾雅釋器衿謂之衿佩衿謂之衿衿乃衿字之假借說文作衿衣系也簡文作衿據玉篇衿亦作衿結帶也則衿為衿之或體詩作

伶亦假借字

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箋嗣續也女會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志已瑞辰按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此毛傳所本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會不寄問也此箋義所本詒嗣古通用虞書舜讓於德不嗣史記集解引今文尙書作不台是其證矣傳箋說各有本據序言刺學校廢當以傳義為允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聞來學不聞往教之謂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瑞辰按說文叟滑也引詩叟兮達兮走部達字注又引詩挑兮達兮方言挑疾也又通窈成十六年左傳楚師輕窈又通條挑達猶條達尙書大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挑鄭注挑條也條達行疾貌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太平御覽引詩作捷商頌殷武毛傳捷疾也釋文引韓詩云捷達也達或从大音義近泰說文泰滑也滑利也滑與疾義相成挑達雙聲字蓋疾行滑利之貌春秋鄭罕達字子姚姚者挑字之借即取詩挑達之義又按正義曰明其往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是正義本傳無相見字釋文云挑達往來見貌胡承珙曰古貌字作兒或誤為見淺人因於見下妄添貌字耳

行高閣非宮闈也瑞辰按闈者執之假借說文執缺也古者城闈其南方謂之執從意顯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今按郭爲重城象兩亭相對兩亭卽內外城臺也蓋古諸侯之城三面皆重設城臺惟南方之城無臺其形缺然故謂之執借作闈公羊定十二年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闈南面以受過也與說文城缺南方義合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春秋傳謂之曲縣軒城猶軒縣曲縣也其形缺然而曲惠士奇曰古文曲作凸象缺之形是也城闈卽南城缺處耳孔疏既謂闈非城之所有又謂城之上別有高闈非也公羊疏疑爲城墉不完則益誤矣

揚之水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終鮮兄弟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瑞辰按終猶既也已也王風葛藟篇曰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正以已釋終字箋於彼亦曰今已遠棄族親矣此詩終鮮兄弟猶云已鮮兄弟箋以後竟釋終失之

人實廷女傳廷誑也瑞辰按說文廷往也誑欺也誑廷古音近故傳以廷爲誑之假借說文廷字注引春秋傳日子無我廷又左氏傳曰是我廷吾兄也皆借廷爲誑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蒼艾色女服也箋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綦綦艾也瑞辰按說文縞帛蒼艾色也引詩作縞猶左傳楚人蒞之說文引作界杜林以界爲縞字也詩

專以縞巾爲未嫁女服卽本毛傳綦巾女服之說申言之也今按毛傳以縞衣爲男服於經義未協縞衣亦未嫁女所服也夏小正八月亥校傳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祿色然一本祿婦人未嫁者服之今按校之言皎謂白色也婦人未嫁服校衣正縞衣爲未嫁女所服之證若傳以校爲祿色則誤以白爲黑且誤

以女嫁時所服爲未嫁女服矣祿衣通作綠衣周官內司服祿也釋名祿衣祿然色黑也此祿衣色黑之證士喪禮陳襲事祿衣注黑衣裳赤祿謂之祿祿之言綠也爾雅綠謂之純說文綠衣純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稱純當讀黠說文黠黃濁黠也廣雅黠黑也廣韻黠黃黑色也是知純衣卽祿衣綠衣卽祿衣鄭康成以純衣爲絲衣者誤玉藻麤裘絞衣以褐之絞亦皎然色白猶夏小正玄校之校謂縞衣也與論語素衣麤裘取衣色與裘相稱者正合鄭康成以絞爲蒼黃色亦誤至此箋以綦爲基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文與秦風傳騏綦文合蓋讀綦如騏騏爲青黑色文爲交錯之文與傳說異

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瑞辰按員當讀如婚姻孔云之云彼箋云云猶友也有與友同廣雅釋詁員云竝曰有也詩言不相親者云亦莫我有則言其相親有者宜曰聊樂我員矣正義以員爲助句詞失之釋文引韓詩作魂魄卽云字之假借韓詩訓爲神亦非

出其闈闈傳闈曲城也闈城臺也箋闈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釋宮云闈謂之臺闈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闈既是城上之臺則知闈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瑞辰按說文闈闈闈城曲重門也引詩出其

閨閣又曰閨閣也閨閣二字當從許君併言之謂出此曲城  
重門義始明顯閨為臺門之制上有臺則下必有門有重門則  
必有曲城二者相因出其閨閣謂出此曲城重門故閨閣二字  
皆從門也箋讀閨為都失之

有女如荼傳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箋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  
無常瑞辰按如茶與如雲皆取眾多之義茶或作荈廣雅荈  
茅穗也說文菘茅秀也幽風傳茶荈茗也夏小正七月灌茶灌  
取也茶荈葦之秀是茅秀為茶葦秀亦為茶爾雅蕪荈茶森蔭  
芳又曰葦醜芳蓋對文則茅秀為茶葦秀為荈散言則茅葦之  
秀通可稱茶皆取色白為義灌茶則有叢聚之象故以喻眾多  
也傳以如茶為皆喪服似非詩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匪我思且箋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徂在  
存也且卽徂之省借故箋謂且猶存釋文且音徂引爾雅徂存  
也為證說文在存也爾雅既曰徂往又曰徂存者郭注謂義取  
反覆旁通說文退往也或从彳作徂徂文作進是退與進皆徂  
字之異體又通作廋說文廋且往也

縞衣茹蘆傳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箋茅蒐染巾也瑞辰按爾  
雅釋草茹蘆茅蒐李巡注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釋器三染謂  
之縹郭注縹絳也廣雅縹謂之絳是茹蘆染絳卽縹也士昏禮  
女次純衣縹緗茹蘆所染當卽縹緗方言蔽緗齊魯之郊謂之  
緗釋名緗蔽也所以蔽緗前也婦人蔽緗亦如之縹緗卽婦人  
蔽緗鄭注士昏禮謂以縹為之緣失之方言又云蔽緗魏宋南

苧之閒謂之大巾箋但曰茅蒐染巾不言大巾蓋泛言拭物之  
巾說亦未確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傳蔓延也瑞辰按蔓者曼之假借說文蔓葛屬也曼  
引也爾雅引延長也是蔓為艸名滋曼字古祇作曼毛傳訓延  
猶說文訓引也今經傳通借蔓為曼

零露漙漙今傳漙漙然盛多也箋零落也瑞辰按零石鼓文及說  
文俱作霽說文霽雨零也玉篇霽落也據正義云靈作零字故  
為落也是正義本經原假靈作霽箋當云靈落也唐以後始作  
零耳說文零雨零也此下兩本字今經典通借作落矣釋文漙  
本又作團文選李善注引毛詩零露團今與釋文所引一本合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說文搏以手團之也舊作團也此以說文又曰團團也團與搏  
音近而義同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零露漙漙今古本有水旁作專  
者亦有單作專字今按說文有搏與團而無漙字新附始有之  
漙蓋後作字也周禮假專為團則作專者亦省借字至呂忱字  
林有專字云露貌音上充反玉篇有電云電露多皆後人所  
增益古只作搏團與專耳

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瑞辰按據齊風猗嗟篇  
首章曰美目揚兮次章曰美目清兮三章卽合之曰清揚婉兮  
是清揚皆指目之美此詩清揚婉兮義與彼同不必如毛傳以  
揚為揚眉而指為眉目之間也方言好目謂之順燕代朝鮮列  
女之閒曰盱或謂之揚是好目為揚之證蓋目以清明為美揚

亦明也淮南覽冥訓高注揚明也是其證矣說文婉順也順與美同義玉篇集韻引詩清揚婉兮皆後人增益之字韓詩外傳引作青陽宛兮皆假借字

遯遁相遇傳遯遁不期而台釋文遁本又作遯瑞辰按遯遁二字雙聲說文無遯遁二字新附漢碑有遯無遁遁與姤同古文作遯易姤卦釋文姤薛云古文作遯與詩釋文遁本作遯同說文遯遇也遯即姤與遁也遯遁通作解觀綱繆詩見此遯遁釋文云本作解觀是也又作解構淮南似真訓孰能解構人間之事是也古遯遁字正作解遯遁為後作字觀與構皆假借字也爾雅釋艸解若英光郭注引或曰蔭也關西謂之解若則解若入菱角之別名

三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零露漙漙傳漙漙盛貌瑞辰按廣雅霏霏露也霏即漙蓋後作字

溱洧

方渙渙兮傳渙渙春水盛也箋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釋文渙渙韓詩作洹洹音九說文作汎汎音久已反瑞辰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傳曰洹洹盛貌玉篇以汎為洹之重文說文蓋作汎汎从韓詩也段玉裁謂釋文汎為汎字之誤是也漢書地理志引詩作灌灌蓋渙洹汎灌古音並相近故通用洹汎為正字渙灌皆假借字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蓋以當水盛時故以洹洹為盛貌與毛傳義同箋云仲春水釋水則渙渙然亦謂冰釋則水盛水盛則流必

散義正相承說文渙流散也

方秉簡兮傳簡簡也釋文引韓詩云簡蓮也瑞辰按正義引義疏云簡即蘭香艸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是詩所謂蘭者非今似蕙之蘭說文蘭香草也本草綱目謂蘭即今省頭草今艸各省頭香是也說文無蘭字據一切經音義卷二引字書云蕙與蘭同蕙蘭也又引說文蕙香艸也卷十二引聲類蕙蘭也簡即蕙之別體又通作菅山海經郭注蕙亦菅字一切經音義菅艸注云經文作蕙菅蕙蓋同音假借非謂即菅茅之菅也太平御覽引韓詩章句云蘭蘭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拂除不祥是韓亦以簡為蘭至釋文又引韓詩作蘭蓮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也蓋釋澤陂詩有蒲與簡為鄭箋所本釋文誤移此章耳又簡字說文所無據漢熹平石經殘碑論語堯曰篇簡在帝心石刻从艸作簡知簡即簡之隸變蘭字以東為聲東簡古通用故蘭字可通作簡簡亦簡也釋文謂簡古顏反字从草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昧古人通假之義矣

士曰既且箋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瑞辰按既且二字當為暨字之譌小爾雅暨息也暨與暨通大雅嘉樂詩民之攸暨傳暨息也左氏成二年昭二十一年傳竝引詩民之攸暨杜注暨息也暨暨皆惕之假借說文惕息也暨與觀相對成文女曰觀乎勸其往也士曰暨勸其息也蓋士初未去但言欲止息故女又言消之外洵訝且樂以勸其往觀若如箋云士曰已觀

則海外之樂士已知之女不復以洵訃日樂勸之矣暨从且與  
且形相近又與且往觀平文相連因譌為既且二字漢張遷碑  
既且亦為暨字之譌與此相類

洵訃且樂傳訃大也釋文引韓詩作恂訃樂貌也瑞辰按漢書  
地理志引詩作恂訃正本韓詩說文恂信心也恂為本字洵假  
借字訃者訃之假借豫六三訃豫釋文向云睢訃小人喜悅之  
貌是訃有樂義从韓詩訓樂為是古人用字不嫌詞復恂訃且  
樂與詩洵美且都句法正相似訃又通作吁大戴禮四代篇子  
吁焉其色少閒篇公吁焉其色王尚書曰吁皆喜貌是也

伊其和謔箋伊因也瑞辰按伊者醫之假借廣雅醫笑也玉篇  
廣韻竝曰醫笑貌醫者戲謔之貌伊其相謔猶云啞其笑矣啞  
即笑之貌也伊醫音近醫假作伊猶伊讀為緊也雄雜詩自詠  
伊阻兼諫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所謂伊人東山詩伊可懷也正月詩  
伊誰云恒箋竝曰伊當作緊是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艸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  
義引義疏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艸瑞辰按古之勺  
藥非今之所云芍藥蓋靡蕪之類故傳以為香艸山海經北山

經繡山多芍藥郭注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艸屬廣雅變夷芍藥  
也張揖上林賦注留夷辛夷也新辛同音留變音轉是留夷辛  
夷變夷皆芍藥之異名王逸楚詞注辛夷香草也此與木筆名

辛夷者同名而異實顏師古因樹名辛夷因謂留夷香艸非辛  
夷誤矣釋文引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今案  
在豹古今注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則贈

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芍藥為離草合稽古篇  
引董氏謂勺藥為江離則將離即江離之轉聲耳箋云其別則  
送女以勺藥其義即本韓詩又云結恩情者以勺與約同聲故  
假借為結約也勺藥又為調和之名子虛賦勺藥之和楊雄蜀

都賦勺藥之羹七發勺藥之醬七命和兼勺藥文穎云勺藥五  
味之和也韋昭云勺藥和齊酸鹹美味也張衡南都賦云歸雁  
鳴鷄香稻鱸魚以為勺藥皆以勺藥為調和名不以為草段王  
裁及王尚書竝云勺藥之言適歷也適亦調也說文懈調也與  
歷同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為勺藥今按伏儼注子虛云勺藥  
以蘭桂調食也魯靈光殿賦注引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  
政平則蘭芝生鄭康成注曰主調和也是調和有用蘭者呂氏

春秋本生篇高注云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盱  
之樂勺藥之和竊疑齊魯詩有以勺藥為調和者故高誘本之  
蓋以上言秉蘭可為調和之用因知下言贈之以勺藥為調和  
蓋取義於和也是亦可備異說太平御覽引義疏以勺藥之和  
即為勺藥之草則誤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廣雅書局

劉其清矣傳劉深貌瑞辰按說文劉流清貌又劉竹聲也小徐  
曰猶言瀏然聲清也聲清曰劉水清曰劉其義一也文選南都  
賦李注引韓詩內傳作廖云廖清貌也莊子天地篇廖乎其清  
也李軌音讀廖為劉廣雅廖清也是劉與廖聲義竝同說文廖  
情深也則深與清義亦相因

伊其將謔箋將大也瑞辰按將猶相謔也尚書大傳義伯之

樂舞將陽將陽卽相羊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三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下  
番馬劉昌齡黃壽沈祿和許炳燿校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齊

桐城馬瑞辰撰

齊風總論

治國以禮義者禮義積而民多信讓治國以功利者功利積而國多富強世或謂信讓之衰流為微弱嘗於魯徵之富強之弊失在荒淫可於齊見之然齊太公之報政也日因其俗蓋因其強毅之俗非因其荒亂之俗也日簡其禮蓋簡其繁重之禮非簡其婚姻之禮也通工商之業非使其舍業以嬉也便魚鹽之利非教其民好利無恥也齊風十篇皆刺詩內刺哀公者二刺襄公者五其三刺時刺衰刺無節蓋皆哀公時作其一刺魯莊仍以刺齊襄也從禽無厭昏禮不行實哀公之荒淫有以啟之簡易近民有未善哉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廣雅書局

雞鳴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瑞辰按古者雞鳴而起蠅於天將明時始鳴實在雞鳴之後箋以蠅聲為早於雞鳴非也二章日出之光印古詩話謂月當為日字之誤詩蓋託為夫人戒君早朝恐其晏起之詞始日雞鳴朝盈可以起矣繼則日匪雞鳴也蠅聲也言不止雞鳴天已將明也二章繼前意言之日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可以視朝矣繼又日匪東方則明乃日出也言不止天明也蠅聲晚於雞鳴日出又晚於東方明末章會且歸

矣又不止日出來朝皆極言恐其將晚而賢妃警戒之意始見二章日譌為月毛鄭所見本已然以月光早於東方因並以蠅聲為早於雞鳴失其義矣

無庶子子憎傳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庶眾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瑞辰按爾雅庶幸也大雅抑詩庶無大悔傳庶幸也無庶即庶無之倒文猶遐不亦作不瑕尚不亦作不尙也合言之則無庶即無也故傳但以無字釋之箋釋庶為眾失矣子與古今字子子憎正義引定本作與子憎與猶遺也廣雅遺遺猶貽也說文貽贈遺也無庶與子憎即庶無貽子憎猶詩言無父母貽羅左傳無貽寡君羞也毛傳但日無見惡於夫人不解子字子即與之通用字箋讀子為子我之子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廣雅書局

還

序習於田獵謂之賢瑞辰按賢當為儂字音近之譌序本經文以立訓賢即首章儂字猶下句閑於馳逐謂之好即釋二章好字也

子之還兮傳還便捷之貌釋文便捷本亦作便旋瑞辰按還旋古通用釋文傳作便旋為是說文趨疾也傳訓便捷以還為還之假借說文又日懷急也義與趨近釋文引韓詩作旋云旋好貌據下章子之茂兮子之昌兮茂昌皆為好則還者旋之假借從韓詩訓好為是漢書地理志引齊詩作子之營兮古人讀營如環故通用猶蒼頡篇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引作自營為厶也營亦旋之借字猶還亦假作旋也顏師古訓為營巨失之地理

志引齊詩者謂齊國風之詩非齊魯韓三家之齊顏師古注遂謂毛詩作旋齊詩作營誤矣

遭我乎狝之間兮傳猗山名釋名引說文猗山在齊崔集注本

作嶼瑞辰按說文猗山在齊地引詩遭我于狝之間兮漢地理

志引詩作嶼顏師古曰本一作嶼音皆乃高反元于欽齊乘曰

猗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

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釋文肩本亦作研瑞辰按說文

研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並驅從兩研兮是作研者正字今詩

作肩假借字石鼓文及字書作豕又或作豕皆後人增益字也

豕從豕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豕豕說文亦云豕三歲豕是

豕本三歲大豕之名而爾雅云鹿絕有力麀麀絕有力豕麀豕

音義同是凡鹿麀之大者通名豕矣此詩傳云獸三歲曰肩幽

風傳亦曰三歲為豕是凡獸三歲者曰肩通名豕矣後漢書馬

融傳注引韓詩傳曰獸三歲曰肩呂氏春秋知化篇高誘注獸

三歲曰豕並與毛詩同而伐檀篇毛傳又曰三歲曰特王肅謂

三歲者有二名非也廣雅獸一歲為豕二歲為豕三歲為肩四

歲為特其言豕肩均同毛傳則四歲為特亦當本毛傳為說古

四字積畫作三易譌為三疑毛傳本作四歲曰特傳寫者誤為

三歲耳周官大司馬先鄭注三歲為特四歲為肩與廣雅互易

蓋由傳聞異說抑或上下互譌以毛詩說文證之當從廣雅為

正

揖我謂我儂兮傳儂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

揖我謂我儂兮傳儂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

揖我謂我儂兮傳儂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

揖我謂我儂兮傳儂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

揖我謂我儂兮傳儂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

揖我謂我儂兮傳儂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

揖我謂我儂兮傳儂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三 廣雅書局

者以報前言還也釋文儂韓詩作嫵云好貌王觀察曰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從韓詩作嫵訓好義亦同瑞辰按王說是也嫵通作嫵玉篇嫵好貌或作嫵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嫵廣雅嫵好也毛詩作儂者音近假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並曰儂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還為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為報前言還也

著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正義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瑞辰按隱二年公羊傳譏不親迎也何休注禮所以必親迎者

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

周人逆於戶偃師武億據以釋此詩其說是也詩刺時不親迎

因錯陳三代親迎之禮首章俟著於門戶為近即周人逆於戶

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夏殷禮合較毛鄭說為允說苑脩文

篇說親迎之禮言夫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正周

人逆於戶之證著與宁通汪氏中云宁有二一是門屏之間為

宁注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是也一是正門內兩塾

之間為宁此詩俟我於著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是也詩

宁不為門屏之間故傳以為士親迎之禮然三章瓊華瓊瑩瓊

英文異而義同傳以瓊華為士服瓊瑩為卿大夫之服瓊英為

人君之服非也鄭以三章俱為人臣親迎之禮亦誤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四 廣雅書局



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二章青紱之青三章黃紱之黃瑞辰按大戴記子張入官篇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紱紱塞耳所以聳聰也紱莊子淮南子俱作紱玉篇紱為紱之重文訓黃色廣雅紱黃也紱即纁字說文纁絮也或从光作紱西京賦薛綜注紱纁言以黃絲大如九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又士喪禮瑱用白纁據此則古者充耳之制當耳處用纁此詩充耳以黃即紱纁以素以青即素纁青纁也其纁之下更綴玉為瑱故詩言瓊瑱瑱瑱瑱瑱皆曰尙之尙之即加之正對上已有纁言之孔廣森曰充耳皆有紱紱下乃綴玉象之等其說是也若如傳以詩素青黃為象玉則下不得復言瓊瑱瑱瑱瑱瑱瑱瑱以素青黃為紱紱乃纁纁之纁不得謂之充耳段玉裁謂古無以纁塞耳者大戴紱乃紱字形近之誤說亦未確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五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今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曰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二章箋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瑞辰按傳箋義正相反與詩取興彼姝者子義不相協不若韓詩以東方之日喻顏色美盛為善文選李善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二章東方之日韓詩說不傳義當與首章同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日出皎兮傳喻婦人有美白皙也宋玉神女賦其始出

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義本此詩彼姝者子蓋指女子言傳箋以為男子非也

履我即今傳履禮也箋即就也瑞辰按二章履我發今傳訓發為行則此章即亦為行即就也謂所就止之處即行也即為就亦為行猶從為就亦為行也廣雅從就也從行也廣雅行迹也說文迹步處也履當如朱子集傳讀為踐履之履履我行者謂女子從我行猶云踐我迹也詩刺男女淫奔相隨而行謂男倡而女隨非謂禮也傳箋竝訓履為禮失之

三詩傳箋通釋卷九

六

在我閨兮傳閨門內也瑞辰按傳門內當為內門之譌文選古詞傷歌行李善注引毛傳曰閨內門也是其證矣漢書樊噲傳排闥直入顏師古注闥宮中小門也薛綜西京賦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闥又闥與闥同廣雅闥謂之門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引廣雅作闥謂之闥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闥與闥為內門義正合說文無闥有闥云闥樓上戶也段玉裁謂闥即闥今按闥之言重沓也闥為內門對外門言為重沓闥為樓上戶對樓下戶言亦為重沓闥與闥蓋聲近而義同

履我發今傳發行也瑞辰按發當為跋之假借詩載馳傳草行日跋凡行亦通謂之跋跋借作發猶撥通作跋也周語王掛一跋亦作撥廣雅發舉也舉足即為行則發之本義亦得訓行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傳未明之始升瑞辰按未明者所之假借說文昕旦明段玉裁謂當作且明日將出也讀若希昕與昕一聲之轉故通用廣雅昕

明也小爾雅焮焮也所猶焮也傳知晡即所故以為明之始升  
正義引晡乾為證失之

折柳樊圃傳樊藩也瑞辰按樊為林之假借說文林藩也从爻  
林引詩營營青蠅止於林今詩亦借作樊說文樊驚不行也乃  
樊之本義

狂夫瞿瞿傳瞿瞿無守之貌瑞辰按說文瞿鷹隼之視也非詩  
意瞿瞿蓋眊眊之假借說文眊大又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  
頁士瞿瞿又界舉目驚界然也又趨走顧貌音義並與眊眊相  
近荀子非十二子瞿瞿然楊倞注瞿瞿瞪視之貌亦當為眊眊  
之假借凡人自驚顧皆曰眊眊借作瞿瞿故唐風言頁士之顧  
禮義曰瞿瞿此詩言狂夫之無守亦曰瞿瞿

三詩傳箋通釋卷九

七 爾雅書局

不能辰夜傳辰時也瑞辰按廣雅釋言時伺也伺候同義伺即  
司也周禮媒氏注司猶察也辰訓時有二義爾雅不辰不時也  
當為時運之時此傳辰時也當為時伺之時不能辰夜即不能  
伺夜也說文伺望也伺候望也伺古止作司辰與晨通周語  
農祥晨正謂以房星為農事之候也說文辱字注云辰者農之  
時也故房星為辰田候也莊子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釋文引  
崔注云時夜司夜淮南子說山訓作見卵而求晨夜此正晨訓  
時伺之證又論語晨門亦謂候門漢時所謂城門候也義與詩  
辰夜正同

南山

南山崔崔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

崔然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瑞辰按小雅節彼南山維  
石巖巖以南山石之巖巖喻三公之尊嚴與此詩以南山喻國  
君之尊嚴取與正同至以雄狐為比則失人君之度矣箋謂雄  
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不若傳義為允

魯道有蕩傳蕩平易也瑞辰按水經汶水注汶水又南逕鉅平  
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  
今案汶為齊魯境魯道對南山在齊言蓋指初入魯境之道故  
後人遂名鉅平縣城東為魯道耳

齊子由歸傳齊子文姜也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  
此道嫁於魯侯也瑞辰按繇由古通用爾雅繇於也抑詩箋由  
於也廣雅於于也由歸猶言于歸也  
既曰歸止為又懷止傳懷思也箋懷來也瑞辰按箋訓來是也  
婦人謂嫁曰歸爾雅嫁往也廣雅歸往也知嫁為歸往則知反  
為懷來矣左傳歸寧曰來公羊傳直來曰來大歸曰歸皆反歸  
日來之證

三詩傳箋通釋卷九

八 爾雅書局

葛屨五兩瑞辰按兩者緡之省借說文緡履兩枚也一日絞也  
方言緡縵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縵絞通語也段玉裁曰緡之  
言兩也縵之言雙也絞之言文也是緡縵絞名異而義同說苑  
修文篇言親迎之禮諸侯以履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  
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  
人貞女又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此詩葛屨五兩徐璠謂

即加琮之屨是也彼言屨二兩而詩言五兩者疑說苑二兩當為五兩之譌若二兩則諸侯與大夫庶人無異矣禮純帛無過五兩故屨亦以五兩為多耳詩蓋因古親迎有送屨之禮故取葛屨五兩為喻

冠綾雙止傳冠綾服之尊者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瑞辰按說文纓冠系也綾冠纓系者內則冠綾纓注曰綾者纓之飾也正義曰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綾古者冠系皆以二組系於冠卷結領下謂之纓纓用二組則綾亦雙垂綾以雙垂為飾猶屨必兩始成用皆以取譬二姓合好各有所宜傳箋俱以

王詩傳箋通釋卷九

九 廣雅書局

履冠相配為喻似非詩義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瑞辰按詩君子陽陽傳由用也庸訓為用即為由矣謂由之以嫁於魯也說文從隨行也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桓十八年左傳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是夫人姜氏從公如齊之事詩曷又從止正指夫人從公如齊而言箋謂襄公送而從之非是襄公無從文姜至魯之事正義因言以意從送與之為淫非謂從之至魯其義迂曲難通又按爾雅釋詁由從自也虞氏易注由自從也由與繇通說文關開門利也段云今俗語自由自便當作此字此詩從訓為自關之關義亦可通說文繇字便利也義與關由並相近從之言縱亦有自由自便

之意

衛從其畝傳衛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瑞辰按說文疇耕治之田也劉向說苑蔡邕月令章句韋昭國語注並以麻田為疇與說文義正相成賈思總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傳言衛獵之從獵之者正謂耕治其田獵之言捷獵也說文捷獵春秋莒公子名捷菑田一歲為菑捷獵正取耕治之義田獵為獵耕田亦得為獵猶之田獵為田為甸耕田亦為田為甸說文獵放獵逐禽也放獵小徐本作畋獵畋平田也古獵者蓋必先平治其地故獵亦名田甸耳正義謂獵非耕治失之信南山詩南東其畝言南以該北言東以該西即此詩衛從其畝正義謂古不宜縱橫耕田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十 廣雅書局

亦非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橫即衡也古由從二字同義說文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用一切經音義三引韓詩傳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是韓詩又作從橫其畝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  
曷又鞠止傳鞠窮也箋鞠盈也瑞辰按傳從爾雅訓鞠為窮是也廣雅窮極也訓鞠為窮正與下章曷又極止同義鞠者歛之假借說文歛窮也从歛鞠窮以雙聲為義箋訓盈公劉傳又訓鞠為究並與窮義近  
甫田  
無田甫田正義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釋文無田音佃瑞辰按說文引周書作畋爾田

云改平田也田即畝之省借平田即治田也信南山詩維禹甸之韓詩作噉音義並與畝同又通作陳陳亦治也廣韻曰佃營田玉篇曰佃作田又治義之引申

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瑞辰按胡承珙曰忉當通作惻猶躬之為躬也莊子釋文引字林惻作忉忉又惻字之省今按說文無忉有忍云忍怒也从心刀聲怒與憂義正相近忉蓋即忍之異文猶怛或作息也爾雅忉忉憂也忉勞疊韻勞亦憂也匡謬正俗謂忉當作切失之

維莠稂架傳架猶驕驕也瑞辰按上章之驕驕法言作喬喬爾雅喬高也胡承珙言驕驕即喬喬之借字是也今按說文揭高舉也此章架架即揭揭之假借義亦為高故傳云架架猶驕

三詩傳箋通釋卷九

十二

驕也揭借作架猶庶土有揭韓詩作架也備詩葭茨揭揭傳揭揭長也長與高義正相近

婉兮變兮傳婉變少好貌瑞辰按說文婉順也嬌順也引詩婉兮嬌兮變播文嬌是毛詩作變正用縮文順與美義正相成故說文

又曰靚好視也至說文又曰變慕也蓋縮文以變為嬌順字小篆以變為今變慕字故不嫌複見猶小篆以昇為取古文則以昇為

得也或於嬌下刪變字失之毛詩於泉水變彼諸姬云變好貌於靜女其變曰既有美德又有美色皆以變為嬌字不取變慕之義

總角也傳總角聚兩髦也也幼穉也瑞辰按張參五經文字

且詩風是張參所見毛詩作廿唐石經定本俱作廿與張參說

合周官廿八正義亦曰經所云廿是總角之卅字是知今毛詩作卅者俗也卅當卽卅之省說文卅羊角也象形讀若菲又羊

祥也从卅象頭角足尾之形又雀鳴屬从佳从卅有毛角玉篇

之形此詩總角卅今卅亦象兩角之貌傳訓為幼穉者特以卅讀鯤訓為魚子與人之幼穉同耳不若訓為總角貌為善又按

張參五經文字卅字注云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為古卯字據內則濡魚卯醬實蓼鄭注卯讀為鯤鯤魚子或作欄也欄从

關關从聿聲聿从卅聲與說文卅為古卯字正合又說文縮字注一曰讀若雞卵縮卅聲亦相近是知說文古本卯字下本有

卅古文卯之說今本脫去後人因周官注有卅之言礦語遂於

礦下妄增卅字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十二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瑞辰按釋文見兮一本作見之據箋云見之無幾是鄭君本原作見之正義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

也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是正義本原作若今作者从定本也

盧令

盧令令傳令令纓環聲瑞辰按令即鈴之省借故正義即以鈴鈴釋之廣雅釋訓亦云鈴鈴聲也說文引詩作獫狁云獫狁也蓋本三家詩玉篇獫狁聲也亦作鑠則獫與鈴聲義並同鈴借

作獫猶秦風有車鄰鄰鄰亦鈴之借字也其人美且鬢傳鬢好貌箋鬢當讀為權權勇壯也瑞辰按說文

鬚髮好貌因通為凡好之稱字通作嫵玉篇嫵好貌或作嫵廣雅嫵竝訓好是也說文無嫵嫵字古字蓋止作髮或省作卷澤陂碩大且卷是也箋讀為權權乃權字之譌張參五經文字權字注云从手作權古者拳握字按說文捲氣執也引國語曰有捲勇乃古拳勇字詩作拳者亦假借權者拳之異體古亦假為捲勇字故箋云髮當讀為權後人譌為作權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今本亦譌作權又按說文鬣大兒从大鬣聲或曰拳勇字一曰讀若偽據說文鬣讀若書卷之卷則鬣與髮亦音近通用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才多才也釋文引說文云強也瑞辰按廣雅釋言偲佞也佞亦才也小爾雅釋言佞才也是已至今本說文偲強力也據說文勇迫也古本作勇勇弱為勉強本字強壯之強或亦通作勇當以釋文所引為正後人誤分勇為二字遂作彊力矣

傲苟

其魚魴鰈傳鰈大魚箋鰈魚子也正義鰈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鰈也鰈鰈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鰈也瑞辰按說文鰈鰈魚也从魚眾聲李陽冰曰當从第省眾即古昆字故古鰈字作鰈隸省作鰈說文有鰈無鰈正以鰈即鰈字耳今按內則卯醬鄭注卯讀為鰈鰈魚子與此箋鰈魚子合正鰈鰈同字之證魚子謂之鰈魚之大者亦謂之鰈大小不嫌同名猶鰈為魚子而東海之鰈亦名鰈也說文鰈魚子也一日據詩魚之美者東海之鰈

三詩傳箋通釋卷九

三

廣雅書局

魴鰈與魴鱣對言魴鱣皆魚名則鰈亦魚名不當如鄭箋訓為魚子傳云魴鱣大魚則此云鰈大魚者亦魴鱣之類正義引孔叢子衛人得鰈魚其大盈車以證之失其指矣說文鱣鱣魚也與鰈相次禮記釋文鱣亦作鰈未識今為何魚惟釋魚鱣鮫郭云今鱣魚蓋鮫鰈古今字今人曰鱣子讀如混與鰈之通鰈者聲相近王尚書謂鰈即為鱣其說甚確其大與魴鱣正相類耳又按魏志注引魏略云丁零國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皮說文云鼯鼠出丁零胡皮可作裘鼯鼠即昆子也此亦與鰈鰈轉作鱣者相類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釋文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瑞辰按箋義本韓詩魚行相隨即不能制即遺遺之省毛詩作唯唯又遺遺之假借

載驅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且瑞辰按商頌釋文引韓詩云發明也此詩釋文引韓詩云發且也且亦明也易林襄送季女至留連久處且夕即發夕義本韓詩毛傳云自夕發至且者蓋以發夕即夕發倒文謂夕將發明之時且為天將大明之時自夕發至且猶云自夕初明至明也言且以證發夕尚為天未明時耳說文且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引禮昏鼓四通為大鼓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夜半三通為戒晨且明五通為發明發夕與發明詞異而義同發明亦曰明發小宛詩明發不寐毛傳明發發夕至明猶此傳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七

廣雅書局

云自夕發至旦也古者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夕以其時  
天已將明謂之發明亦曰明發以其時天已將明而日尚未出  
謂之發夕亦曰夕發其義可互證也二章齊子豈弟箋讀豈為  
闔讀弟如團訓團為明而云豈弟猶發夕也正以豈弟猶開明  
即團團之假借廣雅闔明也團假作弟與說文引尙書曰團史  
記宋世家作日涕正同愷悌與發夕語相類爾雅釋言愷悌發  
也為鄭箋所本發之訓明訓旦蓋古義楚辭王逸注發旦也長  
發詩釋文撥韓詩作發發明也廣雅發明也發開也竝與古義  
合又醉而醒謂之發賈誼新書先醒篇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  
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是也又寐而覺亦曰發晏  
子諫篇又曰君夜發不可以朝發猶覺也故說文覺字注一曰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廣雅書局

發也與發之為明義亦相近郭注孔疏竝以發為發行失之小  
宛明發不寐明發皆當謂覺毛傳謂發夕至明亦非

荷嗟

荷嗟昌兮傳荷嗟歎辭昌盛也瑞辰按荷者美之之詞嗟者語  
詞也毛傳以為歎辭正義云荷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啞啞皆  
傷歎之聲失之說文昌美言也从日昌之本義為美言引  
申為凡美盛之稱

頤而長兮瑞辰按正義若猶然也引史記頤然而長為證又云  
今定本云頤而長兮而與若義竝通是孔疏本原作頤若長兮  
與下文抑若揚兮句法相類今從定本作而非孔本之舊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瑞辰按懿抑古通用抑詩外傳作

懿是也釋詁詩烝民傳皆曰懿美也說文懿嫻久而美也抑即  
懿之假借故傳訓美色揚當讀如揚休之揚謂美貌也不必如  
傳訓為廣揚

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瑞辰按方言好目謂之順燕代朝鮮冽  
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是揚為好目貌美目揚兮與下章美目  
清兮碩人詩美目盼兮句法同皆狀其目之美邱光庭曰揚者  
目開之貌禮記揚其目而視之是也傳以揚為揚眉又云目下  
為清竝失之

荷嗟名兮傳目上為名瑞辰按傳同爾雅疑爾雅此訓漢儒據  
毛傳增入非古義也荷嗟名兮與荷嗟昌兮荷嗟變兮句法相  
同若以名為目上則昌與變將何屬也名明古通用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廣雅書局

從事郭公碑名當讀明明亦昌盛之義說文昌字注一曰日光  
作喪子失名也詩曰東方昌矣昌即明也淮南子說林訓長而愈明高注明  
猶盛也又名古有大義魯語取名魚即大魚也禮器因名山升  
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三章首句皆歎美其容貌之盛大傳訓  
目上為名失之薛綜西京賦注昭眉睫之間蓋後人增加字名  
从夕夕者冥也故韓詩作顛亦音近假借玉篇顛眉目間也集  
韻引詩荷嗟顛兮俱本韓詩然以顛為眉目間特說韓詩者誤  
解非詩本指

儀既成兮箋成猶備也正義謂威儀容貌既備瑞辰按周禮射  
人以射灋治射儀詩下言終日射侯則儀當即指射儀胡承珙  
引淮南子倣真篇善射者有儀表之度秦族篇射者數發不中

人教之以儀則喜矣證詩儀即射儀是也正義泛言威儀失之舞則選今傳選齊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瑞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馬融論語注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此詩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儀既成兮即五物之和容也不出正兮射則貫兮即主皮也皇侃論語疏釋興武曰射容與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即興舞耳周官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選從傳訓齊為是選比義相近大射儀選比鄭注選次三綱之也選訓為齊猶比訓

三詩傳箋通釋卷九

七 廣雅書局

為齊也六月詩比物曰說文選一曰擇也選擇所以整齊之故選又為齊又說文玃讀若選書鳥獸毛玃鄭注玃理也毛更生整理與廣雅泗齊也同義聲同則義亦同史記仲尼弟子傳楚任不齊字選不語詞不齊齊也皆選有齊義之證曾釗疑選為瑀之假借失之射舞在歌樂之時射之節與樂舞相應是之謂齊即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選韓詩作纂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義同毛傳選纂聲古通用選通為纂猶算通作選也射則貫兮傳貫中也箋貫習也瑞辰按貫從傳訓中為是古貫通作關儀禮鄉射禮司射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古文貫作關今按貫有三訓有以貫為彎弓之假借者史記伍子胥傳子胥貫弓執矢嚮使貫已列子黃帝篇引之盈貫後漢祭彤傳

大三百八

能貫三百斤弓皆以貫為滿張弓即孟子所謂關弓文選注引作彎弓是也有以貫為中者此詩射則貫兮及儀禮不貫不釋毛鄭並訓貫為中是也淮南子說山訓矢之發無能貫待其上而後有穿貫猶穿也古貫字作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穿與中義相成能中即穿之矣其字亦與關通雜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輟輪者疏云關穿也關蓋貫之假借惠定宇謂儀禮不貫即彎弓失之箋訓習以貫為慣之假借

說文慣亦非詩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六 廣雅書局

四矢反兮傳四矢乘矢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瑞辰按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縮矢復沓莊子縮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也沓之言重沓也又仲尼篇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皆謂矢復其故處正此詩四矢反兮之謂周官保氏五射鄭司農以參連居其一賈疏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亦與詩四矢反兮義相近反古音如變故韓詩借作四矢變兮反通作變猶下通作反也說文汲水即汴水廣韻汴亦作餅俗又作餅是其說韓詩者望文生訓遂訓為變易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終 番禺劉昌齡黃濤沈棟和許炳耀校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魏

桐城馬瑞辰撰

魏風總論

奢者惡之大也儉者德之基也奢之極者必貪非殘刻不足以濟之故曹風首蜉蝣以刺奢而終以下泉刺侵刻也儉之極者亦必貪非重斂不足以濟之故魏風首葛屨汾沮洳以刺儉而終以伐檀碩鼠刺貪鄙也儉勤與儉奢異儉而有禮與儉而不中禮者又異蓋儉勤者儉以持己而所以奉上惠下者不嫌豐儉者吝於與人而所以持身涉世者無不隘儉而有禮者儉其所當儉如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是也而孝鬼神美黻冕於禮所不當儉者必有以協於中儉而不中禮者如魏之葛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

廣雅書局

屨履霜彼汾采莫是也而異公路異公族異公行於禮所不當儉者無一不趨於簡魏非儉以能勤之失乃儉而過奢之失也亦非僅儉奢之失乃儉而不中禮之失也古者取民之制以什一為中正多乎什一者非所以恤民少乎什一者亦非所以制國且始也取之過少者其繼也國用不足兵役數見則取於民者必奢魏惟有園桃之薄稅乃有碩鼠之重斂治國者可以鑒矣

葛屨

糾糾葛屨傳糾糾猶繚繚也瑞辰按說文糾糾繚也糾與繚同糾糾繚繚結之狀故傳云猶繚繚也說文又曰繚讀若詩糾糾葛屨今按繚之言鳩鳩亦聚束之義又禹貢苞匭菁茅鄭注

區纏結也亦讀匭為糾正義以糾糾為稀疏之貌失之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瑞辰按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纖纖說文攷好手貌引詩攷摻女手从手鐵聲又戈部戠字注引詩亦作攷摻與纖訓細義異而音同說文蓋本韓詩摻摻纖纖皆攷摻之假借摻纖古同音攷通作摻猶纖通作醅說文醅醅也廣韻攷通作攷也爾雅釋天糴帛攷攷醅醅甚也攷通作攷也釋文攷本或作攷韓詩章句纖纖女手之貌說文攷好兒義與攷音義同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

廣雅書局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得要襪也襪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服整也襪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瑞辰按好人猶言美人謂君也好人服之服指服用即謂君子服用之傳以好人謂好手之人箋訓服為整並失之要之襪之承上摻摻女手謂女要之襪之以供好人之服用下言要襪兼衣裳言而上上言縫裳者詩以裳與霜韻故言裳以該衣非謂女專縫裳也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瑞辰按提為媞之假借說文媞諦也爾雅媞媞安也郭注見詩即此詩媞媞為安諦又為美好東方朔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王逸章句媞媞好貌也引詩好人媞媞蓋本三家詩提提媞媞又作媞媞漢書敘傳媞媞公主乃女烏孫師古注引詩好人媞媞云媞與媞音義同說文媞美女也與媞媞訓好義正合據說文媞或从氏作媞則爾雅釋訓惟悵愛也與媞媞音義亦近孟康漢書注作媞媞是也提提又通作折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鄭注折折安舒貌引詩好人提



提山并鼎考文云折折古本作提提媿媿又通作提提方言自  
關而西凡細而有容謂之媿或曰媿說文媿從行兒也又曰媿  
媿也媿媿又與媿媿義近說文媿衣厚媿媿又按下文維是福  
心以刺魏君則上好人宜即指魏君言不得如傳以好人為好  
女手之人

宛然左辟博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宛然而左辟釋  
文辟音避注同瑞辰按說文僻辟也引詩宛如左僻如猶然也  
僻即辟也辟當讀如便辟之辟論語足恭孔安國注足恭便辟  
之貌也詩板無為夸毗正義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為恭論語  
師也辟亦謂便辟好習容儀也列子釋文便僻恭敬太過也便  
與旋疊韻而同義故左傳以便為旋凡言便辟與槃辟旋辟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三 興雅書局

亦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注蘇林徐氏後有張氏不知  
經但能盤辟為禮容也郊特牲有由辟焉即盤辟包咸論語注  
躓盤辟也盤辟亦曰旋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還即  
旋也旋辟亦曰般旋爾雅釋言般旋也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  
投壺主人般旋曰辟賓般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辟遂遁不敢  
當盛竝與此詩左辟同義辟之言邊般辟為容則易偏於一邊  
故曰左辟辟音婢亦反其義近避儀禮鄉射經主人少退注曰  
少退猶少辟也又鄉飲酒禮注曰少退少辟辟即避也故此詩  
釋文讀辟為避古左與邪通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盧植曰左  
道謂邪道是也左辟即邪辟也此亦當指人君盤辟為容

汾沮洳

序其君儉以能勤釋文作其君子云一本無子字正義案王肅  
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今定本及  
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瑞辰按此詩公路公行公族皆指  
大夫言則序作君子為是

彼汾沮洳傳沮洳其漸洳者瑞辰按蒼頡篇沮者漸也沮漸同  
義故傳謂沮洳即漸洳說文澤漸溼也澤即洳字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正義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  
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  
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  
之間謂之莫瑞辰按本草羊蹄陶隱居注云又一種極相似而  
味酸呼為酸摸又本草拾遺云酸摸葉酸美人亦折食其英葉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四 興雅書局

似羊蹄與陸疏言酸迷者同是酸迷一名酸摸省言之則曰莫  
莫又轉無爾雅釋草須殫蕪郭注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殫蕪  
即酸摸之轉音正此詩莫菜也或疑爾雅不載莫菜誤矣二章  
采桑箋云親桑事也據陸疏云莫可纜以取繭緒則采莫為親  
纜事陸佃埤雅引此詩而釋之曰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纜  
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是也惟其君當作君子又采賈  
無所屬耳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箋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為之晉趙盾  
為耗車之族是也正義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  
公路主君之行列者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瑞辰按周官巾車  
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分路車戎車為二此詩亦分公

路公行爲二公路掌路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不必其爲一官左氏閔二年傳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羊舌大夫爲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言羊舌大夫爲公車尉盧辨注公車尉公行也此公行主從行之證左氏宣二年傳冬趙盾爲軫車之族服虔注軾車戎車之倅杜預注公行之官也是服杜竝以軾車爲公行非公路矣箋以軾車釋公路不若服杜爲確又左傳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有餘子而無公路此詩有公路而無餘子公行以庶子爲之公路較公行爲尊當卽以餘子爲之餘子主公路而不以公路名猶公行兼主庶子而不以庶子名凡一官兼數事者隨舉一以名之耳正義謂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

路其說非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

五

廣雅書局

美如英傳千人曰英瑞辰按詩美無度當讀如尺度之度與美如玉皆以器物爲喻不得謂英獨指人言英當讀如瓊英之英如英猶云如玉變文以協韻耳英通作瑛說文瑛玉光也或讀英如顏如舜英之英義亦可通

園有桃

園有桃瑞辰按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引詩園有樹桃初學記引詩亦同疑三家詩古有作樹桃者一章亦當作樹棘與鶴鳴詩園有樹檀文法相類詩蓋以園之有桃棘必待人樹之以喻國有民必待君能用之序所云刺不能用其民也

其實之殺釋文殺本作肴瑞辰按說文肴啖也凡非穀食曰肴

亦通稱食爲肴殺者肴之假借

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瑞辰按徒歌曰謠義本爾雅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傳同謠古字作謠說文音徒歌从言肉聲又通作餘廣韻餘字注引詩我歌且餘蓋本三家詩餘與餘通餘卽由字餘謠一聲之轉故通用漢書李尋傳人民餘俗卽謠俗亦其證也又說文謠喜也音義亦與餘近

不知我者瑞辰按唐石經作不我知者光堯石經同不我知猶論語云不患莫已知古人自有倒語耳今本作不知我蓋因箋云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而誤

謂我士也驕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廣雅書局

事驕逸故瑞辰按我士與彼人對稱彼人謂所刺之人我士卽詩人自謂也謂我士也驕設言旁人以我指斥時事爲過甚有似於驕猶二章謂我士也罔極廣雅極已也罔極謂求責之無已也箋訓士爲事失之傳於二章訓極爲中亦非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謂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瑞辰按彼人猶夫人也漢書賈誼傳彼且爲我外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顏師古注夫猶彼人耳文十四年左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夫已氏猶詩言彼已之子也檀弓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夫夫猶論語

言彼哉彼故此傳即以夫人釋彼人正義引定本傳作彼人  
不曰夫人義亦通也彼人當從箋說謂君曰亦當從箋訓於謂  
語詞也彼人是哉設為不我知者之言言其君所行未為非也  
子曰何其謂子憂之何乎何其即何居也檀弓鄭注居讀如姬  
姓之姬齊魯之間語辭也其亦讀與姬同通用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  
以自正也瑞辰按蓋者盍之假借亦者語詞爾雅盍也廣雅  
盍何也蓋亦勿思猶云何勿思也孟子蓋亦反其本矣猶云盍  
反其本也

園有棘傳棘棗也瑞辰按棗從重束棘从竝束對文則異散文  
則棘亦訓棗爾雅槐棘醜喬周官外朝三槐九棘孟子棘棘也  
通以棘為棗與此詩同據下言其實之食故知棘即棗耳

陟岵

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岵釋文此傳  
及解岵與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段玉裁曰毛詩所據為長岵  
之言瓠落也岵之言芟滋也瑞辰按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岵  
詩疏引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岵山無草木也玉篇廣韻竝云岵  
山多草木也岵山無草木也玉篇廣韻兼取爾雅說文說文多  
本毛傳爾雅說文既同則今本毛傳相反為傳寫之誤無疑釋  
文云王肅依爾雅疑王肅所見毛詩未誤本同爾雅非必王肅  
依爾雅改也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者怙也人所怙取以為事  
用也山無草木曰岵岵也無所出生也釋名之說亦當本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七

廣雅書局

毛傳尼證正義本傳寫之譌岵爾雅作岵九堂書鈔初學記太  
平御覽引釋名亦作岵爾雅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竝云岵即  
岵字蓋古音讀亥如已故通用岵之言芟基也基芟初具未有  
草木也此當以爾雅說文釋名為正段說非也

上慎旃哉傳旃之也箋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朱子集傳上  
猶尚也瑞辰按之旃一聲之轉又為之焉之合聲故旃訓之又  
訓焉見采上者尚之假借漢石經魯詩作尚是本字

猶來無止傳猶可也父尚義瑞辰按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  
曰兄尚親蓋皆取章未無棄無死為義正義但云解孝子所以  
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子子尚義非傳悞也李黼平毛詩細義  
曰說文讀中止也引司馬法曰師多則讀讀止也然則父戒已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

八

廣雅書局

毋輕于退是為父尚義也次章母戒已無棄身是母尚恩卒章  
兄戒已無死敵是兄尚親故皆於章末言之傳意正當如是今  
按隱七年左傳公之為公子也與晉人戰於狐壤止焉桓七年  
左傳驂絙而止皆退敗不能前進之稱

猶來無棄瑞辰按無棄與無死同義說文綺棄也俗語謂死曰  
大綺大綺猶曰大棄也後人亦通稱死為棄世

行役夙夜必偕傳偕俱也瑞辰按傳訓偕為俱者謂行役必兼  
夙夜猶上章無已無寐皆兼夙夜言之也集傳謂必與其偕同  
作同止似非詩義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古

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問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瑞辰按井田之法一天百畝魏雖削小未必僅止十畝又古者野田不得樹桑則此詩十畝蓋指公田十畝及廬舍二畝半言也古者民各受公田十畝又廬舍各二畝半環廬舍種桑麻雜菜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穀梁傳所云公田爲居公羊宣十五年何注所謂還廬舍種桑菽雜菜也凡爲田十二畝半詩但言十畝者舉成數耳閑閑泄泄皆樹桑盛多之貌詩蓋言彼國樹桑之盛民得所居以明魏地陔隘民無所居行與子還行與子逝皆相約往適異國卽碩鼠逝將去女適彼樂國也箋說失之又按桑者閑閑兮白帖八十二引作桑柘又云十畝桑柘盡趨南陌之功古音石與者同聲故柘或假借作者猶渥渥渥詩作渥渥也桑柘同類皆可養蠶月令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是也三家詩蓋有作桑柘者故白帖引之二章亦當作桑柘說毛詩者望文生義無知者字當訓柘者蓋已久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九 廣雅書局

伐檀

坎坎伐檀兮傳坎坎伐檀聲瑞辰按漢石經欲欲伐輪兮漢劉

表京房竝以欲爲坎大玄雷推欲聲卽坎宮也皆坎古通作欲之證廣雅欲欲聲也鼓聲爲坎坎伐木聲亦爲坎坎河水清且漣漣傳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之貪鄙非如傳言俟河之清也爾雅釋水云河水清且漣漣大波爲瀾據說文大波爲瀾瀾或從連作漣是瀾漣本一字古連讀若瀾故與檀干爲韻漣亦作瀾猶蓮通作簡也漪漢石經作今釋文本作猗與書秦誓斷猗大學引作兮正合是知猗卽兮也正義釋詩云猗皆辭也亦謂猗卽兮耳胡取禾三百塵兮傳一夫之居曰塵瑞辰按易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鄭注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稅三百家故三百戶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鄭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疏引鄭君易訟卦注爲證云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畝又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又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鄭注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詩三百塵正義引遂人夫一塵田百畝卽爲三百家亦指下大夫采地之制言之二章三百億三章三百困皆承上三百塵而言謂三百家所取之億三百家所取之困變文以協韻耳又按國語吳語曰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亦是三百家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此傳只言一夫者言夫以該婦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

十 廣雅書局

不素餐兮傳素空也瑞辰按廣雅釋詁素空也素索古通用

八索釋文本或作素小爾雅素空也孟子趙注無功而食謂之素

餐亦訓素為空韓詩訓為質素失之足利本餐作飡劉向說苑

引詩不素飡兮據說文餐或从水作飡鄭風使我不能餐兮考

文本餐作飡知飡為飡字之譌至爾雅釋言祭餐也釋文餐本

作飡乃因餐本作飡與飡形近而誤

河水清且直猗傳直波也瑞辰按釋水直波為徑郭注言徑

涎也釋名作水直波曰涇云涇徑也言如道徑也爾雅瀾淪皆

釋此詩則徑亦釋詩本蓋作徑猗毛傳原作徑直波也徑直

聲轉古即讀如直後人以徑於韻不協乃改為直正義所云直

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然直波不可單稱直猶連為大

波不可遂稱大淪為小波不可遂稱小也又按說文涇直流也

與直波為徑音義相近疑徑即涇之假借徑涇聲皆雙聲涇之

通作徑猶詩瓶之磬矣之通作窰也

河水清且淪淪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

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據廣雅釋詁倫順也韓詩訓淪為順流

而風正與倫義近順流則波恆小亦與爾雅小波為淪義合釋

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手

傳文轉如輪為善

胡取禾三百囷兮傳圓者為囷瑞辰按說文囷廩之圓者从禾

在口中國謂之囷方謂之京今時農人以席作囷貯穀曰囷釋

名囷屯也屯聚之也說文作筮云筮也筮判竹圍以盛穀也廣

雅筮謂之筮據蒼頡篇筮圍倉也則知今之囷即古囷之遺制

困也筮也筮也異名而同實說文又曰囷載米貯也讀若屯卦

之屯亦與困筮聲近而義同囷即筮之俗字

不素飡兮傳熟食曰飡箋飡讀如魚飡之飡瑞辰按孟子趙注

朝食曰饗夕曰飧此對言則異也小雅祈父傳熟食曰饗此傳

又曰熟食曰飧此散言則通也至周官司儀注小禮曰飧大禮

曰饗饗掌客上公飧五牢饗餘九牢侯伯飧四牢饗餘七牢子

男飧三牢饗餘五牢注公侯伯子男飧皆飧一牢是其飧饗與

常食不同且飧亦不皆熟食據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非可

素不得與不素餐相配故易之是鄭君誤以毛傳熟食曰飧為

指禮食不知毛公亦泛言熟食耳至鄭君讀如魚飧之飧據字

林飧水澆飯也釋名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禮記玉藻疏飧

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魚飧蓋置魚飯中有似水澆飯者遂名

魚飧故公羊以為儉又按說文飧餽也餽申時食也而正義引

說文飧水澆飯也證以釋文乃知所引說文係字林之誤

碩鼠

碩鼠碩鼠碩大也瑞辰按碩鼠即爾雅鼯鼠碩即鼯之假借易

晉九四晉如鼯鼠子夏易傳九家易並作碩鼠是碩鼯通用之

證碩鼯皆取大義非即五技鼠詩疏引爾雅孫炎注以鼯鼠為

五技鼠樊光舍人注同其說非也廣雅鼯鼠鼯鼠郭注爾雅鼯

鼠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

呼為鼯鼠見廣雅音雀正義引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十一 廣雅書周梁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

十一 廣雅書周梁

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號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則陸疏謂碩鼠別有一種即古所云禮鼠者非即五技鼠也

三歲買女傳買事也箋我事女三歲矣瑞辰按買魯詩作宦買即宦之假借釋文貫徐音官說文宦仕也玉篇宦宦也說文官吏事君也仕與事亦同義三歲宦女猶左傳云宦三年矣古者三載考績又于三年大比民數故詩言三歲宦女謂其佳已三年曾無德政及民以明在所當黜也此蓋刺其大夫重斂之詩序國人刺其君重斂當作其君子猶汾沮洳序其君子儉以能勤今本誤作其君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一

廣雅書局

爰得我直傳得其直道箋直猶正也瑞辰按直與道一聲之轉古通用說苑脩文篇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易道即樂易所云易直也爾雅釋詁道直也爰得我直猶云爰得我道傳云得其直道者正以道訓直非於直外增道字也箋謂直猶正也失之王尚書讀直為職訓職為所與上章爰得我所同義竊謂訓直為道義與所亦相合古人以失路為失所則得道亦為得所矣

誰之永號傳號呼也箋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若瑞辰按永釋文本作咏云咏本亦作永同音詠足利本作詠據箋永歌也正讀永為詠古詠歌字多省作永永號猶詠歎也正義云永是長之訓以永號共文故以

永為歌失之之其也呂氏春秋音初誰之永號猶云誰其永號篇高注之其也箋訓之為往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終 番禺劉昌齡黃濤沈葆和許炳燿校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唐

桐城馬瑞辰撰

唐風總論

山海經云縣雍之山晉水出焉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變山東過其縣南又東入於汾水縣變山即縣雍也舊謂晉侯燮因晉水始改唐為晉故史記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為晉侯但考國語叔向日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呂氏春秋重言篇亦言成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又史記周本紀云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唐叔冠以晉猶康叔冠以衛也是晉之名唐叔時已先有之詩不言晉而言唐者從乎其始封以有取乎其遺風也吳季札觀樂為之歌唐則唐風之稱實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沿其舊至季札云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蓋第取蟋蟀山樞二詩言之此序說堯之遺風所自來也國家之興莫先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先於用賢士欲用賢士莫先於去讒言唐風自揚之水及椒聊作則民心失矣有杖之杜作則賢士去矣采芩作則讒言興矣而綱繆失婚姻之時鴉羽棄父母之養羔裘有懷惡之刺葛生悲攻戰之煩此民心所由失也杜杜傷骨肉之難此賢士所由去也惟無衣詩以美武公然得國由於篡取命服出於貨賂飾其詞以美之實隱其言以譏之唐風十二篇蓋無一非刺詩矣

蟋蟀

蟋蟀在堂傳蟋蟀葢也九月在堂瑞辰按陸璣詩疏蟋蟀一名

蟋蟀

蜻蛚易緯通卦驗曰乃立秋而蜻蛚上堂是蟋蟀之在堂固不待九月也幽詩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在宇在戶皆可以堂統之蓋易緯立秋上堂者言其始毛傳九月在堂舉其終又周正建子以十月為歲莫詩下云歲聿其莫故傳以蟋蟀在堂為指九月耳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箋又當主思於所主之事謂國中政令瑞辰按傳箋從爾雅訓職為主首章職思其居義猶可通謂君子思不出其位也若職思其外職思其憂亦訓主則於義未協爾雅釋詁職常也常从尙聲故職又通作尙秦誓亦職有利哉大學引作尙亦有利哉論衡引作亦尙有利哉王懷祖觀察謂此詩三職字皆當訓常竊謂此當訓尙爾雅尙庶幾也謂尙思其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居尙思其外尙思其憂也與上文無已大康語意正相貫又按詩內職字有宜從爾雅訓常者大東詩職勞不來王觀察謂常服勞苦而不見勞來是也有用為發語詞者十月之交詩職競由人猶言競由人也桑柔詩職涼善背言涼善背也職競用力言競用力也職盜為寇言盜為寇也召旻詩職兄斯引言兄斯引也職兄斯宏言兄斯宏也有作適字解者巧言詩職為亂階猶言適為亂階也職與識古通用說文職記數也周職之訓適猶識亦訓適也成十六年左傳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王觀下章注曰又有用為句中語助者抑詩亦職維疾言亦維疾也猶亦惟斯戾即言亦維戾也傳箋於職字皆訓為主失之又按僖二十八年左傳甯子職納橐籥焉即言納橐籥也襄七年左

傳引周詩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言競作羅也襄十四年左傳蓋  
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猶言則女之由也三職字皆語詞舊或  
訓職業或訓主亦誤至說文職記敝也職即職業之職孟子曰  
子思臣也微也微正當訓職

役車其休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瑞辰按古者  
役不踰時月令孟秋乃命將帥則孟冬正當旋役之時采薇詩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杜杜詩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皆  
古者歲莫還役之證役車當謂行役之車孔疏因箋云農功畢  
遂謂役車為收納禾稼所用失之

日月其悒悒過也瑞辰按說文悒說也為本義毛傳訓過者  
蓋以悒為滔字之假借說文滔水漫漫大兒大則易失之過故  
過又大義之引申也古悒聲讀近悠故與休憂為韻

山有樞

山有樞樞有榆傳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樞  
不能自用其財瑞辰按傳取興最善山樞有材木不能自用祇  
以供人之用正以興下他人所愉引起全詩又按爾雅釋木菹  
莖郭注今之刺榆也引詩山有樞詩序釋文云樞本或作菹據  
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菹是作菹者為魯詩作樞者為毛詩  
皆菹字之省借王尚書曰莖之言控也廣雅控刺也故刺榆謂  
之莖又謂之梗榆梗亦刺也說文梗山枌榆有束是也

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瑞辰按婁者樓之省借說文樓曳聚也  
段玉裁云當作曳也聚也玉篇引詩弗曳弗樓樓亦曳也釋文引馬云婁牽

也與劉熙孟子注訓樓為牽者正合

宛其死矣傳宛死貌釋文宛本亦作苑瑞辰按宛即苑之假借  
淮南子本經訓百節莫苑高注苑病也又倣真訓形苑而神壯  
高注苑枯病也苑又通慈廣雅蕪菸痿慈也玉篇萎慈也並與  
傳訓宛為死貌義相近宛與矮慈皆一聲之轉宛與苑當即苑  
字之假借

山有栲傳栲山栲正義引陸疏云許慎正以栲讀為槩今人言  
考失其聲耳瑞辰按爾雅栲山栲說文無栲字云栲山栲也从  
木尻聲栲即栲之異文栲即栲字之譌以陸疏證之說文栲下  
別有讀如槩今脫去耳古音栲讀如槩猶考讀如朽淮南子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即說文之王訓為朽玉者俗作珣音璩

是也陸疏謂今人讀考失其聲不知考與槩古本同音詩疏引  
爾雅郭注俗語曰櫛櫛栲漆相似如一本草圖經云栲木栲木  
形幹大抵相類栲本密而葉香可嗽栲本疏而氣臭膳夫亦能  
熬去其氣北人呼栲為山栲據此知栲為山栲即今俗稱臭栲  
樹故音亦讀櫛

樞有柎傳柎櫛也瑞辰按櫛說文作櫛云櫛梓屬大者可為棺  
柎小者可為弓材即爾雅之柎櫛說文大徐本於柎櫛二篆之  
間別出櫛篆云柎也乃後人妄增段玉裁從繫傳本刪去是也  
又按爾雅柎櫛釋文櫛字又作億說文云櫛梓屬也據說文云  
櫛梓屬乃知陸氏所據說文本無億篆知櫛即億也陳壽祺謂  
釋文字又作億之億及引說文云櫛之櫛二字並當為櫛字之



弗酒弗埽傳酒灑也正義酒謂以水淫地而埽之故轉為灑瑞辰按說文灑汎也酒滌也古文以為灑埽字是酒灑二字本異義古文以聲近故假酒為灑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鼓如字本或作擊非瑞辰按詩序正義引詩正作弗擊弗考本句正義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據此知注疏本經原作弗擊弗考傳原作考亦擊也文選李善注引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李所引與孔本正同亦擊正承上弗擊而言惟定本經作弗鼓弗考傳作考擊也今注疏本誤從定本失其舊矣竊謂經弗鼓當為弗鼓之謬說文鼓擊鼓也讀若屬經作鼓訓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五

擊鼓與擊為雙聲故傳寫者通作弗擊釋文云鼓如字鼓亦鼓字之謬以鼓即為擊不煩改字故又云本或作擊非也說文缶字注秦人鼓之以節歌韻會鼓作擊此鼓擊通用之證易不鼓缶而歌以說文韻會證之知鼓為鼓之謬此詩弗鼓合毛傳孔疏釋文證之鼓亦當作鼓考者攷之假借說文攷敏也敏擊也惟經上作弗鼓訓為擊故傳云考亦擊也宋岳珂刊九經三傳凡鼓瑟鼓琴鼓鐘于宮字皆作鼓未為確核獨此詩作弗鼓弗考則甚確也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傳興也鑿鑿鮮明貌箋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與者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

有禮義也瑞辰按王風揚之水以喻平王不撫其民鄭風揚之水以閔忽之無臣是激揚之水雖迅疾而實無力故兩詩皆言不流束薪不流束楚此詩揚之水蓋以喻晉昭微弱不能制桓叔而轉封沃以使之強大則有如水之激石不能傷石而益使之鮮潔故以白石鑿鑿喻沃之盛強耳箋謂以喻桓叔除民所惡失之

白石皓皓傳皓皓潔白也瑞辰按說文無皓字惟日部有皓云日出兒白部曉日之白也日色之光白故皓訓日出兒引伸為凡潔白之稱今俗通改作皓猶的本从日今亦誤从白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故曰鵠曲沃邑也瑞辰按鵠古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六

通作泉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戲遊泉沃義本此詩泉沃即此詩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泉與鵠古同聲泉通作鵠猶周禮泉無當為告左傳定四年經盟于泉鼫公羊經作浩油也泉者澤也鵠鳴詩毛傳泉澤也韓詩九皋九折之澤易林戲遊泉沃豫之大過又作遊戲泉澤是知沃亦澤也澤也泉也沃也蓋析言則異散言則通襄二十五年左傳鳩藪澤收濕泉并衍沃此析言也鶴鳴傳訓泉為澤易林泉沃一作泉澤此散言也曲沃本取沃澤之義故詩別稱泉鵠以協韻三家詩从本字作泉毛詩假借作鵠傳云鵠曲沃邑者正謂鵠即曲沃非謂曲沃之旁別有邑名鵠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為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

大五百零六

以鶴與曲沃爲一正與毛傳合孔疏謂曲沃旁更有邑名鶴失傳悞矣或疑左傳呂相絕秦所云焚我箕部謂部即鶴亦未確白石鄰鄰傳鄰鄰清徹也瑞辰按鄰鄰蓋鄰鄰形近之譌說文有鄰無鄰云鄰水生厓石鄰鄰也正與詩義合釋文鄰本又作隣皆後人增益之字鄰又通借作鄰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作栗而理知也鄰栗一聲之轉皆清澈之貌

椒聊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椽之實蕃行滿升非其常也瑞辰按爾雅釋木椒椒醜菜郭注菜莢子聚生成房貌爾雅又曰柶者聊郭注未詳今按柶菜古音同柶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七

菜也椒聊即椒菜也鄭箋一椽二字正釋聊字竊疑毛傳原作椒聊椒菜也故箋言一椽之實以申釋之後毛傳脫去菜字陸疏遂誤以聊爲語辭矣說文某某菜也義本毛傳當作某某菜也後人不知聊卽爲菜或妄刪去聊字耳說文又曰菜椒菜實如裘也箋作採者假借字也劉向九歎懷椒聊之謔謔兮王逸注椒聊香草也椒聊二字連讀亦不以聊爲語辭

遠條且傳條長也瑞辰按足利古本經文二條字皆作脩方言廣雅竝曰脩長也條脩古同聲通用史記周勃封爲條侯注曰條表皆作脩漢書地理志信都國脩縣注曰脩音條括地志作脩是其證也疑毛傳以條爲脩之假借或本作脩故訓爲長但考二章傳言聲之遠聞也段玉裁曰聲當作馨與說文馨香之

遠聞也合使兩章經皆作脩則首章傳既以長釋之二章傳不煩另釋竊謂古本首章作脩故傳訓長二章經作條故傳取芬芳條暢之義訓爲馨之遠聞也足利本兩章皆作脩正義本及唐石經兩章皆作條各有一誤又按攸爲行水攸攸之貌故義又爲長爾雅釋詁悠長也悠當作攸凡經傳作脩訓長者皆攸字之假借

蕃衍盈芻傳兩手曰芻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舟中之指可掬矣杜注兩手曰掬義與毛傳同小雅采芻詩不盈一芻毛傳亦曰兩手曰芻說文在手曰芻段玉裁謂在手當爲兩手之譌今按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芻二升二芻爲豆四升是兩手謂之芻二升亦謂之芻此詩盈芻對上章盈升而言崔靈恩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八

集注謂芻大于升則當爲二升之芻采芻詩不盈一芻與不盈一簍對言簍爲衣蔽前則芻亦應爲量物之器古篆文升與手字形相近毛傳兩手或二升之譌小爾雅二升今俗本亦譌爲兩手是其證也又按說文升部弄兩手盛也从升尢聲廣韻曰弄說文音芻是兩手所盛以弄爲正字作芻者乃同音假借字耳說文又曰白又手也義與弄近

綢繆

綢繆東薪傳綢繆猶纏絲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瑞辰按綢繆二字疊韻廣雅綢繆纏絲也義本毛傳詩人多以薪喻婚姻漢廣翹翹錯薪以興之子于歸南山詩析薪如之何以喻娶妻此詩束薪束芻束楚傳謂以喻男女待禮而

成是也箋謂作詩者束薪於野失之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箋三星心星也瑞辰按傳以秋冬嫁娶為正故謂三星為參星而以在天在戶在隅為得時箋以仲春嫁娶為正故謂三星為心星而以在天在戶在隅為失時竊據

經文今夕何夕似謂失時則上言三星在天在戶在隅必為得時傳說是傳以三星見為嫁娶正時與今夕何夕為失時孔疏

謂今夕何夕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非傳情也參之言三也史記天官書參三星直者為衡石古者自九月霜降逆女至二月

冰判為婚姻之期正值參在天在隅在戶之時故嫁娶以參為

候參辰二星不相比辰伏則參出夏小正八月辰則伏則者始辭謂始伏也小正又言九月內火傳謂大火辰之伏以九月則

參之見亦以九月以為始嫁娶之候與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正合陳風東門之楊毛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秋正謂九月

季秋王肅以三星在天為十月似非傳義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經義述聞曰嗟茲即嗟嗟說文嗟

嗟也廣韻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揚

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詞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尚書大傳曰嗟子乎此蓋吾先

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嗟同經言子兮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嗟乎故傳以子兮為嗟茲鄭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正義訓茲為此尤非傳義瑞辰按王說是也說文無嗟有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九

廣雅書局

善云善咨也善即嗟字咨即嗟之通借嗟咨同音段玉裁謂咨為嗟亦爾雅嗟咨嗟也堯典咨四岳蕩詩文王曰咨皆為嗟歎

之辭音義並與嗟同子茲一聲之轉子兮之讀如嗟茲猶負茲

之通作負子也史記魯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孔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瑞辰按鄭風邂逅相遇傳云不期而會此傳云解說之貌者釋文避本亦作解返本又作覲說音

悅庶雅解悅也學記相說以解傳蓋以解有悅義經作解覲故釋為解說之貌其實此詩邂逅亦為遇合說文無邂逅字古避

只作解返只作邁或作構及覲淮南俶真訓孰能解構人問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此詩設為旁觀見人嫁娶之辭見此良

人見其夫也見此粲者見其女也見此邂逅見其夫婦相會合也毛傳以為解說之貌胡承珙曰即因會合而心意解說耳韓

云避覲不固之貌則謂倉卒邁遇故為不固皆與毛傳不期而會義相通

杜杜

有杜之杜傳杜特貌瑞辰按說文杜樹兒從木大聲大與特雙聲故傳訓為特貌有杜之杜序武公寡特亦取詩有杜之杜為

喻然此詩其葉清濁其葉菁菁皆言葉之盛則杜雖孤特猶有葉以為蔭庇與有杜之杜取興微異詩以杜之特喻君以其葉

之茂喻宗族興今之獨行無親為杜杜不若也又按之猶者也有杜之杜猶云有杜者杜與有頰者并有苑者柳有卷者阿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異而句法正同小雅有棧之車與有芄者狐相對成文之猶者也之諸一聲之轉士昏禮注諸之也僖九年左傳以是貌諸孤即貌者孤也爾雅釋魚龜前弁諸句果後弁諸句獵猶上云俯者靈仰者謝也諸亦者也諸之古同訓諸訓者則之亦得訓為者矣

其葉涓涓傳涓涓枝葉不相比也瑞辰按二章菁菁傳云葉盛則首章涓涓亦當為葉盛貌說文涓字注一曰露貌也引詩零露涓兮露之濃貌為涓木之盛貌為涓涓其義一也胥疏古同聲通用傳蓋讀涓如疏以涓涓為稀疏之貌故曰枝葉不相比然與下章菁菁不相類非詩義也

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瑞辰按說文踽疏行貌廣雅踽踽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十一

爾雅書局

行也踽通作偶列子力命篇偶偶而步釋文引字林偶疏行貌胡不飲焉傳飲助也箋胡不相推飲而助之正義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飲為助瑞辰按次且一聲之轉故飲可訓助比次古音義同比輔也輔助也比為助則次亦助矣說文飲字注一曰遞也遞次音義正同凡物之次第相比者皆有相助之義爾雅俱貳也郭注俱次為副貳說文俱飲也又曰貳副益也飲益皆助也是知說文飲下一曰遞者即助義也又次茲聲相近茲益也廣雅助益也又查從次聲資亦助也傳訓飲為助可補爾雅詁訓之闕箋云推飲猶推助也焦循曰箋以推飲並言儒行注云推舉也舉猶與也與猶助也以推明飲正是以助明飲其說是也正義謂傳箋非訓飲為助失之

獨行叢叢傳叢叢無所依也釋文叢本亦作榮又作榮瑞辰按說文趨獨行也讀若榮此詩叢叢之正字說文叢目驚視也从日袁聲今省作叢此趨之同音假借或通作叢說文叢材緊也引春秋傳嬖嬖在疾是也或通作榮小爾雅寡夫曰榮今左傳及漢書匡衡傳並言榮榮在疾是也古營叢同音榮從營省聲故叢榮通用榮又作僂方言僂獨也楚曰僂郭注古榮字廣雅僂獨也玉篇僂特也皆是也榮又通惇小雅正月哀此惇獨楚辭注引作哀此榮獨是也釋文云又作榮者榮即榮之異文說文榮回疾也段注云回轉之疾也引申為榮獨取表回無所依之意

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瑞辰按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十一

爾雅書局

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偁天子因生以為姓从女生生亦聲白虎通姓者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昭四年左傳問其姓釋文曰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姓从女生會意上古賜姓皆因其母之所生如神農母居姜水因賜姓姜黃帝母居姬水因賜姓姬舜母居姚墟因賜姓姚堯釐一女於媯納而舜後因氏媯是也又如禹祖昌意以其母吞薏苡生因賜姓姒殷契以其母吞元鳥子生因賜姓子是古賜姓由母之證此詩同姓對前章同父而言又據下文人無兄弟言同姓蓋謂同母生者春秋公羊傳所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春秋繁露所謂商賈者主天篤母弟也與周禮司儀天揖同姓及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謂同始祖者異傳以同姓為同祖失之

羔裘

自我人居居傳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二章傳究究猶居居也瑞辰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惡讀如愛惡之惡釋詩義非詁詩辭蓋言惡在位者徒有此盛服而不恤其民非訓居居究究為惡也古居處之居作尻居為古踞字釋文居又音據是也踞通作居故說文曰裾讀與居同荀子子道篇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楊倞注裾裾衣服盛貌說苑裾裾作裾裾此詩居居承上羔裘豹祛正當讀為裾裾言其徒有此盛服也我詩人我在位者謂自我在位之人皆徒有居居之盛而不恤其民之意自可於言外得之究究猶居居蓋窮極奢侈之意亦盛服貌劉向九懷涕究究兮王逸注究究不止貌也涕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三

廣雅書局

不止為究究好奢不止亦為究究其義一也

維子之故箋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瑞辰按故之言固也閔元年左傳因重固服虔曰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洪頤煊曰此與上親有禮對言因其為重臣而安固之襄十四年左傳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是固猶撫也故舊謂之故能愛好其故舊之人亦謂之故維子之故猶言維子之好也鄭風遵大路亦以故與好並言箋訓為故舊失之

鴉羽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傳興也肅肅鴉羽聲也集止苞楨栩杵也鴉之性不樹止箋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鴉之樹止瑞辰按陸疏曰鴉連蹄性不樹止釋文鴉

似鴈而人無後趾今按鴉蓋鴈之類鴈亦不樹止也余曾以目驗之其無後趾信然即陸疏所云連蹄也詩蓋以鴉之集樹為失性喻君子之下從征役為失所耳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瑞辰按盬者息也爾雅釋詁盬遲憩休苦息也郭注勞苦者宜止息乃望文生義不知苦即盬之假借爾雅正釋詩盬為息王事靡盬猶云王事靡有止息故不能就稷黍也靡盬之盬爾雅借作苦猶周官鹽人共其苦鹽典婦功辨其苦良苦皆當讀為盬也禮記夫婦之道苦猶云夫婦之道息也盬又通黽方言盬且也郭注盬猶黽也玉篇廣韻並曰黽息也凡古人言姑且者猶云姑息也黽與姑並與盬音近而義同戴侗六書故曰盬猶緩暇也緩暇亦息也王符潛夫論愛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十四

廣雅書局

日篇引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而釋之曰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以迫促釋詩靡盬正訓靡盬為靡有暇息其說當本三家詩凡小雅言王事靡盬義並同此毛鄭讀盬為良盬之盬此傳以盬為不攻緻四牡傳又以盬為不堅固孔疏又讀盬如盪並非

曷其有所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瑞辰按三蒼所處也廣雅處止也所為處即為止曷其有所猶言曷其有止與下二章曷其有極曷其有常同義

肅肅鴉羽傳行翮也段玉裁曰行翮於雙聲求之上文云鴉羽鴉翼故不得以行列釋之瑞辰按行之訓翮經傳無微鴉行猶鴈行也鴈之飛有行列而鴉似之說文年相次也从匕十鴉从

此蓋鴻之飛比次有行列故字从彳會意鴻行訓作行列爲是不得以上文言鴻羽鴻翼遂訓行爲翮也

無衣

不如子之衣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筮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正義親就天子使請天子之衣故日子之衣瑞辰按天子古未有單稱子者古者稱卿大夫士通日子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則詩所云子者即指天子之使言諸侯有七命六命之衣天子之使亦有七命六命之衣但已未受命於王非使者受命於王可比故曰不如子之衣安吉安爨也孔廣森曰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五

廣雅書局

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則知天子之卿六命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故詩兩言子之服一言其加服一言其本服今按孔說是也周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出封宜如毛傳謂出於封疆出者加一等則入者宜減一等典命疏云若毛君則出加入減是也觀禮侯氏乘墨車此正入減之證天子之卿六命出使則加爲七命之服侯伯七命入天子之國則減爲六命之服故晉侯亦得如天子之卿有衣七衣六之異詩言不如者正求其能如之也毛傳於首章言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於二章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旌衣服以六爲節但據常禮言之至天子卿大夫出封加一等義已著於大車傳則其義固可推而知也正義乃以詩

言子爲天子失其義矣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瑞辰按下章道周韓詩作道右則左右隨所見言之不以道左之陽取興

曷飲食之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瑞辰按曷訓爲何亦爲何不爾雅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也曷飲食之謂何不飲食之也彼君子兮嗟肯適我設爲武公好賢之虛詞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責其無求賢之實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六

廣雅書局

對成文故韓詩訓爲道右右周古音同部周即右之假借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稠也壽从畀聲古作畀从又聲右从又又亦聲皆與周通用說文服字注一曰車右駢所以舟旋舟旋即周旋也是周與右義亦相通毛傳訓周爲曲者據兼葭詩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迥迂迥即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

葛生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薺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瑞辰按葛與薺皆蔓草延於松柏則得其所猶婦人隨夫榮貴今詩言蒙楚薺棘蔓野蔓域蓋以喻婦人失其所依隨夫卑賤杜詩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其取興與此詩同義至於子美亡此則求貧賤相依而不可得矣又按正義引

大四百五十一

陸璣疏云蔽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不引爾雅說文爾雅葉兔

核菟核由菟同是蔽即爾雅之菟  
子美亡此箋子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瑞辰按少儀有亡而無疾鄭注亡去也史記晉世家明亦因亡去亡即去也公羊傳季子使而亡焉孔廣森曰不在曰亡按說苑至公篇正作季子時使行不在是亡即不在之證亡此猶云去此又如俗云不在此耳爾雅釋言棄忘也忘猶亡也棄猶去也箋釋序國人多喪云喪棄亡也此箋訓亡為無蓋亦棄亡之義不以亡為死亡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七 爾雅書局

誰與獨處箋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瑞辰按誰與設為自問之辭與語辭也與檀弓誰與哭者句法正同

蔽蔓于域傳域營域也瑞辰按營域或作瑩域古為葬地之稱說文瑩墓地也是也又為界域之通稱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注兆為壇之瑩域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鄭注域兆表之瑩域是壇兆得名瑩域也小司徒乃分地域鄭注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賈疏謂建邦國之等各有所瑩域疆界是經畫邦國都鄙鄉遂通名瑩域也此詩蔽蔓于域承上章蔽蔓于野言即為野之瑩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是野之遠近不同各有瑩域之證瑩之言營謂經營而區域之即今所謂地界耳後儒

誤以瑩域專指墓地遂以此詩為悼夫死亡之詩失之

歸于其居箋居墳墓也瑞辰按後漢書祭豈傳百歲之久歸乎其居注云詩晉風也毛萇注曰居墳墓也胡承珙曰據章懷所引知今本誤傳為箋蓋傳於居訓墳墓故下章傳云室猶居也箋又申之曰室猶家墳墓若毛於居字無訓則下不應忽云室猶居耳

采芩

采芩采芩傳興也芩大苦也采芩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微也箋采芩采芩者言采芩之人眾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芩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芩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六 爾雅書局

按秦詩言隰有芩是芩宜隰不宜山之證埤雅言葑生於圃何氏楷又言苦生於田是三者皆非首陽山所宜有而詩言采於首陽者蓋故設為不可信之言以證讒言之不可聽即下所謂人之僞言也箋謂首陽山信有芩失之又按芩為甘草而爾雅名為大苦則甘者名苦矣苦為苦茶而詩言葑茶如飴則苦者實甘矣谷風詩采葑采芣無以下體箋云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是葑又美惡無定時者詩以三者取興正以見讒言之似是而非非也

首陽之巔傳首陽山名也正義首陽之山在河東蒲阪縣南瑞辰按史記伯夷列傳正義言首陽山凡五所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一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

俄於首陽在隴西首陽二也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三也孟子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四也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五也顏師古漢書王吉傳注據伯夷歌云登彼西山以在隴西爲是王應麟據曾子制言篇二子居河濟之閒以在蒲阪爲是宋明府翔鳳曰元和郡縣志河南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二子叩馬而諫在渡盟津後隱於首陽當不甚遠斷在洛陽東北水經注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曾子云二子居河濟之閒詩唐風首陽亦指偃師首陽偃師東七十里爲今開封府汜水縣卽春秋鄭虎牢地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詩設言登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九

首陽

首陽以望鄭今按夷齊所隱之首陽與唐風所言之首陽名同而地自異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平縣卽今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又文選阮籍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峯下有采薇土上有嘉樹林文選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是漢晉諸儒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宋翔鳳據之以證夷齊所隱之首陽在洛陽東北可也至唐風首陽爲晉地之山自在蒲阪漢志河東蒲反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水經注涑水出河北縣雷首山引穆天子傳曰

壬戌天子至於雷首又云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明駢桑之下卽於此也是晉之首陽一名雷首一名首山山南曰陽故又名首陽也細釋詩詞自從序戒獻公聽讒爲是宋翔鳳以爲晉人事鄭之詩未免臆斷

人之爲言箋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瑞辰按正義曰人之詐僞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是正義原从定本作僞言人之僞言猶河水民之訛言正月人之訛言訛一作譌也王肅諸本作爲者爲亦當讀僞廣雅僞爲也月令毋或作爲鄭注今月令作詐僞左氏定九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爲本作僞是古僞與爲通之證箋謂爲人爲善言非詩義也詩既戒以無信無與無從又重以舍旃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三

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皆極言僞言之不可聽箋以爲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亦非也未言人之爲言亦當從正義作僞言苟亦無信傳苟誠也箋苟且也段玉裁曰此謂苟卽果之雙聲假借也瑞辰按說文苟草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也苟假雙聲苟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假借此詩苟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胡得焉箋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瑞辰按得之言中也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三倉曰中得也言必有中譎言則弗中故云胡得焉得卽中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劉昌齡黎永椿陳慶修校字



秦

桐城馬瑞辰撰

總論

周以忠厚啟宇其以德服人者深故其收效也遠其下年也長而其衰也失於積弱而不能自振秦以力戰開國其以力服人者猛故其成功也速其延祚也短而其敝也失於黷武而不能自安是故秦詩車鄰駟騶小戎諸篇君民相耀以武事其所美者不過車馬音樂之好兵戎田狩之事耳然用威而不用禮則兼葭賦矣好戰而不恤民則無衣作矣強國而不用賢則黃鳥哀三夏之從死晨風刺舊臣之見棄夏屋傷待賢之衰薄矣是故其長諸侯也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其有天下也可以暫而不能久始皇之先詐力後仁義焚書坑儒嚴刑峻法以暴虐為天下先雖其天資刻薄亦秦之先有以啟之讀詩者可以觀世變矣

車鄰

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瑞辰按服虔左傳注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是好不得兼侍御言今序統言之好者省文也正義謂三者皆是君之容好失之

有車鄰鄰傳鄰眾車聲也釋文鄰本亦作隣又作隣瑞辰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作隣張參五經文字隣注云詩本亦作鄰說文有鄰無隣新附有之是古本作鄰隣乃後人增益之字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並作有車隣隣三

家詩或有作隣者遂並改毛詩作隣耳廣雅隣隣聲也雷聲謂之隣隣崔駰東巡頌天動雷聲隣隱隣車聲謂之鄰鄰其義同

有馬白顛傳白顛的顛瑞辰按釋畜的顛白顛說卦傳曰為的顛虞翻注的白顛顛也詩正義引舍人曰的白也顛顛也與易虞注同今按說文的馬白顛也郭注爾雅曰戴星馬的之言的謂白顛的然著明圓如射之有的也的為射棚中珠子故郭以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為的也从勺聲音同卓故又通作卓觀禮奉束帛匹馬卓上鄭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上卓當即的之假借觀禮十馬以卓為上是古人以的顛為重故詩人亦以白顛為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二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瑞辰按燕禮小臣戒與者疏云按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云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敎命據此是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實掌君出入之敎令此詩言寺人之令是掌君出入之命故傳知為內小臣之官也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字序言侍御之好即本經侍人為說據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則小臣兼大僕之職正可稱侍人傳以侍人為內小臣於諸侯正合經作寺人者即侍人之省非謂周禮寺人之官也正義乃據周禮寺人與內小臣異職因以傳言內小臣為泛言在內細小之臣失傳旨矣周禮寺人賈疏又引此詩謂寺人兼小臣亦非

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箋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瑞辰按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其取興與此詩正同但彼以反興鄭忽之所美非美此以正興秦仲之君臣皆賢耳又秦風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鄭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其取興與鄭風同

逝者其耄傳耄老也八十曰耄正義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倍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此言八十曰耄耄者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瑞辰按易釋文引馬云七十曰耄與服虔同說文年八十曰耄从老省从至鹽鐵論孝養云丞相史曰八十曰耄釋名八十曰耄耄鐵也皮黑如鐵又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三

廣雅書局

肅易注郭璞爾雅方言注竝以八十為耄與毛傳同舍人爾雅注何休公羊注又以六十為耄今按耄之名義不見曲禮據宣十二年公羊徐彥疏曰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是徐彥所見曲禮有作七十曰耄者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旄是陸氏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耄者矣耄有七十八十蓋由諸儒所據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耄未詳所出古六字从八入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六皆疑為八字之誤是其證也疑舍人何邵公皆以八十為耄傳寫者譌為六十耳

駟鐵

序駟鐵美襄公也瑞辰按服虔左傳注言秦仲有戎車四牡田

狩之事又云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是服子慎以駟鐵小戎皆為秦仲詩與序說異

駟鐵孔阜傳鐵驪阜大也瑞辰按鐵當从釋文本作駟說文駟馬赤黑色驪馬深黑色魯頌毛傳純黑曰驪是駟與驪有別而此傳以駟為驪者蓋對文異散文通也月令孟冬駕驪驪是駟驪通稱之證此詩狩亦冬田故用駟驪漢書地理志作四載蓋本三家詩載即驪之同音省借字也阜通作駟石鼓文我馬既駟駟即阜也

從公于狩傳冬獵曰狩瑞辰按說文狩犬田也从犬守聲詩載獫狝驪正田用犬之證故說文以狩从犬訓為犬田段玉裁據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四

廣雅書局

爾雅火田曰狩改說文犬田為火田失之  
奉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瑞辰按辰當讀為麋爾雅麋牡麋牝麋說文麋牝麋也辰牡猶言駟牝彼以駟為牡與牝對言孫炎爾雅本作駟牡驪此以麋為牝與牡對言其句法正相類又襄四年左傳而思其麋牡與此詩句法亦同彼正以麋為牝鹿與牡對言也辰即麋之省借耳周官大司馬注鄭司農曰獸五歲為慎後鄭謂慎當作麋是麋又大獸之通稱吉日詩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麋詩疏引某氏曰瞻彼中原其麋孔有正當從大獸之訓與此言麋牡不同四馬既閑傳閑習也箋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瑞辰按夏小正四月頒馬將閑諸則與此詩四馬既閑同義箋以為四種之馬

失之

輶車鑿鑿傳輶輕也箋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鑿異於乘車也瑞辰按輕車古為戰車田時蓋以為副車後漢書輿服志曰輕車古之戰車也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是漢以輕車為副車之證周官田僕掌佐車之政鄭注佐亦副是周時田有副車之證此詩輶車即田車之副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遙載儉獨僑雖言漢制實本此詩箋即副耳箋以為驅逆之車非也雖周官田僕疏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云彼佐車則此驅逆之車是驅逆之車亦通名佐車然田僕掌佐車之政又云設驅逆之車馭夫掌馭馭車從車使車注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則副車與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五

既雅書周采

驅逆之車固自有別說文鑿字注云人君乘車四馬鑿八鑿象鸞鳴之聲和則敬也後漢書輿服志注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鑿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賦日和在鑿曰鸞此夢桓二年左傳杜注亦云鸞在鑿和在衡傳元乘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鑿今按庭燎詩鸞聲將將毛傳將將鸞鑿聲商頌列祖鄭箋亦云鸞在鑿四馬則八鸞是鸞設於鑿乘車亦然此箋云置鸞於鑿異於乘車者蓋以韓魯詩言鸞在衡為乘車故以鸞在鑿者專指田車耳左傳孔疏曰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其說甚辨戴震乃謂田車亦無鸞在鑿之制失之公曰左之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正義此公曰左之是公

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瑞辰按胡承珙

引毛詩明辨錄曰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尚右何以射獸必左乃為中殺蓋射必有傷射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尚右之義古之逐禽射於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奔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射者車射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命御左車者非為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媚子微左以迎獸耳胡承珙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臆射之達於右雖以死之遲速為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惟既夕士虞以凶禮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六

既雅書周采

反吉乃用左胖士虞記云升腊左胖腊為田獸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胖射必中左自以尚右之故至驅禽待射者即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是正義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者謂當禽之左迎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攻正義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惟獸之來未必定當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今按逐禽左為五御之一古者驅逐同義故驅獸逆來亦得曰逐非必逐後始曰逐也逐禽使左當如胡云取尚右之義毛詩明辨錄既云射獸必左義取尚右又云

公命御左車者非必中殺未免自相矛盾矣

舍拔則獲傳拔矢未也箋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瑞辰按說文發射發也从弓發聲古者以發矢為發其矢所發之處亦謂之發發與拔古同聲通用據荀子楚令尹舍字子發鄭注檀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拔或作發當即發字之假借猶坡通作發鮫鮫亦作發發也傳言拔為矢末箋以為括據釋名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是傳箋義本相成蓋言其弦會處曰括言其為矢所發處則曰發而字通作拔也傳箋訓拔為矢末之括正以拔即發之借字耳又按說文云矢弓弩矢也从八象鎬括羽之形又楛字注云一日矢楛槩弦處是弦楛之楛正作楛今作括者皆楛字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七

廣雅書局

載檢歇驕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瑞辰按張平子西京賦屬車之造載猥獨張銃注猥獨皆狗也載之以車也張作賦在鄭前鄭不依用者載古訓始即才之假借始與善義近始之即調習之猶傲訓始又訓善也魯頌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以牧之使可乘駕申明傳訓始之義與此箋以載訓始謂習田犬其義可互相證明乃知箋義實本古訓未可知張賦以載為載於車也

小戎

小戎倭收傳小戎兵車也倭淺收軫也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正義引六月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瑞辰按司馬法曰夏鉤車先正

也殷寅車先疾也周元戎先良也韓詩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皆有劍戟名

曰陷陳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皆以元戎為在先則小戎宜在後矣齊語故五十人為小戎韋昭注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與箋以小戎為羣臣之兵車合小戎為羣臣所乘蓋對元戎為將帥所乘言之天子不必無小戎諸侯不必無元戎也或謂天子曰元戎諸侯曰小戎誤矣首章言小戎二三章即言四牡言倭駟是小戎駕四之證王肅以小戎為駕兩馬誤矣五十人為小戎自是齊制惠定宇疑周制以七十二人為大戎五十人為小戎亦非也軫之為說不一或以為車後橫木說文軫車後橫木也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注軫車後橫木是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八

廣雅書局

或以為車四面木即輿考工記加軫與輅焉鄭注軾輿也此詩正義曰軾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宋戴仲達亦曰軾車四面木是也今按軾兼二義始備考工記曰五分其軾間案言軾之稱曰軾方象地此四面通名軾之證也考工記曰弓長四尺謂之庇軾曰車軾四尺謂之一等又曰加軾與輅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古人登車必自車後此專指車後橫木言之也詩云倭收亦指輿後橫木言輿制軌高而軾下軌之末必屬於軾以為固故軾謂之收又謂之枕方言軾謂之枕郭注車後橫木釋名枕橫也橫在前如臥牀之有枕也前當為後字之誘釋名齊人謂車枕以前曰縮言局縮也充黃曰脊御者坐中執御有然也按以車枕以前為御者所居則必以枕為車後橫木又謂之轉襄二十四年左傳皆踞轉而鼓琴傳遜曰轉當

為軫據許慎淮南子注軫轉也轉即軫矣收也軫也軫也其本義皆謂車後橫木耳

五檠梁輶傳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瑞辰按說文檠車歷錄束文也又檠車軸束也軸束謂之檠輶束謂之檠二字聲義並同故音義曰檠本又作檠玉篇亦曰檠亦作檠曲輶束也檠為歷錄之合聲方言輶車趙魏之間謂之輶輶車廣雅輶車謂之麻鹿義並與歷錄同考工記輶欲順典注順典堅刃貌鄭司農曰順讀為懇典讀為殄駟車之輶率尺所一縛順典似謂此也今按考工記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尺所一縛宜為五縛正合詩五檠之制說文又曰輶車衡三束也曲輶輶縛直輶輶縛段玉裁曰車衡三束當作車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九

廣雅書局

句衡五束故下文言輶不言衡曲輶輶縛正詩所謂五檠梁輶胡承珙曰墨子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亦云以磨鹿卷收蓋皆圍繞纏束之名

游環齋驅傳游環鞞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齋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駮之外轡以禁其出齋驅者著服馬之外轡以止駮之入釋文鞞環本又作斬沈云舊本皆作斬斬者言無常處游在駮馬背上以駮馬外轡貫之左傳云如駮之有斬斬居豐反無取於鞞也瑞辰按下句陰鞞始言鞞則傳上言鞞環當從沈重作斬環為正釋名游環在服馬背上駮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與毛傳云游在背上合至說文云斬當膺也與鄭司農注巾車云纒謂當膺者合

既夕注云纒今馬鞅說文鞅頸鞅也胡承珙曰斬纒鞅為一物蓋鞅壅服馬之頸所以負輶而上繫于衡其下則當服馬之胸故謂之頸鞅又謂之當膺其上有環可以貫駮馬之外轡以禁其出駮馬之首齊服馬之胸胸上有斬故左傳王猛曰吾從子如駮之斬其環又謂之游環者以其游動於服馬胸背之間而能制駮馬之外出也轡以御馬鞞以引車游環所以貫轡非以貫鞞正義云以環貫鞞失之至駕具所該至廣說文鞞車駕具也鞞車鞞具也鞞車鞞具也鞞車具也字皆從革蓋以皮為之傳云慎駕具以止入而箋云著服馬之外轡以止駮之入蓋謂以一條皮著服馬之外轡以止駮之入也據廣雅馬鞅謂之齋則齋驅當即左傳輶鞞鞅鞅之鞅然說文鞅頸鞅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十

廣雅書局

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說與廣雅異

陰鞞鞞續傳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塗白金也續續鞞也箋揜軌在軾前垂軾上塗續白金飾續鞞之環瑞辰按說文鞞引軌也鞞蓋繫於軸上而見於軾前乃設環以續鞞而以白金飾之故詩云陰鞞鞞續孔疏謂鞞繫於陰版之上失之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鏤說文鏤白金也車部鞞下引詩沃以釐鞞古音天寮同部聲近沃塗皆鏤之假借故傳箋並以塗為白金廣雅白銅謂之塗蓋古者銅亦通稱金也正義乃以白金名鏤不名塗因訓沃為沃灌址謂傳箋非訓塗為白金失之說文又曰塗白金也段玉裁謂說文本有鏤無塗今塗字乃淺人依毛詩補入

文茵暢輶傳文茵虎皮也暢輶長轂也瑞辰按說文虎虎文也春秋楚鬪於菟字子文又彪虎文彪也彪虎文也方言虎江淮南楚之間或謂之於彪於菟虎文貌後漢輿服志文虎伏軾皆文茵爲虎皮之證說文無暢字有暢注云田不生也據廣雅暢長也玉篇暢亦作暢是知暢卽暢字之隸變說文易字注一曰長也暢从易得聲故有長義

駕我騏驎傳騏驎文也左足白曰騏驎按正義本作騏驎文也今作騏文者从釋文本據說文騏驎青驎文如博基也蓋謂青與驎黑圓文相雜有如博棋則毛傳古當作基文故說文本以作訓至尸鳩其弁伊騏驎騏驎文也正義本不誤釋文又作基文蓋互誤爾雅釋畜馬後右足白驎左足白騏又曰翹上皆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十一

廣雅書局

白惟騏惟語詞也是後左足白者名馬翹上皆白者亦名騏驎有二名正義引郭注曰馬翹上皆白爲惟騏後左腳白者直名騏其說非也又按玉篇騏驎足馬後左足白具二義詩以騏與騏對言自取後左足白無取懸足之義

溫其如玉箋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正義引聘義君子比德于玉爲證瑞辰按聘義言玉之德有十與箋言五德不同又管子水地言玉有九德荀子正行言玉有七德說苑又云玉有六美皆非箋義所本惟說文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鯁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遠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忤絜之方也與箋云五德合鄭君有駁許五經異義此說當卽本許君耳又按說

文溫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說凡經傳言溫和溫柔者皆溫字之假借若溫之本義則說文但以爲水名耳

在其板屋傳西戎板屋瑞辰按急就章板柞所產谷口斜顏師古注板木瓦也蓋卽詩所云板屋漢書地理志天水郡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水經注渭水云上邦故邦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邦戎縣之舊天水郡治其鄉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邦戎卽西戎之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縣之襄公時猶爲西戎之地故水經以邦戎板屋卽詩西戎板屋作詩時戎地未爲秦有正義引地理志而謂秦之西垂民亦板屋非詩意也史記秦本紀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匈奴傳又云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十一

廣雅書局

襄公蓋嘗兩伐西戎竹書紀年平王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於師是史記所言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也紀年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幽王四年正爲襄公元年此詩蓋因襄公元年伐西戎而作

亂我心曲箋心曲心之委曲也瑞辰按說文曲象器受物之形心之受事有如曲之受物故稱心曲猶水涯之受水處亦曰水曲也箋謂心之委曲失之據說文曲散曲也則古委曲字自作曲耳

騏驎是中箋赤身黑鬣曰騏驎按秦本紀言襄公用騏驎祀上帝是秦以騏爲上說文騏赤馬黑鬣尾也騏卽騏字之省騏驎是騏傳黃馬黑喙曰騏驎按爾雅釋畜白馬黑唇駘黑

喙駟以駟承駟言之似駟為白馬而黑喙者之稱郭注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駟馬說文駟黃馬黑喙義本毛傳據爾雅此節白馬黑鬣駟白馬黑唇駟皆各言白馬不以上統下則駟亦不承上白馬言以毛傳說文證之爾雅蓋本作黃馬黑喙駟今本脫黃馬二字耳焦循曰爾雅白馬黑唇駟釋文引孫炎本作駟言與牛同稱特本黃牛黑唇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駟承特言之故傳亦云黃馬也

龍盾之合傳龍盾書龍其盾也瑞辰按龍旛篆三字古聲近通用周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旛可也注故書旛作龍杜子春日龍當為旛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亦云龍當作旛詩旛邱狐裘蒙戎左傳作旛耳是其證也此詩龍旛蓋卽下章所謂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七

廣雅釋詁

蒙伐箋以為旛伐也作龍者假借字耳  
蓋以龍旛傳旛旛內旛也箋蓋以龍旛之類以白金為飾也  
旛繫於軾前瑞辰按說文旛旛馬內旛繫軾前者引詩旛以旛旛義與毛鄭合又曰旛環之有舌者或作旛服度通俗文曰缺環曰旛徐鍇曰言環形象玦通作旛旛亦缺也

方何為期箋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瑞辰按方之言將也方何為期猶云將何為期也方將音近而義同簡兮詩方將萬舞呂覽愛土篇見堊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方亦將也將且也方將猶連言且將也行葦詩方苞方體正義以方為未至之辭是亦訓方為將也方為方正之稱因借為正盛之辭北山詩旅方剛節南山詩燎之方揚方皆為正是也簡兮毛傳訓方為四

方此箋及節南山天方薦嗟箋竝以方今釋方失之

後駟孔羣傳後駟四介馬也箋後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釋文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後駟瑞辰按韓詩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與後者同實將徒人與後者同實注後謂無甲單衣者又云後單也人雖眾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之後馬無甲亦謂之後其義正同成一年左傳不介馬而馳之正詩後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後駟不介馬也後人謬為四介馬也箋遂以後淺申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蹇馬義與無甲曰後正同蹇卽後音之轉後又通蹇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為後也注鄭司農云後讀為蹇謂以廣為狹也元謂蹇者如後淺之後說文後讀若未殺之殺未殺通作未殺又作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十四

廣雅釋詁

抹撥卽說文漢波拭滅兒謂滅滅也馬融尙書黃淺納曰注淺滅也後義同說文滅滅故得為駟馬不被甲之稱  
公矛蓋傳為然也瑞辰按考工記廬人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峭鄭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說文刺直傷也是矛為直刺之形不為旁句釋名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冒矜亦直刺之象陳用之謂矛上銳而旁句誤矣釋名矛長丈八尺曰稍廣韻槍稍也是知古之矛卽今之槍今湖南苗民制竹槍呼曰矛子音諺如苗三隅者矛有三直刃卽今鈎連槍頭有三又皆作銳形者公通作仇釋名仇矛頭有三又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正義謂刃有三角角猶隅也又也公首聲相近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酋矛蓋卽詩之公矛也

借作酋猶借作勾與迷也鄭注以酋為發聲失之又按曲禮鄭注云銳底曰鐔取其鐔地平底曰鐔取其鐔地是鐔鐔異物而說文云鐔矛戟秘下銅鐔也鐔秘下銅也蓋鐔與鐔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毛傳亦云鐔鐔也正義謂取類相明非謂為鐔失之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蒙麗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麗伐正義傳以蒙為討箋轉討為雜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瑞辰按蒙之訓討經傳無徵胡承珙曰討蓋翻字之假借古翻作翳凡字从屬聲者可借為討說文駁周書以為討是其類也翻為翳羽故鄭以為畫雜羽之文蒙覆與素覆同義故蒙訓翻借為討也說文討治也段玉裁曰發其紛糾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五

廣雅書局

而治之曰討據此詩鄭箋訓討為雜則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今按二說義正可通古討與敵醜皆同聲討之言翻猶學記比物醜類醜本一作討也說文儔翳也从人壽聲玉篇儔又大到切翳隱蔽也廣韻号韻儔隱也徒到切音義與翻同亦翻可假作討之證胡又云易雜卦傳蒙雜而著是蒙有雜義儀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注云此翻旌也糝者雜也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注云今文糝為緇據此知翻為雜羽之名討與翻聲相近故箋申討為雜釋討羽為雜羽也伐釋文云本又作敵據說文敵盾也玉篇引詩正作敵是伐乃敵之假借敵又作吹史記蘇秦傳革抉吹芮索隱曰吹與敵同是也又通作撥史記孔子世

家不戟劔撥索隱曰撥謂大楯是也

虎張縷膺傳虎虎皮也縷弓室也膺馬帶也瑞辰按古者兵器多包以虎皮虎皮一名皇莊十一年之傳蒙皇比而先犯之杜注皇比虎皮正義引樂記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其字或作建皇故服虔引以解此今按周之虎牢戰國時名成皇左傳伐東山皇落氏即晁錯傳中周虎落此皇即為虎之證以虎皮為弓室猶以虎皮包于戈名建皇也虎皮何以名皇比胡承珙曰虎一名於菟單言之曰菟郭璞方音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為臚是也於菟或作於擇漢書敘傳注楚人謂虎為於擇是也釋從舉聲說文墨讀若孤與菟音近故菟通作擇士喪禮注今文釋為擇是擇又通澤古文澤作臚與皇形近皇俗作臚故為皇也瑞辰按擇之通澤又為皇猶澤門一作皇門皇門即為虎門實皆菟字形聲之轉又數通作塗說文餘黃牛虎文與菟為虎文義近胡氏說可補正義之略故附 報為藏弓之室因錄於此皮比古音近皇比即臚皮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六

廣雅書局

名弓之藏亦為報故下云交報二弓報廣雅作報云弓藏也釋文云本亦作暢鄭風風作暢皆報之假借縷膺當從范處義嚴祭說謂縷飾弓室之膺弓以後為臂則以前為膺故弓室之前亦為膺耳詩上言虎報下言交報二弓不應中及馬帶故宜易傳說 竹閉緹滕傳閉緹緹繩滕約也瑞辰按閉古通作秘又作秘考工記弓人辟如終緹鄭注緹弓秘也弓有秘者為發弦時備頓傷引詩竹秘緹滕既夕記有秘鄭注秘弓榮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竹秘緹滕又曰古文秘作柴案古从比从必之字音皆與閉相近秘之言輔弼也說文榮標也榜所以輔弓弩也義正與秘同字當以秘為正說文秘攢也攢積



竹杖鄭注考工記矛戟柄竹橫秘蓋文子柄橫竹相比輔爲之而謂之秘弓槩以竹爲之用以輔弓弩亦謂之秘其義一也詩作閉者音同假借鄭注周禮引詩作秘注儀禮引詩作秘皆就文易字其實一也正義謂閉一名秘誤矣鞞音又轉爲鞞與排管子輕重甲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鞞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鞞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鞞則不能自正鞞與排皆閉與秘音之轉猶毛詩有斐君子韓詩作有郊也考工記恆角而短譬如終繼鄭注云繼弓鞞繼通作榘荀子非相篇曰接人則用榘注云榘者繫榘也正弓弩之器也小雅角弓傳云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是繫繼同器故傳以閉爲繼不取繼系之義正義謂以繩繼之因名鞞爲繼角弓疏以繼爲鞞勝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七

廣雅書局

載寢載興正義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瑞辰按再載古通用呂氏春秋順民篇文王載拜稽首當務篇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皆假載爲再文選曹子建應詔詩駢騷倦路再寢再興李善注引詩再寢再興蓋本三家詩今作毛詩者疑誤或李注就文易字亦載卽爲再之證厭厭貝人傳厭厭安靜也瑞辰按厭者厭之假借爾雅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又通作愔愔列女傳引詩愔愔貝人愔厭聲近而義同三倉愔愔性和也聲類愔和靜貌也廣韻愔靖也載芟厭厭其苗箋厭厭眾齊等也集韻作稭稭苗齊等也正與厭通作愔者相類湛露詩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

大雅卷十二

引韓詩愔愔和悅之貌則知列女傳愔愔貝人亦韓詩說文有厭無愔段玉裁謂愔卽厭之或體秩秩德音傳秩秩有知也瑞辰按說文秩積也段玉裁謂當作積兒蓋秩本積禾有次序之兒而德音之秩然有序亦謂之秩秩爾雅條條秩秩智也又曰秩秩清也假樂傳秩秩有常也義並相近

兼葭

在水一方傳一方難至矣箋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瑞辰按在水一方詩言伊人在其地有可求也下四句乃言逆求之則遠而難至順求之則近而易見非以在水一方爲喻遠也方旁古通用一方卽一旁也謙崖皆水旁之名廣雅謙崖方也下章在水之湄在水之涘傳湄水隈也涘厓也卽上在水一方也說文中央旁同義下云宛在水中央亦謂水之旁非以中央連讀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六

廣雅書局

宛在水中央瑞辰按說文中央中也又曰中央同意詩多以中爲語詞水中央猶言水之旁也與下二章水中泚水中泚同義若如正義以中央二字連讀則與下章泚泚句不相類矣在水之湄傳湄水隈也瑞辰按釋名湄眉也臨水如眉近日也湄古借作麋巧言詩居河之麋傳云水草交謂之麋是也又通作澗爾雅水草交爲湄又谷者澗釋文湄本或作澗說文澗小爾雅此傳獨以爲水隈者說文隈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

大雅卷十二

踏躋爲升義故此以水賺見其高意

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瑞辰按爾雅小渚曰沚小沚曰坻而  
毛傳言坻小渚者沚與坻散文則通故說文亦曰坻小渚也坻  
通作墀與沚爾雅釋文坻本一作墀又作沚是也又作汝與沚  
說文坻或从水从又或从水着是也又作沚玉篇坻同坻是也  
坻爲水中小渚微高於水實非陵阪可比故詩云道阻且躋箋  
以難至如升阪釋之言逆流從之則難至如升阪順流從之則  
宛在水中坻不煩升躋也

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右者言其迂迴瑞辰按爾雅水出  
其右正邱釋名作水出其右曰沚邱小渚之名沚者蓋與沚邱  
同義亦有水出其右之象故傳知右謂出其右也水出其右則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九

沚已在左詩下言宛在水中沚上卽云道阻且右蓋言逆流從  
之則隨水出其右而難至順流從之則可自右而左至其沚也  
周人尙左故箋以右爲迂迴胡承珙曰右逆而左順故禮皆袒  
左請罪乃袒右吉禮交相左喪禮交相右此言道阻且右亦謂  
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  
而在左矣正義謂言右取與涘沚爲韻失之

終南

序終南美襄公也瑞辰按史記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  
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  
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又匈奴傳曰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酆鄜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

列爲諸侯正與序言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合或據史記文公始  
取岐地以此詩爲美文公者妄也

有條有梅傳條栢梅栢也瑞辰按爾雅栢山榎郭注今之山楸  
又曰栢條郭注似橙實酢生江南無條栢之訓毛傳訓條爲栢  
者栢條爲南方之木非終南所有故不得以條爲栢攸聲自聲  
古同部通用淮南子墜形篇東方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作  
滔風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也傳蓋以條爲栢字之  
假借故知條卽栢孫炎注爾雅栢山榎引詩有條有梅義正本  
毛傳也爾雅梅栢爲毛傳所本說文梅栢也又曰某酸果也分  
梅與某爲二是知酸果之梅以某爲正字作梅特假借字耳梅  
本栢之別名至說文梅字注又云可食或作棣棣玉裁疑爲淺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三

人所改竄是也郭注爾雅梅栢云似杏實酢此則誤合栢與某  
爲一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諸侯狐裘錦衣以  
襜之瑞辰按古者襜衣與裘色相稱此詩狐裘以玉藻證之知  
爲狐白裘則錦衣亦當從玉藻鄭注訓爲素錦玉藻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襜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  
可襜也又曰凡襜衣象裘色也疏云凡襜衣象裘色者狐白裘  
用錦衣爲襜狐青裘用元衣爲襜羔裘用緇衣爲襜是皆襜衣  
與裘色相稱之證又按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緇衣以襜之  
麕裘青紆褰絞衣以襜之羔裘豹褰緇衣以襜之狐裘黃衣以  
襜之元既爲緇衣則下言絞衣緇衣黃衣皆承上用緇可知是

知諸侯惟狐裘用錦以別於天子用綃說文綃生絲也錦襄邑織文也綃與錦異其質不異其色玉藻云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按有朱錦則有素錦矣鄭云以素錦爲衣覆之正與狐白裘色相稱毛傳以錦衣爲采色正義作采衣失之

顏如渥丹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瑞辰按那風赫如渥緒箋緒丹也此詩釋文引韓詩作沔云沔緒也沔與緒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緒故韓詩得通作沔箋顏色如厚漬之丹亦以丹釋經緒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韓詩作沔則陸氏所見經本已誤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瑞辰按上章言有條有梅謂山有茂木以類求之紀當讀爲杞梓之紀堂當爲甘棠之棠紀與堂皆假借字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竝作紀

侯三年公會杞侯於郟公羊作紀侯吳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定五年左傳作堂谿是皆杞與紀堂與棠古得通借之證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蓋本三家詩王尙書經義述聞說與予略同謂白帖所引蓋韓詩以唐時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尙存也

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瑞辰按爾雅釋言黻黻彰也又曰衮黻也是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猶言衮冕此詩黻衣繡裳猶九罭詩衣衣繡裳衣與黻衣皆通言章服耳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義本考工記此以黻與

繡對言專以顏色相次而異名與書言黼黻同爲作繡者義異非以此黻衣爲九章之黻孫炎爾雅注乃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合二者而一之誤矣正義言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亦誤合二義爲一如以考工黼黻當章服之二則所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又將何指且九章黼黻皆統於繡而考工繡與黼黻對言固不得合爲一也

黃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瑞辰按文六年左傳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與序言國人刺穆公合或據詩

稱良人以爲三良妻作者安也近武進胡文英作詩考補云經疑此詩爲良人即善人也朝繆詩傳曰古者婦稱夫爲良人而不得以良人專爲婦稱夫之辭猶婦亦稱夫爲夫子君子而不得以夫子君子專爲婦稱夫之名也漢書匡衡上疏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應劭注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注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是漢儒相傳三良自殺以從死與箋說同宋儒或謂秦康公生納之壙中誤矣

交交黃鳥傳交交小貌瑞辰按交交通作咬咬謂鳥聲也文選稻叔夜贈秀才入軍詩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李善注引詩交交

黃鳥又引古歌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玉篇廣韻並曰咬鳥  
聲毛詩作交交者省借字耳又按注疏本章十二句是讀交交  
黃鳥爲句擊虞文章流別論曰詩有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  
之類是也則古讀連下三字爲句

止于棘傳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黃  
鳥止于棘以求安止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  
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瑞辰按傳  
箋說皆非詩義詩蓋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爲不得其所興  
三頁之從死爲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  
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又按詩刺三頁從死而以止  
棘止桑止楚爲喻者棘之言急也素冠詩傳 棘急也 年公桑之言喪也文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羊傳虞主用桑何休注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體所楚之言痛  
以副孝子之心今案取其名謂桑木之名音近乎喪  
楚也六書故楚亦名荆 古人用物多取名於音近如松之言  
容柏之言迫與言戰栗見公羊文二 桐之言痛竹之言蹙 白虎  
者蹙也桐白虎通著之爲言 皆此類也者痛也著之言者 白虎通著之爲言 皆此類也

子車奄息傳奄息名瑞辰按方言奄息也楚揚謂之泄奄通作  
掩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枚乘七發注並引方言掩息也廣雅  
亦云奄息也奄息二字同義故古人取以命名  
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瑞辰按柏  
舟詩實維我特傳特匹也此傳乃特百夫之德正訓特爲匹匹  
之言敵也當也猶云乃當百夫之德耳二章百夫之防傳防比  
也案此讀防如此方之方箋防猶當也 三章百夫之禦傳禦當  
言此一人當百夫正是申明傳義

也均與首章訓特爲匹義近傳不言特匹者以其義已見柏舟  
傳也白虎通引禮別名記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  
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此皆言才德可當五十百  
千等人與詩百夫之特同義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似亦取  
百人曰俊之義但云最雄俊則似訓特爲特立之特與傳義殊  
如易傳云方特立百夫之德則不辭矣正義合傳箋爲一殊誤  
又按百夫之特言其才德可當百人則下云人百其身謂願以  
百人之身代之言人百其身者倒文也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  
身百死似非經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殲我貝人傳殲盡良善也瑞辰按爾雅殲盡也字通作殲說文  
殲微盡也从卣戴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公羊作殲又通作  
傳咸黜不端咸猶戕也

子車仲行傳仲行字也瑞辰按傳據古人五十以伯仲爲字又  
晉狐突字伯行與仲行相類故獨以仲行爲字然奄息鍼虎皆  
名則仲行亦名耳爾雅釋草仲無筦說文筦竹列也段玉裁曰  
無者發聲也筦之言行也行也仲無筦蓋謂竹有行列如伯  
仲然今按筦通作桁亦可省作行仲行或取竹爲名猶鍼虎取  
獸爲名行卽桁字假借耳  
子車鍼虎瑞辰按鍼虎無傳亦當爲名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  
狗絕有力麋本或作鍼鍼當卽麋字之假借麋卽虎類故以鍼  
虎爲名猶奄息二字同義也

歐彼晨風傳疾飛貌晨風鷓也瑞辰按說文鷓鷓風也鷓鷓風也毛詩作晨省借字也韓詩外傳引詩鷓鷓晨風是韓詩作鷓鷓與歐聲近通用說文鷓鷓飛兒引詩鷓鷓彼鷓鷓風廣韻鷓鷓飛快也木華海賦鷓鷓如鷓鷓之失侶正以鷓鷓為疾飛貌歐之通鷓猶小雅謀猶回通韓詩作回歐水經注次水一作涵水也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歐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瑞辰按考工記鄭司農注憲讀為宛彼北林之宛蓋本韓詩內則免為宛脾鄭注宛或作鬱是二字互通宛古音讀蘊宛蘊鬱皆一聲之轉鬱之作宛猶毛詩蘊隆韓詩作鬱隆槍風我心蘊結小雅我心苑結義皆為鬱結也說文鬱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五

木叢生者毛詩作鬱為正字宛柳傳苑茂木也桑柔傳苑茂貌苑苑皆鬱字之假借也北林背明向陰有幽陰之象詩蓋以北林之來飛鷓喻人主之能招隱逸

忘我實多箋女忘我之事實多瑞辰按棄忘也多猶甚也忘我實多猶云棄我實甚序所云始棄其賢臣此也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即君子不為己甚也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身食虎豹瑞辰按釋文引草木疏曰駮馬木名梓榆也正義引陸璣疏曰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攀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其說是也駮與駮古通用崔豹古今注曰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癭駮名六駮木又爾雅駮赤

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正義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聞也瑞辰按爾雅唐棣常棣棣據小雅常棣傳一本作常棣移也合以此傳棣唐棣也是知毛傳與今本爾雅互易蓋作常棣移唐棣棣疑毛公所見爾雅原作唐棣棣常棣移說文移常棣也棣白棣也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今按常棣既為白棣則唐棣為赤棣可知郭注乃以唐棣為今白移似白楊誤矣

隰有樹檉傳檉赤羅也瑞辰按爾雅釋木曰檉羅檉說文作檉羅也正義引陸璣疏云檉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檉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是檉即山梨之小者而爾雅說文以為羅毛傳言赤羅者羅與梨一聲之轉赤羅猶言紅梨耳爾雅釋木又云梨山檉釋文稿本作離離與羅亦一聲之轉又按方言樹植立也樹檉蓋植立者故對苞為叢生言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五

與子同袍傳袍襦也瑞辰按玉藻縕為繭縕為袍鄭注縕新縕也縕今之縕及故絮也說文袍襦也縕袍衣也以絮曰縕以縕曰袍又曰縕絮也縕縕也縕亂絮也許以絲絮為縕不分新舊縕為亂麻與鄭注異散言之則袍縕可通稱對文則袍與縕異故爾雅及毛傳並曰袍縕也今按袍對縕言以縕縕為別此詩袍對縕言則當以內外長短為別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

無衣

與子同袍傳袍襦也瑞辰按玉藻縕為繭縕為袍鄭注縕新縕也縕今之縕及故絮也說文袍襦也縕袍衣也以絮曰縕以縕曰袍又曰縕絮也縕縕也縕亂絮也許以絲絮為縕不分新舊縕為亂麻與鄭注異散言之則袍縕可通稱對文則袍與縕異故爾雅及毛傳並曰袍縕也今按袍對縕言以縕縕為別此詩袍對縕言則當以內外長短為別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

袍包也苞內衣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于袒而衣此耳方言褒明謂之袍玉篇袍長襦也是包於外而長者為袍衣於內而短者為澤此詩同袍正當从玉篇長襦之訓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釋褻衣近汗垢瑞辰按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據釋文澤如字說文作襦足證毛鄭本皆作澤今本箋作釋者誤也傳云潤澤蓋與釋名受汗澤同義正義泛以潤澤釋之亦誤至釋為短襦袴為脛衣二者不同而說文云襦袴者古人襦袴並言內則衣不帛襦袴是也釋袴猶云襦袴連類及之非即以釋為袴也毛詩稽古編遂謂說文以釋為袴與箋不同誤矣至說文袒日日所常衣非即短襦或謂左傳袒服即釋亦非

渭陽

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次玉瑞辰按瓊瑰蓋瓊瑰之譌說文瓊赤玉也段玉裁謂赤玉當作亦玉瓊美玉也二義不同篆文瓊作瓊瓊作瓊形近易譌說文瓊字注引春秋傳瓊弁玉纓今左傳譌作瓊弁其證一也古璿字或作璿璿譌為瓊今本說文因誤以璿篆則瓊字之下據文選陶徵士誄璿玉致美李善注引說文云璿亦璿字是知說文璿字本廁璿下今誤廁瓊下其證二也璿又通璿山海經大荒西經西王母之山有璿瑰瑤碧郭注璿瑰亦玉名而文選江賦洛神賦李善注玉篇廣韻引山海經並作璿瑰大荒北經亦言璿瑰瑤碧是知璿瑰皆璿瑰之異文非瓊瑰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毛 廣雅書局

其證三也穆天子傳重寢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郭注璿瑰玉名引左傳贈我以璿瑰卽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已璿瑰也是知左傳璿瑰亦璿瑰之譌其證四也經傳璿弁瓊瑰字皆當為璿故知此詩璿瑰亦璿瑰之譌字林瑰石珠也穆天子傳春山之珎有璿珠璿珠亦璿瑰之屬璿為美玉不嫌與玉佩並言猶書璿璿玉衡左傳璿弁玉纓不嫌璿玉對舉也傳云石而次玉者蓋以對玉佩言宜為美石耳據莊子外篇積石為樹名曰瓊枝是瓊為玉石通稱毛公作傳時或已譌璿為瓊故以為石而次玉若璿為美玉古未有以為石者也又按衛風木瓜傳瓊玉之美者與說文訓璿為美玉合且玳為石次玉黑色者與瓊為赤玉不相貫瓊瑤璿瓊玳瓊皆當璿字之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毛 廣雅書局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瑞辰按爾雅釋言握具也李巡本作輿郭注謂備具箋本爾雅以夏屋為禮食大具其說是也周官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又王巡守殷國令百官百姓皆具又凡行人宰使皆有餼饗注曰宰主具賈疏案聘禮曰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饌具故公食大夫禮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是古者燕饗及公食大夫禮皆有掌具之官箋訓屋為具正與禮合大具卽史記范雎傳所云范雎大供具也古者陳食或稱具或稱饌說文饗具食也或作饌又曰異具也具共置也廣雅饌具也論語有

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劉台拱曰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供具之長者供具即內則所云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也鄭注內則正訓具為饌是具即饌也夏屋為大具猶論語言盛饌國語言侑飯也廣雅渠渠盛也夏屋渠渠正狀其禮食大具之盛箋訓為勤勤失之王肅以屋為居室惠周惕戴震並以夏屋猶言大房皆不若箋訓大具為確

于嗟乎不承權輿傳承繼也權輿始也瑞辰按爾雅權輿始也乎通作胡猶論語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三國志杜恕傳引作怨何不也以郭注引詩胡不承權輿乎與胡一聲之轉然此詩以于嗟乎絕句與下句權輿為韻猶騶虞詩以于嗟乎與騶虞為韻三家詩或讀吁嗟絕句不若毛詩為善抑或郭璞所見毛詩

本原作于嗟乎胡不承權輿下句多一胡字詞義更婉又按權輿即蘊淪之假借爾雅釋草葑華蒹葭葦葦其萌蘊淪葑華榮郭注讀其萌蘊為句而以蘊淪連讀據說文蘊淪讀若萌則以蘊淪二字連讀蘊即萌也蘊淪即蘊淪也亦即權輿蘊淪本蒹葭始生之稱因而凡草之始生通曰權輿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是也因而人之始事亦曰權輿此詩胡不承權輿是也又逸周書周月解云是謂日月權輿則日月之始通名權輿皆以權輿一字連文或謂造衡始權造車始輿未免望文生義矣又按說文葑草之皇榮也讀亦與郭異均當以許讀為正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瑞辰按古者簋盛黍稷簠盛稻粱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元

爾雅書局

傳知四簋為黍稷稻粱者先大夫曰玉藻朔月四簋亦謂黍稷稻粱故知詩四簋非專言黍稷耳謹案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是四簋為食大夫之禮易言二簋可用享者蓋士禮也簋與簠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詩云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蓋皆言簋以該簠正義謂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簠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昌齡黎永梅陳慶修校字

三

爾雅書局

陳

總論

桐城馬瑞辰撰

陳以大姬好巫而民俗化之巫覡競于歌舞男女雜于遊觀巫風盛行則淫風必熾是故陳風首以宛邱東門之粉言民俗之好巫也終以澤陂刺民俗之好淫也化于下者實啟於上此月出株林所以先澤陂而作也先儒多言詩亡于陳靈而後春秋作案詩亡非無詩也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予同年友宋翔鳳曰迹當為迹字之譌其說是也古者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天子雖不巡守方國猶有采詩之官說文迹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讀與記同此即孟子所謂王者之迹也蓋自道人之官不設則下情不上通無由觀風俗知得失而詩教遂亡此文中子所謂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如謂陳靈以後世遂無作詩者豈通論哉

宛邱

序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瑞辰按樂記言陳風好巫漢書匡衡傳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注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引詩坎其擊鼓為證又地里志曰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粉楸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匡衡治齊詩班固言三家詩魯為最近蓋齊魯詩皆以宛邱東門之粉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廣雅書局

詩為民俗事巫之事鄭君詩譜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其說亦本三家詩而箋詩仍從毛傳今案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早暎則舞雩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袂舞形是古者巫覡用舞之證此詩擊鼓缶舞鷺羽正事巫歌舞之事非泛言遊蕩也當从民俗事巫說為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瑞辰按湯蕩古通用楚詞王逸注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引詩曰子之蕩兮皆當為揚之假借方言姪揚遊也江沅之閒謂戲為姪或謂之揚說文揚放也廣雅揚戲也是遊揚本字又通作懽說文懽放也華嚴經音義以懽為揚古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廣雅書局

宛邱之上今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為邱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為說瑞辰按元和郡縣志宛邱縣南三里爾雅陳有宛邱又邱上有邱為宛邱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所引注蓋李巡孫炎注也釋名中央下曰宛邱邵晉涵爾雅正義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案宛之言椀其形如仰孟然故釋名謂如偃器偃即仰也廣雅偃仰也音語籛條不可使偃章注籛條偃人即仰人皆偃仰同既如仰器則其形為四方高中央下矣又說文宛屈



草自覆也屈曲義近焦循曰凡从宛之字皆有曲義馬屈足爲  
隨貌委曲爲婉婉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深正與宛邱同今按  
說文曲篆作因象器曲受物之形爲外高而中下郭璞謂中央  
高者蓋誤會爾雅釋山宛中隆及釋邱邱上有邱爲宛邱之義  
今按方言宛蓄也郭璞釋書言宛而中蓄正合爾雅宛中隆之  
義蓋四方隆起則中央低下如有所宛蓄者然隆爲四方隆非  
謂中央隆也說文邱字注一曰四方高中中央下曰邱是邱之形  
本爲外高而中下爾雅云邱上有邱者亦謂上下兩邱皆中央  
宛下耳非謂中央高也郭璞謂宛邱中央高又以爾雅邱背有  
邱爲負邱卽宛邱俱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三

廣雅書局

無望猶左傳不郊亦無望也周官司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  
以茅鄭注望祀謂有牲粢盛者衍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又男  
巫春招弭以除疾病鄭注弭讀爲救招救皆有祀衍之禮是古  
者巫之降神必有望祭詩刺陳風好巫隨時爲之以巫爲戲初  
無望祀望衍之禮故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翳舞者所持以指  
麾瑞辰按說文雩或从羽雩舞羽也鷺羽蓋卽羽舞亦巫呼雩  
用羽舞之謂

東門之粉

序東門之粉刺亂也瑞辰按王符潛夫論曰詩刺不續其麻市  
也箋今本市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

神漢書地理志引此詩首章師古注亦言于粉棚之下歌舞以  
娛神則此詩正言事巫之事其說蓋本三家詩

穀旦于差傳穀善也箋且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  
釋文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王音嗟韓詩  
作嗟瑞辰按且王本作且差當從韓詩及王本作嗟說文作  
善云善嗟也又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于又訃字注一曰訃善嗟  
又通作嗟爾雅嗟咨嗟也玉篇嗟憂歎也古吁與訃多省作于  
嗟與善多省作差易大差之嗟釋文嗟苟本作差是也此詩于  
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巫早  
暎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呼嗟猶吁嗟也古者  
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陳風好巫故曰穀旦于善且爲句  
中助句穀且吁嗟猶言善吁嗟也鄭本且作旦乃形近之誤下  
章義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四

廣雅書局

穀旦于逝傳逝往也瑞辰按于逝猶吁嗟也逝嗟古通用杜  
言適我韓史記陳筮卽戰嗟音近舒國策之田茶釋名嗚舒也說文嗚字注  
詩作逝

引孔子曰嗚吁呼也于逝猶吁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醜邁傳醜數邁行也箋越於醜總也於是總行欲男女  
合行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醜數績麻之縷也據漢書王莽傳

十縷布二匹孟康注縷八十縷也說文作稷云布之八十縷爲  
稷王肅之意蓋以醜爲縷及稷字之假借然上章旣言不績其  
麻則下章不得言以麻醜而行胡承珙曰毛意訓醜爲數蓋讀

爲數晉之數幽風九罭傳縵呂小雅魚麗傳作數晉知縵有數  
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假傳又云融總中庸  
引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傳云融數邁行者謂男女  
促數會聚而行箋云融總申毛非易毛也玉篇後數也引詩越  
以復邁蓋本三家詩从彳作復必非麻縵可知今按胡說是也  
據下文視爾如苴貽我握椒爲男女相說之詞則融邁自从箋  
訓總行爲允

貽我握椒傳椒芬香也瑞辰按椒亦巫用以事神者離騷巫咸  
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椒香物所以降神是也詩言  
貽我者蓋事神畢因相贈貽耳

衡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五

廣雅書局

可以棲遲傳棲遲遊息也瑞辰按棲遲疊韻字說文犀犀遲也  
據玉篇犀今作栖說文遲籀文作遲是犀遲卽棲遲也說文以  
棲爲西之或體故嚴發碑作西遲衡門蔡邕焦君贊作栖遲偃  
息說文遲或从尸卽古夷字故婁壽碑作偃徠衡門孔彪碑  
亦曰餘暇徠徠遲又作遲甘泉賦靈遲卽今文遲作遲李翊碑  
棲遲不就棲遲亦棲遲也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徠徠樂志遲又  
作徠

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瑞辰按說文泌俠流也文  
選魏都賦李善注引作水馱流也邶風泌彼泉水傳泉水始出  
泌然流也泌卽泌之假借蓋泌本泉水疾流之貌因名其泉水  
爲泌矣廣雅邱上有木爲泌邱疏證曰蔡邕郭林宗碑棲遲泌

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東哲元居釋云學既積而  
身困夫何爲乎泌邱以泌爲邱名與毛傳異蓋本三家詩今按  
蔡邕所書石經爲魯詩則泌邱蓋魯詩之說古者邱下多有水  
釋名水出其前曰坵邱水出其後曰阻邱水出其右曰坵邱水  
出其左曰營邱是也詩言泌之洋洋爲水流貌蔡邕兩碑字皆  
作泌从水竊疑廣雅原作邱下有水爲泌邱後譌爲邱上有水  
因改泌邱爲泌邱耳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志飢箋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樂飢瑞辰按韓詩外傳列女傳文選李注太平御覽  
五十八引詩並作可以療飢療療古同字說文療治也或作療  
是知鄭箋療飢實本韓詩而於經字則仍作樂沈重云舊皆作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六

廣雅書局

樂字是也釋文正義皆云鄭本作療誤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箋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  
已瑞辰按說文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賢字是古者妻必貴女  
故字取貴女會意此詩正反其義以取興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瑞辰按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是也池皆設于城外所以護城水經潁水注言陳  
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  
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  
郡縣志陳州東門池在州城東門內道南詩陳風東門之池可  
以漚麻卽此也太平寰宇記亦曰宛邱縣有東門池在縣城東

北角此蓋後人因詩詠東門之池因於陳之東門內鑿池以附合之非毛傳城池之謂矣

可以漚麻傳漚柔也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與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瑞辰按說文漚漚也漚久漚也考工記鄭注漚漚也此傳訓為柔者柔當讀同生民詩或籛或蹂之蹂箋蹂之言漚也籛之又潤溼之廣雅潤漚漚並訓為漚是知柔亦漚也故箋云於池中柔麻以柔麻即漚麻正義乃云漚柔者謂漚漚使之柔韌失傳信矣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箋晤猶對也正義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瑞辰按說文寤寐覺而有言曰寤晤與寤通列女傳引詩作可與寤言是其證也寤借作晤猶邯風寤寐有標說文引詩亦引作晤耳說文晤覺也此詩晤歌晤語晤言即考槃詩寤歌寤言彼係獨處此言與人若如此傳箋訓遇訓對則考槃詩上言獨寐下不得言寤歌寤言矣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牂傳牂牂然盛貌瑞辰按牂牂當為將將之假借古文將作牂說文牂扶也玉篇以將為將之古文牂牂形近又並从耳聲故二字互借內則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為牂此牂借作將也此詩其葉牂牂據易林革之大有有南山之楊華葉將將廣雅鏘鏘盛也鏘與將通則知牂牂當為將將此將借為牂也爾雅方言並云將大也

大盛義近故將將得為盛貌廣雅藏藏茂也藏藏亦將將之假借明星煌煌箋女畱他色不有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瑞辰按明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七

廣雅書局

星謂啟明之星非泛言大星也小雅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巨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史記天官書太白出東方庫近日曰明星高遠日曰大星是啟明一名明星之證明星煌煌謂天且明而不至也鄭風明星有爛亦謂啟明舊皆泛言大星失之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瑞辰按說文艸艸木盛米米然讀若蕘廣雅芾芾茂也此詩其葉肺肺大雅荏苒蒹葭小雅荏葦淖淖廣雅淖淖茂也並當為米米之假借  
明星哲哲傳哲哲猶煌煌也瑞辰按哲與晰同字說文哲昭哲明也引禮曰哲明行事今儀禮禮記並作質明廣雅晰晰明也玉篇晰明也哲晰並同上

墓門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三

廣雅書局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瑞辰按天問王逸注曰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墓門蓋陳之城門猶左傳言秦師過周北門王尚書曰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潰入杜注墓門鄭城門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齊亦有鹿門齊有楊門宋亦有楊門其說是也傳以為墓道之門失之

誰昔然矣傳昔人也箋誰昔昔也瑞辰按傳箋義本相承朱子集傳云誰昔猶言疇昔其說是也疇誰一聲之轉爾雅疇誰也疇字本作畱又作畱說文畱誰也又曰畱詞也引虞書曰畱畱今經典通作疇禮記檀弓曰予疇昔之夜鄭注疇發聲也疇轉為誰皆語詞故箋以誰昔即為昔也疇昔或作疇曩文選虛謚詩借日如

昔爲久曩亦久也兩雅曩昔對今言故訓爲久至經傳多借昔爲夕如詩樂酒今夕楚詞王注引作樂酒今昔之類然非此詩誰昔之義如以誰昔爲夕則禮記疇昔之夜既言夕又言夜爲不詞矣段玉裁疑傳入字當爲夕字之譌失之

墓門有梅傳梅柝也瑞辰按前章言棘後章言梅二木美惡大小不相類非詩取興之指考楚詞天問曰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云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沃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其說蓋本三家詩是知二章墓門有梅三家詩原作墓門有棘與首章同又列女傳引詩雖作墓門有棘有鴉萃止然據下文大夫曰其棘則有其鴉安在則知上文引詩原作墓門有棘故曰其棘則有今本作棘者特後人據毛詩改耳毛詩作梅亦當爲形近之譌古梅杏之梅作某古文作棘見玉與棘形相近蓋棘譌作棘因作某又轉寫作棘與梅毛公作傳時已誤因隨其文訓之耳

有鴉萃止傳鴉惡聲之鳥也正義鴉惡聲之鳥一名鵙與梟一名鴟此文有脫誤按勘記曰當瞻印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鴉卽土梟非也瑞辰按鴉非卽鴟梟正義已辨之矣至以鴉爲服其說見史記及巴蜀異物志荆州記史記賈誼傳楚人命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日服不能遠飛行不但考出城又荆州記巫縣有烏如雌雞其名爲鴉楚人謂之服漢書賈誼傳云服似鴉則不以鴉卽爲服周官若族氏掌覆犬鳥之巢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鴉鴞賈疏鴉之與鴞二鳥俱是夜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九 廣雅書局

爲惡鳴者也是亦分鴉與服爲二鴉蓋似服而非卽服也據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王逸注引詩有鴉萃止爲證廣雅作鴞云鴞鳥鴉也則鴉卽繁而非鴞矣繁通作蕃山海經北山經涿光之山其鳥多蕃郭注或曰卽鴉是也鴉之言呼號也繁之言繁蓋皆狀其惡聲因以命名至其形說者不一有謂似鴞者正義引陸璣疏鴉大如班鳩綠色西山經白於之山其鳥多鴞郭注鴞似鳩而青色司馬彪莊子鴞炙注小鳩可炙是也有謂似鴞者索隱引鄧展云似鴞而大又引荆州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是也西山經黃山有鳥其狀如鴞名曰鸚鴞以鸚鴞爲似鴞則與鴞似雌雞說亦相類蓋鴞之類大小不同要其爲惡聲則同詩蓋以鴞之惡聲預知人禍以與諫者之苦言逆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十 廣雅書局

足規君過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訊又作諄徐息悻反告也韓詩訊諫也瑞辰按廣韻引詩歌以諄止廣雅諄諫也疏證曰訊字古讀若諄故經傳二字通用或以訊爲諄之譌失之今按毛韓詩作訊皆以訊爲諄之假借王逸楚辭章句引詩諄予不顧則齊魯詩必有用本字作諄者也列女傳引詩歌以訊止與廣韻引詩作止正同詩以二止字相應爲語辭猶上章以二之字相應也今作訊之者以形近而譌

防有鵠巢

序防有鵠巢愛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瑞辰按春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史記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

生子歎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宣公信讒之事惟見於此藉  
謂此詩正言太子被讒之事召南以鵲巢喻人君之有國家此  
詩以鵲巢喻太子之應得國其義一也鵲巢宜於林木今言防  
有鵲巢則非鵲巢之所矣賈誼策言人君之尊如堂詩以有甃  
喻太子言人主恃太子以為衛猶堂階恃令適以為固也有甃  
宜於堂階今言中堂有甃則非置甃之區矣旨若即陵若宜生  
下濕旨鵲蓋亦相類今言邛有皆非其所應有詩蓋喻支庶宜  
在下位今反上借又以證讒言之不可信耳范逸齋補傳云防  
邛高邛之地必無若鵲堂塗之閒人  
所掃除必無領其說與予略同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瑞辰按此章防與邛對言猶下章中唐與  
邛對言邛為邛名則防宜讀如隄防之防不得以為邑名鵲巢  
宜於林木今言防有非其所應有而不應有而以為有所以為  
讒言也詩之取興與采芣同義至說文邛地名在濟陰後漢郡  
國志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此蓋後人  
因詩附會不足取以證詩

邛有旨若傳邛邱也若草也瑞辰按爾雅若陵若詩若之華正  
義引陸璣疏云若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  
紫艸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是若生於下濕今詩言邛有者  
亦以喻讒言之不可信箋云邛之有美若處勢自然失之又按  
古葦芳字多假作若幽風傳茶葦若也若以若為芳之假借尤  
非邛所應有二章邛有旨鵲亦當為下濕所生之艸但經傳無  
可考耳

誰侑予美傳侑張誑也瑞辰按傳本爾雅侑張與詩張通郭注  
爾雅引書曰無或侑張為幻今書作謫侑即謫之假借字也說  
文侑有靡蔽也引詩誰侑予美誑與靡蔽義正相成蓋本三家  
詩侑之訓靡蔽猶說文訓儔為夥也其字通作侑楊雄三老箴  
姦宄侑張即侑張也又作侑見爾雅釋文又作侑劉琨詩自頌  
侑張皆音同假借字也美韓詩作媿云媿美也按說文美甘也  
媿女好也是美好之字正作媿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媿蓋古  
文媿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媿又借作媿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說文媿順也  
此媿之本義

中唐有甃傳中中庭唐堂塗也甃令適也瑞辰按爾雅廟中路  
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據逸周書作雒解堤唐山廣孔晁注唐中  
庭道也文選注引如淳曰唐庭也是唐為廟中路又為中庭道  
名與堂塗名陳者異傳既以中為中庭又以唐為堂塗是誤合  
唐陳為一也考工記匠人堂塗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令  
甃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賈疏云名中央為督假  
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為峻邵晉涵曰蓋甃  
以甃甃中央稍高起也今按釋文甃音階甃與該通說文該階  
次也鄭注言階前而引令甃甃為證是知甃即該謂該前之道  
也古惟內朝有堂有堂斯有階有階斯有甃其外朝治朝皆平  
地為廷無堂斯無階無階斯無甃詩言中唐有甃正設為似有  
實無之辭以見讒言之不可信也令適即甃之合聲爾雅甃甃  
謂之甃郭注甃甃也今江東呼甃甃說文甃令甃也又曰甃令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三

適也。巽適擊三字同韻。故通用。廣雅。餽。餽。餽。也。通俗文。狹長者謂之。餽。餽。吳語。韋昭注。員曰。困方曰。鹿則。餽。蓋。餽。之。長方者耳。巽字又通作。壁。尚書大傳。周傳。牧誓篇云。不愛人者。及其骨餘。鄭注。骨餘。里落之。壁。骨爲。胥。字之。譌。說苑。作。餘。胥。趙氏。垣曰。或引。尚書大傳。作。儲。胥。長安志。圖。漢。瓦。有。曰。儲。胥。未。央。古人謂。瓦。爲。儲。胥。鄭注。以爲。壁。者。壁。卽。巽。也。巽。爲。磚。亦。得。爲。瓦。稱。

邛有旨。鴟。傳。鴟。綬。也。瑞辰按。爾雅。鴟。綬。說文。鴟。綬。也。引詩。邛有旨。鴟。作。鴟。及。藹。者。假借字也。

月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僚。本。作。僚。瑞辰按。方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三

說文。竝曰。姣。好。也。是。佼。爲。姣。之。假借。說文。僚。好。兒。僚。女。字。也。方。言。僚。好。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卷九。竝引。詩。姣。人。僚。兮。是。僚。本。又。作。僚。之。證。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瑞辰按。窈。糾。猶。窈。窕。皆。聲。韻。與。下。優。受。天。紹。同。爲。形。容。美。好。之。詞。非。舒。遲。之。義。舒。者。嗷。之。假音。嗷。通。作。逝。又。作。舍。林。杜。詩。嗷。肯。適。我。韓。詩。作。逝。此。嗷。逝。通。用。之。證。也。春。秋。陳。乞。弒。其。君。茶。公。羊。作。舍。史。記。作。筮。此。茶。筮。舍。茶。是。徵。卽。詩。荆。舒。則。又。舒。茶。同。音。之。證。舒。者。發。聲。字。猶。逝。爲。語。詞。也。又。與。虛。同。音。通。用。爾。雅。虛。開。也。虛。卽。舒。也。舒。窈。糾。兮。言。窈。糾。也。舒。優。受。兮。言。優。受。也。舒。天。紹。兮。言。天。紹。也。猶。之。日。月。詩。逝。

不古處言不古處也。碩鼠詩。逝將去女。言將去女也。林杜詩。嗷。肯適我。言肯適我也。桑柔詩。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逝皆發聲。不爲義也。以舒舍同音推之。因知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亦發聲。言許子何不爲陶冶。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也。舍爲止。或謂作陶冶之處。並失其義。舍猶舒也。說文又曰。余語之舒也。余从入舍省聲。亦舍舒同類之證。傳訓舒爲舒遲。因以窈糾優受天紹爲舒之態。蓋失之矣。

勞心兮。傳。勞。憂。也。瑞辰按。高誘。淮南子。精神篇。注。勞。憂。也。凡。詩。言。勞。心。皆。憂。心。勞。心。兮。猶。言。憂。心。兮。也。

月出皓兮。瑞辰按。皓。者。皓。之。俗。爾雅。皓。光。也。說文。皓。日。出。兒。字。通。題。三。倉。皓。古。文。顯。說。文。顯。白。兒。引。楚。詞。天。白。顯。顯。聲。類。顯。白。

首兒也。詩以皓形容月色之白。又作暉。廣雅。暉。白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百

佼人僚兮。釋文。僚。本。又。作。劉。好。貌。埤蒼。作。嫺。嫺。妖。也。瑞辰按。羣。經音辨。引。詩。正。作。劉。劉。與。劉。皆。嫺。之。假借。玉篇。嫺。嫺。也。卽。取。詩。義。廣韻。嫺。美。好。埤蒼。訓。妖。妖。亦。好。也。

舒天紹兮。瑞辰按。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要紹。便娟。承珙曰。諸。言。要。紹。者。皆。與。天。紹。同。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瑞辰按。陳。第。及。顧。炎。武。戴。震。竝。謂。慘。當。作。慄。吳。棫。謂。八。分。泉。多。寫。作。參。因。此。致。誤。又。或。謂。魏。晉。開。避。曹。氏。諱。故。泉。多。作。參。孔。廣。森。曰。宵。豪。爲。侵。覃。之。陰。聲。故。慘。轉。爲。慄。猶。儀。禮。禫。服。或。爲。導。說。文。函。古。文。函。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今。按。孔。說。是。也。檀弓。鄭注。繆。讀。如。綃。說文。諄。讀。若。龜。皆。宵。豪。

大四百九十七

及侵置音轉之證說文懔愁不安也爾雅廣雅並曰慘憂也廣雅又曰慘操也是字之从臬从叅者聲近而義亦同釋詩者當日慘讀若懔轉其音不必易其字也釋文於北山詩或慘慘劬勞云字亦作懔於白華兮念子懔懔云亦作慘慘至此詩及正月詩憂心慘慘抑詩我心慘慘釋文不曰本作懔則古本皆作慘字初無異本可知張參五經文字云懔干到反見詩不著何篇蓋仍指白華詩念子懔懔耳或謂此詩慘字張參五經文字作懔失之

株林

胡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瑞辰按株爲邑名林則野之別稱劉昭續郡國志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路史朱襄氏都于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五

廣雅書局

朱注朱或作株是株爲邑名故二章朝食于株得單言株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野與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株林猶株野也傳云株林夏氏邑者隨文連言之猶言泥中露邑名兩中字皆連類及之耳非以林爲邑名

從夏南傳夏南夏徵舒也箋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瑞辰按王符曰夏氏陳公族詩稱夏氏正外傳責其嬖姓之意不言夏姬言夏南者上二句詩人故設爲問辭若不知其淫於夏姬者以爲從夏南遊耳下二句當連讀謂其非適株林從夏南也言外見其實淫於夏姬此詩人立言之妙鄭箋以爲祗拒之辭失之又按詩以南與林爲韻唐石經作從夏南姬則不與林

韻且夏姬爲夏南之母若稱夏南姬則不辭蓋後人因箋云從夏氏子南之母遂妄增姬字耳又正義本南下有兮字今無兮字誤从定本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瑞辰按隱元年公羊何休注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馬高六尺以上大夫士皆曰駒高五尺以上此詩乘馬指陳靈乘駒指孔靈儀行父故傳以大夫乘駒釋之王肅云陳大夫孔靈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是也箋以乘馬乘駒皆指國君不若傳以乘駒指大夫爲確駒釋文本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五

廣雅書局

作駒音駒引沈重曰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又皇皇者華釋文維駒本亦作駒說文馬高六尺爲駒引詩我馬維駒漢廣傳五尺以上曰駒此詩箋馬六尺以下曰駒以說文及釋文引沈重說證之駒皆當作駒駒與駒雙聲古音蓋讀駒如駒因假借作駒耳公羊注駒高五尺以上駒亦駒也周官校人鄭司農注及說文並云馬二歲曰駒據淮南子脩務篇馬之爲草駒之時高注馬五尺以下曰駒是駒乃小馬未可駕者猶在五尺以下後人譌下爲上遂與五尺以上之駒相混而不知駒實駒之假借字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芙蕖之莖曰荷瑞辰按爾雅荷芙蕖

其莖茄說文茄夫葉莖淮南子高誘注荷水菜夫渠也其莖曰茄是茄爲荷莖之定名箋訓荷爲莖而不曰荷當爲茄者荷茄古同音荷之言茄也茄通作荷猶爾雅陵莫大於加陵卽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也據正義引爾雅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疑三家詩本有作茄者鄭君因以毛詩荷爲茄之假借故直以茄釋之而不易其字猶與子同澤箋訓爲釋而經仍作澤可以樂飢箋訓療治而經仍作樂也漢書楊雄傳矜芟茄之絲衣兮師古注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以茄荷爲古今字蓋謂古茄荷字同音通用彼借茄爲荷猶此詩借荷爲茄也爾雅其菓蕝釋文云字又作葭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爾雅作其菓葭與釋文所見本同初學記卷一十七引作其菓荷說文荷夫渠菓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七

荷乃葉非莖故知箋訓莖者以荷爲茄之借字也王尙書春秋名字解言宋公子何字弗父何讀爲茄亦荷讀爲茄之類

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傷思也瑞辰按爾雅陽予也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本羊作陽注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貨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是陽讀同廝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辭也詩考謂卽此詩傷如之何之異文則當爲傷之假借玉篇陽傷也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瑞辰按泗洩古音同部涕泗卽涕洩也易鄭注自目曰涕自鼻曰洩說文洩鼻液也泗卽洩之假借胡承珙曰爾雅咽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爲咽又曰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自鼻也據此泗爲鼻液與咽爲鼻息音

同義近

有浦與蒲傳蘭蘭也箋蘭當作蓮瑞辰按蘭蓮古同聲溱洧詩釋文引韓詩傳曰蘭蓮也正釋此詩有浦與蘭爲鄭箋所本釋文誤移於溱洧章耳據太平御覽引韓詩曰秉執也蘭蘭也是知韓詩於溱洧乘蘭亦訓爲蘭與毛詩同未嘗以蘭爲蓮也古連關同聲故蘭可借作蘭亦可作蓮耳

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釋文儼本又作儼瑞辰按卷卽媿之省借媿說文作媿云媿好也說文又曰媿讀若書卷之卷故知媿卽媿字廣雅媿好也玉篇媿好兒或作媿媿通作媿猶捲勇之捲一作捲也媿又與儼通齊風擗我儼今釋文儼韓詩作媿好貌又通作媿上林賦柔媿媿媿史記作媿媿段玉裁說文媿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六

猶儼可通作媿也

字注云今人所用媿字當卽此玉篇媿媿媿也媿通作卷與媿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釋文儼本又作儼瑞辰按碩大且儼猶言碩大且卷卷爲好儼亦好也說文儼字注一曰好兒文選甘泉賦注亦曰儼好也玉篇有媿云女好兒其義一也胡承珙曰釋文儼當作媿又按太平御覽引韓詩作媿說文媿字注引詩碩大且媿正木韓詩廣雅媿美也玉篇媿又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韓詩薛君章句以媿爲重頤蓋重頤亦美兒也淮南說林篇媿輔在頰則好是已至說文云媿含怒也一曰難知也皆於詩義無涉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劉昌齡黎永梅陳慶修校字



檜

桐城馬瑞辰撰

詩譜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瑞辰按史

記楚世家正義引詩譜曰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

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郟國為鄭武公所滅也與鄭譜微

異今諸作黎無歷唐至周一句史記楚世家曰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

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此以重黎為一人山海經大

荒西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叩

下地則以重黎為二人今按以重黎為二人者是也楚語言顓

頊命南正重司火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所言重為南

正與左傳言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木正者無涉重及黎皆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四

廣雅書局

顓頊後也大戴禮帝繫篇言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集解徐

廣引世本曰老童生重黎及吳回皆以重黎連言郭璞注山海

經引世本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與徐廣引

世本不同竊謂世本大戴禮言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者本謂老

童有三子重也黎也吳回也若言生重及黎及吳回則不辭故

以重黎並言山海經不言吳回故言生重及黎郭注引世本云

生重及黎特順經文言之而世本以重黎為二人即此可見史

記多本世本以世本重黎連言遂誤以為一人耳史記卷章生重黎集解引

譙周曰老童即卷章按老童卷章字形相近重黎合吳回為三人而傳記多以黎為

吳回者史記楚世家言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

復居火正為祝融是黎為祝融吳回代之故郭璞山海經注曰

大戴禮卷十七

吳回祝融弟亦為正火也以其代黎為祝融故亦名黎亦名祝

融潛夫論志氏姓曰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高誘注淮南子曰

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

祝融是也帝嚳所誅之重黎無後詩譜言祝融氏名黎者亦謂

吳回耳後世稱火神為回祿者正指吳回高誘注呂氏春秋乃

云吳國回祿之神託于竈失之

羔裘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

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

是其好絮衣服也瑞辰按古者狐裘之用不一玉藻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諸侯朝天子之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大蜡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四

廣雅書局

息民之服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燕居亦得服狐裘矣詩言

羔裘逍遙者謂其以朝服燕是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也言狐

裘以朝者謂其以燕服朝以見不能自強於政治也二者義同

此傳云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正見二者之相反蓋亦以狐

裘為燕服錢澄之曰逍遙而以羔裘是法服為嬉遊之具視朝

而以狐裘是臨御為褻嫫之場是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瑞辰按古者

人君日出視朝此詩羔裘承上逍遙朝翔言則日出視朝之時

已服羔裘遊燕詩但言羔裘之鮮美而君之不能自強於政治

正可於言外得之

素冠

轉人樂樂今傳棘急也樂樂瘠貌瑞辰按讀詩記引崔靈恩集

注作憚人蓋以棘棘雙聲爾雅棘憚同訓急故轉為憚人耳方

言憚老也郭注老人皮瘠之形亦與瘠義近惠氏九經古義曰

攷古瘠字義雲章作瘠義雲切韻又作瘠見汗字相似因誤為

棘今按樂樂既為瘠貌則棘即為瘠可知惠氏以棘為古瘠字

是也又以棘為瘠與瘠形近之誤則非說文瘠瘦也瘠古文瘠

玉篇同棘為瘠之假借呂覽任地曰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誘

法棘瘠瘠也詩棘人之樂樂言瘠瘠也正訓棘為瘠說文瘠臞

也引詩棘人瘠瘠為正字毛詩作樂樂假借字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聊猶且也且與

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瑞辰按同歸猶下章言如一皆謂

一致非謂歸其家也傳訓聊為願箋訓為且與載馳章傳箋同

義願與且義正相承聊之為願又為且猶愁之訓願又訓且也

小爾雅愁願也又按說文聊耳鳴楚詞耳聊啾而慄恍此聊字

說文愁且也

本義至訓且者乃僂字之假借說文僂一曰且也聲類僂且也

僂與僂同

隰有萋楚

倚儻其枝傳倚儻柔順也瑞辰按經義述聞曰萋楚之枝柔弱

蔓生故傳箋並以倚儻為柔順但下文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

亦云倚儻則倚儻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

有難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倚儻同字又作倚旒楚辭

九辨紛旒旒乎都房王逸注旒旒盛貌引詩旒旒其華與毛傳

大四百八十四

異義蓋本於三家今按王說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旒旒從風

索隱引張揖云旒旒猶阿那也那與儻古亦同聲草之美盛曰

倚儻樂之美盛曰倚那其義正同商頌倚與那與正言樂之美

盛傳以倚為歎詞亦非

天之沃沃傳天少也沃沃壯俊也瑞辰按禹貢厥草惟天天通

作沃說文沃木少盛兒引詩桃之沃沃是艸木之盛通得名天

此詩天之沃沃从朱子集傳即指萋楚為是傳箋以天為人之

年少失之

樂子之無知箋知匹也瑞辰按爾雅知匹也箋訓知為匹與下

章無室無家同義此古訓之最善者或疑知不得訓匹今按墨

子經上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亦曰知者接也荀子正名

篇曰知有所合謂之智凡相接相合皆訓匹爾雅匹合也廣雅

接合也是也知訓接訓合即得訓匹矣又古者謂相交為相

知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交與合義亦相近

芄蘭詩能不我知知正當訓合不我知為不我合猶不我甲為

不我狎也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釋文作不相知

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今按不相知者即不相匹也此

皆知可訓匹之證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偁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偁偁疾驅非有

道之車瑞辰按彼匪古通用廣雅匪彼也疏證引此詩匪當為

彼匪風發兮匪車偁兮猶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偁偁

四

128

然今按王說是也彼古通作彼論語問子曰彼哉彼哉廣韻引作子西彼哉說文無彼字彼即彼玉篇彼邪也廣韻引埤蒼同廣雅彼衰也是彼有邪義匪亦邪也古匪字蓋借爲邪彼之彼又借爲彼我之彼

顧瞻周道傳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周道周之政令也瑞辰按周道猶周行朱子集傳云周行大道是也周之言彌廣雅彌大也周道又爲通道亦大道也凡詩周道皆謂大路即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也謂詩以大路之坦平喻王道之正直則可若遂以爲周之政令則非

中心怛兮傳怛傷也瑞辰按漢書王吉傳引詩怛作愬顏師古注愬古怛字也今按說文無愬字但云怛慙也或从心在旦下作怛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悲也愬驚也竝丁割切是愬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四

五

風雅書局

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愬與怛同魯峻碑中心怛倒正用此詩今按怛與倒一聲之轉怛亦怛字之假借李陵答蘇武書祇令人增怛怛切倒即怛也

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釋文嘌本又作票瑞辰按說文嘌疾也引詩匪車嘌兮又曰標疾也無節度正是疾義正義曰由疾故無節是也

誰能亨魚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瑞辰按漢時以相敬相親皆爲人偶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

大四百七十五

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偶此相敬謂之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賈子匈奴篇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此相親謂之人偶也說文仁親也从人二會意人二即相偶也說文又云偶桐人也桐人即相人形近之譌此箋以人偶釋誰能誰將蓋讀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能安也善也讀將如福履將之之將將謂扶助之也安善之扶助之皆與人偶爲相敬相親之義合箋內人偶能三字當連讀謂親敬此割亨者將亦能也能與將皆人偶之也正義乃云人偶此能割亨者以能字屬割亨者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四

六

風雅書局

韻會引說文作土釜劉向九歎繫土鷲於中字今王逸注鷲釜也說文鷲字注秦名土鷲曰鷲讀若過案鷲即今俗所稱鷲也此皆鷲爲釜屬之證至爾雅謂之鷲據說文鷲大釜也爾雅屢是鷲亦釜屬說文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鷲此別一義正義據孫炎以甑爲鷲乃謂鷲非釜屬誤矣釋文概本又作概按說文引詩正作概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四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劉昌齡黎永梅陳慶修校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曹

桐城馬瑞辰撰

總論

蓋嘗讀春秋及史記曹世家而知列國之風終以曹而次于槍者非無故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存惟曹列于成國先見覆滅春秋哀八年宋滅曹非世濟其無道無以及此是故曹自振鐸至伯陽凡二十四傳其君之死于兵者春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公羊傳曷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何休注曹見虜於大國伯為戎所殺孔廣森云曹伯偃公也與戎戰死見虜於大國者三共公成公虜于晉悼公四遇篡殺者四戴伯殺幽伯穆公死于宋皆見史記曹世家遇篡殺者四殺石甫隱公殺聲公靖公又殺隱公莊有不子之惡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皆見史記曹世家莊有不子之惡來朝公羊傳曰春秋有議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其在齊與曹與其有無禮之誅即觀晉文其他奢淫之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廣雅書局

史或未能悉載而政衰俗薄可以概見故春秋自莊公姑射以後姑射史記遂卒月葬時者貶而略之也春秋大國之例卒日葬月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此卒日葬月從大國例也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始射卒二十四年春葬曹莊公遂卒月葬時此後惟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為卒日葬月何休謂以文公為公子喜時父故特加錄之餘皆卒月葬時孔廣森謂曹無道先亡故貶之偃公死于戎聲公隱公相繼篡殺皆不書其卒葬者黜而削之也曹世家有聲公聲公國風以曹終蓋猶春秋黜曹之義焉至次曹於槍後者槍滅于鄭曹滅于宋皆亡國也槍君好絮衣服曹君好奢其惡又相類故並列之以著亡國之風為有國者戒大抵國之興以儉勤而亡以奢泰興以得人亡以棄賢昭好奢而蚺蚺刺共拂諫而候人歌有國者可以鑒矣亂極則思治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鳴鳩以思

君子下泉以念周京猶槍之終于匪風以思治也然槍亡而周遂東遷曹亡而春秋降為戰國世變之愈下也蓋誠有孔子之聖不能遏于前子思孟子之賢不能挽于後者矣

蚺蚺

蚺蚺之羽傳蚺蚺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瑞辰按蚺蚺古但作浮游夏小正浮游有般是也今作蚺蚺者後人从俗改耳爾雅蚺蚺渠略說文蠓蠓一曰浮游朝生莫死者渠略卽蠓蠓假借字釋文渠略本或作蝶螺亦俗字故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爾雅郭注言蚺蚺似蛞蝓方音蛞蝓秦晉之間謂之蝶螺郭注又云似天牛而小有黑角今按廣雅天社蛞蝓也說文蚺渠蚺一曰天社天牛蓋卽天社之別名方言注似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廣雅書局

天牛猶爾雅注似蛞蝓也蛞蝓黑色浮游亦黑色蓋形近而色同據郭璞云似天牛而小則浮游蓋小於蛞蝓今以目驗蛞蝓大僅六七分是知正義引陸疏云大如指長三四寸當為分字之譌又按夏小正及毛傳說文並云浮游朝生夕死淮南子詮言篇則云浮游不遊三日是知朝生莫死特甚言其死之速耳

菽蓿楚楚傳楚楚鮮明貌瑞辰按說文菽曾五采鮮兒引詩衣裳菽菽本三家詩楚楚卽菽菽之假借菽從盧聲盧从且聲楚从疋古讀如胥與且同聲故通用菽菽借作楚楚猶賓之初筵籩豆有楚義同韓奕籩豆有且仲尼弟子傳秦秦祖字子南祖當讀為楚也又按說文祖事好也方言理好也理美也音義

並與黠近

於我歸處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瑞辰按箋本序將無所依為義且與傳皆以此詩為興故以歸為君之依歸竊謂此詩當從朱子集傳以為比蓋詩人不忍言人之似浮游故轉言浮游之羽翼有似於人之衣裳此正詩人立言之妙然觀浮游之不能久存將於我乎歸處歸處謂死也則人之徒致飾於衣裳者亦可以為鑒矣爾雅鬼之為言歸也郭注引尸子死人謂之歸人呂氏春秋順說求人篇注並曰歸終也終亦死也說苑反質篇楊王孫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葛生詩歸于其居歸于其室皆以歸為死歸處歸止歸說義亦同於之言與也凡相於者猶相與也如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之類於即與也憂浮游之於我歸處以言我將與浮游同歸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三

蚌蚌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瑞辰按廣雅掘窞也說文引詩作掘云掘突也突為大从穴中暫出義與窞近段玉裁謂掘閱猶言孔穴失之掘字通闕周官屈伏左傳若闕地及泉即掘地及泉也潘岳秋興賦闕側足以及泉今即掘側足以及泉也閱讀為穴宋玉風賦空穴來風即莊子空閱來風也老子道德經塞其兌閉其門兌即閱之省謂塞其穴也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閱而得龜者即窞穴而得龜也掘通作窞曾子疾病篇魚鼈鼈以淵為淺而窞穴其中窞者歛之假借廣雅窞窞也窞

穴亦窞穴也說苑說叢篇引曾子正作窞穴則知此詩掘閱亦當訓窞穴矣陸機疏言浮游陰雨從地中出郭璞言浮游叢生糞土中皆與窞穴而出之義合毛傳言容閱正義以容閱為形容鮮閱誤矣至箋云掘地解閱者戴震曰閱與脫通謂浮游初生時掘地解脫而出是箋與傳異義正義引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是誤合傳箋為一矣又按毛傳無鮮閱字正義釋經云初掘地而出甚鮮閱釋傳云形容鮮閱者取箋以釋傳也蓋正義本箋作掘地鮮閱與定本作解閱義亦通也今正義本誤從定本古解鮮形近易譌據方言解輸掄也廣韻掄或作脫則箋從定本作解閱為是而讀閱為脫究不若讀閱為穴作窞穴解為善段玉裁又謂掘閱容閱皆聯綿字如孟子之言容悅亦可以備一解今按谷風詩我躬不閱傳閱容也孟子容悅二字連言則容亦悅之義正義訓容為形容亦非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四

候人

何戈與祿傳祿受也瑞辰按受即杖以積竹為之說文受以杖殊人也杖今本誤作受此從段本禮受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廣雅及杖也考工記廬人鄭注凡矜八觚矜亦杖也樂記注引詩荷戈與綴云綴表也所以表示行列也蓋本三家詩崔集注本亦作綴說文祿受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故从示受引詩何戈與祿今按說文引或說以祿為懸羊皮於城市是亦立表之意其說或即本三家詩但表非可與戈同荷仍从毛傳為是故說文亦首

大四百九十八

列設之訓

三百赤芾傳芾譯也一命組芾勳珩再命赤芾勳珩三命赤芾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佩赤芾者三百人瑞辰按說文市釋也天子朱諸侯赤周易乾繫度赤芾天子賜大夫之服蓋惟列國之卿大夫命于天子者始服赤芾故玉藻言再命三命皆赤芾今赤芾多至三百則皆曹伯私命之矣左傳言乘軒者三百人與詩三百赤芾合史記晉世家則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此讀而用美女為句乘軒者三百人也為句非謂乘軒者為美女也故史記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信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惟德之不建則不言美女矣司馬貞引晉世家作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刪去用字直以為美女乘軒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五

廣雅書局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傳鷓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鷓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鷓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位亦非其常瑞辰按爾雅鷓澤郭注今之鷓鴣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為淘河說文鷓胡污澤也或从弟作鷓是鷓以善居水中得名鳥善水者多能入水不濡表記引詩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鄭注污澤善居污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為才故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蓋本三家詩其說是也詩蓋以鷓之入水不濡與污澤之名相稱以與小人之德薄服尊為不稱其服耳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

瑞辰按上言不稱其服此言不遂其媾媾與服對亦當為服佩之稱媾蓋媾字之假借內則右佩玦捍是古者玦與捍並佩充爾詩傳能射御則佩鞬鞬者玦也佩捍猶佩玦也捍一名鞬一名遂說文鞬臂衣也各本作射臂決也誤此鄉射禮袒決遂鄭注遂射鞬也以朱章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佩鞬而不能射御是謂不遂其媾正與不稱其服同義鞬之借為媾猶玦之借為決也若訓媾為厚則與上章文義不相類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六

廣雅書局

南山朝隤傳南山曹南山隤升雲也瑞辰按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隤是也十道志曹南山汜水出焉是曹有南山之證隤即虹也周官眠祿掌十輝之法九日隤鄭司農曰隤升氣也後鄭注隤虹也今按蝦蟇詩以虹喻淫奔之女此詩朝隤亦喻淫奔蓋以淫奔之盛如朝隤喻小人之得志而以婉戀之季女斯饑喻君子之不見用也古解虹者或言升氣或但言升爾雅隤升也釋名虹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未有言升雲者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是虹氣與雲氣不同之證蝦蟇詩傳但曰隤升此傳蓋與之同今正義本作升雲乃因定本及集注而誤也正義升釋語文是知正義本止作隤升正義又云定本及集注皆曰隤升雲也是知惟定本及集注作升雲耳釋文本作升雲亦誤定本及集注特因傳曰蒼蔚雲輿貌以為朝隤承蒼蔚言遂妄增雲字不知虹之上升必因雲而始見蔡邕月令章句曰虹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常依雲而畫見于日衝蝦蟇詩正義亦曰虹色青赤因雲而見則蒼蔚

特虹之因雲而見不得遂以儕為雲也又按采蘋車舉二詩季女皆謂少女此詩季女義與彼同傳謂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其義亦迂

鳩鳩

鳩鳩在桑傳鳩鳩結鞠也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鳩鳩瑞辰按爾雅鳩鳩說文作結鞠方言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謂之布穀廣雅擊穀鷓鴣布穀也昭十七年左傳鳩鳩氏司空也杜注鳩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劉向說苑反質篇曰鳩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曹植責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七

廣雅書局

躬應詔詩序曰七子均養者鳩鳩之仁也釋文鳩本亦作尸漢書鮑宣傳言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收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字正作尸其說與劉向所引詩傳及曹植詩序同蓋本三家詩與毛傳微異毛傳取其朝暮上下平均如一劉向鮑宣曹植所據三家詩則取其養七子平均如一箋云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蓋亦本三家詩與毛傳異正義合為一誤矣其儀一分箋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瑞辰按說文儀幹也今經傳通作儀爾雅儀幹也左氏文六年傳引之表儀儀與表同義人之立木為表曰儀人之為民表則亦曰儀荀子君者儀也儀正則景正故此詩其儀不忒即曰正是四國矣凡

言表儀言儀式言儀度皆儀幹引伸之義此詩言君子用心之一有如儀表之正而此箋訓為義者胡承珙曰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其末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九有明證今按箋說蓋本三家詩

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瑞辰按梅當為梅杏之梅以下在棘在榛類之知皆小樹不得為梅柑也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箋騏當為璫以玉為之瑞辰按傳騏文釋文本作綦文周官弁師會五采玉璫鄭君引詩其弁伊綦而此箋云騏當為璫者彼注云璫讀為薄借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引詩其弁伊綦蓋本韓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八

廣雅書局

詩以綦為結此箋云璫以玉為之即以璫為所飾之玉其說與說文同與周官注異也說文騏騏文如博綦也段玉裁本作綦如博綦不通今按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用綦十二故法六白六黑是古者博亦用綦馬文書騏騏交錯有似博綦則作博綦亦可通又曰璫弁飾也往往置玉也各本作玉繫傳云綴玉於武冠若綦子之布列也是則馬文如博綦者謂之騏弁飾如博綦者謂之璫其義正同古人以星羅綦布並言說文繫傳言弁飾如綦止與會弁如星義合說文多本毛傳或許君所見毛傳作綦文因有博綦之說但鄭君箋詩所見毛傳自作騏文故易為璫耳其子在榛釋文榛木名也字林木叢生也瑞辰按說文榛木也一日菽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榛叢木也據集韻義或作菽是

故印輩字之或體此詩上言在棘則在榛宜訓叢木不得讀爲  
葉粟之業

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  
賢伯也瑞辰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據易林蠱之歸妹云下泉苞  
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此詩當爲曹人美晉荀躒納  
敬王於成周而作其說以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至  
昭三十二年城成周爲十年無王左傳天王使告於周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甥舅不遑啟  
處于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與易林十年無王合  
又以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卽此詩下泉卽伯卽荀躒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九

荀卽郇國之後去邑稱荀也稱荀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  
使荀躒唁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卽荀躒也諸荀在晉別  
爲知與中行二氏故又稱知伯荀伯猶知伯也美荀躒而詩列  
曹風者昭二十五年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成人二十七  
年會扈令成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  
事也今按易林說詩多本三家何楷以左傳證之似亦可備一  
說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  
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廣  
森曰稱成周不稱京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念  
彼周京似王新遷成周追念故京師王室之詞自是以後諸侯  
不復勤王故列國風詩終於此亦可爲何氏增一證也

例彼下泉傳例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瑞辰按大東詩有冽沈泉  
傳冽寒意也冽字从欠正義引七月詩二之日深冽云字从冰  
是遇寒之意則正義原作冽說文別有冽字云水清也引易井  
冽寒泉食而不引詩蓋以詩皆作冽無作冽者今本作冽誤也  
爾雅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此詩正義謂詩下泉卽彼沃泉今  
按自上澆下曰沃說文澆沃也故沃泉亦泉自上下滴之義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梁非澆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  
涼草蕭蕭之屬瑞辰按物叢生曰苞爲艸木通稱說文引書艸  
木蘄苞是也傳訓本者苞古通作葆說文葆艸盛貌廣雅葆茂  
也又曰葆本也本亦叢生之義玉篇本葆草叢生張平子西京  
賦萃菁蓬茸說文葦叢艸也萃亦本也商頌苞有三葉傳訓苞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十

爲本箋訓苞爲豐義正相承正義悉以本根釋之誤矣箋易稂  
爲涼以童梁非蕭著類也涼艸不見釋艸未知鄭箋何據今按  
中山經大隗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蒼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  
葍郭注引葍戾正著蕭之屬疑卽此詩之稂葍玉篇廣韻皆作  
葍蓋因形近而誤胡承珙曰釋文稂徐又音良說文葍艸也子  
虛賦卑溼則生葍葍漢書音義曰葍葍尾艸也葍與狼同卽爾  
雅之孟狼尾與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者相類鄭云涼艸蕭著  
之屬豈卽爾雅之狼尾與今按涼卽葍之同音假借後漢時或  
通假借作涼鄭君遂據以釋詩耳

郇伯勞之傳郇伯卽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郇侯文王之  
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瑞辰按僖二十四年左傳畢原豐郇



文之昭也杜注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括地志郇伯故城在解縣西南四里服虔則謂在解縣東水經注云今按竹書紀年秦穆公送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至盧柳這次舍於郇桑泉曰衰並在解東南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郇城考服說與俗符賢於杜單文孤證是郇在解縣東矣漢地志解縣屬河東郡而右扶風有栒邑縣應劭索隱皆以栒邑爲古郇國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甸以賜大夫原氏黠是爲荀叔又云文公城甸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按河東有荀城當以臣瓚說爲是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是郇伯實繼召公爲二伯毛公時竹書未出以二伯釋郇伯當別有所據箋以爲州伯非也白虎通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引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言邵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也此以二伯出而黜陟諸侯爲述職與毛傳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義合與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異義詩正義乃引孟子以釋毛傳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桐城馬瑞辰撰

幽譜

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郤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瑞辰按請以公劉為棄之曾孫此誤也戴震毛鄭詩考正據宋天聖

本國語及史記載祭公諫穆王皆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今

國語脫謂先王世為后稷之官非謂棄也今按韋注國語父子

稷連讀不以先世連讀足相繼日世正以世后

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按云皆有令德者以不窋

以前繼棄為后稷者不一人故以皆有令德統之也不曰棄卒

而曰后稷卒者謂最後為后稷之官者卒也又史記劉敬對高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一

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邠是亦謂自棄至公劉中歷十餘世矣不窋為后稷子蓋為

最後官后稷者之子非為棄之子鄭君誤以不窋為棄之子故

以公劉為棄之曾孫耳會孫亦元孫以下之通稱知鄭言后稷

夏后太康時失其官按后稷棄當夏禹時至太康甫七

十餘年中隔不窋及鞠二代故知箋言后稷必謂棄耳

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聞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

里有不窋冢毛大可謂公劉遷幽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郃遷

今按毛說非也史記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是知

不窋失官以後至于鞠時必嘗復其稷官復居於郃至公劉時

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郃遷幽耳竹書紀年少康三年

惟誤以不窋為棄子失官在太康時遂安云少康時復官以公劉詩涉渭為亂考之水經渭

水又東過武功縣北酈道元注渭水又東逕釐縣故城南舊郃

城也是郃在渭旁非自郃遷無由涉渭取材也又公劉詩傳曰

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

西戎而遷其民邑於幽焉按郃今武功縣幽今邠州幽在郃北

百餘里不窋城又在幽北二百餘里使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

外而遷於內非所以避中國之難也戴震又謂郃之封自公劉

始復與史記言公劉失官毛傳言公劉避難皆不合郃之復蓋

在公劉以前耳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瑞辰按劉敬言

公劉避桀居幽是也自后稷棄至公劉中有十餘世則知失官

不在太康時矣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又言其

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按亶父當殷武乙時去夏桀

正三百餘歲是公劉與桀同時之證韋昭國語注謂不窋失官

在太康時亦非太康至桀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為不窋孫不能

相距如此其遠戴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

謂不窋失官當在孔甲時蓋近之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二

七月

七月詩人事物候較遲傳言幽土晚寒者一三之日于耜傳三

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是也箋言晚寒者

二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

物之候從其氣焉一也二之日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

寒二也孔疏言晚寒者六月令仲春倉庚鳴此蠶月一也月令

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穠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

改歲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穫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  
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於凌陰  
六也瑞辰按幽詩所紀物候與夏小正月令互有同異參而考  
之與小正月令並同者五如有鳴倉庚及采蘋同繫春日與小  
正二月采蘋有鳴倉庚合與月令仲春倉庚鳴亦合一也蠶月  
條桑與小正三月攝桑妾子始蠶合與月令季春親桑勸蠶亦  
合二也四之日獻羔祭韭與小正二月初俊羔傳言夏有羔祭  
合與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亦合三也四月秀蕓與小正  
四月秀幽合與月令孟夏苦菜秀亦合說詳後四四也五月鳴  
蜩與小正五月夏蜩鳴合與月令仲夏蟬始鳴亦合五也與小  
正月令並異者二如七月鳴鵙與小正五月鳴則鳴異與月令  
仲夏鳩始鳴亦異一也二之日其同載續武功與小正十一月  
王狩異與月令孟冬講武亦異二也與月令異而與小正同者  
二如三之日于耜與月令季冬修耒耜異與小正正月農緯厥  
耒同一也八月載績載元載黃與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異與  
小正八月元校同二也與小正異而與月令同者一如七月流  
火與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異與月令季夏昏心中同是也不  
見月令而同小正者四如采蘋一也殆及公子同歸即小正二  
月綏多士女二也八月剝棗三也四之日祭韭而小正正月圍  
有見韭孔廣森謂先時而祭之四也不見小正而同月令者二  
如入此室處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合一也二之日鑿冰與月  
令季冬命取冰合一也至孔疏所言幽土晚寒六條多有未確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如有鳴倉庚序於爰求柔桑之上與蠶月條桑不同且與采蘋  
同時采蘋夏小正屬之二月則此有鳴倉庚亦二月孔疏謂在  
蠶月誤也月令季秋黃落特木葉微脫之始幽風十月隕穉乃  
草木凋落之盛月令嘗稻嘗麻特天子先嘗之禮幽風叔苴穫  
稻乃農夫收穫之秋一舉其初一舉其終非有早晚之不同也  
曰為改歲猶曰歲聿云莫特先時戒民入室之辭非謂改歲然  
後入室不得以為十月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異也二之日鑿  
冰與月令季冬取冰正同孔疏以為異亦誤至傳箋所云晚寒  
據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晚寒當如孔疏言寒來晚孫  
毓言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陸璣言晚節而氣寒皆非也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瑞辰按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  
中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虞夏時辰也此詩七月流  
火則火星之中在六月合於左傳火中寒暑乃退及月令季夏  
昏心中此周秦時辰也恆星東行約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千  
一百餘年而差一次所謂歲差也七月為周公追述之詩故即  
以周時星象言之  
九月授衣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瑞辰按周官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典絲麻絲  
於外內功皆以物授之典泉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凡言授者皆  
授使為之也此詩授衣亦授冬衣使為之蓋九月婦功成絲麻  
之事已畢始可為衣非謂九月冬衣已成遂以授人也  
二之日發發傳發發風寒也瑞辰按說文澤澤浹風寒也各本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四 廣雅書局

無澤波二字此  
從段玉裁本增波字注云一之日澤波澤波蓋本字毛詩作發  
發假借字也檜詩匪風發兮發亦波之假借澤通發猶采菽詩  
發沸濫泉說文作畢沸也波通作發猶碩人詩鱣鮪發發說文  
作鮪鮪也澤波二字疊韻說文又曰燁燁火盛兒火之盛曰燁  
燁泉之盛曰澤沸寒之盛曰澤波其義一也又按說文引一之  
日澤波不言詩曰錢大昕曰蓋非毛詩則不言詩今按說文引  
王室如坭境境其陰之類皆韓詩亦皆稱詩則錢說非也說文  
引詩而不言詩者三一鱣鮪鮪二一之日澤波三惟葦及蒲  
蓋皆毛詩假借說文以正字易之以其非毛詩及三家詩本文  
故不言詩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五

廣雅釋詁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氣寒也瑞辰按釋文栗烈並如字是本  
作栗烈者從釋文也正義本自作凜冽正義云有凜冽之寒氣  
以下皆作烈而此句仍作冽其證一也下泉大東兩詩正義皆  
引詩二之日栗烈其證二也文選朔風詩李注引毛傳栗冽寒  
氣也古詩十九首李注引詩及傳皆作冽其證三也大東正義  
引說文冽寒兒今說文有灑無冽據玉篇廣韻皆有冽無灑則  
今說文灑寒也蓋冽寒兒之譌灑琳以灑為冽之重文若為重則玉篇廣韻不應有灑無灑  
說文以凜冽相連列於澤波之後正釋詩詞其證四也五經文  
字彙部有凜字知其所據詩作凜其證五也爾雅凌凜也凜為  
冰而氣寒故訓凜凜亦凜之假借其證六也文選高唐賦李注  
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又引字林冽寒貌其證七也詩下泉  
冽彼下泉傳冽寒意也又大東有冽泚泉字皆作冽其證八也

玉篇冽寒氣也又曰凜冽寒兒其證九也廣韻冽寒也又曰凜  
冽寒風其證十也素問氣交變論曰其變凜冽玉冰注凜冽其  
寒也素問又曰風寒冰冽其證十一也董氏讀詩記引崔集注  
作栗冽其證十二也蓋正義本作凜冽者正字釋文作栗烈者  
假借字也凜冽二字疊韻至釋文云說文作凜冽今按說文凜  
風雨暴疾也从風利聲讀若栗凜烈風也段玉裁本改作凜冽也從風列  
聲讀若烈是凜冽與詩凜冽義近而音同然說文凜冽二字下  
竝不引詩未知其果出於詩不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六

廣雅釋詁

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瑞辰按褐有三訓一為毛布製如馬衣  
孟子許子衣褐趙注以義織之若今馬衣者也高誘注淮南子  
曰褐毛布若今之馬衣定八年左傳或濡馬褐以救之杜注馬  
褐馬衣玉篇褐馬背袒衣也桂馥曰袒衣者馬背覆衣無袖如  
人之袒是也一為臬衣說文褐編臬鞮段玉裁曰取未績之麻編為足衣如今草鞮之類  
孟子趙注或曰褐臬衣也蓋謂編臬為衣按說文編臬衣  
本相一為粗布衣說文褐一曰粗衣廣韻及孟子正義引孟子  
趙注褐一曰粗布衣也荀子大略篇則豎褐不完楊倞注豎褐  
童豎之褐亦稱短褐史記秦始皇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曰  
一作短小襦也音豎方言襦褌其短者謂之短褌說文短豎使  
布長襦玉篇褌袍也袍長襦也顏注貢禹傳曰短褌謂僮豎所  
著布長襦也今按說文褌短衣也顏注急就篇曰短衣曰褌自  
邾以上釋名袍丈夫著下至附者也褌蓋若今襖之短者袍若  
今襖之長者褌褌為豎使布長襦即袍也故玉篇訓褌為袍下

應或作短褐凡作短褐者皆袒褐形近之譌徐廣因訓為小襦失之袒褐蓋以粗布為之其形如褐因稱袒褐也孟子許子衣褐以其不自織布證之當从毛布之訓此時無衣無褐以史記寒者利袒褐推之當从粗布衣之訓謂以粗布為袒褐禦寒也古人衣褐並言不嫌詞複亦猶璫玉不嫌互舉耳

三之日于耜傳于耜始修耒耜也瑞辰按于耜與舉趾相對成文于猶為也儀禮士冠禮注于猶為也聘禮記注于讀日為也為與修同義于耜即為耜也為耜即修也傳以修耒耜釋于耜正訓于如為正義曰于訓於而以於是始修耒耜增成其義失之

田畷至喜傳田畷田大夫也箋喜讀為饔餼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饗來至於南畷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勸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七

廣雅書局

其事又愛其吏也瑞辰按國語命農大夫咸戒農用韋昭注農大夫田畷也田畷亦稱農正國語農正再之韋注農正后稷之佐田畷也省文則單稱畷爾雅農夫也農夫即農大夫省稱也亦單稱田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畷主農之官又淮南子四月官田是也亦單稱農郊特牲饗農鄭注農田畷也是也爾雅饔餼酒食也釋文引舍人本作喜是饔古多省作喜故鄭箋以此詩喜為饔之假借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箋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瑞辰按爾雅春為青陽故詩言春日載陽博物志蠶陽物也喜燥惡溼詩言日之陽溫正可以生蠶時也養蠶在三月生蠶在二月夏小正二月有鳴倉庚與此詩有鳴倉庚合二

月采芣亦與此詩采芣祁祁合又二月綏多士女與此詩殆及公子同歸箋訓歸為嫁合則詩兩言春日皆指二月無疑正義以春日指蠶月謂倉庚蠶月始鳴誤矣

女執懿筐傳懿筐深筐也瑞辰按說文懿嫻久而美也深即嫻壹之意小爾雅及楚辭王逸注並曰懿深也懿筐蓋對頃筐言之頃筐淺而易盈則懿筐深而難滿矣

采芣祁祁傳芣白蒿也所以生蠶瑞辰按何楷詩世本古義引徐光啟曰蠶之未出者鬱繁沃之則易出故毛傳曰所以生蠶其說是也集傳謂以繁啖蠶蓋誤夏小正二月采芣亦以生蠶傳以為豆實亦誤

蠶月條桑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戴震毛鄭詩考正曰條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八

廣雅書局

如厥木惟條之條爾雅桑柳醜條是也瑞辰按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故詩以三月為蠶月條桑玉篇挑撥也引作挑桑云本亦作條是古本有作挑桑者條乃挑之假借說文挑一曰操也廣雅操取也挑通作叟說文引詩挑今作叟說文叟一曰取也箋云枝落之采其葉者采亦取也正訓條桑為取桑胡承珙曰釋文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為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戴氏乃以爾雅桑柳醜條釋之失其義矣

取彼斧斯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瑞辰按桑性斬伐而益茂故遠揚既伐下即言猗彼女桑戴震讀猗如有實其猗之猗謂盛貌是也傳云角而東之曰猗乃讀猗為伐木猗矣之猗不知猗東為伐大木之法女桑無所用其角而東之也

荷彼女桑傳女桑黃桑也瑞辰按黃與棖通爾雅女桑棖桑郭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是女桑乃樹名桑之小者為女桑棖之低者為女桑其義一也棖桑亦女桑之別名正義本作女桑柔桑者女之言如柔一聲之轉又候人詩傳女民之弱者弱亦柔也故通作柔桑夷與雅音義近棖桑即雅桑也王照圖詩小紀曰棖當為夷黃與雅音義同謂艾夷復生者桑樹艾夷彌茂倚言茂美也女言柔弱也今浙中種桑皆小桑其枝每歲皆經艾夷是亦可備一說

七月鳴鴟傳鴟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時五月則鳴幽地晚寒乃物之候以其氣焉正義曰蟬及鴟皆以五月始鳴其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瑞辰按夏小正五月鳩則鳴與月令仲夏鳩始鳴同此詩七月鳴鳩殆如箋說幽土晚寒之故孟子趙注缺博勞也詩曰七月鳴鳩應陰而殺陽者也詩以鳴鳩誌將寒之候或據其盛鳴之時言之肅說非是

四月秀萋傳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箋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瑞辰按後世說秀萋者不一宋曹粹中據爾雅萋繞棘菴謂萋即遠志馮復京非之以為遠志開花以三月不以四月秀今按遠志名萋繞不單名萋則以為遠志者非也戴震據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謂秀萋即莠之盛程瑤田駁之謂莠至六月始秀今按廣雅萋莠也莠或亦有萋之名而非即詩所云秀萋也竊考說文萋艸也詩曰四月秀萋劉向說此味苦苦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九

爾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十

爾雅書局

萋也苦萋蓋即月令所云苦菜秀也孟夏月令王瓜生苦菜秀二者相連幽萋一聲之轉據鄭箋引夏小正王萋秀萋其是乎是鄭君所見夏小正亦王萋秀萋幽二句相連王萋秀萋即月令王瓜生也秀幽即月令苦菜秀也鄭君以夏小正秀幽證詩秀萋作萋者順經文兼引王萋秀者後人脫乃連類及之非以詩秀萋為王萋也鄭注月令疑王萋即王瓜斷無箋詩又疑王萋即萋之理然即此可為王萋秀萋幽相連之證至今本夏小正王萋秀之下秀幽之上多取茶一句金仁山本作取茶秀此當在秀幽句下乃傳釋秀幽之文謂於時取茶秀也秀幽即苦萋苦萋即苦菜苦菜即茶爾雅茶苦菜是也傳以取茶釋秀幽正秀幽即苦菜秀之證後人不知誤以傳取茶移於經文秀幽之上遂疑其別為一事又妄增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胥失之矣猶賴鄭箋引王萋秀萋二者相連可以證其誤耳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邱光庭云月令孟夏苦菜秀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為苦萋正與說文引劉向說苦萋合此亦秀萋即苦菜秀之證而此義實自鄭箋開之後久不善釋鄭箋遂致說者紛紛而不得其實耳

十月隕穠傳穠落也瑞辰按說文草木皮葉落墜地為穠是穠實為落葉之稱落葉名落猶穠葉即名為穠詩云隕穠猶荀子議兵篇云振槁也鄭風穠兮傳穠槁也亦與此傳訓穠為落葉同

一之日于貉傳于貉謂取此從陳政源讀舊連下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瑞辰按貉與禡古通用鄭司農注周禮大司馬

職有司表貉曰貉讀為禡書亦或為禡是禡即貉之或體字也鄭康成注甸祝表貉云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禡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田有貉祭也此詩于貉當謂往貉即周禮甸祝表貉之祭傳箋均謂貉為狐祭之貉失之

二之日其同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瑞辰按同之言會合也廣雅集合同也謂冬田大合眾也周官惟田與追胥鳩作

故曰其同爾雅蒐聚也冬田之言同猶春田之言蒐也下章我稼既同傳亦訓聚

五月斯螽動股傳斯螽蚣蝢也瑞辰按爾雅蝻螽蚣蝢斯猶析也故本亦作斯螽至周南螽斯羽乃爾雅所云皇螽螿者螽斯

猶蟋斯柳斯之類斯為語詞傳亦以蚣蝢釋之正義因誤合螽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十一

斯斯螽為一物

六月莎雞振羽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瑞辰按莎雞之名不一爾雅釋蟲翰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樗雞詩正義引李巡曰

一名酸雞太平御覽引廣志曰莎雞亦曰犖雞廣雅樗鳩樗雞也陸璣疏曰幽州人謂之蒲錯是名之不同也其種類亦不一

樊光郭璞並云小蟲黑身赤頭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名醫別錄云樗雞生河內川谷樗樹上陶注云形似寒蠶而小蘇

頌圖經引爾雅郭注而釋之曰今所謂莎雞者生樗木上六月便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

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亦不赤此殊不類蓋別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郭說然不名樗雞疑

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今按爾雅釋鳥有翰天雞郭注赤羽莎雞亦赤羽故同有翰天雞之名當以頭翅皆赤俗呼紅娘子者為是以其生樗樹上名為樗雞又有生莎草間者故名莎雞也崔豹古今注乃謂莎雞一名絡緯羅願遂以俗名絡緯娘當之非是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瑞辰按箋說是也詩云斯

螽莎雞一以股鳴一以羽鳴至蟋蟀乃以鳴之遠近言或以七月在野三句屬上莎雞者妄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並

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特以三蟲為一類耳禮記正義乃謂蔡邕以蟋蟀為斯螽誤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十二

穹窒熏鼠傳穹窒塞也瑞辰按詩以穹窒與熏鼠及下塞向

墮戶四者相對成文穹窮也窮治也盡也穹通作焞廣雅焞與寫並訓為盡又曰寫寫除也是穹謂除治之盡也廣雅窒塞

滿也是知穹窒傳訓窮塞者謂除治其室之滿塞也周官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正此詩熏鼠之事亦女氏掌除牆屋凡

隙屋除其狸蟲注狸蟲蠹肌味之屬即此詩穹窒之事蓋狸蟲隱於牆隙易於窒塞故必除之務盡正義乃謂穹塞其室之孔

穴失傳旨矣穹窒與熏鼠為二事東山詩灑掃穹窒箋云穹窒鼠穴也亦誤合二者為一

日為改歲入此室處箋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曆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墮戶之室正義言入室者夏秋

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  
瑞辰按曰為改歲漢書作聿為本韓詩也聿為改歲猶言歲之  
將改乃先時斂戒之辭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春秋宣六年初  
稔公羊何休注言井田之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  
戶八家共一巷又曰五穀畢入民皆居宅漢書食貨志亦曰在  
塾曰廬在邑曰里又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引  
詩為證蓋以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此春令畢出在野也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冬則畢入於邑也正義謂夏秋以  
來亦在此室誤矣汪德鉞尚書偶記曰堯典厥民析者即詩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由隄處而分於外也厥民因者因田中以  
為屋以便農事即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厥民夷者夷讀如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芟夷之夷殺草以鐵穫禾亦如之即詩八月其穫也厥民隳者  
即詩塞向墜戶入此室處也其說可與此詩相發明  
六月食鬱及萹傳鬱棣屬萹萹也正義鬱棣屬者是唐棣之  
類屬也劉棻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  
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萹萹者亦是鬱  
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  
萹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萹李即萹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  
萹也瑞辰按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萹萹也則在艸部萹萹一  
名燕萹廣雅萹萹舌也亦隸釋萹萹蓋艸之萹生者非晉  
宮閣銘所謂萹李也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云櫻萹實大如  
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梟似燕萹連萹生郭璞上

林賦注葡萄似燕萹可作酒是燕萹實藥及葡萄之屬宋開寶  
本草注燕萹是山葡萄亦堪作酒今按山葡萄實小與陸疏言  
燕萹實如龍眼者不合山葡萄蓋萹也此陸疏所云萹似燕萹  
者非即燕萹也燕萹為車鞅藤正義以為萹李誤矣又按說文  
萹字引詩食鬱及霍末掌禹錫蘇頌皆云韓詩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瑞辰按夏小正八月剝棗傳剝也者取也  
廣雅亦曰剝取也夏小正二月剝鱗即月令取鱗也八月剝瓜  
亦謂取瓜則剝棗訓取是也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即收收法擗  
而落之為上是取棗固不專用擊也傳訓擊者以剝為朴字之  
同聲假借朴正作支說文支小擊也又曰擊支也廣雅剝擊也  
義本毛傳說文剝或从卜作切故可假作支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古

廣雅書局

為此春酒傳春酒凍醪也正義引周官酒正三曰清酒鄭注清  
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至者春酒即彼清酒瑞辰按月令孟  
夏天子飲酎鄭注酎之言醇也廣韻作醪酒謂重釀之酒也  
春酒至此始成呂氏春秋高注亦曰酎春醪也是春酒即酎酒  
也漢制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周制蓋以冬釀經春始  
成因名春酒楚辭挫醪精凍飲酎清涼些凍飲蓋即凍醪凍醪即  
酎也魏都賦醇酎中山沈酒千日則中山酒亦即酎酒矣說文  
八月黍成可為酎酒是黍亦可為酎酒而以稻為上聘禮注凡  
酒稻為上黍次之梁亦次之是也此詩春酒承上穫稻自謂以  
稻為之耳

九月叔苴傳叔拾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筑拾也小爾雅督拾也



筑督均與叔音近而義同說文叔拾也从又未聲汝南名收芋  
爲叔拾與收皆謂取說文拾取也叔通作淑孟子有私淑艾者  
謂私取以自治也子私淑諸人也猶言私取諸人舊皆訓淑爲  
善失之至考文本作叔龍爺手鑑叔拾也乃俗增字說文叔或  
從寸作村又寸皆手也不須更增手旁作叔矣

采茶薪樗傳樗惡木也箋乾茶之茶惡木之薪瑞辰按爾雅茶  
苦菜今南方人呼苦蕒菜北方呼蕒蕒菜有春生秋生二種其  
春生者以孟夏秀以日至死月合孟夏苦菜秀呂氏春秋任地  
篇日至苦菜死是也其秋生者以八九月生經冬不死廣雅游  
冬苦菜也是也幽詩四月秀萼與月合苦菜秀合是指春生之  
茶采茶薪樗承上九月叔苴言是指秋生之茶箋云乾茶之茶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廣雅書局

蓋讀經采爲茶茶與薪樗相對成文乾茶以爲菜卽月令仲  
秋務蕒菜也樗卽今臭椿樹故爲惡木說文今本樗樗二字互  
譌陳啟源遂據之謂詩薪樗當作樗失之

十月納禾稼瑞辰按禾與稼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毛傳種之曰  
稼斂之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一曰稼家事也無一日二字  
只云稼家也一曰在野曰稼此對文則異也甫田曾孫之稼箋  
云稼禾也此散文則通也此詩禾稼連言稼亦禾耳

黍稷重穋傳後孰曰重先孰曰穋瑞辰按重者種之省借穋者  
種之或體說文種爲種植種爲種種云種先種後孰也種疾孰  
也引詩黍稷種種或作穋又於種前列種字云早種也引詩  
種穋未麥于種後列穋云幼禾也藝傳本下有晚種後孰者五

字蓋種與種一則先種後孰一則後種先孰種與穋一則早種  
先孰一則晚種後孰故說文以四字相次也周官內宰獻種稷  
之種鄭司農注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種後鄭謂詩  
云黍稷種種是也賈疏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  
意黍稷皆有種種今按後鄭引詩以證種種黍稷特連言之非  
以種種專屬黍稷也凡穀宜皆有重穋種穋四種然據管子地  
員篇五粟之土其種大重細重五榻之土其種大穋細穋紀  
又似穀有專名重穋者管子又云五杰之土其種大穋細穋五  
則之土其種大細細穋即黍也以重穋與黍稷並列則重穋  
非卽黍稷明矣大荒南經云驩頭維宜芑芑穋楊是食郭注管  
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紀黑黍皆禾類也種穋今雖未詳爲何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廣雅書局

穀粟亦禾之二名無疑孔疏以黍稷重穋爲四種是也孔疏再  
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賈疏以屬黍稷誤矣  
禾麻菽麥正義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瑞辰按禾有爲諸穀  
通稱者聘禮及周官掌客皆言禾若干車通謂粟之有藁者及

此詩十月納禾稼是也有專指一穀言者呂氏春秋云禾黍稻  
麻菽麥六者之實又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淮南子雒水宜禾  
又曰中央宜禾及此詩禾麻菽麥是也據說文禾嘉穀也粟嘉  
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四者相承而言是梁者粟之米也  
與者禾之實也此詩以禾與麻菽麥並言者禾卽梁也戴侗六  
書故云北方多陸土其穀多梁粟故梁粟專以禾稱正義謂更  
言禾字以總諸禾誤矣又按梁爲今之小米稷爲今之高梁程

瑤田九穀考辨之甚精秦漢以來多以稷爲小米俱誤

上入執宮公傳入爲上出爲下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  
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瑞辰按古者通謂民室爲宮因謂  
民室中事爲宮事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昏禮戒女  
詞曰夙夜無違宮事是也爾雅公事也宮公即宮事也公事即  
何休公羊注所云民皆入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者于茅索綯  
即宮事之一也宋儒以宮公爲公室宮府之役誤矣正義本作  
執宮公今本作執宮功者从唐定本改也公功古通用六月詩  
以秦虜公即以秦大功也毛傳公瞻印詩婦無公事即婦無功  
事也說詳王尚書功與公皆爲事穀梁宣十二定本不知公與  
功同義故易之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七

廣雅釋詁

書爾于茅箋女當晝日往取茅歸瑞辰按於與爲古通用義同  
取廣雅取于即於也故于之義亦得訓取此詩于貉謂取貉毛  
傳于貉謂取是也于茅亦謂取茅箋當晝日往取茅歸趙岐云  
子注詩言教民晝取茅艸是也若訓于爲往云往茅則不詞矣  
因悟孟子引大誓侵于之疆則取其殘者于亦爲取猶云侵取  
是疆實取其殘也趙注以于爲紂失之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瑞辰按索綯  
與于茅相對成文孟子趙注曰夜索以爲綯是也王尚書經義  
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廣雅釋詁云紉紉索也是矣綯者繩  
索之名廣雅釋器云綯繩索也是矣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  
也箋云夜作絞索則誤以索爲繩索之索今按傳云綯絞也箋

即申之曰夜作絞索正申明傳義訓綯爲絞者爲絞索之絞非  
誤釋經文索字爲繩索之索其云夜作絞索猶趙岐云夜索以  
爲綯也王尚書言索綯猶言糾繩其說甚確若以鄭箋爲誤則  
非又按楚詞離騷索胡繩之纒纒索當讀與詩索綯同索謂糾  
繩王逸注云紉索胡繩是也洪興祖訓爲繩索失之又按小爾  
雅縞索也綯與縞聲近而義同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  
野廬之屋瑞辰按說文乘覆也乘屋謂覆蓋其屋孟子趙注曰  
及爾閒暇亟乘蓋爾野處之屋是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六

廣雅釋詁

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  
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  
教備也正義曰服虔以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  
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  
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同者以鄭荅孫皓曰西陸朝覲謂四  
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頒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覲爲四月與  
服異也瑞辰按合左傳及此詩證之當以服虔說爲是昭四年  
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以藏與出相  
對文下云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  
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  
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又曰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啟之皆承上藏與出為言啟亦出也此詩四之日其蚤即左傳西陸朝覲也獻羔祭非即左傳獻羔而啟也獻羔而啟與西陸朝覲而出為一事一言其時一言其禮故知服虔以西陸朝覲為二月奎見者是也鄭以西陸朝覲為四月者特據爾雅西陸昴也四月昴始朝見耳今按四陸猶四道也杜預曰爾雅陸道也爾雅特舉昴一星為識其實奎昴昴畢皆屬參西方白虎之宿皆得為西陸故知服虔以奎昴晨見為西陸朝覲者是也鄭志雖以西陸朝覲為四月而箋詩引西陸朝覲以證四之日其蚤又引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則所謂西陸朝覲亦當指二月奎見言之正義據鄭志以釋鄭箋似非箋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充

側尊無元酒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側者無元酒其鄉射禮大射禮燕禮鄉飲酒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凡設尊並兩豆者有元酒也此詩朋酒傳訓兩樽蓋亦兼元酒言之

曰殺羔羊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瑞辰按鄉飲酒有鄉大夫無加用羔羊之禮此當從箋謂大飲之禮曰聿吹通四字古通用曰殺羔羊與上曰為改歲韓詩作聿為皆語詞正義謂相命曰當殺羔羊失之

稱彼兕觥瑞辰按稱者稱之假借爾雅稱舉也正義云舉彼兕觥之爵正訓稱如傳說文稱揚也揚亦舉也稱彼兕觥猶禮言

稱也

萬壽無疆箋欲大壽無竟瑞辰按簡兮詩方將萬舞韓詩萬大舞也廣雅萬大也萬古訓大故箋訓萬壽為大壽正義云使得萬年之壽失箋悞矣又按月令鄭注引此詩作受福無疆蓋本韓詩

鷓鴣

鷓鴣鷓鴣傳鷓鴣鷓鴣也瑞辰按陸璣疏言鷓鴣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爾雅桃蟲鷓鴣其鷓鴣郭注鷓鴣桃雀也俗呼為巧婦疏引方言幽人或謂之鷓鴣是鷓鴣與桃蟲為一小誌詩傳桃蟲鷓鴣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鷓鴣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鷓鴣皆惡聲之鳥正義引陸璣疏云今鷓鴣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雕故俗語鷓鴣生雕又焦氏易林亦云桃蟲生雕或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子

云布穀生子鷓鴣養之則化而為雕今按鷓鴣又名蒙鳩苞子注蒙鳩雕即鷹屬月令鄭注征鳥題鷓鴣化雕即月令鳩化為鷹之類也鷓鴣或單稱鷓鴣說文鷓鴣也玉篇鷓鴣也鷓鴣即布穀也子雖蓋小鷓鴣也以布穀為子鷓鴣此殆布穀生子鷓鴣養之謂桑蟲以螟蛉之子為己子而名果蠃鷓鴣以布穀之子為己子而亦名果方言桑果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飛女鷓其義一也鷓鴣取布穀子以化雕蓋古有此說故詩以子喻管蔡以鷓鴣喻武庚以鷓鴣取子喻武庚之誘管蔡與小誌詩正相通小誌詩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為桃蟲所取則化為雕鳥也此詩鷓鴣鷓鴣既取我子言武庚之誘管蔡猶桃蟲取布穀之子而使之化雕也

肇允彼桃蟲謂管蔡信武庚之誘箋謂桃蟲喻管蔡之屬失之此詩鴟鴞猶呼武庚而告之託爲鳥之失其子者言也箋謂詛言亦非孟子言管叔以殷畔而詩以鴟鴞取子喻武庚誘管蔡者所以未滅管蔡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詞親親之道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其既誘管蔡無更傷毀周室以烏室喻周室也傳云室亡二千不可以毀我周室是也箋以室喻世臣之官屬土地失之後三章皆以防患難於未然明已憂勞王室之心情危詞迫使成王知其心之無他而已詩序所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者此也

恩斯勤斯鸛子之閑斯傳恩愛鸛雅閑病也稚子成王也箋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閑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閑之瑞辰按恩从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訓愛則勤當讀音公勤勞王家之勤勤勞皆憂也愛之欲其室之堅憂之懼其室之傾也恩勤皆指王室言王肅訓勤爲惜正義釋傳以恩勤爲周公愛惜二子失之鸛子當從傳訓稚子謂指成王鸛通作鞠爾雅釋言鞠稚也鞠一作毓毓卽育字說文引書教育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稚子稗卽稚也是知幽詩之鸛子卽書之教育子亦卽書之孺子也二叔流言言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公自言恩勤於王室者皆惟稚子是閑恤也既取我子指二叔言鸛子之閑斯則指成王言箋謂成王非罪其屬黨而以恩勤爲鴟鴞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閑之似非詩意微彼桑土傳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瑞辰按孟子引此詩趙岐注徹取也徹與徹通廣雅徹取也毛傳訓剝者剝亦取也夏小正傳剝也

者取也廣釋文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東齊謂根曰杜是毛詩雖剝取也

作土卽杜之假借故傳以桑根釋之正義乃謂桑根在土故知桑土卽桑根未免望文生訓矣又按徹彼桑土蓋徹取桑根之

皮趙岐孟子注謂取桑根之皮是也詩第言桑土者省文耳

子手拮据傳拮据擻漏也釋文引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瑞

辰按說文拮手口竝有所作也正本韓詩爲說毛傳則以拮据

爲擻揭之假借說文揭執持也据執揭也執聲近拮据聲近据

拮据二字雙聲

子所蓄租傳租爲瑞辰按蓄租與拮据義正相承租當讀如租

說文藉祭藉也藉茅藉也引禮曰封諸侯土藉以白茅又通作

直說文直履中草謂以草藉履賈誼傳冠雖做不以直履是也

又通作蘆爾雅釋草蘆蘆是也漢郊祀志席用苴藉如漚曰苴

讀如租師古曰苴藉也藉又借作租周官司巫祭祀共鋤館杜

子春曰鋤讀爲藉藉藉也鳥之爲巢必以萑若茅秀爲藉與藉

履之以苴者正同故曰蓄租正義本作租卽租之假借傳租爲

也爲乃薦字形近之譌說文且薦也古租字多省作且二字同

義故傳訓租爲薦薦猶藉也薦與荐通說文荐薦席也薦譌作爲正義遂以

爲字釋之誤矣又按釋文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是釋

文本亦誤薦作爲但據釋文又引韓詩云積也積累與薦藉義

正相通租之訓積猶荐之訓聚也韋昭云益證毛傳訓爲是薦荐聚也

字之譌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子口卒瘠傳瘠病也瑞辰按卒瘠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

頓爾雅頹病也字通作悴劉向九歎躬劬勞而瘁悴卒瘠猶瘠悴也卒瘠皆為病猶拮据並為勞也至傳又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乃通釋予手拮据予口卒瘠二句正義謂傳以手病口病解詩卒瘠為盡病誤矣

子羽謹謹傳謹殺也釋文謹字或作熯同瑞辰按謹謹當讀如顛顛之顛說文無顛字惟顛字注顛顛也顛之本字蓋作醮玉篇引楚辭顏色醮顛說文醮面焦枯小也燹火所傷也省作焦焦本火傷之名而醮顛等字从之人面之焦枯曰醮顛鳥羽之焦殺曰謹謹其義一也謹音義又同噍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噍噍也羽之謹謹與聲之噍噍義亦相近故傳訓為殺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子尾脩脩傳脩脩也瑞辰按正義曰子尾消消而做又曰消消定本作脩脩據釋文脩素彫反音正同消是脩脩與消消音義正同唐石經作脩脩九經三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脩脩古通用說文無脩字當从唐石經作脩脩為正脩與消一聲之轉故脩脩可讀如消也

予室翹翹傳翹翹危也瑞辰按廣雅曉曉危也翹與曉聲近而義同

東山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三年而復歸耳瑞辰按箋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後非也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

周室是毛公以鴟鴞為誅管蔡時作則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前矣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某氏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是以公之居東即東征矣王肅注金縢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是王肅以詩東征三年即書居東二年特合歸年數之故三年耳今按史記周本紀云周公攝行政當國管叔羣弟疑周公謂流言也即繼言與武庚作亂叛周則畔與流言相去不遠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以三監之畔繫之武王崩後亦畔與流言相去不遠之證史記魯世家流言與畔雖先後分序然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亦明其去流言無幾時耳則周公東征固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不得遲至成王迎公後也獨鄭君謂在迎公後者蓋鄭讀書我之弗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東都與東征為兩事耳夫公當流言四起之時明知三監之必畔使徒引嫌避位舍而去之則三監得乘虛而入是直墮其術中而不知豈周公之智而出此哉且周公攝政僅七年耳若居東避位二年成王迎歸後又復東征三年則公之在朝僅止二年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說文辟治也引周書曰我之弗辟是書言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者謂不平治其亂無以告我先王也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非一之辭也破斧詩四國是皇毛傳以為管蔡商奄是也斯得謂得其人而治之東山破斧諸詩是也至居東鄭君以為避居東都王肅亦以東為洛邑東都皆非也史記魯世家言周公興師

東伐靈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又曰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  
餽周公於東土又周本紀曰周公受禾東土以今考之蓋管蔡  
商奄地也而居奄地尤多何以言之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  
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霍叔蔡叔於殷俾  
監殷臣殷亦東土周公征之則必居其地矣知其居奄地者孟  
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當從武億說以周公相  
武王誅紂作一讀以伐奄三年討其君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  
詩三年東征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  
叔爲亂其證二也尙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  
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  
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六

廣雅書局采

其證三也說文邠周公所誅在魯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皇覽奄里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  
奄里卽奄國之地又補後漢書郡國志以魯爲古奄國是魯地  
卽奄地也魯頌閟宮詩一則曰俾侯於東再則曰保彼東方三  
則曰遂荒大東知魯之稱東則知奄之在東故趙岐孟子注云  
奄東方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而詩亦  
曰我徂東山魯旣得奄則東山屬魯奄未爲魯則東山屬奄閻  
氏四書釋地云或云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  
山是東山卽蒙山其證五也奄通作弁爾雅弁蓋也故奄亦或  
作蓋墨子耕注篇曰古者周公且非闢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商蓋卽商奄其證六也蔡邕琴操云有譜公於王者周公奔魯

而死其言公死於魯不足信至言周公奔魯則非無因正以後  
日之魯卽舊時之奄以公嘗居奄據後而言則曰奔魯其證七  
也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非一地特以奄國倡亂又最強大  
爲三監所倚故孟子伐奄可統諸國因知周公居奄時爲多東  
山卽奄之東山也奄爲東方大國周公雖東征而定之討其君  
未能滅其國故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  
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  
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是其事也書序又言公薨告周公作亳姑  
是奄遷亳姑尙在周公沒後而魯公就封於魯書疏云在成王  
親政之元年或奄未遷以前先削奄地以封魯其東征之時乎  
惛惛不歸傳惛惛言久也瑞辰按惛與滔同太平御覽引詩正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六

廣雅書局采

作滔滔不歸滔滔悠古同聲通用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史記  
孔子世家及鄭本論語皆作悠悠悠悠久也楚詞七諫年滔滔  
而日遠兮義亦爲久魏文帝詩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  
伯惛三家詩有作悠悠者故文帝本之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  
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瑞辰按制彼  
裳衣蓋制其歸途所服之衣非謂兵服勿士行枚喜今之不事  
戰陳序所云一章言其完者此也毛但訓枚爲微不釋行字釋  
文云勿士行毛音衡是讀行如縱橫之橫謂橫銜於口用枚也  
至鄭箋云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正以行陳銜枚釋經行枚阮  
宮保校勘記謂猶傳以樂道忘饑釋經之樂饑其說是也行與  
銜古音不相近釋文云鄭音銜蓋陸氏誤以箋銜枚爲釋經之

行枚而以箋行陳爲言銜枚所用不爲釋經也太平御覽引詩勿士銜枚蓋必當時有承陸氏之誤徑改經爲銜枚者矣又按傳云枚微者胡承珙曰蓋訓枚爲微也周官銜枚氏鄭注銜枚止言語踈謹也爾雅釋詁微止也枚以止言故亦可訓微微微古字通故傳作微其說甚確正義訓微爲微細失之

蝟蝟者蠋傳蝟蝟貌桑蟲也箋蝟蝟蝟然特行瑞辰按說文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蝟蝟引詩蝟蝟者蜀韓非子曰蠶似蜀蜀本从虫今加虫作蝟者俗字也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蒼蠶葵藿同類故說文曰葵中蠶爾雅釋文引作桑中蠶誤羅願曰蠶雖蠶類而不食桑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毛傳以經

毛詩傳箋道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蜀亦孤獨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耳是也蝟蝟又爲獨行之兒一切經音義卷三引字林蝟蝟兒也動也或作之獨行曰蝟蝟其義一也故箋云蝟蝟然特行故詩以興人之獨宿

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久在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瑞辰按烝與曾同音爲疊韻烝當爲曾之借字少字借食注古文飯爲烝此聲近通借之證曾乃也凡書言何曾猶何乃也烝之義亦當爲乃爾雅烝君也郡乃也君當讀爲羣居之羣郡當讀又寘陰兩之寘乃與仍古通用烝訓厭又爲羣與仍之訓重訓數者義亦相近因又轉爲語詞之乃古書訓詁有爲字書所不載可據經義

求而得之者此類是也烝在桑野猶言乃在桑野也下章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傳一訓寘一訓眾似皆失之

伊威在室傳伊威委黍也瑞辰按爾雅蝻鼠負與伊威委黍分爲二條郭璞注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說文蝻鼠婦也又曰伊威委黍委黍鼠婦也本草經亦曰鼠婦一名蚘蟻正義引陸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是伊威與鼠婦爲一伊威二字疊韻陸疏云似白魚今以目驗之其色與白魚相似長僅一二分形扁似鼈多足凡涇處皆有之圖經本草所謂涇生蟲也至盧蟲本草謂之地鼈名醫別錄云一名土鼈蘇恭注云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此與鼠婦相似而大小不同類玉篇蠹鼠婦負蟻也合而一之誤矣

蝻蝻在戶傳蝻蝻長踣瑞辰按傳本爾雅說文云蝻蝻長股者王義引陸疏蝻蝻一名長脚今按蝻蝻二字雙聲今有一種身

毛詩傳箋道釋卷十六

天

廣雅書局

極細約僅分許而足長四五分蓋古所謂蝻蝻至世所稱喜蛛足長才三分許不得爲蝻蝻陸疏及郭璞爾雅注並以蝻蝻爲喜子玉篇亦云蝻蝻喜子似非

町疇鹿場傳町疇鹿跡也瑞辰按釋文疇本又作疇是也說文田踐處曰町又疇禽獸所踐處也引詩町疇鹿場王逸九思鹿蹊兮圖圖亦作躡說文圖踐處也疇與圖蓋聲近而義同町疇爲鹿踐之跡猶熠燿爲螢火之光二句相對成文或以町疇爲泛言田畝失之

熠燿宵行傳熠燿燿也燿螢火也瑞辰按說文燿鬼火也又曰閔火兒讀若燿燿與燿同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熠燿一名燿廣雅景天螢火燿也鬼火有光熒熒然謂之燿燿火有光熒熒

然亦可謂之燐二首不嫌同名傳正以鬼火亦名燐恐其相混故又申之曰燐螢火也正義謂螢火不得名燐段玉裁又謂毛傳螢火當謂鬼火之榮榮者與韓詩章句解燐燐為鬼火或謂之燐同義非通論也今按說文燐盛光也燐照也燐燐為螢光與疇疇為鹿跡相對成文螢火之名燐燐蓋後人因詩以燐燐狀螢火遂取以為名耳宵行與鹿場對文此當從朱子集傳以宵行為螢火名本草綱目言螢火有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宵行其說是也燐燐雙聲字說文燐盛光也引詩作燐燐宵行而文選張華詩燐燐宵流注引毛傳燐燐燐也蓋三家詩及毛詩或有作燐燐者古人有急言緩言傳授各異燐燐通作燐燐猶小雅平平左右左傳可引作便蕃也段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无

廣雅書局

玉裁輒疑為誤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瑞辰按有敦瓜苦敦當讀如敦彼獨宿之敦以狀瓜之孤懸也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釋文栗韓詩作蔞力菊反聚薪也今按栗蔞蓋一聲之轉廣韻蔞蔞同字當讀如子又集于蔞之蔞蔞辛苦之菜也毛傳蓋以栗為蔞之假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蔞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故曰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以瓜苦為喻心苦析薪為喻事苦失傳惟矣韓詩章句訓蔞蔞為聚薪亦非詩義又按傳云敦猶專專

也釋文敦特丹反專徒端反蓋傳讀敦如敦彼行葦之敦讀專如零露漙兮之漙以專專為瓜之團聚貌故又訓烝為眾箋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則讀如專壹之專與傳異義又按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是婦人自喻箋則以為婦人喻君子正義言鄭以烝為久餘同失之

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駮白曰駮瑞辰按爾雅釋畜駮白駮黃白駮為毛傳所本今按皇之言黃釋鳥皇黃鳥是也而與黃微異故魯頌有駮有皇與有驪有黃並舉毛傳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是也至駮之為駮據說文駮赤馬黑鬣尾也正義引孫炎云駮赤色也是駮為赤馬釋木曰駮赤李乾為大赤又為駮馬廣雅釋畜馬畜有朱駮駮駮古通用則駮亦赤馬未見必兼白色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也詩正義引爾雅舍人云駮赤色名曰駮黃白色名曰皇蓋舍人爾雅本原作駮曰駮黃白皇為得其實曰白二字形近易訛故爾雅監本並作曰而石經及宋本又均作白毛傳黃白曰皇不誤至駮白曰駮或毛公所見爾雅已作駮白或後人據爾雅誤本而改未可知也正義轉以舍人本為非蓋未嘗深考矣至說文駮馬色不純釋文引字林亦曰駮馬色不純也與爾雅不合王氏經義述聞辨之甚精

親結其縞傳縞婦人之褱母戒女施衿結帨瑞辰按方言被刺江淮之間謂之褱說文褱被刺也是褱為被刺之名爾雅衣被前謂之褱郭注今下即繼以婦人之褱謂之縞二語相承而言蓋謂男子之蔽褱謂之褱婦人之蔽褱則名縞也釋名釋蔽也



所以蔽却前也婦人蔽却亦如之是婦人有蔽却之證小爾雅

蔽却謂之祔方言蔽却齊魯之郊謂之祔祔即爾雅之禘爾雅

禘本或作祔方言作蓋禘與禘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雜記前衣

裳與稅衣繡祔為一稱鄭注祔婦人蔽却是知士昏禮女次純

衣繡祔即蔽却也鄭注舊訓祔為衣緣誤是昏禮女服蔽却之證蔽却一

名禮是知毛傳婦人之祔即婦人之蔽却也傳又引士昏禮施

衿結說者上古蔽前蔽却象之示不忘古其制於衣帶前以韋

為一幅巾說文巾从巾象連帶之形也巾或作祔方言蔽却江

祔或謂又作帔說文帔一幅巾也又名大巾方言蔽却魏宋南

楚之間謂之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却齊人謂之巨巾是也大

巾巨巾蓋對佩巾為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帔蔽却有大小巨

巾之稱故得同名為帔正義引孫炎曰禮說巾也其義正本毛

傳傳既以禮釋縹又引結帔以證結縹縹與帔為一禮既為蔽

却則知所謂帔者即蔽却非佩巾也內則女子生設帔於門右

野有死麕詩無感我帔兮帔皆當指縹言之以其為嫁時夫所

親結也後人止知佩巾之名帔不知縹亦得名帔故皆以為佩

巾耳結縹謂結其蔽却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縹帶也帶所以繫

故爾雅又曰縹繫也縹縹也縹亦繫也士昏禮施衿結帔衿

古通用說文衿衣系也漢書楊雄傳衿芟芟之緣衣兮注引應

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帔帶亦謂之衿是知

施衿結帔即施帶以結其帔也郭璞爾雅注以縹為今之香纓

士昏禮鄭注以帔為佩巾孔疏以施衿為內則之衿纓胥失之

矣

破斧

四圍是皇傳皇匡也箋正其民人而已瑞辰按爾雅釋言皇匡

正也據詩考引董氏云皇齊詩作匡毛蓋以皇為匡之假借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箋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德

亦甚大也瑞辰按哀字古有數義有作悲哀解者詩哀哉為賦

亦孔之哀之類是也有作哀憐解者此詩哀我人斯及詩哀此

鏜鏜哀我填寡之類是也有當訓愛者呂氏春秋人主何可以

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釋名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關雎詩序

哀窈窕即愛窈窕也哀憐之意即與愛近中庸仁者人也鄭注

人望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注

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古者相親愛謂之相人偶方言凡言相

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人斯猶人兮也哀我人斯謂憐

我而人偶之也故詩言亦孔之將將與下章嘉休同義廣雅將

美也傳訓將為大古大與美亦同義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曰錡木屬與毛傳

互異說文錡錡也錡或从吾作錡廣韻錡錡不相當也錡錡

二字疊韻蓋器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

齟齬也蓋即今之錡也管子一車必有一斤一錡一釧一鑽一

鑿一錡一釧則錡與斧鑿錡同為軍資所需胡承珙曰傳以錡

為鑿屬郭璞注海外南經亦同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稜齟

齟錡為錡錡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三

又缺我鉢傳木屬曰鉢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曰鉢屬說文有  
鉢無鉢鉢字注一曰鉢首鉢首謂鉢柄也廣雅鉢鉢也柎與柎  
同柎亦柄也鉢柄以木爲之故傳云木屬管子山鐵曰一車必  
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鉢一軻以鉢與鑿並言者猶柎  
爲鉢柄而鑿鐵論鉢鉢柎亦以柎與鉢並言也蓋鉢首謂之  
鉢其柄別爲一器亦謂之鉢猶矛戈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  
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知何所據而云然胡承珙曰器  
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屬方言雷宋魏之間謂之鉢米  
鉢古今字說文米兩刃而也疑傳木屬爲米屬之誤今按說文  
又曰鉢米而也从木入象形明聲米从木丫象形宋魏曰米也  
或从金亏作鈔魯商瞿字子木木亦當爲米之誤或省借作木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耳

四圍是道傳道固也箋道聚也瑞辰按道者擊之假借商頌長  
發詩百祿是道說文引作擊云擊東也廣雅擊固也與傳訓道  
爲固同義道又通指說文指聚也爾雅擊聚也則指與擊音義  
亦同箋訓道爲斂斂亦聚也固與斂義正相承皆謂收束之也

伐柯

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瑞辰按伐木詩傳踐陳列貌玉篇引詩  
籩豆有踐云踐行也古者行路之行行列之行並讀如杭聲同  
而義亦通故踐訓爲跡又爲行列踐通作衡說文衡跡也其字  
卽從行矣因思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古者  
以栗表道謂之行栗栗之言列也襄九年左傳斬行栗是也有

踐室家正當訓踐爲行列謂室外栗樹行列之貌傳訓踐爲踐  
韓詩作靖訓善並失之

九罭

九罭之魚鱗傳與也九罭罭小魚之網也鱗大魚箋設  
九罭之罭乃後得鱗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與者喻王欲速  
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瑞辰按傳說是也爾雅罭罭謂之九罭九  
罭魚網也罭本或作總總數一聲之轉卽孟子所謂數罭趙岐  
注數罭密網也是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罭取鮒也  
亦甚言網之密且小耳郭注爾雅謂九罭今之百囊罭是知九  
罭非謂九囊蓋以九者數之究極廣雅九究也甚言其密且小則謂  
之九罭詩疏引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失之詩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小網不可得大魚喻朝廷之不知周公處之不得其所與下二  
章以鴻之遵陸遵渚與周公之失所取義正同至箋云設九罭  
之網乃後得鱗之魚則以九罭爲大罭蓋孫炎說所本與傳  
異義正義謂箋解網之魚大小不異於傳殊誤

袞衣繡裳傳袞衣卷龍也瑞辰按爾雅袞衣也蓋釋此詩袞衣  
繡裳猶終南詩繡裳衣繡裳也訓袞爲繡乃通言言繡裳文章之  
事故爾雅又曰繡裳也繡裳猶云章服非訓袞爲十二章之  
繡也古者龍畫於衣繡裳於裳郭注爾雅謂袞有繡衣失之又  
按傳袞衣卷龍也曲禮記袞衣字皆假借作卷蓋袞从分聲與  
卷同音故傳借作卷荀子又借作稭今說文作从公聲形近傳  
寫之誤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遵渚箋鴻大鳥也瑞辰按說文鴻鴻鵠也  
鴻鵠即黃鵠或單稱鴻箋云鴻大鳥不曰雁之大者蓋以鴻為  
鴻鵠之鴻鴻鵠一舉千里故傳曰鴻不宜遵渚又曰陸非鴻所  
宜止若為鴻雁則遵渚遵陸乃其常耳何以毛云不宜

狼跋

狼跋其胡傳跋躓也瑞辰按說文躓跋也跋躓也躓跋經傳多  
假作顛沛毛傳顛仆也沛拔也拔與跋同狼跋又通作狼踞說  
文踞步行獵跋也

載寔其尾傳寔踏也瑞辰按爾雅寔踏也寔仆也寔與躓通說  
文躓踏也引詩載躓其尾廣雅躓頓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公周公  
也孫讀如公孫干齊孫之言孫遁也瑞辰按序言美周公不失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其聖則公孫當指周公周公亦幽公之孫故稱公孫不得如傳  
指成王亦不得如箋讀孫為遜也膚當讀如膚革充盈之膚碩  
膚者心廣體胖之象詩人美周公之處變不失其常異於狼之  
跋寔序所云不失其聖也

赤鳥几几傳赤鳥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約貌瑞辰按赤鳥亦周  
公所服上公袞冕故赤鳥廣雅几几盛也詩蓋以狀盛服之貌  
說文學固也讀若詩赤鳥學學己部又云讀若詩赤鳥己己己  
几古同聲學几古合音皆擬其音非釋其義也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瑞辰按瑕假古通  
用兩難假已也思齊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以為釋詁文

是假通作瑕之證德音不瑕瑕正當讀假訓已猶南山有臺詩  
云德音不已也傳箋訓為瑕疵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黎永椿章琮校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三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小雅

桐城馬瑞辰撰

鹿鳴

序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此惟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惟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瑞辰按周官掌客言上公之禮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賈疏燕禮不親酌蓋不致今按賈說非也經文以幣致之承上饗食燕三者而言不得謂燕不以幣致也鄭注獨言饗食者特以明酬幣侑幣之分耳聘禮云饗禮乃歸鄭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是鄭君亦謂食燕皆以幣致矣饗主於飲用酬幣食主於食用侑幣燕則飲食兼之當並用酬幣侑幣此詩主燕羣臣而經曰承篚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正可為燕禮兼有酬幣侑幣之證箋云酬幣侑幣皆指燕禮正義謂指饗食者誤也周語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此皆燕禮有幣之證正義謂燕禮無幣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鹿鳴

呦呦鹿鳴傳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瑞辰按淮南子鹿鳴興于獸而君子美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義同毛傳說文呦鹿鳴聲也呦或从欠作呦廣雅呦呦鳴也

食野之苹傳苹萍箋蘋蘩也瑞辰按萍為水草非鹿所食此

當以箋為正爾雅苹萍說文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皆合苹萍為一據夏小正七月苹莠傳苹也者馬肅也說文作并馬肅也與萍苹也異物爾雅并馬肅郭注并似著可以為掃帚管子地員篇并下于蕭并亦蒿之屬蓋與苹蘩同物毛傳當作苹并謂苹即爾雅之并馬肅以苹為并之假借猶夏小正假苹為并非以苹為水中之萍也箋以苹為蘩亦申傳非易傳也後人因爾雅有萍萍之文因誤改毛傳之并為萍耳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瑞辰按鄭注柴誓云至猶善也是知傳訓周行為至道即善道也鄭注鄉飲酒禮引詩云嘉賓示我以善道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二

鹿鳴

義與毛合至箋詩則義同卷耳不如從毛傳訓為至道為善此詩三章文法參差而義實相承首章前六句言我之敬賓後二句言賓之善我二章前六句即承首章人之好我言後二句乃言我之樂賓三章前六句即接言賓之樂後二句又申言我之樂賓以明賓之樂實我有以致之也傳於三章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盡其力蓋通釋全詩之義

視民不悅傳悅愉也箋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愉正義云定本作愉瑞辰按說文視瞻也示天象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是視與示二字各別箋以視為古示字者謂古字多借視為

示也禮記幼子常視無誦士昏禮祔諱祔髻鄭注皆以視爲示  
義與此同爾雅佻偷也說文佻偷也偷薄也左氏昭十年傳及  
說文玉篇引詩皆作視民不佻服注左傳云示民不偷薄與箋  
義合是字當以作佻及偷爲正佻偷二字皆說文所無今毛詩  
經作佻定本作偷皆俗字

君子是則是倣傳是則是倣言可法倣也箋是乃君子所法倣  
言其賢也瑞辰按說文效象也無倣字倣蓋卽效之或體古通  
作效詩民胥倣矣左傳引作民胥效矣昭七年左傳引此詩亦  
作君子是則是效是也又通作說儀禮注引詩君子是則是說  
說卽效之音近假借蓋本三家詩又按傳言可法倣者謂君子  
可爲人則效是謂君子卽嘉賓鄭注鄉飲酒燕禮皆以爲嘉賓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七

三

有明德可則倣與傳義合至箋詩則謂嘉賓爲君子所則倣以  
經文求之經言是則是倣不言可則可效當以箋義是允正義  
不知傳箋異義合而爲一亦非

嘉賓式燕以敖傳敖遊也瑞辰按孟子般樂怠敖皆言樂也爾  
雅舍人注云敖意舒也凡人樂則意舒是知敖有樂意傳訓敖  
爲遊者說文敖出遊也从出放邶風曰以敖以遊敖遊同義也  
遊與豫同義孟子趙岐注豫亦遊也爾雅豫樂也則遊亦樂也  
嘉賓式燕以敖猶南有嘉魚詩嘉賓式燕以樂車奉詩式燕且  
喜式燕且譽也與與豫通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服虔注譽遊  
也孟子趙注引春秋傳宣子豫焉是譽豫通用  
之語朱子集傳引蘇氏曰凡詩之譽  
皆言樂是知服虔訓譽爲遊亦謂樂三章以燕樂嘉賓之心燕  
樂猶上言式燕以敖耳

食野之芩傳芩草也釋文引說文云芩蒿也瑞辰按今本說文  
亦作芩草也當從釋文所引訓蒿爲是首章食野之芩爲蘋蕭  
卽蘋蒿三章食野之芩亦蒿屬正與二章食野之蒿相類足證  
古人因物起興每多以類相從

和樂且湛傳湛樂之久也釋文湛字又作耽瑞辰按爾雅耽樂  
也湛及耽耽皆媼字之假借說文有耽云耳  
大丞也無耽字說文媼樂也常棣  
詩釋文引韓詩耽樂之甚也此詩韓詩蓋少作耽媼借作耽猶  
說忱通作謹也詩天難忱斯  
韓詩作謹

四壯

四牡駢駢傳駢駢行不止之貌瑞辰按廣雅駢駢疲也行不止  
則必疲與毛傳義正相承說文斐往來斐斐也廣韻作斐斐往  
來貌人之往來曰斐斐馬之行曰駢駢其義一也禮車馬之容  
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駢駢是駢駢與匪匪義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七

四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釋文韓詩作倭  
夷瑞辰按周有大義此當從朱子訓爲大道倭遲倭夷皆疊韻  
文選琴賦注引韓詩周道倭夷與說文釋文並同西征賦注又  
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險也廣雅陔險也義本  
韓詩威夷猶言鍛鑿說文廣雅並曰鍛鑿不平也不平故爲險  
險阻者必邪曲天台山賦既克躋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夷  
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逶字注云逶迤衰去之貌音義  
與威夷並相近邪曲則必紆遠故義又轉爲長文選謝元暉詩  
威紆距遙甸李善注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胡

行行路正威遲李注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詩字雖異而音義並相近此當从毛傳歷遠之訓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倭通作威猶委虜通作威夷也爾雅威夷長脊而泥即說文委虜虎之有角者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地理志郁夷注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通用此當為齊魯詩顏師古以為韓詩蓋誤又按說文倭順貌引詩曰周道倭遲此又與韓詩訓險以相反而成義

嘒嘒駱馬傳嘒嘒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瑞辰按說文嘒嘒也引詩嘒嘒駱馬本毛詩又曰疹馬病也引詩疹疹駱馬蓋本三家詩嘒與疹一聲之轉故通用嘒之言瘳說文瘳勞病也廣雅疹疹疲也玉篇疹吐安切力極也引詩疹疹駱馬亦為嘒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五

廣雅書同

文揮字注讀若行遲驪驪據顏師古漢書注引詩驪驪駱馬驪亦當為三家詩之異文嘒通作疹與和桓通音為一類猶漢書地理志沛郡鄆孟康曰音多周縹傳封縹子為鄆侯蘇林亦音鄆為多也

不遑啟處傳遑暇啟處居也瑞辰按爾雅倥偬也倥即遑之別體爾雅啟處也郭注小踞李巡云小踞也啟當為踞之假借說文踞長跪也段玉裁本作長踞今按此詩傳踞字釋文云郭巨凡反正讀如踞是毛傳踞亦踞也踞通作臄史記滑稽傳髡參請鞠臄徐廣曰臄音其紀反與踞同謂小踞也踞又通起釋名踞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又曰起啟也啟一舉體也啟一舉體蓋即小踞之謂也古人坐與跪皆藉於席惟坐下其

踞跪其體為異考踞又微有別係於拜曰跪故說文曰跪拜也不係於拜考踞為兩腳據地有危象踞則半跪有安象故為小跪又曰小踞說文曰長踞者長通作踞方言東齊海岱北燕之郊踞謂之踞登郭注今東郡人亦呼長跪為踞登是也至踞踞之踞古只作居謂足底著地而下其膝從其紮與啟為小跪不同廣雅訓啟為踞據說文異長踞也啟當為量之假借非此詩之啟處也啟處猶言啟居據傳云處居也居當為尻之假借說文尻處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也凡人閒居之時皆凭几而坐傳訓處為居與說文訓尻為處為互訓又此詩言不遑啟處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啟居是知居即處也則知居非踞踞之踞當為尻之借字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下

爾雅書同

翩翩者雛傳雛夫不也箋夫不鳥之慈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下止於樹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瑞辰按爾雅佳其鳩郭注今鴉鳩鴉即夫不之合聲今俗呼為勃姑鴉勃亦語之轉也左氏昭十七年傳祝鳩氏司徒也孔疏引樊光曰祝鳩夫不孝故為司徒是知詩以雛取興者正取其為孝鳥故以興使臣之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為雛之不若耳箋說非詩義也又按正義引舍人云雛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雛是知爾雅讀各不同毛傳及李巡皆以夫不為名即以佳其字連讀傳只言雛者順經文也舍人則以其夫不三字連讀故詩疏兼引以證其異左傳疏引舍人曰佳一名夫不蓋誤脫一其字又按陸疏雛其今小鳩也一名鴉鳩梁宋之間謂之雛

又云斑鳩項有續文斑然鶉鳩灰色無... 鶉鳩即鶉鳩是雞  
即今俗名勃姑之證

將母來論傳念也箋論告也君勞使臣速敘其情女曰我豈  
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  
也瑞辰按傳蓋以念為念之同音假借箋則从其本義說文論  
深諫也義與箋訓論為告者合但以經文求之仍從傳訓念為  
是又按王尚書曰來詞之是也將母來論言我惟養母是念箋  
訓來為往來之來失之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傳皇皇猶煌煌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華皇也一本作皇華也  
以說文引爾雅釋華也證之皇華也為是今本作華皇也非釋草蒹葭華榮據郭注釋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七

皇華也為是今本作華皇也非釋草蒹葭華榮據郭注釋言

引釋草蒹葭榮是讀蒹葭為句蒹葭榮為句說文曰蒹葭淪讀  
若萌又曰葭草之皇榮也又曰葭榮也是以蒹葭屬上其萌蘗  
為句而以葭葭及華榮各為句與郭讀異至說文葭作隄云隄  
葭當為釋言華皇也之異文若以隄華為釋草之文則釋草榮  
字為贅文矣皇即葭之省為榮之貌華皇以雙聲為義重言  
之則曰皇皇詩蓋以華之有光榮與使者之有光華序所云遠  
而有光華也

駢駢征夫傳駢駢眾多之貌征夫行人也瑞辰按說文駢馬眾  
多貌說文榮字注讀若詩葭葭征夫據韓詩外傳說苑引詩址  
作葭葭是知作葭葭音韓詩駢葭古聲轉通用猶螽斯詩說

說文作𠄎𠄎有華氏呂氏春秋作有𠄎也說文𠄎行兒據楚辭  
招魂豺狼從目往來𠄎𠄎王逸注𠄎𠄎往來聲也聲當為𠄎引詩  
𠄎𠄎征夫玉篇𠄎往來𠄎𠄎行聲引詩𠄎𠄎征夫作𠄎𠄎者蓋  
齊魯詩以經義求之當從說文訓為行貌為是𠄎𠄎者謂征夫  
往來行貌也駢駢葭葭皆𠄎𠄎之同聲假借

我馬維駒釋文駒音俱本亦作駒瑞辰按說文馬高六尺為駒  
引詩我馬維駒是毛詩古本作駒之證駒與駒雙聲古蓋讀駒  
加駒以與濡驅誼合韻與漢廣詩以駒韻萋林詩讀以駒韻  
株者其本字皆當為駒正同後人據音以改字遂作駒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八

無所及矣瑞辰按懷和以雙聲為義故外傳以懷和為每懷而

毛傳本之箋易和為私失其義矣鄭引外傳而破之云和當為  
私其所引外傳仍當作懷和正義本作私亦誤釋言每有雖也  
此毛傳每雖所本又證以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  
則傳有每雖二字明矣正義謂鄭所據本無每雖亦非鄭改和  
為私自易毛義非述毛也又按廣雅每雖詞也是每雖皆語詞  
不為義常棣詩每有良朋與雖有兄弟詞異而義同

常棣

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文本或作常棣移瑞辰按御覽引詩  
棠棣之華常為棠字之假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是也一證  
之藝文類聚木部引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

又引韓詩曰夫移之華萼不焯焯直以夫移代常棣則常棣即為夫移可知矣一證之秦風山有苞棣毛傳棣唐棣也以唐棣釋棣則必以常棣為移矣一證之論語唐棣之華何晏集解云唐棣移也據春秋繁露竹林篇引論語作棠棣之華文選廣雅交論李善注引亦同則知論語本一作棠棣故何平叔訓為移也

孔安國論語解云唐棣棣也是一證之說文移棠棣也棣白也知孔作唐棣與何異故以為棣

棣也說文多本毛傳則毛傳原作常棣移可知矣玉篇亦曰移棠棣也是又本之說文耳惟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蓋以唐棠常聲同傳寫互譌然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移則今本作唐棣移或以聲同而誤又何彼禮矣詩唐棣之華毛傳唐棣移也經傳唐棣皆當為常棣之譌釋文轉據當時爾雅誤本

而以毛傳訓移為誤蓋失之矣段玉裁謂常與唐同字亦非邢叔明爾雅疏於移下引陸疏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藝文類聚引禮記義疏云夫移一名萸李今按萸李實似櫻桃有赤白二種說文以棣為白棣則夫移為赤棣可知皆即今郁李之類郭注爾雅直以夫移為白移謂似今之白楊樹失之又按論語唐棣即棠棣而言偏其反而者謂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也詩取以喻管蔡失道者亦取其始華反背為與

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不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瑞辰按此從毛傳讀為是玉篇曰不訶也王肅述毛曰不韡韡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九

爾雅書局

韡韡也以與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王尚書曰不乃語詞鄂不韡韡猶言天之沃沃其說是也據藝文類聚引韓詩作萼不焯焯則鄭箋訓鄂為花萼之萼其說蓋本韓詩說又若華盛从艸不聲或謂不即茅字之省然不若毛傳為善

死喪之威傳威畏喪死喪可畏怖之事瑞辰按威畏雙聲古通用古者謂兵死曰畏白虎通喪服引植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又通典八十三引盧植云畏者兵死所殺也周禮

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此詩原隰哀矣朱子集傳謂尸哀聚於原隰之閒則上言死喪之威正言兵死故知威即畏也列女傳引詩而釋之曰言死可畏之事兄弟甚相懷也正以畏釋

詩之威又呂覽勸學曰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高注畏猶死也是古通謂死為畏亦取可畏怖之意耳至晉書夏侯湛傳引詩死喪之威白帖死喪之感皆以形近而誤詩以威與懷為韻若作威則非韻矣

原隰哀矣傳哀聚也瑞辰按說文繫傳本及玉篇並引詩原隰作矣藝文類聚引詩作哀爾雅哀聚也釋文哀古字作哀本或作桴易君子以哀多益寡釋文哀鄭荀董蜀才作桴唐石經作

與與此詩哀或作桴或作衰者正同據說文桴引堅也堅土積也詩解釋文引說文作引取土一堅與聚同義廣雅桴取也取與聚義亦相近字當以桴為正衰乃桴之同聲假借字衰字為說人所無又衰字之俗也衰字古同聲說文衰从衣係省聲係古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十

爾雅書局



文保乎古文作采从禾禾亦古文保故二之之用說文又云擇  
或从包作抱包與保亦同聲今人用爲褒褒字鮮知爲擇之異  
文矣

况也永歎傳况茲釋文况或作兄非也瑞辰按說文兄長也卽  
滋長之義又矢部歆下曰兄詞也古兄音讀如荒轉聲讀如况  
凡詩傳箋訓茲者其字本皆作兄兄也永歎猶云滋之永歎也  
說文茲草木多益也滋益也是茲與滋同義古矧兄比兄亦皆  
作兄後乃通用寒水之况字况又况之俗字釋文轉以或作兄  
爲非失之

兄弟同于牆傳閱很也瑞辰按爾雅釋言閱恨也郭注相怨恨  
據昭二十四年左傳正義引爾雅閱很也孫炎曰相很戾也李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士

廣雅書局

巡本作恨爾雅釋文閱恨也孫炎作很是知孫李本不同郭注  
从李今按曲禮很無求勝鄭注很闌也是很闌二字互訓當作  
閱很爲是唐書高麗傳今男生兄弟閱很義本此詩說文閱恆  
訟也訟爭也方言宋衛之間凡怒而噎噎謂之脅閱俱與很義  
近字以作很爲正李巡本作恨假借字也郭璞从李遂以怨恨  
釋之則非

外禦其務傳務侮也瑞辰按爾雅釋言務侮也左氏僖二十四  
年傳及周語引詩皆作外禦其侮務卽侮之假借務侮二字雙  
聲故通用務从攷聲與霧从稽聲正同以霧讀近蒙證之則務  
亦得讀若蒙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說文漢五行志作霧洪  
字之首猶从攷聲讀近蒙正與戎音協同在東冬部蓋古字亦有

數讀務本在尤幽部轉讀得與戎韻也荀子禮論曰薦器則有  
整而無縱注整之言蒙也冒也汪中曰整蒙冒語之轉亦務可  
轉蒙之證劉原甫欲改戎爲戍以韻務失矣或疑蒙在東韻戎  
在冬韻東冬之界唐人始淆之然旄邱詩狐裘蒙戎與東同相  
協則東冬亦間有合韻者不得謂狐裘蒙戎一句爲非韻也  
烝也無戎傳烝填戎相也箋烝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寘  
塵同瑞辰按傳訓烝爲填而箋訓烝爲久謂古聲填寘塵同者  
據爾雅釋詁塵久也釋言烝塵也爲說謂傳填卽塵也填塵同  
聲猶古田陳同聲孫炎曰烝物久之塵據史記集解引韋昭曰  
陳久也知塵卽陳之同聲假借非塵埃之塵郭注爾雅謂人眾  
所以生塵埃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士

廣雅書局

不如友生瑞辰按生語詞也唐人詩太瘦生及凡詩何似生作  
麼生可憐生之類皆以生爲語助詞實此詩及伐木詩友生借  
之也

飲酒之飮傳飮私也不脫屣升堂謂之飮箋私者圖非常之事  
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飮禮焉聽朝爲公瑞辰按飮私之飮與立  
飮之飮當是二義周語王公立飮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肴  
烝又曰飮以顯物燕則合好此立飮之禮大於燕者也爾雅飮  
私也郭注燕飲之私說文作飮云饌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饌韓  
詩作醜文選注六引韓云能飲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醜說文醜  
宴私飲也又通作醜廣韻醜能者飲不能者止也此飮私之飮  
與燕異名同實者也立飮以立爲禮飮燕則坐立飮不脫屣而

升堂飲私則既飲私當以韓詩作醜爲正字毛詩作飲者假借字也月弓詩如食宜餽傳餽飽也據廣韻飲飽也厭也彼餽卽飲之假借此詩又假飲爲醜以古音讀之醜與豆具爲韻正協作飲則聲入蕭宵部毛詩蓋讀飲如醜也初學記引韓詩內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席者謂之禮既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醜其所云不脫屣而卽席者謂之禮與毛傳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飲合此立飲之禮也又曰既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醜此飲私之義以飲飽爲度者也是韓詩亦分立飲及飲私爲二義矣毛傳既曰飲私也又曰不脫屣升堂謂之飲蓋廣異義不云一曰者省文也鄭箋蓋誤合爲一故以私爲圖非常之事耳段玉裁亦知飲私非卽立飲而疑毛傳不脫屣升堂謂之飲句首不字誤衍說亦未確至說文餽飽也从勺段聲民祭祝曰厭餽其字讀已又切與餽从段聲正同或讀乙庶切以爲飲之通者誤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志

廣雅書局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琴瑟之聲相應和也瑞辰按姜宸英湛園札記曰詩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瑟凡用大琴必用大瑟配之用品琴必用中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蓋取其相配以爲和也又云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義可取以補正義之缺

伐木

神之聽之箋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瑞辰按以經

文求之並無求通神明之意且神之與聽之相對成文不得言神若聽之也爾雅釋詁神慎也慎誠也神之卽慎之也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楊倞注神之謂不敢慢也又曰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句法與此詩同廣雅聽從也聽之謂能聽從是言也小明詩亦無求神之義爾雅神之聽之義同此蜀志郤正作釋譏云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其所云神之聽之亦當訓爲慎之從之不以神爲神明韓詩外傳引此詩釋作神明箋義蓋本韓詩然於經旨不合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古

廣雅書局

伐木許許傳許許栉貌瑞辰按許所古同聲通用凡言何許猶何所也幾所猶幾許也穀梁傳所俠卽許俠也說文引詩伐木所所云所所伐木聲也玉篇亦云所伐木聲也蓋本三家詩前章丁丁爲伐木聲則此章許許亦伐木聲段玉裁謂丁丁刀斧聲所所爲鋸聲其說近之至毛傳云許許栉貌栉當作棟說文棟削木札樸也札樸乃木皮晉書王濬造船木棟蔽江而下是其證也以許許爲棟貌不若說文以爲伐木聲爲允醴酒有真傳以筐曰醴以藪曰濁真美貌瑞辰按說文醴醴酒也一曰浹也醴下酒也一曰醇也此詩有真有衍傳皆訓爲美貌醴酒正當從說文醇酒之訓醇與醴通廣雅醴美也說文無真字當讀如楚茨我黍與與之與廣韻穉黍稷美也玉篇真酒之美也字亦作醴廣韻曰醴酒有醴醴酒之美也古無真醴等字蓋通假作與字耳

有酒酒我無酒酤我傳清昔之也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瑞辰  
按說文清昔酒也昔古縮字周官醴齊縮酌卽此酒爲昔酒必  
浚之澆之去其渣猶說文訓指爲取水沮沮卽今之渣字也酤  
對清言清必以暇時昔之酤則可以猝爲之當從傳訓一宿酒  
爲是說文酤一宿酒也徐錯曰謂造之一夜而孰若今鷄鳴酒  
也釋文酤毛讀如戶說文同今按酤當讀苦良之苦周官典婦  
功辨其苦  
苦戶音亦相近昔之言鹽謂麤也酤酒之不暇昔猶苦鹽之  
不暇凍治也酤又通作沽沽亦麤略之義檀弓杜橋之母宮中  
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略也酤酒以一宿而成是爲麤略之甚  
坎坎鼓我瑞辰按坎者鞞之假音說文引詩作鞞鞞鼓我段玉  
裁說文本鞞从久从章冬聲各古音讀苦洪洪頤煊曰靈臺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五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文今本引作舞我者非也

天保

俾爾單厚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單盡也瑞辰按單者  
寬之假借爾雅邢疏引某氏注云詩曰俾爾寬厚潛夫論引詩  
亦作俾爾寬厚蓋本三家詩說文寬多穀也寬之本義爲多穀  
引伸之爲信厚爾雅釋詁寬信也又寬厚也此當訓厚猶多益  
穀穀皆一字同義也單與寬同聲而義近故通用說文單大也

墨子厚有所大也單厚同義皆爲大也辛紹業曰說文單从卍  
早卍亦聲闕早卍卍之隸體猶隸省作單是也單厚卍指下  
福言予福之厚箋云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失之

何福不除傳除開也箋何福而不開言開出以予之瑞辰按襄  
二十九年左傳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  
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王觀察  
曰除開也言天又開除子產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啟之今按王  
說是也訓除爲開與此詩毛傳義合開猶啟也啟猶起也詩啟  
居一  
居一起猶興說文興  
起也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叔詹諫曰臣聞天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六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按傳止訓除爲開而箋言開出以予之者除余古通用爾雅四  
月爲余小明詩箋作處月爲除是其證也余子古今字見曲禮  
鄭注  
余通爲子我之子卍可通爲賜子之子說文與賜子也與  
同說文嫗讀若余从余聲可假爲余卍可假爲子何福不除猶  
云何福不子子與也授也凡史記言除吏漢書言除官皆謂授  
以官除與此詩何福不除同義舊皆以除舊生新釋之失其義  
矣開與閉對文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糶古以不與  
爲閉則知以開爲與是言開卍有子義故箋言開出以予之以  
申傳義開卍子也是知左傳言天方授楚者猶說苑善說篇云  
天方開楚也開啟興皆發也卍皆子也今俗語云發福正與古  
合又按除者殿陛之名訓開者蓋以除爲揀之假借說文揀卍

引也廣雅揀引也法言問神篇揀中心之所欲宋咸注揀引也說文引者開弓也假除為揀故訓開開即引也又按除為陞陞以次漸進亦與引申之義相近

傳爾雅穀傳讀福穀祿瑞辰按爾雅載福也方言福祿謂之祿載是故古訓福之證說文載滅也爾雅滅盡也豈之義兼美惡福者備也盡與備義近故載亦得訓福降爾遐福箋遐遠也瑞辰按遐與假聲近而義同爾雅假大也說文假大遠也遐訓遠者當即假字之假借遐又與胡通遐胡雙聲逸周書諡法解並曰胡大也士冠禮永受胡福即此詩遐福也

吉獨為饒傳吉善獨絮也釋文獨舊音圭惠棟曰案呂覽曰臨飲食必獨絮高注獨讀為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為饒故高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七

爾雅書局

從之瑞辰按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注圭絮也詩曰吉圭為饒周官蜡氏合州里除不獨注獨讀如吉圭惟饒之圭圭絮也又宮人注獨猶絮也引詩吉獨為饒釋文獨音圭書獨烝馬融音圭蓋古音獨讀如圭音同而義亦同故白虎通曰珪之為言潔也孟子趙注廣雅並曰圭潔也是知三家詩作吉圭獨讀同圭亦有絮義周禮宮人除其不獨鄭注獨猶潔也爾雅釋言獨明也郭注獨清明貌祭義注明猶潔也楚茨詩祀事孔明箋明猶備也絮也大戴禮諸侯遷廟篇廬辨注引詩絮獨為饒吉絮雙聲三家詩吉或作絮絮之言潔絮獨二字同義猶呂覽獨絮二字並言也

是用孝享傳享獻也箋謂將祭祀也瑞辰按爾雅享孝也王尚

大正二十七年

書曰酒誥曰用孝養厥父母釋名引孝經說孝畜也畜養也爾雅言養也是孝享二字同義故享祀亦曰孝祀此詩及易萃象傳並曰孝享其說是也孔疏曰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失其義矣

君曰卜爾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子也瑞辰按釋詁卜子也與傳合白虎通卜赴也古卜音近赴亦與付近故訓子俾彼甫田詩秉畀炎火韓詩秉作卜云卜報也卜報二字雙聲則此詩卜爾猶云報爾楚茨詩卜爾百福猶云報以景福也又釋詁卑子也卑與卜亦雙聲卜訓子者或即卑之假借

神之甲矣傳甲至瑞辰按說文迺至也甲即迺之省借字神之甲矣猶云神之格思格與俗通方言徭俗皆訓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大

爾雅書局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質成也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瑞辰按廣雅常質也此詩質即為常謂民安其常惟日用飲食猶擊壤歌言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也

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瑞辰按堯典平章百姓百官也而毛傳言百官族姓者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韋昭注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又鄭康成曰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管子君臣上篇云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是百官本百官賜姓之稱故曰百官族姓後遂通以為百官之稱又以稱眾民如論語修己以安百姓之類是也

漏為爾德箋羣黎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瑞辰按為當讀如式訛爾心之訛訛化也徧為爾德猶云徧化爾德也為與化古皆讀若譌故為訛化古竝通用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為梓材厥亂為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是其證矣箋言則而象之蓋亦讀為如譌其言徧為女之德猶云徧化女之德也

如月之恆傳恆弦箋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恆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恆反正義集注定本絙字作恆瑞辰按恆及絙絙恆古通用考工記恆角而短鄭司農曰恆讀為絙絙之絙說文絙大索也一曰急也又曰絙引急也王逸注九歌云絙急張弦也廣韻絙急張亦作絙是絙為急張弦之貌故以狀月之上弦也據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五

廣雅書同義

說文恆字注云古文恆从月作死引詩如月之恆則許君言古文恆有从二中月作死者其所見詩自作恆與崔集注定本同耳恆又省作橫互之互唐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如月之互森菌桂以馨香是也蓋亦猶互之與絙通耳

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瑞辰按承者引也引者伸也導也昏禮承子以授婿言引女以授婿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即引也此總上如月之恆五句而言五如字皆以形容福之久長且盛無不惟爾是引猶第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亦總如山如阜三句言之不專以以莫不增承如川之方至言也傳以承為松柏之青青相承失之

采薇

獯狁之故傳獯狁北狄也箋北狄今匈奴也瑞辰按獯狁釋文云本亦作獯允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獯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引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今按孟子曰文王事獯粥而詩序言文王命將伐獯狁是殷時兼名獯粥獯狁之證逸周書敘文王西距昆夷北備獯狁謀武以明威德作武稱與詩序合漢書匈奴傳以采薇為懿王時詩蓋本三家詩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同義

靡使歸聘傳聘問也箋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釋文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瑞辰按作靡所者是也此承上我戍未定言之言其家無所使人來問非謂無所使人歸問歸當讀為歸方言歸使也玉篇亦云歸使也箋云無所使歸問者知歸為歸之省借以使釋歸猶云靡所使問與桑柔詩靡所止疑靡所定處句法正同今本因鄭箋有使字又罕聞歸之訓使遂誤易所為使猶賴釋文以存古本方言有歸使之訓而知箋之使字乃以釋經文歸字耳

我行不來傳來至也箋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瑞辰按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釋文本作不棘說文引詩曰不棘不來蓋以釋訓語為釋詩遂以詩稱之猶引毛傳不醉而怒曰暴亦作詩曰也凡爾雅釋詩皆經字在上臧庸疑詩本作我行不棘故釋訓以不來釋之陳壽祺謂爾雅釋詩之字多與三家合三家詩或作

我行不狹爾雅以不來釋之毛詩自用本字作不來未可專執  
毛以繩之也今按陳說爲允段玉裁疑爲釋召南不我以然爾  
雅不狹不來也與不通不踬也對文若以爲不我以之異文則  
刪去經文我字矣

彼爾維何傳爾華盛也瑞辰按說文爾華盛引詩彼爾維何又  
爾字注麗爾猶靡麗也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是爾與爾音義  
同古讀如彌與靡音同又讀近矯施之施皆盛貌也自後人借  
爲爾汝之稱而爾之本義晦矣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正義卿車得稱路  
者左傳鄭子蟠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也又孫  
叔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主

廣雅書局

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  
路也瑞辰按斯爲語詞斯何猶維何也箋訓斯爲此失之白虎通  
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此蓋周制至  
殷時車蓋通名路論語乘殷之輅輅卽路也後漢輿服志注引服  
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蓋  
以釋殷大路之制文王伐獫狁在殷時故戎車亦通稱路胡承珙  
曰此詩之路只泛言車之大貌而非卽車名猶上彼爾爲華盛之  
貌而非卽華名也至周制大路及路有別後漢輿服志云堯王以  
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此諸侯借用大路也至春秋王賜鄭子蟠  
及叔孫豹皆以大路較之諸侯借用大路尤爲失禮且孔疏兩引  
左傳皆天子賜以大路其未賜者不得名路故左傳又云家卿無

路鄭君箴膏肓直謂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似非

一月三捷傳捷勝也箋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  
伐也戰也瑞辰按古者言數之多每曰三與九蓋九者數之究  
三者數之成不必數之果皆三九也是故百囊容而曰九罭楚  
詞九歌九辨皆十一章而並曰九此以九爲紀也易王三錫命  
晝日三接終朝三褫之論語令尹子文三仕三已柳下惠三黜  
季文子三思泰伯三以天下讓此以三爲紀也此詩一月三捷  
特翼其屢有戰功亦三錫三接之類釋文三息蹇反是也箋以  
侵伐戰三者當之鑿矣釋文三又如字蓋从鄭讀

四牡駉駉傳駉駉疆也瑞辰按說文駉駉馬行威儀也廣雅駉駉  
盛也業業翼翼彭彭廣雅並訓爲盛是知此詩四牡業業四牡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主

廣雅書局

駉駉四牡翼翼義並相同烝民傳駉駉猶彭彭也其義亦爲盛  
耳至說文駉駉馬行徐而疾也引詩四牡駉駉古夜讀與豫同  
奕讀與夜同故段玉裁謂駉駉卽四牡奕奕之異文詩考以爲  
駉駉之異文誤矣  
小人所腓傳腓腓也箋腓當作芘此言我車者將率之所依乘  
戍役之所庇倚瑞辰按正義引王肅曰所以避患也何氏古義  
曰腓卽腓字爾雅說文皆曰腓隱也謂小人藉是車以爲隱蔽  
也胡承珙曰芘隱與隱蔽同義箋讀爲芘亦所以申傳腓字陳  
啟源謂傳言避不敢乘失之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弭弓反末警者以  
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紛宜滑也瑞辰按古者弓末通名弭

弓之無緣者亦名為弭釋名弓其末曰簫言簫指也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也禮稱獻弓者執弭此弓末通名弭也爾雅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詩象弭及左傳左執鞭弭此以弭為弓名也李巡孫炎說各不同左傳疏引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儀禮疏引孫炎云緣謂繫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當以孫說為是儀禮既夕禮云有弭飾焉鄭注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為飾孫炎之說蓋本鄭君郭注爾雅云緣者緣纏之即今宛轉也其義又本孫炎太平御覽引毛詩拾遺云按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為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為弓者今按象弭猶象輅之類特以象牙為飾非全以象牙為弓也弓之有緣者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三

虞雅書局

繫束而漆之其弭不露故謂之弓無緣者其弭外見故謂之弭說文弭弓無緣可以解紛紛者蓋兼取爾雅毛傳之說今毛傳作解紛釋文紛本或作紛以說文證之作紛者是釋文警說文方血反正義引說文警弓戾也今本說文脫警字玉篇作彌云弓戾也彌即警之省又按釋文云弭弓末反警也李黼平曰如釋文則傳有警字箋言弓反末警者即傳文成句耳豈不曰戒箋戒警勅軍事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曰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瑞辰按以箋義求之當作曰戒為是釋文後一音是也胡承瑛曰若作曰不必言相矣唐石經初刻正作曰後改為曰古曰字形相似惟於音辨之耳漢書匈奴傳一切經音義六引詩並作豈不曰戒

楊柳依依瑞辰按韓詩薛君章句曰依依盛貌毛詩無傳據車奉詩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則依依亦當訓盛與韓詩同依殷古同聲依依猶殷殷亦盛也

出車

于彼牧矣傳出車就馬於牧地瑞辰按二章于彼郊矣箋云牧地在遠郊蓋據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知郊即牧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傳箋皆不引以為據者據魯頌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口或作垆與毛傳同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鄭風叔于田箋郊外曰野鄭注遂人亦曰郊外曰野不曰郊外曰牧是知毛公及許鄭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故傳箋不引耳李孫郭本皆有郊外謂之牧蓋漢魏間所增益據釋文引李巡本牧作田案古田字通作畝牧字或作收二字形近易譌作田者又畝字省其半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香

虞雅書局

謂我來矣箋謂以王命召己將使為將率也瑞辰按廣雅謂使也謂我來即使我來也下文謂之載即使之載也廣雅又曰謂指也指亦使也箋云謂以王命詔己將使為將率也又云使裝載物而往正訓謂為使

僕夫况瘁箋况茲也瑞辰按况者况字之俗說文况寒水也因運為寒苦之稱苦亦病也况瘁皆為病與殄瘁盡瘁同義皆一字平列箋訓况為茲益之茲失之

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瑞辰按竹書紀年帝乙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與此詩合至常武詩南仲太祖傳王命南仲于大祖洪書古今人表宣王時有南中與此詩南仲自爲二人漢書匈奴傳引詩出與彭彭城彼朔方以爲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蓋本三家詩誤以此詩南仲爲宣王時人遂以此詩爲宣王詩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獵狁之國也瑞辰按逸周書世俘解占他命伐越戲方孔晁注越戲方三邑也方疑卽詩往城于方之方

出車彭彭傳彭彭四馬貌瑞辰按彭蓋駢駢之假借說文駢馬盛也引詩四牡駢駢今北山丞民韓奕三詩並作四牡彭彭彭旁古同聲廣雅彭彭旁盛也傳云四馬貌者亦謂馬盛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旂旐央央傳央央鮮明也釋文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夏反瑞辰按六月詩白旆央央出其東門疏引作白旆英英公羊宣十二年疏引作帛旆英英釋文央音英是英央古同聲通用此詩央央亦當從釋文引別本作英英白華詩英英白雲韓詩作泱泱雲之鮮明曰英英旂之鮮明曰英英其義一也

獵狁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瑞辰按襄除義本爾雅逸周書諡法解辟地有德曰襄辟亦除也王符潛夫論引詩作獵狁于攘攘者襄之假借史記龜策傳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古揖讓字作攘攘戎翟亦借作攘

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意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瑞辰按簡書卽盟書之假借古簡字讀若簡與明盟同聲通用

說文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經傳中因借作簡尙書多士迪簡在王庭卽存在王庭也論語簡在帝心卽存在帝心也二簡字皆簡字之假借簡又通萌爾雅萌萌在也釋文萌或作簡邢疏萌字書作蕙說文作簡玉篇廣韻引爾雅並作簡簡在也或疑簡萌音讀不同不得相通今按簡與囙雙聲篆文囙从月囙說文囙字注引賈侍中說讀與明同說文盟字篆文正作盟故簡與萌得相通假盟書之借作簡書猶萌之通簡簡之通作簡也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盟書多言患難相恤故閔元年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左傳引此詩而釋之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卽請從盟書所言耳凡盟必質諸神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有不信者神降之禍諸國將共伐之故詩言畏此簡書也盟書卽戒命之詞故傳曰簡書戒命也周官司盟既盟則貳之凡盟必用牲埋其書又各有貳以爲信俟有急難以其貳奔告求救故傳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也毛詩多假借毛公蓋知簡書卽盟書故以戒命釋之耳正義以簡書爲書之于簡失其義矣古書未有不書於簡者若泛之言簡書左傳何以言同惡相恤詩又何以言畏乎

執訊獲醜傳訊辭也箋訊言醜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瑞辰按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敵告爾雅敵獲也是訊敵二字對舉訊卽執訊敵卽獲醜也說文辭訟也从商辛簡辛猶理辜也傳訊訊爲辭者蓋以訊爲爭訟之人箋訊訊爲言者義本爾雅訊言也廣雅言問也古者通以言爲問故



箋複舉言問以申釋之恐人以言問之言誤為言語之言也傳箋義近而詁殊蓋辭屬下之訟說訊屬下之可言問正義謂傳言可與之言辭與箋同是誤以辭為言辭並誤以箋之說言為言語矣執訊對獲醜言醜為眾賦則可訊言者指元惡據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杜注執訊通訊問之言則訊為軍中通訊問之人蓋謀者之類執訊獲醜二者相對成文箋以獲醜承執字言亦非隸釋有執訊獲首之語蓋本三家詩以醜為首之假借又按此詩獲字無傳陳碩甫曰皇矣傳曰醜獲也不服者役而獻其左耳曰醜彼傳釋醜為獲則此詩獲即醜之假借生者訊之殺者則醜之也箋訓獲為得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夷說文發目足踢夷草引春秋傳曰麥夷蘊崇之夷與雍通周官雍氏注故書雍或作夷夷亦除也平與除義正相近

杕杜

有睨其實傳睨實貌釋文睨字從白或從日邊瑞辰按今本說文有睨無睨云睨目出貌也睨當為睨字之譌說見凱風篇此詩正義有睨然其實本亦譌為睨然其實是睨睨二字易譌之證睨為日出貌鳥之好貌曰睨禮記檀弓疏引明星之睨貌曰睨彼明星貌木之實貌曰有睨其義一也說文白部無睨字釋又本院乃院字之譌古文白字作卓見說文與目形相似蓋院或

作院因譌為院矣  
獲嗣我日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績嗣其日言常勞

若無休息瑞辰按鹽鐵論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反此詩成役蓋以春行至杕杜成實已近秋時過期不反故曰繼嗣我日下云日月陽止則又冀其冬時得歸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物傲則緩義正相通

卜筮借止箋借俱瑞辰按廣雅皆嘉也疏證曰皆嘉一聲之轉字通作借魚麗詩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借矣賓之初筵詩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借借亦嘉也今按此詩卜筮借止借亦當訓嘉嘉即吉也謂卜與筮皆吉也占遠人者以近為吉故下即云會言近止矣  
會言近止傳會人占之瑞辰按孔廣森曰會合之字皆从人說文人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傳云會人占之今按孔說是也古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各以一人掌之卜筮皆三人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小卜掌三兆三易周官九筮筮參其一謂占必三人參之也

士冠禮筮人還東面旅占注旅眾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國語三人成眾旅占亦即三人占之義又國語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韋昭注會會三太牢三太牢謂之會三人占謂之會其取義於三合一也若但以爲卜與筮會則上已言卜筮偕止不須復言卜與筮會且傳不得言會人也又按爾雅釋言集會也說文八讀若集又曰合人口也會合也三口相同爲合是皆會爲三合之證說文集字正作集云羣鳥在木上从隹木從从三佳亦有三合之義又按周禮筮人九筮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蓋筮征夫之還期此詩會言近止征夫適止即筮環之語

魚胤

鱈魚傳鱈揚也鯨鮪也瑞辰按正義引陸疏云鱈一名黃頰魚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亥

廣雅書局

據山海經東山經番條之山滅水出焉其中多鱈魚郭注一名黃頰音感是鱈名黃頰即今俗名鱈魚也至鯨鮪爾雅郭注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據後漢書注引廣志云吹沙大如指太平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是吹沙爲小魚惟羅願云今人呼爲重唇厚特甚有若鼃龜今遼東有重唇魚長尺許身有點文通志謂即詩之鯨其說蓋本羅願則非郭璞所云吹沙小魚矣釋文鯨亦作鈔說文鈔鈔魚也出樂浪番國此又一種海魚非即詩之鯨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瑞辰按此二句釋文與正義異讀釋文云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正義云又君子有酒矣其魚如何酒既旨美且魚

復眾多是讀旨且多三字爲句今按凡詩言且者多連上爲句正義讀是也至箋以且多且旨且有屬魚則非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自專指酒言之下章物其多矣又承上章而推及眾物此序所云美萬物盛多也箋以物屬魚亦非

鮪鯨傳鮪鮪也正義曰釋魚云鮪鮪舍人曰鮪名鮪郭璞曰鮪鮪徧檢諸本或作鮪鮪或作鮪鮪若作鮪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鮪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鮪鮪者定本鮪鮪與鮪音同瑞辰按下章傳鮪鮪鮪皆從爾雅則此章亦从爾雅作鮪鮪爲是鮪鮪古今字即今俗稱鮪子魚舍人曰鮪名鮪是也郭注誤分鮪鮪爲二因誤以鮪爲鮪鮪即今之烏魚說文鮪一曰鮪也後人蓋誤合鮪與鮪爲一又因郭注以鮪爲鮪遂改毛傳鮪鮪作鮪鮪矣至正義云或有本作鮪鮪者據說文鮪鮪也鮪鮪也鮪鮪今之化魚俗名回魚說文或別有所受後人遂據說文以改毛傳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三

廣雅書局

鯨鯨傳鯨鮪也瑞辰按說文鮪鮪也鯨鮪也今本作鯨鮪也段之字或作鯨爾雅孫炎注亦曰鯨一名鮪郭璞謂鯨鮪各爲一物非也廣雅鯨鮪鮪也鮪取粘滑之義蓋魚之無鱗者耳

旨且有箋酒美而此魚又有瑞辰按朱子集傳曰有猶多也其說是也說文鮪兼有也廣雅鮪有也鮪音近麗爾雅麗有也麗訓雜與多義近又訓爲有則有亦多也公劉詩爰眾爰有有猶眾也戴震曰有猶備也眾與備皆多也旨且有猶云旨且多變文以協韻耳甫田詩終善且有亦多也

南陔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瑞辰按陔賦古通用周官鍾師賦夏  
杜子春日賦當爲陔鼓之陔賈疏引儀禮奏陔爲證是陔卽賦  
也說文賦宗廟奏賦樂从可戒聲陔階次也从自亥聲二字異  
義序云孝子相戒以養禮經賓出奏陔夏注曰以爲行節正以  
戒釋陔知陔卽賦之假借東哲補亡詩直以陔爲階次失之又  
按白虎通五行篇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樂記注南風  
長養之風也孝養與長養義止相似是知序言孝子相戒以養  
者戒以釋陔養則以釋南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小雅

桐城馬瑞辰撰

南有嘉魚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瑞辰按與當讀為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為與禮運選賢與能王尚書謂即大戴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此序與賢當即舉賢下云舉與賢者共之亦謂樂舉賢者共之也箋云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似非序之本惜

烝然罩罩傳罩罩篔也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瑞辰按罩罩汕汕皆疊字形容之詞不得訓為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罩罩不其義據說文汕魚游水兒引詩烝然汕汕則罩罩亦當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一

同義釋文引王肅云烝眾也罩罩汕汕蓋皆眾魚游水之貌廣雅淖淖澹澹眾也即此詩罩罩汕汕之異文訓眾者蓋本三家詩

嘉賓式燕又思箋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瑞辰按又即今之右字古右與侑有並通用周官大祝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為侑彤弓詩毛傳右勸也右即侑也說文以侑為婚之或體大司樂王三宥注宥猶勸也宥亦侑之借也此詩嘉賓式燕又思又當即侑之假猶侑可通作右與宥耳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曰萊陸璣疏云萊草名

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也瑞辰按萊蘆藜三字古同聲通用爾雅

釐蔓華說文萊蔓華萊即為釐猶來牟一作釐牟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萊藜也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是萊即藜也萊草多生荒地後遂言萊以概諸草故周禮言萊田詩亦言汙萊其實萊即為藜亦草名正義乃云非有別草名萊由不知萊即釐與藜耳又按夏小正七月爽死傳爽也者猶疏也洪震煊曰爽當為來字形近之誤來即萊也釐萊古同讀爾雅曰釐蔓華又曰猶曼于同物也說文藉水邊草也藜蔓于一名軒于猶疏亦藜之別名據此是萊與藜為一草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二

南山有枸傳枸枸瑞辰按枸枸雙聲字說文作積枸多小意而止也一曰木也又枸積枸也一曰木名枸枸又作枳枸玉篇積枸枸果今作枳枸木曲枝也今作枳明堂位俎殷以枳注枳之言枳椇也謂曲撓之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廣韻積椇皆謂曲枝果枳枸蓋曲木之貌據說文枳字注一曰木名是木有單名枳者詩之枸宜為木名非即積枸也至說文木部枸枸木也可為醬出蜀此非周地所有故知非即此詩之枸

保艾爾後傳艾養保安也瑞辰按艾又古通用保艾猶康誥用保艾民也爾雅艾長也又艾治也釋名艾治也音義並同據毛傳先艾後保似經文原作艾保爾後

崇邱

序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瑞辰按釋詁崇高也管子侈靡篇

鄉邱老不通注邱大也漢書楚元王傳集注引何晏注邱大也  
崇邱二字平列謂高大也序萬物得極其高大正釋崇邱二字  
之義束皙詩瞻彼崇邱讀如山邱之邱失之

由儀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瑞辰按由儀之由與由庚異由  
者豈之省借說文豈木生條也从巳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  
豈枿古文作由枿蓋豈正字由借字也豈本木生條之名因而  
萬物之生通謂之由左傳史趙曰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  
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對滅言即生也  
序以萬物之生釋由字以各得其宜釋儀字正就篇題以釋其  
義束皙補亡詩乃曰由儀率性以率性類由儀是誤讀由為率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三

廣雅書局

由之由失其義矣

蓼蕭

蓼彼蕭斯傳蓼長大貌釋文蓼音六瑞辰按說文蓼辛菜薔虞  
也本音盧烏切音近了而此詩蓼訓長大音六者了與六一聲  
之轉蓼得音六猶種種之稜字或从蓼作穆音亦同六也蓼从  
蓼聲蓼為高飛貌與長大義相近故蓼得訓為長大貌

零露漙漙今瑞辰按說文霏雨零也

舊作零此

引詩霏雨其濛又

日零雨零也零徐雨也是詩作零者多霏之假借零即落也雨

落謂之霏露落亦謂之霏故定之方中詩靈雨既零傳云零落

也鄭風零露漙漙今正義本作靈箋亦云靈落也此詩傳箋不釋

零字以義已見前不煩解釋正義乃云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

天以善露潤之是讀零露如靈雨之靈訓為善殊失傳箋之指  
是以有譽處兮箋是以稱揚盛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瑞辰按集  
傳引蘇氏曰譽豫通爾雅釋詁豫安也禮記檀弓何以處我鄭  
注處安也譽處猶言燕譽皆安也常常者華篇義同此箋訓為  
聲譽常處天子失之

篔簹革冲冲傳篔簹也革轡首也冲冲垂飾貌瑞辰按篔簹者篔之

假借說文無篔有篔云篔簹首銅也玉篇篔一作篔廣韻篔簹

頭即轡首也爾雅轡首謂之革轡以絡馬頭者為首不以人所

軛者為首

正義謂馬轡所軛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殊誤

說文勒馬頭絡銜也革即

勒之省古人多加飾以金鹽鐵論散不足曰今富者黃金琅勒

說苑田子方載黃金之勒篔簹即勒之金飾垂者采芑詩鉤膺篔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四

廣雅書局

革篔簹革轡首垂也載見詩篔簹革有鶴篔簹革轡首也鶴金飾

貌並與說文以篔為轡首銅者合蓋革為轡首以皮為之篔為

轡首之飾以金為之正義謂篔皮為之誤矣據正義釋傳故云

篔簹革轡首垂也是知毛傳原作篔簹革轡首垂也為采芑鄭箋所

本傳下云冲冲垂飾貌則上云轡首垂者垂即飾也段玉裁謂

傳當作轡首飾也亦非也玉篇及張參五經文字並云篔簹也

則毛傳脫誤蓋已久矣篔簹革古或作篔簹石鼓文及寅簋文並

云篔簹是也或省作攸勒攸革伯姬鼎云攸勒師酉簋云中鼎

攸勒焦山鼎頌鼎頌簋並云攸革是也或作繁革康鼎曰幽黃

繁革是也革古通作鞞廣雅鞞勒也玉篇鞞勒也亦作革鞞也

廣韻鞞鞞首也革之作鞞與鞞鞞棘子成通作革子成也古革

又有飾以貝者儀禮士纓纒貝勒飾以貝曰貝勒猶飾以筮曰筮勒也周官巾車革路龍勒條纒五就條當爲筮之假借謂魯首有筮飾也周官玉路金路象路皆言樊纒注分樊與纒爲二故知條纒二物不相屬鄭注云條讀爲條謂其樊及纒皆以條絲飾之誤矣

湛露

匪陽不晡傳陽日也晡乾也瑞辰按說文暘日出也暘即暘之假借

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瑞辰按爾雅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引詩厭厭夜飲今毛詩作厭厭者即厭厭之音借耳釋文引韓詩作情情云和悅之貌魏都賦情情醞燕正本韓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五

厭厭二字雙聲故通用厭厭通作情情猶載交詩厭厭其苗即稍稍之通借也廣韻稍稍苗美也義本毛傳集韻稍稍苗齊等也本鄭箋段玉裁謂情即厭之或體則非也傳私燕據正義引楚茨備言燕私爲證當爲燕私之譌

彤弓

中心貺之傳貺賜也箋貺者欲加恩惠也瑞辰按說文況寒水也無貺字貺古通作况爾雅釋詁况賜也魯語况使臣以大禮况即貺也廣韻况善也中心貺之正謂中心善之猶觀禮云予一人嘉之嘉亦善也貺之與下章好之善之同義箋云貺者欲恩惠蓋亦訓貺爲善耳

又言載之傳載以歸也箋出載之車也瑞辰按載亦載也廣雅

載也故讀如茂載之茂禮記注謂茂載食物茂雅開載也又曰歧堪載也堪

讀如金方言金受也受載同義是知載即藏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掌其盟約之載即盟約之藏謂埋藏之也呂氏春秋知接篇管仲引齊諺曰居者無載高誘注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載之與首章藏之三章囊之詞異而義同不必載於車始爲載耳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瑞辰按說文媮耦也耦取相助故義又訓助媮爲媮之或體右則媮之假借此詩傳右勸也與楚茨章媮勸也正同義古者食禮有媮饗禮有酬而左傳曰王饗禮命之媮是酬禮通曰媮也爾雅媮媮並訓爲報是知二章右之猶三章酬之變文以協韻耳箋以右爲奠於薦右正義謂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六

訓右爲勸非爲勸酒胥失之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菁菁盛貌瑞辰按文選靈臺詩注引韓詩菁菁者莪薛君曰菁菁盛貌集韻引詩澤澤者莪云李舟說菁菁以聲近而轉菁澤古雙聲字故通用據說文菁非華也菁草盛兒澤草兒則訓盛貌當以菁菁爲正字毛詩作菁菁集韻作澤澤皆假借字也

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瑞辰按藝文類聚引六韜曰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注得大貝百馮注云詩作百朋按朋馮古同聲故通用百朋作百馮猶韓策之韓朋史記作韓馮說文朋無舟渡河今毛詩作馮河卷阿詩有馮有翼

馮為圃之假借也

我心則休箋休者休休狀瑞辰按廣雅休喜也疏證曰周語為晉休威韋昭注休喜也又引此詩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今按蟋蟀詩良士休休傳休休樂善之貌秦誓其心休休焉某氏傳其心休休焉樂善是休休為喜樂箋云休者休休狀亦是訓休為喜釋文正義並以休為美失之

六月

六月棲棲傳棲棲簡閱貌瑞辰按棲栖古同字義與論語栖栖同謂行不止也廣雅徻徻往來也徻徻即棲棲謂往來不止之貌徻徻通作棲棲猶徇犀通作徇棲皆音近假借字耳

載是常服傳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箋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瑞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七

廣雅書局

辰按此當以箋說為允左氏閔二年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有常服矣杜注韋弁服軍之常也凡服其所常服者謂之常服兵事以韋弁服為常服猶殷士以黼黻助祭亦曰常服也若傳以日月為常則于文王詩常服黼黻不可通矣兵服有失其常者如左傳衣之偏衣是也

我是用急瑞辰按鹽鐵論引詩作我是用戒戒古音記力切讀與急同謝靈運撰征賦作我是用棘棘亦急也蓋本三家詩爾雅釋言械急也釋文械本或作極又作亟同紀力反極當為極之誤說文極急也淮南覽冥訓安之不極高注極急也極急戒械棘等字皆同聲故通用棘又通革急通作戒猶說文諱讀若戒也

王于出征箋于曰王曰今女出征玁狁瑞辰按釋詁于曰也釋

言律通述也詩疏引作聿曰述也曰本字作吹釋言又曰坎律銓也坎當為吹之假借銓當為詮之假借說文吹詮詞也引詩吹求厥靈今詩作適班固幽通賦吹中和為庶幾今文選作聿是知聿適吹曰古並通用皆語詞箋讀曰為子曰之曰失之據詩云以匡王國以佐天子則知王不親征王于出征猶秦詩王于與師不得謂王自與師也王肅述毛以前四章為宣王親征失之

以匡王國箋匡正也瑞辰按匡當讀為匡撫寡君之匡匡者助也以匡王國猶云以佐天子也匡又為救成十八年左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救助義亦相通廣雅救助也是其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八

廣雅書局

證矣  
閉之維則傳則法也瑞辰按夏小正五月頒馬將閑諸則此詩以六月出師正馬既閑則之時

共武之服箋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釋文共鄭如字王徐音恭瑞辰按共恭古通用王徐音恭是也軍事以敬為主左氏傳所謂不共是懼也共武之服即言敬武之事正承上有嚴有翼言之嚴翼皆恭也

玁狁匪茹箋茹度也瑞辰按廣雅茹柔也柔弱也匪茹言非柔弱即上章玁狁孔熾也故下接言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皆甚言其強恣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箋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  
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瑞辰按周官司常賈疏兩引詩皆作禮  
文鳥章識為正字今作縹者假借字或通作縹史記漢高本紀  
旗幟皆赤幟亦識也徽識字當作徽說文徽徽識也以絳帛徽  
著於背據司常賈疏云按禮緯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  
夫五仞士三仞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  
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若然  
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徽識長短  
各異孔疏據鄭注儀禮謂徽識疑同長三尺非也鄭注周官云  
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據說文卒下云衣  
有題識是徽識著臂惟軍中士卒則狀耳至天子諸侯以下大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九

夫以上據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也曰揚則是旌旗而  
非等背矣蓋惟士卒以下長僅三尺始可著背天子諸侯大夫  
之徽識長自九尺至五尺皆非可著背故別有揚徽者耳鄭箋  
謂自將帥以下衣著焉亦非

白旒央央傳白旒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瑞辰按據釋文白旒  
本或作旒孔疏亦曰旒與旒古今字是古本原作白旒者旒  
之假借爾雅釋器繼旒曰旒郭注帛續旒末為燕尾義見詩即  
指此詩言也釋名白旒股旒也以帛繼旒末也據正義釋經云  
以帛為行旒央央然鮮明知白亦帛之省借公羊疏引孫炎曰  
帛續旒末亦長尋詩云帛旒英英是也皆用本字其所引蓋三

家詩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  
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鉤鉤盤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  
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陣之前行瑞辰按宣十二年  
左傳孫叔曰進之盪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  
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詩以先啟行即  
是薄人故箋訓為啟突敵陣之前行不為自開其行列史記集  
解引韓詩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綴  
輪馬被甲衡隄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  
敵家之行伍也箋義蓋本韓詩逸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  
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闕孔晁注開猶啟皆陳名是啟行  
為行陳之名元戎以先啟行更在啟行之先姚南青先生據襄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十

二十三年左傳啟牟成御襄罷師賈逵注左翼曰啟又以啟為  
旁陣之名今按服虔注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  
晨倅車屬焉所云大前驅即元戎也啟乘車大晨倅車皆為所  
屬則謂元戎居啟行之先又按廣雅腓腓也說文膺腓腸也  
山海經無膺之國郭注膺肥腸也桂馥謂左傳啟腓殿三者皆  
取名于人身殿即膺謂膺也腓即膺謂掖下也啟即膺謂膺也  
則啟僅居大殿之前說各不同要皆以啟行為行陣之名以先  
啟行謂為啟行陣之先與韓詩及箋以為啟突敵陣者異義  
無體膺釋文魚白交反徐又甫交反瑞辰按魚者魚字之假  
借韓奕詩魚鼈鮮魚箋魚鼈以火熱之也釋文魚徐甫九反正  
為魚字作音是知此詩釋文甫交反亦甫九之譌韓奕正義曰



按字書包毛燒肉也無蒸也服虔通俗文燥煮曰無然則包與  
魚別而此及六月包鮓音皆作魚然則包與與當作魚以火熟之  
謂蒸煮之也今按廣雅焯謂之魚鮓鐵論古者燔黍食稗而焯  
豚以相饗玉篇魚火熟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字書曰少汁  
煮曰魚火熟曰煮蓋魚與煮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筴訓包以火  
熟之正謂蒸煮之也說文喪炮炙也以微火溫肉段玉裁曰微  
火溫肉所謂魚說文無魚字魚當卽焯字之變體說文焯蒸也  
與正義引字書魚蒸也正合乎與魚古同聲通用故焯又借作  
魚猶之焯或作學桴或作抱肝或作胞公羊傳包來左傳作浮  
來也大射篇注炮燼或作魚或作焯按焯與魚古亦同聲故通  
用魚或作包或作炮皆假借字段玉裁謂炮卽魚異字又謂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土

文本有無字而今佚之皆非也

張仲孝友傳張仲賢臣也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瑞辰按  
李巡曰張姓仲字廣韻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  
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漢書古今人表有張  
中卽張仲也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欵識竝載有張仲簠銘五  
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賓饌具召飢張仲受無疆福諸  
友殮飢具飽張仲昇壽其言諸友與詩飲御諸友合簠蓋因此  
詩得與燕飲作也易林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叔季孝友飲  
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也劉  
原文先秦古器記有張伯匱云按其器曰張伯作旅匱疑爲張  
仲昆季此則以意言之耳

采芑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集傳芑苦菜瑞辰按正義引陸璣疏云芑  
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曰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  
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藜尤美據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藜似  
苦菜青州謂之芑說文藜菜也是知詩正義引兩芑字皆藜之  
譌藜芑聲之轉故藜又謂之芑也芑卽苦菜而陸疏云似苦菜  
者據宋嘉祐本草謂苦芑野生者名穉芑今人家常食爲白芑  
是苦菜有二種陸蓋以芑爲家中種者以苦菜爲野苦芑今北  
人呼藜藜菜故云藜似苦菜也據詩言于彼新田于此苗畝則  
芑爲田中所種不爲野芑明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土

辰按傳本爾雅馬融易注孫炎郭璞爾雅竝同此一說也說文  
畚二歲治田也今本誤作三歲此从鄭注坊記二歲曰畚三歲  
曰新田虞翻易注亦曰二歲曰畚此一說也許鄭所傳師說  
或異抑或所見爾雅與郭孫殊此詩正義乃以鄭注坊記爲  
傳之誤失之說文菑反耕田也謂初耕反草孫炎曰畚和也據  
說文味和田也畚田謂土始和潤宜爲二歲田曰苗曰畚皆未  
成田至三歲始成新田於義爲長  
方叔泣止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泣臨也瑞辰按卿士  
不見周官商書微子之命有曰卿士師師非度商頌亦曰降子  
卿士則其稱蓋始於商而周因之士事也卿士謂卿之有士者  
蓋不長設命將出師始以卿士稱之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公

羊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大舅姚姬傳先生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二軍二卿上卿將上軍曰上士下卿將下軍曰下士是知方叔之合稱卿士爲在軍旅之稱故傳申之曰受命而爲將也說文隸臨也古無涖字傳訓涖爲臨正以涖爲隸之假借公羊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字作莅何休注莅臨也

其車三千篋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又曰地官小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圭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家二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惟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瑞辰按司馬法賦出車徒其法有二戴震金榜竝以小司徒正卒羨卒之法釋之戴震曰司馬法云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任者一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十人是十而取一周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

法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者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也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後法二家五人通正義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三人爲羨卒所謂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也金榜曰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人二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家三人家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畝追胥竭作皆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餘與戴說略同據此則正卒於家出一人中十而取一通正義之卒亦於二家五人中十而取一正義謂家出一人爲起軍之數故鄉出一軍又以羨卒竭作爲二家五人盡用之者皆非也今按周官凡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特平時簡閱制軍之數至出兵則每軍所屬人數車數必量其敵之強弱事之緩急初無定數晉文三軍而城濮之役七百乘魯僖二軍而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皆車數無定之證魯頌公車千乘蓋以五百乘爲一軍此詩爲天子之制不過六軍而曰其車三千蓋亦以五百乘爲一軍正義泥於周

官制軍之數謂其車三千則十八軍失之

師干之試傳師眾干杆試用也箋其士卒皆有佐師杆敵之瑞辰按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杜注引方子者戟也此詩干當讀干戈之干謂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師干猶言師子古人出師蓋隨取兵器以授之如武王伐紂執黃鉞楚武王授師子之類干舞以象武事授師以干亦取杆敵之義

方叔率止傳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瑞辰按說文術將術也將帥也帥亦當作術古將帥之帥正作術毛詩多作率者術之省借韓詩多借作帥說文是部連先道也音義正與術同後假率爲之又假作帥若率之本義白爲捕鳥畢帥之本義自爲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五

佩巾耳

鉤膺繅革傳鉤膺樊纓也瑞辰按傳意蓋以樊纓釋膺字纓之爲言膺也周官巾車注鄭司農曰纓謂當胛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胛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市也賈疏引賈馬亦云盤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市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說與毛傳以樊纓釋膺合樊者盤之假借盤字从革蓋以削革爲之所以懸纓形如盤帶纓則毛牛尾爲之韓奕鄭箋云鉤膺樊纓也義本毛傳至注周官又云樊讀盤帶之盤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按說文鞅頸鞅也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鞅纓聲近故鄭知纓即馬鞅鞅懸於頸其毛牛尾下懸則當膺今俗所云馬錫者其遺象也周官巾車玉路錫樊纓

金路鉤樊纓樊纓爲五路所同而言錫言鉤各異則鉤與樊纓

不得爲一蓋錫當而最上周官鄭注錫馬面當盧鉤當領次之鄭云鉤也樊纓當胛又次之據正義釋傳故曰鉤樊纓也是知傳原作鉤膺鉤樊纓也今本脫去下鉤字耳又按巾車鄭注金路有鉤無錫而韓奕詩云鉤膺錫則金路未始無錫周官錫鉤蓋隨舉一以言之因知革路亦宜有鉤此詩兵事宜用革路正義因鉤膺一句遂定爲金路非也

于此中鄉傳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瑞辰按鄉與黨對文則單散文則通玉藻鄭注黨鄉之細者淮南子道應篇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窳冥冥之黨鄉猶黨也服虔左傳注何休公羊注章昭國語注劉熙釋名並曰黨所也黨爲所則鄉亦爲所矣孟子出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六

入無時莫知其鄉即莫知其所也廣雅所鄙所也古者公田爲居廬舍在內還廬舍種桑麻雜菜疆畔則種瓜果小雅所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中鄉當指中田有廬言之傳訓鄉爲所亦以所爲所也

嘽嘽焯焯傳嘽嘽眾也焯盛也瑞辰按說文焯明也引申之義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引詩嘽嘽推推廣韻韡韡車盛貌焯推一聲之轉故通用作推推者蓋三家詩如露如雷瑞辰按廣雅露雷也廣韻露雷也出韓詩疑毛詩如雷韓詩或作如雷蠻荆來威箋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瑞辰按來猶是也威猶畏也蠻荆來威猶云蠻荆是畏箋讀來如往來之來又以威爲宣王之威失之

車攻

我車既攻傳攻堅也瑞辰按爾雅攻善也善讀如繕小爾雅攻治也三倉繕治也並與堅同義攻通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功半也苦脆也攻又通工石鼓文我車既工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瑞辰按甫草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周語藪有圃草韋注圃大也並與毛傳訓甫義同鄭君知甫即圃田者亦因韓詩作圃草知甫即圃之省借也胡承珙曰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傳訓甫為大而箋引甫田以證之申傳非也傳也水經注曰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觀斯卉窳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則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七

廣雅書局

圃草為圃田之麻黃草非泛言大草也下章博獸于敖箋敖鄭地今近滎陽括地志滎陽城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般之敖地也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鄭州管城縣曹家陂今案敖在滎澤縣與鄭州接界圃田在中牟縣北上承鄭州則敖與圃相去不遠當从箋說為允

選徒蹻蹻傳蹻蹻聲也唯數車徒者為有聲也瑞辰按以蹻蹻為聲與下文有聞無聲終屬相背且據成十六年左傳在陳而蹻合而加蹻又甚蹻且塵上並以蹻為謹謹之聲數車徒者正不必然王尚書讀選為饌具之饌字亦作撰謂大司馬羣吏擇車徒即具車徒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蹻蹻為卒徒眾多之貌

其說甚確今按爾雅釋言蹻閉也鄭注蹻然閉暇貌若從雅訓以蹻蹻為閉暇之貌與下章有聞無聲義更相貫左傳所謂好以整好以暇也

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瑞辰按搏獸段玉裁謂當從後漢書安帝紀注水經注濟水篇東京賦引詩作薄狩惠定宇九經古義謂狩即獸字今按說文獸守備者蔡邕月令章句曰狩獸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薄狩于敖薛注謂周王狩也引詩薄獸于敖皆狩獸同義之證三家詩蓋有作薄狩者毛詩作薄獸即薄狩之假借箋云田獵搏獸者亦以經言薄獸非禽獸之獸故以田獵搏獸釋之狩又假借作首石鼓文搏首即薄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六

廣雅書局

四牡奕奕瑞辰按說文譽譽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牡騶騶與奕古聲近蓋即此詩奕奕之異文

赤芾金舄傳舄達屨也箋金黃朱色也瑞辰按周官屨人鄭注曰復下曰舄疏云下謂底復重底釋名復其下曰舄舄也禮人立地或泥溼故復其下使乾脂也方言屨屨屨也徐充之郊謂之屨自關而西謂之屨屨中有木者謂之屨屨是皆以舄為屨下而毛傳以為達屨者段玉裁曰達舄古通用達屨即重舄之義其說是也毛傳只以達屨解舄不言金舄為達屨孔疏乃以金舄為屨之最上達者誤矣小爾雅曰履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而金舄也亦後人附會之說不足據也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為上金舄即赤舄此詩既言赤芾若再言赤舄則不

辭故以金易之周易乾鑿度曰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  
斯干詩朱芾斯皇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即赤芾也  
是知箋以金為黃朱色者亦謂金鳥即赤鳥耳又按說文黓黃  
黑也黓从黑為黃黑則但言金者宜為黃朱矣孔疏乃以金鳥  
謂加金為飾失之

決拾既伏傳伏也箋伏手指相次比也瑞辰按說文伏便利  
也引詩決拾既伏一曰遞也是伏兼二義漢書宣帝紀及應募  
伏飛射士臣瓚注引許慎曰伏便利也便利增繳以弋鳧雁故  
曰伏飛詩曰決拾既伏者也以說文漢書證之從傳訓利為是  
至箋云手指相次比即說文遞也之訓乃別一義據周官司弓  
矢鄭司農注引詩決拾既次後鄭繕人注引亦作次蓋本三家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尤

或先施也

詩故箋詩即以次比釋之孔疏誤合傳箋為一且謂傳言伏利  
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伏為利失之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瑞辰按此詩以中二句調同為韻與楚詞  
求矩矱之所同與擊咎繇而能調韻及東方朔七諫恐矩矱之  
不同與恐操行之不調韻合又韓非揚權篇形名參同上下和  
調亦同與調韻孔廣森曰調字从周古或从用聲為諧聲之變  
法錢大昕謂同調以雙聲為韻今按錢說是也詩古音有正韻  
有通韻其通韻多以同聲相轉即雙聲也如造與威雙聲而小  
明詩以威與與韻讀威如造也欲與猶雙聲而文王有聲詩  
匪棘其欲禮記引作猶而毛詩以欲與孝韻即讀欲如猶也集  
與就雙聲小雅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而毛詩以集與猶韻即

讀集如就也慘與慄雙聲而月出勞心慘兮及正月憂心慘  
抑詩我心慘慘即讀慘如慄也東與當空與匡皆雙聲而大東  
詩小東大東杆杵其空陳第以東空與霜韻即讀東如當空如  
匡也造與次雙聲而思齊詩矯矯王之造與士為韻即讀造如  
次也鞏與固雙聲而瞻印詩無不克鞏與後為韻即讀鞏如固  
也以此推之則錢氏雙聲亦韻之說益信是知調同雙聲即可  
讀調如同矣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此亦  
調同互通之類至周从用口會意不从用聲則調字从周得聲  
不得如孔說轉从用聲也戴氏震及孔廣森又謂東侯二部聲  
氣交通胡承珙曰車攻調與同韻即侯東相協之證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干

或先施也

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掌士賣反瑞辰按說文掌積也引詩助  
我舉掌許所據毛詩或作掌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奮舉掌與  
此詩義同柴又通齒西京賦收禽舉齒薛注齒死禽獸將腐之  
名李善曰齒聚肉名不論腐敗也舉齒即此詩舉柴說文無齒  
有龢云鳥獸殘骨曰龢引明堂月令曰掩骼種龢禁邑月令章  
句作埋齒云露骨曰骼有肉曰齒是知齒即龢字之或體呂氏  
存秋又作覆龢高注龢讀水漬物之漬知龢亦龢之借字毛詩  
作柴說文作掌皆龢字之假借龢積古音同部周官蜡氏掌除  
灑注故書龢作春鄭司農曰春讀為積謂死人骨也漢龢敬傳  
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讀曰瘠史記作羸瘠釋名春積也公  
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曲禮四足曰漬鄭注引作大漬是知春

瘠積漬古音並與訛同人死骨謂之殞獸死骨謂之訛其義一也易說卦乾為瘠馬釋文京荀作柴是又訛可借作柴之證何楷直訓為編柴之柴安矣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傳言習於射御法也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破物也瑞辰按前章毛傳云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昭八年穀梁傳曰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是詩所云不失其馳者即過防弗逐不從奔之謂又即孟子範我馳驅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抵與題通不題禽者不迎禽而射也不詭遇者不橫射也不失其馳蓋兼數者言之說文駑次弟馳也正謂馳有行列又云駑亂馳也則失其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圭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矣古者射與御相應惟御之有法而後射之必中孟子引詩不失其馳二句趙注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按所謂一發貫臧者即釋詩舍矢如破也王尚書曰如猶而也如破而破也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徒御不警傳徒登也御御馬也不警警也瑞辰按爾雅釋訓徒御不警登者也正以登者釋徒御二字若單言徒則為步兵不得為登御本使馬之稱而人之輓車亦曰御猶駕本駕馬之名而輦亦可曰駕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是也說文輦人輓車也輓引也廣雅疏證曰輦之言連也連者引也引之以行曰輦以其徒行而引車故亦曰徒御華嚴經音義引玉篇曰馭古御字

諸書裝鞍為駕牽控為御牽控皆為引是御亦引也以馬引謂之御以人引車則謂之徒御石鼓文徒馭孔庶嵩高詩徒御嘽嘽並與此詩徒御同義毛傳分徒御為二失爾雅之指矣又按傳曰不警警也據正義曰豈不警戒乎言相警戒也是經文原作不警今詩經傳及箋並爾雅俱誤作驚當以正義本作警為是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瑞辰按漢書律志豐楙于茂鄭注月令曰戊之言茂也馬祭用戊蓋取禱馬蕃茂之意故下即云四牡孔阜風俗通義曰阜者茂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圭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瑞辰按惠定宇九經古義曰周官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為禱禱謂師祭也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禱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為十百之百蓋貉讀為禱又讀為百百即伯也字異而音義並同是伯即禱之假借當云師祭而爾雅云既伯既禱馬祭者案甸祝禱牲禱馬杜子春云禱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詩曰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禱禱牲馬祭也禱禱古聲近通用是知爾雅馬祭乃釋詩既禱之禱非釋伯字其兼引詩既伯者特連類及之猶杜子春注周官禱牲禱馬及說文禱字注皆兼引詩既伯為證也知爾雅馬祭專釋禱字則無疑于伯之即為

駘矣毛公惟誤以爾雅馬祭為釋詩既伯故以伯為馬祖又以  
禱為禱獲不為禱馬不知伯特禱字之假借耳又按禱之言馬  
方言廣雅並云馬益也肆師鄭注曰祭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  
為師祭祭造軍禮者禱氣勢之增倍也正取馬益之義應劭漢  
書注云禱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直以禱為馬祭亦  
誤爾雅是類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文法正同段玉裁  
據毛傳伯馬祭也謂今本爾雅周禮注馬祭之上皆脫伯字失  
之

吉日庚午傳外事以剛日瑞辰按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知

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五行貪狼申子

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申盛于子水性觸地而行觸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藏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

故為怒以陰氣賊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貴地而出

害士故為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

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

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

專嚴整故火性炎猛無所容故為惡其氣精

為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已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

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及加於萬物故為金生於巳盛於酉

喜利及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

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

日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

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未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也

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

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

五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戊窮火

於午金刑於酉酉火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辰未屬陰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三

廣雅書局

戊子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日師法用辰不用日今案日謂

十干辰謂十二支十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日

丁巳辛癸五偶為柔日也十二支六陰六陽申子亥卯辰未

六陰寅午己酉戌丑為六陽也毛傳言外事用剛日則以庚為

吉翼奉言王者吉午酉又言用辰不用日則以午為吉奉治齊

詩此毛齊詩師說之不同也檀弓杜贊日子卯不樂左氏昭九

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賈逵鄭元並謂祭以乙卯亡紂以甲

股之亡不推湯子喪惡以為戒張晏駁之日但云夏

武以與非是疾日與吉日正相反以子卯陰類為疾日則以

午酉陽類為吉日據翼奉云二陰二陽並行是必子卯互刑午

酉相合之日方為疾日吉日非凡遇子卯皆疾遇午酉皆吉也

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

是以為忌以是推之午酉並行方為吉日火盛於午金盛於酉

庚為金與酉同氣則即酉之類也故翼引詩吉日庚午以為午

酉二陽並行之證則奉雖用辰不用日未始不兼取日與辰相

配耳

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

大雅韓奕詩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

說文噴鹿鹿羣口相聚兒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鹿

之箋說非是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鹿鹿所生也瑞辰按漆水有二一在涇

西漢時屬右扶風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杜陵

當作杜陽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是也岐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三

廣雅書局

山或卽俞山之別稱耳一名漆沮水在涇東渭北漢時屬左馮翊又名洛水說文漆水注一曰入洛又曰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畷中東南入渭禹貢導渭又東過漆沮某氏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是也縣詩自土沮漆土當從齊詩作杜謂杜陽也沮當從王尙書說讀爲沮自杜沮漆猶云自西沮東蓋太王自幽遷岐必自杜陽度漆水此涇西之漆水也禹貢漆沮爲雍州川此詩漆沮爲宣王獵於東都皆當指入洛者爲是此涇東之漆沮水也書孔疏以漆沮旣從屬右扶風失之

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祁當作慶慶牡麋也瑞辰按詩疏引爾雅某氏注亦作其慶孔有三家詩或有作慶字者故箋及某氏注本之漢時蓋讀慶如祁字林虞讀上尸反徐音同沈市尸反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圭

廣雅音同案

是也據大司馬鄭司農注獸五歲爲慎後鄭注慎讀爲鹿此詩祁讀如慶亦當讀如五歲爲慎之慎謂獸之大者也慶爲牝鹿亦爲大獸之通稱猶豕三爲縱而獸之一歲者亦名縱也有當讀如物其有矣之有孔有猶孔多也箋訓爲甚有失之

儻儻俟俟傳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瑞辰按文選西京賦羣獸駉駉注引韓詩章句曰趨曰駉行曰駉後漢書馬融傳部駉駉駉駉李賢注引韓詩駉駉駉駉或作俟誤說文儻行兒駉馬行兒也駉與俟音義同說文俟字注又引詩曰任任俟俟蓋駉駉作駉駉者假借字作駉駉者正字毛詩作儻儻者正字作俟俟者假借字也廣雅儻儻行也駉駉走也蓋兼取毛韓詩儻駉二字

雙聲改通用廣雅又曰任任駉也此釋魯頌以車任任釋文云

字林作駉亦通用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駉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駉虞風引之天子傳作以安

之射箋率循也悉駉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增

按周官田僕設驅逆之車鄭注驅駉禽使前趨獲逆衛還之使

不出圍今按驅逆猶送逆也小爾雅驅送也駉禽待射若送者

然此詩從其羣醜漆沮之從從逐也謂驅送也悉率左右以爲

衛還之使不出圍卽逆也易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校

氏諸儒皆以三驅著人驅之缺其前一面故失前禽王制所謂

天子不合圍也此詩悉率左右謂從旁翼驅之亦易王用三驅

之義安與待義相近故燕爲安又爲待傳箋皆云安待者正訓

燕爲待也說文晏安也引詩以晏父母今詩無此文或疑卽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圭

廣雅音同案

晏天子之謫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終

番禺黎永椿劉昌齡金保基校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小雅

桐城馬瑞辰撰

鴻雁

爰及矜人傳矜憐也箋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  
賜餼之瑞辰按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令聲傳訓憐者以矜為憐  
字之假借字从令聲不从今聲然據說文憐哀也以可哀之人  
為憐似為費解今按爾雅釋言矜苦也舊疏引詩爰及矜人是  
矜人即苦人又為憐義之引申猶呂覽言苦民呂覽貴因篇湯武遭亂世臨苦民  
苦民猶言窮人也方言矜遽也遽與勛通說文勞劇也廣雅  
矜急也矜人與勞人棘人憚人義並近韓詩訓憚人為苦人與  
矜之為苦義同又詩居以凶矜傳矜危也危苦義亦相近此傳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訓矜為憐箋因增其文為可憐之人失之

百堵皆作傳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箋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  
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瑞辰按左傳隱元年疏引許慎五經  
異義載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版版廣一尺五版為堵一堵  
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  
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以其說推之五版為堵版  
廣二尺度其高也三堵為雉承一丈為版及堵長丈度其長也  
毛傳一丈為版五版為堵說與古周禮及左氏說同蓋亦以  
丈為版為度長五版為堵為度高不言版廣二尺者傳文多贅  
略耳鄭箋引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而解與何休異何休  
曰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是以五版五堵積算其長

說本戴禮及韓詩說見五經異義鄭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合

以檀弓鄭注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證之是鄭以五版為堵雉  
度其高五堵為雉為度其長五堵猶言五版章明府甫曰五版  
為堵是專用廣一尺版乘算其高也五堵為雉是專用長六尺  
版所築之堵互算其長也蓋得之矣鄭君以版為六尺與古周  
禮及左氏說毛傳異而言雉長三丈及以版為堵則同彼以一  
丈為版推之則曰三堵為雉三堵即三版也此以六尺為版推  
之則曰五堵為雉五堵即五版也鄭既以堵為版則所謂堵者  
長亦六尺猶古周禮說以一丈為版其釋堵亦曰長丈也玉篇  
十六尺曰堵疑當作六尺曰堵其義即本鄭箋今本誤衍十字  
耳以春秋傳五堵為雉證之當以鄭箋版長六尺為允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庭燎

夜未央傳央旦也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瑞辰按傳央旦  
釋文本作且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竊謂作子徐反為  
是讀如籩豆有且之且且渠古音近通用史記孔子世家雍渠  
孟子作雍疽韓非子作雍鈕說文作雍雖可證未且猶未渠也  
故箋以夜未央渠央申釋之渠通作渠廣雅渠央也又作遽魏都  
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又作巨集韻巨央也並字異而義同說  
文央字注一曰八也廣雅渠央也皆渠央同義之證正義从王  
肅本作央旦也釋文亦曰經本作且蓋且字形近之譌王肅遂  
以意釋之耳釋文引說文央央也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  
其義並與渠近今本說文無已也之訓據楚辭離騷時亦猶其

未央王逸注央盡也九歌爛昭昭今未央王逸注央已也則已也之訓蓋在釋文引王逸楚辭注央盡也之下今本誤引入說文下耳廣雅央已也央盡也其義又本楚辭王注至說文央中央也廣雅央中也與詩義無涉或以未央為未中失之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瑞辰按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大燭於門外注庭大燭為位廣也闈人句內唐石經無大字王尚書及嚴學博可均皆以無大字為是今按庭位廣故特大燭足見其餘皆不用大燭毛傳以大燭釋庭燎正庭用大燭之證今燭以葦為心灌以脂膏古燭只用樵薪或以麻藉為之說文蒸析麻中幹也弟子職蒸間容蒸毛詩傳蒸盡楛屋而繼之皆古燭用麻蒸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三

在禮記書局

之證周禮司烜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贊當从鄭司農說以贊燭為麻燭鄭康成以墳燭為大燭因謂樹於門外曰大燭其說非也此詩正義據之以證大燭與庭燎散文則通亦誤

夜未艾傳艾久也箋艾末曰艾瑞辰按未艾猶未央也傳訓艾為久正與說文訓央為久同義箋云艾末曰艾亦取艾割將盡之義左氏昭元年傳國未艾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杜注並訓為絕小爾雅艾止也艾之訓絕與止猶央之為盡又為已耳

沔水

沔彼流水傳沔水流滿也瑞辰按沔衍聲相近說文衍本朝宗于海兒也見從段本增廣韻引字統曰衍水朝宗于海故从水行沔

蓋衍字之假借一章傳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正義引定

本作放衍無所入正沔衍同義之證

朝宗于海傳水猶有所朝宗箋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瑞辰按禹貢江漢朝宗于海鄭注與箋義同說文淖水朝宗于海也淖即潮字是古說朝宗于海謂海潮上迎來受尊禮不言海水朝宗而言朝宗于海者倒文也段玉裁說文注曰論衡書虛篇辨子胥驅水為濤事曰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又曰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大小滿損不齊同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注行險而不失其信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與許說合禹貢揚州曰三江既入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二州之水相為表裏朝宗于海謂海淖來朝見尊禮也今按此詩規宣王以信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四

在禮記書局

服諸侯故以海淖來朝有信為喻如古說義亦可通

莫肯念亂箋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瑞辰按桑柔詩以念穹蒼箋云念天所為下此災正義釋箋云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又念與尼雙聲尼止也故念亦有止義莫肯念亂猶言莫肯止亂也又按說文懷念思也爾雅釋詁懷至也又懷止也念訓常思而有止義猶懷訓念思義為至又為止也

誰無父母傳誰無父母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瑞辰按昊天天子天子天子天下故傳以父母為喻京師猶論語云父母之邦孟子云去父母國也詩蓋以海水來朝喻王之以信服諸侯因以誰無父母喻諸侯之以信接天子若泛言父母則與規宣王無涉正月詩父母生我傳言父母謂文武也皆古義之異於今

者其傳之必有自也

寧莫之懲傳懲止也瑞辰按懲古通作徵楚辭不清徵其然否  
清徵謂審察也左氏襄二十八年傳以徵過也杜注徵審也徵  
又通證中庸雖善無微邪注徵或作證是也此詩前二章皆言  
憂諸侯之不共職三章乃言諸侯本循其職而以爲不率職者  
實王誤聽譎言之故故言飛隼猶率其常而民之譎言乃莫之  
審疾王不能察讓也正月詩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義同傳箋並  
訓爲止失之

我友敬矣讓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讓也箋我我天子也友謂  
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讓入猶興其言以毀惡之  
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瑞辰按此章上四句言王之不能察讓下  
三句勉諸侯以戒慎敬者戒也士昏禮戒女曰必敬必戒敬亦  
戒也說文警言之戒也又曰傲戒也釋名敬警也燕禮記賓爲  
苟敬說文苟自急救也苟音已力切讀如救說文苟从羊省月  
也與苟且字从敬从苟故有戒義讓言其興言苟不知戒則讓  
言之興無已箋謂能敬其職讓入猶興其言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五

鶴鳴

鶴鳴于九臯傳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臯澤中水溢出所  
爲坎自外數至九言深遠也瑞辰按臯說文作臯云氣臯白之  
進也从夨夨玉裁曰當作臯氣白之進也謂鼓澤極望皆  
白氣也說文又曰臯大白澤也古文以爲澤字段云當作大白  
也重氏文引曰詩臯字乃因臯字形近而譌臯古澤字見玉篇

鶴鳴

今按臯爲古澤字說文已言之不僅見玉篇也臯與臯古同音  
呼老反臯可借爲澤則臯亦可借爲澤左傳澤門之哲釋文澤  
本作臯荀子正論代舉而食即伐臯而食列子望其墳舉如也  
即荀子臯如也續漢志成舉即漢志成臯也虎名於菟菟一作  
擇轉而爲臯皆臯澤互通之證毛傳臯澤也蓋以臯爲澤之假  
借不必如盧說改臯爲臯也至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者  
楚辭王逸注澤曲曰臯韓詩九臯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  
澤折即曲也廣雅臯局也局亦曲也曲與坎同義是知箋說實  
本韓詩以臯爲澤曲與毛傳以臯爲澤異義正義合而一之誤  
矣

其下維擇傳擇落也尚有樹植而下其擇箋檀下有擇此猶朝  
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瑞辰按下章穀爲木名則此章擇亦木  
名不得泛指落木王尙書經義述聞曰擇疑當讀爲擇廣雅棹  
棹擇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注王棘與擇棘善理堅  
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擇一音徒落反與擇相近故  
借擇爲擇其說甚確說文棹棹棹也似梯而小一日棹即爾雅  
所云遵羊棹也士喪禮鄭注世俗謂王棘砭鼠釋文云砭劉音  
託與擇聲近砭鼠當即擇棘之別名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六

祈父

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  
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瑞辰按祈者圻之  
假借左傳引詩正作圻父故序箋云祈圻畿同周官大司馬九

祈父

今按臯爲古澤字說文已言之不僅見玉篇也臯與臯古同音  
呼老反臯可借爲澤則臯亦可借爲澤左傳澤門之哲釋文澤  
本作臯荀子正論代舉而食即伐臯而食列子望其墳舉如也  
即荀子臯如也續漢志成舉即漢志成臯也虎名於菟菟一作  
擇轉而爲臯皆臯澤互通之證毛傳臯澤也蓋以臯爲澤之假  
借不必如盧說改臯爲臯也至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者  
楚辭王逸注澤曲曰臯韓詩九臯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  
澤折即曲也廣雅臯局也局亦曲也曲與坎同義是知箋說實  
本韓詩以臯爲澤曲與毛傳以臯爲澤異義正義合而一之誤  
矣

近之籍鄭司農曰近當言畿近亦圻之假借穆天子傳乃命正公郊父郊圻古通稱郊父即圻父耳

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瑞辰按爪士猶言虎士周官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即此說苑雜事篇曰虎豹愛爪故虎士亦云爪士虎賁為宿衛之臣故以移於戰爭為怨耳淮南子脩務篇高注在車曰士步曰卒士與卒散文則通傳訓士為事失之

底底底止傳底至也瑞辰按底與底異字說文底柔石也底或从石作砥底山居也段謂當作止居是底與底皆从氏聲惟从厂與从广異耳此詩靡所底止與小雅伊于胡底皆作底俗本作胡底者誤也說文無从氏之字或作底尤誤爾雅釋詁底底二字並訓止也據郭注底義見詩傳是郭君所見詩傳作底止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七

也郭又引國語辰久將底為底字作注據郭注先底後底是郭本爾雅蓋先底後底今本先底後底者或傳寫之誤

有母之尸饗傳尸陳也箋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瑞辰按白虎通義曰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其所云失氣亡形者正承上失也之訓太平御覽載禮統有矢也陳也之語矢即失字形近之譌或據北堂書無失也一訓是尸古有失義尸饗即謂失饗謂奉養不能具也

古屍字通借作尸屍字从尸从死死亡同義亡即死也故尸亦得訓失屍或通借作死公羊傳陳侯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為云屍乃得也美書陳湯傳求谷吉等死即求谷吉等也先儒罕聞尸失之訓以陳釋之箋以為為父陳饌許氏五經異義詩尸饗謂陳饗以祭均未免失之迂曲矣

白駒

食我場苗瑞辰按場與圃散文則通圃中所植惟豆藿之類一章傳藿猶苗也則知場苗即豆苗耳

以承今朝箋以承今朝愛之欲留之校勘記曰小字本相臺本經文承作人瑞辰按正義引山有樞且以承日為證是經文本作承字與二章以承今夕同且山有樞正義引此詩正作以承今朝則經文作承無疑至正義以久今朝者云云特以久釋承耳小字本相臺本遂據以改經文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八

賁然來思傳賁飾也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赤黃白色也瑞辰按京房易傳曰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雜也上言白駒下不得以雜色言之故正義曰蓋謂其衣服之飾非詩義也釋文賁徐音奔賁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表記呂氏春秋引詩俱作賁賁是也考工記弓人鄭注奔猶疾也賁然蓋狀馬來疾行之貌

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耶何為逸豫無期以反也瑞辰按前二章望賢者之來此章望其來而又懼其遁也蓋以時不可為言若爾為公侯則將憂時病國終無逸豫之期而因以其優游隱遁為深憂也

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慎誠也箋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瑞辰按方言慎憂也慎爾優游猶云憂爾優游也勉爾遁思亦望其勿遁之詞在彼空谷傳空大也瑞辰按空者穹之假借爾雅穹大也文選

注兩引韓詩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考工記韓人穹者  
三之一鄭司農曰穹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近通用  
之證節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空窮也據說文云穹窮也是空  
亦穹之假借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餽雖薄要  
就賢人其德如玉然瑞辰按第三章冀其來而懼其隱此章前  
四句高其隱遁下二句尚望其以聲音相通也生芻一束言我  
雖設生芻以待之方欲秣其馬而其人高隱比德如玉不可得  
見也箋義未免迂曲

黃鳥

不我肯穀傳穀善也箋不肯以善道與我瑞辰按廣雅穀養也  
小弁詩民莫不穀甫田詩以穀我士女箋並云穀養也此詩穀  
亦當訓養猶我行其野詩爾不我畜畜亦養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九

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明當為盟盟信也瑞辰按  
明盟古通用襄二十九年左傳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史記作盟  
主說文古盟字从囧賈侍中說讀與明同齊侯罇鐘曰中敦盟  
刑盟刑即明刑也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此詩明字从  
箋讀盟為是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蓬傳蓬惡菜也箋蓬牛蒡也釋文蓬本又作蓄積本又  
作曠瑞辰按爾雅郭本作曠牛蒡曠積一字鄭君所見爾雅本  
自作蓬牛蒡耳蓬音近禿積禿亦一聲之轉說文積禿兒正以

聲轉為義正義不知爾雅之曠牛蒡即鄭箋之蓬牛蒡遂以為  
釋草無文誤矣蓬蓄古聲近陸璣詩義疏云蓬今人謂之羊蹄  
名醫別錄云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為禿菜即是蓄音  
之誤引詩言采其蓄是知谷風詩我有旨蓄蓄亦菜名即此詩  
之蓬也爾雅條菹又曰苗菹郭注皆云未詳按齊民要術引詩  
義疏云羊蹄似蘆菹莖赤黃為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揚  
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蓬一名菹說文無蓬字云菹草也又曰  
菹苗也苗菹也廣雅菹羊蹄也集韻菹或作菹通作蓬玉篇以  
菹苗菹三字互訓是苗即蓬之異文

菹字从田與禾  
苗字从田者異爾雅之菹  
菹苗菹皆即此詩之蓬古聲蓬苗皆讀如胃及菹菹並同部故  
通用蓬通作苗猶笛从竹由聲周禮作籥釋詁逐病考槃箋作  
軸病其名為菹與菹者猶易其欲逐逐劉表本作筵筵子夏本  
作攸攸漢書攸傳作攸攸皆以聲近相通耳

言采其蓄傳蓄惡菜也箋蓄當也瑞辰按爾雅蓄當郭注大葉  
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又蓄菹茅郭注蓄華有赤者為菹菹  
一種耳亦猶陵若華黃白異名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河東關  
內謂之蓄幽充謂之燕蓄一名爵弁一名菹根正白著熟水中  
溫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  
莖葉細而香一種莖亦有臭氣據此則爾雅所云蓄菹茅者即  
義疏所云赤莖有臭氣者爾雅又云菹雀弁郭注未詳以義疏  
菹一名爵弁證之則菹弁亦即菹之赤莖者菹與爵弁皆取赤  
義說文瓊赤玉也儀禮鄭注爵弁色赤而微黑是其證矣說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十

廣雅書局

蓄蓄二字互訓又曰蓄蓄蓄也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箋婿之父曰姻我采蓄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時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旨賤之瑞辰按婿與婦之父稱爲婚姻爾雅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是也夫與婦相稱亦爲婚姻白虎通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即此詩不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婚與姻散文則通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徐楚金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人尚女爲妻尚古貴字也是皆以婿因於婦家爲姻矣不思舊姻舊姻即棄婦自稱其家舊爲夫所因也新特謂新婦特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士

廣雅書三

當讀實維我特之特特毛傳訓匹是也新特猶新昏也故傳以外昏釋之外昏者對妻爲內子言也箋以舊姻爲婿之父新特爲新外昏特來之女並失之

成不以富箋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瑞辰按論語引詩誠不以富成即誠之假借箋以成事釋之非是亦祇以異傳祇適也瑞辰按說文祇敬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又祇祇禱也無从亦从氏之字廣雅祇適也義本毛傳祇唐石經作祇張參五經文字曰祇適也作祇者誤段玉裁曰凡祇適字唐人皆从衣从氏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氏則尤繆今按漢書寶嬰傳祇加懟師古曰祇音支其字从衣

是正唐時作祇之證

斯干

序箋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覺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釋文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瑞辰按落正義本作樂釋云以歡樂之誤也六章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爲歌以樂之樂亦當作落釋文樂本亦作落是也覺與落不同覺謂以血費之說文覺血祭也是也落謂始其事爾雅落始也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始升即落之也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發即落亦謂始也雜記成廟則覺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鄭注言路寢生人所居不費之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分覺與落爲二與此箋同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士

廣雅書四

鐘饗大夫以落之正與考室落之同義服虔注誤謂覺以豕豚爲落孔疏遂謂覺一名落蓋謂以酒澆落之因疑箋既言覺不宜復言落故改箋落之爲樂之失矣

秋秩斯干傳秩秩流行也瑞辰按釋訓秩秩清也蓋以釋此詩澗水之清也亦與澗澗雙聲古通用易鴻漸於干荀王注干澗澗水也聘禮記皮馬相間鄭注古文間作干考樂在澗韓詩澗作干皆其證也故傳知干即澗之假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猶當作瘡瘡病也瑞辰按猶獸古通用方言獸許也廣雅猶欺也詩蓋謂兄弟相愛以誠無相欺詐即左傳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

其宮廟也瑞辰按史記律書云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漢律志已盛於已說文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釋名已也陽氣畢布已也是古讀已午之已即爲已然之已說文又曰已用也从反已已與以同字漢書以皆作已廣雅已已也是古者已用之已亦通作已然之已故已與似亦通用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讀似如已午之已者正訓似爲已然之已故申之曰謂已成其宮廟孔疏謂立廟於已地味箋指

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瑞辰按築室當從箋謂築燕寢西南其戶仍當從傳謂西鄉戶南鄉戶古者燕寢之制蓋有正戶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左右房南鄉戶爲正戶東西鄉戶爲側戶西南其戶言西以該東猶南東其畝言東以該西也襄二十五年左傳公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是室有側戶之證言自側戶出則先入於室必自正戶入矣古者居室南鄉戶東牖西亦皆南鄉故爾雅言戶牖之間謂之展其戶之居東而南鄉者即正戶也箋謂室一南戶是昧於室有側戶之制不若從傳以西南並言爲允

約之閣閣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箋約謂縮板也瑞辰按閣格古同聲考工記匠人注約縮也引詩約之格格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作格格爾雅爾雅格格舉也格格亦釋此詩格

格即閣閣之異文傳云閣閣猶歷歷者謂束板歷碌之貌據說文格生革可引爲縷束也段玉裁曰生革縷束曰格謂束之歷錄也是閣與格皆當爲格字之假借格以束物因以格格狀束物歷錄之貌耳

極之橐橐傳橐橐用力也瑞辰按廣雅橐橐聲也橐橐即橐橐之省借橐之橐橐猶言橐之丁丁皆謂橐木聲傳言用力者亦謂橐木者用力聲爾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踈翼爾瑞辰按跂與企同玉篇引詩如企斯翼爾雅翼敬也玉篇廣韻並云踈敬也傳云踈翼者正以踈釋翼以狀跂立之貌有似翼然起敬也論語趨進翼如也玉篇趨趨進貌說文廣韻並引論語作趨如翼如與勃如躍如語

相類不得訓爲鳥翼之翼趨進之貌謂之翼跂立之貌謂之翼其義正同故傳以踈翼釋之翼即爲跂猶如暈斯飛飛即爲暈也此蓋以狀正室之嚴整孔疏謂踈此臂翼直以人臂爲翼失傳惜矣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瑞辰按棘與勒聲近而義同釋文棘居力反韓詩作柎柎隅也正與毛傳稜廉同義棘之通柎猶馬勒通作鞵水經注棘門謂之力門也據抑詩維德之隅傳隅廉也箋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是知如矢斯棘正謂室有廉隅如矢有稜廉也此箋訓棘爲戟則以棘爲戟之假借謂室之有稜如人操弓矢戟其肘義與左傳公戟其手正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三

古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箋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瑞辰按革韓詩作鞠此从王應麟詩考釋文作勒誤云翅也說文鞠被也廣雅鞠被翼也被

毛如字失之

如翬斯飛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瑞辰按爾雅翬有二義一為翬雉箋所引是也一為翬飛鷹隼醜其飛也翬是也說文翬大飛也此詩應取翬為大飛之義蓋以狀其阿之勢猶今云飛簷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書也噦噦猶焯焯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焯焯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冥幼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窕炎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五

爾雅書局

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瑞辰按大戴禮誥志篇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孔廣森補注曰孟長也明為陽幽為陰陽先陰後長幼之義據此是古者長幼有明幽之訓傳訓正為長冥為幼者正以長即為明幼即為幽爾雅釋言冥幼也為毛傳所本郭注幼穉者多冥昧以義推之則長者宜多明顯矣王肅述毛直訓為長者幼者殊失傳指據說文冥窈也从日六从一曰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也一亦聲又名字注自命也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自名則冥之本義自為窈昧然冥既有幼訓故其義又引伸為小說文覲小見也冥小雨也皆取冥聲而訓為小矣噲即快字之同音假借倉頡篇噲此亦快字說文噲或

讀若快又盧抱經鍾山札記引淮南精神訓噲然得卧宋書樂志我皇多噲事皆假噲為快箋云噲噲猶快快者是狀其室之明說文曉明也噲音近味左傳曹剛史記作曹廣雅快曉也噲音近味沫索隱引作曹味噦噦猶味味是狀其室之深闇箋訓噲噲為寬明之貌是已又以噦噦為寬明非詩義也

下莞上簟箋莞小蒲之席也瑞辰按爾雅莞有二種一曰葍鼠莞郭注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一曰莞苻離其上葍郭注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謂其頭臺者也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蒲中葍為葍用之為席是二者皆可為席此詩正義惟引莞苻離為證但考說文分莞與葍為二云莞草者葍鼠莞也說文惟於莞草注云可以為席則詩之莞當引葍鼠莞為

三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六

爾雅書局

證不當如孔疏引莞苻離為證書疏引爾雅葍鼠莞莞光引詩云下莞上簟是莞光以詩之莞為鼠莞矣郭注葍鼠莞云似龍須其注中山經龍修云龍須也似莞而細則所云似莞者亦鼠莞也又按莞蒲一名葍蒲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桂葍莞蒲郭注莞葍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曰莞釋元應一切經音義莞草外似蔥內似蒲而圓鄭君特以莞有蔥蒲之稱故以小蒲釋之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葍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孔疏直以為蒲之小者失之載衣之褻傳褻褻也箋褻夜衣也釋文褻他計反韓詩作褻瑞辰按說文褻褻也引詩載衣之褻正本韓詩褻即褻之或體毛詩作褻者褻之假借褻正字作褻說文褻小兒衣也釋文云齊



人名小兒被為緜漢書宣帝紀孟康注緜小兒被也古者被通名衣說文被寢衣也可證箋云衣亦謂被也禮通作禡廣雅禡謂之緜疏證曰緜之言保保亦衣也故衣甲者謂之保介矣列子釋文引博物志云緜織緜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玉篇緜緜負兒衣也其言尺寸與博物志同禮之制蓋長而方故侯苞韓詩翼要云示之方也古人緜緜連言呂覽明理篇道多緜緜高注緜小兒被也緜緜格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緜緜絡繩緜小兒被也是緜為小兒被緜乃緜絡上繩說文緜類也蓋繩之柄者也段玉裁云物讀如托以韻地瓦儀議羅為古合韻今按前章乃生男子章通為陽唐韻此章亦通章為一韻地也从古讀若它與楊讀如托正相協江永謂地楊為一韻瓦儀議羅為一韻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七

廣雅書局宋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紡塼習共所有事也釋文塼本又作專瑞辰按說文無塼字專字注云一日專紡專古之燃線者以專為鍾說苑雜言篇曰子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此紡用瓦磚之證廣韻鑄紡鍾集韻鑄一日紡甄是紡鍾即紡甄也後世磚瓦異物古則瓦為通稱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又曰鑄瓦器也是也故傳以瓦為紡專婦人從一而終紡專蓋兼取專壹之義專壹則有常故春秋楚襄瓦字子常正取義瓦專而有常也

無非無儀傳婦人質無威儀也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瑞辰按說文非違也从飛下

敬取其相背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即無違此士昏禮記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宮事也箋以非對善言訓為惡失之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尚書曰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儀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王尚書曰議讀為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為斷制也今按婦人從人者不自度事以自專制故曰無儀即易家人爻詞所云無攸遂也公羊傳遂者生事也婦人無義事猶公羊言大夫無遂事也左傳言婦義事者處變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列女傳孟母引詩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三家詩當必有訓非為違儀為度者為列女傳所本婦有婦容毛傳謂無威儀固非婦人以孝敬為先即善也箋以無儀為無善亦非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八

廣雅書局宋

無羊

九十其特傳黃牛黑唇曰特瑞辰按爾雅又云牛七尺為特詩義當取此極言肥大者之多爾下章明言三十為物若云黃牛黑唇者有九十則與三十維物句不合

其角濺濺傳聚其角而息濺濺然釋文濺本又作解亦作戢瑞辰按說文濺和也溇雨下也宋本釋文作其角溇溇即濺濺之假借爾雅戢聚也周南傳戢戢命戢也故傳以為聚角貌聚與和義相成猶輯之訓聚兼訓和也釋文本亦作戢者省借字也

說文無解字玉篇解牛多角入角堅兒或作戢解與觸皆後世  
增益之字蓋因此詩而增益玉篇多角即毛傳聚角之義牛當  
爲羊之譌

不驚不崩傳驚虧也崩羣疾也瑞辰按說文驚馬腹墊也崩山  
壞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蓋騫本馬腹墊陷之稱  
引伸通爲虧損之稱此詩言羊曰不驚不崩魯頌言魯邦是常  
亦曰不虧不崩說文虧氣損也凡損皆曰虧亦皆可曰騫故漢  
書鼂錯傳外無騫汚之名顏師古注騫損也崔集注傳虧作曜  
傳曰崩羣疾皆以別於山之騫崩非詩義也

摩之以肱畢來既升傳升升入牢也瑞辰按列子曰君未見牧  
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華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九

廣雅書局

西卽此詩摩之以肱畢來既升之謂升對上章或降于阿或飲  
于池言蓋謂升於高處非入牢之謂也

眾維魚矣旒維旗矣箋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旒  
與旗瑞辰按說文蠛爲蠶之或體公羊桓五年釋文引說文作  
蠛玉篇蠛古文作蠛春秋有蠛公羊皆作蠛文二年雨蠛于宋  
何休解詁曰蠛猶眾也此詩眾當爲蠛及蠛之省借蠛蝗也蝗  
多爲魚子所化魚子旱荒則爲蝗豐年水大則爲魚蝗亦或化  
爲魚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毛詩蠛魚疏云卑蠛蝗也今謂蝗  
子爲蠛子一名蠛云是魚子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

日暴牽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爲魚是其證也此詩牧人夢  
蠛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眾維魚矣與旒維旗矣二句相對

成文爾雅維侯也侯乃也此詩二維字皆當訓乃蠛乃魚矣謂  
蠛化魚旒乃旗矣亦謂旒旒以旗蓋旗本以繼旒者也說文旗  
錯革鳥於上所以進士眾旗眾也旗有眾義故爲室家漆漆之  
非傳云陰陽和則魚眾多箋以爲人眾相與捕魚皆由不知眾  
乃蠛之省借耳頃見盧氏抱經鍾山札記引丁希魯曰眾乃蠛  
字之省其說與予略同而王尙書駁之以爲眾維魚矣旒維旗  
矣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然詩人句法相類者大半同義似  
不得謂二維字當異訓也王又謂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旒化爲  
旗之說不可通然夢境幻化無常固有不可以理測者况旗有  
眾義固與室家漆漆義相貫乎此以知王說之未爲確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十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終 一番周黎永椿劉昌齡金保基校字

小雅

桐城馬瑞辰撰

節彼南山

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瑞辰按節之言截辭也故傳訓為高峻貌節即截字之假借說文截截辭山也截辭本山山高峻之貌因為山名而凡山之高峻亦通為截辭釋文節又音截故知節即截也截辭之轉聲為差義亦為高貌至說文崑陬隔高山之月不得為山貌或以節為崑之假借失之韓詩訓節為視亦非又按毛詩以節南山名篇據昭二年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則古止以節名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爾雅書局

維石巖巖傳巖巖積石貌箋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釋文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瑞辰按巖巖古通用左傳制巖邑也釋文巖本或作嚴廣雅巖巖高也羣經音辨巖巖高也引詩維石巖巖今按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大學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巖也皆取巖義以釋巖其經字仍作巖據說文巖崖也礧石山也礧礧石也又礧礧也玉篇礧礧也則礧為積石兒巖巖乃礧礧之假借釋文本作嚴嚴者亦礧礧之省借也經義雜記乃謂經本作嚴失之

憂心如惓傳惓惓也釋文惓惓詩作炎字書作焮說文作天小熱也瑞辰按今本說文惓字注云憂也引詩憂心如惓段玉裁謂說文引詩釋惓从炎之義當作憂心如炎是也說文天字注云小熱也釋文引作小熱或作小熟引詩憂心天天以釋文引

六十四卷

釋文引作小熱或作小熟

引詩憂心天天以釋文引

說文惓作天證之知天天當為如天之謬段玉裁以平讀若紐方言廣雅並曰天明也如天與如炎字異而義同矣音滌滌與炎為雙聲故通用蓋說文兼採毛韓詩作如炎者韓詩作如天者毛詩也小熱之訓與毛傳訓燔正同惓或因字書作焮形近猶雲漢如惓如焚惓亦炎之誤也惟或作炎或作天始得言如按本訓憂若經作惓是猶云憂心如憂為不詞矣

何用不監傳監視也瑞辰按監者瞻之省說文瞻視也爾雅監視也釋文監字又作瞻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爾雅書局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吠谷使之齊均也瑞辰按猗阿古同古通用王尚書謂猗當讀為阿阿曲隅也實廣大貌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偏高曰阿丘阿為偏高不平之地故詩以興師尹之不平耳

天方薦瘳傳瘳病箋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瑞辰按爾雅瘳病也說文瘳殘田也引詩天方薦瘳蓋本三家詩繫傳本引詩下有瘳也二字據左傳賈逵注小疫曰瘳張參五經文字瘳疾疫也歿當為瘳字之譌又按說文瘳病也瘳與瘳雙聲毛詩訓瘳為病者蓋以瘳為瘳之假借至瘳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為瘳謂瘳瘳也

爾雅釋言瘳會也說文替會也毛詩作瘳即替字之假借至瘳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為瘳耳瘳當从王尚書釋詞以為句末語

助惜莫懲嗟即言會莫懲也與十月之交詩胡惜莫懲同義箋謂嗟乎何及失之

維周之氏傳氏本箋氏當作桎錯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為周之誼錯持國政之平瑞辰按爾雅釋言柢本也郭注謂根本韓非解老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說文柢木根也氏至也本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士喪禮進柢士虞記載猶進柢鄭注並云柢本也氏星一名天根亦取根本之義說文又曰檣柱氏也古用木今曰石按柱氏即今之石礫礫在柱下而柱可立木必有根而本始建大臣之為國根本亦猶是也至箋云氏當作桎錯之桎正義引說文桎車錯也則桎是錯之別名李黼平據釋文桎礙也說文軻礙車也玉篇軻礙車輪木或作初是軻與初同說文初注云桎初也正義引說文桎車錯也當為桎車初也之誘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秉國之均傳均平也箋持國政之平瑞辰按漢書文選注引詩皆作秉國之鈞漢志曰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說文鈞三十斤也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蓋鈞本稱物之名後遂通以為平均之稱說文均平偏也平成同義故詩又言誰秉國成

不弔昊天傳弔至也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瑞辰按說文迺至也弔者迺之省借弔有善義漢書五行志載哀公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應劭注曰昊天不善于魯鄭仲師注周禮

大祝引左傳作昊天不淑淑亦善也書大誥曰弗弔天降罰于我家多士曰弗弔緡天大降喪于殷君爽曰弗弔天降喪于殷逸周書祭公解曰不弔天降疾病王尚書曰弗弔天弗弔天皆當連讀猶此詩不弔昊天其說是也不弔昊天謂此不善之昊天不宜使此人居尊位空窮我之眾民猶左傳言緡天不弔也正義乃言尹氏為政實不善乎昊天失其義矣下章昊天不備昊天不惠均與不弔昊天同義皆指天言箋以為師氏為政不均又為不和順之行皆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勿罔君子傳勿罔上而行也箋勿當作未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瑞辰按勿未古通用文王世子篇末有原鄭注未猶勿也故箋訓勿為未本或作未非也然以未罔二字連讀義終未洽王尚書釋詞以勿為語詞勿罔即罔猶之不顯即顯不承即承其說是也

式夷式已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箋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者瑞辰按兩式字與下章式月斯生皆語詞傳箋並訓為用非也夷與已對言夷謂平其心即下章君子如夷也已謂知所止即下章君子如屆也屆為至即為止耳已當如毛傳讀已止之已但不得如傳云用平則已耳

無小人殆傳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殆近也無小人近瑞辰按此從箋說為允殆與幾同義爾雅幾殆危也又幾近也殆為危又為近猶幾為危又為近耳  
昊天不備傳備均也釋文備韓詩作庸庸易也瑞辰按說文備

均也直也韓詩作庸即備之省訓易者謂平易也其義亦與毛同晉書元帝紀引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融亦備之同音假借

降此鞠訓傳鞠盈訓訟也箋盈猶多也乃下此多訟之俗瑞辰按鞠者歎之假借說文歎窮也又趨窮也又窮窮理罪人也並以雙聲取義爾雅釋詁鞠盈也盈即窮字引伸之義說文窮極也訓當讀如日月告凶之凶謂凶咎也說文凶惡也鞠凶猶言極凶與大戾同義故皆為天所降若如傳訓誦為訟箋云多訟之俗則不得言天降矣

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屈極闕息夷易違去也箋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訓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履至也孫炎曰履古屈字釋言屈極也極至同義至亦為止詩言君子如屈屈謂得所止猶上章式已也君子如夷夷謂得其平猶上章式夷也上得所止則民之心亦知所息矣上得其平則民惡怒不平之氣亦去矣此詩上言式夷式已下言君子如屈君子如夷冀其知所止極歸於平易也

商頌既戒既平平猶夷也毛傳訓戒為至戒即屈之假借也毛傳止言屈極夷易其義已明箋乃增成其義以屈至為至誠之道夷平為平易之政失之

憂心如醒傳病酒曰醒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為病故云病酒也瑞辰按說文醒病酒也一曰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五

廣雅書局

醉而覺玉篇醒一曰醉未覺也考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又曰今日飲酒而三日寢之三日寢即上文醒三日也則醒正醉而未覺之稱當从玉篇作醉未覺為是玉篇多本說文說文或作醉而未覺後脫去未字遂誤作醉而覺耳孔氏所見說文本已誤因以病酒為覺而以酒為病失其義矣

誰秉國成傳成平也瑞辰按古成平二字互訓爾雅釋詁平成也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穀梁傳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此訓平為成也周官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成之即平之也左氏桓二年會于稷成宋亂也杜注成平也大雅歸詩虞芮質厥成及此詩傳均訓成為平此以成為平也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六

廣雅書局

文成从戊丁聲丁之言訂也說文訂平議也廣雅訂平也成从丁聲故義得為平戴震謂平斷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分而二之非也三章秉國之均傳曰均平與秉國成同義淮南時則篇高注平正也論語政者正也孟子言君子平其政正與成古亦通用祭法黃帝正命百物魯語作成名百物是則秉國均秉國成猶春秋執國政也戴氏引周官官成釋之亦非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箋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若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瑞辰按此承上誰秉國成言之秉國成即執國政也而乃不自為政是有執政之名無為政之實故責之耳箋謂欲天出圖書授命之迂矣孔疏述毛言王身不自出政教亦非又按卒者瘁之假借卒亦勞也獲

言賢勞劬勞箋訓卒為終亦非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瑞辰按說文唯鳥肥大唯唯然也傳蓋以項為唯之假借故訓為大項古讀近癰腫之腫腫亦大也劉向新序引詩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而釋之曰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越越此之謂也其意蓋謂久駕而不行則馬頸將有腫大之病其說當本韓詩與箋言養大其領異義

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箋蹙蹙縮小之貌瑞辰按說文無蹙字新附有之古蓋祇作感爾雅釋言慄慄也王尚書曰感讀為蹙僕禮古文縮字皆作蹙蹙與蹙皆局縮不申之義故此箋訓蹙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七 廣雅書局

蹙為縮小詩小明及召繆傳並曰蹙迫也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速鞠也速者廡之假借說文廣雅並曰廡迫也速鞠義為窮迫蹙蹙蓋逼迫之貌故爾雅以速鞠釋之郭注訓速為求失之家父作誦箋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誦之瑞辰按誦與諷對又則異散文則通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輒以聲節之曰誦此對文則異也說文諷誦也誦諷也此散文則通也周官瞽矇諷誦詩注鄭司農曰諷誦詩主誦詩以刺王過白虎通諫有五一日諷諫作誦蓋即作詩以為諷諫也  
以究王誦箋究窮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瑞辰其訓亦凶之假借說文凶惡也以究王之凶惡猶云以究王惡也箋義失之迂矣

正月

正月繁霜傳正月即夏之四月繁多也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瑞辰按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又釋之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考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盜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為虐末章曰天夭是極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是其極貧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八 廣雅書局

而首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為急恆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蓋聽屬水伏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水失其時而有恆寒之異劉向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為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蓋本韓詩惠氏周揚詩說曰訛言與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讓諧行讓諧行則既亂及必至之勢也讀詩者可以鑒矣  
癩愛以痒傳癩痒皆病也瑞辰按爾雅癩痒病也釋文引舍人云癩癩痒皆心憂憊之病憂與病義本相成然詩言癩愛以痒痒既為病則癩愛連言癩亦當訓憂不得言癩痒皆病也說

文無瘋字古蓋祇借作鼠而無正曰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爾雅釋詁寫憂也王尚書曰寫當讀為鼠說詳經義述聞

莠言自口傳莠醜也瑞辰按傳以莠為醜之假借醜惡也故箋直以惡言釋之說文莠讀若酉醜从酉聲故通借作莠

憂心愈傳愈憂懼也瑞辰按爾雅釋訓痲痲病也痲痲卽詩愈愈之異文漢書宣帝紀痲死獄中師古注痲字或作痲此詩愈愈卽痲痲之省借因上文已云胡俾我愈故下文假作愈

字此亦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於園土以為臣僕箋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九 廣雅書局

瑞辰按周官園土聚教罷民屬於司園與奴隸屬於司厲不同傳謂役之園土以為臣僕者以其事相類得通言也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櫛鄭司農曰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為奴欲焚其籍也禮記少儀臣則左之鄭注臣謂囚虜也左氏哀二年傳人臣隸圉免人臣猶隸圉也僕猶臣也古以罪人為臣僕詩言并其臣僕謂使無罪者并為臣僕在罪人之列非謂已為臣僕又從而罪及之也箋謂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失之于何從祿箋于於也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瑞辰按廣雅從就也祿善也此承上民之無辜一句言民無辜而獲罪是善

不足勤更于何而從善也箋謂於何從得天祿失之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箋視烏集于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瑞辰按烏集富人屋蓋相傳

古說此承上于何從祿言舉世皆將窮困不知烏何所止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

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此二句而釋之曰言朝廷皆小人也箋義正本韓詩周禮甸師注大曰薪小曰蒸薪蒸雖有大小之分若以對林木言則皆為細小故詩以喻小人耳

視天夢夢傳王者為亂夢夢然瑞辰按爾雅釋訓夢夢亂也此傳義所本說文夢不明也不明卽亂義亦相成夢與芒一聲之

轉據文選歎逝賦吞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齊魯詩蓋有作芒芒者故賦本之至韓詩亦作夢夢則釋文引韓詩夢夢惡兒也可證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王既能有所定向復事之小者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瑞辰按上言視天夢夢

夢夢者昏亂之貌言天意不可知也既克有定定當讀如亂靡有定之定定猶止也言天如有止亂之心則此訛言之小人無

不能勝之者乃天能勝人而不可止亂不知天意果誰憎乎此詩人念天之降亂反復推測而故作不解之詞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此喻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况為凡庸小人之行瑞辰按釋山曰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十 廣雅書局

脊岡釋地曰大陵曰阜說文岡山脊也陵大阜也釋名岡亢也  
在上之言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天保詩如同如陵身升其高陵  
皆以岡陵喻高詩意蓋謂訛言以山爲卑而其實乃爲高岡爲  
高陵以證其言之不實故繼以民之訛言蓋莫之懲懲當讀無  
微不信之徵謂訛言如此顯然乃莫之徵驗以刺君聽不聽  
不敢不局傳局曲也釋文局本或作踞瑞辰按局之言屈屈即  
曲也廣雅詁林也離騷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王逸  
注蜷局詘屈不行貌九思踈踈兮寒局數注蜷局偃僕也文選  
兩京賦薛綜注踈偃僕也廣雅齊局匍跽也玉篇踈踈不伸也  
皆曲身之貌說文無踈字口部局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義  
與曲義近古蓋祇作局說文又曰踈天寒足踈也踈與踈義相

近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齊局

不敢不踈傳踈累足也瑞辰按說文足部踈小步也引詩不敢  
不踈義同毛詩忝部越側行也引詩不敢不越蓋本三家詩側  
行亦謹畏貌也玉篇踈越並子亦切云越小行也引詩不敢不  
越今作踈是越踈二字音義同又按屋卑者宜曲身今天雖高  
而不敢不曲者以言敬也履薄者宜累足今地雖厚而不敢不  
踈者以言慎也箋謂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非詩義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道脊理也箋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  
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瑞辰按春秋繁露云是  
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  
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聖人謫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極謂

之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號凡而略名詳  
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  
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曰向  
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  
此之謂也其說蓋本韓詩周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家  
其名家各象其號注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  
是名與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維號斯言即論語名之必可言  
也之義幽王寵褒姒則嫡妾不分信訛言則是非不辨名號之  
不正也久矣故詩取正名之義以刺之箋訓號爲呼號非詩義  
也有倫有脊即正名之本脊春秋繁露作迹玉篇迹跡也理也  
是知傳訓脊爲理者正以脊爲迹之假借也倫與迹亦同義說

近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齊局

文倫一曰道也小爾雅跡道也倫又通倫苟爽易注繪迹也  
胡爲虺蜴傳蜴蜥也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  
如是傷時政也瑞辰按虺之類不一爾雅虺虺博三寸首大如  
摩郭注身廣二寸頭大如人摩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蛇虺詩疏  
引郭氏音義云今蛇細頸大頭色如綬文閒有毛似猪鬣鼻上  
有鍼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是一種蛇此  
綬文之虺也郭氏山海經圖讀云蛇之殊壯其名爲虺其尾似  
頸其頸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莊子曰虺二首韓非子曰虫  
有虺者一身兩口皆此類此土虺也楚辭招魂云雄虺九首生  
來儻忽天問雄虺九首儻忽焉在此又一種名雄虺也說文中  
一名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指即爾雅之虺虺也又有虺字注云



應曰注鳴者引詩胡為虺蜥列於雖蜥二字之間雖下云似蜥  
易而大蜥下云蜥易也又云蜥在壁曰蜥蜴在草曰蜥易蜥榮  
蜥它醫曰注鳴者似虺又為蜥易之屬此詩正義亦引陸璣疏  
云虺蜥一名蝮蠃竊謂斯干詩維虺維蛇與蛇並言者蛇之屬  
此詩胡為虺蜥與蜥並言者蜥之屬也虺蜥同類而異名正對  
上維號斯言以喻今人名號之不正耳箋說非也

天之抗我傳抗動也釋文抗五忽切徐又音月瑞辰按說文廣  
雅並曰抗動也方言說舟云僞謂之抗抗不安也不安即動之

義據說文舩船行不安也讀若兀是知方言抗即舩之假借舩  
从舟別省聲與兀同音故抗又借作胡晉語故不可胡也即不  
可抗也又借作別易困上九剝別鄭注讀為倪仇廣雅別危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

別即抗也徐仙民音抗為月玉篇抗餘厥切亦讀如月正以抗  
別同音耳又按說文胡或从兀作胡亦月兀同音之證  
彼求我則瑞辰按則字為句末語助詞故箋但云王之始徵求  
我不釋則字朱子集傳始以法則釋之非詩意也

亦不我力箋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瑞辰按功力謂之力用其  
力亦謂之力不我力即不我用緇衣引此詩注云亦不力用我  
蓋本韓詩其說是也緇衣又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  
見聖亦不克由聖注由用也亦不克由聖正與引詩亦不我力  
同義力即為用明矣又按力又與勅同義漢書王莽傳力來農  
事顏師古注力來勸勉之也月令天子為勞農勸民鄭注曰重  
力來之力即勸也說文勸勞勸也亦不我力訓為不我勸義亦

通箋訓功力失之

燎之方揚靈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  
時炎熾燦怒靈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瑞辰按漢書谷永傳  
引詩燎之方揚能或滅之靈猶乃也靈乃聲之轉能乃亦聲之  
轉故靈通作能或滅之猶言乃或滅之也故傳曰滅之以水  
詩意蓋謂燎之方揚似無有滅之者而乃或以水滅之以喻赫  
赫宗周似無有滅之者而一褒姒竟滅之也箋訓靈為豈失其  
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西

廣雅書局

箋訓寤為仍猶爾雅訓郡為乃也又按說文寤食已而復吐之  
亦取浥有復義與寤訓為仍義近終猶既也懷猶傷也詩言既  
其永為愛傷又仍愛於陰兩箋訓終為終王之所行失之

乃棄爾輔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  
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瑞辰  
按古人言車制者皆不言輔正義謂如今人縛杖於輻此凡說  
也惟曾釗云輔蓋伏兔別名輔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輔伏兔  
車轆也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為夾持說文  
面部輔頰車也蓋夾牙車則從面為輔夾車軸則從車為輔義  
本相近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為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  
輔臣於乘軸即其義矣今按會說是也說文輔車伏兔也輔之

言僕也僕附也輔輔附聲義正相近耳下章履願爾僕僕當即  
輔字之假借上言輔下言僕一物二名者錯綜以見義耳又按  
信五年左傳引諺云輔車相依杜注輔頰輔車牙車也此特因  
下文唇亡齒寒而傳會耳據說文輔頰車也入面部其車部別  
有輔字引春秋傳輔車相依則輔頰之輔自入面部其車部別  
從車輔下復有人頰車也四字段玉裁謂為淺人所增宜刪去  
是也左傳輔車相依與唇亡齒寒並舉實各為一義呂氏春秋  
樁勳篇曰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  
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此即詩無棄爾輔之義其為車之  
輔本無疑矣淮南子人間訓言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于  
車車亦依輪合左傳及呂氏春秋證之淮南輪當為輔之譌然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虞雅書局

注以改傳文耳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瑞辰按會釗曰輻當作輓易輓說輻釋文  
作輓是其證復从畱省聲輓从復故譌作輻耳說文輓車下縛  
也今本作車軸縛者誤蓋伏免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輓縛之伏  
免為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故須益其革輓今按會說是也  
易輓說輻說文引亦作輓員于爾輓謂益其輓以固輔非謂以  
補助輻也

會是不意箋女會不以是為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瑞辰按意  
與隱一聲之轉古通用故左傳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意之言

隱也少儀隱情以虞鄭注隱意也思也爾雅釋言隱占也郭注  
隱度隱即意也禮運非意之也鄭注心所無慮也無慮猶言大  
略亦揣度之詞公羊傳二年傳其意也何謂令諸大夫意度之  
如何也說苑奉使篇東郭垂對管仲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  
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意之皆謂測  
度之也此詩曾是不意不意謂曾不測度之也意又讀同億  
不信億則屢中之億億亦測度之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虞雅書局

洽比其鄰傳洽合也瑞辰按說文合口也音讀同協又曰洽  
寤也洽合也傳訓洽為合蓋以洽為洽之假借說文又曰彼合  
會也音義亦同又通作郤爾雅釋詁郤合也郤亦洽之借字  
此此彼有屋傳此此小也釋文此此音此說文作此音徒瑞辰按  
釋訓此此小也說文此小兒从人此聲引詩此此彼有屋與細  
字从囟聲同義爾雅釋文此郭音徒即此字之音廣韻此之下  
有德字注云小兒又此字之別體也

菽菽方有穀傳菽菽陋也箋穀祿也釋文菽音速方穀本或作  
方有穀非也瑞辰按說文無菽有藎藎蓋藎字之省說文又曰  
藎藎文速故藎藎亦作速速爾雅速速速速惟求鞠也速速即  
藎藎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又曰韓詩亦  
同是毛韓詩皆無有字詩蓋以此此彼有屋與民今之無祿相  
對以藎藎方穀與天天是極相對自或本誤增有字正義遂云  
方有藎祿之費直以有穀與有屋為對文矣至蔡邕釋詩速速  
方穀穀蓋穀字轉寫之譌章懷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非詩

義也

天天是極傳君天者在位極之箋天以瘧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極破之言遇害甚也瑞辰按蔡邕釋誨云天天是加章煥注引韓詩天天是極蜀石經亦作天天今按作天天者是也天大美盛貌說文天从大象形凱風傳天天盛貌也正與此仇為小菽菽卑陋相反極通作詠方言詠愬也楚辭諛諛謂余以善淫王逸注詠猶諧也正義云在位又詠諧之是正讀極為詠也說文誣加言也加之為誣與諧詠義亦相近變詠言加者以叶韻也詩蓋以四句相對成文言彼仇小人富而有屋者雖菽菽卑陋而方以穀祿授之此民之貧而無祿者雖天天盛美而不免受譖於人也天天字形相近易譌毛詩本譌作天遂誤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七

君釋之耳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為刺厲王瑞辰按漢書谷永傳引詩豔妻作閭妻又云柳褒閭之亂顏師古注謂本魯詩詩疏引尚書中候摘頌貳云昌受符厲倡廢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戴震是箋以為刺厲王者實本魯詩及中候但梁虞翻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筭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又曰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與此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正合則仍从毛詩刺幽王為是至豔妻魯詩作閭中候作刻特聲近假借之字說詩者誤以其本字釋之遂多

異說爾

朔月辛卯瑞辰按詩言朔月與玉藻言朔月大宰同正義云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又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日是正義本作朔月之證明監本以下皆作朔月是也毛氏汲古閣本作朔日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朔日辛卯俱係傳寫之誤

日有食之瑞辰按漢書劉向傳引詩日有蝕之釋名日月虧曰蝕稍小侵虧如虫食草木之葉也玉篇蝕日月蝕也是日月食字本作蝕經傳作食者省借字也說文無蝕有蝕云敗創也从虫人食食亦聲據廣韻蝕字注引說文云敗瘡也是蝕與蝕為一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六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箋微謂不明也瑞辰按邶風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微謂虧傷也此箋又以微為不明蓋因虧傷而不明二義正相成爾雅幽隱隱蔽並訓為微說文微隱行也左傳白公其徒微之服杜注並云微隱也微有隱隱之義故不明

日月告凶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瑞辰按逸周書武順解曰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告凶蓋天時不順之謂劉向傳引作日月鞠凶鞠即告字之假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箋減善也瑞辰按常對異言洪範五行傳曰非常曰異是也漢書天文志注引詩傳日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減矣所引詩傳蓋三

家詩傳非毛傳也考春秋經書日食三十有六而月食則不書此古人重日食而輕月食之證

燧燧震電傳燧燧震電貌震雷也瑞辰按說文震劈歷振物者引春秋傳震夷伯之廟震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倉頡篇雷霹靂也是震霆為一皆為雷與電不同說文電陰陽激耀也似不得以為霆而春秋隱九年穀梁傳云電霆也玉篇亦曰霆電也並以電為霆者爾雅疾雷為霆霓虹霓不得與霆並言竊疑霆霓當為霆電之譌穀梁之義實本爾雅公羊何休注雷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易中孚傳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有疾雷必有盛電故易噬嗑曰雷電合而章而爾雅遂以疾雷為霆電後人但知雷電之分不知雷電之合故爾雅霆電誤改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九

廣雅書局

為霆霓又或刪去電字耳說文雷雲電兒雷雲疑即燧燧之異文又按電从雨申聲故詩以與令韻

山冢峯崩傳山頂曰冢箋峯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

瑞辰按山頂已為高不必復言崔嵬峯崩二字當連讀與上沸騰相對成文即碎崩之假借廣雅碎崩並訓為壞是也碎音又

同輒說文輒破也破石輒也蓋瓦破曰輒石破曰碎亦散文則

通耳峯又與摧音相近說文摧字注一曰折也義與壞同峯與

崩同義猶大戴詁志篇山不崩解解亦崩也釋文峯本亦作卒

卒亦碎字之省借徐邈讀卒為子恤反則訓卒為盡失其義矣

胡惜莫德箋惜曾也釋文惜亦作慘瑞辰按說文替曾也引詩

替不畏明為本字爾雅替曾也據說文替痛也是知爾雅作替

為假借字慘惜同音故字又借作慘或以訓曾者皆當作惜而

以慘為誤字非也節南山惜莫德嗟釋文作嗜嗜亦替之假借

番維司徒釋文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

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番作皮古音皮讀如婆皮繁同音通

番音波與皮繁音近故番潘皮繁四字皆通用說詩九經古義

今按番與蕃藩並同藩又通樊青蠅詩止于藩漢書戾太子傳

引作止于藩爾雅樊藩也是其證也樊與繁亦通用左傳繁纓

以朝周官禮記並作樊纓讀如繁帶之聲是其證也廣韻周宣

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鄭箋以番為氏韓詩作繁疑番與

繁皆即樊氏之音轉爾

家伯維宰箋家伯字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瑞辰按漢書古今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

表有大宰冢伯冢伯當為冢伯形近之譌箋以冢宰釋宰字與

漢表作大宰正合惠氏棟謂冢伯一作冢伯故箋以冢宰釋之

其說非也周官宰夫注鄭司農引詩冢伯維宰謂即宰夫其說

與漢表鄭箋異然即此可證經文止言宰正義言小宰不得單

稱宰故知宰為冢宰是知唐以前皆作冢伯維宰今集傳本作

冢伯冢宰蓋傳寫之譌抑後人據箋以改經耳

中允膳夫箋中允字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作中術古術讀若

遂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漢書並作遂學記術有序注術當

為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是其證也說文

庭導車所載全羽以為允允進也是允進音亦相近故允得通

術猶遂借作術也又允古音如盾漢大子中盾後世稱中允盾

術二字雙聲故允術亦得通用

槩于內史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撤撤者采之同音假借

蹶維趣馬瑞辰按箋以蹶為氏蹶蓋宣王時蹶父之後以字為氏者漢書注作槩亦同音假借字

榻維師氏瑞辰按潛夫論本改篇引詩作踣漢書古今人表作萬皆同音假借字集韻引詩榻維師氏據唐石經初刻从手後改从木則榻乃俗字耳顏師古急就章注謂榻者木名因樹以得姓亦非

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瑞辰按漢書谷永傳閭妻騎扇顏注謂本魯詩之正義引中候刻者配姬以放賢以刻為姓今按閭刻皆豔字之同音假借說詩者遂妄以為姓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虞翻書局刻

耳煽字說文王篇所無其引詩皆作偏蓋古毛詩原作偏也魯詩作扇即偏字之省

豈曰不時傳時是也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瑞辰按時當讀為使民以時之時下言田卒汙萊是奪其民時之證豈曰不時言其使民役作不自以為不時也

胡為我作箋女胡為役作我瑞辰按民之力作為作使民力作亦為作箋云役作我正以役釋作廣雅役使也役即古胡為我役即胡為我使也正義云汝行為使我役作築邑之日於役作上又增使我二字以釋之失其旨矣

曰予不戕箋戕殘也釋文戕左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瑞辰按說文臧从臣戕聲臧戕戕三字古通

用易豐自臧也釋文云眾本作戕馬王云殘也鄭云傷也淮南子說林篇高鳥盡而強弩藏高注藏猶殘也戕通作臧猶藏通作戕也曰予不戕與上豈曰不時義相應惟其不自知其役使之不時故亦不自以為戕民鄭君所見毛詩本作戕故不曰臧當作戕王肅所見本或作臧亦戕字之假借王肅遂以臧字本義釋之非也孫毓以鄭為改字惠氏棟又以王為改字並非

不憇遺一老箋憇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憇魚觀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闇也正義曰說文云憇盲從心也瑞辰按爾雅無憇字古憇與整通左氏昭十二年經公子憇出奔齊公羊經作整釋文整本作憇或作整張參五經文字小爾雅整願也憇彊也整與憇皆當作憇釋文願也強也二訓蓋本小爾雅至且也一訓今小爾雅無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虞翻書局刻

之蓋今本有脫逸也願與強以相反為義箋說正取強也之訓凡言且者多謂姑且如此亦與強義近左氏哀十六年傳曰緡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杜注憇且也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憇且辭也言緡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玉篇引說文一曰且也廣韻亦曰憇且也是知今本說文一曰甘也甘即且字形近之譌又按說文憇問也謹敬也从心秋聲一曰說也一曰且也無盲從心也之訓段玉裁謂正義引當作憇盲也从心秋聲今誤以也字倒於從心之下不成文理耳今按段說是也段又謂說文問者問之誤聞者盲之誤今按憇有數義有當從強也且也之訓者此詩及左傳並云不憇遺一老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祁盈之臣曰鈞野皆死憇

使吾君聞勝與滅之死也以為快王尚書曰愁亦且也言鈞之

將死且使吾君聞勝滅之死而快意也杜以愁為發語之音於

文義未協有當從願也之訓者晉語伯宗妻曰愁在州犁焉楚

語曰吾愁置之于耳韋注並曰愁願也有當從說也之訓者晉

語以愁御人猶云以說御人韋注訓願失之至方言愁傷也楚

頰之間謂之愁考說文愁字注楚頰之間謂憂曰愁是知方言

愁乃愁字形近之譌傷讀憂傷之傷廣雅愁憂也廣韻愁一曰

傷也並誤以愁為愁郭璞方言本已誤作愁因引詩不愁遣一

老云亦恨傷之言也誤矣左氏文十五年傳兩軍之士皆未愁

也杜注愁缺也據說文鬻缺齒也左傳釋文愁又魚轄反是知

愁乃鬻之假借而說文愁字注亦引春秋傳兩軍之士皆未愁

愁與鬻雙聲故得通借非愁之本義也說文愁又讀若銀愁從

秋聲故其字與銀通用左氏昭十一年經厥愁公羊經作屈銀

是其證也銀閻音近故韓詩訓為閻說文閻和說而諍也玉篇

閻和敬貌與說文訓愁為謹敬義近然非此詩之義

以居徂向箋以往居于向也瑞辰按居者語詞以居徂向猶云

以徂向也猶之爾居徒幾何即爾徒幾何也我居圍卒荒即

言我圍卒荒也箋訓居徂為往居失之

說口器鬻箋鬻器眾多貌釋文鬻韓詩作砮瑞辰按劉向上封

事引詩說口砮砮正本韓詩說文鬻聲也氣出頭上从品頁按

品為眾口而器从之是有眾多之義說文砮眾口愁也與鬻聲

音義相近毛詩鬻器正字韓詩砮假借字也至板詩聽我鬻

音義相近毛詩鬻器正字韓詩砮假借字也至板詩聽我鬻

音義相近毛詩鬻器正字韓詩砮假借字也至板詩聽我鬻

音義相近毛詩鬻器正字韓詩砮假借字也至板詩聽我鬻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同

傳鬻器猶警警也據箋云警警然不肖受說文警不肖人言

也此从段本舊作不廣韻警不肖語也玉篇警字注引廣雅云

不肖人語也坤蒼云不聽也登即警之俗是知板詩鬻器乃警

警之假借當以警警為正字楚辭九思令尹兮警警王逸曰不

聽話言而妄語也兼取二義不知妄語是此詩說口器器不聽

話言是板詩聽我警警二者不得合為一也爾雅釋訓敖敖

也郭注傲慢賢者以釋板詩是也釋文云傲舍人本作毀釋云

警警私人毀人之貌李巡與舍人同則誤以爾雅敖敖為釋此

詩不若郭注為善

噴沓背憎傳噴噴噴沓猶沓沓噴噴沓沓相對談語背則

相憎釋文噴說文作傳云聚也沓本又作啗瑞辰按傳噴音叢

同左氏信十五年傳引詩亦作傳說文云傳聚也引詩傳沓背

憎又噴聚語也引詩噴沓背憎廣雅傳眾也蓋作噴者毛詩

作傳者三家詩也朱氏彬曰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

也詩言小人之情眾則相合背即相憎其義較傳箋尤為直捷

噴沓或作譎諸魏書安定王子傳譎諂朋昏正本此詩

悠悠我里傳悠悠愛也里病也箋里居也瑞辰按釋文里如字

毛病也鄭居也今闕本明監本毛本傳皆作里居者誤也使傳

作里居則箋不煩更言里居矣釋文又云里本或作裡後人

也考爾雅釋詁裡病也郭注見詩又裡愛也郭注引詩悠悠我

裡玉篇裡病也引詩悠悠我裡又裡愛也悲也疾也廣韻裡憂

也引詩悠悠我裡說文無裡有裡云啞也一曰病也是連即裡

也引詩悠悠我裡說文無裡有裡云啞也一曰病也是連即裡

也引詩悠悠我裡說文無裡有裡云啞也一曰病也是連即裡

也引詩悠悠我裡說文無裡有裡云啞也一曰病也是連即裡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同

也古文多省借故毛詩止作里而訓為病三家詩蓋有用本字者故或作裡或作悝雲漢詩云如何里箋里憂也亦以里為悝之假借此箋訓里為居非詩義也悝兼憂病兩義此詩亦孔之痲始言病則上句悠悠我里里當訓憂謂因憂而病也說文楚頌之間謂憂曰楚楚與悝里音義亦相近憂與思義近朱彬曰悠悠我里猶言悠悠我思是也

四方有羨傳羨餘也瑞辰按文選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羨願也說文羨貪欲也廣雅羨願欲也願與願同願羨有欣喜之義皇矣詩無然歆羨羨亦歆也訓羨為願正與憂相對成文猶我獨不敢休自言其勞與民莫不逸為對文也傳訓為餘未若韓詩訓願為允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壹

廣雅書局

兩無正

序兩無正夫夫刺幽王也兩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瑞辰按序眾多如雨二句正釋兩無正名篇之義董氏讀詩記引韓詩章句曰兩無政無眾也政即正也足證毛韓同義劉安世謂韓詩以兩無極名篇而以詩序正字屬下讀以為正大夫刺幽王其說不足信詩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是兼刺正大夫之詞非正大夫刺幽王也集傳引歐陽公說已駁之矣

浩浩杲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杲天之德瑞辰按詩每借天以刺王言杲天不駿其德猶節南山云不弔杲天亂靡有定也故下繼言降喪饑饉亦謂天降之耳箋謂王

不能繼長杲天之德失之

緡天疾威釋文緡密申反本或作界天非也正義曰上有界天明此亦界天俗本作緡天誤也瑞辰按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从疏作界天此詩三章又言如何界天當从正義本作界天為是至小緡首章緡天疾威此小緡所由名篇韓詩外傳列女傳引作界天蓋誤說文引春秋傳曰界天不憚今左傳亦作緡天此二字形近易譌之證廣雅暴疾也疾威二字平列朱子集傳云疾威猶言暴虐是也箋云今界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釋之曰界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亦非詩義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胥相鋪偏也瑞辰按漢書敘傳烏呼史遷董胥以刑晉灼曰齊韓晉詩作董董帥也後漢書蔡邕傳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壹

廣雅書局

獲勳胥之辜李賢注引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今按董勳淪音近通用淪率音之轉然以淪胥為率相究為不詞說文淪一曰沒也廣雅玉篇竝曰淪沒也廣雅又曰淪漬也淪又通淪說文淪山阜陷也當从朱子集傳訓淪為陷惟胥仍訓相以淪胥為陷相亦為不詞當以胥為淪之省借玉篇淪溢也小爾雅溢沒也說文沒湛也淪胥猶言湛休湛淪謂人之全陷休于罪如全沒入于水也鋪者痛之假借當从韓詩作痛訓為病皆淪沒于罪以至於病也小緡詩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抽詩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兩無字皆為潑聲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猶此詩淪胥以痛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且

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瀕入于難則振救之漢時男女從坐入官為奴及殺傷人所用兵器入官者通謂之沒入瀕入皆此詩淪胥之類也惠氏棟讀韓詩薰為鬪胥為胥靡亦非以淪胥為刑罪之名則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皆承泉流言為不可通矣胥靡之胥當為頰字之假借說文頰絆前兩足也廣雅頰絆也靡與靡通說文靡牛鬪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而墨子曰傳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傳嚴帶索即胥靡之謂荀子楊倞注胥靡係也是已應劭漢書注引詩淪胥以證胥靡失之

周宗既滅箋周宗鎬京也瑞辰按周宗與宗周有別書序武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正義曰在於宗周鎬京正月詩赫赫宗周箋宗周鎬京也又洛邑亦名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刊

銘曰即宮於宗周鄭注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至昭九年左傳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昭二十四年左傳殘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傾為將及焉宗周皆指王室言之宗周亦曰宗國晉語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宗國既卑猶云王室既卑宗國猶言宗周也若周宗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杜注周宗諸姬也穆天子傳云赤鳥氏先出自周宗郭注與周同始祖是周宗皆謂與周同姓者耳詩不得言周之同姓既滅鎬京邦畿惟民所止宗周滅故言靡所止戾詩周宗當為宗周傳寫誤倒昭十六年左傳引詩正作宗周既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箋云周宗鎬京也蓋鄭君箋詩時所見毛傳尚作宗周故解與正月詩赫赫宗周同今箋作周宗

者後人因經誤作周宗而並改之也正義言宗周周宗文雖異而義同誤矣朱子集傳惟據誤本作周宗遂以宗為族姓謂將有易姓之變不知周宗實宗周之諱又按節南山諸詩序皆以為刺幽王而節南山詩曰國既卒斬正月詩曰褒姒滅之此詩云宗周既滅皆已然之詞是知刺幽王者皆後人追刺之也節南山正義引韋昭以為平王時作謂作在平王之世而上刺幽王其說是也或遂以為刺平王則非

正大夫離居箋正長也瑞辰按周官大宰建其正鄭注正謂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宰夫八職一曰正注所為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是正為天子六官之長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自六正五吏杜注六正三軍之六卿晉時借立六卿為六正則天子六卿本名六正可知古有庶正有大正庶官之長為庶正雲漢詩鞠哉庶正是也六卿之長為大正左傳子為大政政即正也詩言正大夫蓋天子之大正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刊

莫知我勤傳勤勞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左氏昭十六年傳引詩莫知我肆杜注肆勞也肆者勤之同音假借字說文勤勞也肆習也肆之本義自為習耳谷風詩既貽我肆傳肆勞也亦假肆為勤

三事大夫瑞辰按古以三公司天地人為三事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也此箋以三事為三公之義周書立政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某氏傳曰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蓋官職雖多天地人三事足以統



之又白虎通曰諸侯有三卿分三事也是諸侯三卿亦稱三事猶天子六卿稱六事耳

莫有朝夕箋不有晨夜朝暮省王也瑞辰按朝夕與夙夜對言周語夙夜敬也朝夕義亦為敬古者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致敬於日月為朝夕致敬於天子亦為朝夕其義一也又魯語曰夫暑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曰子革夕子我夕皆以朝夕見君為朝夕又成十二年左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謂朝朝于君而不夕見也故箋言朝夕謂朝暮省王非泛言朝夕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傳戎兵遂安也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饑乏于飲食之蓄無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粟歸餽者瑞辰按玉篇廣韻並云遂進也說文遂導車所載全羽以為允進也允者執之假借半部執進也引易執升大吉是遂亦取進義詩以遂與退對言朱子集傳引易不能退不能遂訓遂為進較傳箋為確惟以不退為王之為惡不退不遂為王之為善不遂似非詩義今按戎成不退外患熾而敵勢強也饑成不遂內災起而兵力弱也不退即指敵言不遂指周民言為允

聽言則答諧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箋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諧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瑞辰按說文从相聽也廣雅聽從也春秋從祀先公左傳作順祀說文睽目不相聽也段玉裁曰聽猶順也聽有順從之義聽言對諧

言而言正謂順從之言廣韻諧毀也毀猶謗也古以諫言為非謗故堯有非謗之木諧言即諫言也詩承上莫有用說讀如

諄韓詩諄諫也言凡百君子所以莫有直諫蓋以王好順從而惡諫諧聞順從之言則答而進之聞諧毀之言則退而不答聽言言答則進之可知諧言言退則不答可知互文以見義傳謂以言進退人者義蓋如此桑柔詩聽言則對諫言如醉諫言謂諷諫之言如醉謂不好聽之義與此同箋以答為距而違之非詩義也朱子集傳以為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有盡言諧言及已則退而離居亦非詩義聽言諧言皆謂臣之進言於王者答與退則在王耳下章哀哉不能言即承上諧言言之朱子集傳云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是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毋矣能言即承上聽言言之集傳云依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是也不能言者因退之而並加以罪戾故其身困瘁能言者由答之而遂加以爵祿故其身處於安也答新序漢書皆引作對廣雅對奮也奮即答字說文答小未也今通借為酬答之答對與答雙聲故對字可借作答古答字又借作合爾雅合對也合即答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是也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瑞辰按上文既哀其不能言匪舌是出不得訓為出言朱彬謂出當讀為屈與紕方與上下文相貫今按說文痲病也出當即痲之省借言匪舌是病維躬是病也說文正大無瘁字惟萃字注云讀若瘁又曰瘁憂也讀與易萃

卦同瘁當卽悴之或體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箋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瑞辰按爾雅釋詁使從也故箋以從釋使二云字皆臣答君之詞云不可使謂若事之不正者即云不可從此左傳所云君所謂可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也亦云可使謂事雖不正因君從之亦云可使此左傳所云君之所可據亦曰可也正義不知箋本以從釋使乃曰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謂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意殊失箋旨

謂爾遷于王都傳賢者不肯遷於王都也瑞辰按廣雅謂使也謂爾遷于王都卽使爾遷于王都也據下言昔爾出居則遷卽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

使其還居王都耳

鼠思泣血傳無聲曰泣血正義說文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如血出是也瑞辰按說苑權謀篇曰下蔡成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是泣而淚盡真有流血者因通言泣之甚者爲泣血又易屯上六爻辭泣血漣如九家及虞注泣云血流出目不得如正義言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謂以血爲喻也又按說文無淚字據說文云無聲出涕者曰泣而詩正義引說文云泣無聲出淚也淚蓋卽涕字之俗又說文涕泣也段玉裁以泣也二字爲轉寫之誤當作目液也蓋據上文涕鼻液也故知涕當爲目液

與上文爲一例

小釋

謀猷回通傳回邪通辟也釋文通韓詩作馭僻也瑞辰按說文褻褻也褻褻也回卽衰之假借故傳訓爲邪大明詩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亦褻之借字韋回同聲故通用書靜言庸違吳陸抗傳引作靜庸庸是其類也若回之本義自爲轉耳文選注十四引韓詩作謀猷回次古通讀如次故通作馭與次舊毛詩馭彼晨風韓詩作馭也古邪僻字正作辟又通作遊說文道回辟也回辟卽回僻也僻者偏也說文駢仄也仄側傾也辟仄皆謂邪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三

廣雅書局

滄滄訛訛傳滄滄然思其上訛訛然不思稱其上瑞辰按爾雅翁翁訛訛莫供職也郭注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毛傳義本爾雅方言翁熾也廣雅同又曰翁熾也說文翁起也義並相近楊雄甘泉賦翁赫習霍李善注翁赫盛貌傳云滄滄然思其上蓋讀滄滄如翁赫之翁郭注爾雅姦黨熾正釋翁翁二字與詩正義云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詞異而義同訛或作訛說文訛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繇詩泉泉訛訛傳訛訛不供事也說文訛訛也訛也則毛傳蓋讀訛如訛訛之訛荀子修身篇引詩喻喻訛訛毛公受詩於荀卿故其拜訛訛與荀同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訛訛仲是而背君子引詩欵欵訛訛六句爲證其說蓋本韓詩以欵欵爲小人互相是而以訛訛爲背君子蓋讀欵欵如翁合之翁而

讀訛如些毀之些朱子集傳云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義與劉向說略同

不我告猶傳猶道也箋猶圖也瑞辰按猶絲古同聲猶當為絲字之假借謂絲詞即箋所云占絲不中也箋訓猶為圖者或古絲詞亦取猶圖之義

是用不集傳集就也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是用不就就集一聲之轉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克通殷就大命是集就通用之證傳訓集為就者正以集為就之假借即讀集音如就也或以集為不協者誤

如匪行邁謀箋匪非也瑞辰按匪彼古通用廣雅匪彼也如匪行邁謀王尚書云謂與如彼築室于道謀兩無正如彼行邁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法同是也箋訓匪為非失之

匪大猷是經傳經常也箋不循大道之常瑞辰按經未彬謂當訓行是也孟子經德不回趙注經行也匪大猷是經猶云匪大道是道循耳道循皆行也若常亦為行故庸為常亦為行然云匪大猷是常則不詞故箋必增其文以釋之云不循大道之常其義始明不知經即行也循也經文原自明顯自傳訓為常義始迂曲耳

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為近言箋爭言之異者瑞辰按爭當讀如道途不爭險易之利之爭爭謂爭取其言也說文爭引也从受厂是爭之本義原謂引之使歸於己引有援據之義是爭與是聽義正相近又按說文埤治也廣韻埤魯城北門池也公

羊傳作爭治土謂之埤則治言亦得謂之爭矣又廣雅釋詁靜善也埤靜靖古並通用靖靜皆善也爭或即埤字之省謂維邇言是善也傳謂在下者爭為邇言與是聽屬上義不貫箋讀爭如爭辨之爭亦非詩義

是用不潰于成傳潰遂也瑞辰按潰即遂之假借潰遂古聲近通用遂借作潰猶角弓詩其肯下遺荀子引作隧說文燹或作燹从遺也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箋靡無止禮也瑞辰按傳以靡止為小則止宜訓大矣抑詩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爾雅陞大也釋文陞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也止與至同義至為大則止亦為大矣下言民雖靡靡韓詩作靡靡猶無幾何靡靡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一聲之轉爾雅靡大也字通作靡韓詩以靡靡為無幾何是亦以靡為大也靡靡猶言靡止王肅述毛訓靡為大言無大有人得之箋訓止為禮靡為法蓋讀靡如模釋文徐云鄭音模是也義與傳異孔疏釋毛以為民雖無法是誤以箋義為傳義矣傳不言靡大者以其義已著於巧言篇耳巧言篇亂如此極傳靡大也惟即靡或聖或否傳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箋猶有通聖者有賢者瑞辰按此詩所言聖否與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文法相類彼對賢者言之故識小為不賢者此對聖言之故或否猶為賢者耳

或肅或文傳艾治也瑞辰按艾者燹之假借說文燹治也引虞詩有能俾燹今書省作艾故又假借作艾

不敢馮河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瑞辰按馮者湖之假借說文湖無舟渡河也湖通作馮猶百朋作百馮也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宛小貌鳴鳩鵲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瑞辰按爾雅鵲鳩郭注似山鵲而小短尾淮南子許慎注屈短也屈與屈通說文屈無尾也玉篇屈短尾也鵲鳩蓋以短屈得名宛屈義同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蓋鵲鳩短尾之兒短小義近故傳以宛為小兒考工記西人眠其鑽空欲其窳也鄭司農注窳小孔兒窳與宛義亦同陸璣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班鳩蓋非今俗所稱班鳩或鷓鴣一名班鳩耳呂氏春秋季春紀鳴鳩拂其羽高誘注鳴鳩班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高注淮南時則訓亦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飛入雲中者是也鳴鳩實能高飛詩蓋以鳴鳩短尾似難高舉而翰飛可以戾天以與人主當勉于為善傳謂以鳩飛不可戾天為與非詩義也戾者厲之假借文選卷一李善注引韓詩作翰飛厲天云厲附也厲天猶俗云摩天耳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明發者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瑞辰按汪中經義知新記曰發醒也賈誼新書先醒篇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名長沙定王曰發鄒陽傳曰發悟於心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又曰君夜發不可以朝發皆醒也今按楚詞招魂娛

壹壹貳册108版

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不廢或曰不發發亦醒也王逸訓為旦非也因考廣雅釋詁發明也又曰明覺發也是明發二字同義醉而醒為發夜醒不寐亦得為發因知此詩明發不寐明發皆醒也即謂醒而不寐也邶柏舟詩耿耿不寐廣雅釋詁耿明也耿耿亦醒而不寐之貌與此詩言明發不寐正同毛傳以明發為發夕至旦失其義矣如以明發為天將開發之時則更在古人鷓鴣而起之後不寐固其常事何足見其愛懷之甚乎人之齊聖傳齊正也箋中正通知之人瑞辰按王尚書曰齊聖聰明睿知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索隱引大戴禮作睿齊一作慧齊史記舊本作睿齊皆明智之稱也尚書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為疾引尚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修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並與此同毛以齊為正杜以齊為肅又以為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淑齊聖達道則得之矣今按王說是也凡人昏則遲鈍明則敏捷故齊為疾又為明智之稱皇侃論語疏引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古人名字相配叔齊名智而字齊正以齊有明智之義又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非可齊而一之齊者明也謂察璿璣以明七政也尚書大傳訓為中孔疏訓為整失之禮運以齊上下上下非可齊等齊亦明

也以齊上下猶云以明貴賤也蓋自後儒不知齊有明義而經傳之失其訓者夥矣

飲酒溫克箋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正義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曰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釋文溫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瑞辰按古蘊藉字皆借作溫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也正義曰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皆為溫藉重禮也正義引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溫裹承藉君子亦有威儀擯相以自承藉釋文溫紆運反是古蘊藉字作溫之證溫尉雙聲故溫藉又作尉薦漢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天 廣雅書局

書趙廣漢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即溫藉也溫藉本承薦之義人之飲酒必有威儀以自承藉故曰溫克王讀溫如字未若鄭訓溫藉為允

彼昏不知傳童昏無知之人瑞辰按昏者昏之假借說文昏不驚也驚慧也說文欸字注又曰亂或為昏或即惑也箋童昏亦僮之假借廣雅僮僮也

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箋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今注自恣以財驕人瑞辰按壹為語詞與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闕也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為一類故傳但云醉而日富矣不釋經文壹字富之言富也說文富滿也讀若伏富通作偈方言偈滿也又作偈廣雅偈滿也醉則日自盈

滿正與溫克相反箋乃謂以財驕人讀富如富貴之富失之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

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瑞辰按菽古作未說文未豆也未象豆生之形古者大小豆通名菽楊泉物理論菽者眾豆之總名是也而采菽箋及此詩正義並專以菽為大豆者說文答小未也廣雅亦曰小豆答也蓋自小豆別名答而大豆遂專菽之名矣戰國策言韓地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對豆言是為豆葉公食大夫禮劍筆牛藿鄭注藿豆葉也是也藿說文作藿未之少也據文選李善注引說文藿豆之葉也則知今本作未之少者誤也詩但言菽傳知其不為豆而為藿者蓋因豆皆有主惟葉任人采其主不禁詩言庶民采之故知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天 廣雅書局

采必藿葉也程瑤田九穀考云聞之山西人言秋閒采豆葉以為禦冬之菜蓋任人采之其主不與聞也殆猶沿古風耳據此可釋毛傳訓豆為藿之義傳又云力采者則得之皆以采豆葉為俗所不禁非謂菽生原中皆無主也箋乃謂藿無常主以喻王位無常家失傳惜矣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瑞辰按螟蛉說文作螟蠃蠃說文作蠃螟蛉蜾蠃蒲盧皆疊韻字說文蠃蠃蒲盧細腰土蜂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蛉有子蠃負之从虫聃聲蠃或从果是蜾即蠃字之或體過果古同聲聃讀若過故蠃从之得聲讀與蜾同爾雅果蠃蒲盧郭注即

細腰蠶也俗呼為蠶蛹方言蠶燕趙之間謂之蠶蛹其小者謂之蠶蛹列于純雄其名穉蜂蠶蓋穉蜂細小之貌是改穉蜂曰蠶蠶小鳥亦謂之果蠶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羸廣雅作果羸是也瓜之成實曰果羸爾雅果羸之實括樓是也禾之成實細若珠璣者曰穉亦曰果羸曰氏春秋高誘注穉禾穗果羸也是也蠶羸蒲盧又取變化之義蒲盧能化桑蟲名為果羸桃蟲生鵠亦名果羸廣雅果羸工雀也是也果羸謂之蒲盧雉化為蜃亦名蒲盧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廣雅蜃盒蒲盧也是也蒲盧之聲轉為蒲羸吳語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濱是也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亦曰蒲盧果羸土蜂也蓋喻為政變化之速與詩之取譬正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羸 廣雅書局

負之言字也凡物之卵化者曰孚其化生者亦得曰孚夏小正正月雞桴粥傳桴姬伏也說文孚卵孚也通俗文卵化曰孚廣雅孚育並曰生也負之即孚育之非謂負持之也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而復子之也負復義近有覆育之義夏小正正月魚上負冰傳曰負冰也者謂解也案負亦孚之假借廣雅解也廣韻解毛解也孚有解義故傳謂負冰為解魚本盤於冰中至是解冰而出曰負傳訓負為持者持蓋恃字形冰或謂魚在冰下若背負然失之傳訓負為持者持蓋恃字形近之譌藜莪詩無母何恃韓詩恃負也說文廣雅並曰負恃也負恃亦養育之義故傳訓負為恃負之猶育之也鄭君箋詩時傳已誤恃為持遂以為負持而去失其義矣

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題之為言視睇也瑞辰按說文題額也傳訓視者蓋以題為題字之假借說文題顯也段玉裁曰廣雅當作題視

題視也玉篇題視也顯也廣韻十二齊十二霽並云題視也與隄近東都賦弦不隄禽說文隄迎視也又通作題大學願與天之明命鄭注註或為題小爾雅題視也題亦題之借字其音義與睇異說文睇小表視也鄭注周易亦曰旁視曰睇箋謂題同睇非傳義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交交小貌桑扈羈脂也箋羈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瑞辰按爾雅桑扈羈脂郭注俗謂之青雀鶻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是以羈脂為羈脂膏蓋漢人相傳之舊說孔穎達左傳疏以羈脂為淺白色與夏扈羈元秋扈羈藍冬扈羈黃棘扈羈丹為一類邵晉涵爾雅正義駁之今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卑 廣雅書局

孔說是也夏扈秋扈冬扈棘扈於五色得其四而無白脂即白詩所云膚如凝脂者正言白也羈脂為淺白無疑詩意以桑扈之率場啄粟為有以自活與填寡之身權岸獄為失其所箋乃以啄粟失其性非詩義也

哀我填寡傳填盡也箋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瑞辰按爾雅釋詁珍盡也瞻印詩邦國珍瘁傳亦云珍盡也知此傳訓填為盡者正以填為珍之假借釋文引韓詩填作珍云珍苦也珍即舊文珍字說文珍瘠瘠也舊文作珍廣雅瘠削也瘠削皆病也說文瘠病也雲漢詩胡靈瘠我以早箋瘠病也韓詩亦作瘠是填瘠珍瘠古並通用箋訓填為窮盡與韓詩訓瘠為苦義正相近廣雅苦窮也窮貧也盡之為窮又為貧猶空之為盡又為貧

匿也貧與病義亦相近越語疾疹貧病說文疾貧病也是也毛傳訓填與珍為盡或疑不若訓病為善今按古盡字亦有病義北山詩或盡瘁事國瘁為病盡亦為病昭七年傳引作憔悴憔悴皆病也哀公問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即固民是病也爾雅卒殄同訓盡而詩言予口卒瘁稼穡卒瘁下民卒瘁以卒與瘁瘁瘁平列瘁瘁瘁皆病卒亦病也知卒為盡又為病則無疑於盡之為窮又為病矣單獨為寡少財亦為寡易君子以哀多益寡多謂富寡即貧也箋訓寡為寡財則填寡猶云貧病正與扈之啄粟得食相反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箋仍得曰宜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瑞辰按爾雅釋丘望厓酒而高岸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文岸水厓酒而高者此傳訓岸為訟者以岸為犴字之假借釋文引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獄曰犴朝廷曰獄其本字也說文犴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又周禮射犴侯注引詩宜犴宜獄並從韓詩獄从二犬象所以守犴為野犬亦善守故獄又謂之犴犴本為獄又訓為訟猶獄亦得訓訟也二宜字皆且字形近之誘說文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一層故箋以仍字釋之爾雅仍飢為荐釋言又曰荐再也說文荐薦席也小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說文仍因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為仍猶說文訓且為薦也箋仍得曰宜本蓋作仍得曰且箋云仍有獄訟之事猶云且有獄訟之事也宜且二字形近易誘假樂詩宜君宜王釋文本作且君且王為趙壹詩且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

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誘為宜正同說文鹽鐵論引詩皆誤作宜賴有箋說可證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為仍唐時經與箋均已誘且為宜正義因釋之曰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誤矣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箋自從穀生也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瑞辰按握粟出卜有二義一謂以祀神說文禱祭具也繫傳曰楚辭懷椒精而要之精祭神之精米也故字从米祭神故从示南山經精用稌米淮南說山篇巫用糗糒郭璞高誘注並曰精祭神之米名是也一謂以粟酬卜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云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說文又曰齋財卜問為貶从貝正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說讀若所正與精之讀所者同山海經郭注精是也今按二義本自相通蓋始用糯米以享神繼即以之酬卜故墨子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也莊子人間世亦曰鼓筴播精足以食卜人史記曰者列傳曰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蓋言卜雖不中其祀神之米已付卜者不復奪之也粟與精通稱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猶左傳云卜之不吉筮之吉非以粟為粗異於精為精也惠氏棟言詩以貧者不得精鑿之卜貞於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於豬肩羊膊非詩義也爾雅穀善也廣雅吉善也自何能穀猶云從何能得吉卜耳箋訓穀為生失之惠氏云雖得吉卜安得為善亦非

小弁

六百四十五

弁彼斯傳弁樂也鸛卑居卑雅鳥也瑞辰按說文昇喜樂  
兒傳以弁為昇之假借故訓為樂弁音同盤釋詁詩序並曰般  
樂也般亦昇之假借朱子集傳弁飛拊翼貌則讀弁如拊飛維  
鳥之拊今按毛傳是也下云歸飛提提始為飛貌則上弁彼鸛  
斯宜指樂言且與下我獨于罹正為憂樂相反小弁漢書杜欽  
傳引作小卜卜即弁之變又猶拊舞之忤即拊字之變也爾雅  
釋鳥鸛斯鸛居郭注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又燕鳥白脰鳥  
郭注脰頸小爾雅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  
者謂之雅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又曰雅鳥鸛也是皆以  
雅鳥為鸛據爾雅又曰與鸛鸛郭注未詳釋文與孫樊本作鸛  
玉篇鸛頸鸛鸛為白義讀與詩有女如荼同頸鸛即為頸白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望

廣雅書局

則鸛當為燕鳥禽經云燕鳥反哺白頸不祥是白頸為不孝鳥  
詩故以起興蓋以鳥之不孝者猶得羣聚而歸飛今宜白獨以  
無辜而見放此小弁之所以為怨也

歸飛提提傳提羣貌正義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  
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本並無飛字瑞辰按正義引或本  
作羣飛貌是也魏都賦羣飛精衛李善注羣飛飛貌也說文飛  
翼也或作羣廣韻飛飛飛貌羣同字提提即羣飛之假借不  
歸飛言之其為飛貌無疑

跋跋周道傳跋跋平易也瑞辰按說文跋行平易也引詩跋跋  
周道義本毛詩說文又曰袖行袖袖也音義與跋跋同至爾雅  
釋訓儵儵嘒嘒罹禍毒也儵儵當从樊光本作攸攸或以儵儵

為此詩跋跋之異文者非也

怒焉如擣傳擣心疾也釋文擣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疔除又反  
義同瑞辰按呂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為張為疔高誘注疔  
跳動也說文疔心腹病也一本作小腹痛也从疔肘省聲讀若紂廣雅  
疔病也玉篇廣韻並云疔心腹疾也癩同是疔癩同字毛詩作  
擣乃疔及癩之假借正義引說文擣手椎一曰築也釋文以為  
似物擣心失之又按爾雅逐病也古逐讀如胃與疔同音逐亦  
疔字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望

廣雅書局

疔如疾首箋疔猶病也釋文疔勅親反又作疹同瑞辰按說文  
疔熱病也从火从疔詩蓋借以為煩熱之稱如疾首始言病是  
不以疔為病也小宛釋文引韓詩疹苦也疔與疹同耳疾首謂  
頭痛頭痛多煩熱故疔疾似之成十三年左傳斯用是痛心疾  
首以疾首與痛心對文則疾首猶言首疾耳又按疹為疹字籀  
文釋文言疔本作疹者同音假借字又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  
術智者恆存乎疔疾下言孤臣孽子趙注此即人之疔疾是疔  
疾為孤危之稱與宜白之遭放逐者正相類故詩以疔疾自喻  
其憂或疑孟子所云疔疾即本此詩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瑞辰按甘  
棠美召伯思其人因愛其樹也桑梓懷父母親其樹因思其人  
也故上言必恭敬止下即繼以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記所云見  
似目瞿也至後世以桑梓為故里之稱崔應樞曰張衡南都賦  
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後人相沿遂以桑梓



爲故里按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椒桑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今按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其義仍本毛傳以桑梓爲父母所樹故有永世克孝之文而父母樹桑梓必在鄉里所居之宅此又可以義推故通以爲鄉里之稱後漢書宣秉傳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注引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正以桑梓爲父母之園

我辰安在傳辰時也箋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正義引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瑞辰按左氏傳日月之會是謂辰又周禮

大宗伯注星謂五緯疏辰卽二十八星也蓋日月所會於二十八宿各有所值之辰故日月所會爲辰二十八宿亦爲辰人生時月宿所值星吉則人亦吉星凶則人亦凶韓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義本此詩辰當指月宿所值之星而言非兼言六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望 廣雅書局

荏葦淠淠傳淠淠也瑞辰按廣雅淠淠也說文米草木盛米米然讀若輩淠淠當爲米米之假借又葦草木莖字之兒从米界聲淠又與寡字義亦近又淠聲近而義同說文枝草莖多淠淠猶葦也枝或作旆旆生民詩在葦旆旆廣雅芾芾茂也義並與淠淠同

維足伎伎傳伎伎舒貌箋伎伎然舒者留其羣也瑞辰按說文蚊徐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蚊傳蓋以伎伎爲蚊蚊之假借故

謂爲舒但據釋文伎木又作跋白帖引詩正作維足跋跋漢書東方朔傳跋跋呱呱善緣壁淮南子高注跋跋行也又通作跋說文跋一曰行兒玉篇跋跋走也又曰行兒廣雅跋跋行也又通作跋字林跋跋飛行貌是伎伎實速行之貌爾雅鹿其跡速說文速疾也大戴夏小正鹿人從傳云鹿之養也離羣可養之離與麗通趙與之疊韻善之卽善走也說文麗跋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皆鹿羣善行之證詩言維足伎伎蓋言鹿善從其羣見前有鹿則飛行以奔之與維求其雌取與正同徐璈謂伎伎卽奔貌與余說合傳訓爲舒貌失之

維足伎伎傳伎伎舒貌箋伎伎然舒者留其羣也瑞辰按說文蚊徐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蚊傳蓋以伎伎爲蚊蚊之假借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異 廣雅書局

以雉爲雄雉鳴者特以詩云尙求其雌而系諸雄猶邯鄲風有雉鳴鳴亦以下言求牡而系諸雌也其實雉鳴通得稱雉鄭注月令及箋詩並曰雉雉鳴也不別雌雄是也潘安仁賦雉鳴而朝雉亦渾言之顏延年顏之推並以潘爲誤用失之迂矣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傳壞癩也謂傷病也箋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瑞辰按爾雅釋木瘠木苻婁郭注謂木病疴偃癩腫無枝條說文癩病也引詩譬彼瘠木一曰腫旁出也考工記旁不腫注腫癩也木癩腫卽是內病毛傳謂傷病者常卽指癩腫言說文及樊光爾雅注引詩作瘠木者蓋从三家詩用本字毛詩則以壞爲瘠字之假借壞瘠雙聲故通用猶秋官三槐注槐之言懷亦取雙聲爲義也段玉裁

疑今毛傳壞壞二字互譌昧古文假借之指矣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箋相視投掩也視彼人將掩兔尙有先毆

走之者瑞辰按投度雙聲投之言度也絲詩度之聲雙聲度猶投也韓詩度填也

文敞閉也或作劇度雅坡塞也字通作杜賈遠左傳注杜塞也

凡兔皆自作徑途人張豎以掩覆之必塞其路故箋謂投兔即

掩兔朱子集傳以投兔爲投人之兔非也廣雅先始也義與開

近禮記有開必先先即所以開之也開創謂之先開放亦謂之

先先之即開其所塞也先字从儿之會意說文之出也出之亦

開之也箋以爲先驅走之集傳以爲先脫之皆由不知先即爲

開故必增成其義以釋之耳

伐木倚矣傳伐木者倚其巔瑞辰按說文倚偏引也字通作倚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左傳辟如捕鹿晉人逐之諸戎倚之杜注謂倚其足也釋文倚

從後牽也又通作猗七月詩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猗者

倚之借字今伐木者懼其猝踏其木杪多用繩以牽曳之即伐

木倚巔之遺制

析薪地矣傳析薪者隨其理瑞辰按地唐石經作地張參五經

文字地字今本作地注云又音禩見詩小雅玉篇引詩亦作地說

文有地無地今本作地者誤地之言迤也謂隨木理之衰迤而

析之也說文逶迤衰去兒又曰迤衰行也衰行謂之迤衰研謂

之地其義一也地即迤之借字字通作施孟子趙注施者邪施

而行正義亦曰地者施也此詩又以爲漸相施及則非其義說

文槎衰研也槎與地亦音近而義同

君子無易由言箋由用也王無輕用譏人之言瑞辰按爾雅釋

詁絲於也絲由古通用抑詩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此詩無易由

言正當與之同義戒君子無易於言也梁周興嗣千字文曰易

勸攸畏耳屬垣牆義本此詩三家詩當有作無易輶言者亦由

之同聲假借猶絲之借作猷也

巧言

亂如此憺傳憺大也瑞辰按憺者憺之假借爾雅釋詁憺大也

郭注引詩亂如此憺說文憺覆也覆與大義正相成爾雅釋言

憺傲也傲者大義之引伸字亦以作憺爲正唐石經相臺本並

作憺用木字明監本毛本作憺者假借字若憺之本義則方言

說文並訓爲愛下文昇天太憺亦憺之借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吳 廣雅書局

借始既涵傳借數涵容也箋借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

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瑞辰按借从傳訓數

爲允據釋文云借毛側蔭反傳蓋以借爲譜之假借說文譜愬

也讓譜也愬數義近數當讀如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借負羈之

數譜數其過而愬之也焦循讀數如事君數之數失之涵亦从

傳訓容爲允謂言未信而姑容之也涵咸古同聲通用韓詩作

減者咸之假借章句訓爲減少失之又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

詩譜始既涵是借即譜之證

君子如祉傳祉福也箋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瑞辰按祉與

慈相對成文从朱子集傳訓喜爲是昭十七年左傳范武子將

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過汪君子如社亂庶過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正訓社為喜福與喜義本相通爾雅禮福也又曰禮喜也郭注  
有福即喜社之為福又為喜者猶禮之訓福又訓喜耳爾雅又  
曰禮福也禮亦通作喜莊子讓玉篇時祀謹敬而不所喜所喜  
即所福也喜可訓福則知社為福亦可訓喜矣

亂是用餞傳餞進也瑞辰按說文無餞有啖云啖啖啖也一日  
啖玉篇廣韻皆正作啖云啖向是啖啖一字餞蓋亦啖字之別  
禮爾雅釋詁餞進也龍龕手鑑引舊注云餞甘之進也荀子王  
綽篇啖啖常欲人之有注啖啖并吞之貌是啖本甘食貪啖之  
貌引伸其義為進詩亂是用餞正承上盜言孔甘言之故以啖  
食為喻耳釋文餞沈音談啖談雙聲沈重蓋亦讀餞為啖表記

釋文引詩徐本作亂是用鹽蓋本三家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聖

廣雅書局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邛病也小人好為譏諂既不共其職事  
又為王作病瑞辰按釋文共音恭本又作恭韓詩外傳引詩正  
作匪其止恭止共二字平列與詩言靖共敬恭虔共句法正同  
荀子不苟篇曰見由則恭而止楊倞注止禮也止共謂止而恭  
猶荀子言恭而止也詩言長亂之時羣臣非其止恭適足為王  
病耳禮記鄭注言臣不止于恭敬失之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條秩秩智也此  
傳義所本釋訓又曰秩秩清也義與知近字通作載說文載大  
也从大戠聲讀若詩載載大猷古秩程同聲通用堯典平秩也  
記五帝紀作便程廣雅秩程也是其類也說文趨走也从走

聲讀若詩威儀秩秩亦秩程同聲之證秩秩與太猷連文即  
其猷之大兒猶商有秩斯祐祐為大福秩亦大貌也

聖人莫之傳莫謀也釋文莫如字又作漠同本又作謨爾雅  
謨同訓謀莫協韻為勝瑞辰按說文謨議謀也毛傳謂莫即謨  
之省借漢書注引詩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班固幽通賦謨先聖  
之大猷今曹大家注謨謀也正用此詩蓋皆本韓詩也據釋詁  
謨偽也邵晉涵讀偽為作為之為與行同義則莫謨皆當訓  
為與上言君子作之同義廣雅莫漠也又以莫為漠之借字爾  
雅釋言漠察清也郭注皆清明漠與謨亦相成

予忖度之瑞辰按說文無忖字忖度即剗之假借說文剗切  
也剗判也廣雅剗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剗節度忖度謂代為判  
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瓜祭上環鄭注上環頭忖也  
釋文忖本又作剗切也是忖即為剗之證古亦省作忖此詩釋  
文忖本又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木謂之剗郭注  
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剗之今左傳作度是度即為剗之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辛

廣雅書局

躍躍兔兔傳兔兔狡兔也瑞辰按蒼頡解詁曰兔兔大兔也說  
文兔狡兔也兔之駿者从兔兔亦大也廣雅狡健也義與大  
近傳訓兔兔為狡兔蓋亦以為大兔兔从兔兔說文兔兔青  
色而大故兔亦為大兔許君既从毛傳訓狡兔又云兔之駿者  
恐人誤以狡為狡也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狡  
兔亦謂大兔正義謂大兔必狡猾失之躍躍韓詩作趨趨云趨  
趨往來之貌易林狡兔趨趨犬良逐昨正本韓詩

遇犬獲之箋遇犬大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遇非大名故王肅云適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盧氏文弼曰讀作愚蓋是鄭義不得以為非焦氏循曰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瑞辰按遇犬蓋田犬之名鄭以爲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雅馴犬猶言良犬是鄭未嘗讀遇爲愚故釋文以世讀愚爲非非以鄭爲非也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爲良犬名蓋謂殷之良犬名虞猶晉葵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葵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卽虞之假借故鄭知其爲犬之馴者又以爲田犬也虞吾古同音騶虞山海經墨子並作騶吾虞之借作遇猶梧丘之訓爲遇也爾雅當途梧丘舊疏梧言遇也當道有丘若相遇然又尸子五尺犬爲猶猶與遇亦雙聲正義昧於古字通借故謂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遇非犬名耳毛於遇犬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焦循以爲毛義亦非也曾釗曰遇與窺對傳以狡訓窺則遇卽愚之假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窺愚樸漏之問是窺與愚古恆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匠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

荏染柔木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此言君子樹善善木如人心思敷善言而出之瑞辰按荏染二字雙聲荏者隸之假借說文集弱兒又與恁同廣雅恁集竝云柔也又曰恁弱也染者母之假借說文母毛母也段王裁曰母母者柔弱下垂之兒說文又曰母弱長兒亦从母會意傳以柔木爲椅桐梓

漆而箋以善木申釋之蓋讀柔如柔嘉維則之柔讀訓善也非泛言柔弱之木

君子樹之瑞辰按樹者封之假借說文封立也又讀與佷豎同說文佷立也讀若樹又曰豎立也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今文皮樹爲繁豎是樹豎通用之證廣雅樹立也亦假借字樹之謂植立之也

往來行言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此亦是之謂行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行言也郭注今江東通謂語爲行是行言二字平列而同義猶云語言耳箋以往來皆可行爲行言失之

蛇蛇碩言傳蛇蛇淺意也箋碩大也瑞辰按蛇蛇卽訛訛之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廣雅書局

借孟子則人將曰訛訛趙注訛訛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音義引張氏曰訛訛蓋言辭不正欺罔于人自誇大之貌廣雅訛欺也玉篇訛訛言也燕策寡人甚不喜訛者言也竝以訛爲訛言欺人重言之則曰訛訛古也與它通說文沈州謂欺曰訛訛卽訛也字亦作蚘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引詩蚘蚘碩言蓋大言欺世之貌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瑞辰按拳者捲之假借說文捲氣執也引國語曰有捲勇捲或作捲盧令箋懸當爲捲毛本作權捲勇壯也據張參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者古拳握字是權亦拳字之異體捲權聲同則義亦同猶說文訓權爲弓曲正與拳曲字音義同也又按說文異大貌从大圖聲或曰拳勇字是捲勇字

古又作異說文讀若書卷之卷捲从卷聲與圖讀同故或通  
用韋昭注國語曰大勇曰拳亦與圖訓大貌義合捲亦為勇古  
人不嫌語複猶之無罪無辜亦為罪耳

職為亂階箋職主也瑞辰按職識古通用荀子若天之嗣其事  
天之司莫職當訓為適猶識之訓為適也咸十六年左傳識若  
之能職言適見不穀而趨也晉語作屬不穀而趨王觀察日  
見不穀而趨韋注日屬適也適祇也言祇為亂階耳

既微且燻傳舒瘍為微腫足為燻瑞辰按爾雅舒瘍為微腫足  
為燻傳義所本相臺本毛本傳均作舒瘍為微是也釋文瘍本  
或作傷蓋形近之譌爾雅釋文云微字書作瘕三倉云足創字  
有脫誤據廣韻引三倉云瘕足上創蓋謂足以上之創與爾雅  
舒瘍為微正合邵氏晉涵謂三倉不辨舒之所在誤矣說文瘕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腫

脛氣足腫引詩既微且瘕又曰籀文作瘕一切經音義引通俗  
文曰腫足曰瘕廣雅瘕腫也是瘕瘕瘕瘕同字今作瘕者舊  
文也

為猶將多箋猶謀將大也女作護吝之謀大多瑞辰按猷猶古  
通用方言猷詐也廣雅猶欺也為猶將多言其為欺詐且多也  
將猶且也箋訓將為大失之

爾居徒幾何箋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瑞辰按居為  
助辭讀與日居月諸以居徂向上帝居歆並同王尚書釋名  
月之交曰釋有車馬以居徂向居語助言釋有車馬以徂向也  
二民相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居亦語助上帝居歆上帝歆也

何人斯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箋遑暇亟疾也女可  
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瑞  
辰按安行對疾行言即緩行猶戰國策安步以當車即步也  
脂音支即支字之假借支與楷通爾雅楷柱也楚詞王逸注軻  
楮車木也玉篇軻礙車輪木節南山詩維周之氏箋云氏當為  
極錯之桎釋文桎礙也軻所以支車使止脂爾車即楷爾車亦  
以軻支而止也詩蓋言爾之緩行且不遑舍息爾之急行豈暇  
楷爾車以止之遑正言不遑也舊訓脂車為膏車失其義矣膏  
車所以行非所以止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膏

有險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即相說毛韓義正相成而以與  
知祇韻則毛詩作易為協書盤庚不揚予一人白虎通引作  
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

否難知也箋否不通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  
於譜我與否復難知也瑞辰按箋讀經文否字如否塞之否義  
甚迂曲今按否猶不也蓋語助詞否難知言難知也詩蓋謂還  
而不入則其情叵測難知朱子集傳但曰爾之心我不得而知  
矣不釋經文否字蓋亦以否為語詞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祇安也瑞辰按傳以祇為疾之假借箋  
以祇為禋之假借此承壹者之來言之當以箋義為允易坎六  
五祇既平京房易作禋說文禋安福也亦引易作禋既平是祇  
禋古通用之證

禋古通用之證

出此三物傳三物犬豕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  
大民以雞瑞辰按許慎五經異義引韓詩說云盟牲所用天子  
諸侯以羊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其所云天子諸侯以羊豕者  
蓋謂或以羊或以豕否則與詩言三物不合左傳鄭伯使卒出  
穢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及此詩出此三物以詛皆三物  
並用而毛韓詩皆為辨其等級則詛之所用惟一牲耳又按穀  
梁僖九年集解引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而此詩正  
義引鄭君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  
於盟也是詩三物專言詛毛傳通言盟詛者盟與詛亦散言則  
通對言則異

為鬼為賊傳賊短狐也瑞辰按東京賦况魃蠱與畢方文選李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善注引漢舊儀曰魃鬼也魃與蠱古字通音顯頊三子一居若

水為魃蠱蠱是魃為鬼別名故不可得見詩於一物而異名  
者每多並舉不嫌其詞之複也至說文魃短狐也佻鼈三足巨  
氣射害人博物志以為甲類陸氏佃羅氏願皆曰口中有橫物  
如角弩故一名射工亦呼水弩此固非不可得見者不與鬼相  
類也

有靦面目傳靦姑也箋使女為鬼為魃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  
始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正義靦  
姑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姑然說文曰靦面見人姑面靦也然  
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瑞辰按今本說文作靦面見也據爾  
雅釋文引舍人云靦擅也一云面貌也吳語余雖靦然而人面

哉韋注靦面目之貌也說文面見當為面兒形近之謬詩正義  
引說文面見人當作人面兒也為允段玉裁從詩正義改作面  
見人也亦誤至今本說文姑面醜也當從詩正義引作面靦為  
正爾雅釋文引孫季曰靦人面姑然也是靦與姑皆人面之貌  
作醜者形近之訛又說文醜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為靦字大  
徐本靦譌作醜是亦醜靦易譌之證後人據說文誤本姑訓面  
醜因以靦為面醜貌失之

巷伯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寺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瑞辰按毛氏注疏本如此據正義云

此經無巷伯之名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曰巷伯奄官是巷  
伯奄官四字本為序文今誤入鄭箋中正義又云定本無巷伯  
奄官四字于理是也是正義本序有此四字定本無之但考箋  
云巷伯內小臣也車鄰正義引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  
士四人正義序巷伯奄官四字正義以定本無四字為是其說  
非也正義又云官下有兮衍字亦非古今也二字形近蓋序本  
作巷伯奄官也傳寫者訛為兮耳周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  
人王之正內五人是內小臣與寺人有別故鄭據之分巷伯與  
寺人為一人序箋巷伯內小臣也寺人孟子箋寺月令仲冬命闈  
尹申宮令謹門閭蔡邕月令章句作門閭月令問荅曰闈尹者

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閭閻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闌尹所主知當作闌也據此知巷伯爲奄士卽司宮者襄九年左傳令司宮巷伯徹宮正謂司宮巷伯爲一王肅云伯長也是官內門巷之長其說是也杜注分而二之云司宮奄官巷伯寺人誤矣集傳亦誤以巷伯爲寺人蓋宋本鄭箋已誤作寺人內小臣也故集傳又以寺人爲內小臣不知此箋乃釋序巷伯奄官也之義不得作寺人且箋釋巷伯又云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則寺人非卽巷伯明矣漢書古今人表以寺人孟子爲厲王時人此與以皇父等七人同爲厲王時人蓋皆本魯詩之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之假借釋文斐本或作菲又斐之假借也說文縷帛文兒各本文誤此依段作白引詩縷兮斐兮又曰斐分別文也玉篇縷文貌廣韻縷斐文章相錯貌縷疑毛傳本作斐斐文章相錯貌爲廣韻所本今作也者形近之譌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瑞辰按傳箋皆先解哆而後釋侈此經文上哆下侈之證王伯厚言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臧玉林據說文本或作侈兮侈兮者皆誤倒也說文哆張口也哆通作侈爾雅侈離也郭注侈見詩即詩侈兮之異文邢疏謂詩侈玉裁疑詩析薪地分之異文段說文侈離別也讀若論語侈予之足路今論

玉裁疑詩析薪地

說文侈離別也讀若論語侈予之足路今論

語作啟與哆爲張口義近張開也啟亦開也故論語漆雕開一

作漆開哆王氏詩考又謂說文作鈔兮哆兮以鈔爲侈之異又則誤說文鈔字注一日詩云哆兮侈兮繫傳作一日詩曰哆兮之侈是說文讀鈔若侈擬其音未嘗易其字也說文釋富釋禪兒玉篇丁可充者二切云大寬也其充者與哆讀昌者切是哆義又同禪也哆侈二字疊韻據公羊宣十年傳婦人以多爲侈也何休注侈大也又僖二十六年傳侈也何休注侈猶大也釋文侈昌爾反又昌者反大也昌者反卽讀同哆則侈亦通作侈矣史記天官書箕主口舌故詩人以喻讒言侈侈皆狀箕星舌廣之貌猶斐非爲文章相錯貌廣與大義近廣雅侈釋並謂大釋哆音同侈侈義同說文邪有大慶也讀若侈又侈廣也廣亦大也又侈衣張也張亦大也是侈侈皆大貌耳箋謂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說已迂曲正義遂以侈爲踵之貌侈爲舌之貌則愈鑿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誰適與謀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卷六引三蒼適悅也盤庚民不適有居猶云民不悅有居也此詩蓋極言讒人之可惡誰悅與之謀耳故六章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下卽接言投畀豺虎云云以極言其人之可惡也

緝緝翩翩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瑞辰按說文聶聶語也引詩聶聶幡幡又曰聶附耳私小語也緝緝卽聶聶之假借翩翩宜讀如周書截截善諷言之諷諷便疊韻說文諷便巧言也

引論語友誼佞今作便佞玉篇諛巧佞之言也廣韻諛巧言諛  
諛猶便佞也翩翩即諛諛之假借釋文翩字又作扁亦首借字  
詩言緝緝者言之密也翩翩者言之巧也傳以翩翩為往來貌  
失之

捷捷幡幡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瑞辰按捷通作捷  
方言宋楚之間謂慧曰捷注言便捷也廣雅辯捷捷慧也釋訓  
又曰捷捷僚也舊說作捷僚此捷捷蓋便給之貌又通作捷僚  
韻讀多言也語便捷則言易多義本相因捷倭同音故漢書楊  
雄傳注引蘇林音引詩作倭倭幡幡倭音近幡幡即便佞之  
假借亦辯給也

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遷之言訕也瑞辰按廣雅遷避也舊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先元

此从王氏疏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避去也傳訓遷為去與避  
證定為遷同義既其女遷謂終避而辭去之也說文謝辭去也廣雅謝去  
也去有辭義正與受為對文箋以遷訕同音訓遷為訕不若傳  
義為允

騷人好好傳好好喜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旭旭憍也即詩好好  
之異文好古通玆从尹聲與旭从九聲同二字並許九切故通  
用女曰雞鳴詩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亦旭好同音  
之證郭注爾雅旭音呼老反則讀近今音矣

勞人草草傳草草勞心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慄慄勞也邢疏引  
詩勞人草草是草草即慄慄之異文釋文慄郭駮草蕭三音則  
慄又讀同離騷之騷騷亦憂也高誘淮南子注勞憂也勞人

憂人也論語樂驕樂驕義近樂勞義同憂傳言勞心者即憂心

作為此詩箋作起也孟子起而為此詩正義曰當云作賦詩定  
本云作為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乖  
非也釋文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瑞辰按釋文云一本云  
作為作詩段玉裁云為字誤當是作而作詩其說是也正義曰  
當云作賦詩亦當云作而賦詩今本脫去而字耳定本箋作有  
二訓作起也釋經文第一作字作為也釋經文第二作字故箋  
繼之曰孟子起而為此詩是經本為作而作詩之證正義以定  
本經既云作為此詩是其本經文止一作字而箋乃有二作字  
之訓故謂其自與經相乖非謂箋不當有二訓也據正義云起  
發為小人之更讓而作巷伯之詩是正義本舊為作而作詩今  
本作為此詩乃後人誤从定本改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李

詩傳箋通釋卷二十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黎永椿金保其黃濤校字



小雅

桐城馬瑞辰撰

谷風

維予與女箋當世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瑞辰按與當讀如小明詩正直是與及儒行同弗與也之與與猶愛好之小

明箋好猶與也是也說文與黨與也从舛从与黨當作黨黨朋羣也是與之本義謂相羣與與棄對言恐懼時獨我好女以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昔之厚安樂時女轉棄予以見今之薄又二章寘予于懷見昔友之厚我與上章維予與女見昔我之厚友亦為相對成文維風及頽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瑞辰按頽者積字之變體說文積禿兒爾雅焚輪謂之積字

債債僵也風之大者足以翻車故曰焚輪焚与焚皆假借字

維山崔嵬傳崔嵬山巔也瑞辰按崔嵬疊韻字當即屢屢之假借說文屢屢山巔也而此傳作崔嵬山巔也爾雅舉者屢屢十月之交箋作舉者崔嵬漸漸之石箋作卒者崔嵬是崔嵬即屢屢異文之證又與隴隴同說文隴隴高也又與萃危同說文萃危高也詩釋文曰嵬又作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瑞辰按說文萎食牛也蔽曰穀萎馬置莖中又痿病也又菸字注一曰痿也此詩萎為痿之假借廣韻痿枯死也萎薦也蓋因經傳假萎為痿後遂通以萎代痿又按詩以盛夏萬物茂盛草木亦有萎折興人雖有大德於人亦未必無小怨正義本傳原作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今本作無有不死葉萎枝者乃誤依定本及集注本改也又按中論修本篇引詩作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蓋本三家詩而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義與毛同

思我小怨瑞辰按詩以怨與嵬萎為韻段玉裁讀怨如伊以為合韻今按說文智讀若委智怨同音古讀怨亦當如委故與嵬萎韻也又國語人皆集於苑一本作萎亦怨萎音同之證

蓼莪

蓼莪者莪瑞辰按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莪儀以愴悵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莪者儀莪並作儀衛尉卿衡方碑悼蓼莪之幼勞司隸校尉碑悲蓼莪之不報又通作義古莪

義字並从我聲儀从義聲竝讀如俄故三字通用毛詩作義用本字三家詩或借作儀與義為碑文所本

匪莪伊蒿箋我己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瑞辰按爾雅釋草莪蘿郭注今莪蒿也亦曰蘆蒿陳藏器本草拾遺曰蘆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莪蒿是莪蒿即茵陳蒿之類常抱宿根而生有子依母之象故詩人借以取興李時珍云莪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孃蒿是也蒿與蔚皆散生故詩以喻不能終養

匪莪伊蔚傳蔚杜鼓也瑞辰按爾雅釋草蔚杜鼓郭注無子者陸璣疏云杜蒿八月為角角似小豆一名馬薪蒿本草作馬先蒿唐本注云實八月九月熟均與郭注無子說異據唐注本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壯荆云莖勁作樹不為蔓生故稱之為杜則知杜鼓亦以其散生特立與莪之抱根叢生者異故有杜稱不必如郭言無子而後稱杜也名醫別錄有杜蒿一條唐人注曰齊頭蒿李時珍謂諸蒿葉皆尖此蒿葉獨多而秃故有齊頭之名此亦杜蒿特立之證

餅之聲矣維疊之恥傳餅小而疊大罄盡也瑞辰按爾雅釋器

小疊謂之坎郭注疊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一斛者十斗也

斗曰許慎五經異義引毛詩說疊大一碩一碩即一石一石即

斛一斛也說文餅糝也儀禮既夕禮饗三鄭注饗瓦器其容蓋一

斛其所容甚多瀉酒于餅以供斟酌此疊大餅小之證說文

罄器中空也引詩餅之聲矣又室空也引詩餅之室矣作室者蓋三家詩罄聲磬古同字說文罄籀文作磬通作罄故罄室字亦通用

鮮民之生傳鮮寡也箋此言供養日寡矣而尚不得終養恨之至也瑞辰按廣韻尠寡也傳以鮮為尠之假借故訓為寡孤寡一聲之轉寡民猶言孤子箋以為供養日寡非傳悞也阮宮保曰古鮮聲近斯遂相通借鮮民當讀為斯民如論語斯民也之例今按讀鮮為斯是也但不待與論語斯民同訓爾雅釋言斯離也方言斯離也齊陳曰斯說文斯析也斯民當謂離析之民猶易言旅人也民人離析不得終養故言生不如死若但訓斯民為此民無以見其生不如死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四

廣雅書局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箋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怙恃也恃賴也釋文引韓詩曰怙賴也恃負也是怙與恃散文則通對文則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即取可怙之義釋名岵怙也是矣恃負互訓說文負恃也漢書高帝紀嘗從王媼武負貫酒如涪注曰俗謂老大母為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謂母為負蓋取可恃之義恃音近侈爾雅釋言侈恃也郭注今江東呼母為侈荀子其容侈然楊注侈然恃尊長之貌是呼母為侈亦取恃義又說文媼字注一曰江淮之間謂母為媼媼與恃亦音近而義同

入則靡至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瑞辰按說文親至也又

曰窺至也靡至猶云靡親耳

母兮鞠我傳鞠養也瑞辰按說文古養子使作善也或作毓鞠  
即育字之同音假借育養之育借作鞠猶育稚之育借作鞠  
風箋育稚也正義謂本釋言今本又借作鬻也曲風鬻子毛傳  
爾正釋言作鞠郭璞曰鞠一作統稚子也即育子  
阮宮保云凡詩一字分二韻者則別二字書之為義同字變之  
例今按此詩下言育我用本字故上借鞠為育以與下育我為  
韻正所謂義同字變者也

拊我畜我箋畜起也釋文拊音撫瑞辰按說文拊搯也又撫字  
注一曰搯也二字音義同故通用拊猶撫也後漢書梁竦傳引  
詩正作撫我說文情起也箋以畜為情之假借故訓為起抑谷  
風不我能情傳情興也興與起同義古畜與好同聲孟子畜君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五

者好君也廣雅嬉喜也情嬉畜義並相近又訓興與起者說文  
嫺說也廣雅嫺喜也學記不興其義不能樂學鄭注興之言喜  
也歡也是興有喜悅之義興起同義則起亦為喜悅也皋陶謨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喜起熙三字同義起猶喜也孟  
子趙注興起志意興即起也志意興起即說也是知箋訓畜為  
起者正與訓畜為好義相成正義以起為起止我蓋謂因其止  
而起之失箋悞矣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腹懷抱也瑞辰按傳義本釋詩歷言  
拊畜長育顧復而終以出入腹我蓋言出入則已舉在內在外  
無所不該故以腹我括之見其無所不愛厚腹與複通說文複  
直衣兒重衣亦厚之義也箋訓為懷抱似不及傳義所該之廣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民人自苦  
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瑞辰按說文颯  
風雨暴疾也讀若桌颯颯也讀若烈烈即颯字之假借說  
文澤澤波風寒也引詩一之日澤澤毛詩作厲發發即波字之  
假借玉篇廣韻並曰颯疾風也颯即波之異文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瑞辰按  
律栗雙聲律律即凜凜之假借凜冽同義故傳云猶烈烈也弗  
與波亦聲近而義同發即波之假借故傳云猶發發也集韻引  
詩作律律玉篇颯風也律與颯說文所無皆後人增益之字

大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六

有饒饒餗傳饒也饒滿簋貌餗熟食謂黍稷也箋餗者客始至  
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餗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與者  
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瑞辰按說文饒盛器滿兒義  
本詩傳方言廣雅並曰饒豐也義與饒近詩蓋以簋餗之滿與  
古者邦國之富不若今之杼柚其空也不必如箋以為致餗之  
禮

有捄捄匕傳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捄赤心也瑞辰按捄者斛  
之假借說文斛角兒引詩有斛其角今詩作捄角之曲兒曰斛  
匕之曲長兒曰斛其義一也匕所以載牲體亦以取黍稷少牢  
饋食禮饗人所概者牲體之匕廩人所概者黍稷之匕棘匕承  
上簋餗言王觀察云當謂黍稷之匕其說是也說文匕所以比  
取飯一名柶又曰禮有柶柶匕也采士冠禮鄭注柶狀如匕以

角爲之是以角爲之名柶以木爲之則名也又雜記匕用桑長三尺棘匕對桑匕言古者喪用桑匕吉用棘匕皆取聲近爲義桑言喪則棘爲吉非必如傳以棘之赤心爲喻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瑞辰按說文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底爲底字之譌墨子引周詩曰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楚詞招魂王逸注引詩其平如砥當卽此詩異文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箋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瑞辰按此二句承上周道如砥二句言箋以君子所履承有餘簋煊二句爲法天子之恩厚其說非也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四句趙注底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七

廣雅書局

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其說較鄭箋爲善小爾雅廣雅竝曰視比也廣雅又曰視效也所履所視皆指周道卽上行下效之義

小東大東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瑞辰按惠氏周暢詩說曰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大東極東也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鄭注謂大東近日也皆以大東爲極東遠言大則近言小可知矣譚爲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今按惠說是也大戴禮千乘篇言東辟之名至于大遠南西北皆有至于大遠之語孔廣森補注大遠極遠也是亦大有遠義之證論語言小道致遠恐泥則小有

近義矣箋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以亦於二字增成其義非詩義也集傳以爲東方之小國大國亦似未確

杼柚其空箋譚無他貨唯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釋文杼說文云盛緯器柚本又作軸瑞辰按說文杼機持緯者釋文引作盛緯器譚誤玉篇杼機杼也亦作梭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所以行緯謂之杼說文無杼梭字新勝杼卽梭也說文膝機持經者段玉裁曰膝卽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膝通作勝淮南子曰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又曰杼之美在于杼杼作杼者假借字也至方言杼杼作也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杼蓋別一義戴氏震引以釋詩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八

廣雅書局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箋言譚人自虛竭饒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瑞辰按承上行彼周行言之往來謂數數往來疲於道路並無厚往空來之義箋說非也洪頤煊謂來當作求謂我以禮往求糴於彼求疚韻合來求字形相近今按古音來讀如釐疚讀如已來疚二字正爲韻若改爲求轉於古韻不合且往來對文不得以爲求字形近之譌洪說失之鑿矣

有冽沆泉傳冽寒意也側出曰沆泉釋文沆音軌字又作晷瑞辰按沆屬古同聲通用爾雅沆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水醮曰醮說文沆水枯土也引爾雅水醮曰沆醮仄出泉也讀若軌與今本爾雅互易蓋許君所據爾雅本異據詩釋文沆本作晷則毛詩本亦有作醮泉者後又省作晷耳釋名側出曰沆泉沆軌也

流狹而長如車軌也按古者車轍謂之軌車軸兩端自轂中出者亦謂之軌故泉之仄出者似之當作汎泉為正字九之言究也廣雅九與水醮之義亦合竊謂仄出泉及水醮本字皆作汎作層者同音假借字後人誤以二字分屬遂致互異耳

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釋文穫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瑞辰按爾雅釋木穫落為箋所本說文樛木也春與樛互譌今從段本正以其皮裹松脂从木虛聲讀若華或从穫作穫是穫即樛之或體今俗所稱樛樹也凱風詩吹彼棘薪東山詩蒸在栗薪車壘詩析其柞薪白華詩樵彼桑薪凡言薪者多兼木言故箋知經文穫為穫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九 廣雅書局

契又云徐苦結反則讀如提挈之挈憂苦即提挈之義所引伸九歎云孰契契而委棟兮一本作挈挈其正字也廣雅契契憂也與詩契契皆假借字又孟子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說文引作念云念忽也與趙注忽無愁之兒義合忽即念之或體無愁曰忽與憂苦曰契契義亦相反而相成猶亂亦訓治苦亦為快也

職勞不來傳來勤也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瑞辰按勞來之來本作勃爾雅勞來勤也釋文來本又作勃說文勃勞勃也廣雅勃勤也今經典通借作來古以勤勞為勤慰其勤勞亦為勤故傳訓來為勤而箋以不來為不見謂勤也  
舟人之子能罷是裴傳舟人舟楫之人罷罷是裴言富也箋舟

當作周裴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罷在冥氏元氏之職瑞辰按舟與周字異而音同說文周密也旬而偏也玉篇旬而徧也或作周洵考工記注故書舟作周是二字通用之證故周人可假借作舟人箋讀舟為周是也然以周人為周世臣則非今按周人與私人相對成文方言私小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梁益之間凡物小者謂之私小私人即小人則周人宜訓為大人周之言綢廣雅綢大也周人為大人猶周行或謂大道周狗即大狗也公羊宣六年傳之契周狗謂大狗何休注謂可以比周之狗失其義矣裴古本作求後人始加衣作裴以別於求乞之求此詩裴亦當从箋作求古未聞以罷罷為衣裳者且此句對百僚是試言非對祭祭衣服言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十 廣雅書局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璫不以其長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朝朝玉貌璫瑞也箋佩璫者以瑞玉為佩佩之朝朝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瑞辰按不以其漿不以其長二不字皆助句詞此章承上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以言小人在位有名無實或以其酒宜其味之醕也實則以其漿耳朝朝佩璫宜其德之美也實則徒以其長耳唐書蕭至忠傳引詩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璫不以其長而釋之曰此言王政不平而眾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耳其云徒長其佩正釋詩不以其長為以其長也蓋亦讀不字為語詞耳朝朝爾雅作瑁瑁釋文亦云朝本或作瑁瑁瑁猶言嬖嬖嬖即今之媚好字說文嬖好也廣雅

嫫嫫客也容之好曰嫫嫫佩之美曰瑁瑁其義一也爾雅釋器  
瑁瑁也郭注引詩朝朝佩瑁瑁者玉瑁釋器又曰縶縶也郭注  
即佩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縶縶謂此詩佩瑁當讀  
爲縶縶之縶故言不以其長長即縶之長也漢官儀縶長一丈  
二尺闊三尺是縶宜長之證箋以爲才之長非也說文無縶字  
古蓋止作縶縶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與戰兵  
不息佩非戰器故非兵旌於是解去鞅佩以爲章表故詩曰朝  
朝佩縶此之謂也鞅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縶轉相結縶  
故謂之縶又曰縶者古佩縶也佩縶相迎受故曰縶今按縶見  
玉藻爾雅不始於秦大東所言其時猶未去玉所謂縶者猶指  
連繫瑞玉者言非秦漢之所謂縶也秦漢以後別以縶爲縶縶  
說文縶乃更以與縶相接受者爲縶又非古之所謂縶耳又按  
李補平據正義曰鄭唯言佩縶云是玉也故朝朝爲玉貌縶瑞  
釋器文是今本傳文朝朝玉貌縶瑞也七字皆是箋文後人誤  
以入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十一

廣雅釋器

跋彼織女傳跋隅貌瑞辰按跋爲俗企字詩作跋者跋字之同  
音假借說文跋頃也从匕支聲匕頭頃也引詩跋彼織女蓋从  
三家詩用本字織女三星成三角故言跋以狀之耳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  
本無至字 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各本一移上少 正義述毛謂  
辰字亦从岳本

復反於夜也瑞辰按文選李注引薛君章句曰襄反也是毛執

同義孔疏訓反爲迴反胡承珙曰經言日並不及夜況移七  
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即更也呂覽慎人篇返瑟而  
察祭爲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多高注或以反  
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謂更其肆者  
乃中傳非易傳也今按胡說是也公羊襄三十年傳諸侯相聚  
而更宋之所喪何休注更復也下文傳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  
復矣復卽上之更也反與復同義知更之可訓爲復則知反之  
可訓爲更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十二

廣雅釋器

院彼牽牛傳院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瑞辰按何鼓通作河鼓  
爾雅以何鼓牽牛爲四星而史記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  
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以河鼓與牽牛異星者郝懿行  
曰牽牛三星牛六星天官書誤以牛星爲牽牛故以何鼓牽牛  
爲四星星廷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在牛頭上則是牽牛人  
也何鼓中星最明故詩曰院彼牽牛今按河鼓與牛星相連古  
或通名牽牛猶參伐各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旒以象伐則  
連參亦名伐也營室東壁各二星而考工記曰龜蛇四旒以象  
營室則連東壁亦名營室也何鼓本三星天文志曰一日三武  
天子之三將軍正義引孫炎云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  
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則又以左右旗十二星通名何鼓牽  
牛矣

不以服箱傳服靴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以用也牽牛不可用  
於靴服之箱瑞辰按考工記大車靴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鄭

司農注牝服謂車箱服讀為負說文箱大車牝服也皆以牝服與箱為一後鄭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蓋以牝服為左右較而以箱為大車之輿其義當與毛傳同故此箋申毛云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然以經文求之服當作虛字解不得以為牝服服之言負也車箱以負器物謂之服牛以負車箱亦謂之服張衡思元賦羈要裹以服箱章懷注服駕也箱車也蓋取驥服鹽車之義而服箱之字則本於詩又古詩牽牛不負輓亦本此詩為說自輓牛頸處言之曰負輓自牛負車言之則曰服箱服與負一也淮南子說山訓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服於輓即負輓也則知服箱猶云負箱耳又按易繫詞服牛乘馬說文引易作犏牛服犏同部故通用凡以車駕

毛詩箋傳通釋卷二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牛馬正字作犏作服者假借字耳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傳曰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瑞辰按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星晨見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與毛傳義同皆以啓明長庚為一星孔疏既引孫炎以明星為大白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失之毛傳曰旦出與日既入相對為文正義本作日旦出亦誤又按說文啓敎也后開也爾雅明星謂之后明其本字也詩作啓明假借字大戴禮四代篇引詩東有開明蓋漢避孝景諱改有挾天畢載施之行傳挾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系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瑞辰按說文畢田罔也从田从華象形或曰田聲爾雅釋天濁謂

之畢郭注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星形以名廣雅畢率也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罕柄也月令鄭注小而柄長謂之畢畢皆謂田獵之罔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主弋獵後漢書竟傳云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皆指田罔而言此詩當从毛傳訓為掩兔之畢至祭器有畢雖亦取象畢星箋義取之不若从傳為允又按釋器約謂之救郭注救絲以為約或曰亦名王觀察曰約亦羅網之屬鉤之言鉤也拘也救與鉤亦一聲之轉今按挾之言迷聚也救即挾之通借字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十一

廣雅書局

維北有斗正義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集傳兼采南斗北斗二說瑞辰按正義以斗為南斗是也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注箕龍尾斗南斗是凡箕斗連言者皆為南斗王觀察曰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經言西柄之揭若北斗之柄固不常西即指西亦不得云揭其說是也說文料勺也勺所以挹取也詩作斗者皆料之假字

載翕其舌傳翕合也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瑞辰按翕合或作翕如誤也正義釋傳翕合可證翕吸音同通用故箋訓為引廣雅翕引也玉篇引詩正作載吸其舌漢書天文志箕主口舌小雅巷伯疏云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形踵狹而舌廣故曰載翕其舌以見其主於收斂也淮南子汜論篇頭會箕賦高注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此詩刺重斂故以箕星為喻

四月

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瑞辰按序下正義引孫毓以為如適之徂皆訓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正義駁之二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今按孫訓徂暑為適暑雖與毛傳訓暑盛而往不同而於經義徂暑則合且與毛傳取義於火星中意出左傳火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五

廣雅書局

中寒暑乃退者正同但不即以徂為退耳據經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皆以喻時之衰亂則首章六月徂暑以喻盛極則衰義正相承箋以始衰與人為惡有漸非傳義也正義合傳箋為一失之至王肅以為行役思祭則孫毓已駁之矣  
先祖匪人胡靈忍予箋匪非也靈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思難何為曾使我當此亂世乎瑞辰按人當讀如仁者人也之人中庸鄭注人讀相人偶之人仁从二人相人偶即仁也先祖匪人猶云先祖豈不仁故下接言胡靈忍予正以見其仁也箋訓為人物之人失之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釋文引韓詩云腓變也瑞辰按文選李善法引韓詩作腓薛章句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

玉篇及爾雅邢疏並引詩百卉具痲似韓詩作腓毛詩作痲爾雅釋詁痲病也說文痲風病也毛詩今本作腓或謂誤从韓詩然釋文不言毛韓字異或毛詩亦作腓特以為痲之假借遂訓為病文選李注及玉篇乃以本字易之耳又按爾雅釋詁玄黃病也馬之病曰玄黃周南詩我馬玄黃是也草之病亦曰玄黃傳訓痲義近蓋亦以腓為痲之借字非風雙聲故說文以痲為風病  
亂離瘼矣傳離憂瘼病瑞辰按傳以離為懼之借字爾雅釋詁懼憂也瘼字爾雅釋詁及說文並訓病方言瘼病也東齊海岱之間曰瘼毛詩作瘼以亂離瘼三字連讀謂因亂而憂病也文選卷二十卷三十八李注並引韓詩亂離斯莫薛章句曰莫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六

廣雅書局

也則以亂離二字連讀讀離為離散之離讀莫如散漠之漠漠北方流沙也沙水散石是沙漠義取漠散也說苑政理篇引詩亂離斯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其義正本韓詩瘼當作莫今作瘼者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爰其適歸傳爰日也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注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說苑文選注引韓詩亦作爰是毛韓詩並作爰惟家語爰作奚為集傳所采注云爰家語作奚其經字仍作爰今俗本直改經文作奚又失集傳之舊

廢為殘賊傳廢伏也箋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正義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釋文廢如字

廢為殘賊傳廢伏也箋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正義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釋文廢如字



休也一音發快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定本廢訓為大瑞辰按爾雅釋詁廢大也郭注引詩廢為殘賊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大也說文奮大也與與奮同字廣雅玉篇並云與大也與廢一聲之轉毛傳訓廢為大知廢即奮之假借也列女傳霍夫人顯傳引詩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快於惡莫知其為過則訓廢為快義同鄭箋蓋本韓詩之說正義言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是鄭本作快之證今毛本箋作言大於惡者誤也此詩正義及左傳桓十三年正義並引說文快習也今說文作愧習也愧即快之變體春秋公山不狝字子洩洩亦當為快之變古大與世通用大室即世室也大子即世子也大叔即世叔也从大之字亦通作世荀子榮辱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橋泄者人之殃也即驕汰異文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為汰也快字蓋通作悻唐人避諱遂改从曳猶泄經之改作洩綫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曰習快又作悻卷十三又云快又作洩引字林洩習也是矣惟廢之訓快他處少見仍从毛傳爾雅訓大為允

我日構禍傳構成也箋構猶合集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瑞辰按爾雅釋詁說文並曰邁遇也構者邁之假借構禍猶云遇禍也集傳訓為遭禍得之仍从箋訓構為合者合猶遇也盡瘁以仕箋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瑞辰按盡瘁以仕與北山詩或盡瘁事國同義昭七年左傳引詩或憊瘁事國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憊瘁以事國

賈疏亦引詩或憊瘁事國王尚書曰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憊瘁者故鄭賈皆用之為說又曰惟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醴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醴也爾雅水榘曰屠鄭注謂水醴盡醴與惟聲義相近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醴也史記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爵謂之醴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惟悴義相因也惟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又曰盡瘁雙聲也憊悴亦雙聲也今按王說是也說文櫛盡酒也漉盡也荀子楊注漉盡也皆惟盡同義之類瘁為病盡亦為病成十二年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猶言以病其民也勞病謂之惟悴人之枯瘦亦謂之醴頽說文醴面焦枯小也頽頽頽也楚辭漁父云顏色憔悴玉篇引作醴頽是也人之陋賤亦謂之蕉萃左傳引詩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也箋謂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蓋傷己之盡力勞病以事國而不見親有於上耳有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詩人匪鷄匪鳶傳鷄鷄也鷄鷄食殘之鳥也釋文鷄徒九切字或作鷄鷄以專反鷄也瑞辰按說文鷄鷄也鷄鷄也正義引說文鷄鷄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鷄也今按說文雉字注一曰鷄字雉即雉也鷄即鷄也是鷄古或借作鷄之證至鷄鷄之雜說文自

作雜耳又說文駮字別引詩匪戲匪鴛又云鴛鴦鳥也鴛即鴟

五各反與鴛異字據正義引蒼頡解詁云鴛鴦也又引說文

鳥也則經文原作鴛字王尚書曰鴛字見於小雅大雅周

官射鳥氏曲禮中庸爾雅釋鳥蒼頡篇不應說文不載蓋鳥部

有此字而傳寫者脫之也其駮字注引詩匪戲匪鴛當作匪戲

匪鴛蓋本作鴛字因下鴛字篆文相連寫者遂誤為鴛耳今按

王說是也說文鴛字蓋同訓為鴛鳥也傳寫者誤刪其一

段王裁乃欲據說文誤本改經文之鴛為鴛失之

北山

率土之濱傳率循濱涯也瑞辰按說文無濱字賓與頻古聲近

通用說文類水匠人所賓附也蠶蹙不冉而止毛傳訓濱為涯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十九 廣雅書局

正以濱即類之假借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引詩作率土之

賓老子云賓與臣同義故詩曰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則詩古本

有省作賓者遂作賓服解矣大戴記誥志篇地賓畢極猶詩云

率土之賓也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

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瑞辰按廣雅釋詁賢勞也王

觀察疏證曰詩我從事獨賢孟子引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地

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注並以

賢為賢才失其義矣今按序曰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即本詩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為說正以賢為勞也賢之本義為多小

爾雅賢多也說文賢多才也才段本 禮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

鄉射禮取賢獲曰右賢于左左賢于右竝以賢為多事多者必

勞故賢為多即為勞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戰功曰多多與勞對

文則異散文則通戴氏震訓賢為多而謂孟子非以賢為勞不

知多與勞義正相成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瑞辰按

彭旁雙聲古通用說文駟馬盛也引詩四牡騁騁即詩四牡彭

彭之異文廣雅彭彭旁盛也說文傍字訓近此詩傍傍即旁

旁之假借

鮮我方將傳將壯也瑞辰按將與壯雙聲爾雅釋詁將壯二字

竝訓大也故壯又通作將射義幼壯孝弟鄭注壯或為將爾雅

釋言獎駟也孫奕本竝作將且也是其證也方言京獎將大也

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獎或謂之壯說文獎駟大也又曰駟

壯馬也壯大也獎與壯音義同小爾雅廣言丕莊也丕為大莊

即壯亦大也將即獎字之假借故傳訓將為壯

旅力方剛傳旅眾也瑞辰按方言踞膂力也東齊曰踞宋魯曰

膂戴氏震疏證曰膂通作旅詩旅力方剛是也廣雅膂力也王

氏疏證曰大雅桑柔云靡有旅力秦誓云旅力既愆周語云四

軍之眾旅力方剛義竝與膂同膂力一聲之轉今人猶呼力為

膂力古之遺語也今按方言又曰膂膂也甄吳之外鄙謂之膂

郭注膂者用膂力因名云是田力謂之膂膂者用力亦謂之膂

者行人奔走多以負擔為喻左傳馳于負擔是也詩下言經

四方則旅力正當从方言僂也之訓傳訓為眾失之

或使遲僂仰瑞辰按僂仰猶息僂樂之類皆二字同義僂亦仰也論語寢不尸包注不僂臥布展手足似死人也晉語籛條不可使僂章注籛條僂人參同契曰男生而伏女僂其軀及其死也乃復效之僂對伏言亦為仰說文僂僂也僂僂也僂亦謂仰何如莊子推而僂之漢書觸寶瑟僂皆是也廣雅釋言僂仰也錢澄之曰或僂或仰蓋誤以僂為伏論語注僂仆也說文仆頓也仆為前覆仰覆之通稱亦不專為伏也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瑞辰按鞅掌二字疊韻即秧穰之類說文秧禾若秧穰也集韻曰禾下葉多也禾之葉多曰秧穰人之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多曰鞅掌其義一也傳言失容者亦狀事多之貌箋分二字釋之失其義矣胡承瑛曰莊子庚桑籛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釋文引崔云鞅掌不仁意按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能重即是失容之意

或湛樂飲酒瑞辰按說文酖樂酒也又湛樂也二字音義並同此詩湛樂及抑詩荒湛于酒皆酖字之假借岷詩士之耽兮女之耽兮及常棣詩和樂且湛賓之初筵詩子孫其湛爾雅釋詁就樂也皆堪字之假借書無逸惟耽樂之從論衡引作湛之從是耽湛互通之證

或出入風議箋風猶放也瑞辰按左氏僖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注風放也服注同釋名風放也言放散也廣雅亦曰風放也風議即放議也放議猶放言也與或虞事不為為

言與行相反鄭讀風為放為如字讀釋文音諷失之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也瑞辰按說文將帥也从寸牆省聲將扶也从手升聲玉篇將古文將是訓扶者字正作將箋知將即將之假借故云猶扶進耳

祇自疚兮傳疾病也瑞辰按底唐石經作底廣韻以底為底之重文爾雅疾病也說文疾病不翅也从疒氏聲皆有底無底从唐石經作底為是釋文讀丁禮反失之古音脂與真互轉支真亦互轉底當讀如疹故與塵韻猶說文疹讀若塵也三家詩蓋有作疹者張平子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疹正用此詩底讀為疹又假借作祇何人斯毛傳祇病也祇即底之假借猶曲禮眇于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鬼神鄭注眇或為祇般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震作祇祇从氏古氏亦氏聲也又讀與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同振亦疹也禮記祭統祭統即論語疹絲絲劉傲七經小傳及劉彝均謂底當作痕顯亭林江慎修皆謂即多我觀瘡之瘡因避唐諱而改俱非

不出于頰傳頰光也箋思眾小事以為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集傳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頰光也說文頰火光也从火頃聲耿字注引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是頰音義與耿正同邨柏舟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微微也禮少儀注頰警枕也微警說文並訓戒不出于頰即謂不出于微戒之中與祇自疚兮同義箋謂不出于光

明之道失之集傳謂憂中耿耿然不能出是也以類謂小明亦似未確

維度雅兮箋雅猶蔽也瑞辰按說文有雍無壅古雍蔽字只作雍釋文雍字又作壅足利本作壅皆後人从俗習增改

祗自重兮箋重猶累也瑞辰按重之言腫也說文瘤腫也又曰瘞小腫也成六年左傳於是沈溺重腫之疾杜注重腫足腫此腫通作重之證腫亦為病與祗自疾今同義箋云重猶累者說文瘞字注一曰族瘞病瘞亦病也

小明

至子芄野傳芄野遠荒之地瑞辰按說文芄遠荒也玉篇遠荒之野曰芄義本此詩芄从九聲芄之為言究也九者變之究也見易釋乾鑿度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地之究極故曰遠也又九鬼古同聲明堂位脯鬼侯史記殷本紀作九侯蒼頡篇鬼方遠方也芄與鬼聲近而義同故亦為遠正義謂野是遠稱芄蓋地名失之說文有芄字宋翔鳳以芄為鬼之假借亦非

二月初吉傳初吉朔日也箋乃以二月初日始行瑞辰按二月

當謂周正之二月為夏正之十一月即下二章所云日月方除

日月方與也除即爾雅十二月為涂之涂戴震曰廣韻涂直魚

切與除同音通用方以智曰謂歲將除也是也日月方與當讀

如尚書厥民隩之隩謂民方聚居於隩之時也毛傳除除陳生

新也正取歲除之義箋讀除為爾雅四月為余之余失之日月

方與傳與煖也與尚書厥民隩馬融注隩煖也義合謂其時曰

月宜居温室也毛傳本以除與承上二月初吉言謂周正建丑之月正義謂傳曰煖即春温亦謂二月是誤以二月為夏正二月亦非傳義又按二月初吉王尚書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上午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說詳經義述聞傳箋均以初吉為朔日失之

念彼其人箋其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瑞辰按共恭古通用靖共爾位韓詩外傳引詩作靜恭爾位巧言詩匪其止共韓詩外傳作匪其止恭是知其人即恭人詩人以念居者猶下言君子也箋讀共為供具之供以其人為供具爵位之人君失之畏此罪罟傳罟網也箋畏此刑罪羅網我瑞辰按說文罪捕魚竹网罟网也秦始以罪易臯惟此詩罪罟二字平列猶云羅罟

毛詩箋傳通釋卷二十一

古

廣雅書局

與下章畏此謹怒畏此反覆語同蓋罪字之本義大雅天降罪罟義同此詩傳不釋罪字疑有脫誤本當作罪罟網也箋直以罪為刑罪失之

與言出宿箋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瑞辰按與言猶云薄言皆語詞也爾雅虛閒也虛為舒之假借與與虛雙聲故舒又可假為與箋訓為起失之抑詩興迷亂于政興亦語詞不為義箋訓為尊尚亦非

鼓鐘

序鼓鐘刺幽王也正義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瑞辰按鄭君允通韓詩以鼓鐘為昭王詩蓋韓詩之說故王伯厚詩考以正其

引列入韓詩

鼓鐘伐鼗傳鼗大鼓也瑞辰按周官鼓人但云以鼗鼓鼓役事此刺幽王淫樂非以與役荀子正論篇代等而食代等當作伐舉即詩伐鼗也淮南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鼗鼓而食奏雍而微高注鼗鼓王者之食樂也引詩鼓鐘伐鼗是此詩鼓鐘伐鼗正周官大司樂所云王大食三宥皆合奏鐘鼓也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妯之言悼也瑞辰按方言蹇妯擾也人靜曰妯秦晉曰蹇齊宋曰妯爾雅說文並曰妯動也動之言變動即妯也動當讀如論語顏淵死子哭之動鄭云變動容貌故正義以變動容貌釋之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作憂心且陶陶即妯之假借妯通作陶猶古文書泉陶作咎繇也由又與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百同聲通用詩左旋右抽苑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陶說文作右抽傳之訓妯為動猶苑柳傳之訓蹈為動也箋之訓妯為悼猶苑柳箋之訓蹈為悼也悼之言掉掉亦動也檜詩傳云悼動也是已說文心部妯服也引詩憂心且妯與妯聲義同服當為恨之譌恨亦傷悲之意憂心且妯與上章憂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

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瑞辰按傳箋解同音二字異義一謂舉一方以統四方一謂舉堂下以統堂上至其解笙磬則一也傳云笙磬東方之樂書泉陶謨笙庸以間鄭注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為笙也周官既暇擊頌磬笙磬鄭注

必在東方曰笙笙生也鄭注書禮皆與毛同此箋不云笙為匏

笙知其亦同毛訓正義謂箋分笙磬為一失之又按古者樂與舞相接樂之終乃舞之始商頌依我磬聲下即言庸鼓有數萬舞有突此詩笙磬同音下即言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皆舞與樂相接之證孟子云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玉即磬也磬以止樂而樂中之眾聲皆隨磬而止故曰同音古者堂上無縣磬必在縣傳言四縣皆同者皆指堂下而言石與玉一也或分玉磬在堂上石磬在堂下者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瑞辰按傳以籥舞承上雅南為二舞箋以籥舞與上雅南並列為三舞一說不同文選注六引韓詩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蓋以六代之樂釋雅以四夷之樂釋南又後漢書注五十一引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韓詩說以籥承雅南言之與毛傳同正義釋傳謂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是誤合傳箋為一矣毛傳不言雅為何樂後漢書陳禪傳陳忠曰古者合樂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舞于門故詩曰以雅以南賦任侏離考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無位鄭注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為大合樂習

之賈疏六樂者即六代之樂是知月令季春大合樂與陳忠所云合樂皆謂六代之樂即詩所謂雅也雅者正也對四夷樂言之則六代樂爲正故謂之雅陳忠說亦本毛韓詩毛傳既以南爲夷樂則其釋雅亦當同韓詩耳箋以雅爲萬舞失之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古南與任音義同白虎通南之言任是也故毛傳備舉四夷之樂以任釋南陳忠引詩賦任侏離特約舉毛傳之文李賢云疑見齊魯之詩誤矣

楚茨

序正義三章傳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瑞辰按正義之說非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虞翻書局

此詩雖論一祭而一祭實兼祊祭釋祭而始全二章祝祭于祊已兼言祊祭故三章遂及釋祭不得謂詩六章皆專言正祭也以今考之首章言黍稷爲酒食遂及正祭之妥侑也二章言牛羊爲鼎俎遂及祊祭之索饗也三章言賓尸遂及賓客之獻酬也四章工祝致告祖賚孝孫尸嘏主人也五章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既祭而徹也六章承上章備言燕私既徹而燕也二章既言或享三章復言執饗凌庭堪謂即少牢下篇之祊尸俎蓋因賓尸而溫之此可證其爲賓尸者一也古者正祭有獻酢而無酬而詩曰獻酬交錯此可證其爲賓尸者二也古者正祭以神禮事尸釋祭乃以賓禮事尸故傳釋詩爲賓爲客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此可證其爲賓尸者三也至少牢饋尸有燔無肝炙而

詩曰或燔或炙則天子賓尸之禮不同於諸侯之大夫猶之少牢禮無牛而詩曰絜爾牛羊少牢禮無祊祭而詩曰祝祭于祊此詩多有合者然遂以此詩爲天子之卿大夫之祭禮亦無確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瑞辰按爾雅茨蒺藜說文作薺疾藜也引詩牆有薺離騷王逸章句引詩楚楚者薺禮記齊讀如楚薺之薺古齊次同聲故通用作薺者正字作茨及薺皆假借字作茨者毛詩作薺蓋三家詩也若薺之本義則說文訓爲草多兒矣棘古作策爾雅釋草策刺方言凡草木刺人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虞翻書局

燕朝鮮之間謂之策又曰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淮之間謂之棘說文策荊也荊策也棘爲草名又爲凡草刺人之通稱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棘即茨上之棘猶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即薪中之楚也故傳云楚楚茨棘貌正以明茨棘爲一箋分茨棘爲二失之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瑞辰按周語野有庾積章注庾露積穀也釋名說同三倉曰庾倉無屋也說文庾漕倉也一曰倉無屋者漢書文帝紀應劭注引胡廣漢官解詁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廣雅庾倉也庾蓋即今俗所謂囤者其形圓以席爲之但露其上故傳以露積釋之三倉說文竝以爲倉無屋者即謂其無上覆也正義以露積爲露地積聚之即

九章算術之平地委粟又云言野有則非倉之類失矣傳曰萬萬曰億而箋云十萬曰億者據一切經義引算經曰黃帝為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二謂上中下三等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是傳箋各據上下數言之故說不同但億對盈言不得訓為億兆之億億說文作意云意滿也一曰十萬曰意是億之本義訓滿與盈同義王尚書經義述聞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其說是也

或肆或將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于肉箋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瑞辰按古者牲體既亨之後皆先升牲體於鼎而後載之於俎凌廷堪謂升牲體於鼎即詩所謂肆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五 廣雅書局

也載牲體於俎即詩所謂將也然考周官外饗陳其鼎俎詩言或肆肆陳也已兼鼎俎二者言之不得以將專為載於俎也仍從傳訓齊為是將齊以雙聲為義齊徐仙民周禮音蔣細反讀如劑爾雅釋言將齊也郭注謂分齊也或將承上或烹言之謂劑量其水火也周禮亨人以給水火之齊注云齊多少之量是也

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瑞辰按周官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祊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鄭注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祊為祊杜子春曰祊當為祊今按從故書作祊為是祭祊即此詩祝祭于祊也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鄭注直正也謂薦熟時

也今按詩上言或剝或亨為正祭薦孰之事則下言祝祭于祊為索祭之事爾雅邢疏謂禮言索祭即詩祝祭于祊與祭同日其說是也郊特牲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三者並列各為一事鄭注謂祊與釋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說非也祊之為釋惟見家語孔子曰周禮釋祭于祊在門之西今經傳無徵家語為王子雍所偽託其說不衛君更之如之何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辛 廣雅書局

內正合至禮器為祊乎外特對正祭于堂言之故謂之外非在門外也祭統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出亦對室言之非謂出於廟門外也鄭注郊特牲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殊誤祊爾雅作閉今本作閉謂之門案郊特牲索祭祝于祊鄭注廟門曰祊正義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禮器為祊乎外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祊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又引釋宮云門謂之祊皆與今本爾雅不同據此詩正義引爾雅李巡注曰閉廟門也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竊謂爾雅古本當如郊特牲所引作門謂之祊故李孫以廟門釋之若經原作廟門則不煩以廟門釋之矣禮記正義兩引廟門謂之祊特順注文言之耳今本閉謂之門蓋誤倒此詩正義引爾雅亦作閉謂之門則其誤蓋已久矣

先祖是皇傳皇大筮皇咤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咤之瑞辰按說文纂門內祭先祖所徬得此詩承祀祭于飭言之皇之言徬謂先祖所徬得即咤也釋訓咤咤皇皇美也說文咤光美也咤本義為美又借為歸往之往小爾雅徬往也信南山先祖是皇筮皇之言往也泮水烝烝皇皇筮皇皇當作咤咤咤咤徬徬也少儀注皇皇讀為徬徬之往義並與此筮同神保是饗傳保安也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瑞辰按保者守也依也神之所依為神保與先祖對舉當以神保連讀神保為神之嘉稱猶楚詞或言靈或言靈保靈保亦靈也詩既言先祖又言神保者親之為先祖尊之則為神保猶禮運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正義云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也五章神具醉止皇尸載起白虎通引之謂尸醉若神之醉下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亦因尸歸知神之歸神保聿歸與上神具醉止無異是知神保即神非謂尸也又按保與寶同音古通用金勝無墜天之降寶命鄭注寶猶神也則知神保二字同義保亦神耳

執爨踏踏傳爨爨爨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瑞辰按詩言為祖言爨爨則執爨宜專指爨爨言之爾雅踏踏敏也說文踏字注一曰跖踏踏踏蓋執爨恭敏之貌尚書大傳洛誥傳曰爨竈者有容與傳義合

君婦莫莫傳莫莫清靜而敬至也箋君婦謂后也凡嫡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瑞辰按廣雅嫡君也嫡與適同故適婦曰君

婦廣雅又曰主君也則天子諸侯妻之稱君婦猶大夫士之妻稱主婦耳爾雅釋詁猶靜也又曰貉嗅定也釋言漠清也廣雅莫漠也莫與貉貉嗅漠並通故傳訓為清靜說文嗅嗅也亦與清靜義同爾雅釋訓又曰漠漠勉也疑即此詩莫莫之異文當本三家詩說文漠勉也亦敬謹之意故傳又訓為敬至

為豆孔庶傳豆謂肉羞庶羞也箋庶庶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其籩豆必取肉物肥胹美者也瑞辰按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豆即庶羞之豆故曰孔庶說文庶屋下眾也从广艹古文光字爾雅釋言庶胹也胹字又作侈舍人曰庶眾也胹多也胹亦眾多之義侈又通郊與庶說文郊有大慶也讀若侈又庶廣也義並相近箋訓為肥胹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獻醢交錯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瑞辰按交者送之省借說文送會也錯者道之假借說文道送道也特牲饋食禮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鄭注交錯猶言東西蓋禪言則交錯為東西行析言則東西正相值為送東西邪行為道旅酬行禮皆一送一道也

神保是格傳格來瑞辰按爾雅格至也又曰格來也格古字作格方言格至也又格來也作格者假借字說文格木長兒又通作假方言假至也邠唐龔亮之閒曰假說文假至也經傳作假者皆假字之假借又通作假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為假假亦假借字

我孔碩矣傳煇敬也瑞辰按傳本爾雅煇之本義為乾貌訓敬



若難字之假借說文難敬也徐鍇曰今詩作漢蓋難從難聲漢  
從漢省漢從難省故聲同字通爾雅毛傳訓燠為敬者正以燠  
為難之借字遂以釋難者釋燠耳

工祝致告傳善其事曰工瑞辰按少牢饋食禮皇尸命工祝鄭  
注工官也周頌嗟嗟臣工毛傳工官也舉陶謨百工即百官工  
祝正對皇尸為君尸言之猶書言官占也傳謂善其事曰工失  
之

徂賚孝孫傳賚予也釋文賚如字徐音來瑞辰按爾雅賚賜也  
又賚予也說文賚賜也从貝來聲古讀賚如來商頌賚我思成  
箋賚讀如往來之來其字亦借作來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來  
即賚也又通作釐與理少牢饋食禮注來讀曰釐釐賜也商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云子其大賚女史記殷本紀作理釐理皆賚字之假借

苾芬孝祀箋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瑞辰按  
爾雅釋詁享孝也享訓為孝故享祀亦謂之孝祀苾芬孝祀猶  
魯頌享祀不忒也論語而致孝乎鬼神猶言致享乎鬼神也箋  
謂以孝敬享祀失之

既齊既稷傳稷疾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故之禮祝徧取稷  
肉魚擣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瑞辰按齊稷義相近  
猶下句匡勅義亦近也傳訓稷為疾則齊當讀如徇齊之齊爾  
雅釋詁齊疾也說文齊炊備疾也从火齊聲即兼從齊會意王  
肅訓為齊齊非傳悖也爾雅釋言悵急也釋文悵本或作極又  
注同說文亟敏疾也極急性也傳蓋以稷為亟之假借故訓

為疾正義引王肅云已極疾當為亟疾之譌猶爾雅釋文悵本  
作極極當為極之譌也古者以疾為敬故亟又訓敬廣雅亟敬  
也是已箋讀齊為資稷為即均非詩義

既匡既勅傳勅固也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  
勅之瑞辰按匡勅義相近匡當訓為匡正箋讀為筐非詩義也  
說文勅誠也飭致堅也讀若敕勅音義相近傳訓勅為固蓋  
以勅為飭之假借勅本勞來之勅經傳中多借為敕誠之勅爾  
雅敕勞也又借敕為勅古來有力音故二字互相通借或以為  
形近之誤則非

禮儀既備瑞辰按備者荀之假借說文荀具也从用苟省苟自  
急敕也敕誠也若備之本義則說文訓慎朱武曹曰備與戒互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言則謂宜从備字本義

廢徹不遲箋廢去也瑞辰按廣雅釋詁發去也廢與發聲近義  
同故訓去又小爾雅及廣雅竝云廢置也置去義亦同徹者勞  
之假借說文發也與徹訓通異義凡禮言有司徹詩徹我牆  
屋字皆當作發廢發二字同義廢亦發也或作撤乃發字之俗  
爾雅既將傳將行也瑞辰按廣雅釋詁將美也爾雅既將猶頌  
弁詩爾雅既嘉爾發既時嘉時皆美也廣雅釋詁時善也善與  
美同義傳訓將為行失之

孔惠孔時箋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瑞辰按時當訓善廣  
雅時善也詩豈曰不時豈曰不善也匪上帝不時言匪上帝  
不善也土冠禮嘉薦賈時言嘉薦賈善也周書小開篇何敬非

時言何敬非善也時善一聲之轉曹公子欣時字子臧取時與臧相應時臧皆善也周官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卽此詩孔惠孔時惠順也據禮記言備者百順之名備亦順也

信彼南山

信彼南山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瑞辰按信彼南山與節彼南山俾彼甫田句法相類節俾皆爲貌則信亦南山貌也古仲字借作信爾雅釋詁引長也漢書律志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引爲長則伸亦長矣說文舒伸也小爾雅舒長也周髀算經從東至北日益長故曰信是伸信訓長之證信爲南山之野長遠貌猶昫昫爲原隰墾辟貌也信當讀伸箋讀爲疑信之信失之繼禹甸之傳甸治也箋禹治而邱甸之瑞辰按周官稍人邱乘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注乘讀與維禹隄之之隄同賈疏引韓詩作隄訓乘也隄爲古文陳字古田陳同聲故通用甸又與田通周官小宗伯注甸讀爲田序官甸說注甸之言甸之通作陳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田隄也又倣理也爾雅郊外謂之牧李巡本牧作田云田敕也謂敕列種穀之處敕亦古陳字甸爲治則陳田亦皆爲治酒誥惟其陳脩爲厥疆畎陳脩皆治也多方曰畎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並與陳聲近而義同維禹甸之與下文曾孫田之同義經必上甸下田者變文以協韻也陳乘二字雙聲韓詩訓隄爲乘乘亦治也箋訓爲邱甸之甸不若毛傳訓治爲善

昫昫原隰傳昫昫墾辟貌瑞辰按周官均人注甸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玉篇營均也營與昫音近而義同作營者蓋韓詩

昫釋文云本亦作昫小爾雅廣雅並曰甸治也昫卽甸也昫亦均也夏小正正月農率均田均田卽除田除卽治也爾雅釋訓昫昫田也正取曾孫田之爲訓說文有均無昫郝懿行言昫卽均之或體釋文引字林正作均均墾治也均訓爲治田通作岐說文岐平田也平田亦治田也昫昫者田已均治之貌故傳訓爲墾辟貌

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瑞辰按說文理治玉也治玉謂剖析之引申爲分理之稱樂記鄭注曰理者分也古人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曰天理曰地理曰條理皆指其可分別者言之故此傳以分地理釋經理字理對疆言疆謂定其大界理則細分其地脈也至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引詩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物土之宜乃釋詩南東其畝非釋理也正義謂分地理若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廣雅書局

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瑞辰按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說文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畹畹或从十久又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是畝之一縱一橫實兼東西南北之象此詩南東其畝蓋言南以該北言東以該西也

上天同雲瑞辰按爾雅釋天冬曰上天釋名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許慎五經異義引古尙書說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是上天與昊天蒼天等同爲天稱正義謂雲在於天上雨從上

下故曰上天失其義矣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雪雲曰同雲同雲蓋陰雲密布之貌同對異言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曰上天煥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其說是也

既優既渥箋潤澤則饒洽瑞辰按優者優之假借說文優澤多也引詩既優既渥又曰渥霑也

既霑既足瑞辰按說文霑雨霑也霑濡也足者足之省借說文足小濡兒也詩言優渥霑足四者義皆相近均以言兩澤之霑濡耳正義以足為豐足失之

中田有廬箋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瑞辰按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舍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廬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為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井窻蔥韭盡取焉正與詩合韓詩外傳曰八家為鄰家得百畝家得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公羊傳何休

注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

田次之貴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漢書食貨志穀梁范注孟子趙注說竝同其說肇自穀梁而甫田詩正義以為食貨志取孟

子為說而失其本情其說非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考工記匠人鄭注引之曰野九大而稅一國中什一

按九一蓋舉成數而言賈疏引甫田詩箋解歲取十千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特順經從整數而說其說實與諸家不殊是也

甫田詩正義乃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為助則九而助

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中取一因古無公田二十畝

為廬舍之說其說非也公羊宣十五年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藉也是知

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什一分而取其一甫田詩正義以九一為九而助一則非至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則是也

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畝為八百八十畝八家各得田一百一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為什一而稅其一此孟

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考工記匠人賈疏以為什外取一亦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為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皆

什一為不合矣祭以清酒箋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瑞辰按周官酒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鄭司農曰清酒祭祀之酒此詩及大雅旱麓詩竝以清酒與駢牡對言駢牡為一則清酒即酒正三

曰清酒不得分清與酒為二詩蓋舉清酒以該眾酒箋分清酒為玄酒與五齊三酒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黎家椿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小雅

桐城馬瑞辰撰

甫田

俶彼甫田傳俶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  
 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釋文俶陟角反韓詩作劬音同云  
 劬卓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劬大也舊疏引韓詩作劬彼圃田云  
 劬卓也亦大也說文俶大也圃甫古通用甫田為大田則俶宜  
 為大貌而傳訓明貌者俶兼明大二義說文俶箸大也合二義  
 言之是也俶从卓聲劬从到聲古音同部故通用說文有劬無  
 劬玉篇引韓詩作劬彼甫田今爾雅釋文作劬者傳寫之譌爾  
 雅釋文及邢疏並引說文劬草大也廣韻三十七號云劬大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一

四覺又引說文劬草大也今說文二徐本劬譌作菽又別出劬  
 字訓為草木倒也失之此傳訓甫為天下田亦是大義不若齊

風訓甫大也為確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介

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  
 講肄以進為俊士之行瑞辰按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八別也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介界也正與說文義合蓋  
 於眾農之中分別其秀者而教之謂之攸介農事既息令其入  
 止里宅謂之攸止公羊傳何休注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  
 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詩所謂攸介  
 也又曰五穀畢入民皆居宅詩所謂攸止也又曰鄉學之秀者

移於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  
 于天子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詩所謂烝我髦士也古者  
 妻將生子居側室與夫別處以示分別故生民詩亦曰攸介攸  
 止此箋訓介為廬舍彼箋云介左右也亦以介為別為廬舍以  
 處之左右猶言左个右个皆別室也生民傳訓介為大失之

以我齊明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箋以絜齊豐盛釋文齊本又  
 作齋又作齋瑞辰按說文齋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所  
 以祀者也義與毛傳同詩作齊者齋之省借明者盛之假借古  
 明與盛同義爾雅釋詁明成也釋名成盛也明為成即為盛玉  
 篇晨明也晨亦盛之異文淮南子說林訓長而愈明高注明猶  
 盛也明通為昌盛之盛因借為齊盛之盛古字不分平去詩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二

一

作盛則與羊方臧等字古音不協故必假明字以為韻明讀若  
 芒故也傳箋皆以齊盛釋齊明正以明為盛之假借正義謂傳  
 因齊釋盛又謂箋以絜齊釋齊明而云齊言明謂絜清失之

與我犧羊箋與我純色之羊瑞辰按說文牲牛完全也牲牛純  
 色犧宗廟之牲也犧與牲牲字皆从牛蓋本專為牛稱後乃引  
 伸為凡牲之稱昭二十五年左傳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王尚書曰三犧牛羊豕也色純則曰犧左傳雞自憚其犧此宗  
 廟牲通稱犧之證也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曲禮凡  
 家造犧賦為次疏此犧專謂牛是犧專稱牛之證也此詩以犧  
 羊與齊明對齊明即齊盛則犧亦當指牛言箋以犧羊為純色  
 之羊失之曲禮天子以犧牛據釋文犧音牲說文牲牛純色是

犧訓純色者乃以犧爲牲字之假借非犧字之本義也

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入蜡不通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瑞辰按此節蓋述蜡祭之事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據此是蜡爲大名祈年祠社臘皆同時之祭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以祈年與祭蜡對言所吹雅頌亦異是祈年與蜡非卽一祭蓋猶蜡之與臘分之則爲二合之則大可兼小蜡爲大名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又云夏日嘉平殷曰清祀周日大蜡漢曰臘風俗通義同僖五年左傳虞不臘矣杜注臘歲終祭與眾神之名禮運正義云總而言之謂之蜡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是蜡本爲合祭眾神之祭故方社無不與祭大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鄭注以爲蜡祭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注引作八蜡以祀四方則蜡祭四方矣大司樂凡六樂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三

禮記卷之四

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一節鄭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其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賈疏引鄭君駁異義云土祗者土之總神謂社月令大割祠于公社鄭注亦以爲蜡則蜡祭社矣春秋昭十八年傳鄭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此古者祭社必兼四方之證此詩以社以方謂因蜡而祭方社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謂蜡後臘勞農息民也以御田祖謂蜡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以祈甘雨卽月令祈來年於天宗籥章祈年于田祖也皆年終之祭箋以方社爲秋祭以御田祖爲郊後始耕竝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四

禮記卷之四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箋曾孫成王也成王來止謂來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艱難瑞辰按公羊傳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諸侯夫人入國卽不稱婦婦子自指農夫之婦子非謂后世子也王親耕后親蠶后無隨王省耕勸農之事王肅孫毓駁之是也大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與此同義正義曲申箋說失之

撰其左右箋撰讀當爲饁饁饁餽也瑞辰按上文旣云饁彼南畝不得復讀撰爲饁古讓字作撰說文揖撰也曲禮左右撰辟鄭注或者撰古讓字此詩撰卽揖撰字謂田畷將嘗其酒食而先讓其左右從行之人示有禮也王肅訓撰爲除田又謂嘗其旨否爲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失之孔穎軒言農夫各以食讓與左右鄰井亦非

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箋禾治而竟畝瑞辰按易與

移一聲之轉說文禾相倚移也倚移讀若阿那爲禾盛之貌亦單稱移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段玉裁曰汜移蓋謂禾蕃多此詩禾易當爲禾移之假借謂禾蕃竟畝也古假移爲侈考工記飭車欲侈注故書侈爲侈少半饋食禮移袂皆侈也移正字作侈說文侈衣張也侈亦侈也又按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侈之言羨也王觀察曰羨者寬衍之意亦與禾移爲蕃盛義相近傳箋並訓易爲治失之

如坻如京箋坻水中之高地也瑞辰按爾雅小汚曰坻其高無幾不足以形禾稼之多坻當讀既說文自部曰秦謂陝曰陝玉篇引埤蒼坻坂也則坻陝二字通矣楊雄解嘲曰響若坻隤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五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蒼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字亦作氏說文氏字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自刃箸欲落墻者曰氏氏岬聲聞數百里象形一聲其字亦假作是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注桓是隤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隤曰是謂曲爲桓也據此則是卽氏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有肉如坻杜注坻山名正義引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爲證今按有肉如坻與有肉如陵相類正當訓陵阪之既備乃事箋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楨陳根可拔而事之瑞辰按備者服之假借說文及治也字通作服爾雅釋言服整也

大田

既備乃事箋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楨陳根可拔而事之瑞辰按備者服之假借說文及治也字通作服爾雅釋言服整也

整亦治也凡从反从備之字古多通用備卽服之假借周頌亦

服爾耕夏小正初服于公田既備乃事猶云既服乃事也服假

作備猶漢書王莽傳盡備厥奉卽盡服厥奉定四年左傳備物

典冊卽服物典策又如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備牛乘馬

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備也正義訓爲周備失之事通作

傳事之卽傳之也管子春有以傳耕夏有以傳耘說文無傳字

古字蓋止作事漢書事刃君之腹中李奇注東方人以物插地

中爲事師古曰事字本作傳傳音側吏反周禮考工注又作菑

音皆同耳下章箋讀倣載爲熾菑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此

章箋引農書陳根可拔而事之與方言反草曰菑正合是知事

與傳皆菑之假借菑亦插耳顏注張安世傳引續漢書輕車菑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六

矛戟幢麾而釋之曰菑插也菑事載古音近通用菑之假作事

猶菑之假作載載之通作事也尙書熙帝之載史記五帝紀正

義曰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失箋惜矣又按箋孟春土長冒楨

陳根可拔據周語土乃脈發章昭注引汜勝之書曰春土冒楨

陳根可拔是箋所據引汜勝之種植書耳正義云漢書藝文志

農書有七不知出誰書殆未檢國語章注邪

以我覃耜傳覃利也瑞辰按覃者剌之假借淮南汜論訓古者

剌耜而耕爾雅釋詁剌利也郭注引詩以我剌耜張平子西京

賦亦作剌耜蓋皆本三家詩說文剌銳利也廣雅剌銳也覃剌

占同音故通用說文校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士虞禮注古文禮

或導此剌覃同音之證釋文覃以再反又徐以廉反正讀如

剡

傲載南畝箋傲讀為熾載讀為苗粟之苗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苗瑞辰按熾苗二字雙聲即傲載之轉錢大昕曰方言入地曰熾熾即說文地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本作載徐王皆讀曰埴考工記埴埴之工鄭注亦訓埴為黏土是埴哉同物也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熾是埴與熾熾文異而義同土之黏者曰載以耜入地曰熾猶治亂曰亂耳今按左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不義不黏云黏黏也或作黏考工記注杜子春云熾讀為不義不昵之昵或為黏黏也昵黏皆暱之或字黏又黏之或字爾雅黏膠也皆與錢氏黏土曰載之義合呂氏春秋辨土篇曰凡耕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七

爾雅書局印

之道必始於壚高注壚填壚地也是始耕之地多黏土必以利耜發之遂以入地為熾熾又熾之假借也古苗聲如才周官媒氏注古緇以才為聲也才載故古通用苗之通作載猶緇之或作材也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苗郭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苗易釋文引董遇曰苗反草也反草猶今日翻田耳曾孫是若箋若順也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瑞辰按說文若擇菜也晉語秦穆公曰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謂誰使先擇夫二公子而立之也蒸民詩天子是若謂天子擇其人而用之即下明命使賦也此詩曾孫是若蓋謂曾孫擇其稼之善者而勸之即省耕之謂也箋訓若為順失之既方既臯傳實未堅者曰臯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

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瑞辰按臯即草字之俗古借早字為

周官大司徒其植物宜早物釋文早音早本亦作早是也說文草艸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引申之凡植物有乎甲者皆可稱早詩既方箋訓為房謂乎甲始生而未合者則既早是狀其乎甲之既合有如草斗戴侗六書故椽櫟之實為早象早有斗承實形詩曰既方既臯言黍稷之稔如早也其說是矣不稔不莠傳稷童梁也莠似苗也箋而無稷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正義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稷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瑞辰按爾雅釋草稷童梁正義引舍人曰稷一名童梁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童梁說文作童節節字注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八

爾雅書局印

謂之童節或作根采即穗字為禾成秀之名說文秃無髮也从儿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段玉裁曰粟當作秀謂禾秀之穎屈曲下垂莖屈處圓轉光潤如折釵股秃者全無髮首光潤似之故曰象禾秀之形今按童與秃亦一聲之轉童節秀而不實壯其秀則曰童猶今人秃頂亦曰秀也說文僮未冠也僮無角牛均與童之為秃義相近凡山之無草木者曰童亦其義也根為莠類狼尾草如茅可以蓋屋或謂根即爾雅之孟狼尾失之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讀若酉焦循曰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是謂莠為淨批下揚所生今按鄭志答韋曜問莠今何草云今之狗尾也狗尾草今有二種一種草中自生者處處皆有一種生於田間

似梁而無米蓋禾粟下揚所生段玉裁說文注讀禾粟下爲句  
揚生莠也爲句以揚生爲不下垂失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穢  
去則無莠又稂莠不去實害嘉禾此箋所以云擇種之善民力  
之專也

去其螟螣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瑞辰按傳本爾雅說文螟蟲  
食穀心者使螟冥犯法卽生螟二徐本心誤作葉惟藝文類聚  
開元占經引說文作食穀心今段本从之是也釋文螣字或作  
蚤說文作蟻徐本說文作蟻云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蟻  
當從釋文引作蟻蟻者本字螣者假借字也蟻又借作蛾呂覽  
任地篇又無螟螣注蛾或作螣兗州謂蛾爲螣音相近也後漢  
明帝紀亦曰去其螟螣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蛾螣當讀爲螟螣  
之蛾劉向服虔並以爲短弧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九

廣雅釋詁

及其蠹賊傳食根曰蠹食節曰賊釋文蠹本作蚌瑞辰按蠹者  
蠹之假借說文蠹蟲食草根者从蟲弔象形吏抵冒取民財則  
生蠹或作蝥古文作蚌是釋文云又作蚌者爲古文古務牟同  
聲古文作蚌或作蝥者猶務光一作牟光也其字亦省作牟漢  
書景帝詔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是也賊玉篇作蠹此  
後人增益之字古蓋止作賊

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螟螣之屬盛陽氣熾則生之今明  
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瑞辰按  
蟲之害穀者多以天旱感盛陽之氣亦惟盛陽能滅之後世捕  
蝗用火卽取詩秉畀炎火之義釋文秉韓詩作卜云卜報也按

爾雅釋詁卜子也卜界猶云付與韓詩作卜云卜報也天保詩  
曰卜爾百福又曰報以介福卜報皆于胡承珙曰白虎通蒼龍  
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並云報讀赴  
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界謂疾付也今按秉與卜  
雙聲故秉可通作卜也至新唐書姚崇傳引詩曰秉彼蠹賊付  
界炎火蓋約舉詩詞其付界炎火卽本韓詩而變其文

有滄蕪蕪傳滄雲興貌蕪蕪雲行貌釋文滄本又作彘漢書作  
隳正義曰毛傳滄雲興貌定本集注作滄陰雲貌瑞辰按說文  
滄雨雲兒徐本作雲雨兒誤此从段本毛詩作滄者正字漢書  
作隳呂氏春秋引作隳皆音近假借字說文隳青黑色也隳不  
明也隳果實黢黢黑也  
陰雲相近蓋本三家詩今漢書食貨志引詩亦作滄特後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十

廣雅釋詁

依毛詩改耳毛傳滄雲興貌當從定本集注作陰雲貌爲正顏  
氏家訓書證篇引毛傳正作陰雲顏師古漢書注滄陰雲也義  
本毛傳呂氏春秋高誘注晦陰雨也陰雨亦當爲陰雲之譌說  
文淒雨雲起也各本作雲雨誤此从段本據  
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正引詩有滄淒淒呂  
氏春秋漢書後漢書左雄玉篇廣韻皆作淒淒初學記顏氏家  
訓曰氏六帖唐石經監本毛本並作蕪蕪據韓詩外傳引詩作  
淒淒則作淒淒者韓詩爲本字毛詩作蕪蕪假借字也

興雨祈祈傳祈徐也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  
不暴疾釋文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經興雨或作興  
雲誤也定本作興雨瑞辰按顏氏家訓據班固靈臺詩祁祁甘  
雨謂詩興雲當作興雨琳經義雜記段玉裁詩小立立謂當



作與雲今按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古但言暴風暴雨未有  
言暴雲者則不暴疾指雨無疑是鄭君所見毛詩作與雨之證  
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引詩皆作與雨呂氏春秋務本  
篇引詩雖作與雲但高注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似  
高誘所見呂氏春秋原作與雨唐石經作與雨與釋文正義本  
同是毛詩作與雨也王伯厚詩攷引韓詩作與雲韓詩外傳引  
詩亦作與雲則知作與雲者自為韓詩漢書食貨志無極山碑  
藝文類聚引詩作與雲皆本韓詩也所各本引詩皆作祁祁  
惟監本毛作所嚴可均謂避明諱是也韓奕詩祁祁如雲則  
此詩從韓詩作與雲祁祁為是采繁詩被之祁祁謂首飾之盛  
則此詩及韓奕詩祁祁皆為雲盛貌傳箋立訓為徐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十一

穉穉

彼有不穫穉穉辰按穉有二義爾雅釋詁曰穉穉也說文穉穉  
刈也一曰撮也撮即聚把之稱是穉禾謂之穉聚禾成把亦謂  
之穉此詩不斂穉當從說文撮也之訓釋文以穉穉當之失矣  
聘禮記四秉曰筥鄭注筥穉名也今涑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  
為筥者是穉即筥之別名然二字不通借董氏讀詩記謂在  
集注穉作筥則非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穉作積唐時集注本尚  
存當以正義為是廣雅釋詁補積也又曰補穉也積與穉音近

穉謂晚種後孰者也  
此有不斂穉瑞辰按穉有二義爾雅釋詁曰穉穉也說文穉穉  
刈也一曰撮也撮即聚把之稱是穉禾謂之穉聚禾成把亦謂  
之穉此詩不斂穉當從說文撮也之訓釋文以穉穉當之失矣  
聘禮記四秉曰筥鄭注筥穉名也今涑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  
為筥者是穉即筥之別名然二字不通借董氏讀詩記謂在  
集注穉作筥則非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穉作積唐時集注本尚  
存當以正義為是廣雅釋詁補積也又曰補穉也積與穉音近

而義同故集注本穉作積耳又按穉與穗皆禾名秉與穉皆禾  
束名坊記引詩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穉以秉與穉相對成文則  
此有滯穗當與彼有不穫穉二句相屬蓋三家詩與毛詩異  
彼有遺秉傳秉把也瑞辰按說文把握也秉禾束也从手持禾  
又曰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急就篇秉把並列顏師古注一束曰  
秉一把曰把蓋秉與把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小爾雅把謂之秉  
春秋左氏傳或取一秉秆焉一秉即一把也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韞也箋韎  
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韞合韋為之其服  
爵弁服紵衣纁裳也瑞辰按說文韎茅蒐染草也毛傳韐字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十二

韎韐

衍染草乃染韋之譌一曰韎正義引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據左  
傳正義引賈逵云一染曰韎說文亦云一入曰韎則知毛傳本  
作一入曰韎讀至韎字絕句今本一字下脫入字正義又以韎  
韐二字連讀誤矣茅蒐之聲合為韎箋茅蒐韎韐聲也韐字乃  
誤衍韋昭國語注急疾呼茅蒐成韎左傳正義引箋云茅蒐韎  
聲也無韐字今本左傳正義引是其證矣正義連韐言聲者亦  
譌也又按毛以一入之色為韎不當復以茅蒐為韎鄭以茅蒐  
為韎蓋不取毛公一入為韎之說耳毛若既云茅蒐染韋則鄭  
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王尚書經義述聞曰毛傳原文作韎  
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二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也而  
誤衍又以說文韎者茅蒐染韋也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加

之其說是也今按說文韎从韋末聲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字當作韎蓋以茅蒐合聲爲韎知其當从末聲非謂从韋之字當改从革也作韎者亦傳寫之譌耳說文一入曰韎義本毛傳其字从未不从未此亦傳箋異義之一證益知毛傳茅蒐二字爲誤衍矣又按釋名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古者爵弁緇衣韋弁則服韎衣周官司服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其代韎者蓋皆以韎韋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韋此爵弁服用韎韋之證也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此詩以作六師是兵事宜服韋弁而云韎韋有奭正韋弁服亦用韎韋之證鄭箋以士之祭服爲爵弁韎韋因以詩言韎韋爲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服而來誤矣白虎通引詩曰韎韋有奭謂世子始行也其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與箋同蓋本三家詩說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璆琫而璆璆大夫鏡琫而璆璆士瑒琫而璆璆戴震毛鄭詩考正曰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琫琫有珌猶上韋鞞韋有奭奭赤貌珌文貌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鞞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傳鞞容刀鞞也之語又曰珌佩刀下飾蓋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段玉裁以戴說爲非云有讀爲又有鞞有琫又有珌也瑞辰按戴震以珌爲文飾貌其說是也珌當讀如鞞詩有鄰君子之鄰鄰美貌猶珌爲文貌也有珌之不得爲刀飾猶上韋有奭之不得爲器名也至戴氏以傳內六珌字皆爲鞞字之誤其說近是而猶未確今按說文鞞

也鞞刀室也方言劍削自闕而西謂之鞞廣雅釋器鞞刀削也是鞞爲刀室之證公劉詩傳下曰鞞上曰琫琫字又作琫釋名下未之飾曰琫琫也也在下之言也字林亦曰琫佩刀下飾上飾在大楯云當作下飾是也是下飾之琫亦通名鞞之證此詩傳曰珌下飾說文亦曰珌佩刀下飾珌古文作理是下飾本名珌而得通作鞞與理者珌从必聲鞞理皆从卑聲卑必二字雙聲故通用傳於公劉詩鞞琫容刀釋之曰下曰鞞其釋此詩曰琫容刀鞞也

正謂鞞即琫琫容刀之鞞爲下飾之琫通借字將以別於鞞之爲刀室者也傳又云琫上飾珌下飾正以明鞞之卽爲珌也傳又云珌下飾者恐人疑珌之不得爲下飾故又引天子玉琫而珌珌四語以證之皆以證鞞之卽爲珌非釋詩有珌之珌也段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古

玉裁謂詩言琫琫而又加珌失毛傳之旨矣鞞珌爲一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依經文言之此傳琫上飾珌下飾依上下之序及下引逸禮先琫後珌言之左傳藻率鞞鞞鞞卽琫也杜注鞞刀削上飾鞞下飾以毛傳說文證之杜注上下字蓋互譌耳戴震知鞞之宜爲下飾而不知鞞珌之可通借故以傳內六珌字皆當爲鞞之譌非篤論也又按說文琫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又曰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是天子上下飾皆當以玉且正義本諸侯璆琫而璆璆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璆璆字從王恐非也是正義本作璆璆之邊與璆皆金也諸侯既純以金則天子不得雜用璆璆蓋璆字之假借爾雅釋訓搖搖釋文搖本作佻佻佻古同音通用璆與玉異名而同物公劉詩維玉及璆琫琫容刀謂以玉璆爲

鞞琫蓋玉琫而瑤鞞後遂以爲天子之飾卽此傳所云天子玉琫而珽也說文珽字注引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珽則許君所見逸禮已作天子珽珽蓋瑤借字抑或因珽珽而誤也又按正義云天子諸侯珽珽異物大夫士則同又云定本及集注大夫珽珽恐非也是正義本作大夫鐐琫而鐐珽士珽珽而珽屬以類推之天子鞞琫皆以玉諸侯皆以金不獨大夫以鐐士以珽爲同物卽天子諸侯亦未嘗異物也又按天子諸侯大夫佩飾各異不應士之珽飾獨與天子同益知天子珽珽當作瑤珽耳

裳裳者華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五

裳裳者華傳裳裳猶堂堂也瑞辰按裳與常同字說文常或作裳是也廣雅常常盛也蓋本三家詩

其黃矣傳其黃盛也瑞辰按其者其字之假借說文其物數紛其亂也今作紛紛其謂多多則盛矣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假芸爲其與此詩及君之華篇正同

我觀之子箋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瑞辰按據一章維其有章矣三章乘其四駢宜指古之世祿者言則之子當指世祿之人末章君子乃指古之明王耳箋以之子指古之明王而以末章君子爲斥其先人似非詩義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

功於國瑞辰按左之右之宜从錢澄之說謂左輔右弼君子對序小人在位言之謂古之明王說文宜所安也宜之謂安之也廣雅有取也有之謂取之也古之明王能取用輔弼之賢是以能使世祿者嗣其先祖耳

桑扈

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瑞辰按皆嘉一聲之轉廣雅釋言皆嘉也樂胥猶言樂嘉樂豈嘉亦樂也毛傳訓胥爲皆正以皆有嘉誼猶訓胥爲嘉也若訓爲樂胥則不詞故正義倒其文以皆樂釋之賈誼書訓胥爲相亦非詩義箋以胥爲謂及胥字之假借說文謂及胥皆曰知也亦未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六

爾雅舊注曰祐天之福也臧庸曰祐字从古周祝解天爲古鄭注堯典曰古天也玄鳥詩箋古帝天也古有天義故祐爲天之福今按賈誼禮書曰祐大福也廣雅釋詁天大也天與大亦同義故祐爲天之福又爲大福祐與嘏胡聲近嘏胡皆大也

不戢不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瑞辰按戢當讀爲戢說文戢和也又與輯通爾雅釋詁輯和也說文輯車和輯也傳訓戢爲聚聚與和義相成難當讀爲難說文難敬也不戢不難言和且敬也兩不字皆語詞戢與難皆省借字箋讀不如不然之不正義訓傳爲難易之難並失之

受福不那傳那多也不多也箋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瑞辰

按爾雅釋詁那多也傳義所本說文臆讀若詩受福不離三家詩蓋有作儻者那儻雙聲通用猶猗那之通作猗儻又作阿難也不爲語詞受福不那猶云降福孔多箋云受福祿亦不多戴震訓那如有那其居之那竝失之廣雅猗多也那與猗通據說文釋富釋猗兒从奢單聲古从單聲如鬪驛等字皆轉讀與儻那近是知那皆釋字之假借

旨酒思柔箋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憚故自淫恣也瑞辰按說文豚嘉善肉也字通作柔晉語若克有成無亦晉之柔嘉是从甘食是也柔之義爲嘉善內則柔其肉卽善其肉也柔色以溫之卽善色也抑之詩曰無不柔嘉柔亦嘉也柔擾聲近通用皋陶謨擾而殺史記作擾卽擾之本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七

廣雅釋詁

徐廣曰擾一作柔廣雅擾柔也善也是亦柔善同義之證思爲語詞旨酒思柔猶云飲酒孔嘉絲衣詩旨酒思柔義同此箋謂思得柔順中和失之

彼交匪敖箋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瑞辰按彼匪古通用成二十二年左傳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漢書五行志引詩作匪傲匪傲應劭注曰言在位者不傲許不倨傲也師古注傲謂傲倖也蓋三家詩彼作匪交作傲毛詩作彼卽匪之假借交卽傲之假借箋讀彼如彼我之彼訓交爲交友之交竝失之胡承瑛曰此詩義當作匪絲衣兕觥其觶四句與此詩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例耳

萬福來求箋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瑞辰按王尚書曰求讀與迷同迷聚也謂福祿來聚其說是也迷鳩古同義爾雅釋詁鳩聚也堯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秀速僝功云速斂聚也迷音又同句說文句聚也萬福來求猶鳧鷖詩福祿來崇瞻彼洛矣詩福祿既同長發詩百祿是適崇同道皆聚也故趙孟曰福將焉往箋云就而求之失其義矣

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傳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飛乃畢掩而羅之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獮祭魚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瑞辰按聖人弋不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六

廣雅釋詁

射宿說文宿止也不射宿謂不射止鳥非夜宿之謂古者射飛鳥不射止鳥說文雉繳射飛鳥也詩言如彼飛鸞時亦弋獲皆其證也古者羅畢之掩鳥蓋亦於其飛不於其止故詩以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見古明王之交於萬物有道非謂能飛乃畢羅之也二章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毛傳言休息也箋言自若無恐懼惟古者不捕掩止鳥故得休息無恐懼此與論語山梁雌雉子曰時哉時哉同義古人謂時爲所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時哉時猶孟子言得其所哉鯨鱓言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皆以古人不掩止鳥故也知二章戢其左翼爲不掩止鳥則益知首章以掩取飛鳥爲交物有道矣正義謂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似非詩義

福祿宜之箋則宜壽考受福祿也瑞辰按說文宜所安也福祿宜之猶言福祿綏之宜綏皆安也二章宜其遐福同義箋訓宜為宜受福祿失之

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瑞辰按斂左翼非掩右翼毛西河駁之是也釋文引韓詩曰戢者捷也捷其喙於左也捷有插訓毛西河引考工記廬人注於所捷也捷即插也鳥之棲息恒捷其喙於左翼胡承珙曰戢與捷雙聲故捷可假借作戢

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箋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殿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則予之穀言愛國用也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九

按摧挫一聲之轉說文摧字注一曰折也即挫折之義又曰挫摧也毛傳蓋訓摧為挫本作摧挫也箋以挫即為莖因申釋之曰挫今莖字也以古文多假挫為莖也若如今本傳云摧挫也箋云摧今莖字也則不可通矣據釋文引韓詩曰莖委也是韓詩用本字作莖之證鄭君先通韓詩故知挫即莖字之假借耳李黼平據釋文摧采臥反芻也此釋經摧之又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傳當本作摧芻也然芻也之訓安知非承上芻也之訓言之未見其為釋傳也又按詩莖秣竝言猶前章畢羅竝舉謂或以莖或以秣耳說文莖斬芻又曰藪以藪莖馬置莖中是古者養馬穀莖竝用之證故馬不食秣凶年之制季文子馬不食粟世稱其儉未聞君之乘馬無事則委以莖也王馬甚多惟

乘馬之在殿者始摧秣兼用而他馬之不然自在言外則其養有節已可知矣

福祿艾之傳艾養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艾相也相輔也艾之謂輔助之猶鳧鷖詩福祿來為為亦助也南山有臺詩保艾爾後晉語公孫固曰樹于有禮必有艾皆當從爾雅艾相也之訓傳從爾雅訓養養與助義相成艾之為養又為相猶將之為養又為助也

頽弁

薦與女蘿傳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瑞辰按爾雅釋草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薦說文薦寄生草也或从木作薦廣雅釋草寄尉寄生也釋木又云宛童寄生樹也王尚書曰薦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十

言擣也方言擣依也依倚樹上而生故謂之薦呂覽精通篇高注引詩葛與女蘿蓋以薦葛形近而誤廣韻十二葛葛字注引廣雅苑童寄生葛也亦誤引薦為葛是其類矣廣雅釋草女蘿松蘿也又曰兔邱菟絲也陸氏義疏及陸德明竝云松蘿與菟絲為二而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傳亦以女蘿菟絲松蘿為一蓋對文則異散文則相類者不嫌同名耳庶幾悅懌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懌悅樂也又悅懌服也說文無悅懌字說字注云說釋也說釋即悅懌也廣雅兌解說也學記相說以解解釋即說故釋亦得為悅靜女詩說懌女美及此詩庶幾說懌皆二字同義懌亦說也釋文懌本又作釋者假借字

兄弟具來箋具猶來也瑞辰按來當讀如爾雅勞來勤也之來字正作勅說文勅勞勅也廣雅勅勤也凡人勤勞謂之勅相思勤亦謂之勅大東詩職勞不來是也箋云具猶來者蓋以具爲俱之假借說文俱偕也偕字注一曰俱也又旅字注从从从也从俱也俱有偕從之義謂人之以類相合正與來之訓恩勤者同義小爾雅交俱也詩以具來二字平列皆謂相恩勤相會合也曹子建詩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義本此詩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俱對孤言謂相偶也三家詩蓋有作俱來者鄭君先通韓詩故知具卽爲俱與來同義具來並言猶左傳耦俱無猜俱猶耦也

憂心怲怲傳怲怲憂盛滿也瑞辰按古音丙讀如方因與方通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用土冠禮加柶面枋注今文枋爲柶土昏禮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爲方春秋隱八年歸枋九年會防公羊並作柶皆丙方通用之證此詩怲怲古音讀同旁旁故與上賦爲韻說文怲憂也廣雅釋訓彭彭旁並云盛也怲怲與彭彭旁聲義並同故傳以爲憂盛滿之貌上章憂心奕奕毛傳奕奕然無所薄也據廣雅釋訓奕奕盛也則奕奕亦爲憂盛滿之貌傳云無所薄者亦與盛滿義相成

爾殺既阜箋阜猶多也瑞辰按鄭風毛傳阜盛也盛與美同義既阜與前一章既嘉既時同義謂盛也美也箋訓多義與盛美正相近

先集爲霰傳霰暴雪也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

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釋文霰消雪也字亦作寬瑞辰按爾雅雨寬爲霽雪釋文寬本或作霰霽雪本亦作消蓋寬霽古同字霽者寬之假借消者霽之假借也說文雨寬爲霽从雨肖聲齊語也又曰霰稷雪也或作寬埤雅云閩俗謂之米雪言其散粒如米卽說文所云稷雪釋名霽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今按霽之言消霽之言散皆取易於消散之義至曰稷雪曰米雪曰如星則皆象其形也至毛傳云暴雪者胡承珙曰廣雅釋詁暴猝也說文猝犬從艸暴出逐人也猝通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也凡猝然者謂之暴引伸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暴雪正謂將有大雪其初猝然而下者必霽也正義謂以比幽王暴虐又云初爲霽者久必暴雪非謂霽卽暴雪失傳悞矣段玉裁謂暴雪當爲黍雪之譌亦無確證又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霽霽也霽猶花今俗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爲雪花卽韓詩所謂霽也或以雪花六出當之則誤以霽爲大雪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廣雅書局

車牽

開關車之牽今傳開關設牽貌瑞辰按牽轄古通用左傳叔孫賦車轄卽此詩說文轄車聲也三家詩必有作轄訓爲車聲者爲說文所本然以轄爲車聲不以開關爲車聲也開關二字疊韻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荀君乃越河莫開關以從曹氏注開關猶展轉也阮氏福曰車之設牽則婉轉如意亦猶人之周流四

方動而不怠故論以爲開關以從曹氏注以爲猶展轉也開關言貌而不言聲當从毛傳爲是詩無以疊韻省聲之例宋儒以爲設聲聲失之後漢書馬援傳開關跋涉章懷注以爲崎嶇亦非

德音來括傳括會也箋使我王更修德教會合離散之人瑞辰按韓詩括約束也以德音來相約束卽下章令德來教之意說文括絜也又括槩也均與約束義同至毛傳訓括爲會者括會一聲之轉括訓爲會猶話或作論也會合與約束義亦相近箋以爲會合離散之人失之

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瑞辰按依殷古同聲殷盛也依卽殷之假借故傳以依爲茂木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

辰彼碩女傳辰時也瑞辰按類弁詩毛傳時善也此傳訓辰爲時者亦取善義辰爲碩女美善貌猶依爲茂木貌也箋及正義竝以時爲其時失之又按列女傳引詩作展彼碩女蓋本韓詩抑或以展辰形近而誤

析其柞薪箋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謂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瑞辰按爾雅釋木概采薪采薪卽薪釋文引舍人云概名采薪又名卽薪王尚書曰舍人以概字屬下讀較諸家爲長概與采薪卽薪皆謂柞木也柞一名櫟一名櫟一名采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也今俗稱柞樹爲柞櫟櫟呂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范氏補傳曰詩人謂以斧

而析薪故能得薪喻王求賢女亦當有道今按漢廣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幽風之伐柯與娶妻同喻詩中以析薪喻昏姻者不一而足東山之詩曰其新孔嘉薪之爲言新說文新取木也詩蓋以取木喻取女因而卽以析薪喻娶妻爲迎新也此詩欲去衰妣而別求賢女尤於迎新義合箋謂以去蔽喻辟去惡女非詩義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傳景大也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旣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瑞辰按行猶道也景行與高山對言猶云大道也據此詩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似陸君所見毛詩上句作之下句作止若據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

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又似陸見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今按之字篆文作止與止字形近易爲據箋云則慕仰之則而行之皆本經文爲訓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當作之爲是晏子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其引詩本作仰之行之故以之者其人釋之字今作止者後人依今本毛詩改也史記孔子世家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宋本行止作行之故釋之曰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亦釋詩兩之字又史記補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義本此詩雖嚮與行異上下句亦皆作之是皆經本作之之證又按詩本以高山與景行竝稱而後人誤稱景仰始見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云今

愷景仰前修章懷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以爲法式後遂承其誤而言景仰矣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以慰除我心之憂也釋文慰怨也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愷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正義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衰妯也大夫下遇賢文而後徒見衰妯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瑞辰

按訓安者是馬融義已見釋文訓怨者亦非毛傳之舊說文說慰也據玉篇說慰也亦作婉說即婉之或體說者順也說可訓慰慰亦可訓說毛傳蓋本作慰說也後人少識說因譌而爲怨

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說文說慰也集韻類篇及葉石君本均作尉說文尉从上按下也从巨又持火所以申縮也是尉本火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五

廣雅書局

斗之稱引伸爲自上按下之通稱按者抑也止也廣雅抑治也與除義訓治同惟毛傳本作慰說也取慰按之義故箋以慰除其心釋之以慰我心猶前章我心寫兮寫亦除也此亦傳作說之證若毛訓慰爲怨爲安箋皆不得訓慰爲除以申釋之正義乃以憂除則心安強合爲一失矣至韓詩作以愷我心訓爲志者愷說怨古竝同聲韓詩蓋讀慰爲怨因遂以愷代慰耳說文慰安也一曰志怒也怒疑亦說字之譌本當作一曰志也一曰說也說者毛詩志者兼采韓詩也

青蠅

營營青蠅傳營營往來貌瑞辰按廣雅營營往來也義本毛傳說文糝字注引詩營營青蠅从毛詩又云營小聲引詩營營青

蠅蓋本三家詩以營營喻蠅聲之小與說文糝小瓜也糝小心態也榮絕小水也皆同義凡蠅飛則有聲止則聲息詩首章以蠅聲之止喻讓言之宜屏後二章又以蠅聲之有時而息喻讓言之爲害無已也故傳箋於他詩罔極多訓極爲中獨此詩訓極爲已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首章大侯既抗傳云有燕射之禮是以詩所言爲燕射禮也左右秩秩箋云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又大侯既抗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是以詩所言爲大射禮也瑞辰按箋說大射是也禮記射義云古者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五

廣雅書局

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引詩以燕以射皆謂大射先行燕禮此詩首章先言舉酬飲酒乃言大侯既抗與大射之先燕後射合此可證其爲大射者一也正義言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惟大射則張三侯大射儀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六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是也詩言大侯以統參侯于侯此可證其爲大射者二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首章箋云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此可證其大射者三也惟箋以二章各奏爾能至以奏爾時皆謂祭禮則非也古者射禮皆三射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一射也又曰復釋獲謂再射也又曰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大射三次與鄉射同初射禮略故詩不言首章言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謂大射再射不貫不釋



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大射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也二章籥舞笙鼓樂既和奏者大射之三射以樂節射也烝衍烈祖以洽百禮謂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比于禮也鄉射禮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是古以善射者為能則知詩言各奏爾能者仍謂射也賓載手仇猶耦也謂三射之比耦也室人入又謂三射之主人繼賓射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謂三射之釋獲勝者飲不勝者酒也正義釋籥舞二句亦引或以此為節射之樂又謂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其說非也古者射禮尤以比禮節樂為重周官卿大夫以五物教射凌廷堪以鄉射禮分釋之云一曰和二曰容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也是為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再射司射命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毛

原雅書局

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馬融論語注以主皮為能中質是也是為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比于禮又取其節比于樂也是謂第三次射今按此詩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亦當指大射第三次射言可與凌說互相證也籥豆有是傳楚列貌瑞辰按楚與且古音同部大雅韓奕詩籥豆有且毛傳且多貌且之本義為薦說文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引伸之義為再又訓為多有楚當即有且之假借猶曹風衣裳楚楚說文引詩作韞韞亦因韞楚音近得相假借韞从虛聲虛亦且聲也又史記仲尼弟子傳秦祖字子南王尚書曰祖讀為楚聲近假借亦與此詩假楚為且者相類

殺核維旅傳殺豆食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瑞辰按都核班固引作肴覈蔡邕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引詩肴覈維旅蓋本三家詩說文肴啖也段玉裁曰當作啖肉謂肉之可啖者也說文又曰覈實也又曰骨肉之覈也蓋梅李之實曰覈肉之有骨者亦曰覈廣雅亦曰肴肉也覈骨也毛詩作殺核者假借字覈蜀都賦作福亦假借字也周官其植物曰覈物注作核此覈核古通用之證殺核與籩豆對舉一言盛物之器一言所盛之物毛傳誤以殺核承籩豆言因有豆實加籩之訓不若三家詩以肉骨分釋為確又按旅者臚字之假借周禮司儀皆旅擯後鄭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儀禮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爾雅釋言臚敘也敘即陳也此詩毛傳亦讀旅為臚故訓為陳爾雅釋詁旅陳也旅亦臚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毛

原雅書局

發彼有的傳的質也瑞辰按的字正作的說文的明也的質之說不一有謂質的即正鵠者周官司裘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此詩正義據射義發而不失正鵠者引詩發彼有的既言正鵠即引此的是的即正鵠也有謂質在正鵠內另為一物者正義引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爾雅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藥藥方六寸也藥則質也今按藥即臬字說文臬射埠的也埠射臬也讀若準臬或作藝大雅行葦傳已均中藝箋云藝質也而此詩傳云的質也廣雅埠的

大五百三十一

也是臬也埠也的也質也四者異名而同實廣雅質集正也集當爲準之譌準質正古竝同聲故義亦同說文廣雅竝曰的明也一切經音義的謂的然明見今射棚中珠子是也唐時所謂珠子猶今射者所謂羊眼其圓如目中珠子又如星然蓋取中正之義則謂之埠又謂之臬門中謂之臬侯中亦謂之臬其義一也又謂之質質者正也取其的然明見則謂之的馬之戴星者曰的見爾雅郭注女子以丹注面曰的見釋名蓮中子曰的見爾雅釋草射中珠子如星亦曰的其義一也采布爲正賓射以之棲皮爲鵠大射以之正鵠在中的蓋又在正鵠之中正鵠皆鳥也的又象鳥目之的然在中者小爾雅及鄭眾馬融謂正鵠皆在一侯則非謂繫在正鵠之中則是也通俗文射棚曰埠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完

廣雅書局

埠中木曰的蓋以埠爲正鵠而謂的在正鵠中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鄭注舊以質爲采其地孔廣森曰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即詩發彼有的蓋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大夫士皆布侯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今按孔說是也至謂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則非獸侯之以熊皮麋皮及畫虎豹鹿豕蓋猶皮侯采侯之有正鵠其質則猶正鵠中之有的也據周官司裘鄭注云侯以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于侯中臺詩疏引作質是質之制方與的之形圓象目珠者異通言則質的爲一的僅數寸故呂氏春秋別類篇云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招即

的也若以的爲六尺之鵠則不得爲小矣的通作招呂氏春秋曰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高注招埠的也又曰射而不中反修于招高注于招埠藝也戰國策以其頸爲招文選詠懷詩李善注引作以其頸爲的古音勺聲之字皆屬霄部的从勺聲故得轉爲招又借作昭楚辭大招昭質既設大侯張只昭質即的質也王逸注訓爲明旦失之的質竝言猶正鵠不嫌竝舉大戴記正鵠張而弓矢至焉荀子淮南子竝作質的張也的又名識畫盤庚若射之有志志古文識射義引詩發彼有的鄭注的射者之識也蓋謂其的然如有所表識也識後世作幟與勺雙聲故鄭君取以訓的志又與職通說文職記微也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志亦微也志以微小爲識循呂覽言射招者欲其中小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三

廣雅書局

以祈爾爵傳所求也箋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瑞辰按據箋云我以此求爵女則經文以祈爾爵爲倒文蓋但言求爵女則已之求不飲自可於言外得之不言已求不飲而但言求爵女此正詩人立言之妙猶下章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不言罰不中者而但言以進中者也射義引詩而釋之云祈求也求中以爵爵也蓋推詩人立言本意非謂詩以祈爾爵即爲求不飲也

有王有林傳王夫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有人君瑞辰按壬林承上百禮言有王狀其禮之大也有林狀其禮之多也爾雅釋詁林君也王尚書

曰君當讀羣爾雅林蒸並訓爲君又訓爲眾其義一也君即羣也今按毛傳訓林爲君蓋本從爾雅讀君爲羣若訓爲人君如云有大有君則不辭矣箋訓王爲卿大夫以與林對始誤讀君爲人君之君耳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仇讀曰鄭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瑞辰按傳箋異義據下文以奏爾時謂中者則自從傳謂賓自取匹以射其義爲允惟大射儀司射請賓非主人自請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亦非賓自取匹胡承珙曰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屢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爾雅書局

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之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今按胡此說可補正義之疏略至箋讀仇爲耦者與音俱與仇爲雙聲故箋以仇爲耦字之假借然不若傳从本字訓匹爲善

酌彼康爵傳酒所以安體也箋康虛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康虛也方言康空也此箋義所本說文康水虛也康屋康食也獻飢虛也義並相近康荒古通用爾雅釋文引郭云康本或作荒易包荒釋文荒鄭讀爲康云虛也是其證詩具贄卒荒我居園卒

荒傳箋並云荒虛也此假荒爲康也此詩康當爲荒之假借說文荒水之廣也廣雅荒大也荒通作荒釋名荒大也康爵義當爲大酌彼康爵猶云酌彼大斗耳爾雅釋器康瓠謂之瓠釋文康瓠蒼作瓠字林作瓠李本作光荒與光皆大也史記索隱引李巡注康謂大瓠也賈誼賦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史記集解曰康瓠大瓠義與詩康爵同又按聲近則義同說文瓠虛無食也爾雅康瓠也詩正義引某氏本有荒字是荒義亦爲虛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三

爾雅書局

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時皆當訓中時以敬技即中以敬技時與不中時即中與不中也中者慶以地不中者讓以地即射義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也以時爲中與毛傳正合酒以飲不中者詩何以云以奏爾時蓋飲不中者以致罰正所以進中者以致慶耳

三章賓之初筵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瑞辰按前二章爲陳古舉初筵以見賓之始終皆敬此章以刺今則舉初筵以刺始敬終怠非必有異禮也

威儀反反傳反反言重慎也釋文韓詩作反反善貌瑞辰按爾雅釋詁反大也大與善義近玉篇反大也善也兼取二義毛詩反反即反反之省借重慎亦善貌也周頌執競詩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慎相成正義以重難釋之是也曾劄謂

難當讀如儻失之

舍其坐遷傳遷徙也箋又不得有恆之人瑞辰按古者飲酒之禮取解奠解皆坐又凡禮盛者坐卒爵其餘則皆立飲又有升降興拜復席復位諸禮皆可以遷統之舍其坐遷蓋謂舍其所當坐當遷之禮耳若如正義云舍其本坐遷嚮他處則是讀舍其坐為句遷字另為句否則易經文為舍坐而遷其義始明非詩義也

威儀抑抑傳抑抑慎密也瑞辰按說文抑从反印作四而以抑為四字之俗爾雅釋訓及詩抑傳並曰抑抑密也詩疏引舍人曰抑抑靜密也說文靜宋也宋即審也古密字有審諦之義故抑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此傳慎密猶慎審也抑通作懿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三

當卽懿之同聲假借說文懿媪久而美也媪久則慎密慎密則美故假樂傳又曰抑抑美也

側弁之俄箋側傾也俄傾貌瑞辰按側仄古同音而義微異說文側旁也仄傾也段玉裁曰不中曰側不正曰仄今傾仄之字通作側據說文俄字注引作仄弁之俄疑許君所見毛詩自本字作仄耳

屢舞倭倭傳倭倭不止也瑞辰按說文斐字注引詩屢舞斐斐段玉裁曰古此聲差聲取近鄰風毗兮毗兮或作嗟兮嗟兮正與倭通作斐者相類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瑞辰按說文廣雅並云伐敗也伐德猶言敗德箋訓為誅伐失之又按

內篇雜上吳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大晏子辭曰詩云備矣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倭倭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今詩無既醉以酒二句疑有脫誤抑或晏子誤引二詩為一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瑞辰按鄉射禮立司正注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是監卽司正之屬也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注惇史史惇厚是也行葦詩序養老乞言箋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惇史受之又詩授几有緝御箋御侍也兄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三

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惇史也是御卽惇史惇史又名御史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是也詩所云或佐之史蓋卽惇史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而勉以慎言之詞也箋謂監史督酒欲令皆醉失之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箋彼醉則己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瑞辰按不語詞不臧臧也謂彼醉者自以為臧不自知其可恥也故下卽言不醉反恥言旁觀者清反以為恥也箋謂取未醉者恥罰之失矣

式勿從謂筮式讀曰愚勿猶無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  
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瑞辰  
按式當讀式微式微之式彼箋云式發聲是也式勿從謂即勿  
從謂也爾雅釋詁謂勤也勤為勤勞之勤亦為相勸勉之勤勿  
從謂者勿從而勸勤之使更飲也故即繼之以無俾大怠耳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由從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  
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  
瑞辰按公劉詩傳自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與語對文則異散文  
則通自言謂之言以言問人亦謂之言爾雅釋言訊言也廣雅  
言問也是也匪言勿言上言字當讀為訊言之言猶曾子事父  
母篇弗訊不言也方言廣雅並曰由式也式猶法也匪由勿語  
猶孝經非法不道也二句相對成文箋分匪由勿語為一義失  
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姜

俾出童殺傳殺羊不童也箋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  
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牝牡有角瑞辰按爾雅釋畜夏羊牡喻  
牝殺當為牡殺牝喻之說說文宋本小徐本並曰夏羊牡曰殺  
廣韻集韻及類篇韻會引說文同是知今大徐本作牝為傳寫  
之譌其證一也說文夏羊牝曰喻列子天瑞篇老喻之為復張  
湛注亦以喻為牝羊則知殺必牡羊矣其證二也三倉殺夏羊  
殺癡也亦羯也說文羯羊殺犗也去勢曰犗必牡羊乃可稱犗  
其證三也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並曰殺牡羊也其證  
四也廣雅吳羊牡一歲曰牯姚玉篇廣韻並以牯為殺之俗按

今俗稱牛之牡者為牯與牡羊之稱殺羊取義正同其證五也  
說文羝牡羊也廣雅吳羊牡三歲曰羝易釋文引張璠注羝羊  
殺羊也以殺釋羝羝為牡則殺亦牡可知其證六也以今證古  
吳羊即今綿羊惟牡者有角牝者多無角夏羊即今山羊牝牡  
皆有角牝間有角小者牡則未有無角者大雅抑之詩曰彼童  
而角是無角者而言其有角此詩俾出童殺又是有角者而欲  
其無角二者相參足見詩人寓言之妙毛傳殺羊不童蓋以殺  
為夏羊之牡者至箋以殺為牝牡通稱蓋據漢末稱夏羊為殺  
即爾雅郭注所云今人便以牂殺名白黑羊也然與爾雅說文  
訓異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姜

三爵不識箋三爵獻也酬也酢也瑞辰按禮飲獻酢酬之外又  
有旅酬不止三爵惟臣侍君小燕則以三爵為度玉藻君子之  
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  
以退孔疏云言侍君小燕之禮引春秋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  
非禮也又易林曰湛露之歡三爵畢思何休公羊傳注禮飲酒  
不過三爵皆指平時侍燕而言即此詩所謂三爵也  
矧敢多又箋矧況又復也瑞辰按周官宮正以樂侑食鄭注侑  
酒勸也又即侑之假借謂勸酒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黎永椿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小雅

桐城馬瑞辰撰

魚藻

有頌其首傳頌大首貌釋文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眾貌瑞辰按說文寫字注云頌分也韓詩訓頌為眾蓋讀頌如粉紅之粉以義推之二章有莘其尾韓詩莘當讀紆紆斯詩說說分說文作紆紆眾多兒也又說文樂盛兒讀若詩莘莘征夫亦取盛兒文選高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眾多也胡承珙曰此殆李善誤引韓為毛也然以經義求之有頌有莘皆形容魚首尾兒仍从毛傳為允說文頌大頭也據此詩釋文云說文同則說文本作大頭兒今作也者誤也樊光爾雅注引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魚藻書局

詩有賁其首賁亦頌大也頌通作賁猶春秋公羊經言瀆泉穀梁作賁泉左氏則作蚡泉也

有那其居傳那安也瑞辰按那與難雙聲古通用說文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行有節則安矣毛傳訓那為安者蓋以那為儺字之假借儺借作那猶毛詩受福不那說文引作受福不儺也

采菽

何錫予之瑞辰按錫與賜雙聲爾雅釋詁錫賜也錫即賜之假借公羊莊元年傳錫者何賜也說文賜予也錫予即賜予耳儀禮燕禮注云古文賜作錫觀禮注又曰人文賜皆作錫春秋左氏經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穀經俱作錫皆賜通作

錫之證

廣沸檻泉傳廣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瑞辰按廣沸二字疊韻泉出之貌曰廣沸猶火之盛貌曰燁燁說文燁燁火兒也說文濫汜也一日濡上及下也引詩廣沸濫泉又沸字注畢沸濫泉也當作濫泉兒玉篇澤泉水出兒說文一作畢者澤之省借毛詩作廣者又濫字之省猶說文引詩畢次毛詩借作廣發也檻泉爾雅說文釋名並作濫毛詩作檻亦假借字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涌謂上涌說文涌滕也滕水超涌也廣沸正泉水騰涌之貌說文滅疾流也義與廣沸相近又昭五年公羊傳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直與正同義故又為涌泉與釋水以涌出為正出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旗書局

言觀其旂瑞辰按周官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二者異制旗又為旂旗之總名凡說文云旂旗之游旒繼旒之旗也以及旂字注旗有眾鈴旂旗曲柄也旂旂旗之流也泛言旂旗者皆作旗不作旂此詩言觀其旂亦是泛言旂旗作旂者蓋作旗則與上文言采其芹韻不相諧故必改旗為旂古音旂从斤聲讀如鄰方與芹協也據觀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大戴朝事篇亦曰建其旂旂則旂旂亦為通稱耳周官上公建旂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觀其所建旂旂則諸侯之尊卑等級判焉故詩曰言觀其旂

載駟駟君子所屆箋屆極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瑞辰按君子謂諸侯駟駟亦

指諸侯之車謂諸侯將朝于王乘此驂駟以往也釋文云箋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正義亦謂驂駟明王所乘以往殊失箋指君子所屆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引詩作君子所誠是知屆為誠之假借誠之言戒謂此驂駟皆君子之所夙戒以見其車之有度也箋訓為法制之極亦非

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幅也所以自幅束也箋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郤故曰在下瑞辰按邪幅亦單稱幅桓元年左傳帶裳幅舄是也幅亦名偏內則偏履著綦釋文偏本又作幅是也鄭注內則云偏行膝至箋詩則云邪幅如今行膝文有詳略其義則一戴氏震謂行膝無字之異止可當庶人之幅邪幅以配赤芾為諸侯之盛服姑就行膝言之故言如其說非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二

也又謂古者燕飲臣皆解鞵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亦為凡說竊考古者芾在股亦過於郤故芾一名蔽郤邪幅偏束其脛在郤下邪纏之以至於足詩云在下正義言在股下實則言在郤下也至鞵則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履故一名絺釋名鞵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絺絺足者也其制淺而窄如履然止護足鞵後也履曰舟鞵曰後其形同也是知古人幅下至足鞵上不至郤邪幅自見於外不必解鞵而始見戴氏之說非矣又按說文徽袞幅也邪幅謂之徽猶蔽郤謂之禕也爾雅微止也胡承珙曰行膝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即毛傳自偏束之義耳

彼交匪紆傳紆緩也箋彼與人交接自幅束如此則非有解怠

紆緩之心瑞辰按匪彼古同聲通用荀子勸學篇云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匪交匪紆為證交當讀如傲倖之傲猶桑扈詩彼交匪傲漢書引作匪傲倖傲也荀子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即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傲與躁義不相近傲當為傲倖之傲傲倖者必求速效即躁也紆即論語言及之而不言故引詩匪交匪紆為證以交證傲以紆證隱也毛詩傳自荀卿義當與荀子同楊倬謂匪交當作彼交失之鄭箋訓交為交接與韓詩外傳引詩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合其說蓋本韓詩又承上邪幅為言尤非詩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四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瑞辰按平便辯三字皆一聲之轉古通用故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番毛傳訓為辯治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引詩平平左右此正毛傳辯治之說所本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辨之間辨舉人相與訟也从二辛辯通作辨凡經傳言平旦平明者平即辨也猶禮言辨色也爾雅抨使也小爾雅辨使也辨即萃也又如堯典平章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辨章皆平辨通用之證

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瑞辰按爾雅釋水綏綏也釋文綏本或作綖索本或作綖王觀察曰綖綖聲之變轉也綖謂之綖猶吳謂筆為不律而燕謂之弗也引棺索謂之綖亦謂之綖維舟索謂之綖亦謂之綖其義一也邵引說文

縹亂系也失之今按說文縹亂系也段玉裁本作亂泉亂系亂泉皆可為索縹蓋以絲麻為索李巡謂縹為竹索非也說文大也玉篇作縹縹從弗亦有大義故孫炎以為大索又按說文縹素屬段玉裁謂素屬當為索屬之誤是也釋文引韓詩曰縹也說文篔筥也篔筥竹索也釋名引舟者曰篔筥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詩以縹縹二字平列縹蓋以麻為索縹蓋以竹為索皆所以維舟也爾雅毛傳訓縹為縹縹古同聲說文縹一曰大索也小爾雅縹縹縹也說文縹級水繩也縹縹也是縹縹皆繩索也縹當為縹字之假借訓縹者亦以縹為索即今縹舟之縹也古稱維舟之索曰縹猶之冠纓之垂飾曰縹旌旗之旌亦曰縹也郭璞訓縹為縹則與維之義復失其義矣箋謂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五

縹繫其縹亦非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然明日天之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杜注戾定也此詩刺幽王數徵會而無信義故以古諸侯之能有定為諷戾亦當訓定為允傳訓為至箋訓為安止義與定正相近耳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犬出戶下為戾者身曲戾也段玉裁曰曲必有所至故引申為止為待又為定

角弓

駢駢角弓傳駢駢調和也釋文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弭火全反瑞辰按今本說文明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弭下不引

詩據陸氏云駢說文作弭則弭字注本當作角弓兒今作也者誤也其洛陽名弩曰弭自另一義與詩無涉說文解用角低仰便也讀若詩曰解解角弓今按許所引詩作解則不得言讀若六朝舊本蓋作讀若詩曰弭弭角弓為陸氏釋文所本古辛讀若先故駢得讀同弭亦猶縹通作涓讀若絹也文懷請段玉裁轉以釋文為誤失矣

民胥然矣瑞辰按方言欵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或曰欵或曰醫說文然語聲也語聲猶云應聲廣雅欵醫然磨也然即然之省借若然之本義說文自訓燒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六

二句見民化於不善下二句言民化於善也箋謂教令無善無惡似非詩義又按做古止作效左氏昭六年傳引詩正作民胥效矣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斯此也瑞辰按上民之無良民猶人也說苑建本篇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民作人謂指王者義本韓詩荀子儒效篇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引此詩民之無良四句此毛傳所本蓋讀亡如危亡以證怨禍及之也今按至于已斯亡已正對人之無良言之人泛言人不必如韓詩專指王者亡當讀如忘詩蓋言人之無良一方之人皆知



怨之至于已受爵不讓亦為無良則忘之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引詩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正合詩意荀子楊倬注亦言引詩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毛鄭皆讀亡為危亡之亡失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今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瑞辰按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此言教駒則然今老馬反以教駒者教之以喻教之過遲不顧其後即車在馬前之義傳箋謂喻遇老如幼非詩義也

如食宜餽傳餽飽也釋文宜如字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瑞辰按宜儀古通用韓詩作儀假借字猶誼之通作義也說韓詩者遂訓為我未免望文生訓矣

如酌孔取箋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瑞辰按爾雅釋言孔甚也如食但知宜飲而已如酌則甚取之所以見不顧其後周官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此詩言飲老者甚其所取即無酌數之義箋謂如器之孔失之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屬塗泥附著也箋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梓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性皆有仁義教之則進瑞辰按毋為發聲與無通大雅無念爾祖正謂念爾祖也管子立政九敗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七

廣雅書局

篤言毋聽者皆謂聽也墨子尚賢篇言毋得賢人毋得明君者皆謂得也此詩毋教猱升木亦謂教猱升木與如塗塗附同義上言毋下言如互文也猱性善升塗性善附皆以與小人之性易於从善箋以毋為禁辭失之附當从傳訓著箋訓為木梓亦非

見睨曰消傳睨日氣也箋雨雪之盛漚漚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間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釋文見如字韓詩作瞻云瞻睨日出也瑞辰按梁元帝纂文曰日出氣曰睨義本毛傳說文瞿星無雲也星即姓也定之方中詩星言風駕韓詩日說文又曰睨日見也義本韓詩漢書劉向傳引詩見睨聿消顏師古注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八

廣雅書局

無雲也亦本韓詩見當作瞻今作見者後人據毛詩改也瞻音義近晏說文晏天清也荀子非相篇引詩宴然聿消晏即瞻字之假借瞻瞻古同字見玉篇廣韻然即瞻字之省借廣雅釋詁瞻瞻煨也瞻瞻即韓詩瞻睨也毛公學本荀卿見字雖無傳亦當同荀子借讀作宴箋訓為見失之曰聿古通用皆語詞箋以人皆稱曰釋之亦誤古者以雪喻小人以雪之遇日氣而消喻小人之遇王政之清明而將敗也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瑞辰按荀子非相篇引詩莫肯下隨式居婁驕遺與隨古同聲故通用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

有谷曰有遺遺或作隨春秋說題辭之爲言遺也皆取聲近  
爲義屢古字只作婁荀子作屨者卽婁字之俗也以詩義求之  
下當讀爲抑然自下之下遺當讀隨說文隨下隨也廣雅隨下  
也易夫坤隨然示人簡矣隨柔順貌古通作遐與下意同謂小  
人莫官卑下而隨順也胡承珙曰隨又通隊說文隊从高隊也  
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隨猶遺也廣雅遺墮也是隨隊  
隨貴聲義竝同婁驕與下遺義正相反婁當從釋文引作樓集  
韻引埤蒼曰婁山巔也孟子趙注岑樓山之銳嶺皆高也又婁  
與隆雙聲隆亦高也高義同驕左傳所謂舉趾高者卽驕也式  
語詞居猶安也此承上文謂小人將敗猶莫官隨然下人將自  
安于婁驕也荀子上言人有三不祥人有三必窮未引此詩以  
證之以見驕設之禍正合詩義鄭王竝以婁爲樓之假借失之  
見睨曰流傳流流而去也瑞辰按流與消同義廣雅流也也  
卽化字謂消化也莊子逍遙篇大旱金石流謂金石消化也楚  
辭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謂消金鑠石也淮南子原道訓金  
火相守而流高注流釋也釋亦消也

菀柳

有菀者柳傳菀茂木也瑞辰按白帖引詩作苑苑苑古通用有  
作茂木解者晉語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是也有作枯病解  
者淮南子形苑而神壯又曰百節莫苑高注苑枯病也是也苑  
菀聲亦相近玉篇菀於元反敗也又曰菀菀也此詩釋文菀音  
鬱徐於阮反案讀鬱者爲茂木讀於阮反則訓如菀菀之苑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九

廣雅書局

蓋以枯柳之不可止息與王朝之不可依倚也說文尙旨也不  
尙息焉猶云不曾息耳

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  
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中心悼病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  
作上帝甚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蹈从百聲百古音如由陶讀  
如臬繇之繇聲亦與由同故通用蹈通作陶猶鼓鐘詩憂心且  
妯韓詩妯作陶又如江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義山澤篇引作  
江漢陶陶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  
喜則斯陶淮南子本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甸  
也淮南本經訓言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  
恹韓詩外傳引詩下章作上帝甚恹而上引孫子賦云以盲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十一

廣雅書局

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則恹亦  
變亂是非之意戰國策楚策又引詩上天甚神無自察也王觀  
察云神者恹字之壞蓋傳寫之誤不若陶蹈恹古同聲得通用  
其義均與毛傳訓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下云俾予  
靖之後予極焉言王始用之以爲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  
之喜怒無常證明上帝甚蹈之事檜詩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  
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又說文掉搖也搖動也悼與掉亦音  
近而義同若箋訓爲悼病則失之矣

無自暱焉傳暱近也瑞辰按廣雅釋詁暱病也訓暱爲病與下  
章無自察焉傳訓病同義較毛傳訓近爲善王觀察謂其義本  
三家詩是也

後予極焉傳極至也箋極誅也王信讓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瑞辰按爾雅釋言極誅也箋以極爲極之假借與次章邁之爲行讀同左傳將行子南同義故箋又云後反誅放我邵晉涵謂爾雅當作極誅訓爲殊死失之

居以凶矜傳矜危也箋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瑞辰按方言厲今也戴震曰今當爲矜厲與矜同義厲爲危故矜亦爲危廣雅矜厲危也

無自療焉傳療病也箋療接也正義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瑞辰按療與際古通用此箋讀療爲際猶易天際翔也鄭讀際爲療也箋訓療爲接取與上章暱近相類猶三家詩訓暱爲病取與療病相類也蓋言詩者各有所受各皆以類言之耳

都人士

彼都人士箋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瑞辰按逸周書大匡解云士惟都人孝悌子孫是都人乃美士之稱鄭風洵美且都不見子都都皆訓美美色謂之都美德亦謂之都都人猶言美人也詩以都人士與君子女相對成文君子女謂女有君子之行猶大雅釐爾女士箋謂女而有士行者是知都人士亦謂士有都人之德者箋訓都爲都邑失之

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瑞辰按汪氏龍曰笠本以禦暑亦可禦雨故夏耜傳笠所以禦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十一

廣雅書局

暑雨無羊傳養所以禦雨笠所以備暑都人士傳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三傳相合今都人士暑雨互譌以南山有臺疏文選注爲證今按汪謂此傳暑雨互譌是也至引羅願爾雅翼謂臺但可以爲衣不可以爲笠以駁鄭箋則非爾雅臺夫須郭注引鄭箋詩云臺可以爲禦雨笠邵氏正義引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養笠是臺可爲笠古有其說無羊詩以養笠竝言可以二物釋之此詩以臺笠與緇撮對舉宜如箋以爲一物若以臺爲養則緇亦將另爲一物乎又按說文笠笠蓋也笠笠無柄也笠與臺雙聲陳壽祺謂笠即臺笠之臺是也段玉裁謂笠即雨繳非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十一

廣雅書局

末無隆殺也瑞辰按說文鬢髮多也詩作綱爲假借字以四章卷髮如蠶五章髮則有旃皆極言髮之美則知綱直如髮亦謂髮美如髮猶云乃髮乃猶其也即謂綱直其髮耳傳箋並讀如爲譬如之如失其義矣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環塞實其耳義當然也瑞辰按孟子充實之謂美是實有美義充耳琇實猶淇與詩充耳琇瑩著詩瓊華瓊瑩瑩皆狀其玉之美草木有榮有英有華有實狀玉之美曰瑩曰英曰華亦可曰實其義一也傳云琇實美石與淇與傳琇瑩美石詞義正同是知傳本有實字者是也王肅以實爲塞實其耳正義以

傳有實字為誤並失之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瑞辰按箋說是也國語晉胥臣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姑其一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曰姑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是尹即姑氏之別尹吉並稱猶申呂齊許並言也說文姑黃帝之後伯鯀姓也后稷妃家吉即姑之省左傳石終曰姑吉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云姑人棄妃直以姑人為姓名唐宰相世系表云吉氏出自姑姓皆吉即為姑之證姑通邳路史國名紀邳黃帝之宗見詩引風俗通云邳殷時侯國一作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三

風俗通

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瑞辰按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桓二年左傳繫厲杜注厲大帶之垂者並與毛傳合方言則曰厲謂之帶廣雅亦曰厲帶也蓋對文則厲為垂帶之名散文則厲亦帶也內則鄭注引詩垂帶如厲淮南子汜論篇高注引詩垂帶若厲而如若古聲近通用厲與裂古亦同聲通用故箋云而亦如也又謂厲當作裂說文裂繪餘也廣雅剝餘也玉篇裂帛餘也春秋紀子帛名裂餘繪帛之餘為裂讀厲為裂正與下章帶則有餘義相承左氏昭元年傳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正帶與裂帛相似之證當以鄭箋為允汪氏龍駁箋說謂而如古通用經誠以繫厲比帶之垂何必別作而字與下異文不知詩固有錯綜其文者垂帶而厲以對下文卷髮如

而亦如也猶之上言有其者狐而下言有棧之車之亦者也上云言輶其弓而下云言綸之繩之亦其也此正詩人立言之妙不得謂而如不當異文也

卷髮如蠶箋蠶蠶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舉尾走曰捷律文作趕說文趕舉尾走也玉篇擗即言切舉也段玉裁云捷即擗字之異文說文擗即擗象之譌今按蠶之行皆舉其尾詩以狀婦人之卷髮正與下章髮則有旃義相貫

髮則有旃傳旃揚也箋旃枝旃揚起也瑞辰按旃與譽義近釋名旃譽也說文譽稱也爾雅稱譽也廣雅與譽也舉揚同義說文揚飛舉也人之稱舉曰譽物之揚舉曰旃其義一也與从兒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四

爾雅釋名

與會意說文兒共舉也譽旃皆从與聲故有揚舉之義

采綠

終朝采綠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瑞辰按綠者菜之假借說文菜王芻又云蓋草也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蓋草一名黃草以其可染黃也此詩二章采藍藍可以染青者也則首章采綠亦以染草取興蓋以草之染黃染青與人之可善可惡耳言綸之繩箋綸釣繳也瑞辰按綸為繩名亦為糾繩之稱說文綸青絲綬也文選西都賦李注急就篇顏注引說文並作綸糾青絲繩也說文又云糾三合繩也釣緝謂之綸糾繩亦謂之綸之猶其也言綸之繩猶云言糾其繩正與言輶其弓句法相類爾雅釋詁絡縮綸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絡縮皆糾繩之名

而訓為綸是綸即紉也綸為釣繳又為紉繩之名猶繩為索而治其繩亦曰索詩言索綯是也若如箋訓為釣繳猶云言繩其繩則不詞矣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瑞辰按六日祇為過期之喻內則妾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正義引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申毛云言常日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胡承珙曰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廣雅書局

詹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廣雅書局  
意亦是以暫時况久遠也今按正義引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其申毛最得詩人言外之旨箋以為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未若傳義為允

黍苗

我任我輦傳任者輦者箋有負任者有輓輦者瑞辰按呂氏春

秋舉難篇曰甯戚將任車以至齊淮南子道應篇曰甯越為商旅將任車高誘注任載也引詩我任我輦是高氏以詩我任即為任車據淮南子又曰甯越飯牛車下則所云任車即牛車耳今按周官鄉師注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則輦亦得曰任下始言我車我牛車牛為一則上言我任我輦即謂以輦載任器亦為一事而分言之不得如箋訓為負任亦不得如高誘以為任車也爾雅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徒御二字當連讀謂徒步而御輦者此詩我徒我御亦一事而分言之詩人語多相類而不嫌其複徒御即上之輦正不必如傳箋之過為區別耳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輻輳車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則輦加三板二築此謂輦載一人所需物也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此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每人加二板二築故僅容十五人所需賈疏謂說輦人多少失之說文扶竝行也从二夫輦輓車也从扶在車前引之易林曰二人輦車徙去其家是皆輦用二人引車之證淮南子說山篇曰引車者二六而後之據上云物固有眾而不若少者當讀引車者二為句所謂少也六而後之另為句謂六人自後推之所謂眾也即左氏傳所云或輓之或推之也其云引車者二與說文易林言輦用二人引車正合高誘注曰輦三人兩輦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皆非也周官鄉師注故書輦作連孟子趙注連者引也古連讀如輦故通用

蓋云歸哉箋蓋猶皆也瑞辰按蓋者盍之假借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鄭注蓋當爲盍爾雅釋言盍盍也廣雅曷胡盍何也此詩兩言蓋皆當讀爲盍鄭訓爲皆失之

陽桑

其葉有沃傳沃柔也瑞辰以廣雅釋詁沃美也美亦盛也

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瑞辰按幽葵一聲之轉幽詩四月秀萼

夏小正作秀幽漢郊祀志房中歌曰豐草萼孟康注萼盛貌也

此詩有幽與上章有難有沃同義正當讀萼訓爲盛貌何草不

黃詩率彼幽草義與此同傳訓幽爲黑色者蓋讀幽爲黝猶周

禮牧人幽牲先鄭云幽讀爲黝黑也說文黝微青黑也葉之盛

者色青而近黑則黑色亦爲盛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七

廣雅書局

德音孔膠傳膠固也瑞辰按膠當爲膠之省借方言膠盛也陳

宋之閒曰膠廣雅膠盛也孔膠猶云甚盛耳

遐不謂矣箋遐遠謂勤也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瑞辰按表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鄭注瑕之言胡也凡詩

言遐不者猶言胡不箋訓爲遠失之爾雅釋詁謂勤也呂氏春

秋開春篇曰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來謂即來

勤也凡上之勞來其下下之勞來其上皆曰勞亦曰勤春秋鄭

伯勞王諸侯勤王是也此詩遐不謂矣猶云胡不勤勞之故箋

又引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正讀勞如勞來之勞

中心藏之箋藏善也我心善此君子瑞辰按古文孝經引詩作

忠心臟之疏引說文盡心曰忠說苑修文篇故忠心好善而曰

新之忠心猶言忠告蓋本三家詩也毛詩作中不爲義故但以我心釋之藏者臧之假借古藏匿字多借作臧故臧善字詩又借藏傳訓藏爲善正以釋臧者釋藏也唐石經初作藏後改作臧釋文亦作臧不若注疏本作藏爲善

白華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瑞辰按漢書注引序作周人刺幽王廢

申后也與今本異但考箋云廢妯娌人所入之女妯其字也是

謂幽后正釋幽后二字是鄭君所見序本作幽后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白華於野已

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更取白茅束束之茅比於白華爲

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衰妯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六

廣雅書局

似爲孽將至滅國瑞辰按左氏傳引逸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

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以菅蒯喻憔悴與此詩之取與於菅茅

者同義菅茅皆以喻申后白華白茅皆取潔白之義菅兮束兮

皆取見用於人之義蓋首章以菅茅之見用與申后之見棄二

章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又以天地之覆養菅茅與王之退黜申

后爲菅茅不若也箋以白華喻申后白茅喻衰妯又以露彼菅

茅爲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竝失之

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釋文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瑞辰按

鄭風出其東門詩有女如茶傳茶英茶正義言茶英茶者六月

云白旆英英英是白貌則知此詩英英亦雲之白貌英从央

聲故韓詩作泱泱猶白旆英英亦作央央也潘岳射雉賦天泱

泱以垂雲正本韓詩說文泱渝也渝雲氣起也

露彼菅茅傳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衰妣使申后見黜瑞辰按露猶覆也連言之則曰覆露晉語是先王覆露子也淮南子時則篇包裏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為君而覆露之漢書鼂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覆露同義之證此詩露彼菅茅猶言覆彼菅茅與下章浸彼稻田同義毛傳露亦有雲言覆露之亦有雲故下又言天地之氣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猶云白雲下覆養彼可以為菅之茅非訓露為雨露之露也歐陽本義黃氏日鈔皆以露為覆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十九

廣雅書局

正義乃云有雲則無露無露乃有雲以露亦有雲為白雲降露失傳悞矣朱子集傳亦云白雲下降為露又承孔疏之誤

泆池北流傳泆流貌箋豐鎬之閒水北流瑞辰按水經注鄆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泆池合水出鄆池西而北流入于鄆括地志泆池今按其池周十五步九域志京兆府冰池案十道志名泆池是皆以泆池為池名豐水在西鄆水在東泆池在鄆西正豐鎬之閒與箋說合傳泆流貌水經注引毛詩作流泆也當為流泆貌之譌說文泆水流兒从水彪省聲引詩作泆泆北流樵彼桑薪印烘于熈傳印我烘熈也熈熈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饌之饗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爨於娃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

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瑞辰按詩人每以薪喻昏姻薪之為言新也此詩樵彼桑薪印烘于熈蓋以桑薪之見用于熈竈喻幽王之新得衰妣而寵愛之下文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乃言申后之不見禮為可憂耳傳箋謂詩以桑薪喻申后似非詩義

念彼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衰妣也瑞辰按詩三言碩人皆指申后衛莊姜賢而無子而詩賦碩人申后賢而被黜詩亦稱為碩人其義一也王肅孫毓皆云碩人謂申后傳意當然箋以碩人為指衰妣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二十

廣雅書局

今本箋作鳴鼓鐘亦分鼓與鐘為一正義云鼓擊其鐘失之念子燥燥釋文引說文云燥燥不申也瑞辰按今本說文作燥燥不安也

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韓詩云意不悅好也許云很怒也瑞辰按邁邁即怖怖之假借毛韓詩字異而義同說文今本怖字注云很怒也當從釋文引作很怒廣雅怖怒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瑞辰按箋以詩為刺幽王故專據雄者而言以戢其左翼為以右掩左然鴛鴦匹鳥飛則為雙

止則相耦鴛鴦篇亦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不得專指雄者言也鴛鴦篇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于左也禽鳥之宿皆捷其喙於翼毛傳言休息也此詩無傳義與彼同詩蓋以鴛鴦匹鳥得其所止能不貳其耦以與幽王二三其德爲匹鳥之不若也不當如箋專指雄者言

有扁斯石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瑞辰按周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淮南子齊俗篇文選李注引尸子並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淮南高注人君升車有乘石說均與毛傳合傳蓋以乘石爲王所履與后之爲王所乘耳胡承珙曰履之卑分卑字當屬石言何氏古

義云履之卑分是倒文言乘石卑下猶得蒙王踐履其說是也至于后亦履石經傳無徵箋特以義推而言之與傳義殊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特本詩箋以意推之亦非有確證也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

俾我疾兮傳疾病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疾病也釋文引孫炎云滯之病也說文疾病不翅也从疒氏聲今毛刻詩經作疾者誤又疾音祈當作祇支反爾雅釋文云本作疾字書云疾病也又通作祇何人斯毛傳祇病也詩釋文云徐都禮反非是

縣蠻

縣蠻黃鳥傳縣蠻小鳥貌瑞辰按縣蠻二字雙聲說文縣聯敬也廣雅縣小也縣有小義故傳以縣蠻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

詩薛君章句曰縣蠻文貌爾雅釋詁覲擊弟離也縣蠻即覲擊之轉猶言彌漫彌靡皆雙聲字蓋文采緝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從韓詩說爲允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縣蠻爲小兒耳

瓠葉

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瑞辰按古者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皆行士一獻之禮其牲用狗據此詩有兔斯首則庶人一獻之禮其牲蓋用兔也斯乃句中語助與翁斯羽鹿斯之奔句法相類箋訓斯爲白首失之

酌言獻之傳獻奏也箋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土禮立賓主爲酌名瑞辰按古者合獻酢醕爲一獻之禮昭元年左傳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樂記鄭注曰一獻士飲酒禮此詩以庶人而行士一獻之禮箋云庶人依土禮是也言爲語助詞箋訓言爲我則非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傳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漸漸亦作嶰嶰瑞辰按嶰與嶰同廣雅釋詁嶰嶰高也漸漸卽嶰嶰之假借說文無嶰字古蓋通作暫說文暫礧石也繫傳引詩暫暫之石玉篇暫礧山石兒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廣闊遶遶之字當從遶遠



勞字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  
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  
也惠棟曰案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度解誼曰僚勞也共勞事  
也寮勞古同音故源水亦作澇水上林賦師古注澇音牢勞勞  
之語見孔氏聘辭僚與遼皆从寮聲知古音同也瑞辰按遼勞  
二字同來母故通用說文僚或作勞勞聲寮讀若勞而字之或  
體作寮从寮又說文鵬伯勞也夏小正作伯鷄皆遼勞通用之  
類劉向九歎山脩遠其遼遼兮王逸注遼遼遠貌義本此詩劉  
向說多本韓詩疑韓詩原作維其遼矣鄭君亦先通韓詩故直  
以勞爲遼耳

不皇朝矣箋皇王也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三

廣雅書同案

子集傳遼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惶暇也字  
本作遼通作皇表記引詩皇恤我後左傳社稷之不皇皇即遼  
也此詩箋讀爲皇王之皇於下二章不皇出矣不皇他矣皆爲  
費解自朱傳讀遼爲允竊考左傳云詰朝請見又齊侯曰余  
姑翦滅此而朝食是古者戰多以朝詩言不遼朝者甚言其東  
征急迫言不暇至朝也二章不皇出矣當如朱傳言但知深入  
不暇謀出三章不遼他矣則謂有死無貳猶云之死矢靡他不  
僅如朱傳言不暇及他事也又按朱傳原本蓋云皇讀爲遼今  
經作遼者乃坊本誤改

維其卒矣傳卒竟也箋卒者崔嵬也瑞辰按維其卒矣猶言維  
其高矣卒即萃之省借說文萃危高也十月之交詩山冢萃崩

釋文萃本亦作卒是萃卒古通用之證

曷其沒矣傳沒盡也箋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瑞辰按沒勿  
古同聲通用爾雅曷沒勉也韓詩作密勿是其類也此詩沒當  
讀遼廣雅遼遠也曷其沒矣與上章維其勞矣勞讀爲遼同義  
遼亦遼也傳箋均訓爲盡失之

若之華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瑞辰  
按爾雅釋豷羊牝牝牝郭注謂吳羊白羝夏羊牝牝皆有角  
吳羊則牝牝有角而牝牝無角此詩墳首墳當讀牝羊之牝謂  
牝牝之身而欲其爲牝牝有角之首以見必不可得與人之不  
可飽牝借作墳猶玃爲大防字亦借作墳也王氏詩總聞羅氏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三

廣雅書同案

爾雅翼何氏詩古義並謂墳即玃字何氏引易林墳首作玃爲  
證傳訓墳爲大者蓋以墳爲頌之假借然非詩義  
三星在留傳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箋  
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  
也瑞辰按傳不言三星何星據唐風綢繆篇傳三星參也則此  
篇亦謂參耳唐風三星在天在隅在戶皆指星象之見天隨時  
移宿言之實象也此詩三星在留即星光之照水者言之虛象  
也詩蓋以星象之虛而非實以興饑者之食而不飽亦爲虛而  
不實也傳以爲不可久箋以三星爲心星均非詩義釋文爵本  
又作雷蓋同音假借字

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紉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彼瑞辰按周頌敬之篇日就月將毛傳將行也此詩何人不將與何日不行同義何日不行言日日行也何人不將言人行也集傳將亦行也是也正義言何人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失其義矣何草不玄箋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斲者將生必玄瑞辰按玄與黃同義爾雅釋詁玄黃病也馬病謂之玄黃草病亦謂之玄黃其義一也四月詩百卉具瘵傳訓瘵為病草之枯萎即其病也箋以玄為草之將生失之爾雅九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引詩何草不玄為證是也正義據箋義以孫炎之言為謬亦誤

何人不矜箋無妻曰矜瑞辰按矜古通借作鰥蓋鰥从眾聲古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一黃雅書局

讀如昆與今雙聲故通用爾雅釋詁鰥病也鰥即矜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惻矜李賢注矜病也字別作瘵書鄭注瘵病也何人不矜猶言何人不病耳爾雅釋言又曰矜苦也又廣雅矜危也義並與病近箋訓為鰥寡失之

匪兕匪虎傳兕虎野獸也箋兕虎比戰士也瑞辰按匪彼古通用匪兕匪虎猶言彼兕彼虎也兕虎野獸固宜其率彼曠野以興征夫之不宜疲於征役也傳箋不解匪字正義訓匪為非失之

有芃者狐傳芃小獸貌瑞辰按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芃高注芃葍也說文葍字注一曰葍也芃字注草盛兒芃本眾草叢葍之貌狐毛之叢雜似之故曰有芃者狐又芃蓬音同山海經海

內經元狐蓬尾郭注蓬叢也芃猶蓬也蓋狐尾蓬叢之貌傳訓為小獸貌失之

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箋棧車輦者瑞辰按古者編木為棚通謂之棧三倉棚棧間也通俗文版闢曰棧是也編木為棚版謂之棧說文簣牀棧也是也編木為馬圈亦謂之棧莊子編之以早棧是也棧車據說文棧棚也一日竹木之車曰棧蓋棧本是棚之通名編竹木為車有似於棚因謂之棧車至此詩有棧之車與有芃者狐皆形容之詞據說文棧尤高也从山棧聲則棧當為車高之貌正義謂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車是也毛傳以棧車為役車周官賈疏引之為役車亦名棧車之證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天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黃濤沈葆和校字

大雅

桐城馬瑞辰撰

文王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瑞辰按不為語詞玉篇曰不詞也是也故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箋讀同不然之不因增乎字以足其義失之不丕古通用丕亦語詞不顯猶丕顯也時當讀為承時承一聲之轉大戴少閒篇時天之氣即承天之氣楚策抑承甘露而用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皆時承古通用之證詩若作承則與右不得為韻故必假時以韻右是知此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清廟詩不顯不承尚書言不顯丕承也王尚書釋周頌不承曰承者美大之詞當讀文王烝哉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今按此詩帝命不時時讀承亦當訓美帝命曰時猶天子之命曰休命曰大命也若訓為以下承上之承則不詞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朱子集傳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瑞辰按集傳之說是也墨子明鬼篇下引詩在帝左右言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也是墨子以詩為文王既沒其神在帝左右矣古者言天及祖宗之默佑皆曰陟降敬之詩曰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此言天之陟降也閔予小子詩曰念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大雅書局

皇祖陟降庭止訪落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言祖宗之陟

降也天陟降文王之神亦隨天神為陟降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昭七年左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與此詩文法正同汪氏中以恪為降字之譌是也陟降或曰陟下洪範維天陰隲下民劉台拱曰隲古陟字隲下猶言陟降言天甚愛下民陰陟降之其說是也陟降倒言之則曰降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罔有降格爾雅釋詁格陞也降格猶云降陟也

微从微省聲音近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𡗗又作𡗘楚史老字子𡗗𡗗即眉也易繫辭成天下之𡗗𡗗者崔靈恩讀作媿媿說文媿讀若眉則知𡗗之通作媿猶眉之借作𡗗與𡗗也𡗗又音門詩鳧鷖在𡗗是也𡗗勉一聲之轉禮器君子達𡗗𡗗焉鄭注𡗗𡗗猶勉勉也棫樸詩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𡗗𡗗我王韓詩外傳引作𡗗𡗗我王是也勉勉又轉為明明爾雅釋詁孟勉也孟明古同聲通用如孟津通作盟津是其證故勉謂之孟重言之則曰明明江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孟重言之詩𡗗𡗗天子令聞不已也𡗗𡗗有馭詩在公明明猶言在公勉勉也𡗗𡗗又轉為沒沒易繫辭成天下之𡗗𡗗者鄭注𡗗𡗗沒沒也爾雅釋詁沒勉也邵晉涵正義曰𡗗𡗗𡗗沒以聲轉為義是也又轉為勿勿大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大雅書局

戴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虛辨注勿勿猶勉勉也又  
通作穆穆墨子明鬼篇下引此詩作穆穆文王今問不已是也  
又轉爲眈眈大戴記慶慶穆穆司馬相如封禪文眈眈穆穆眈  
眈即慶慶也說文志強也段本作自勉强也又曰慎勉也論語  
文莫吾猶人也劉台拱曰文莫即勉強廣雅釋詁文勉也並同  
義是則慶慶媿媿勉勉明明沒沒勿勿穆穆眈眈皆以聲近互  
轉字當以志志爲正志又通作敬說文引周書在受德志今立  
政作敬釋詁敬強也說文敗疆也敗又借作昏盤庚不昏作勞  
鄭注昏讀爲敬敬勉也爾雅釋訓懋懋慎慎勉也慎慎亦沒沒  
之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三

廣雅

周國戴震曰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載周古字載與栽通  
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國語說之曰  
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瑞辰按陳說文从官从木申聲古文  
作申亦从申陳錫即申錫之假借漢書韋玄成傳載匡衡上書  
云子孫本支陳錫亾疆義本齊詩而言陳錫亾疆與商頌烈祖  
篇申錫無疆正同是知陳錫即申錫也申重也重錫言錫之多  
左傳引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施即錫字不解陳字箋及杜注  
訓陳爲敷布失之哉才以同部假借說文才草木之初也从一  
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爾雅釋詁哉始也故即才之假音  
哉載以同聲通用皇陶謨乃廢載歌曰正義引鄭注載始也皇  
陶謨載采采史記夏本紀作始事載之爲始猶哉之爲始也

是知傳訓哉爲載箋訓哉爲始義正相成宣十五年左傳引此  
詩而釋之曰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此詩序曰文王受命作  
周也廣雅釋詁作造始也是知造周作周皆釋詩哉周之義箋  
謂造始周國是也國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猶云能造周以至  
於今載亦始也戴震訓爲栽殖之栽失之韋昭國語注訓載爲  
成亦非

本支百世傳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瑞辰按本如木之有本支即  
枝也莊六年左傳引詩正作本枝百世

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  
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瑞辰按不亦二字皆語  
詞不顯亦世謂其顯及世與思齊詩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等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四

廣雅

法相類魏書禮志引詩作不顯奕世後漢書袁術傳注引作不  
顯奕代按代字蓋避唐諱而改今按汪中曰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  
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翁西狹頌亦世  
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  
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亦世即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即  
乃不顯奕世耳亦與奕古本通用爾雅釋詁奕大也噫嘻詩亦  
並云大也是亦奕之言釋也玉篇釋長也奕世即長世也或亦  
即爲奕之證奕之言釋也玉篇釋長也奕世即長世也或亦  
訓爲累世後漢書楊秉傳臣奕世受恩注奕猶重也重即累也  
三家詩蓋有作奕世者爲魏書及漢碑後漢書注所本則不顯  
奕世與不顯虛康句法相類然據下文世之不顯即承上不顯  
亦世言之仍从毛詩作亦訓爲語詞爲允

穆穆文王傳穆穆美也瑞辰按傳本釋詁而釋訓又云穆穆敬也據下言敬止則穆穆即為敬貌說文睦敬和也郝懿行曰穆穆即睦睦之假借

假哉天命傳假固也瑞辰按假假古同聲通用故假亦可訓固但劉向引孔子讀此詩而釋之曰大哉天命則假宜从爾雅訓大劉向說多本韓詩韓詩自訓大耳

有商孫子箋使臣有殷之孫子瑞辰按此上言天命在文王故箋訓為臣有殷之孫子文義方順焦循謂有為語詞失之

其靡不億傳靡敷也箋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瑞辰按麗者敷之省借方言說文竝曰敷敷也不為語詞不億即億猶云子孫千億耳箋以為不徒億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五

爾雅書局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為眾也箋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此以申毛是也服訓為臣服之服可言維于周服亦可言維服于周若如箋說言君于周之九服尚可下文侯服于周謂為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胡承珙曰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趙亦訓侯為維服為臣服不獨王肅之解為然也

王之蓋臣傳蓋進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蓋進也周書皇門解朕蓋臣大明爾德孔注蓋進也蓋本草名訓進者當為建字之同音假借說文述自進極也建進以疊韻為訓埤倉云建至也至亦進也又按方言子蓋餘也又曰子俊也遵俊也則蓋與俊亦

音近而義通

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瑞辰按傳以無為語詞但據爾雅釋訓勿念勿忘也與不徹不道也一例是讀勿與有無之無同不以無為語詞則當訓念為忘古字以相反為義或有訓念為不念者與亂之訓治相類孝經釋文引鄭注無念無忘也義本釋訓與毛傳義異

駿命不易箋天之天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瑞辰按易字無傳陸知傳讀以豉反者蓋本王肅述毛正義則誤合傳箋為一矣鄭注大學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亦讀同難易之易至箋詩則訓為不可改易失矣古音難易之易讀與改易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六

爾雅書局

之易同板之詩牖民孔易與益辟等字為韻是其證也後人異其訓因異其讀古人初無別耳

無遏爾躬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瑞辰按說文遏讀若桑蟲之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本吳子遏伐楚公穀經俱作謁是遏謁古同音通用之證

宣昭義問傳義善也箋宣徧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瑞辰按宣昭猶言明昭義問猶言令問蓋問字通作聞說文聞知聲也引申之義為聲問朱子集傳謂布明其善譽於天下是也箋謂以禮義問老成失之

有虞殷自天傳虞度也箋有又也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瑞辰按爾雅釋言殷中也左傳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

虞殷自天言既徧昭善問又度中道於天也下文上天之載二句又承上文而進言天道無聲臭之可聞以見天道難知惟當儀型文王耳箋讀殷爲夏殷之殷謂度殷所以順天之事失之上天之載傳載事也瑞辰按載事古音近通用堯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史記五帝本紀載作事毛傳蓋以載爲事之假借載又通絳廣雅釋詁絳事也漢書楊雄傳上天之絳絳卽載也三家詩蓋有作絳者說文無絳有絳云絳籀文繪从宰省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也絳卽絳之从宰不省者載宰同聲故通用鄭注中庸引詩曰載讀曰裁謂生物也義與毛傳不同無聲無臭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瑞辰按聲當爲聲之假借聲與馨均从敬得聲故經傳或通借漢衡方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七

廣雅書局

碑耀此聲香正借聲爲馨說文馨香之遠聞也椒聊詩遠條且傳言馨之遠聞也段玉裁謂傳聲字爲馨字之譌今按此詩聲字亦當作馨馨與臭相對成文三家詩必有作無聲無臭者文選嵇叔夜幽憤詩庶勛將來無聲無臭正本之三家詩用本字也毛詩及中庸引詩均借作聲鄭君遂以聲音釋之蓋失其義久矣

大明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瑞辰按大明蓋對小雅有小明篇而言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晁注明明詩篇名當卽此詩是此詩又以明明名篇蓋卽取首句爲篇名耳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孔廣森曰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真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淡日之淡非瑞辰按爾雅釋言淡澈也澈卽達釋名達澈也小爾雅徹達也是矣作挾者說文無淡字古淡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淡是挾古作挾之證釋文挾有子變子協二音卽挾音也挾之言挾也儀禮鄉射禮大射儀注並云古文挾皆作接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接交也小爾雅接達也挾卽接故義亦爲達達泰音義近泰者通也其象爲上下交堂之兩夾謂之左達右達亦取其與堂相接相通而名之也至周禮之挾曰于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八

廣雅書局

本作而日謂十日徧也四達不悖則必徧義亦相成而不相背故廣雅釋詁又曰接徧也然此乃引申之義不若訓通之爲本義矣至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挾四方挾乃挾之通借字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箋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瑞辰按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倍偃依是也廣韻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是任姓出自黃帝之證不曰摯任仲氏詩稱摯仲氏任者段玉裁曰女子後姓所以別於男子先氏卽春秋紀季姜之比是也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注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路史今蔡之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今河

商汝寧府城東是摯實殷畿內國故詩曰自彼殷商

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瑞辰按身者傳之省借身

字从人尸聲傳復从人身聲是其字从二人以象懷孕者之重

人也毛傳身重也說文傳神也據爾雅釋詁申神重也神有重

義是知說文訓神與毛傳訓重同義傳之訓神猶說文申亦訓

神神即重也段玉裁謂說文神當作身又謂申訓神不可通並

失之傳與娠聲近而義同廣雅釋詁孕重妊娠身媯傳也一切

經音義卷十九引詩大任有娠傳曰娠重也蓋釋元應所見毛

詩或作娠耳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是娠與身通之證

以受方國箋方國四方來附者瑞辰按廣雅釋詁方大也晉語

今晉國之方章昭注方大也爾雅方丘胡丘方與胡皆大也又

方與宥古聲義並同宥亦大也方有大義方國猶言大國也箋

訓為四方失之

文王初載傳載識也瑞辰按載裁古同聲通用中庸裁者培之

鄭注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又引詩上天之載云載讀曰裁謂

生物也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聞其臭氣者鄭君

以上天之載為天之生物與毛傳異然載之得訓為生即此可

見載為始即為生猶作為始又為生也天作詩毛傳作生也載裁古亦通

用載訓生為人物之始猶哉通才為草木之始始即生也文王

初載載正訓生即謂文王初生耳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此詩正義引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

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是知大姒蓋與文王年相若亦年十三

方能生子若如傳訓載為識正義謂文王有所識大姒始生大

如小於文王一二歲豈大姒十一二歲即生子乎有以知其必

不然矣毛傳訓載為識殊為未允戴氏震據中庸鄭注築牆立

版曰裁以初載為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亦非至朱子集傳

訓載為年文王即位年已四十餘斷無尙未娶妻之事或遂疑

大姒為文王繼配皆臆說耳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瑞辰按洽即郃之假借說文郃在馮翊郃

陽引詩在郃之陽顏師古漢書注引詩亦作郃三家詩蓋有从

本字作郃者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古鞏國

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元和郡縣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郃

陽縣之地乾元三年改為夏陽縣縣南有莘城即古莘國文王

妃大姒即此國之女是皆莘在郃縣之證漢郃陽縣蓋因詩在

郃之陽而立名郃古省作合魏世家文侯時西攻秦築雒陰合

陽字作合段玉裁曰蓋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在合之陽故許引

以說會意秦漢問乃製郃字耳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許

引詩作郃後人所改今按段說是也合水之加邑而作郃猶豐

水詩書止作豐左傳及說文皆加邑而作郃耳

文王嘉止傳嘉美也箋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瑞辰按周官

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即昏禮也相鼠詩毛傳止禮也廣

雅亦曰止禮也嘉止即嘉禮謂文王將行嘉禮耳

視天之妹傳倪馨也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專

之如天之有女弟釋文倪馨也說文云譬論也韓詩作馨馨譬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九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十

廣雅書局

也瑞辰按倪磬二字雙聲故通用倪之轉爲磬猶韓非外儲說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磬於前鬼神無形不磬於前磬於前即見於前爾雅蜺緹女卽爲磬緹女也爾雅蜺緹女郭注小黑蟲亦頭喜自經死故曰緹女阮宮保校勘記曰釋文蜺孫音倪按倪之轉磬爲磬文王世女子汴縣緹殺之曰磬磬者經死之名蜺緹女猶言磬緹女耳據說文倪磬論也當以倪爲正字韓詩作磬通借字也漢世通借作磬已久人皆知磬之爲譬故毛公以今釋古韓詩遂从今字作磬耳正義曰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是唐時猶通以磬作爲譬至爾雅釋言則倪也亦釋此詩當倪在開上今本誤倒耳據釋詁顯開代也顯倪音相近郝懿行曰顯卽倪之假音今按代亦比倪之詞猶言譬也說文代夏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十一

爾雅書局宋

又以此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開是知爾雅以開釋倪開代之義亦與譬通說文倪字注一曰開見卽本爾雅倪開之義郝懿行曰凡譬况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論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開見其義一也

續女維莘傳續繼也莘大妣國也箋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瑞辰按括地志引世本曰莘國妣姓夏禹之後唐世系表唐韻並曰夏啟封支子於莘是莘爲大妣國之證續女與長子相對成文續當爲續字之假借說文續自好也廣雅釋詁續好也廣韻續好容兒續字又與踐通大雅嵩高詩王續之事韓詩作王踐之事踐與靖古亦通用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云靖善也善亦好也美也女之美色爲好美德亦爲好續

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例其文則曰續女維莘以與長子維行相屬對傳箋不明假借之義遂以續字本義釋之但云繼女則不詞故必增成其義謂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然與長子卽長女語不相類非詩義也長子維行傳維行大任之德焉箋莘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瑞辰按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朱彬曰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今按禮記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列等也上言維德之行者言大任德配王季此言長子維行言大妣德等文王也箋配文王維德之行雖亦取上章爲說然上章箋云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則不以行爲等列固已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十二

爾雅書局宋

篤生武王傳篤厚也箋天降氣于大妣厚生聖子武王瑞辰按朱彬作釋大一篇言尙書凡言大者皆語詞不誕洪宏皆大也亦皆語詞詩生民誕彌厥月誕字八見皆詞也今按墨子經篇厚有所大也是厚與大同義故篤訓厚亦爲語詞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災以殷國召繙詩天篤降喪猶多士云天大降喪于殷毒篤與大皆詞也因知此詩篤生武王猶魯頌是生后稷公劉詩篤公劉猶生民篤誕后稷之穡篤亦助句之辭若訓爲厚生武王厚公劉則不辭矣說文毒厚也又篤厚也讀若篤又竺厚也是知篤乃篤之假借若篤之本義則說文訓爲馬行頓遲也又按洛誥篤字凡五見惟篤前人成烈宜作大字解其餘汝受命篤弼卽受命爲弼也篤敘乃正父卽敘乃



正文也惠篤敘即順敘公功斐迪管罔不若時當讀篤罔不若時為句謂罔不若時也四篤字皆謂詞舊皆訓為厚失之又按詩內言中字多語詞中與竹雙聲篤从竹與督同聲莊子緣督以為經李云督中也篤之為語詞或亦如中之為語詞耳

變伐大商傳變和也箋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瑞辰按變與龔雙聲變伐即龔伐之假借猶淮南子天文篇而天地龔矣高注龔和也龔即變字之借也春秋左氏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龔公羊傳三十三年何休注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龔周書文傳解引開望曰土廣無守可龔伐伐與龔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風俗通皇霸篇引下章肆伐大商作龔伐竊謂龔伐本此章變伐之異文三家詩蓋有用本字作龔伐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三

周禮書局

者應劭偶誤記為下章文耳變伐與肆伐義相成龔伐言其密肆伐言其疾也據公羊注以龔為輕行疾至則龔伐與肆伐義亦相近傳箋竝訓變為和失之

其會如林傳如林言眾而不為用也箋殷盛合其兵眾瑞辰按說文旂字注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槌敵也嚴可均後世弊歷車說文不言大木建於何所必有脫文唐類苑太平御覽載魏武帝引說文旂發石車也則古本建大木上有發石車也四據左傳正義引賈逵曰旂發石也一曰飛石飛鏑兵字今脫去法曰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許君引春秋傳及詩其說蓋本賈逵以許君從賈逵受古學也三家詩或亦有作旂者馬融廣成頌旂旂森其如林即本此詩是馬融詩傳亦作旂然以旂旂連言仍以旂為旂旂左傳杜注旂旂也說文旂旂旗也

引詩其旂如林春秋傳曰增動而鼓是三家詩有作旂者自以為旂不以為發石也發石之制初見范蠡兵法恐非商時所有且以為如林則可以言旂旂不可以狀發石也

矢于牧野維子侯興傳矢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子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矢誓也虞翻易注曰矢古誓字矢于牧野謂周王誓師于牧野當連下維子侯興三句言三句皆誓詞也傳箋皆承上殷商之旅二句言矢之維發語詞爾雅侯乃也維子侯興猶言維子乃興也箋訓侯為諸侯失之又按正義引鄭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海野古字耳是鄭君所見詩原作海野今作牧非古也說文海野朝歌南七十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十四

周禮書局

地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姆野姆即姆之隸變母牧聲之轉故通作牧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瑞辰按此與闕宮詩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詩人取武王誓詞以為詩女指所誓之眾非指武王也此詩女對上維子侯興言子為武王自指則知女指所誓之眾矣孔廣森曰大誓逸篇曰勗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其說是也臨當讀如上帝不臨之臨又襄九年左傳曰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臨謂神明鑒之如有貳心則必為神明所察故以上帝臨女懼戒之非下頌上之詞也呂氏春秋務本篇引大雅曰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正以無貳爾心證臣之忠於其君箋以為眾勸武王之詞失之又按釋詁貳疑也貳者貳之譌貳者貳之借無貳爾心即無貳爾心閔宮詩無貳無虞亦當為無貳

維師尚父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父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瑞辰按父與甫同甫為男子美稱尚父其字也猶山甫孔父之屬連師稱之猶大師皇父之屬宣和博古圖載周淮父自銘曰穆從師淮父又曰對揚師淮父正與師尚父之稱相同傳云可尚可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箋以師尚父為尊稱並失之

時維鷹揚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鷹擊鳥也瑞辰按楚詞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十一 鷹擊鳥也

問曰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注蒼鳥鷹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揚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也是鷹揚古以指眾帥蓋謂以師尚父為眾帥之長則羣帥莫不奮發如鷹揚也孫氏星衍曰揚當讀如爾雅鷹白鷹之鸞謂如鷹與鸞作揚者省借字耳今按後漢書高彪作箴曰尚父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鸞與鸞白鷹同類似亦分鷹揚為二鳥鷹揚猶云鷹鸞耳天問言蒼鳥羣飛以喻羣帥或亦分鷹揚為二特言鷹以統之則古說詩者蓋已有以揚為鸞之假借者異毛傳之以為飛揚矣

涼彼武王傳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瑞辰按各本說文無亮字段玉裁依六書故所據唐本補云亮明也

从儿高省而申釋之曰高明者可以佐人故義為佐爾雅釋詁亮相道也又曰亮右也左右亮也義並相近廣雅釋言又曰亮相也是韓詩作亮為正字毛詩作涼釋文引本亦作諒者皆假借字小爾雅涼佐也與毛傳同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肆故今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肆力也據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疾力也是知毛傳訓肆為疾與爾雅訓肆為力同義焦循曰古疾力二字多並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力亦疾也今按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小爾雅肆疾也又肆突也廣雅釋詁突猝也猝亦疾也是箋訓肆為突亦與傳相成此詩肆伐與皇矣詩是伐是肆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十一 肆力也

義皆言用兵之疾力此詩箋訓肆為故今失之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瑞辰按會朝猶言會明會明猶言遲明黎明皆比明之義也史記高祖紀沛公乃夜引兵還黎明圍宛城三市漢書作遲明史記衛青傳遲明行二百餘里漢書作會明是會明與遲明黎明同義之證說文遲徐也廣雅釋詁遲遲也遲或假作犁史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又作犁旦史記尉佗列傳犁旦城中皆降伏犁旦即黎明也今案比猶及也至也會即比及之義廣雅會至也會明黎明遲明皆謂比明至明是知會朝亦謂比及於朝即始朝也焦循曰甲即始也故傳又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至

傳訓會爲甲者會甲二字雙聲甲爲十千第一甲一亦雙聲惠氏古義曰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兼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是知甲朝即一朝也一爲數之始一朝即始朝也皆與比及於朝之義相通又按說文會合也會合甲皆一聲之轉故說文嗑讀若甲而甲亦有合義釋名肩堅也甲闔也與肩脅皆相會闔也甲可訓會合則會合之會亦可訓甲會朝爲天比明尙未大明之際故爲合旦荀子武王伐紂厭旦於牧之野說文厭字注一曰合也玉篇厭合也厭合會三字亦同聲厭旦亦與會朝同義又烏有名盍旦者正謂其於合旦時鳴而名之也甲有合義亦可與會朝相證明矣正義釋傳以會朝爲會值甲子之朝失之箋以會朝爲會兵眾以朝旦亦非詩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七

廣雅書局

縣

縣縣瓜脰傳縣縣不絕貌瓜紹也脰脰也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脰故謂之脰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瑞辰按段玉裁曰傳本作瓜脰瓜紹也今本傳脫瓜脰二字云瓜脰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必小如脰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亦小故亦謂之脰也瓜紹不云脰以脰紹之名名之故云瓜脰又引爾雅脰說其本義也焦循曰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縣縣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蛸蛸者蛸傳云蛸蛸蛸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脰猶言蒂凡瓜果之生皆始於蒂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七

廣雅書局

說文訓脰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爲鈞正與此合今按爾雅既曰脰脰又曰其紹脰明是兩種脰小瓜名脰紹爲近本之瓜小如脰亦名脰也毛云瓜紹者以爾雅之義宜取其紹脰之脰恐人誤以爲脰脰之脰然又引脰脰者明其本義也毛傳質略言瓜紹其爲釋瓜脰可知不必如段玉裁所云增瓜脰二字亦不得如焦循以瓜紹爲釋縣縣不絕之義非以釋瓜脰也韓詩云脰小瓜也爾雅舍人云脰小瓜也爾雅脰說文作脰脰也脰即爾雅之脰交勺二字古音同部故通用爾雅脰九葉樊光本作駁與說文之以脰爲脰者正同至蒂說文云瓜當也此與脰爲小瓜異義焦循以脰爲蒂不若仍從古說以脰爲瓜紹爲允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時也瑞辰按說文引詩陶覆陶穴作覆者蓋三家詩云覆地室也此詩正義引作覆於地也說文又曰穴土室也段玉裁曰大雅箋云復者復於土上庾蔚之云復謂地上累土爲之均與詩疏云覆於地合覆於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雷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坍塌故旁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土旁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坍塌故正鑿之直穴之中爲中雷也毛蓋讀陶爲陶鄭惟云皆如陶然讀陶如窯爲異今按段說足以發明傳箋惟引庾說以復爲地上累土爲之則非淮南子汜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注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按高所引一說正爲復覆於地之

制春秋襄二十一年左傳鄭伯有者酒爲窟室杜注窟室地室也據廣雅復窟也是窟室即陶復之復左傳又云吾公在壑谷是復實旁穿崖岸爲之亦掬其崖岸中之土爲之非累土於地上爲之也復之爲言覆也謂覆於上者穴則鑿地爲之窩崔應樞曰陶其土而爲之蓋又陶其土而爲之窩其說是也陶从傳讀爲掬爲是不必如箋以爲似窳窳以陶爲土壘復穴而居皆賴此陶爲之尤誤至淮南高注以復穴爲重窟者上既陶其土以爲蓋下又陶其土以爲室有似於重窟者然故或以爲重窟耳

來朝走馬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瑞辰按說文趣疾也走馬即趣馬之假借故箋以早釋來朝而以疾釋走孟子趙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九 廣雅書局

注釋詩來朝走馬亦曰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玉篇引詩正作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是知古本毛詩蓋有作趣馬者或以走馬爲單騎之始失之

周原膺膺傳膺膺美也釋文膺音武韓詩同瑞辰按左思魏都賦膺膺野張載注膺膺美也李善注引韓詩周原膺膺廣雅釋訓膺膺肥也亦本韓詩肥與美一也膺與膺古通用小雅民雖膺膺釋文引韓詩亦作膺據爾雅釋詁憖愛也郭注憖韓鄭語方言作韓鄭曰憖是方音讀憖與憖同膺與膺亦猶是也韓詩蓋本方音讀膺如膺字遂作膺與餽謀龜時茲爲韻毛詩字雖作膺其音亦當如膺字音梅釋文音武失之膺美以雙聲爲義膺通作每說文每草盛上出也左氏信二十八年傳原田每

每每謂草之肥盛即膺膺也

莖茶如餽傳莖菜也茶苦菜也箋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餽也釋文莖音謹按廣雅云莖藿也今三輔之音猶然瑞辰按莖有三爾雅藿苦莖一也又莖草二也廣雅莖藿也三也莖莖之莖郭注以爲烏頭一名奚毒非可食之菜莖藿之莖本草以爲似藜一名拜一名藿藿非苦茶之類惟爾雅藿苦莖郭注今莖葵也葉如柳子如米泔食之滑與毛傳言莖菜合說文莖草也根如薺葉似細柳蒸食之甘而爾雅言苦莖者古人語反猶甘草一名大苦也詩人蓋取苦莖之名與苦茶同類遂並稱之正義以爲烏頭釋文以爲藿並失之茶有四爾雅釋木檟苦茶一也釋草茶苦菜二也漆委葉三也藜藜茶四也出其東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詩有女如茶此茶之名葉琴者即茅秀也良紹詩以藜茶藜此茶之名委葉者即田草也谷風詩誰謂茶苦此詩莖茶如餽則爾雅所謂苦菜今北方所謂苣荳菜一名苦苣者也至釋木檟苦茶乃茗也陶宏景疑苦菜即茗誤矣

爰始爰謀箋故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瑞辰按始亦謀也始謀謂之始猶終謀謂之究爰始爰謀猶言是究是圖也爾雅基肇皆訓爲始又皆訓謀則始與謀義正相成耳經以二爰字對舉如箋云始與幽人從已者謀則下爰字無所用王肅又於始字下增居字以釋之亦誤

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又列子說符亦曰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燕之密數其齒注刻處似齒是契本以刀判契之稱因之凡以刀刻物述謂之契說文及廣雅釋言並曰契刻也淮南子齊俗篇越人契臂出血高誘注契刻臂出血是契與契一也又通作挈釋文契本又作挈班固幽通賦且筭祀於挈龜師古注挈刻也引詩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廣雅刻分也分即開也周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低高作龜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合可熟也鑿亦刻而開之也義與毛傳訓契爲開正合蓋古者占龜之法皆先用鑿刻開其龜因於其開處取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大小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注其象似玉瓦原之鑿罅廣雅罅裂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五

廣雅書局

蓋謂龜之開處其象相似也毛傳訓契爲開本謂刻開其龜正義引卜師開龜謂出其占書失之周官華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杜子春日契謂契龜之鑿也引此詩爰契我龜爲證蓋鑿龜謂之契其用以鑿龜之具亦謂之契鄭箋以契爲灼周官鄭注以契爲楚焯並失之

曰止日時箋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瑞辰按王尚書曰曰字不當上下異訓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爰曰也曰止日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時時止也今本爾雅時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櫟鑿垣而棲爲櫟王風君子于役釋文時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篇曰猶時女也司馬

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又待與時聲近而義同爾雅曰止待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說文是直也从日正正从一一呂止是時之本義爲是是正本有止義故又引伸爲止廣雅時善也鄭注紫誓曰至猶善也是善與至同義至亦止也時爲善卽爲止矣

迺慰迺止傳慰安也箋民心定乃安隱其居瑞辰按慰亦止也方言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廣雅亦曰慰居也居卽止也呂氏春秋慎大篇胼胼不居高注居止也安與居義本相成爾雅安止也迺慰迺止猶言爰居爰處皆複語耳

迺宣迺畝箋時耕曰宣乃又時耕其田畝正義宣者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瑞辰按宣者以耜發田之謂大田箋曰民以其利耜耨苗發所受之地也周語王耕一墾班三之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引周語作一發宣蓋徧發之也迺畝與迺宣對言不得合爲一梓材若稽田既勤敷畝傳曰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五

廣雅書局

勞力布發之卽此詩迺宣也又曰爲厥疆畝傳曰爲其疆畔畝壟然後功成卽此詩迺畝也上言疆理者定其大界此又別其畝壟箋以時耕其田畝兼釋詩迺畝失之

縮版以載傳乘謂之縮箋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乘聲之誤當爲繩也瑞辰按載通作栽說文栽築牆長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栽又春秋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杜注於是樹版而與作中庸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勅載之載今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是知載卽栽

也哉謂樹立其築牆長版也箋訓載為承載之載失之說文喻  
築牆短版也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郭注築牆版蓋古者築牆  
短版用於兩端為橫版長版用於兩邊為直版古以直為縮禮  
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皆謂直也又爾雅釋詁縱縮亂  
也說文亦曰縮亂也孔廣森曰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  
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彼注以正為直是亂亦直意故以相詰  
王尚書曰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注東西  
為廣南北為輪鄭注輪從也是輪亦直也輪與亂聲相近是亦  
縮當訓直之證縮版以載承上其繩則直謂繩直既立即先樹  
立其直版縮版即直版也縮版以載猶云直版以樹也說卦傳  
曰巽為繩直廣雅繩直也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淮南天文訓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子午卯酉為二繩高注繩直也繩縮義皆為直是知爾雅釋器  
繩之謂之縮之皆謂直之也蓋繩直為縮直立其版亦為縮鄭  
箋及孫郭爾雅注舊皆訓縮為束失之

揅之陔陔傳揅斲也陔陔眾也箋揅揅也築牆者揅聚壤土盛  
之以藥釋文揅音俱呂忱同徐又音鳩揅爾雅云聚也說文云  
引取土瑞辰按說文揅盛土於裡中也藥裡同類孟子釋文藥  
土籠也裡土  
也與毛傳合傳訓揅為藥者亦謂盛於藥中耳說文又云一曰  
揅也與箋義合取之然後盛之傳箋義本相成揅从徐音鳩為  
是求鳩古音義同求之言迷迷鳩皆聚也故說文及箋並訓揅  
說文揅引堅也正義作引取釋文作引取土皆傳寫之誤陔陔  
說文玉篇引作陔陔字亦作隔今詩作陔者蓋隔字之譌而乃

一聲之轉故陔陔又作仍仍廣雅仍仍眾也即陔陔之異文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度猶投也而投諸版中釋文度韓詩云  
墳也瑞辰按箋云投諸版中與韓詩訓墳義近既取土而後墳  
之既墳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序度與坡通廣雅坡塞也塞與  
墳義亦相近傳訓度為居失之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瑞辰按古有婁無屢屢即  
婁字之俗當讀同偃偃之僕古以曲為偃問喪注偃背曲也是  
也以高出為僕蓋背曲則骨脊必隆起因名偃僕通俗文曲脊  
謂之偃僕是也偃僕亦名句僕說文痾曲脊也莊子達生篇句  
僕文人承蜩是也車蓋之中高而旁下者謂之枸箋方言車枸  
箋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箋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三

廣雅書局

屈是也龜背之中高而兩旁下者亦謂之僕句昭二十五年左  
傳臧氏竊其寶龜僕句朱彬曰僕句即以名龜僕句不吾欺猶  
云龜不吾欺是也木之佺偃癭腫者謂之苻莫爾雅釋木癭木  
苻莫是也頸之腫曰癭說文癭頸腫也是也邱壠之堆高者曰  
培墳方言注培墳亦堆高又集韻引埤蒼墳山巔也孟子趙注  
岑樓山之銳嶺與樓皆从巢會意婁與隆雙聲故婁之義為  
隆高竊謂削其即削去其牆土之隆高者使之平且堅也惟其  
隆高故宜削耳至傳云削牆鍛屢之聲焦循謂以鍛斂之使人  
則以削屢二字平列段玉裁訓屢為空似並失之  
鼗鼓弗勝傳鼗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鼗或鼓言勸事樂功也  
鼗鼗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鼗朔

警周禮曰以鼙鼓鼓役事瑞辰按傳箋皆分鼙鼓為二但傳言勸事樂功不以爲止役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鼙通作皐皐之言告周官樂師鄭司農注皐當作告是也皐鼓取告眾以勸役之義進之非止之也鼙鼓弗勝特言工役之眾同時赴工鼓不勝其擊耳箋以爲不能止失之

皐門有仇傳仇高貌釋文仇本又作亢韓詩作閔云盛貌瑞辰按周官閔人疏引詩作亢與釋文所言又作亢同說文阮閔也閔門高也張參五經文字阮門高是知作亢者阮之省借字也閔卽阮之或體說文無閔字文選吳都賦高閔有閔西京賦魏都賦竝言高門有閔閔字既本韓詩則作高門者亦韓詩也釋名釋親屬曰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也爾雅五月爲皐釋文皐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三

本作高是皐與高音義正同

肆不殄厥愠傳肆故今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肆故也又曰肆故今也字各爲義言肆爲語詞之故肆與故又皆爲今說詳王氏述聞及釋詞非以故今二字連讀此詩肆不殄厥愠思齊詩肆戎疾不殄肆成人有德抑詩肆皇天弗尙肆字皆當從爾雅訓故傳箋竝訓爲故今失之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傳愠志隕墜也箋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志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瑞辰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又曰肆不殄厥愠又不隕厥問文王也趙注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今按趙說是也此二句正言文王

事混夷之事言始事混夷雖不能絕其愠怒亦不以大事小而失其譽聞下四句乃言終伐混夷之事箋訓問爲小聘曰問失之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瑞辰按此二句當與皇矣詩互證皇矣詩柞械斯拔承上章作之屏之八句而言謂拔而去矣此詩柞械拔矣亦當同義拔而去則義爲盡胡承珙曰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二家詩或有訓拔爲盡者是也柞械叢生塞路拔而去之故行路開通行道兌矣猶言松柏斯兌也傳於松柏斯兌訓爲易直而此傳兌訓成蹊者松柏錯於柞械柞械去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三

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柞械塞道柞械拔而道路成蹊不煩迂折亦易直也非易直不能成蹊是成蹊與易直義正相成至箋言士眾兌然蓋讀兌爲脫然之脫與傳異義正義合而爲一失之

混夷駢矣傳駢突也瑞辰按說文駢馬行疾來兒也引詩昆夷駢矣疾與突義相成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突也疾突爲奔騰之貌疾而進者爲疾突退而奔者亦爲疾突故箋以驚走奔突釋之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引詩昆夷突矣三家詩蓋有作突者故毛詩以突釋駢耳

維其喙矣傳喙因也正義喙之爲因則未詳瑞辰按喙與喙瘞字通說文無瘞瘞二字古蓋多借作喙爾雅釋詁喙息也說

文隸即息也从隸聲讀若虺喙當爲隸字之假借方言喙倂與  
同又曰喙極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喙倂聲之轉也晉語余病  
喙矣章注喙短氣貌廣雅喙極也極即困也方言廣雅竝曰喙  
息也玉篇喙困極也或作瘵喙困極也亦作喙廣韻喙困極也  
引詩昆夷瘵矣本亦作喙正義不明假借之義以說文喙止訓  
口故不明喙之爲困耳困與息義正相成方言鶴喙喙息也自  
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鶴東齊曰喙說文東夷謂息曰  
咽引詩犬夷咽矣蓋本齊詩及方言東夷當爲東齊之譌咽與  
喙古音同部故通用咽亦維其喙矣之異文其連犬夷引之者  
特約舉詩詞猶引詩東方昌矣之類也戴氏震以犬夷咽矣爲  
混夷駮矣之異文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

廣雅書局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  
生之道瑞辰按生性古通用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樂記則  
性命不同矣鄭注性之言生也性可假爲生生亦可假爲性文  
王蹶厥生謂文王有以感動其性也毛詩述爭田讓田之事正  
感動其性之實不言生爲性者以其時性多假作生人所共明  
不煩訓耳頃見焦循說與予略同箋以爲動其絲絲民初生之  
道民初生之道亦即爲性其義固相通也又按說文生進也蹶  
僵也讀亦若蹶蹶一曰門柵也柵蹶爲門中所豎短木所以止  
門是蹶有止義蹶之言蹶蹶厥生即止厥訟者之進正毛傳所  
云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者也似較讀  
生爲性義尤直捷

大五百卷

子曰有奔奏傳喻德宣譽曰奔奏箋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  
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諭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  
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瑞辰按王尚  
書曰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  
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  
取趨赴之義今按王說是也周禮鄭司農注讀皋爲奏皋俱  
从夨會意故奏亦通告說文奏奏進也進言即告也此詩上二  
句以疏附後先作對下二句以奔奏禦侮作對奏當从傳訓作  
告語爲允楚詞章句引詩予聿有奔走尙書大傳亦作奔走三  
家詩蓋有作奔走者箋說本之故與傳異

棧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

廣雅書局

芄芄棧樸薪之樵之傳興也棧白椴也樸枹木也山木茂盛萬  
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繁興箋白椴相樸屬而生者  
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爲新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  
之瑞辰按古者燔柴以祭天神說文禴以事類祭天神周官小  
宗伯鄭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則類祭上帝依乎郊祀是亦  
用燔柴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此詩二章奉璋是發兵  
之事三章六師是伐崇之事春秋繁露日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則首章  
薪之樵之蓋將出征類乎上帝之事或以文王未嘗郊天而周  
官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兩師畢也星占畢主邊兵故  
出師必祀焉武王伐紂上祭於畢則此詩薪樵蓋文王上祭於  
畢之禮又按王尙書云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

大五百卷



者莫謂樸是棗之一種械與樸一木並言毛鄭以樸為械之輩生者殊誤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祿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祿以璋瓚瑞辰按九獻之禮夫人執璋瓚以亞祿惟祭統云大宗伯執璋瓚亞祿鄭注容夫人有故攝焉則代后奉璋瓚者非常禮也春秋繁露曰奉璋義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然周官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亦不得言郊祀之禮祿以璋瓚今按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白虎通義曰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是璋古用以發兵此詩下章言六師及之則上言奉璋當是發兵之事故傳惟言半圭曰璋不以為祭祀所用之璋瓚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二四

无

廣雅書局

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箋周禮追師掌追衡弁則追亦治玉也瑞辰按箋說是也追卽彫之假借說文瑀治玉也彫琢文也治玉以瑀為正字今經傳通作彫與雕爾雅玉謂之彫又曰玉謂之琢彫琢以雙聲相轉注字異而義同荀子富國篇說苑修文篇並引詩彫琢其章趙注孟子彫琢治飾玉亦引詩彫琢其章是彫琢皆治玉之證追與彫雙聲故假借通用猶雕弓詩作敦弓士冠禮注追猶堆也說文自小官也今俗通作堆也毛公特以追琢分屬下句金玉故謂金曰彫耳周官追師鄭注及玉篇並引詩章作璋三家詩或有作璋者則追為治玉益可知矣

金玉其相傳相質也瑞辰按說苑修文篇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是亦訓相為質

網紀四方箋以罔罟喻為政張之為網理之為紀瑞辰按說文網網紘也網為網之大繩商書所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至於紀則說文曰統紀也紀別絲也淮南泰族篇曰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是紀乃抽絲之稱凡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得其紀而眾絲始可理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為五刑清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是紀與綱各別之證箋以綱紀皆為取罔罟為喻失之樂記中和之紀鄭注紀總要之名也禮器器之紀也紀散而眾亂鄭注紀者絲縷之數有紀也是紀之本義謂得其統紀而眾絲可治猶之綱舉而目張也此詩正義謂綱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放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亦非詩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二四

无

廣雅書局

早麓

序申以百福干祿焉瑞辰按干祿與百福對言干祿疑干祿形近之譌此詩于祿豈弟及假樂詩于祿百福干皆當作千百之千傳譌已久遂以干字釋之耳

瞻彼早麓傳早山名也麓山足也瑞辰按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早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明一統志早山在漢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是早為山名之證尙書納于大麓馬鄭注並曰麓山足也與毛傳合麓通作鹿春秋僖四十年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日林屬於山曰麓詩

言榛栝濟濟周語引此詩而釋之曰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則麓宜謂林屬於山者矣

瑟彼玉瓚傳玉瓚圭瓚也箋瑟潔鮮貌釋文瑟又作瑟瑞辰按說文瓚玉英華相帶如瑟弦引詩瑟彼玉瓚又瓚字注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瓚兮其瓚猛也又璠字注引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是瓚本从玉瑟聲兼从瑟會意作瑟者正字作瑟者省作字也周官典瑞注引詩卣彼玉瓚又作卣羣經音辨曰卣玉采也作卣者蓋三家詩瑟卣古音同卣故通用猶卣之通作盍也

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釋文黃金所以流鬯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定本及集注皆曰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瑞辰按此箋合黃流為一以秬鬯之酒為金所照其色黃因名黃流非傳義也傳蓋分黃與流為二以黃即黃金勺也故曰黃金所以飾凡勺皆有鼻為酒所流之處因名其鬯為流故曰流鬯也在中者對青金外言之則黃與流皆在中非朱中之中正義謂傳有飾字是也若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是合黃流為一皆指秬鬯箋不須復云黃流秬鬯矣正義合傳箋為一失之

清酒既載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瑞辰按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載與飶音同說文飶設飶也从飶食才

聲讀若載此詩載卽飶字之同音假借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既載清醑義同廣雅亦云飶設也石鼓詩載皆作飶士昏禮

匕俎從設北面載載亦設也此箋以既載為已在尊中失之瑟彼柞械民所燎矣傳瑟眾貌箋柞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煊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瑞辰按械樸箋云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詩釋文云燎說文作寮一云柴祭天也是知民所燎矣當謂取為燔柴之用箋謂除其旁草非也又按爾雅械白椈郭注椈小木叢生有刺與柞為樸樹無刺者別通志引陸璣疏云三蒼說械卽柞非也

施于條枚箋延蔓於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瑞辰按詩以葛藟之延蔓於條枚與福祿之歸君施延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聲之轉呂氏春秋知分篇韓詩外傳卷二引詩並作延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作延從韓詩也箋訓延蔓亦本韓詩為訓求福不回箋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瑞辰按說文囊裏也从交韋聲經傳囊通作違因韋與回同聲又借作回小旻謀猷回通傳回邪也大明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卽囊裏之囊明回為囊之假借也說文漳回也取聲近為義尚書靜言庸違吳志陸抗傳引作靜言庸回史記又作共工善言其用辟回辟皆邪也此詩求福不回毛雖無傳蓋以義同小旻大明章耳晏子春秋曰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引詩求福不回又云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呂氏春秋知分篇載晏子引此詩求福不回高誘注求福不以邪道正訓回為囊裏之囊箋以為不違先祖之

道讀同章背之違說文背也失其義矣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為王室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言其謙恭自卑小也瑞辰按思齊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妣嗣徽音乃言大妣兼嗣大姜大任之德音耳先大任而次大姜古人行文自有錯綜不必以思媚周姜為大任思愛大姜配大王之禮也傳訓齊為莊正義以為釋言文今釋言作疾齊壯也齊壯皆與疾同義齊當讀如幼而徇齊之齊齊疾亦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美德也莊壯古通用或毛公所據爾雅自作莊耳說文媚說也說即悅字與傳訓愛義近說文又曰嬌媚也媚順也讀若媚嬌媚之義通於美好廣雅媚好也媚古訓為好皆言其德之美不必如傳訓愛兩思字皆語詞鄭訓為常思失之周京本皆地名後以周為有天下之稱以京為王室之稱非有尊卑大小之別且京室之婦本承大姜言之不指大任箋以為大任言京以見其謙恭自卑小也亦非詩人或言周或言京特變文以見義若以為周大京小則大明詩來嫁于周曰嬪于京皆指大任言豈亦有大小乎則百斯男傳大妣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瑞辰按百男特頌禱之詞猶假樂詩子孫千億耳傳謂眾妾則宜百子失之

大四百八十四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宗公大臣也瑞辰按宗尊雙聲宗公即先公也言其久則曰古公言其尊則曰宗公又宗崇古通用崇高也則宗公猶云高祖與尊義亦正相近傳云宗公宗神者蓋據下文連言神耳亦當指先公言箋訓為大臣失之胡承珙據周官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為宗廟謂宗公即宗廟之先公說亦未確

神罔時恫傳恫痛也瑞辰按恫痛以雙聲為義爾雅釋言恫痛也說文恫痛也一曰呻吟也不引詩恫字注大兒引詩神罔時恫蓋許君所見毛詩自作恫假借字也爾雅釋文亦曰恫字或作恫與說文合桑柔詩釋文恫本又作痾痾字說文所無見玉篇蓋後作字即恫之或體時與所古同義通用詳見王氏經義述聞神罔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時怨猶言神罔所怨也神罔時恫猶言神罔所恫也箋訓時為是失之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刑正也趙注孟子訓刑為正義本韓詩說文今古文法字正亦法也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法而不譎是知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為治也說文寡少也从宀頒分也宀分故為少也此但釋從頒訓少之義頒少特為假借若頒之本義則說文訓大頭也寡從頒會意宜有大義書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寡命即大命也康誥乃寡兄勸寡兄即長兄也此詩寡妻亦謂大妻故得以適妻釋之適與嫡通廣

大五百

雅嫡君也據爾雅曰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而尸子曰天帝  
皇后辟公皆大也是訓君者皆有大義廣雅又曰嫡正也爾雅  
曰正長也長亦大也是適妻即正妻亦有大義毛傳以釋寡妻  
益可證寡妻之為大妻矣箋以寡有增成其義失之又按物大  
者必少寡少亦大義之引申胡承珙曰適與庶對庶為眾則適  
為寡矣諸侯一娶九女八皆為妾惟一為適則訓適為寡少義  
亦得通不得如箋以寡有為賢耳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御治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訝迎也說  
文訝迎也傳以御為訝之假借故以迎釋之御迎以雙聲為義  
又迎字亦有御音楚辭離騷九疑續其竝迎與故為韻則迎可  
讀若御故傳以御為迎又迎之義為進謂由刑寡妻至兄弟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進及於家邦傳訓御為迓猶訓御為進也此詩至于兄弟二句  
承上刑于寡妻言刑法也法即所以治也不須更言治以御于  
家邦由兄弟而推及之迎即接也謂以接於家邦廣雅接偏也  
猶言以徧於家邦王肅於迎下增治字鄭訓為治趙注孟子訓  
享言享天子國家之福竝失之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箋臨視也保猶居  
也文王之在辟靡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  
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瑞辰按傳云以顯臨之則不為語詞  
不顯即顯也至以保安無厭釋無射亦保則與上句文法不類  
今按無為語詞無射即射猶之無念即念也古射字與夜夕字  
疊韻亦通用故春秋狐射姑穀梁傳作夜姑曹莊公名射姑史

記作夕姑夜夕皆有闇冥之義廣雅昔夜闇也昔即夕也祭義  
夏后氏祭其闇鄭注闇昏時也古字義生於音射與夜夕同音  
亦即有闇晦之義故詩以射對顯言顯為明則射為闇矣詩兩  
亦字皆語詞不顯亦臨猶云顯則臨也無射亦保猶云闇則保  
也臨者臨視之義保者保守之義言文王無時不警惕也傳箋  
竝失其義矣又按爾雅釋詁射厭也厭晚闇竝雙聲射可訓為  
厭教之厭即可訓為厭闇之厭此亦射有闇義之證

肆戎疾不殄假不瑕傳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  
絕烈業假大也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  
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不己之而自已言  
化之深也瑞辰按通鑑注引風俗通戎者兇也白虎通禮樂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戎者強惡也戎疾與烈假對文戎疾皆惡也傳訓戎為大失之  
厲烈古同聲厲說文作癘云惡疾也公羊傳作痢何休注痢者  
民疾疫也烈即癘之假借假即瘕之假借說文瘕女病也段玉  
裁以女為衍字靈假亦一聲之轉隸釋載漢唐公房碑作厲靈  
不遐蓋本三家詩是知箋訓厲假為病亦本三家詩正讀烈假  
如瘕也詩兩不字皆句中助詞肆戎疾不殄即言戎疾殄也烈  
假不瑕即言厲靈之疾已也傳云不絕之而自絕箋云不已之  
而自已失之迂矣孔廣森以疾殄與下假瑕為句中韻疑殄轉

音近殄殄疾古音皆在去聲霽韻今按疾从矢聲方言軫戾也  
如瀆漢書音軫如拂戾之戾正與矢音同部  
不間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天合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

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瑞辰按王氏釋詞曰兩不字兩亦字皆語詞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宣二年左傳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是納諫爲入也今按王說是也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即納也故納諫得爲入矣傳箋竝失之

小子有造傳造爲也箋小子其弟子也子弟皆有所造成瑞辰按說文造就也造就二字以疊韻爲義爾雅釋言造爲也廣雅釋詁爲造二字竝云成也淮南子天文訓介蠱不爲高注不成爲介蠱也是爲即成也是知傳訓造爲爲箋以成程之正是申明傳義閔予小子詩遭家不造傳造爲箋云造猶成也義與此章正同正義以爲異義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

廣雅書局

古之人無敦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瑞辰按古敦擇擇三字同音通用雲漢詩耗敦下土箋敦敗也敦即擇字假借說文擇敗也引書彝倫依釋今書作敦鄭注亦訓爲敗是敦釋一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呂刑敬忌固有擇言在躬擇當爲敦敦即擇也言罔或有敗言在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今按此箋讀敦爲擇引字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而日以身化其臣下蓋亦訓擇爲敗謂古人無敗德故能化其臣下也正義及說孝經者均以身爲無可擇失之迂矣

與髦斯士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瑞

辰按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髦之言髦謂選擇也關左右髦之傳爾雅釋言髦選也正釋此詩與髦斯士猶云樂選斯士耳傳以譽髦斯士連上讀箋以譽爲名譽髦爲成爲俊乂之美均失之

皇矣

求民之莫傳莫定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貉嘆安定也莫即嘆之省借說文嘆嗷嘆也呂覽高注嘆然無聲也嗷嘆無聲則定矣廣雅釋詁嘆安也安亦定也下文貉其德音貉亦嘆之假借故左傳韓詩皆引作莫釋文引韓詩曰莫定也與此傳訓莫爲定正同至漢書潛夫論及文選注竝引作求民之瘼瘼謂病也蓋本三家詩顏師古匡謬正俗不知民瘼義本三家詩直謂屬詞者改莫爲瘼誤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

廣雅書局

維此二國傳二國夏殷也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宗侯也瑞辰按傳說是也書言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論語周監於二代皆以夏殷竝言與詩言二國同耳或謂夏已遠不得與殷竝言因謂古文上作二與一二之二相似二國當爲上國之譌非通論也

維彼四國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箋四國謂密也阮也祖也共也瑞辰按詩中言四國者多係泛言傳以四國爲四方是也至以彼爲彼有道則非文四年左傳引詩爲彼二國其政不獲爲此四國爰究爰度彼此二字與毛詩互異潛夫論引詩上下二字皆作此字足徵彼此蓋隨言之非有異義

爰究爰度傳究謀度居也箋度亦謀也般崇之君其行暴亂不  
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瑞辰按  
宅度古同聲通用故書宅西緝人注作度西詩宅是鎬京坊記  
作度此維與宅論衡亦作度是知爾雅釋言宅居也即毛傳度  
居也所本正義不明通借遂不知其訓本爾雅矣方言度居也  
尻與居同書何度非及史記周本紀作何居非其宜是皆度訓  
居之證說文尻處也王尚書曰處爲居爲止又爲審度大戴禮  
官人篇以其聲處共氣謂審其氣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處其形  
謂審其形也淮南兵略訓處次舍謂審度次舍也周語目以處  
義謂相度事宜也今按王說甚確居與處同義處爲審度則居  
亦有審度之義易象詞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居賢德即審度賢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德也君子以辨物居方居亦辨也居方即審辨方向也毛傳訓  
度爲居其意當亦以居爲審度鄭君不知居有審度之義故改  
訓度爲謀而正義因以度地居民爲說失其義矣又按爰究爰  
度當謂天之謀度四國箋以爲四國助般崇謀亦非詩義  
上帝者之傳者惡也毛本作老也箋者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  
老瑞辰按廣雅諸怒也玉篇著怒訶也廣韻諸訶怒也怒惡義  
同傳蓋以耆爲諸之借字故訓爲惡說文無諸字古蓋止借作  
耆耳又按耆从旨聲旨責二字雙聲廣雅怒責也讀怒也責與  
怒皆惡也以聲爲義則耆字亦得訓惡耳箋訓爲老失之正義  
謂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尤失之鑿矣至潛夫論班祿篇引  
詩作上帝指之此亦諸之同聲假借字或遂以爲上帝指示之

大五百三十六

未免望文生義矣廣雅釋言指斥也斤字說指斥亦怒責之義  
正與耆之訓惡怒者同足證聲同者義亦同耳胡承珙曰耆疑  
即指之借字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

此維與宅傳宅居也箋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  
王所瑞辰按淮南子汜論篇引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去  
殷而遷於周也漢書匡衡傳谷永傳並引詩作此維子宅言天  
以文王之都爲居也俱與箋義合足證箋說有本然天固非有  
形可居也宅度古同音通用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此維  
與度宅即度猶言帝度其心耳詩因上言爰究爰度故下假宅  
爲度以與度爲韻此亦義同字變之類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  
據坊記引作度是鎬京宅亦度之假借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作之屏之釋文屏必領反除也經義述聞曰作讀爲柞周頌載  
芟傳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  
之爾雅作削郭注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瑞辰按柞槎聲  
近通用說文槎衰斫也引春秋傳山木不槎當作木不槎槎國  
語韋昭注槎斫也西京賦注引賈逵解詁曰槎邪斫也集韻柞  
與槎同是知柞爲槎之假借柞作同音槎可假爲柞即可假爲  
作柞作皆槎字之借直云作讀爲槎可也不必更轉讀爲柞耳  
說文屏蔽也屏除也屏訓除當爲妍之假借  
其苗其翳傳木立死曰苗自斃爲翳瑞辰按爾雅木自斃神立  
死苗蔽者翳郭注引詩其苗其翳邵氏正義引李巡本蔽作斃  
云斃死也此詩正義引爾雅斃者翳正从李巡本斃斃蔽二字

大五百七十一

古同聲假借通用爾雅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又作斃是也釋  
木木自斃神蔽者翳蔽作斃者借字故李巡本作斃者翳毛傳  
亦作自斃為翳胡承珙曰爾雅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之木  
下乃以翳與翳相對成文謂一立一踣其說是也周官鄭注泰  
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是菑有立義故爾雅以木之立死者為  
菑菑側二字亦雙聲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為菑何休注菑  
周埒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說文繫傳曰既枯之木側立不  
仆根著於地曰菑是也韓詩以菑為反草李巡以當死害生曰  
菑並失之爾雅木自斃神說文神作楨云仆木也仆與弊亦雙  
聲毛詩不取爾雅自斃神而以自斃為翳斃當讀蔽胡承珙曰  
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正與菑立相對李巡以蔽為斃訓死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之韓詩翳作殄殄亦仆也後漢光武紀注曰殄仆也仆與踣通  
翳殄雙聲翳即殄之借字故釋名曰殄翳也就隱翳也與爾雅  
蔽者翳同義說韓詩者乃曰殄因也因高埒下也郭注爾雅蔽  
者翳謂樹蔭翳覆地者失其義矣  
其灌其柵傳柵柵也瑞辰按柵與菑翳灌相類不應獨為木名  
經義述聞曰柵當讀烈烈柵也斬而復生者也方言烈柵餘也  
陳鄭之問曰柵晉衛之問曰烈秦晉之問曰肆或曰烈是烈柵  
肆一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詁烈柵餘也郭注晉衛之問曰  
肆陳鄭之問曰烈與今方言互異柵說文作櫛云櫛伐木餘也  
櫛或作櫛从木辟聲又不古文櫛从木無頭又柵亦古文櫛商  
書若顛木之有由斃說文引作若顛木之有粵櫛書釋文引馬

云顛木而肆生曰柵柵即柵之隸變肆與斃以雙聲假借烈與  
斃以疊韻假借斃可假為烈即可假作柵矣灌為叢生烈為柵  
生二者相對成文猶菑與斃一立一仆也說文裂繒餘也木之  
餘為烈衣之餘為裂其義一也又餘子曰斃子米牙曰斃亦與  
斃為木餘同義柵義又近烈廣雅釋餘也詩序宣王承厲王之  
烈猶云承先王之餘也段玉裁謂柵當作櫛爾雅本相磨櫛乃  
另釋枝柯皮甲之類不與上節木自斃神等句為一例未若讀  
柵為烈為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應是本作應也釋文申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瑞辰按  
爾雅釋詁申貫並訓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玉  
篇串或為慣傳以串即貫字之假借故以習釋之未若箋謂串  
夷即混夷為允串即母字之隸變貫母古今字昆貫雙聲吠與  
昆貫亦雙聲故知串夷混夷為一皆吠夷之假借或又省作犬  
夷皆一音之轉患字从串得音故串夷或作患夷亦同音假借  
字耳正義乃以患夷為患中國之夷失之鑿矣至箋釋路字正  
義从孫毓本作應而以本或作瘠為誤今按或本作瘠者是也  
古路與露同露之言臚也瘠者其筋骨外見臚列於外故訓為  
露又訓為羸露通作路孟子是率天下而路趙注是率天下之  
人以羸路也又通作潞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卒罷潞高注潞

羸也箋以路爲露之假借故訓爲瘠古以國之盛爲肥則以衰爲瘠矣方言廣雅並云露敗也左氏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淋底以露其體逸周書皇門解曰自露厥家管子四時篇曰國家乃路路當爲敗敗與瘠義相近瘠之即敗之也露義又近疲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秦策諸侯見齊之罷露罷與疲同罷亦露也詩謂帝遷明德申夷則瘠敗罷德而去故曰載路若訓爲應如云申夷則應則不詞矣正義轉从孫毓作應失之

天立厥配傳配媿也箋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妣也釋文配本亦作妃音同瑞辰按妃配古通用作配者妃之假借配之本義說文訓爲酒色耳下章帝作邦作對傳對配也箋作配謂爲生明君也天立厥配正與作對同義謂立君以配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聖 廣雅書局

古以受天命爲天子爲配天莊子天地篇堯問於許由曰齋缺可以配天乎郭象注謂爲天子荀子大略篇配天而有天下者君夷故殷禮陟配天洛誥其自時配皇天皆以人主受天命爲配天文王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配上帝亦配天也天立厥配宜指文王配天而言胡承珙曰妃之爲媿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媿正當爲配天之義不得如箋以爲賢妃

奄有四方傳奄大也瑞辰按周頌執競奄有四方傳奄同也爾雅釋言荒奄也又弁蓋也弁同也弁奄古通用說文奄覆也大

大五百三十一

詰各有當如樛木詩葛藟荒之毛傳荒奄也當爲奄覆若云奄有奄大奄同則不詞矣書性荒度土功鄭注荒奄也當爲奄大若云奄有奄同則不詞矣至此詩及執競並云奄有四方闕宮詩奄有下國奄有下土奄有龜蒙玄鳥詩奄有九有蓋以奄有二字連文奄卽有也奄卽爲有而複稱之曰奄有猶撫本爲有廣雅撫而經傳亦連稱撫有也奄訓有者亦語詞猶有虞有周之比毛傳或訓大或訓同失其義矣

帝省其山箋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兩瑞辰按省善義本釋詰然下文柞械斯拔松柏斯兌乃人之拔去叢木以待松柏大木之易直實人事非天時也說文省視也又曰相省視也帝省其山當謂帝省視其山不得以爲善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聖 廣雅書局

四章維此王季瑞辰按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作維此文王此詩正義云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又樂記引詩莫其德音十句鄭注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又徐幹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其說蓋皆本韓詩陳碩甫曰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此毛詩作文王之證今按左傳及韓毛詩作文王是也詩猶其德音四句皆言文王之德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乃言文王之德能使民順比也祭統身比焉順也荀子議兵篇曰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順與比義正相近易比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左傳擇善而從之曰比正以從釋比字詩比于文王承上克比言之言民之親比於文王也惟詩上作維此文王下乃言比於文王耳鄭本誤作維此文王因讀比爲比

大五百三十二



方之比又因以父同子言之不順正義遂以文王爲泛言文德之王矣

猶其德音傳猶靜也箋德正應和曰猶釋文猶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正義曰左傳樂記韓詩猶皆作莫釋詁云猶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瑞辰按爾雅今本作貉嘆定也據釋文貉本又作貉嘆本亦作莫是正義所引即釋文所云又作本也據說文嘆嘖嘖也玉篇云嘆靜也是訓靜者以嘆爲正字毛詩作猶爾雅作貉皆同音假借字韓詩作莫省借字也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莫靜也則韓詩又有作莫者矣又按爾雅釋言漢清也說文亦曰漢清也漢書賈誼傳注漢靜也則漢亦與嘆音義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望

廣雅音義同

克長克君瑞辰按君本文韻之類此詩以君與類比相協則轉讀若威爲微韻之類蓋微爲文之陰聲故君轉讀若威猶殷讀若衣也說文蒼讀若威又引漢律婦告威姑即君姑皆君可讀威之證孔廣森曰集韻八未部有窘字巨畏切此音君當同之易順以從君也與其文蔚也爲韻讀法正同

其德靡悔箋王季之德比於文王无有所悔也瑞辰按悔當爲晦之假借尙書洪範曰貞曰悔鄭注悔之言晦也段玉裁桂馥竝曰晦猶終也釋名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是晦之義爲終爲盡此詩靡悔正當訓晦其德靡悔猶云其德不已故下即繼以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矣舊竝訓爲悔恨如云其德無恨則不同若如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是又於經文其德

之下增成其義而後明非詩義也蓋由不明詩人假借之義故不免辭費耳

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畔援猶跋扈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強也箋義正本韓詩畔援通作畔換漢書敘傳曰項氏畔換師古注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引詩無然畔換又作泮免叛換卷阿詩泮免爾游矣箋泮免自放恣之貌魏都賦雲徹叛換張載注叛換猶怒恣也又作伴換玉篇伴字下曰詩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爰有緩音故通作換畔換二字疊韻傳分畔援爲一失之跋扈爲彊武貌急就章有潘扈隸釋成陽令唐扶碑夷粵佈掘皆一語之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望

廣雅音義同

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瑞辰按箋訓岸爲訟是也誣者語詞訓大亦語詞也朱彬有釋大一篇詳言之矣先登於岸謂先平獄訟即書傳所稱文王一年斷虞芮之訟也爭田者非畔援即歆羨帝謂文王無信縱其畔援歆羨正所以平其獄訟耳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是不直也瑞辰按侵阮徂共承上敢距大邦言之毛傳言密須侵阮遂往侵共是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正與毛傳合箋從魯詩以阮徂共爲三國不若毛傳爲允

王赫斯怒箋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瑞辰按正義曰斯盡釋

言文今爾雅釋言無之惟方言漸盡也文選百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李善注引方言賜盡也斯賜雙聲故通用正義所引釋言當為方言傳寫之譌然以經文觀之斯乃語詞斯猶其也王赫斯怒猶云王赫其怒與詩言有扁斯石則百斯男有秩斯祐句法正同不得如鄭訓為盡也正義釋傳訓斯為此亦非

以按徂旅傳按止也旅地名也箋以卻止徂國之兵眾瑞辰按按字孟子引作遏按遏二字雙聲爾雅竝訓為止故通用旅呂古同聲通用孟子引作以遏徂莒趙注以遏止往伐莒者蓋以莒為國名毛傳以旅為地名正以旅為莒字之假借地名猶言國名也上文言侵阮徂共而下文又言以遏徂旅者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國名也

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其說是也至韓非子難二云文王伐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彼言文王伐莒與詩文王遏往莒者異義或謂即此詩遏莒之證非也至鄭箋以徂為國名經傳無徵不若從傳義為允

以對於天下傳對遂也箋對答也以答於天下嚮周之望瑞辰按廣雅釋詁對揚也古或連稱對揚或稱遂揚對即遂遂即揚也以對於天下猶言以揚於天下以揚於天下猶言以顯於天下以稱於天下也孟子趙注以揚名於天下正本毛傳訓遂之義詩正義釋毛謂遂天下心失之箋訓答亦殊毛義依其在京箋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瑞辰按王氏經義述

間曰依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詞依之言殷殷盛也言文王之兵盛依然其在京地也今按王說是也依殷二字雙聲古通用此詩依其正與鄭風言殷其句法相同

侵自阮疆箋以往侵阮國之疆瑞辰按戴震毛鄭詩考正曰疑侵當作寢兵之寢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謬今按戴氏疑侵當為寢是也古文多省借寢即可假借作侵不必其為譌字耳依其在京是已還兵於周京則侵自阮疆是道迹其息兵於阮疆之始毛傳以侵阮者為密須則周人伐密所以救阮不得言侵阮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度其鮮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鮮善也瑞辰按詩譜正義引皇甫謐曰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此詩正義引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是又以詩度其鮮原即為宅程與詩譜正義互異惠棟詩古義又據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紀年帝辛五十一年秋周師次於鮮原以為鮮原在商周之境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為程邑今按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此詩承上章伐密言之正義以度其鮮原即為宅程是也但不得以鮮原為地名耳王出圖商之鮮原自為地名在商周境上此詩下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不得遠在商周之境鮮原蓋泛言小山下原非地名也度其鮮原即公劉詩陟降在岐復降在原特彼分言之此合言之耳公劉詩傳

嘯小山別於大山也與此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合鮮獻古通  
用月令鮮羔卽幽風之獻羔是其證也古者建國必先相度其  
山川原隰定之方中詩景山與京降觀于桑縣詩周原膺膺公  
劉詩陟降在嘯復降在原于胥斯原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  
于京皆與此詩度其鮮原同義而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  
與度其鮮原句法正同則鮮原之不爲地名明矣鄭箋訓鮮爲  
善正義言文王徙鮮原惠棟引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釋此詩之  
鮮原竝失之矣又按爾雅小山別大山鮮文選吳都賦注長笛  
賦注竝引作嶰胡承珙曰爾雅本作解字故郭注曰不相連作  
嶰者後人妄加山旁耳今按毛傳一引作鮮一引作嶰則爾雅  
本古亦有作鮮者鮮斯古音近斯之言析也則鮮與解義亦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通又鮮解二字雙聲古音同在支部故字得通用耳

萬邦之方傳方則也箋方猶嚮也爲萬國之所嚮瑞辰按爾雅  
矩則法也廣雅架方也架所以爲方架爲法則知方亦爲則萬  
邦之方猶云萬邦爲憲憲亦法也則也廣雅又云方正也正亦  
所以爲嚮則也箋訓爲嚮未若毛傳之確

在渭之將傳將側也瑞辰按將則二字雙聲側从則聲故將得  
訓側將旁二字疊韻旁亦側也又將與牆古通用公羊成三年  
經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穀梁經作伐牆咎如釋名輿棺  
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是牆爲在旁之名將與牆音近義同故  
將亦爲側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傳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

有所更箋夏諸夏也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  
更王法者瑞辰按以與古通用聲以色猶云聲與色也夏以革  
猶云夏與革也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以聲色對舉是其證矣汪氏德鍼曰不大聲以色者不道之以  
政也聲謂發號施令色謂象魏懸書之類不長夏以革者不齊  
之以刑也夏謂夏楚扑作教刑也革謂鞭革鞭作官刑也其說  
得之可正傳箋之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高注竝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是知詩言不識不知正謂生而知之無待於識古知今故箋  
又云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怨耦曰仇瑞辰按傳訓仇爲  
匹是也仇方卽與國也弟兄則謂同姓後漢書伏湛言文王受  
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蒼蔡以定行  
事故謀則成卜則吉引詩詢爾仇方同爾弟兄爲證所謂詢之  
同姓卽指詩同爾弟兄言也古音兄讀如荒正與仇方爲韻當  
以後漢書引作同爾弟兄爲正今作兄弟者乃後人誤倒耳  
以爾鈎援傳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正義鈎援一物正謂  
梯也以梯倚城相鈎引而上援卽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

以攻宋蓋此之謂瑞辰按墨子備城篇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鉤二衝三梯四堙五水六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十輶輶十一軒車十二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分鉤與梯為二則鉤非即雲梯明矣六韜軍用篇有飛鉤長八寸鉤莖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百二枚蓋即此詩之鉤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又申言之曰所以鉤引上城者非謂鉤即梯也正義謂鉤援即雲梯失之

與爾臨衝傳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名知臨衝俱是車也瑞辰按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鉤衝梯四者是臨衝二者不同之證墨子有備高臨篇云敢問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至廣雅書局

適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不言臨為車其言備具則曰臨以達努之車竊謂臨車可用以守城即可用以攻城又詩與衝並言衝為車則知臨亦車耳至臨韓詩作隆者臨隆二字雙聲古通用故隆衝又作衝隆淮南子兵略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惠氏棟武氏億段氏玉裁並以隆衝為衝車之高大者未若傳疏訓為二車為確說文輶陷敵車也衝即輶之假借六韜軍用篇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蓋衝本以陷陣亦兼用以攻城又按六韜軍略篇凡三軍有大器攻城圍邑則有輶輶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飛樓蓋即墨子之軒車左傳之巢車則臨衝與巢車有別惠氏棟謂臨衝為巢車之類亦非

是類是禡傳於內曰類於外曰禡箋類也禡也師祭也瑞辰按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說文禡以事祭天神毛傳蓋以類祭天神是將出征時事故曰於內曰類然此詩是類是禡承上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言之蓋與禡並祭於所征之地淮南子本經篇有不行王道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高誘注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引詩是類是禡則高誘以詩是類為類祭社矣祭天曰類祭社亦曰類此詩類禡並言當從淮南子高注以類為祭社為是不必如毛傳云於內曰類也禡周官肆師甸祝皆作貉杜鄭讀貉為十百之百禡百雙聲故通用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至廣雅書局

傳以致附與類禡對舉遂並以祭神釋之然祭祀未有專名致者附祭先祖卒哭之祭其子孫自為之亦非師祭也竊謂致者致人民土地說文致送詣也送而付之曰致已克而不取之謂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入陳祝祓社即此詩之是類也又曰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即此詩之是致也附當讀如拊循之拊亦通作撫隱十年左傳曰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即此詩是附也說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何楷謂即此詩是致是附其說是也僖十九年左傳宋司馬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臨衝開閉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弗弗以下言其再舉也惟初伐未遂絕滅之故類禡之後惟致

其土地人民而已惟拊循其國而已至於致之拊之而不知悔乃復伐而絕滅之耳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忽滅二字並云盡也是忽滅二字同義凡二字同義即可互訓毛傳訓忽為滅猶之爾雅樓斂並訓為聚而角弓鄭箋即訓婁為斂婁即樓也正義謂忽滅者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是先儒互訓之妙唐人已莫能知失傳惜矣

靈臺

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瑞辰按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趙岐孟子注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皆與序言文王有靈德不合惟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有善德而名其臺為靈臺固與沼又因在臺下而同名之為靈不必以為神靈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瑞辰按服虔左傳注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自是周制當文王時未必有天子諸侯之別許慎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固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固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案公羊說所謂時臺即觀臺也亦據周制言之文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爾雅書局

時未必有三臺之別詩言靈臺而繼以靈沼靈囿鄭箋又以靈臺即觀臺是文王時望氛祲及苑囿之樂統於靈臺乎備之又

按經與基雙聲爾雅釋詁基始也釋言基經也經亦始也鬼谷子抵巇篇經起秋毫之末注經始也是經始同義之證經始猶言經起亦始也賈子禮容篇亦云基者經也經始又如書言周公初基周語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章注基訓為始皆二字同義毛傳於訓詁靈臺之下始云經度之也是以度之釋下經之營之之經非釋上經始靈臺之經也箋及正義皆以度始釋經始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爾雅書局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瑞辰按傳意蓋言不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為之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注不用一日即成之義本毛傳至賈誼引此詩而釋之曰弗期而成趙岐孟子注曰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章昭注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說均與鄭箋合蓋皆以不日為不立期限而以成之為有成功以見其成之速也然考宣十一年左傳為艾獵城沂量功命曰昭三十二年左傳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是古者工事之興皆上預立期日詩不日成之四字當連讀謂不限期日以成之即下章經始勿亟也此詩傳箋異義正義合為一失之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瑞辰按說文囿苑有垣也一日養禽獸曰囿養字从太平御覽引增古者囿蓋有二一是田獵之處一是宴游之所雖同是養禽獸而地之大

小不同田獵之圃即藪澤周官職方氏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白  
虎通苑圃在東方引詩東有圃草是也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圃  
公羊何休注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  
一也又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  
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孟子文王圃方七十里齊圃方四十里所  
謂圃皆藪澤以供田獵也周官圃人掌圃游之獸禁鄭注圃游  
圃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趙岐孟子注雪宮離宮之名宮有苑圃  
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所謂圃皆養禽獸以供玩游也此詩靈圃  
與臺沼並言其為游玩之圃無疑毛傳乃以百里四十里之圃  
當之失其義矣

鹿鹿濯濯傳濯濯娛遊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濯大也韓詩濯美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也孟子趙注獸肥飽則濯濯廣雅濯濯肥也蓋本三家詩肥與  
美大義並相近據說文濯直好兒廣雅釋詁濯好也釋訓濯濯  
好也濯濯當即濯濯之假借

白鳥鴛鴦傳鴛鴦肥澤也瑞辰按說文鴛鳥白肥澤兒音義與  
唯近說文唯鳥之白也何晏景福殿賦唯唯白鳥唯唯即鴛鴦  
也說文又曰唯白牛也與唯聲義正同又作唯唯廣雅釋詁唯  
白也釋訓又曰唯唯白也唯唯蓋即唯唯之或體孟子引作鶴  
鶴趙注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賈誼新書引詩作皜皜並同聲  
假借字當以毛詩作鴛鴦為正字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  
鴛義本說文

虞業維樅傳樅者曰虞橫者曰樅業大版也樅崇牙也箋虞也

柶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瑞辰按說文虞

鐘鼓之柶也飾為猛獸从虎鼎象形其下足考工記梓人以

贏屬為鐘虞戴震補注曰虞所以負篋引西京賦洪鐘萬鈞猛

虞趨趨負筥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驥薛注當筥下為兩飛獸

以背負是虞以負筥之證而毛云植者曰虞蓋虞以猛獸之形

為柶足夾於兩旁即就其身為植柱上設橫筥許自其在下者

言之曰柶毛連其植柱言之曰植者也虞通作鉅司馬相如上

林賦萬石之鉅即虞也箋云刻畫以為飾據墨子貴義曰鉅者

白也說文業字注云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則鉅業當即以白

畫之之謂說文引詩巨業維樅皆同聲假借字作巨者蓋三家

詩寶應劉玉麀曰玉篇巨大也書傳賁大也賁與巨並訓為大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虞業維樅

賁鼓正對巨業而言巨業即所謂大版謂之業也亦可以備一

解至說文虞或作錄廣韻引埤蒼錄樂器以夾鐘削木為之是

虞古用木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錄則虞

之用金蓋自秦始故其字从金作錄又按業為大版周禮樂正

司業謂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版也書版亦謂之業故管子宙合

篇曰脩業不息版曲禮請業則起謂持版以問也後乃通以篇

卷為業耳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瑞辰按說

文倫思也倫字注又曰倫理也傳蓋以論為倫之假借思猶鯁

也與理同義論亦从倫會意公食大夫禮雍人倫膚七注今文

倫或作論是論倫古通用之證正義謂傳箋異義失之

於樂辟靡傳水旋丘如璧曰辟應以節觀者瑞辰按戴震毛鄭詩考正曰辟靡於經無明文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傳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於彼西離古銘識有曰王在離上宮此單言離者也其曰辟上離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注孟子雪宮曰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此詩臺沼囿與辟靡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今按戴說是也辟離特象其池之形制而名之耳薛尚功鐘鼎款識載宰敦父敦銘亦曰王在辟宮又龙敦銘曰王在離位皆古人分言辟與離之說文王於豐造辟離武王遷鎬因仿而爲之有聲詩鎬京辟離是也據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尙書大傳載大唐之歌曰舟張辟離爲班固辟離詩聖皇莅止造舟爲梁所本則辟離之制肇自唐虞固不自文王始也至以大學明堂辟離三離同處此自漢儒據漢制言之耳

離鼓逢逢傳逢逢和也釋文逢埤蒼云鼓聲也字作薛瑞辰按逢逢薛聲皆彭彭之假借說文彭鼓聲也逢彭聲近故通用廣雅薛聲聲也呂覽季夏紀高注一切經音義卷八引詩並作薛薛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引作鼙鼓洋洋洋洋蓋薛聲形近之譌說文又曰鼙鼓聲也鼙與逢逢義亦相近逢與豐聲近同義古皆訓大逢逢當謂鼓聲之大

賸賸奏公傳公事也瑞辰按史記屈原傳集解呂覽達鬱篇高注引詩並作奏功楚詞懷沙篇王逸章句引詩作奏工公功工

古同聲通用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此詩奏公亦謂奏厥成功此王者所謂功成作樂也穀梁宣十二年傳功事也是知傳訓公爲事者正謂公爲功耳

下武

序下武繼文也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瑞辰按此詩序言繼文與文王有聲序言繼伐相對成文繼伐爲繼武功則繼文爲繼文德詩中世德作求應侯順德皆尙文德之事箋以繼文爲繼文王失之詩言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是言武王上配三后不言獨繼文王正義謂太王王季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繼之尤妄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廣雅書局

下武維周傳武繼也箋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瑞辰按序言繼文爲尙文德則詩言下武宜爲後武功下對上言上之言尙則下武卽後武矣編詩者先下武後有聲亦先文德後武功之意

世德作求箋作爲求終也瑞辰按求當讀爲速速匹也配也作求卽作配耳康誥我時其維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某氏傳釋作求曰爲求等正讀求如速其言作求與此詩文義相似彼言作配於殷先哲王此言作配于周三王也言王所以配于京者由其可與世德作配耳

應侯順德傳應當侯維也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瑞辰按爾雅釋詁侯乃也郭注未詳竊謂此詩侯字正當訓乃應侯順德猶左氏傳應乃懿

德也水經注灌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引詩應侯順德直以應侯爲應國之侯太平御覽引陳留風俗傳引詩作唐侯慎德並失之順德淮南經稱篇漢書敘傳顏注並引作慎德箋引易君子以順德正義曰定本慎德順慎古聲近互通然此詩自以作順爲正

昭哉嗣服箋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瑞辰按廣雅釋詁服進行也釋名兩脚進曰行是行與進同義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嗣主人將爲後者是嗣卽後也是知嗣服卽後進也不必如箋云嗣行祖考之事

昭茲來許傳許進箋茲此來勤也瑞辰按茲哉古同聲通用昭茲猶言昭哉謝沈書引作昭哉來御是也續漢書祭祀志引作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 廣雅書局

昭哉來御許御聲義同故通用猶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禦也廣雅許御並訓進又曰服進行也是知昭茲來許猶上章昭哉嗣服也詩五章皆首尾相承此特易字以協下韻哉與茲聲同來猶後也後猶嗣也來許猶云後進箋訓茲爲此來爲勤失之

繩其祖武傳繩戒箋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瑞辰按繩之言承也繩承聲近古通用抑詩子孫繩繩韓詩外傳引作承承是也繩其祖武卽謂承其祖武謝沈書引作慎其祖武承慎聲繩順亦雙聲慎當讀順順亦承也傳箋並訓繩爲戒雖本古義而義似近迂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

其餘福也瑞辰按不遐卽遐不之倒文凡詩言遐不者遐胡一聲之轉猶云胡不也傳箋並訓遐爲遠失之

文王有聲

通駁有聲箋通述瑞辰按通聿吹曰古通用說文吹詮詞也从欠从日亦聲引詩吹求厥靈漢書幽通賦吹中和爲庶幾今文選本作聿蓋作吹爲正字曰卽吹之省聿通皆同聲假借戴氏震曰凡詩中言通言聿言曰皆吹之通借爲承明上文之詞說文曰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今按爾雅釋言坎律銓也坎當卽吹字形近之誤律卽聿也銓卽詮也則皆假借字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毛 廣雅書局

瑞辰按滅蓋洫之假借說文云古文闕作闕又滅从或聲讀若溝洫之洫皆滅洫古通用之證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是也滅韓詩作洫薛君章句曰洫深池也文選西京賦經城洫薛綜注洫城池也池亦稱溝虞翻易注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毛傳蓋本作城溝猶云城池傳寫者譌作成溝箋遂以方十里爲成申釋之耳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間之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間之洫也箋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成今本作城誤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正義言鄭君於城制凡



兩解一為天子城方九里據匠人營國方九里為天子制也一為天子城方十二里據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為節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五里也陳啟源曰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為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為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六百二十步正合天子城方九里之數則當以匠人營國方九里為得其實此箋謂文王城與成偶為方十里亦誤

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瑞辰按禮器引作匪革其猶棘革古同音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是其證也猶古讀若袖正與孝讀若歟相協毛詩作欲者欲猶雙聲古通用方言東齊曰裕或曰猷欲轉為猶猶裕轉為猷也書無教逸欲有邦後漢陳蕃傳作逸游亦此類禮器猶即欲字之假借鄭注禮訓猶為道失之

王公伊尹傳濯大也箋公事也瑞辰按公功古同聲通用王公即王功也爾雅釋詁濯大也方言濯大也荆吳揚甌之間曰濯韓詩濯美也美亦大也  
維禹之績傳績業箋績功瑞辰按績當為蹟之假借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迹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是也哀元年左傳復禹之績釋文績本一作迹此績迹通用之證此詩維禹之績及商頌設都于禹之績績皆當讀為迹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蹟蹟同音故詩每假績為迹迹為蹤迹又訓為繼釋詁績繼也昭元年左傳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乎績亦蹟也蹟為步武又為繼猶武為迹又為繼也傳訓績為業箋訓功失之

考卜維王箋考猶稽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考成也考卜維王猶云成卜維王故下即言武王成之箋訓為稽則以考為攷之假借說文攷斂也凡言考校考問字皆假考為攷也稽叶之同音假借說文叶卜以問疑也久口卜讀與稽同

維龜正之箋龜則正之謂得吉兆瑞辰按周官大卜凡國大貞卜鄭司農曰貞問也立謂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賈疏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大小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是古者問龜必以正故龜從其所問亦謂之正正猶貞也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謂共以為當也吳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曰貞正也人從謂之貞龜從謂之貞其義一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武王成之箋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當大於此瑞辰按周官小司徒鄭注成猶定也成之謂定其龜兆之吉

豐水有芑傳芑草也瑞辰按芑草當為芑菜之譌正義正作芑菜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蘆苦葵青州謂之芑按蘆即今北方苦蕒菜然不水生惟說文蘆菜之美者雲夢之蘆呂氏春秋蘆作芹高注芹生水涯芹蘆雙聲故通用廣韻蘆似蘆生水中驅喜切正讀如芑蓋即蘆之假借蘆即芹也爾雅芹楚葵郭注今水中芹菜芹又通莖周禮醢人有芹菹釋文芹音勤徐又音謹

夏小正二月榮莖初學記引經祭鮪下有采芑卽榮莖之異文是知芑芹莖皆以音近通用至表記引此詩鄭注芑枸櫞也則讀芑爲杞不如毛傳芑菜爲確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箋詒猶傳也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也瑞辰按表記引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鄭注詒遺也燕安也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說與箋異蓋本韓詩其讀孫如字不若箋讀孫爲遜訓順爲允蓋下方以燕翼子上不應專言孫也至訓以燕翼子爲安翼其子以翼爲助則比傳箋訓翼爲敬其義較爲允當朱彬曰燕翼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翼翼覆也義與翼助相近

近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十四

奎

廣雅書局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黃濤沈葆和校字

生民

序生民尊祖也瑞辰按此詩毛鄭異說嘗合經文及周禮觀之而知姜嫄實相傳為無夫而生子以姜嫄為帝嚳妃者誤也周官大司樂享先妣鄭注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使姜嫄為帝嚳妃不得言無所妃一證也守祧奄八人賈疏謂守七廟又姜嫄廟使姜嫄為帝嚳妃不得有嫄廟而無鬻一證也詩言履帝武敏而下言上帝不靈闕宮詩曰上帝是依是知帝為上帝非高辛氏之帝三證也武跡也敏拇也見於爾雅釋訓則履跡之說相傳已久四證也詩曰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禮克祀以弗無子許氏益之曰弗無之為言有也故莫匪爾極者言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戴氏震曰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為祓然不直言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又二章居然生子亦出於意外之詞若有夫而生子人道之常何以言以弗無子又何以言居然生子五證也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烏何煥之王逸注元大也帝天帝也竺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夫人之跡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弃也煥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六證也古言履跡生者三一為宓戲孝經魯命決華胥履跡怪生皇義

曰為帝嚳路史帝嚳父僑極取陳豐氏曰哀履大人跡而生暨合后稷而為三又言吞卵生者一一為契殷本紀簡狄吞卵生契一為大業秦木紀女脩吞卵生大業世代荒遠秦漢間已莫可考殷周之視唐虞猶秦漢之視周初蓋周祖后稷以上更無可推惟知后稷母為姜嫄相傳為無夫履大人跡而生又因后稷名棄遂作詩以神其事耳

履帝武敏歆箋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瑞辰按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為鄭箋所本孫炎郭璞並云拇跡大指處釋文敏舍人本作畎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跡于畎畝之中而生后稷徐氏玟曰舍人引詩敏作畎當本三家詩今按敏與拇雙聲同在明母拇與畎疊韻字古音皆讀如弭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故皆可假借通用正義引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若耀稷生感跡昌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跡之皆止言姜嫄履大人跡不言踐跡之拇指而史記云姜嫄出野則舍人言履跡于畎畝者義或有當作敏作拇皆假借字鄭及孫郭皆以武拇相連義近故遂以拇指釋之耳又按畎之言忻即史記所云心忻然欲踐之也詩先言履帝武敏後言歆者例文耳

依介攸止傳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箋介左右也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瑞辰按介之言界謂別居也止即處也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虛辨注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

比七月就寢室夫人婦嬪即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開房而處也  
正此詩攸介攸止之謂介與个通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左右  
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昭四年左傳注个東西廂鄉射禮記注居  
兩旁謂之个个即介也王后婦嬪之別居側室亦爲東西廂故  
箋以介爲左右所止居傳以介爲大失之

載震載夙傳震動夙早也箋夙之言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  
不復御瑞辰按爾雅娠震動也郭注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  
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今左傳作震震即娠之聲近假借載  
震即周本紀所云身動如孕者是也夙謂早敬亦引申爲肅敬  
之通稱保傅篇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  
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盧注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局

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也古者  
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遽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此則形  
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所言正此詩載夙之謂夙指坐立等事  
言之非僅如箋云不復御也不復御已於攸介句見之矣說文  
以夙爲早敬毛傳訓夙爲早亦指敬言正義謂獲福之早失傳  
指矣

誕彌厥月傳誕大彌終箋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  
生瑞辰按詩中凡言誕者皆語詞說文誕言誕也當作誕習其  
字从延聲故亦通借作延胡承珙曰爾雅釋詁延開也凡言開  
者爲開句之詞卽助語詞延疑卽誕字之省其說是也今按誕

爲語詞誕訓大亦語詞凡書言大淫泆有詞大不友於弟大不  
克恭於兄大皆語詞也閔宮詩云彌月不遲則此詩誕彌厥月  
宜从傳箋謂終十月而生但不得訓誕爲大小之大大戴禮及  
春秋元命苞皆云人十月而生則十月爲人生之期過期者始  
曰大期史記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改譙周曰  
人十月而生此過二月故曰大期則以如其期者爲終期爲及  
期矣史記周本紀云姜嫄踐大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  
此從正義引作及期 正謂及十月之期而生子也詩正義以  
今本史記作居期誤 及期爲終一年讀期爲期年之期誤矣然史記原作及期猶賴  
詩正義所引以正今本史記之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四 廣雅書局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箋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瑞辰按  
說文牽小羊也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云達七月生羔也箋蓋  
以達爲牽之假借故曰羊子至如達之何以易生則不言惟虞  
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  
連胞而下其產獨易故詩以如達爲比又常熟陶太常元滄曰  
凡嬰兒在母腹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謂胞衣也生時其衣先  
破兒體手足少舒故生之難惟羊子之生則仍其具墮地而後  
母爲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時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有如羊  
子之生者故言如達今按前一說是也下言不坏不副蓋謂其  
胞衣之不拆裂也無苗無害亦當指后稷言與閔宮詩無苗無  
害指姜嫄言者不同蓋連胞而生異於常兒疑其或有苗害故  
詩又言無苗無害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瑞辰按腓當讀如采薇詩小人所  
腓之腓彼傳亦云腓辟也王肅云所以避患也何氏古義讀同  
匪隱之匪謂隱蔽之也蔽亦庇蔭之意說文字乳也字乳有三  
字同義廣雅並訓爲生是也牛羊腓字之蓋猶虎乳子文之類  
與鳥覆翼之相對成文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非詩義也  
會伐平林傳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瑞辰按周本紀云徒  
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是會伐平林特  
言適值林中多人不便棄置非謂已爲人收取復奪於人而棄  
之也傳言爲人所收取失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傳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而  
泣瑞辰按傳言知有天異所以蒼收養之由至前何以見棄則  
不詳據詩於鳥乃去矣之下始言后稷呱矣蓋至此始離於胞

故有啼泣之聲則其初生時如逢羊之藏在中其無啼聲可  
知其前之疑而棄之或以此耳非如周本紀以爲不祥而棄之  
亦不得如詩正義謂欲顯其異而棄之也

寶覃實討傳覃長討大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討謂張  
口嗚呼也瑞辰按實覃實討承上后稷呱矣下即接言厥聲載  
路是知覃討宜從傳訓長大狀其聲之長且大也說文覃長味  
也廣雅釋詁覃長也爾雅釋言覃延也延亦長也長讀長短之  
長或讀如長養之長失之實者寔之假借當從定本作實之言  
是今正義從集注作實之言適非是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疑識也瑞辰按岐知以疊韻爲義說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五

廣雅書局

疑小兒有知也引詩克岐克嶷傳以疑爲疑之假借故訓爲識  
後漢書桓彬傳夙智早成岐嶷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  
岐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嶷其義多本毛傳但細  
釋經文不當如傳所說岐嶷承上匍匐言匍匐謂初能伏行岐  
疑謂漸能起立也後漢桓彬傳章懷注以岐爲行貌岐當讀如  
跂立之跂方言跂登也說文企舉踵也古文作企廣雅釋詁企  
立也企企跂並同字岐當即跂之假借疑當讀如企立之企鄉  
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今公  
羊傳作佗然疑佗二字雙聲故通用疑者疑字之假借說文疑  
未定也段玉裁曰未爲衍字大雅靡所止疑傳疑定也士昏禮  
鄉飲酒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鄉射禮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六

廣雅書局

疑皆即說文之疑字疑之言佗謂佗然正立貌也克岐謂能跂  
立克嶷則能正立矣佗通作趁說文趁直行也正立謂之疑直  
行謂之趁其義一也佗又作屹周本紀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  
志屹即此詩之克嶷也岐嶷通作歧頤春秋元命苞曰后稷岐  
頤自求是謂好農王符潛夫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姬棄厥相  
披頤爲堯司徒皆即詩岐嶷之轉借或本三家詩

以就口食箋以此至於能就眾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瑞辰按  
就之言求也爾雅釋詁求就並訓爲終是就求同義之證論語  
就有道而正焉即求有道而正之也以就口食猶易頤自求口  
食即春秋元命苞所云歧頤自求也正義釋箋謂能就人之口  
取食失之

菽之在菽傳在菽或菽或菽大豆也瑞辰按爾雅釋草戎叔謂之在菽據爾雅釋詁戎壬皆訓大在即壬也是戎在皆大義也又戎與在雙聲其字皆在來母故戎叔在菽可通稱耳郭注云今蜀葵或名吳葵胡葵戎蜀皆大之名吳胡亦皆大義非謂其自戎蜀來亦非吳胡所出也或謂戎菽爲大豆不得名胡豆失矣戎叔爲大豆今惟黃豆取大蓋卽今之黃豆雀應鏗謂石勒時始改稱黃豆蓋避戎胡之名耳或說胡豆卽豌豆者亦非至戎菽后稷所藝非齊桓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正義已辨之矣

禾役穰穰傳役列也穰穰苗美好也瑞辰按說文穎禾末也引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詩作禾穎穰穰又曰穰禾采之貌采禾成秀也或作穗役穎二字雙聲故通用三家詩蓋有作穎者書傳穎穗也詩毛傳穎垂穎也小爾雅禾穗謂之穎穎之言頃以狀其垂穗之貌穎必有皮故又名役役之義與服近禹貢三百里納秬服傳服藁役言服爲藁之役也是禾藁稱役之證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糕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服爲藁役之一證程氏瑤田曰凡附於外者謂之服如玉城在中五服皆附於外戍邊謂之役亦衛外之義苗長生藁則衛藁外而附於藁者遂謂之服亦謂之役蓋藁之衣也今按程說是也說文稌稌也稌卽穀皮服與稌雙聲而義同役卽服皆皮也藁役謂之役苗役亦謂之役凡苗實之外皆役也故傳以列釋之列者稌之省借說文稌黍

穰也又曰穰黍稷已治者稷之言菑說文菑芳也謂黍之去實者有似於芳菑也玉藻注菑莢帶也段玉裁曰芳帶花退用穎爲之禾稷與黍稷同義皆指其實之外皮言之稷謂周列於外卽穎也程氏瑤田曰穰从襄亦有相輔相包之義今按役之言衛說文衛从韋而行行列也則列正與義通役之訓列正與穰之訓稷同義又按方言役苾雞頭也北燕謂之苾凡雞頭外必有衣以包裹之其義與禾役亦相近

瓜瓞嗒嗒傳嗒嗒然多實也瑞辰按嗒嗒卽萃萃之假借說文玨讀若詩曰瓜瓞萃萃又嗒讀若詩瓜瓞萃萃皆用本字蓋本三家詩萃萃猶旆旆嶺嶺皆盛貌也說文萃草盛通俗文章盛曰萃瓜盛與草盛同義故亦曰萃萃廣雅苾萃萃嶺嶺訓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爲茂其義當亦本三家詩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相視也周本紀云稷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焉吳越春秋亦云稷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案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此詩有相之道當謂有相視之道耳

蕪厥豐草傳蕪治也瑞辰按說文蕪道多草不可行字無治義爾雅釋詁弗治也治謂除治之爲毛傳所本蕪卽弗也韓詩作拂云拂弗也方言蕪拔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據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假借弗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穢之借作弗福之借作祓也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瑞辰按蓮子即巨籩擇五穀之  
芳黃以爲酒醴菜盛是五穀通可謂之黃毛傳但言嘉穀本泛  
指五穀言正義專指黍稷失之

實方實苞實種實實發實秀實實實好實積實實傳方極畝  
也苞本也種雜種也稷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  
也粟其實粟然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稷枝  
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瑞辰按廣雅釋詁方始也方爲  
苗生之始猶才爲草木之初方之言分也放也穀種得氣始分  
放也苞之言包程氏瑤田謂穀始生苗包而未舒是也傳言苞  
本者苞本以雙聲爲義本苞爲苞玉篇本苞本根亦爲苞木下  
爲本說文木从苗之下未吐包時亦爲本也方爲穀始吐芽苞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九

陸德明音義

則漸合包矣種當讀如左傳余髮如此種種之種程氏曰種出  
地短是也釋文本傳作雜種正義本傳作雜種並非稷讀如漢  
書稷然舉首之稷程氏曰稷苗漸長是也傳稷長也箋稷枝葉  
長也皆當讀長短之長正義訓爲生長失之呂氏春秋辨土篇  
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輻而不發蓋謂莖不能高發也則知詩  
發爲發莖箋以發爲發管時是也秀謂成穗說文禾不成秀也  
采即穗字發爲莖之高發秀則已成穗矣堅謂莖堅呂氏春秋  
審時篇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稼之得時者重重即  
莖堅之故也好謂均好大田詩既堅既好箋云盡齊好矣是也  
呂氏春秋辨土篇其施土也均均則其生也必堅高注堅好也  
堅與好義近對文則異呂氏春秋任地篇子能使稹數節而莖

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高注詩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  
之謂也正以稹數節爲發穗大爲秀莖堅爲堅堅均爲好故引  
詩以證之耳至於穎則種之垂者傳曰穎垂穎也說文穎禾末  
也西都賦五穀垂穎是也粟則穀之成者傳曰粟其實粟然  
粟粟猶離離垂實之貌左傳嘉粟旨酒服虔注穀之初熟爲粟  
是也穎粟皆垂實之形呂氏春秋辨土篇虛稼先死眾盜乃竊  
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高注虛不穎不粟彼以不穎不粟爲虛  
則知詩以實穎實粟爲成實矣爾雅釋訓粟粟眾也郭注以爲  
積聚綴貝耜篇積之粟粟傳粟粟眾多也義本爾雅此傳其實  
粟粟然又本貝耜爲說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十

陸德明音義

恆之恒恒傳恆偏釋文恆古鄧反本又作巨正義定本作恒集  
注皆作互字瑞辰按說文恆竟也从木恆聲互古文恆互即互  
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所云彌互字从二開舟引詩作互之恒恒  
是也胡承珙曰六朝本蓋皆作互今詩作恆恆者恆之省借猶天  
保詩如月之恆亦假恆爲繩也今按考工記弓人恆角而矩鄭  
注恆讀爲恆恆竟也又通作恆方言恆竟也竟與徧義正相成  
至今互字隸省作巨互字亦省作巨或據爾雅宣徧也宣从巨  
聲疑互爲巨字形近之誤其說非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  
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獲而畝計之抱負而歸  
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一王之後也瑞辰按陳氏稽古編曰后稷  
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

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而肇祀相應而中閉皆指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為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為人祭后稷也胡氏後箋曰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邵命使祀天故此章傳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識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於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于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為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為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諸侯不得事天也鄭以為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得言始祀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十一

虞書同類

不得不破肇為兆耳今按陳胡二說皆是也未章后稷肇祀對下以迄于今言之則肇祀自當從傳訓為始祀表記引詩后稷兆祀鄭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其說蓋出三家詩此詩箋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與禮注異而其破肇為兆則仍取三家詩不若毛傳訓始為是

或春或揄傳揄抒也箋春而抒出之瑞辰按說文春擣粟也合韻篇抒取出也春擣米於臼而揄自臼取出故箋曰春而抒出之揄者春之假借說文百抒白也引詩或籩或白籩當為白春之語同官春人注儀禮有司徹注引詩或籩或白籩當為白春之語同是皆執本一字鄭注禮多本韓詩作枕者蓋韓詩也揄白一聲之轉故通用揄古音如由故與蹂躩等字為韻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漚之將復春之趣於鑿也瑞辰按傳蹂黍當從定本作蹂米米漚糠相對成文謂既簸除其穢復取其米蹂治之也合韻篇蹂也通俗文踐穀曰蹂古者蹂米之法與蹂禾異蹂禾以足踐之蹂米蓋以手重擦之下文釋之漚漚乃言洗米之事耳蹂之言蹂說文復也重復治之謂揄抄之也阮孝緒文字集略煩擗猶揄抄也說文揄一曰兩手相切磨也葛覃詩漚漚我私毛傳汚煩也箋煩擗擗之用功深春米者用手煩擗與漚衣者用手煩擗其義正同說文燃字注一曰染也染小徐本作柔又燃字注一曰蹂也通俗文手捏曰燃捏即染也蹂也與蹂米用手揄抄義亦相通箋云又潤漚之陳碩甫曰潤當作擗潤溼則煩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十二

虞書同類

之譌其說是也正義遂謂以水潤米失其義矣釋之安交傳釋漚米也叟叟聲也瑞辰按說文釋漚米也釋即釋之假借釋文叟本又作漚說文漚浸沃也叟即漚之省爾雅漚訓漚漚漚也釋文引詩釋之漚漚漚與叟一聲之轉說文漚汰米也孟子趙注漚漚也則漚米與汰米亦散文則通取蕭祭脂取羝以載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藝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載道祭也箋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藝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而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瑞辰按祭行神不聞有蕭脂之燒亦未聞因郊而祭行神毛傳引郊特牲蕭合黍稷云云蓋以取蕭祭脂為祭宗廟之禮正義合傳箋為一失之古者載祭有二一為出行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漚之將復春之趣於鑿也瑞辰按傳蹂黍當從定本作蹂米米漚糠相對成文謂既簸除其穢復取其米蹂治之也合韻篇蹂也通俗文踐穀曰蹂古者蹂米之法與蹂禾異蹂禾以足踐之蹂米蓋以手重擦之下文釋之漚漚乃言洗米之事耳蹂之言蹂說文復也重復治之謂揄抄之也阮孝緒文字集略煩擗猶揄抄也說文揄一曰兩手相切磨也葛覃詩漚漚我私毛傳汚煩也箋煩擗擗之用功深春米者用手煩擗與漚衣者用手煩擗其義正同說文燃字注一曰染也染小徐本作柔又燃字注一曰蹂也通俗文手捏曰燃捏即染也蹂也與蹂米用手揄抄義亦相通箋云又潤漚之陳碩甫曰潤當作擗潤溼則煩擗



之較周官大駟掌犯駮鄭注行山曰較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  
苦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犯較說  
文作範較較字注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  
茅以依神為較既祭較轆於牲而行為犯較較一名祖聘禮記  
出祖釋較是也一名道曾子問道而出是也一是冬祭行神曰  
令五祀冬祭行鄭注引中霽禮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  
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較上淮南子時則訓冬其祀  
井高注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内故祀也是也曾子問正  
義引崔靈恩集注云宮内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山川  
與道路之神亦分祭行與道祭為一也又按祖道用犬周官犬  
人伏寇亦如之鄭注謂伏犬於較上是也冬祭行則用羊周官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五

廣雅書局

羊人五祀共其羊牲是也取羝以較正冬祭行神之禮祭行則  
祀無不舉而今歲之祀畢矣故曰以興嗣歲正義謂道祭天子  
用犬諸侯用羊出於凡見由不知較祭有二耳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  
齊敬祀較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  
元日祈穀于上帝瑞辰按傳以經文興嗣二字平列與箋異義  
箋據月令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嗣歲為今歲正義又據箋以  
申傳故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今按此章  
傳云嘗之日泄卜來歲之日瀝之利瀝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泄  
卜來歲之稼所云來歲皆指明年而言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  
宗皆於本年預祈來年之熟則詩嗣歲亦當指明年胡承珙曰

上章以歸肇祀即承四穀俱獲之後古人穀熟而祭遂更新來  
年之豐理亦宜之其說是也傳以興嗣二字平列箋以嗣歲為  
今新歲並失之

于豆于登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瑞辰按釋  
器及說文並曰木豆謂之桓豆者桓之省借說文爨禮器也从  
升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玉篇有爨字登即爨之假借俗作登  
字

胡臭賈時箋胡之言何也賈誠也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瑞辰  
按廣雅釋詁胡大也時善也胡臭謂芳臭之大猶士冠禮永受  
胡福謂大福也載芟詩胡考猶云大老也爾雅釋邱方邱胡邱  
方與胡皆大也胡臭賈時與士冠禮嘉薦賈時句法相似賈時  
猶云誠善也箋說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六

廣雅書局

行葦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惠氏棟曰漢儒皆以行葦  
為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  
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  
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長君從  
杜撫授學義當見韓詩孔廣森曰潛夫論議兵篇又云公劉仁  
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蒙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與踐  
通瑞辰按列女傳晉弓工妻謁於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  
乎羊牛踐葦葦惻然為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劉向列女

傳所引多出韓詩此亦以行葦爲公劉詩義出韓詩之一證  
敦彼行葦傳敦聚貌箋敦敦然道傍之葦瑞辰按葦爲叢生之  
物故傳以敦爲聚貌讀如團聚之團敦團聲本相近敦彼爲形  
容之詞猶依彼鬱彼之比故箋以敦敦然釋之敦敦猶團團也  
寇榮曰公劉敦行葦則似讀敦如惇早之惇失其義矣  
方苞方體箋葦茂也體成形也瑞辰按爾雅如竹箭曰苞葦之  
初生似竹箭之含苞故曰方苞體當讀如無以下體之體謂成  
葦也葦之有莖正如人之有體體形通訓故箋以爲成形耳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瑞辰按廣雅葦葦盛也泥即葦之假  
借潛夫論引作柅柅今本作握握者形近之譌李善注文選蜀  
都賦引毛詩作柅是其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十五

廣雅書局

嘉穀脾臑傳臑也箋以脾爲加故謂之嘉瑞辰按說文谷  
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或作啣臑此詩釋文正義並引通俗  
文口上曰臑口下曰函而漢書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臑臑  
與臑通蓋臑與函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毛傳訓臑爲臑函猶  
其訓餽爲餽也說文函舌也段玉裁曰當作函谷也然釋文  
引說文作函舌也廣雅臑函竝訓爲舌則其來久矣胡承珙曰  
函蓋有二義說文訓舌者是第一義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即是  
谷口次即口邊也今本脫口次肉也四字陸所據當是古本又  
按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以加釋嘉正義云定本集注  
經皆作嘉是也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看其說未確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瑞辰按說文弣畫弓也敦

即惇之假借又通作雕與彫敦雕雙聲故通用荀子曰天子彫  
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大毛公受詩於荀卿此傳正本荀子至  
定四年公羊何休注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  
弓說與荀卿小異正義不引荀子而引公羊注又云事不經見  
未必然也失矣敦又通作張敦張二字亦雙聲孟子趙注張雕  
弓也釋文張丁音彫義與惇同古者刻畫謂之彫如爾雅玉謂  
之彫說文彫琢文也是也繪畫亦謂之彫天子彫弓是也東京  
賦彫弓斯殼薛注彫弓謂有刻畫失之彫弓蓋以五采畫之故  
彫弓又曰繡弓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春秋定八年公羊傳弓  
繡質是也石鼓文有秀弓秀即繡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十六

廣雅書局

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  
云殼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殼殼與句字雖異音義同也瑞  
辰按句殼雙聲故通用句即殼之假借不得讀如句倨之句亦  
不得訓如張弓之殼爾雅釋詁殼善也邵氏晉涵曰行葦詩上  
文云敦弓既堅堅好也則殼當爲善也今按邵說是也說文殼  
从弓殼聲廣雅殼善也殼从殼聲故得訓善猶殼从殼聲亦訓  
善也敦弓既句與敦弓既堅同義爾雅訓殼爲善正釋詩既句  
耳  
四錄如樹傳皆中也正義其四錄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瑞  
辰按方言樹植立也樹之言豎廣雅釋詁豎立也射之中質有  
如豎立於其上者故曰如樹

酌以大斗傳大斗長三尺也釋文斗又作料都口反徐又音主瑞辰按斗與料異物說文斗十升也料勺也勺所以挹取也此詩大斗及小雅維北有斗皆料之省借古音斗料同當口切徐音主者音之轉釋文斗又作料其本字也漢石經作亞即鏗之省說文鏗酒器也从金亞象器形或省金作亞亦與斗音近故通用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正義引漢禮器制度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蓋專指大斗言之長三尺與毛傳合蓋指斗柄言之釋文三尺謂大斗之柄是也

黃考台背傳台背大老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瑞辰按釋文台湯來反徐又音臺廣韻黠黠大黑之貌台與黠黠音近而義同則台亦有黑義詩以台背與黃考對舉台背即謂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七

廣雅書局

背有黑文耳爾雅元貝貽貝釋文貽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鮐云黑貝也黑貝名鮐貝正與黑背爲台背同義鮐魚之名鮐亦取背有黑文與台背義同不必老人背似鮐魚也釋詁鮐背壽也方言眉梨考鮐老也作鮐者通借字耳箋直以鮐釋台失之

既醉

爾雅既將傳將行也箋殺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瑞辰按周頌日就月將傳亦曰將行也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將爲送故又轉爲行廣雅釋詁將行也義本毛傳然古但云行酒不聞行殺將滅聲相近滅爲美將亦美也廣雅釋詁將美也破斧詩亦孔之將經義述聞言猶

亦孔之滅是也竊謂爾雅既將將亦爲美猶言爾雅既嘉耳昭明有融傳融長也箋有又也瑞辰按說文融炊气上出也从鬲強省聲炊气上出則必長且高爾雅方言竝曰融長也高其引伸之義昭五年左傳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服虔注融高也杜預注融明也皆言其明之盛與長義近融又通作彤商謂之彤絲衣釋文云箋作融思元賦展浪洩以彤彤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爲證是也白虎通曰融者續也昭明有融與左傳明而未融語相反有當從箋訓又謂既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之長且盛也彤說文作彤云彤船行也从舟夕聲融通作彤猶哀元年左傳器不彤鏤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蟲即舛之借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十八

廣雅書局

高朗令終傳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朗朗也朗說文作朕云明也竊謂朗亦有高義故說文又曰椹高木也閭門高也朗亦爲高猶昭亦爲明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則以令終爲難故詩以高朗令終爲太平之福令終當兼福祿名譽言之不必如傳以爲享祀胡承珙曰此傳當作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今傳始終二字傳寫誤例令終有俶傳俶始也箋俶猶厚也瑞辰按俶从傳訓始爲是令終有俶猶易言終則有始管子弟子職篇言周則有始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後始也說文俶及俶注竝云一曰始也

公尸嘉告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諸侯有功德入為天子卿大夫故曰公尸公君也瑞辰按祭統尸在廟中則全於君爾雅皇公皆訓為君詩或言皇尸或言公尸皆取尸在廟則全於君之義不取諸侯稱公之義

籩豆靜嘉箋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瑞辰按說文靜宋也靜亭安也靖立淨也一曰細兒字義各別而經典中靜靖靖三字多通用廣雅釋詁淨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有靜家室云靜善也義與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盤庚自作弗靖靖亦善也又公羊傳談善淨言王逸注楚辭引作譏譏靖言靖嘉猶言柔嘉柔為善靜即靖之假借亦善也

威儀孔時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瑞辰按廣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九

廣雅書局

釋詁時善也時善以雙聲為義威儀孔時猶言飲酒孔嘉也箋訓為宜宜亦善也宜儀古通用爾雅釋詁儀善也上章攝以威儀謂羣臣此章威儀孔時宜謂成王蓋臣下既佐以威儀則上之威儀得羣臣之佐亦甚善也首一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則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也言君子又為孝子也鄭箋以指羣臣失之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長以與女之族類瑞辰按類者類之假借說文類難曉也段玉裁曰謂相似難分別从頁米一曰鮮白兒从粉省爾雅鮮善也類為鮮白故義又為善子以肖父為善國語叔尙引此詩而釋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成二年左傳引詩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以

德類連言正與傳訓善義合善可為法法亦取其相肖故類又訓法楚詞九章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注類法也引詩永錫爾類

三家詩蓋有訓類為法者方言類法也齊曰類廣雅類法也疏證曰類之言律律亦法也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作類是類與律聲義同今按訓類為法正與下章其類維何室家之壹

文義相貫鄭箋訓為族類失之後漢書劉平傳仲不可以絕類是後漢時通以類為族類室家之壹傳壹廣也箋壹之言捆也室家先已相捆綴已乃及於天下瑞辰按壹捆以同聲為義大射儀既拾取矢捆之鄭注

捆齊等之也捆通作瑯廣雅釋詁瑯齊也玉篇瑯齊玉也廣雅又曰捆束也束亦所以齊之也室家之壹猶言室家之齊耳箋訓壹為捆捆與捆同聲說文捆幅至誠也廣雅捆至也說文親

至也捆綴有相親之義但訓為捆綴言其相親廣雅攷博也博若也言相附著不若訓為捆齊言其齊治為善箋云室家先以相捆綴已乃及於天下此即大學所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也至周語引此詩而說之曰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按方言裕猷道也道民亦謂之裕康誥乃由裕民乃裕民曰皆道民也廣裕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局

人民猶云廣道民人也爾雅宮中術謂之壹孫炎曰術舍間道也說文壹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蓋言象宮中道之周而而整齊也壹為宮中道名因借以喻道民之道又因壹從口有周市之象周市則廣故言廣裕人民道與齊義相成道治也齊亦治也曾釗曰廣與梳通爾雅梳充也梳亦作光光與廣亦通此傳廣當讀為梳謂其善由室家梳充於天下今按孟子言

充類此詩上言其類維何而下言室家之廣正合充類之義國語廣裕即充裕也箋云及於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申言之然以齒爲相則經文但有相義而無充廣及天下意矣曾釗又謂壺从口有枕限之形亦非胡承珙曰齒之爲廣猶宮之爲宮室之爲實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箋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瑞辰按說文僕从業業从艸艸叢生草也象艸叢相竝出也故僕有附義爾雅釋木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枹釋文樸又作僕是樸僕與樸古竝通用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正與僕訓爲附同義方言樸聚也郭注樸屬叢相若貌附聚義亦相成下文釐爾女士從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局

孫子皆歷敘其附著之眾正義訓僕爲僕御之僕昧古人假借之義矣

釐爾女士傳釐子也箋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瑞辰按釐與齊雙聲釐即齊之假借故訓爲子列女傳啓母塗山傳引詩釐爾士女士女謂女而士行猶都人士言彼君子女謂女而君子者也箋女而有士行者正義經文士女今毛詩作女士者後人順箋文而誤

從以孫子箋從隨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從重也

鳥鷺

序鳥鷺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瑞辰按正義述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箋於首章云祭祀既畢明

曰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爲繹而賓尸之詩而分二章爲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未若從毛傳皆爲祭宗廟爲確以今考之朱子集傳以五章皆爲宗廟繹而賓尸之詩是也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正義言文武二尸及親廟尸凡六按六尸連后稷尸凡七蓋兼文武二祀而言若成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連后稷尸凡五春秋成六年公羊何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是也此詩五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局

公尸正合五尸之數一證也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易林鳥鷺遊涇君子以盈福德不愆福祿來成義本此詩復德者蓋取繹曰復祭之義二證也宣八年公羊何注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名與禮雖各異要其爲燕尸則同詩五章皆云公尸燕飲正宴尸之事三證也禮器周坐尸詔侑武方鄭注武讀曰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易林公尸侑食福祿來處義本此詩與禮器有司徹合四證也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如尙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蓋皆配者之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繹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此詩言既燕於宗五證也得此五證可決其爲宗廟繹祭之詩矣

鳥鷺在涇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瑞辰按詩沙渚渚臺皆泛指水旁之地不應涇獨爲水名段玉裁曰箋本作涇水中也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今

本誤作水名其說是也今按爾雅水直波為徑釋名作涇云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涇流之大司馬彪曰涇通也在涇正泛指水中有直波處言非涇滑之涇

福祿來成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瑞辰按四章福祿來崇傳崇重也來成猶言來崇成亦重也周官司儀為壇三成鄭司農注三成三重也爾雅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坯再成一成猶云再重一重也廣韻成重也是皆成訓為重之證士喪禮俎二以成鄭注成猶併也併與重義亦相通

福祿來為傳厚為孝子也箋為猶助也瑞辰按少儀謂之社稷之役鄭注役為也正義為謂助為也論語夫子為衛君乎夫子不為也竝以為為助釋文為于偽反注同協句如字按古音無

平去之分為字竝讀若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鳥鷺在澤傳澤水會也箋澤水外之高者也瑞辰按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澤義與傳合廣雅澤厓也厓方也厓與涯同方與旁同以澤為厓蓋本三家詩箋所云水外之高者即厓也

福祿來崇傳崇重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崇重也又崇充也釋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注崇多也廣雅釋詁崇積也又崇聚也竝與重疊之義相成

鳥鷺在疊傳疊山絕水也箋疊之言門也瑞辰按傳箋義相承山絕水曰疊猶石絕水曰梁胡承珙曰絕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其說是也周官獻人掌以時獻為梁

鄭司農注梁水偃偃水為關空以苟承其空按云為關空則形

與門近矣漢地志金城郡浩疊師古注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峻山岸深若門也正取此箋為義疊者疊之變體从疊省从酉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為門凡物之有間可入有隙可乘者皆得謂之疊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疊廣雅疊裂也疊亦疊也皆與疊訓為門之義相通疊有門音門眉雙聲又轉為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數亦作疊竊疑疊即湄之假借秦風在河之湄傳湄水隴也廣雅隴厓也又隴方也讀疊為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深同為水旁之地猶衛風淇淇側秦風水湄水渙字異而義同也詩人咏歎長言不嫌詞複箋惟過求分別以涇沙渚深疊各為一義以取與轉不免失之附會耳

假樂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假嘉雙聲故通用中庸引詩正作嘉樂襄二十一年左傳晉侯賦嘉樂孟子趙注亦云詩大雅嘉樂之篇蓋皆從三家詩用正字

顯顯令德箋顯顯光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顯光也說文晞从日下視絲古文以為顯字廣雅釋詁顯顯著也中庸引詩作憲憲顯與憲雙聲故假憲為顯小司寇注憲表也說文憲敏也敏疾則明憲有表明之義亦與顯義同

不愆不忘箋愆過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瑞辰按說文愆或从寒省作寒春秋繁露郊語篇引詩不驚不忘說苑建本篇又引詩不愆不忘驚及愆皆憲之假借哀十六年左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愆即詩之愆說文忘不識

也與昏義相近又按愆爲過遺失亦過故孟子引詩不愆不忘而統以過字釋之

率由舊章箋率循也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瑞辰按廣雅章程也周語將以講事成章章注文章程也又素問王注章程也式也舊章猶言舊程舊式謂古法也杜鄴曰舊章先王法度是也箋以舊典釋之可矣又以爲舊典之文章則非孟子引詩而釋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正以舊章爲先王之法趙注以爲舊故文章失之

率由羣匹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瑞辰按羣匹二字平列而同義國語獸三爲羣廣雅釋詁匹二也小雅吉日詩從其羣醜箋醜眾也又或羣或友傳獸三曰羣二曰友今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羣

廣雅書同類

按說文羣輩也人曰羣匹正與獸之曰羣醜曰羣友者同義對言則羣爲二匹爲二通言則羣匹一也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正以羣匹並言此詩上章率由舊章爲法祖此章率由羣匹爲從眾春秋繁露董仲舒曰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引詩率由羣匹爲證皆以羣匹爲合偶仇匹之稱朱子集傳訓匹爲類是也箋義未免迂曲

民之攸暨傳暨息也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瑞辰按方言息歸也民之攸暨謂民之所息即謂民之所歸澗酌二章民之攸暨三章民之攸歸其義正同非謂民得息逸也春秋成二年昭二十二年左傳引詩並作民之攸暨杜注暨息也小爾雅同按說文暨仰涂也暨日頗見也皆非休息本字惠氏棟

曰玉篇厥息也今爲慙說文無慙字爾雅慙息詩假樂暨息並當依玉篇作厥今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慙說文作榻倉頡篇作厥則厥字已見倉頡篇不僅見玉篇矣一切經音義又云倉頡篇榻作慙則慙字亦見倉頡篇厥榻慙三字實一字之異

體暨與暨皆厥字之假借說文榻息也不言或作厥與慙者偶遺之耳說文又曰眉卧息也與慙之从自同義又曰隸卧息也音義並同集韻暨爲古文眉字眉即眉字形近之譌廣雅急息也並與厥聲近而義同玉篇又曰慙息也按說文以慙爲慙之古文而玉篇以爲息者蓋唐人以慙與厥同音遂假借通用耳據顏真卿書郭令公廟碑民之攸暨則詩暨字有作慙者矣凡字从自从既者多以音近通用眉通作暨與慙及暨猶今堯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美

廣雅書同類

暨舉繇說文引虞書作臬咎繇也又按釋詁急靜也郭注急未聞其義據廣雅急息也息與靜安同義氣既古通用急亦厥之假借詩民之攸暨三家詩或有假作急者訓靜猶訓息也至正義引釋詁咽息也某氏曰民之攸暨當作某氏曰民之攸咽蓋某氏以詩暨爲咽之假借咽息以雙聲爲義據方言咽息也東齊曰咽說文東夷謂息爲咽引詩昆夷咽矣以咽當縣詩之喙則爾雅之咽息乃釋縣篇之喙字非釋此詩暨字也

公劉

迺積迺倉傳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邠國乃有積委及倉也瑞辰按積倉與疆場對文故箋分積倉爲二露積曰庾與有屋曰倉異史記言公劉倉庾皆足庾即積也孟子趙注云乃積

穀於倉失之

于囊于囊傳小曰囊大曰囊瑞辰按文選于寶晉紀總論引詩于囊于囊呂向注大曰囊小曰囊與毛傳互易正義引左傳趙盾食靈輒為之簞食與肉置諸囊以證囊小引公羊傳陳乞出公子陽生於巨囊以證囊大然陳啓源據史記東方朔傳一囊粟漢書揚雄傳士或自盛以囊又范睢扶服入囊則囊非不可盛食囊非不可盛人劉履恂引秦策伍子胥囊載而出以證囊大引史記平原君傳譬如錐之處囊中以證囊小則大小蓋無定矣釋文引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囊高誘戰國策注同今說文本無之據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倉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說文繫傳引字書同字書蓋即埤倉釋文蓋誤引埤倉為說文又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釋詁

順經文引無底曰囊於上移有底曰囊於下今本囊囊二字上下互譌非二說互異也元應書引倉頡篇囊囊之無底者廣韻囊無底囊說文繫傳曰無底曰囊合諸說證之當以埤倉為是說文囊囊也囊囊也廣雅囊囊也蓋囊與囊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爰方起行傳以方開道路去之幽箋曰為女方開道而行瑞辰按爾雅釋詁爰曰也又爰于也曰于皆語詞方當從朱子集傳訓始廣雅方始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匹方啓道路失之或訓方為立亦非

于胥斯原傳胥相箋廣平曰原瑞辰按逸周書度邑解史記周本紀立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圃之阜以望商邑幽阜即幽原

也括地志幽州三水縣西十里有幽原幽城在北原上

既順乃宣傳宣徧也箋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瑞辰按宣之言通也暢也言民心既順其情乃宣暢也故下即言而無永嘆矣詩五章乃言授田之事不得訓宣為時耕也

而無永嘆傳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瑞辰按永嘆即咏嘆也樂記咏嘆之正義謂長聲而嘆義同毛傳釋文歎字或作嘆據說文歎吟也嘆吞嘆也二字異義詩作嘆者假借字

陟降在嘯傳嘯小山別於大山也瑞辰按嘯正義本作嘯故引爾雅重嘯陳以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然據毛傳嘯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皇矣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義正同獻鮮古通用獻可通作鮮故亦可作嘯釋文獻本又作嘯是也說文無嘯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釋詁

字嘯即鮮之假借鮮古音近斯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鮮從離析得名別亦離析故小山以鮮為名正義引重嘯陳釋之誤矣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瑞辰按舟者舟之假借說文舟而徧也字通作周帶周於身故舟得訓帶又服從舟會意說文服用也一日車右駢所以舟旋舟旋即周旋也呂覽順民篇高注服帶也服從舟而訓帶則知舟得訓帶矣或疑舟即服字脫其半故傳

訓為帶

維玉及瑤韞瑤容刀傳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韞上曰瑤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瑞辰按周官大宰享先王贊玉爵內宰后祿獻贊瑤爵祭統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是玉與



瑤有別木瓜詩釋文引說文瑤美石太平御覽引說文瑤石之美者今本說文作玉之美者誤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眺瑤堂應劭注瑤石而似玉者也皆瑤爲美石之證正義謂瑤是玉之別名失之瞻彼洛矣詩鞞琫有珌傳天子玉琫而珌珌琫珌之琫當作鞞琫即瑤之假借此詩維玉及瑤連下鞞琫容刀言之謂以玉飾琫以瑤飾鞞即彼傳所謂天子玉琫而珌也蓋公劉始以玉瑤爲鞞琫後遂尊爲天子之服猶泉門應門之制本自大王也正義分玉瑤與鞞琫爲二亦誤

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瑞辰按京乃幽國之地名白虎通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大眾言之此釋天子尼名京師之義是知毛傳訓師爲眾亦釋公劉名居爲京師之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元

廣雅書局

義非遂以師爲眾吳斗南曰京者地名師者都邑之稱如洛邑亦稱洛師之類其說是也今按尚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有十二師焉則邑之稱師不自周始特京師連稱始此後遂以名天子居耳于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瑞辰按廬旅古同聲通用齊語衛人出廬於漕管子小甲作衛人出旅於漕又廬弓通作旅弓旅擯讀鴻臚之臚皆其證也周官遺人鄭注廬羈旅過行寄止後漢光武紀章懷注亦曰旅寄也與毛傳訓廬爲寄同義是知旅廬一也詩上下文處處言言語皆用疊字不應廬旅獨異詞竊疑古本原作廬廬謂寄其所當寄者故毛傳但釋廬字猶言言語傳但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也廬旅古通用本

或作旅旅後又譌爲上廬下旅猶邇乃通用而此詩作邇者九作乃者四參差互出皆由傳寫譌亂也箋已分廬旅爲一則鄭君所見本已作廬旅矣

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箋厚平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瑞辰按此節于京斯依至既登乃依四句何楷詩世本古義錢澄之田間詩學竝以爲宗廟始成之禮是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公劉依京築室宜莫先於宗廟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又曰祝奠幣於几東正與詩俾筵俾几合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與詩既登乃依合箋讀依爲展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辛

廣雅書局

乃造其曹傳曹羣也箋羣臣適其牧羣瑞辰按周官大祝掌六祈二曰造杜子春謂造祭於祖也鄭司農謂大師造於祖引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王今按造者禘之假借說文禘告祭也蓋凡告祭通曰造也造亦通作告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有衛公孫呂之告戈告卽造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乃告其曹告卽造祭三家詩或省作告耳曹者禘之省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禮今本說文脫去廣雅禮祭也玉篇禮豕祭也廣韻禮祭豕先據下云執豕于牢知詩乃造其曹謂將用豕而先告祭於豕先猶將差馬而先祭馬祖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宗之猶在邠也瑞辰按傳以上文俾筵俾几

爲公劉之饗燕羣臣故以詩下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箋謂羣臣爲公劉設几筵故以四之字爲羣臣之於公劉今按傳說是也小雅縣蠻詩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五之字亦謂尊之於卑者耳傳云爲之大宗正義引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此與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異義蓋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自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蓋以宗爲主爲長與箋訓尊異也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單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瑞辰按三單非三軍之謂今以爲相襲非也箋以無羨卒爲單亦似未確今按逸周書大明武篇墮城湮溪老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案

弱單處孔晁注單處謂無保障是單卽單處之謂此詩徹田爲糧承上度其隰原言豳居承荒承上度其夕陽言則知其軍三單亦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爲三公劉遷豳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其軍爲三單耳

度其隰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寡瑞辰按禹貢雍州原隰底績鄭注原隰豳地卽詩隰原詩譜豳地在禹貢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竝以隰原爲豳地名與箋說異

于豳斯館傳館舍也瑞辰按白虎通京師篇引詩于豳斯觀據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引作觀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靈園燕於閑觀漢書文選皆作館是館觀古同聲通

用作觀者蓋三家詩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釋文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礪瑞辰按礪者厲字之俗說文厲旱石也繫傳旱石礪石也按厲爲旱石對底爲柔石言柔爲細石則旱爲礪石矣礪石謂之厲猶粗米謂之糲也鍛當以作礪爲正毛傳鍛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礪石也今本奪一字說文鍛厲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礪石段與厲絕然二事柴誓鍛乃戈矛礪乃鋒刃鍛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鋒之利也今按段說辨礪非厲是也惟鍛金鐵今皆以鐵爲質未有以石者古之段物或以石故春秋鄭公孫段字子石與後世異說文以礪爲礪石義本毛傳鄭箋以石爲鍛質者疏云質樵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案

言鍛金之時以山石爲樵質爾雅樵謂之樵釋文樵本或作砧鍛金之以石爲質蓋猶擣衣之有砧也鍛礪段三字同聲通用而說文曰鍛小治也礪石也段樵物也則三字各有本義段爲樵物所該者廣不必皆以石惟以石段物則名礪詩作鍛者假借字耳正義以鍛爲治鐵之名失之說文礪本或作礪徐音平加反亦誤

止基迺理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瑞辰按止迺既也釋詁卒已也釋言卒既也已與止同義卒爲已又爲既則止亦既也止基迺理猶言既基迺理也止旅迺密猶言既旅迺密也與上章既登乃依既景迺岡句法正同箋訓止爲止息之止失之

爰眾爰有箋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瑞辰按有與眾同義猶言爰居爰處處亦居也爾雅釋詁憚龐大也又曰憚龐有也有大義近易雜卦曰大有眾也知有亦與眾多義同魚麗詩旨且有猶言旨且多有亦多也下夾其皇淵四句皆言來居之眾多即承上爰眾爰有言之

止旅乃密傳密安也箋公劉居幽即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亦安瑞辰按旅廬古通用旅當讀如十里有廬之廬廬寄也謂民既寄廬於此乃見其繁密也箋以止旅爲止軍旅之役失之

芮鞠之即箋芮水厓也鞠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瑞辰按芮即隩之假借鞠通作流隩又作坵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隩鄭注隩在幽地引詩隩流之即漢書地理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芮水出汧縣西北東入涇詩芮隩雍州川也據顏師古言韓詩作芮隩則知鄭注周禮以隩隩爲雍州川者亦韓詩說至箋毛詩始從爾雅毛傳今按箋說是也隩入以雙聲爲義故說文以隩爲水相入兒王肅亦云隩入也出爲外則入爲內故水厓之在內亦名隩鞠窮鞠曲皆雙聲故偃僕之狀曰劍劍水之外曲亦名鞠耳至傳云鞠究也者李黼平曰傳蓋讀鞠爲究古隩流二字俱从尻尻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鞠隩流究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究即鞠也可補孔疏之缺今按爾雅釋言鞠究窮也鞠究同義故傳以究釋鞠鞠究爲水厓即水窮處也爾雅又言厓內爲隩外爲

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今按內曲爲芮外曲爲鞠則詩之芮鞠又即爾雅之澳鞠

洞酌

可以餽餽傳餽餽也餽酒食也釋文餽又作饋字書云一蒸米也瑞辰按說文餽餽飯也餽餽皆或體字爾雅釋言餽餽稔也郭注今呼餽音脩餽飯爲餽餽均孰爲餽詩疏引孫炎云蒸之曰饋均之曰餽說文餽飯氣流也蓋謂撥餽之時飯氣流布是餽餽本一事胡承珙曰說文以饋爲滂即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餽今按饋與餽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爾雅並訓爲稔毛傳即以餽釋餽猶其以函釋臛也饋爲蒸米則餽宜讀如餽人之餽周官大鄭注餽人主炊官也儀禮鄭注炊黍稷爲餽是也不得從爾雅訓爲酒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同類

卷阿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瑞辰按汲冢紀年成王三十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其所言出遊之年雖未足信然以詩義求之其爲成王出遊召康公因以陳詩則無疑也首章豈弟君子來遊來歌正謂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君子謂成王也箋以君子爲賢臣失之以矢其音及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乃召康公欲人之陳詩答王爾雅對遂也廣雅對答也對爲遂則遂亦可訓對遂歌猶云答歌也傳云遂爲工師之歌箋云欲令遂爲樂歌竝失之

言卷者阿傳卷曲也瑞辰按說文卷翹曲也是卷之本義引申

為凡曲之稱猶髮本髮好引申為好貌之稱也

伴與爾游矣伴與廣大有文章也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瑞辰按伴與二字疊韻說文伴大兒與字注一曰大也是二字同義皆大也古讀與同援故伴與又通作畔援廣大者易放縱故箋訓為自縱弛之意傳訓為廣大有文章者蓋以廣大釋伴字以文章釋與字非詩義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瑞辰按彌者彌之假借段玉裁曰蓋用弓部之璽而又省玉也說文彌久長也惟久長是以能終胡承珙曰終者盡也彌其性即盡其性也

似先公會矣傳似爾也酋終也箋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瑞辰按爾雅釋詁酋終也郭注引詩爾先公爾酋矣蓋本三家詩據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姜

廣雅書局

三章百神爾主矣四章純嘏爾常矣皆有爾字則从郭引有爾字為是箋云而終成之而猶汝也正義釋傳云汝王能終之矣似鄭箋及正義本皆有爾字故以而及汝王釋之今本乃後人妄刪耳酋之言久也就也久則有終就亦終也故爾雅訓為終

正義本作適今作酋者从釋文本說文酋釋酒也釋酒即昔酒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醒酒者是酋有久義又說文酋終也酋之古音與酋同釋名曹酋也猶爾雅禮也釋文云禮音囚也音同則義同故借亦訓終

弗祿爾康矣傳弗小也箋弗福瑞辰按爾雅釋言弗小也傳以弗為弗之假借故訓為小對下純嘏為大福言也爾雅釋詁祿福也郭注引詩祿祿康矣蓋本三家詩弗與祿雙聲方言福祿

謂之祿祿箋以弗為祿之假借故訓為福猶生民箋讀弗為祿也傳箋各有所本正義言弗之為小為福皆無正訓由不明假借之義耳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為常瑞辰按胡承珙曰按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為大惟鄭箋嘏訓受福其實義相成也蓋嘏本訓為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衛陳魯之閒謂之嘏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曰嘏福之大也傳但曰大而福義自見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為大福耳今按胡說是也逸周書寶典篇樂獲純嘏孔晁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正與傳箋義合又賈子禮篇曰祐大福也嘏與祐音義並同嘏亦為大福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姜

廣雅書局

有馮有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箋馮馮几也翼助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瑞辰按說文馮馬行疾也此馮之本義至訓馮依者乃馮字之假借說文棚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又朋下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謂棚借作朋也此詩棚借作馮猶湖為無舟渡河經傳通借作馮二貝為朋亦借作馮也俗作憑失之有馮有翼猶云有輔有翼傳云道可馮依非詩義也說文凭依几也引周書凭几讀若馮箋以馮為馮几蓋以馮為凭之假借亦非

有孝有德箋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瑞辰按王尚書曰爾雅善父母為孝推而言之則為善德之通稱逸周書諡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視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則所包者廣矣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大雅適追來孝追孝謂追善德也周語樊穆仲曰魯侯孝亦謂魯侯有善德也今按王說是也此詩有孝有德亦泛言有善有德不必專指孝親言此與上有馮有翼皆指求賢用吉士箋以有孝為指成王失之

以引以翼傳引長翼敬也箋使祝贊道之扶翼之瑞辰按行葦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彼謂引翼老者此謂引翼人主義得兩通箋指祭祝言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毛 廣雅書局

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傳颯颯眾多也箋颯颯羽聲也亦與眾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颯颯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瑞辰按傳以颯颯為眾多則其羽即指眾鳥言亦當對鳳凰言非謂鳳凰與眾鳥胡承珙釋之曰若云鳳凰于飛則有此眾多之羽亦集於所止耳其說是也說文曰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詩所以言眾鳥之颯颯以颯颯為鳳鳥之羽聲又以亦為與眾鳥與傳異義正義引王肅述毛以亦為鳳事自相亦尤非毛指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

樂歌王曰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瑞辰按首章言矢音者望賢者之陳歌也未言賢人眾多則陳詩者亦多正與首章相應非謂矢詩為召公自言陳作此詩也故以不多為多箋誤解為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為順詞正義據箋申傳又以不多為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殊失傳指

民勞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瑞辰按爾雅釋詁幾危也又讖汔也見汗簡玉篇引埤倉讖讖也說文讖讖也是知傳訓汔為危者正以危與幾同義猶殆訓危又為庶幾也故箋以幾申釋義胡承珙曰古人言幾每日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皆以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毛 廣雅書局

為幾是也正義讀傳危如安危之危失之汔幾以雙聲為義故釋詁又曰幾近也詩疏引孫炎曰汔近也昭十年左傳引詩汔可小康杜注汔期也幾期以聲近為義詩疏引史記周昌傳臣期知其不可以釋杜義誤矣漢書元帝紀魏志辛毗傳並引詩迄可小康蓋本三家詩迄即汔字之俗顏師古訓迄為至亦非又按此詩以康休息惕安對上民亦勞止言之而歷言小安小休小息小惕小安者非謂民勞之甚宜小小安息之也古人以小為語詞猶以大與中為語詞也文王詩小心翼翼小心猶言中心也公羊桓十六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猶言不能使衛眾也此詩上言勞止以止為語詞若但言汔可康汔可休則不辭故以小字助之成句非謂民不必大安息且小安息

之也小爲語助蓋失其義久矣

無縱說隨傳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瑞辰按經義述聞曰隨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隨即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詭詐設欺之人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訓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隨讀若隨音上禾反字或作詭又作詭隨其假借字也方言度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閒謂之健楚或謂之謾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點或謂之鬼說文沈州謂欺曰詭楚辭九章或詭謾而不疑燕策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今按王說以詭隨爲誦詐設欺之人是也元應書引三倉詭誦也廣雅釋詁詭欺也詭通作恠廣雅釋言詭恠也又省作危莊子漁父曰苦心勞形以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毛

廣雅書同案

其真釋文危本作詭詭偽亦聲近偽即詭也詭即訛也誦通作詭又通作恠廣雅詭恠也又借作他淮南說山篇媒但者非學設他他今本誤作也此又通作詭元應書引纂文曰兗州人以相欺人爲詭人皆詭隨爲誦詐設欺之證至謂詩詭隨即無良之人無大惡小惡之分則非胡承珙曰按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機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鈞深之意也廣雅亦曰詭隨小惡也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云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此仍從毛義爲允又按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據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

者則鄭亦讀縱爲聽從之從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瑞按能與柔義相近柔之義爲安爲善能亦安也善也易宜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能善也是其證矣能字从目得聲古與而字聲近通用易眇能視跛能履虞本能作而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那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注而讀曰能皆而能之證漢督郵碑柔遠而邇即柔遠能邇也而如古同聲故箋訓能爲如仰即如也如猶若也廣雅如若有順意爾雅若故箋云順仰其近者正與安善義通徐邈云能鄭奴代反此即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能去寸則爲而故能又讀而訓如也王尙書經義述聞曰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曰亦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早

廣雅書同案

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襄二十一年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今按王說是也公羊僖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不能乎母猶言不順乎親能亦順也舊解多失之

以謹愾傳愾愾大亂也箋愾愾猶謹誨也瑞辰按愾者愾之假借說文愾愾也愾亂也引詩以謹愾愾愾當爲愾愾之誤釋文愾說文作愾是其證也呂刑泯泯芬芬傳泯泯爲亂逸周

書祭公解汜沚芬芬孔晁注汜芬亂也恨與汜同義賓之初筵詩載號載吹傳號吹呼號謹吹也說文吹謹聲也箋讀恢爲吹故以謹譁比之謹譁當從釋文本作謹譁周官大司馬注鏡讀如謹曉之曉賈疏引詩以謹謹曉蓋本三家詩鄭箋亦本三家爲說曉卽譁也

以謹醜厲傳醜厲危也箋厲惡也瑞辰按醜厲二字同義醜亦惡也古者美醜好醜多對言傳訓醜爲眾失之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瑞辰按戎女一聲之轉故箋以戎爲女之假借

以謹繾繾傳繾繾反覆也釋文繾本或作卷瑞辰按說文無繾繾字新附有之錢大昭曰繾繾當作緊綦楚詞九思曰心緊綦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聖

廣雅書局

兮傷懷王逸章句緊綦糾繆也一作繾繾說文緊繆絲急也綦繆臂繩也今按緊字糾忍切从取絲省別作紐玉篇引春秋成公四年鄭伯緇卒有古千一切則从取得聲與繾音近故繾繾卽緊綦之別體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繾繾從公杜注繾繾不離散也與反覆義正相成廣雅釋詁繾繾搏也博義與不離散義相近胡承珙曰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正與不離散義通也

王欲玉女箋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瑞辰按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阮宮保謂詩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玉畜好古音皆同部相似借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召穆公

言王乎我正惟欲畜女好女不得不用大諫詩之玉女與孟子引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無異玉卽畜字之假借其說是也因思禮記請君之玉女玉女亦當讀畜卽好女猶云淑女也洪範維辟玉食玉食猶言珍食玉亦好也此箋解爲金玉之玉失之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箋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瑞辰按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倞注亦云大雅版之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也是知古本皆作版版版反以聲爲義韓詩外傳以上帝版版下民瘁瘁爲君反道而民愁則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聖

廣雅書局

云反先王與天之道正本韓詩申傳反字之義非分釋版版爲二事正義釋傳云反又反釋箋云反有一事則凡詩中疊字如管管憲憲皆將舉二事以釋之其謬甚矣

下民卒瘁傳瘁瘁也釋文瘁本又作憊沈本作瘁瑞辰按卒者悴之省借說文悴憊也讀與瘁同瘁瘁皆病也韓詩外傳引詩正作下民瘁瘁說文瘁勞病也疸黃病也二字音同而義別瘁蓋疸字之或體禮緇衣引詩作亶本亦作瘁爾雅瘁瘁也作瘁者正字亶瘁皆假借字

出話不然傳話善言也瑞辰按話有二義有但作言字告字解者爾雅話言也盤庚乃話民之弗率釋文引馬融注話告也言也是也有作善言解者書疏引爾雅舍人注曰話政之善言也

孫炎曰善人之言也說文作語云會合善言也猶文作論玉篇云語古文語是也今按盤庚乃語民之弗率當訓語抑詩慎爾出話當訓言惟此詩出話不然話當訓為善言耳然者噤之省借方言欬然也說文噤語聲也廣雅然磨也

為猶不遠傳猶道也箋猶謀也瑞辰按猶通作繇爾雅繇道也又作猷方言裕猷道也故傳訓猷為道然下文猶之未遠即承上為猶不遠言之傳於下訓猶為圖則上不得異義故箋以謀釋之謀圖一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瑞辰按管管為憲憲之假說文憲憂也廣雅作管亦云憂也字通作權釋訓權權惟惟憂無告也玉篇廣韻憲字下云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聖

廣雅書局

憲憂無告也是憲憲即權權也又通作瘡爾雅瘡瘡病也並與毛傳無所依繫義近傳意蓋謂王詐為求賢之詞言世無聖人其憂憲憲然若無所依也不實于聖則並無求賢之實矣此二句正承上出話不然言之猶下句猶之不遠承上為猶不遠言也至箋以靡聖為無聖人之法度而以管管為心自恣此蓋與傳異義廣雅釋訓管管浴也浴與欲古通用浴即欲之假借其義當本三家欲即恣也與箋訓以心自恣正合箋義亦本三家也正義合傳箋為一誤矣

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瑞辰按憲欣二字雙聲憲憲即欣欣之假借猶掀訓軒起昕天即軒天皆以雙聲為義也欣通作訢說文訢喜也字从言疑有喜言之義與下文泄泄義相近

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瑞辰按說文吧多言也又譁多言也並引此詩荀子解蔽篇曰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泄泄實多言之貌說文沓語多沓沓也沓通作諧說文諧譁諧也玉篇譁諧妄語也荀子正名篇曰諧諧然揚倖注諧諧多言也詩

噂沓沓曾鄭箋謂噂沓沓相對談語是沓沓亦為多言故傳曰泄泄猶沓沓其義本之孟子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正以言非先王之道為猶沓沓與荀子訓譁義合泄泄謂多言妄發故下文辭輯辭輯專以言詞言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郭注佐與虐政設教令也此詩箋云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其義正本爾雅均與說文多言義近正義以泄泄猶沓沓為競進之意朱子孟子集注又以泄泄沓沓為弛緩之意均與古義違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聖

廣雅書局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箋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瑞辰按說文洽霑也洽合也傳訓洽為合者謂洽為洽之假借釋詁邵合也邵即洽猶毛詩在洽之陽稱引者亦多作邵也懌朱彬讀為殫說文殫敗也殫借作懌猶殫借作數與擇也莫朱彬讀為瘼訓病謂四語兼善惡言詞和則民合詞敗則民病義較傳箋為允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引詩辭之釋矣民之莫矣正義詞之美惡言之



聽我鬻鬻傳鬻鬻猶警警也箋警警然不肯受瑞辰按鬻鬻一  
字疊韻十月之交詩讓口鬻鬻釋文引韓詩作警警是鬻鬻通  
用之類據說文鬻聲也讓口鬻鬻當以作鬻爲正字韓詩作警  
警假借字也說文警眾口愁也引詩此詩當以警警爲正字  
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即警之省毛詩作鬻鬻亦假借字爾雅  
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郭注皆傲慢賢者蓋以敖敖爲釋此詩聽  
我鬻鬻潛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與爾雅正合至爾雅釋文引  
舍人本傲作毀云敖敖眾口毀人之貌則以敖敖爲釋詩讓口  
鬻鬻矣桂氏馥云箋不肯受當爲不省受之譌廣韻警不省語  
也是其證說文警不省人也韻會引說文作不省人言也不省  
亦當爲不省今按桂氏說是也王逸九思令尹兮警警注警警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按此誤合二義爲一然玉篇警字注引廣  
雅云警不入人語也埤雅云不聽也並與不省受之義同警即  
警之俗也

老夫灌灌傳灌灌猶款款也瑞辰按灌款以疊韻爲訓說文權  
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胡承珙謂灌爲權之借故說文引爾雅

正作權權

我言維服箋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瑞辰按服者反之假  
借說文反治也我言維服猶云我言維治治言對亂言而言猶  
左傳以治命對亂命言也箋訓服爲事若直云我言維事則不  
辭故必以乃今之急事增成其義非詩意也

天之方濟濟怒也瑞辰按釋言濟怒也引詩天之方濟此傳所

本說文無濟字慎注云小怒也从心豈聲陳壽祺謂即天之方  
濟之濟今按廣韻慎在十三祭尺制切音義正與濟同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正義  
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  
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

瑞辰按夸毗爾雅釋文引字書作躄躄玉篇廣韻皆作躄躄爾  
雅與躄條戚施同釋三者皆連縣字非可分析言之毛傳體柔  
人也相臺本作以體柔人合箋及正義考之當从相臺本爲是

孫炎云夸毗屈已卑身以柔順人也義正與毛傳同爾雅以口  
柔面柔體柔同釋蓋猶論語巧言令色足恭三者並舉足恭即  
體柔也臧庸拜經堂日記曰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

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合色  
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大戴記曾子終身篤足恭而口聖足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廣雅書局

口對文是知足恭古皆如字讀今按臧說是也論語孔安國注  
足恭便僻之貌此詩正義便僻其足前却爲恭正本論語孔注

墨子云再拜便僻便榮二字同聲便僻即榮僻也漢書何武傳  
坐舉方正召見所舉者榮僻雅拜注服虔曰行禮容拜也今按

辟當讀如宛然左辟之辟便僻榮僻皆便旋退避足恭之貌即  
詩所云夸毗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舉注夸毗謂佞人足

恭善爲進退是也說文侏侏詞也備慙也段玉裁疑侏即夸毗  
字胡承珙曰毗卽備之借備今字作備謂疲極也孟子曰膂肩

詔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釋文殿說文作唵屎說文作呀瑞辰按說文引詩作唵呀者正字詩及爾雅作殿屎者假借字也釋元應眾經音義卷七引埤蒼唵呀內悲也亦痛念之聲也據說文呀从口伊省聲是呀與呀實一字屎字說文所無惟徒字下云屎古文徒屎蓋屎字之省

喪亂蔑資傳資財也瑞辰按資齊古同聲通用易喪其資斧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應劭曰齊利也資又通齋周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子人以物曰齋鄭司農曰齋或為資外府注齋行道之財用也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聘禮問幾月之資鄭注資行用也古文資為齋廣雅齋裝也齊即齋之省借據說文鈔利也讀若齊資齊皆當為鈔之假借傳訓為財猶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里

廣雅書局

文訓利也桑柔詩國步蔑資義同此鈔借作資猶說文越讀若資也又按說文資貨也貨財也貨財同義則資之本義亦與鈔近逸周書鄭講解三施資注旅資以惠也蓋以資為行用之財至齋據說文曰齋持遺也掌皮注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則與資音同而義別矣

天之囙民傳囙道也正義囙與誘古字通用瑞辰按召南詩吉士誘之傳誘道也樂記引詩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誘此誘囙通用之證據說文美相詆呼也从厶美或作誘古文作美羊部又曰美進善也文王拘美里在蕩陰是訓道訓進皆當以美為正字顧命天受美若馬注美道也其正字也作誘者美字之或體美或借囙猶美里尙書大傳史記皆作

囙里也美或作誘因美或作誘古文亦通作美也

如壘如篋傳如壘如篋言相和也瑞辰按胡承珙曰按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壘篋張宣疑耀云爾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壘篋則二器共為一音壘為宮而篋之徵和壘為角而篋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可補孔疏之缺

攜無曰益箋無曰是何益瑞辰按攜猶取也取民之道以治民非於民有所增益即中庸以人治人也故下即接以囙民孔易矣箋以益為何益失之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民之行多為邪僻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瑞辰按盧氏釋文考證云後漢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里

廣雅書局

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玉裁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毛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多為邪僻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竝下辟字釋為邪矣胡承珙曰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勝與郟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為立法後儒訓下辟字亦為邪非經義矣今按釋文本作多僻與後漢書家語玉篇文選注引同正義本自作多僻與左傳引同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

作僻是亦以辟爲正字矣至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阮宮保校勘記謂猶昔育恐育鞠傳之育長不指言何育其說是矣段氏遂據以爲多辟當作僻之證失之又按文選思元賦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義與左傳引詩同又與說苑至公篇引詩其命多僻同其說蓋本三家詩其字自从本字作多僻耳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瑞辰按說文价善也引詩价人維藩本毛詩爾雅介善也郭注引詩作介荀子君道篇漢書諸侯王表及王莽傳引詩並作介蓋本三家詩介即价之省借箋訓介爲甲失之介介古通用爾雅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言說文並曰介大也价人爲善人即爲大人與下大師大邦大宗爲一類若訓爲甲則不相類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隗

廣雅書局

大師維垣傳垣牆也箋大師三公也釋文大師音泰注大師同瑞辰按此詩三句連言大皆當讀如大小之大首句价人維藩价亦大也不應大師大字獨音泰且介人爲賢臣則三公皆在其內不應重言大師大師宜謂大眾大師維垣猶云眾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則亡詩云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蓋引詩介人維藩以證好士而榮大師維垣證上愛民而安徐氏璩謂其以大師爲大眾其說是也毛詩出於荀卿其訓大師當與之同特以師之訓眾爲常義故傳不待言耳正義以箋釋傳誤矣

大宗爲翰傳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大宗王之同姓之適

子也瑞辰按相臺本箋作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據鄭注禮記繼別爲宗云別子之世適也又此詩正義云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則从相臺本爲是古以別子之世適爲大宗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傳以大宗爲王者失之且翰與藩垣屏並言皆是扞衛國家之義不得以維翰獨指王者言也

無敢戲豫傳戲逸豫也瑞辰按豫與戲並言豫亦戲也孟子趙注豫亦遊也通作佚又作勃倉頡篇豫佚也廣雅勃遊二字並訓爲戲是豫亦訓戲之證豫亦爲戲猶之節南山不敢戲談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談亦戲也毛傳以逸豫釋戲豫正以逸亦戲也後漢書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而釋之曰天戒誠不可戲也亦以戲豫同義故但以戲釋之耳正義謂戲而逸豫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辛

廣雅書局

敬天之渝箋渝變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渝變也蓋釋詩舍命不渝非釋詩敬天之渝渝與怒對文當讀爲愉唐風他人是愉毛傳愉樂也喜樂義近敬天之愉猶云敬天之喜作愉者假借字也迅雷風烈爲天之怒則和風甘雨爲天之喜天之怒喜皆敬則無時而不敬矣

昊天曰旦傳旦明瑞辰按詩以旦衍爲韻釋文本衍作羨旦羨亦韻也或據郊特牲旦明旦爲禮字脫其半因疑此詩旦亦神字之脫誤則於韻不合矣

及爾游衍傳游衍行溢也箋游溢相從釋文本作羨云本或作羨瑞辰按廣雅釋言淫游也小爾雅淫溢沒也游衍之言與淫

溢義近說文衍水朝宗于海兒也引申爲盈溢之稱訓溢者  
以衍爲正字作羨者同音假借字小爾雅延衍散也游衍卽放  
散之義溢與散義正相成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三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終

番禺黎永椿劉昌齡黃濤金俊基校字

蕩

蕩蕩上帝傳上帝以託君王也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瑞辰按說文無蕩字水部漾字注云水漾漾也从水象聲讀若蕩據玉篇蕩字注云或作漾是蕩即漾字之或體廣雅釋詁漾流也漾漾即蕩蕩也蕩蕩本流水放散之貌堯典蕩蕩懷山襄陵是也又引伸為法度廢壞之貌故此詩序云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漾之通作蕩猶說文惕慄並訓放而華嚴經音義以漾為惕字古文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廣雅釋詁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傳諶誠也箋天之生此眾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瑞辰按命當讀如天命之謂性之命謂天命之初本善而其後有初鮮終故言其命匪諶韓詩外傳曰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聖帝明王後使之然也以本善者歸之天以終善者責之君正合詩義朱子集傳云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義本韓詩箋以命為人君之教命失之

文王曰咨嗟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咨為嗟也瑞辰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又嗟嗟也嗟者善之或體說文言部善咨也段本改作嗟也與嗟為互訓是訓嗟者字當作嗟毛傳以咨為嗟之假借故以嗟釋之爾雅釋詁嗟咨嗟也

釋文云豨本或作駘引字林曰皆古嗟字按爾雅嗟咨同訓者亦以咨為嗟之借字嗟借作咨猶爾雅訓咨為此即以咨為茲之借字也秦策曰嗟嗟乎詩綱繆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古人每以嗟嗟連言爾雅嗟咨即嗟嗟也作茲者亦省借耳正義不知咨為嗟之假借遂謂傳非訓嗟為咨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廣雅釋詁

也聖為土積其義同聚說文培把也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作培梓也陸氏所見說文培字注必亦作梓故訓培為聚斂漢書敘傳曾是疆圉培克為雄蜀志廖立傳王連流俗芍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至今日南齊書竟靈王子傳守宰相聚務在夏尅皆以培克為聚斂其義與正義異顏注漢書敘傳以培克為好聚斂克善之人似分培克為二義胡承珙曰此等皆見成稱目雖非雙聲疊字亦必二字為一意如上文疆禦合之則禦亦是疆分之則其疆足以禦善仍一義也今按胡說是也培克連言知克亦為培猶福履載言知履即為祿載即為福也然釋文訓培克為聚斂而云蒲侯反只為培字作音是知聚斂二字專解培字非兼釋克字也李黼平日兼倍於人亦是好勝仍是

克字之義釋文所載不分別眾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求  
敏也三字竊疑毛傳原本云拊聚敏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今  
按李說是也釋文所見本尚無脫誤正義本拊下已脫聚敏字  
因改从定本作倍耳

曾是在服傳服服政事也瑞辰按爾雅服事也說文事職也廣  
雅服任也又職事也樂記鄭注官猶事也在服猶云在職在任  
在官與上在位同義人臣服官政因謂其官政爲服猶諸侯賓  
服於天子因謂其國亦爲服也

天降悒悒傳悒悒也箋厲王施倨慢之化瑞辰按唐石經作天  
降滔德說文滔水漫漫大兒廣雅滔漫也書洪水滔天滔天即  
漫天也水漫曰滔人慢亦曰滔滔通作悒玉篇悒喜也又慢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三

廣雅釋詁

釋名漫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故傳訓滔爲慢箋即以倨慢  
釋之釋文傳作漫又云本亦作慢又作媮字異而義同

女興是力箋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瑞辰按正義

曰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其釋經云女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

助之是正義从定本作興爲訓然箋作相與而力爲之與與興

俱从昇字會意說文興起也从昇从同同力也蓋經本作興而

箋以與釋之也竊謂訓與爲是說文與黨與也从昇與謂其舉

而與之與猶助也見戰國策呂氏春秋注女興是力猶云女助是力廣雅

仇勤也力即仇之省是力猶云是勤極言其助之甚也倍二十

八年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力即助也是力亦有助義正

義从定本作興以爲起是氣力失其義矣

大國百九十五

而秉義類彙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傳對遂也箋義之言  
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用彙禦眾對爲惡  
者皆流言誘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究者  
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瑞辰按類爲善義亦善也詩四句皆謂  
王用善人則爲羣小所譖毀也爾雅釋言對怨也對遂也彙禦  
多對謂王用善人則彙禦多對怨因對怨遂爲流言於外以遂  
其譖毀之心復爲寇盜攘竊於內至下言侯作侯祝則終之以  
詛祝靡有究極矣箋說失之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皆流言誘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  
瑞辰按荀子曰流丸止於歐與流言止於智者又致仕篇云凡  
流言流說楊倞注流者無根源之言呂覽知度篇云不好淫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四

廣雅釋詁

流說高誘注邪說謂之流說今按二說皆非是廣雅釋詁流爲

匕也匕與化通說文匕變也大誓流爲烏大傳作化爲烏爲與

譌訛並通流言即譌言也說文譌譌言也引詩民之譌言今小

雅作訛言箋訛僞也爾雅釋言訛化也譌言以訛傳訛流變無

窮故亦稱流言流與訛亦一聲之轉方言爲譌化也正與流之

訓匕同義譌言之轉爲流言猶說文罔讀若譌字或从繇作罔

其字又通作游與由也又按說文謾流言也从言負聲據說文

艘之重文作緇趨从復聲而讀若緇廣韻趨同趨則謾與譌訓

權詐者義近是知說文以謾爲流言者亦義與譌言同耳說文

訖詭譌也譌言以無爲有變化無常故曰流言與巧言如流焉

如水轉流異義箋云皆流言誘毀賢者譌毀之言起於誣詐蓋

亦訓流言為謠言耳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釋文作本或作詛正義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為詛故言作祝詛也瑞辰按作詛古同聲說文古文殂作殂釋名助乍也呂覽賈生篇土苴以治天下高誘注苴音同酢皆作詛通借之證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謂古假作為詛也祝者詛之假借說文訓詛也詛訓也亦通作祝訓借為祝猶說文訓讀若祝也詛與祝字異而義同故傳曰作祝詛也與傳虛虛邪也為一類作即為祝猶之虛即為邪故以祝詛並言正義謂詛與祝別夫之段玉裁謂作祝詛之事亦非

女怵然于中國傳怵然猶彭亨也箋怵然自矜氣健之貌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五

廣雅書局

按怵然二字疊韻係字說文所無怵然或作咆哮文選魏都賦吞滅咆然劉淵林注引詩作咆哮於中國云咆然猶咆哮也說文咆噪也哮豕驚聲也廣雅咆鳴也玉篇咆咆哮也怵然當即咆哮之假借又通作咆虬廣韻咆虬能虎聲咆哮本為怒聲又引伸為驕貌故傳以彭亨釋之彭亨即怵然之轉于寶易注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作彬悖注云自強也是知箋云自矜氣滿之貌又申傳彭亨之義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貳也無卿士也箋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瑞辰按漢書五行志引詩爾德不明目亡陪亡卿不明爾德目亡背亡仄蓋本齊魯詩與今本毛詩上下互易蓋以中二句明卿自為韻

采二句德側與三四句國德為隔句用韻也晉書五行志引詩與漢志同蓋即本漢志也韓詩外傳卷五卷十兩引此詩次序與毛詩同則知毛韓詩上下之次無異矣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顏師古注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是以以無背無側為不知惡人以以無陪無卿為不知善人與經言不明義相貫較毛鄭說為善

天不涵爾以酒箋天不同女顏色以酒瑞辰按說文酒湛於酒也湛與沈同沈之言淫也涵猶醑也沈涵沈醑同義故微子我用沈醑于酒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涵淫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涵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天不涵爾以酒猶云天不淫女以酒淮南要略訓高注沈涵淫酒也是也箋訓涵為同色未免迂曲釋文引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涵亦沈醑之義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六

廣雅書局

式號式呼箋醉則號呼相做釋文呼崔本作諄一本作或號或呼瑞辰按說文噉號也呼即噉之省借崔本作諄亦假借字式本作或者形近之譌

如蜩如蟬如沸如羹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蟬之鳴其笑語沓沓然如湯之沸羹之方熟瑞辰按詩意蓋謂時人悲歎之聲如蜩蟬之鳴憂亂之心如沸羹之熟淮南王招隱曰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五臣注蟪蛄夏蟬劉向七諫曰身被疾而不聞兮心沸熱其如湯正取此詩之義箋說失之又按沸者騰之省借說文沸涓也涓沸也涓今俗作滾

人尙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瑞辰按爾雅釋詁尙右也右猶助也泰九二得尙于中行謂得助於中行也坎彖辭行有尙謂行有助也豐初九節九五皆言往有尙謂往有助也此詩人尙乎由行乎猶之也由亦行也謂人尙助之行也傳訓尙爲上箋謂時人化之甚尙並非詩義

內與于中國傳與怒也不醉而怒曰與瑞辰按說文與壯大也从三大三日二目爲眉三日爲彘益大也讀若易慮義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彘所引詩即詩傳今詩作與者彘之省凡壯健義與怒近廣雅怒健也故彘爲壯大義又爲怒魏都賦茲回內鼻劉淵林注引詩作內鼻鼻又彘之俗也正義引張衡西京賦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七

巨靈與願以流河曲方言臍盛也郭注漚泗充壯也漚泗與與願同淮南子墜形篇食木者多力而與高注與讀內與于中國之與聲近鼻是其證也又怒則氣滿故與字从與聲說文云滿也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未知何方瑞辰按蒼頡篇鬼遠也與毛傳合小明詩至于兗野毛傳兗野遠荒也兗與鬼聲義正同經傳中言鬼方有泛指遠方者此詩鬼方對中國言及漢書趙充國傳鬼方賓服高朕修周公禮殿記與復舊館鬼方來觀之類是也有實指其國者易高宗伐鬼方之類是也說鬼方之國者不一有謂在西方者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宋均注鬼方於漢則先零羌後漢書肅宗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西羌傳

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又薛尙功鐘鼎款識載有虎方彘引博古圖云虎方猶鬼方也其南宮中鼎第二第三皆曰伐及虎方之年釋云伐虎方者虎方猶鬼方也虎西方之獸蓋以鬼方爲西方故通名虎方耳有謂在北方者易高宗伐鬼方于賈注鬼北方國也山海經海內北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又史記五帝本紀北逐鞏粥索隱曰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孟子大王事獯鬻趙注北狄彘者今匈奴也釋文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唐高祖紀所載略同又論衡北方有鬼國是也至王伯厚以大戴記言楚爲陸終子季連之後其母爲鬼方氏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證鬼方爲荆楚惠氏棟曰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商頌殷武卽伐鬼方之詩是又以鬼方爲在南矣今按鬼方本遠方之通稱故凡西方北方之遠國可通稱爲鬼方若武丁所伐鬼方後漢書以爲西戎與殷武伐荆楚自是兩事竹書紀年誤合爲一陸終子六人皆鬼方氏所出不得謂楚爲鬼方所出遂可稱鬼方也禮記言紂脯鬼侯以饗諸侯淮南子倣眞訓言紂醢鬼侯之女高誘注鬼侯紂時諸侯鬼通作九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蓋鬼九古同聲通用鬼爲遠方猶兗野爲遠荒之野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八

匪上帝不時箋非其生不得其時瑞辰按時當讀爾般既時之



時毛傳時善也廣雅亦云時善也匪上帝不時猶云非上帝不善耳箋云非其生不得其時失之朱子集傳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亦非詩義

尚有典刑箋猶有常事故法可法用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刑常也詩言典刑猶易言既有典常也箋訓爲典法者法亦常也

顛沛之揭傳顛沛沛拔也揭見根貌箋揭蹶貌瑞辰按說文楨字注一曰仆木傳蓋以顛爲楨之假借故訓爲仆說文又曰蹶跋也跋蹶也又趣走顛也讀若顛並與楨音義同沛即跋之同聲假借說文跋蹶也顛沛即蹶跋也馬融論語注顛沛僵仆也後漢書伏湛傳章懷注顛沛猶僵仆也樹之僵仆曰顛沛人之僵仆亦曰顛沛其義一也說文揭高舉也蹶僵也廣雅揭舉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九

廣雅書周

木之蹶者根必高舉高舉則根見傳箋義正相承

本實先撥箋撥猶絕也瑞辰按撥敗同聲撥即敗之假借列女傳齊東郭姜傳引詩正作本實先敗蓋本韓詩說文退敷也退與敗字音義同

在夏后之世箋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瑞辰按周語引詩作近在夏后之世與箋合似古本原有近字大戴記武王踐阼篇虛辨注曰周鑿不遠近在有殷之世正依此詩爲句

抑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瑞辰按楚語云昔衛武公作懿戒之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懿抑古同聲懿即抑之詩也楚語惟言以自警無刺厲王之說朱子集傳據以駁序其說

是也今考詩十二章惟以慎德聽言爲主慎威儀慎言皆以慎德明哲所以知言首章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威儀爲德之外著也靡哲不愚言大智者愚也無競維人以下七章承抑抑威儀二句言在柔木以下承靡哲不愚言其第三章曰荒湛于酒與賓之初筵詩爲武公飲酒悔過正合耳詩曰謹爾侯度非刺王之詞曰既耄實耄年自戒之語蓋武公作詩自戒託爲臣下諷誦之詞故詩中兩言小子也箋據序以詩中所言皆爲刺厲王失之或據詩其在于今爲刺當時語刺厲王當爲刺夷王之譌亦非

維德之隅傳隅廉也瑞辰按漢劉熊碑維德之隅隅即隅之假借蓋本三家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十

廣雅書周

靡哲不愚傳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瑞辰按傳箋皆以愚爲佯愚惟以爲因國無道而佯愚似非詩義淮南人間篇曰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則幾于道矣引詩人亦有言無哲不愚即言知者無不能貌爲愚耳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傳戾罪也箋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瑞辰按上言靡哲不愚言未有哲人而不佯愚者即所謂大智若愚也下四句又申言靡哲不愚之義廣雅戾善也戾對疾言正當訓善詩蓋言庶人之愚是真愚故以愚爲疾哲人以愚成哲斯以愚爲善耳傳箋並訓戾爲罪失之

無競維人傳無競競也箋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瑞

辰按競張參五經文字作倥競與倥聲近而義同故通用爾雅釋言競疆也說文競疆語也从詔从二人倥疆也从人京聲廣雅倥強也無發聲語助故傳曰無競競也

四方其訓之傳訓教箋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瑞辰按訓順古同聲通用廣雅釋詁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史記宋世家作順哀二十六年左傳引詩正作四方其順之是訓即為順之證毛詩作訓特與下四國順之變文以為韻耳傳訓為教失之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有大德行瑞辰按爾雅直也緇衣引詩有栝德行鄭注栝直也大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栝雙聲又爾雅釋文栝郭音角即讀同覺釋名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以覺告同音為義故通用作栝者蓋三家詩栝即覺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十一

爾雅書局

之假借也說文覺悟也从見學省聲直正見也从十日乚讀若隱蓋以十日燭隱則見之審必能正曲也是覺悟與正直義本相通又覺與梗雙聲爾雅梗直也方言梗覺也皆覺有直義之證又覺與較聲義同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引詩有覺德行二句而云夫子覺者也杜注覺較然正直較亦直也昭五年左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引詩有覺德行二句亦取覺直之義至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詩而釋之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義本三家詩則取著明之義與直大義亦相通

許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瑞辰按顧氏詩本音

以告則為非韻段玉裁以告則為之幽合韻孔廣森言幽與之通者詩凡八見抑之告則其一與楚茨之告祀為韻倘戒告為韻一例告讀近陔去聲則音載今按段孔說是也載與則雙聲同在精母古音讀則如載正雙聲亦韻之證

與迷亂于政箋與猶尊尚也瑞辰按爾雅虛間也間即語詞與與虛雙聲與即虛之假借亦語詞與迷亂于政猶言迷亂于政與下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語相類與不為義箋訓為尊尚失之荒湛于酒箋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瑞辰按管子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荒亦樂酒無厭之意不必如箋云荒廢其政事也韓詩外傳引作荒湛樂皆醉之假借說文醜樂酒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十二

爾雅書局

女雖湛樂從箋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瑞辰按說文雖从虫唯聲故雖與唯二字古通用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云雖或為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唯當為雖是其證也女雖湛樂從雖字正當讀唯猶無逸云惟耽樂之從也箋讀雖如本字失之唐石經樂下增克字亦由不知雖為唯之借字遂誤增克字耳

肆皇天弗尚箋故今皇天弗尚之瑞辰按爾雅尚右也右通作所所者助也弗尚即弗右耳箋訓為高尚失之

用遏蠻方傳遏遠也箋遏當作剔剔治也瑞辰按說文遏古文逃是遏逃同字故又借作狄魯頌狄彼東南釋文狄韓詩作翳除也是知箋云狄當作剔與此箋遏當作剔其義並本韓詩訓剔為治治猶除也說文翳鬋髮也鬋剔皆剔字之省借

負爾人民傳質成也瑞辰按說苑修文篇韓詩外傳並引詩告  
爾民人鹽鐵論世務篇引詩作詰爾民人質與詰不相通詰當  
為詰字之譌蓋質與折雙聲質與詰疊韻古並通用士冠禮質  
明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哲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  
哲从三吉作嘉或省作詰又通作詰小爾雅詰朝明旦也詰即  
詰爾民人後以形近而譌為詰又省作告耳爾雅釋言詰誓謹  
也據周官大司寇詰四方鄭注詰謹也是知爾雅詰亦詰字形  
近之譌與此詩詰譌為詰者正同至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  
四方顏師古曰詰字或作詰詰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而改  
三家詩詰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詰亦謹也人民正義  
兩見皆作民人與說苑鹽鐵論韓詩外傳所引合今毛詩作人  
民蓋沿唐石經傳寫之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十三

廣雅書局

謹爾侯度瑞辰按孝經援神契曰諸侯行孝曰度故詩以侯度  
二字並稱

無不柔嘉箋柔安嘉善也瑞辰按說文豚嘉善肉也此連篆文  
讀之云豚嘉者善肉也內則柔其肉國語無亦擇其柔嘉無亦  
晉之柔嘉竝同義肉之善曰豚嘉出話威儀之善亦得謂之柔  
嘉柔嘉皆善也說文犛牛柔謹也廣雅懷善也柔與懷亦聲近  
義同故史記夏本紀懷而教集解引徐廣音義曰懷一作柔皆  
柔當訓善之證箋訓為安據晉語君父之所安也韋注安猶善  
也則安與善亦同義

白圭之玷傳玷缺也瑞辰按玷說文引作刮云刮缺也義本毛  
傳玷又通作點文選東哲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李善注  
引孝經鈞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是點即玷也袁宏三國  
名臣贊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玷即為點污之點三家詩蓋有作  
點訓污者為袁彥伯所本故曰質無塵玷李善不見三家詩全  
文故但引毛詩釋之耳說文點小黑也廣雅點污也爾雅釋器  
滅謂之點郭注以筆滅字為點按點則有污故後世又有污滅  
之稱三家詩以玷為點之假借與毛傳訓缺字同而義異  
尚可磨也箋玉之缺尚可磨鑪而平瑞辰按廣雅鑪磨也鑪亦  
為磨故箋以磨鑪連言說文摩筆也為正字今通借作磨磨乃  
確字之省說文訓為石磴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十四

廣雅書局

不可為也箋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瑞辰按為亦摩也摩  
摩古通用左傳師次于靡笄之山靡笄即靡笄也廣雅靡為也靡从確省即摩字  
假借是知不可為猶言不可磨變文以與磨為韻耳廣雅為也  
也為與為通也與化通為為消化亦與消磨義同

無曰苟矣箋無曰苟且如是瑞辰按說文苟自急救也从羊省  
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段玉裁曰當作从羊省从勺勺口  
猶慎言也與苟且之苟从艸句聲者異字此詩無曰苟矣蓋謂  
無曰已能慎言也支佳為耕清之陰聲古音互相通轉苟為敬  
字所从得聲在耕清部轉入支部讀如几爾雅肅亟速也釋文  
亟字又作苟居力反亟几一聲之轉故詩以苟與逝舌為韻說  
文亟敬疾也从人从口从又從二二天地也漢瓦當文極字作

禮記曰賓爲苟敬與此詩無曰苟矣皆是从艸省之苟鄭君於詩訓爲苟且於禮訓爲小敬皆誤以爲从艸之苟矣

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貴物惡則其售價賤瑞辰按二蒼讎對也僖五年左傳憂必讎焉杜注讎猶對也表記引詩無言不讎鄭注讎猶對也說文讎猶對也義亦相近然無言不讎連下無德不報宜專指言之善者言之漢書王莽傳引詩無言不讎云有善言則用之是也箋訓如

物價之讎兼善惡言失之至毛傳訓爲用者桂馥據集韻讎古文作周毛蓋以古文周字釋今文讎字猶魯頌采入其阻采篆文作突古深淺字如此傳以深釋突乃以今字釋古字也後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五

廣漢書局

少識周字遂譌脫而爲用字然呂覽義賞篇民之讎其性高注辭用也正與毛傳合則讎之訓用其義古矣張平子思玄賦無言而不酬分李注引毛詩作無言不酬據後漢書明帝紀韓詩外傳引詩並作無言不酬藝文類聚引詩作訓皆同音假借字蓋本韓詩李善以爲毛詩非也

子孫繩繩箋繩繩戒也瑞辰按繩與承聲近韓詩外傳引作子孫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繩又與慎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祖武毛傳繩戒也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以繩繩爲戒

萬民靡不承箋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瑞辰按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文原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文云一本

靡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沿韓詩之誤

輔柔爾頤傳輔和也箋柔安瑞辰按說文輔車和輔也列子釋文引作車輿也輔訓和者當爲澁字之假借說文澁和也柔爲頤字之假借說文頤面和也讀若柔玉篇頤字注曰野王按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爲柔字皆柔爲頤字假借之證輔爲和柔亦和也箋訓柔爲安失之

尙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瑞辰按屋漏之義說者不一有以爲日漏者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中庸孔疏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是也有以爲雨漏者釋名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甕煮沐供諸喪用時者值雨則漏遂以名之是也惟箋以屋爲小帳訓漏爲隱今按下云無日不顯承上屋漏言之是屋漏皆隱蔽之義爾雅釋言扉隱也隱漏古同音通用屋漏卽扉隱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鄭注扉隱也少牢饋食有司徹曰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扉用席注古文扉作弗按扉與弗雙聲弗與屋疊韻弗又通作蔽官注引作翟蔽蓋因設饌西北隅以席蔽之如幃爲扉隱之云因名其地爲扉隱又名屋漏屋本覆帳之名因凡覆於上者通謂之屋屋與隱雙聲屋與衣翳皆同聲衣翳皆隱是知屋亦隱也鄭箋上釋屋漏下卽云扉隱之處則是以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末

廣漢書局

者釋名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甕煮沐供諸喪用時者值雨則漏遂以名之是也惟箋以屋爲小帳訓漏爲隱今按下云無日不顯承上屋漏言之是屋漏皆隱蔽之義爾雅釋言扉隱也隱漏古同音通用屋漏卽扉隱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鄭注扉隱也少牢饋食有司徹曰有司官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扉用席注古文扉作弗按扉與弗雙聲弗與屋疊韻弗又通作蔽官注引作翟蔽蓋因設饌西北隅以席蔽之如幃爲扉隱之云因名其地爲扉隱又名屋漏屋本覆帳之名因凡覆於上者通謂之屋屋與隱雙聲屋與衣翳皆同聲衣翳皆隱是知屋亦隱也鄭箋上釋屋漏下卽云扉隱之處則是以扉

即屋漏矣楚詞九歌隱君兮旂側旂讀如旂側讀如側隱  
之側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伏謂隱伏側音義同側說文側  
隔也亦隱之義側隱說文作側區云區側區也从匚丙聲段  
正當从丙讀若陸陸與漏音相近又作側微微即隱也說文微  
隱行也則隱側微皆謂隱藏不出者是知詩言屋漏書言側隱  
側雅言旂側楚詞言旂側其義一也至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  
廟之西北庭新用爨之旂在屋內不在屋上雖撤席爲薪不至  
兩漏釋名以爲當雨則漏矣屋漏義取隱蔽孫叔然以屋漏  
爲日所漏亦非曾子問以當室之白爲陽厭蓋謂室中當戶  
明處並未以當室之白爲室之西北隅也又按曾子問殯不祔  
祭何謂陰厭陽厭是厭爲殯祭之名大戴記曾子天圓篇無祔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七 廣雅書局采

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孔廣森曰殯者無尸有陰厭  
陽厭庶人薦不立尸其禮亦準焉是惟殯及庶人薦祭名厭耳  
禮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於殯稱陽  
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殯也宗子則曰陰童是知陰厭陽厭以  
陰童陽童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鄭君以祭於奧爲陰厭祭於  
西北隅爲陽厭非禮意也此詩孔疏引鄭君說以證當室之白  
爲屋漏誤矣  
辟爾爲德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箋辟法也當審法度次之施  
德瑞辰按鄭注王制祭統及鴻範五行傳注並曰辟明也禮運  
辟於其義王尚書謂即明於其義今按此詩辟亦明也爲當爲  
語助詞辟爾爲德猶云明爾德也箋訓辟爲法爲爲施失之

淑慝兩止傳止至也箋止容止也瑞辰按據下言不愆于儀則  
止箋訓容止爲是

不僭不賊傳僭差也箋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阮宮保校勘記  
曰按釋文云不諧本亦作僭差也注及下我諧同正義云諧毀  
人者是差貳之事箋言不信義亦同也是釋文正義本並作諧  
字諧借古通用此借諧爲僭耳不必如正義所說瑞辰按阮以  
經本作諧爲僭之借字是也箋云不諧據正義云箋言不信則  
从宋本箋作不信爲是然以經文求之箋當作不信與不殘  
賊對舉文義方順宋本作不信下蓋脫一不字說文僭假也玉  
篇引作僭也說文又曰僭借也一日相疑是僭疑同義疑之言  
疑故義又爲差爲不信此詩不諧及下覆謂我諧桑柔詩朋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六 廣雅書局采

已諧瞻卬詩諧始竟背箋皆訓爲不信是皆以諧爲僭字之假  
借說文諧愬也又譏諧也與數責義近巧言詩諧始既涵傳言  
借數又以僭爲諧字之假借蓋諧借二字古可互通故抑詩桑  
柔及瞻卬釋文並云諧本又作僭用本字也  
實虹小子傳虹潰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虹潰也亦作証說文証  
讀也讀中止也虹者証之假借潰與讀同虹爾雅李巡本又作  
降降又降之假借說文降不遵道也玉篇降潰也音義亦與証  
同故可通用  
言緡之絲傳緡被也箋人則被之弦以爲弓瑞辰按方言緡絲  
施也秦曰緡趙曰絲吳越之閒脫衣相被謂之緡絲說文吳人  
解衣相被謂之緡義本方言被猶施也廣雅亦曰緡施也言被

之絲猶云施之絲耳正義謂不得訓被失之胡承珙曰巧言  
荏染傳柔木椅桐梓漆也鄰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既以此  
四者當柔木則言緒之絲當謂是琴瑟之弦箋說似非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傳話言古之善言也箋語賢智之人以善  
言則順行之瑞辰按前章慎爾出話傳話善言也此傳不云善  
言而云古之善言段五裁曰經當作告之話話故傳以古之善  
言釋之其說是也釋文云話說文作話蓋說文引毛詩告之話  
話陸氏所據說文話字未誤而話字已誤為言矣今按下二句  
借心為韻若經本作話話不得與行為韻爾雅釋言惠順也經  
當本作行德之惠以話與惠為韻說文話會合善言也拙文作  
論其字以會為聲與惠字古音正相協箋以則順行之釋經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九

廣雅書局

行德之惠猶終風傳言時有順心也以順心釋經文惠然百來  
也後人遂誤改經文惠字作順又誤倒行字於下順字於上以  
致行與話失韻蓋其誤久矣又按經文本作行德之惠箋恐人  
誤以惠為惠愛故以則順行之釋經若經原作順德之行則其  
義已明箋不煩言則順行之矣段氏但以傳訂話言當為話話  
之譌而不詳話與行失韻之由子故據箋文以正其誤  
亦既抱子瑞辰按說文勺部勿覆也又衣部袞袞也此袞袞之  
正字與勿義同今經典通借作抱說文抱乃杼字之或體竊疑  
此詩抱子與禮言抱子異當即孚字之假借孚字猶言生子也  
廣雅孚生也通俗文卵生曰孚而人生子亦曰孚者猶說文言  
人及鳥生子曰乳也孚借作抱猶說文杼或作抱耳廣韻抱鳥

伏卵抱即孚也方言北燕朝鮮洺水之閒謂伏雞曰抱抱即夏  
小正之雞杼粥也又一切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抱杼二字同  
體皆抱乎通借之類

民之靡盈箋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瑞辰按盈當為繼字之  
省借說文廣雅並曰繼緩也詩蓋言民早知則早成靡有繼緩  
故下即言誰夙知而莫成莫成即緩義也箋訓靡盈為不滿於  
王與下句義不相貫蓋失之矣

視爾夢夢傳夢亂也箋視王之意夢夢然瑞辰按爾雅釋訓  
夢夢亂也又曰悖悖悖也說文夢不明也从夕曹省聲又曰悖  
不明也从心夢聲又有悖字云悖悖也从人夢聲不明與亂義  
相通悖謂不悅其義微異正月詩視天夢夢宜從爾雅訓亂毛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十

廣雅書局

傳王者為亂夢夢然是也此詩視爾夢夢對上昊天孔昭言宜  
從爾雅訓悖傳亦訓亂者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則昏與亂  
義正相近耳又按說文寤寐而覺也从宀戶夢聲今經典通借  
作夢惟正月視天夢夢為夢之本字此詩視爾夢夢又僂字  
之假借又莊子胠篋篇曰故天下每每大亂李頤曰每每猶昏  
昏也王觀察曰每每即夢夢之為每猶費之為每也  
誨爾諄諄箋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釋文諄字又作誄說文埤  
蒼並云告曉之熟瑞辰按說文諄讀若庵諄誄同音故通用爾  
雅釋訓誄誄亂也釋文誄或作諄諄即諄之假借又別作恹中  
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誨爾恹恹之恹又通作純鴻範五行  
傳鄭注引詩誨爾純純純皆同音假借字蓋本三家詩

聽我藐藐傳藐藐然不入也瑞辰按藐與逸同方言逸離也郭注離謂乖離也廣雅釋詁逸遠也釋訓又曰逸逸遠也高遠謂之藐藐瞻仰詩藐藐昊天是也疎遠亦謂之藐藐此詩聽我藐藐是也聽言者與我疏遠不相親則其言不能入矣至爾雅釋訓逸逸也非釋此詩藐藐詩正義引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其義未免迂曲矣鴻範五行傳鄭注引詩作聽我眊眊蓋本三家詩說文眊目少精也虞書眊字从此賈子道術篇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眊眊即耄也老者昏耄謂之眊聽言不察亦爲眊三家詩作眊眊眊雙聲眊眊猶昧昧也廣雅釋訓眊眊思也思爲眊眊昏昧弗思亦爲眊眊以相反爲義也藐眊二字雙聲故通用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局

匪用爲教覆用爲虐箋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瑞辰按虐之言詐也洪興詩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虐即戲謔之過甚也商書今王淫戲史記作淫虐虐書傲虐是作虐字亦當訓謔皆虐可通謔之證詩蓋言不用其言爲教令反用其言爲戲謔耳若如箋云反謂之有妨害於事則經不得言覆用且與上言匪用爲教義不相貫矣

桑柔

將采其劉傳劉燦燦而希也箋及已將采之則葉燦燦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燦燦正義釋詁云毗劉燦燦也舍人曰毗劉燦燦之意也木枝葉稀疎不均爲燦燦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陰疎燦燦也劉者葉之稀疎燦燦之意故曰燦燦而希也瑞辰按

不燦燦也

劉與離雙聲詩有女仳離仳離即毗劉之轉聲木之稀疎曰毗劉人之離散曰仳離其義一也燦燦者稀疎之貌故爾雅以釋毗劉今爾雅本作暴暴者皆借字也又單言之曰暴宣六年公羊傳是活我於暴暴下者也是也考工記輪人則較雖敝不較鄭司農曰較當作耗玄謂較暴陰柔後必極滅疇革暴起今按較暴當作稿暴吳子春秋雜上篇雖有稿暴不復疏矣荀子勸學篇雖有稿暴不復挺者揉使之然也稿暴與耗義通木之脫葉曰稿曰暴燦車之耗曰稿暴其義亦正相近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局

倉兄填兮傳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箋喪亡之道滋久長瑞辰按倉兄曼韻即滄況之省借說文滄寒也況寒水也繫傳滄況寒涼貌滄亦滄也周書周祝解天地之閒有滄熱滄即寒也列子滄滄涼滄滄猶滄況古況字多作兄故釋文云兄本亦作況滄況通作滄况劉向九辨滄况愴恨兮王逸注中情悵恨意不得也又通作倉皇書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皇作况蔡邕石經作兄甫刑大傳皇於聽訟鄭注皇猶況也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有之倉兄蓋滄涼之意又爲倉皇忽遽之貌填當讀如雲漢詩胡靈瘕我以旱之瘕鄭箋瘕病也韓詩作疹亦病也倉兄卽爲病貌倉兄瘕兮正與亂離瘕矣句法相似傳訓倉爲喪者蓋讀倉爲滄說文滄傷也胡承珙曰喪亡者忽遽之貌故倉又爲喪後漢光武紀李賢注亦云倉卒謂喪

亂也

靡國不泯傳泯滅也箋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

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瑞辰按王尚書曰厲王時征伐甚少不得云無國不見泯滅泯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民與胥漸泯泯芬芬傳曰泯泯為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泯芬亂也今案王說是也泯者恨字之假借說文恨恨也恨亂也引詩曰謹恨恨今詩作昏恨昏亦恨之假借毛傳昏恨大亂也恨又通作愍廣雅愍亂也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瑞辰按黎當讀如播棄黎老之黎方言黎老也燕代之北鄙曰梨廣雅亦曰梨老也黎與梨通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昭注鮒背之耆稱黎老王尚書曰黎老者耆老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局

古字黎與耆通尚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者是其證也今按民靡有黎謂老者轉死溝壑雲漢詩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黎民亦老民也陳思王詩不見舊耆老正取詩民靡有黎之意傳訓黎為齊箋訓為不齊並失之朱子集傳以黎為黑首亦非詩義王尚書訓黎為眾可與予說並存以待後人論定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瑞辰按說文頻水厓也人所賓附頻蹙不痔而止頻賓古同音通用說文賸張目也引詩國步斯賸蓋本三家詩頻義近聲說文賸涉水蹙蹙也詩言國步之難猶頻為水涯盡處頻蹙不前故傳訓頻為急急猶蹙也至箋訓頻為比者胡承珙曰逸周書文酌解三頻孔注頻數也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是

於驚斯頻頻猶蹙蹙也莊子逍遙遊釋文引司馬注云數數猶汲汲也廣雅釋訓頻頻比也是頻頻數數汲汲比比義皆為急數箋訓比比正申釋毛傳急義耳

國步賸資箋賸猶輕也國家為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瑞辰按板詩喪亂賸資傳資財也此傳同訓故不更解資字說文資貨也賸持遺也二義有別而聲同故古通用聘禮記問幾月之資注資財用也古文資作齋周官典婦功內人女功之事齋注又云故書齋作資鄭君謂其字以齊次為聲是也齋亦省作齊易喪其資斧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是也說文鈔利也讀若齊則鈔與資聲義亦同周禮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詩蓋以國步之艱難譬諸行道之無資賸資即無資也箋訓賸為輕

三 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局

據說文機輕易也箋蓋讀賸為憊然非詩義

天不我將箋將猶養也瑞辰按說文將扶也廣雅將扶也將即將之假借天不我將猶言天不我扶助耳養又扶義之引伸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瑞辰按疑者疑字之假借說文疑未定也段玉裁曰未為衍字是也蓋即本毛傳疑定也為訓鄭君於士

昏禮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於公食大夫禮云疑正立也於鄉飲酒禮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於公食大夫禮云疑正立也自定之貌爾雅釋言疑戾也戾止也皆即說文之疑字詩言靡所止疑與下章靡所定處同義段玉裁曰疑从矢聲柔與資維階韻則讀如尼與說文訓惑之疑異字異音其說是也釋文疑如涉反讀如屹立之屹與尼音止相近正義不識疑字求其義而不得因謂



疑音凝失其義矣

至今為梗傳梗病也瑞辰按廣雅梗病也義本此傳方言梗猛也韓趙之間曰猛玉篇猛惡也害也方言又曰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刺人即傷人也均與病義相引伸後漢書段熲傳引詩至今為鯁李賢注鯁與梗同蓋同音假借字

逢天儻如傳儻厚也瑞辰按爾雅儻厚也左傳疏引樊光注引詩逢天儻怒毛傳蓋亦讀儻如賈故訓為厚今按方言儻怒也楚曰儻廣雅亦曰儻怒也儻當讀為憚怒之憚憚怒二字同義猶云震怒馮怒震馮皆怒也

為謀為慮亂况斯削傳慈憤也箋女為軍旅之謀為重慎兵事也而亂流甚於此曰見侵削瑞辰按慈或省借作必廣雅必救也必即慈也况當讀如莊子每况愈下之况况者情之似也故古人每日譬况亂况猶亂狀也儀禮鄭注削猶殺也詩蓋言在上者如善其謀慎其事亂狀斯能滅削耳箋訓况為滋削為侵削失之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逝猶去也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瑞辰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傳義本左氏然左氏引詩以明鄭有禮之獲福故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此詩承上誨爾序爵言之自以濯之救熱喻賢之救時箋以用濯喻用賢是也箋以濯喻賢與傳以濯喻禮異義正義乃云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合

傳箋為一誤矣段玉裁曰尋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滌沐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潔其體以求涼快者乎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由泥於執字耳凡為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激今按廣雅釋詁澡沐浴滌濯沫洒也濯與澡沐浴同訓段氏以濯為濯浴非濯其手是也然以執熱為苦熱觸熱則非公羊隱七年傳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注執者治之也救亦治也呂覽勸學是救病而飲之以葶也高注救治也執熱即治熱亦即救熱左傳及毛傳濯以救熱正以救字釋經文執字言誰能救熱而不以濯也箋訓執持段訓苦熱均誤逝為語詞箋訓為去亦非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圭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圭

廣雅書局

戴胥及溺瑞辰按溺者休之假借說文休沒也从水人讀與溺同蓋因與溺同音經典遂通借作溺溺之本義則水名也玉篇引孔子曰君子休於水小人休於口是顧希馮所見禮記尚有用水字作休者

如彼遡風傳遡鄉也瑞辰按說文遡字注云逆流而上曰遡洄洄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从水虜聲或作遡是遡即洄之或體向流謂之遡向風亦謂之遡其義一也遡唐石經本作遡磨改作遡文選月賦李善注引詩作遡袁宏北征賦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正用此詩蓋三家詩或作愬也說文以愬為訴字之或體是遡為本字愬為同音假借字遡音素又與僂通中庸素隱行怪鄭注素讀為攻其所僂之僂僂鄉也

亦孔之僂傳僂吧箋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吧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瑞辰按說文完飲食氣並不得息曰完从反欠古文作失今隸从古文作先段玉裁曰僂卽先之假借是也蓋僂從愛聲愛從恣聲恣从充聲故經可假僂爲先也荀子禮論憚僂僂僂不能無時至焉楊倞注吧僂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釋言僂吧也僂吧以雙聲取義吧卽吧之或體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悒悒不舒之貌也說文悒不安也段玉裁謂吧卽先字非也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傳并使也箋肅進逮及也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瑞辰按釋文并字又作迸本或作併同爾雅釋詁拊使也拊通作拊班固典引注拊使也並與并音義同傳箋不解云字廣雅釋詁云有也王氏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毛

爾雅書同案

疏證曰并云不逮卽使有不逮是也古以仕進爲行論語用之則行又曰行義以達其道廣雅釋詁進行也民有進心卽有欲行其道之心使有不逮卽使有不行耳不必如箋所云使不及門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但好任用是居家吝鄙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瑞辰按以經文求之當從箋作家吝爲是正義上云民有肅心并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吝爲進惡是也作稼穡者自是王肅本韓詩外傳引詩稼穡維寶或韓詩作稼穡耳至力民代食傳本作無功者食天祿也故箋申之曰令代賢者處位食祿王肅本誤增代字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便於文義不順矣曲禮問大

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食力謂民之賦稅蓋賦稅民力所共故此詩以斂民之賦稅爲力民箋謂於賦斂作力之人失之滅我立王箋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瑞辰按立粒古通用思

文詩立我烝民箋立當作粒此詩立當亦粒之省借粒猶穀也王制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卽不穀食也王猶長也說文稷也五穀之長粒王猶云穀長謂天先殘滅其五穀之長下云稼穡卒痒乃言五穀盡病耳箋以立王爲所恃立以爲王者之物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毛

爾雅書同案

具贅卒荒傳贅屬荒虛也箋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室空虛瑞辰按廣雅釋詁贅聚也釋言贅屬也屬與聚義通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趙注屬會也書傳云贅其耆老具贅卒荒庶而不能富也箋以爲繫屬於兵役失之靡有旅力箋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瑞辰按旅力當有二訓方言廣雅並曰旅力也齊與旅通爾雅釋詁旅陳也詩旅力有當从力字訓者詩小雅旅力方剛是也有當訓爲陳力者此詩靡有旅力是也舊皆訓爲眾失之

以念穹蒼箋念天所爲下此災正義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瑞辰按方言說文並曰念常思也說文又曰懷念思也是念與懷同義爾雅釋詁懷念思也又懷止也懷爲止則念亦有止義說文論深諫也斂塞也論斂皆从念聲諫塞義皆近止故正義釋箋訓念爲止今按止與至義相近爾雅釋詁格懷並訓爲至此詩念亦至也凡此接於彼曰以至以念穹蒼猶書云格

於皇天格於上帝耳

民人所瞻箋為百姓所瞻仰者瑞辰按詩以瞻與相臧腸狂為韻吳棫韻補讀瞻為諸良切引漢深陽長潘乾校官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為證今孩瞻與彰一聲之轉毛詩瞻即彰字之假借猶之集就雙聲毛假集為就發梅雙聲毛借務為侮也三家詩蓋有从木字作彰者故漢碑引之彰見也明也謂為民人所共見也鄭箋訓為瞻仰失之孔廣森以毛詩作瞻為誤字亦非秉心宣猶箋宣徧猶謀也乃執正心舉事循謀於眾瑞辰按秉心宣猶與秉心塞淵句法相同韓詩釋洪奧詩曰宣顯也顯即明也猶猷繇古通用爾雅釋詁繇道也方言裕猷道也道之言導導通也達也通達則順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又晉語使張者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逆者楚語違而道從而逆王尚書謂道逆猶言順逆是也廣雅釋詁又曰猷順也秉心宣猶言其持心明且順耳周頌宣哲維人與文武維后對文宣哲即明哲與此詩宣猶皆二字平列箋訓宣為徧猶為謀失之考慎其相傳相質也箋相助也又考慎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善擇善之審瑞辰按相從箋訓助為是此對下自獨俾臧言無助者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宣

假借字幸駢辨旣皆當為彙斯詵詵之異文不當為此詩姓姓

之異文姓與詵義雖同然非同聲又非同部無由相通玉篇及正義並合詵姓為一失之  
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瑞辰按阮宮保曰谷乃穀之假借爾雅束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義與昧谷周禮縫人注引作柳穀皆谷穀同聲通用之證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肖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為韻因假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又引晏子春秋晏子對叔向引詩進退維谷以證君子進不失忠退不失行韓詩外傳引詩進退維谷以證石他之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皆處兩難善全之事以見進退皆谷為善其說甚確足正毛鄭之誤今按以韓詩外傳引詩證之則訓谷為善蓋本韓詩之說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傳隧道也箋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瑞辰按王尚書經義述聞曰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衝隧也則古謂衝風為隧風隧風即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注行迅謂之遺風漢書王褒傳逐遺風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云有隧者形容之詞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詞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為韻也今按王說是也玉篇颺風兒颺即遺字之或體是正有隧為風狀之證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凱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宣

風自是出育遺一作育隧據下云凱風所出則育隧者蓋以其風生此隧而名之與廣雅釋詁凱大也淮南子南風曰巨風說文南方曰景風巨景皆大也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此詩大風與大谷對文應讀如大小之大箋以爾雅泰風釋之郭注爾雅遂引詩泰風有隧非詩義也潛夫論引下章大風有遂遂即隧之省借又按漢書司馬相如傳巖巖深山之徑徑兮音灼曰徑古籠蕭該曰徑或作籠長大貌也說文籠大長谷也白駒傳空谷大谷也說文繆空谷也虛廓亦大貌此詩有空為大谷之貌空當即籠之假借因籠別作徑又省而為空耳

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箋征行也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局

曰往以中垢冥行也往與征字異而義同或以形近而誤王尚書謂征以中垢猶言行以得詬說詳經義述聞胡承珙曰垢塵垢也小雅曰維塵冥冥故傳云言闇冥也今按中垢猶言內垢與廓風中葦為內葦同義葦即垢之假借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類等夷也瑞辰按周書芮良夫篇曰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作類謂作善也胡承珙曰傳訓類為善善即謂善類敗類者謂貪人能敗善人耳箋語正申傳義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對答也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誦詩書之言則冥即如醉瑞辰按說文聽聆也从相聽也廣雅聽聆從也聽言謂順從之言即譽言也說文誦諷也楚語倚几有誦訓

之諫又曰使工誦諫於朝誦言即諷諫之言也詩言貪人好舉而惡諫聞譽言則答聞諫言則如醉與兩無正聽言則答諧言則退義同爾雅釋言對遂也遂者豕之假借說文豕从意也遂與答義亦相近箋說失之

嗟爾朋友箋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瑞辰按周書芮良夫篇云惟爾執政小子又曰惟爾執政朋友小子書序則謂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是以執政為大臣小子為小臣則朋友指同列諸臣言也此詩貪人指執政則朋友亦謂眾臣之同列者耳

予豈不知而作箋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瑞辰按作當讀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之作即指末章既作而歌謂豈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三

廣雅書局

不知而作詩以刺也箋訓而為女作為行失之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閒者得誅女也瑞辰按弋者雉之省借說文雉繳射飛鳥也从佳弋聲經傳多假作弋弋為繳射飛鳥之稱射飛不射止論語弋不射宿文登李允升以為不射止鳥其說是也說文廣雅竝曰宿止也凡止曰宿非專謂夜止也詩以飛鳥之難射時亦以弋射獲之喻貪人之難知時亦以窺測得之耳箋以飛蟲為喻放縱似非詩義

既之陰女箋之往也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患難也瑞辰按此承予豈不知而作及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而

言時亦弋獲即喻時亦得知也故下接言既之陰女猶云既其知女之猶其也陰之言諳也說文諳悉也陰與諳同聲通用陰之為諳猶陰之訓開亦通開也說文陰開也書亮陰與意隱亦雙聲爾雅釋言隱占也郭注隱度少儀隱情以虞鄭注隱意也思也意猶億也說文意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廣雅隱度也說苑權謀篇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陰之通意猶陰之借作音也左傳鹿死不擇音音即鹿字之借鄭訓為比陰夫之王肅謂陰知之於陰之下增知字亦未識陰之即為知也

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口距人謂之赫釋文赫毛許曰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傳赫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

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瑞辰按據正義云定本集注从王肅本作赫炙則知

正義本作赫赫也今本作赫炙者誤从王肅本也方言廣雅並云赫怒也楚詞離騷涉陞皇之赫戲王注赫戲光明貌盛光謂之赫盛怒亦謂之赫義正相通故釋文本作赫訓光耳一切經音義卷一卷八卷十九引詩並作反予來嚇箋曰口距人曰嚇蓋原作嚇後人因據箋以改經今正義本箋作赫又後人據經以改箋二者皆失其舊矣桂氏馥曰漢舊律有劫略恐獨科其字作獨獨赫聲近赫借字嚇俗字晉書音義曰獨相恐也獨通作獨獨十四年公羊傳是見恐易而亡又通作喝戰國策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今按獨喝二字皆見說文然非恐

獨之義古訓怒者止作赫後乃增口作嚇又以同聲假借作喝喝與曷耳廣雅嚇呼格切怒也唬嚇為雙聲字故嚇又通唬通俗文虎聲謂之哮唬一作哮嚇埤蒼哮嚇大怒聲也

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涼信也瑞辰按職涼善背與職競用力職盜為寇文法相類謂涼薄者善相欺背從傳訓涼為薄是也說文涼薄也又寇字注事有不善言寇也引爾雅寇薄也今爾雅無寇字惟小爾雅云涼薄也許所引當即漢藝文志孝經家之小爾雅蓋古本自借作寇耳廣雅亦曰寇薄也薄即薄也又通作亮魏志高柔傳昔仲尼亮司馬牛之憂亮亦寇之借也箋以涼為諒之假借故訓為信然非詩義

民之未戾傳戾定也瑞辰按廣雅釋詁戾善也未戾即未善與

上章罔極同義

序宣王承厲王之烈箋烈餘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烈餘也烈者裂之假借說文裂繒餘也玉篇喇帛餘也廣雅留餘也喇留並與裂同方言烈餘也晉衛之閒曰烈裂亦通作厲厲裂一聲之轉猶厲山氏一作列山氏也

序側身修行瑞辰按反側二字同義故春秋楚公子側字子反側身修行猶易言反身修德也正義以側為不正之言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失其義矣

倬彼雲漢文選注引韓詩作對彼雲漢瑞辰按對者對字形近之譌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葑正與此同爾雅釋詁葑大也漢

司隸校尉魯峻碑遐邇惻惻卽悼之通借猶倬通作蒞也

饑饉薦臻傳薦重臻至也瑞辰按薦與荐同爾雅釋言荐再也

故傳訓薦爲重臻亦重也薦臻猶今言類仍也爾雅釋詁臻仍

乃也仍乃古通用訓臻爲乃卽訓臻爲仍也釋天又曰仍儻爲

荐釋文荐本作薦是薦荐通易習坎水洊至釋文引京房易作

水臻至臻猶洊洊卽薦也說文洊作洊从水薦聲讀若尊是又

薦臻聲轉之證墨子尙同篇飄風苦雨荐臻而至皆薦臻二字

同義之證說文增益也臻增二字雙聲臻卽增字之假借故義

同薦訓仍猶洊洊之洊字亦通作洊也薦臻亦雙聲字故爾雅

釋詁又曰薦臻也傳从臻字本義訓爲至失之

圭璧既卒箋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瑞辰按古者有禮神之玉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伯

祀天神禮祀實柴燔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

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又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

牲上是也有埋沈之玉爾雅釋天祭山曰廢縣郭注引山海經

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此埋玉也釋

矢祭川曰浮沈邵氏正義引左氏襄十八年傳沈玉以濟昭二

十四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湛於河又定三年傳執玉而

沈此沈玉也又爾雅祭地曰瘞埋春官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注

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則祭地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瘞

至燔玉及埋沈之玉則不復取出此詩一章言自郊徂宮上下

奠瘞瘞神不宗是必兼用燔玉及埋沈各玉因其不復取出故

詩言圭璧既卒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皇氏云祭旦玉立邱之東

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其說是也箋疏但引禮

神之玉似非詩義又按說文龍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公使

公衍獻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爲證是禱旱別有龍玉

蘊隆蟲蟲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隆隆而雷非雨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蘊蘊則熱氣熏蒸之狀也傳分蘊隆爲暑雷似非詩義爾雅釋

訓燼燼熏也蟲蟲卽燼燼之省說文無燼有焮云赤色也从赤

蟲省聲讀與燼同疑燼卽焮之變體焮爲赤色而以狀暑之熏

蒸猶赫爲大赤此詩亦以狀暑氣也釋文引韓詩作焮焮華嚴

經音義引韓詩傳曰焮謂燒草火焰盛也一切經音義卷四引

焮焮焮焮熱貌也廣韻焮熱氣焮焮焮焮出字林古同與蟲同音

蟲焮皆徒冬反故通用焮通作焮猶說文焮从蟲省聲讀若同

也又通作疼疼釋名疼旱氣疼疼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疼疼

說文無疼有焮云動病也从疒蟲省聲段玉裁曰焮卽疼字蓋

以焮冬疊韻又變而爲疼字耳

自郊徂宮箋宮宗廟也瑞辰按劉氏台拱謂宮卽王宮祭日之

詩言圭璧既卒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皇氏云祭旦玉立邱之東

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其說是也箋疏但引禮

神之玉似非詩義又按說文龍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公使

類周禮所謂壇壝宮其說是也鄭注祭法曰宮壇營域也祭郊祭廟不同曰下云后稷不克者謂郊天以后稷配非祭宗廟也箋以宮爲宗廟失之

靡神不宗傳宗尊也瑞辰按此承上自郊徂宮上下奠瘞言之故總之以靡神不宗或據後漢順帝詔靡神不祭謂三家詩蓋有从作祭者然毛詩作宗以與蟲宮等字爲韻若改作祭則非韻矣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瑞辰按克能也金縢不能事鬼神卽不克事鬼神也漢書顏師古注能善也善事鬼神曰能鬼神善視之亦爲能春秋繁露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上帝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毛

廣雅釋詁

不中乎鬼神故有此災卽據詩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而言后稷不克謂后稷不善視之也上帝不臨臨讀如左傳神弗臨也之臨讀上帝不臨護之也臨字於韻不協古臨通作隆如臨衝韓詩作隆衝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曰林慮荀子書亦作臨慮是也古音讀臨蓋亦如隆故與蟲宮宗躬等字諧韻耳

靡有子遺傳子然遺失也瑞辰按方言子蓋餘也郭注謂遺餘是子亦遺也子遺二字同義故孟子引此詩而但以靡有遺民釋之

則不我遺箋天將遂早餓殺我與瑞辰按遺當讀如問遺之遺廣雅釋詁問遺也遺與也與人以物謂之問亦謂之遺鄭風雜佩以問之問卽遺也與人相恤問亦謂之遺此詩則不我遺猶

五章則不我聞聞當讀問問猶恤問也六章則不我虞廣雅釋詁虞助也正與四章則不我助同義遺也聞也助也虞也義皆相近若如正義訓爲留遺則與上文靡有子遺語相復矣箋訓聞爲聽聞虞爲度並失之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摧當作唯唯嗟也先祖之神於嗟乎告困之辭瑞辰按曾劄曰說文摧擠也春秋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杜注擠隊也隊今之墜字則摧亦墜也召詰墜厥命與詩同義言先祖之業將墜也傳訓爲至者至義亦與墜近說文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今按曾說申毛甚析然必申言先祖之業將墜其義始明若言先祖于墜則不詞矣竊謂摧與墜通邨風室人交徧摧我箋摧者刺譏之言韓詩作謹云謹就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毛

廣雅釋詁

就當爲訛字形近之譌以下章譏我類之摧亦譏耳廣雅釋詁摧折也義亦相近先祖于摧亦當讀譏謂先祖方見譏罰也傳訓摧爲至箋讀于爲吁讀摧爲唯嗟並失之

云我無所箋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瑞辰按云爲雲字古文象回轉之形正月詩昏姻孔云傳云旋也云又通員員之言圓也運也回旋運轉有庇蔭之象又陰陽字說文作霽云雲覆日也云我無所猶云陰我無處耳箋疏竝訓云爲言失之

大命近止傳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眾民之命近將死亡矣瑞辰按大命對小命言逸周書命訓篇曰天生民而成大命又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又曰大命世訓小命罰身是也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使已生者也命有三科

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又曰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其說蓋本孝經援神契此詩憂旱而曰大命近止即彼所云遭命也古以延期長久爲大命左氏傳曰大命不敢請呂刑自作元命鄭注謂即大命是也亦以死亡爲大命蕩之詩大命以傾西伯懋黎祖伊曰今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此言民以死亡爲幸而云大命胡不至是大命即死亡之命也說苑敬慎篇成回對子路曰回是以恭敬待大命亦謂待死亡之命也又哀十五年左傳曰大命隕隊則大命即生命耳正義云大者眾多之詞故箋以爲眾民之命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无

幽雅書局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瑞辰按說文薇艸旱盡也引詩薇薇山川蓋本三家詩薇从微聲微从叔聲叔與少長之少多少之少皆雙聲而義同故薇有艸旱盡之象說文宋無人聲鳩秃鳩凡从叔聲者皆有無義與薇之訓艸旱盡者義正相近毛詩作滌滌者同部假借字也段玉裁以說文作薇薇爲誤字其說非也

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瑞辰按說文魃旱鬼也藝文類聚引車昭毛詩答問引毛傳亦作旱鬼爲說文所本字通作妘玉篇引文字指歸曰女妘秃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是也山海經大荒北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妘黃帝攻蚩尤冀州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妘雨止遂殺蚩

尤妘不得上所居不雨妘即魃字之假借張衡客難曰女魃北而應龍翔義本山海經其說取古正義不引山海經而引神異經疎矣太平御覽引車昭詩答問曰旱魃眼在頭上與神異經魃目在頂上合蓋亦本神異經魏志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言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說與神異經小有同異

如快如焚傳快燥之也箋草木焦枯如見焚燥然釋文快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焚正義引定本經中作如快如焚瑞辰按據正義言定本作如快如焚則正義本原作如快如焚其釋經云如炎之快燒是其證也後漢書肅宗詔曰今時復旱如炎如焚章懷注引韓詩爲證洪頤煊曰說文作快憂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早

幽雅書局

釋文引說文炎燎也與今本說文炎火光上也異說文二字當爲韓詩傳寫之譌今按作炎者爲韓詩則作快者自是毛詩節南山憂心如快毛傳快燔也與此傳快燥之也合又前章炎炎釋文云炎本或作快同是快與炎聲近義同快即炎之假借若如說文訓快爲憂則訓詩如快作如憂爲不詞矣說文訓憂是快之本義與詩如快爲炎之假借義自不同至說文快字注引詩憂心如炎以明快字从炎之義蓋本韓詩今本作憂心如快亦誤說文焚燒田也从火林林亦聲此焚之本字後隸省作焚釋文焚本又作焚从本字也今本或作焚誤矣

靈俾我遜箋天會將使我心遜遜慙媿於天下以無德也瑞辰按遜屯古同聲當讀如屯難之屯又遜困亦同聲廣雅釋詁困



逃也逐義爲逃亦爲困周官遺人疏引書傳云居而無食謂之困靈乃一聲之轉靈俾我逐猶云乃使我困也箋說失之  
龜勉畏去箋龜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畏惡也畏去謂苦此旱而惡去之也箋說失

敬恭明神釋文明祀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曰注疏本作明神然詩李善注引毛詩作敬恭明祀隸釋西岳華山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亦本此詩明祀猶書洛誥曰明禋也據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無悔怒則鄭君所見毛詩自作明神仍當以注疏本爲正

散無友紀箋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凶年祿餼不足又無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望

嘗賜也瑞辰按白虎通友者有也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論語有朋自遠方來有或作友此詩友卽有之假借散無友紀謂羣散無有紀也箋說失之

鞠哉庶正箋鞠窮也瑞辰按鞠者趨之假借說文趨窮也廣韻趨困人也趨窮以雙聲爲義廣雅釋詁窮貧也此詩訓鞠爲窮者正謂貧耳至說文窮窮也鞠窮治旱人也同取雙聲而義自別

疾哉豕宰傳疾病也釋文疾本作穴又作究同瑞辰按作穴者正字疾與究皆假借字說文穴貧病也引周頌粢粢在穴今本作疾廣雅釋詁穴貧也大雅維今之疾對維昔之富言疾謂貧病此詩因早致病疾亦貧病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周當作周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周救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瑞辰按說文無周字周官鄉師周萬民之黠阮鄭司農曰周當爲周急之周玉篇贍周也是古周字止作周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周後鄭謂周者禮物不備相給足也此箋又曰周當作周是鄭君以周爲正字古者家施不及國春秋如宋公子鮑竭粟以貸國人宋罕氏餼國人粟皆後世政在私家故耳宣王時不應使羣臣周給其民當從箋謂王周給羣臣正義申毛謂無有一人而不周救其百姓者非也且上文鞠哉庶

正等語正言羣臣之困乏則爲周給羣臣可知墨子七患篇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謂之凶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歲饑則大夫以上皆損祿五分之一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是故古者凶年有損祿之制與上章箋言凶年祿餼不足合此羣臣所由困乏有待周救也無當讀如何有何亡之亡有謂當亡謂貧也無不能止言雖周之而其乏無不能救止也止卽救也箋訓無爲乏無是也乏無卽指當時言不必如箋云後日乏無耳

有譁其星傳譁眾星貌瑞辰按說文譁聲也引詩有譁其聲段玉裁曰如史所云赤氣亙天碎隱有聲之類蓋卽此詩之異文胡承珙曰三家詩必有借譁字者故許引之當云詩曰有譁其星段說非也今按譁與譏星與聲音俱相近三家詩傳授音同而字異遂各據其字以釋之說文作有譏其聲者或因上文言

誠聲也遂誤星作聲耳詩言有嘒其星正天旱無雨之象故下  
接言大命近止昭假無贏勉羣臣助之求雨也

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箋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  
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曜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  
瑞辰按說文廣雅竝曰縵緩也箋訓贏為緩義與縵同但以文  
義求之詩蓋勉羣臣敬恭祀典之意言誠能昭假於天其感應  
之理必未有贏差者廣雅爽贏竝訓為過過謂過差無贏猶言  
無爽無爽猶言無差忒耳

崧高

崧高維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瑞辰按孔子問居鄭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與毛傳以嶽為四嶽不同蓋鄭注禮從韓詩以甫申為仲山甫申伯為五嶽降神所生箋詩則從毛以甫申為甫侯申伯為唐虞四嶽之後故以嶽為四嶽也唐虞有四嶽無五嶽周官大司樂始有五嶽之名何休公羊傳注引尚書巡狩四嶽之文又云還至崧如初禮蓋漢儒所附益邵晉涵據禹貢至於大岳因以霍大山合四嶽為唐虞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之五嶽特凡說耳唐虞四嶽據周語云此一王四伯堯典帝咨四岳下云師錫帝曰又舜咨四岳兪曰伯禹作司空兪曰伯夷師與兪皆眾也此正四嶽為四人之證先儒或以四嶽為一人者誤也舜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則伯夷非即四岳史記以伯夷為四岳亦誤也周時五嶽以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為正華山今在華陰縣南十里吳嶽在今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岱山在今泰安府泰安縣北恆山在今保定府曲陽縣西北邵晉涵曰一百四十里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昔周營成周宅於土中四方所和會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東岱北恆南衡所謂三面環拱也鄭注大司樂五嶽云岱在兖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恆在并州正與爾雅合又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

西岳此為定論正義轉據孝經鉤命決及王肅尚書注服虔左傳注鄭康成大宗伯注謂周時五嶽有嵩高無吳岳誤也爾雅

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邵晉涵謂漢武以後諸儒所附益孫炎郭璞等皆以爾雅為周書故孫炎以霍山為衡山之譌郭璞謂南岳以兩山為名應劭風俗通又言衡山一名霍而以詩嵩高維嶽專指中嶽不知爾雅此條特漢儒增入漢制也金誠齋謂殷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為中嶽因以爾雅後一條所言為殷制胡承珙又謂周公營建洛邑亦在豫州故仍殷制亦當以嵩高為中嶽皆無確證嵩爾雅作崧韋昭國語注嵩古通用崇字是知嵩崧皆崇字之異體漢地理志作崧亦即崇字之小異後漢書靈帝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紀熹平五年改崇高山為嵩高始誤分崇嵩為二字耳維周之翰傳翰幹也箋入為周之楨幹之臣瑞辰按爾雅翰幹也翰即幹之假借幹又幹之俗字書費誓時乃楨幹馬融注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舍人注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是對言則楨幹異物而爾雅毛傳又皆以楨為幹者渾言則楨幹可互訓也成二年左傳棺有翰檜杜注翰旁飾又檜為兩勝檜骨名肋而廣雅云幹謂之肋皆與幹為旁木義合惟說文云幹築牆而木也似以幹為在前蓋許渾言楨幹遂以楨釋幹耳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箋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瑞辰按宣與蕃對言宣當為垣之假借

說文垣牆也亘古讀同宣故垣或假作宣猶詩赫兮咍兮韓詩  
咍作宣也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猶板之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  
也二于字皆當讀為猶言為蕃為垣也古于為同音通用聘禮  
記鄭注于讀曰為定之方中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文選李善  
注引作作為楚宮作為楚室是其證矣

王纘之事箋纘繼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釋文纘韓詩作  
踐踐任也瑞辰按踐與纘雙聲通用中庸踐其位鄭注踐或為  
纘是也潛夫論引詩作王薦之事薦與纘亦雙聲蓋本齊魯詩  
其義承上生申言之則从箋訓繼為允

于邑于謝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于往于於往作邑於謝瑞辰按  
漢書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即今南陽府南陽縣也水經注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二 廣雅書局

比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周迴側水申伯之都邑  
又云其城之西舊棘陽治故亦曰棘陽城荆州記棘陽東北百  
里有謝城續漢書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並與  
水經注合今在汝寧府信陽州境明一統志今汝寧府信陽州  
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內有古謝城是也申與謝相  
去不遠申為舊封之國謝為新作之都邑箋謂改大其邑使為  
侯伯是也惟上于字當讀作為之為為邑于謝猶云作邑于謝  
不得如箋訓為往耳謝與序雙聲通用潛夫論炎帝苗胄或封  
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引詩于邑于序序即謝也謝與  
徐亦雙聲通用故東方朔七諫王逸注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  
徐蓋本三家詩假借作徐王逸引以證徐偃王之徐則誤

王命召伯傳召伯召公也瑞辰按據正義釋傳曰以常武之序  
知召伯是召穆公也是正義本傳原作召伯召穆公也今本傳  
脫去穆字

徹申伯土田傳徹治也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瑞辰按方  
言班徹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徹徹土田即班列其土田徹土  
疆亦謂班列其土疆也

有假其城傳假作也瑞辰按說文假善也有假為城繕修之貌  
善之言繕修也从說文訓善為允

路車乘馬傳乘馬四馬也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  
馬之錫瑞辰按說文駟一乘也古者惟士駕二餘皆駕四必四  
馬始成一乘故因以乘馬為四馬之稱引申凡物四皆為乘如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四 廣雅書局

乘矢乘壺乘車乘皮文選李善注引方言四雁曰乘皆是此傳  
乘馬為四馬之說也韓奕詩其贈維何乘馬路車毛無傳箋云  
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則不以乘馬為四馬通稱  
據采菽詩路車乘馬亦以賜諸侯成十八年左傳程鄭為乘馬  
御杜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則乘馬為人君所駕之馬宜从鄭  
箋之說為允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  
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瑞辰按說文玠大圭  
也介即玠之省借天子之圭大尺二寸為介諸侯之命圭亦得  
通稱為介圭此詩錫爾介圭及韓奕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所  
云皆即諸侯之命圭也書康王之誥寶稱奉圭兼幣說文玠字

注引周書作稱奉介圭後漢書張衡應問曰服衮而朝介圭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是皆諸侯命圭通稱介圭之證至天子只有二寸之珪圭不得以錫諸侯諸侯亦不得奉以入觀也箋說誤矣春官典瑞注人執以見曰瑞聘禮記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是寶即為瑞之證箋分寶與瑞為二亦非

往近王舅傳近己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曰近說文作近今作近音記字譌作近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說文近者古之適人目木鐸記詩言从辵从斤斤亦聲讀與記同玉篇近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作近此傳寫之譌瑞辰按近从斤聲說文斤讀若箕其即箕字之籀文也古其己記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五 廣雅書局

近五字同部通用王風彼其之子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是其證也故毛訓近為己鄭讀若記正義釋傳云以命往之國不得復與之相近故轉為己是正義本誤作近矣釋文音記字當作近不誤今作近者後人誤从正義本改耳若釋文亦作近則不得音記矣近者己之假借己為語詞詩言往近猶虞書言往哉周書予往己也近近形近易說文楨字下有讀若近三字近亦近字傳寫之誤以峙其楨箋釋文以峙如字本又作峙正義俗本時作時者誤也瑞辰按說文序儲置屋下也侍待也儲侍也二字音義同古通用毛詩序乃錢鏞考工記總目注引作侍乃錢鏞是其證也說文繫傳本無序字疑序即侍之或體周語韞昭注侍

具也爾雅釋詁峙具也說文以峙為峙踏字此詩釋文本作峙及時正義引俗本作峙皆當為峙字之假借說文無峙字今正義及釋文本作峙者皆峙字之流變玉篇廣韻又曰序或作峙一切經音義卷一又云古文峙今作峙同釋言振糧也郭注今江東通言振說文有糧無振云糧穀也惟餼字注引周書曰時乃餼振今書作糧糧據論語在陳絕糧釋文糧鄭本作振振疑即糧字之或體

揉此萬邦箋揉順也釋文揉本亦作柔瑞辰按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傳柔安也安與順義近故揉亦省作柔說文柔木曲直也燥屈申木也凡經傳中作揉者皆即說文燥字之異體說文又曰燥和田也義亦相近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六 廣雅書局

其風肆好傳肆長也箋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瑞辰按說文肆極陳也經傳有專取陳義者詩或肆之筵是也有專取極意者其風肆好與其詩孔碩相對成文其風猶言其詩肆好即極好猶言孔碩古人自有複語耳肆從長故傳訓為長與極義近廣雅釋詁肆申也申亦長也箋讀風為諷以肆好為使之長行善道非詩義亦非傳情也正義合傳箋為一失之以贈申伯傳贈增也箋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釋文贈送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增益申伯之美瑞辰按序以詩為尹吉甫美宣王不以為送申伯集注本作贈增也為是傳蓋以贈為增字之假借箋始以贈送釋之正義本从集注作增前釋經云增長申伯之美後仍以贈遺釋之謂

贈遺所以增長前人味假借之義矣

蒸民

有物有則傳物事則法箋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瑞辰按古以射者畫地立處為物儀禮鄉射記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鄭注物謂射時所立處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筈矢餘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迹也尺二寸大射禮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說文則等畫物也凡定物之差等而介畫之為則畫射物有從橫長短亦為則大學致知在格物孔廣森曰物如射之有物竊謂詩言有物亦可以射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七

廣雅書局

為喻有則即謂如畫物之有則也引伸之凡以類相從者皆謂之物繫辭又有等故曰物韓注曰等類也桓六年左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杜注竝曰物類也王尚書曰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謂昭其比類也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謂象類而動也周語象物天地比類百則象物猶比類也又按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物名正謂以類相從而異名也而凡有所識別者亦名物春秋定十年左傳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杜注物識也是也物各以類相從方言類法也故又有法則之義人有君臣父子朋友有物也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有則也人有視聽言貌思有物也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思睿有則也則從物生即畫物之有定

則故孔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毛訓物為事則為法當亦謂

有事必有法也至鄭箋以五性六情分釋物則者洪範以五事配五行疏謂六情法六氣而六氣亦不外五行其理皆相通貫昭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天地之性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而用其五行是其義也胡承珙曰傳言事即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洪範以五事配五行所包甚廣唐志所云行於四時為五氣德秉於人為五常故鄭以有物為五常之性而必曰五行者以經言有物五行乃物象也由五行而有六氣而人之六情法之洪範八庶徵正義謂兩陽燠寒風與昭元年左傳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相較兩陽風文與彼同晦即寒明即燠鄭注尚書以兩屬木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九

廣雅書局

陽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惟六氣之陰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是則六氣亦本五行六情之法六氣亦即是法五行非是物有象情有法各不相涉也箋廣申傳義疏又博證箋文故不云箋與傳異孟子趙注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考韓詩外傳曰民之秉物以則天也趙注蓋本於此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亦如箋物象之說謂性為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水火土故以性屬天以六情法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故知毛鄭韓趙諸說皆與孔子釋詩之指趣不相背也今按胡氏此說解釋傳箋甚為通貫故備錄之

民之秉彝傳彝常箋秉執也釋文彝音夷瑞辰按說文彝宗廟

常器也故引申為彝常爾雅及釋文作彝正字也孟子及潛夫論引詩俱作秉夷同音假借字也阮尚書校勘記據宋本正義云夷常知正義本作夷今毛本作彝从釋文改也又按廣雅常性質也秉彝為常猶云秉性秉質耳逸周書諡法解秉順也民之秉彝即謂民之順其常耳箋訓秉為執失之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瑞辰按仲山甫之稱不一周語稱樊仲山甫又稱樊穆仲晉語稱樊仲樊其邑也穆其諡也仲山甫其字也穆仲樊仲皆省稱其子孫遂以樊為氏廣韻言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是也至以樊稱穆仲自為畿內國名潛夫論言仲山甫亦姓樊非也何楷詩世本古義引唐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案史記魯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九

廣雅書局

世家獻公卒於厲王時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據云周之樊仲山父則仲山甫非魯獻公子明矣通志氏族略謂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為周宣王卿士羅泌路史言虞仲支孫卿于周封樊為樊氏樊仲氏未知何據此以樊為周同姓也漢書杜欽傳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注韓詩以為封於齊元於欽齊乘曰仲山甫大公之後則以仲山甫為姜姓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為慶姓慶姓即姜姓蓋皆本韓詩封齊之說然以祖齊為封齊其說固不足據也洪氏隸釋載漢永康元年所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統所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宜平功遂受封於齊此以仲山甫封齊雖本韓詩云

以為周之苾裔又與韓異據僖二十五年左傳陽樊不服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據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是陽樊即樊而曰王之親姻其為異姓蓋可知耳左傳以成王言商民七族魯康叔一為樊氏是樊本商之舊族周以前早有樊邑宣王始以封仲山甫讀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是也至正義引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毛萇曰仲山甫樊穆仲也是張守節所見毛傳自作樊穆仲不作樊侯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十一

廣雅書局

威儀是力箋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於位也瑞辰按力者仉之省借廣雅釋詁仉勤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字書仉勤也古通作力故箋訓為勤勤猶習也威儀是力即左傳所云習儀也又按坊記鄭注力猶務也昭十二年左傳引所招之詩形民之力王尚書曰形當讀為刑刑猶成也之猶是也言成民是務與詩威儀是力文義正同  
天子是若傳若順瑞辰按若順釋言文也說文婚不順也引春秋傳有叔孫婚竊疑說文不為衍字凡經傳訓若為順者皆婚字之省借至若之本字則說文云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引申通訓若為擇晉語秦穆公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猶言使誰先擇一公子而立之也此詩天子是若亦謂天子是擇擇能而使之故下即言明命使賦矣明命使賦即謂使仲山甫布其明命非如箋言如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

施布之也

明命使賦傳賦布也箋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瑞辰按爾雅釋詁明成也明命猶言成命謂成其教命使布之也箋謂顯明王之政教失之

式是百辟箋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瑞辰按下文賦政于外箋云以布政於畿外外對內言則上言式是百辟指畿內諸侯無疑王制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言百辟者舉成數也月令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食呂氏春秋高誘注百縣畿內之百縣大夫也周頌烈文辟公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又詩百辟其刑之箋云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是凡言百辟皆指畿內諸侯孔疏謂百辟通言畿外諸侯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十一

廣雅書局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喉舌冢宰也瑞辰按冢宰於王既治朝贊王聽治歲終詔王廢治而已未嘗出納王命也惠士奇據周官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因謂王之喉舌指大僕然大僕主正王服位非專王出納王命且云出入王之大命則非大命即非所主矣惟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是納命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出命也與詩出納王命正合內史在唐虞為納言在秦漢為尚書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朕命惟允詩曰惟仲山甫王之喉舌宣王以中興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又王隆漢官解詁云尚書出納詔令齊眾喉舌又曰唐虞為納言周官為內史機

事所總號令攸發又藝文類聚引百官表曰尚書令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引詩惟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也是應劭王隆等並以詩王之喉舌為周內史之職仲山甫蓋兼內史之官正古之納言也正義謂龍作納言與出納王命者異失之賦政于外箋以布政於畿外瑞辰按說文專布也字通作敷說文敷也故亦布也賦與敷音近通用皋陶謨賦納以言漢書敘傳述中宗紀引作傳納傳即敷之借也敷又與布通商頌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優優鄭箋知賦即敷之假借故直以布政釋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十二

廣雅書局

四方爰發箋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瑞辰按商頌遂視既發箋發行也偏首視之敎令則盡行也此詩發亦當訓行承上賦政于外言之四方爰發猶云四方之政行焉邦國若否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瑞辰按順與善義相承爾雅釋詁若善也郭注引左傳禁禦不若即禁禦不善也若本有善義不必如箋以猶臧否釋之既明且哲瑞辰按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爾雅釋言哲智也方言說文並曰哲知也哲與知雙聲故通用哲之通作知猶荀子朽木不折大戴禮作朽木不知知即折之借字也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朱子集傳儀度也瑞辰按釋文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正義釋箋云鄭讀為儀是釋文正義本經傳並作義鄭始讀義為



儀今注疏本經傳竝作儀非其舊也說文義已之威儀也周官大司徒典命注竝云故書儀為義是義與儀古通用故箋讀義為儀然訓儀為匹不若集傳訓度為善說文儀度也周語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猶度也字亦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即度事也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議事亦度事也儀圖二字同義皆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疏釋傳云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失之迂矣說文有義字云墨翟書義从弗因思孔子之先弗父何弗當即義字之省弗父即義父也義父又即儀父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十三

廣雅書局

掩翳也郭注引詩愛而不見掩翳隱愛一聲之轉說文愛蔽不見也愛與愛皆愛字之假借離騷蔽然而蔽之愛然即隱然也又義近僂說文僂仿佛也引詩僂而不見僂而即愛然也仿佛見之不真亦隱也凡舉物者皆有形而德之舉也無形凡有形者可助而無形者不可助故曰愛莫助之箋訓為愛惜之愛說文作恧云恧也不若从傳訓隱為允

衮職有闕傳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箋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瑞辰按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作緹職曲禮記衮衣字皆作卷荀子又作總衮緹卷皆雙聲字故通用說文衮天子高先王卷龍繡於下常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台聲台為古文沈州字與卷同部或作从公聲者

誤也釋名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郝懿行曰衮龍有蟠屈之形示不得伸以受弼正故詩以衮職為喻今按爾雅釋言衮蔽也郭注衮衣有蔽文書益稷傳及左氏桓二年注爾雅郭注皆以蔽為兩已相背惟阮宮保云自古畫紱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漢書韋賢傳集注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按弗字古與弼通兩弓相背正所以弼正之此詩所由以衮職之闕喻補過也職與識古通用職即識字之假借識謂章識衮職即衮章也衮為章服之一故言衮職爾雅釋言繡蔽彰也彰亦章也箋乃以職事釋之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十四

廣雅書局

四牡彭彭傳彭彭行貌瑞辰按說文駟馬盛也引詩四牡駟駟即詩四牡彭彭之異文彭與秀雙聲故通用猶易匪其彭子夏傳作秀也廣雅彭彭秀秀竝訓盛也仲山甫徂齊瑞辰按上言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則徂齊即往齊矣漢書杜欽傳注引韓詩以為封於齊潛夫論三式篇亦引此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謂王封以樂土其說不足據然猶以齊為齊國爾雅釋言齊疾也郭注引詩仲山甫徂齊或本齊魯詩說直以齊為齊疾尤誤

韓奕

奕奕梁山瑞辰按序箋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誤也江氏承詩補義曰武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然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追貊北國則韓當不在關中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

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按潛夫論此下有云其

所代遷居海中考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

城今為順天府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詩言奄受北國

者相符方城亦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濶縣西高梁水注之

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

北然則韓始封在同州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與戴

氏震毛鄭詩考正說與江略同今按路史後紀云韓武庶子幽

世失國案幽當為宣王中興韓討不庭錫之梁山奄受北國是

為韓西又載武穆之分有韓西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城

是羅泌亦以詩言韓國為在方城但以爲卽韓西與王符說異

又按始封之韓滅於晉正義謂當在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

時滅之特以詩之韓侯卽始封之韓宣王時其國猶存故謂國

滅當在平王時耳不知宣之錫命已爲徙封之韓則晉之滅韓

在宣王前當从路史謂在厲王時爲允

有倬其道倬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箋今有倬然者明復

禹之功者釋文倬明貌韓詩作暉音義並同瑞辰按說文倬著

大也引詩倬彼雲漢焯明也引書焯見三有倬心無暉字暉當

卽倬之異體廣雅焯焯訓爲明是音義並同之證卓音又近

的觀禮匹馬卓上注卓猶酌也是也

韓侯受命傳受命爲侯伯也箋韓侯受王命爲諸侯瑞辰

按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

子是知箋謂韓侯受王命爲諸侯朱子集傳謂韓侯初立受命

大五百零九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五

廣雅書同案

爲諸侯其說正本韓詩與下文繼戎祖考相應其宣王徙封韓侯更在作此詩以前下又云因其伯者蓋命爲諸侯兼命爲牧伯耳

朕命不易箋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瑞辰按易當讀爲難易之易周頌命不易哉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君夷不知天命不易讀與此同天子受命於天以天命爲不易諸侯受命於君以君命爲不易其義一也古難易之易同讀如亦此詩以易與辟韻猶板之篇以厲民孔易與益辟爲韻也箋訓爲改易失之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傳修長張大觀見也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諸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六

廣雅書同案

以時覲於宣王觀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瑞辰按詩下言王錫韓侯謂王錫車服之事則箋以上數句爲覲於宣王而奉享禮甚確至以四牡爲韓侯所乘則非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當指享禮獻馬言之書康王之誥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說文引書作稱奉介圭正與詩言介圭同是知詩言四牡卽書布乘之謂也詩言介圭卽書稱奉介圭之謂也諸侯享禮用璧而書及詩言用圭者周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蓋古者獻馬皆以圭爲贄至享之用璧惟用之於束帛小行人所云璧以帛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是其證也周官鄭注以享用圭璋專指二王之後其說未確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而書言布乘詩言四牡者一因喪禮而行朝一以始嗣

侯而入觀故皆從其略耳

淑旗綏章傳淑善也交龍為旗綏大綏也箋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瑞辰按淑旗與綏章對文王尚書謂綏者文貌引荀子需效篇綏綏今其有文章也謂綏綏即文章之貌其說是也綏本車中把之稱字通作綏又讀如蕤賓之蕤說文蕤艸木葉垂貌蕤艸木實蕤蕤也讀若綏艸木葉實皆有文故又通以為文貌耳

鈎膺鏤錫傳鏤錫有金鏤其錫也箋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正義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計玉路非錫臣之物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瑞辰按陳用之禮書曰采芴詩鈎膺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七 廣雅書局

箠革韓奕詩鈎膺鏤錫夫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鈎膺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錫以此觀之則周官所謂錫也鈎也朱也龍勒也條也五路各舉其一互相備也今按金路以封同姓韓侯為同姓之國宜用金路陳用之以為象路非也至以鈎錫為互相備則較孔疏特賜之說為善錫說文作錡云馬頭飾也今作錫者錡之省人眉上謂之揚馬眉上之飾亦曰錡其義一也

鞞鞞淺幘傳鞞革也鞞鞞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瑞辰按說文鞞車鞞中把也韻會把作鞞蓋以革鞞鞞中人所凭處曰鞞載驅詩簟蕭朱鞞毛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朱革之質即此詩鞞鞞也羽與毛散文則通羽飾謂以有毛

之皮覆式即此詩淺幘也說文幘蓋幘也幘周官巾車作褱曲禮大夫士去國素褱作蔽玉藻作褱儀禮既夕禮注云古文褱為褱蓋褱為正字幘褱褱皆假借字廣雅覆答謂之褱釋名答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答答也答即鞞下縱橫交結之竹故覆答亦曰覆式周官巾車云木車素車皆犬褱駝車然褱漆車獫狁惟藻車為鹿淺褱玉藻大夫齊車鹿褱豹植士齊車鹿褱豹植毛之淺者莫過於鹿詩言淺幘亦當指鹿淺幘毛傳蓋據漢制文虎伏軾爾雅虎褱毛謂之虬貓遂以虎皮釋之月令其蟲倮鄭注亦云虎豹之屬恆淺毛然以目驗虎豹毛皆較鹿為深不得名淺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八 廣雅書局

箠革金厄傳厄烏喙也箋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瑞辰按厄即鞞字之省說文鞞鞞也小爾雅衡鞞也鞞上者謂之烏喙胡承珙曰鞞上疑為鞞下之譌釋名榻枕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喙又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喙物時也喙與喙古通用傳云烏喙即小爾雅釋名所云烏喙喙釋文引沈音畫是也正義本譌作烏喙遂引爾雅虬蟬蟬以釋之誤矣又按衡為橫木所以橫於軛前軛則以厄牛馬之頸烏喙又為軛下兩邊又馬頸者一名鞞說文鞞鞞下曲者服注左傳云鞞車鞞兩邊又馬頸者是也是衡與鞞異物鞞與烏喙又異物而小爾雅以衡為鞞毛傳以厄為烏喙者皆以相近遂移其名耳金厄謂於厄末為金飾荀子禮論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倞注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謂金飾衡鞞之末為龍首也後漢書續輿服志龍首銜

靴卽詩所云金厄耳箋謂以金爲小環亦誤

出宿於屠傳屠地名也瑞辰按說文郟左馮翊郟陽亭段玉裁曰謂左馮翊郟陽有郟亭也各本作郟陽亭誤屠郟古今字宋潘水李氏謂詩之屠地在同州郟谷是也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作茶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郟陽縣東河西故城南茶卽郟之同音假借字胡承珙曰周都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在今長安縣東北二三百里郟陽又在同州東北百餘里鄭箋曰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屠必非郟陽之郟亭古字屠杜通當卽郟縣之杜陵耳

顯父饑之傳顯父有顯德者也瑞辰按顯父猶尙父尼父之比皆古所云且字者也傳以爲有顯德失之下章蹶父亦爲且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九

魚鼈鮮魚箋

正義以爲蹶氏父字亦非

魚鼈鮮魚箋包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正義案字書包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烝然則包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包鼈者音皆作魚然則包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釋文包鄭薄交反徐甫九反瑞辰按廣雅焯謂之魚禮運焯黍焯豚焯卽焯字之假借故鹽鐵論散不足卽云焯豚以相饗今火熟而少炙者俗猶稱焯卽古之烝也玉篇烝火熟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字書曰少汁煮曰烝火熟曰焯魚與焯散文則通箋訓包爲以火熟之正義謂烝煮之義與魚同非訓包如毛炙肉也說文無魚字魚當卽焯字之變體說文焯烝也與正義引字書魚烝也義同魚與焯古音同部故通用焯與魚亦

同部故又假借作包與炮大射篇注炮鼈釋文云或作炆魚是也正義不明假借之義故云包與魚別耳李補平曰鮮當讀如斯爾雅釋言斯離也斯析其魚卽是作膾今按鮮析語之轉列子湯問篇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析而食之也鮮魚猶言鱠鯉與包鼈對文爲一熟一生李說是也箋謂鮮魚中膾讀如鱣鱣之鱣失之

其菽維何維筍及蒲傳菽菽殺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筍竹蒻也蒲深蒲也瑞辰按菽卽餼字之異體說文作藹云藹藹實惟葦及蒲从彌速聲陳留謂健爲藹或作餼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餼釋文引馬融曰餼健也說文健騫也又以騫爲健說與馬融合是菽卽騫之別名尸子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是菜可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十

爲騫之證

昭七年左傳載正考父鼎銘曰饈於是騫於是騫可爲鼎實之證易鼎有覆餼之象博古圖有宋公絲鍊鼎是知詩言其菽維何爾雅菜謂之菽皆謂以菜作騫爲鼎實耳餼亦通作騫易繫辭傳易曰鼎折足覆公餼馬融本餼作騫穀梁傳傳二十二年疏引馬云謂糜也是其證也毛傳訓菽爲菜殺蓋對肉殺言之鼎有肉有菜肉謂之羹菜謂之菽散言則菜亦可名羹皆謂就物與菹爲生菜以醢成味也說文菹菜實於豆者不同正義以菽爲菹失之爾雅明言菜謂之菽與肉食不同鄭虞注易以餼爲八珍之具陳壽祺謂餼兼有肉殺失之又按說文惟葦及蒲卽此詩惟筍及蒲繫傳云此葦初生其筍可食是知三家詩以筍爲葦筍故字或作葦爲說文所本與毛鄭以筍

為竹筍不同又按釋文筍字或作笋爾雅蒹葭光本芽作葦  
正與筍通作葦者相類

邊豆有且箋且多貌瑞辰按說文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重義  
說文薦荐席也小爾雅荐重也重亦為多說文多重也故且訓  
為薦又訓為多有客詩有且且正義曰威儀箋且且威儀  
多之狀正與此箋訓且為多貌義同楚茨詩邊豆有楚楚當即  
且之同音假借猶離之通借作楚也

侯氏燕胥箋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饑之時皆來  
相與燕瑞辰按燕胥與燕喜燕譽燕樂相類胥之言序序豫古  
通用鄉射禮注今  
文豫為序則燕胥猶燕豫矣胥須雙聲古通用易歸妹  
以須鄭  
讀為廣雅須意所欲也意所欲為喜樂則燕胥猶燕樂矣爾雅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書局

釋詁胥皆也廣雅釋言皆嘉也皆嘉以雙聲為義則訓胥為皆  
亦可轉訓為嘉桑扈詩君子樂胥義與燕胥同樂胥猶樂嘉也  
箋訓燕胥為皆來相與燕失之

汾王之甥傳汾大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  
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正  
義箋以汾作汾水之份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得  
漫言大王又曰箋傳之義皆以為厲王瑞辰按汾者墳之假借  
故傳訓為大傳泛言大王但以為美稱耳未嘗專指厲王正義  
謂傳箋皆以為厲王非也厲為惡諡若因流彘而稱汾王亦非  
美稱詩人頌美宣王不應舉厲王之惡稱當從傳泛言大王為  
是又按箋云姊妹之子為甥正義以為釋親文齊風猗嗟箋同

正義亦以為釋親文其引孫疏亦以為爾雅之明義胡承珙疑  
爾雅舊有此文後以傳寫脫之今按爾雅釋親謂吾舅者吾謂  
之甥也據釋親母之兄弟為舅則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即是姊  
妹之子曰甥此蓋以義推言之耳非實爾雅有姊妹之子曰甥  
一句而今本脫之也又按釋親女子之子為外孫而倚嗟傳  
云外孫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亦當指汾王之外孫與箋異  
義正義合而一之亦誤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瑞辰按五經異義引春秋公羊說云自天  
子至於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  
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親臨  
之今按左氏說是也詩言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書局

此諸侯至婦家親迎之證左氏言諸侯若有故及疾病不親迎  
則無故無疾病必親迎矣左傳莊元年正義引舊解齊侯親迎  
不至京師文王親迎不至於洽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  
殊失左氏之指文王於商為諸侯鄭君駁五經異義以文王親  
迎為天子親迎之明文亦誤

諸娣從之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從也箋媵者必  
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瑞辰按何休公羊注婦人八歲  
備數十五從娣二十承事君子范甯穀梁傳注引許慎曰姪娣  
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古者姪娣皆少  
於嫡對言則姪與娣異通言則娣姪皆少於嫡故言諸娣以概  
之非以娣為貴也白虎通義云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

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是姪娣無常尊若如何休引禮云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則周尙文轉以姪爲尊矣白虎通義引詩作姪娣從之蓋本三家詩又按白虎通義言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是姪娣有還國待年之禮詩特言其始從嫡之時耳

韓侯顧之傳顧之曲顧道義也瑞辰按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綬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於宮淮南子汜論篇高誘注言蒼梧繞讓妻於兄連親迎曲顧之義又白虎通義曰夫親迎御輪二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是知古者親迎有曲顧之禮正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古同案

及升車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說與列女傳白虎通所言曲顧合正義又云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是知正義釋經云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迴顧亦曲顧之譌道與導義與儀古通用傳言道義即導儀也

川澤許訂傳許訂大也瑞辰按許音義近芋說文芋大也通作詡廣雅詡詡大也太平御覽引詩川澤許許蓋本三家詩詡詡雙聲故通用

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瑞辰按爾雅虎羆毛謂之羆貓郭注引詩有貓有虎逸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貓蓋卽今俗稱山貓之有貓說文作苗云虎羆毛謂之羆苗羆淺也蓋具言之曰羆苗羆言之則但曰苗記言迎貓迎虎貓亦謂

虎之羆毛者也

燕師所完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瑞辰按釋文燕王肅孫毓址烏賢反云北燕國潛夫論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則燕指燕國爲是路史云北燕伯款亦姑姓則燕與蹶父爲同姓蹶父疑卽北燕之君入爲王卿士者以女妻韓侯因爲韓侯完其城與

其追其豹傳追豹戎狄國也瑞辰按下云奄受北國則追與豹皆當爲北狄惟追於經傳無徵釋文追又都回反讀如堆李善注七發曰追古堆字追卽自之假借追琢通作敦琢又轉爲雕周官追師注追之言雕也逸周書王會篇載伊尹朝獻商書云正西曰彫題孔晁注西戎之別名也此詩追疑卽雕之假借雕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古同案

題可單稱雕猶交趾可單稱交也尙書宅南交傳云追豹戎狄國者殆以追爲西戎豹爲北狄歟其實夷蠻戎狄對言則異散言則北國可稱百蠻亦可通稱雕耳豹通作貉職方氏鄭司農注北方曰貉狄說文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周官職方有九貉鄭注以九貉爲九夷則東夷亦通稱貉

獻其羆皮傳羆猛獸也追豹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瑞辰按說文羆豹屬出貉國爾雅釋文引字林同足證傳言來貢者爲追豹之確

江漢

序命召公平淮夷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瑞辰按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又曰王歸自徐錫召穆公命此詩

前三章是召穆公伐淮夷之事後二章是錫命之事竹書紀年  
又言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  
夷傳云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  
公伐而平之與竹書紀年合此詩正召公平淮夷之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傳浮浮眾彊貌滔滔廣貌箋江漢之水  
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  
滔滔然瑞辰按古者江漢對言則異散言則通呂氏春秋言周  
昭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左傳僖四年杜注亦云昭  
王涉漢而溺而穀梁傳則曰我將向諸江史記周本紀曰昭王  
卒於江上此漢亦名江也江之入海在漢水入江以後宣王命  
師不至漢上而禹貢江漢朝宗於海及此詩云江漢浮浮此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亦通名江漢也浮浮滔滔皆水流彊盛之貌常武之喻王旅曰  
如江如漢故此詩亦以江漢與武夫傳云浮浮眾彊貌滔滔廣  
大貌蓋欲以江漢眾彊比武夫因以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  
耳說文滔水漫漫大兒字通作滔滔楚詞王逸注滔滔行貌廣  
雅釋訓浮浮蹈行也蓋本三家詩據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  
詩曰江漢陶陶與滔古字通古本蓋有作江漢滔滔者故通  
作陶陶王尚書曰經常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  
大貌浮浮眾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  
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循流而下浮浮然今本為寫經者互譌

說詳經義述聞

淮夷來求箋主為來求淮夷以處據至其境故言來瑞辰按箋

讀來讀如行來之來不若王尚書訓來為詞之是來求猶是求  
也來鋪猶是鋪也王國來極猶是極也箋云主為來求淮夷所  
處所處猶言所坐漢書嘗言坐某罪是也故正義釋之云本為  
淮夷來求討伐之故然必於求字外增成其義而後明非詩義  
也求與鳩糾古同聲通周論語桓公九合諸侯即僖二十六年  
左傳所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也成二年左傳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彊之欲求合亦即糾合之異文是知求  
之言糾糾者繩治之名與討同義說文廣雅並曰討治也淮夷  
來求猶云淮夷是糾是討耳討為治撥與平亦為治訓求為討  
正與序言撥亂及平淮夷義合求之義又轉為誅求說文誅討  
也凡討責通可曰誅亦可通言求矣孟子有求全之毀求全猶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廣雅書局

云責備也文十二年左傳趙穿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  
年左傳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均與詩來求義相同  
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瑞辰按傳以鋪為痛之假借故訓為病但  
三章匪疚言非以兵病害之則首章來鋪不得訓為病之矣方  
言廣雅並云鋪止也來鋪猶言是止上言來求謂討治之下言  
來鋪謂止其地義正相承常武詩鋪敦淮濱鋪亦止也  
武夫洸洸傳洸洸武貌瑞辰按說文洸水涌光也洸洸當為儀  
儀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訓洸洸武也釋文云洸舍人本作儀鹽  
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玉篇作越云越越武貌法言孝  
至篇武義璜璜並當為儀儀之通借儀借作洸猶兕觥之觥借  
作觥周禮廣車鄭訓為橫陣之車也郝懿行曰洸之言橫橫有

武義故樂記曰橫以立武黃从艾聲艾古光字也故从黃之字或變从光

來句來宣傳句偏也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瑞辰按說文旬徧也十日為旬字通作徇爾雅釋言徇宣徧也義與徇近說文徇均適也男女併也讀若旬又通作巡廣雅徇巡也又作徇爾雅釋文引古今字詁曰徇今巡字三蒼徇徧也說文徇行示也一作延行延行即徧行也白虎通巡者循也又云三年二伯出巡職古者以二伯出巡職代天子巡視邦國來句來宣正其事也胡承珙曰鴻雁傳宣示也此來宣毛意亦當為示是來句為巡視之徧來宣為宣布之徧故爾雅同訓為徧來亦語詞之是猶云是句是宣箋訓為勤失之說文趙讀若堯史記天官書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毛

廣雅書局

旬始句一作營正月詩憂心惇惇又作榮周官均人注句讀營營原隰之營皆旬營通用之類古耕清部與真臻部合用也故箋謂旬當作營然古人自有複語旬宣正不嫌同訓為徧耳仍從傳訓徧為是

肇敏戎公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瑞辰按爾雅釋言肇敏也說文敏疾也肇敏連言即訓肇為敏猶肇基連言即訓肇為基也傳從釋詁訓肇為謀者謀敏古同聲中庸人道敏政鄭注敏或為謀是謀敏通也然肇敏連言自為複語郝懿行曰肇之言猶趙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也超騰與敏疾義近是肇亦有疾意公功古通用後漢書宋宏傳引詩作肇敏戎功論語所云敏則有功也烈

文詩念茲成功六月詩以秦虜公傳公功也義並與此詩戎公同箋云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失之迂矣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日鬯九命賜圭瓚秬鬯箋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暢也瑞辰按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段云攸服當作條暢以降神也又曰鬱芳艸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義與周官鬱人鄭司農注及毛傳略同惟鄭注周官鬯人云秬鬯不和鬱者及此箋云秬鬯黑黍酒謂之鬯者芬香條暢義與毛傳異今按鄭說是也周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序官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鬯按鄭意蓋謂宜以和之為鬯非謂鬯為酒也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鬯大賓客涖几筵築鬯又大喪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毛

廣雅書局

大泚以鬯則築鬯凡言築鬯者皆築鬯鬱艸為鬯裸地用以降神大喪用以浴尸皆非如酒可飲蓋築者鬱艸用水和汁因其芬香條暢而謂之鬯也鬯人掌共秬鬯鄭注序官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是築者鬱艸其氣芬香條暢謂之鬯釀黍為酒其氣芬香條暢亦謂之鬯故說文鬱字从鬯鬱字亦从鬯周官鬯人別於鬱人不必秬合鬱始名鬯也周官鬯人又云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訓介為被後鄭訓介為副均無確證古草芥同稱丰芥介三字並通用說文丰艸祭也象艸生之散亂也又鬱字注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說苑鬯百艸之本介鬯蓋合百艸為之有如介艸之叢生散亂以別於鬱鬯秬鬯與



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箋王賜召虎以鬯酒一樽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瑞辰按哀二年左傳衛天子禱曰文祖襄公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有旅鼎其銘曰旗用作文父曰乙寶尊彝古器銘又多稱文考者文人猶云文祖文父文考耳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承上汝克紹乃顯祖言正以文人為文侯祖之有文德者鐘鼎款識載追敦銘曰天子多錫追休追敢對天子顯揚用作朕皇祖考尊敦用追孝於前文人文人亦追自稱其先祖此詩文人傳箋俱指召穆公之先人甚確朱子集傳謂指文王似誤

對揚王休傳對遂也箋對答也瑞辰按廣雅釋言對會也對揚猶書願命用答揚文武之光命也古答通作台宣二年左傳既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廣雅釋言局案

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是知爾雅釋詁合對也合即答也至傳訓對為遂者爾雅釋言對遂也遂者豕之通借說文豕从意也廣韻遂從志也又遂隨雙聲隨亦從也與爾雅釋言倉然也義亦相近是傳箋義正相承耳對揚亦為對越周頌對越在天爾雅釋言越揚也對越即對揚猶清揚一作清越發揚一作發越也  
作召公考傳考成箋作為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瑞辰按胡承珙曰據正義言定本集注皆作對成王命之辭則正義本箋當作對王命之成辭故其述毛云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又述鄭云謂對

王命舊事成辭是也但以成為辭未免迂曲今按胡據正義以證今本箋對成王命之辭正義本元作對王命之成辭其說是也至謂箋以成為成辭未免迂曲則非古者日月歲會計之文曰成周官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賈疏以成為成事文書是也獄訟之辭曰成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是也斯干為宣王考室之詩無羊為宣王考牧之詩則古者頌禱之詞可謂之成即可謂之考傳訓考為成箋以成為召公對王命之成辭固不得以為迂曲也若嚴緝以成為不毀墜康公之功范傳云作召公已成之事業皆於經句增成其義而後明未若傳箋說之善而胡氏取之誤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廣雅釋言局案

矢其文德傳矢施也釋文施如字爾雅作弛正義矢施也謂施陳也定本為弛字非也瑞辰按說文敝敷也經典通借作施矢施弛三字皆同聲故互相借爾雅釋詁矢陳也矢當為肆之假借說文肆極陳也大雅或肆之筵毛傳肆陳也孔疏以為釋詁文是肆即矢也釋詁又云矢弛也弛即施陳之義是也郭注訓為弛放矢之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鄭注弛施也定本作矢弛蓋从爾雅正義不明假借之義故以定本作弛為非耳洽此四國瑞辰按禮記孔子閒居引詩作協此四國此與板之篇民之洽矣列女傳及左傳引作協者正同蓋皆本三家詩也毛詩作洽即協字之雙聲假借說文協同力也从三力又曰協同心之絲也協同思之絲也協同眾之絲也古文協从口十作

叶義並相近而不同協又通作汁大戴詁志此謂虞汁月汁亦協也

常武

序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正義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瑞辰按然猶焉也因為戒然猶云因為戒焉焉然古同聲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祭義國人稱願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是其證矣正義謂戒然為戒之使然失之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瑞辰按毛公以出車詩南仲為文王時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書局

人此詩南仲別為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係於厲王時蓋至宣王時猶存即此詩之南仲也白虎通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引詩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者人君爵有德必於大祖是亦以詩南仲大祖為命於大祖其義或本三家與毛義同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是南仲實為南氏至大師皇父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為尹氏即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安得以南仲為大祖箋說之誤可知矣正義云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案積古齋鐘鼎款識載無專鼎銘曰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其銘詞不類商器所謂南仲當即宣王時臣則南仲實為

司徒周官大司徒職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南仲蓋命以治徒庶之事

既敬既戒箋敬之言警也瑞辰按警與傲音義並同故說文傲警二字均訓為戒周官大司馬注引詩既傲既戒蓋三家詩有作傲者鄭君先通韓詩故以警釋傲也傲與傲古通用管子立政篇脩火憲敬山澤敬即傲也古多以敬戒連言士昏禮父命女曰戒之敬之敬亦傲也周頌敬之敬之為戒成王其義亦同命程伯休父傳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瑞辰按楚語觀射父云重黎氏世掌天地而別其分土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注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史記曰重黎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書局

後伯休甫之國也又司馬遷自述為休父之後蓋自休父始為大司馬其後遂以官為氏耳路史國名紀程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周程邑一雒陽上程聚程伯休父卿士之采案後漢續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注古程國是程伯休父之國至在咸陽故安陵者乃王季居程之程蓋商時程國周滅之文王卒於畢郢郢即程字之假借也正義謂父宜是字章昭以為名未能審之按趙氏春秋集傳云魯季孫行父晉栢林父皆以父為名穀梁疏云齊侯祿父以父為名則古之以父為名者多矣春秋釋例云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前自字此詩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與王命召虎同為君前臣名耳

省此徐土箋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瑞辰按括地志大徐城

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又云泗州徐城縣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是在泗州徐城縣北周穆王時徐偃王國也元和郡縣志徐城縣本徐子國也周穆王時徐王偃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發楚師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原東山之下百姓歸之號曰徐山山在下邳之縣界是徐自偃王以後國已移至下邳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杜注徐國在下邳僖縣東南僖即臨淮後漢郡國志下邳國云徐本國是春秋之徐亦在下邳宣王伐徐在穆王克徐以後即為徐之在下邳縣界者詩下言濯征徐國正義言此徐當在徐州之地未必即春秋徐子之國失之漢地理志徐盈姓盈嬴古通用玉海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未聞徐有他姓孔疏謂不知於時之君何姓亦凡說也至周官雍氏注云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據說文邾字注邾邾下邑地從邑余聲魯東有邾城讀若塗是魯東之徐字正作邾宣王時早已屬魯固與此詩之徐無涉耳

則急弛則緩紹之言弛猶紹之言緩也釋文紹徐云鄭人違反緩也正讀紹為召耳

徐方釋騷傳釋陳騷動也箋釋當作騷瑞辰按說文釋插絲也插即抽字抽絲則有動義引伸為擣動之稱與騷之訓擣同義釋騷連言猶震驚竝舉也傳箋竝失之騷者怪之假借說文怪動也

如震如怒箋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釋文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瑞辰按而如古通用箋讀如為而蓋以震怒非譬況之詞不須言如也一本遂從箋改經為而矣從箋訓如為而則震不必如箋訓雷周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晉語君有震武也韋注竝曰震威也成二年左傳畏君之震猶云畏君之威訓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為威義與怒同

聞如虓虎傳虎之白怒虓然瑞辰按廣雅釋詁虓怒也玉篇虓虎怒貌虓讀呼濫切與關聲近而義同虓虎當為虓虓之假借虓虓雙聲字虎即虓之省耳說文虓虎鳴也一曰師子大怒聲也今本說文脫大怒聲也四又虓字注一曰虎聲一切經音義也字此从一切經音義引增又虓字注一曰虎聲一切經音義引服虔通俗文虎聲謂之哮虓哮即虓之假借風俗通引詩正作關如哮虎虓虓又作哮虓說文虓虓虓也又作哮呼水經注引博物志言魏武於馬上逢獅子獅子哮呼奮越左右咸驚又作哮赫埋蒼哮赫大怒聲也玉篇哮赫大怒也虓虓雙聲故通用

鋪敦淮濱傳濱涯箋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釋

文鋪普吳反徐音爭陳也韓侯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瑞辰按方言廣雅並云鋪止也鋪敦二字同義鄭讀敦爲屯屯者聚也亦止也說文瀆字注引詩敦彼淮濱是知鋪與敦一耳鄭箋訓鋪爲陳義本韓詩正以鋪爲敷之假借說韓詩者乃訓敦爲大失之以敦爲迫亦非敦屯古聲近通用呂覽去私篇高注辭讀曰車筆之筆是其類也胡承瑛曰成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謂整頓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敦亦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即頓兵城也今按頓與屯亦聲近義通猶鄭義也

仍執醜虜傳仍就虜服也箋就執其眾之降服者釋文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瑞辰按爾雅釋詁仍厚也釋文云仍本或作扔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書局

釋詁又云仍因也說文仍因也扔捆也捆就也字林扔就也廣雅因就也是仍與扔音義並同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擊如翰箋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瑞辰按說文翰字注引逸周書曰文翰若鸞雉一名晨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段玉裁曰一名晨風四字當在蜀人獻之之下一名當作一日釋鳥晨風鷗也正毛傳鷗如翰及箋所云鳥中之豪俊者今按段說是也飛與翰散言則通小雅翰飛戾天是也對言則異此詩如飛如翰是也據說文翰獸豪也箋訓翰爲豪俊正與翰爲獸豪義近說文又曰翰馬毛長也義亦與翰近

絲絲翼翼傳絲絲靚也翼翼敬也瑞辰按廣雅絲絲長也翼翼

盛也長與盛義相近皆狀其兵之壯盛耳絲緝雙聲通用故詩絲緝黃鳥一作緝緝韓詩絲緝作民民亦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絲緝爲靚者靚即靜也靜即密也釋詁密爾雅釋言勝密也勝說文作瞻云日有薄綴六六也又勝六六不見也六交覆深屋也勝鼻並武延切與絲同音傳以絲緝爲六六之假借故訓爲靜猶言密也絲密雙聲字文選洛神賦注絲緝密意也正與毛傳同義

不測不克箋其勢不可測度不可勝克瑞辰按測當爲側之假借淮南子原道篇側谿谷之閒高注側伏也不側者謂其師不隱伏也克通作剋說文剋急也不克者謂其師不急迫也箋以不可增成其義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三

廣雅書局

王猶允塞傳猶謀也箋猶尙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尙守信自實滿瑞辰按猶猷古通用荀子韓詩外傳引詩並作王猷允塞傳訓爲謀是也箋訓爲尙失之

徐方既來箋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瑞辰按左氏文五年傳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杜注來猶歸也爾雅釋言懷來也是知徐方既來猶言徐方既歸懷耳來與勅通廣雅釋詁勅順也順與歸懷義相通順猶服也既來即是既服箋以來告服增成其義失之

徐方既同瑞辰按同當讀如般見日同之同同集也謂同集於朝也說文同會合也會同朝觀對文則異散言則通既同猶云既朝耳正義謂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失之

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庭直也庭者廷之假借倉頡篇廷直也說文直正見也古以諸侯不直者爲不庭周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左氏隱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成十二年傳謀其不協而討不庭韓奕詩幹不庭方傳庭直也正直爲庭則知正其不直亦爲庭此詩來庭猶云是直也左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是直猶云是正與王國來極句法相似極亦正也正則不邪故下即接言徐方不回矣傳訓爲來王庭失之

徐方不回箋回猶違也瑞辰按說文囊衰也又曰漳回也經傳中多借違作回蓋以疊韻相假借大明詩厥德不回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譜庸回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作君無回德皆以回爲違之假借違皆囊衰字之通借故周語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昭注竝曰違邪也此箋訓回爲違亦以不回爲不囊衰耳正義訓爲違命之違失之

瞻印

女反有之瑞辰按廣雅釋詁有取也有之猶取之也女覆奪之瑞辰按奪者敝之假借說文敝彊取也引周書敝壞矯虔今呂刑作奪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是奪爲脫正字今經典通假奪爲敝

懿厥哲婦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滕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瑞辰按金滕釋文噫馬本作

大國百六十五

懿是懿噫通用之證楚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即大雅抑之詩是懿又通抑十月之交詩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義與懿厥哲婦同懿噫抑三字竝同聲故詩以懿抑爲噫之假借又按文選神女賦曰澹清靜其情懣李善注引韓詩曰懣悅也又引蒼頡篇曰懣密也引曹大家列女傳注曰懣深邃也懣或作懣今誤作懣盧氏文昭曰字當作懣此懿厥哲婦之懿今按說文懣靜也靜審也廣雅懣審也懣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韻故懿可通作懣而韓詩訓悅與毛異義

鞫人伎忒諧始竟背傳伎害忒變也箋鞫窮也諧不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瑞辰按說文伎字注引詩鞫人伎忒伎者伎之假借鞫人伎忒當謂長舌之婦窮詰人以伎害轉變之術諧毀也數也謂始諧毀人而終自背之也始諧毀人乃竟終背之是責人則明責已則暗也諧始所以爲伎竟背所以爲忒也箋以諧爲不信失之

豈曰不極伊胡爲慝箋胡何慝惡也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瑞辰按豈曰不極承上諧始言之謂其諧毀人之伎忒豈曰不中正乎伊胡爲慝則承言言之言伊何爲差忒也說文忒更也岱失常也慝即忒之假借猶廊柏舟詩之矢死靡慝假慝爲忒也上旣言忒用本字故下借慝字以與上忒字爲韻此亦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箋訓爲慝爲爲惡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  
箋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瑞辰按公功古  
通用經義述聞謂公事即周官女御以歲時獻功事休其蠶織  
即是無功事今按公與宮同聲夏小正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昏  
禮戒女詞曰夙夜無違宮事宮事皆謂蠶宮之事此詩公事當  
即宮事之假借宮事即蠶事也若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  
休其蠶織矣上言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是不當知而知下言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是又當爲而不爲皆承上伊胡爲慝極言其  
失常之事

何神不富傳富福瑞辰按富福古同部通用傳蓋以富爲福之  
假借易福謙釋文福京作富劉修碑鬼神富謙皆福通作富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无

證釋名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是富與福亦同義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介甲也乃舍女被甲之  
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瑞辰按說文狄之言淫辟也  
廣雅釋言狄辟也古或通以爲淫辟之稱介狄謂大狄猶云元  
惡也舍爾介狄即上章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維予胥忌即上章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也傳箋並失之

邦國殄瘁傳殄盡瘁病也箋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瑞辰按王  
觀察曰殄瘁皆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  
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國民之殄病是待是殄亦病也  
今按王說是也殄瘁二字平列與盡瘁憔悴之同爲勞病正同  
殄盡以疊韻爲義盡亦病也成十二年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

盡其民即病其民也

無不克鞏傳鞏固也瑞辰按釋詁鞏固也鞏固以雙聲爲義古  
音轉讀鞏如固故與祖後爲韻戴震孔廣森均以此爲東侯交  
通之證

召旻

我居圉卒荒傳圉垂也箋荒唐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瑞辰按傳不釋居字蓋以居爲語詞讀同日居月諸之居箋上  
云病國中以饑饉則此箋所云國中亦承上言之不以居爲國  
中也正義乃云令我所居國中失之

昏椽靡共傳椽天椽也箋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  
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官共其職事者瑞辰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旱

上言蝨賊內訌箋謂訌爭訟相陷人之言則下昏椽正言其昏  
亂椽諧耳昏通作悵大雅民勞篇以謹悵悵毛傳悵悵大亂也  
鄭箋猶謹謹也說文作悵悵云悵悵也悵亂也此詩昏亦悵亂  
耳椽通作詠哀十七年左傳大子又使椽之釋文椽古與詠通  
楚詞詠詠謂予以善淫王逸注詠猶諧也方言詠悵也楚以南  
謂之詠廣雅釋詁詠詠也又詠責也詠諧也詠諛也義並相近  
正月詩天天是椽傳君天之在位椽之正義王天害之在位又  
椽諧之此傳以椽爲天椽正訓椽爲詠諧之詠至箋以昏椽皆  
奄人是讀昏爲闕讀椽爲別則敬臨之歌與傳異義正義乃云  
傳意亦以椽爲去陰失矣

潰潰回通傳潰潰亂也瑞辰按說文潰亂也潰潰即潰潰之假

借

寶靖夷我邦傳靖謀夷平也箋皆謀夷滅我之邦瑞辰按夷為語助詞寶靖夷我邦即言寶謀我邦猶之曲禮在醜夷不爭即孝經在醜不爭夷字不為義也傳訓夷為平箋訓夷為滅並失之至瞻印詩靡有夷屆靡有夷瘳及孟子夷攷其行夷皆語詞則王尚書釋詞已言之矣

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傳皋皋頑不知道也訛訛窳不供事也箋玷缺也瑞辰按皋當讀為諫玉篇諫相欺也重言之則曰諫諛訛與訛通管子形勢篇毀訾賢者謂之訾列于天瑞篇訾訾然張謚注毀訾也訛又通訾說文皆苛也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訾皋皋訛訛皆極言小人讒毀人之狀玷當讀如點汚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聖

廣雅書局

點楚詞七諫唐虞點灼而毀議王逸注點汚也廣雅釋詁點汚也詩言小人止知毀議人而不自知其點汚也至爾雅釋訓皋皋瑁瑁刺素食也翁翁訛訛莫供職也蓋釋詩之大義非釋詩詞毛傳義本爾雅似於經義未協

兢兢業業孔墮不窳我位孔貶傳貶墜也箋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墜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瑞辰按兢兢業業二句言在位之戒懼時以危為病不敢自安與上皋皋訛訛對文言彼讒毀人者曾不知其汚點而小心戒懼不敢自安反貶點其位也箋以我位為我王之位失之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瑞辰按胡承

琪曰潰者敗也遂者成也以潰為遂猶以治為亂李黼平曰說

文債一曰長貌長義與遂義近傳蓋讀潰為債今按小經傳亦曰潰遂也潰遂疊韻字潰即遂之音近假借猶施或作施遠風通作隧風也廣韻遂達也遂者艸之暢遠與茂義相成箋以潰為彙不若傳訓遂為善又按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莫不興起者相其文義莫當為草字之譌蓋因下文有莫不字而誤又按孔氏詩聲類曰詩中幽韻與之通者八見此詩茂止為韻其一也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首亦勦止韻之通咸學標毛詩證讀又引漢書敘傳侯王之祉祚及孫子公侯蕃滋枝葉碩茂魏武觀滄海詩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皆之幽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聖

廣雅書局

韻通之證顧氏古音攷以此章為無韻失之至末章舊與里協古音讀舊如忌與久古讀已者正同此詩舊里猶蕩詩時與舊韻後人誤以舊入黝類胡承琪據為之幽通之例則非

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箋如樹上之棲苴瑞辰按楚詞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逸注生曰草枯曰苴苴通作苴管子輕重篇請君伐苴薪房注草枯曰苴又通作祖一切經音義引詩如彼棲祖又引通俗文刈餘曰祖祖即查字音槎亦與槎字通用張參五經文字苴七余反又音查見詩大雅即指此詩是唐人讀苴亦如槎故字得通作祖祖即槎字之省說文槎果似梨而酢內則作祖梨今本通作槎梨苴讀如槎猶說文祖讀若槎梨之槎槎取水沮也沮即今之渣字也查又為浮木之稱古聲同

考其義亦同水中浮木謂之查水中浮草謂之苴其義一也傳云水中浮草亦謂枯草之浮於水中者耳棲蓋草枯之狀草之生曰與曰作則其枯可謂之棲釋文棲謂棲息蓋謂枯草偃卧有似棲息也又棲摧聲近棲之言摧折也毛傳不解棲字正義謂棲爲浮義失之箋以爲樹上棲莠亦非

無不潰止箋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瑞辰按潰者潰之假借釋言誼潰也說文誼潰也此潰卽潰之證說文潰中止也从言貴聲司馬法曰師多則民潰潰止也是潰止二字同義胡承珙曰止者陷也中止猶言內陷也今按陷猶敗也是止亦潰敗之義傳箋皆不釋止字蓋以止爲語詞不知止亦潰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聖

廣雅書局

胡不自替傳替廢箋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瑞辰按離騷長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舉朝諄而夕替以替與艱韻與此詩以替與引韻止相類替說文作替云替廢也一偏下也从竝白白音聲或从日或从𠂔从日錢氏大昕曰字當爲替从日𠂔聲今按錢說是也古先辛同韻是以替與引聲近𠂔从先聲色中反替从𠂔聲他因反讀如親而近汀正與引同爲真臻部字亦與艱讀如根相協管子問第二十四云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替而德營九軍之親宋翔鳳謂替與親韻正與詩同胡承珙又曰雉夷古聲近本草辛夷作辛紉御覽亦作辛引則引正可讀如夷以與替韻今按夷與引雙聲夷讀如引者亦古雙聲爲韻之類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瑞辰按關雎正義詩一句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本無召字無之臣二字臧氏玉琳曰序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取詩有如召公之臣爲說又箋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是鄭本原作有如召公之臣當从關雎正義所引補正今按臧說是也詩有之臣二字以命與臣爲韻於古音正合撰義疏者非出一手故本篤正義引作有如召公與關雎正義所引互異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四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終

萍鄉文廷俊番禺鄭權沈寶樞校字



周頌

桐城馬瑞辰撰

清廟

於穆清廟傳於歎辭也穆美也瑞辰按漢書韋元成傳云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釋文引杜預曰肅然清淨之稱也古釋清廟皆謂以清靜得名猶明堂義取嚮明闕宮義取闕神此詩序箋謂清廟爲祭有清明德者之宮正義因謂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其說非也廣韻穆清也於穆卽狀清廟之貌說文皇細文也穆禾也凡詩言於穆穆穆者皆皇字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皆執行文王之德瑞辰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周語昭顯文德又詩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皆泛言文德此傳謂多士皆執持文德亦泛言有文德與箋言皆執行文王之德異義正義謂毛鄭同失之又按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孔廣森曰上半章前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于人首尾相爲韻蓋德古音如置故可與士協今按孔說是也古德字作德从直从心蓋亦兼从直聲故可讀如置易有功而不德鄭本作置大戴禮其心不德荀子作置又有施而不德逸周書作置玉藻立容德徐仙民音置皆德有

置音古字通用之證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駿大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駿速也速與疾義同正義引禮記大傳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駿疾以聲近爲義廟中奔走以疾爲敬其說較傳箋爲善正義牽合箋說云大者多而疾來之意則失之矣周頌噫嘻篇駿發爾私傳謂大發其私田箋易之曰駿疾也此疾與大異訓之證駿與浚通鹽鐵論取下篇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正訓浚爲疾彼詩亦當從箋訓疾駿又通作遂禮大傳遂奔走鄭注遂疾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廣雅書局

禮也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正義引孟子趙岐注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謂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瑞辰按孟子趙岐注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史記孟子列傳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如孟子且未及親事子思豈孟仲子學於孟子轉曾爲子思弟子乎詩譜之言蓋不足據正義合詩譜及趙岐說而一之誤矣經典序錄云詩自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孫卿生孟子後得受詩於孟仲子則孟仲子幼於孟子未及受業於子思可知矣孟仲子爲毛詩傳授所本故此詩及闕宮詩傳並引其說又按說文以字

从反已植弓注云以已字是以與已本同字也似从人已聲故以已與似古亦通用正義引詩譜日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字雖異而義則同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廣雅極已也無極正釋詩不已是知孟仲子雖借作不似其義仍作不已也正義不明通借之義謂傳雖引仲子之言而無不似之義失矣又按廣雅廣韻並曰命道也易臨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天道不誦二十七年左傳曰天命不愆皆命即道之證故箋曰命猶道正義謂天之教命即是道失之又按說文參細文也穆即參之假借訓穆爲文與下純訓爲文同義

文王之德之純傳純大也箋純亦不已也瑞辰按說文焯明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三十一

廣雅書局

引春秋傳曰焯燿天地純與焯通用漢書揚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此承上於平不顯言之不顯顯也顯明也純亦明也文與明義相引伸方言廣雅並曰純文也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正訓純爲文說文純絲也崔觀說易曰不襍曰純純本美絲之稱假以狀德之明而不襍故義爲明爲文又爲大耳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也箋溢溢之也瑞辰按說文誡嘉善也引詩誡以誡我誡與假雙聲誡與溢字異而音義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何者誡之聲借恤與誡亦同部字也此詩溢誡恤三字通用猶堯典惟刑之卬哉史記作靜今文尙書作誡也爾雅釋詁誡慎誡靜也又曰溢慎也說文誡

靜語也靜與埒通說文埒安埒也廣雅靜安也慎與靜古亦同義詩言溢我即慎我也慎我即靜我也靜我即安我猶詩言緜我眉壽緜亦安也假以溢我正謂善以緜我左傳言恤我者恤當爲恤之假借說文恤靜也正與溢誡並訓靜者同義惟箋訓爲盈溢與傳異義

駿惠我文王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瑞辰按惠順也駿當爲馴之假借馴亦順也駿惠二字平列皆爲順猶劬勞同爲勞盡瘁殄瘁同爲勞也馴借作駿猶尙書克明俊德史記作馴德徐廣曰馴順也馴德即順德也兩無正不駿其德朱彬謂駿與馴同馴順也皆駿亦爲馴之證箋訓駿惠爲大順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四

廣雅書局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惟今也瑞辰按曾孫當從箋通指後王爲允篤者管之假借說文篤厚也从育竹聲讀若篤孔廣森曰竹聲古蓋讀如呪故篤與收爲韻

維清

序維清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象箭南籥者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杜注箭舞者所執據說文箭以竿擊人也是箭即干公羊傳萬舞者干舞也古者文舞執籥武舞執干左傳南籥爲文舞則象箭爲武舞即此詩象舞也舞武古通用象舞蔡邕獨斷作象武蓋以象文王之武功也作舞者通借字耳是以知仲尼燕

居篇下管象武即象舞也象舞亦單稱象文王世子明堂位皆云下管象以象與大武對言則象非大武可知文王世子鄭注乃謂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合象與大武為一誤矣孔子曰升歌清廟不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清廟象舞雖俱是文王之樂清廟以人歌之故宜升象舞以管奏而舞之故宜下正義乃云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失其義矣墨子七患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是武王之樂亦名象然云因先王之樂云繼文是正因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五

之象舞而作非即此詩象舞亦非下管象之象也

肇禮傳肇始禮祀也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禮祀祀昊天上帝瑞辰按李黼平曰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文王祭天不應言肇尙書禮于六宗固為天神而禮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禮說文禮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為禮是禮乃祭祀通稱傳訓禮為祀蓋言始禮祀而征伐義不繫於祭天正義以箋述毛非也今按李說是也肇禮猶云肇祀生民詩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后稷之肇祀也此詩肇禮迄用有成言文王之肇祀也二詩文義相似生民詩承上帝居歆言之故傳以肇祀為郊祀此詩上無所承故傳以肇禮為泛言禮祀耳

大正百一十八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禎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瑞辰按爾雅釋言禎祥也某氏注引詩維周之禎正義釋文本原皆作禎准正義引定本集注釋文引徐邈本作禎按作禎者以與禋成爲韻作禎者以與首句熙字爲韻爲首尾用韻二本皆於韻合胡承珙曰作禎者毛詩作禎者蓋三家詩或謂由崔注改易取韻者非也李黼平曰行葦壽考維祺傳云祺吉也此經如作禎傳不應別訓惟作禎乃訓爲祥說文禎祥也祺吉也从毛傳不從爾雅則經文作禎爲是

烈文

烈文辟公傳烈光也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瑞辰按周書諡法解有功安民曰烈烈文二字平列烈言其功文言其德也爾雅釋詁辟君也天子諸侯皆有君號故通稱爲辟天子曰辟王詩載見辟王是也諸侯則曰辟公此詩烈文辟公雍詩相爲辟公是也箋謂百辟卿士及諸侯包咸論語注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並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六

廣雅書局

錫茲祉福傳文王錫之箋天錫之以此祉福也瑞辰按成王即位徧祭列祖則祉福宜謂列祖錫之詩末章前王亦兼言列祖傳專言文王非也

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靡累也箋無大累於汝國謂侯伯國無罪惡也瑞辰按廣雅釋詁廢壞也廢與靡通越語靡王躬身草注靡損也無封靡于爾邦猶云無大損壞於爾邦也靡累以疊韻爲訓傳訓爲累與損壞義近累於國即損壞於國也白虎通

三軍篇曰詩云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此言追誦大罪也以封靡為大罪與箋義合皆本三家詩正義謂靡是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失傳惜矣

繼序其皇之傳皇美也箋皇君也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瑞辰按說文緒絲帶也序敘古通用爾雅釋詁敘緒也閔子小子篇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此詩傳不釋序字義亦為緒繼序猶云續緒謂諸侯世繼其先祖之緒以為君也箋訓為次序失之

天作

大王荒之傳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瑞辰按晉語鄭叔詹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七

廣雅書局

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傳義所本傳云能安天之所作段玉裁李黼平皆謂安為大字之誤是也荀子王制篇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員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四句為證此又毛傳天生萬物於高山所本蓋合天覆地載之語而括以萬物也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攸易之道故也瑞辰按毛詩以彼徂矣三字為句與上彼作矣相對成文韓詩則作彼徂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

大四百七十五

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鄭君先通韓詩故此箋全本韓義其云後之往者正釋經彼徂者句正義徂謂新往者是知箋疏本皆作徂者而以岐字屬下句讀則毛韓詩同也說苑韓詩外傳並引詩岐有夷之行惟沈存中筆談引後漢書朱輔疏誤作朱浮傳又誤讀岐字為句誤徂作咀蓋由誤以韓詩傳岐道阻險為釋詩彼徂者之徂也朱子集傳王伯厚詩考並沿其誤又按說文傷攸傷莊述祖引易緯注攸傷無為是攸傷為寂然無為之稱正義以攸為攸健失之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箋昊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八

廣雅書局

已有王命也瑞辰按穆天子傳王辰鄧公飲天子酒乃歌陶天之詩郭注引此詩是陶即昊字古文明成二字同義爾雅釋詁明成也臣工篇將受厥明明亦成也成命猶言明命箋謂后稷之生已有王命失之

成王不敢康箋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瑞辰按晉語引此詩韋昭注謂文武備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說與箋同但考叔向說是詩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指文武則成王自指周成王無疑頌作於成王之時成王猶召南詩稱平王象其德而稱頌之非謚也叔向曰夫道成命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蓋謂成王不自謂能受天命而曰文武受之故

大四百七十五

以爲讓於德若不指周成王則二后受之何謂讓於德乎賈子禮容篇釋此詩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文王之孫武王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是賈子亦以詩成王指周成王身矣呂氏慎大覽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成王蓋時臣美其德生有此號酒誥釋文載馬融注引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其說是也尙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尙幼矣成王惟生有此號故周頌作於成王在位時得稱成王耳此箋及韋注國語並以成王指文武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九

廣雅書局

夙夜基命宥密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瑞辰按傳義俱本晉語戴氏震毛鄭詩考正取晉語釋之是也然尙有未盡合者叔向曰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後總釋之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恭信寬寧承上夙夜命宥密五字言不應獨去基字另增儉字是知儉卽承上基始言也蓋云恭始信寬則不詞故易始爲儉儉者禮之本本卽基也故基爲始又爲儉耳命令古通用令从人下說文下瑞信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與叔向訓命爲信同義叔向以恭儉信寬帥歸于寧釋詩夙夜基命宥密則基命與宥密各爲一德基命二字平列不連讀孔疏釋傳云始於信順天命戴震云早夜敬恭其命有始夫

竟之謂基命竝失之

單厥心傳單厚瑞辰按爾雅釋詁直信也直誠也又直厚也說文直多穀也直之本義爲多穀引伸爲信厚毛詩作單者雙聲假借字說文單大也大與厚義亦相通墨子經篇云厚有所大也

肆其靖之傳肆固靖和也箋固當爲故字之誤也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瑞辰按叔向釋詩曰肆固也靖和也又曰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以固與和平列傳義正本叔向不當如箋訓故故固古通用爾雅肆故也肆可訓爲語詞之故卽可訓爲堅固之固非誤字也

我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十

廣雅書局

我將我享傳將大享獻也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瑞辰按莊述祖曰將古文作備見古彝器其文或爲備彝尊鼎或爲備彝或爲備牛鼎或爲某作備某寶尊彝說文作蕭黃也从鬲羊聲字亦作鬲封禪書曰皆嘗鬲享上帝鬼神徐廣曰鬲享黃也音瘍享當讀饗韓詩于以鬲之毛借作湘傳湘烹也此傳將亦訓烹篆文高獻之高與高飪之高本一字或疑高言覆衍遂改高爲大今按將享對文以將爲備之省借訓烹正與封禪書鬲享上帝鬼神及易傳聖人亨以饗上帝文法相類較傳箋爲善若莊以爲毛本訓享後人改享爲大則凡說也

維羊維牛瑞辰按臧氏經義雜記謂正義本原作維牛維羊周官羊人疏及隋書宇文愷傳引詩竝作維牛維羊又正義釋序

兩云維牛維羊釋經及箋牛羊字凡六見阮尚書校勘記以臧氏說為是然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正義釋經云維是肥羊維是肥牛均先羊而後牛又詩以將享與下方王饗為韻而中以牛與右韻與詩中隔句用韻其隔句自為韻者正合仍从唐石經及毛本作維羊維牛為是

儀式刑文王之典傳儀善刑法箋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瑞辰按說文儀度也度法制也字通作儀爾雅釋詁儀餘也說文儀餘也立木作表為餘是儀即表也文六年左傳引之表儀荀子君者儀也儀正則景正皆以儀為表因而測天之表謂之儀人之儀表亦為儀矣式者杖之省褚少孫曰者傳言卜者旋式正基索隱曰式即杖也杖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十一 廣雅書局

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曰旋式漢書王莽傳天文郎按杖於前廣雅釋器杖榻也式本占象之器用與儀表等因而可為式象者通稱式矣刑者型之省說文型鑄器之灋也古者以木曰模以金曰鎔以竹曰範以土曰型經傳中通假作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為是也是儀式刑皆可訓法詩中有三字同義並稱者如亂離瘼矣及維清緝熙皆與此句法相類朱子集傳儀式刑皆法也義本鄭箋其說是也

不必如毛傳訓儀為善伊嘏文王箋受福曰嘏釋文嘏古雅反毛大也瑞辰按說文嘏大遠也爾雅嘏假大也假即嘏之假借此詩伊嘏文王猶言大哉文王从毛訓大為允但不得如王肅時邁云維天乃大文王

大五十一

之道耳

時邁

時邁其邦傳邁行箋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瑞辰按爾雅時是也徒則也是猶徒亦則也時是皆語詞正義云以時行其邦國失之

實右序有周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瑞辰按序與敘同爾雅釋詁順敘也大戴傳傳篇言語不序周語時序其德周旋序順序皆順也次序為序順從亦為序順之即助之也周禮司書注敘猶比次也凡相比相次皆有助義實右序有周猶言實佑助有周也右序二字同義箋謂次序其事失之莫不震覺傳疊懼正義疊懼釋詁文彼疊作惛音義同瑞辰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十一 廣雅書局

傳以疊為惛之假借爾雅釋詁惛懼也郭注惛即懽也說文惛懼也讀若疊是惛疊音同之證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正義釋詁柔安也某氏引詩曰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釋文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瑞辰按爾雅釋言格懷來也此傳義所本方言儀格來也陳穎之曰儀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齊魯之閒或謂之格或曰懷周語曰神怨痛無所依懷韋注懷歸也來與歸義相因柔濡雙聲故通用宋書樂志明堂歌懷濡上靈正本此詩柔通作濡猶說文訓儒為柔也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瑞辰按爾雅釋山山銳而高嶠淮南秦族篇引詩及河嶠嶽又通作嶠史記五帝紀張守節

大四百五十七

正義引爾雅山銳而高曰橋釋名山銳而高曰喬形如橋也喬嶽宜通指四岳言之般之詩兼祭四嶽亦曰隋山喬嶽是其證也

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瑞辰按先儒同訓夏爲大而言大之義不一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載戡于戈五句杜注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正義曰遂大謂功業遂大此以大爲功業大也周禮鍾師注引呂叔玉解此詩肆于時夏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此以大爲位大也鄭箋樂歌大者稱夏此以夏爲樂歌之大也朱子集傳云夏中國也言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此以夏爲諸夏之大也今按左傳引詩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以證武德之保大詩肆于時夏承我懿德言之夏之爲大當指德大肆遂也時猶是也言其德遂於是大也毛傳但訓夏爲大不言大爲何指與左傳引詩義合呂叔玉言指大位孔疏言功業大者皆非也說文夏中國之人也用官大司樂鄭注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又曰能夏則大服虔注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樂之名夏本取中夏之義詩言肆于時夏承上我求懿德言宜从朱子集傳謂布德于中國而後人因有肆于時夏一語遂名其樂爲肆夏耳傳止訓夏爲大箋始以夏爲樂歌之大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又按周官鍾師注引杜子春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三

廣雅書局

曰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時邁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又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儷也渠思文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所云頌不能具謂頌不能備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爲周頌時邁等詩三章正同呂說故此詩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又云夏之屬有九賈疏乃以頌不能具謂頌內無此詩正義亦云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失鄭指矣韋昭國語注分繁遏渠爲三謂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呂叔玉說異而杜預左傳注略同案國語肆夏繁遏渠與文王大明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十四

廣雅書局

絲句法相同不得謂肆夏一名繁韶遏二字自當从呂說連讀謂指執競篇耳且左傳明言肆夏之三是三篇皆肆夏之屬爲時邁執競思文以三篇相連與鹿鳴之三文王之三皆三篇相連可知不得兼言韶夏納夏也說文肆極陳也思文詩陳常于時夏陳卽肆也此正思文詩與肆夏同類之證韋杜之說竝失之

執競

執競武王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也瑞辰按序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懼熱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懼服漢書作讐服陳威傳作執服朱博傳作熱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

禦猶朱博傳云熱服豪強也說文惊疆也廣雅惊強也凡詩言執競無競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儼皆惊字之假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疆語耳

斤斤其明傳斤斤明察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明明斤斤察也斤斤即昕昕之省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昕察也當作昕昕察也即爾雅斤斤察也之異文說文昕且明也廣雅昕明也重言之則曰昕昕矣

鐘鼓嗶嗶傳嗶嗶和也瑞辰按嗶者鏗之假借說文嗶小兒聲也鏗鐘聲引詩鐘鼓鏗鏗漢書禮樂志風俗通引詩竝同蓋本三家詩爾雅韻譜樂也方言韻音也竝與鏗字音義同

磬莞將將傳將將集也瑞辰按將者鎗之假借三倉鎗鎗金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十五

廣雅書局

也說文鎗鐘聲也通言之則磬管之聲亦曰鎗鎗字又通作鎗與磬荀子富國篇引詩管磬璫璫說文引詩管磬璫璫皆音同假借字也磬管古本當作管磬

降福穰穰傳穰穰眾也瑞辰按爾雅穰穰福也即注言饒多說文秧禾若秧穰也集韻秧穰禾下葉多也福之多曰穰穰豐年禾黍之多亦曰穰穰其義一也說文孃煩擾也一日肥大又孃益州鄙言人盛諱其肥謂之孃方言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諱其肥謂之孃李善曰諱方言作璋義竝與穰穰近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反反順習之貌瑞辰按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傳反反言重慎也此傳訓難即重慎之義正義訓為重難是也曾釗讀難為行有節度之難失之釋文引韓詩作販

販云善貌此箋云順習之貌即韓所云善貌也箋義多本韓詩正義合傳箋為一失之潛夫論引作威儀板板蓋假借字當以韓詩作販販為正字

福祿來反傳反復也箋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瑞辰按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廣雅返歸也歸从止有止義福祿來反猶言福祿來止也周官鐘師注引呂叔玉曰繁邊執競也又曰繁多也邊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儼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蓋亦以來反為來止故引以證執儼之即為繁邊莊述祖訓邊為逮謂能逮及祖考又引或曰言福祿相逮及竝非詩義

思文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十六

廣雅書局

立我烝民箋立當作粒正義傳不解立宜為存立眾民也瑞辰按立當訓為成立之立廣雅立成也成義同定泉陶謨烝民乃粒史記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作粒者假借字耳訓立為定正與莫匪爾極訓極為中義相貫箋從書讀立為粒失之

貽我來牟傳牟麥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瑞辰按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麥二麥舊作一來二麥或作一麥二麥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其釋來為天所來與箋義同蓋皆本古文泰誓赤烏以穀俱來之說以今考之殆不然也

來與狸雙聲亦同部通用方言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狸北說燕朝鮮之間謂之貉關西謂之狸說文麥芒穀秋種厚種故謂之麥是麥本取義於狸狸即來也來



又通作釐漢書劉向上封事引詩貽我釐楚釋曰釐楚麥也方言陳楚之閒凡人罌乳而雙產謂之釐萃說文孳一乳兩子也廣雅釐孳也雙孳一也釐亦作孳孳亦作孳孳玉篇孳孳雙生也來楚一麥二麥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麥二麥謂之來猶一稭二米謂之秬也說文秬一稭二米來之制字蓋以命象麥之一本以象二麥之形麥之言鋒芒也芒卽穗也二麥卽後世所謂雙歧也故說文麥字注云從來有穗者也又來與連麗兩皆一聲之轉來之言連也麗也謂一麥而二麥兩兩連出也牟大也楚从牟聲故爲大麥之稱其有一麥二麥者則名來楚其後又以爲麥之通稱故說文別出秬字云齊謂麥秬也牟麥爲雙聲來麥爲疊韻合牟來則爲麥焦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七

廣雅書局

氏循曰麥爲牟來之合聲猶終葵之爲錐牟來倒爲來牟方音相轉往往倒稱其說是也來楚韓詩作嘉麥牟麥同音嘉與來聲不相近王觀察曰嘉當爲喜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而劉向傳作釐牟韓詩作喜牟猶傳公之爲釐公祝禱之爲祝釐其說是也來爲一麥二麥之稱以爲自天來者失之廣雅以楚爲小麥亦非

陳常于時夏箋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瑞辰按小雅四國無政不用其常常卽政也昭二十年左傳布常無藝杜注言布政無法度此詩陳常猶布常也陳常于時夏謂陳農政於中夏也時邁詩肆于時夏承上我求懿德言之謂布德於是中夏也此詩陳常于時夏承上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言之謂徧布其農政所以布利於是中夏也國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未引詩立我蒸民爲證其導利之言實據詩陳常于時夏爲訓箋謂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失之又按呂叔玉以渠爲思文云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莊述祖曰風俗通云渠水所居也說文同爾雅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言水所居者眾渠者大也喻王者爲天下所歸往如大水之渠並眾小川卽無此疆爾界之義也今按陳常于時夏夏卽大也正與渠之爲大義同莊又云渠或云是王夏與韋昭云納夏一名渠皆凡說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六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終

萍鄉文廷俊番禺鄭權沈寶樞校字

周頌

桐城馬瑞辰撰

臣工

嗟嗟臣工傳嗟嗟勅之也工官也箋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意於其將歸故於廟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大夫云正義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嗟咨嗟也釋文嗟本或作嗟引字林曰皆古嗟字大元嘗曰時嗟嗟范望注嗟長歎也說文作善云善咨也嗟嗟本咨歎之聲據烈祖箋重言嗟嗟美歎之深則又為美歎之詞小爾雅嗟發聲也文選吳都賦注引爾雅舊注嗟楚人發語端也今按此詩及烈祖詩並言嗟嗟皆當為發端之語故臣工保介烈祖並可言嗟嗟耳臣工二字平列猶官府之比工與官雙聲故官通借作工小爾雅工官也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皆工即官之證臣工蓋通指諸侯卿大夫言之箋以臣為諸侯工為卿大夫非詩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桐城馬瑞辰撰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箋釐釐理咨謀茹度也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之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瑞辰按王與往古同聲通用釐當為禮之假借爾雅釋詁禮告也說文禮禮告也王釐猶言往告也禮借作釐猶爾雅禮福漢書多借作釐春秋僖公通作釐公也成就一聲之轉故古以穀執為成書言百穀用成孟子苟為不軌越注執成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

不成高注成就也王釐爾成謂往告爾以豐成也此為遺諸侯於廟之詩故言往作王者假借字耳來者詞之是也來咨來茹猶言是咨是茹下文嗟嗟保介即告以所當咨度之事箋以釐為理之假借又以來為來咨度於王朝並失之

嗟嗟保介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瑞辰按天子諸侯孟春勸農保介為同車之人故自車中戒之箋據月令釋為車右是也月令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文有譌誤當从呂氏春秋措之參於保介之御間之猶與也謂參於保介與御者之間也月令鄭注保猶衣也按保與祿義近被甲者為保介猶小兒衣謂之祿也介與甲雙聲故甲可借作介至呂氏春秋高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桐城馬瑞辰撰

注保介副也蓋讀介如賓介之介朱子集傳云蓋農官之副又因高注而申言之然云蓋者擬議之詞非於經傳有確證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箋將大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明成也古以年豐穀熟為成周書糴匡解成年年穀足賓祭是也上言王釐爾成謂往告以豐成也上告之則下受之故言將受厥明明亦成也國以豐年為瑞成與瑞亦雙聲受厥成猶言受厥瑞也箋訓明為光明失之古者嘉穀豐年多歸功於天降如云誕降嘉種自天降康語皆相類非真種自天來也箋據周書赤烏以牟麥俱來釋之殊非詩義又按將受厥明對下迄用康年而言詞將旦受厥成也箋訓大亦非

迄用康年傳康樂也箋至今用之有樂歲瑞辰按說文穰穀之皮也或省作康是康本穰之或體周書諡法解糠虛也爾雅釋詁瀝虛也釋文引郭云瀝本或作荒說文穰虛無食也是康荒音義正同廣雅荒大也則康亦可訓大與豐年訓大同義年大則樂故康又訓樂諡法解豐年好樂曰康是也則康年猶云樂歲矣迄至也至猶致也迄用康年猶云用致康年箋云至今用之失其義矣

序乃錢鏹傳序具錢鏹鏹鏹瑞辰按爾雅釋詁時具也時者借之假借考工記注引詩時乃錢鏹本三家詩說文兩引詩序乃錢鏹本毛詩也說文侍待也儲侍也序儲置屋下也義皆相近繫傳本無序字疑序亦侍之或體說文錢鏹也古者田器又鏹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三

爾雅書局

字注一曰田器鏹古假作爾雅爾謂之鏹郭注皆古鏹鏹字說文鏹字一曰利也引爾雅爾謂之鏹文選注引爾雅作鏹謂之鏹是鏹即鏹鏹即鏹也方言甬燕之東北朝鮮例水之間謂之鏹郭注此亦鏹聲轉也方言又曰趙魏之間謂之臬郭注字亦作鏹是鏹鏹臬三字同皆即鏹之聲轉說文鏹刺內也釋名鏹插也插地起土也或曰鏹銷削也能有所穿也鏹亦鏹之聲轉今俗通以插地起土者為鏹鏹猶古語也說文鏹字注一曰田器正義引釋名鏹鏹類也釋器所斷謂之定李巡曰鏹也郭璞曰鏹屬廣雅定謂之鏹此曰鏹鏹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鏹即鏹或曰鏹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今按古鏹以鏹州然有偃鏹立鏹之分釋名鏹似鏹偃鏹木也鏹亦鏹田器也鏹造也

迫地去艸也是則鏹鏹一物皆偃鏹所用其柄短呂覽任地篇鏹柄尺此其度也其鏹六寸所以間稼也是也鏹正作鈕說文鈕立鏹斫也爾雅斫謂之錯郭注鏹也說文鏹大鈕也其柄長六韜軍用篇樂鏹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是也鏹為鈕類而非即鈕正義未能審定故詳言之

奄觀銓艾傳銓獲也箋奄久觀多也終久必多銓艾勸之也瑤辰按方言奄遽也陳穎之間曰奄遽者疾速之意奄為久又為遽義以相反而相成奄觀銓艾甚言其收穫之速乃所以為勸耳觀與灌音近而義同灌為叢聚即多也故觀爾雅及毛傳並訓為多良耜穫之挫挫傳挫挫穫聲也說文銓獲禾短鎌也挫穫禾聲是挫與銓有別而爾雅釋訓銓銓獲也及此詩皆作銓者假借字也艾亦艾之假借說文艾艸也或作刈又穫又穀也是艾艸穫穀通謂之艾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四

爾雅書局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瑞辰按釋文本作意噫云意本又作噫同蓋古字假意為噫也戴氏震曰噫嘻猶噫歎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祝聲三注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為噫噫與也土虔禮祝聲三注聲者噫歎也禮記曾子問注聲噫歎誓神也詩為祈穀所歌故噫歎於神以為民祈禱今按戴說是也噫噫疊韻噫歎雙聲噫噫即噫歎之假借爾雅釋詁祈告也釋言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叫呼而請事噫噫祝神正即叫呼之義噫

嘻成王蓋倒文謂成王噫歎為聲以祈呼上帝也故下卽云既  
昭假爾謂既昭假於上帝也至傳訓嘻為和胡承珙曰說文無  
嘻字言部諱痛也又談可惡之喜一日談然春秋傳曰談談出  
出今左傳作諱諱出是談諱字通又口部啖磨也與言部談  
然同義方言欬醫然也廣雅欬醫然磨也是談啖欬三字皆磨  
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磨也蓋以噫為歎而嘻和之  
嘻卽諱之假借又傳嘻和正義本作嘻救也曾創謂傳蓋以嘻  
為釐之假借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工釋名救飭也釐可  
訓飭卽可訓勅二說申傳頗為詳辨然非詩義箋以噫嘻為有  
所多大之聲亦非又按成王傳言成是王事當指天子言正義  
謂周公為成王失之箋謂成周公之功亦非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五

率是農夫箋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瑞辰按爾雅釋言畷農  
夫也孫叔然曰農夫田官也古者田官稱田畷七月詩傳畷田  
大夫也或省稱田月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畷主農之官  
是也或單稱農郊特牲大蜡饗農鄭注農田畷是也爾雅言畷  
農夫者畷之言俊謂長也夫當讀如大夫之夫王尚書曰率人  
曰夫凡經傳言率夫牧夫馭夫膳夫宰夫皆率人之義故  
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此詩言為天子  
所率正義云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  
蓋申鄭說則然至毛傳不釋農夫據甫田傳農夫食陳則傳意  
農夫卽農人於下文駁發爾私文氣尤順李補平曰國語王耕  
一撥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卽農人何言田農之夫非王

所率正義以箋義為傳義失之

駁發爾私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  
其私田耳箋駁疾也發伐也瑞辰按釋文云浚本又作駁是釋  
文本作浚正義作駁與又作本同據周語土乃厥發章注引農  
書曰春土冒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駁發卽急發箋訓駁為疾  
是也爾雅釋詁駁速也說文趨行速趨也又爰行爰爰也廣  
雅趨奔也並與駁訓疾義同呂氏春秋音律篇曰大族之月陽  
氣始生草木萌動令農發土母或失時亦駁發之義伐通作坡  
說文坡坡土也一亩土謂之坡段玉裁曰一亩所起之土謂之  
坡來部云耕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與考工記耦廣五寸二耦  
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正同發謂發此一伐之土周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六

語王耕一撥章注一撥一耦之撥撥亦伐也又說文均芟也芟  
字注云春艸根枯引之發土為撥故謂之芟是芟與伐撥坡並  
字異而音義同釋文本箋重一發字云發發伐也正謂發為發  
此伐士釋文又云一本無一發字與今正義本同則後人妄刪  
之耳考工記一耦之伐謂所起發之土量得二耦合於一耦之  
數則謂之伐正義言以耦擊伐此土失之  
終三十里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  
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  
三里少半里也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瑞辰按此當以箋說  
為允傳言各極其望正義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今按古

有極言所望之遠者詩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是也有實指其所望者論衡書虛篇云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是也目所極望未聞其三十里為極至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惠定字曰五六十易之數也五六一三統麻日十一而天地之數畢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云三十四天地合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於易矣此又與正義釋傳極其望異義皆未若箋說之確

振鷺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正義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七

廣雅書局

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擊而言之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瑞辰按大戴禮少間篇曰成湯乃遷剋姓於杞列子殷敬順釋文引世本曰湯封夏於杞周又封之均與酈食其言湯伐桀封杞合是夏之封杞實始於湯紂時或已中絕武王復以杞封之故漢書梅福傳云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正以宋是肇封故詩封杞是繼絕故言紹正義謂武王始封於杞且謂酈食其不言湯即封杞失之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瑞辰按魯頌有駉篇振振鷺于飛朱子集傳以鷺為鷺羽舞者所持蓋據下文醉言舞知振鷺為羽舞也今按此詩振鷺于飛亦當指羽舞言陳風

宛邱篇值其鷺羽是鷺羽可為舞也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令尹子元欲壘又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馬是舞可稱振也振鷺于飛蓋狀振羽之容與飛無異于如古通用爾雅釋詁如往也詩箋于往也于即如于假借于飛即如飛也振鷺一名振羽仲尼燕居篇徹以振羽鄭注振羽當為振鷺是也蓋因其為羽舞故一名振羽耳舞以習容故下云亦有斯容言如舞者之動容中節也序言助祭當於宗廟而詩云于彼西雝蓋祭畢而宴於辟雝也

以永終譽箋永長也譽聲美也正義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瑞辰按終與眾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義本三家詩毛詩作終即眾字之假借猶詩眾釋且狂即言終釋且狂也中庸釋此詩曰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八

廣雅書局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即眾譽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為眾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豐年

亦有高廩傳廩所以藏盛盛之穗也箋亦大也瑞辰按莊述祖毛詩口義曰穗當為委穗委聲近而訛其說是也春秋公羊傳曰御廩者黍盛委之所藏也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廩人注疏米曰廩皆廩以藏米之證黍盛即米不得言穗孔疏但就誤文曲為之釋失之亦為詭詞箋讀為奕訓大亦非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萬億及秭以言數數多正義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

集注皆曰數億至萬曰秭釋文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  
億曰秭瑞辰按正義本及釋文引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也  
一切經音義卷六引算經黃帝為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壤  
秭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  
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也毛傳於伐檀楚茨篇並曰萬萬曰億  
此傳數萬至萬曰億皆是據上數言是知秭亦上數當作數億  
至億曰秭至說文秭字注一曰數億至萬曰秭六平御覽卷七  
百五十引風俗通十謂之百十謂之千十謂之萬十萬  
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十  
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其所云補即秭字之譌從  
申聲或作市與甫形近因譌為補又轉寫作補今刻仿宋本又作補數為萬億皆中數也毛傳於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九

廣雅書局

億既主上數則秭不應從中數定本集注及釋文本傳皆作數  
億至萬曰秭誤矣又按廣韻秭千億也引風俗通千生萬萬生  
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  
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矣此與算經垓壤在秭先異與御覽引  
風俗通先垓後秭亦異以秭接京言之故但為千億此蓋據下  
數言也又按莊述祖毛詩口義引甄鸞五經算術云黃帝為法  
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溝澗  
正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變之若言十萬曰  
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  
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萬  
億曰兆萬兆曰京也毛云數萬至萬曰億即是中數也按此甄

大正百二十七

禮所言算法以中數為至多與一切經音義引算經以上數為  
至多者異又以垓秭相接在壤之前與算經以垓壤相接壤後  
始言秭者亦異而與御覽引風俗通以垓秭相接者同又與廣  
韻引風俗通亦京秭相接者異則算術流傳其說紛岐故數之  
多寡亦異要之萬億及秭與子孫千億語相類特極言其米數  
之多箋云以言數數多是也莊述祖謂萬億及秭非高廩所能  
藏當謂王者九畝之田之極數即楚語所云王者居九畝之田  
收經入以食兆民禮則與上文亦有高廩下民為酒為醴文義  
不相連貫有以知其說之非矣

降福孔偕傳皆徧也瑞辰按皆偕古通用襄二年左傳引詩作  
降福孔偕偕偕嘉一聲之轉廣雅釋言皆嘉也王氏疏證曰小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十

廣雅書局

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  
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今按此詩孔皆亦當從廣雅訓嘉嘉與  
佳同廣雅釋詁佳大也孔旨猶云孔嘉嘉福猶云胡福胡與嘉  
皆大也嘉是福亦稱嘉之證據郊特牲鄭注大猶徧也則傳  
訓皆為徧亦與嘉義通

有誓

序有誓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瑞辰按正義本作合乎大祖故云  
言合乎大祖則特告大祖又云此大祖謂文王也今正義本作  
合乎祖非其舊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直言合乎祖無大字釋文  
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則定本集注及釋文本自作合乎  
祖據祭法言祖文王則文王可單稱祖且經止言先祖是聽不

大正百二十七

言大祖當以無大字為長

設業設虛傳業大版也所以飾拘為懸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虛橫者為拘瑞辰按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說文多本毛傳是知傳或曰畫之即以白畫之之譌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業為懸樂之版郭注以為築牆版失之釋名荀上之版曰業刻為牙捷業如鋸齒也義與毛傳合周禮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主司此業也記言大功廢業即曲禮所云徹懸謂廢此懸樂之業也至弟子之言習業請業皆謂書所問於版以備遺忘蓋弟子之有業版猶人臣之有笏學者習而不察久矣

崇牙樹羽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瑞辰按說

文釋業字云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鉏鋸相承徐鉉曰鋸齒刻之凡一層齒縱掛八鐘兩層故云相承孔疏亦云牙即業之上齒靈臺詩虞業維縱傳縱即崇牙爾雅釋詁崇重也崇牙蓋取兩層相承之義故明堂位殷之崇牙注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正義引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為牙是也靈臺詩正義謂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置植古通用植立也置羽即植羽謂對立也明堂位周之璧璽注周又畫繪為璽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龔之角上是也樹者但之假借說文但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玉篇但作值云今作樹廣韻值同討討亦立也但又與豎音義同今經典通借作樹矣古者豆柄直立故豎但豈等字皆从豆會意而樹之古音亦讀如

手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一  
廣雅釋詁同業

應

應田縣鼓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田當作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變誤而為田瑞辰按田從箋作鞀是也周禮爾雅注宋書樂志並引詩應鞀縣鼓三家詩當有作鞀者故箋據以為說耳鞀說文作鞀云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東聲今按周禮大師鄭眾注鞀小鼓也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鞀鞀讀為道引之引說文鞀引也申引字同部則鞀應從申聲說文作東聲誤也鞀從申聲與田字亦同部通用鞀借作田猶陳轉作田也故箋云聲轉字誤變而為田正義謂鞀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又誤去其上下故變從田失箋指矣又按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應鞀在其東鄭注應鞀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二  
廣雅釋詁同業

應胡鞀也先擊胡鞀應之鞀小鼓也又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其南胡鞀在其北鄭注胡始也陳用之禮書曰儀禮胡鞀即鞀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胡是以儀禮有胡無鞀周禮有鞀無胡今按陳說是也釋名鞀助鼓節也聲在前曰胡胡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鞀以引鼓在前可知鞀之即胡亦可知矣詩言應鞀前後皆備鄭君以小師擊應鼓注云應與鞀及胡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此箋又以鞀為應鞀之屬皆由不知胡與鞀為一耳

潛

潛有多魚傳潛潛也正義穆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穆用木不用米當以木為正釋文穆舊詩傳及

爾雅本並作米旁參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樽樽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字林作眾音山沁反義同瑞辰按潛與泔古音同通用書泔潛既道史記作泔泔春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公羊作岑山海經西山經大時之山泔水出焉郭音潛是其證也故毛詩作潛韓詩則作泔文選長笛賦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泔魚池與爾雅泔謂之泔合泔即潛也說文泔漬也漬與積義近廣雅泔泔也說文泔以柴木雖水也正與泔為積柴水中合故郭璞江賦曰泔泔為泔當以韓詩作泔為正字潛與樽皆同音假借字也廣雅釋詁又曰岑取也岑當為泔之省借泔本取魚之器因又訓岑為取耳泔泔二字各有木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廣雅釋詁

當為罾字之假借說文罾積柴水中以取魚也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罾者扣舟高注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罾讀沙參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捕魚幽州人名之為泔也據云罾讀沙參玉篇參與罾同知參皆罾之假借正義謂當从木作參或據爾雅舍人注云以米投水養魚為泔詩疏引李巡注同謂當从米作參皆肌說也毛詩爾雅釋文皆云參字林作罾今本說文有罾字或後人據字林屢入然其字見鴻烈抑或字林實本說文段玉裁疑為俗字則非也又文選琴賦注引韓詩曰潛泔魚池是韓詩亦有作潛者徐璠按集韻泔水中絕也蓋以薪木之類於水中絕斷之以取魚也今按取魚者以繩網斷絕中流四面扣舟使魚入積柴中正

泔之遺制毛韓詩說正可通潛與參參字亦同部爾雅樽謂之泔泔即潛正以音近取義猶說文言樵字籀文作樽古文作樽也參又謂之筮莊子外物篇筮者所以在魚釋文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是筮即潛也筮與潛亦音近而義同

雍

序雍禘大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文王瑞辰按說文禘諸祭也諸審也爾雅釋天惟以禘為大祭則祀天祖之大祭皆可名禘正義引鄭志曰禘大祭天人共之魏書禮志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圖丘謂之禘者審諸五精星辰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諸其昭穆其說是也禘有時禘王制夏曰禘祭義春禘秋嘗鄭注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廣雅釋詁

竝以為夏殷禮是也有吉禘春秋吉禘于社公是也有殷禘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以為五年禘是也有大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圖丘是也詩序以長發為大禘謂郊祭之禘以雍為禘大祖則謂殷祭之禘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似所言大祖為后稷而此箋以大祖為文王者禮言祖文王詩言皇考烈考皆指文王而不及后稷公羊傳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何休注以大祖為周公按諸侯以始受封之君為大祖正與周以文王始受命之君為大祖同義此正義所云大祖謂祖之大者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又按周禮樂師歌徹鄭注徹者歌雍是雍為徹祭所歌因一名徹



又小師徹歌大饗亦如之是雍又歌於大饗此亦猶關雎通用之鄉人邦國耳

相子肆祀筮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瑞辰按肆祀當卽周禮之肆享大宗伯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禋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又曰禘言肆獻禋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是禘祭有肆矣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鄭注肆享祭宗廟也此詩禘太祖正當用肆享之禮故言肆祀牧誓今商王受昏棄厥肆祀鄭注肆祭名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鄭司農注肆陳骨體也小子羞羊肆鄭司農注羊肆體薦全烝也蓋牛之體薦曰牛肆羊之體薦曰羊肆舉全體而薦之與體解爲折俎異故鄭司農謂體薦爲全烝其所云肆陳骨體者卽體薦也賈疏以爲體解節折誤矣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司農以肆爲全烝正與序言禘太祖合章昭曰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其釋體薦云全體委與之也亦以體薦與全烝爲一左傳杜注以體薦爲半解其體失之詩之肆祀承上廣杜言正謂舉全體而陳之與牧誓肆祀周禮肆享同爲祭名正義謂此不爲祭名誤矣周禮羞其肆據鄭眾說當訓爲陳不必如後鄭讀爲鬻也又按說文肆極陳也又彘脩豪獸从彘下象毛足讀若弟絺帛屬从二彘絺古文作彘引虞書絺類于上帝古文尙書作肆劉玉麈曰絺爲兩牲同陳之象其義當得爲全肆與絺同音故肆爲全體是亦可爲肆爲全烝之證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五

廣雅書局

宣哲維人箋宣徧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瑞辰按宣哲與文武對舉二字平列朱子集傳訓宣爲通哲爲知是也宣之言顯顯明也宣哲猶言明哲也商頌濬哲卽宣哲之轉箋訓宣爲徧失之人對后言當訓爲臣史記燕世家索隱曰人猶臣也文王以一身兼盡君臣之道故言維人維后猶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也箋謂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失其義矣克昌厥後箋又能昌大其子孫釋文克昌如字或曰昌文王名此祭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正義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瑞辰按釋文引或曰昌讀處亮反是也周禮樂師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是昌倡古通用讀昌爲倡導之倡克倡厥後正與大武詩克開厥後同義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箋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瑞辰按周禮大祝以享右祭祀鄭注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此詩右亦當讀爲侑勸之侑箋讀右爲侑非也朱子集傳既引周禮享右祭祀又以右爲尊亦似未確此詩禘太祖爲文王不得以烈考爲武王且詩以烈考與文母對舉文母爲大妣則烈考爲文王無疑朱子集傳謂烈考猶皇考是也毛傳以烈考爲武王失之烈考文母皆美大之稱不因文王諡文而始稱文母則王尙書經義述聞已辨之矣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六

廣雅書局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傳載始也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  
曰求其章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瑞辰按墨子尚同中引  
周頌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釋曰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  
秋來朝聘天子之庭受天子之嚴敎所云受天子之嚴敎即詩  
聿求厥章也曰聿古通用辟與彼雙聲故辟王借作彼王至載  
見作載來見或墨子所見古本多來字抑或因下文有來朝聘  
之語遂誤衍一來字耳

和鈴中央傳和在軾詩鈴在旂上瑞辰按說文鈴令丁也廣韻  
鈴似鐘而小桓二年左傳錫鑾和鈴昭其聲也杜注亦曰鈴在  
旂然錫鑾和三者皆車馬之飾不得獨以鈴爲旂上物也周禮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雜人鄭注雜人主呼且鳴鈴以和之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七

廣雅書局

且警眾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今按巾車掌車而  
鳴鈴則鈴爲車上之飾可知據說文鑾字注云鈴象鸞鳥之聲  
則知鈴與和鑾對文則異散又則和鑾可通稱和鈴此詩和鈴  
卽和鑾耳中央或作缺缺文選東京賦和鈴缺缺薛綜注缺缺  
小聲蓋本三家詩

鞶革有鶴傳鞶革有鶴言有法度也箋鞶革鸞首也鶴金飾貌  
釋文鶴本又作鎗同瑞辰按將鎗鎗鎗古並與鶴同音通用故  
說文引詩作鞶革有鎗廣雅釋訓鎗鎗盛也凡聲之盛爲鎗鎗  
貌之盛亦爲鎗鎗說文鞶鸞首銅也箋與鞶同箋爲鸞首銅飾  
故箋以有鶴爲金飾貌至韓奕詩鞶革金厄厄爲鳥噉別是一  
物而金飾正義謂此箋所言金飾卽金厄誤矣

率見昭考傳昭考武王也瑞辰按書酒誥稱文王爲穆考則武  
王大居昭矣又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邰雍曹  
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以文所生爲昭武  
所生爲穆則益知文爲穆武爲昭矣又按說文昭廟昭穆父爲  
昭南面子爲穆北面今經傳通作昭皆昭字之假借

以孝以享傳享獻也箋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瑞辰按  
爾雅釋詁享孝也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廣雅言養  
也諡法解云協時肇享曰孝是孝與享同義故享祀亦曰孝祀  
楚茨詩苾芬孝祀是也致享亦曰致孝論語而致孝乎鬼神是  
也此詩以孝以享猶潛詩以享以祀皆二字同義合言之則曰  
孝享天保詩是用孝享猶闕宮詩享祀不忒也箋分孝享爲二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六八

廣雅書局

義失之

有容

有容有容箋有容有容重言之者異之也瑞辰按左傳言宋於  
周爲客猶書言虞賓在位也至說文憲敬也引春秋傳以陳備  
三憲據一切經音義卷三云恪古文作憲是憲卽古恪字又作  
恪魏封孔子廟碑追存二代三恪之禮是也未有通作容字者  
徐楚金繫傳謂三恪卽詩有容誤矣許慎五經異義引古春秋  
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  
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讐等說引外  
傳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  
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

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據此知三恪與二王後不同故魏封孔子廟碑以二代與三恪並稱說文寄也與憲之為敬義亦異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此三恪並封之證又云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義以二王之後以其禮大故故待下車而封之此二代異於三恪之證禮記正義又云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其義蓋本鄭君駁五經異義

亦白其馬傳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瑞辰按亦字當从朱子集傳訓為語詞王尚書釋詞曰亦有不承上文而但為語詞者若易并彖辭亦朱編并書亦行有九德詩草蟲亦既見止是也今按此詩亦白其馬及豐年詩亦有高廩亦皆為語助為上無所承之詞傳謂亦周箋謂亦武庚並失之

有妻有且傳妻且敬慎貌箋其來威儀妻且且盡心力於其事瑞辰按妻且雙聲字皆以狀從者之盛說文妻艸盛也韓詩章句萋萋盛也且與居同部義近且且猶言裾裾荀子楊倞注裾裾盛服貌草之盛曰萋萋服之盛曰裾裾人之盛曰萋且其義一也

敦琢其旅箋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正義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彫古今字瑞辰按敦與彫雙聲敦即彫字之假借字亦作雕據說文瑀治玉也彫及雕又皆瑀字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七

廣雅書局

旅呂亦雙聲漢志呂旅也又通作侶廣雅釋獸駘不旅行玉篇引草木疏作麟不侶行敦琢其旅猶云雕琢其侶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瑞辰按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毛傳據單文而言故言一宿再宿爾雅據詩重文而言故云再宿四宿信者申之假借廣韻申重也重之故為再宿說文申神也神亦重也爾雅釋詁申神皆訓重是其證說文訓申為神猶其訓伸為神伸亦重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特心欲留客致殷勤之詞猶幽風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正義乃云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失之拘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既有淫威傳淫大威則箋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瑞辰按廣雅釋言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棗誥言天德輔誠也是知古者威有德訓既有淫威猶云既有大德耳

降福孔夷傳夷易也瑞辰按說文夷从大从弓古夷字必有大訓降福孔夷猶云降福孔大耳至爾雅釋詁夷易也郭注謂易直說文作使云行平易也皆訓為平易不為難易若云降福孔平則不辭矣

武

序武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言武王克商作武呂氏春秋古樂篇言武王伐殷克之於毋野歸乃薦鼓於京大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是武實周公作

之於武王之世故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正指武王時言詩言於皇武王者象功頌德之詞非諛也正義以為周公攝政之六年所作誤矣又按樂記言武樂六成左傳言武王作武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以桓為武之六章即卒章也則武之詩當為首章而左傳引詩者定爾功以為卒章者卒章蓋首章之譌朱子集傳云春秋傳以此為武之首章蓋宋時所見左傳原作首章耳

勝殷過劉傳劉殺莒遏止也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瑞辰按爾雅釋詁滅絕也虞翻易注遏絕也是遏滅二字同義勝殷過劉謂勝殷而滅殺之猶周語云蕞殺其民人也遏劉二字平列與成十三年左傳度劉我邊垂書君夷滅劉厥敵同義杜注左傳云度劉皆殺也王尚書云咸與滅古字通咸劉皆滅也是知遏劉亦皆滅耳箋謂遏止天下之殺人者失之

者定爾功傳者致也箋者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釋文引韓詩云者惡也瑞辰按說文底柔石也其引伸之義為致者者底之假借故傳訓為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見詩傳者即指此詩毛傳也者定爾功猶書乃言底可續史記夏本紀作汝言致可續禹貢覃懷底績夏本紀作覃懷致功是其證也又按書馬融注底定也則底亦為定者定並言猶詩靡所底止底亦止也左傳引詩此句杜注亦云者致也言武王伐紂致定其功箋訓者老謂年老乃定女功失之至韓詩者惡也當為皇矣詩上帝

三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者之章句蓋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此章亦猶簡蓮也本韓詩澤陂章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漆洧章也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又按宣十二年左傳者昧也以釋酌詩遵養時晦非釋此詩者定爾功此詩正義云左傳引此者定爾功者昧也又申之日其意言移以致討于昧故以者為致是誤以釋酌篇者釋武篇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終

薛鄉文廷俊番禺縣沈寶權校字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三 廣雅書局

周頌

桐城馬瑞辰撰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傳造爲也箋造猶成也瑞辰按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儀禮士喪禮造于西階下注並云造至也書棗誓鄭注至猶善也不造猶不善不善猶不淑也雜記寡君使某問君如何不淑不淑猶云不祥謂遭凶喪也傳訓爲箋訓成者成亦善也禮記王制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鄭注成猶善也淮南子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成與爲同義故箋以成申毛義正義釋傳云家事無人爲之失傳指矣又按詩多以不爲語辭造與戚一聲之轉古通用則詩云遭家不造猶云遭家戚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廣雅書局

卽後世所謂丁家艱也古字丕通作不若以造爲戚詩言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與書文侯之命云閔予小子嗣遭天丕愆語正相類似亦可備一解

嬖嬖在疚傳疚病也箋嬖嬖然孤特在憂病之中釋文嬖崔本作榮疚本又作次瑞辰按說文次字注引詩榮榮在次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榮榮與春秋傳榮榮余在次同說文嬖字注又引作嬖嬖在疚則作榮榮者三家詩作嬖嬖者毛詩也據說文榮回疾也从入營省聲段玉裁曰榮引申爲榮獨取妻回無所依之意集韻曰榮或作儻方言儻特也楚曰儻小爾雅夏天曰榮楚詞王逸注榮孤也是訓孤特者字以作榮爲正古从營从豐之字以音近通用毛詩假嬖爲榮猶詩子之還兮漢書引作

營杜杜詩獨行豈豈釋文豈本又作營說文自營爲人韓非子作自環也旬勻與營亦音近通用故詩正月篇哀此惇獨釋文惇本又作營說文趨獨行也亦云讀若營至次訓病字以作疚爲正作次者假借字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廣雅書局

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陟降上下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瑞辰按陟古通作隲爾雅釋詁隲升也釋言降下也箋訓陟降爲上下是也至謂上事天下治民則非詩書於天人之際多言陟降陟降卽黜陟之義訪落詩陟降厥家言君之陟降羣臣也敬之詩陟降厥士言天之陟降庶士也文王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助天陟降也陟降或言陟下洪範維天陰隲下民隲下二字平列馬融注隲升也劉台拱曰隲下猶言陟降言天冥冥之中常陟降之其說是也陟降倒其文則曰黜陟亦曰降格書多士維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罔以降格格亦升也釋詁格陟降庭止與夙夜敬止相對成文庭直也蓋謂文王陟降羣臣皆以直道訪落詩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謂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猶陟降也漢書匡衡傳引詩陟降庭止蓋本齊詩倉頡篇廷直也廷與庭同義顏師古訓爲臨其明廷失之

訪落

訪子落止傳訪謀落始箋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卽政之事瑞辰按爾雅釋詁落始也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王

尚書曰與諸侯落之者謂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今按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開也開亦始也孔廣森曰物終乃落而以爲始嘗考落之爲始大抵施於終始相嬗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詩言訪子落止此先君之終而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有引落始也訓之者蓋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惟菊乃言落英今按終則有始義本以相反而相成以落爲始猶之以徂爲存以亂爲治以來爲往以故爲今以廢爲置義有反覆互訓耳朕未有艾箋艾數也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艾歷也歷數也又曰艾歷相也郊特性曰簡其車徒而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

歷其卒伍歷當讀爲閱歷之歷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是知艾歷與數皆同義箋釋未有艾爲未有數猶云未有歷也未有歷則難及故箋又言遠不可及正義謂未有等數失之又按艾字無傳義蓋與庭燎傳艾久也同據小爾雅歷久也則訓艾爲久亦與訓艾爲歷爲數同義傳箋義正相通

將予就之箋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瑞辰按就當訓因說文因就也小爾雅就因也二字互訓箋云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即因其典法而行之也成王志在述祖故以能因爲先耳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猶圖也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瑞辰按爾雅釋詁圖猷謀也猷猶古通用猶訓爲圖即謀也判渙疊韻字當讀與卷阿詩伴與爾游矣同伴魚

皆大也說文伴太兒與字注一曰大也小誌詩以小誌名篇言當慎其小也此詩繼猶判渙言當謀其大也作判渙者假借字耳箋訓爲分散失之

未堪家多難箋多難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釋文難如字協韻乃旦反瑞辰按小誌詩亦云未堪家多難正義引王肅云言思難宜慎其小又引王肅解經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王肅述毛正讀難如患難之難此章解多難宜與彼同以讀乃旦反爲正禮記檀弓國家多難釋文難乃旦反是也爾雅釋詁阻艱難也郭注皆險難多難猶云多艱耳小誌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蓼箋以集蓼爲遇三監及淮夷之難此章無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四

廣雅書局

集蓼之文則多難宜指遭喪兼遇三監及淮夷之難言之箋但以爲國家眾難成之事似非詩義

以保明其身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瑞辰按爾雅釋詁孟勉也孟古音讀如芒與明音近故孟津通作盟津孟爲勉明亦勉也凡詩言明明皆勉勉也書洛誥公明保子冲子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明保猶言勉保也此詩保明宜訓保勉正與書言明保義同承上休矣皇考謂以皇考之休美保勉其身也箋訓明爲尊似非詩義

敬之

敬之敬之箋故因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瑞辰按敬字从支苟而百亟加支以明擊救之義敬之本義即警也說文警言之戒

也又傲戒也愍敬也並與警同義釋名敬警也恆自肅警也常武篇既敬既戒箋敬之言警也此箋不以敬為警者因義已具常武耳敬之敬之猶云戒之戒之序進戒字本取經文敬之為訓

天維顯思傳顯見瑞辰按說文顯頭明飾也羃眾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是經傳顯皆羃字之假借古文尚書不顯正作丕羃小爾雅赫顯也生民篇以赫厥靈毛傳赫顯也天維顯思當謂天道之顯赫

命不易哉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釋文鄭音亦王以豉反瑞辰按胡承珙曰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命不易哉此以詩不易為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五

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曰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知此宜用王音申毛箋說似非經旨今按大雅文王篇駁命不易釋文述毛云不易言甚難也此詩命不易哉義當與彼同胡氏謂當讀同難易之易是也至謂讀用王音以豉反則非古音難易之易與改易之易其音同讀如亦非如後世讀難易為以豉反也

陟降厥土傳土事也箋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瑞辰按陟降猶云升降土當讀如士民之士為羣臣之通稱猶訪落詩陟降厥家箋云厥家謂羣臣也蓋慶賞刑威君之陟降厥家也福善禍淫天之陟降厥土也傳箋並訓士為事失之不聰敬止箋不聰達於敬之意瑞辰按廣雅聰聽也不為誦

詞不聰敬止謂聽而警戒也正承上敬之敬之而言箋謂不聰達於敬之意失之

日就月將傳將行也箋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正義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瑞辰按下句學有緝熙于光明乃言學之有漸則上文日就月將止謂日久月長猶言日積月累耳廣雅釋詁就久也楚詞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將長也正可引以釋此詩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緝熙光明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光廣古通用周語叔向釋昊天有成命詩曰緝熙熙廣也廣即光也此傳又以光為廣廣猶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若釋之日學有光明于光明則不詞說文緝績也績之言積緝熙當謂積漸廣大以至於光明即大戴禮所云積厚者其流光也說文匪廣也引申為凡廣之稱熙即皦之假借故訓廣又訓光緝熙與光明散文則通對文則緝熙者積漸之明而光明者廣大之明也箋言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失之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六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仔肩任也瑞辰按說文奔大也从大弗聲玉篇作斐廣雅斐大也傳以佛為奔字之假借故訓為大爾雅釋詁廢大也廢亦奔之同音假借正義云佛之為大其義未間由不明通借之義耳至箋訓佛為輔者蓋以佛為弼字之假借說文弼作弼注云輔也字或作翬玉篇勢古弼字其音均與佛近故弼可借作佛也古弼字又通作拂管

子四稱篇近君為拂遠君為輔賈子保傳篇拂者拂天子之過  
善也輔相篇大拂之任也廣雅拂輔也並借拂為弼猶此箋假  
佛為弼也以經文求之從箋讀弼為長韓詩作弗亦省借字至  
仔肩傳訓克箋訓任其義相承爾雅釋詁肩克也說文仔克也  
二字同義克勝也勝亦任也

小誌

子其懲而忿後患傳誌慎也箋懲文也曰我其懲文於往時矣  
畏慎後復有患難瑞辰按段玉裁曰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  
小誌一章八句胡承珙曰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  
同唐石經於經文誌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誌彼後患  
鄭覃等因據以旁注未必祇緣正義有慎彼在後之文遂肌增  
經字也今按段胡言陸孔皆讀于其懲而為句其論甚確唐石  
經於誌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為順孔疏慎彼在後恐更  
有患或即順經文誌彼後患言之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七

廣雅書局

莫子并蜂傳并蜂摩曳也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誦詐  
誑欺不可信也瑞辰按說文使也律使也合言之則曰使律  
雙聲字也爾雅釋詁與字摩曳也及詩作并蜂皆當為使律之  
假借爾雅訓掣曳而說文言使者掣曳即使之也爾雅釋詁拊  
使也又拊從也大雅并云不逮傳并使也胡承珙曰頌之并蜂  
與大雅之并同義并蜂者謂牽引而使之也摩掣音義同毛傳  
摩即掣字之省說文引而縱曰摩又通作擊擊亦掣字玉篇擊  
掣並與摩同是也掣通作摩猶易睽九三其牛掣釋文引鄭本

作掣說文作掣也箋云小人無敢我摩曳釋文引孫炎曰謂相

掣曳入於惡也是謂并蜂為牽引之為不善正義引孫毓云羣

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謂并蜂為引而之善今按并蜂之義止

為摩曳故善惡皆通然从孫毓說謂羣臣莫子牽引扶助正與

序言嗣王求助義合則較勝箋義矣并蜂通作屏蓬又作并封

山海經海外西經并封并後有首大荒西經有獸左右有首名

日屏蓬皆取其并後左右有首則互相牽掣義與詩言并蜂相

近又中山經有平逢之山郝懿行謂即邾山之異名邾之言夾

夾持之義則曰平逢平逢猶并蜂也釋文蜂本又作聿說文律

讀若聿潛夫論慎微篇引詩莫與併聿聿皆假借字宋儒或

訓蜂為蜂蠶之蜂失其義矣子與古通用據王符引詩莫與併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八

廣雅書局

禽知子即與之假借箋訓為我亦非又按爾雅釋詁律使也字  
又作律路語律來馬注尚書萃秩云萃使也均與律之為使音  
義同平辨古通用故小爾雅又曰辨使也

自求辛螫箋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瑞

辰按此承上莫子并蜂蓋謂任人者逸自任者勞莫與牽引扶

助徒自求辛勤耳釋文引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按赦說文訓

置不得訓事赦即螫字省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螫為救之同音

假借爾雅釋詁救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救可訓勞即可訓

事說文救誠也一日雷地曰救按雷地即春有以傳耕之傳亦

通作事則辛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假借字也

箋遂訓為毒螫失之螫唐石經磨改作螫張參五經文字螫式



亦反據說文赦或作赦是整即整之或體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肇始  
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鷓鳥之小不  
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鷓之翻飛為大鳥也鷓之所為鳥題  
所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瑞辰按爾雅釋鳥桃蟲鷓鷓郭注鷓  
鷓桃雀也俗呼為巧婦小鳥而生雕鷓者也陸璣草木疏云今  
鷓鷓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雕故俗語鷓鷓生雕易林  
亦曰桃蟲生雕廣雅疏證又引或曰布穀生子鷓鷓養之今按  
古云鷓鷓生雕蓋即謂鷓鷓取布穀之子養之化為雕鷓故方  
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羸猶桑蟲之化螟蛉亦名果羸也鷓  
鷓一名鷓鷓詩鷓鷓鷓鷓既取我子喻武庚之誘管蔡猶鷓鷓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九

廣雅書局

鷓取布穀之子使化雕鷓也此詩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喻管  
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為桃蟲所養而化雕鷓也桃蟲喻武  
庚肇允彼桃蟲喻管蔡之信武庚箋以為成王信之非詩義也  
列子天瑞篇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又復為鷓呂氏春秋  
仲春紀鳩化為鷹高注鳩蓋布穀則布穀與鷹鷓互相變化由  
來久矣箋或曰鷓皆惡聲之鳥據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  
鷓皆惡鳥也以桃蟲一名鷓鷓證之當作或曰鷓鷓皆惡鳥也  
定本集注遺鷓字正義本又遺鷓字遂誤作惡聲之鳥矣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箋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瑞  
辰按周禮肆師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鄭注芟芟草除田也古

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引詩載芟載柞為證夏小正正月農率均  
田傳均田者始除田也孔廣森曰均讀為耘故傳言除田今按  
載芟載柞正耘田之事故下接言于耦其耘此謂耘除田閒草  
木與耘除禾閒草者名同而事異下文絲絲其鹿始為耘除禾  
間艸耳說文芟刈草也从艸爰又爰以足踏夷艸也从爰从爰  
引春秋發夷蘊崇之今左傳譌作芟夷此詩正義引左傳芟夷  
為證亦誤以芟為芟矣說文槎衰斫也槎與仁雙聲此詩載柞  
及周禮柞氏皆當為槎之假借柞又與斫聲近而義同說文斫  
斬也斫截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斫木亦當讀與載柞之柞同  
類又皇矣詩作之屏之作謂除木亦當讀與載柞之柞同  
其耕澤澤箋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瑞辰按夏小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十

廣雅書局

正正月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管子正月令農始作服  
于公田農耕及雪澤澤釋古通用雪澤即此詩澤澤也釋文澤  
澤音釋澤注同爾雅作郝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正義  
引爾雅釋耕也舍人云釋釋猶霍霍解散之義是郭本爾雅  
作郝郝舍人本作釋釋古音澤釋皆讀如度故郝霍皆通用即  
皆釋釋之假借小爾雅釋解也箋云澤澤然解散正讀澤澤為  
釋釋耳

侯彊侯以傳彊強力也以用也箋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  
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瑞辰按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侯彊侯以皆在移用其民之  
列彊指彊有力者既自治其田復有餘力治人之田以則傭賃

專為人用此其異也周禮遂人以彊子任毗彊為詩之侯彊子  
卽詩之侯以子以古通用子卽與也與猶以也彊子二字平列  
鄭注遂人云謂民有餘力復子之田不知子卽侯以之以故箋  
但引彊子以證侯彊耳

有噴其饁傳噴眾貌瑞辰按說文噴聲也朱子集傳噴眾飲食  
聲蓋兼取毛傳說文之義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士子弟也箋依之言愛也婦人來饋饁  
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瑞辰按依

愛以雙聲為義依與殷亦雙聲古通用王尙書曰依之言殷也  
馬融易注殷盛也有依為壯盛之貌有噴其饁四語皆形容之

詞其說是也今按小爾雅媚美也說文媿順也讀若媚廣雅媚  
好也盛與美義近思媚其婦亦形容美盛之詞思語詞猶言有

也  
有略其士傳略利也瑞辰按略利以雙聲為義略者習之假借

爾雅釋詁習利也說文剗刀劔刃也籀文作習張揖古今字詁

略古作習是其證也正義略利釋詁文釋文略如字字書本作  
習同皆不言爾雅作習顏師古匡謬正俗引爾雅略利也是唐

時爾雅原作略今本作習者後人據字書改耳  
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達出地也瑞辰按生民傳達生也爾雅

釋訓釋生也正釋詩驛驛其達方言達芒也郭注謂抄芒射  
出與毛傳合射卽初生射出之貌故箋以出地申釋之

有厭其傑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傑先長者瑞辰

按說文廣雅並云屢好也厭當卽屢之省故厭然為特美貌以  
別於下之厭厭也厭从厂狀聲說文狀飽也从甘从狀甘美也  
故厭亦有美義

厭厭其苗傳厭厭其苗眾齊等也瑞辰按廣雅苗眾也苗與傑  
對言傑為特出則苗為眾矣厭與稽雙聲集韻稽苗齊等也

厭厭卽稽稽之假借作稽稽者詩韓詩箋及集韻苗齊等義亦  
當本韓詩此詩厭厭韓詩作稽稽猶湛露詩厭厭夜飲韓詩作

情情也  
絲絲其鹿傳鹿耘也釋文絲絲如字爾雅云鹿也韓詩作民民

云眾貌鹿說文作穉音同云穉耨鈕田也字林云穉耘禾閒也  
瑞辰按絲與民雙聲故二字毛韓通用小雅絲穉黃鳥禮記引

作縉蠻是其類也釋文引說文穉耨鈕田也今本說文作耘禾  
閒也是以字林語屨入詩及爾雅作鹿皆穉字之省借

有餽其香傳餽芬香也瑞辰按說文餽食之香也苾馨香也一  
字音義同故白帖引作有苾其香苾又通作馥楚茨詩苾芬孝

祀韓詩作馥薛君章句曰馥香貌苾馥雙聲故通用說文有苾  
無馥疑馥卽苾之或體

有椒其馨傳椒猶餽也釋文椒沈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  
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

芳王注云椒芬芳之物此傳云椒猶餽餽芬香椒是芬芳之物  
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椒椒始也非芬香瑞辰按椒與椒古音

並从未聲故通用椒又通作淑上林賦芬香漚鬱酷烈淑郁淑

郁正芬香貌據聘禮倣獻注古文倣作淑是倣可通作淑也淑  
或作某古又通借作菽淮南子人間篇申菽杜蒞高注皆香艸  
也申菽卽楚詞之申椒也倣又與椒義近說文椒氣出土也土  
氣謂之椒穀氣謂之倣義正相近說文椒字注一曰始也則椒  
與倣古亦通用竊謂毛詩作椒卽倣字之假借古音自讀尺叔  
反與倣爲韻不必改椒爲倣亦不得訓爲椒聊之椒沈重謂當  
作倣陸德明直訓爲椒皆由不明古人通借之義耳

胡考之靈傳胡壽也考成也瑞辰按諡法解保民者又曰胡彌  
年壽考曰胡又胡大也廣雅亦曰胡大也大年卽壽故傳訓胡  
爲壽胡考猶壽考也說文老考也考老也是訓老爲考之本義  
引申之又訓成書詩言老成人老成人亦老也故毛傳訓考爲

成正與說文訓考爲老同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十三 廣雅書局

匪且有且傳且此也箋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  
來見也瑞辰按且與此雙聲故傳訓且爲此卽以且爲此字之  
假借讀从此音與茲爲韻正義謂且實語助失之又按老子河  
上公注云此今也傳訓且爲此與下句匪今斯今特疊句以見  
義詞雖異而義則同皆對下振古如茲言箋謂將有禎祥先見  
非詩義也

振古如茲傳振自也箋振亦古也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  
非適今時瑞辰按爾雅釋言振古也郭注引詩振古如茲而釋  
之曰久若此王尚書曰爾雅本作振自也古文自字作首與古  
相似因譌爲古毛傳之振自也卽本於爾雅鄭所見爾雅本已

譌作古故據之以易傳今按王說是也說文自始也廣雅古始  
也韋昭國語注振起也起亦始也振訓自亦爲古始而爾雅必  
訓自者以言古古則不詞以自古釋振古則古有其語耳又按  
振與終雙聲孟子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是振有終義振爲始亦爲終古義以相反而相成則振古爲自  
古亦爲終古考工記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莊子崔注終  
古入也正與爾雅郭注久若此義合又按振音近塵爾雅釋詁  
塵入也塵卽陳之假音也

頁耜

畷畷頁耜傳畷畷猶測測也箋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瑞辰按  
爾雅釋訓畷畷耜也釋文云本或作稷稷大元經稷稷頁耜稷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十四 廣雅書局

字始見廣韻當卽稷稷之變體古畷稷廂三字通用其音竝讀  
如側尙書中候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日側春秋定十四年丁巳  
葬定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作日下稷白虎通諡篇引春  
秋作日下側說文廂日在西方側時也引易日廂之離今易昃  
又作吳孟氏易作稷此詩畷畷訓測測以聲近爲義猶稷讀爲  
側廂訓爲側也說文畷治稼畷畷進也从田从入久引詩畷畷  
頁耜胡承珙曰爾雅深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畷畷測測皆狀  
農人深耕之貌今按淮南子原道篇注度深日測則以耜入地  
之深亦得日測爾雅舍人注畷畷耜入地之貌亦狀其入地之  
深郭注言嚴利失之  
或來瞻女箋瞻視也瑞辰按據下載筐及筥其饌伊黍謂來饋

者瞻當讀瞻給之瞻來儘正所以瞻之也瞻字說文所無新附始有之古通作澹又作瞻作詹與詹史記司馬相如傳澹沈瞻留漢書作灑沈澹災漢書食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注澹古瞻字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則必爭注澹讀爲瞻此瞻古作澹之證也禮記大傳民無不足無不瞻者釋文本作瞻云本又作詹小爾雅瞻足也呂氏春秋適晉篇不充則不詹高注詹足也此瞻古通作瞻詹及詹之證也此詩正假瞻爲瞻箋訓爲視失之

其笠伊糾箋儘者見戴糾然之笠瑞辰按倉頡解詁繩三合曰糾說文糾三合繩也斗相糾縲也魏風糾糾葛屨傳糾糾猶縲縲也葛以爲屨草以爲笠皆有糾縲之形故並曰糾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五 廣雅書局

其縛斯趙傳趙刺也瑞辰按考工記鄭注引詩其縛斯擗集韻引同蓋本三家詩集韻又曰擗或作趨是擗趨實一字古文通借作趙擗趙雙聲通用猶朝借作朝也擗之言擗說文廣雅並曰擗刺也故擗亦爲刺耳趙字古又通鈹漢書禮樂志鈹四會員章注鈹國名鈹卽趙也吳斗南因謂此詩之趙卽鈹則非以薜茶蓼去茶蓼之事瑞辰按說文薜薜器也薜拔田艸也或作林引詩既林茶蓼此詩釋文引詩則作以林茶蓼古以字作目从反已與已然之已通用是知以卽已也已卽既也又按箋薜去茶蓼之事以正義云薜去茶蓼之草事當作草今作事者誤从定本集注

積之栗栗傳栗栗眾多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栗栗眾也此傳義

所本說文積積禾也引詩積之秩秩蓋本三家詩積積以雙聲爲義廣雅亦曰積積也栗與秩古音同部通用公羊哀二年經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其證矣說文秩積也據說文栗玉英華羅列秩秩璅猶秩也則秩秩與栗栗義亦同蓋眾多則積積之必秩然有序其義正相成也

殺時特特傳黃牛黑唇曰特瑞辰按周禮牧人凡陰祀用黝牲毛之社稷在陰祀之列宜用黝牲不宜用黃牛爾雅釋畜黑唇特又牛七尺爲特邢疏引尸子曰大牛爲特七尺此詩特特及無羊詩九十其特皆當以牛七尺曰特釋之特謂牛之大者特壯猶言廣壯廣亦大也毛傳以爲黃牛黑唇曰特正義又謂正禮用黝報功用黃並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六 廣雅書局

有抹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箋抹角貌瑞辰按說文斛角兒抹卽斛之假借詩兕觥其觶角弓其觶作觶者又抹之俗王制祭天地之牛角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此詩正義引禮緯稽命徵曰宗廟社稷角握則社稷與宗廟同又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盧辯注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則是天子之牲皆角握惟賓客卽諸侯故其牲角尺又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其牲亦角尺大戴記山川曰犧牲盧注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是也以此推之社稷卑於天地而重於山川宜與宗廟之牛同爲角握禮緯較毛傳爲確正義既引禮緯又謂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爲角尺未免曲徇傳說矣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傳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嗣前歲者後來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稽也瑞辰按廣雅似續也似即嗣之假借故似續二字同義以似以續猶云以享以祀以孝以享不嫌語之複也似續皆爲祀事說文祀祭無已也祭無已故爲似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謂享祀妣祖也此詩以似以續亦謂祀社稷也續古之人乃言繼古人之配社稷者古之人即先嗇司嗇也傳箋分似續爲二義失之又或以續古之人爲續其先祖如農服先疇之比亦非

絲衣

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引漢書郊祀志張晏注以靈星爲蒼龍左角星即天田周語所謂農祥晨正者此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七

廣雅書局

高子以靈星尙有尸則釋之有尸必矣瑞辰按杜佑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紉會弁俵俵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是于政以詩序言賓尸卽爲靈星之尸正義以高子之言爲別論他事非也惟漢書郊祀志言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則周時靈星以祀天田其祭未顯且與序言釋賓尸不合惟趙徵君坦寶璧齋札記云靈古櫛字櫛星者門有疏櫛上飾以金綴序若星故曰櫛星禮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爾雅開謂之門孫炎注謂廟門外則是釋祭祈祭之尸位次皆在廟門外故曰靈星之尸也今按趙以靈星爲廟門是也名門曰靈星猶左傳

名車曰憇靈謂車有窗櫛亦假靈爲櫛也至從鄭注禮記以祈祭爲在廟門外又以祈與釋二者同時則非楚茨詩祝祭于禘毛傳禘門內也此詩自堂徂基基爲門內之位則祈祭宜在廟門內因名其門爲櫛星耳至後世學宮前立櫛星門據柱頽引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則門名櫛星自祭天鎮星耳趙氏以爲古廟門之遺制亦非又按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據經典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魯人大毛公是高行子爲毛詩傳授所本高子當卽高行子其人爲子夏弟子不得與孟子同時與小弁傳所引之高子不得謂卽一人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六

廣雅書局

絲衣其紉傳紉紉鮮貌瑞辰按說文紉白鮮衣兒引詩素衣其紉蓋本三家詩絲與素雙聲故通用段玉裁疑素爲誤字非也汪中以載與爵爲雙聲謂下載弁宜爲爵弁與絲衣相配然據說文作素衣則以衣爲皮弁服其弁亦皮弁非爵弁也又按劉向以衣爲公尸之衣與毛詩以爲祭服異其說當本三家詩載弁俵俵傳俵俵恭順貌箋載猶戴也瑞辰按爾雅釋言俵戴也郭注引詩戴弁俵俵蓋以俵俵爲戴弁貌釋訓俵俵服也胡承瑛曰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毛傳所謂恭順貌今按說文俵冠飾兒引詩弁服俵俵上文紉爲衣貌則俵俵宜从爾雅說文訓爲冠服貌矣釋文云俵說文作綵今本說文亦作俵或陸氏所見說文本異又爾雅釋文云俵本亦作綵則詩釋文言說

文作練者或爲爾雅之詭玉篇引詩戴弁俅俅云或作頰頰則後人增益之字又引毛傳俅俅恭順貌作恭慎而以爲鄭箋誤矣

自堂徂基傳基門塾之基箋釋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鑿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瑞辰按基者畿之假借谷風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呂覽本生篇高注蹙機門內之位也畿之言期限也期莽基古同音故畿可借作基楚茨篇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祊說文作繫云門內祭先祖所徬徬也祊祭在門內與畿在門內正合祊與釋異名而同實故言釋卽言祊耳祊通作開爾雅釋宮閔謂之門據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注廟門曰祊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祊今本爾雅疑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九

廣雅書局

有脫誤又按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古者門內外皆有塾以祊祭在門內知傳言門塾之基宜爲內塾正義以爲廟門外西夾之堂基失之

爾雅及爾釋文爾音茲徐音災郭音才瑞辰按史記音義引詩爾雅及哉云哉音資哉才一聲之轉爾才聲故通作哉猶今文秦誓齊栗允哉書大傳引作兀才也說文爾俗作鉉茲才資古並同聲故或音資惠定宇以音才爲是而以音資爲非昧於古音通轉之義矣

旨酒思柔箋柔安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瑞辰按柔與嘉古同義說文脈嘉善肉也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詩蓋言奉旨酒則思嘉德故曰思柔箋

訓爲安失之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曰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正義人自娛樂必謹謹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瑞辰按據此是定本及釋文本作吳正義本作娛然校經者每以釋文本若作吳則下不應又云說文作吳故盧文昭據史記引詩改釋文大書不吳爲不虞而俗本又改說文作吳吳大言也兩吳字爲吳皆凡說也惟臧庸曰釋文言說文作吳對下何承天欲改作吳而云然也今按釋文引何承天曰吳字誤當作吳正承上說文吳大言也言之當以臧說爲近或釋文但引說文吳大言也其作吳一字爲傳寫者誤衍耳至史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十

廣雅書局

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驚蓋本三家詩虞娛吳古皆通用吳借作虞與娛猶虞仲一作吳仲鄭風風聊可與娛釋文云娛本亦作虞也吳古音又讀同鄒故碩人娛娛韓詩作扈扈何承天謂吳胡化反正讀近鄒說文鱧魚也讀若鄒蓋魚之大口者本名鱧與吳音近而義同方言吳大也說文吳一日大言也从大口下又重出𪛗云古文如此段玉裁从口大是知口下大者卽𪛗字之變體漢書郊祀志後漢書戴就傳漢引詩作不吳不敖而陸機徐錯以作吳爲謬由不知吳卽𪛗之變𪛗卽吳之古文也何承天未檢查說文故又以作吳爲誤耳傳訓吳爲譁謹譁卽大言正與說文義合正義本作娛而曰人自娛樂必謹謹爲聲其義迂曲不若釋文及定本作吳爲善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瑞辰按遵養時晦承上於鏖王師而言言用王師以取是晦昧也晦昧既除則天下清明故下即接言時純熙矣以經文求之養从傳訓取為是序云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猶云以取天下也宣十二年左傳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引伸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汜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正引詩遵養時晦為武經攻昧之證是養晦即養昧也耆昧即攻昧也攻昧謂攻取是昧正與毛傳訓養為取義合逸周書允文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養時闇昧而誅之使昧者脩明而遂告以言武也以遵養時晦為誅晦亦與毛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三

廣雅釋詁

傳義合王肅釋傳曰率以取是紂定天下以除晦其說是也說文古文養作𦍋从羊支支从又卜聲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取義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謂羣鳥所藏之食夏小正所謂丹鳥羞白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養羞則謂取其所藏之食也呂覽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猶云善探取吾意即左傳所云今按持養皆取也善持養吾意猶云善探取吾意即左傳所云子取于求也高注引先意承志為證承當讀如拘僕承蜩之承承與拯同皆取也承志謂探取其志也又養與將古同義桑柔雅將養也爾雅釋言將資也小爾雅廣言廣雅釋詁並曰資取也莊子宋人有資章甫以人越者謂取章甫以入越也孟子匍匐往將食之謂往取食之也文選注引孟子作將而食之猶云

取而食之其義愈顯將為取則養亦取矣又養與援引弋皆雙聲援引弋皆取也古養字本有取義爾雅廣雅偶遺其訓詁正賴毛傳存其義耳箋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義本韓詩外傳引詩言相養者之至於惡非詩義也杜預左傳注云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又承箋說之誤

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箋純大熙與介助也瑞辰按純熙謂大光明也武王既攻取晦昧於時遂大光明猶絲之詩云會朝清明也爾雅釋詁介善也大介即大善大善猶大祥也故下即繼以我龍受之正謂受此大善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箋龍龍也瑞辰按龍當即龕字省其半耳方言鈴龕受也齊楚曰鈴揚越曰龕龕字本从合省聲或作龕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三

廣雅釋詁

亦从合省說文龍部有龕字注云龍兒舊作从龍合聲段玉裁本作从龍今聲並非也龕受猶言應受廣雅應受也周語韋注應猶受也龕為受即為應我龍受之正與賚詩我應受之句法相同逸周書祭公解用應受天命襄十三年左傳應受多福應受猶此詩龍受也龕可省合作龍猶爾雅釋言洵龕也釋文龕本或作合可省龍作合也合和以雙聲為義龍和亦同位相近毛傳訓龍為和者正以知龍為龕之省借其字从合得聲遂以同聲之和訓釋之和當讀同倡和之和古倡和字戶戈切不讀去聲和即應也和應以雙聲為義說文和相應也漢書集注和應也後漢書方術傳趙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即人不應之也商頌長發篇受天之龍傳龍和也亦以和為應謂受天之

端應也廣雅龍和也義本毛傳王肅及孔疏訓和爲中和之  
段玉裁又以龍爲離之假借址失之胡承珙據說苑辨物篇言  
神龍虛無則精以和廣雅釋魚言龍敷和其光古人言龍者實  
有和義然和但爲龍之一德未可遂以龍爲和也

實維爾公允師傳公事也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  
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瑞辰按公對上王之造言當謂先  
公允猶用也語詞之用也師當訓爲師法之師允師猶言用師  
也詩上言矯矯王之造造爲也爲猶成也蓋言王業之成所由  
足用爲嗣者實維爾先公用師正序所云酌先祖之道也傳訓  
公爲事箋以允師爲信得用師之道失之

桓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  
瑞辰按詩以桓名篇桓當爲和之假借桓與和古同聲通用禹  
貢和夷底績鄭注和讀爲桓漢書酷吏傳如淳注曰大版貫注  
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閒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皆和桓  
通用之證逸周書祭公解允乃詔畢桓於黎民桓亦和也孔廣  
森曰歌戈爲寒元之陰聲故二部每互相轉戚學標曰桓之轉  
和猶番之轉播難之轉儺單之轉儻是也宣十二年左傳引詩  
綏萬邦屢豐年以證武德之和眾豐財以和名篇蓋取經綏萬  
邦之義綏本訓安安卽和也周書諡法解好和不爭曰安是也  
作桓者和之假借字師克在和故序以桓爲武志非取經桓桓  
武王名篇也又按桓武志也據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義桓者

成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文蓋此詩桓武志也及下二章  
賚子也般樂也文義一例皆爲序文釋文引或本以爲注文非  
也般詩疏引定本以般樂也爲鄭注亦誤當从崔集注以般樂  
也三字爲序文

保有厥土傳土事也瑞辰按土與土形近古多互譌呂刑有邦  
有土史記作土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土注或謂歸於  
國土是其證也此詩當作保有厥土與克定厥家爲韻保土猶  
言保邦也作土者蓋以形近而譌毛傳遂以事釋之誤矣

皇以聞之傳聞代也箋皇君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  
武王之瑞辰按爾雅釋詁聞代也書益稷正義引孫炎曰聞  
廟之代也此承於昭于天言天德昭明武之德亦昭明故天命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三

廣雅書局

武王爲君以代之猶書言天工人其代之代天非代殷也王肅  
謂代殷定天下箋謂代紂並失之又按顧氏詩本音言此詩首  
二句無韻下文王方爲韻天聞爲韻江氏永言天與聞不相協  
胡承珙曰天與聞固不同部然音亦相近戚氏證讀曰此當如  
釋名豫司究以舌腹言之天顯也正與聞協

賚

敷時釋思傳釋陳也箋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釋而  
行之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引詩鋪時釋思鋪卽敷之同音假  
借說文敷敷也敷敷也敷有施陳之義則釋不得訓陳當讀爲  
抽釋之釋說文釋擗絲也廣雅釋言釋擗也擗與抽同說文擗  
引也敷時釋思謂布是文王之德澤而尋釋引申之以及於無



窮卽序所云錫予善人也思爲語詞末句於釋思同義傳訓釋爲陳箋謂陳繹而思行之並非詩義

時周之命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瑞辰按時與承一聲之轉古亦通用楚策抑承甘露而用之新序承作時是其證也周受天命而諸侯受封於廟者又將受命於周時周之命卽承周之命也般詩時周之命同義此謂諸侯受命於廟彼謂巡守而諸侯受命於方嶽也箋訓時爲是但曰是周之命則不詞故必增飾其詞曰謂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義始顯非詩義也又按顧亭林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韻然詩無全用語助爲韻者胡承珙曰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韻中間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傳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以命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五

廣雅釋詁

與正韻大招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爲韻末復以思字應前爲韻耳今按古音命與名近通用說文名自命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史記作命孟子命世卽名世詩蓋讀命如名故與定爲韻名定皆耕清部字也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士冠禮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爲韻正與詩定命爲韻相類耳楚詞以名與均韻是又讀名如命正與此詩讀命如名者爲互相通借或遂據以爲眞耕通韻則非也

般

序般樂也瑞辰按說文昇喜樂也此詩名般與孟子般樂皆昇字之同音假借小弁傳訓弁爲樂又以弁爲昇之省借

於皇時周箋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瑞辰按白虎通義引詩作於皇明周蓋本三家詩王伯厚詩考引之明周猶時邁言明昭有周也鄭君所見毛詩已作時周故以君是周邦釋之耳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箋則登其高山而祭之瑞辰按觀禮祭山邱陵升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升爲祭山之名爾雅釋詁陟陞也升爲祭名陟卽爲升亦祭名矣周時祭山曰升或曰陟猶秦漢時曰登封或曰登禮或曰登假白虎通義曰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蓋本三家詩卽以陟爲封禪之封據時邁序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則封禪本古巡守之禮秦漢以後乃侈言其事耳陞山喬嶽皆承上陟祭言之喬嶽始指四嶽則高山宜泛言高山而傳以爲四嶽者據時邁傳高嶽岱宗也則毛公釋此詩喬嶽亦爲岱宗故以上言高山爲四嶽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五

廣雅釋詁

隋山喬嶽傳隋山山之隋墮小者也瑞辰按爾雅釋山巒者墮郭注山形長狹者狹則近小故傳以小釋之說文隋山之墮墮者从山隋省聲讀若相推落之墮義本毛傳隋墮本疊字形容之詞據正義云故知山之小者隋隋然則正義本毛傳原作隋隋據釋文云隋字又作墮則傳本或有作墮墮者今傳上作隋下作墮誤也隋之言擴廣雅釋詁隋長也字通作隋詩破斧傳隋釜曰斧月令鄭注隋曰寶禮器注於禁如今方案隋長士冠禮注隋方曰篋是也隨與喬對舉猶長與高對言耳說文別出陞字云山兒段玉裁謂卽隋字之別體

允猶翁河傳翁合也箋猶圖也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瑞辰按爾雅釋言猷若也猷猶古通用猶爲若如之若又爲若順之若爾雅釋言若順也廣雅釋詁猷順也是知允猶卽允若允若卽允順也河以順軌而合流禹貢同爲逆河同卽翁合之謂也箋訓允猶爲信按山川之圖則與翁河語不相貫矣至詩以山與河爲韻孔廣森曰此寒山之轉協歌麻者今按山之協河正與詩以原協差麻娑以嬭協何並轉音魚何反及古獻尊之爲犧尊若干之爲若柯娑娑之爲娑娑囉囉駱馬之爲彥彥皆相類也

夏時之對傳哀聚也箋哀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瑞辰按哀卽杼字之別體說文杼引聖也聖義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毛

廣雅書局

同聚對當讀如對揚王休之對對猶答也謂諸侯皆聚於是以答揚天子之休命也故卽接言時周之命箋以對爲配祭失之朱子集傳訓對爲答是也然以爲上答下意則與下言承周之命不相貫矣李黼平曰常棣原隰哀矣殷武哀荆之旅傳訓聚者皆指人說此亦當指人說言天下之人於巡狩所至皆聚是方而對答王命其說正與予同至詩以對與命韻孔廣森曰此震濶之轉協至隊者今按命之協對正與訊之讀諄爲一類訊亦震韻字諄亦廣韻六至部內字也又按正義云此篇之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釋文云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因有故解之今按三家詩有於釋思三字蓋因賚詩於釋思與時周之

命相接故此篇時周之命下亦誤衍三字然賚篇以於釋思與首三句爲韻若此篇增於釋思則與上山河不相協故知三家有此句亦誤衍也且賚詩於釋思承上敷時釋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所承不得言於釋思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毛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沈寶樞校字

魯頌

祠城馬瑞辰撰

駟

駟駟壯馬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正義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作牡馬釋文牡本亦作牧瑞辰按正義云所牧養之良馬正義釋經之牧馬又云定本作牡馬則注疏本作牧馬無疑今作牡馬非其舊也顏氏家訓言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又文選李陵荅蘇武書李注及藝文類聚九十三引詩皆作牧馬唐石經初刻作牡改刻作牧足利本亦作牧惟顏氏家訓言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初學記二十九白氏六帖九十六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詩皆作牡釋文本相臺本亦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駟

皆作牡今按牧與牡本一聲之轉其字同出明母故本或作牧或作牡據說文兩引詩皆作牡馬揚雄大僕箴僖好牡馬牧于坳野釋文引艸木疏云牡隲馬也以釋經文牡馬則當從釋文本作牡馬為是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惟季春合牧見月令則非季春即不在牧可知故詩但言牡馬耳胡承珙曰凡禽獸之類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者言之至釋文云駟說文作駟又作駟同按駟與駟音不相通駟與駟實一聲之轉其字同出見母說文駟馬肥盛也舊蓋引詩駟駟壯馬今本引詩四牡駟駟因下駟字注引詩四牡駟駟而誤玉篇駟馬肥壯盛兒駟同上以駟與駟為一字之異體不言駟與駟同作駟駟者蓋三家詩說文又引詩駟駟壯馬段玉裁謂當作四

牡駟駟為松高詩四牡駟駟之異文

在坳之野傳坳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坳箋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瑞辰按爾雅多郊外謂之牧一句李巡本牧作田毛傳無之坳說文作日注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日象遠介古文日从口作回或从土作坳亦無郊外謂之牧一句又據叔于田箋及遂人注皆曰郊外曰野是毛及許鄭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與李孫郭本異確有明證正義據今本爾雅遂謂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其說非也傳引林外曰坳本以證坳之為遠野正義又云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不同亦非傳悞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駟

有驪有黃傳黃駟曰黃瑞辰按上句有皇傳黃白曰皇見爾雅據三章有雅釋文雅本或作駟阮宮保謂爾雅舊有兩駟蓋同名而異物為毛傳所本竊謂此詩傳黃駟曰黃亦當作黃駟曰皇與三章作兩駟者正同亦同名而異物皆本爾雅為說爾雅為淺人誤為重出刪去其一毛詩又為後人疑其二皇不應並用因準詩人義同字異之例假黃為皇以與皇韻猶三章改駟為雅又或改作駟也黃白曰皇黃駟亦曰皇皆黃馬兼有別色之稱若舉稱黃則止一色毛傳宜云純黃曰黃與純黑曰驪同訓何由知其必為黃駟乎此固有以知黃為皇之假借也爾雅皇黃鳥蓋以皇黃同音假皇為黃與此詩假黃為皇可以互證以車彭彭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駟馬

彭彭有力有容也正義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  
章言其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  
齊力尚強故云任任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  
故云釋釋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騫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  
祛祛見其強健也瑞辰按此詩四章文義相彷彿並無分言四馬  
之義彭騫古同聲通用說文騫馬盛也引詩四牡騫騫據玉篇  
騫騫馬行兒今作彭是彭彭即騫騫謂馬盛也釋與騫通廣雅  
彭彭騫騫並云盛也任與騫通廣雅騫騫行也又曰任任眾也  
眾亦盛也玉篇騫騫走兒說文無祛字祛祛當从唐石經及相  
臺本作祛祛與渠渠聲義近廣雅渠渠盛也是則彭彭釋釋任  
任祛祛同為盛耳傳分為四義非也又按始與善古義相近說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

文傲善也一曰始也則作爲始亦得訓善又始與治古通用爾  
雅釋詁治故也邵云治當爲始按始亦有治義秦風載獫狁騫  
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是始即治也又爾  
雅釋言作爲也小爾雅爲治也說苑指武篇造父王良不能以  
傲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不作猶不治不治猶不善不善猶  
不才也是知二章思馬斯才三章思馬斯作猶首章思馬斯賦  
也傳訓作爲始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與秦風訓載爲  
始同義始亦治也四章思馬斯祖祖當爲駟之假借爾雅釋言  
樊駟也說文駟壯馬也各本作壯馬樊駟大也玉篇駟猶龐也  
音義又與理近方言理好也理美也又音近祖說文祖事好也  
則思馬斯祖亦與思馬斯賦同義不得如箋訓祖爲行人詠

歎長言不嫌詞複說詩者強爲分別轉失其本義耳

有騫有駉傳蒼白雜毛曰騫黃白雜毛曰駉釋文駉字林作駉  
瑞辰按毛傳釋駉駉俱本爾雅惟說文云騫馬蒼黑雜毛段五  
裁以爾雅釋言英騫也郭注英艸色如騫證之知蒼黑爲蒼白  
之譌段又云古作丕字中直貫下作丕是以論曹魏者曰丕之  
字曰丕也此詩經文原作駉字故釋文曰字林作駉今經傳  
皆作駉失其舊矣今按說文丕大也从一不聲春秋僖十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唐石經公羊作丕丕蓋丕之隸變漢碑丕  
字又作丕下亦从十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四

有駉有騫傳赤身黑鬣曰駉黑身白鬣曰騫瑞辰按說文駉赤  
馬黑鬣尾也鬣即鬣義同毛傳釋文引作字林蓋字林實本說  
文也正義曰黑身白鬣曰騫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  
作駉字而俗本多作駉字釋文騫或本作駉字同阮宮保校勘  
記曰白馬黑鬣曰駉見爾雅經文當是兩言駉故傳於下駉訓  
爲黑身白鬣曰駉白黑互易而不妨同名此毛意若騫字則係  
後人所改俗本作駉尤非今按阮說是也爾雅釋駉駉屬駉曰  
駉上皆白惟騫又曰後右足白騫左足白騫牛屬駉曰黑鬣  
而六畜又曰牛七尺爲騫是爾雅固有異物而同名者駉之有  
二亦猶是也此詩首章當有二皇亦與末章二駉相類淺人疑  
爾雅駉馬不應有二妄刪其一說詩者又以二駉不得爲韻遂  
作騫以別之騫即駉之異體此亦猶谷風詩上作騫下即改用  
騫之俗字作騫以別之此詩首章上句作皇下即假用黃也

有驪有魚傳豪駟曰驪二目白曰魚瑞辰按正義云傳言豪駟  
白者蓋謂毫毛在駁而白長名為驪也是正義本作豪駟白驪  
今作豪駟曰驪非其舊也然釋文本自作豪駟曰驪說文驪讀  
若贗字林言驪又音譚字从覃聲覃延也延長也蓋取豪長之  
義無取於豪白也曰白形近或譌作白正義遂以白釋之耳爾  
雅驪馬黃脊駟說文作驪驪馬黃脊毛傳豪駟曰驪說文作駟  
馬豪駟也二字錯出竊疑駟即驪之重文覃古音讀如尋尋習  
一聲之轉故驪或作駟說文本兼載二篆玉篇廣韻並云駟驪  
馬黃脊又馬豪駟正本說文是其證也後人誤分為二字因以  
二義分屬二字耳孔疏言驪不見爾雅由未知駟即驪也而釋  
文云驪今爾雅本亦有作驪者則知二字古固通用孔疏偶未  
檢耳爾雅一目白矰二目白魚此承上文驪白雜毛鴉言之蓋  
謂一目二目之毛色白也郭注謂似魚目失之毛傳說文皆作  
二目白魚與爾雅合惟釋文言毛曰一目白曰魚此自傳寫之  
譌段玉裁遂欲據釋文以改爾雅說文謂二目白則傳不言二  
不知一目二目相對成文此自屬辭之體耳

有駟

有駟有駟傳駟馬肥疆貌馬肥疆則能升高進遠臣疆力則能  
安國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  
其忠瑞辰按說文駟馬飽也駟飽以雙聲為義蓋本三家詩馬  
飽食則能盡力臣之祿則能盡忠箋義當亦本三家詩耳玉篇  
駟馬肥壯貌義本玉傳又云駟同駟此亦猶毛詩苾芬字韓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五

作覆也

在公明明箋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瑞辰按明勉一聲之轉明明即勉勉之假借謂其在公  
盡力也箋訓為明明德失之

鼓咽咽傳咽咽鼓節也釋文咽本又作鬻瑞辰按說文齎齎齎  
鼓聲也引詩鼓齎齎今商頌作淵淵及此詩作咽咽皆即齎  
齎之假借齎借作咽猶媼之重文作媼也釋文作鬻又齎字之  
變體說文淵或省水是淵媼本一字

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  
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瑞辰按唐石經有下旁增年字正義  
引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豐年疏引詩亦有年字但經以有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六

與子為韻自釋文本作歲其有為是耳豐大也大則無所不  
有歲即年也故傳以豐釋有以豐年釋歲其有傳當以歲其有  
為一讀豐年也為一讀正義合六字作一句讀失之

泮水

薄采其芹傳言水則取其芹宮則取其化箋芹水草也正  
義言水草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荇亦水草從此可知也瑞辰  
按惠氏周暢曰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  
菜而饋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  
樂故知為釋菜也禮釋菜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  
難老故知為饋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今按惠說是也王  
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奠幣禮先師

也此詩在泮獻賦在泮獻四虞王制釋莫于學以訊賦告正合  
則詩言采芹采藻采芣宜如惠說以為釋菜之所用矣

其旂伐枝傳伐枝言有法度也釋文伐枝蒲害反又普具反本  
又作伐瑞辰按羣經音辨卷三曰其旂伐伐伐旂貌也伐伐  
卽伐枝之省伐枝又旂旂之假借六月篇曰旂旂中央釋文本作  
旂是旂旂古同聲通用之證其旂旂旂猶出車篇胡不旂旂也  
說文旂旂旂之旗旂然而垂也旂旂正旂之垂貌旂借作枝與  
伐猶發可借作旂也荀子韓詩外傳並引商頌武王載發毛詩作武王旂旂

聲聲噦噦傳噦噦言其聲也瑞辰按說文鉞車鑿聲也引詩鑿  
聲鉞鉞蓋本三家詩用本字戊音越歲从戊聲故鉞鉞可假作  
噦噦說文歲讀若詩施詒詒讀若詩施詒歲歲是其類也

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釋名歲  
越也越故限也皆取聲近為義詩何以卒歲協烈禍以興嗣歲  
協較烈皆从本音董彥遠正字謝啟云隸體散亡共守鑿聲之  
鉞鉞直以鉞鉞為誤字失之廣雅鉞鉞盛也義與鉞鉞近鉞鉞  
亦言鑿聲之盛耳

薄采其芣傳芣芣葵也釋文芣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瑞辰  
按說文鑿臯葵也又芣芣葵也引詩言采其芣陸德明引鄭小  
同云江南人名之葍菜是芣卽今之葍菜或據說文引詩作芣  
从古文酉字遂以毛詩作芣从卯為誤然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  
泰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味裴松之云  
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音竊謂翻言為然故劉留聊

柳同用此字以从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今按柳字从  
卯為古文酉裴松之謂柳从卯與辰卯同字非也而小星詩以  
昂與稠韻十月之交詩以卯與醜韻此詩以芣與酒老醜韻周  
禮荂苴釋文荂音卯北人音柳是从卯之字亦讀同柳不煩改  
荂為芣而後協也周禮縫人注故書裴柳為接楨此亦柳同  
音之證

順彼長道箋順從長遠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  
遠道往伐之瑞辰按長道猶言大道爾雅釋詁順陳也凡儀禮  
言南順卽南陳也順彼長道卽陳彼長道謂陳大道於泮宮之  
中箋謂從彼長道伐淮夷似非詩義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眾也箋屈治醜惡也治此羣為惡之人瑞  
辰按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與毛詩義略同爾雅  
釋詁屈收同訓眾是屈卽收之證然謂收斂得此眾聚不若箋  
訓為治此羣惡為善爾雅釋詁溷治也某氏注引詩溷此羣醜  
鄭讀屈為溷故訓治其義當本齊魯詩溷者汨之假音說文汨  
治水也周語汨越九原汨越皆治也楚詞天問不任汨鴻王注  
汨治也若溷之本義說文訓濁治溷為汨猶亂亦訓治也又按  
屈與黜聲近通用周語易沈伏而黜散越王尚書曰黜讀為屈  
竊謂此詩屈當讀黜說文黜貶下也屈此羣醜對上順彼長道  
以明善道則順陳之羣惡則黜退之耳黜退卽所以治之與箋  
言治此羣惡義正相通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七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八

之隸變與孝弟之老異字說文孝效也从子爻聲箋訓爲法做  
正與說文訓孝爲效合是知鄭君箋詩時字原作孝字隸變  
爲孝猶教之隸變爲教也正義云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  
庶幾力行孝似誤釋爲孝弟之孝矣此承上昭假烈祖言當謂  
信公之法做烈祖言既感格烈祖無有不做法烈祖者箋謂國  
人法做魯侯似非詩義

淑問如皋陶箋淑善也瑞辰按說文淑清湛也廣雅釋詁淑清  
也淑問猶呂刑言清問也說文清服也服即明也則清問又如  
言明問耳

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謂淮夷正義瞻印傳以狄  
爲遠則此傳亦爲遠也瑞辰按說文逃遠也古文作邊傳以狄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九

廣雅書局

爲逃之省借故訓遠然云遠彼東南則不辭不若箋讀剔治  
爲允釋文引韓詩作鬻云鬻除也除亦治也鄭箋讀剔字雖異  
其義當即本韓詩耳逃易古同音剔借作狄猶春秋易牙史記  
作狄牙契母簡狄漢書人表作簡邊也說文狄从犬亦省聲故  
與易之讀亦者同音而暢或作逃逃亦或作邊也

烝烝皇皇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  
睪睪睪睪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淮夷皆勸之有進往往往之  
心瑞辰按說文烝火氣上行也引申之爲厚又爲美大雅文王  
烝哉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以傳訓皇皇爲美推之烝烝亦當  
爲美美與盛同義烝烝皇皇皆極狀多士之美盛耳爾雅釋訓  
烝烝作也釋詁烝進也此箋義所本然釋詁睪睪皇皇並訓美

則箋訓進進往往亦與美盛義相逆耳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吳譁也不謹譁不大聲瑞辰按毛傳於  
絲衣篇不吳訓譁此詩無傳義與彼同正義曰揚與誤爲類故  
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據釋文不吳王音誤則讀誤者乃王  
肅義非毛傳義也王肅蓋據史記引絲衣詩不吳作不虞又闕  
宮詩無貳無虞毛訓虞爲誤遂以誤釋吳耳正義又云鄭讀不  
吳爲不娛故以吳爲譁按絲衣篇不吳正義本作不娛故以此  
箋訓吳爲譁亦當讀娛然據釋文不吳鄭如字則鄭箋本自作  
吳不作娛說文吳一曰大言也大言即譁不煩改作娛也揚傷  
古音近傳蓋以揚爲瘍之假借釋文爲瘍字作音或陸氏所見  
毛傳本作瘍傷瘍音同故本又作傷澤陂詩傷如之何魯詩作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十

廣雅書局

陽玉篇陽傷也揚之訓傷猶傷之通陽也揚或假作陽漢衡方  
碑不虞不陽即此詩不吳不揚之異文也據箋以不大聲釋不  
揚則鄭讀揚如將上堂聲必揚之揚與不吳爲不謹譁語相類  
義勝毛傳揚與做義亦相近此詩不吳不揚猶絲衣詩不吳不  
放特變文以協韻耳

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搜眾意也箋束矢搜然言勁疾也正  
義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  
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  
爲束瑞辰按束矢之說多寡不一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  
以茅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此以四矢爲束也周  
禮大司寇入束矢于朝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此

以百矢爲東也淮南子汜論云訟而不勝者出一東箭高注箭十二爲束此以十二矢爲束也東矢無定數皆取斂聚之義釋文搜依字作按說文搜眾意也玉篇搜聚也字通作蒐爾雅釋詁蒐聚也東矢非可齊發箋訓爲勁疾失之

戎車孔博箋博當作傳甚傳緻者言安利也瑞辰按博傳古同音石鼓文徒馭孔庶廓騎宣博正讀博如傳故箋以博爲傳之假借王肅訓爲博大失之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愷音擴曰闊也一日廣大也瑞辰按今本說文愷字注不引詩蓋脫去陸氏所見本當有之又雙字注讀若詩擴彼淮夷之擴據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疆彼擴俗李注引韓詩擴彼淮夷云擴覺悟之貌說文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十一

廣雅釋詁

本韓詩應與擴皆擴字之同音假借段玉裁謂作應者爲毛詩失之淮夷於魯爲近不得爲遠行貌亦不得如韓詩訓覺悟當從孟康漢書注訓擴爲疆擴俗卽疆俗也毛詩作憬亦假借字擴與憬雙聲鄰風二子乘舟篇以景與養韻古音讀景若繕亦與擴音近故通用罔與擴亦雙聲擴借爲憬猶說文罔讀若擴也說文又曰憬覺悟也引詩憬彼淮夷此則字同毛詩而義同韓詩也段玉裁疑憬出三家詩亦非

大路南金傳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大猶廣也賂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瑞辰按此承上文來獻其琛而言大路南金與元龜象齒對言南金爲獻琛之一大賂當爲大賂之假借禮運山出器車正義引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大平山

車垂鈞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鈞不揉治而自圓曲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俾於西清裴駰史記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後漢書輿服志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注殷人以爲大路是大路本象山車而作山車或亦名大路故得在獻琛之列輅借作賂猶輅亦借作路也毛鄭訓爲賂遺失之殿本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大路南金或古本有作大路者今汲古閣本仍作大路

闕宮

闕宮有他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子曰是祿宮也他清靜也箋闕神也姜嫄神所依故曰神宮瑞辰按路史以女媧爲神媒注引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而爲女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十二

廣雅釋詁

祿因置昏姻爲行媒所始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闕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是以闕宮爲神祿之宮姜嫄出祀郊祿因遊祿宮與孟仲子以闕宮爲祿宮正合毛傳以闕宮爲姜嫄廟又引孟仲子曰是祿宮者廣異說耳孔疏合而一之誤矣說文祿神也闕與祿音義同又爾雅釋詁誌神竝訓慎是誌與神同義誌亦闕也古有神祿之稱故神其廟曰闕宮傳箋並以爲姜嫄廟失之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曰是始斷商瑞辰按翦與踐古同音通用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鄭注踐讀曰翦是翦可借作踐矣竊謂踐亦可借作翦此詩翦商當讀爲踐履之踐周



自不往窟居戎狄之闕及公劉遷豳皆近戎狄至大王遷岐始  
內踐商家之地故曰實始翦商翦商即踐商也與書序周公踐  
奄文法相類踐奄即書所云周公居東史記作殘奄音近假借  
鄭訓翦滅亦為未確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  
命周公踐伐之高注踐往也正與踐履同訓豳詩譜云至商之  
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言入者正對舊處戎  
狄在外言之實始翦商正承上居岐之陽故知其為踐商也毛  
鄭訓為齊斷既與大王所處之時事不合惠氏棟訓翦為勤又  
與下文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居于牧之野文義不貫段玉裁訓  
翦齊為齊等之齊謂齊商之勢盛楊慎及嚴可均據爾雅駁福  
也說文引詩作駁商因謂實始翦商謂大王始受福於商均非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 爾雅書局

詩義

致天之居于牧之野箋屈極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  
致大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瑞辰按箋內大平二字衍  
文當讀致天所以罰極紂為句此釋詩致天之居也於商郊牧  
野另為句此釋詩于牧之野也屈極釋文本作極正義相臺本  
考考古本亦作極據正義云定本集注本極皆作極極是殺非  
也是正義本作極之證極極古通用書蘇則極死我乃其大罰  
極之釋文並云極本作極正義引爾雅屈極也今本釋言作屈  
極也釋詁艮至也孫炎曰艮古屈字屈之訓極古兼二義一為  
極至之極詩靡有夷屈不知所屈是也一為誅極之極此詩致  
天之居是也說文屈行不便也一曰極也極至與誅極皆謂窮

極之誅極所以罰也逸周書商誓解曰子惟甲子剋致天之  
大罰正與詩致天之居同義文選潘勗助冊文李善注引詩致天之  
罰居于牧野其所引居于牧野或有譌誤至以罰代屈則與屈  
訓誅極義正合

無貳無虞傳虞誤也箋虞度也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  
戒之曰無有一心也無復計度也瑞辰按虞與誤古同音通用  
逸周書官人解營之以物而不誤大戴禮作虞是也廣雅釋詁  
虞欺也誤亦欺故呂氏春秋高注云欺誤也無貳無虞皆無欺  
誤之義貳當為貳之譌讀如貳猶大明詩無貳爾心貳亦貳也  
箋訓虞為度失之此詩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與大明詩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皆武王誓眾戒其欺貳之詞箋以為民戒武王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四 爾雅書局

詞誤矣

敦商之旅箋敦治也武王克商而治商之臣民釋文敦鄭都回  
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瑞辰按常武箋敦當作屯文選甘泉  
賦注敦與屯同此詩敦亦當讀屯屯聚也敦商之旅猶商領眾  
荆之旅哀亦聚也蓋自聚其師旅為聚俘虜敵之士眾亦為屯  
聚之也說文埠字注云磊埠重聚也正與敦之讀屯義近箋訓  
治王徐訓厚並失之  
克咸厥功箋咸同也能同其功於先祖也瑞辰按樂記咸池備  
矣史記樂書作咸池備也謂咸即備也方言備該咸也廣雅備  
賅咸也是咸與備可互訓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  
訓皆訓悉正與備義相同尚書大傳備者成也廣雅備成也克

威厥功猶云克備厥功亦即克成厥功也箋謂同其功於先王失之

龍旂承祀箋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瑞辰按周禮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又曰交龍為旂觀禮侯氏載龍旂弧韜是龍旂本諸侯所建朝觀且用之則祭天祭祖皆得建之箋以承祀為視祭事實兼天祖之祭而言合下文春秋匪解四句言之古毛詩以龍旂承祀專指郊祀固非正義專謂視宗廟之祭亦非箋指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五

廣雅書局

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是祭天之旂實兼有龍與日月李黼平曰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其說是也正義據明堂位以駁龍旂祭天之說誤矣

六轡耳耳傳耳耳然至盛也瑞辰按耳耳即爾爾之假借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單言爾亦為盛采薇詩彼爾維何傳爾華盛貌是也重言之則曰爾爾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瑞辰按江永羣經補義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僭郊為大惡不可書故春秋於僖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今按江說是也春秋僖公以前無書卜郊

之事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正僖始僭郊之證周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謂之郊祭有常日故不卜而魯郊卜以三正與周禮殊公羊傳三卜禮也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謂以十二月上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是魯郊之始惟三卜耳其後僖三十一年四卜郊成七年五卜郊又非三卜之舊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則郊不以春而以秋矣箋惟據明堂位祀帝于郊為成王特賜周公故以魯郊為成王所命耳又按魯郊祭天即是昊上帝箋以皇皇后帝為天是也正義據明堂位鄭注謂魯郊惟祭蒼帝靈威仰亦非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六

廣雅書局

享以騂犧傳騂赤犧純也箋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瑞辰按春秋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周禮牧人鄭注犧牲毛羽完具也皆與詩傳同義說文犧宗廟之牲也牲牛純色與毛鄭說異據周禮牧人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鄭司農曰牲純也按以牲對龙龙為雜色則牲為純色可知牧人又云凡祭祀共其犧牲左氏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昭二十二年齊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又詳

南說山篇生子而犧皆以祭祀所用牲為犧說文言宗廟以該凡祭祀耳今按犧之言希也牲之純色者恆希少也又犧與好雙聲凡宗廟祭祀之牲必取其完好者故名犧也牲之言全也後鄭以牲為體完具書微子某氏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牲蓋對言則犧與牲異如微子以犧牲牲並言是也通言則純色可曰牲亦可曰犧牧人用牲物牲對龍言及此詩享以騂犧是也毛鄭以犧為純與說文以犧為宗廟之牲牲為純色其義自相通耳

是享是宜箋天亦饗之宜之瑞辰按宜本祭社之名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宜求見福祐也是也凡神歆其祀通謂之宜鳥驚詩公尸來燕來宜及此詩是饗是宜是也爾雅宜事也鳥驚傳宜宜其事此詩無傳義與彼同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七

廣雅書局

夏而福衡傳福牛角以福之也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為其觸舐人也瑞辰按說文告字注牛觸人角著橫木以告人也與毛鄭言福衡設於牛角者相類至木部云福以木有所逼束也不言設於牛角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韻會所據徐錯本無其角二字段玉裁云說文以設於角者謂之告此云牛觸橫大木是闕開之謂衡大木斷不可施於角此易明者今按段說是也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鄭司農曰福衡所以福持牛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皆不云設於角又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司農云

互謂福衡之屬以說文訓柱柅為行馬證之行馬即今鹿角木取其可以闢人也則鄭司農亦以福衡為闕開之類矣易大畜六五積豕之牙吉牙鄭讀為互互以禁豕放逸與六五童牛之牯牯以防牛牯觸正相類至封人鄭注福設於角衡設于鼻分為二物與毛鄭言福衡設牛角異與先鄭杜子春許叔重說亦異未知其所本矣

白牡駢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瑞辰按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駢剛此毛傳所本春秋繁露郊事對曰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其說亦本公羊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剛者牯之假借說文牯特也特牛父也是牯與牡名異而實同駢牯猶云駢牡特變文以與牡相對耳何休公羊注以駢牯為赤脊雖與說文訓岡為山脊同義然與白牡語不相類不若說文訓特為允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六

廣雅書局

犧尊將傳犧尊有沙飾也瑞辰按沙與疏雙聲其字同出審母故古通用周禮與瑞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注疏讀為沙巾車疏飾杜子春亦讀疏為沙是其證也說文疏通也引申為凡疏刻之稱西京賦薛綜注疏刻穿之也犧與沙古音同部又轉為疏故犧尊即疏鏤之尊猶疏屏疏勺之類明堂位疏屏正義注疏通毛傳有沙飾者正疏飾之假借蓋毛傳開用假借字如狼政傳烏達屨也達即沓之假借韓奕傳曲顧道義義即儀之假借是其類也犧尊周禮作獻尊鄭君鬱齊獻酌注云獻讀為

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大射儀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古音  
寒元與歌戈兩部多通轉故獻亦讀沙猶獻亦通儀也明堂位  
周獻豆鄭注獻疏刻之是獻亦疏之假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  
木破而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做眞云百圍之木斬而爲  
犧尊鑲之以削刷雜之以青黃華藻縛鮮縛鮮當從說文作縛  
也亦通以飾尊縛鮮見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注犧讀曰希犧尊  
猶疏鑲之尊說正與毛傳有沙飾卽疏飾合正義謂沙飾爲沙  
羽飾尊失傳愴矣淮南子言犧尊兼有華藻縛鱗龍蛇虎豹之  
飾皆謂疏刻之鄭司農云飾以翡翠鄭康成云刻畫鳳凰之象  
其形娑娑然皆由未識毛傳沙飾卽疏飾犧亦疏之假借至王  
肅云犧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則愈失之鑿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九 廣雅書局

不震不騰傳震動騰乘也箋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瑞辰按  
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騰之假  
借說文騰水超涌也正與傳訓騰爲乘同義正義云震騰以川  
喻是也

三壽作朋傳壽考也箋三壽三卿也瑞辰按據下言如岡如陵  
是祝其壽考則壽從傳訓考爲是考猶老也三壽猶三老也晉  
姜鼎銘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昭三年左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  
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文選李善注引養生經黃帝曰  
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皆三壽卽三老之證箋訓爲  
三卿失之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瑞辰按司馬法言車乘有二法一

爲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戴虞虞榜並曰此通正  
羨之卒小司徒所謂唯田與追胥場作者也一爲革車一乘士  
十人徒二十人戴震金榜並曰此謂正卒小司徒所謂凡起徒  
役毋過家一人者也詩上言公車千乘下言公徒三萬正與司  
馬一乘三十人之數適合箋以爲三軍之成數及答臨碩又以  
爲二軍之大數今按二軍之說是也古制蓋以五百乘爲一軍  
采芑篇其車三千謂天子六軍也此詩公車千乘謂次國二軍  
也魯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則襄以葑蓋止二軍公羊傳古者  
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謂魯初封時也軍將皆命卿自其平  
時言則曰卿自其有事出軍言則稱士上士下士謂二軍也惟  
公徒三萬以爲二軍與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不合若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十 廣雅書局

謂舉其大數則又與司馬法一乘三十人之數不合竊謂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者周禮制軍簡閱之數五百乘爲一軍萬五千  
人者出征制軍之數二者各不同也又春秋時諸侯制軍其車  
乘及人皆無定數晉文三軍而城濮之役僅七百乘是以二百  
三十三乘爲一軍以一乘三十人計之一軍合七千九百九十  
人而齊桓三軍則管子以萬人爲一軍是人無定數也齊語五  
十人爲小戎是以五十人爲一乘左傳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據服虔注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爲兩則以  
百七十五人爲一乘是每乘之人多寡亦無定數則魯國二軍  
之車千乘徒三萬又何疑焉

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瑞辰按朱綬承貝

曹言段玉裁言毛意謂以朱綫綴貝於曹是也正義謂朱綫綴甲失之

烝徒增增傳增增眾也箋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瑞辰按爾雅釋詁烝眾也烝徒即眾徒也傳以增增為眾兒則其訓烝為眾可知箋於械僕詩烝徒楫之亦訓烝為眾獨此箋以烝為進訓烝徒為徒進之倒文未若訓烝為眾於義為順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傳膺當也箋懲又也信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瑞辰按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荆荼是徵爾雅說文並曰應當也作應者三家詩毛詩及孟子引詩作膺即應字之假借據孟子釋文於膺擊下云丁本作應則孟子本亦有作應者矣趙注孟子曰膺擊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十一

據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又曰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若訓為當則不詞以從趙訓擊為善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處方篇荆令唐蔑將而應之高注並曰應擊也淮南主術不使應敵高注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注亦讀膺為應矣荼舒懲徵古竝同音通用考工記弓人注荼古文舒字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欲鄭本懲作徵是其證也又按箋以此章以下皆美僖公而孟子兩引此詩戎狄是膺皆確指為周公聖門傳授師說必有所本翟氏顯曰詩序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四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皆言周公下言俾爾昌而熾等語亦謂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

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於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以此推之則詩與孟子正合較箋說為善

則莫我敢承傳承止也箋天下莫敢禦也瑞辰按哀四年左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注承音懲蓋楚言此詩承當即懲之假借故傳訓止即以訓懲者釋之箋訓承為禦禦亦止也詩上言荆舒是懲故下假借承字以與懲為韻此亦詩人義同字變之例耳則莫我敢承猶商頌則莫我敢曷曷與遏同荀子引詩作遏曷遏爾雅皆訓止也

壽胥與試箋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瑞辰按試猶式也字通作視呂氏春秋式夷漢書古今人表作視夷廣雅視比也比之言比擬也壽胥與試承黃髮白背言猶云壽相與比耳箋訓為講試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十一

魯邦所詹傳詹至也瑞辰按詹者瞻之省借言泰山為魯邦所瞻仰說苑雜言篇引作魯邦是瞻蓋本韓詩故韓詩外傳引詩亦作瞻  
奄有龜蒙傳龜山蒙山也箋奄覆瑞辰按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義與箋同水經注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有龜山操即此漢地志泰山郡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元于欽齊乘龜山近魯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者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今按蒙山居魯四境之東故一名東山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一名東蒙論語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也元和郡縣志析蒙山與東蒙為二夫之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箋荒奄也釋文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  
瑞辰按說文荒字注一曰艸掩地奄猶掩也故鄭訓荒為奄爾  
雅釋詁奄有也郭注引詩遂奄大東邢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  
東此作遂奄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今按荒奄一聲之  
轉荒通作奄猶大戴投壺篇無荒無傲小戴作毋撫也據釋文  
言韓詩作荒則毛詩經傳原當作奄故訓為有郭璞所見毛詩  
自作奄今經傳作荒者後人誤以韓改毛也釋文荒如字亦當  
為奄如字之譌凡毛韓詩同字者釋文但引其義以別異同若  
毛詩作荒釋文不更言韓詩作荒矣鄭君先通韓詩其箋詩或  
據韓詩作荒遂以荒奄釋之耳古有與至大義皆相成蓋大則  
無所不有則無所不至故大謂之荒亦謂之奄韓訓為有亦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十一

荒

訓為大亦訓為至爾雅釋詁大也釋文旺本亦作至是至有  
大義之證毛訓奄為有韓訓荒為至音義原自相通說文荒蕪  
也以雙聲取義正與奄之通荒者同說文又曰荒水廣也凡毛  
詩作荒訓大訓有者皆荒字之假借惟鄭訓荒為奄則取荒字  
之本義

淮夷來同箋來同為同盟也瑞辰按說文同會合也朝與會同  
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諸侯殷見天子曰同小國會朝大國亦曰  
同猶諸侯朝天子曰朝諸侯曰相朝亦曰朝也來語詞淮夷來  
同猶大雅徐方既同也同亦會朝之通名詩特變朝言同以為  
韻耳箋以來同為同盟必增成其義而始明非詩義也

保有鳧釋傳鳧山釋山也瑞辰按元于欽齊乘鳧山在鄒縣西

南五十里釋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釋通作嶧漢地志云魯國  
鄒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注引詩保有鳧釋爾雅釋  
山屬者嶧郭注言絡釋相連屬也初學記引爾雅舊注云魯國  
有釋山純石相積構連屬成山嶧山一名鄒山水經注鄒山即  
釋山邾文公所遷是也魏書地形志分鄒嶧為二山失之至漢  
地志東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其地在今徐  
州府邳州與釋山在今兗州府鄒縣者異地正義引書嶧陽以  
證詩之釋山誤矣

淮夷蠻貊傳淮夷蠻貊貊而夷行也瑞辰按俗本傳脫蠻貊  
二字此从段玉裁本補據正義釋傳云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  
知傳內而字即如字之假借正義乃以正文釋之或遂以傳為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十一

蠻

貊字皆非也惟古者戎夷蠻貊散文則通詩以蠻貊與上徐宅  
為韻故淮夷可通稱蠻貊猶韓奕詩奄受北國而上言因時百  
蠻百即貊字之省借也不必如傳云蠻貊而夷行始兼稱淮夷  
蠻貊耳

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許許田也魯初宿之邑也常  
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  
有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食邑於薛瑞辰按齊語  
管子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管子作常潛則常邑曾見侵  
於齊莊公時復歸於魯去僖公時未遠故詩人尚舉以為頌美  
之詞春秋桓二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僖公時蓋亦復之春秋或  
未及載猶齊桓反魯常潛春秋亦未載也

徂來之松傳徂徕山也瑞辰按傳當依經作徂來唐石經及相臺本不誤後漢補郡國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水經注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徕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徕之松則詩一作徂徕矣

新甫之柏傳新甫山也瑞辰按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新甫蓋即梁甫白虎通曰梁甫者泰山旁山名又曰梁信也甫輔也信古讀如伸伸與辛雙聲顏氏家訓音詞篇引字林伸音辛則知梁訓為伸伸讀同辛故梁甫一作新甫漢地志泰山郡有梁父縣父與甫古通用

是斷是度正義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瑞辰按度者則之省借說文則判也廣雅則分也爾雅木謂之則郭注引左傳山有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姜

木工則則之左傳今作度是則古借作度之證玉篇引爾雅作木謂之楨今江東斫木為楨是則與斷義近故詩以斷度並舉正義訓為量度與下文尋尺為復失之

松桷有烏傳桷椽也烏大貌釋文烏音昔徐又音託瑞辰按烏本誰字毛傳訓大貌蓋以烏為斤之假借倉頡篇斤大也小爾雅斤開也開之使大故烏亦訓大禹貢海濱廣斥文選海賦襄陵廣鳥李注斤與烏古今字是斤烏古同音通用之證烏徐音託音義又與祐同廣雅祐大也玉篇祐廣大也說文繫傳引字書祐合衣張大也祐音義又近廓廓亦大也方言張小使大謂

之廓路寢孔碩傳路寢正寢也瑞辰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故奚所

頌歌其靈寢蓋本三家詩借作露寢

新廟奕奕傳新廟閔公廟也箋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瑞辰按毛傳釋閔宮云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則魯不得有姜嫄廟箋以新廟為姜嫄廟不若毛傳指閔公廟為確據左傳逆祀言新鬼大故鬼小則僖公時閔公廟得稱新廟矣毛詩經作新廟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韓詩亦作新廟而蔡邕獨斷引頌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呂氏春秋高注及續漢志引亦同又周禮隸僕注引詩寢廟奕奕相連貌蓋連上路寢孔碩約舉其詞猶正義曰作寢廟所以為美者又曰寢廟廢壞皆以寢廟連言非齊魯詩經文或作寢廟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姜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是廟也箋奚斯作者教護

屬功課章程也瑞辰按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揚子法言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魯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其說均本韓詩以奚斯所作為作頌與節南山家父作誦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崧高烝民並言吉甫作誦皆於篇終見意文法相類此詩不言作頌者以言作頌則於韻不相協也奚斯所作當屬下孔曼且碩讀之不當屬上新廟奕奕讀孔曼且碩猶崧高詩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也顏師古匡繆正俗洪邁容齋隨筆並以奚斯頌魯為誤不知其說本韓詩較毛鄭說為善孔廣森段玉裁均取韓詩之說而段欲牽合毛韓為一謂毛傳作是廟也廟為詩字之譌則似未確據

鄭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正申傳奚斯作廟之說  
若毛傳原作是詩而鄭君易之則箋必云作謂作新廟矣  
萬民是若箋國人謂之順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若惠順也此箋  
義所本爾雅釋詁若善也善與順義相成此承上奚斯作詩言  
之則宜訓善謂善其作是詩也



商頌

桐城馬瑞辰撰

那

序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瑞辰按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此詩序所本然國語言校則宋必猶有存者但殘缺失次須考校於周大師耳又言名頌者當讀魯山名魚之名名者大也韋昭注名頌頌之美者美亦大也則名頌猶言大雅耳抑或商頌殘失徒存其名目而亡其辭遂以名頌稱之故詩序遂謂得於周大師歟至韓詩章句以商頌為美襄公史記宋世家大史公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廣雅書局

以興作商頌揚雄法言亦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蓋皆本韓詩之說然正考甫佐戴武宣見於左傳其子孔父嘉在殤公時為大司馬亦見左傳中隔莊公潛公新君桓公始至襄公去戴武宣時甚遠正考父安得作頌以美襄公固宜史記索隱以為謬說耳

猗與那與傳猗歎辭那多也瑞辰按猗那二字疊韻皆美盛之貌通作猗儺見論阿難雅見小草木之美盛曰猗儺樂之美盛曰猗那其義一也上林賦猗旒旒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又於旗曰旒施於木曰旒施義並與猗那同傳訓猗為歎辭失之置我執鼓傳執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般人置鼓周人縣鼓箋置讀曰植植執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瑞辰按說文植戶植

也或从置作楹是楹本植之或體詩作置者卽楹之省借漢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耘正與詩假置為植者同

行我烈祖傳行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瑞辰按哀二年左傳烈祖康叔杜注烈顯也晉語韋注同爾雅釋詁烈光也晉語君有烈名韋注烈明也均與顯義近烈祖猶言顯祖箋訓為功烈失之

湯孫奏假傳假大也箋假升也湯孫大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釋文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瑞辰按假與格一聲之轉故通用假者假之假借格者格之假借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方言假格至也邪唐冀充之問曰假或曰格郭注假音駕俗古格字據說文假至也从才段聲知方言假當作假廣雅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廣雅書局

詁假至也假亦假之省借假又為假之假借音古故與祖為韻格字轉上聲亦音古故通用至與致義相成凡神人來至曰假祭者上致乎神亦曰假尙書祖考來格商頌來假來饗此神人之來至也易萃象傳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尙書舜格于文祖史記五帝紀作舜乃至於文祖祭統王假于大廟商頌以假以享禮格無言及此詩湯孫奏假皆祭者致神之謂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者祭也以善遠鬼神之謂也祭至也逮及也及亦至也蓋言祭以善致鬼神為主小爾雅說文並曰奏進也上致乎神曰奏假亦曰登假揚雄劇秦美新曰登假皇穹是也詩湯孫奏假謂湯之子孫進假其祖則不得如毛傳以湯孫為湯矣假與格皆當訓至爾雅釋言格來也方言格來也義亦相通傳訓假

爲大正義以爲大樂失之箋訓假爲升與方言訓俗爲登義合然以爲奏升堂之樂則非

綏我思成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瑞辰按尙書備者成也祭義福者備也成爲備卽爲福綏我思成爲報福之詞與祝告利成同義綏與遺疊韻綏之言遺遺卽詒也詩烈祖我眉壽箋訓綏爲安失之思爲句中語助綏我思成猶云貽我福與烈祖詩賚我思成句法正同亦謂賚我福也箋以思爲心所思亦非

既和且平傳平正平也瑞辰按周語單穆公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說又蘇調也和爲蘇之假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尙臭殷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廣雅書局

尙聲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瑞辰按尙書夔曰夏擊鳴球說文球玉磬也是樂之始必以玉磬先之孟子金聲而玉振之也近時通解謂金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後許兵部宗彥曰樂之終乃舞之始擊磬以振動之而樂中之眾聲悉隨磬而止故曰終條理也今按書於百獸率舞之先又言夔曰予擊石拊石石卽磬也是亦樂終有磬之證樂之先後皆有磬故詩曰依我磬聲而毛以爲象萬物之成也至箋云玉磬尊者郊特牲云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以諸侯擊玉磬爲僭則玉磬惟天子始得用之其尊可知矣

於赫湯孫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湯孫呼大甲也

瑞辰按傳以湯孫指湯與元鳥詩在武丁孫子王肅釋傳言在武丁之爲人孫子正同然言湯爲人子孫節其文爲湯孫則不詞在武丁孫子王尙書言武丁當作武王亦不得言武丁爲人孫子也那祀成湯曰湯孫烈祖祀中宗爲大戊亦曰湯孫則不得如箋以湯孫爲大甲湯孫蓋泛言湯之孫子耳

萬舞有奕傳奕奕然閑也箋其干舞又閑習瑞辰按廣雅釋訓閑閑奕奕盛也盛大義相近韓奕詩傳奕奕大也說文奕大也萬爲大舞故奕爲大貌閑亦大也殷武詩旅楹有閑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是知此傳奕奕然閑也猶云奕奕然大也箋訓閑習與傳異義正義合而一之誤矣又按古者樂與舞相接上文依我磬聲爲樂之終故下卽言萬舞有奕爲舞之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廣雅書局

亦不夷憚傳夷說也箋亦不說憚乎言說憚也瑞辰按爾雅釋言夷悅也夷悅以雙聲爲義又爾雅釋詁絲喜也郭注引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卽絲也夷與猶亦雙聲故夷有說義大戴五帝德篇莫不說夷夷卽說也

温恭朝夕箋其禮儀温温然恭敬瑞辰按周禮道僕以朝夕燕出入鄭注朝夕朝朝莫夕成十二年左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疏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又襄二十六年傳平公入夕謂夕朝見共姬也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注夕莫見哀十四年傳子我夕晉語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小雅莫言朝夕謂不宵朝夕朝王此詩温恭朝夕正謂朝朝莫夕非泛言朝夕也傳箋雖不釋朝夕然箋釋下句執事有恪云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以執事爲祭事薦饌則上云禮儀宜指朝儀謂朝夕朝王温恭  
合度正義訓爲早朝嚮夕失之

烈祖

有秩斯祐傳秩常也箋祐福也瑞辰按賈子禮篇曰祐大福也  
有秩卽形容福之大貌秩呈雙聲說文戠大也秩卽戠之假借  
說文引詩秩秩大猷作戠戠大猷是秩戠通借之證

賚我思成傳賚賜也箋賚讀如行來之來神靈來至我致齊之  
所思則用成瑞辰按賚從傳訓賜爲是思爲語詞成猶備也福  
也賚我思成猶云賜我福也箋訓賚爲行來之來又謂思則用  
成並失之

亦有和羹箋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安和喻諸侯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五

廣雅書局

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禋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  
助祭也瑞辰按說文和相應也盃調味也經傳通假和爲盃說  
文蘹五味盃蘹也用本字而引詩亦有和羹則許君所見毛詩  
已假作和矣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亦有和羹杜注言中宗能與  
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不若羹云喻諸侯有和順之德爲善  
此詩祀中宗上既言賚我思成謂賜祭者以福此下亦有和羹  
等語宜指祀者言不宜言中宗也

既戒既平傳戒至也箋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平列  
矣瑞辰按爾雅釋詁屆至也傳以戒爲屆之假借故訓至然以  
詩承和羹言戒當訓備方言戒備也鄭注曾子問曰戒猶備也  
備與荀通說文荀具也和羹必備五味昭二十年左傳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此詩所云戒也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此詩所云平  
也故下引此詩以證之晏子春秋及申鑒並引詩作既戒且平  
與那詩既和且平句法同左傳杜注釋詩云敬戒且平似左傳  
引詩亦作既戒且平今本左傳特後人據毛詩改耳戒平宜承  
和羹言箋訓爲敬戒平列失之

醴假無言傳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至於設薦進俎  
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釋文醴子  
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瑞辰按傳以醴爲總之假借然  
以經文求之當從中庸引作奏假訓爲進至與湯孫奏假同義  
小爾雅說文竝曰奏進也奏醴一聲之轉故通用醴又通作艘  
爾雅釋詁艘格至也卽此醴假異文至之言致謂精誠上致乎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六

廣雅書局

神朱子中庸集注所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也進與至義相  
成方言假艘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格艘宋語也義與  
釋詁及詩醴假同義故晏子春秋又引詩作奏醴正以奏醴及  
假皆同義毛傳訓爲總大禮記鄭注言奏大樂杜注左傳言總  
大政並失之昭二十年左傳引作奏假假與假格皆雙聲故通  
用又按說文艘船箸沙不行也从舟爰聲讀若宰而孫炎爾雅  
注郭璞方言注並以艘爲古屆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蹋以艘路  
徐廣亦音介艘與屆雙聲故古或假艘爲屆耳

我受命溥將箋將猶助也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  
萬國之懽心也瑞辰按楚詞王注將長也此詩將字王尙書訓  
長是也蓋言我受天之命溥且長猶公劉篇既溥既長以溥長

對舉也箋謂諸侯於我受政教又訓將為助並失之

來假來享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

酒瑞辰按來假來饗當從朱子集傳謂祖宗來假享箋以指助

祭者非也唐石經相臺本朱子集傳本考文古本並作饗惟閩

本明監本汲古閣本作享段玉裁謂毛詩之例獻於神曰享神

食所享曰饗作饗者是阮宮保曰按有字同義別而相因者如

獻神為享神食所獻亦為享是也後儒曲為分別乃以獻神作

享神食所獻作饗唐石經定本作饗似是而非俗本槩作享似

非而是今按說文舊用也从高从自自與香所食也段玉裁

作高轉寫之誤讀若庸同神食所獻即用也其本字當作舊經典通省

作享史記自序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正讀

享如膏也經典既假借享字即同享音說文高獻也从高省曰

象孰物形又引孝經曰孝則鬼言之此獻神及神食所獻通作

享之證至楚茨神保是饗我將既右饗之閔宮是饗是宜似皆

為後人改竄釋文諸篇不為饗字作音是其舊本原皆作享此

篇箋以二享字相承為說其皆作享亦可知耳說文饗鄉人飲

酒也是饗本饗燕字禮經或假作祭享之享

立鳥

宅殷土芒芒傳芒芒大貌箋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瑞辰按史記

三代世表褚少孫論引詩作殷社芒芒蓋本三家詩無宅字社

土古同音通用故大社稱冢土公羊傳諸侯祭土何休注土謂

社也至無宅字蓋引詩偶未及檢又引詩殷社芒芒於天命玄

鳥二句之上亦是誤倒說文芒艸也無大義據荀子富國注

芒或讀為荒史記三代世表帝芒索隱云芒一作荒芒芒當即

荒荒之假借說文水流廣也廣雅釋詁荒大也荒通作荒荒

借作芒故傳箋訓為大耳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杜注芒芒遠貌遠猶大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七

廣雅釋詁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八

廣雅釋詁

其封疆之謂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而正其封疆無有華  
離之地此詩所謂正域也正域與北域義相近傳訓域為有者  
域與有一聲之轉有之言固亦分別區域之義常道將引洛書  
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為九圍段玉裁曰九圍即毛詩之九有  
韓詩之九域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史記禮書  
八域是域土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是域通有之證箋訓為長有  
邦國失之

方命厥后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瑞辰按方旁古通用易  
繫詞旁行而不流淮南主術作方行而不流方猶旁也旁之言  
薄也徧也考旁徧一聲之微子小民方與史記作小民乃並與  
並亦薄也立政方行天下呂刑方告無辜於上方皆讀旁並薄

徧之義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注方當作橫橫與廣通廣亦徧也此詩方命厥后猶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箋云徧告諸侯正讀方為旁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

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瑞辰按九有即九域之假借韓詩作九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九域九州也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怠邊而奄有九域正本韓詩域有一聲之轉故通用說文或邦也从口切羽非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从土作域是或域本一字惠棟曰域當作

或段玉裁曰或既从口从一矣又从土是為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為地而復加土為域猶或已从口為囗外又加口而為國不得遂以國為俗字也古或字讀同域者與有字古讀若以者通用因而或字讀胡國切者亦與有通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引作無或作好高注或有也廣雅釋詁亦曰或有也是矣

受命不殆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瑞辰按論語學而不思則殆釋文殆本作怠此詩殆即怠借字故箋以不解殆釋之正義釋傳從王訓危殆失之

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節去善為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為在高宗之孫子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惟王尚書曰經文兩言

武丁疑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為精核大戴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與此詩形聲相近于即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下即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王孫子下即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法正相似

大糝是承箋糝黍稷也瑞辰按糝與餽同為餽之或體見說文周禮餽人掌凡祭祀共盛謂共齋盛也春人鄭注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則糝宜兼有黍稷稻粱周書羅匡解云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有黍稷無稻粱大糝對中盛言兼有稻粱可知而特牲饋食禮士虞禮鄭注並曰炊黍稷曰餽此箋亦單言黍稷者蓋言黍稷以該稻粱猶齋兼稻粱而說文齋字注但曰黍稷器所以祀者齋盛黍稷蓋盛稻粱而說文皆以為黍稷器也正義遂謂祭之齋盛惟黍稷誤矣爾雅釋訓澗酌毛傳及說文並曰餽酒食也周禮餽人鄭眾注曰主炊官也方言餽熟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氣熟曰餽字林餽熟食也廣雅亦曰餽飲也蓋餽本酒食之通稱酒食者可喜之物故字从食喜會意黍稷則所以為酒食者故酒食曰餽黍稷亦曰餽因而炊黍稷曰餽凡炊及熟食亦通曰餽其義正相因耳邦畿千里傳畿疆也瑞辰按邦畿二字同義邦者封之假借小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十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十 廣雅書局

爾雅封界也周禮大司徒注封起土界也大司馬注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疆也界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蓋本三家詩毛詩作邦者假借字也說文封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籀文从丰土作封邦字亦从丰聲故通用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傳作封城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謀勳干戈於邦內釋文云鄭本作封內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封畿同爲疆界之稱猶壁城讀爲兆城兆亦城也

壁城彼四海箋壁當作兆瑞辰按字訓始者作犀說文犀戶始開也訓擊者作壁李舟切韻壁擊也經傳中通借壁爲犀又譌作壁故玉篇曰壁俗壁字張參五經文字曰壁作壁譌是知毛詩今作壁者俗譌字也壁兆古同音通用爾雅釋言兆城也尚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十一

廣雅書局

書大傳兆十有二州鄭注兆城也爲壁城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古文堯典則作壁十有二州矣箋於大雅以歸壁祀及此詩壁城並讀爲兆兆本卜尠之古文兆畔之字正作兆說文兆畔也爲四畔界祭其中引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是也經典通作兆祭壇之壁城曰兆界四海之疆域亦曰兆大雅以歸壁祀箋云壁郊之神位也此讀壁爲壁城之兆也此詩壁城箋云乃後兆城正天下之經界此讀壁爲疆域之兆也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瑞辰按景與廣一聲之轉景古音从京聲讀亦近廣景卽廣之假借猶魯頌憬彼淮夷韓詩作儼說文引作慮憬質儼之同音假借也員云古通用皆與運同聲說文

覲外博取多視也讀若運春秋城諸及鄆公羊作運杜注左傳云姑幕縣有員亭莊子天運釋文天運司馬作天員是員卽運也呂氏春秋圓道篇雲氣西行云云然高注云運也管子侈靡篇人死則易云戒篇四時云云皆運之假借是云亦運也此詩景員景當讀爲東西爲廣之廣員當讀爲南北爲運之運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詩以雙聲疊韻假借爲景員商家四面皆河故合東西南北言之而曰景員維河王肅

以河爲河水是也廣運或作廣員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是也廣運又作廣輪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注輪從也賈疏引馬融曰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輪與亂聲近從與亂皆直也廣輪之義又通作橫從一切經音義三及六帖二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十一

廣雅書局

十四皆引韓詩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一切經音義廿四又作東西曰廣是橫卽廣也廣運又作表廣說文表字注一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是也此詩景員與長發幅員同義毛傳幅廣也隕均也據說文幅布帛廣也均與運古亦同聲毛傳訓爲廣均正卽讀爲廣運此詩傳訓景爲大大與廣雖義亦相近不若讀景爲廣較爲明確至傳訓員爲均均亦讀運猶古無音韻字通作音均也正義釋傳謂殷王之政甚大均如河之潤物然失傳悞矣箋讀員爲云河爲何亦非

長發

濟哲維商傳濟深也箋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瑞辰按說文容深通川也或作濟古文作落又曰叡深明也通也古文作睿此

詩潛哲並言潛當即睿之假借廣雅叢哲並訓智是也潛哲猶言宣哲明哲傳箋並訓潛為深失之大戴禮幼而慧齊史記五帝紀作徇齊索隱引大戴作叡齊史記舊本作潛齊是潛叡古通用之證徇與潛音亦近徇齊皆疾速之稱凡人鈍則遲疑明則疾速故徇齊皆為智也

禹敷下土方箋禹敷下土正四方瑞辰按禹貢禹敷土馬注敷分也鄭注敷布也敷與勇通說文專布也敷土史記作傳土廣雅釋言傳敷也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一讀至方字絕句與此詩句法正同楚詞天問云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義本此詩此詩首章八句皆韻或以方字屬下句讀者誤也

有城方將傳有城契母也將大也箋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瑞辰按淮南墜形云有城在不周之北高注有城國名也說文城帝高辛之妃偃母號也引詩義同毛傳古者婦人繫姓有城姓不可考或遂以國稱偃母後人因以為偃母號耳此詩下言立子始為契母則上言有城當從箋以為國名

帝立子生商傳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之國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瑞辰按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城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箋天使配下而生商者謂配遺卵城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傳箋說雖不同皆以生商為生契此詩帝立子生商亦謂立有城之女子為

契而生契因契受封於商遂以生契為生商耳傳云契生商也當作生契生商也傳文簡質以生商即契遂云契生商耳詩言商家世有潛哲之君而但曰潛哲維商崧高詩言獄之降神生甫侯及申侯而但曰生甫及申正與商頌不言生契而言生商者文法相類正義乃以立子為生契謂契能生有商國失傳指矣

玄王桓撥傳桓大撥治也箋玄王廣大其政治瑞辰按桓者查之假借說文查奢查也奢即侈大之義又引申為武勇貌泮水詩桓桓于征毛傳桓桓威武貌牧誓尙桓桓鄭注同是也撥韓詩作發發當讀如發強剛毅之發周書諡法解剛克為發樂記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桓發二字平列皆剛勇之貌毛詩作撥

假借字韓詩作發為正字但不得如說韓詩者訓發為明耳毛鄭訓撥為治亦非詩義詩下有遂視既發之文故上文毛假撥為發以與發為韻此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瑞辰按帝命不違即不違帝命之倒文詩總括相土以下諸君謂商先君之不違天命至湯皆齊一猶左傳云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也

韓詩外傳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為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之證正訓齊為先後齊一毛傳謂湯與天心齊鄭注禮記讀為湯躋並失之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箋降下也湯之下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廣雅書局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廣雅書局

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瑞辰按湯降二字倒文承上至  
于湯齊言之謂由先王以降及湯也遲當讀如禮義陵遲之遲  
陵遲疊韻或作陵夷遲猶夷也謂降至于湯能不下夷也夷猶  
普也後漢書湯衍傳章懷注陵遲言頽普也說文普一偏下也  
段玉裁曰相並而一邊庫下則其勢必至同下所謂陵夷也湯  
不下夷而德又加進故下即接言聖敬日躋矣

昭假遲遲箋假暇也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  
人朱子集傳遲遲久也昭假於天久而不息瑞辰按集傳說是  
也毛傳於雲漢篇昭假無虞訓假為至以假為假之假借此詩  
無傳義與彼同釋文引徐云毛音格是也朱子集傳昭假于天  
即本毛義昭假與奏假義近而殊蓋言其精誠之上達曰奏假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五

廣雅書局

言其精誠之顯達曰昭假戴氏震曰精誠表見日昭貫通所至  
曰假是也說文徧久也讀若遲廣雅釋詁遲久也徧足並與遲  
音義同遲遲正狀其昭假之久箋訓假為暇失之正義以箋義  
為傳義尤誤

帝命式于九圍傳九圍九州也瑞辰按圍域有皆一聲之轉聲  
同則義同故韓詩釋九域曰九州毛釋九有九圍並曰九州特  
變文以為韻耳說文或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又曰圍守也  
是域與圍義同之證

受小球大球傳球玉也瑞辰按下章傳共法也共者拱之假借  
三家詩蓋有作拱者故淮南高誘注登讀詩受小拱之拱球者  
球之假借廣雅釋詁拱球也蓋本三家詩王尚書曰小球大

球小共大共皆言法制有大小之差是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  
求與其雙聲故拱球皆訓法說文拱斂手也段玉裁曰斂當作  
檢故下檢字注曰拱也球字注一曰桴也桴引聖也拱與球皆  
有取義取之義引申為法言為人所取法也傳訓球為玉箋訓  
共為執並失之

為下國綴旒傳綴表旒章也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瑞  
辰按綴旒二字平列毛傳釋為表章章亦所以表也古者樹臬  
以表位曰表周禮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注表所  
以識正行列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表柱也舞列之表則曰綴  
樂記綴兆舒疾鄭注綴謂鄭舞者之位也又其舞行綴遠鄭注  
鄭相去遠其舞行綴短鄭注鄭相去近孔疏云鄭謂鄭聚舞人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六

廣雅書局

行位之處立表鄭以識之又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  
列也引詩荷戈與綴通言則曰表綴亦曰儀綴大戴曾子制言  
篇行為表綴於天下孔子三朝記曰所以為儀綴於國是也析  
言則綴與表亦自有別阮宮保曾子注釋曰凡樹臬以著望曰  
表繫物於表曰綴是也綴與埽雙聲埽為臬即表也故綴亦訓  
表晉語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望表史記  
孫叔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束茅以表位為絕說文朝會束茅表  
位曰絕引春秋國語曰致茅絕何承天纂文曰絕今之纂字鄭  
注樂記曰綴謂鄭說文鄭聚也又儼最也束茅表位有儼聚之  
象絕纂鄭三字古同聲曾謂鄭訓綴為鄭即以綴為絕之通  
借是也今按綴謂鄭讀若纂正與說文贊讀若纂一曰義相類



又漢書孫叔通傳說朝儀曰在縣葦野外習之如治注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顏師古曰葦與蕝同是縣葦即古茅蕝之遺象亦即表綴之謂正義謂綴之爲表其訓未聞疏矣旒正字作游从汙聲說文游旌旗之流也凡大常十有二游旒九游旒七游旒六游旒四游皆以表章貴賤說文族字注从所以標旌字注云所以旌表士眾又曰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速稱勿勿周禮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古者以旗致民即是以旌旒爲表故詩綴旒並言以喻湯爲下國表則也至郊特牲饗農及郵表嘏鄭注郵表嘏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引詩爲下國嘏郵正義曰此齊魯韓詩說文嘏兩陌閒道也

三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十七

段曰嘏之言綴眾涂所綴也於此爲田畷督約百姓之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嘏玉篇嘏字注引詩爲下國嘏流按郵表嘏爲督約百姓之處亦立表以示人說文桓亭郵表也是郵亭有表之證舞列之表曰綴郵亭之表亦可曰嘏其義相近然旒作郵者自是同音假借字宋翔鳳曰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郵表嘏是仍讀郵爲旒不以郵爲郵舍也又按說文幪幪識也通俗文微號曰幪私記曰幪據周禮肆師注故書表爲剽凡言表者皆爲幪之假借作剽亦借字也

不競不綵傳綵急也箋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瑞辰按競即爭競之義爾雅釋言競逐疆也競係通說文廣雅竝曰倕疆也疆則易爭競矣說文綵急也義本毛詩廣雅綵求也蓋本三

家詩竊謂綵對競言从廣雅訓求爲是爭競者多騎求人者多詔競求二義相對成文與下句不剛不柔雄雉詩不忤不求昭二十三年左傳不備不吝杜注皆強也句法正同至下章不震不動震動謂驚憚與下句不懋不諫相對成文與此章每句自相對者異此正足見詩人行文之善變耳

百祿是適傳適聚也瑞辰按適本道之或體說文迺迫也或从曾作迺又曰摛聚也傳以迺爲摛之假借故訓爲聚說文拏東也引詩百祿是拏蓋本三家詩爾雅釋詁拏聚也方言凡斂物而細謂之拏據釋名秋摛也周禮目錄云秋者曾也是摛拏音義同故通用說文章部斂收束也从章模聲讀若曾或作拏與手部拏字似爲重出然益見拏迺同音可通用矣北史蘇綽傳引詩作百祿是求亦當本三家詩求者述之省借說文遂斂聚也又音近勾說文勾聚也讀若鳩古述字亦通作鳩尙書方鳩倂功說文引作倂倂倂是也求與迺亦聲近義通百祿是迺猶下章百祿是總傳訓聚是也通作拏與求皆聚也收所以聚說文觸推射收繳具亦取收聚之義至破斧詩四國是迺傳迺固也蓋以迺爲膠之假借爾雅釋詁膠固也膠聲轉爲糾又爲綵王制鄭注膠之言糾也又曰膠或爲綵是也膠可轉爲綵即可轉爲迺故廣雅廣韻並曰拏固也然此自別一義桂馥謂此詩迺字當訓爲固則非

爲下國駸駸傳駸大厖厚箋駸之言俊也瑞辰按如傳箋訓爲大厚言爲下國大厚似爲不詞且與葦章綴旒語不相類竊考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十八

荀子榮辱篇引作駮蒙大戴將軍文子篇引作恂蒙駮與恂麗  
與蒙古並聲近通用大學恂栗鄭注恂讀爲駮詩狐裘蒙戎左  
傳作麗戎是其證也此詩當以恂蒙爲正恂讀爲恂呂氏春秋  
忠廉篇高注恂猶衛也是恂有庇衛之義又六雅柔柔其下侯  
旬傳旬言陰均也正義引爾雅釋言恂均也李巡曰恂徧之均  
也恂洵義亦近蒙通作恂說文恂蓋衣也廣雅釋詁恂覆也恂  
卽幪字之俗爲下國恂蒙猶云爲下國庇覆耳荀子榮辱篇是  
夫羣居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陰之  
象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幪幪也注幪幪蓋覆也恂  
蒙猶言幪幪耳上章言敷政故言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  
故言爲下國之覆庇義固各有當也至毛詩作駮麗董氏讀詩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廣雅書局

記引齊詩作駮駮皆假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  
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瑞辰按大戴禮  
引詩作何天之寵此蓋箋義所本

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懼也瑞辰按震動同義皆謂震驚猶難疎  
皆爲恐懼宣十一年左傳謂陳人無動史記作謂陳曰無驚文  
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耳皆動卽震驚之證說文唇驚也  
張動也音義並與震相近

不難不疎傳難恐疎懼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難動也又難懼也  
說文難敬也依則必恐懼故義又爲恐小爾雅面慙曰難而說  
文曰報面慙赤色則難又與報通故楚詞章注曰報懼也說文  
疎敬也慙懼也傳訓疎爲懼蓋以疎爲慙之假借慙又通作箴

與恂麗六年左傳箴之以行漢書刑法志引作慙慙卽慙也昭  
十九年左傳駟氏箴說文亦引作慙方言箴慙也說文慙驚也  
讀若棟晉灼曰慙古疎字是慙疎箴慙棟五字音義並同故通  
用

百祿是總釋文總子孔反本又作醜音宗瑞辰按醜字說文五  
篇所無古總字通作醜又通作穉醜蓋醜及穉字之譌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瑞辰按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並作  
武王載發說文引作武王載坡王尙書言發正字旆坡皆借字  
發謂起師伐桀是也惟既引漢書律志述武王伐紂曰癸巳武  
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又以載爲則非也載與哉通哉始也載  
發卽始發謂始興師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廣雅書局

有虔秉鉞傳虔固也箋有之言又也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  
也瑞辰按說文虔虎行兒讀若矜徐鍇曰虎之行兢兢然有威  
則虔之本義原取勇猛勇猛者必強固故爾雅訓虔爲固廣雅  
固堅也堅強也固與強義亦相成有虔正形容強武之貌箋訓  
有爲又以虔爲持之固失之古者兵器惟鉞最重說文作戊引  
司馬法夏執元戊殷執白戚周才杖黃戊又把白髦也字林鉞  
王斧也故王者親征多秉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正此詩秉鉞之謂

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瑞辰按曷與害雙聲故傳以曷爲害之  
假借然荀子議兵篇漢書刑法志引詩俱作曷爾雅釋詁曷過  
並訓止說文過微止也曷當卽過之省借則莫我敢曷猶魯頌

則莫我敢承亦止也傳訓爲害似非詩義

苞有三蘂莫遠莫達傳苞本蘂餘也箋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君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瑞辰按苞者木叢生之名與葆音義同故廣雅曰葆本也本與萃同玉篇萃草叢生是也叢生之木多蘂餘猶庶子爲蘂子說又以蘂爲牙米也廣韻引詩苞有三柝漢書敘傳注引詩包有三柝柝包皆假借字柝則蘂之或體古文柝字之隸變也苞當從朱子集傳指夏桀而以三蘂爲章顧昆吾三國箋以爲三正之後世非也方言達也遂與達皆艸木生長之稱莫遂莫達以喻三國不能復興箋謂莫能自遂達於天失之章顧既伐傳有章國者有顧國者箋章豕章彭姓也顧昆吾皆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 廣雅書局

已姓也瑞辰按豕章彭姓劉姓遞有其國事見左傳及鄭語者鄭語初豕章爲商伯其後商滅之章注武丁時劉氏自御龍氏代豕章則彭姓豕章至武丁時始滅是知湯所伐之章非卽彭姓豕章正義謂成湯伐之不滅其國特凡說耳漢書古今人表章有三其一章居下上在夏帝癸時其一大彭豕章居上下在殷南庚陽甲時又其一劉姓豕章居中上在殷武丁時按班固表於南庚陽甲時之豕章始言彭姓則不以湯所伐之章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蓋湯滅章始以改封彭姓豕章故鄭語但曰豕章爲商伯不言其在夏時爲侯伯也蓋夏帝癸時之章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著其姓箋謂湯所伐卽彭姓豕章誤矣至世本日豕章防姓防彭古聲近以旁彭互通類之防姓卽彭姓

亦未可以當此詩之章也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鼓顧鼓雙聲故

通用微子我不顧行遞釋文顧徐仙民音鼓是顧鼓古亦同音昔在中葉傳葉世也箋中世謂相土也瑞辰按傳以葉爲世之假借葉从葉聲葉从世聲故世可假作葉淮南脩務云稱譽葉語高注葉世也廣雅釋言亦曰葉世也下文允也天子指湯承上言之則中葉宜指湯時蓋自殷有天下言則湯爲開創之君自玄王立國言則湯爲中葉矣箋以中葉指相土言失之有震且業傳業危也箋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瑞辰按以中葉指湯言震亦可從箋訓威至箋以業爲子孫討惡之業則非爾雅釋詁業大也有震且業卽言其有威且大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 廣雅書局

降子卿士箋下子之卿士謂生賢佐也瑞辰按予猶與也箋以下子釋降子是經本作降子之證朱子集傳本亦當作降子今作于者傳寫之譌實維阿衡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瑞辰按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尹段玉裁曰伊與阿尹與衡皆雙聲卽一語之轉今按段說是也伊阿倚三字並雙聲故箋訓阿爲倚倚猶伊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承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阿衡蓋師保之官特設是官名以寵異之後以聲轉而爲伊尹及大甲時改曰保衡大臣之稱阿保猶女師之稱阿保也伊尹卽阿衡之轉故毛傳以阿衡爲伊尹箋亦以阿衡爲官名呂氏春秋言伊

尹生伊水之上史記殷本紀言伊尹名阿衡並失之伊尹名見於孫子用開篇不得以阿衡爲其名也

殷武

捷彼殷武傳捷疾也瑞辰按捷蓋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遠古文捷段玉裁曰从疒者言有威也則捷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惜矣釋文引韓詩曰捷達也據鄭風桃達爲行疾之貌達亦疾也則毛韓字異而義同

奮伐荆楚傳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瑞辰按說文楚叢木也一名荆又曰荆楚木也是荆與楚異名同實故楚國亦可稱荆或亦累呼荆楚猶殷連稱殷商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廣雅書局

采入其阻傳采深也箋采冒也釋文采面規反說文作采从冎米云冒也瑞辰按毛詩作采者即說文采字之省傳箋義雖異而字則同采與彌通廣雅釋詁彌深也此正與毛傳訓采爲深同義段玉裁乃謂毛本作突隸變作采訓深者毛以今字釋古字此妄說也至箋訓采爲冒其義當本三家以釋文引說文作采訓冒證之足見許鄭同原又可以證今本說文采字注云周行也周即冒字形近之譌行乃後人妄增耳段玉裁乃欲改說文周行也作冎也又徑刪說文引詩曰采入其阻妄矣若說文本未引詩則釋文何所據而言說文作采乎

哀荆之旅傳哀聚也箋俘虜其士眾瑞辰按哀即俘之別體說文俘引聖也引詩原隰俘矣今詩作哀易謙象傳君子以哀多

大四百八十五

益寡釋文哀鄭荀董蜀本作俘云取也是哀即俘之證哀爲聚又爲取廣雅俘取也與爾雅訓俘爲取同義故傳訓哀爲聚而義以俘虜之說文俘軍所獲也獲即取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俘取注引賈逵曰伐國取人曰俘取與聚義本相成而讀俘爲俘則以箋說爲允俘之或體作抱隱五年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苞亦即俘之假借也

昔有成湯瑞辰按周書史記解孔晁注湯號曰成故曰成湯書仲虺之誥某氏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此皆以成爲號也書釋文一曰成諡也白虎通義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故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諡此皆以成湯爲諡也今按諡法解周公始作則成湯仍當爲生時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廣雅書局

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爲武王或始以武爲號及武功既成之後又號爲成耳至諡法解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殆因成湯既有其號後遂取以爲諡猶堯舜亦爲諡法所取也

自彼氏羌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瑞辰按竹書云成湯十九年氏羌來貢此詩所咏自彼氏羌者也竹書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氏羌來貢則高宗時亦有氏羌賓服之事故因祀高宗而追溯成湯時事耳山海經海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氏羌其苗裔也周書王會篇氏羌以鸞鳥孔注氏地之羌不同故謂之氏羌是氏羌實西羌之一種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氏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即西當作鮮

大五百二十七

及漢度氏羌鮮支乃謬字也漢隴西有氏道羌道則正義所云氏羌之種漢世仍存者矣

莫敢不來享箋享獻也瑞辰按觀卦虞氏易注引詩莫敢不來賓據周語賓服者享則來賓即來享之異文又按大戴五帝德篇莫不賓服孔廣森補注賓來朝也則來賓與下文來王義同莫敢不來王箋世見曰王瑞辰按正義云以經言來故解之曰世見曰來王今毛本箋脫來字又按王本世見之名亦通以為朝覲之稱蓋王之言往王者為天下所歸往曰王諸侯往朝於王亦曰王故下章歲事來辟箋云來辟猶來王也猶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而春秋諸侯相會亦曰會魯頌淮夷來朝亦曰同也又隱九年左傳宋公不王不王亦謂不朝杜注乃以為不共

王職失其義矣

曰商是常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瑞辰按曰商是常猶言魯邦是常常長聲相近廣雅釋詁長常也此詩是常猶云是長耳曰猶聿助詞也箋釋常為常君讀曰如子曰之曰失之唐石經商旁增一王字蓋據箋增入

設都于禹之績箋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瑞辰按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古經傳因多假蹟為績漢書凡功績字通借作迹是也此詩又假績為迹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迹周書立政以陟禹之迹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書為九州是也詩云設都于禹之績正謂設都于禹所治之地箋訓為功績失之文王有聲篇維禹之績績亦當讀為

迹哀元年左傳復禹之績釋文績一本作迹此古假績為迹之證

勿予禍適傳適過也箋勿罪過與之禍適瑞辰按王尚書曰予猶施也禍讀為過廣雅誦過責也勿予過責言不施過責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傳訓適為過者正讀適為誦釋文引韓詩云適數也據廣雅數誦並訓責是韓詩亦讀適為誦也箋云勿罪過與之禍適正以罪過二字釋禍適而下仍云禍適者順經文也王尚書讀禍為過適為誦正與毛鄭相發明正義云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殊失傳箋之旨

不借不濫傳不借不濫賞不濫刑不濫也瑞辰按說文借擬也借之本義為以下擬上引伸之為過差濫者擬之假借說文擬

過差也引論語小人窮斯嫗矣經典通作汜濫之濫禮器君子以為濫鄭注濫亦盜竊也正義曰是為借濫也是借濫二字同義此承上文下民有嚴言謂民知畏法故不敢借濫非謂上之賞刑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引詩以證賞不借刑不濫特斷章取義耳毛傳遂引以釋詩誤矣

命于下國箋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瑞辰按命謂教令也謂施其教令於下國也上文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謂天命湯降臨畿內之民則下言命于下國謂湯施教令於諸侯與玄鳥詩方命厥后同義箋謂命湯於小國以為天子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引此詩杜注謂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尤非詩義

翼然可則做乃四方之中正也瑞辰按後漢書樊儵傳引詩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韓詩之文漢書匡衡傳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衡所治是齊詩則齊韓詩同鄭君先通韓詩故箋詩兼用韓說然仍分極與則爲二義今按極與則音近而義同故通用則法也極亦法也說文極棟也釋名棟中也極爲棟居室之正中因通訓極爲中惟中正可爲法則故極亦爲法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藝與臬通臬法也則極亦法矣周禮云以爲民極猶云以爲民法也之與是古亦通用四方之極猶韓齊詩四方是則也張平子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是視蓋用韓齊詩李善注引毛詩以釋之誤矣

以保我後生箋以此全守我子孫瑞辰按南山有臺篇保艾爾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七

廣雅書局

後離之篇克昌厥後武之篇克開厥後皆止言後獨此篇言後生蓋變文以爲韻後生與伐木篇友生同皆以生爲語助詞非如論語後生可畏對先生言也箋於離武兩篇皆以子孫釋後字此詩後生亦但以子孫釋之不另釋生字之義正義乃云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失其義矣

松柏九丸傳九丸易直也箋取松柏易直者瑞辰按詩大雅皇矣篇松柏斯兌傳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九一聲之轉故九丸亦爲易直說文丸圓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九挺彫琢丸挺特節取詩詞注引韓詩章句日取松與柏乃總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而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九丸爲取

也李善引韓詩以九爲取誤矣楊升菴讀丸如卯尤非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樵謂之虔正斲於樵上瑞辰按方斲是虔與是斲是遷對舉正與魯頌是斲是虔是度是尋是尺文法相類斲與虔二字平列方猶是也或言方或言是互文以見參錯猶桑扈篇彼交匪敖左傳引作匪交匪敖知彼亦爲匪而毛詩上彼下匪者亦互文也虔當讀如虔劉之虔方言虔殺也廣雅虔伐刈並訓殺是虔猶伐也刈也淮南說林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高注殺猶削也是知殺人謂之虔削伐木亦謂之虔方斲是虔猶云是斲是虔也是斲是遷是斬伐木於在山之時箋訓爲樵質必改經文爲方斲于虔而後明又與是斲是遷句法不相類胥失之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三八

廣雅書局

松栢有挺傳挺長貌瑞辰按說文挺木長貌引詩松栢有挺又曰挺長也馬融長笛賦九挺彫琢義本是詩三家詩蓋有作挺者段玉裁謂釋文本作挺說文挺字爲後人增入今按說文挺長行也引申爲長方言延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挺挺皆從延聲故義皆爲長然挺字泛言長挺字專言木長二字固不嫌複也張參五經文字云挺木長見詩頌則唐時毛詩固作挺耳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栢有挺挺與挺皆挺字之假借釋文挺字下舊有俗作二字下無字盧抱經本補挺字蓋卽以白帖爲據

旅楹有閑傳旅陳也箋以爲栢與眾楹瑞辰按旅當爲鏡字之

假借說文鏡磨銅鐵也磨即鐵為鏡磨木亦得為鏡故廣雅釋詁曰鏡磨也鏡通作磨又作鋼又作鋁考工記秦無慮注慮讀為總謂矛戟柄竹橫棧或曰磨鋼之器賈疏云或有解磨鋼之器者但柄須磨鋼使滑故為此釋方音云燕齊磨鋁謂之希今按鏡從慮聲與慮音近鏡之假借作旅猶驢矢旅旅大山為廬岱也鏡又作鋼及鋁猶管通作呂也明堂位刮楹鄭注刮刮摩也正與鏡摩同義春秋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公羊何休注楹柱也禮天子斲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礪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尚書大傳曰楠天子斲其材而礪之加密石焉鄭注礪礪之也密石砥之也說文礪礪也天子之桷桷而礪之礪即磨字尚書大傳及說文說楠與公羊注引禮說楹略同蓋古者楹檣皆用刮摩與明堂位刮楹制合是知旅楹即鏡楹鏡楹即刮楹也刮楹為天子之廟飾而明堂路寢同之故逸周書作雒解言明堂之制曰旅楹此詩新路寢亦曰旅楹皆謂磨鏡其楹也傳訓旅為陳箋訓旅為取並失之至郊特牲旅樹旅當讀為刻鏤之鏤以古音鏤音同盧故亦可借作旅旅樹即明堂位所謂疏屏屏即樹也疏即刻鏤之也鄭注訓旅為道亦非又按正義云箋不解閑義擬為楹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據魏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則韓詩本訓閑為大貌而正義未及檢但引王肅云有閑大貌不知其義本韓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終

南海鴻成番禺劉高齡沈葆和沈履楹亭

大四百一十

馬氏著此書艸艸刻成未及詳校其中引用不免譌舛廣雅書局重寫校刊其顯然者隨見是正間有不得其解者如泉水聊與之謀一條引玉篇引聲類曰謬且也攷玉篇未嘗引聲類賓之初筵俾出童殺一條引廣雅吳羊一歲曰牯牯又引玉篇廣韻並以牯為殺之俗釋文義似牯為牯之譌然攷二書殺下皆出牯字注曰俗則與上引廣雅句不應且廣雅言吳羊牯一歲曰牯牯牯一歲曰特牯亦無牯牯之名皇矣王赫斯怒一條引釋文鄭讀斯為賜攷釋文則云斯鄭音賜擬其音未嘗易其義烝民生仲山甫一條引讀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讀疑續之譌然攷司馬彪書無此文後漢書樊宏傳止言南郡湖陽人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而爰自宅陽云云亦未見所出豈自序所謂意有省會復加點竄者歟螽斯羽洗洗今一條引一切經音義洗又作牲并辛同案并當作并此則沿元應書之譌非馬氏之誤凡若斯類未敢輒改其他引書增減一二字而義無殊者亦因其舊原書字體行款參差不齊如兒貌古今字其引毛傳作貌解釋則作兒今皆寫作貌惟引說文仍作兒餘亦改从畫一至詩首之標題篇中之句釋時復錯奪有刻成始校出者如卷三鵲巢奪標題一行卷二十三采綠釋五日為期言綸之繩二句先後倒置之類以無關要旨省大段更易姑仍之光緒十三年十二月立春前一

日南海廖廷相識

三詩傳箋通釋改

廣雅書局

大四百九十五





毛詩多識

沈著署檢





自序

昔夫子教人學詩則在興觀羣怨與事父事君之大而鳥獸草木之名其餘緒也惟為餘緒故後之學者往往略見大意直有學究性命之奧而於目前之物猶多承沿舊誤不能辨正者或據此說以攻彼據彼說以攻此彼此聚訟雖極之連編累牘不能明者又有注家於鳥則曰鳥名於獸則曰獸名於草木則曰草木名不詳其為何鳥何獸何草何木致令讀者開卷茫然無所適從則尤摸稜之甚焉夫子於鳥獸草木之名而教之曰識亦欲人識其形色兼識其性情也使不於其形色性情求之僅知其為鳥名獸名草木名即可曰識則凡讀詩者皆能識矣又何須向小子諄諄勗之哉蓋詩中比興類非無意不識其物幾莫知其比興之由如離取其孝領取其悌麒麟取其仁鸕處取其義益取其子之多雉取其性之介取雄狐以喻淫取碩鼠以喻貪萱草忘憂貝母療瘵鬱金香收點茶苦棠甘蓼莪之梗

毛詩

遺海叢書

為蒿芎蘭之葉象臚卷耳是常思棘心最難養諸如此類頗難枚舉儻不詳加考察則不識物形其弊猶淺不識物性其弊滋深也況詩中用物原屬觸景興懷並非搜諸海澨山陬之外彼重常畢方騶鼠角端物之不常有者博物之士猶能識之若為目前恆見之物且且遇之而不能實指其名此雖無關學問之大然亦不可謂非考據之疏矣竊思考據之學原貴多聞而尤貴多見居近山川原隰之間羽毛動植之物日與耳目相習留心察之悉得梗槩其或如鴟不來北橋不踰淮為疆域所限者則為備載先儒之說不加論斷以俟後賢折衷其確有可據者則為詳細釋之著其古號難以諺名庶閱者可因端而竟委即流以尋源而於名物之學亦小有補後漢馬伏波將軍鑄銅馬式曰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相馬宜然而察物尤宜然雖一人之見不無偏執而留此瑕類以備指摘有言此編之非者其是即不待辨而明則其有裨經學較之是余者為益大也余

自童年讀詩亦祇隨俗立解間有會心亦多騎牆鮮有依據迨至壯歲得讀漢唐注疏參以師友講論偶得義理則用片楮記之積之既多恐有散失因錄成卷帙名曰多識以此卷所載皆為鳥獸草木之名遵夫子教小子之語故以多識名之或曰凡詩中所有鳥獸草木釋者不啻十之七八所識者不可謂不多也或又曰此多氏之所識者多隆阿序

毛詩多識 自序

遺海叢書

毛詩多識十二卷此為十數年前讀漢唐注疏之所著也草甫畢即繕寫成帙寄於同年周華甫先生處求訂正其後先生歿而此本遂失辛亥春余自燕晉遊歸日長多暇偶閱舊書見原草尚存因重加刪潤益以數年聞見參互考證之其有始是終非者亦有始非終是者又有始是繼非而終以為是者又有始非繼是而終以為非者陶靖節先生歸去來辭云覺今是而昨非則余之改正斯編焉知其不昨非而今是也夫考察庶物其是非亦至難定矣欲定庶物之是非宜擴一己之聞見而多聞又不如多見天下之大疆域之廣余之所遊未及萬分之一則所見者有幾試以關左一隅計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而所至之地所見之物已不能盡一其為詩中所有者如同一蠶也則有馬藻牛藻之異同一棠也則有赤棠白棠之異有異同一藻也則有馬藻牛藻之異同一棠也則有赤棠白棠之異有同一梅而甘梅酸梅則異有同一薺而大薺小薺則異有同一桑而家桑野桑則異有同一葦而園葦山葦則異蒲有不同者則以香蒲臭蒲為異麻有不同者則以雄麻雌麻為異荷有不同者則以白荷赤荷為異榆有不同者則以刺榆粉榆為異稻有早晚稻水稻陸稻是稻有異蒿有紫蒿萹蒿艾蒿我蒿是蒿有異又有萊之異為青葉赤葉推之異為赤華白華匏之異為長項大腹瓜之異為凹稜凸臍虎豹之獸異其文楊柳之木異其性芍藥之花異有五色鳩鳥之屬異有五名於一隅而見其異焉知其不易地而又異於一隅而見

爲非焉知其不易地而見爲是然則此編於庶物是之非之者未必不爲淵雀之誤黃霸蚺蚺之病蔡謨也豈敢自謂有定見也先儒詩注今所見者莫古於毛傳鄭箋次之孔疏又次之鄭氏爲傳作箋則已不能盡是夫傳孔疏亦或非箋可知古人注經不肯隨聲附和要之惟求一是而此編之所是非者於先儒之說不必盡同要期不戾於經語近繁蕪則惟恐其不詳名雜俚俗則惟恐其不實於陸璣草木疏嘗病其簡略於蔡卞名物解嘗病其蹈空不欲踵前人簡略蹈空之病所以致有繁蕪俚俗之病也昔者吉水李氏云學易不言易象學禮不核禮器書不解禹貢山川詩不詳草木鳥獸皆非實學余豈有實學者哉如以此編爲實學余敬謝之歲次重光大淵獻相月望前三日慧珠開後學安溪氏再序

劉序

詩三百篇蓋皆感物造端寓詞託諷大都比興爲多其所舉鳥獸蟲魚草木之名夥矣然古今異時鄉土殊產徒執今時所目驗與夫方俗之稱名以求當於風雅頌之所詠有以知其齟齬而不能合也經生所恃以考證者毛鄭而外惟爾雅釋草等七篇次則陸璣詩疏揚雄方言許叔重說文及諸家本草注釋而已然其說往往互異各信所見不能相通曹風下泉苞稂毛云童梁鄭稼作涼云涼草小雅鹿鳴食野之萃毛云萃游也鄭以爲藟蕭傳賡已不同如此他如衛風碩人鰓鮪發發毛云鰓鯉也郭璞注雅分鰓鯉爲二以毛爲誤王風大車毳衣如茨毛云茨離也蘆之初生也爾雅蘆蘆菴菴孫炎郭璞以爲巧婦揚雄以爲盍且郭注爾雅以爲似鵲鷓而大不同如此其誰使正之夫治經之法名物與訓詁並宜兼明訓詁之學自顧江戴

段而後遞有纂述咸以毛詩爲言韻之祖諸經中名物尤以毛詩爲淵藪顧各家異同錯出靡所折衷非如古韻之變遷可取證於詩騷及漢魏六朝諸有韻之文也國朝經師治毛詩訓詁而外亦多及名物其專門成書者如黃岡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無錫顧棟高毛詩類釋亦稱翔核然集覽拘守紫陽集傳闕而鮮通類釋多稱舉前人陳說不能自名一家惟錢塘姚炳詩釋名解能推尋比興之意有益經義瀋陽楊子勤太守示予毛詩多識一編系長白多隆阿所著爲盛伯熙祭酒家藏本其該洽同於姚著但姚著分列門類此則悉依本經次第又姚著獨遺蟲魚此則兼釋爲異耳編中有程少珊侍講械林按語侍講爲伯熙祭酒門下士或亦祭酒屬其校訂未可知也夫詩人鬱其憂思感憤之懷往往探草木鳥獸蟲魚之狀類興於怨刺以寫其難言之隱使不得其形色性味則比興之意不見此書不徒爲多識之助抑亦使人因比興而得詩人之情千載而下誦其詩

猶若有芳臭氣澤之留貽其爲益豈尠也哉此余所以謂訓詁名物  
宜兼明者也多姓舒穆祿氏字文希檢閱道光乙酉同年齒錄矧爲  
是科拔貢抑名氏偶同疑莫能明要其爲嘉道間經學名家則無疑  
也書分上下兩卷止於曹風疑非完書校錄至此益增匪風下泉之  
思焉乙丑中秋節吳興劉承幹

周南

關關雉鳩在河之洲

長白多隆阿著

毛傳云雉鳩王雉也鳥擊而有別鄭箋云擊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夫擊古通鷲釋文擊本亦作鷲此詩蓋言雉鳩爲水鳥之鷲者解擊爲至鄭箋偶誤也按林按王雉鷲鳥乾嘉諸學中釋之又擊有別以見與意并明其爲鷲鳥之屬淮南所謂鷲獸以不擊鷲鳥不擊是也胡承瑑後箋云鷲與有別自是兩義若以爲鷲之爲鷲則言鷲已含別意不必又云有別陳啓源稽古編說同是鷲者爾雅釋鳥云雉鳩王雉郭注雉類今江東呼之爲鷲漢書龐參傳云鷲鳥累百不如一鷲注鷲大鷲也是鷲即鷲鷲之鷲非他鷲鳥所能及雉鳩爲鷲是雉鳩之鷲有似於鷲此雉鳩爲鷲鳥之證一也陸疏云雉鳩大小如鷲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本草云鷲

毛詩多識一

遼海叢書

悍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即白鷲也郭猶云鷲類此直以白鷲名之此雉鳩爲鷲鳥之證二也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雉鳩氏司馬也杜注鷲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司馬主兵專司討伐是其鷲而使天下之人各安其分是有別以討伐爲鷲是非情意至然之擊矣此雉鳩爲鷲鳥之證三也說文云白鷲王雉也似鷲尾上白故名白鷲陸疏謂揚雄說亦然按林按爾雅鷲鷲王雉與鷲別註實係二鳥揚雄欲合爲一非也說詳爾雅疏與說文此言雉鳩之鷲似鷲應爲鷲鳥人所習知此雉鳩爲鷲鳥之證四也禽經云王雉魚鷲也尾上白名白鷲白鷲之名與揚許同而直曰魚鷲是雉鷲不僅似應矣爲其食魚故在河洲爲其捉魚故有鷲名此雉鳩爲鷲鳥之證五也嚴氏詩緝云郭以雉鳩爲鷲又云鷲類是雉鳩即鷲也釋文於鷲曰鷲屬於鷲曰鷲屬鷲鷲皆猛鷲之鳥既名雉鳩爲鷲又名雉鷲爲鷲雉鷲之鷲確有據矣此雉鳩爲鷲鳥之證六也鷲鳥之屬不一或曰鷲或曰鷲或曰鷲或曰鷲搏擊鳥雀多集

山林此經言在河洲或有疑者山陰陸氏云今大鷲翔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鷲鳥不近河洲也夫陸地之鷲鳥則捕飛禽水際之鷲鳥則攫游鱗雉鳩之鷲與鷲鷲鷲同科攫鱗猶擊羽也此雉鳩爲鷲鳥之證七也李時珍云鷲鷲類也似鷲而土黃色深目好時雌雄相得鷲而有別翔翔水上捕魚而食江表人呼爲食魚應詩言雉鳩即此直以鷲名與禽經合又言捕魚與在洲合水澤食魚之鳥種類最多詩中所有如鷲如鷲如脊令皆食魚者然他鳥之求魚以喙啄此鳥之取魚則以爪攫名以應適相肖也此雉鳩爲鷲鳥之證八也釋

毛詩多識一

遼海叢書

詁云關關音聲和也此詩蓋取雉鷲聲音之和以興下淑女幽閒之德詩緝引山陰陸氏說言雉鷲不再匹雉鷲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雉鷲交則雙翔立則異處皆似泥詩興意創爲此說他無依據詩中詠物類多節取倘必穿鑿附會則雉鷲非俊物似礙婦容雉鷲食近食似礙婦德矣列女傳言未見雉鷲乘居匹處蘇氏言鳥之鷲者不淫歐陽氏言此詩不取其鷲取其別邵晉涵注爾雅亦言雉鷲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洲隱蔽無人之處夫鷲交以聲鷲鷲交以目鷲鷲交以頸飛鳥之屬類此者多原不足異但不知雉鷲之聲求惟避人於河洲邪抑避人見不避他鳥見邪岷詩之鷲注家以爲鷲鷲鷲鷲亦鷲鳥岷爲刺淫奔之詩鷲鷲之鷲胡爲以淫著邪比附與意旁求枝節轉失物性矣固哉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毛傳云荇接余也爾雅釋草云荇接余其葉荷郭注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流水深淺江東菹食之說文云荇荇餘也重文作荇荇即荇之省作荇者爲此草之葉與杏相似作荇荇者爲此草隨水流行無定所也陸疏云荇一名接余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淺深相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

浸之脫美顏氏家訓云行花黃似專江南俗亦呼為猪尊李氏本草云苜蓿與專一類二種也竝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其葉似馬蹄而圓者專也其葉似專而微尖長者苜蓿也夏月開花結實如棠梨中有細子亦名兒葵為食之滑如葵也其花色黃故江東呼為金蓮子夫苜蓿水草關左池澤亦常有之莖葉實與李說正同味苦而滑性陰冷鮮有食者王氏羣芳譜云苜蓿一名兒葵一名水葵一名水鏡草一名華處處池澤有之葉似專而微尖長此蓋廣行之異名而兒葵水葵皆為苜蓿非行苜蓿相似而非一草未免牽混行葉浮水面光澤如鏡水鏡之名頗相肖也洞冥記云靈池有連錢行苜蓿錢文此言行葉如錢之圓然行尖長其葉之團圓者則為專連錢之苜蓿未必非專苜蓿相雜注家大約皆然也毛傳言后妃共苜蓿以事宗廟嚴氏詩緝據此遂誤以苜蓿為賦故因特舉之可流以與後女之可求首章已標明與體故次章略之全詩釋此章詩意實以苜蓿活水與女在例皆如此嚴以爲賦失傳行矣

毛詩多識一

三

遼海叢書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深閨求者無定詩之興體與賦體異賦則直陳其事興借物發端已得魚兔便忘筌蹄如欲有意牽合則首章亦可云后妃畜唯鳩用之取魚乎天官醯人豆實有水蔬而無苜蓿孔疏疑爲殷禮亦是莫須有之解不可據也

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疏家不詳其狀說文云葛絺綌草也是言此草可爲絺綌即今俗所用之葛布又名夏布精者曰絺者曰綌玉篇云葛蔓草也坤雅云瓜葛皆延蔓相及古屬之絲遠者取譬瓜葛夫葛處處有之宿根自生亦可種春月生苗蔓延山谷長數丈一枝三葉如豆葉而大其花深紫色纍纍成貫如蛾形結莢如豆而狹長每一莢中有十餘子粒小如豆而扁青綠色最堅硬齒齧不破莖葉英端皆有細毛以葛莖繫物可代繩索名曰葛條故易困于葛藟孔疏稱爲引蔓纏繞之草花根皆充藥材名葛花葛根煮去外皮內皮

色白剝之成縷名葛麻古之絺綌皆葛麻縷爲之周禮掌葛有專官既云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矣又云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鄭注草貢讀之屬可緝績者是知葛草之類葛爲之長故賦入以葛征統之葛亦重矣哉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傳云黃鳥搏黍也王莽友云陳頌前本作搏黍檢釋文則作搏音家引皆作搏黍胡氏後錄並以徒爾雅釋文同當再考爾雅釋鳥言黃鳥而別其名有四編反爲非搏黍音近作搏爲反一曰皇黃鳥一曰倉庚商庚一曰鶯黃楚雀一曰倉庚鶯黃也倉庚一作鶯鶯鶯說文作離又作雜省作鶯鶯即鶯之變體一作鶯又作鶯鶯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鶯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郭注爾雅與陸說略同或疑黃鳥非鶯以詩中言黃鳥又言倉庚也然詩亦言元鳥與燕矣不得疑元鳥爲

毛詩多識一

四

遼海叢書

非燕也凱風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睨睨好音惟肖鶯黃其他鳥羽色黃者皆不類是說部又有黃袍金衣公子兩名乃以其色名之禽經云嚶鳴嚶嚶故名嚶或云嚶項有文故字從眼今俗字作鶯詩緝云黃鳥黃鶯也此鳥大如鸚鵡雌雄雙飛故名麗蓋麗有二義訓黑猶言麗水也訓兩如言麗澤也其羽黃色故有黃名其翼黑色故有鶯名尖喙青足春深則鳴聲音圓轉如珠之串俗呼黃都魯鳴則蠶生故鄭康成以倉庚鳴爲蠶候爾雅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紀蠶時也鈕氏觚臚云關內呼黃鶯爲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間睨睨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嚶上林則巧同歌風兩占下里則拙竝啼鳴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止之地鶯爲鳴春之鳥其聲亦人所樂聞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戴氏酒柑干古韻事以此占兩今殊不然惟雨中鶯嚶則天將霽轉以鶯之鳴占晴也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

賢破之則聚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塞伏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今關左所見與此說大同小異農人冬月竭塘水取魚得土卵數十枚剖視之中有鷗羽毛俱全而昏沈如睡不飲不食如蠶之蟄藏於暖屋來春始能飛去史言鷗羹可以醫妒今則不聞人食此鳥食蠶不食粟故亦未見人畜其伏雛防人窺取累巢如鉢銜人所棄麻線繫於樹杪懸之空際其巧點又如此王云陳頌南詩毛氏傳曰此鳥之方自成於高勝之呂覽注謂胡承瑛以詩之爲鳥即今之黃雀氏更引魏國電雀白拉抑柄茂樹尤與詩辭適合焉是黃雀也又啄黍與黍相類小雀黃鳥曰博音博或亦緣此誠林按黃雀於食庚其說詳於孫近示兒編至段若謂鳥里堂結關果胡墨莊頌南諸家申辯之而益精定論不可易矣多君此篇尚沿舊說之誤說正之極是

### 采采卷耳

毛傳云卷耳芥耳也爾雅釋草同陸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

毛詩多識一

五 蓬海遺書

耳瑤草幽州人謂之爵耳李氏本草又有數名一名菴一名胡菴一名常思一名野茄一名羊負來博物志云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胡菴子多刺黏綴羊毛遂至中國故名羊負來胡菴則以生於胡地得名其葉似麻亦頗似茄故名皆假之詩人賦卷耳由於懷人故名常思又名常菴又名菴皆與耳音相近郭注爾雅引廣雅云泉耳爾雅釋文引廣雅又云芥耳菴耳後之說詩者無不以卷耳爲菴耳今關左俗呼爲菴子此草遍地皆有豆田中尤多葉似戎葵而無皺文莖高二三尺青色有黑斑點旁生岐枝六月開細白花如小豆粒上有白屑如細沙外生子如棗核有刺花不結子子不因花每葉貼莖處各有子四五枚每子中寓雙仁來年甲坼生草留一仁轉年再生倘初萌芽時即拔去之則所留之仁當年即生不俟轉年矣此草之異人人習見而鮮有知者離騷云黃蘗以盈室兮九思云泉耳兮充房皆以其子多刺比爲惡草騷則惡之詩則采之義各有取耳卷耳

高莖植立則陸氏蔓生之說近誤郭注爾雅言卷耳叢生如盤亦不似此草之形羣芳譜以卷耳爲宿莽一名必栗香入書笥中白魚不能損書卷耳味近薰臭未有香者其誤尤遠詩緝祖張子厚呂和叔之說謂后妃主酒漿之事采卷耳以爲醴羹今俗造麴以麥屑爲之外包以麻葉古人包麴或用卷耳之葉亦未可知但此詩本借物起興牽入造酒似泥金疊兜就作曲解也

### 南有樛木葛藟之

毛傳云南南土也南土之葛藟茂盛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榮而蔓之孔疏云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夫葛藟皆蔓草葛見葛覃藟則山隔間皆有之陸疏云藟一名巨茨似燕莫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亦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夫關左爲古幽州地呼藟曰推藟殊未之聞然此草形色則陸氏盡得之李氏本草謂蓬藥一名寒莓覆盆子一名大麥莓懸鉤子一名山莓又名樹莓又名蛇藤爾雅釋草云蘼蘼郭注蘼即莓也今江東呼爲藤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羣芳譜云藤蔓繁衍莖有倒刺逐節生葉面青背白結實如棋而扁俗名割田蘼一種蔓生小於蓬藥一枝三葉葉面青背淡白而微有毛開小白花四月實熟其色紅如櫻桃者俗名薺田蘼即爾雅所謂蘼者也一種樹生者高四五尺實似覆盆子即爾雅所謂山莓本草所謂懸鉤子者也一種就地生蔓長數寸開黃花結實如覆盆而鮮紅不可食者本草所謂蛇莓也大抵諸書中言蘼言莓者皆即藟之屬山莓不蔓生蛇莓蔓生而藤小不能延水此言櫻木惟割田蘼薺田蘼近之形色亦與陸疏合至釋木之諸虛山藥樛虎栗雖亦藟屬而字從木不從草注家言其疑大顯與陸異矣詩緝引釋文謂藟似葛蓋因葛藟連文同疊樛木疑其相似不知藟之莖葉花實與葛迥別廣雅云藟藤也唐書方技傳云姜撫服長春藤使白髮還鬢長春藤者千歲藟也葛藟二草皆藤生詩故

毛詩多識一

六 蓬海遺書



連類竝舉易困于葛藟亦作連文漢書崔駰傳云條垂藟蔓上下相求可知藟葛連言但以藤蔓相同非謂花實皆似說文藟藟分隸兩部段注謂其物在草木之間近於草者則爲草部之藟詩之藟也近於木者則爲木部之藟釋木之山梟虎梟也藟藟尚有分豈可渾言藤屬皆名藟乎此草生原隰山中尤多葉似櫻桃而大一枝三葉或五葉面青背有白絨莖蔓數十尺密生倒刺開紫花大蒂就蒂結實數十顆爲一簇每顆端有一黑毛生青熟紅俗名託盤言其實形如盤盛物也又名火盤言其實赤如火也又名溥盤又名潑盤皆託字之音轉山左人呼曰潑潑頭六七月熟里人采食之

蝥斯羽洗說兮

毛傳云蝥斯蝥也鄭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蝥蝥不耳爾雅釋蟲云蝥蝥蝥郭注蝥蝥也俗呼存黍是斯又作蝥蝥又作蝥蝥存爲蝥之同音蝥黍爲斯之轉音蝥蝥即斯蝥斯爲語詞

毛詩多識一

遼海集

在蝥之上下呼之皆宜孔疏云此言蝥斯七月言斯蝥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疏云蝥斯幽州謂之存箕存箕即存黍蝗類也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瑤瑁五月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凡此舊說協於雅訓自來詩家宗之嚴氏詩緝始爲異解謂蝥斯蝥也即阜蝥斯爲語助猶鹿斯斯若七月之斯蝥乃爾雅之蝥蝥蝥蝥別是一物以注疏合一爲誤且引錢氏云阜蝥羣飛齊一言羽見其飛也春秋書蝥蝥也蘇氏謂蝥蝥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謂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夫名物以舊詁爲宗要不若即以經文爲斷斯蝥股鳴經有明文至此經則三章皆只言羽未嘗言股以蝥斯爲斯蝥定非經意經但取義於蝥以斯助句蝥斯羽與麟之止語例正同說文蝥蝥互訓嚴以爲蝥其說甚當惟阜蝥生於山故名阜雖亦蝗子之類而難冒蝥名嚴混爲一以釋蝥斯是則誤也詩之言蝥者三草蟲

之阜蝥以阜別七月之斯蝥以股別此詩之蝥斯則以羽別爾雅之言蝥者五鼠蝥蠃此蝥之生於山者草蝥負蠃此蝥之生於草者蝥蝥蝥此蝥鳴以股蠃蝥蝥蝥此蝥鳴以翼上蝥蠃蝥此比他蝥較小與上同色故以上名五蝥皆蝥子之屬卻皆非蝥今俗總呼蝥蝥蝥亦名蝥而比諸蝥爲大疹氣所生形色黃俗名黃蝥羣飛蔽天害稼最烈李氏本草謂蝥一生數子蝥生子尤多故詩人取蝥以興后妃子孫之衆鄭氏謂蝥蝥獨不妒忌夫一微蟲耳詩人安能知其不妒忌乎諸儒以后妃美德力加贊揚如唯鳴不再匹蝥斯不妒忌皆近杜撰豈知經意固不若此哉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

桃木果名其類甚多爾雅所載旄冬桃欖山桃僅桃之二種耳說文云桃果也典術云桃五木之精仙木也春秋昭四年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後漢書禮儀志爲桃印施門戶以止惡氣今俗除不祥猶

毛詩多識一

遼海集

用桃條有先民之遺意焉桃處處皆有而無大木其老幹色蒼黑嫩條則陽赤陰綠葉似柳而潤長外有細齒三月開花五出六出者結果其核爲雙仁花淺紅色鮮豔實蒂圓而未尖味酸甘而帶苦大小不一爲果中佳品圓桃之實大如酒盞汁甘如醴俗名蜜桃其有赤汁極豔者熟比他桃較早俗名血桃山桃之實小如彈丸酢不堪食桃仁桃膠皆入藥材其有自乾於樹經冬不落者名桃臬亦入藥用夏小正禮月令俱言桃華開於二月關左氣寒花開較晚亦有冬桃仲冬始熟俗名雪桃此詩以桃天逢時興女歸及時桃以少好而華實盛之子以少好而容德盛序美婚姻以時謂盛壯之時非日月之時若以桃華爲嫁娶之月則無以解於次章之實與三章之葉讀通典所載束皙之言可以悟朱傳之失至婚期毛鄭異說各從其家無可軒輊亦無礙於興義

采采芣苢言采之

毛傳云芣苢馬馬馬車前也爾雅釋草文同郭注今車前草大葉  
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此草曰車前者芣苢多生路側因  
其所生之地命名蝦蟆衣者韓詩言芣苢可治癩疾也陸疏云芣苢  
一名馬馬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  
此於毛郭外又多二名牛舌一名必是當時諺語而頗肖此草之形  
名當道者猶車前之意也詩緝云山陰陸氏言服食芣苢令人有子  
亦謂之陵寫列子言生於陵屯則為陵寫此草有宿根二月凍解即  
生似玉簪花葉而小嫩時可淪作蔬老則有筋膜不堪食其葉初生  
貼地如盤五月從中抽莖作穗似鼠尾開細碎淡紫色花結子如枇  
稗黑赤色關左俗呼曰車輪菜山人呼曰曬耳根王云曬耳根必  
人僑居關左者多也吾鄉呼為車輪子 城林按樓信也 處處皆  
疏爾雅云大葉者俗名馬耳小葉者名曬耳登州語信也

毛詩多識一

九

溲海 蕪蕪

康民以呼苢者其類如李說文雖引周書而字歸草部若未嘗明言  
為木惟詩苢有山海經及周書皆云苢木也爾雅傳及許慎故  
如李說文此必以爲異因而李二字約說之說蓋苢木草類實大  
以作苢爲是余謂許引周書其字自當作李實如李之常實  
耳非以王會爲說 韓詩外傳又謂直曰車前謂曰苢苢生於兩旁  
者曰瞿夫苢草極繁衍道中道旁皆有形色不異何必強分爲二  
原隰之間亦有此草又作何解苢苢如李之說王肅亦嘗引之王基  
駁之云王會所記皆四夷遠國各資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  
人所得采且苢苢二字皆從草不從木則其非木類又可知也或以  
苢苢爲澤瀉蓋以此草有馬馬馬陵寫之名而附會王云以爲澤瀉者  
謂苢苢與惡之草列女傳貞順篇曰采苢苢之草其與惡猶始  
子採采之終于懷之夫苢苢可食不至與惡可知漢時已多不知  
物性之儒者 夫澤瀉生水畔故名澤其性最能導水故名瀉若苢苢  
何可深泥也

可盡信而徒據舊聞者亦未必無遺憾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楚小木鄭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孔疏云楚木名故學記注以  
楚爲荊王風鄆風竝云不流束楚是也說文云楚叢木也一曰荊蓋  
楚卽荊荊有數種惟杜荊名楚亦名黃荊無大木惟叢生長條耳李  
氏本草云古者刑杖用荊故荊從刑其生成叢而疏爽故又謂之楚  
從林以叢生從正以疏爽正卽疏字蘇氏本草云荊有青赤二種青  
者爲荊赤者爲楷嫩條皆可爲筐篋古者貧婦以荊爲釵卽此二物  
也荊爲薪木關左有二種俱長條高者七八尺其一葉微圓花紫色  
枝條柔細皮色赤黃可編盛物器具者俗名紫條其一皮黑葉碧葉  
有岐枝花紫實黑者俗名鐵荊條紫條爲楷類鐵荊條卽楚類學記  
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楚荊也扑撻犯禮者史記廉頗傳云肉袒  
負荆是古之刑杖皆以荊楚爲之或言楚爲楚地所產故名楚楚一

毛詩多識一

十

溲海 蕪蕪

名荊故楚國又名荊不知詩人歌詠惟取目前習見之物不似後世  
詩人遠搜域外以矜博洽不流束楚王風鄆風皆詠之綢繆束楚葛  
生蒙楚交黃鳥止于楚分見唐詩秦詩楚本無詩而列國轉多詠  
楚豈盡借材於鄰國乎至於櫻桃爾雅名荊桃羊桃榆風曰莨楚是  
小木叢生者類以荊楚名之荊楚之義蓋可識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蕪

毛傳云蕪草中之翹翹然爾雅釋草云購蕪蕪郭注蕪蕪蕪也生  
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此蕪卽蕪蕪俗呼流蕪生水澤畔故曰  
流陸疏云蕪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  
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李氏本草云白  
蒿一名紫一名由胡一名蕪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紫以其生  
紫衍也夫爾雅曰紫蟠蒿者卽今白蒿味香而苦不可食其曰紫由  
胡者卽蕪蒿味香而清可爲蔬白蒿生陸地蕪蒿生水畔古以蕪蒿

入食品今之食者尤多楚辭大招云吳酸蒿蕒王逸注蒿蕒草蕒香  
草惟為香草故可充蔬三月間生芽嫩葉鋪地作叢稍長則莖抽尺  
餘鄉人猶採嫩梗調羹蔬不能及其形色與艾迥異與白蒿近似  
而亦有別李氏并為一物考據尚微疏也胡林按雅雅蕒蒿葉由  
備下注曰白蒿於蒿下注曰蕒蒿於由胡下則注曰未詳本  
欲合三者為一物固非多氏辨白蒿蕒蒿之異其是謂由胡即蕒  
雅釋文作繁由胡字不從草艾葉似菊葉整白蒿似艾葉碎一葉  
六七枚葉背及梗皆有白絨刈乾綯繩點火不熄鄉間蒿繩用此二  
草為之雖香而濁無食者蕒蒿生近水莖葉俱青葉長似柳外有密  
齒秋初間開細青花結子纍纍成穗子似秕粟落地自生凡蒿皆有  
宿根故滋生易繁蕒蒿獨生水側陸地無此草梗高七八尺秋老刈  
之作薪蘇林案王氏神說則謂蕒蒿為蕒不換作蕒時之蕒非  
蕒蒿別是一物蓋蕒蒿之屬然蕒蒿出而可斷者引管子蕒  
下於蕒蒿下於蕒蒿為胡承珠馬瑞長者其說豈蕒蒿秋老時蕒  
王胡謂君向未目驗耶抑便高七八尺之說多氏附是懸揣也蕒  
蒿與魚同食可解魚毒郭氏所以言可羹魚說文亦言蕒草也可烹

毛詩多識一

十一

遼海遺書

魚蘇東坡詩蕒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言蕒蘆已生雖  
毒如河豚亦可以食倘中其毒有蕒可解也今有中河豚毒者用蘆  
根治之亦效是二物皆解毒魚不知此義者則以為紀時令焉

魴魚精尾

毛傳云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鄭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  
魚勞則尾赤此皆釋魚之尾因勞而頰而未釋魴為何如魚傳於齊  
風徹符爾風九設僅釋魴為大魚而魴之名義仍無明訓爾雅釋魚  
云魴鮠郭注江東呼魴魚為魴一名魴今關左呼魴魚曰魴花義猶  
近郭也陸疏云魴廣而博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  
特肥而厚尤美故其鄉語居就糧梁水魴嘗考梁水又名古梁河即  
今遼陽州城北五里太子河出魴花魚吉林三江此魚最廣梁水之  
魴今轉希聞魴魚頭小體博鱗白而細肉中多刺頗似海鰱味甘而  
鮮大者二三斤但不呼魴耳正字通云魴魚小頭縮項潤腹穹脊細

鱗色青白腹內肪甚腴詩緝亦訓魴為魴李氏本草云魴魚一名魴  
魚魴方也魴扁也其狀方其身扁也漢河多有之腹內有肪味最腴  
美故俚語云伊洛鯉魴美如牛羊此言魴出伊洛陸氏不言伊洛而  
言梁水味之所珍因乎時也虞氏天香樓偶得云魴魚身廣而扁頭  
尾俱尖俗呼為魴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斤吳俗夏月漁人張網  
取得小魚名曰腎鮮其中有形與魴同大者不過二三寸小纔及半  
寸俗謂之魴魴即此魴也蓋冬月始大耳夫遼東古幽州域伊洛豫  
州域吳揚州域皆出魴魚是魴非希見之品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  
云魴鯉鱠魴魴魴出似魴魴為二魚然詞章之家隨手摭拾不避  
重複正不得據為典要也許氏說文謂魴為赤尾魚夫魴色青白世  
所共見未有赤尾者詩以魴魚勞而尾赤喻君子勞而容瘁從知尾  
以勞而非謂其本生自赤張子云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  
尾赤也呂氏云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亦赤則勞甚矣不從許說皆

毛詩多識一

十二

遼海遺書

合詩義也蘇林案說文魴魴二家相次而不言是一魚許意與馬季  
與魴下云亦曰魴文同者必得詳目驗或別有所本胡承珠馬瑞長  
本草有火燒魴魴文同者必得詳目驗或別有所本胡承珠馬瑞長  
之魴當指此類此雖未合詩義而可廣  
異聞正不得以隨手摭拾輕視文也子貢詩傳亦作止說文引弟子  
職曰問定何止從禮輕傳通解則作趾矣 蘇林按止

麟之止

今辨古

大戴禮言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其為物古學家以為信獸今學  
家以為仁獸毛傳麟信而應禮左傳服注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  
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此毛左古學以為信獸之說  
也公羊傳麟者仁獸也何注狀如麋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  
所以為仁也此公羊今學以為仁獸之說也爾雅釋獸言麋身牛尾  
一角京房易傳言狼額馬蹄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孝經古契言一禽  
如麋羊頭頭上有角鄭箋言角末有肉示有武不用張揖言雄曰麒  
雌曰麟史記索隱引郭璞言麒似麟而無角此麟之形狀也陸璣義

疏言晉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  
 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廣雅言含仁懷義文章彬彬此  
 麟之德性也禮運言麟以爲畜故獸不狘賈服春秋說言制作三年  
 文成致麟陸疏言王者至仁則出宋符瑞志言不剖胎剖卵則至牡  
 鳴曰逝聖牡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緩此麟之瑞應也其  
 字則本作摩說文麒下云仁獸也摩下云牝麒也至麟則別之曰大  
 牝鹿以表其與瑞獸之摩異摩或作麒見廣雅或作麟見左傳穀梁  
 釋文今惟爾雅尙作摩其他經典則皆作麟此自同音假借而玉篇  
 廣韻直以麟摩爲一字則沿習久而失之混矣陸疏謂今并州界有  
 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之麟司馬相如子虛賦射麋脚麟謂彼麟也辨  
 析獨精余謂潛夫論懼失麟鹿而獲艾猴麟鹿亦當謂大鹿非瑞獸  
 此麟字用本義之僅見者諸儒言麟屬身顏注漢武紀獲白麟獨以  
 爲麋身屬爲麋麋爲鹿形雖近似而實不同漢武所獲之麟史記封

毛詩多識一

十三

遼海遺書

禪書有微詞疑當時諛爲麟非真麟也麟不常見注家未必實觀此  
 物徒據傳聞故不能畫一歟輯林按顏注之概蓋本作麋形以而焉古說皆作麋不應顏氏獨異

毛詩多識卷一終

毛詩多識卷二

長白多庵阿著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毛傳云鳩鳩鳩粘鞠也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郭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鳩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爾雅釋鳥云鳩鳩鵲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獲穀夫鵲鳩皆習見之鳥鵲今俗名喜鵲一名乾鵲一名鳩鵲其字古文作寫篆文作隹隹變作鵲乾一作鵲又作隹說文言寫知太歲之所在乃鳥中有靈者故不與凡鳥伍而特象形以示別鳩傳箋以為鳩鳩俗名抱鳩即布穀之轉語春深耕候布穀常鳴人人皆識而歐陽氏非之曰鳩鳩不占鵲巢占鵲巢者非鳩鳩也試以當前鳩鳩驗之從未見其來占鵲巢其說洵不誤占鵲巢者既非鳩鳩實別有一鳩此鳩關左極多大如雀鷹羽

毛詩多識二

遺海叢書

藍灰色圓目曲喙形與雀鷹酷似俗呼曰青蒿子爪不甚利不能捉雀強健食蟲衆鳥畏之不自為巢奪鵲成巢以伏雛春來秋去古帝以鳥紀官故以此鳩為司事其聲格磔飛鳴不已名曰鳴鳩其形類鵲又名鵲鳩月令仲春應所化者即此鳩若鳩鳩巢於樹窠伏雛生卵不占鵲巢以此鳩為鳩鳩先儒承誤久矣詩緝云鳩拙鳥也直謂之鳩者也歐陽氏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鳩拙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僅以成子往往墜離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夫以此鳩為非鳩鳩足矯毛鄭之失而以爲拙鳩則是祝鳩亦不確祝鳩形似鵲鳩架枝爲巢不巢屋瓦亦不居鵲成巢俗呼斑鳩非此詩之鳩也埤雅云鵲作巢取木杪枝不取墜地者善營巢戶背太歲知來歲風多巢必卑下故淮南子云乾鵲知來而不知往蓋鵲巢太卑兒童得覆其巢以取其雛故曰不知往也高氏天祿識餘云詩人以乾鵲對溼蜚鵲

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言陽鳥可爲名乾鵲之證言先動可爲

知來之證言應事之先者俗以鳩鳩占喜也本草云鵲大如鴉而長尾尖喙黑爪綠背白腹上下飛鳴以音感而孕以視而抱季冬始巢其鳴暗暗故謂之鵲靈能報喜故謂之喜性最惡溼故謂之乾莊子天運篇云鳥鵲播注云傳枝而孕生也因傳枝故名鳩鳩此鳩爲鳩鳩鳩鳩又名鵲鳩又名鵲鳩又名鵲鳩鳩同音離嘲轉音離言其似應嘲言其好鳴也鵲爲應屬故名青鵲張衡東京賦云鵲嘲春鳴此鳥之鳴正當春候夏季鮮聞其聲矣彼拙鳩爲巢雖不及鵲巢之工而猶能自爲之若鳩鳩直不自爲惟奪鵲成巢每當春夏之季青鵲成羣且飛且鳴與鵲爭鬪不勝不已見之熟矣歐陽氏不從傳箋蓋見鳩鳩不占鵲巢故疑其誤嚴氏知占鵲巢者非鳩鳩欲求一占鵲巢之鳩而不得以拙鳩不善營巢遂以拙鳩當之然其云拙鳩瓦屋是處架木爲窠是拙鳩明自有巢又云鵲巢已棄容有鳩占曰容

毛詩多識二

遺海叢書

有是未嘗目見作懸擬之辭先儒之誤後儒亦見之而未見此物欲有以實指之而不能可知明物之學難以耳爲憑也或以乾鵲爲山鵲不知山鵲乃爾雅之鶯郭注謂似鵲而有文采長尾翳腳赤俗曰山鵲若喜鵲黑羽白腹無他文喙爪亦黑與山鵲異此詩言鳩居鵲巢如異國之女來嫁諸侯略觀大意自合經旨不必向鳩之性情曲爲穿鑿如曰取鳩之拙則拙非婦德也如婦功何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

毛傳云芣芣也爾雅釋草云芣芣蒿孫炎注白蒿易曰賁如芣如芣白也按林按老人髮白曰皓白蒿曰皓皓蒿爲白蒿關左俗呼猶如此此詩小序以爲夫人奉祭祀不失職毛鄭皆主此義集傳以先儒有采芣爲蠶事一說亦附存之言古后夫人有親蠶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績葛縷以爲布縵蠶絲以爲衣芣可生蠶故采之或因是說遂疑芣可飼蠶然關左俗重蠶桑東海尤盛嘗見畜蠶之

家蠶出偶早桑尚未萌飼以他葉則蠶多死飼蠶以紫其說近誤陸農師云蒿青而高紫白而繁七月詩采紫祁祁以生蠶也今覆蠶尚用蒿季彭山云蠶之未出者采紫以洗之令其易出夫覆蠶之法於今未見而洗蠶之術至今尚行蠶子將出噴水於蠶種之上得水滋潤蠶出易齊但不用紫正字通云蠶未出者紫以沃之則易出是皆言用紫以生蠶非用紫以飼蠶飼蠶之說其誤明矣按七月之此經之紫則左傳說服古或確常用而謂其不可不必紫為白蒿與蕒蒿相似但蕒蒿近水而紫則陸地居多葉如艾而細碎春中生莖高三五尺花實微細似香蒿葉莖俱有白絨乾之可以引火秋老刈之作薪

嘍嘍草蟲趨趨早蠶

毛傳云草蟲常羊也早蠶蠻也鄭箋云草蟲鳴早蠶躍而從之異種同類此言二物相似生居卉草山阜之間故蟲以草名蠶以阜名生

毛詩多識二

三

遠海叢書

草內者色多青綠似草生阜上者色多灰黃似土脩身長股初生則躍翼成則飛關左渾呼曰螞蟥爾雅釋蟲云草蟲負蠶鼠蠶蠻蟲蠶為同韻易蟲為蠶是二物皆名蠶又同名蠻亦以二物相似故也陸疏云草蟲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阜蠶蝗子今人謂蝗子為蠶子詩緝云阜蠶者蝗也蠻也即蠶斯也夫蠶類甚多此詩所指未詳何種諒必非蝗蝗雖名蠶而蟲則害稼若阜蠶必為山野所習見形雖似蠶而非害稼之蟲春秋桓十五年注云蠶蟥之屬杜謂蠶蟥似蠶非謂蠶即蠶蟥年在燕東見農捕蝗察其形色實與草蟥相同草蟥色青蝗色微黃亦比草蟥大所異者不過如此陸氏言草蟲奇音今俗名曰蠶蟥似蝗而色綠翼黑色有花文以翼鳴其他似此者甚多皆不食禾若蝗為沴氣所生召南婦人焉能取之以感時物之變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毛傳云蕨也蕨屬疊韻蕨為蕨之別名爾雅釋草云蕨按文云初生以醃故名也郭注初生無葉可食埤雅云蕨初生狀如雀足此則加草作蕨非也郭注初生無葉可食埤雅云蕨初生狀如雀足之拳又如人足之蹶陸疏云蕨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蕨關左地接齊魯其人亦呼此草曰蕨無呼蕨者此古今稱名之異也王氏羣芳譜云蕨處處山中有之二三月生莖嫩時無葉採取以灰湯煮去涎滑晒乾作蔬根紫色皮內有白粉搗爛洗澄取之名蕨粉此草生於山原春深出苗獨莖上苗葉拳未伸頭鉤向下象如意形故俗呼為如意菜葉已全伸有似鳳尾其莖已老便不可食莖紫青色不華不實生以宿根性冷滑不甚利人而食品珍之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毛傳云薇菜也爾雅釋草云薇垂水陸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王安石字說云薇賤所食因謂之薇故詩以采薇賦戎役此言

毛詩多識二

四

遠海叢書

薇為微草而古人用薇芼羹公食大夫禮芼豕以薇則薇為食品所珍陸氏言薇可供宗廟此豈微賤之蔬哉王氏字說之謬多類此說文云薇菜也似藿段注謂似豆葉引項安世說謂即今野豌豆與蜀之巢菜又以今四川人搗豌豆煨梢食之謂之豌豆顯為證而云釋草垂水是其俗名考羣芳譜云薇一名野豌豆一名大巢菜生麥田及原隰中莖葉氣味皆似豌豆其藿作蔬入羹皆宜蘇東坡云菜之美者蜀鄉之巢菜有大小二種薇即大巢小巢爾雅名搖車即東坡所謂元修菜按東坡故人巢元修此菜故名項氏概以薇當之稍未細也郭景純以薇名垂水即謂薇生於水此詩則言薇采於山小雅亦曰山有蕨薇似薇為山草非水草李時珍言薇生麥田中水澤亦有郭氏舉其一偏言之耳陸放翁詩序云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吳中絕多名漂搖草一名野蠶豆但人不知取食耳關左蔬品頗繁而無薇菜此云不實之豌豆為

薇豌豆嫩苗烹調食之味亦甘美而無微名細驗所載豌豆亦未有  
不實者王氏與本草皆言薇生麥田則為野菜與園圃種者有別豌豆  
豆即戎菽大雅名在菽嫩苗雖可食而非蔬也漢書申屠蟠傳集柘  
茹薇注云薇似藿則豌豆蓋有野生者與戎菽異陸林按舊說以許  
畹豆之說合乎許陸足為確語集傳用胡氏述厥之說謂薇  
似蕨非也野蔬有菜豌豆一類是豌豆之不實者與放翁說合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毛傳云蘋大萍也爾雅釋草云萍萍陸林按爾雅本作萍萍說文亦  
分別萍為水草萍為蕪蕪經典遺其說於浮萍無作萍者鄭氏  
注引釋草作萍萍詩正義引向蓋許鄭二君所據爾雅萍各異以  
於萍則許本古矣其大者蘋是蘋為萍之大者萍為轉音字也陸  
疏云蘋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義與爾雅略同  
蘋一作寶說文云寶大萍也爾雅翼云蘋似槐葉而連生淺水中五  
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羣芳譜云蘋一名四葉菜一名田字草葉  
浮水面根連水底莖細於蕒蒼葉面青背紫有細紋四葉合成中坼

毛詩多識二

五

遼海叢書

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其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  
蹄者尊也似尊而稍尖長者沓也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  
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楚王得萍實此萍之實也四葉合成一葉  
如田字形者蘋也夫尊即荈荈即荈與萍蘋並見於詩得此分疏四  
草之形色俱了然矣高氏天祿識餘云相如賦薛莎青蘋說文言青  
蘋似莎而大張注言生江湖雁所食管子謂之雁膳別種為白蘋今  
誤作蘋夫蘋有青白二種惟蘋亦然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宋玉所  
云起于青蘋之末是也許書寶蘋不類廂為物各異不得謂蘋皆蘋  
之誤字關左之蘋亦有小大二種小者初生兩葉漸長則為葉有四  
如田字隨水流行不花不實此柳花落水一夜化成者葉浮水面根  
連水底葉似荷而長三寸有缺在莖下六七月間葉下有莖四出開  
小白花結小包中有子如蠟子落復生夫萍為藥材今罕用者類為  
菜蔬今罕食者至莖葉花實亦與前人說小異蓋五方水土各殊生

物不能強同與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毛傳云藻聚藻也鄭箋云藻之言澡也爾雅釋草云蒼牛藻郭注似  
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說文云藻水草也或作藻段注今水中莖大  
如釵股葉蒙茸深綠色莖寸許有節者是左氏謂之漚藻陸林按說  
漚亦聚故杜即注以聚藻或謂左傳漚藻與漚藻對首漚漚則漚為  
二物段氏疑漚漚即君今按存秋繁露云君者漚也是漚漚古音近可  
以通借段陸疏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  
五尺其一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藻皆可食山陰陸氏  
云藻水草之有文者其字從澡自澡如藻也書云藻火藻取其清山  
節藻稅特取其文亦以釀火今屋上覆椽謂之藻非李氏本草云藻  
葉長二三寸兩兩對生即馬藻也聚藻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連  
生是謂水漚此牛藻也夫郭氏合馬藻牛藻為一李氏分之為二毛  
氏偏舉其一為注小有不同各成其是關左池澤水草牛藻維多根

毛詩多識二

六

遼海叢書

生水底莖長數尺葉生於莖密如牛毛青豔如花畜魚之家往往取  
養缸中以供玩賞亦有馬藻葉似小萍而狹長莖細如荇開小白花  
但無大如箸者性俱寒涼食者鮮矣

蔽芾甘棠

毛傳云甘棠杜也爾雅釋木云杜甘棠郭注今之杜梨釋木又云杜  
赤棠白者棠舍人注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為甘棠為赤棠陸疏云甘  
棠今棠梨又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  
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  
理朝亦可以作弓幹杜林按陸說與毛傳爾雅相與說文杜棠杜  
杜之說亦不合段馬胡陳說陸說與毛傳爾雅相與說文杜棠杜  
異於古義外別為一說不必置辯東原申陸抑毛至改雅讀以就  
其說此木今名曰梨古止曰棠曰杜郭云杜梨陸云棠梨則晉以前  
已有梨名梨一作檣釋木梨山檣邢疏云在山曰檣人植曰梨李氏  
本草云棠梨野梨也樹似梨而小葉似蒼朮二月開白花結實如小

棟子霜後可食此言棠梨即今野梨關左野梨種類極繁春較他省略晚穀雨後始花色白五出紫葉微香花葉齊放結實最多大者廣二寸餘長蒂圓果繁盛枝立秋後即有熟者其熟在大霜後俗名凍梨總曰山梨又以其味多酸呼曰酸梨陸所言白棠即山梨之美者生青熟黃香甘不澀或呼棠梨其渣滓極粗酸澀不堪食者生時即紅皮有斑點乃陸所云赤棠也凡梨木理皆細亦極堅韌故陸言可爲弓幹今刊書版多用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毛傳云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鄭箋云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物有似是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傳箋皆解詩文大意而不言雀爲何物以習見之鳥不必釋也說文云雀依人小鳥也段注今俗云麻雀是也其色褐其鳴節足足禮器象之曰爵爵與雀同音後人因書小鳥之字爲爵矣月令鴻雁來賓爵入

毛詩多識二

七

遼海叢書

大水爲蛤高注呂覽曰賓爵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夫今之讀月令者皆以鴻雁來賓爲句此將賓字連下句讀以示異然仲秋已云鴻雁來若季秋又以鴻雁來爲句則嫌犯複故高說人鮮從之至雀之化始近海居人常有見者言雀數百爲羣飛至海內又復飛還往返數四始投入海蓋意不願化而爲時令所催雀亦不能自主也李氏本草云雀一名瓦雀處處有之羽毛斑褐領味皆黑躍而不步其目夜盲其性最淫此鳥俗呼家雀秋日禾熟千百爲羣啄粟墜地亦爲害稼之鳥禽經名嘉賓其色白者史紀爲瑞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壙

毛傳云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鼠爲獸類爾雅所載凡十三種鼯鼯鼯鼯鼯鼯郭皆有注鼯鼯鼯鼯則云未詳考鼯鼠今之田鼠鼯鼠今之豚鼠鼯鼠今之豆鼠餘在關左俱未見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所載鼠類凡十九種同爾雅者八其鼯鼯鼯鼯鼯鼯

鼯鼯鼯鼯十一種皆雅所未具中惟鼯鼠關左廣有俗名灰鼠皮可爲裘郭讀爾雅豹文鼯鼠爲句本之終軍許君則讀鼯鼠豹文爲句唐代盧若虛嘗援許以折辛怡諫名物之難爲定詁如此凡此皆野處之鼠非是詩所言之鼠也此鼠在家穴居細毛灰色尖喙長尾圓目短足有鬚無膽晝伏夜出盜穀食易曰良爲鼠良二陰在下一陽在上象鼠牙之利鼠無牡齒故云無牙鼠無牙而以爲有牙猶之雀無角而以爲有角也

標有梅其實七分

毛傳云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云梅實尙餘七未落喻始衰也夫經言梅實此梅知非枏矣蓋果屬

毛詩多識二

八

遼海叢書

爾雅釋木時英梅郭注云雀梅

說文之枏梅南都賦枏梅枏梅

此引之陸疏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書說命鹽梅禮內則梅諸皆果梅有黑白二種白者入果品黑者充藥材葉圓而未微尖邊有細齒花淺紅色赤蒂五出關左氣寒三月始華實味多酸亦有甘者生青熟黃紅白色者間見之亦佳果也夏小正煮梅候在五

月坤雅言梅熟於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溼氣鬱蒸礎壁皆汗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梅一作霉又作微說文物中久雨青黑也或作敷正

字通云頂馱東言江南以三月爲迎梅雨五月爲送梅雨張蒙溪謂梅當作霉雨中暑氣也霉雨汗衣故云霉雨言其爲霉所壞也北地

高寒不畏梅氣然當梅熟之候亦覺潮溼但不似江之雨物逢霖雨或霉爛也梅之爲果熟極自落其實七者言所標已多以喻女子出嫁有時過時則衰此鄭箋所以有女子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之說非言嫁娶在梅擲之候猶之桃夭以桃之少好華盛喻之子少好德盛也古者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桑起婚禮殺於此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亦以仲春之後農功已興將無暇娶焉故不禁不備禮而娶者唐風綢繆束薪鄭箋以三星爲心宿昏見東方則爲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集傳以爲建辰之月三月嫁娶猶爲失時豈梅擲餘七餘三以至擲盡五月之時尙可嫁娶乎召公化俗轉不如晉之衰世乎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毛傳云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鄭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麕之爲獸詳於爾雅釋獸云麕牡麕牝麕械林按爾雅古本作牡麕其子麕其跡解絕有力狎埤雅云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說文云麕麕也猶文作麕李氏本草云麕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雄

毛詩多識二

九

遠海叢書

者有牙出口外俗稱牙麕考工記績人山以章鄭注云章讀爲獐獐山物也齊人謂麕爲獐陸疏云麕麕也青州人謂之麕詩緝云山陰陸氏謂鹿有角而不能觸麕有牙而不能噬麕如小鹿而美語云四足之美者有麕即麕也是麕一作麕一名麕又作獐又名麕今俗惟呼曰獐餘名無呼者關之左東北邊外山禽野獸所在廣有每於冬獵取之形色俱備而獐狍麕鹿尤爲可貴狍鹿食草獐則兼食蛇蛙蟲蟻肉鮮於狍但春夏食物過雜冬則百蟲已蟄惟食草其肉始可食獐似鹿而小毛着黑色脆而不溫不可爲裘肉入食品可珍也茅野草處處有之高數尺莖葉似竹秋末結穗白花如絮隨風飛揚似葦而細春生芽尖銳刺人俗名茅針秋老花飛古名茅秀今名白茅根長遠出白輒如筋有節來年逐節生茅最易繁生之草似葦而不及葦之高大似荻而不同荻之中實俗多用之覆屋或以作薪而古人則尙其潔藉以將禮易曰藉用白茅書曰包匭菁茅禮祭

祀供蕭茅春秋傳齊伐楚責其貢茅茅之貴重若彼陸疏謂茅之白者古用包裘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其說良信此經包束麕鹿皆以白茅蓋猶是物薄用重之義也夫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

毛傳云樸檉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鄭箋云樸檉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爾雅釋木云檉樸心械林案爾雅謂檉樸即召南檉檉文雖別實一也今案釋文及耳文釋獸云鹿牡麕牝麕其子麕絕有力驛此一木一獸關左皆有檉檉柞類俗名柞其類有二其一木性堅初發嫩枝有四稜漸大則稜隱不見樹皮皴厚葉大如荷蒂狹不圓俗呼波羅葉鄉里蒸麪饅飴多用此葉作薦木名柞科又一種比柞差小樹皮青白光滑不皴葉似柞而狹長五月開花纍纍作穗下垂結實如橡而不圓味樞澀不堪食其實有斗盛其半俗名青剛柳鹿爲山獸東北邊外有之大者

毛詩多識二

十

遠海叢書

如馬鼻微闊似牛而常溼潤毛色蒼黃粗脆不溫不可爲裘皮肉筋脂皆可珍尾入食品尤貴牡者有角夏至解去更生其如血泡未成骨者名鹿茸入藥最良鹿之極大者毛色黑蒼名馬鹿其毛色蒼黃有白斑點者名梅花鹿其角長而多歧者名八叉鹿牝者無角毛無斑點孕六月生鹿性淫一牡恆交數牝曲禮言禽獸無禮父子聚麀以此鹿能別良草食則相呼不害其羣行則相旅壽最大隊則口向尾間使氣往來互行以通督脈故能長生不死又有鹿屬其名曰麕鹿毛蒼黑麕毛青黑鹿性屬陽解角丁夏至應一陰生麕性屬陰解角丁冬至應一陽生麕角大於鹿麕茸性亦異於鹿麕茸補血鹿茸兼補氣不僅形體異也李氏本草言檉似栗是以柞爲檉柞俗名檉檉俗名柞而非一物傳與說文皆以檉爲小木蓋以柞最難長非近百年不成大材故以小木釋之某氏爾雅注云樸檉柞檉也有心能溼械林按能江河間以作柱作柱非小木所勝任也此木水溼不腐

故曰能溼也段氏說文注云釋木楸核心即詩之楸楸俗書立心多同小又草書心似小毛傳說文當本作心木訛為小木耳是楸楸可名心木字又作杺廣韻云杺木名楸楸即杺楸楸洵大材矣

無使彪也吠

毛傳云彪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正義彪狗釋畜文說文云彪犬之多毛者夫彪訓狗蓋渾言之訓多毛之犬就字形分別言之也彪字從犬從彡彡多之貌此即俗所畜之長毛犬其字形雖雅言有懸蹄者曰犬無懸蹄者曰狗犬之後足趾爪之上別有一爪生於趾上如空懸然名曰懸蹄此狗與犬之分至於長毛則狗犬皆有之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

毛傳云唐棣移也爾雅釋木唐棣移郭注云今白移也爾雅注俱無此四字惟此時釋文正義引雅注有之此作者所本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陳氏本草云夫移木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云唐棣之華偏

毛詩多識二

十一

遼海叢書

其反而是也李氏本草云移乃白楊同類故得楊名圓葉弱帶微風則大搖故名高飛又名大搖夫郭注言似白楊本草直以爲白楊同類是唐棣爲楊之別種也關左楊類頗多俗皆以其皮色呼名皮青者曰青楊皮赤者曰紅楊皮白者曰白楊木質虛輕而能任重性雖略同葉有小異宜下隰地直榦上聳最易生長二三十年便成大材削作棟梁永不下曲葉似梨而厚外無細齒應春早發逢秋早凋其皮色赤青者子纍纍作穗內有白絮春老則飛揚似雪其皮之白色者花似水蓼長二寸餘先葉而生色紫而豔繁縟盈樹故此詩曰棣楊之青赤兩種其嫩枝皮色青赤榦老則色漸白極老始有皴皮仍作蒼白色皆與白楊相似故郭云唐棣似白楊李云白楊同類也又有直榦不曲高或數丈葉大如掌鳴風作聲俗名響楊花如榦栗長三四寸色青不豔本草所謂大搖者蓋此物也說文移棠棣也段注云釋木曰唐棣移常棣唐與常音同蓋謂其華赤者爲唐棣華白

者爲棣一類而錯舉故許云移棠棣也棣白棣也改唐爲棠改常爲白以棠對白則棠爲赤可知皆即今郁李之類有子可食者小雅常棣論語逸詩唐棣實一物也郭注唐棣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白楊大樹也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帶微風善搖此正今之白楊樹安得有韓韓偏反之華邪夫爾雅唐棣常棣分釋詩皆有之唐棣之華曰禮常棣之華曰韓木既不同華又各別顯屬二物許君以移爲棠棣唐棠同音字異義同段氏以赤華者爲唐棣白華者爲常棣皆郁李之類郁李即今溷李小木白華從未見有赤華者即以偏反言華而郁李花不甚大蒂短依枝偏反何有偏反一作

翩翻字皆從羽楊花赤穗正似羽形易曰枯楊生華楊自爲有華之木也陸璣詩疏王象晉羣芳譜俱以唐棣爲郁李是以常棣當唐棣皆屬謬誤段氏注說文併唐棣常棣爲一物則謂郁李之類似二物猶非郁李乃是類郁李者尤屬鶻突嚴粲詩緝以唐棣爲莫李又以

毛詩多識二

十二

遼海叢書

爲嬰莫以木爲草將古聖制字之義亦不可憑矣尙得與言考據乎爾雅以棣必非異類當如棠杜棣棣相去不遠欲定此物仍當於棣同繁以段氏併唐常爲一不無小失駁之良是而因是純似楊之說爲唐棣屬爲唐棣實未敢遽信經義連聞謂毛傳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分別頗精細胡氏後箋陳氏傳疏皆祖其說惟改字太多是亦一憾

華如桃李

桃李俱木果名桃見桃天李爾雅所載凡三種一曰休無實李一曰淫接慮李一曰駁赤李爾雅注俱無此三字惟此時釋文正義引雅注有之此作者所本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陳氏本草云夫移木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詩云唐棣之華偏數種皆隨俗呼名實分大小味分甘酸而其木無甚異者素問云李東方木也爾雅翼云李字從木子乃木之多子者埤雅云李性難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品處桃上說苑云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李重實不重木故說文云李果也李無大木皮色蒼白葉青似梨而狹開小白花五出繁縟盈枝花多實少實大如杏而光滑生青熟黃或半紅半紫味甘酸而不澀早李五月如熟此爾雅之接慮李郭注

曰麥李熟應麥黃候也又有一色全紅者此爾雅之赤李味甘而不  
酢又有晚李立冬後始熟俗呼冬李又曰凍李

彼苗者葭發五祀

毛傳云葭出也城林按也當作兒說是說葭蘆也豕牝曰祀鄭箋  
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爾雅釋草云葭蘆釋獸云牝祀說文  
云葭葦之未秀者祀牝豕也廣雅云獸一歲為縱二歲為祀三歲為  
駉四歲為特毛傳訓祀與爾雅同廣雅之訓與傳小異小爾雅云大  
者謂之祀其說又異此一草一獸處處皆有葭即葦在關左為土產  
東江南海之濱一望無涯皆葦也莖有節中空似竹而細葉亦似竹  
秋花似絮始生者曰蘆祀縱皆野豕名關左渾呼曰野猪形與豕  
同而大或數倍居土穴肉味微羶其皮堅韌勝於兜犀大豕之皮矢  
不能穿其小者尚可獵取嘗聞獵人言野豕畏暑夏日羣居水塘泥  
塗徧體其皮瘠可搽樹以解之松脂和土凝厚如甲擊以手礮鉛子

毛詩多識二

十三

遼海叢書

不入逼之反噬轉受其傷野豕之大者人不敢犯也二歲曰祀蓋取  
豕之小者毛於次章傳云一歲曰縱二章合為一律廣雅之訓似勝  
城林按毛義以相互而見發彼小經有明文故於此祀但言牝小  
豕於下互見之玉篇釋小豕豕與縱同傳稱一歲但言其小牝  
豕於下互見之其精也  
非他傳所及弗可輕議也

于嗟乎騶虞

毛傳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說文  
云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陸疏云騶虞  
即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  
而至者也埤雅云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虎則宜以殺為事今反  
不履生草食自死肉蓋仁之至也毛氏以騶虞為虎許陸說同司馬  
相如封禪文云騶虞之珍羣張衡東京賦云園林氏之騶虞班固  
典引云擾縹文皓質於郊皓言白縹言黑是白質黑文也晉張華云  
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夫虎非常畜此以乘言為說獨異其餘

或曰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西方之獸小有差然其為瑞物一也歐  
陽氏云召南風人美其國君順時政於騶虞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  
騶虞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而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  
已不盡殺也此則以騶為騶而虞為虞官說與先儒異嚴氏詩緝云  
騶騶御虞虞人禮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  
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此又皆以騶虞為官名細釋詩義周南以公  
族為騶召南以諸侯為虎意似相對而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語例  
又同騶虞可解為面為官而麟則瑞獸外無別解麟不能為別解而  
解騶虞獨歧何以見二南相應之古義乎歐嚴所云聊備一說非達

詰也城林按以騶虞為天子鳥獸注許君山三家詩今學家說也以騶  
為面虞為面之可獸見賈子新書非以騶為面也見嚴氏詩緝  
原本三家宋以來騶者多其說非自騶始也許君異義載今  
古說而騶從毛公鄭君無駁箋詩亦同騶騶始也許君異義載今  
一說而得五種騶若一求而得五與詩騶同也騶騶仁人也騶  
騶獸仁人與詩騶同也騶騶不食生物故云于嗟騶騶仁人也騶

毛詩多識二

十四

遼海叢書

彼茁者蓬  
大射注騶同賈疏太鄭君詩學象采三家而於騶虞  
略未能申說如孔氏鄭君詩學象采三家而於騶虞  
毛傳云蓬草名也城林按據全詩傳例考蓬為野草其類有二爾雅  
釋草云韶彫蓬蘆黍蓬孫炎注云彫蓬即麥米古人以為五飯之一  
者鄭樵通志云彫蓬即米芩可作飯食故謂之韶黍蓬即芩之不結  
實者惟堪作薦故謂之薦說文云芩雕胡一名蔣廣雅云菰蔣也其  
米謂之雕胡枚乘七發謂之安胡其葉曰菰曰蔣俗曰芩漢書司馬  
相如傳云東籬雕胡注雕胡菰米也楊慎危言云蓬有水陸二種彫  
蓬乃水蓬彫菰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  
之今松州有焉是皆言蓬有二與爾雅同而鄭夾漈云黍蓬無實楊  
用修則言黍蓬實如黍此二草關左俱未見蓬以黍名殆有與黍相  
類者本草所載有黃蓬飛蓬二種黃蓬即青科為旱蓬飛蓬則處處  
皆有俗名蓬子科根小末大秋老乾枯疾風捲去圓轉飛行故名曰

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夫虎非常畜此以乘言為說獨異其餘

飛禮內則所謂魚宜成者為彫蓬月令所謂藜秀蓬蒿竝與者為飛蓬也此詩之蓬傳箋未有實指而以首章萬葭例之宜為彫蓬或曰彫蓬生水澤非田獵之所然葭為水草何以與貳竝詠此蓋以葭蓬之萬著春田之候非謂葭蓬之中可以藏獸草方萌芽不能藏也故鄭箋首章即云記葭始出著春田之早晚嚴氏詩緝引陸氏說蓬蒿屬草之不理者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木遇風輒拔而旋又引說苑言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此蓬為飛蓬犯竊為豕多近水澤飛蓬陸草與首章之葭亦不類疑誤

說文蓬按蓬也蓬自是蒿類與葭迥別其史所云轉蓬孤蓬蓬皆非水產陸氏謂葭蓬陸草葭以見葭植其說其常鄭揚兩說皆祖孫所說不可信鄭揚誤從而衍之陳氏稽古編郝氏義疏論之悉矣而反致駁何歟

壹發五竊

毛傳云一歲曰縱鄭箋云豕生三曰竊說文云竊生六月豚爾雅釋

毛詩多識二

十五

鴻海叢書

獸云豕生三竊二師一特郭注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孔疏云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竊獻耕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縱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竊獻耕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豨還傳之兩肩即豨傳以所生之歲釋縱箋以所生之數釋竊說有小異而各有據然當田時豕之大小易見豕之生數難知傳說長也

毛詩多識卷二終

毛詩多識卷三

長白多隆阿著

邶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毛傳云燕燕也孔疏云燕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燕燕尾涎涎是也爾雅釋鳥云燕燕郭注一名元鳥齊人呼鳥春秋昭十七年傳云元鳥氏司分者也說文云燕元鳥也籀口布翅枝尾象形又云乙元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名自呼象形重文作鳥莊子云鳥莫知於鷦鷯是燕又名鳥又作乙又名元鳥元黑也蓋言燕之羽毛色黑又名鷦鷯則鳥之轉音字也燕大如雀尖喙豐頰黑羽歧尾營巢以泥來去在春秋分之候故曰司分關左常見之燕有二種大小相等而羽色尾色微異其一喙白有斑文營巢最工銜泥爲之大如升瓠戶留小孔以便出入俗名巧燕其一喙紫色腹肋之羽粘

毛詩多識三

一 邶風 燕燕

黃色營巢如孟銜泥雜草作之糞穢不潔俗名拙燕春社日來秋社日去又名社燕若人家有喪亡事是年燕不來巢諺云燕不入愁房也燕巢之屋無回祿災故古人以燕爲水祥也或云燕屬水忌土克遇戊巳日不作巢留心察之殊不驗燕既惡土作巢胡又取土古說之不可盡信者大抵如此月仲春元鳥至仲秋元鳥歸春社在二月秋社在八月燕之來去應社古人亦祇大略言之今俗於三月始見來燕至九月十月燕尚有未歸者燕爲食飛蟲之鳥蟲未出燕不至蟲未蟄燕不歸也邵氏爾雅正義云夏小正二月來降燕乃隲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九月隲元鳥蟄升也先言隲而後言蟄者何也隲而後蟄也今燕蟄羽毛盡脫多藏海濱坻岸或在深山空木中夫燕至冬則蟄人所習見有冬季拆舊屋見蟄燕者又有伐枯樹見燕蟄樹孔又有劈山石見蟄燕於石罅內羽毛如故未嘗盡脫既已見其蟄處即可悟其來處莫云其始出不能

見也左傳疏云或單呼爲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余謂詩曰燕燕者言爲兩燕以興下歸者送者爲兩人耳試林按此引爾雅依郭讀若依孫炎合人注則燕與爾雅與孫炎合人同此古雅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毛傳云棘難長養者爾雅釋木云終牛棘郭注即馬棘也刺粗而長說文云棘小棗叢生者詩緝云棘酸棗也李氏本草云獨生而高者爲棗列生而低者爲棘夫棘棗皆有刺之木束刺也累束爲棗列束爲棘玩索二字之形即可以知二木之形棘有赤白二種結子者名酸棗不結子者名牛棘山野園畔皆有之叢高二三尺餘花葉枝幹俱似棗實小而圓核大肉薄酸不堪食核中仁入藥名酸棗仁孟子養其棘棘爲酸棗棘即棘刺也關左俗呼曰棗刺科詩詁云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以爲藩歲久無刺亦能高大如棗色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棘棘亦名酸棗段注說文云棘今隨在有之

毛詩多識三

二 邶風 凱風

未成者則爲棘而不實已成則爲棗此似以棗之小者爲棘至高大概實則名曰棗不知棘與棗同類異種本非一物棗實甘而大形圓色赤棘實酸而小形圓有白色者棘高至二三尺便已結實棗木至丈餘尙有不結者其說皆誤陸農師云棗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棘孔疏云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之難養者慈母養之成長蓋棗棘二木生長俱遲棗木外黃內赤棘木亦然然棗木年久尙成大材棘則終無大樹次章曰棘薪棘可爲薪無大用也七子取以喻己有味哉

睨院黃鳥載好其音

毛傳云睨院好貌鄭箋云睨院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與其辭令順也孔疏云黃鳥有睨院之容貌又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自責黃鳥之不如也夫鄭孔以顏色和悅釋睨院是解作婉容而集傳乃以清和圓轉釋睨院則似解作婉言婉容婉言

皆孝子所有事然院字皆從目解作音聲不合字義與次句好音亦嫌犯複說文云院出目也院即睥字大目也王云說文以院爲睥補兒九字之一非許本然說文據謂曰院謂改爲院說解當作目也則是一引院文院出目也亦引院字卷十九引院字爲院目也故本詩作院之確證今按院字亦自院或院字爲院之本後人誤移於睥下然要之院與院實一字則定論不可易也見完以形近而易混院院以音近而互借

毛西河續詩傳云院二字從目黃鳥性亦好視里語云黃栗留視我麥黃樵熟否舊說黃鳥善窺人故善窺伺人者名爲窺院院者好視也又出目貌謂之滑露者也此好視之鳥又能好音故云載好嚴氏詩緝云檜弓華而院院明貌大東詩院院彼牽牛院亦訓明皆與目義相近人有婉容多於目上見之孟子云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毛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雉之爲禽體備文明惟重

毛詩多識三

三

遼海叢書

耿介古以爲舉故釋鳥說之獨詳說文所載亦本爾雅名異者一鷓雉作盧諸雉是也字異者八雉作卜鷓雉作翟鷓雉作卓鷓雉作搖鷓雉作鷓鷓作留鷓雉作稀鷓雉作蹲是也同者五鷓鷓海雜羣是也郭讀雜鷓爲一條謂一物二名也許析爲二故目其種曰十四雅首鷓雉與下文五采成章之鷓復似作盧諸爲長疑許君所據爾雅古本首必作盧諸似可引許以正今本之誤雜鷓分條亦古讀也漢書平帝紀越裳氏獻白雉黑雉黑即雅之海雉海之言也白即鷓雉周成王時越裳亦嘗獻白雉大抵白雉彼國土貢非以爲祥物也關左所見之雉惟有成章五采者大與家雞同雌雉羽草黃色黑文雄雉紅綠黃白相間成文章光華炳耀俗呼野雞漢以呂后名雉諱雉曰野雞故五行志云野雞皆鳴杜鄴傳云野雞著怪今野雞之名蓋沿漢語也朱氏云雉善鬪郭注爾雅絕有力奮亦云最健鬪似雉善鬪與家雞同然未聞有畜以較勝者易說卦傳離爲雉書華蟲作會此取其文周官

六華士執雉此取其介寇氏本草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墜故字從矢嘗於田野猝見雉飛激羽成聲如箭之鳴飛三二里便止於地其說信矣

匏有苦葉

毛傳云匏謂之瓠陸疏云瓠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揚州人食至八月葉即苦故曰苦葉嚴氏詩緝云匏苦匏也短項大腹者也非瓠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今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山陰陸氏云長而瘦項曰瓠短項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曰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夫匏一名壺盧一作葫蘆一作瓠三月下種諺云山青瓠瓠地青瓜言種瓠瓠以山青爲候也生苗引蔓長數丈葉似瓜而大有細毛六月開白花五出最弱易落花多無實其結實者實即生於花下嫩實色青漸大則色

毛詩多識三

四

遼海叢書

白老則毛落而愈白項有長短腹有大小圓扁細腰種類至繁說文云瓠瓠也瓠瓠也瓠瓠二字互訓莊子言五石之瓠可浮江湖則是瓠瓠古皆通稱傳說未誤也流林按八月開壺傳壺瓠也瓠冠子中矣諸文皆瓠瓠通稱之微證此物舊云有甘苦二種甘瓠形長如瓜小雅所謂南有樛木甘瓠繫之幡幡瓠葉采之亨之是也苦者堅老可爲器兼利涉大者腹容斗粟秋乾質輕懸腰渡水雖深不濡故左傳云苦瓠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古有瓠尊今俗從蒂間鑿孔去瓢亦可盛酒刀判爲二名曰瓠公劉酌之用瓠顏子一瓢飲皆瓠器也按一瓠割爲二曰瓠亦曰瓠亦曰瓠見說文諸儒釋瓠皆言苦關左之瓠則無論長短小大味俱甘嫩皆可食豈別種與抑土性之異與陸元恪別瓠葉之甘苦有時言揚州人食今亦未聞食者王云甘苦本非異種偶然變耳無此別也詩八月斬蓬李時珍引無備唐韻曰瓠音壺又音壺瓠古切也徐鉉但引唐韻胡說



苦菜之說近是然則苦菜一名苦蕒亦當以然理之  
食故名也一悟從形聲一得諸目驗也多苦是篇亦略見大旨

### 誰謂茶苦其甘如飴

毛傳云茶苦菜也而齊則無注鄭箋亦然爾雅釋草云茶苦菜荈蕒  
大齊蕒蕒實是言茶一名苦菜齊一名蕒蕒其實名蕒種有大小蕒  
蕒乃其大者是茶蕒二草爾雅皆有之陸疏蕒亦無解茶有解而未  
的嚴氏詩緝引顏氏家訓言茶葉似苦旨而細蕒僅言其味甘葉可  
作筮及蕒二草分言甘苦經文所有如此作詁是諸儒皆不識此草

也其名所載齊也者為其字所載也本篇及係之茶毛傳皆曰苦菜  
石即平今呼為苦菜也鄭風有女如茶毛傳謂之茶毛傳皆曰苦菜  
茶毛傳謂之茶毛傳謂之茶毛傳謂之茶毛傳謂之茶毛傳謂之茶  
什遺為蕒蕒之蕒毛則兩詩皆作茶葉也引詩蕒也玉藻則曰采蕒  
然說女蕒下云一曰蕒蕒下云折蕒大蕒蕒下云蕒蕒則曰蕒蕒  
曰蕒也凡四蕒字皆蕒也詩中言茶凡三種一為苦菜一為正蕒也  
毛詩多識三 七 遠海叢書

又謂之苦菜也王說向遺其許君以蕒為蕒蕒字說必謂  
蕒也今按許氏謂蕒必當作蕒如洛陽歸德水名則知蕒字必作  
之考外類聚蕒蕒引說文蕒有蕒補可食也一謂是知許氏原  
矣根 不知茶蕒二草處處有之人人習見楊氏丹鉛總錄云月令四月  
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為何物考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

凌冬不死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葉似苦  
苜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  
吳葵華而無苦菜秀句本草吳葵龍葵分爲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  
殊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即關河間謂之  
苦菜者已極了曉矣乃復分苦菜龍葵二條何邪俗作鴉兒菜又名  
野苦蕒蕒一名甘草師曠云歲欲甘草先生齊是也應冬至則生  
北地多寒凍雨解即生苗葉略似鳳尾草初生貼地如盤三四月間  
抽莖作臺開小白花結三角莢密綴梗上子細如沙又有開黃色花

結莢如豆角者五月即老折其梗作挑燈杖可避飛蟲之投故又名  
護生草春秋繁露云蕒以冬美冬水氣也蕒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  
者甘勝寒也蕒冬生而夏死羣芳譜云蕒野生小蕒莢扁味美最細  
者名沙蕒大蕒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莢葉有毛者名蕒蕒味欠佳  
此言蕒類有四王象晉濟南人彼處俗尚食蕒故疏之較詳亦可見  
蕒為嘉蔬也茶味苦性寒俗呼曰鴉兒食草猶有鴉兒菜遺意三月  
生苗葉似苦蕒而薄弱故名野苦蕒以別之月令言孟夏苦菜秀至  
苦蕒則秀於七月苦菜莖細如絲苦蕒則莖大如箸苦菜之葉似柳  
葉狹而薄苦蕒之葉似蒿莖寬而厚苦菜起莖半尺餘開淡黃色花  
苦蕒發莖五六尺開深黃色花二物相似而非一種混同不分莎莎  
久矣蕒味甘性溫白花者滑美而鮮黃花者味微苦蕒上作密鋸齒  
形鋪地作叢俗呼花蕒菜或曰濟蕒菜園圃荒畦多有之茶生蕒田  
不生山澤苦而不甘陸疏乃云生山田及澤得霜甜脆而美尚未確

也齊春暖即生有數葉便花子成即枯故鄭注月令以為靡草之屬  
離騷云故茶蕒不同畝兮王逸注比忠佞不同朝此由茶苦蕒甘之  
說引申得義

蕒草見葛覃  
頃兮尾兮流離之子 賦林按詩字本作留離爾雅注及音義可  
古義而為新說矣 一作留離詩音義可證不知何時轉寫

毛傳云頃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爾雅釋鳥云鳥少美長醜  
醜為醜醜郭注醜醜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說文云鳥少美長醜  
為醜醜毛本雅以說詩郭即引詩以證雅許君解字亦復從之確然  
古義迥異宋以後流離漂散之凡說然諸家語皆虛渾未嘗實指流  
離為何鳥也陸疏乃云流離巢也自關而西謂巢為流離其子長大  
還食其母張奐亦云醜醜食母因此遂指流離為巢夫詩以少好長

毛詩多識三 八 遠海叢書



醜比衛臣始有小善終無成功何至如臬臬為不孝鳥衛臣不救黎  
難特無恤鄰之義尚難責以不忠豈可比以不孝且此詩屢言叔伯  
似指衛君求鄰國之援而以極惡之物比其君古人立言必不若此  
詳釋詩義似以流離自比言黎人昔安今危似鳥之少好長醜鳥難  
初生氍毛纖密則美林林枝節細也尾羽毛漸生參差不齊則醜飛  
禽如是者多故曰少好長醜當是時名曰流離流離雙聲猶言藍襖  
狀其醜也前此則雖過此則成禽各有本名不復名流離也爾雅釋  
物每於卷尾多作總釋此一節鳥字當讀斷言凡鳥也少美長醜四  
字為句言鳥雖皆然也陸氏蓋誤一滾讀下言流離鳥少美長醜也  
段注說文引據爾雅毛傳言陸疏以臬為流離之不類已管疑之矣  
此詩借流離之鳥名以喻失國之流離無所較彼借卷耳為常思尤  
為明析其釋為臬者殆以流字作鷓鴣名鷓鴣故附會為一物耳

山有榛隔有苓

毛詩多識三

九 遼海叢書

毛傳云榛木名苓大苦陸疏云榛栗屬字或作秦古作業左傳女擊  
不過榛栗曲禮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是榛不取其木惟取其實山陰  
陸氏云榛實如小栗蓋榛木空虛不克成材樹小叢生大不及一圍  
高不過一丈葉如櫻桃而大多皺紋邊有細齒其實作苞三五顆黏  
連成朵每苞內藏一實殼如橡斗而皮堅厚七八月成熟殼乾自落  
其仁色黃香甜可食果品珍之苓一作藟爾雅釋草云藟大苦郭注  
今甘草也本草云甘草一名蜜甘一名蜜草一名美草一名路草一  
名靈通一名國老此草為衆藥之主經方鮮有不用者治七十二種  
乳石毒解一千二百種草木毒調和衆藥有功故有國老之號春生  
青苗高五六尺枝葉如槐葉端微尖而糙澀似有白毛七月開紫花  
似柰結實作角子和小豆極堅齒齧不破根長者三四尺色黃而味  
甘此二物關左皆有榛生於山叢生至繁采實為果伐條為薪苓生  
於隰根長數尺味甘而和斷采為藥榛雖野生一經蹂躪則不結實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故求榛者恆於深山人跡罕到處采之甘草生於北邊阿爾楚哈平  
甸中土壯草肥根深味厚土人采取為貨詩意以榛之香美有於山  
苓之甘美有於隰以興聖人之美有於西方也補林按說文榛木也  
本別釋與藥字多調作榛榛解又多調作業詩有五棣惟定之方當  
是木此詩之榛陳氏傳疏不無可疑按茂堂胡等莊陳碩甫諸君取  
者沿之稍疏惟陳氏傳疏不無可疑按茂堂胡等莊陳碩甫諸君取  
沈括筆談以爲甘草乃黃藥味極苦故名大苦與甘草迥異甘草  
葉如槐大苦葉如荷形亦各別與筆談迥合殆必得諸目擊蓋可  
以證如荷之大苦乃甘草之非黃藥也沈說莫能決其是非今  
觀二家非確論也乃

毛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  
相承為惡如一夫狐為山獸烏為林禽說文云狐禘獸也烏孝鳥也  
埤雅云狐孤也狐性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其字從孤烏林罕以為全

毛詩多識三

十一 遼海叢書

象鳥形但不注其目睛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此一獸一禽  
處處有之關左尤多狐猶古名烏則俗呼為老呱呱形似狗大亦如  
之尖鼻大尾日伏夜出聲如犬而細毛如貉而溫其毛色青黃者俗  
名豆青狐色赤者俗名火狐又有白狐黑狐不恆見又有窩刀狍狽  
獾雖亦狐類卻是別種元王竊刀是烏大如鴿羽毛喙足一色渾黑  
其聲咿啞古名鴉今名呱呱皆於其聲名之鴉又作鴉李氏云鴉鳴啞  
啞故謂之鴉此鳥初生母哺之六十日雛長成則反哺六十日束哲  
補南陔詩云嗷嗷林鳥受哺於子言烏孝也烏以氣交而孕不交以  
形於其反哺名孝鳥於其善哺子有慈意名慈鳥鄭箋以狐鳥皆為  
惡物補林按箋語申傳善取色如一與體別尚未明斥為惡物惟說  
文言狐為禘淫媚惑人惡屬有據至烏為孝鳥不可言惡雖爾雅有  
鴉鳥似慈鳥而大鶩腹下白不反哺性貪殘又有白腹烏曰燕鳥似  
慈鳥而白項一名鬼雀一名鴝鴒禽經有慈鳥反哺白腹不祥之說

是鴉鳥燕鳥可以惡名然此詩明言鳥之黑則其為慈鳥可知也慈鳥非惡鳥也毛西河續詩傳云物莫不以類狐行從赤鳥行從黑好我者當同此車與上二章雪之從風爲一例作與體較勝作比體解也

### 自牧歸美

毛傳云莢茅之始生也鄭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美可以供祭祀古縮酒以茅如鄭此箋則祭祀所用尤貴始生之莢以其尤潔白也詩但曰美而傳識爲茅古蓋以莢爲茅始生之專字引申爲凡草木初生之稱故管子云草木莢生可食孟子莢稗莢乃蔬之借非此義小徐本說文莢草也莢不得爲草名此小徐本誤大徐本作莢草也爲長故段注訂從之核林按王氏句讀從小徐此其誤不如段集韻合莢第爲一字尤誤

###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鄭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說文云鴻鵠也蓋詩中鴻雁連言則鴻爲大雁鴻單言則鴻祇爲鵠顏師古謂鵠水鳥其聲鴻鵠本草謂鵠大於雁羽毛白澤其翔極高而善步一名天鵠史記陳涉世家云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漢書賈誼傳云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方圓昭帝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注云時漢用上德服色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爲上德之瑞故紀之正字通云轉注古音讀書通俱云鵠通作鵠淮南子云鴻鵠鶴鶴莫不驚憚伏竄班固西都賦云元鶴白鷺黃鵠鷓鴣左思吳都賦云鳥則鸛鶴鵠鶴皆分鵠鶴爲二至於別鶴操雄雌鶴劉孝標辨命論龜鶴千歲古本皆作鶴俗訛爲鵠豈可據此謂鵠卽鶴也鵠鶴不通所說良是然玉篇云黃鵠仙人所乘而唐人黃鶴樓詩有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句建樓之地又名黃鵠磯歐陽詢藝文類聚有鵠部無鵠部鵠部所收皆鶴故實是皆自來鵠鶴相亂之驗當由鵠之形色與鶴酷似鶴僅差肥詞賦家不暇細別遂致誤關左有此鳥翔

翔雲端不易獵取而亦不常見也核林按經典中鴻字單文段茂堂至審作者謂單文者屬鴻之稍疏而鴻雁屬一舉千里之鳥其說魚網所可得乎余疑此經之鴻仍當是鴻雁游宿洲清與魚相近者耳陸元裕詩鴻鵠言有大小二種小者如鷓今人直謂之鴻然則此經之鴻應是陸說小者

### 牆有茨不可掃也

傳箋俱云茨蒺藜也爾雅釋草茨蒺藜郭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說文引此詩作牆有齊亦訓曰疾黎與諸家無異核林按以茅蓋屋也藜草多兒齊疾藜也是齊爲本字茨爲借字離王邵注引詩楚實藜亦借字疾藜合詩卽成齊字故雙聲爲反切之祖邵氏爾雅正義云茨一名蒺藜易困于石據于蒺藜荀九家云坎爲疾藜蒺藜藜草有刺人不可踐坎德爲險故有疾藜之象李氏本草云疾疾也藜利也其刺傷人疾而利也以充藥材性能除溼又呼爲吉利草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處處有之蔓生路側長數尺葉似苦參而細開小黃紫花子如蒺藜每顆凡五六

### 爰采唐矣

毛傳云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菟絲又云蒙玉女核林按玉爲王字之韻一物五名王云詳草曰蒙玉女蒙玉女與蒙玉女說見疑氏義新錄是一物五名疑守宮也與釋草此文文法一例彼成相似之三物爲此一此合相似之兩物爲一不可深泥也且彼三物合生人家或生田野皆非水族而入釋魚則以衆手寫記之亦不及詳密核林按類非傳女蘿菟絲松蘿也及唐蒙此傳亦不及詳密今按雅注孫炎果知唐蒙以爲一物且疑爾雅唐蒙下女蘿二字爲衍文所見已如今本足知必非衍字毛傳高郭其不連引正欲彼此互見二物雖或微別大致一類廣雅又名菟邱本草又名菟縷又名菟藥故爾雅合之無術識議也廣雅又名菟邱本草又名菟縷又名菟藥又名菟虛又名野狐絲又名金錢草則於爾雅外又益六名惟兔絲一名關左俗尚呼之餘未聞也舊說此草生於古道荒園今多見於藍草豆類之上延蔓頗盛其苗初生依土及其蔓纏草上則根卽斷因於草上生根莖如細絲赤黃色開細白花香清而微結實如小豆

數顆黏連作簇中有細子如粟色蒼黃蒸熟燻爛為餅食之益人藥  
稱上品羣芳譜所載於諸家之外又有赤網火燻草二名孔疏謂唐  
即松蘿然松蘿施松唐蒙施草故唐或從草作唐同屬寄生而有寄  
草寄木之別故松蘿名女蘿唐亦名女蘿而形色迥異蓋寄生於草  
者則其絲亦似草花葉微細若有若無寄生於木者則其藤亦似木  
花葉繁縟亦蔓亦枝至於絲藤漸盛而草木亦漸枯凡有此物者則  
必及早芟去恐其奪草木之氣害草木也此詩祇言采唐未詳何用  
或謂以唐草之美與下孟姜之美麥為美穀葑為美蔬美俱相同傳  
以唐為菜名是古以唐入食品也

爰采麥矣

麥美穀為五穀之一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今有大麥小麥二種又  
有野生者名燕麥

爰采葑矣

鄭箋云葑蔓葑蓋美蔬也詳見谷風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

毛傳云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未釋鶉鶉為何鳥爾雅釋鳥云鶉鶉  
其雄鶉牝庫鶉鶉或謂鶉即鶉字之訛林按說文也作鶉云鶉屬  
有別以鶉為鶉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鄭箋云奔奔疆疆言其居有  
一鳥者說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鄭箋云奔奔疆疆言其居有  
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奔一作賁疆一作姜禮記鄭注又以賁賁姜姜  
為爭鬪惡貌注禮與注詩異者以常匹相隨之義與上文君命順則  
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語意不合故隨文作解也王云鄭君  
見韓詩傳詩及後見毛詩則禮注已行不復追收此見禮注中只  
必從為之辭 賦林按嚴氏云鶉之奔奔然則其惡亂其匹也前之  
大略相同禮此則箋義與禮注相屬禮固相成耳釋文云鶉鶉鶉也  
本草云鶉大如雞雞頭細而無尾有斑點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山陰  
陸氏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橫草遇橫草即旋  
行避之鶉能不淫其匹傳枝受卵故曰乾鶉夫鶉鶉二鳥處處皆有

毛詩多說三

十三

遼海遺書

鶉俗呼鶉鶉鶉俗呼喜鶉鶉大如鶉項細尾短羽黃褐色白斑成章  
恆在田野食粟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鄉人夜舉火張網覆之往往可  
得聲如雌雞而性憤怒俗常畜之較量其相關之勝負以為利此詩  
之奔奔言鶉之憤疆疆言鶉之強奔奔言字通樂記云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廣賁憤怒意也疆為強之本字說文云疆弓  
有力也引伸為強暴強健之義鶉性最強即鶉鳥之屬亦畏之當其  
伏雛鶉鳥飛來鶉恐攫食其子必逐之遠去而後已古諺云鶉性疆  
疆性行無良是鶉之強古人亦言及之故毛西河解此詩不以為刺  
淫而以為刺暴

樹之榛栗

榛栗皆木果名陸疏云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皮葉如栗子形似柔  
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  
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山有榛之榛也五方皆有栗惟漁陽范陽栗甜

毛詩多說卷三

十四

遼海遺書

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夫陸氏言榛有二而關左祇有山榛不植  
自生木不成材惟貴其實此詩言樹非山榛可知家植如栗之榛北  
地未見至於栗處處種植木大而堅皮皴而厚嫩條赤色上有細白  
斑點葉類櫟一枝十數葉五月初華青黃穗下垂長半尺餘實不因  
華另於枝端結房作毬有刺毬藏三子似橡而不圓熟當秋分毬四  
圻子自落色紫黃炒食味甜可以飽人爾雅釋木櫟榘郭注云江東  
呼為榘栗此為栗之別種說文栗字作栗從木其實下垂故從栗  
為習見之物下垂者為華其實結於枝頭如蜩形未有下垂者許君  
之訓尚未確也

椅桐梓漆

毛傳云椅梓屬爾雅釋木云椅梓又云榮桐木郭注椅梓即楸榮桐  
木即梧桐陳蕭桐譜曰紫桐白桐膏桐刺桐楨桐梧桐凡六種陸疏  
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如



馬指駿馬之化者謂非毛意毛意五以詩言七尺以上之駿以應社  
馬言化以詩社下原本五兼引詩雅今本作詩曰駿化法與社應社  
社一本不作社化醫社顯馬說誤注家曲為之說皆不足信

相鼠有皮

鼠野獸之小者見行露賦林按稱鼠自以說文穴鼠為是爾雅偶附

賦之小者相鼠一名禮賦釋耳與守宮附釋鼠正而不當徑目為野

陸疏有相鼠說陳第有相鼠解義孫氏示兒編以相為地名亦新

陟彼阿仁言采其蟲

毛傳云蟲貝母也采其蟲者將以療疾爾雅釋草云商貝母郭注根

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夫蟲字從二虫本為蟲名蚊蚋之屬是商

為本字蟲為假借字賦林按商一作魚見管子地員篇陸疏云蟲今

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

累相著有分解陶氏云貝母形似聚貝故名本草別錄云貝母一名

勤母一名苦菜一名苦花一名空草蘇氏云此草河中江陵等處皆

有二月生苗葉似蕎麥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采根根

毛詩多識三

十七

陸疏卷四

有瓣子黃白色郭氏所言白華葉似韭者此種今罕有之醫家以貝

母為治肺之要藥腎為先天之本肺金生之肺為腎母肺病腎無以

為養貝母治肺疾故名母賦林按此似近鑿廣雅又蘇氏言似韭葉

者今罕有而陸氏所言葉似栝樓者今亦未見所常用者葉似蕎麥

產四川俗呼川貝陳氏云貝母能散心胸鬱結之氣詩云言采其蟲

是也作詩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今用以治心中愁鬱殊有可信矣

我行其野芄其麥

麥見桑中及周頌思文

毛詩多識卷三終

毛詩多識卷四

長白多隆阿著

衛風

贈彼淇澳綠竹猗猗

毛傳云綠王芻也竹蕭竹也是綠竹為二草名集傳以為綠色之竹

說與古異補林葉本字集傳字蕭本字竹借字綠色竹之爾雅釋

草云莖王芻竹蕭蕭郭注莖蔚也今呼鳴腳莎竹似小藜赤莖節好

生道旁可食又殺蟲夫毛氏為說詩之宗彼時讀書猶多口授倘非

有師承豈不知解為綠色竹少費周折而於綠竹兩字不用假借尤

為明析爾雅一書雖不能定何人作然其書近古列於十三經內經

學家奉為圭臬毛傳之說乃與雅合此傳說之有據一也或曰爾雅

之莖非此經之綠綠為色非為草然禮記大學引此詩綠乃作莖此

不得言莖色竹矣小雅有終朝采綠之文章始可云采若綠色何可

毛詩多識四

遼海叢書

采也以采綠之綠證綠竹之綠則即為小雅可采之綠也王注楚辭

引詩采綠字亦作莖與大學引此詩同是實為草矣此傳說之有據

二也陸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也綠竹一草

名其莖如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為綠竹綠竹木

二草此則合為一而釋曰草蓋以為蕭蕭也蕭蕭之高者不過一尺

昔苴鋪地並無大者此既曰高五六尺又曰高數尺則似得之傳聞

未見此物然亦可見彼時解詩無不以為草名也此傳說之有據三

也竹韓詩作蕭注云蕭筑筑蓄同韻是蕭筑即蕭蕭筑竹又同音是

蕭筑即蕭竹又名蕭薄離騷云解蕭薄與雜菜兮洪興祖補注引木

草以蕭薄為蕭竹是竹為草名字又作薄與綠作莖同是莖薄皆從

草矣爾雅之竹列於釋草似竹亦為草然竹之為物在不草不木之

間古書不分釋後世諸家本草多別分竹部矣凡竹類字皆從竹器

亦然與草判如涇渭不可強合大學韓詩莖蕭字從草不從竹其為

二草可知謂竹非草不得謂蕭非草前漢時齊魯韓詩三家並行後

三家俱微惟行毛詩因依毛詩音畫解字倘韓詩至今不廢則解者

不能改薄作竹也此傳說之有據四也說文云莖王芻也詩曰莖竹

猗猗蕭水蕭筑也一作葍西京賦李注引韓詩綠葍如簣釋文引石

經竹亦作蕭漢一字石經乃魯詩是不惟韓詩竹作蕭矣蕭葍二字

或從水或否蓋以蕭蕭草水陸皆生於水者作蕭生於陸者作葍

薄葍字異而從草則無異觀許說與石經是漢儒皆以莖薄為二草

非一草也此傳說之有據五也考之本草王芻又名黃草又名莖草

今溪澗側皆有之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荊襄人煮以染黃色極

鮮好俗名莖葍草此即今俗之三角菜性陰冷拔根暴日中句餘不

乾得土便生迎秋開小藍花如蛾形嬌豔可愛亦有食者故得菜名

蕭蕭一名蕭莖又名蕭辨春日布地生苗似粟麥莖葉似竹每節生

歧枝開細紫花性最利濕俗名蕭竹草邵氏爾雅正義云毛傳綠竹

毛詩多識四

遼海叢書

之話依於爾雅分為二草詩又言綠竹如簣言王芻與蕭蕭莖地如

簣矣後人或以綠竹為即淇上之竹箭夫詩言簣箭竹竿以釣于淇

則淇上固多竹箭特不可以釋淇澳之詩鄭道元云漢武塞決河斬

淇園之竹木以為用寇恂治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為軍資

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竹惟王芻蕭草不異毛與是鄭氏在北魏時已

云淇上所有惟王芻蕭草而陸德明仍引陸璣之說以為証未可信

也觀邵說益可見綠竹之解當從舊義古經文字多用假借即如載

馳言采其蠹假蠹為商讀者不疑蠹為蟲名又何疑綠竹之為二草

名也草色本綠借綠為草義猶相近黃亦色也秦風路車乘黃魯頌

駉彼乘黃黃皆言馬馬色不止有黃而黃色之馬惟言黃豈得曰所

乘為黃色也三章綠竹如簣簣為牀棧即箬也王芻蕭蕭之布地似

之若竹箭則直立上生非簣象矣

手如柔荑



所珍段注說文云諸家說鱖鮪同類而有短鼻長鼻肉黃肉白之分爾雅毛鄭許則短鼻長鼻肉黃肉白者統以鮪鮪包之而惟三十六

鱖之魚謂之鮪亦謂之鮪古人多云鮪鮪出鞏穴渡龍門今俗語云

鯉跳龍門蓋素合為一非一日矣毛氏此說謂至為精審爾雅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郭所說之鮪必是諸君意中之鮪鮪否則以長及尋丈之魚與鮪互

毛詩多體四

五

遼海叢書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廣之始生孔疏泥此謂毛義亦似以腹實為一不知彼傳蘆字乃在字之謂東原說得之

毛傳云鳩鵲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夫少皞氏以鳥名官鳩

居其五祝鳩氏唯鳩氏鳩鳩氏鳩鳩氏也而詩中俱有之唯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毛詩多體四

六

遼海叢書





忘憂故也王氏羣芳譜云萱一名忘憂色生莖無附枝繁萼攢連葉四垂花六出色有黃白紅紫與鹿葱相似其種芽花附皆可食味勝黃花菜彼則山萱也周處風土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花則生男故萱又名宜男下隕地叢生葉如蒲蒜而柔弱五月抽莖開花六出四垂朝開暮焉其花有紅黃紫三色結實有三角內有子大如梧子黑而光澤其根與麥門冬同今東人采其花附乾而貨之名曰黃花菜夫忘憂宜男今俗豔稱其名而不能實指其草市井貨之為蔬亦呼曰黃花菜而不知其為萱此草在關左有家萱山萱之別家萱葉闊花肥色黃而深俗呼曰攢草花山萱原隰廣有其葉如薤其花淺黃五月花開六七月尚陸續不斷花六出瓣外捲無紅紫色者其紅色者名山丹附與萱無異亦可食李氏既言萱花紅紫又云黃花菜語近矛盾或誤以山丹為萱也本草以萱為鹿葱王氏言萱葉綠而尖長鹿葱葉團而青翠萱葉與花同茂鹿葱葉枯始始花本非一草山萱不

毛詩多識四

九 遼海叢書

植自生家萱尚待於種此詩言樹宜為家萱然今用以作蔬皆是山萱若家萱則無采者孔疏謂諷訓為忘非草名夫經明言諷草草字將何解乎由不知諷乃萱之借耳鄭樵通志言萱草一名合歡而嵇康養生論神農經言藥中養性者合歡獨念萱草忘憂二物並稱則非一物明甚蓋合歡為木名葉似槐而細晝開夜合花如絲穗淺紅色微帶香氣俗呼曰馬纓花鄭氏以合歡忘憂名義近似故誤合為一一械林案集傳用次百合花亦似萱而莖高葉短每葉貼莖生一黑一眾說通雅已疑之子花深黃瓣上有一點文以此為家萱亦誤

有狐綏綏

狐綏獸見北風

投我以木瓜

毛傳云木瓜楸木械林案木字疑衍也爾雅釋木云楸木瓜郭注實如小瓜酢可食水經注云魚腹縣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鱸白黃實

甚芬香爾雅所謂楸也埤雅云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是木瓜食之最益人李氏本草云木瓜葉光而厚其實如小瓜而有鼻津潤味不木者為木瓜小於木瓜味木而酢澆者為木桃似木瓜無鼻大於木桃味澆者為木李鼻乃脫花處非臍蒂也木瓜性脆可蜜漬之為果木桃木李性堅可蜜煎及作饅食械林案李說本於埤雅注疏於物類宗埤雅無說於木瓜一類強析其二以當木桃木李不例可類但舍此亦別無確證後漢書謂桃李當如木桃木李不例可類種疏謂瓜桃李皆刻木為之別劉勰語為謂皆未安也是脫花處俗呼為味其著花處乃別也王氏羣芳譜云木

瓜一名鐵腳梨樹如奈叢生枝葉花俱如鐵腳海棠可種可以條壓葉光而厚春末開花紅色微帶白作房實為木瓜香而甘酸不澀食之益人處處有之山陰蘭亭尤多而宣城者佳木州以充土貢櫃子一名圓和子一名木桃小於木瓜更酢澀色微黃蒂核皆粗核中之子小而圓味劣於梨與木瓜入蜜煎湯則香美過之櫻櫨一名蠻櫨一名木李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比木瓜大而色黃有鼻者為木

毛詩多識四

十 遼海叢書

瓜無則木李也蓋木瓜木桃木李果名有三而木葉花實大概相似木瓜與木桃以性脆性木別木瓜與木李以有鼻無鼻別葉如石榴而無大木械林案考工記弓人取幹以實泡酒可以氣血治拘攣尤香醇益人鮮有作果食者王氏所言鐵腳海棠今俗呼曰貼梗以此花貼梗開也花深紅色結小瓜似木瓜而小如指香亦如之名海棠果

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鄭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孔疏云湛露傳離離垂也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嚴氏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爾雅釋草云黍稷曲禮稷曰明黍是稷又名黍稷一作稌黍一作齋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種



簡是也韓氏及三蒼說悉云益母也本草芫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  
菴臭穢臭穢即芫蔚也爾雅釋草云菴毛傳以菴為穢是因菴一  
名菴離菴同音因而借用嚴氏詩緝云傳云菴離即釋草言菴也  
大車傳曰菴離也菴菴菴離一物四名彼菴音完此菴音追字異音  
亦異毛於此傳言菴離是借用離字非以菴為穢也陸疏謂菴似菴  
語不可解菴菴本一何須言似豈以毛於菴菴皆訓離遂疑此菴形  
狀必似菴亂之菴乎菴為水草即今之荻菴之形色固無一毫相似  
也陸引諸說意從韓劉郭注爾雅亦云菴菴今芫蔚也葉似荻方莖  
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是菴即今益母草高原下隰皆有遇旱則  
先聚草枯故詩首言曠乾次曠脩次曠溼言曠以漸而甚林葉大  
釋為穢恐其與穢無別故又申之曰菴之初生者也菴菴皆別名穢  
者謂此二草者似夫不為之青色耳段氏謂菴菴在菴當本作佳菴  
草頭後人所加傳疏用其說并謂菴倒作菴在以合毛傳余以為不  
必從從草即菴之別名說文菴下雖以草多完為本義而增韻引許  
君作下有一曰菴也一菴凡草必與菴本與穢穢穢本菴謂下  
菴為穢穢穢穢也云云疑即包舉菴草在內故集韻韻本菴謂下

毛詩多識四

十三

遼海叢書

者亦云一曰俗呼為益母蒿味似邪蒿薰臭不香方莖中有凹棱高  
者五六尺枝葉對生花貼莖開稠密攢簇有紫白二色白花者未見  
人用其紫者入藥熬膏作丸最利婦人胎產故名益母羣芳譜言益  
母草一名菴春生苗一莖三葉四五月開花夏至後即枯無白花者  
此草關左廣有處處皆是葉如蒿大而碎一枝三葉每一葉又分為  
三首夏始見苗仲夏始抽莖立秋始花並無四五五月即開花者熬膏  
作丸皆俟花時並無夏至後而即枯者子色黑細如車前子花多紫  
色白色者亦間有之此草本不難識而注解家乃多不確何也考之  
本草菴藺為蒿類葉似菊而薄其莖色白如艾而粗八九月開淡色  
黃花藝家以之接菊人家種之辟蛇此即今之山菊花也其非益母  
昭然郭景純謂菴葉似荻荻為蘇類與益母不似亦誤

有兔爰爰雉羅于羅

毛傳云爰爰緩意兔與雉常有之物故不注兔山獸之小者性最狡

雉山禽之小者性最介雉詳見雄雉爾雅釋獸云兔子雉郭注俗呼  
曰雉林案說文雉兔子也雉生子齊均也二字義別爾雅此言兔之  
子名雉名雉而今俗惟呼曰兔雉兩名未聞呼者夫兔之類二有  
在家在野之異畜於家者毛色純白或純黑細軟溫潤長耳缺唇足  
前短後長躍而不走性最易馴在野之形與家畜者略同毛色雜  
似雜貉或有白者則以為瑞物如雀之白雉之白也本草謂兔唇上  
缺而無脾尻有九孔諺云兔老尻孔多嘗於冬獵侯獲兔驗之見有  
四尻孔者九孔之說諒不虛也或云兔無雄中秋望月願兔而孕家  
畜之兔雄多於雌獲於野者雄不常有此說殆不可信鈕氏臆贖云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充  
論衡言兔舐雄毫而孕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于兔說以為兔  
之雌雄其羣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生子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或  
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

毛詩多識四

十四

遼海叢書

得上而生土訛為吐也嘗驗於家畜之兔穿穴生子外以土封其戶  
尋雄相交俟孕又成始啟其穴以乳其子是此說可以破兔有雌無  
雄之謬可以破望月而孕與生從口吐之謬習見之物猶妄誕若是  
古說之不可盡信類如此矣說文云兔獸也象兔踞後其尾林案  
其尾之形又云兔狡兔也戰國策言狡兔有三窟其名曰東郭綈  
此可為兔性最狡之證惟其狡也故爰爰而緩以喻小人幸脫禍患  
雉性惟介故羅羅網以喻君子誤遭顛危

絲絲葛藟

葛藟皆蔓草葛見葛覃藟見樛木

彼采葛兮

毛傳云葛所以為絺綌也詳見葛覃

彼采蕭兮

毛傳云蕭所以供祭祀爾雅釋草云蕭萩林案蕭萩與蕭類  
物類斐斐蕭刺一例皆是

引爾雅與陸疏作誤郭注即蒿案此今之香蒿也香氣頗濃古  
人采以供祭祀之用周禮天官甸師祭祀供蕭茅禮記郊特牲云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糝蕭糝林案鄭注蕭蕭  
陸疏云蕭今人所謂荻蒿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荻粗科生多  
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蒸之為香漢書禮樂志云炳  
管蕭李奇注蕭香蒿也顏注以蕭炳脂合馨香也古之香用蕭蒿今  
之香用檜木蕭蒿偏地可求檜木路遙難得製香之家雜碾他木配  
以麝氣固香矣其不潔孰甚今不及古事皆然香其一也蕭為  
蒿類園野廣有三月始生貼地作叢五月從中抽莖作臺高三四尺  
枝歧出葉如葉木而細開繁碎小黃花藥藥如粟香氣濃郁清而不  
濁秋老結子細如沙落地自生說文以蕭為艾此章言采蕭下章又  
言采艾蕭與艾豈為一草林案說文蕭艾蒿也段云此物蒿類而  
傳蕭蒿也統言之蕭蒿艾蒿者析言之也

毛詩多說四

十五

遼海叢書

而離騷云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蓋蕭可以蒸艾可以灸同  
為芳草各有其用而采蕭采艾亦各以時今不辨其為芳而蕭艾並  
見燒糶故騷人歎之說楚辭者不達其意以蕭艾為惡草誤矣林  
騷又云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之不可佩東方朔七諫蓬艾親日  
御于林第兮馬蘭雖離而口加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節兮謂  
蕭之非香其馨香則以供祭祀賤其支莖則以喻讒佞言說一  
非可也夫蕭之香濃艾之香微蕭之香勝於艾之香不及蔚謂艾曰  
芳乃連類相及之辭實則艾遠遜蕭也林案周官甸師引王度  
子蕭蕭老似帶不肖牛尾其葉鮮綠以為白蒿白葉是猶未識此草  
耳

彼采艾兮

毛傳云艾所以療疾爾雅釋草云艾冰臺郭注今艾蒿王安石字說  
云艾可又疾久而彌善故字從艾陸佃云博物志言削冰令圓舉冰  
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名冰臺以此夫艾為恆有之草而削冰

取火之說似今用琉璃小鏡對日照火然者當多寒有冰之候亦嘗  
取艾照之殊不驗豈作用不如法邪抑古語多謬邪此草處處有之  
生於原野莖高數尺葉似菊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刈而暴乾之點  
火不熄醫家取之灸百病故名灸草又名醫草天祿識餘又名曰病  
草林案病草即名之羣芳譜云此草宿根二月生苗莖白色葉四布  
分五尖極上復有小尖七八月葉間出穗細花結實藥藥盈枝中有  
細子凡用艾陳久者良故孟子曰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離騷云  
戶服艾以盈要兮王注艾白蒿也爾雅艾為冰臺藥為皤蒿冰臺名  
艾蒿皤蒿名白蒿郭注自明二物相似而非一種王注微誤

毳衣如葵

毛傳云葵離也蘆之初生者也鄭箋云葵蕪也夫毛氏釋葵為離恐  
與鳥名無別故又申之曰蘆然蘆為葦葵為荻物雖相似而實不同  
鄭氏恐葦荻相混故又釋曰藟以別之說文云荆筐之初生一曰藟

毛詩多說四

十六

遼海叢書

一曰離或作葵與傳箋皆合蓋初生之荻色在青白之間毳衣如之  
即今之湖水色俗名鴨卵青者也此經葵字說文系部引作綯釋之  
曰帛離色也與傳義同林案爾雅三  
帛離色惟爾雅會引作離

丘中有麻

爾雅釋草云泉麻本草云雄者名泉麻雌者名丘麻此即今俗所裁  
之線麻也關左處處皆種東北邊外種者尤廣其結子纍纍成穗者  
為雌其不結子而惟開花者為雄泉麻之分在此古之為布粗細皆  
織以麻故禹貢青州之貢岱絲泉內則女子執麻泉學女事以共  
衣服棉花出於高昌名吉貝南北朝始入中國是三代兩漢之布皆  
麻為之爾雅列麻於草類本草列麻於穀部月令以犬嘗麻素問以  
麻麥黍稷豆為五穀是麻實可充穀食不僅其皮可績為布也夫泉  
麻又名牡麻苧麻又名苧麻一名火麻一名大麻葉似芍藥一枝五  
七枚而邊有細齒高丈餘莖四稜秋初開細白青花味薰臭有大毒

誤食殺人結子似高粱而色青白光滑可榨油春種秋老刈漚於清  
水中剝其筋皮可供紡績韌亞於絲用者最廣亦佳貨也或云枲麻  
其子房是誤以榛爲枲蓋榛亦麻屬莖圓高丈餘葉大如荷開黃花  
結莢如蓮房而如錢大子似豆粒無絲毫類枲者或以枲爲胡麻  
胡麻脂麻屬莖方葉長結角四稜子小如蠶而香亦有細葉細子與  
脂麻相似者與枲麻尤異

丘中有麥

麥見桑中

丘中有李

李見何彼穠矣

毛詩多識卷五

長白多隆阿著

鄭風

無折我樹杞

毛傳云杞木名也孔疏云四牡傳曰杞枸樾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夫詩中所載之杞有二一枸杞一杞樾杞樾不植自生杞樾不植於里巷則此杞宜為杞柳也說文云柳小楊也埤雅云柳與楊同類縱橫顛倒植之皆生柳之種類不一而鄉村所樹者多為杞柳長條下垂木性柔輒用火逼揉之可為箱篋告子言杞柳為栝栳者即此柳易栽植早春插條得土便生葉似桃而狹長花為小穗長半寸餘繁縷盈條春老絮飛似葦荻花鋪地如棉黃絲嫋嫋點綴村景亦屬不可少之木也陸疏云杞柳屬生水旁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似以河柳為杞也微誤

毛詩多識五

源海叢書

無折我樹桑

桑見定之方中中明與後等謂桑以喻段之得桑以喻段之特也也

無折我樹檀

毛傳云檀強刃之木刃即朝言此木性堅也孔疏云檀材可以為車車行地之器非堅強之木不克勝之故小雅林杜大雅大明皆言檀車陸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其樹皮青白駁筮遙視似馬故謂之駁馬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可得駁馬槩迷一名挈槩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槩先殫皆言三木相似也注引齊書槩槩先殫李氏本草云檀有黃白二種葉皆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理體重而堅狀與梓榆莢迷相似關左惟有黃檀出於東邊外枝葉似榆莢芳譜云江南有望水檀夏不生葉忽然葉開當有大水農人以之占水旱此為檀之別種檀非異木

里巷所樹如北地白榆赤榆類耳

禮禘暴虎

說文云虎山獸之君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虢貓黠白虎黠黑虎此分虎之毛色而異其名然習見之虎惟有黎文無白黑者方言云陳衛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魃白關東西或謂之伯都易曰大人虎變書曰如虎如狼禮曰苛政猛於虎或取其皮之文或言其力之猛也虎面方圓狀似貓而大如牛巨曰開口鋸牙鉤爪短項健鬚細毛長尾牡毛色青牝毛色黃翠文黑章一嘯風生聲震山谷皮骨皆珍利之所在人則敢攫其怒威樂取之或曰虎所食之人其魂即為虎所役設計誘人陷入虎穴以供虎食名曰虎張亦或恨虎引獵人以斃虎關左板獵之家往往以殺虎為能問及虎張咸以為誣此說殆不可信俗呼虎曰大牲又呼之曰老牟子

毛詩多識五

源海叢書

弋鳥與雁

雁見匏有苦葉鳥水鳥爾雅釋鳥云鵠沈鳥郭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鵠陸疏云鳥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李氏本草云東南江湖海泊中皆有鳥數百為羣晨夜蔽天而飛聲如風雨所至稻粱一空埤雅云沈鳥善沒而又雅與與波上下此鳥關左極多種類不一俗則即其形色呼之其飛之疾者名風鴨其羽色蒼黑而大者名蒲鴨其翅白者名花鴨其食魚者名魚鴨總名曰水鴨又曰野鴨扁喙短尾形與家鴨略同而毛色各異夫鴨聲呶呶故名鴨古名鴛李巡曰野曰鳥家曰鴛禮內則云舒鳥翠爾雅云舒鳥鴛皆言家鴨也豈獨野鴨稱鳥漢書馬援傳云刻鵠不成尚類鴛鴦並言似謂野鴨則是野鴨亦名鴛此詩鳥雁並舉又曰弋則為野鴨爾雅言鳥雁醜其足蹠其踵企郭注謂脚指間有蹠蹠屬相著飛即伸其脚跟企直是言鳥雁之指爪相連飛則二足伸

於尾後也信然

顏如舜華

毛傳云舜木槿也爾雅釋草云楸木葦樊光注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郭注似李樹華朝生夕阻可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補林案品實高注華可陸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楸一名楸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李氏本草云槿小木也其木如李其葉未尖而無極齒其花小而豔或白或粉紅有單葉千葉者木槿為木本之華關左多植園亭以供賞玩本草以為木類爾雅列於草部說文舜作舜字從草爾雅名楸名槿字皆從木殆以槿無大木故列草內猶竹在不草不木間亦列草內也羣芳譜云木槿一名朱槿一名日及一名朝開暮落花木如李高五六尺多歧枝可種可插葉繁密如桑葉光而厚末尖而有極齒花小而豔大如蜀葵五出朝開暮落日仲夏至仲冬花開不

毛詩多識五

三

蕩海叢書

絕結實輕虛大如指頂秋涼自裂其中子如榆莢馬兜鈴之仁小兒忌弄令病癩俗名瘡子花夫木槿常有之樹大者高丈餘木皮白葉長微狹有極齒花大如盞色粉紅頗似大黍菊花瓣數層不止五出開於五六月北方早寒八月即不見花未有開至仲冬者小女簪戴未嘗病瘡王說不必盡信郭言花可食今亦未之聞也補林案槿花能煎油煎食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毛傳云扶蘇扶胥小木也補林案詩小學補注文毛傳木上無小字扶蘇定是木名補作形字非是後漢書扶蘇大木思當即檉也引呂覽東至補木之地管子稱柞樹為證蘇辛則謂即檉之補勝嚴解陸本無小字觀箋申傳語鄭本蓋有之說非沿誤本說尤然荷華扶渠也其華茵菴孔疏云下章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詩緝云山有扶蘇之木槿嫩不足道此蓋以扶蘇槿嫩聲音相近故以槿嫩

釋之荷水草或呼曰蓮池澤多植者爾雅釋草云荷扶藁其莖茄其葉蕝其本藎其華茵菴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菂郭注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補林案依說文則大名但曰扶藁荷是更遠是實今俗許物例也離騷云集芙蓉以為裳王注芙蓉蓮華也與郭說合補林案芙蓉字當作芙蓉說文未詳為荷荷已發為夫容是也統言之曰芙蓉高古許又說華折音之故有蓋爾夫容之別蓋之言含以結采言夫之大放音羣芳譜云荷為芙蓉花一名水芙蓉一名水芝一名水芸一名澤芝葉圓如蓋六月開花有數色惟紅白二色為多花心有黃葉長寸餘花褪蓮房成菂菂在房如蜂在窠至秋房枯子黑其堅如石謂之石蓮子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毛傳云松木也龍紅草也鄭箋云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羣芳譜云松百木之長猶公故字從公皮粗厚望之如龍鱗四

時長青不改柯葉爾雅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又云龍天薈又云

薈虞蓼補林案郭於龍天薈云未詳先隔謂即紅龍古也紅草郭注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虞蓼澤陸疏云游龍一名馬蓼葉粗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補林案名馬蓼別錄本草圖經並謂紅氏本草云馬蓼莖斑葉大有黑點其最大者為龍鼓此一木一草關左處處俱有松有數十種皆喬木其葉細如針長二三寸者名毛松其葉銳如刺短不及寸者名刺松其葉作片似柏若禽羽結房半尺餘如塔形子似荔枝核香美可食者名果松又有赤松黃松梁松依奇松羅漢松皆出東北邊外枝葉木理各異脂液俱香其材可貴龍草習見者三種俗亦名蓼又名水蓬科子名水紅子其節間有毛葉如菸草微圓花為長穗色深紅子扁如酸棗仁而黑小此圓圃種之以供玩賞者名紅蓼其莖與紅蓼相似子葉亦同花作淡紅色溝澗廣有不種自生者名野蓼其莖高一二尺葉狹似柳花青白微帶紅

毛詩多識五

四

遼海叢書



色生水中者名河蓼王象晉云蓼類甚多有青蓼香蓼葉小狹而薄紫蓼赤蓼葉相似而厚馬蓼水蓼葉闊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花皆紅白惟木蓼花黃白子皮生青熟黑人所堪食者三種一青蓼葉有圓有尖圓者勝一紫蓼與青蓼相似而色紫一香蓼與青蓼相似而香諸蓼春苗夏茂秋始花開蓓蕾而細長二寸枝枝下垂粉紅可觀水邊更多故又名水葒花一種叢生高僅二尺許細葉弱葉似柳其味香辣名辣蓼古人用蓼和羹後世飲食不復用人亦鮮種紙也蓋蓼類不一有水陸可食不可食之異潘岳閑居賦云蓼莩芬芳以芬芳言蓼是為香蓼此詩隲有之蓼惟水畔之野蓼相近王氏謂諸蓼蓓蕾長二寸而今所見者河蓼之穗差短其餘蓼屬花穗皆長尺餘故俗又呼曰龍尾花也

東門之堦茹蘆在阪

毛傳云茹蘆茅蒐也爾雅釋草云茹蘆茅蒐李巡注茅蒐一名茜可

毛詩多讀五

五

遼海叢書

以染絳郭注今之蓓也周禮地官掌染草鄭注染草茅蒐蘆豕首紫蒨之屬說文茜茅蒐也蒨與茜同關左有此草而無正名生離落叢樹中蔓延樹上結實如小豆兩兩相黏小兒或采食又有一種科生者莖高尺餘似石竹而粗大葉似剪秋羅花而粗澀結實如黍粒根大而色紅鮮如胭脂可種裁為貨此亦茜屬俗名紫草陸疏云茹蘆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蒨故貨殖傳云厄蒨千石亦比千乘之家李氏本草云蒨十二月生苗蔓延數尺方莖中空有筋外有細刺數寸一節每節五葉如烏藥而糙澀面青背綠七八月開花結實如小椒中有細子此固山間時有而采取以為貨者萃芳譜云茜一名過山龍亦以蔓生得名也說文言茅蒐茹蘆人血所生此以茜草色紅而字從草鬼故為是說然蒐又春獵名取義又當云何毋乃近附會邪徐廣注史記云茜一名紅藍其花洗緋赤黃然紅藍染色以花不以根茜草染色以根不以花兩

物之用判然各別而紅藍挺生茜草蔓生形質又異豈得誤認紅藍草今俗名紅花園圃多種之

風雨淒淒雞鳴啾啾

爾雅釋畜云雞大者蜀蜀子雞未成雞健絕有力奮說文云雞知時畜也玉篇云雞司晨鳥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李氏本草云雞類多五方所產大小形色亦異無外腎而虧小腸凡鄉村無故羣雞夜鳴者謂之荒雞主不祥若黃昏獨啼者主有天恩則雞雖常畜而亦靈禽也毛傳云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鄭箋云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南史袁粲傳云粲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廣宏明集所載梁簡文幽繫自序引用是詩文義亦同此皆主小序古義自淫詩說行知者鮮矣

有女如荼

毛詩多讀五

六

遼海叢書

毛傳云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鄭箋云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疏以爾雅茶苦菜為鄰風誰謂茶苦之茶茶委葉為周頌以薺茶蓼之茶孔疏謂鄭於掌茶注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則此茶乃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黃池之會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燿望之如荼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漢書禮樂志云顏如茶兆逐靡應劭注茶野菅白華也言奇麗白如茶也師古注言美女顏貌如茅茶之柔也茶者今俗所謂葦雞也爾雅云葦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茶為茅草英秀乃其華女之衣素衣者似之茅之實黏於華無實者亦有華故傳箋曰英曰秀先儒注經一字不苟如是夫古人之衣最重正色白為正色之一禮月令云衣白衣王制云縞衣而養老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此皆衣白之證至素帶純素則又以白為飾論語亦云素

衣覽裘可見昔人衣不諱白且喪服以麻不以絲此詩下文明言縞衣則是以絲爲之其非喪服明甚唐風揚之水不又云素衣朱襮素衣朱紱乎豈與素冠素鞵一例哉首章如雲此章如茶雲有五色亦非盡白細釋詩意如雲喻女之多茶猶雲亦以女多言也傳義似失之泥

士與女方秉蘭兮

毛傳云蘭蘭也鄭箋云男女感春氣並出采芬香之草是蘭爲香草今俗所謂蘭乃葉如薤韭花如馬蘭者非古所謂蘭也楊用修云世以似蒲莖者爲蘭九畹之受誣久矣攷之本草蘭一名蘭又名水香又名女蘭生水傍下溼處二月宿根生苗成叢紫莖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莖圓節長而葉光有歧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而葉有毛者爲澤蘭嫩時並可採而佩之八九月後漸老高者三四尺花開成穗如雞蘇紅白色有細子今吳人時之呼爲香草名女蘭者

毛詩多識五

七

遼海叢書

淮南子云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宜女子種之故又名待女花爾雅翼云蘭草大都似澤蘭盛氏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清水泚其中生蘭草名都梁香因山爲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三月於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蘭而祓除陸疏云蘭卽蘭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曰紉秋蘭孔子曰蘭爲王者香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茵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關左無蘭蘭而有澤蘭澤蘭宜下溼地有宿根其根似蒼朮而色白清脆可食三月生苗方莖一寸一節一葉對生如柳葉有皺紋外有密齒秋初節間開細白花如益母葉香微清花不結子夫此似蒿之蘭其香在葉而似薺之蘭其香在花香花之蘭盛行於世古之蘭草幾無人言及之改革遷流花草之微亦如是哉

也而今以白芍藥爲牡丹芙蓉荷花也而今以拒霜爲芙蓉桂三香木也而今以木荷爲桂蘭省預草也蕙零陵香也而今以建寧桂三香

蘭草按有蘭草與蘭中令變不聽今人以煎油說文謂蘭爲香草左氏宣三年傳云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司馬相如長門賦云席荃蘭而茵香皆言其香在草韓詩云蘭蓮也蓮生夏季非贈勺藥之時所宜有故注釋家不取焉

贈之以勺藥

毛傳云勺藥香草鄭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韓詩云勺藥離草也此因士女臨別相贈故有是名本草釋名云勺藥猶綽約也此草花容綽約故以爲名陸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何草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勺藥之羹七十食也陸氏泥毛公香草之言欲求香於柯葉置花不論故云未審但據漢賦知爲和味之草然此草處處有之稱名如古婦孺皆識蓋

毛詩多識五

八

遼海叢書

芍藥爲草中之花有宿根春暖苗地生紅芽尖銳如筍莖高二三尺四面生枝一枝五葉略似牡丹葉而狹長花開四月中色分紅黃紫白或粉紅種類不一皆可賞玩又有生於野者花瓣層疊薄色淺紅或真白味醜厚入藥名白芍藥其植於家園者花瓣層疊如錦酷似牡丹香氣沈郁大紅色者爲多或紫色黃色其根入藥名赤芍藥顏注相如賦云芍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故和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今人食馬肝者猶和芍藥而煮之

文無一名當歸芍藥一名將離故也羣芳譜言芍藥又有犁食黑牽

夷婁尾春諸名又言此花以揚州爲上謂得風土之正猶牡丹以洛陽爲貴也夫牡丹芍藥香生於花不在柯葉牡丹木本芍藥草本豔麗富貴皆稱國色故牡丹又名木芍藥而品第華芳者或以牡丹爲花王芍藥爲花相

齊風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說文云蠅蟲之大腹者從黽虫會意謂其蟲腹大如黽也陸農師云蠅交其前足有絞繩之狀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夫蠅類不一此言其在室者其色蒼故曰蒼蠅爾雅釋蟲云蠅虺扇郭注好搖翅坤雅云蒼蠅亂聲言羣蠅搖翅作聲與遠雞之聲相亂也蠅爲常有之物人人習見或言生敗灰之中或言茅根所化究無實指也

並驅從兩狼兮

毛傳云狼獸名爾雅釋獸云狼牡羴牝狼其子獫狁有力迅埤雅云

毛詩多識五

九

遼海叢書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善逐獸里語曰狼下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下所向故獵師遇狼輒喜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說文云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疏云狼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夫狼爲野獸處處俱有形似狗而毛色蒼貪殘害物白頰者尤狡捷其或效他獸聲及小兒啼聲俗曰狼嗥主不祥有智多疑人亦廣設疑陣以制之或作深阱內藏小豕以誘其入或於山澗要路各掛繩網多燃火繩逼之走墮擊以手礮往往有獲其皮溫而毛厚可爲褥和其糞燒煙直上不斜名曰狼煙又名烽火禮內則云狼燭膏玉藻云右虎裘左狼裘此陸說膏可煎和皮可爲裘之證今俗間有取狼皮爲裘者而狼膏可食則未之聞

人共六則後鄭注有狼左傳五牲杜注有狼內則狼其云狼猛捷人不能制而習獵之家惟打虎者乃稱妙技至於取狼則如探囊取物

不足誇耀也

折柳樊圃

毛傳云柳柔脆之木埤雅云柳柔脆易生與楊同類夫柳木多柔而不脆故可揉之爲栝椳互詳將仲子杞柳篇

雄狐綏綏

狐山獸詳北風孔疏云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故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左傳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也案焦氏易林云雄犬夜鳴雄雉在後梁女木蘭辭云雄雉脚撲朝雌兔眼迷離是獸以雄雌稱者不惟狐邯風雉鳴求牡又與牝雞一例散則相通信矣

蘇麻如之何橫從其畝

麻奈也見丘中有麻

無田甫田維秀驕驕

毛詩多識五

十

遼海叢書

詩緝云秀草似苗也說文云秀禾粟下揚生秀也下猶言禾粟也傳疏秀草出直上非若禾粟向根下垂故李氏本草云秀草秀而不實故字從秀穗形象狗尾故俗呼狗尾草原野荒田多有之孟子曰惡秀恐其亂苗也趙注秀之莖葉似苗魯語云馬廩不過稂秀注秀草似稂而無實云秀草似粟耳亦非無實熟則易落人其意也說見九蓋秀生於田其初生與苗相似亦苞亦秀亦有實粒疏而小或無粒穀中皆有之在稗田中者曰風稗在稻田中者曰秠稗在麥田中者曰鈴鐘麥在粟田中俗名穀秀草木草所言象狗尾者乃指粟田中之秀其莖葉皆似粟其穗毛長宛肖狗尾雖有實不可食或謂秀即稂小雅大田詩云不稂不秀稂秀並賦則秀與稂自是二物郭注爾雅謂稂爲秀類是言稂與秀相似非云秀即稂也

生而不成此之謂稂或作稂段注不成謂之稂已成謂之秀此

盧令令詩作鑿鑿云健也此三家字引

毛傳云盧田犬孔疏云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  
犬也漢書酷吏傳云昔韓盧之取菟也韓盧之菟上觀下獲應劭注  
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注良犬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  
之喻不忘殺王莽傳云遺將不予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細韓盧  
而責之獲也顏師古注韓盧古韓國之名犬黑色曰盧韓盧之菟  
不見也蓋田犬即今獵犬習獵之家常有畜者與守犬相似而腰  
細口大足長行最捷善解人意俗呼細狗出邊外韓為今山西地轉  
未聞有獵犬也

其魚魴鰈

毛傳云鰈大魚鄭箋云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詩緝云傳  
以鰈為大魚蓋孔叢子之說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遂以  
魴鰈與魴皆為大魚箋以魴鰈魚之易制者蓋以魴木中魚與盈車

毛詩多識五

十一

遼海叢書

之鰈大小相遠遂以鰈為魚子鰈林案下傳魴鰈大魚則此云鰈大  
車正引孔叢子為魚子失毛旨爾雅魚子李巡注凡魚之子皆  
名鰈鰈字通此鄭義所本但魴鰈皆魚名不應鰈鰈謂魚之子也  
夫諸儒注詩或從傳或從箋魴鰈既為中魚則鰈亦宜為中魚  
衛人所釣之鰈偶得大者而詫異之必非常有之物且得之符中符  
之大能幾許豈可入盈車之魚哉鰈一名鰈一名黃頰關左東北三  
江中皆有之俗呼曰鰈條鰈林案以鰈為鰈乃李時珍說後等已駁  
其說其確本草云鰈魚即鰈魚一名鰈魚鰈敢也鰈吟也食而無厭  
也又其性獨行故曰鰈李時珍云鰈體似鰈而腹平頭似鰈而口大  
頰似鰈而色黃鱗似鰈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啖魚最毒池中有此  
不能畜他魚傳箋雖異大小皆以相制為說取義自精或謂此但以  
魚類之衆與從人之多亦可備一解也

其魚魴鰈

毛傳云魴鰈大魚鄭箋云魴似魴而弱鱗夫魴即鰈也體扁而短與

鯢迥異此乃云相似近誤陸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  
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  
之魴幽州人謂之鴉鴉或謂之胡魴陸農師云魴好羣行相與故曰  
魴相連也故曰魴夫此魚今俗猶有呼魴者其餘諸名則未聞東北  
大江蓋廣有之體圓而長鱗細肉粗味不及魴冬肥可食陸氏言不  
及茹未免鄙之太過矣郭景純江賦云魴鯢鯢善注廣雅魴也  
司馬長卿上林賦云魴鯢鯢郭注鯢似魴而黑通雅鯢魴類也鯢  
當即陸疏之魴是魴鯢皆古人所珍今俗呼胖頭魚亦以其頭大名  
之

魏風

言采其莫

毛傳云莫菜也陸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  
毛刺今人縲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

毛詩多識五

十二

遼海叢書

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爾雅釋草云須蒨  
蕪郭注蒨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李氏本草云蒨蕪即酸模一名  
酸母一名山羊蹄所在有之根葉花形並同羊蹄但葉小味酸為異  
其根赤黃色此草關左廣有生山野田畔根如朽木春生苗莖高二  
三尺數寸一節細者內實大者中空葉莖俱似河蓼開青白細花子  
似榆莢而小莖分青紫二色莖紫者酸而澀莖青者酸而滑鄉人采  
嫩莖食之呼曰酸漿燈籠草亦名酸漿而與此物迥異此草古名莫  
以味酸故名酸模蒨蕪為酸模轉音酸迷酸母亦酸模之轉音乾絳  
又酸漿之轉音也或有以莫為蕪者林案齊民要術以紫蕪為蕪  
別名蕪名迷蕪莫名酸迷故誤合為一或以蒨蕪為蔓菁爾雅曰須  
蒨蕪又曰須蒨蕪葑為蔓菁葑葑蕪同名曰須故誤合為一紫蕪  
葑葑味皆不酸莫味獨酸食之者衆此可別山陰陸氏言莫如楮實  
而紅吳越人謂之茂子此又似以爾雅之蕪葑當莫莫茂為轉音蕪

苒與茂亦為轉音故誤認爲一也林案切韻每音茂俗作苒有每梅二音韻皮苗反野人讀若地

言采其桑

桑見定之方中

言采其蕒

毛傳云蕒水鳥也爾雅釋草云蕒牛屑陸疏云蕒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李氏本草云澤蕒一名鴝瀉一名及瀉一名瀉一名芒芋一名禹孫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性能瀉水故名瀉禹爲治水之人澤瀉爲治水之草故名禹孫夫爾雅以蕒爲牛屑以瀉爲蕒郭注以蕒爲水蕒以瀉爲澤瀉似爲二草陸疏併之爲一爾雅一物而兩載者篇中多有正不必強分也

圓有桃

桃見桃夭

毛詩多體五

十三

遠海遺書

圓有棘

毛傳云棘棗也蓋酸棗見凱風林案說文棘棗小棗也生者傳以棘釋棘則小棗而非酸棗矣

坎坎伐檀兮

檀堅木也見將仲子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毛傳云貍獸名鄭箋云貍子曰貍爾雅釋獸云貍子貍蓋貍即貍之本字說文貍者北方多種非獸名林案段注謂今字皆假貍下云似狐善睡獸也貍下云貍之類例說釋多種俗用字不必改也貍類言貍與貍相似而非一物與爾雅異正字通云貍似狸銳頭尖鼻斑毛溫厚可爲裘墨客揮犀云貍狀似兔性嗜紙人或擊之行數十步輒睡夫貍爲山獸凡大山中皆有之俗呼曰豪子豪貍字音之轉形似犬背黃色毛氄輕暖集皮爲裘貴亞於狐性好睡獵人往往乘其酣睡掩取之入之酷嗜睡者鄉俗呼之曰睡豪子是睡爲豪子本

性也貍與貍亦轉音字鉅與纒又同音許氏以鉅爲貍屬殆以貍爲

纒也林案神說考工記貍不貍汝開讀在河北不貍有貍此類

子纒也注謂一類子纒或曰類注以纒與今爾雅不合爾雅人子類

乃纒也注謂一類子纒或曰類注以纒與今爾雅不合爾雅人子類

果如所說者則見爾雅本具而鄭以無據也纒似豕毛蒼白斑駁

不純皮厚爲褥去潮溼形與貍似而與貍異類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毛傳云獸三歲曰特廣雅云獸四歲曰特林案獸召弓云齊傳三歲曰特四歲曰特或謂以縣紅爲例特當是獸名考爾雅豕生三歲曰特豕一特豕則豕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毛傳云鶉鳥也此鳥俗名鶉鶉見鶉之奔奔

碩鼠碩鼠

毛詩多體五

十四

遠海遺書

鄭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此惟解碩字之義而未解碩鼠爲何鼠鄭氏注易音如鼯鼠引詩此句爲證是以碩鼠爲鼯鼠也林案鄭氏注易音如鼯鼠引詩此句爲證是以碩鼠爲鼯鼠也

鼠爲何鼠鄭氏注易音如鼯鼠引詩此句爲證是以碩鼠爲鼯鼠也林案鄭氏注易音如鼯鼠引詩此句爲證是以碩鼠爲鼯鼠也

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林案釋五技通釋後漢書謂碩鼠通而詩碩鼠亦通五技則此則說文爲一乃又謂此鼠非碩鼠立義不定徒使

碩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

鼯鼠此鼠關左有之居士穴大如鼯鼠皮如鼯鼠好食豆俗呼豆鼠

年老成魅惑人廣雅云鼯鼠碩鼠雅云鼯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

立交兩前足而舞一名雀鼠一名碩鼠性貪好在田害稼禮言迎貓

食田鼠碩鼠亦田鼠類也

唐風

碩鼠碩鼠亦田鼠類也

碩鼠碩鼠亦田鼠類也

碩鼠碩鼠亦田鼠類也

碩鼠碩鼠亦田鼠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林案說  
文作悉蟹

毛傳云蟋蟀也爾雅釋蟲云蟋蟀蝻郭注今促織也亦名蜻蛚方  
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葦陸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  
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葦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  
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婦婦驚是也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  
林案說  
雅作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注  
引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  
之蜻蛚蓋蟋蟀種二有在野在家之異其在野者圓頭修股形似阜  
蝨而小色黑如漆翼短不飛而善躍多居黍禾田中其在家者形略  
同色微蒼而有白花文暑居庭外石砌敗垣之中或居古牆頽壁之  
下應秋則鳴白露乍涼聲徹夜不息天漸寒則移進堂屋故此詩曰  
在堂寒漸重又移居窳畔故蟋蟀名窳馬俗呼曰趨趨即促織二字  
音聲之轉前明宣德間宮中好作鬪促織戲則蟋蟀又為好鬪之蟲

毛詩多識五

十五

遺海彙考

考王仁裕開天遺事云每秋宮中妃嬪以金籠捉蟋蟀置枕畔聽其  
聲負喧雜錄云鬪蛩之戲始天寶間長安富人鑲象牙為籠蓄之則  
此戲自古有之蠶海集云葦性陰妒相遇必爭鬪此皆家蟋蟀非野  
蟋蟀也陸氏言蟋蟀正黑有光者此為野蟋蟀又言蟋蟀有角而蟋  
蟀但有鬚未見有角者殆誤

山有樞隔有榆

毛傳云樞莖也樞一作蘗見魯詩又作蘗爾雅釋木云蘗莖郭注今  
之刺榆林案說  
以別之漢地理志山樞字與雅同似正體而實後造之字故  
說文夫刺榆之名今俗猶如此呼此木初生多刺鋒銳如針大小成  
行密綴枝上每刺下各生葉一叢嫩時采之可淪為蔬陸疏云樞其  
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為茹美滑如白榆榆之類數十種葉皆相似  
皮及木理異蓋刺榆白榆不惟木理異結子亦異白榆子如錢刺榆  
子如粟嫩皆可食嵇康養生論云榆令人瞑博物志云啖榆則眠不

欲覺此言凡榆之葉皆然不專謂刺榆也刺榆葉比他榆狹小粗糙  
綿澀不光澤外有細齒木色黃白最堅韌生長最遲非近百年不克  
成材木理多蟻絲制為器具花紋可珍用者貴之嚴氏詩緝云榆者  
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釋木榆白粉孫叔然云榆白者  
名粉毛於東門之粉以粉為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粉也誤矣夫  
爾雅榆白為句粉為句陸氏誤以白粉為句故嚴氏正之林案說  
詳其當也爾雅之誤則謂之木榆並無此語陸氏誤記許為陸平按  
許云用理木則無病王英友是東門之粉乃為白榆此詩之榆  
乃渾指諸榆為隔木山間亦有俗皆以木色命名如黃榆赤榆之  
類多非古義爾雅於刺榆白榆外又云無姑其實夷此又為榆之一  
種名曰姑榆郭注姑榆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  
所謂蕪蕪本草集解又有樹榆一名榆類之多可想見矣

山有樞隔有樗

毛詩多識五

十六

遺海彙考

毛傳云樗山樗樗也林案說  
文樗乃樗之變體謂當作樗惟無樗下之  
類漆樹似棗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樗子一名土  
樗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  
名此為樗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樗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或謂之樗  
櫟樗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多曲少直枝葉茂好華如練而  
細葉正白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  
之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樗材可為弓弩幹孔疏云俗謂曰樗樗漆  
相似如一林案說  
樗乃樗之或謂樗見馬一木見在子又名樗李氏  
本草云樗樗一木三種也樗木皮細肌實而赤嫩葉香甘可茹樗  
木皮粗肌虛而白其味臭惡數年人或采食樗木即樗之生於山中  
者木亦虛大梓人或用之然爪之如腐朽故古人以為不材之木夫  
樗為山樗樗為樗木關左俱有樗名吳樗樗名紐筋臭樗與香樗枝

葉皆似黃蘗但椿葉芬香嫩時可食椿葉薰臭木亦空虛僅可作薪  
粗葉似榆木最強韌匠人取之以斲車輪此木絲理旋轉而生故名  
紐筋又曰牛筋牛筋蓋言此木之堅紐筋蓋言此木絲理曲也晉唐  
應制詩多用萬年枝即扭也扭名檀借取億萬之義注者以為冬青  
誤扭轉為紐又轉為牛皆音聲之似也

山有漆隔有栗

漆栗皆木名見定之方中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毛傳云椒聊椒也鄭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椽之實蕃衍滿  
升非其常也椽林案阮文達據爾雅謂者謂聊與椽同傳文也上  
尤箋一椽之實即承傳而述言之也爾雅椒聊釋木云椽大椒郭  
檜檜葉茶與林亦同今本鄭箋誤從手作椽爾雅釋木云椽大椒郭

注今椒樹叢生質大者名椽陸疏云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莖葉堅而  
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泉諸山間有椒

毛詩多識五

十七

遼海叢書

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  
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  
其味似橘皮烏山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寇氏本草云  
秦地所產故名秦椒今則處處皆有種之者多雖名曰椒而不呼曰  
秦有名為秦椒者是草本實似小瓜味最辛生青熟紅與此椒迥異  
李氏時珍云椒始產於秦今處處可種最易繁衍其葉對生一枝五  
葉莖葉有刺四月生細花五月結實生青熟紅大於蜀椒其目不及  
蜀椒光黑也羣芳譜云椒一名花椒一名大椒一名檜一名秦椒生  
秦嶺泰山耶瑯間乘五行之精葉青皮紅花黃膜白子黑氣香最易  
繁衍此物今俗亦呼花椒食品所需種於園圃雖長遠條而無大樹  
葉如槐而小刺亦對生實如梧子皮色紅而不光潤乾老自裂中銜  
黑目味辛而香調和羹湯無家不用未見有取此合茗茶者離騷云  
雜中椒與蘭桂兮又云懷椒糈而要之九歌云奠桂酒兮椒漿九章

云折芳椒以自處皆於椒之馨香有取焉邵疏爾雅云本草有秦椒  
蜀椒兩種蜀椒一名巴椒一名蔞藪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  
短實細蜀椒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於葉間如小豆顆而圓  
皮紫赤色此椒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肉厚氣味濃耳  
夫陸氏所謂竹葉椒似今俗所用之胡椒其所謂海鳥之長粒椒似  
今藥材中所用之川椒邵氏所謂秦椒蜀椒皆為花椒所謂蔞藪者  
即茱萸此說文所云椒屬者也禮內則云三牲用藪是古茱萸亦佐  
烹調之用凡椒味皆辛芳此詩則不取其味之芳而取其實之蕃所  
以喻沃之盛大蓋言椒為小木今不得忽其為小而見其遠條矣  
憂深慮遠忠告之心溢於言外惟遠條故見蕃衍非於實之多少相  
較量也箋言椒少實似非詩義椽林案後漢紀注引漢官儀云皇后  
注后妃以椒聊壁取其繁衍多子鄭音少實  
蓋徒欲以反常為喻而不覺轉失椒性也

網繆束芻

詩緝云芻草也說文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

楚小木蒯也見漢廣

有林之杜其葉滑滑

毛傳云秋特生貌杜赤棠也爾雅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

棠此蓋言白者名棠赤者名杜同為山梨而色有赤白之別非別木  
理之赤白乃別果實之赤白果色白者細而甘果色赤者粗而澀杜  
赤皮梨也說文云杜赤棠也杜曰棠杜曰杜舍人曰白者為棠赤者  
為杜為甘棠為赤棠陸疏云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  
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舍人說與雅合陸說與雅戾而與今所目  
驗合許說尤新異如以棠之色分杜也安見白者屬陽赤者屬陰  
邪如以結子不結子分杜則杜固結子棠亦結子也邵疏爾雅云  
甘棠味滑美而杜味酢澀此味之殊杜赤棠白者棠此色之殊杜曰

毛詩多識五

十八

遼海叢書

棠杜曰杜此性之殊繁傳謂木杜者去其杜則杜者不實夫果分  
杜杜桃杏中往往見之獨生者不結實有雙株則結如見有不結實  
者取彼結實樹枝削作斲釘此樹腹上則結實矣亦有於樹下聚池  
樹影照於水中亦結實物性異常其理不可測也然而棠之不結實  
者則未之見此木多特生枝葉密比蔭及一畝者蓋常有之詩義言  
林杜有葉滑滑而盛以反興人之孤子獨行無助傳既以枝葉不相  
比取正興立解而於次章菁菁又解作葉盛不免自相矛盾矣

肅肅鴉羽集于苞樹

毛傳云肅肅鴉羽聲也集止苞樹杆也鴉之性不樹止鄭箋云君  
子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鴉之樹止然爾雅釋木樹杆郭注云柞樹  
此一鳥一木關左俱有鴉俗呼曰鴉樹俗呼曰尖柞陸疏云鴉鳥似  
雁而虎文連曉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樹今作櫟也其子爲阜或言  
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郭璞云鴉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

毛詩多體五

十九

遼海遺書

約陸佃云鴉亦名鴉鴉易林曰文山鴉豹段成式云鴉遇鷲鳥能激  
黃射之糞著毛悉脫上林賦鳴鴉鴉鴉顏注云鴉卽今俗呼爲獨豹  
者也豹者鴉聲之訛耳蓋鴉形似蒼色家鴉羽毛有文不似豹而有  
豹名以鴉鴉音相似也李氏本草云鴉水鳥也其飛也肅其食也鹵  
肥膾多脂肉粗味美此鳥大如雁形亦相似色蒼黑無後趾故不能  
木棲鴉性同雁雖爲水鳥不食蟲魚惟於田中尋食遺粟鴉與雁肉  
皆屬五葷持齋所忌然雁則昏禮用之取其性貞而鴉性淫汚則爲  
人所同賤也或云此鳥純雌無雄有他鳥映日高飛則鴉低飛下承  
其影卽孕俗因呼爲百鳥妻呼婦女之母曰鴉義亦取此然鴉實有  
雄者其說不可信樹一名柔毛傳爾雅作杼皆字相似之說說文云  
樹柔也其實阜一曰樣卽樣也柔一作芋莊子齊物論云狙公賦芋  
司馬彪注芋橡子也此木多生於山葉花俱似栗其實亦如栗而圓  
外有殼包其半殼名橡斗貨之染阜實名橡子食之微澀木皮似柞

而與柞異柞葉大而闊樹葉狹而長郭注以樹爲柞誤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稷黍見黍離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

轉山棗也見凱風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

桑見定之方中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

稻粱俱穀名爾雅釋草云稌稻粱赤苗白苗郭注稻今沛國呼稌  
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白梁粟爾雅翼云稻米粒如霜性尤宜  
水一名稌然有黏有不黏今人以黏爲稌不黏爲秠秠稌案稌之自  
名稌之言硬故不黏者以爲名稌  
卽此之重文類俗作糯一作糯又有一種曰秠比秠小而尤不黏  
其種甚早今人號秠爲早稻秠爲晚稻六書故云稻性宜水亦有同

毛詩多體五

二十

遼海遺書

類而陸種者謂之陸稻記曰煎醴加於陸稻上今謂之旱稜稜林案  
稻之陸南方自六月至九月穫北方地寒十月乃穫羣芳譜云稻一名  
稌有稌有糯禮記祭祀謂稻爲嘉蔬稌林案稌爲蔬大之類後人成  
誤加草故釋文有作蔬之本  
周官有稻人漢有稻田使者蓋通稌糯而言也有水旱二類南方土  
下泥塗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澤土宜旱稻種類甚多色之紅白亦  
異關左地廣土厚穀類最繁稻粱俱有稻呼曰稌字亦作秠或亦呼  
曰黏黏稻呼曰黏稌間呼曰糯亦作稌無水稻惟有陸稻其白稌皮  
者曰白稌其赤稌皮者曰紅稌無他異名或以稻之黏者爲稌集韻  
除稌稻也是也或以不黏者爲稌周禮食醫注鄭司農說稌稌也是  
也考說文稻稌互訓則稻稌爲大名而稌稌爲分別黏不黏之名故  
訓問有黍差而今俗不問黏不黏概呼曰稌至稌名則無之古義所  
以日晦矣梁卽粟俗呼曰穀米名小米莖葉似稻而皆有毛稻實似  
麥粟實似黍穗之大者長尺餘似狗尾草農人隨其形色呼名或曰



梁蜀黍即高粱俗名紅梁莖葉似粟黍而高大過數倍實多赤亦有白色者廣志云有具梁解梁有遼東赤梁赤梁即高粱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

杜赤棠也解見前

葛生蒙楚歛蔓于野

毛傳云葛生延而蒙楚歛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葛為蔓草詳葛覃楚為小木詳漢廣歛亦蔓草爾雅釋草云蕒菀莠說文云菀白菀也或作歛繫傳云本草白菀藥也一名菀莠作藤生根似天門冬一株下有十許爾雅之蕒郭注未詳觀於錯說可知即許書之菀亦即毛詩之歛陸疏云菀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毛晉陸疏廣要云本草菀有赤白黑三種疑此是黑菀也夫菀名白菀是言其根色白者其子色黑者名黑菀其根表裏皆赤者為赤菀處處有之蔓延草中莖最細葉似山藥開小

毛詩多識五

二十一

遼海叢書

白花其根每節結實形如芋藥材中用之名白蒺藜子

葛生蒙棘歛蔓于域

棘見凱風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毛傳云苓大苦也即甘草郡風節兮詩曰隰有苓是苓生於下隰地非山草采苓山巔者蓋以無為有也下二章采苦采葑類此穢林案甘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毛傳云苦苦菜也見谷風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毛傳云葑菜名也亦見谷風

毛詩多識卷五終

秦風

有馬白顛

毛傳云白顛的類也孔疏云釋畜馬的類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類顛也類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的今本爾雅作駒郭云戴星馬義本舍人易說卦傳震於馬為的類林案說文曰部的明也引易為的顛的顛字說文顛下又云一日馬白顛則顛一名正字震之初爻為陽

二爻上爻為陰陽色白陰色黑初為首有白毛在首之象顛為頭頂馬之兩目正中有白毛的然著明如戴星然曰白顛

阪有漆隈有栗

漆栗俱木名見定之方中

阪有桑隈有楊

毛詩多識六

遼海叢書

桑楊皆木名桑見定之方中楊為柳屬而與柳異王氏羣芳譜云楊有二種白楊葉芽時有白毛裹之及盡展似梨葉而稍厚大淡青色背有白茸毛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救救有聲高者十餘丈大者徑三四尺青楊比白楊較小樹亦皆直高數丈大者徑二三尺葉似杏而稍大色青綠北方材木全用楊柳槐榆四木是以人多種之夫楊在關左不止二種青白之外又有赤蒼色者俗皆因其皮色命名葉有大小之分形皆相似其葉俱互生不對生葉初萌有膠相黏亦無白毛相裹青楊之花似絮春老飄飛白楊於葉前作花繫繫成穗紅紫盈枝色極纒豔王氏所言白楊似今響楊大葉長蒂因風作聲猶非俗所謂白楊也植宜下隰地木質不甚堅而能任重二三十年便成巨材是嘉樹也

駟駘孔阜

毛傳云駟駘阜大也孔疏云檀弓言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駟則駘為

黑色蓋駘即鐵言馬之色黑如鐵也禮月令孟冬駕鐵驪冬季水旺水色黑駕鐵驪從冬令也字又作戮漢書地理志云車轡四載小戎之篇林案蓋蓋說文云駘馬赤黑色夫馬之毛色黑而帶赤者頗少宜為今之鐵青色

載獫狁驪

毛傳云獫狁驪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狁爾雅釋畜云長喙獫短喙獫狁獫狁二字皆從犬是為六書本字狁驪是為六書假借字嚴氏詩緝云以輕車載田犬之獫狁其驪逸謂休其足力然則盧令令之盧亦不宜作韓國駿犬解邪僂矣

駕我騏驎

毛傳云騏驎文也左足白曰驎孔疏云色之青黑者名為騏驎名為騏驎知其色作騏文說文云騏驎文如騏也爾雅釋畜云馬膝上皆白惟驎後右足白驎左白驎左白驎林案孔疏引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為騏驎後左驎右驎

毛詩多識六

遼海叢書

傳震於馬為鼻足震之下爻為陽色白上二爻為陰色黑故白足之馬有震象今俗名四足皆白之馬曰雪裏站林案徐松謂爾雅之孤蹄其馬性多桀驁云能妨主惟後右足白者謂之驎打孤蹄飛馬者右下執鞭足以服之今按徐說為後此乘馬家言時驎驎以記兵車方詩其駘

駟駘是中駟驪是騶

毛傳云黃馬黑喙曰駟鄭箋云赤身黑鬣曰駟孔疏云爾雅有駟白駟駟馬白腹駟說者皆以駟為赤色若身黑俱赤則為騶故為赤身黑鬣說文駟下云赤馬黑鬣尾也與箋合駟下云黃馬黑喙與傳合驪下云馬深黑色與魯頌傳純黑曰驪合林案釋畜白馬黑驪驪白馬而黑驪之稱與毛許相異諸儒謂爾雅白馬乃黃馬之誤其說非是說郭注今之淺黃色者為駟馬則郭本必作黃馬可知

蒙葭蒼蒼



者名榎也北方無楠楸有刺楸小槐亦有楸名而皆非此詩之條此詩言終南所有皆為山木梅條並詠皆為大木條為山楸不得誤以為似槐梅匹豫章不得誤以為似杏

交交黃鳥止于棘

黃鳥鶉也見葛覃棘林葉黃鳥黃雀也故傳曰交交小棘酸棗也見

凱風

交交黃鳥止于桑

桑也木也見定之方中

交交黃鳥止于楚

楚小木荊也見漢廣傳箋皆謂黃鳥之止適得其所夫楚非大木集者不安古借作辛楚解陸機詩慷慨含辛楚是也棘古借作急迫解小雅獾猶孔棘是也禮喪祭用七喪事之七獨以桑木為之說者謂取桑喪同音之義詩言止桑殆亦同意得所之注疑非詩旨也

毛詩多識六

五

遼海叢書

東學詩亦謂以黃鳥之失所止與三良之不得其死

賦彼晨風鬱彼北林

毛傳云晨風鶉也爾雅釋鳥云晨風鶉郭注鶉屬陸疏云晨風一名鶉似鷄青黃色燕領鉤喙鶉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鶉燕雀食之晨借字說文作鶉亦以鶉風為鶉孟子為叢殿爵者鶉也趙注云士鶉左氏傳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鶉鶉之逐鳥雀則鶉允為鶉鳥之最矣此鳥關左廣有之形似鷄羽藍灰色有花文圓目凸出爪鉤而利長尾健翼其飛迅疾有聲故有風名食雀不食燕其取雀亦以爪捉不以翼擊問彼畜鶉之人亦言其不捉燕陸誤本草言鶉屬食燕則死此又可證也晨風即雉小雅賦彼飛雉言其捉雀有準也晨風即為大雅為飛戾天言其飛疾如也賦疾飛貌鬱木盛貌詩言賦者為晨風鬱者為北林晨風既見其賦北林既見其鬱矣而君子則未之見故憂心欽欽焉此章二彼字與下章二有字為對文傳

言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北林上下語意似隔膜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駿

毛傳云櫟木也駿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柞木蓼子亦房生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駿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駿筭遙視似駿馬下章也棗樹櫟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謂獸夫柞櫟屬木蓼椒屬陸氏舉秦人語釋秦詩意主柞屬說文以櫟為櫟木棗為櫟實意主椒屬許別柞櫟為二攷之本草則柞櫟原為一木爾雅所謂櫟其實棗者與柞實櫟正同櫟今俗謂之尖柞與名柞之柞有別是柞櫟之名關左亦有呼者不僮秦人語也孔疏引孫炎說云櫟實櫟也有棗槩自棗也櫟實有斗櫟斗槩實內藏其半外露其半不得謂柞實不可言棗也段注說文云陸以為秦詩當是柞櫟今觀許

毛詩多識六

六

遼海叢書

氏櫟棗二字連屬正與陸所云木蓼子房生為棗者合然則許意謂木蓼也草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棗斗木部柞下云柔也其草一曰棗此則謂草斗為櫟實正陸所謂秦人謂柞櫟為櫟又云柞今柞櫟也草下櫟實字非木部之櫟許意柞柔棗草為一物是名柞櫟亦名櫟而非柞也亦非子棗生之櫟也柞與槓為類櫟似椒櫟鄭箋大雅云柞櫟也則以柞與柞櫟合為一耳然則柞櫟一物柞亦一物乎非也蓋柞柞櫟二木相似而非一種柞櫟之實名櫟其殼名阜斗非柞櫟之柞也柞柞葉大而微圓一名大葉櫟一名波羅樹一名柞科皆柞柞音聲之轉柞櫟葉狹而長似栗俗名尖柞柞有柞名櫟亦有柞名故致淆亂陸謂柞即柞櫟柞櫟不謂柞與柞櫟即柞也柞櫟初生叢故名苞年近百始成大材漢書李恂傳拾櫟實以自資注云櫟櫟實即此柞櫟也駿木名非獸名陸義為長以獸名木古恆有之如羊桃牛棘鼠梓鹿梨皆是也或曰羊牛鼠鹿雖為獸而桃

棘梓李仍為木故可以木名然爾雅言李亦名駁矣不疑李名駁又何疑此木名駁哉六駁之木一名駁馬堅韌似檜芬芳似椒葉小似榆皮既似柏木色白而細紋有香氣制為器皿於暑月盛羹湯二三日不臭敗俗呼曰爆馬爆駁字音之轉或曰火焚此木聲如爆竹故名此木關左有之生於大山人跡罕至之處見者即伐故無大材楊氏丹鉛總錄云駁馬今北方名報馬生輝縣山中是蓋不知此木之性遇火則爆故以爆報同音字為名孔疏據山海經有獸名駁以申毛義然詩中用物惟取其常山隰所有當屬習見漫及怪獸不足信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棣

毛傳云棣唐棣也棣赤羅也孔疏云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棣未詳聞也夫唐棣常棣皆名棣而此棣為山所有似非唐棣唐棣為隰木常棣乃為山木疏云未詳孔氏蓋疑此棣為常棣也

毛詩多識六

七

遼海遺書

例對文則別散則通釋文明曰唐棣常棣故傳棣雅義分釋之常棣此經但曰苞棣故傳不取別白而舉一棣以釋之不可泥也 常棣即郁李木低叢生結子似李而小甘酸可食又有似櫻桃者則為常棣別種顏注急就篇云其子熟時正赤可啗俗呼為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生於山岡若唐棣不生於山為大木不叢生此棣云苞是常棣也棣說文作棣引此詩亦作棣云棣羅也即今山梨一名樹梨一名楊棣爾雅釋木棣羅郭注云今楊棣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疏云棣一名赤羅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如梨者李氏本草云山梨野梨也處處有之山梨如杏其木紋細密赤者紋急白者紋緩夫野梨多生於野不種自生雖名山梨山中頗少葉似楊而有鋸齒實似杏而蒂最長花白如雪瓣五出紫葉香芬關左所見十數種總呼曰山梨又曰酸梨渣滓粗澀堪食者少而其佳者甜香玉美有玉乳快果諸名郭云似梨陸云如梨蓋以圍梨相比言棣不若圍

梨之大故曰如曰似也棣木有赤白二種實亦有甘酢二種其木理花紋色赤傳云赤羅赤言棣木之色羅言棣木之紋也棣實之佳不能純甘而俱帶酸意實大者不過寸餘熟爛香美未有脆者埤雅云楊棣木紋細密如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此言山梨不一木理亦不一惟花紋如羅者名棣也

陳風

東門之粉苑丘之楸

毛傳云粉白榆也楸杼也夫粉子名英楸子名橡英名榆錢橡名阜斗粉多種於閭里楸多生於山邱楸見鴉羽粉則楸之一種也爾雅釋木云榆白粉郭注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說文云粉粉榆也孫炎云榆白者名粉郭注內則亦云榆白曰粉或以榆為白粉者誤傳以粉榆皮白本諸雅義釋為白榆白榆葉似刺楸而大結莢勻圓纍纍如貫每莢中有子五月即老風吹墜地著土即生乘嫩采取調

毛詩多識六

八

遼海遺書

醃醬烹食之名榆錢羹禮云葦苴粉榆兔蕘澆以滑之是粉入食品自古已然此詩之粉言在東門蓋里樹也里中之樹多植榆柳埤雅云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人就以息焉漢書郊祀志云高祖禱粉榆社粉榆鄉名高祖立社於此故名粉榆今俗鄉社亦多植榆歷年既久遂成大材其枝葉繁密其外皮蒼白近木內皮色白而黏滑匠人造車恆用之

不績其麻

麻桌也見邱中有麻

視爾如收貽我握椒

毛傳云收苳菜也椒芬香也鄭箋云男女交會而相悅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苳菜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爾雅釋草云收蚺苳苳戎葵郭注收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苳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蓋蚺蚺即苳菜字作苳苳以此花為草類字作蚺蚺以此花



秋間著細穗青花其根黃白而輕虛二八月采之此草北方不出而  
芒麻芒線芒布為商賈常販之貨許言芒為絲屬絲下又云泉屬本  
為野草今則種藝之以廣其用絲又作漬俗名噴麻補林案謂即類  
之異文又作類

可以漚菅

爾雅釋草云白華野菅郭云茅屬此言菅為茅類非謂菅即茅也說  
文云茅菅也菅茅也二字互訓則是合菅茅為一物夫茅可為菅蓋  
及供祭祀縮酒用菅可為繩索及束物織履屨用此詩言菅與麻同  
漚未聞茅亦可漚也春秋成九年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正義引  
陸璣詩疏云菅似茅滑澤無毛助宜為索漚及曝尤善此言菅可代  
絲麻未聞茅亦可代絲麻也小雅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菅茅分詠本  
屬二草菅茅在關左徧地俱有而他草之可苦屋可綯繩勝於菅茅  
比比皆是故菅茅未見人用也

毛詩多識六

十一

遼海叢書

東門之楊

楊大木見車鄰

墓門有棘

棘小木見凱風

墓門有梅

毛傳云梅柎也夫詩之言梅者有二一柎梅一杏梅其梅之名柎者  
則為大木其梅之類杏者則為果屬傳於召南標有梅曹風其子在  
梅小雅侯栗侯梅皆無說而於秦風有條有梅與此詩梅下皆釋曰  
柎終南之梅與條同生於山條為楸梅為梗大木成林從其類也而  
此詩首章曰有棘次章曰有梅棘梅並詠柎非棘類似不宜釋之曰  
柎鳩鳩之詩次章言其子在梅三章言其子在棘與此詩首章言有  
棘次章言有梅正同補林案謂王注天門則此詩兩章  
皆作墓門有棘蓋三家本與毛異則此梅不宜  
為柎宜為似杏之梅矣

有鴝萃止

鴝或曰鴝鴝詳爾雅說文及諸儒傳注竊不以為然夫詩中有鴝  
鴝連言者如鴝鴝鴝鴝既取我子是也有鴝鴝分言者如為泉為鴝  
鴝彼飛鴝是也鴝鴝連言則此鳥名雀乃爾雅之茅鴝郭注所謂鴝  
鴝是也單以鴝言則此鳥為泉乃爾雅之泉鴝郭注所謂上泉是也  
或者疑之以字作鴝不作泉不知鴝泉同聲古多通用郭注爾雅狂  
茅鴝云今鴝鴝似鴝而白注怪鴝云即鴝鴝注泉鴝云上泉三鳥皆  
名鴝皆為惡鳥上泉即泉也巴蜀異物志云鴝鴝體有文色俗因形  
名之曰鴝又名訓狐一作泉則是鴝即泉也毛傳云鴝惡聲之鳥也  
鄭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鴝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樹因惡矣  
陸疏云鴝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蓋鴝鴝為茅鴝大  
如家鴝泉最小大如鴝鴝此言大如斑鳩正是泉也說文云泉不孝  
鳥也故日至捕泉磔之從鳥在木上段注云漢儀夏至賜百官泉羹

毛詩多識六

十一

遼海叢書

漢書音義孟康曰泉鳥名食母破獵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  
吏祠皆用之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泉五月五日作泉羹以賜百官以  
其惡鳥故食之也此鳥頭圓目大形如貓關左俗呼曰貓兒頭羽色  
蒼黃有斑文食蟲亦食桑甚古人取入食品禮內則言不食鴝鴝謂  
脇側薄肉不堪食餘皆可食也莊子言見彈而求鴝炙亦謂鴝美可  
炙食不必盡屬欲絕其類也史記賈誼傳云有鴝飛入賈生舍止於  
坐隅楚人命鴝曰服淮南子云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注鼓造謂  
泉泉羹古制故高說云然泉即鼓造之合聲也邵疏爾雅言鴝為鴝  
類非泉然茅鴝怪鴝夜飛晝伏不入人家至泉入人家則屢見之世  
以為不祥主喪亡亦驗則鴝的是泉即鴝也其首有雙毛角似貓  
形俗又呼曰野貓諺云野貓進宅無事不來是古今同惡之鳥也蓋  
不惟其聲惡其性尤惡泉雖能飛遂食其母餘頭不食懸於枝上故  
字或作泉從鳥頭在木上於六書為指事也鴻雁之義鴝鴝之貞今

人皆食之而泉轉不聞人食風俗變遷飲食亦然矣墓門之詩小序云刺陳佗也佗爲陳桓公弟桓公疾佗弑太子自立佗之篡逆無君與無父等以食母之泉起興此引喻之最近者詩緝云鴟怪鴟也鴟也鴟鴞也即鴟印之爲鴟也則是將三鳥而誤合爲一鴟鳥俗所恆見無綠色者陸疏亦微誤

防有鴟巢

鴟善營巢見鴟巢

邛有旨苽

毛傳云邛丘也苽草也孔疏云苽之華傳云苽陵苽此直云苽草彼陵苽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陸疏云苽苽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菹也補林案勞蓋苽之借字

邛有旨鷓

補林案勞蓋苽之借字

十三 蓬蒿 蓬蒿

毛傳云鷓鷓草也鷓一作鷓爾雅釋草云鷓鷓郭注小草有雜色似綬說文作鷓引詩亦作鷓釋義與傳雅同類篇引詩又作鷓鷓正字鷓鷓或字鷓鷓字陸疏云鷓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夫鷓爲鳥名述異記云吐綬鳥大如鶴五色出巴東山中若天晴則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一名錦帶功曹此草雜色成文如鷓故即以鳥名名之字加草所以爲別耳

有蒲與荷

蒲荷皆水草荷見山有扶蘇蒲生水澤其類有二一名香蒲一名臭蒲臭蒲味蒸臭根寸寸有節在泥中節節生芽葉高一二尺餘直立不下垂存枝如劍出穗結子如燭形香蒲其香在花通稱昌蒲或單呼曰昌又名昌歎又名昌陽又名堯韭或名荃名蓀說文名荃荃山陰陸氏云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爲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昌或加草作昌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十七日昌始生昌者百

草之先於是始耕南方草木狀云番禹調中生菖蒲一寸九節北方氣寒蒲生於三四月葉如蒼草長而肥闊高七八尺餘五月間從中抽莖開細花色黃如屑細子攢簇成穗如棒杵形俗呼曰蒲棒其花微有香氣其蕊屑細若金粉入藥名蒲黃其葉亦可作扇其根蟠曲有節嫩芽可食周禮謂之蒲葅春秋傳三十年傳云饗有昌歎杜注昌歎昌蒲葅凡入藥之蒲與爲菹織席之蒲皆香蒲也臭蒲無用也

有蒲與蘭

毛傳云蘭蘭也鄭箋云蘭當作蓮夫渠實也箋以上章言荷下章言菖菖易尚爲蓮意在三章一律然而亦水中香草與荷原不相戾荷蓮菖菖同物文義雖較完整古人手筆要不若是拘也改經字以就已說似可不必補林案蘭釋文正義則蘭菖是蘭當作蓮鄭改傳文非易經字

有蒲菡萏

毛傳云菡萏菡華也說文作菡萏說解云扶渠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補林案附說見鄭風菡萏之名草本疏作夫容爲菡萏已發爲夫容

菡萏

隔有莨菪猗靡其枝

毛傳云莨菪莨也鄭箋云莨菪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靡而柔順爾雅釋草云莨菪莨菪郭注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如桃花白子如小麥亦似桃補林案傳疏本莨菪字誤陸疏云莨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名醫別錄云莨菪一名御弋陶氏注云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細小苦不堪啖花甚赤本草云羊桃莖大如指而弱蔓柔葉大如掌上緣下有毛狀似苳麻而團其條浸水有涎滑又名羊腸又名細子爲其實如棗核楚辭云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王注橘柚美木苦桃苦木洪興祖補注羊桃苦味故謂之苦桃此蓋言羊桃實苦非木苦也羊桃北方未見而



諸家說各異或言葉長而狹或言葉大如掌是其葉之大小不一或言花白或言花紫赤是其花之顏色不一詩曰萋萋古曰銑弋後世曰鬼桃苦桃名亦因時改移也

曹風

蚺蚺之羽

毛傳云蚺蚺渠略也蚺蚺一作浮游又作蚺蚺又作蚺蚺渠略一作蠖蚺賦林案說文作蠖蚺爾雅釋蟲云蚺蚺渠略郭注似蚺蚺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陸疏云蚺蚺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樊光曰是糞中蠹蟲隨雨而出朝生夕死夏小正五月浮游有股傳股衆也浮游者渠略也漢書王褒傳云蚺蚺出以陰顏注蚺蚺甲蟲朝生而夕死方言云蚺蚺秦晉之間謂之蠖蚺郭注似天牛而小有甲角李氏本草言蚺蚺

毛詩多識六

十五

遼海叢書

蚺蚺天牛皆蚺蚺蠹所化蚺蚺即蚺蚺莊子謂蚺蚺之智在於轉丸是也天牛即今俗所呼之水牛牛畜中有水牛一種此蟲名與之同生朽木糞土中朝生暮死或云水牛即蚺蚺水牛雖亦甲蟲似蚺蚺而體長二寸餘色黑頭紅兩鬚如角氣味臭惡與陸所言可食者不合郭言豬好啖之陸言燒炙噉之而今則未聞食者淮南說林篇云蚺蚺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詮言篇云龜三千歲蚺蚺不過三日是蚺蚺雖短期非必限以朝夕說者甚其詞耳此詩蓋以蚺蚺之羽翼與人之美其衣裳采楚楚自矜其華而忘其壽之促是以上句與下句也諸儒皆以蚺蚺爲甲蟲樊氏獨言如蠖蚺形似蠖與甲蟲迥異賦林案詩正義引樊氏語作蠖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

毛傳云鷓鷓澤鳥也鄭箋云鷓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爾雅釋鳥云鷓鷓鷓郭注今之鷓鷓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澤鷓

俗呼之爲洵河說文云鷓鷓汚澤也或作鷓段注此鳥單呼曰鷓其胡能杼水故又名鷓胡也陸疏云鷓水鳥形如鷓而極大賦林案如作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洵河夫鷓之名不一曰洵澤曰洵河曰鷓鷓又作鷓胡洵澤又作鷓鷓又作汚澤又名鷓鷓又名鷓塗又名洵鷓蓋鷓鷓轉爲鷓鷓又轉爲鷓塗洵澤轉爲洵河又轉爲洵鷓曰胡言其形曰洵河言其性曰鷓言此鳥似鷓也鷓性最貪食魚無厭故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鷓也鷓有胡能竭池水故淮南子云鷓胡飲水數斗而不足也晁以道云鷓之屬有曰漫畫者以嘴畫水求食無一息之停有曰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俟魚過取之漫畫今俗名海畫刺無尾長喙形似魚狗信天緣一名信天翁形似鷓而無絲毛俗名縮脖鳥皆小於鷓鷓同爲食魚之鳥而非一類

毛詩多識六

十六

遼海叢書

鷓鷓在桑其子七分

鷓鷓即布穀春秋傳所謂鷓鷓氏司空者也好食桑其故在桑一名桑鷓即以在桑得名衛詩云于嗟鷓兮無食桑其傳言鷓食其則醉桑其醉鷓薄荷醉貓犬醉虎物性之異不可以常理解之本草所以謂桑其鷓之酒薄荷貓之酒犬虎之酒也其子七者鷓之子數不必定七此偶舉以起興蓋言鷓之子雖有七而君子之儀則維一也毛傳云鷓鷓結鞠也鷓鷓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陸疏說同鷓鷓一作尸鷓結鞠爾雅作鷓鷓說文作結鷓漢書注作結鞠方言作結語字之異聲之轉也先儒解經多遵舊聞未必盡由目覩如鷓鷓哺子今多見之數子共居一巢似無行次彼安能依序而哺之微論鷓子遇食呱呱爭噉即令不爭而雜錯羣居鷓亦未必能記某已食某未食某宜先哺某宜後哺也必欲均平非七子七巢不可矣鷓鷓伏雛多居樹窟從未見其營巢孔疏言平均如一無正文



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不忘故也此又以著爲薪著不必盡屬神靈之物而非罕見之草矣此詩蓋言稂蕭著之草不勝冽泉之寒小國之弱不堪強侯之侵黍苗陰雨冀得賢伯據序詩作於曹共公時其當重耳脩怨國破君執之會乎思周之盛疾晉之橫意悲而語隱矣

凡凡黍苗陰雨膏之

黍穀之黏者見黍離



似鶴鶴鳴鳴黃伯勞鳴黑此言鷓之形焦延壽易林云鷓則單栖  
鷓必匹飛此言鷓之性陸農師埤雅云鷓能制蛇鷓鳴在上蛇盤不  
動楊川修丹鉛錄云鷓能搏擊鷹集於林則盤旋鳴呼俟飛擊之  
俗呼謂風皂隸蜀名鷓鷓中名鐵鷓哥又名榨油郎鷓之俗名  
亦可知也

### 四月秀萋

毛傳云不榮而實曰秀萋草也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  
乎物成自秀萋始說文云萋草也詩曰四月秀萋劉向說此味苦苦  
萋也段氏注云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萋一語之轉必是一物似鄭不  
當按王萋也劉向謂苦萋今則不識味苦應夏令也詩緝引曹氏說  
云萋遠志也爾雅釋草云萋繞棘菴注云今遠志其上謂之小草本  
草言遠志一名棘菴一名繞萋一名細草四月采根陰乾參訂諸說  
知萋爲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

毛詩多識七

三

廣雅釋詁

毛不指萋爲何草鄭疑爲王萋陸璣亦無明說曹氏以爲遠志證據  
甚明劉向以爲苦萋今遠志苦澀醫家以甘草熟煮之乃可用也本  
草言遠志生泰山背窈旬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根黃色形  
如蒿三月開花白色根長及一尺泗州出者花紅根葉俱大於他處  
夫郭注爾雅言遠志葉如麻黃赤華本草言遠志葉如蒿白華土性  
不同種類亦異其根入藥稱上品能治健忘益聰明故名遠志而苗  
極細微故名小草鄭箋引夏小正以萋爲王萋蓋王萋乃月令之王  
瓜今俗名赤苞與萋迥異孔疏云萋之爲草書傳無文鄭以四月生  
者自是王瓜夏小正作王萋而生秀自異本草言萋有實七月采陰  
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萋與否未能審之夫孔氏雖不識  
萋爲何草而疑鄭氏以王萋爲萋之非蓋以王萋秀於七月開淡黃  
花結小瓜生青熟紅內有黑子是生於四月非秀於四月也段氏注  
說文據劉向說以爲苦萋邵注爾雅亦據劉說言萋非遠志段氏以

萋爲夏正之幽遠志爲細草藏於衆草之中不易尋采頗有幽意而  
幽字從幺與細小之義亦近遠志味苦與苦萋之名亦合萋幽與繞  
菴皆爲轉音是萋爲遠志明矣毛西河以萋爲苦菜苦菜即今俗之  
鴨兒食草雖秀於四月而無萋名苦菜名茶六章云采茶此何不言  
秀茶也總由不詳此草誤據夏小正禮月令王瓜生苦菜秀二語而  
作此解徐氏又以萋爲狗尾草失之愈遠矣

### 五月鳴蜩

毛傳云蜩蟪也爾雅所載之蜩凡七種一曰蜩二曰蟪三曰蜩  
蜻蜻四曰蜩五曰蟪六曰蜩寒蜩七曰蜩蟪蟪蟪郭注蜩  
蜩云夏小正傳曰蜩蟪者五彩具注蜩蟪云夏小正傳曰蜩蟪者蜩  
俗呼爲胡蟪江南謂之蟪蟪注蜩蟪云如蟪而小方言云有文者  
謂之蟪夏小正曰鳴蜩蜩懸注蟪蟪云江東呼爲茅截似蟪而小  
青色注蟪馬蜩云蜩中最大爲馬蟪注蟪寒蜩云寒蜩也似蟪而小

毛詩多識七

四

廣雅釋詁

青色月令曰寒蟪鳴注蜩蟪蟪云即蟪蟪也一名蟪蟪齊人呼蟪  
蟪李氏本草以五月鳴者爲馬蟪一名蟪蟪一名齊女較諸蟪獨大  
而色黑夏正言五月鳴者爲良蜩唐蜩今之蜩鳴於五月者其形頗  
小其聲直而長其鳴於立秋候者其形巨黑兼綠色其聲曲而遠及  
過別枝猶曳餘音此謂之蟪是爾雅之寒蜩也俗呼曰秋涼又曰接  
涼言此蟲鳴則氣涼也又有形尤小色青長翼而聲近鳴咽者俗名  
吉了乃接涼字音之轉關左有蟪無關之右至盧龍蜩鳴漸多形  
色黑而小於蟪槐柳陰中聚衆雜鳴音如鼎沸大雅言如蟪如蟪如  
沸如蟪詩人善取喻也王氏論衡云蟪蟪化腹蟪腹蟪背出而爲  
蟪或云蟪蟪所轉之丸久而化爲此蟲或云蟪蟪蟪蟪所化由不潔  
轉爲至潔也古者蜩入食品見禮內則今未聞有食者矣

###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狐狸皆山獸名爾雅釋獸云狸子隸說文云狸伏獸似狐關左俗渾

呼曰狐狸之狐自爲狐狸自爲狸二物判然不相似也蓋狐形似  
狗狸形似貓狐毛一色狸多斑文禮楮弓云狸首之斑然此狸有斑  
文之證也宋史安陸州貢野貓野貓之名至今俗猶呼之其形與家  
貓略同或黑毛或羣文比家貓身軀較偉而腰俱長大者長二尺餘  
毛厚而細圓目炯炯足最捷恆入村竊雞食正字通云狸野貓也有  
數種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圓頭大尾者爲貓狸善竊雞鴨  
斑如猛虎方口銳頭者爲虎狸食蟲鼠果實似虎狸尾黑白錢文相  
間爲九節狸頷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爲香狸即靈貓也南方有白  
面尾似狐者爲牛尾狸亦名白面狸又登州有狸頭魚尾者名海狸  
是狸之類不一而總名野狸家貓亦名狸有狸奴名所以別之曰野  
也狸有食鼠者觀其捕鼠趨縮之步不失尺寸後鄭注周禮狸步云  
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度焉其發必獲廣雅云玉面狸人捕畜之  
鼠皆帖伏不敢出夫野狸之可畜以捕鼠者今則未見其恆見者爲

毛詩多識七

五

遼海叢書

貓狸集皮爲裘名山狸毛微脆光滑如濡貴亞於狐香狸海狸亦間  
有之香狸之宅用之製筆禮內則云狐去腦狸去正脊古今食品之  
異不可與俗論也

言私其獫獻豸于公

毛傳云豕一歲曰豨三歲曰豨鄭箋云豕生三曰豨夫豨豨皆野豕  
冬獵所獲縱小則私之豨大則獻之所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也說  
文云豨生六月豚小爾雅云豕之小者爲豨一作豨豨一作肩齊還  
詩云並驅從兩肩兮一作豨又作豨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集傳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夫斯螽莎雞蟋蟀  
本屬三蟲先儒無有併爲一物者後學亦多從三蟲之說蓋以此三  
蟲其名異其性異而其形色亦俱異爾雅釋蟲云蜚螽蟋蟀蟬天雞

蟋蟀螽三物三釋是非一物也其證一郭注爾雅云蜚螽蟋蟀也俗  
呼蟋蟀螽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一曰莎雞今促織也一  
名青蟹郭疏云蜚螽周南作蟋蟀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例其實一  
也螽一名天雞一名莎雞一曰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爾風六月  
莎雞振羽蟋蟀一名蜚詩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爾雅分斯螽莎  
雞蟋蟀爲三蟲郭氏邢氏亦以三蟲解之不爲一物也其證二毛傳  
云斯螽蟋蟀也莎雞羽成而振迅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  
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傳引  
爾雅以解斯螽而莎雞惟言振羽則已分斯螽莎雞爲二物矣箋未  
明言斯螽莎雞蟋蟀爲何蟲而指之曰三物其不名爲一類可概見  
矣其證三陸璣疏云斯螽揚雄曰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角長  
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聲聞數十步  
莎雞似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爾振羽

毛詩多識七

六

遼海叢書

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夫幽州即今關之左右未聞呼斯螽爲春  
箕呼莎雞爲蒲錯者然其名不同則其物亦異而言二蟲之形色亦  
較詳是不與蟋蟀爲一物也其證四嚴氏詩緝云斯螽蟋蟀也蟋蟀  
也舊說以爲即螽斯非也莎雞絡緯也促織之類也此以斯螽非螽  
斯斯螽爲馬蟠螽斯爲飛蝗本非一物其以莎雞爲促織類蓋言似  
促織也其辨斯螽甚是其言莎雞則混入蟋蟀然亦不爲一物也  
其證五山陰陸氏云斯螽江東謂蚘善害田穉古今注曰莎雞一  
名絡緯謂其聲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夫蟠類  
食苗本有此蟲而斯螽多居水草間不食禾莎雞雖鳴不似紡緯是  
言斯螽莎雞皆誤而言莎雞非促織略同嚴氏亦以斯螽非莎雞莎  
雞非蟋蟀也其證六虞氏天香樓偶得言斯螽莎雞蟋蟀爲三蟲亦  
引爾雅郭注及陸疏爲據其云斯螽一生九十九子周南螽斯羽即  
此斯本語助故或云斯螽或云螽斯其云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

紡緯其云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蜚一名促織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此言三蟲形色不必盡是其言斯益即益斯與耶氏同與嚴氏異其言莎雞爲絡緯與郭陸俱異與山陰陸說同其言蟋蟀則似野蟋蟀而其分之爲三則亦略同諸家也其證七蜘蛛也蜻蛉也春筍也蚺蝥也是斯益有四名天雞也枵雞也酸雞也蒲錯也是莎雞有四名蜚也促織也投機也吟蛩也是蟋蟀有四名各有其名各不相混禮月令季夏之月蟋蟀居壁是六月卽名蟋蟀不以六月名莎雞也王褒賢臣頌云蟋蟀俟秋吟五月六月非秋不能動股振羽而鳴也蟋蟀之鳴以翼不以股此言動股則斯益非蟋蟀也莎雞鳴以翼則飛行而鳴於野不鳴於家此言入在牀下則莎雞非蟋蟀也是爲三物非一物其證八此三蟲關左皆有斯益俗呼曰草螞蟻莎雞俗呼曰撒達蟲蟋蟀俗呼曰家趨織斯益形似蝗而小色青黃翅有花文長股善躍股動摩翼作聲非兩股相搓而

毛詩多識七

七

遼海遺書

鳴頭微方無角有角者其聲在翼不在股陸疏言斯益長角誤莎雞形似草蟲土灰色外翅着黑色內翅淺紅色如桃花內外翼祇二層亦無毛黃昏之候繞原低飛振羽之聲蓋沙沙然小兒拍手作響便止於地郭氏言莎雞赤頭陸氏言羽毛數層誤斯益似蝗而實非蝗蝗爲害稼之蟲沴氣所生不習見益則常有者羣蝗食禾益惟食草蝗飛有聲不惟股不鳴其集於地翼亦不鳴也莎雞形似斯益而色灰着飛行有聲止則不鳴恆在野不入室音則沙沙不類紡緯蟋蟀之在室者體色着有白花文春夏卽育不必至秋始生偶逢秋涼四壁唧唧終夜不息嚴氏山陰陸氏謂莎雞爲絡緯虞氏謂蟋蟀至秋始生黑色如漆皆誤陸農師埤雅言莎雞鳴以時故有雞之號義尤近附會也

穹室熏鼠

鼠小獸之穿屋墉者見行露

六月食鬱及萸

毛傳云鬱棣屬萸萸莫也說文云鬱木叢生者萸萸莫陸疏云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赤食之甘廣雅云山李雀李鬱也萸萸舌也本草言萸莫今俗呼曰山葡萄蔓葉皆與家葡萄同蔓微細弱葉碎而不整實小而圓如黃柏子色黑味酸不甚甘美處處恆有鄉人采食之夫常棣之實名鬱李亦作郁李俗呼漚李郁音似鬱漚亦鬱音之轉小木叢生花葉與李無異惟實小味酸而漚樹高二三尺關左未見高至五六尺者傳以鬱爲棣屬是以常棣爲鬱別名孔疏乃云爲唐棣之屬唐棣大木又名移本非果類何以云食因毛注而誤增一字便解不去古人之書不可輕加筆削類如此也晉宮閣名謂車下李三百四十株萸李一株車下李卽鬱莫李卽萸二者相類而同時熟夫以萸爲李此最可異莫字從草不從木毛傳廣雅皆不言其似李葡萄蔓生藤蘿之屬莫在說文列於草部藤本蔓生有

毛詩多識七

八

遼海遺書

似於草則萸非木類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曰櫻萸實大如龍眼黑色今之車鞅藤實是蓋陸疏原本舊有此文今本脫去其言萸實大不至此而言萸爲藤非木類不待辨也或據說文以萸爲山非然說文引韓詩作食鬱及萸非言萸卽萸也萸爲山非萸爲萸莫字本不同不得誤合爲一也詩緝云鬱雀李棣唐之屬萸莫也鬱類而小別也既以萸爲萸又以萸似鬱草木混同蓋無確見矣

七月烹葵及菽

爾雅釋草云蔞葵繁露郭注云菘露也說文云葵菜也未豆也蠶未之少也未卽菽字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可作葵菹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言今有紫葵白葵二種左傳鮑莊子之足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傳輒低覆其根李氏本草云葵三月種之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似杏葉而肥厚八九月開紫黃花纍纍結實大如五味子熟則紫黑色揉取汁紅如胭脂

脂女子飾面點唇及染布故謂之胡胭脂亦曰點絳子羣芳譜云葵陽草也一名蜀葵一名露葵一名戎葵一名一丈紅處處有之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備蔬茹可防荒儉種類甚多宿根自生天有十日葵與終始故葵從突能自衛其足又名衛足花如木槿有紅紫白黑數色昔人謂疎莖密葉翠萼葩花金粉檀心可謂善狀此花已王氏農書云葵陽草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夫本草所言之葵為蔓草關左未見王氏所言之葵即今之大蜀菊徧地可種亦最易蒸療疾者恆用之秋生嫩葉嘗見燕趙人烹食潘安仁閒居賦云綠葵合露古蓋以葵為常蔬也菽豆之總名葵曰烹則葵為菜葵菽連言菽在京內是菽亦為蔬雖豉未見於古書然碗為戎菽載於爾雅菴為豆葉古人與葵同餐儀禮公食大夫禮有牛菴豌豆莖葉烹調得宜味亦鮮美安見此菽非即今之豌豆類也晉地農人多食豆葉秦晉連疆風俗宜同亦足徵民風之節儉矣葵菽與上鬱莫為對文

毛詩多識七

九

遼海叢書

### 八月刺棗

棗果名樹似棘而為大木堅韌理細其色外黃中赤小枝多刺生葉遲於他樹似榆葉而光滑一枝五七葉開小白花結實大如指生青熟紅纍纍盈枝甘美可食爾雅釋木所載有棗壺棗邊要棗檮白棗械酸棗楊柳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填棗瀝泄苦棗柗無實棗還味檢棗凡十一種而棗為總名棗為處處皆有之果味甘色赤白者今未見亦鮮有苦者酸棗為棘羊棗俗名軟棗有棗名而不似棗大棗名洗郭注言出河東郡猗氏縣大如雞卵河東今之山西猗氏縣隸蒲州府棗大者長近二寸謂大如雞卵亦近似之羣芳譜云棗一名木蜜王氏農書云棗南北皆有然南棗堅燥不如北棗肥美生於青齊晉絳者尤佳齊民要術云旱澇之地不任稼穡者種棗則任矣清

益錄云百益一損者棗故醫氏目為百益紅說文云東木芒也埤雅云大曰棗小曰棘棗性高故重東棘性低故並東棗棘皆有東故字皆從東禮曲禮云婦人之贊根棗脯棗栗儀禮士昏禮云婦摯舅用棗栗左傳云女贊不過棗栗棗皆以棗為實也王氏言棗之佳者生於晉絳而今燕郡亦多出棗商賈販之為貨果之上品也

### 十月穫稻

稻嘉穀秬也見鴛羽

### 七月食瓜

說文云瓜瓠也象形蓋言瓜字篆文象瓜實在瓠蔓間之形李氏本草云瓜類不同其用有二供果者為果瓜甜瓜西瓜是也供菜者為菜瓜胡瓜越瓜是也在地曰瓠大曰瓜小曰瓠其子曰瓢其肉曰瓢其附曰環謂脫花處也其蒂曰壺謂繫蔓處也禮記天子削瓜及瓜祭皆指果瓜也夫果瓜亦有三一曰甜瓜又名甘瓜俗名

毛詩多識七

十

遼海叢書

香瓜一曰西瓜又名寒瓜有與西瓜同類而瓢不甚甘曰打瓜肉不堪食其子為果中佳品市貨瓜仁皆打瓜子也神農本草經所載瓜蒂乃甜瓜之蒂西瓜源出西域入中夏較晚元人吳瑞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本草言胡虜征回紇得此種歸是西瓜自五代時始入中國雖陶氏本草瓜蒂注有寒瓜甚大之語彼時中國西瓜尚未徧有則陶氏以前未有西瓜可知此詩所言之瓜為甜瓜非西瓜也蓋甜瓜三月下種葉圓似瓠而小蔓延依地五月開小黃花結實大小不勻生苦蒂黏於蔓熟甘香則蒂自落有圓有長有首長末銳脫花處帶鼻或凹稜四五稜者形既不一有色青色白色黃色黑或黑白青黃相間色亦不一五六月際可食西瓜之熟較甜瓜略晚夏小正言五月乃瓜較今甜瓜之熟又微早何至七月始食之如以爾風為周正夏之七月即周之五月不惟七月流火見於本章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他章亦然則此七月非五月明矣詳釋詩義上六句似養老者



下六句似養壯者上六句以六月發端下六句以七月發端可見也然則所食之瓜或是菜瓜廣雅所言龍蹄獸掌羊駘兔頭桂髓蜜甯小青大斑八名皆是果瓜今俗所見瓜之為蔬者有黃瓜絲瓜苦瓜冬瓜倭瓜五種可食之時亦多在七月此人人習讀而不曾致疑者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乃今之赤苞入藥用非蔬類

八月斷壺

毛傳云壺瓠也孔疏云以瓠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夫古者瓠匏通稱八月瓠成質堅蓋斷之為器非食之

九月叔苜

毛傳云苜麻子也孔疏云苜麻之有實者蓋麻分雌雄有子為雌麻名苜不結子者為雄麻名稟言苜是叔麻子也

采茶薪芻

毛傳云芻惡木也陸疏云芻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葉吳蓋茶為苦菜芻為臭椿茶非甘滑之蔬芻為不材之木故農夫於茶則采之於芻則薪之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毛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蓋禾之熟有早晚故先後之名分也黍稷菽麥皆穀名

晝爾于茅

茅野草蒺屬見野有死麕

獻羔祭韭

說文云韭菜也一種而久生者也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地也夏小正云正月固有見韭禮曲禮云韭曰豐本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內則云豚春用韭儀禮聘禮云韭菹是韭為祭祀之豆實又為日用之常蔬也坤雅云韭之美在黃今俗於冬月用草糞培韭根令深厚

毛詩多識七

十一

遼海叢書

溫暖非生黃芽貨以為珍俗名韭黃漢書龔遂傳遂治渤海勸民種一畦韭南史周彥倫傳文惠太子問彥倫曰菜食何味最勝對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是嫩韭為嘉蔬老則辛澀不堪食也非有園韭山韭之別園韭可種葉似蕪而肥大高盈尺六月出莖開小白花尖瓣六出攢簇成叢結子色黑暗似葱子山韭莖葉與園韭略同花作淡紫色爾雅釋草言霍山韭即此也羣芳譜又有水韭生水中五六月堪食不擊而脆關左未見此種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毛傳云鴟鴞鴟也鄭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也爾雅釋鳥云鴟鴞鴟郭注云鴟類言鴟類者以鴟鴞與怪鴟泉鴟皆有鴟名也鴟鴞又名茅鴟郭注爾雅云今鴟鴞也爾雅又有雀老鴟郭注云木兔也似鴟鴞而小兔頭有毛角夜飛好食雞說文云雀鴟屬從隹從丫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云鴟鴞鴟也段氏注云鴟鴞則為鴟鴞鴟鴞則為鴟鴞不得舉一鴟字謂為同物又不得因鴟與泉音相近謂為一物又不得因鴟鴞與鴟鴞音近謂為一物也鴟鴞不可單言鴟鴞鴞不可單言鴟凡物以兩字為名者不可因一字與他物同謂為一物鴟鴞形似鷹鷂立高二尺餘羽黃蒼斑文頭如兔毛角雙峙圓目利爪晝伏夜出破他鳥巢食其子及卵或入村鄉攫雞貓食之其鳴如撮口相呼鳴鳴不歇又如人鼾睡聲關左俗名曰橫呼是言其多聲又名曰狼扈是言其性然夜集人家屋上鳴主凶喪說文謂所鳴主禍蓋以此也其或夜踏山嶠長呼不息主天將雨亦有驗莊子秋水篇云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而不見邱山陳箴器本草云鴟鴞夜能入人家拾人手爪知人吉凶故除爪者埋之戶內恐為鴟鴞所得夫鴟鴞非鴟鴞鴟鴞爾雅名怪鴟又名鴟鴞郭云江東呼鴟鴞亦謂之鴟鴞其聲亦似休留字說文名鴟鴞晝伏夜飛往來於深山密林未見其至村里也莊子言撮蚤為蛇蚤小蟲亦

毛詩多識七

十二

遼海叢書

非爪甲之爪也陸璣謂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紮之如刺然懸於樹枝謂之鸛雀或曰巧女此蓋以鸛鴞當鴟鴞也鸛鴞一名桃蟲乃鳥之極小者豈能毀他鳥之巢以取其子哉此由揚氏方言桃蟲與鴟鴞之別名雜亂同釋陸氏不察取之作注而與詩義乖舛不合陸農師嚴華谷非之宜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云鴟鴞鴟鴞鳥名也鴟鴞之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其子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窩巢病之者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蒲風至而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夫詩言取他鳥之子破他鳥之巢此則云自病其子自壞其巢調停陸說而並詩義亦失之未嘗目覩其物徒據舊文懸想猜測冀千慮之一得蹈此病者比比皆是也鴟鴞有鸛鴞名揚氏言鸛鴞一名鸛鴞因有以鴟鴞爲桃蟲者鴟鴞字與鸛鴞爲轉音說文言其禍民物近於怪因有一鴟鴞爲怪鳴者土泉名訓狐名鸛鴞鳴名橫呼與狐鸛音似因有以鴟鴞爲

毛詩多識七

十三

遼海叢書

泉鳥者凡鳥夜多目瞶鴟鴞之目夜察秋毫故能破他鳥之巢以取其子鴟鴞入村夜攫雞雞蓋常見之

微彼桑土

毛傳云桑土桑根也此爲桑根之皮也桑根在土中其皮外黃內白剝而取之柔軟堅韌可代麻刷

予所捋荼

毛傳云荼萑若夫萑亦作芳爾雅釋草云葦醜芳是芳爲葦之華茶乃萑之華也孔疏云茶萑之秀穗也顏師古漢書注名茶萑蓋茶萑皆萑之別名萑初萌芽似萑萑秀成穗爲茶捋萑穗以藉巢亦鳥之所恆有者

蝟蝟者蝟烝在桑野

毛傳云蝟蝟貌蝟蝟也鄭箋云蝟蝟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夫食葉之蟲凡樹皆有樹葉面滑而背澀食葉之蟲常居葉

下詩殆以蝟居葉下與人在車下也勞苦似非詩義也說文蝟作蜀釋之云葵中蠶毛傳解蝟爲蠶許氏解爲蠶蓋以蝟形似蠶曰葵中者言蜀葵中亦有不獨桑間始有蝟也爾雅釋蟲云蝟鳥蝟郭注云大蠶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蛇蠶似蝟人見蛇則驚駭見蝟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蠶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淮南子亦云蠶之與蛇蠶之與蝟狀相類而愛憎異參考諸說是蝟爲似蠶之蟲見蠶即可以識蝟也今關之左俗尙植桑而食桑葉之蟲較少其有一種青蠶似蠶而細小者即小宛所謂螟蛉也又一種青黃灰色似蠶之蟲足生兩端行則一屈一伸此易傳所謂尺蠖也間有毛蠶形不似蠶又有一種比蠶差小蒼灰色吐絲成繭此即野蠶惟食桑葉不食葵藿亦非蝟也莊子庚桑楚云奔蜂不能化蠶蠶蠶即豆上青蠶大如拇指與蠶酷似俗呼曰豆蠶彼荀蘊香鳳仙芝麻黃藥棠梨葉間皆有似蠶之蟲青黃色有花文或黑黃色前後共十

毛詩多識七

十四

遼海叢書

六足半據莖葉上風搖不限亦有黑色者此爾雅所謂烏蠶也山左人呼曰脹牛蠶此詩言在桑野乃是食桑葉者豈西陲有食桑之蠶東方桑樹獨無此蟲乎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毛傳云果臝枯樓也爾雅釋草云果臝之實枯樓郭注云今齊人呼之爲天瓜李氏本草云果臝臝與臝同許慎云木上曰果地下曰臝此物蔓生附木故得兼名夫枯樓即果臝二字轉音亦作菰蘆又作苦蕒又作瓜瓠瓜音與姑相近故又有澤姑之名古字頗少古人名物往往借用借果臝爲瓜瓠與八月斷壺言采其壺借爲瓠借爲商相似如曰蔓生附木此詩曰施宇又當如何作解考察名物不能於物之形象性情作解而惟於字義中求之大半穿鑿附會不足信也羣芳譜云枯樓三月生苗引蔓葉如甜瓜而狹作又有細毛七月開花似瓠蘆花淺黃色結實花下如拳生青九月熟黃赤色有圓

者有銳而長者內有扁子大如絲瓜子殼色褐色子色綠根一名白藥直下生年久者長數尺秋後掘者有粉夏月掘者有筋無粉果與根皆入藥材此草關左恆有種之以爲藩籬作點綴者蔓細而長葉如苦瓜而厚花似王瓜而大果如甜瓜而小生色青綠八月熟深黃色取根搗之淘洗出粉名瓜婁粉取子剖瓢名瓜婁仁

伊威在室

毛傳云伊威委黍也此蟲處處皆有古名委黍一名鼠負一名鼠姑伊一作蚘負一作婦爾雅釋蟲云蚘威委黍又云蟠鼠負郭注云瓮器底蟲陸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似白魚者是也夫此蟲名鼠負韓氏本草言其生土坎中常惹著鼠背猶泉耳名羊負來也又名鼠婦陸氏埤雅言食此蟲令人善淫又名鼠姑婦同類也夫古人因物命名在當時未必無意然五方之語音不同則物名遂遷轉而漸失如燕鷗以形名鵲鳴以聲名鵲以色名

毛詩多識七

十五

遼海叢書

至今猶可會意得之若伊威委黍鼠負婦姑以古音讀之音皆相似姑婦似黍鼠音伊威似鼠黍轉音焉必其爲蟲著鼠背食之善淫邪果爾此蟲有何威其形又不似黍也伊威由溼氣所生故俗名溼生蟲遼陽北呼曰潮蟲猶是溼生之意故鄭箋云家無人居則生也關左又呼曰菰米蟲此蟲形扁而勻長灰白色背有橫文黑目雙鬚十四足小者與稻粒酷似凡屋壁溼處恆有之陸氏謂伊威似白魚此爲食字之蟬生故紙堆中及書卷內形似小魚故名白魚又名蠹魚又名脉望漢以前無紙白魚何自生也

蟪蛄在戶

毛傳云蟪蛄長跗也爾雅釋蟲文同郭注云小蠶蠶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疏云蟪蛄長跗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說文云蟪蛄長股者或曰長跗或曰長脚或曰長股諸家說雖小異而大意略同蓋蟪蛄爲蜘蛛之別種爾雅所載次蠶蠶

沓醜醜醜土醜醜草醜醜方言云醜醜醜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醜醜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醜醜或謂之蠶醜北燕朝鮮泗水之間謂之蠶醜是皆在野之蜘蛛而非蟪蛄也蟪蛄亦名蜘蛛而獨在室在室之蜘蛛亦非一類此爲長足頭腹俱小足有六細如綫而長數倍於身室有人居則蟪蛄多網壁角室無人居則蟪蛄常網戶樞但其網絲縷雜亂不及檐外蜘蛛結撰工巧也唐人玉臺體詩言蟪蛄之飛爲藁砧歸家之占此卽喜母著衣有親客至之意劉勰新論亦言野人晝見蟪蛄子爲喜樂之瑞故俗呼蟪蛄曰喜蛛

町疇鹿場

鹿山獸名見野有死麕

熠燿宵行

毛傳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疏云燐鬼火之名以螢火爲燐非也陸氏埤雅崔氏古今注皆云熠燿燐爾雅釋蟲云螢火卽郭注云

毛詩多識七

十六

遼海叢書

夜飛腹下有火禮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夏小正云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螢白鳥蚊蚋也本草所載螢類有三其有翼能飛者乃茅根所化月令言腐草所爲者也其居傍水際者名水螢唐李卿水螢賦所謂彼何謂而化草此何謂而居泉是也其形似蛆蟲長尾有光無翼不能飛一名蠲竹根所化集傳謂宵行如蠶者指此關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澤故惟有飛螢形如叩頭蟲大亦如之黃白色雙翼長與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飛如星流有人兩手拍擊作聲便止於地向居北燕夏月常見飛螢而大僅如蠅多生牆陰階下城內人家屋宇密比豈有腐茅因思螢爲溼氣所化未必盡屬於草也晉書車允傳云允家貧不常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夫螢火之光本自無多有人提取其光自閉照字讀書似不足信古今注云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宵燭一名燐是螢有燐名傳以熠燿爲燐本自非誤孔疏不必駁也

鶴鳴于垤

毛傳云垤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鄭箋云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說文云鶴雀也詩曰鶴鳴于垤禽經云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陰鶴生三子一為鶴巽極成震陰變為陽震為鶴巽為鶴陸疏云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窻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雛則一村致旱災也陶氏本草注云鶴有二種似鶴而巢樹者為白鶴黑色曲頸者為烏鶴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鰓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雀即鶴是鶴為食魚之水鳥也寇宗奭云鶴似鶴而頂不丹項無烏帶兼不善啜止以喙相擊而鳴李氏本草云鶴色灰白翅尾俱黑多巢於高木其飛也奮於層霄旋繞如陣仰天號鳴必主有雨或謂能致旱災此不經之說至謂泥池

毛詩多識七

十七

遼海叢書

養魚有人升木驗其巢蓋不然此鳥關左亦嘗見之當春日和煦之候有大鳥翔於雲端其大如鶴人指為鶴背尾色黑故有負釜皂裙諸名但祇往來飛鳴而無作巢久居者若空中泥池風高土燥焉能貯水養魚以意揆之其誣可知說文云垤蟻封也韓氏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蟻出壘土鶴見之長鳴夫蟻為小蟲處處有之蟻又作螻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螻小者螻蟻打蟻蠹飛蟻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蚍蜉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蚍燕謂之蛾蚌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螻有翅而飛名蠶今俗則總呼曰馬蟻天晴則啓穴以便出入天將雨則銜土封穴高寸餘如小塚然故名蟻塚又名蟻壘言垤形如壘也孔疏謂將欲陰雨水泉將潤故蟻避溼而上塚嘗見蟻穴多近高地將雨之候蟻又高遷千百成羣往來如織俗名曰蟻行香不盡上塚避水也或誤會毛傳蟻塚之說也天晴蟻或伏穴不出陰則蟻羣出銜土塞穴鶴食蟻見蟻出

而長鳴是雨徵也此詩以鶴鳴與下婦歎以于垤與下于室與下章倉庚于飛與下之子于歸以熠燿其羽與下皇駁其馬同例非賦體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毛傳云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鄭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也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此皆言舉瓜之苦者以喻人之苦古無他瓜詩中言瓜則為甜瓜甜瓜生則味苦熟則香甜試以全詩衡之桑有蠲羸有實周公東歸正在夏月瓜未盡熟自是目前景物而首章言始歸在路二章言在路思及家室之荒涼三章言我征車至是此時之歸士已至家矣不宜失序又言析薪之苦也蓋從軍三年忽歸故鄉瓜延栗薪猶足動懷則是舉小見大舉輕見重之筆未必中有喻意鄭氏訓烝為久訓栗為析愈迂曲而失之愈遠也

毛詩多識七

十八

遼海叢書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鄭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蓋倉庚即黃鸝熠燿其羽者言其羽鮮明如螢火之光嘗於雨後偶見流為映日低飛金黃羽毛其光射目誠有似乎螢火也者小雅言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以鶯比桑扈之文與以螢比倉庚之羽正同夫軍士之歸計在夏月而從征年久婚已愆期備禮即行不拘霜降冰泮亦情之所宜有者倉庚出以二月蟄於九月羽飛熠燿豈定仲春螢火行宵瓜實施宇迥非春日景物可知古人讀書不必心細也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毛傳云黃白曰皇駁白曰駁爾雅釋畜文同

九說之魚鱒鮒

毛傳云鱒鮒大魚也爾雅釋魚云鱒鮒郭注云似鱒子赤眼說文云

鯨赤目魚陸疏云鯨似鯢魚而鱗細於鯢赤眼多細文此魚關左俗呼曰赤眼魚或呼曰鯨子魚圓身細鱗色白而微蒼眼中血絲橫貫注家以爲赤眼誠然也大者長二三尺餘松花諸江皆有之漁人言此魚善於遯網頗不易取羅願云鯨魚目中赤色一道貫鯨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鯨食螺蚌

鴻飛遵渚

毛傳云鴻不宜循渚也鄭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鳥鷖之屬飛而循渚陸疏云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如鳥色白今人直謂之鴻蓋鴻爲鵠鶴類名黃鵠亦名黃鶴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

毛傳云跋躓蹇踳也老狼有胡進則躓其胡退則踳其尾孔疏云狼之老者領下垂胡蓋狼爲山獸項下懸皮爲胡胡垂如袋狼老則有之前行跋胡後退蹇尾是進退俱難也



鳩不善營巢則成拙矣方言以鴉鳩爲鴉鳩廣雅以鴉鳩爲戴勝鴉鳩爲鳴鳩戴勝爲鳴鳩皆誤春秋昭公十七年傳云祝鳩氏司徒也蓋以祝鳩性孝故以爲五鳩之首杜預注云祝鳩鴉鳩也鴉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也是雖爲孝鳥此詩取之以興將父言雖集樹得所安止已勤王事不遑養親樹樛也俗名尖柞見鴉羽

翻翻者離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毛傳云杞枸櫞也爾雅釋木云杞枸櫞郭注云今枸杞也陸疏云枸櫞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葉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夫枸杞爲小木多叢生故曰苞一名枸棘爲其枝有刺如棘又名天精又名地骨爲其入藥可以補精血壯筋骨也本草言春采葉名天精夏采花名長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又名羊乳言枸杞之子甘如乳也枸杞一作苟杞一作句杞一作句已字畫小異耳詩緝云本草有枸杞名仙人杖一名西

毛詩多識八

三

遼海叢書

王母杖羣芳譜云枸杞二木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如杞之條故兼二名此木關左山中多有之春生葉如石榴而狹小幹高數尺枝弱似蔓六七月開小紅紫花結實如棗核蒂長三四分餘纍纍盈枝熟紅鮮潤光如珊瑚但味酸而苦不堪入藥李氏本草言陝之蘭州靈州以西枸杞皆作大樹子圓如櫻桃紅潤甘美可作果食此爲枸杞之別種陝西甘州枸杞子味甘不酢入藥爲上品陸氏又言杞爲柳屬柳爲喬木樹非叢生豈得言苞此與將仲子無折於里牆者原非一類易姤卦九五云以杞包瓜釋文以爲苟杞左氏昭公十二年傳云我有圃生之杞杜注杞枸杞易姤卦上乾下巽爲陰息陽消之卦杞爲巽象巽爲木爲高巽木屬陰爲杞柳非枸杞左傳之杞言生於圃枸杞生於野杜注亦不確也

我馬維駒

說文云馬二歲曰駒

我馬維駒

秦風小戎傳云騏驎文也蓋馬之青黑成文者

我馬維駉

爾雅釋畜云白馬黑鬣駉禮月令云駕白駉是駉爲馬之白色者明堂位云夏后氏駉馬黑鬣是馬身色白而鬣黑色曰駉也

我馬維駒

毛傳云陰白雜毛駒此本爾雅釋畜文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毛傳云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爾雅釋木云常棣棣郭注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或名棠棣蓋棠常同音常棣花葉亦似棠而小故有棠名本草名郁李言馥郁也花實俱有香氣故曰郁又作鬱六月食鬱爾詩所言者即此也又名雀李

毛詩多識八

四

遼海叢書

又名雀梅李梅皆象其實曰雀者小也言其實比梅李俱小其子入藥曰郁李仁此木關左最多高者不過三四尺抽條叢生無大樹夏初花葉齊放色白五出繁縟濃密結實肖李生青熟赤紫可采食酸而微澀不如園李甘美俗呼曰漚李漚爲郁鬱音聲之轉陸疏謂唐棣爲萸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其花或紅或白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又謂常棣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又有赤棣亦如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詳釋陸氏說唐棣之形正是常棣蓋誤以常棣當唐棣也其言白棣實似櫻桃者與郭注略同郭言出於關西此亦言出於關西天水隴西關左關右土產多似今有呼漚李曰山櫻桃者山櫻桃酸而不澀形亦與櫻桃酷似此爲常棣之別種似一而實二也詩緝以常棣爲玉李未知其指而與唐棣並載嚴氏蓋無確見唐棣名移葉大如楊與常棣迥異詩中木屬字義相似者如唐棣之與常棣杏

梅之與柑梅枸杞之與梓杞未見其物徒據舊說往往牽混於以知考察物類多聞不如多見矣

存令在原

毛傳云存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爾雅釋鳥云鷓鴣離鷓是存令又作鷓鴣一作鷓鴣別名離渠又作離鷓又作鷓鴣鄭箋云離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夫則飛則鳴猶小宛所謂載飛載鳴飛不已鳴亦不已故郭注爾雅謂其飛則鳴行則搖也漢書東方朔傳云若鷓鴣飛且鳴矣顏師古注云鷓鴣離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禽經言存令友悌凡其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中兩言存令皆喻兄弟故箋謂求其類因此見詩人詠物各有深意以存令言兄弟與離鷓與將父將母之義正同是知不識物性不可以說詩也陸疏云存令大如鸚鵡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說

毛詩多識八

五

遼海叢書

文云雁石鳥一名離鷓一曰精列是雁石鳥精列又為存令別名段氏注云精列存令字音之轉詩緝云存令雪姑也山陰陸氏云鷓鴣錢母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鳴則天將大雪極驗是雪姑錢母亦為存令別名離渠也連錢也石鳥也精列也錢母也雁也存令之別名有六也關左每於河溪之側見有小鳥大如雀灰白色喙下有黑圓文腳尾微長飛則啣留作聲似存令兩字之音止於地則尾急搖俗呼曰顛尾雀即此鳥也但於春夏水暖時則有之冬寒則不見其名雪姑鳴應降雪在本地殊不然此詩不言其飛言其在原是取行則搖有不安之意以興下兄弟急難焉

采薇采薇

毛傳云薇菜也即野豌豆見草蟲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毛傳云爾華盛貌常華也說文引此詩爾作爾亦訓華之盛常即

郁李見常棣

象頭魚服

毛傳云魚服者魚皮也孔疏云魚服言以皮為矢之服今俗所用之箭袋陸疏云魚獸之皮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為矢服雖已乾燥而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潮回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之外可以知海水之潮其氣自相感也郭景純江賦云魚則江豚海豨注引南越志云江豚似猪海豨豕頭身長九尺關左東南臨海魚皮之可為器者沙魚最貴次則為海狗海豚陸言魚獸似猪似指海豚又名魚狸似指海狗海狗大者數十斤脂油可燃燈皮可製器狗頭魚尾前有二足毛細色黃水陸皆居本草名曰臘腩沙魚海豚皆無毛有毛之魚皮似指海狗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毛傳云楊柳蒲柳也見車鄰

毛詩多識八

六

遼海叢書

黍稷方華

黍稷穀名見黍離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

草蟲阜螽皆蟲名見草蟲

倉庚嗜嗜采芣祁祁

倉庚黃鳥紫白蒿倉庚見葛覃紫見采芣

有林之杜有皖其實

杜赤棠山梨之赤者見甘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鄭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此杞為枸杞非杞柳杞柳無實枸杞有實有實始可言采故此杞宜為枸杞也箋以杞為菜孔疏亦以為杞木之菜蓋枸杞之嫩葉可茹古以為蔬

鱈鯨

鱈鯨

鱈鯨



毛傳云鰓揚也然鮪也是言鰓又名揚鮪又名鮪古今稱名各異鰓揚鮪鮪又皆以本韻字爲訓陸疏云鮪一名揚今黃類魚本草云黃類一名鮪無鱗坤雅云鮪魚其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正字通云鮪身尾似鮪腹黃背青腮下二橫骨兩鬚羣游作聲軋軋然一名黃類一名黃鰓蓋此魚名揚名鮪皆鮪之同音字黃類黃鰓是言此魚之色其類類異於他魚故以類類名之黃類者言此魚類骨之聲軋軋也鮪爲處處恆有之魚無鱗黏滑手不可捉身色黃背青腮骨橫互作聲禮月令獺祭魚取用爲祝者即鮪也陸佃謂鮪爲黃鰓魚性浮而善飛躍故曰揚陸璣亦曰鮪身形厚而長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是皆以揚爲飛因鮪名揚泥執字義附會言之不知鮪非罕見之物其大者長三四尺本不能躍又焉能飛其皮色黃而黃不在骨本無鱗非其鱗之黃關左俗呼曰黃昂昂與揚義相近鮪行水中頰邊兩刺緊貼其腹一入網罟則兩刺昂然橫互遞網而回

毛詩多體八

七

遼海叢書

俗又呼昂刺又呼曰回網魚俗名既象其形又得其性網不能取惟留可獲之又有大而色青者俗名牛尾昂昂味鮮肥肉極細膾亦貴重可珍如以鮪爲大魚又能飛揚焉有許大之留而鮪麗之哉鮪一名鮪見爾雅郭注云今吹沙小魚孔疏引陸疏云魚狹而長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夫陸疏原有鮪似鮪魚一語而孔疏削去之孔氏蓋識此魚形色不類鮪也通雅云鮪吹沙小魚黃皮黑斑正月先至身前半闊而扁後方而狹陸氏以爲狹小非也夫鮪多出於山溪頭尾俱圓未見前扁後方者此注不的也嚴氏詩緝引字指云鮪屬異物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整人蓋鮪爲魚之小者長半尺餘頭至尾粗細略同兩目外凸厚肉細鱗黃白色有黑點文尾不岐多鰓於沙立夏後始出求食沙河中皆有背有刺不整人並非異物其說皆誤羅願又以鮪爲重脣魚脣厚如鼈夫重脣爲大魚大者至十餘斤身長白鱗肉中有刺味亞於鯉脣似雙脣與鼈迥異與鮪尤不

類也然非上品魚俗呼曰沙籠輪魚

魴鮪

毛傳云魴鮪也魴非上品魚處處皆有魴爲鮪花見汝墳魴之別名亦不一魴字亦各異爾雅釋魚云魴大魴小者魴邪疏云此即魴也其大者名魴小者名魴說文魴作魴亦注曰魴廣雅魴作魴本草作魴注曰魴魚郭注爾雅亦曰魴魴也是魴別名魴諸家注釋皆同圖經又名黑魴坤雅又名元魴則以此魚色黑故名黑名元元亦黑色也陶氏本草注言魴爲公蠋蛇所化性至難死猶有蛇性然此魚多居深澤大者二三十斤形長體圓黑色大鱗花文似鱗有鬚鬚尾頭上有七小孔如北斗星象亦有子生小魚不必盡屬蛇化也俗云魴魚有毒然人亦常食之不甚甘鮮呼曰黑魚此魚陶云蛇化其頭似蛇鱗花亦近似力最大長至三四尺者一人不能提取俗呼曰黑魚棒言其能跳以尾擊人也詩緝謂魴即今之黑魴魚蓋以名魴又名魴

毛詩多體八

八

遼海叢書

魴鮪皆魴之同音字故誤合爲一此詩下章有魴不應犯複又不宜魴鮪異字也

魴鮪

毛傳云魴鮪也爾雅釋魚云魴郭注云今類白魚此魚形窄腹扁鱗細白而有光如銀煥色頭尾向上長二三尺餘頗似東海之魴南江之魴味極鮮美食品所珍關左東北諸大江皆有之史記周本紀武王渡孟津白魚入舟即魴也爾雅魴鮪連文本屬兩魚傳誤合之謂魴即是魴郭氏謂魴名魴江東呼之爲魴與魴爲非一物說文亦以魴爲魴承訛久矣山陰陸氏云魴魚黃魴魚青魴魚黑魴魚白魴魚赤魴魚小魚魴魴中魚魴魴大魚魴魴長魚魴魴則一方一圓魴魴則一俯一仰魴魴其性浮魴魴其性沈詩緝云此意謂五色之魴而大小長短浮沈之不同也然詩人言魴魴魴魴不過如潛頰有魴有魴魴魴魴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

此六魚一一爲說則潛六魚又皆有說乎鯨鯢大小猶有未定不必泥可也夫嚴氏僅駁陸氏配合六魚似失而不知其說亦多有難通者其言六魚之色何以遺鯢而魴魚色白亦不青也鱸有大至十餘斤者本非小魚鯉之大者長四五尺不得言中鱸之大不及鱸遠甚何以言大鯢性極沈鯉或浮水而行好作異說不求義理之安未見此六物者幾何不入於十里霧中邪是自誤兼誤人矣

### 南有嘉魚

毛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鄭箋云南方水中有善魚此皆言魚之嘉而未言嘉魚爲何魚蓋嘉魚一名鮓魚一名丙穴魚李氏本草云嘉美也杜甫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矣河陽呼爲鮓魚言味之美也蜀人呼爲拙魚言其性鈍也夫丙穴有二文選注云丙穴在漢中沔縣北丙地名也水經注云丙水出丙穴穴口向內故名魚常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任豫益州記云嘉魚蜀郡處處有之狀似

毛詩多識八

九

海濱叢書

鯉而鱗細如鯽肉肥而美夔州志云嘉魚春社前出秋社後歸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味頗鹹食鹽泉故也范成大虞衡志云嘉魚狀如鮓而多脂味極美劉侗嶺表錄云蒼梧戎縣江水日出嘉魚似鮓而肥衆魚莫及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嘉魚出丙穴在漢中府桃花時則從穴出亦名鮓魚或名鮓爾雅曰鮓當鮓郭注云海魚似鮓而大鱗肥美多鮓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曰當互此魚或言出於蜀或言出於楚或言出於秦或言出於江海則是所出之地不一或言似鯉或言似鮓或言似鮓則是所言之形狀不一惟王氏言其似鮓卽爾雅之鮓當鮓大鱗多鮓與海鮓相似海鮓今俗名火鱗魚又呼曰科鮓魚味甘而美可敵南江之鮓脂肥而鮮足埒北江之鯉稱之曰嘉不虛也其名曰鮓曰鮓曰當鮓則是實有此魚非言南有美魚泛泛無所指也

###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詩緝云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夫瓠爲瓠屬古今皆以爲蔬漢書食貨志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正字通云瓠瓜類分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陶氏云瓠或有苦者味如胆不可食非別生一種也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項大腹曰匏瓠性甘匏性苦蓋匏老則皮堅可以爲器而瓠雖至老其皮不堅此匏瓠二物之別匏形不一或圓或扁或長項大腹或首末俱大而腰轉細瓠之形或長或短圓長似方而無稜角如枕形三月間蔓長葉大五六月開白花實在花下結實肥大嫩可烹食味甘而淡俗名瓠子凡瓜蔬之屬蔓依於地則結實少蔓附於空則結實多瓠纍樛木亦取實多之意古之瓜蔬寄於樹今則豎木爲架尤工於古瓠味不苦如遇天旱瓜之類或有苦者此氣候所致非別有此一種也

### 翩翩者雌燕然來思

毛傳云雌壹宿之鳥鄭箋云壹宿者壹於所宿之木也蓋雌爲五鳩之一古帝以鳥紀官雌爲祝鳩氏也他鳩來去無定惟祝鳩四時常有不移其處故曰壹宿傳箋四牡之詩詁雌性孝以興將父將母此詁雌壹宿以興下文又燕嘉賓也

毛詩多識八

十

海濱叢書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毛傳云臺夫須也萊草也爾雅釋草云臺夫須又曰滿侯莎其實媞媞蔓華又曰拜蒨蘿郭注云臺可以爲禦雨笠滿也者莎蒨媞者其實蔓華一名蒙華蒨蘿亦似藜蓋臺卽莎草滿侯莎是言滿又名莎媞爲莎草實廣雅云地毛莎蒨也文選注云一名戾莎說文云滿侯也一名侯莎爾雅翼云莎莖葉似三稜根周匝多毛謂之香附子莎葉如韭而長光澤有劍脊稜五六月間葉中抽莖高二三尺餘葉端小葉叢聚開青花結細子莖三稜俗呼爲三稜草根入藥有香名而香味極微無芬芳氣也嚴氏詩緝云以莎草爲衣則謂之蓑莎爲草名蓑爲衣名莎草又可爲笠此草農人常取之織雨衣故小雅都人

士詩臺笠細撮毛注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鄭箋以為都人之  
士以臺草為笠言笠為臺草所織可禦暑又可禦雨傳則分言其用  
究之為一物也郭氏爾雅注謂笠即雨衣之類然笠戴於首今俗呼  
曰斗篷衣著於身今俗呼曰篋衣二物雖同用臺草織成其用則不  
同也關左水澤之地多生莎草其根連續相附如棗核形兩頭尖采  
者暴乾以充藥材名香附子羣芳譜云香附子莎草根也一名水莎  
一名地毛一名水香稜一名地巴戟古謂之雀頭香葉即藜又作藜  
爾雅檠蔓華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檠萊為同音字是也夫檠萊二  
字古為同音而亦通用劉向封事引詩貽我來牟作釐牟春秋隱公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傳作會于祁黎來萊同韻黎黎同  
韻則是爾雅之檠即說文之萊檠又作藜是萊為藜草無疑也玉篇  
云藜草也廣韻同詩曰田卒汙萊禮月令云藜莠蓬蒿並興欲識萊  
者尋彼荒田中則得之陸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

毛詩多識八

十一

蓬萊藜

茹謂之萊蒸則是萊為可食之草春氣初暖萊草始生采嫩苗者淪  
之為茹亦常有之但不養人食之久則體浮腫或小泄本草未言萊  
毒而食者無益則如此詩緝云萊草葉可食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  
之名其義或當然矣不知此草處處皆有人人習見嚴氏注詩竟不  
能識又引朱氏說萊葉有香豈知此草性最寒滑無香氣哉李氏本  
草藜入菜部園圃廣有不種自生有青紫二種青者莖葉俱青莖微  
方似有稜葉似茹而薄小外有粗齒面綠背白似有灰七月開細青  
花結實蒴蒴如毬中有細子光黑如漆紫者莖有紫線文葉之背色  
亦紫老莖高七八尺餘可作牀棧及為杖管幼安之藜牀山濤母之  
藜杖皆用紫萊之老梗也藜藜即藜之紫色者一名拜邵氏爾雅正  
義云今灰藜莖有紅縷葉銳而青其背白如著沙羣芳譜云藜一名  
地膚一名落帚則是以俗之千頭草當藜也地膚不生於荒田枝葉  
上生秋老作帚為農家必需之物而其形與萊毫不似也萊葉之背

有灰似沙用水洗下浣布最易潔白俗呼曰灰菜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桑楊俱木名桑見定之方中楊見車鄰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曹氏曰杞梓杞也杞柳生澤畔不生於山而梓杞為大木山中有之  
陸疏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子為木蠹可合藥  
李木果名見何彼穠矣

南山有栲北山有柎

毛傳云栲山栲柎也栲即臭椿柎俗名紐筋子俱見山有樞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

毛傳云枸楸也楸鼠梓孔疏云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楸栒來巢  
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爾雅釋木云楸鼠梓郭注云楸屬也  
今江東有鹿梓陸疏云枸山木一名枸骨木理白滑可為函板子大

毛詩多識八

十二

蓬萊藜

如指噉之甘美如飴江南特美謂之木蜜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為屋  
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也枸一作楸禮婦人之贊楸椽脯棗栗疏  
云楸即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甘美李氏本草云枸骨樹如女貞肌理  
甚白葉長二三寸青翠而厚四時不凋夏開白花實如蕪菝子秋熟  
色緋紅皮薄味甘核有四瓣葉有五刺如貓之形俗呼為貓兒刺說  
文云楸鼠梓木廣韻云鼠梓似山楸而黑陸疏亦言楸木理如楸山  
楸之異者一名苦楸溼時脆燥時堅此二木關左未見宋玉風賦楸  
枸作枳句六臣注云枳木名枳句言枳樹多勾似橘屈曲也考工記  
曰橘踰淮為枳此言枳即是橘踰淮而化不似陸疏所言木蜜之枸  
骨也楸為鼠梓鼠李亦名鼠梓鼠李葉似梨而薄小子如黃柏子木  
白而堅實俗名臭李可食而澀亦非似楸之楸梓也

蓬萊藜

毛傳云蕭蒿也即今香蒿見采葛

在彼杞棘

杞棘見四牡棘酸棗見凱風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桐椅大木皆有實見定之方中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毛傳云我蘿蒿也爾雅釋草云我蘿郭注云今我蒿亦曰蘿蒿李氏本草云我猶我我言我蒿高於他蒿也陸疏云我蒿也一名蘿生澤田漸澗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頗似萹蒿夫莪在關左處處皆有葉似蕭而香不濃莖似蔚而皮不滑叢生高隰亦生山側莖冬不死高可五六尺餘詩言在阿在陵未嘗惟言在沚陸氏胡未之察也我科高於衆蒿先百草生每叢凡數莖詩言菁菁者以喻當年養育人材如莪之盛

魚鼈胎卵

毛詩多識八

十三

遼海叢書

爾雅釋魚云鼈三足爲能蓋鼈爲常物此特卽其異者釋之說文云鼈甲蟲也考工記注云外骨龜屬內骨鼈屬玉篇云龜屬一名神守一名河伯從事坤雅云鼈以眼聽穹脊連脊水居陸生淮南子云鼈無耳而目不可暫精於明也陸佃曰鶴影生鼈思生鼈伏於淵而卵剖於陵以思化也此物凡池澤江河皆有俗呼曰甲魚

薄言采芑

毛傳云芑菜也孔疏引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河西雁門芑尤美詩緝云芑嘉穀也李氏云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維糜維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補傳云新田舊畝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夫田中固宜有穀而田中亦有芑芑言采則芑爲菜可知也是蓋言菜采於田隼集於地喻方叔習兵有法也芑爲茶屬疏言似苦菜芑與苦菜小異葉比苦菜肥大亦不似

苦菜細碎春貼地生秋從中抽莖高至二三尺開黃花似菊而小花乾結子如蘆花而遠飛田中廣有可以生食亦可熟食茶之秀在四月芑之秀在七月此芑與茶之別也芑名苦賣菜俗訛爲曲麻菜

駭彼飛隼其飛戾天

毛傳云戾至也鄭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蓋隼爲鷂鳥關左呼曰雀鷹埤雅云鷹博噉不能無失惟隼爲有準故準字從隼一名晨風隼之飛如風之疾故有風名一名高字從弋爲隼捉雀如弋之射秦詩云駭彼晨風大雅詩云高飛戾天曰駭曰戾天文義與此詩同是一物也隼又名負雀爾雅釋鳥云鷂負雀郭注云鷂也江東呼之爲鷂善捉雀因名云陸疏云隼鷂屬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易解卦上六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疏云隼者貪殘之鳥鷂鷂之屬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注云隼鷂鳥今之鷂也夫隼似蒼鷹而小與鷂相類不似鷂鷂大而隼小隼圓目鉤喙黃足利爪其尾如舵背羽青灰色腹下白蒼斑文善高飛疾如射飢捕雀食每當春深雀鷹初至里人網設四面其中繫雀作圖給鷹來捕觸機網翻鷹覆網下捉而畜之以觀其捉雀爲戲其稚者名花鷹又名松兒老者名板鷹皆不知其命名之義而此鳥則常見之詩緝云隼鷂也鷂屬也蓋言隼爲鷂類則可而謂隼卽是鷂則非隼之類不一其名亦分類而異禽經云善搏者曰鷹竊立者曰鷂骨曰鷂曰鷂展曰鷂奪曰鷂鷂卽晨風鷂名鷂鷂鷹捉鳥以爪鷂擊鳥以翅鷂之猛厲尤捷於鷂鳥鷂之屬皆畏之隼非鷂嚴說誤也說文云隼祝鳩也祝鳩爲鷂卽斑鳩鳥之最謹愿者豈爲鷂鳥爾雅鷂隼祝鳩也祝鳩爲鷂或以隼爲茅鷂茅鷂爲老鷂泉之屬其誤尤遠或曰隼鷂也此因月令有鷹化爲鳩之文鷂鳩亦有鳩名故誤合之豈知隼有數名皆不名鳩而化鳩者正此鳥邪隼爲常有之鳥而諸家或曰鷂屬或曰

毛詩多識八

十四

遼海叢書

鶴屬或曰鶻或曰鶻或曰茅鴟或曰鷓鴣鶻鳥之類幾乎猜盡雖非  
然鳥而許氏以之當隼尤足駭異此詩曰鶻曰戾天蓋求此物詳視  
之何必為此空測也布穀為鳴鳩非隼所化隼所化者為鳴鳩也陸  
說亦誤

獸之所同鹿鹿麋麋

毛傳云鹿牝曰鹿爾雅釋獸云鹿牝曰鹿牝是鹿即鹿之牝者今牝  
鹿無角色黃無斑白點與牡鹿毛色異

發彼小狔瘞此大兜

鄭箋云豕牝曰狔蓋野豕也見爾雅說文云兜如野牛青色其皮堅  
厚可制鎧李氏本草云犀字篆文象形其特名兜兜出西番南番滇  
南交州諸處有山兜水兜兜犀三種山兜居山林獲之倘易水兜出  
水中最為難得俱有二角兜犀亦曰沙犀祇一角在頂文理細膩斑  
白分明其力最大不易獵取漢書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顏

毛詩多識八

十五

遠海叢書

師古注云犀狀如水牛頭似猪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  
又有一小角爾雅釋獸云兜似牛犀似豕郭注云兜一角青色重千  
斤犀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卑腳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  
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櫛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夫李氏謂犀之  
特者名兜犀兜似為一物爾雅釋犀分釋則是犀為二物此物出於  
西南徼外北方藥材雖用犀角而未見此獸顏氏注漢書言犀狀似  
水牛非水牛即犀也犀兜相似非一類矣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

詩中有單言雁者如離離鳴雁弋鳥與雁之類乃隨陽之鳥也又名  
陽鳥書曰陽鳥攸居詩中有單言鴻者如鴻則離之鴻飛遵渚之類  
此為鴻鵠又名黃鵠形頗似鶴又名黃鶴與雁異若鴻雁連言則鴻  
為雁之大者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雁如禮月令孟春季秋所言鴻雁  
則鴻皆雁也亦有單言鴻而非鴻者如周易漸卦六言鴻漸鴻皆是

雁此不可以詩中之鴻例之

發彼飛隼載飛載止

隼為鳥即雀鷹見采芑

毛詩多識八

十六

遠海叢書

毛詩多識卷八終

小雅中

長白多隆阿著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鶴水鳥博物志云鶴類能耳聾則聽遠眼赤則眴遠其色似雪相  
鶴經云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行必集洲渚止不集林木蓋鶴最善鳴  
故此詩言鶴鳴易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亦以鳴言鶴也陸氏疏  
引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是言鶴之鳴多在夜也鶴性易馴  
近爲人家畜畜形如家鶴而不癡肥高二尺餘項長等身丹頂赤目  
烏帶周頸青足高翹白羽黑翼今見欽翼之鶴其翼端黑翎皆聚於  
尾往往誤以鶴爲黑尾者而其實非尾之黑蘇子瞻後赤壁賦言鶴  
爲元裳縞衣是猶未細察也鶴之氣通任脈與鹿之氣通督脈同故  
二物皆壽長生不死鶴羽純白故名白鶴亦有蒼羽者俗呼灰鶴聲

毛詩多識九

遠海雅書

清而高恆聞數里故毛傳云澤皋也言身隱而名著也埤雅云鶴形  
定而色白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  
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壽李氏本草言鶴  
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聲交而孕好食魚尤喜啖虺蛇聞其聲不敢  
行鶴頂羽作肉珠色白食蛇久則色漸紅老則鮮如珊瑚俗云蛇之  
毒咸聚於鶴頂也是鶴之品清異於鷦鶴之頂毒同於鳩也崔氏古  
今注云鶴千年則變蒼又二千年則變黑所謂元鶴也古謂之仙禽  
亦名露禽或又謂之陰羽

園有樹檀其下維蕨

檀木名孔疏云善木也見將仲子

園有樹檀其下維穀

毛傳云穀惡木也陸疏云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荆揚交廣謂  
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積其皮以爲

布又搗以爲紙其葉初生可以爲茹詩緝云穀楮也今楮皮也夫以

穀皮造紙今猶盛行呼曰桑皮紙穀有楮名又楮紙實名楮實子本  
草言楮實益氣充饑輕身不老入藥上品而傳乃曰惡木者則以穀  
對楮言穀無大木不若楮爲大材也說文楮穀兩字互訓楮穀自是  
一物埤雅云皮白者穀皮斑者楮雖爲一物而皮色小別爾雅翼云  
葉無瓣曰構是穀葉多碎如花之瓣葉整名構也李氏本草云穀分  
雌雄雄者皮斑而葉無極枝亦開花似柳花春老其花自落不結實  
雌者皮白而葉有極枝開碎花結實如楊梅蜜煎可作果食高氏天  
祿識餘云穀音構木名皮可爲紙王右軍傳云禿千兔之翰葉無一  
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蓋穀卽山桑有結實不結實之  
異葉亦有整碎之分其整者葉大而厚花作穗春老穗落其實百不  
存一其葉碎者小而薄結實纒纒盈枝紅酸黑甘可充果食其似柳  
花者落不成實其結實爲楮者亦不開花桑楮初結數十子相黏爲

毛詩多識九

遠海雅書

一每粒端各有細毛彷彿似花而非花也關左植桑養蠶近海處多  
留心驗之則知李氏考據尙微疎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毛傳云藿猶苗也詩緝云藿豆葉也古人以藜藿充食品藿卽豆之  
葉說文藿作藿釋云藿之少也儀禮云牛藿注云豆葉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黃鳥黃鸝也見芻蕘穀桑穀也見鶴鳴粟穀名王氏羣芳譜云粟米  
之連穀者本五穀中之一梁屬也北方直名之曰穀今因之脫穀則  
爲粟米亦曰小米粟古文作象象穗在禾上之形蓋粟之細者程高  
三四尺似蜀黍程中空有節葉似蘆小有毛穗似蒲亦有毛顆粒成  
簇性鹹淡養脾胃陳者尤良北人日用不可缺者此穀關左種者尤  
多呼曰穀子無稱粟者莖高有節一節一葉穗似狼尾草曲而下垂  
種於膏土則穗長尺餘數百粒聚成小穗密黏於穗每穗凡數十粒

實似黍而小不黏稔米俱黃色性畏溼不宜下濕地連殼收藏年久不盡行燕高田皆宜此穀洵美種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

桑木名見定之方中梁穀名舊注皆以為粟然首章已言粟此章不應重出有重出者亦不宜粟梁易字梁疑是今之高梁名劉黍又名紅梁見鴛羽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

樹木名見鴛羽黍穀名見黍離

我行其野蔽芾其枲

毛傳云枲惡木也孔疏云七月言采茶薪枲枲唯取薪薪惡木也蓋枲非美材俗呼為臭椿其味臭故云惡不似香椿可采食也又名野枲與枲同類陸疏云山枲與下田枲略無異葉似差狹山枲即枲下田枲即野枲枲非良材人無植者自生自長行野者遇此得其陰蔭

毛詩多識九

三

遼海叢書

以起下婚姻之故素有恩義非野枲比而乃不我庇不如此枲也唐本草云椿枲二樹形相似枲木疎椿木實蘇氏圖經云椿葉香可啖枲氣臭北人呼曰山椿江東呼為鬼目椿枲二木處處有之椿嫩葉香美鹽漚為蔬可入食品枲葉味臭其木雖大而皮粗質虛削之如朽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枲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則枲洵不材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

毛傳云蓫惡菜也是言蓫為菜而蓫實為隔草不可食處處皆有春生苗葉狹長一二尺似牛舌莖高三四尺餘色青節間微赤夏初起葉開青白花成穗結子三稜外皮大於蕎麥而實小夏至後即枯關左俗呼曰羊蹄葉鄭箋云蓫牛薺仲春時生可采也爾雅釋草云藟牛薺郭注云今江東呼為牛薺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陸疏云蓫牛薺似蘆葍而莖亦多啖令人下氣此

所言正為今之羊蹄形色同性亦同也夫傳以蓫為菜箋則言其可采是為食物矣然羊蹄味苦有小毒本草言其可制鉛汞療疥癬治禿疥故此草又有禿菜名味薰臭根名野大黃焙成炭食之猶瀉獸醫取此用治牛馬熱結屢效春苗嫩時其毒未發或可采以代菰邵晉涵爾雅正義言車前草一名牛薺又以為天麻又以為紫華益母總由不識此草再三亂猜終無一是陸氏言此草最得大意郭注言其方莖紫華似益母不知羊蹄莖有七八稜而圓花似酸模無紫色者傳以為惡菜味臭有毒俱可以一惡字括之子名金蕎麥亦不可食俗或采之以裝枕囊言治耳聾鄭樵以蓫為非非根可為蔬蓫根不可為蔬也亦誤

我行其野言采其藟

毛傳云藟惡菜也鄭箋云藟藟也爾雅釋藟有二一曰藟藟一曰藟藟茅郭注云藟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藟華有赤者為藟藟藟

毛詩多識九

四

遼海叢書

一種耳陸疏言藟亦有二其言莖葉細而香者即爾雅之藟藟也其言赤莖而臭者即爾雅之藟茅也齊民要術云河東漢中謂之藟幽竟謂之燕藟一名藟弁一名藟根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啜之飢荒可以禦飢漢祭甘泉或用之夫藟博雅名藟藟說文名藟藟其可食者即箋所言之藟藟其赤莖者即傳所言之惡菜離騷云索藟茅以筵箒注云香草與爾雅所言之藟茅異非此詩所言之藟也藟名旋花又名鼓子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竹草名見竹竿松木名見山有扶蘇

鳥鼠攸去

鼠獸之小者見行露

如擊斯飛

擊雉也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擊此與爾雅說文

俱同郭注云學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左氏昭公十七年傳五雉注雉有五種伊洛之南曰鷩雉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鄭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熊羆在山陽之祥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故爲生女蓋熊羆皆山獸本草謂熊羆爲一類熊爲猪熊羆爲馬熊是名熊名羆則以此物之大小分又曰熊即熊之雄者是名熊名羆又以此物之牝牡分爾雅釋獸云熊似熊黃白文郭注云熊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怒多力關西呼曰羆熊似文云熊似豕山居多羆似熊而黃白文夫熊爾雅以爲似熊則熊與熊是非一種說文分釋之義同爾雅陸璣謂有黃熊有赤熊熊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似熊白美亦分熊羆爲二物本草以熊爲熊熊誤矣今關之左東北多山獸有熊熊其小者似狗俗名狗馱其大者似馬俗名馬馱形雖近似而非一類熊羆狀俱似豕豎目長羆

毛詩多疏九

五

遼海書

軀壯毛粗能以四足行亦能立以兩足行足大盈尺冬蟄入穴惟舐其足春暖方出足皮被舐粗皮盡脫弱不能行古人美熊之白今則未聞食者其足名躡今呼熊掌食品所珍其腋最良能治驚癩藥材所貴坤雅云熊膺春近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四時各易其處向見獵人偶憶問及僉曰不然此說殊不足據熊羆毛不溫潤皮質粗厚古人以此爲裘大東詩曰熊羆是裘今無用者熊羆毛色俱黑爾雅言黃白文陸疏言黃赤色爾雅又謂羆如小熊羆毛而黃孰注云今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尾俗呼爲赤熊大雅韓奕詩曰赤豹黃羆是熊羆皮毛有色黃者矣虺蛇皆毒蟲蛇類不一烏蛇白蛇黃蛇赤蛇青蛇以色名王蛇綠蛇花蛇兩頭蛇以形名巴蛇斬蛇常山蛇以地名而總名曰蛇酉陽雜俎有草蛇水蛇木蛇土蛇四種坤雅云牛以鼻聽蛇以眼聽爾雅翼云蛇常飢每得食稍飽輒復蛇殺冬含土入蟄及出蟄則吐之草蛇能於草上行俗名草嘯子水蛇

居水澤俗名水長蟲木蛇棲樹與樹皮相似俗名貼樹皮土蛇土黃色亦居土穴又有一種蛇大於諸蛇皮作黑黃文俗名烏稍蛇蓋蟒屬也虺亦蛇類而其毒尤甚於蛇關左有蛇無虺南方炎地虺毒如火故有於南北方氣寒無此物也爾雅釋魚云虺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說文虺作虫注云虫一名虺詩緝引舍人說云江淮以南曰虺江淮以北曰虺博物志云虺蛇秋月毒甚無所不螫蠶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探樵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柳子厚虺蛇文云目兼蜂蝨色混泥塗其頸蹙惡其腹次且蹇鼻鈎牙穴出棲居蓄怒而蟠脚毒而趨抱朴子云蛇類最多惟虺中人甚急但即時以刀割去瘡肉投於地其沸如火炙須臾焦燼人乃得活蘇氏本草云虺有四脚能跳來齧人齧已即跳木上作聲云斫木斫木者不可救也若云博叔博叔者猶可急治之楚辭大招云王虺焉只注云王虺大蛇也招魂云虺蛇纂纂注云虺大蛇此言虺皆爲蛇漢書田儼傳云虺蠶

毛詩多疏九

六

遼海書

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應劭云虺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顏師古注云爾雅說文皆以虺即虺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名土虺是許氏諸人皆以虺爲虺顏氏言虺別爲一類虺即土蛇虺有足蛇無足虺即段成式所言草木水土四種之土蛇非虺也凡蛇皆有毒其毒在口今之爲蛇齧者敷以雄黃即愈受毒重者以麝香燒烟薰之立效但不知可醫虺毒否也

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

毛傳云黃牛黑肩曰特爾雅釋畜云黑肩特此不言黃牛者以牛爲土畜黃爲牛之本色不待言也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特邢疏云言牛黑肩特又云牛七尺爲特是特有二義尸子云大牛爲特七尺

誰知鳥之雌雄

烏反哺鳥也凡鳥之雌雄難辨猶可卽其羽毛異色辨之至於鳥則



首尾純黑雖欲辨之以色而色無別爾雅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此似可以辨鳥矣然管留心驗之見所畜之雞鷄與來集之鷓鴣亦有右掩左而雌左掩右而雄者爾雅之文亦殊難據况鳥之偶爾飛來渾然一色即其左掩右掩之翼亦難遽分於以見古詩人善體物也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虺為蝮蛇蜴為蜥蜴舊注謂虺蜴皆毒螫之蟲毛傳云蜥蜴也鄭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則似取其避人不取其毒螫然者此詩上言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是宜少安勿躁敬聽陳說不似虺蜴見人即去則與上文直接遞下而集傳則云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是此二語於上文另轉一意與箋異蓋傳以蜴為蝮蛇也爾雅釋魚云蝮蛇蜥蜴蜥蜴守宮也則是合四名而總為一物後儒分之為二其處草澤者曰蝮蛇蜥蜴其棲屋壁者曰蜥蜴守宮蜥蜴即

毛詩卷九

七

遼海遺書

今之馬蛇守宮即今之蝮蛇本草云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蜥蜴小而綠牆壁色黑者名蝮蛇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置守宮孟下令朔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肢肢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本草分蜥蜴蝮蛇為二漢書亦分守宮蜥蜴為二而蜥蜴亦言緣壁似蜥蜴亦為守宮之屬邵晉涵爾雅正義云此蟲本一物而四名而後世別為二者則以在壁在草別之方言云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蝮蛇或謂之蜥蜴東齊海岱謂之蝮蛇說文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蛇東齊海岱謂之蝮蛇說文云在壁曰蝮蛇在草曰蜥蜴今蝮蛇食蝮者多在壁間其在草中者青綠色蓋本為一物因所在而異其名夫爾雅之釋蝮蛇為蜥蜴亦猶芣苢之為車前唐蒙之為女蘿雖多其名而實為一物是惟言在壁之守宮未嘗言在草之蛇醫也後儒因此二物形色相似并之為一又曲為之說本為一物因所在而異其名豈知蛇醫處草永不入

毛詩卷九

八

遼海遺書

家守宮棲壁永不至野乎關左呼蛇醫曰馬蛇田間常有蝦蟇為食見人則急走人倘逐之則力憊不能行口吐雙歧黑舌與蛇宛似俗謂斷蛇為二馬蛇則能使接合如一故曰蛇醫呼守宮曰蝮虎常見其在壁上以尾擊蝮食之博物志謂畜養守宮食以朱砂搗萬杵點婦女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是言此物能使婦女守宮也故曰守宮二物形最相似首尾俱似蛇有四足馬蛇色白黃圓點花文蝮虎色蒼黑橫曲花文馬蛇之足滑只能行野蝮虎之爪澀故能上牆雖皆有毒而未聞其螫人常見小兒捉弄之亦不知螫是與虺為類而實不類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蝮蛇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此又以蜥蜴非蛇醫乃與蛇醫相似者又併虺蜴二物為一物仍名蝮蛇不但與爾雅說文刺謬試問蛇醫守宮外果又有此一種蟲邪蝮蛇既非蜥蜴何以於蝮蛇下又加蜥字邪蛇醫處處皆有本無青綠色者大亦不僅如指也何杜撰至此也或曰十二時蟲一名避役出容州交州諸處狀如守宮身青色大者長尺許尾與身等留人不可治嶺南異物志亦載此說此似可為蜥能螫人之證然詩人用物惟取目前常見者此忽取之域外殊不可信且此蟲名十二時不名蜥不宜據之作附會也

田卒汙萊

孔疏云萊者草穢之名此即藜也見南山有臺

不敢暴虎

虎山獸名見大叔于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鳴鳩鳴鳩也鳩類不一何以知為鳴鳩曰以此詩言戾天知之蓋鳴鳩為鳴鳩形似雀鷹雀鷹之取鳥以爪攫鳴鳩之取鳥以翼擊鳴鳩最健奮翮上飛轉瞬之頃刺入霄漢鳴鳩之飛似之故有鳴鳩名鳩鳩同音是鳩即鳩若斑鳩則為祝鳩性好橫飛一飛即止不能戾天故知

鳴鳩爲鶻鳩也毛傳云宛小貌鳴鳩鶻或疑鶻爲鶻之訛而杜預左傳注亦以鶻鶻作鶻鶻鶻同爲鶻鳥離字非訛不必疑也爾雅釋鳥云鶻鶻鶻郭注云似山鶻而小尾短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鶻鳥惟鳴則有聲郭曰多聲是亦以鳴鳩爲鶻鶻也本草云鶻鶻一名鶻嘲北人呼爲鶻鶻鳥其鳴云鈞輻格磔自呼也邵氏爾雅正義云鶻鶻好以春朝鳴其聲連屬如相貫故郭以爲多聲此言鶻鶻之鳴在朝而其鳴實無定候今當日暮鶻鶻羣飛繞村而鳴聲連不斷愈飛愈高至於雲表則見其鳴恆在暮也禮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太平御覽引蔡邕章句曰鶻鶻也鳩先是時鳴故稱鳴鳩拂猶搏也陽氣所感故搏羽是鶻鶻即鶻鶻此鳴鳩爲鶻鶻之證而拂羽爲搏羽亦爲辰天之證詩緝云鳴鳩鶻鶻也即氓詩食蕞之鳩鄭子所謂鶻鶻氏司事也莊子所謂鶻鶻非斑鳩也山陰陸氏云莊子所謂鶻鶻笑之者也多聲故名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

毛詩多識九

九 遊海叢書

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辰天勉強故也陸璣謂一名斑鳩似鶻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鶻鶻全異璣之言非夫以鳴鳩爲斑鳩固非而以鳴鳩爲鶻鶻亦非鶻鶻爲山鶻鳴鳩俗名青鶻子廣雅云鶻鶻也鶻鶻此鳥形似鶻故曰鶻此鳥羽爲青藍色故鶻曰青且飛且鳴倦息於樹從未見其控地欲與鶻鶻比附轉言翰飛爲勉強則亦不識物性矣此鳥不能營巢惟奪鶻巢以伏雛形似鶻木屬爲鶻所化仲春鷹化爲鳩此鶻爲雀鷹此鳩爲鳴鳩他鷹不化鳩他鳩皆非鶻所化也古帝紀官鶻鶻司事以其春來冬去也若斑鳩則四時皆有鳴鳩不食桑葢食桑葢者爲鳴鳩傳說本誤嚴注又襲毛傳之誤或曰斑鳩孝鳥與下有懷二人相關不知此詩所取意在辰天以鳩飛之高與所念之遠義又別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毛傳云菽菽也力采者則得之孔疏云菽云采之明采取其葉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毛傳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蟲云螟蛉桑蟲果蒲盧郭注云螟蛉俗謂之桑螵蛸果蠃即細腰蠃也俗呼爲螟蛉則是螟蛉爲蟲蜾蠃爲蠃二者非相似之物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育養之以成其子說文云螟蠃桑蟲也螟蠃蒲盧細腰土蠃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是蛉作螟蠃作蠃字畫各異而訓詁無異陸疏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云呢云象我象我蓋步屈即尺蠖桑上亦有此蟲螟蛉似步屈而腰間有足似蠶而纖細口吐絲懸樹上槐桑樹上最多曰桑蟲是桑樹上之蟲也蜾蠃爲土蜂爲其銜土作窠故名蜂屬之腰皆細而蜾蠃比他蜂俱小銜蟲入窠之候必鳴一二刻始飛去陸云象我象我此亦會意之言今俗則

毛詩多識九

十 遊海叢書

云似我似我也聞之亦近似焉許氏陸氏言蟲化蜂說同於鄭而陸說尤詳揚雄法言亦謂螟蛉之子瘖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夫先儒解經多有師承蜂負桑蟲化爲其子與誨子式穀意似相關故後學多信從之至於陶貞白著本草而其說忽異曰今有一種蜂黑色蜂甚細銜泥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之物無雌取青蟲教祝變成已子斯爲謬矣作詩未審而夫子何爲因其僻邪此言螟蛉不能化蜂蜾蠃自能生子乃負螟蛉飼子非取其化陶氏之說異於先儒者一也韓保昇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言蒲盧負桑蟲以成其子也今有人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似粟在死蟲之上果如陶說蓋詩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是韓氏亦言蜂自有子不待蟲化說違陶氏異於先儒者

二也李含光曰視變成子近有數見者非虛言也蘇頌曰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瓜子之類非一桑蟲蜘蛛之變為蜂不為異也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者此二說與先儒合而寇宗奭本草拾遺又非之曰諸家之說不敢舍詩之義嘗坵窠視之果有子如粟米大色白而微黃所負青蟲卻在子下不與諸蟲相著陶說近之此寇氏說同韓氏仍主陶說韓氏之說猶聞於人寇氏之說得之目觀李蘇之說不足取信也異於先儒者三也李時珍曰蠶蟬之說各異今考諸說並驗其卵及蜂之雙雙往來必是雌雄當以陶氏寇氏之說為正李氏蘇氏之說為誤蓋果蠶自有卵如粟寄在蟲身其蟲不死不久則漸枯子大食之而出正如蠶卵附於蠶身久則卵化穴繭而出也列子言純雄無雌莊子言細腰者化則自古已失之矣今屢破其房見子與他蟲同處或子已去而蟲存空殼或蟲成蛹而子尚小蓋蟲終不壞至成蛹子乃食之而出

毛詩多識九

十一

卷海 蠶書

此說義亦主陶為親自歷驗之語比韓寇之說尤詳異於先儒者四也嚴華谷詩緝引解頤新語云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蝶蠶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蝶蠶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漸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蝶蠶之形穴窠而出蓋此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着蠶亦寄卵於蠶身久之其卵為蠶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大蠶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此綜陶韓寇李諸家之說而其義則全襲李氏其言蠶卵寄蠶猶小有誤者蓋寄卵於蠶之蠶為青蠶非着蠶穴繭出者為蛆由蛆再變蠶穴繭時尚未為蠶凡養蠶之家皆常見之然其取蝶蠶之生不取螟蛉之化言甚辨

也異於先儒者五也余因後人之說異於先儒嘗於書屋見有銜土為窠之蜂亦屢破而驗之見蜂始生之子寄於他蟲身者形如米粒黃白色長而不圓少大者形如巨蛆再大者有頭足再大則生翼欲出矣其未成者蟲蛛盈窠將成者蟲蛛為蜂子蝕殘蜂已飛去則此穴已空惟餘蟲蛛蛻皮也是蜂長成之候則蟲蛛無餘陶氏諸家之說洵不誣矣蘇氏言其如粟之卵未必非由祝蟲而成然一穴之內負蟲至於十數則當盡化為蜂何以一穴內僅成一蜂邪豈惟祝一蟲餘蟲未嘗祝邪詳察諸說復釋詩意是非詩人不善體物亦非聖人因詩之僻詩殆言螟蛉蝶蠶異類猶可負之以生其子豈父子天性相關獨不可教誨以善使其似之哉詩中比興類取大義此詩先言采菽繼言負蛤以上四句與下二句若式穀黏合蛤蠶立解則采菽又作何解詩義無誤恐儒者之解有誤陶氏諸說得之目驗毋曰先儒之說必不可破也學者說經宜求其是前人有誤未嘗必欲後

毛詩多識九

十二

卷海 蠶書

人製之致一誤再誤邵晉涵注爾雅堅執舊說則是以耳為目借當時無人親執此物使彼目驗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脊令水鳥一名雛渠今名頸尾鳥即郭景純所謂飛則鳴行則搖者也常棣言脊令在原義取其行之搖有不安之象以興急難此詩言脊令之題義取其飛則鳴有圖遠之義以興適征禽經言脊令友悌詩中兩言此鳥皆喻兄弟因知不識物性者不可以說詩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桑扈小鳥處處皆有人所常畜或以為今之蠟蒿則誤爾雅釋鳥云桑扈鷓鴣毛傳云桑扈鷓鴣也鄭箋云鷓鴣肉食今乃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傳訓桑扈名鷓鴣本爾雅箋雖言桑扈肉食而未言其肉之必出於鷓也陸疏云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脂膏故曰鷓鴣郭氏爾雅正義亦云桑扈俗謂之青雀蒿曲食肉

好盜脂膏因名云如是則竊脂之名蓋由於盜竊脂膏名之矣而孔仲達駁之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竊人脂膏也卽如此言竊元竊黃豈復竊盜元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羆貓鼬小如熊羆毛而黃竊毛皆爲淺毛竊卽古淺字竊元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則竊脂爲淺白也夫孔氏訓竊爲淺引爾雅竊毛爲據是言脂可爲毛不可盜也語辨而明邵晉涵爾雅正義云孔疏所辨非徒不達物性又不明於詩義也今桑扈色青翠春暮常在叢香間孔疏定爲淺白當由未識此鳥以慮決之且三百篇善言物性前後互見宜得會通詩不云乎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云鶯然有文章是鶯者指其色之青翠而言後世以黃離爲黃鶯亦言其文采也若如孔疏以桑扈爲淺白之鳥然則白鶯白鶯亦可云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乎夫物性各殊不可以強詞而奪桑扈竊肉而食其性然也淮南說林訓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毛詩多識九

十三

遼海叢書

則是桑扈之竊食脂膏古人盡物之性以正其名至今可得之目驗豈得強所不知斷爲淺白哉至於竊藍竊黃竊自爲淺不得與竊脂一例爾雅命名有取諸聲者如鷓鴣之名鷓鴣鷓鴣之名鷓鴣有象其形者如燕爲白腹鳥倉庚爲鵲黃以及竊藍竊黃皆是也有指其事者如鷓鴣爲割葦鷓爲鷓母鷓爲鷓木暨桑扈爲竊脂皆是也古人命物之名原未嘗預立定制孔疏徒知竊有淺義遂欲併竊脂而訓爲淺白然則釋鳥有羆負雀謂羆能捉雀釋蟲有草蟲負蠶豈可謂草蟲之負蠶乎蠶蚺一名負蠶豈可謂能負蠶乎以是推之則竊脂之竊爲盜竊之竊竊藍竊黃與獸類之竊毛爲竊淺之竊義本殊途言各有當不窮物性而望文生義此無異高叟爲詩多見其固也夫孔氏駁舊注而以竊元竊黃相比則是惟據本文邵氏駁孔注而以羆鷓變蛋相比則是外尋枝節爾雅於諸扈同一言竊不宜淺盜互詁此無庸辨卽以桑扈之色言之其爲淺白人人習見從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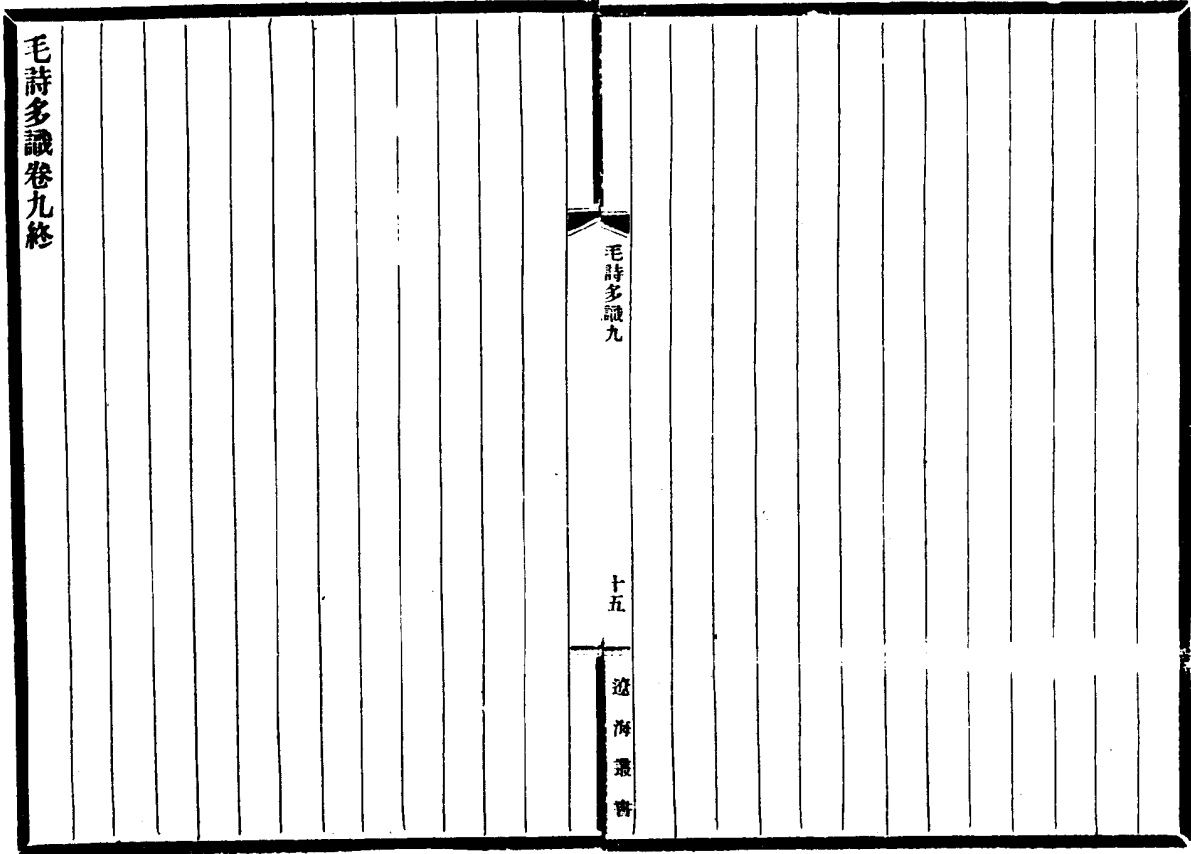
有青翠色者如以郭注爲據郭惟言其爲青而未言其爲翠今於淺白之色多呼曰青如我衣如英正言我衣爲淺白色也桑扈本屬淺白之羽而乃云青翠有文又云得之目驗欲將誰欺其或見魚狗之類妄以桑扈當之也試以竊脂言之彼桑扈日日求食人豈能日日適野卽適野亦不必定攜脯肉也如必待竊而食則桑扈之不餓死者有幾如曰飛至人家竊食則桑扈爲野禽恆棲林木從未見其飛近人家至人院落者盜肉之說本不足據而邵氏乃津津言之多方曲喻以攻孔疏不知其所指孔氏之病皆其本身自犯之病爲之備載其說者以見多讀古書最易滋伎足以惑人聽聞也桑扈之性易馴鄉人常有畜者大如蠟黃羽色亦似鶯黑尖銳稍曲黑眉如畫淺青白色所以有竊脂名嗟下翼間皆有花文所以有鶯羽鶯領之稱又有淺藍淺黃淺黑淺赤色者此卽爾雅所謂秋鷹竊藍冬鷹竊黃夏鷹竊元棘鷹竊丹者也形體比雀微大而好食雀雀不能用力直攫

毛詩多識九

十四

遼海叢書

每乘雀之不意搏而食之或捉雀之雛亦食蟲類詩緝引山陰陸氏說言桑扈有二種爾雅桑扈竊脂鷓鴣割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割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當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爲然而有文章者是也夫鷓鴣卽鷓鴣是桃蟲非桑扈棘扈爲九扈之一亦非桑扈乃以爾雅兩載桑扈於上下相連之文併而爲一賈逵左傳注一春扈二夏扈三秋扈四冬扈五棘扈六行扈七宵扈八桑扈九老扈此爲九扈若棘扈卽桑扈則九扈缺一扈矣同名竊脂一則盜竊脂膏一則翅領爲然不切竊脂立訓尤爲怪事總由不識此鳥愈牽混而愈支離其誤愈遠也如此習見之鳥而注釋尚反復聚訟不能斷決立言之難盡信蓋若此哉關左因桑扈多聲俗呼曰麻噴噴冬扈能捉鶉俗呼曰鶉鶉鶉子又呼曰冷噴噴遼北呼桑扈曰白啤嚙子又呼之曰戶不刺



毛詩多識卷十

長白多隆阿著

小雅下

亦彼鸛斯歸飛提提

毛傳云鸛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鄭箋云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爾雅釋鳥云鸛斯鸛鵠郭注云鸛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為鸛鳥孔疏云此鳥名鸛而云斯者語詞猶參彼蕭斯苑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立鸛斯之目是不精也傳以斯為語詞故單言鸛爾雅雙言曰鸛斯猶俗呼燕曰燕子呼竹曰竹子與下柳斯鹿斯同例字書斯亦作鸛猶之振鸛或作鸛鸛本無足異孔氏之辨亦多事矣鸛斯卑居皆同音鳥雅亦同韻原可通釋傳作連珠訓以此學問之精粗正不必於此等處吹毛索也周官夏官羅氏掌羅鳥鳥鄭注云鳥卑居之屬水經注引孫炎云卑

毛詩多識十

遼海叢書

居楚鳥詩緝云鳥有三種純黑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羣飛者燕鳥燕鳥即爾雅之白腹鳥古有鴉經占吉凶南人喜鴉惡鴉北人喜鴉惡鴉師曠以白項者為不祥蓋鸛即今之山老鴉俗呼曰山老呱其聲呱呱不已故名呱此鳥似慈鳥而大鶩腹下白不反哺又名楚鳥又名大鶩鳥其飛數十成羣頗傷禾稼鳥鴉兩種鳥無日不鳴四時常有何吉凶亦無取此作占驗者鴉經之說不足信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桑梓俱木名見定之方中

莞彼柳斯鳴蜩嘒嘒

柳木名見將仲子蝻蟲名見七月

有灌者淵萑葦溼溼

萑荻也葦葭也見藁葭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鹿山獸名見野有死麋

雉之朝雉尙求其雌

雉山鳥名雉雉聲也見雄雉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

兔野獸名見兔爰

趨趨兔遇犬獲之

毛傳云兔狡兔也鄭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孔疏云蒼頡解詁云兔大兔也犬兔必狡狡又謂之狡兔說文云狡兔兔之狡者戰國策云東國遼者海內之狡兔也又云狡兔有三窟傳訓兔為狡疏訓兔為大說文訓狡兔為狡兔亦大也義俱通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毛傳云蜮短狐也孔疏云洪範五行傳言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

毛詩多識十

遼海叢書

磯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楚辭云魂兮無南蜮傷躬只是蜮之害人古說皆然抱朴子言蜮狀如蠅五行傳言蜮狀似龜李氏本草謂此蟲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後狹腹軟背硬負甲黑色似蛤蜊甲下有翅能飛鉞鉞作聲頭有一角長三分餘有六足雙屈前足抱拱其喙正如橫弩上矢之狀蟾蜍為能食之鵝鴨能避之關左止水浮聚之處雖旱不涸蘋藻之中則有蟲似蛤蜊甲黑如漆腹色淡白此亦蜮屬但不災人為異博物志云江南水溪中有甲蟲名射工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官壺涿氏掌黜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即蜮類蜮之腹下足刺如槍有毒螫西陽雜俎故又名抱槍漢書五行志言春秋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鹹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傍能射人南方謂之短狐夫蟲豸之生因乎水

土毒螫之物五方俱有何關人事劉氏言賊生南越由於女淫魯在山東何以有之不足信也

姜兮斐兮成是貝錦

毛傳云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砥之貝文也爾雅釋魚云貝居陸賤在水者蝸大者鮪小者鮪元貝貽貝餘賤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蚘博而頰蝸大而險蝸小而櫛此言貝之屬凡十種古人用以爲貨漢書食貨志云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埤雅云貝以其背用故謂之貝相貝經云朱仲受之於琴以遺會稽太守嚴助其略曰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曰紫貝赤質紅章曰珠貝青地綠文曰綬貝黑文黃畫曰霞貝此下有浮貝濯貝嚼貝慧貝此言貝之屬有八種名與爾雅俱異今不行此貨故亦無能識者易震六二億喪貝注云貝資貨糧用屬也書盤庚具乃貝玉疏云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史記平準書云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是古之用貝與錢並行而貝尤貴於錢如今之用錢與金銀金銀貴於錢數十倍也夫古既以貝爲貨而又以貝爲飾魯頌云貝冑朱綬是也陸疏云貝水中介蟲其文采之異大小之殊甚衆此詩貝上冠以斐貝下綴以錦意不在貝之可貴而在貝之有文言貝本非錦以斐斐之文成之則似錦矣

取彼諸人投畀豺虎

虎山獸見大叔于田豺山獸之小者爾雅釋獸云豺狗足說文云豺狼屬狗聲夏小正十月豺祭獸禮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豺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漢書郊祀志云豺獺有祭顏師古注云豺擊搏之獸形似狗陸佃云俗云瘦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關左東北大山有豺俗呼曰豺狗小似鷹善搏噉偶見大獸一豺吠而羣豺集互齧大獸咽喉腹肋任

毛詩多識下

三

遼海遺書

彼咆哮跳竄堅不脫口待獸已死則羣啞食熊虎之屬皆畏之史記周本紀云如豺如離喻言武士之猛山居人家惟言豺之食獸而不言其啞人孟子則以豺狼爲嫂溺不援者比左氏春秋傳云戎狄豺狼又云豺狼之聲漢書孫寶傳云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班固東都賦云豺狼懾竄豺皆與狼並言豺小於狼數倍而其殘忍害物與狼不相遠也

蓼藜者我匪我伊蒿

毛氏詩音者我傳云我蘿蒿也爾雅釋草我名蘿抱根叢生本草名抱娘蒿春嫩亦可食山陰陸氏云我一名角蒿詩緝云爾雅言藜之醜秋爲蒿醜類也蒿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名蒿蓋以莠形蒿則莠美而蒿惡莠始生香美可食至秋老爲蒿則粗惡不可食故莠我以喻人才而蒿止爲鹿食也我蒿處處有之生於山原每叢數莖葉略似蒿而不香細於藜萋根莖歷冬不死逢

毛詩多識下

四

遼海遺書

春復生俗名山蒿

蓼藜者我匪我伊蒿

毛傳云蔚牡菼爾雅釋草云蒿菼蔚牡菼郭注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菼牡菼無子者陸疏云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而長一名馬新蒿夫馬新廣雅作馬先入藥名茵陳蒿老梗經冬不死來歲在發故名因陳古名菼或作墜野田多有之說文菼名香蒿

有冽洌泉無浸稷薪

毛傳云稷艾也艾卽刈也嚴氏詩緝引之直作刈鄭箋云稷落木名也爾雅釋木云稷落郭注云可以爲杯器素邢疏云稷一名落素謂樸也夫素者言此器由於生成不假人工爲之箋從爾雅不從毛傳陸疏云稷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經索其材可爲杯器張景陽七命云剖椰子之殼注云椰樹似檳榔實大如

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設即核也此木關左所無而此器則常見之乃商賈販來以爲貨者可代匏用名曰椰瓢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栗梅木果名栗見定之方中梅見標有梅

匪鶉匪鶉翰飛戾天

毛傳云鶉鶉也鶉爲貪殘之鳥也說文引此詩句鶉作鶉爲作鶉孔疏云說文鶉鶉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鶉之大者又名鶉孟康漢書音義曰鶉大鶉也鶉爲鳥也鶉鶉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蓋鶉似鷹而大健翮長尾圓目鈎喙強悍多力關左鶉有數種其羽純黑色者名皂鶉其羽黃白文者名花鶉其大者能捉狐貉名坐山鶉翮作箭羽皆良鶉即鶉字經文作鶉鶉類也似鷹而小善高翔其攫物如射故從弋即隼也又名鶉夫鶉爲鶉類不能戾天先儒故引說文字作鶉鶉能高飛依經原文自可作誌故不從說文作鶉而

毛詩多識十

五

遼海叢書

詩中首句多有用韻者爲天淵三字爲韻改爲作鶉亦非韻也

匪鶉匪鶉潛逃于淵

鱣鮪魚名見碩人

山有蕨薇

蕨薇皆山蔬名見草蟲

隰有杞棘

毛傳云杞枸櫞也棘赤棘也夫枸杞非隰木而與棘棘相配則疑爲杞柳嚴氏詩緝注四牡集于苞杞云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淇露在彼杞棘杞爲山木也此詩集于苞杞雅林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棘杞皆枸杞也枸杞也山杞也杞柳也是杞有三也蓋詩中之杞誠有三種而其類宜於上下之文別之將仲子之杞植於里牆宜爲杞柳北山之杞言采四牡之杞言苞宜爲枸杞淇露在彼杞棘杞與棘爲伍杞亦有刺非大木亦宜爲枸杞有臺

之杞生於山宜爲山杞此詩之杞生於隰枸杞生高原非隰木與棘不相配故不宜以枸杞釋之是宜爲柳杞柳隰木也棘大木也爾雅

釋木云棘赤棘白者棘郭注云赤棘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爲車輞白棘葉圓而岐爲大木陸疏云棘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棘白者爲棘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輞郭陸皆釋棘有赤白二種棘又名棘棘爲棘之赤色者關左此木多有俗呼曰色木色棘音近葉細而薄似薜荔而五岐皆尖銳木穉色白至老則中心俱赤五月開小碎黃花似桂而不香結子三角似菱而細木堅爲車材木瘦制器花紋可愛陸氏謂其葉如柞郭氏謂其葉圓而岐皆誤詩緝引曹氏說改棘爲美似爲杞之美與上句蕨薇不稱也尤誤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杞枸杞爲枸杞故言采見四牡

毛詩多識十

六

遼海叢書

采蕭穫菽

蕭香蒿見采葛菽豆也見生民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

茨蒺藜也茨一作養楚辭章句引作楚楚者養茨見牆有茨棘酸棗見凱風

生我百穀

穀類至多通名曰穀有曰五穀者周禮天官疾醫云以五穀養其病注云麻黍稷麥豆有曰九穀者周禮天官太宰云三農生九穀鄭司農注云黍稷秬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又云九穀無秬大麥而有粱苽有曰六穀者周禮天官膳夫云食用六穀注云黍稷粱麥苽稌有曰百穀者爾雅翼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屬助穀各二十種凡百穀

黍稷或或



黍稷皆穀名見黍離

疆場有瓜

瓜蒞也夫瓜有二種有果瓜有菜瓜此詩下句為是剝是菹毛傳云剝瓜為菹也鄭箋云農人於田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是瓜為菹又剝而淹漬之此為菜瓜也

不稂不莠

毛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稂即秕梁莠為似苗之草稂見下泉莠見甫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毛傳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鄭箋云此四蟲者恆害田中之穉禾爾雅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蟊食節賊食根蝻陸疏云螟似好蝻而頭不赤蝻也賊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或云蝻蝻蝻食苗根為人害李巡云食禾心為蝻其蝻冥難知也食

毛詩多識十

七

澤海叢書

禾葉者言假貨無厭故曰騰食禾節言貪狼故曰賊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蝻孫炎云皆政食所致因以為名也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貨則生騰胃取民財則生蝻夫泥字作詰未必盡然然洪範言休咎中庸言位育人事成於下天道應於上上儒立說各有深意正宜存之以為貪墨者警也蓋騰為蝗俗名蝻蝻為蝻蝻俗名地刺蝻似蝻食果者色赤食禾者色白禾藉中恆有之

交交桑扈有為其羽

桑扈竊脂戶不刺也見小宛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毛傳云鴛鴦匹鳥鄭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性馴耦也古今注云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埤雅云鴛鴦好外反鴛好內思正字通云鴛鴦紅頭翅尾黑頭有白長毛質杏黃色具文采蓋此鳥形似鳥喙扁趾連頭掌俱紅雄者羽毛

五色文采陸離離者羽毛淺黃無文采水澤間常見之有則必雙無單棲者俗呼曰鴛鴦鴨

為與女蘿施于松柏

陸佃埤雅云為是松柏上寄生女蘿是松上浮蔓此言為自為為蘿自為蘿是二物也鄭樵通志云寄生有二種大曰為小曰女蘿此則并為蘿為一物爾雅釋木云寓木宛童郭注云寄生樹一名為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是為木屬枝生蘿為藤屬蔓生為蘿判然非一類也此可以證通志之誤陸疏云為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似覆盆子女蘿今兔絲蔓生草上黃赤如金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與兔絲殊異此分為蘿為二與爾雅合而言女蘿為兔絲非松蘿則又與毛傳異毛傳云女蘿兔絲松蘿也此言女蘿為兔絲又名松蘿陸氏乃言女蘿為兔絲蔓生草上而詩明言施松非言施草顯與經戾不可訓也蓋寄生不惟生於松柏而榆柳樹上尤多直枝而有

毛詩多識十

八

澤海叢書

岐杖枝葉俱對生葉似榴而厚脆冬寒不凋經霜雪而倍綠子似大豆色或黃或赤破之有黏汁本無根託樹為根俗名凍青蘿則如藤纏繞於樹葉小長圓不一各自為根蔓寄於樹樹本漸大而藤深入皮之內俗名絡藤淮南子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又云茯苓掘兔絲死又云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此蓋言松下茯苓與兔絲同氣可見兔絲亦施松之物兔絲亦可名松蘿豆藍蓬蒿之上皆生兔絲彼為草上兔絲此為木上兔絲猶之同為蕭蒿而有水生陸生之別同為芍藥而有草木之本之別兔絲原屬寄生之物生於草上者類草生於木上者類木同名女蘿為其寄生處異遂判為二物不容混也抱朴子云兔絲之草下有茯苓之根是言兔絲之下必有茯苓茯苓惟松下有之此亦兔絲即女蘿之證本草分茯苓兔絲為二又分女蘿松蘿為二蓋由藥性不同功用各異故分言之經文明言女蘿施松柏爾雅明言女

羅爲兔絲不必強分致生異說漢書禮樂志云豐草薶女羅施應劭注云女羅兔絲也此一確證矣關左東北大山松下常生伏苓聞彼創藥材者云冬至候所松留其根年久根腐始生伏苓諸儒言下有伏苓上有女羅是非伐去之松矣古樂府云南山羆羆兔絲花北陵青青女羅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羅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皆言女羅兔絲爲一心是一物而有兩名也讀者詳之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

毛傳云鷓鷓也鄭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爾雅釋鳥云鷓鷓說文云鷓走鳴長尾雉也陸疏云鷓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鷓鷓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藁毛長數寸肉甚美林虛人語曰四足之美有應兩足之美有鷓鷓綜云雉之健者爲鷓尾長六尺清人二矛重鷓韓詩作此字言以鷓羽飾矛也是鷓亦雉類尾獨長關左無此雉也

析其柞薪其葉滑兮

柞類木亦與柞相似柞葉長而尖柞葉闊而圓柞之異於柞者以此柞柞枝有四稜木漸大則皮皴厚稜亦漸隱性堅強風雨剝蝕數十年可以不腐俗亦呼曰柞木長極遲百年始克成材其葉大如荷葉長帶名波羅葉實亦似柞而微長亦有斗包其半斗上粗毛茸茸然名曰柞斗詩緝以柞爲柞蓋以柞名尖柞有柞名因誤爲一類耳

營營青蠅止于樊

說文云蠅蟲之大腹者埤雅云青蠅亂色蒼蠅亂聲是蠅有數種此則惟舉其二蒼蠅居室中青蠅居野外蒼蠅色黑青蠅色綠二蟲之名以色別此詩比讒是爲青蠅青蠅比蒼蠅微大日營營於臭穢不惟求食兼以育子俗呼爲綠豆蠅毛傳云營營往來貌鄭箋云蠅之爲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於樊欲外之令

遠物也詩緝引劉氏說云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此以營營爲蠅聲與傳異而亂聲者爲蒼蠅非青蠅雞鳴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經文自明以日日習見之物說之者尚不能的儒家注書不可盡信類如此矣

營營青蠅止于棘

棘小木酸棗也見凱風

營營青蠅止于榛

榛小木山果也見簡兮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藻水草見采蘋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蒲水草見澤陂

采菽采菽筐之筐之

毛傳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鄭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菹三牲牛羊豕豕以菹蓋大豆之葉名菹古以爲蔬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七月七月烹菽皆爲豆菹以豆菹毛牲以蘋藻毛魚亦古禮之禮文如此菹爲陸草故用之毛牲藻爲水草故用之毛魚各從其類實有條理三代以後未聞有此矣

薺沸檻泉言采其芹

鄭箋云芹菜也爾雅釋草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芹一作薺說文云薺菜類蒿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高誘注云芹生水涯蓋卽今之水芹菜也又名野芹山陰陸氏云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重於口慘於腹也本草芹又作薺一名水英有赤白二種二月生苗葉似芎藭莖有節稜而中空其氣芬芳五月開細白花食之與園芹略同夫

野芹處處皆有生於澤畔莖葉花子皆似園芹但園芹莖單野芹莖  
岐園芹莖半圓野芹之莖通體俱圓園芹大如箸野芹之莖粗倍之  
園芹莖無節色青綠野芹莖有節色有紫者味芳而微辛不至垂口  
慘腹也陸說未免過甚矣

雜作之枝其葉蓬蓬

柞木名見車蓋柞木生葉比他木較遲關左氣寒柞葉生於立夏  
以後秋霜葉乾仍黏於枝風吹不墜至來年新葉生舊葉始落也

毋教猿升木

毛傳云猿屬鄭箋云猿之性善登木爾雅釋獸云猿善援邢疏  
云猿一名猿善攀援樹枝說文云猿善援馬屬蓋猿即猿又作猿從  
虫從犬字無異義坤雅云城一名猿顏氏以其尾柔長可藉制字  
從柔以此猿即猿之類長臂善攀援故其字從援或曰猿性靜  
緩故從爰猿之德躁以器援之德靜以緩陸疏云猿獼猴也楚人謂

毛詩多識十

十一

遼海叢書

之沐猴老者爲獼長臂爲猿之白腰者爲獼胡獼胡猿捷於獼  
猴然則猿猴其類大同也本草名城生川陝深山中似猴而大毛長  
而黃輕捷善緣木邵氏爾雅正義云猿與沐猴靜躁不同而狀相類  
單舉其文則或謂之猿或謂之猿連舉其文則謂之猿猿管子云緣  
高出險猿猿之所長人之所短也陸岸千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猿  
飲焉今猿猿好攀援其飲水輒自高崖或大木上纍纍相接而下飲  
畢相引而上信若管子所言矣是猿猿猴三物形色小異而爲同類  
故注疏亦互爲立訓舊言猿產西南今關左亦間有之每於秋果熟  
時由山海關北諸大山牽引至醫巫閭山采果食人常見之形有大  
小之異而總呼之曰猴似狗而面微圓赤目狹腮能立作人行好緣  
樹尋果食升木其天性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

柳木名見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蒲注又見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注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狐山獸名毛色多黃見北風

彼都人士臺笠緇緇

毛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鄭箋云臺夫須也都人士以臺  
皮爲笠孔疏云臺草名可以爲笠夫臺即莎草織以爲笠禦暑禦雨  
皆可用傳則分言之實一物也見南山有臺

彼君子女卷髮如蠶

鄭箋云蠶螿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孔疏云蠶螿蟲  
也通俗云長尾爲蠶短尾爲螿此蟲處處有之形似地蝮而扁闊青  
色八足前二足作雙鉗如蟹長尾有節尾末有鈎向上螿人最毒居  
老屋敗壁中晝伏夜出守宮好食之相傳此物生子坼背而出嚼食  
雌螿已盡然後分行一生六十六子俗呼曰蠶子本草名蝻螂廣雅  
名杜伯孝經緯云蜂螿垂芒爲其毒在後春秋傳公二十二年傳云

毛詩多識十

十二

遼海叢書

蜂螿有毒史記淮陰侯傳云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螿之致螿蜂螿並  
言而螿之毒尤烈於蜂也陸疏云蠶幽州謂之蠶西陽雜俎言江南  
舊無螿開元初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往往有之故俗名曰主  
簿螿或曰主簿即杜伯兩字聲近致訛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鄭箋云綠王芻易得之菜也詩緝云綠木賊也夫綠爲王芻見淇澳  
郭氏爾雅注名鳴腳莎木草名曰黃草言可以染黃色與次章藍草  
爲一類鄭箋以綠爲菜此草俗名三角菜本有菜名也木賊有莖無  
葉可以鍊木俗名鍊草與王芻迥異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鄭箋云藍染草也孔疏云藍可以染青淮南子云青出於藍夏小正  
云五月啓灌藍葦禮月令云仲夏之月令民無刈藍以染說文云藍  
染青草蓋言此草之汁可染藍色故名藍也本草所載之藍草不一

一名藍葉如蓼一名藍葉如菘一名馬藍葉如苦蕒一名吳藍  
長莖如蒿而白花一名木藍長莖如決明葉似槐凡五種皆可染色  
王氏羣芳譜云藍染草也有數種大藍葉如蒿莖而肥厚小藍莖赤  
葉綠而小槐藍葉如槐葉皆可作靛此言藍有三種所謂大藍者即  
馬藍小藍即蓼藍槐藍即木藍仍在本草五藍之內惟名小異爾雅  
釋草云葑馬藍此僅爲藍之一種周禮掌染草注云染草藍蓍象斗  
之屬是言三物皆爲染草蓍即蘆染色紅象斗即橡斗可以染黑  
藍染青也通志云藍三種蓼藍染綠大藍染碧槐藍染青三藍皆可  
作靛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關左所有惟蓼藍春種生苗葉似莧  
莖高二三寸餘一節一葉六月花開成穗似蓼花色紅而艷  
秋後成子似蕎麥三稜而細黑光如漆俗呼曰澱草花初開時刈取  
莖葉泡爲綠汁外加石灰收取濃液以染藍色一入綠二入碧三入  
青五六入則色益深入藥名青黛

毛詩多識十

十三

遼海遺書

其鈞維何維魴及鱖

魴鮪也見汝墳鱖也見敝笱

凡凡黍苗陰雨膏之

黍穀名見黍離

隰桑有阿

桑木名見定之方中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毛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鄭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爾  
雅釋草云白華野菅郭注云菅茅屬陸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  
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及曝尤善也夫爾雅陸疏皆言  
菅爲草名頗似茅原野有似葦之草而細小中空此爲茅也山岡有  
似荻之草而堅韌中實此爲菅也茅葉莖皆有毛菅則無毛茅根味  
甘而脆菅根味淡而長有筋此菅茅二草之別也菅用水漚之則柔

軟可用東門之詩云可以漚菅是言菅漚於池非言已漚者始名菅  
也說文廣雅皆以菅爲茅蓋菅爲茅之別種非菅即茅此詩菅茅分  
詠可驗也孔疏云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  
菅也白茅俗曰茅針草見野有死麕

有鶩在梁有鶴在林

毛傳云鶩鶩也說文作鶩古今注云扶老鶩秋也狀如鶴而大  
山陰陸氏云鶩性貪慾其毛辟水毒好啗蛇劉氏魯都賦云綠鶩葱  
鶩是鶩羽色青也李氏本草云鶩水鳥之大者青蒼色長頸赤目  
頭項皆無毛其頂皮紅色如鶴頂其喙深黃色而扁直長尺餘凡鳥  
至秋脫毛則禿此鳥頭禿如秋毳如老人頭重翼長廣五六尺舉頭  
高六七尺喙下有胡袋足爪如雞黑色性貪惡食魚兼食鳥糞埤雅  
云鶩性貪惡俗呼禿鶩一名鶩鶩飲膳正要云鶩鶩有三種有白者  
黑者花者俗名胡鶩鶩其肉色亦不同元時猶有鶩鶩之供關左無

毛詩多識十

十四

遼海遺書

鶩其性類鶩其狀類鶩惟頭禿爲異鶩見鶩鳴

鶩鶩在梁其左翼

鶩鶩水鳥似鶩而羽色與家鶩異飛則同飛宿則同宿故又名匹鳥  
杜甫詩云鶩鶩不獨宿也此鳥有物傷其一其匹則不食而死孟郊  
詩言鶩鶩會雙死也戰其左翼者是言插喙於翼蓋言其宿廣雅云  
戰插也凡鳥之宿無論長短項宿則必回其頭插喙於翼而其頭左  
回者多右回者少留心驗之其說不誣也

蘇蠻黃鳥止于丘阿

黃鳥鶩也蘇蠻鳥聲見葛覃

幡幡瓠葉采之烹之

毛傳云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蓋瓠爲甘瓠瓠屬古以瓠葉爲菜  
今無食者見南有嘉魚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兔山獸之小者見兔爰

有豕白躡悉涉波矣

毛傳云豕豬也躡蹄也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爾雅釋獸云四蹄皆白豨孔疏云駭者踈疾之言白躡名之爲豨是踈疾於餘豕夫踈疾驚駭凡豕皆然不必蹄白者始然爾雅祇言名豨非驚駭也易曰見豕負塗是豕喜處泥中白蹄爲泥所塗不恆見至雨多泥爲雨濼白蹄見矣有豕白躡久雨之徵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毛傳云苕苕也將落則黃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爾雅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蕤白華菱本草言苕有數名一名陵時一名女葦一名菱華一名瞿一名陵霄引蔓依木而生高數丈春初生枝一枝數葉尖長有齒花開夏秋之間一枝十餘朵結黃色陸疏言苕一名鼠尾花紫可以染皂羣芳譜云陵霄花一名鬼目一名紫葦

毛詩多識十

十五

遺海叢書

處處有之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亦植野生者蔓纒數尺得木而上卽高數丈蔓間鬚如蝎虎足附樹上甚堅牢花大如牽牛花頭開五瓣結黃色有紅點夏中乃深秋更赤八月結莢如豆角長三寸餘子輕薄如榆仁此草關左未有嘗於燕晉園圃寺院見之支木立架以供賞玩王氏言其鬚如蝎足蔓草中多有類此者亦可謂善喻矣其花始開色黃至秋則紫故有紫葦名鄭箋本草各據一時言之故紫赤結黃之色小異陶氏以苕爲瞿麥瞿麥俗名石竹莖如竹葉赤如竹高尺餘非蔓生亦無結黃色者殆以苕一名瞿故誤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兕虎皆獸名兕見吉日虎見大叔于田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

狐山獸見北風

毛詩多識卷十終

大雅

駟駟彭彭

毛傳云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股也孔疏云郭璞爾雅注駟赤色黑鬣也檜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股高誘注淮南子云黃色白腹曰駟與毛傳爾雅俱異禮檀弓云周人尙赤戎事乘駟則駟本非黃色傳疏皆同爾雅而上周下股之說亦有解不去者馬之毛色上赤下白間亦有之若股之代夏亦取上白下黑者乎恐馬無此毛色也

時維鷹揚

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鄭箋云鷹爲鳥也爾雅釋鳥云鷹鷓鳩郭注云鷓當爲鷓字之誤左傳作鷓鳩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傳云

毛詩多識十一

遼海遺傳

爽鳩氏司寇也杜注云爽鳩鷹也鷓故爲司寇裴氏新書云鷹在衆鳥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詩大雅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言其武之奮揚也正字通云鷹雄形小雌體大生於窟者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腋長者起遲六翻短者飛疾禮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注云雛學飛季秋之月鷹乃祭鳥注云欲食鳥先殺鳥不食夫鷹大如鷓羽色青蒼而有黃白斑點金目鈎喙黃足鈎爪獵者畜之名曰黃鷹今人於鷓鳥之屬恆以鷹呼之而類分大小其小者僅能捉雀名雀鷹其大者捉雉兔名兔鷓史記酷吏傳時人號鄧都曰蒼鷹言其性好殺也本草又有虎鷹翼廣丈餘能搏虎如此大者關左未見鳩化之鷹乃鷓屬非此詩所言之鷹也嚴氏詩緝關雉注云左傳郊子所述五鳩詩中皆有之唯鳩氏司馬此詩所言之鳩是也祝鳩氏司徒鷓鳩也四牡嘉魚之離是也鷓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鷓鳩是也鷓鳩氏司事鷓鳩也小宛之鷓鳩與詩食桑葚之鷓是也

歐陽氏以居鷓巢之鳩非鷓鳩則又在五鳩之外也蓋五鳩皆備於詩嚴氏之說然矣而其注亦有誤者唯鷓爲司馬即魚鷹祝鳩爲司徒即鷓鳩鷓鳩爲司空即俗所呼之抱鳩乃布穀字音之傳鷓鳩爲司寇即此詩所言之鷹鷓鳩爲司事即青鷓子爭鷓巢者鷓鳩不食桑葚食桑葚者爲鷓鷓鷓鳩好鳴故又名鳴鷓以其爲鷓所化其形猶似鷓與鷓爭巢猶有鷓意不在五鳩外而非鷓鷓也

絲絲瓜瓞

毛傳云瓜瓞也瓞瓞也鄭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孔疏云瓜瓞瓜瓞之瓞也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而瓜瓞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瓞故謂之瓞是瓞之別名故云瓞瓞也爾雅釋草云瓞瓞其紹瓞郭注云俗呼瓞瓜爲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瓞夫瓜瓞之說諸儒皆本爾雅近本之瓜俗名主根瓜其實小不如後結者大此詩以瓜爲

毛詩多識十一

遼海遺傳

蔓草義取綿綿而長以喻周世侯伯歷夏及商所來者遠也其以瓜瓞小大作詁者聚

周原膻膻莖菜如飴

毛傳云莖菜也茶苦菜也鄭箋云周之原地膻膻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蓋莖即野芹茶即苦菜處處有之亦處處食之爾雅釋草云齧苦莖郭注云今莖菜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則是莖爲菜名其味苦與茶爲同類孔疏云莖莖草夫莖雖名莖又名烏頭乃藥草中之有大毒者是誤據也莖爲野芹有水陸二種小雅膻膻穠泉言采其芹是爲水芹此云生於周原與茶同詠是爲陸芹夏小正云二月榮莖是莖二月生苗關左氣寒四月始生葉似藥本而整其莖青近節處色紫枝多岐細花密族結子如粟米以其與園芹相似故有芹名蘇氏云莖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蕺菜紫色禮內則云莖莖粉榆兔薺漸瀼以滑之鄭注云冬用莖夏用莖莖亦

葦類謂用之以調和飲食也葦性滑似葵故又名葦葵郭注云葦味苦今所見者其味微辛蘇云葦花紫色今所見者其色俱白葦可食不異園芹若烏頭乃藥材之下品一名烏喙國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烏頭又名奚毒淮南子云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而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烏頭又名雀芋西陽雜俎言雀芋狀如雀頭飛鳥觸之墜走獸遇之僵陶貞白言以烏頭搗汁敷矢射禽獸十步即倒烏頭性毒如此雖生周原豈能變哉蓋葦茶之味皆苦此地所生味甘如飴故取之以徵土性之美潘安仁閒居賦云葦薺甘旨是葦亦有甘者不獨周原有甘葦矣

柞械拔矣

鄭箋云柞櫟也械白椴也柞見車棗械山木之小者爾雅釋木云械白椴郭注云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亦可啖此木關左有之木色深黃中心黑赤幹直不曲中有細孔可刻為杖子大如小錢圓扁

毛詩多識十一

三

遼海叢書

勻淨文理極細俗呼曰扁且核繞穿成串以供手玩韓保昇云械出雍州樹生葉細似枸杞而狹長花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莖多細刺其實五六月熟陸疏云械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椴即柞也夫柞為大木械為小木大小懸殊本非一類詩中有單言柞者如維柞之枝析其柞薪是也有柞械並言者如瑟彼柞械柞械斯拔是也若械即為柞詩中何以分言又連言之械名白椴械有木質色白一種而黃質赤心者多不得以白質者當柞也說文械柞二字不連文亦分釋之許氏不以械柞為一木柞一名櫟一名大葉櫟與櫟相似又有櫟名而非一種箋以櫟釋柞猶誤

芘芘械櫟

毛傳云械白椴也櫟枹木也爾雅釋木云櫟枹者郭注云櫟屬叢者為枹詩所謂械櫟枹櫟

棗栲濟濟

棗小木山果也見簡兮栲荆之赤者一名紫荆一名雉尾荆世傳肅慎氏栲矢即此書禹貢云惟箇簞栲三邦底貢厥名注云栲中矢幹是以栲為矢夏后時已有之非周武時始見於貢也陸疏云栲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織為斗宮箱器又揉以為釵故上黨調問婦人問欲買栲否曰窺下自有黃土問欲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栲夫棗栲為二木皆叢生無大材乾質皆輕幹直可為杖俗則並呼之曰栲栲藉

高飛戾天魚躍于淵

高羽蟲魚水蟲高見采芑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

柞械木名柞見車棗械見蘇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葛藟蔓草名葛見葛覃葛見樛木

毛詩多識十一

四

遼海叢書

修之平之其灌其楛

毛傳云楛楛也與爾雅釋木文同郭注云楛樹似榦而小子如細栗江東呼為楛栗陸疏云楛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李氏本草云栗有數種其大如指頂者爾雅所言楛栗也是栗為果實木亦美材故與灌木修平之不與當翳為伍盡事爰除也

啓之辟之其檉其楛

毛傳云檉河柳也楛楛也陸疏云檉河柳生水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楛楛節中腫似扶老今靈壽是也宏農共北山甚有之爾雅釋木云檉河柳楛楛郭注云檉今水傍赤莖小楊楛楛節可以為杖詩疏廣要云檉非獨知雨又能負霜雪天寒不凋有異餘柳李氏本草云檉柳小幹弱枝插之易生赤皮細葉如絲腰娜可愛一年三次作花花穗長三四寸水紅色如蓼花南齊時益州獻蜀柳條長狀若絲縷者即此木也楛一名楛陸氏以為靈壽漢書孔光傳賜

太師靈壽杖孟康注以爲扶老杖服虔注云靈壽木名顏師古注云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陳藏器言樞生劍南山谷在今之蜀地關左未見此木棗則處處皆有不生河畔多植於園圃以供玩賞餘正赤皓而不光澤長條歧出葉似邪蒿而細花似水蓼而促北地嚴寒經冬落葉不耐霜雪酉陽雜俎言涼州有赤白棗今惟有赤棗無白色者南都賦言棗似柏而香棗脂曰棗乳今所見者殊無香氣而亦不見有脂爾雅翼云棗名兩師天將兩棗先起氣以迎之故名梁江淹棗頌云木貴冬榮棗實寒色南方地暖始然也本草衍義名棗曰三春柳今訛曰三川柳又呼爲觀音柳

攘之剔之其厥其柘

毛傳云壓山桑也柘無注爾雅釋木云壓桑山桑柘亦無文說文云壓山桑有點文者柘柘桑是壓柘皆木名爲桑之別種壓爲山桑枝

毛詩多識十一

五

遼海叢書

幹與園桑相似薄葉而小葉多極似花叢生無大木飼蠶最宜絲名壓絲書禹貢曰厥篚壓絲條長條皮上有白斑點桑椹最繁纍纍盈枝熟可食柘與山桑枝葉畧同惟枝上有刺葉上有毛爲異葉亦薄有歧枝亦可飼蠶漢書五行志云周宣王時童童曰壓弧箕服服虔注曰壓桑也顏師古注曰壓山桑之有點文者埤雅云柘宜山石李氏本草云柘喜叢生幹疎而直蠶書云柘葉飼蠶爲絲中瑟琴絃清響勝凡絲考工記云弓人取材以柘爲上其實狀如桑子而圓粒如椒名佳子禮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周禮夏官司燿變國火以救時疾注云夏取桑柘之火漢書揚雄傳云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是柘爲桑類古則與桑並重也關左呼壓曰野桑呼柘曰刺桑

柘械斯拔

柘械木名柘見車牽械見蘇

松柏斯兌

松柏大木名松見山有扶蘇柏亦松類而與松異爾雅釋木云柏槐是槐爲柏之別名槐一作鞠說文云柏鞠也六書精蘊云柏陰木也木皆屬陽而柏向陰指西蓋木之有貞者故字從白白西方正色也李氏本草說畧同埤雅云柏之指西猶針之指南也夫柏之種類無多藥材所需惟取葉扁側生者名側柏處處可植其幹直上高入雲表木性緩細絲理雕刻爲器永無裂紋葉密成片冬寒不凋開小黃細花結子如山查形色青有皺紋霜後自裂每顆中有四五子似牛蒡子剝取仁芳芬可食俗呼曰片松子仁曰柏子仁枝幹四出未嘗專一指西陸氏以針之指南爲比驗之當前柏樹殊不然也

鹿鹿攸伏

鹿山獸鹿鹿之牝者見吉日

鼉鼓逢逢

毛詩多識十一

六

遼海叢書

毛傳云鼉魚屬陸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其皮堅厚可以冒鼓說文云鼉水蟲似蜥易長丈所續博物志云鼉長一丈其聲似鼓埤雅云鼉鳴應更吳越謂之鼉更又鼉欲雨則鳴里俗以鼉識雨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取鼉漢書馬融廣成頌云左擊夔龍右提蛟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樹靈鼉之鼓是古冒鼓多以鼉皮爲之或云鼉聲逢逢象鼉鳴

豐水有芭

毛傳云芭草也詩之言芭者有三蓋三物而同名一芭穀一芭菜一芭草薄言采芭之芭傳以爲菜卽今之苦蕒維摩維芭之芭傳以爲白苗卽穀中之白稗蜀黍此芭傳以爲草生於水畔是水草詩緝以此爲穀與傳異夫蜀黍非水穀此言有於豐水非穀類也

蕝之荏菹

毛傳云荏菹戎菹也鄭箋云戎菹大豆也爾雅釋草云戎菹謂之荏



菽孔疏云樊光舍人李巡皆以戎菽爲今胡豆郭璞言春秋齊人來獻戎菽管子言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郭氏等以戎胡俱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后稷種穀不應舍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羣芳譜云豌豆一名胡豆一名戎菽一名青斑豆一名回鶻豆一名禪豆一名淮豆一名國豆種出西胡北土甚多八九月下種亦有春種者苗生柔弱宛然故有是名蔓生有鬚葉似蒺藜兩兩相對嫩時可食三四月開白花如蛾形結莢長寸許子圓如丸可炒食此豆處處有之今俗惟呼曰豌豆字亦作豎李氏本草云豌豆百穀中最先登嫩時青色老則斑麻故有青斑麻累諸名此物其用最廣烹其嫩莖爲菜煮其青莢代穀磨之爲麪作饅無不宜者爾雅釋詁曰戎大也鄭箋訓戎爲大本此解戎爲胡泥矣

毛詩多識十一

七

遺海叢書

麻麥糠糠瓜颯屬俱見前  
麻麥穀名瓜颯屬俱見前

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毛傳云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稗二米糜赤苗芑白苗郭注云詩曰維秬維秠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後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是皆以秬秠爲黍糜芑爲粟黍性黏俗呼曰秘子粟性不黏俗呼曰穀子黍米名黃米粟米名小米陸德明釋文云秬今蜀黍也蓋蜀黍今名高粱一名蘆稔一名蘆粟廣雅名荻粟又名木稷其莖數寸一節一節一葉與蘆荻相似故有蘆荻名其名粟名稷者高粱大於粟稷莖葉亦與粟稷相似故兼有其名猶之名蜀黍也邵晉涵爾雅正義云李巡言黑黍一名秬說文言蘆黑黍一稗二米以釀也或作秬秠一稗二米天賜后稷之嘉穀也前人誤以稷爲黍遂不能辨秬秠因有疑爲古

之異種後世所不經見者今以人所爲曉者分晰言之稷者北方所謂小米黍者北方所謂高粱也鄭注月令云黍秀舒散屬火素問金匱真言論云南方赤色其穀黍王祿注云黍赤色又云中央黃色其穀稷注云色黃而味甘也今小米色黃而高粱色赤夫人而知之不待辨而明也黍爲高粱以種植之時驗之夏小正云二月往種黍禪禪單也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中種黍稷糜時也今高粱布種南方在三四月間北方則早者二月遲者不過五月尙書大傳淮南子說苑俱云大火種黍稷糜據其最後者言小正則兼該始終是小正所謂黍即高粱也以種植之地驗之荊揚宜稻故南方雖種高粱不甚以爲重雍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謂黍稷稻故北方高粱之種最廣今直北屬國在古雲中郡外境不殖他穀惟種高粱孟子所謂惟黍生之也蓋其地解凍遲而降霜早高粱以暑月種穀葉既成霜早不害歲收爲糧此孟子所謂黍即高粱也又以物性及施於

毛詩多識十一

八

遺海叢書

用者驗之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今高粱有稊稊二種南方種者皆稊而植穗北方兼二種或穗垂似禾南方以爲養餽而北方之饗者爲飯及糜而其性皆黏故云禾屬而黏者也後世釀酒者稊稻大麥小米爲最著而說文獨舉黍者稻麥稷雖可釀酒而以食爲主高粱雖亦爲飯而以釀酒爲主故獨於黍曰可爲酒是說文以黍爲高粱也再以俗諺所稱者證之釋文以黑黍爲蜀黍食物本草云高粱一名蜀黍案大者爲蜀本於雅訓今高粱亦有短小者而大率皆高大是黍其本名蜀言其大也四方殊語則北方曰高粱浙人呼之曰粟亦曰蘆稔皆假借爲名而山東謂之黍黍山西曰豎黍福建於短小者呼之曰黍此雖不可爲典要亦可見黍之名未盡亡也學者誤以黍爲小米則無以解於秬秠因傳會牽合以秬爲小米中黑色者然小米偶有黑色非常種也況夫秬所以釀酒即使秬爲小米則今釀小米爲酒者

率用黃色之米未聞擇取其黑也至於秬爲一稗二米則小米實無此種不得不神奇其說疑爲古嘗有之後世所不經見夫詩言嘉種皆陳常時夏粒食無疆奚取於世不經見者爾雅又奚取而釋其名狀以示異於人哉陸德明知稷之不可以冒黍也故秬云今蜀黍也米白穀黑今高粱成熟外有黑稗稗內米赤間有白者陸氏蓋得之目驗非臆說也一稗二米不特小米無此種亦爲他穀所無惟高粱有之南北種高粱者皆習觀之不以爲異也然則秬秠爲黍黍即高粱無可疑矣或疑今高粱酒其性酷烈必非古之秬也然今北方富室有釀高粱爲黃酒者功用加倍故不常釀釀成之後其味芳醇古者以共宗廟之祭詩書言秬鬯一亩以昭恩禮之隆則亦非常用之酒矣夫先儒注疏皆以秬秠爲黍皆以粟之性黏者爲黍以糜芑爲粟以秬爲高粱始於陸氏邵氏旁引廣取證秬爲高粱並秠亦爲高粱他穀無此種其識可謂卓矣試爲細釋此詩麻麥黃茂已述於前

毛詩多識十一

九

遺海叢書

此章蓋言初得之穀特曰嘉種其類不一名之曰秬曰秠曰糜曰芑也蓋以南北之地所種之穀總計之南方田溼宜稻北方田高宜粱麥豆之屬亦種而不如稻粱雜多后稷教稼正在雍冀之域是宜高粱之地不宜舍高粱而重黍也黍爲處處常種之穀而實爲所不能多種之穀高粱在北方種者居其大半是嘉種之宜爲高粱一也魯頌閟宮詩云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與稻不與黍稷並言是秬非黍明矣稻宜於水秬宜於陸穀類雖繁他穀之大小相差無多惟高粱則獨巨以比他穀或大至一倍或大至二三倍秬字從巨言其大於衆穀也此嘉種之宜爲高粱二也郭注爾雅言糜爲赤粱芑爲白粱則糜芑亦宜爲高粱粟有白者無赤者而高粱俗曰紅粱則赤者尤廣名爲粱是高粱之名猶存此一線也黃鳥之詩首章言無啄我粟次章言無啄我粱粟粱分出則粱必非粟古之高粱或名爲黍或名爲粟或名爲稷蓋高粱爲穀種類最多其稗黑白赤黃色

色俱備五方各以其類似者呼之故名不一此嘉種之宜爲高粱三也高粱結穗有直立者如粟粒之繁密有下垂者似黍穎之疎稀一稗二米他穀所無惟高粱始有名之曰秬字從禾丕亦大也言其一稗二米又較他穀獨大也此嘉種之宜爲高粱四也高粱在北方三月播種八月刈穫小正言二月種黍正應其候若彼似稷之黍而性黏者則種於五月穫於七月北方暖晚寒早孟子言惟黍生之是黏黍非蜀黍也粟稻之黏者皆可釀酒而蜀黍之不黏者亦可造酒他穀之酒則用釀高粱之酒則用燒今之燒酒其味辛香高粱之黏者亦可釀酒而用之者惟燒酒則盛行之關左高粱種之者多收成亦廣土俗養生全倚此穀然用以燒酒消耗過半邵氏言高粱主釀酒不虛也然此酒則燒之非釀也高粱之類熟有早晚然相差不過一月許春種秋收處處皆然說文言大暑始種邵氏言不畏霜寒皆非目觀之言也高粱之實惟有紅白二色其稗則具五色其高大者

毛詩多識十一

十

遺海叢書

至丈餘小者亦有五六尺其稇皆大一圍非他穀比所以曰秬曰秠實紅者色如赭實白者色如粉所以曰糜曰芑莖葉根穗皆似黍故名黍以其大於黍故加蜀以別之是糜爲赤粒蜀黍芑爲白粒蜀黍秬爲黑稗蜀黍秠爲一稗二米之蜀黍似稷而黏者爲小黍高粱爲大黍陸氏釋文今之蜀黍一語可以發千古之矇矣

取蕭祭脂

蕭香蒿也見采葛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葦葭蘆也孔疏云葦初生爲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此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

黃耆台背

爾雅釋詁台作鮐蓋魚名也毛傳云鮐背大老也鄭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疏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揚子

方言云鮎老也秦晉之郊陳亮之會曰者鮎言背皮如鮎魚釋名曰九十曰鮎背背有鮎文也張景陽七命云萊黃之鮎注曰鮎海魚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夫黃縣漢屬東萊今隸登州山東省極東之地南北東三面臨海故有鮎魚此魚大盈尺無鱗皮色青黑而有黃白斑文頗肖老人顏色俗名鮎鮎

鳥鷺在渚

毛傳云鳥水鳥也鷺鳥屬孔氏陸氏皆引蒼頡解詁以鷺爲鷓鴣坤雅云鳥好沒鷺好浮李氏本草云鷺者浮水上輕盈如漚也一名水鷺江海湖泊皆有之鷺說文作鷺云水鷺也正字通云鷺蒼黑色羣飛鳴隨潮往來風起輒飛至岸渡海者以爲候關左爲近海之區水鳥頗繁其有蒼白羽色如鴿者人目曰鷺又呼曰海貓離騷云駟玉虬以乘鷺兮王逸注云鷺鳳凰別名非此詩之鷺也

鳳凰于飛翻其羽

毛詩多識十一

十一

遼海叢書

毛傳云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爾雅釋鳥云鷓鴣其雌凰郭注云瑞應鳥高六尺許陸疏云鳳凰其雛爲鷺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膠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頰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廣雅云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義腹文信膺文仁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漢書昭帝始元三年鳳凰集東海宣帝本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四年鳳凰集北海地節二年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神爵四年冬十月鳳皇集杜陵十二月鳳皇集上林嚴延年傳云黃霸在穎川以寬恕爲治鳳凰下上賢之光武帝十七年有五鳳皇見於穎川之郊縣東觀記曰鳳高八尺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章帝元和二年鳳皇集肥城詔曰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注云鸞鳥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雞身赤毛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夫鳳爲罕見之

鳥太平之世應瑞而出黃帝時鳳凰巢阿閣周文王時鳳鳴岐山其爲祥禽自古至今言無或異前漢昭宣之世鳳凰屢見後漢世祖章帝之年鳳亦來集彼時漢祚中興祥瑞屢臻理固宜然至於安帝政由鄧后紀綱墜矣延光三年鳳見濟南當此災異頻書之候而猶有鳳名之曰祥人不敢信吳任臣注山海經於是謬其說云鳳有五爲瑞者一爲鷺者四皆似鳳並爲妖一鷓鴣二發明三焦明四幽昌是鳳不爲祥鳥轉爲鷺蟲矣此詩以鳳凰之集喻吉士之多意以得人爲瑞不專取夫鳳翻也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毛傳云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瑞應圖云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通甲書梧桐可知月正閏歲生十二葉每邊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處則知閏何月立秋之日至期一葉先墜羣芳譜云梧桐一名青

毛詩多識十一

十二

遼海叢書

桐一名觀皮青如翠葉缺如花人家齊開多種之其木無節直生理細而性緊四月開花嫩黃如小棗花五六月結子莢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開裂如箕名曰窰鄂子埤雅云窰鄂子皆五其子似孔綴其上柔木也風俗通云梧桐生嶧陽山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清雅蓋桐有青白二種以其皮色分之梧桐爲青桐爾雅所謂櫟梧是也榮爲白桐與梧桐小異梧桐葉較白桐差小開白花五出花子如珠垂莢外淮南子云梧桐斷角注云柔勝剛也夫木片斷角不止梧桐爲然凡柔木皆可用嘗以楊柳木片鋸牛之角誠驗

如蠲如蟪

毛傳云蠲蟪也蟪蟪也此言蠲名蟪蟪名蟪下句如沸如羹言如羹之沸沸羹非二物蠲蟪亦不宜爲二物傳於爾雅詩五月鳴蠲注云蠲蟪也小雅鳴蠲蟪蟪注云蠲蟪也毛蓋未嘗分蠲蟪爲二物也爾雅釋蟲云蠲蟪郭注云蠲蟪者蟪俗呼爲胡蟪江南謂之蟪蟪則是蠲

蝻又名蝦蟇卽是蝻爾雅郭注又可證也楊氏方言云蟬楚謂之蝻宋衛之間謂之蝻陳鄭之間謂之蝦蟇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蝻今禮月令出於呂覽呂不韋書著於秦地仲夏之月言蟬始鳴孟秋之月言寒蟬鳴方言秦晉爲蟬一語固與月令巧合矣然考鄭氏詩譜蕩詩作於厲王之世是詩作時周未東遷周猶居於秦地則已謂之蝻蝻矣揚氏之說可盡信哉陸疏言蝻爲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蝦蟇一名蝻蟬青徐謂之蝻蝻楚人謂之蝻蝻秦燕謂之蝻蝻前漢書五行志引此詩句顏師古注云蝻蝻也卽蝻蟬也然北方諸省則通呼爲寒蟬餘名則未聞有呼者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桃李木果名桃見桃李見何彼穠矣

菀彼桑柔

桑木名見定之方中

毛詩多識十一

十三

遠海遺傳

降此蝻賊稼穡卒瘁

蝻賊害稼蟲見大田

瞻彼中林性性其鹿

鹿山獸名見野有死麕

寧爲茶毒

茶草名詩中所載之茶有四谷風誰謂茶苦則苦菜也東門有女如茶則茅華也良耜以薺茶薺則委葉也皆言茶毒是草之有毒者入藥名澤漆關左俗呼爲貓兒眼鄉人取此草莖根葉搗爛投於川澤毒魚大小盡死茶毒生靈此物爲最澤漆生於山原處處俱有俗名亦同人人皆識若苦菜乃可食之物豈有毒哉如曰茶苦殺蟲故曰毒此詩上文明言爲民未言爲蟲書湯誥弗忍茶毒亦言虐萬方百姓李華弔古戰場文茶毒生靈萬里朱殷皆言毒人若苦菜爲常食野蔬不能毒人伊誰弗知豈可以其殺蟲指爲有毒之草乎夫檉

柳殺魴百部殺益芸香殺蓋柏葉殺蟻皆不言其有毒奈何以毒加茶況茶可殺蟲亦未聞其所殺爲何蟲儒者解經每於解不去者隨意杜撰豈知其一往難通哉澤漆四月生苗葉似豌豆而厚濃綠紫脆斷之有黃白汁中抽高莖再生旁枝五月開花圓小深黃頗似貓眼俗蓋象形名之其汁著人皮膚立時紅腫痛不可忍須急洗去其毒最烈此草多生於礮土沃田中極少諺云好地不生貓兒眼好兒好女不用管斯言信矣

魚鱉鮮魚

鱉水中介蟲見六月

維筍及蒲

毛傳云蒲蒲弱也鄭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孔疏云隨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爾雅釋草云筍竹萌說文云筍竹胎也陸疏云筍四月生惟巴竹筍八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曬以苦

毛詩多識十一

十四

遠海遺傳

酒或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唐書百官志云司竹監掌植竹葦歲以筍供尚食本草云竹有雄雌雌者多筍於竹根行鞭時掘取嫩者謂之鞭筍冬月掘大竹根下未出土者爲冬筍並可鮮食爲珍品南淡乾者爲玉版筍鹽曝者爲鹽筍蒲香蒲其萌可食與筍同貴見澤陂

魴鱉甫甫

魴鱉魚名魴見汝墳鱉見敝筍

麀鹿嘔嘔

麀鹿山獸名麀見吉日鹿見野有死麕

有熊有羆

熊羆野獸名見斯干

有貓有虎

毛傳云貓似虎而淺毛者也爾雅釋獸云虎羆毛謂之羆貓郭注云羆淺也此蓋言虎毛色淺者曰貓虎之毛色本異關左所見惟青黃

二色毛色淺者亦有之無貓名

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毛傳云貔猛獸也爾雅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注云貔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熊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夫貔有狐名而非狐類其皮似狐其形似豹亦虎屬而形異於虎虎形似狸豹形似犬書牧誓云如虎如貔禮曲禮云前有華獸則載貔貅與虎並言又與貅並言則貔洵為猛獸矣豹之白者名縠而縠實非豹郭氏爾雅注云縠似熊小頭卑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豹之為物不似此也豹亦華獸詩言羔裘豹飾易言君子豹變是豹之皮可貴而其皮又以文為貴也說文云豹屬豹似虎園文是豹類於虎魏類於豹史記五帝紀云教熊羆貔貅與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涿鹿之野注云六者猛獸可以教戰貔與諸獸為伍則貔非狐可知雖郭氏言貔虎豹屬陸

毛詩多識十一

十五

遼海叢書

氏言貔熊羆屬說有參差而其為猛獸則一也廣雅以貔為狸貓此蓋以貔名白狐故誤為同類究之貔為豹屬不似狸也豹之毛色多白爾雅翼言屠州有黑豹洞冥記言浪坂之山出青豹色如翠正字通言豹狀似虎而小白面毛赤黃文黑如錢圈中五圈左右各四者曰金錢豹文如艾葉者曰艾葉豹又西域有文如金線者曰金線豹蓋虎之毛色青黃豹之毛色白黑之毛色黑是其常也貔之白豹之赤熊之黃是以罕見之毛色為獻也

秬鬯一占

毛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鄭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夫傳以鬯為草而箋以鬯為酒蓋以香草雜於米中釀酒至酒已熟惟見酒不見草傳於釀初言箋於釀後言之也說文云鬱芳草也一曰鬱鬯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書洛誥以秬鬯二占曰明禮傳云黑黍曰秬釀以鬯草是鬯為

鬱草釀成今以白芷當歸菊花木瓜制麴猶其遺意鬱即藥材中之鬱金色深黃味香又名鬱金香

孟賊孟疾

孟賊害苗蟲見大田

為臬為鴟

鄭箋云臬鴟惡聲之鳥漢書谷永傳引此詩句顏師古注云幽王以哲婦為美實乃為臬鴟也臬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山陰陸氏云臬不孝鳥也臬食母破鏡食父夫臬為土臬俗呼貓兒頭見墓門鴟一作雌說文云雌鴟也大如鷹鶻蒼色隱有斑文圓目鈎喙爪能攫物段氏說文注云鴟今江蘇俗呼曰鴟應盤旋空中攫雞子食鮑照蕪城賦云寒鴟嚇雜莊子云鴟得腐鼠皆此物也蛇蛙魚蟹及人所棄自死之畜鴟皆啄食兼食豕犬之糞食而且穢無如此鳥是其形惡其性惡不獨其聲惡矣爾雅有鴟鴞鴞皆與單言鴟為各物

毛詩多識十一

十六

遼海叢書

蓋鴟鳴其音鴟鴟然故名鴟山左人猶呼為老阿鴟關左呼為老鴟子

毛詩多識卷十一終

周頌

貽我來牟

毛傳云來牟麥也廣雅來作麩牟作麥注云麩小麥麥大麥漢書劉向傳來牟作熬熬來古通字麩爲牟之本字羣芳譜云小麥名來苗生如韭成似稻高二三尺實居殼中芒生殼上生青熟黃秋種夏熟具四時中和之氣亦可春種至夏便收然不及秋種者說文云麥屬金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牟大麥也莖葉與小麥相似芒長殼與粒相黏未易脫小麥磨麩作餅餌食大麥止堪碾米作粥飯用及飼馬用此其所以異也漢書武帝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顏師古注云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夫大小二麥釀酒造麴用者尤多小麥有秋種者名冬麥其於春種者名春麥冬麥性微平

毛詩多識十二

遼海遺書

春麥性熱本草言小麥有毒惟蘿蔔可解二麥皆有芒大麥之芒尤大麥之殼有色黑者名烏麥種於二月穫於六月禮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關左節氣不能然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毛傳云鷺白鳥也夫鷺古名鷺鷥又名絲禽假海錄云一名帶絲此以其羽毛細長翬翬如絲故有絲名又因其色白名白鷺又名雪客亦言其色白如雪也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鷺有赤色者然赤鷺不常有者色皆白故傳訓爲白鳥亦有蒼灰色嘗於水澤見之爾雅釋鳥云鷺春鉏郭注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取以爲毳毳名之曰白鷺縷李氏本草云禽經言鷺飛則霜鷺飛則露其名以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如春如鉏之狀故曰春鉏林棲水食羣飛成序潔白如雪一名屬玉陸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青齊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

皆謂之曰白鷺此鳥頸細而長腳青善翹高尺餘短尾長喙頭上有毛數十莖長細如絲將欲取魚則引之蓋鷺羽絲長可愛故古人取以飾詔陳風宛丘言值其鷺詔是也古者以鷺飾鼓隋書樂志言鼓柄翔鷺其上是也夫鷺柄鼓上必有取義或曰鷺爲鼓精云

豐年多黍多稌

毛傳云稌稻也爾雅釋草云稌稻郭注云今沛國呼稌夫稻爲五穀之一五方皆有下溼地皆可種江以南多種水稻河之北多種陸稻呼稌者少間呼曰稻惟呼曰稌米名白米或名大米或名老米三月布種八月熟其莖葉似小麥穗實似大麥實皮粗澀黃稌者多亦有赤稌黑稌者稌內之皮或赤或白皮赤者溫皮白者涼黏者名糯香者名秬皆美穀也

有鱣有鮪鱣鮪鯉

鄭箋云鱣大鯉也鮪鮪也鱣白鱣也鯉鮪也羅願云鱣其形纖細而

毛詩多識十二

遼海遺書

白故名白鱣又名白鯪淮南子云不得其道者若觀鯪魚注云鯪魚小魚正字通云鯪呼參條魚長而小時浮水面性好遊故名本草云鯪江河中之小魚也性喜浮故荀子以爲浮陽之魚此魚好作水上遊莊子觀於濠梁言鯪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也潘岳閒居賦云玩鯪魚之澈澈注云澈澈遊貌也凡近山溪之水多鯪魚大者長三寸餘體狹而扁似柳葉形鱗細潔白好羣遊貪餌易釣雄者鬚尾色紅鱗微綠俗呼爲紅翅魚雌者色白如銀俗呼爲白漂魚山陰陸氏言鯪似鯪而色白鱣本白鱣而形迥不似鯪此由鯪鮪連文而誤爲一類山海經北山篇言彭水鯪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鴉夫此經多誌怪物最難信玉篇以之釋鯪則尤誤鯪爲秦黃鮪爲鮪鮪爲昂刺鯪爲白魚鯪非鮪鮪非鯪鮪鮪見碩人餘見魚

莫予并蜂自求辛螫

蜂飛蟲一作蠶又作蠶爾雅釋蟲云土蠶木蠶郭注土蠶云今江東大蠶在地中作房者啖其子即馬蠶注木蠶云今荆巴間呼爲蠶其似蠶而小在樹上作房又食其子夫言啖其子食其子者蓋言蜂之子初生如蛹未生頭足色潔白可啖食也說文云蜂飛蟲螫人者李氏本草云官欬人好食蜂兒山林間大蜂結房土人採時著草衣蔽身以捍其毒螫復以烟火薰去蜂母乃敢攀援崖木斷其蒂一房蜂兒五六斗至一石揀狀如蠶蛹瑩白者以鹽炒暴乾房中蜂翅足已成則不堪用此言取蜂之法曲折詳明是天下實有食蜂之地禮內則言爵鷓鴣范皆入食品范卽蜂也是食蜂自古已然也爾雅翼云蜂類自多其黃色細腰者謂之稱蜂又蜜蜂人取而養之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爲兩衙其出采花者取花鬚上粉置兩髀或采而無所得經宿不敢歸房中關左所見之蜂亦有十餘種多不能名爾雅所言木蜂其色黃而黑大如螻蛄齧木屑作窩居樹窟中俗名大麻蜂爾

毛詩多識十二

三 廣海 雜書

雅所言土蜂色黑微黃大如天牛穴地作窩毒螫牛馬至死飛聲堯堯然俗名地雷蜂其居草中比他蜂差小名草蜂其釀蜜者比青蠅微大名蜜蜂其在房檐下綴紙作窩似蓮蓬倒垂數十爲羣者名黃蜂其負蜘蛛處竹管及銜土作房者名細腰蜂尾端皆有刺螫人被蜂螫者取蚯蚓糞搽之可解坤雅云蜂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本作蠶或作螫又作蠶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傳云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鷓之所謂鳥題肩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孔疏云題肩是鷓之別名與鷓不類鷓自惡聲之鳥應非惡聲不得曰皆惡聲也說文云鷓鷓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諸儒皆以鷓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今箋以鷓與題肩及鷓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鷓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爾雅釋鳥云桃蟲鷓其雌鷓郭注云鷓鷓桃雀也俗呼爲巧婦小鳥而

生鷓鷓者也陸疏云桃蟲今鷓鷓是也微少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鷓故俗語云鷓鷓生鷓夫傳訓桃蟲爲鷓鷓也段氏說文注云單呼曰鷓鷓呼曰鷓鷓鷓鷓謂其小取義於焦眇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巧雀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鷓雀或謂之巧女江東謂之桃蟲說苑云鷓鷓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取茅秀爲巢以麻紈之如刺縷然故名鷓雀他鳥爲巢或占全樹桃蟲爲巢繫於枝頭一枝已足故莊子云鷓鷓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也爲其累窩性巧故名巧女又名巧婦又名巧雀又名女匠又名工雀爲其羽色微黃又名黃版雀巧女一名關左至今猶如此呼小如彈丸其伏雛亦如之其巢多繫臨水樹枝形似繹繹良然從未見其始小終大傳說或泥詩義箋又附會傳說而尤誤者夫爾雅廣桃蟲之名則言其名鷓鷓以詩言拚飛疑鷓不足以盡其義故言其始小終大箋欲實桃蟲之終大因疑其爲題肩爲鷓郭注爾雅卽直言其生鷓陸氏疏詩又言鷓由於化

毛詩多識十二

四 廣海 雜書

輒轉牽引愈誤愈遠人情好異焉知不爲邵注桑扈目觀其盜脂膏邪張氏云此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是桃蟲化鷓之說已有不信之者孔氏亦疑之因未實見此物故不能實指爲非彼桃蟲非希見之鳥而未見者則不能識毛鄭已誤於前後之學者不能據孔疏詳加考察如邵注爾雅段注說文仍遵舊說試思桃蟲之巢大僅盈寸雛化爲鷓其巢何以能容西河毛氏云始因其名桃蟲則以爲鷓鷓見其拚飛則知爲鳥千載之夢至今始白也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毛傳云集于蓼言辛苦也說文云蓼辛菜蒿也爾雅釋草云蒿虞蓼郭注云虞蓼澤蓼邵氏注云蓼有種種舉虞蓼以該其餘也蓼與龍古相似而葉稍狹其子謂之蓼實吳氏本草云蓼實一名澤蓼古者用以調和禮內則云膾秋用蓼又云鶉羹雞羹鷓羹之蓼蓋取其辛以爲和也其雜生田野間者能害稼故良耜云以薺茶蓼夫澤蓼

生於水故曰澤良耕言癖是為水田陸地不生麥也麥種最繁而皆相似王氏羣芳譜所載有青麥香麥紫麥赤麥馬麥水麥木麥凡七種惟青麥香麥水麥可食水麥較他麥差小葉似柳花作長穗淺紅色味辛而苦故傳言辛苦也

有椒其聲

椒小木其實香見椒聊

其饒伊黍

黍穀名稷之黏者見黍離

以薺茶麥

毛傳云麥水草也孔疏云麥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爾雅釋草云蔞委葉郭注云詩云以蔞蔞麥王肅云茶陸穢蔞水穢夫茶名委葉僅見爾雅注疏之家皆未詳其形色麥為水草生水田中莖葉俱似游龍而小高尺餘寸餘一節一節一葉花淺色微紅作長穗俗名

毛詩多讀十二

五

蓬海遺書

河麥茶王氏以為陸穢爾雅作蔞從水亦疑為水草也

魯頌

有騶有皇有驪有黃

毛傳云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此以馬之毛色各異而命名驪驪為黑色皇黃為黃色爾雅釋畜皇作驪別作驪

有騶有駟有騂有騏

毛傳云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騂蒼騏曰騏孔疏云騶駟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色之毛相間騂騏爾雅無文騂為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驪馬也

有騂有駟有騂有騏

毛傳云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驪曰駟赤身黑驪曰騂黑身白驪曰騏孔疏云驪色有淺深似魚鱗也色有淺深斑駁驪今之連錢驪也

騂騏爾雅無明文騂為赤色若身黑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驪曰騂

有騂有駟有騂有魚

毛傳云陰白雜毛曰騂形白雜毛曰騂豪軒曰騂二目白曰魚爾雅釋畜云騂騂黃脊曰騂爾雅音義云騂說文作騂是爾雅之騂即詩之騂說文云騂騂馬黃脊與爾雅釋騂正同傳以馬豪軒釋騂軒者騂也豪軒謂軒上有修豪也與爾雅說文俱異騂為形白雜毛即今之精白馬俗呼曰砂馬

振振鷺

鷺水鳥林禽也見振鷺

有騂有駟彼乘騂

爾雅釋畜云青騂爾郭注云今之鐵騂也孫炎云色青黑之間

薄采其芹

鄭箋云芹水菜也即野芹見采菘

毛詩多讀十二

六

蓬海遺書

薄采其藻

藻水草也見采蘋

薄采其茆

毛傳云茆鳥葵也說文云孳鳥葵蓋孳即古蕘字是茆即蕘菜蕘亦作蕘蕘字從純純為絲名則以此草莖細如絲也或呼曰蕘絲陸農師云蕘逐水而性滑故亦謂之淳菜陸疏云茆與苧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可以生食又可饌江南謂之蕘菜或謂之水葵博雅云蕘茆鳥葵也夫茆有鳥葵名苧亦有鳥葵名名既相同兩草之形亦略同而實非一物毛傳說文皆以鳥葵名茆李氏本草則分鳥葵水葵為二言苧菜為鳥葵蕘茆為水葵又名蕘葵以其菜可食如葵也又名馬蹄草以其葉形似馬蹄也羣芳譜云蕘一名茆生南方湖澤中最易生種以水淺深為候水深則莖肥葉少水淺則莖瘦葉多其性逐水而滑惟吳越善食之葉如苧菜而差圓



形似馬蹄柔滑可羹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大如棠梨中有細子三四月嫩莖未葉細如釵股黃赤色名稱蕁又名雉尾蕁體軟味甜五月葉稍舒長者名赫蕁九月萌在泥中漸粗硬名塊蕁或作葵蕁十月後名猪蕁又名龜蕁味苦而澀不堪食取汁作羹猶勝他菜于寶云今之鰓躡草堪為菹江東有之或名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即猪蕁是也關左有行無純行名曰菜關雖詩言采言莖則行亦可食而俗皆不知亦不名之曰荇但渾呼之曰水草而已荇本可食而古亦貴之周禮天官醢人有茆菹音書張翰傳翰見秋風起思松江蕁羹鱸鮓命駕歸蕁菜之美可思矣

翻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毛傳云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鄭箋云鴉恆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此言鴉食桑黹其音則變好音以鴉言而細玩詩意似言物懷善治鴉懷泮林之好音猶人之聞仁聲來歸也黹變鴉音他無依據亦從未聞鴉有別聲也古注之誤多類此

毛詩多識十二

七

遼海叢書

元龜象齒

毛傳云元龜尺二寸蓋龜為介蟲貴在甲利用卜象為異獸貴在齒可制器爾雅釋魚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是龜有十種而不必皆靈可決吉凶又曰龜三足貴又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此言龜之形不同鄭氏周禮注云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此言龜之色不同此詩言元乃龜之大者又曰獻蓋言可用為卜者書禹謨云昆命于元龜金縢云今我即命于元龜大誥云王遺我大寶龜易云舍爾靈龜是寶龜靈龜皆有用以為卜者潘岳秋興賦云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注引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

莊子曰願以竟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死為留骨而貴乎其生而曳尾泥塗中乎二大夫曰生而曳尾泥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此謂可貴者蓋神龜也象出於外國爾雅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漢書張騫傳云身毒國其民乘象以戰顏師古注云象大獸垂鼻長牙李氏本草云象出交廣雲南西域諸國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肉倍數牛目纔若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物飲水皆以鼻捲入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則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長六七尺說文云象南越大獸三年一乳古訓云五年始產六十年骨方足夫君子偕老象之掃也傳言所以摘髮葛屨佩其象掃傳言所以為飾采微象弭魚服傳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言弭弓反末等者以象骨為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紂為象箸而箕子

毛詩多識十二

八

遼海叢書

晞是皆以象骨為器春秋左氏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用象骨者所貴在齒也象為異域之物李氏言其形體最詳亦最確其皮似癩灰白色食稻米稻草以其皮為屑敷金瘡立效

黍稷重穋植穉菽麥

黍稷菽麥皆穀名黍稷見黍離菽見生民麥見思文

有稻有秬

稻稌也見鴉羽秬高粱也見生民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松柏木名松見山有扶蘇柏見皇矣

商頌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毛傳云元鳥鳳也鳳一作乙又作鵠今俗曰燕羽色黑故曰元或曰燕為水祥故名元元者水之色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松柏木也見前

毛詩多識十二

九

遠海叢書

毛詩多識卷十二終

跋  
右毛詩多識十二卷清拔貢岫巖多隆阿所著也其書舊有三本一  
為嘉業堂刊本鑄於吳興劉氏校讎極審並有程棫林按語文字亦  
似幾經修正者惜止六卷未為完璧一為遼陽張氏排印本乃張繡  
江之後裔所印卷首即以繡江名署之較刊本稍遜一為遼陽袁氏  
藏書舊鈔本文詞煩冗詭奪最甚今茲所印即據三本互校擇善而  
從前六卷以刊本為主後六卷以排印本為主其三本並誤則檢所  
引原書是正之綜觀斯著以辨鳩鳴螽蟊杞為最精芄蘭桑扈鱗鱉一  
一釋以俗名尤見博洽惟解唐棣為楊茶毒之茶為貓兒眼之類似  
難徵信至於黍稷糜芑則失之愈遠要之不愧實事求是之作治毛  
詩者不可不一讀也校勘事竟聊識其顛末並附所見如此後之君  
子以考覽焉丙子初夏義縣金景芳跋

毛詩多識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九	二〇	一四	賚	賚
二	四	一七	一〇	摺	摺
二	三	四	小註兒	兒	兒
三	三	三	小註兒	兒	兒
三	三	四	小註兒	兒	兒
三	二	八	小註兒	兒	兒
三	一六	一四	一九	朽	朽
四	三	八	九	朽	朽
五	八	二〇	小註堪根	根	堪
五	九	二六	二四	囊	囊
五	二	一七	一九	朽	朽
六	一〇	一九	二二	添	添
七	八	八	二四	傳	轉
一〇	四	一九	一八	在	再
一一	二	三	二三	傳	轉



大

禮

禮

儀

光緒丁亥冬李  
氏木犀軒重雕

自序

魯論曰學詩乎學禮乎小子何莫學乎詩榮從從父兄  
 慎伯先生游受毛鄭氏詩鄭君禮家也其注禮多主韓  
 詩說晚見毛詩以其義優乃箋毛然時有破毛者亦不  
 盡據三家如采蘋破毛禮女為教成之祭據禮父禮將  
 行之女母薦無祭事緣衣破毛緣問色為祿衣據禮女  
 子既嫁公私服無綠色諸侯夫人二翟祭服之下以鞠  
 衣黃為上展衣白次之祿衣黑又次之眾妾黃者視卿  
 賤者視大夫各以等次其服州吁母賤當服祿黃裏者  
 言以上衣之色裏又次又禮婦人衣裳不殊色黃裳者  
 言黑衣而黃其裳夫人入御于君於禮服祿莊姜當夕

自序

而君不見答故即所服以起興遂以見妾上僭亂則必  
 至司晨階厲滅禮傷度國無與立如是之屬皆以禮說  
 詩立義高遠始知非學禮無以言詩因探玩三禮鄭氏  
 注孔賈義疏而旁稽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杜氏通典  
 據詩文分五禮以引其緒稽宮室衣服器物之制度次  
 其條目原其終始其在詩無文亦備著小名使前後  
 節次瞭如用祛迷惑亦或推廣詩意附類詳說如魯附  
 論郊禘之下春郊附論四郊兼及賦生帝為祖所自出  
 駁正趙伯循當以始祖之父之謬楊衣襲衣附論于深  
 衣中之類其儒先師說互異者並行甄錄不存軒軀家  
 伯氏嘗嘆杜氏憲章鄭氏毀殘以補缺茂然制作之器  
 為鄭氏肯構之肖子然非末學所敢方擬也若不知而

作是其未師榮雖不敏敢蹈履轍匪云專家聊備遺忘

亦為治詩卒業即當學禮先具桴材期濟溷海也

嘉慶二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涇包世榮季懷甫

自序

毛詩禮徵目錄

卷一

郊天 附王者之後郊及魯郊

大雩

大享明堂

大蜡

靈星

方丘 附神州

社稷 附四方

山川

籍田 附田祖 農器

卷一 目錄

親蠶 附蠶器

卷二

天子宗廟

后妃廟

諸侯大夫士宗廟 附庶人祭廢

立尸

時享 附薦新

祫禘

天子七祀

諸侯助祭

大學

諸侯立學

巡狩

告祭

卷三

享司寒 附藏冰開冰

高禘

祓禩

冠禮

昏禮 附婦教

鄉飲酒 附養老 庶人飲酒

卷四

卷一 目錄

封建

朝宗觀遇會同 附視朝

聘問

饗食燕禮

軍旅 附軍器

卷五

田獵

射禮 附射器

馬政 附馬祭

喪期

葬 附除喪



卷六

樂章 附禮樂器 雜器

卷七

宮室

卷八

車輿

卷九

衣服

卷十

飲食

凡例

一 凡所徵引各疏原文太繁略有刪節昔康成注經其所引書以意增減不盡全文厥後賈孔作疏以及杜君卿馬端臨所著書莫不皆然此編亦倣其例

一行禮節次大夫士之祭禮備載儀禮其天子九獻之儀孔疏以少牢特牲推之他皆闕如杜君卿所著通典祀典以外若射饗巡狩之類鉤稽羣經備舉節次洵屬偉觀馬端臨承用之無所改易茲編總敘一本通典其注亦用通典原文

凡例

一 宮室車輿衣服飲食通典所載甚略茲則考核羣書別為總敘以名物瑣細不似行禮儀節可以略舉大凡故注釋頗備亦有從其略者飲食中如黍稷稻粱之類別詳所著識小錄中茲不復贅一書中所引經文如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一載備賸類一載婦教類蓋以二說不同凡似此者皆兩載之

郊天

經包世榮述

總敘通典天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焉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顛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向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絳殷人禘嚳而郊冥周制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園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縮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

毛詩禮徵卷一

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苻以祀樽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稟秭及蒲但翦頭不納爲藉神席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三十里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邸本也圭本共一璧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后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

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皞冬以顛頊其壇位各于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乎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生帝同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于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于澤宮選可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齋于路寢之室祭日之辰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中車鳴

三詩禮徵卷一

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路建太常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于田首設燭以照于路又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寢也大輿初往所止居小輿既接祭退俟之處掌次張氈案設皇邸以禮爲中邸後版也若屏風染羽象鳳皇羽也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園鍾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次則積柴于丘壇上主親率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禮祀次乃掃于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邊豆及血腥等爲重古之薦王乃以

匏片為爵酌瓦甌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朝踐即

宗廟薦血五齊七獻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

帝及迎氣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川昊天有成命也

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有

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

安得有六園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

五人帝于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

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園丘太壇

之異川樂則黃鍾園鍾有差牲乃駢蒼色殊玉則四珪

蒼璧祭名且同稱禮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

復細數

三詩禮徵卷一

按毛詩中唯有夏正郊天以稷配無園丘及五時

迎氣事

昊天有成命序郊祀天地也

正義云謂于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

地祇也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

所祀之神但祀樂職曰冬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入

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北極地祇則主崑崙

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

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

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

祀地于南郊地祇所祭于北郊故謂神州之神也此郊

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地祇北郊對故知是所感之神

推以配天焉

思文序后稷配天也

正義云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于后稷故

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禮祀

者天無形象推人遺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禮記

稱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祖為其本可以相配

附王者之後郊及魯郊

生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稷是

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箋云任猶抱也肇郊

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

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于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

之後也

以興嗣歲箋云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載而祀天者將求

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按正義后稷惟有所穀之郊無園丘之郊與春秋時

魯郊同

長發序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正義云鄭志趙商問此云按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冥

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上帝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詩之禘亦宜以為祭天上帝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

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

以為祭天上帝者祭名天人之事也

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云大禘  
正義以非鄭旨駁而不從今姑備一說云

右王者之後郊

閔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  
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  
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以配之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  
純色與天子同也此皇祖謂伯禽也

正義云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  
云皇皇后帝直云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  
宜總祭五帝魯不得獨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  
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  
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  
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謂  
明堂位成王以周之禮樂為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公孟春乘大路載弧

毛詩禮徵卷一

五

禘旅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  
之禮也郊特牲疏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  
川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  
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  
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于此也魯唯一郊不  
與天子郊天同月轉下三正故教梁傳云魯以十二  
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則以正月上辛若不從則  
止故聖論論馬昭引故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  
郊則止或川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教梁魯唯有  
建寅郊天及  
龍見而禘

按五經異義古毛詩說連上龍旂承祀以下皆作

郊祀說時祭已見下文秋而載嘗以下似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應屬郊天為理長鄭不從者據明堂

位文也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獨旂

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巾車之掌為不合究不若

此詩為得實也又案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注云非猶失也後人誤會非禮之語或

據呂氏春秋以為平王以下始郊世本古義即據

此詩以為郊自僖公始安生議論春秋繁露云周

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

有祭于天道故成王命魯郊也則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無可議

右魯郊

考

總敘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

毛詩禮徵卷一

六

雩祭法雩祭祭水旱壇於南郊之旁雩祭天地故從陽

偏在四方配以五人帝通考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

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箎簧飭鐘磬祝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鄭注春秋傳曰

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此孟夏大雩也

亦修雩禮以求雨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此孟夏大雩也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鄭司

教饑之政十有二品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司巫若國

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司巫若國

大旱則帥巫而造巫恆恆久也巫久者女巫早暎則舞

雩凡邦之大戕歌哭而請疏曰此歌者憂愁之舞師教

皇舞皇舞五采羽如雩帥而舞早暎之事稻人早暎共其

皇舞皇舞色緋以舞帥而舞早暎之事稻人早暎共其

禮記卷之百

零斂零時所發斂公羊傳曰言零則早見言旱則零不見斂

梁傳曰零得雨曰零不得雨曰旱此因旱而零也

噫嘻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

夏則龍見而零是與

正義云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零以禱求膏雨而成其殺實必知零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零帝以祈穀實是零為祈穀之明文按禮記人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成仰皆以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春經曰郊祀后稷已月令注云零祀五精之帝則零祭總祀五帝矣郊零所祭其神不同此序並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

右孟夏之零

雲漢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靈莫我聽

禮記卷之百

七

正義云備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常用特牲其餘或用太牢或用少牢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禮祈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凡此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時或禱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祭神又用玉器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圭璧以禮神

不珍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上祭天下

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

之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箋云百辟卿士零祀所及者

正義云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已下若句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

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下凡有采地者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

右因旱而零

大享明堂

總敘通典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于此堂 蒼日靈府赤日文祖黃日神計白日明紀黑日元矩夏后氏享祖宗于世室殷人曰重屋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于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父配祭于上武王為子配祭于下如其所論非為通理但

禮記卷之百

八

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饗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于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為不便意為合祭五帝于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于明堂也五帝及神得坐于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

我將序祀文王于明堂也

正義云此言祀文王于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此一此言祀文王于明堂謂大享五帝于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于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

是月也大亨帝注云言大亨者編祭五帝曲禮曰大  
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  
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于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  
祭月必有太饗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  
明堂又于明堂是太饗之禮也其餘明堂之祀  
則法小于此矣王藻注云此禮則必以特牲告其帝  
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  
子特牲焉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  
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  
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于郊已  
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于郊明  
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祭法云社文王而宗武王  
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因祀明堂而作  
其辭主說文王故序  
達其意唯言文王耳  
唐沈伯儀云帝饗郊禋不聞于二主明堂宗祀始兼  
于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土主五帝  
武王對父下配五帝周公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言  
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于配祭既稱

宗祀義獨主于尊嚴故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文  
王為五帝宗也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正義云此祀文王于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  
牲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  
當用特牲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  
積其祀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  
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于禮得其有羊也  
禮息民附

總敘通典禘之義曰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  
之或云神農即伊耆也若爾則神農初為田事不可自  
祭為天子者始禘祭其樂以由桴土鼓出塊同桴謂擊  
先祖造田者故有先禘樂以由桴土鼓出塊同桴謂擊  
桴夏后氏更名曰嘉平殷更名曰清祀周因之復名大

禘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禘辜  
禘謂禘也禘而禘祭四方百物其祭以主日也配以  
月餘百神從祀于下所禘之神有八一日先嗇二日司  
嗇三曰農四曰田五曰教六曰先嗇七曰先嗇八曰先嗇  
謂田嗇若禘為佐三曰農田嗇也古之四曰郵表嘏  
舍馬為野亭屋宇督約百姓之處五曰貓虎鼠豕能為  
神祭之六曰防亦以辟水七曰水墉溝也所以受八  
日昆蟲能為穀害屬索鬼神而致百物用六奏之樂又云  
禘則獻幽頌擊土鼓入禘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  
禘不通以謹人財也順成之方其禘乃通以移人也服  
以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又云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既禘而  
收民息已故既禘君子不興功  
甫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  
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  
正義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也者索也歲十有  
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  
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  
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先祖五祀于黃衣黃冠而  
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于黃衣黃冠而  
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  
夫不謂之臘也注云臘祭與特牲異也注云息田夫  
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月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  
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  
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臘  
與息民蜡後為之與蜡同月若不為  
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慶賜也年  
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為之求

福助于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正義云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

靈星

總敘通典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為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為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五經通義云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紵載弁綵綵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按鳧鷖詩每云公尸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

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三詩禮後卷一

二

正義云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

方丘

總敘曲禮疏云地元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元于北郊二也其配地之神孝經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周人以魯配園丘亦當配方澤也通典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犧氏俯而觀法焉顓頊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王及尸同

服大裘配以后稷配與曲禮疏不同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南

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漆竹

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入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謂

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玉用兩珪五寸

有邸牲用黝犢幣用黑繒其壇于北郊築土為壇名曰

太折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

祇備五齊神州則四齊七獻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罇薦菹

醢之器精神席稟秸蒲越及雞人呼晨司樂宿縣掌次

設次大宗伯攝亞獻並如園丘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

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

又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尸前既置

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

位謂之朝踐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

凡二獻也次薦熟于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盞齊以

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醴齊亞之所謂饋食之獻謂熟

凡四獻也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

謂朝獻大宗伯次酌饋食之醴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

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酒

皆作樂一終

按詩無夏至方澤之祭唯夏至祭神州于北郊

昊天有成命序郊祀天地也

正義云周人木德成者帝靈感仰而生祭之于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于北郊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

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典瑞兩圭祀地注謂祀北郊神州之神又大司樂以祭地示謂神州地示皆出謂主崑崙通典皆依鄭注後儒以禮無北郊之文致生異說如蘇軾據此序謂天地同處陳汲謂祭地止于方澤無崑崙神州之異胡宏謂既立社不宜立北郊諸說故背鄭氏五禮通考云考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張譚議有祭天子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有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議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本不止鄭注為可據也

社稷

總敘通典顛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為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於庫門內之西立之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於籍田立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於臯門之西立之自為立社曰侯社亦於籍田中立之亳社立處蓋與天子同大夫以下立一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

毛詩禮徵卷一



毛詩禮徵卷一



之稷周棄配之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于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祗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墻開四面門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為壇廣五丈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為壇皆立樹以表其處又別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而立之禮神之玉蓋用兩圭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祭日之辰王及尸皆服稀冕樂則大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用三獻其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為祭始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爛肉及脯醢邊豆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至薦熟時宗伯則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尸食訖賓長酌鬯尸謂之三獻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墉使陰明也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為之尸喪祝掌其禮

縣乃立冢土傳冢土大社也

正義云太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

按祭法疏云大社在庫門之內王社在大社之西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太王為諸侯當云國社云大社者以周之王業本于太王故以天子之社言之孔疏必謂文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社迂也



載芟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正義云月令孟春天子躬耕藉田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祈社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以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又云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于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泰社泰稷焉

右春祭社稷

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

郊特牲云惟社邱乘共柔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疏云皇氏云若天子諸侯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正義云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良耜序秋報社稷也殺時停牲有球其角以似以續續

古之人傳黃牛黑唇曰停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續前歲續來歲也

毛詩禮徵卷一

正義云牧人云凡陰祀用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蓋正禮用牲至于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社稷用太牢獨言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

右秋祭社稷

七月其始播百穀箋謂祈來年于公社

正義云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穀也

右冬祭社稷

按社稷之義先儒異說五經異義載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為社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以祭之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之子曰

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奔亦為稷自商以來

祀之鄭康成釋社合用孝經左氏說釋稷用左氏

說不從孝經說謂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

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

稷祀之賈逵馬融王肅之徒謂社祭句龍稷祭后

土皆人鬼非地神與鄭異也

又按賈疏云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

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

三也仲春天子獻禽以祭社故命民社載芟序云

是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七月云其始播百穀是

也凡國祭社則命民社故地官州長云若以歲時

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附四方

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方迎四方神於郊也箋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正義云傳言迎神于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在土在南尊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

在土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又四郊伯以血祭祭五祀注云五祀者五帝之說黎兼之又四郊伯以血

行之氣于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日重為勾芒食于木該為尊收食于金修及熙為

元冥食于水顛項氏之子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是黎兼二祀也箋言秋祭報功者大司馬仲秋云遂報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

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駢牛也黑羊豕也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駢牲陰祀用牲

正義云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鄭以駢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駢騂以明駢黑為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

山川

總敘通典黃帝祭于山川與為多焉與此也此吉祭祀山川黃帝最多虞氏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周制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川谷邱陵之神祭山林邱陵于壇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沈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

毛詩禮徵卷一

七

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半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器用蠶用五獻祭日王及尸皆服毳冕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其祭之岳鎮則升血為始四瀆則沈血為始次薦豆籩及燭肉為朝踐時王酌盞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盞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酌尸凡五獻也

按山川一歲四祭于詩無文唯有巡守望祀雖用璋瓚殺黃駒與常祭不同其儀節亦當五獻也

時邁序巡守告祭崇望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傳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箋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

般序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傳高山四嶽也墮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皇君喬高猶圍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王也

毛詩禮徵卷一

六

按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四瀆不言及海據般序四望中或當及四海陳氏禮書據鄭司農許叔重之說以四望兼上下之神不知日月星辰為四類非四望也賈公彥云尙書云望于山川望祭中無天神禮書之說非也

耕籍

總敘通典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于南郊春秋郊而後耕遂藉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籍天子田千畝于南郊諸侯百畝謂借于東郊冕而朱紘

躬秉耒天子三推諸侯三公五推諸侯九推以事天地

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黍盛于是乎取之內宰詔后

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以獻于王使後宮藏種而又

生之甸師嘗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人之

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箋設樂以迎先嗇

謂郊後始耕也

正義云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新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籍田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于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祭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也

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載芟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

附田祖

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田祖先嗇也

正義云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嗇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為田祖而後稷亦有田功則祭田祖之時後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篇章云以祭田變向及典川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

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按鄭氏郊特牲注以先嗇為神農神農即月令夏

七月三之日于耜傳于耜始修耒耜也

京房易注云耜耒下耜也耒耜上勾木也周禮攷工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又車人為耒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勾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居勾

臣工庠乃錢鑄奄觀銓艾傳庠具錢銓鑄耨銓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銓艾勸之也

其帝炎帝也其配神曰祝融蟲生于巽風死于離火祝融所司故曰秉畀炎火

附農器

七月三之日于耜傳于耜始修耒耜也

京房易注云耜耒下耜也耒耜上勾木也周禮攷工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又車人為耒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勾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居勾

毛詩禮徵卷一

正義云說文云錢銓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銓宋仲子注云銓刈也然則銓刈物之器也說文云耨田器也釋名云耨鋤類也耨迫地也草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所訓謂之定李巡曰耨也郭璞曰耨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問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耨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耨或云耨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銓耨禾數也說文云銓耨禾短鎌也然則銓器可以耨禾故云銓耨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耨一銓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

載芟有略其耜

良耜爰爰良耜

視蠶

總敘通典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

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是月也命有司毋伐桑柘禁原蠶

瞻卬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

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躬桑登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

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

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日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禱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縑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縑遂朱

緣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正義云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于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于后是也

附蠶器

七月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傳懿筐深筐也

正義云懿者深遠之言故知懿筐深筐也

八月萑葦傳亂為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

正義云月令說季春養蠶之事云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植植也薄川萑葦為之

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傳斨方釜也

正義云破斧傳云斨斨曰斧然則方釜曰斨斨即斧也劉熙釋名曰斨斨也所伐皆股股也

毛詩禮徵卷一

三

毛詩禮徵卷一終

三

三

涇包世榮述

天子宗廟

總敘通典唐虞立五廟其祭尙氣先迎牲殺于庭取血告于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裸以鬱鬯夏氏因之殷制七廟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清廟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

詩禮徵卷二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

整至不甯正義云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于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于王既德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合使其文相類

有馨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正義云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初成而合諸樂器于大祖之廟大祖謂文王

離序禘大祖也箋大祖謂文王正義云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謂文王也

載見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正義云言見于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閔子小子序嗣王朝于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

訪落序嗣王謀于廟也

酌序告成大武也

正義云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誓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

賚序大封于廟也

正義云謂文王廟也樂記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云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按鄭康成謂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並而七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其有殊功

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

同則文武之廟是後代多從王肅七廟之議而駁

鄭氏四廟之說馬昭申鄭約謂喪服小記王者立

四廟而王制云天子七廟蓋立廟之正親盡為限

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

人則七無其人則少故夏氏無大祖則五殷人祖

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天作疏謂成

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是亦申

鄭親廟四之說也

烈祖序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

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正義云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魯

詩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

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美鄭從而不毀明亦以爲不毀也禮稱命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稱命殷日殷五廟至于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至于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后妃廟

總敘通典周祭先妣之廟四時薦禘禘與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大濩

闕宮闕宮有仙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正義云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祭時節

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祭之也

毛詩禮徵卷二

三

按正義謂祭先妣之時禮無明文月朔四時祭所不及通典謂四時薦禘禘與七廟皆祭與疏說異諸侯大夫士宗廟

總敘通典諸侯五廟于中門外之左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與太祖廟而三日考廟王考廟

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于廟門外等

諸侯皆服元冕二王後及方伯爲公者與魯侯于日用周公廟服衮冕大夫以朝服士以元冠元端也丁巳筮旬有一日日來月丁亥用薦歲事既得日吉乃

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宿戒尸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償明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

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到羊司士擊豕宗人

告備乃退雍饗在門東南北上牲饋食陳鼎于門外

在其西北首東足宗人視牲告充雍人司宮概邊豆爵

作豕崔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司宮概邊豆爵

解于東堂下雍人陳鼎五士禮主婦饋饗于西堂下

房中司馬升羊右胖此據大夫也若諸侯士升豕雍

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司宮罇兩甒于尸

間有元酒小祝設槃區於西階東主人朝服立于阼階

司宮設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主人

先入有司各升實邊豆罇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

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士禮則主婦宗人

主婦被髮衣侈袂薦自東房士禮主婦纓笄宵衣盥自

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佐食司士序升西

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稷與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

出迎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筵祝主人再拜安尸尸不

言答拜遂坐尸祭卒食告飽主人酌酒酌尸尸拜受主

人拜送尸祭啐卒爵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

與佐食盥手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徹于

主人主人再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又酌

獻佐食主婦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

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說于廟門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尸若夫人入皆作樂殷獻之法更行四獻為九也王之兄弟皆侯伯則行九禮尸坐而面主在東而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禮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元冕未賜圭贊者則獻象以下尸如酒灌神也凡諸侯皆用黃日為上齊則獻然後迎牲麗于碑刀啟其血以授祝視入詔于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而主在西東而取俸管燔于燔炭入詔神于室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為三獻至薦熱時先以羹告設饌于堂後迎尸于奧君拜安尸酌清酒獻醕畢至七獻禮成庶人祭於寢據別制

采蘋序大夫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左奉祭祀者采蘋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右諸侯祭祀

毛詩禮徵卷二

五

采蘋序大夫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正義云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

右大夫祭祀

按天子諸侯祭祀之禮亡鄭氏所注大約以大夫

士祭宗廟之禮推之通典所敘亦約儀禮饋食篇

而纂其要又博採經傳及注疏之說以備之詩文

所詠天子諸侯之祭祀其儀節略具今條舉之于

左

靜女自牧歸荑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者也箋茅絮白之物也可以供祭祀

正義云左傳爾貢包茅不

楚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

食以享以祀

正義云酒是大名其鬱也

旱麓清酒既載箋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

正義云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

昔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充人云掌

豐年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

右備酒

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楚茨絜爾牛羊

毛詩禮徵卷二

六

正義云鮮絜爾王者所視之

旱麓駢牡既備

閔宮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箋秋將嘗祭於夏

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為其觸舐人也

正義云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

魯公用駢絜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股牲也周公死

周當以貞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同也故從周制

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箋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

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

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歟

射義云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  
不中者不得與于祭又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  
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  
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  
者不得與于祭

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雝澤  
也客二王之後

按傳以雝為澤謂澤宮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  
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注云士謂諸侯朝者  
諸臣及所貢士也序言二王之後來助祭故其臣  
得與于澤

右擇士

信南山會孫之禮以為酒食界我尸賓箋成王以黍稷  
之稅為酒食至祭祀齋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  
以敬神也

毛詩禮徵卷二

七

正義云於齋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  
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

右齋時敬尸賓

有誓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棘縣鼓執磬祝圍

正義云皆祝  
時設之干庭

那猗與那與置我執鼓

按阜陶謨云憂擊鳴球鄭注云鳴球玉磬也磬縣  
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據此磬本縣  
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文云下管鼗鼓合止祝啟  
鄭注云言舜廟堂下之樂又關雎箋云鐘鼓在庭

右宿縣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  
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正義云此章始  
求謂未當祭時

采芣于以采芣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芣  
蒿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  
沼汙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右供菜

按后夫人采菜于禮經無考論節次應屬視濯前

采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  
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既饌之事

毛詩禮徵卷二

八

正義云諸侯之祭禮亡按特牲夕陳鼎于門外宗人  
升白西階視壺濯及豆盥即此所謂夜也又云夙興  
主婦親視饌于西堂下即此所謂夙也特牲宗人  
視濯非主婦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  
視濯王后不視矣

天保吉蠲為饌是用孝享傳饌酒食也

楚茨執爨蹈踏傳饗雅饗廩饗也蹈踏言饗有容也

正義云少牢雍人概鼎俎于雍饗雍饗在門東南北  
上廩人概飯廩匕與敦于廩饗廩饗在雍饗之北故  
知有  
二焉

洞酌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餼饋傳餼饋也箋云  
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  
于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



誠以薦之故也

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鬯傳鬯祭器  
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傳漑清也

右視濯鬯鬯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按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戴氏震云芼菜  
之亨于肉消者也

早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韓奕拒鬯一卣

按周官玉瓚其于典瑞鬱人濯之陳之諸侯賜圭  
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鬯人掌其

毛詩禮徵卷二

九

拒鬯而飾之注拒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卷阿有馮有翼馮馮几也翼助也王之祭祀擇賢者  
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

正義云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  
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是豫  
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平佐食遷斯俎特牲云宗人  
遺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  
至之前故  
俱言豫也

右祭日備物陳設

闕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箋承祀謂視祭事也

右人祭

信南山祭以清酒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  
賓之初筵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箋般人先求

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神也

正義云郊特牲云般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  
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此祭極其此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也  
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般人之臭味  
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其  
相去亦無幾也宗廟當九闕殷于樂闕迎牲周既灌  
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闕之前  
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

文王裸將于京傳裸灌鬯也周人尚臭

正義云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  
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

棫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戔鬣士攸宜箋璋璋  
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

毛詩禮徵卷二

十

正義云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注  
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  
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  
祀贊王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  
之故言諸臣

有瞽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

聽

那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箋以金奏

堂下諸樂

右作樂裸獻

按大司樂云奏夷則以享先妣奏無射以享先祖  
又云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  
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矣注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裸焉是周人奏樂  
乃裸與殷人同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裸賈公  
彥云王入太室裸當裸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  
次而灌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血  
牲后從灌二獻也

信南山從以駢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  
血管箋享于祖考納亨時毛以告純也膏脂膏也血以  
告殺膏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

正義云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  
云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  
注云納牲將告殺謂亨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  
納亨者謂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祭  
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  
割之箋言毛以告純者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

毛詩禮徵卷二

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云物色  
是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管以升臭謂燒  
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郊特牲云取肺符楛煇  
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  
然後蒸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  
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按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禮器

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又云納牲詔于庭左  
傳季梁云奉牲以告皆迎牲詔牲事也又射人祭

祀則贊射牲注云蒸嘗之禮有射豕者楚語云諸

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然則天子諸  
侯射牲後而後卿大夫袒而割牲矣

又按箋以享于祖考為納亨時詩人之辭不必如

儀禮無妨採取後來節次言之也納亨在取其血

骨後事禮記云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詔羹定  
即納亨也正義以納亨與納牲為一事非矣所據  
太宰注劉昭以為干寶語不足為證據也

右殺牲

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  
陳于互或齊其肉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  
者有煮孰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

正義云牛人云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懸  
肉架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常用則見既陳  
于互就天上面齊之也毛意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  
亨之前鄭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于周禮則內  
饗云凡宗廟之祭祀宰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  
饗也外饗云凡外饗之祭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  
饗也外饗則其骨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饗也  
外饗也大司能奉牛牲進其肆小子職云掌祭祀羞

毛詩禮徵卷二

羊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  
助祭各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

按五禮通考云毛意當朝踐時事鄭意是饋食時  
事考亭從鄭義今考楚茨所言禮儀節次毛義為  
長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箋庶侈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其  
遵豆必取肉物肥彫美者也

正義云后夫人所主遵豆唯有朝事饋食之遵豆后  
薦之此于周禮加遵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  
薦之此言君婦莫莫為豆為賓為  
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

離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牲之牲

右朝踐

那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右下管

楚茨祝祭于祈祀事孔明傳祈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博求之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正義云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其待之迎于大門之內天子之禮其待諸侯之臣或于廟門內也釋祭之祈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祈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祈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祈何曰求諸遠者與疏云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祈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祈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注云為祈乎外明日之釋祭也

按何氏世本古義云祝祭于祈為行禮之始思以祭統之文知之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祈此交神明之道

毛詩禮徵卷二

三

也是則祭祈為行禮之始之明據也輔廣云禘罔求諸陰肅肅求諸陽索祭祝于祈求諸陰陽之間郊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即繼之曰索祭祝于祈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即繼之曰為祈于外皆云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乎求神也五禮通考云何元子謂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饗尸則索祭在朝踐時無疑矣楚茨絜爾牛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矣而祝祭于祈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一證也祭統郊特牲禮器之文亦其證也經傳通解文獻通考俱以祭祈列于既徹之後恐非其序江慎修云禮記索祭祝于祈文

承直祭祝于主之下未知當在何時其行事或在尸未食之前或在尸卒食之後皆不可知也

右祭祈

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呂氏讀詩記云儀禮于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

按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其說是也下云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二語為迂呂氏以此為羹定正合禮之儀節又禮器云羹定詔于堂疏云謂煮肉既熟將欲迎尸主人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熟未定之先也

右詔羹定

毛詩禮徵卷二

古

楚茨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于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正義云特牲主人獻尸者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夏官量人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

按量人注云鄭司農云從獻者肉從從酒也元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

既醉蘧豆靜嘉傳恆豆之蘧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蘧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偏至也

閔宮毛魚豢羹蘧豆大房傳毛魚豚也豢肉也羹大羹

劍美也大房半體之俎也

右饋食

那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李

按詩之節次當合樂而舞大濩

闕宮萬舞洋洋傳洋洋衆多也箋萬舞千舞也

按承上毛魚載美為饋食萬舞當為合樂舞

右樂舞

楚茨以妥以侑傳安安坐也侑勸也箋以黍稷為酒食

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

飽祝以主人之侑辭勸之

正義云安侑當饋食之節郊特牲舉牛角謂安尸注云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

毛詩禮徵卷二

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奠之

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

江慎修云大祝辨九拜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案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

右安尸

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

于也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正義云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

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箋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

既而以嘏之物往于主人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傳幾期式法

也箋此皆嘏辭之意

既齊既稷既匡既勸箋嘏之禮祝徧齊取黍稷牛肉魚

擣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

筐祝則釋嘏辭以勸之

正義云此言獻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其

不同者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日二佐食

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

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既稱

嘏辭主人坐奠爵與受黍坐振祭齊之詩儀之實于

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與出宰夫以適受尚黍主人

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日佐食搏

黍投祝祝授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

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儀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

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適受是士受嘏

之禮特挂尸親嘏少半命祝嘏此言既即是

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

承錫爾極時萬時億

正義云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

汝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壽于天宜稼于田鶴壽萬

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

以言之此承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

賓之初筵錫爾純嘏子孫其湛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

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于尸則王之子孫皆喜

樂也

既醉公尸嘉告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右祝嘏

賓之初筵其湛日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箋

室人復酌為加爵

正義云特牲禮云上廟舉奠入北而拜奠首注云上廟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酌酒尸舉加也又云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酌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酌也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酌當彼注云上廟君子適長也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酌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人也餞謂宗人適舉與盟祝命之饌也言登以三者皆為舉行之有資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也按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交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湛先言款先後事合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為次也

右加爵

楚茨為賓為客獻時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

毛詩禮徵卷二

七

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卒盡也古者於

旅也語

賓之初筵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

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酌卒爵者酌之以其

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正義云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酬賓之下卒爵者實解于其下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解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

既醉序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成王

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

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右旅酬

楚茨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祖位工祝致告傳致告

告利成也箋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

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

成

正義云特牲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往位故至堂下特牲少牢皆西面故亦西面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禮畢

右告利成

楚茨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箋具皆

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

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

毛詩禮徵卷二

六

右送尸

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廢去也諸宰徹去諸饌君

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

正義云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胾俎最尊者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夫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右徹

簡兮公言錫爵傳祭有昇輝炮翟闈寺者惠下之道見

惠不過一散

右餞

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

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正義云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于公不宿肉特牲少半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賓客歸之知也特牲又云祝命徹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大宗謂云以俎屬之禮親兄弟之國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人奏以緩後祿爾敬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右燕私

按常棣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婦之屬亦從后于房中疏云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

房也

毛詩禮徵卷二

九

小宛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祭義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釋日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鳧鷖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絲衣序釋賓尸也

絲衣其絺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箋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釋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

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釋告絜禮之次也柔安也釋之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諱不敖慢此乃壽考之徵

右釋祭

立尸

總敘通典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又云旅酬六尸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為子行也父

毛詩禮徵卷二

三

北面而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也為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君迎牲而不迎尸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中則全于臣全于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祝迎尸于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為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天山而以召公為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難以

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耐從于夫同牢而食故其尸也始死無尸者尙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楹稱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元以初章爲宗廟其二爲四方百物其三爲天地其四爲社稷山川其五爲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于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太

三詩禮徵卷二

王

山以召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箋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箋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

正義云祭在四方其神百種惟蜡祭耳郊特性曰伊耆氏始爲蜡注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也喻祭天地之尸也

鳧鷖在濠公尸來燕來宗箋濠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

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也

鳧鷖在聲公尸來止熏熏箋臺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故以喻焉

時享薦新附

總敘通典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無常日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日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尙氣郊特性云血腥燔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于室以降其神然後用

毛詩禮徵卷二

王

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尙聲郊特性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周祭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爲殷祭之名其祭尙臭郊特性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于東序后則副禘而入立于西序尸入之後乃就于西房尸服衮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反于室而不迎尸于是王以圭瓚酌雞彝以獻尸禘用尸以祫

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祿神之一獻也后乃璋  
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黃彝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  
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于門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韶  
幣以從入而告于庭云博碩肥腍王乃麗牲于碑親執  
鸞刀啟其毛血以授于祝祝入告于幽全之義遂乃殺  
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朝踐之時尸出于室  
坐于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  
亦南面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時尸主之前薦以邊豆脯醢而  
已乃取牲脾脰燎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  
肝于鬱鬯而燔之以暨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

毛詩禮徵卷二



也次乃升牲首于室中北墉下尊首向氣之義也時又  
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于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尊  
中醴齊以獻泛齊則此三獻也后于是薦朝踐之邊時堂  
上以夾鐘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上時  
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鐘之調作大武之  
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饗尸時樂  
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奏無射歌夾鐘  
舞大武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  
執競樂同后于是亦以玉爵獻罇禮齊以獻尸禮則齊  
先王先公后于是亦以玉爵獻罇禮齊以獻尸禮則齊  
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也于時王自阼階而西酌  
獻后從西階東酌獻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于  
堂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几于旁故云變  
几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于堂在戶內西方東面

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于堂上之饌置尸主  
坐前時祝又以羊酌奠于饌南所謂天子奠羊又取屬  
膾脂燔之蕭合糞燻燎丁爐炭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乃  
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羊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安尸  
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  
坐于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益齊以獻尸禮則酌五獻也  
時后薦饋食之邊又以玉爵酌象尊醢齊以獻尸以瑞  
爵酌此六獻也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尊醢齊  
以酌尸禮則酌尊之泛齊謂之朝獻亦尊相因此七獻也后薦  
加事之豆邊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  
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于戶內尸少祭饌黍

毛詩禮徵卷二



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后以玉爵酌  
饋食象罇之益齊以獻尸禮則瑞爵酌曰再獻亦尊之  
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入王可  
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益齊備卒食三獻合九  
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  
大夫士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  
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  
奠與羣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  
爵四升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  
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餞之厥明更以一牢釋于祊其四  
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冰四月以彘



嘗麥七月登穀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傳春曰祠夏日禴秋日嘗冬

曰烝

正義云祠之言食祔新菜可謂嘗嘗新穀烝進品食也禴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為大祭案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

據制禮大定言之耳  
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非也祠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非也尊實黍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

清廟序祀文王也

正義云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太王已下先公諸

毛詩禮徵卷二

五

盥至不啻

正義云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禴禘烝嘗

執競序祀武王也

豐年序秋冬報也箋報者謂嘗也烝也

闕宮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箋春秋猶有四時也

按正義云古毛詩說以此為郊祀非鄭所從說見

前

秋而載嘗傳諸侯夏禘則不禴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

之那序祀成湯也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殷武序祀高宗也

右時祭

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冰先薦腥廟

世本古義云其蚤孔云其蚤朝也恩按即二月朔也曹氏云獻羔祭司寒也祭非薦清廟也

按何氏說以薦新為月祭

潛序季冬薦魚春薦鮓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鱓鰻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腥廟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又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鮓于殿廟注云進時美物白虎通義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不可故隱五年

毛詩禮徵卷二

美

公矢魚于棠春秋讓之

按王制注云大夫士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高堂隆

云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

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禮書云祭有常月薦無常

時月令王者薦新雜用孟仲季按鄭注為大夫士

言之也隆說為天子諸侯言之也禮書不達先儒

之意以為薦無常月不知孟月非不薦新以備物

故以時祭言之仲月季月薦新不備牲故以薦新

言之耳

右薦新

禘禘

總敘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皆然以終其代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祫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祫以夏祫以秋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下日既卜司隸隸僕修

毛詩禮徵卷二

毛

除糞洒其廟將祭前夕于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甸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于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照饌以鑿取明水于月以加五齊邊人陳四邊之實朝事之邊有饗黃白黑形鹽膾鮑魚鱸饋食之邊其實有棗栗桃乾榛榛實加邊之實菱芡栗脯羞邊之實糗餌粉齎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昌本麋芻菁菹鹿藿苳菹麋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蚶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雁醢荀菹魚

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人共五齊七菹醢醬等鹽人共苦鹽散鹽小史敘昭穆之俎盥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樽司尊彝共斝彝黃彝幕人共畫巾以幕之亨人共鼎鑊及大羹銅羹舍人共盥盥甸師氏共盥盛及蕭茅凡后所陳薦玉齋玉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于東西序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共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服共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大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

毛詩禮徵卷二

毛

等一如園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醴齊而已次堂上陳沈齊沈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于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于室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于席前之北南面爲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禘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七獻九獻禮詳前時祭其禘祭之儀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其神主位按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

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  
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  
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  
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  
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  
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  
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  
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  
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祫祭于  
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祿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  
儀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  
之尸皆南向餘尸主于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  
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釋祭則  
同一日

毛詩禮徵卷二

禘

元鳥序祀高宗也箋祀當作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  
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  
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  
詩焉古者君喪二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  
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  
春秋謂之大事

正義云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  
祭三年一為若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使備及先祖不獨主  
于高宗合食于祫高宗故知是崩後初禘于契之廟

也

右禘

雖序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  
謂文王

正義云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禘大祭禘大可知禮  
禘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聖人因事建法以天道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再禘故制禮象之據其年端數之故  
也

通典云禘禘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焉  
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元注三禮以禘大禘小賈  
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等數家之說非無典  
據至于宏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  
秋所書皆禘大于禘按公羊傳云大事于太廟大事  
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于太祖至于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  
合于太祖則小于禘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禘祭

毛詩禮徵卷二

手

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于禘明矣其禘則備  
五齊三酒禘則四齊三酒禘則備六代之樂禘則四  
代之樂以下其闕也

按唐太常博士張齊賢建廟議云始封之君謂之  
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  
矣又云伏尋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  
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  
王為太宗及鄭注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  
其義不然若如張說詩序所云太祖不謂文王當  
指后稷而經云假哉皇考又云文武維后明非后  
稷也當從鄭說

右禘

天子七祀 轍祭附

總敘通典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  
五祀歲徧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  
日司命日中霤日國門日國行日泰厲日戶日竈諸侯  
為國立五祀日司命日中霤日國門日國行日公厲大  
夫立三祀日族厲日門日行適士立二祀日門日行庶  
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  
鳧鷖序鳧鷖在竈箋竈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  
之外故以喻焉

右七祀

生民取蕭祭脂取羝以軼傳羝羊牡羊也軼道祭也箋  
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熬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

羊之體以祭神

正義云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  
軼祭而設羝宜與軼同文熬之于行神之位正謂祭  
軼之位以軼之所祭即是  
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

按行神之位據鄭注在廟門外西方軼祭據鄭注  
在國門外其地不同也行神據鄭注不知其人祖  
神見白虎通為共工之子修其人不同也孔冲遠  
謂軼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非鄭意也

烝民仲山甫出祖箋云祖者將行犯軼之祭也

韓奕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饒之清酒百盞箋云祖  
將去而犯軼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

始行焉祖于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于是也顯父周  
之卿士也饒送之故有酒

聘禮記日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  
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軼為行始  
也詩傳曰軼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軼涉  
山川然則軼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  
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軼祭酒脯所吉也鄭大  
夫處者于是饒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繫之而遂  
行舍于近郊矣  
其牲犬羊可也  
泉水疏云天子以犬諸侯  
以羊卿大夫用酒脯而已

按行神常祀在冬月令冬祀行祭先腎是也詩言  
祭脂與聘禮言釋幣皆為因祭其為行神之人鄭

注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祖神見白虎通

云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  
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曾子問正義行神日景

右軼祭

諸侯助祭

總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  
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  
慶益以地進爵紉地是也

文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傳殷士  
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  
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白虎通曰言微子服  
殷之冠助祭于周也

思齊肅肅在廟筮羣臣助祭于廟則尙敬

清廟於穆清廟肅肅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尚書大傳云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皆莫不磨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傲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烈文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臣工序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

宋也

有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

成功謂深感于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毛詩禮後卷二

雖有來醜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子肆祀

載見序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那我有嘉客亦不夷悻箋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

祭者

烈祖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

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

元鳥龍旂十乘大輅是承箋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

國

大學

總敘通典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

菁菁者莪序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

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

正義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于水外正

毛詩禮後卷二

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

丘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在外而觀也

異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固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

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

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

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

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壁有德不言辟

事言辟廱者取其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嘗尊

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

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

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

精也靈之精明稱靈故稱靈臺曰靈臺稱固曰靈固稱

無以正之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

學小學在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命之教然後為

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相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于泮宮泮泮水也泮水出於泮宮也詩頌泮

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在泮獻賦泮

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固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

也則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園也沼也同言靈于臺下為園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製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哲雖然于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矣之

文王有聲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京行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正義云辟靡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諸侯立學 總敘通典諸侯學曰須宮 須之言班所 王制天子命之

教然後為學 崔靈恩云諸侯為學之法但一堂之上不之法貴尚是為五室唯南向為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小學虞庠在西郊所以知一如時王之法者鄭元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替宗殷學也 庠序亦之言詳也于以考禮諸事也替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也庠兼柔盛之委焉序次王事也替宗樂師替蒙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祖于此祭之也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傳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一如王子之法

青衿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謂學為校 正義云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舞校然明謂子產毀舞校是鄭國謂學為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青衿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七月躋彼公堂傳公堂學校也 泮水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辟靡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正義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于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

毛詩禮徵卷二

矯矯虎臣在泮獻猷 正義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讞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于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

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 巡狩

總敘通典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崇望秩于山川羣后四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守

至南嶽八月巡守至西嶽十一月巡狩至北嶽皆如岱宗之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夏后氏因之周制十二年一巡守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日各修乎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

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大馭掌犯

封土為山以車轅之輪無險難也

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

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

之事以告王又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乘金輅

建大旂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

侯其方之諸侯先于境內待之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

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

人殺黃駒以祭之每宿舍掌舍設桂柈桂柈謂行馬再重其

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

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不天

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之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

俗以審其善惡命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

所好惡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

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

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內有

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

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

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冠者為畔畔者君

討有功德于人者加地進律律謂爵命之等其諸侯待王之牢

禮以一犢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于方岳之下築壇

與觀禮壇制同其見諸侯之儀亦如觀禮諸侯既朝見

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其神主于月必

因以祭之其餘三方巡狩之儀亦如東嶽巡狩訖却歸

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于祖禰用特

時邁序巡狩告祭柴望也箋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邦

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正義云巡狩不必封禪封禪不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狩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狩為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

殷序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告祭

總敘通典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于祖命史告羣廟

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

子思商湯將伐桀告天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

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

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制天子將出類乎

上帝造乎禰太祝告王用牲幣

皇矣是類是禱

正義云文王之伐崇也初出兵之時于是為類祭釋天云是類是禱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言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疏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

械樸芘芘械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箋白按

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芘芘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

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按春秋繁露郊祭云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

乃敢行事而與師伐崇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奉璋我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  
泚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  
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  
郊而後伐也據此則械櫜首兩章皆言郊天鄭氏  
于維清箋實用其意此不從者以郊祀器用陶匏  
不合奉璋然此爲告祭亦郊天之始或禮不備也  
維清肇禮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禮祀  
祀昊天上帝

正義云文王之時郊不備所祭不過感生帝而已

按正義甚得禮意如爲天子則當類天皇帝于

毛詩禮徵卷二

堯

圜丘據堯典肆類于上帝馬融云上帝太一神在  
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鄭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類祭  
當依禘祭而爲之

時邁序巡狩告祭柴望也箋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柴

按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注云所到必先燔  
柴有事于上帝也祭法注云積薪于壇上而取玉  
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上馬融尚書注云祭  
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郭璞注爾雅謂既祭積  
牲燒之與馬鄭說異不可從

桓序講武類禡也

正義云武王將伐殷請習武事又爲類祭于上帝

按泰誓云子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又逸周書武寤解云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  
滅分禱上下是也

右告上帝山川

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  
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  
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太祖也

正義云言合于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于最尊之廟奏之耳太祖謂文王

酌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箋周

毛詩禮徵卷二

早

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  
其始成告之而已

正義云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次同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

右告宗廟

毛詩禮徵卷第二終



享司寒

藏冰開冰也

總敘通典周制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凌春始治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祭祀供冰鑑賓

客共冰大喪供夷檠冰夏頒冰掌事秋刷月令仲春天

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左傳魯大夫申豐曰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用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於是取而藏之也周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於是風出而用之朝

之祿位賓食喪祭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亦皆與焉其

毛詩禮徵卷三

用之也徧則冬無僂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疫不降民不夭札

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非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于山林冲冲鑿冰之

意凌陰冰室也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

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

正義云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

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

高禘

總敘通典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

禘高辛氏之代元鳥適卯城狄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禘

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禱子孫之祀元鳥感陽而  
至其來主于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  
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元  
鳥降而生商盧植云元鳥至而陰陽中萬物生故于是  
以三牲請于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  
求子故謂之禘以爲古者有禘氏之官因以爲神鄭但  
言后王不知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起于何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嬪

之庭帶以弓鞬

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

子履帝武敏歆傳帝高辛氏之帝也從于帝而見于天

將事齊敬也姜嫄當堯之世爲高辛氏之世妃姜嫄

之生后稷何如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禘以祓除其無子

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

毛詩禮徵卷三

得用天子之禮

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

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

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

月令疏云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禘

氏禘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

其禘祀乃于上帝也城簡狄吞卵之後後王爲禘

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至高

辛氏之時既有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禘官之嘉祥

按閔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禘宮也語必有師承想

禘禘

總敘通典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三月  
上已如水上之類浴之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  
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將取  
知和暖鱗魚時至將取  
濟宗廟因乘舟浮川也  
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

按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  
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云今三月上巳  
祓于水濱蓋出此也

冠禮

總敘通典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三生伯邑考  
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為年紀十二  
而一至于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  
子皆十成王十五而冠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  
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說周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

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矣未歲反禮公冠  
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  
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  
之而後出也并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  
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  
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  
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將冠筮日筮寶行之于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祿享  
樂於廟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  
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能以蒞之則民  
不敬此人君重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  
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  
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為夏末衰亂篡弒所由

毛詩禮徵卷三

生焉故作公侯冠禮則明天子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  
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  
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于阼以著代  
醮于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也者今按大戴禮有公冠  
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  
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  
同于士據此自天子至于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  
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士冠禮  
將冠筮日于廟門主人戒賓前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乃宿賓宿贊冠者一人夙興設洗直于東榮陳服于房  
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皮弁  
服素積緇帶素鞞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  
緇布冠頰項青組纓屬于頰緇纒廣終幅長六尺皮弁  
笄爵弁笄緇組紘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尊一甒醴在服北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  
西墉南主人元端爵鞞立阼階下兄弟畢袵元立于洗  
東儻者元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紛在房中南面賓至  
主人拜迎于外門之外揖讓而入主人升立于東序端  
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之贊者筮于東序少北西面將  
冠者出房南面贊者與纁笄櫛于筮南端賓揖將冠者  
即筮坐贊者坐櫛設纁賓降西階一等右手執項左手  
執前進容乃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

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坐乃冠與復位贊者卒冠者  
興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鞞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降  
二等受皮弁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祝曰吉日令辰乃  
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加之  
如初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  
面賓降三等受爵弁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  
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微皮弁  
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禮之  
冠者與解于薦東降筵北面而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  
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冠者立于西階東南而賓字之曰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  
之于遐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仲叔季惟其所當冠者  
對乃禮賓以一獻之禮冠者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鞞奠  
贊見于君遂以見于卿大夫鄉先生

三詩禮徵卷三

五

甫田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傳婉變  
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弁冠也

正義云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祿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比有三加冠此言笑若弁兮指童子成人而加冠而已

婚禮

總敘通典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也  
五帝取時娶妻必告父母夏親迎於二殷于

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期之時親迎于戶六禮之儀  
始備天子聘女加穀圭靈王求婚于齊遣使稱制拜后  
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卿大夫士婚禮  
下達納采用雁主人筵于戶西使者至升階當阿也  
東面致命曰敢納采主人降授老雁又執雁請問名如  
初禮曰敢請女為誰氏對曰某氏乃醴賓納吉用雁如  
納采禮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納幣以成婚禮  
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親迎期日父醮  
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  
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期初昏陳三鼎于  
寢門外饌于房中尊于室中北墉下元酒在西尊于房

毛詩禮徵卷三

六

戶之東無元酒實四爵合夫婦酌于內尊主人乘異其餘酌于外尊  
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至婦氏大門外主  
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裙立于房中南面  
姆纁笄宵衣在其右主人元端迎賓于門外賓執雁從  
至廟門揖入賓升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  
主人不降送初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  
衣若笄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自西階上不降  
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  
鞶中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  
愆視諸衿鞶衿衣小帶鞶裳也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  
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姆加幃乃驅御者代婿先

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人升自西階展布席于奧夫入

于室即席婦尊西南而贊設同牢饌卒食三酌用香主

人脫服于房媵受婦脫服于室御受女從者為媵姆授

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親脫

婦之纓燭出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階舅即席席

于房外南而姑即席婦執筭聚栗筭竹器而衣者其形

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降階受筭服修升進

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廟戶

之間贊酌醴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拜送婦

又拜薦脯臨婦拜贊者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

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舅姑

其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

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凡婦

人相饗無降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與也

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嫁

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正義云言宜其室家無踰時者

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

匏有苦葉王如歸期迨冰未泮傳迨及泮散也

疏云毛

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孫卿

毛氏之師明毛亦然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

者行焉冰泮農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

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

皆為期盡審存之法

按秋冬逆女眾說多同管子云春三卯十二始卯

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秋三酉十二

始酉十二中酉十二小酉而始酉合男女又楊子

太元云內婦始秋分

氓秋以為期

王肅述毛以此為

秋冬合昏之證

綱繆綱繆束薪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

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

正義云王肅

云謂十月也

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

正義云在天既據十月在隅又在

十月之後謂十一月十二月也

三星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

右毛所據昏時

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箋在塗而見采鼈

言采其薇

按蕨薇皆二月生蕨初生可食至四月即成蕨

云在塗見采蕨可以定昏時非秋冬矣

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正義云謂行嫁又

得仲春之正時也

行露厭浥行露箋謂二月中嫁娶時也周禮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之無大家者

標有梅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與者

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

夏則衰

正義云鄭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正此詩二章皆為  
蕃育之法非仲春也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蕃  
時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  
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箋此夏向晚

標有梅頃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箋頃筐取之謂

夏已晚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

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

雖不備相奔不禁

野有死麕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

與男會

毛詩禮徵卷三

九

東門之楊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楊葉牂牂三月中也

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

綱繆三星在天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

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

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新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

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正義云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  
在于卯上二月之昏合于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  
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  
行此嫁娶之禮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日中為義  
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北辰星有夫  
婦之象此星若見即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二章言  
在戶又晚于在門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令季夏  
之月昏火中是六月  
之中心星南戶也

七月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周禮疏云此亦春娶之  
證也夏小正二月采繁

東山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箋云倉庚仲春鳴

嫁娶之候也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

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樛箋樛之蔽芾始生謂仲

春之時嫁娶之月

右鄭所據昏時

按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夏小正云二月

綏多士女鄭據為昏時之正通典云鄭元嫁娶必

以仲春之月王肅述毛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仲春

期盡之時矣按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

毛詩禮徵卷三

十

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取后自正月至十二

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衰貶何限于仲春季秋以

相非哉夫春秋于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昏姻人

偷端始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

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夏夏

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

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

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

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

必皆可以定時候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

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  
又按士昏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  
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于賢淑四時通用協  
于詩禮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東氏之言暢  
于禮矣

附與仲虞論昏期書

仲虞吾弟足下承示論毛鄭昏期文往復讀之精  
心健舌所向披靡往哲復生猶畏來者賓叔謂此  
爲不朽之文信然然謂高言妙論默契風人榮尙  
未窺其深也足下于此果自信與竊試論之周禮  
媒氏曰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毛詩禮徵卷三

十一

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二十而嫁鄭注二三者  
天地相承覆之數此言男必三十女必二十爲定  
時過此則衰未至則不許故曰令令者令民不敢  
過不敢不及也又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  
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言昏期必以仲春唯有喪禍  
者不拘此月故亦曰令足下云三十二年之極  
故令之中春時之極故令之若未三十二年未中  
春則無須令也樂竊謂此非經意也曲禮曰二十  
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如足下之  
說冠不必二十仕不必四十然與否與三十二十  
之限中春之期義無可議馬昭所據禮記本命尙

書大傳穀梁傳義俱符合也特以媒氏之令唯掌  
萬民之判諸侯大夫不與焉諸侯大夫雖以中春  
爲正時餘月亦聽之與庶民異故詩中言婚嫁亦  
不以一例論先儒未窺及此故說多歧如碩人篇  
曰葭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此諸侯之昏也  
莢葭生三月中至四月始長大言揭揭則四月矣  
是諸侯四月可昏也匏有苦葉刺宣公也曰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此示諸侯之昏禮諸侯曰士者士  
夫也冰泮在二月未泮則正月是諸侯正月可婚  
也草蟲大夫妻嫁也首章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  
草蟲鳴晚秋之候也詩必據所見以興焉二章曰

毛詩禮徵卷三

三

言采其葢三章曰言采其薇葢薇生皆二月也是  
大夫妻嫁或二月或八月皆可也此與春秋桓  
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廿五年六月伯姬歸于  
紀同不限以二月之證其男女之年詩不及焉至  
庶民年必以三十二年昏期必以中春爲斷如桃  
天言男女及時也二月桃始花又以興女年盛時  
行故曰宜其室家標有梅云其實七兮其實三兮  
碩筐暨之興者梅至孰則落女至盛則嫁此言女  
年二十也曰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迨其謂之言急  
急于三十二年之年仲春之時也如野有死麕有  
女懷春東山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皆仲

春也唯堪刺奔也曰秋以為期綱繆刺晉亂也曰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此詩之大概也毛傳言嫁娶男女之年者一言昏期者三標梅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總三章為一義與媒氏合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綱繆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三星在戶傳曰參星正月直戶也此二傳則承其師荀子說與周禮違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疑晚周禮禮經不載非詩旨也然王肅述毛者據家語

毛詩禮徵卷三

三

女年十五至二十男年二十至三十皆可昏非傳義鄭箋言嫁娶男女之年者同傳標梅箋曰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又曰善時謂年二十又曰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言昏期者十草蟲言采其蠶箋曰在塗而見采蠶行露厭浥行露箋曰厭浥然淫道中始有露謂二月嫁取時也標有梅箋曰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野有死麕箋曰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匏有苦葉箋曰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時也二月可以昏矣綱繆箋曰心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東山箋曰倉庚仲春而

鳴嫁取之候也東門之楊箋曰楊葉梓梓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我行其野箋曰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遂牛羸也亦仲春時可采也蓄蓄也亦仲春時可采也我采芻之時以禮來嫁爾也鄭言男女之年及昏期皆如周禮優于毛矣其間不必記時而箋以為記時者三條行露與強暴也非記時而箋云謂二月嫁取時二月非始有露時也標梅三章與女年盛也而箋首章曰至夏則衰二章曰此夏鄉晚末章曰謂夏已晚此則失之固至我行其野言采樛言采遂采蓄詩旨與遇惡夫也以為記時亦得耳總而論之男女之年定以三十二十毛與鄭同也論昏期一以秋冬一以仲春毛與鄭異也其義則鄭優也以女年十五至二十男年二十一至三十皆可昏王肅之說也以男女年限如王肅昏期自秋冬至中春止通毛鄭為一者非毛氏鄭氏之說則足下之說也詩人之旨說者多晦總由貴賤不分疑義滋甚揆之春秋嫁娶為不合推之喪服從母之長殤夫之姑姊之長殤為難通析而論之義在是矣此鄙之說也質之通人以為何如

毛詩禮徵卷三

十四

南山崔嵬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地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判半也得

謂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賁疏云始雖以萬民為  
上至天子皆得偶為合但士以上兼妾媵為異必  
先使媒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  
紹介皆所以養廉耻

右行媒

匏有苦葉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傳納采用雁旭日始出  
謂大昕之時箋雁者隨陽而處以婦人從夫故昏禮用  
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正義云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  
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其納吉納徵  
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  
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  
右納采問名

大明天邦有子倪天之妹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

毛詩禮徵卷三

知太妯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士昏禮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注歸卜于廟  
得言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南山崔嵬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  
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

正義云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  
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于鄭其辭云  
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自告廟之禮  
而箋必以為卜者以納吉為六禮之一故舉以言之  
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云主人女  
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酬之禮體許人故受其  
禮于廟也其後諸禮皆轉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  
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行六禮皆告于廟非徒一卜  
而已明以下為  
大事故特言之

按此疏謂夫家六禮之行皆告于廟曲禮齊戒以  
告鬼神彼疏云齊戒謂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子

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

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並自齊潔但在

寢不在廟所以爾者白虎通云取妻不先告廟者

示不必安也與此疏異或謂箋以卜于死者申傳

必告父母廟明婚禮取婦之家惟卜在于廟非舉

卜以概其餘似禮疏為長文王世子五廟子孫祖

廟未變冠取妻必告注云赴告于君也是庶子取

妻禮惟告于君不告廟也然卜于廟即告廟之謂

矣文王世子所云明親族未絕雖列於庶人其昏

冠猶令告之此親親之義亦不嫌不告廟也士昏

禮記納采納徵之辭兩言某有先人之禮辭不虛

舉亦可明其告廟矣

毛詩禮徵卷三

右納吉

南有喬木言秣其馬箋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  
餼焉

餼焉

正義云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雁問名納吉  
皆如之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纁  
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儷謂牲  
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  
野有死麕序惡無禮也箋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雁幣不  
至

正義云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  
由媒妁也思其腦肉為禮故知雁幣不至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

正義云解以死麕之意昏禮五禮用雁唯納徵用幣  
無麕鹿之內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滅殺其禮不



如豐年故思以  
腐肉當雁幣也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

大明文定厥祥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

正義云祥者微祥之美即卜吉之謂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謂納幣也

右納徵

鵲巢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箋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南山崔崔葛屨五兩

三詩禮徵卷三

七

按惠氏棟云說苑云親迎其禮云何諸侯以屨三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然則葛屨五兩親迎之禮也三兩當作五兩大夫以下二兩則諸侯五兩明矣

大明親迎于涓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箋迎大妣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重昏禮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正義云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妣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

按通典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元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涓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其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為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妣身為公子迎在殷代未

毛詩禮徵卷三

六

可據此以為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非說天子之禮榮按白虎通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涓此則文王昏時王季已不在矣

右親迎

按士昏禮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是士禮親迎前尚有醮子一節醮子在于寢若諸侯無命之者則

親迎當告廟而後行傳曰凡君行必告于廟親迎  
出竟未有不告于廟者也又春秋內夫人皆書至  
杜法云告于廟也至既告廟則迎時亦必告廟可  
知矣隱八年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  
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  
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注云禮逆婦必先告祖  
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  
祖是世子親迎亦有告祖廟之禮先配後祖說者  
各歧附注于後以備參攷

曾子問疏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  
高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  
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為夫婦也又隱八  
年鄭公子忽先配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祭如鄭義

三詩禮徵卷三

十九

是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舅姑在  
否皆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昏故議鄭公子忽先為  
配匹乃見祖廟故服注季文子如宋致  
女謂成昏是三月廟見成昏與鄭義異也  
左傳疏賈逵以配為成昏與鄭義異也  
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夕禮相連是禮不待  
三月也再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  
乃配是賈之謬也鄭家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  
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  
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  
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為成昏也此說皆非故杜  
後祖道在陳議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非故杜  
據公羊傳告廟之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非故杜  
先配後祖此時忽父見在告廟與否當是莊公之事  
而議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而自父命筮告于莊公  
之廟忽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命筮告于莊公  
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與否當是莊公之事  
而議之公羊傳告廟之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非故杜  
吳沈欽韓文起云杜預之說乃非也非者昏禮  
自下達女氏皆于廟則父之禮子有于廟乎其禮  
乃有不告廟者乎貴為國君世子且為有禮之莊公  
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在鄭必灼然于耳目

者乃吝嗟于誣祖耳胡為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  
之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駁絕而待  
鍼子之定論也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  
假謂忽也世子以聘禮推之使者之出朝服釋幣  
視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  
傳宗廟之重于適而惜階步之勞于禮已即安伏  
馬是為誣其祖也鍼子曰是不為夫婦則孔子未  
成婦之義也

著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箋  
謂從君子而出至于著君子揖之時也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箋謂  
揖我於庭時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正義云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  
卒章言人君親迎但是受女子于堂出而至庭至著各

三詩禮徵卷三

三

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  
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東山親結其綱九十其儀傳縞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  
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按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

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

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

母之言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夫人

孝公親迎于華氏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

中結其衿禱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

東階之上諸母誡之兩階之間姑姊妹誡之門內

右受女

有女同車傳親迎同車也

正義云士昏禮云婿執婦出門乃云婿御車授綬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

有女同行箋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

韓奕韓侯顧之傳顧之曲顧道義也

正義云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于是之時則有曲顧也

按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于其父母

三顧而出親授之綬自御輪三曲顧姬又白虎通

云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

右授綬

鵲巢百兩將之

正義云夫人之嫁自乘車鄭氏膏旨引士昏禮曰主人毋并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夜則士妻

毛詩禮徵卷三

三

始嫁乘大夫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

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車故鄭氏膏旨又云禮雖

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

右送者

碩人庶士有暵傳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正義云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聘送

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聘也

草蟲嘒嘒草蟲趨趨早螽未見君子夏心忡忡傳婦人

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靈

父母故心衝衝然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不息火思相離也箋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

碩人碩人其頤衣錦裝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

嫁則錦衣加裝禮箋國君夫人衣翟而嫁今衣錦者在

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

羊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傳衣錦裝衣嫁者之服箋裝禪

也蓋以禪毅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毅為其文

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纁衽

右女在塗

碩人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茀以

朝箋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

之朝皆用嬪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毛詩禮徵卷三

三

葛屨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傳提提安諦也宛

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

以為飾箋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正義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

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敵當主故就客位

右成禮

草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箋既見謂已同牢

而食既覯謂已昏也

何彼穠矣曷不肅雖王姬之車箋言其嫁時始乘車則

已敬和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

之子

公羊傳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云不自  
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  
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  
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  
必持風旨為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中陽  
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如諸  
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

右王姬下嫁

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箋淑女謂三夫人以下

左右流之箋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

正義云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  
然也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于檀弓差之帝  
譽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吉而娶不立正如夏增以  
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至  
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

毛詩禮徵卷三

按保乾圖云天子取十二女何休注公羊用之王

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白虎通義從之二說不同

保乾圖說是也十二女者不數正如謂三夫人九

嬪也否則舉夏禮與

鵲巢維鳩盈之箋言眾媵姓娣之多

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

同箋眾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

進御于君也凡妾御于君不當夕禮謂禮命貴賤

正義云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喪服注云  
妾之貴者夫人姓娣也其貴者視御賤者視大夫左  
氏皆言以夫人之姓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注公  
羊云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  
立嫡姓娣嫡姓娣無子立左媵姓娣右媵姓娣無子  
立左媵姓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以

二媵為貴  
與禮不合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箋

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持一御之次序

正義云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如兩兩而御則三  
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所施  
媵者為二人共侍  
于君有須在帳者

江有汜序美媵也

正義云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  
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若無姪娣猶先媵  
是士有姪娣  
但不必備耳

靜女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戴氏震云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  
以姪娣從見而親迎惟媵夫人耳媵則至于城下以  
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未至也愛而猶隱然自  
牧歸美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郭外謂之牧美亦以

毛詩禮徵卷三

為黎白之喻說言  
以欣慕其人耳

鶉之賁賁我以為兄

陳氏長發云坤雅以兄為  
女兄為娣刺宣姜之詞

我以為君

陳氏長發云坤雅以君為女君為妾刺宣姜之詞喪  
服傳曰妾為女君鄭注云女君適妻也又歸妹六五  
云其君之袂不如其娣  
之袂良君亦謂媵也

碩人庶姜孽孽庶美謂姪娣

敝笱其從如雲箋其從姪娣之屬

綱繆見此案者傳三女為祭大夫一妻二妾

曲禮云大夫不名姪娣喪大記云大  
夫庶姪娣是大夫有姪娣故三女也  
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

諸娣衆妾也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

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冉娶注云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之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右備媵

按無媵謂之特小雅云求爾新特庶人不宜有媵

故論語曰匹夫匹婦

行露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箋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毛詩禮徵卷三

五

著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綱繆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右婚禮之失

氓序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箋時婦

人喪其妃耦寡而憂

按媒氏職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云司

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有狐之刺時亦

媒氏之職廢耳

丰序刺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女不

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東門之暉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正義云上篇以禮親迎女尙違而不至此復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奔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

行不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門之楊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

毛詩禮徵卷三

六

坊記云昏禮婿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歸猶有不至者

右淫婚

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

否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正義云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祀伯姬來左傳此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沒則使卿寧于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詩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後者何以亦期也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大夫之後者何以亦期也歸寧喪服傳曰為昆

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于父後者諸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寧謂自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泉水序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歸寧

歸寧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右歸寧

燕燕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于大歸莊姜違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右大歸

河廣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是詩以自止

正義云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氏祖謙云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日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

毛詩禮徵卷三

三

則不可在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違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母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竹竿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按此衛女為夫所出久在衛而思念其夫家也序云適異國而不見答此序其見出之由蓋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憂者之興也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思夫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言夫婦離也女子有行二句言女生有家不當久在母家也淇水在右兩句疊致其情巧笑之差兩句追舊好也未章言婦人已見棄無可歸之道以致其憂所謂思而能以

禮者也

右出婦

谷風序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箋送我於門內無恩之甚

按白虎通曰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箋云送于門內為無恩似禮當送之于郊何則戴嬀大歸莊姜猶送之于野則男子之送于郊可知蓋有過不得不出者禮也出而不能忍然以遠送者情也特婦人遇薄倖而復

毛詩禮徵卷三

三

以禮責之則忠厚之至耳

中谷有雜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奔爾

黃鳥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箋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右棄婦

婦教附

關雎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淑善也

正義云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窕

葛覃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是刈是穫為絺為紵為裕服之無斃傳古者王后織元統公

侯夫人絃綖鄉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

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

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紵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

是其性貞專

毛詩禮徵卷三

无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

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

正義云女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纁并宵衣在其

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

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

母者謂子之幼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故內則

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

之宮教成之耳此女子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

內則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

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

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

必有傳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日傳至矣姆未至

卷耳序后妃之志也

穆木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蠡斯序言若蠡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桃之天天有蕢其實傳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漢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鵲巢序夫人之德也

采芣序夫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其祭祀矣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治

絲繭織紉組紉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遵

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

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

事以為法度

行露序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江有汜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

野有死麇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箋如玉者取其堅而

潔白

何彼穠矣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

思以勗寡人傳仲戴嬌字也任大塞涇淵深也惠順也

最勉也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溫謂顏色和也

谷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無媚勉求之

靜女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

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

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玉詩禮徵卷三

三

柏舟序其美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也象之拂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絳絺是緹科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展誠也美女為媛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傳螭首頸廣而方倩好口輔盼白黑分

伯兮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女日雞鳴女日雞鳴士日昧日箋言不留色也

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雞鳴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七月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

入月載績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斯于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務載弄之瓦傳襦襦也瓦紡專也箋臥于地卑之也裸夜衣也明當主于內事紡專習其所有事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傳儀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八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楚茨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傳莫莫言清靜而



敬至也

都人士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性情密致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為姑尹氏姑氏

周室昏姻舊姓也言有禮法

彼君子女卷髮如蠶

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傳倪磬也箋尊之如天之女

弟

思齊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

徽音則百斯男傳齊莊媚愛也箋徽美也

閔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鄉飲酒

總敘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賓席

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

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元酒在西設洗于阼

階東南主人與賓揖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

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獻

賓賓進受爵薦脯醢脯五脰賓升席自西方設折俎牲體

節在俎賓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卒爵賓實爵主

人之席前酢主人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

如賓禮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奠爵遂拜賓西階上答

拜主人實解酬賓阼階上坐祭遂飲主人實解賓之席

前坐奠解于薦西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以介

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介受爵復位主

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

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介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

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

楹下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

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揖讓升即席設席于堂廉東

上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咳白

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正歌備司正受命于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

告于賓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奠解退共音少立坐

取解不祭遂飲坐奠解退立于解南賓取俎西之解阼

階上酬主人主人受解西階上酬介主人揖復席司正

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

面受酬者拜興飲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解于賓介司

正九自西階受命于主人曰請坐于賓遂徹俎乃羞無

算爵賓出秦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說曰按周禮司

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鄭元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賢能鄉飲酒也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以養政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有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酒用鄉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並鄉射黨正飲酒之法也

七月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

正義云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專事重故以饗言之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黨正職曰

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于黨正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此實黨正飲酒正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按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

右黨正飲酒

良耜以開百室箋百室一族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洧閭而耕人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陳之歡

正義云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災眚之神也祭與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眚故

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飲酒故後世鄉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禮居明堂之禮乃命國醴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爲酺飲酒禮自有醴謂不云醴是族師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于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以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親也

右族師飲酒

附養老

行葦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弓既堅四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

毛詩禮徵卷三

美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箋云所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箋云台之言鮓也大老則背有駘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日引在旁日翼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附庶人飲酒

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樂以合

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酒而日嘗者以其爲之主于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

有兔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毛詩禮徵卷三

三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傳醕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正義云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毛詩禮徵卷第三終

受業姪家起校字

毛詩禮徵卷第四

涇包世榮述

封建

總叙通典昔黃帝旁行天下分達萬國至于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修五玉是也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於諸侯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

毛詩禮徵卷四

一

職謂列國之士于男爲大夫王再命受服謂受元冕之下士亦一命受職職事也再命受服謂受元冕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元冕以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于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爲王臣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始得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五命賜則則者地名未成具非禮也王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則者地名未成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也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也五命中大夫出爲子男六命賜官家邑如諸侯也六命上大夫即卿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八命作牧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入爲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王制云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

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

公羊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魯以衮龍之服傳曰

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加之九錫一曰

衣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日樂則六曰虎

賁之士七日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生民卽有郇家室傳堯見天因郇而生后稷故國后稷

子郇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堯改封于郇

正義云鄭以姜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稷成功在堯部必堯封周本紀云禹封弃于郇號曰后稷其言不可信也

長發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傳元王契也

箋元王廣大其政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

毛詩禮徵卷四

二

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正義云中侯掘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掘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卽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封契已應百里而舜又益之者以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賜魯衛之屬

右唐虞時

那我有嘉客

按此卽殷封二代後之明證也尙書稱丹朱爲虞

賓周頌謂微子爲有客此云嘉客一也史本紀云

湯封夏之後左傳史趙對晉侯曰自幕至于瞽瞍

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寅德于遂遂世守之注云

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遂封

元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州傳  
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  
三十七國名山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附庸八  
州州二百一十國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  
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入各立一州此殷法  
也王制又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  
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  
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注云畿內大  
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  
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爲之田六亦爲有  
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二十七亦爲有  
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  
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  
侯之附庸不與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  
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已然矣要服  
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按天子所居千里之地殷周同名曰畿夏謂之縣  
王制言殷法而亦曰天子之縣者因夏舊名名之  
也千里之邑號殷曰商邑周曰京師白虎通曰京  
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名之明什倍諸  
侯法日月之經千里

右夏商時

文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箋其子  
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

明之德亦得世世在位重其祿也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樂記云投殷之後于朱泚云時武王封紂子武  
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大而封之

韓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傳韓  
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

按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  
蕃屏周下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似韓爲周公時  
攝政所封據疏自武王克商以後至成康之世皆  
未可知耳

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  
之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

毛詩禮徵卷四

四

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  
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德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  
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  
封之

賚序大封于廟也賚子也言所以錫子善人也箋大封  
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正義云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  
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古文尙書武成篇說  
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  
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  
于廟樂記未至廟而巳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于先  
代之意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皇甫謐曰武王伐紂  
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帥之士皆封諸侯  
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八人

闕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衆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

正義云洛誥說周公踐阼七年十月有二月歸政其經云歲文王其後注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位視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魯侯封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是于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並五五諸侯為教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于周法不宥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箋許訂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

毛詩禮徵卷四

五

與周公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有孟嘗君食邑于

薛

正義云諸侯有大德受采地于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則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祿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易為朝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疏引異義公羊說謂侯朝天子于天子之郊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皆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則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遂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專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說鄭無所駁當從許說

右武周成王時

十月之交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箋禮畿內諸侯二卿

右厲王時

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正義云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褒賞者賜賚之名此申伯舊國已紀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

齊魯申伯王續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漢書杜欽傳引韓詩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于齊

韓奕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黎實畝實籍箋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

三詩禮徵卷四

六

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

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傳九命錫圭瓚秬鬯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宣王欲尊賜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按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守王官厲王時周召二相行政是也召穆公其後歟因有大功德遂于采地益之土田耳

右宣王時

終南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惟物之野

右幽平時

無衣序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正義云按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又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信王信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

毛詩禮徵卷四

七

右僖王時

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韜有夷以作六師箋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賜容刀有鞞顯其能制斷

按王制云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又無衣傳曰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白虎通曰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

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見之經不以為魯耻明不與童子為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韜韜有楚謂世子始行也

裳裳者華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

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疏云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又云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也

毛詩禮徵卷四

八

右世爵祿

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于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正義云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于沃之事也

右私封

甘棠序美召伯也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

鹿邱序責衛伯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收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下泉 郇伯勞之箋 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

早麓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正義云孔叢子云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和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右作伯

附遷國

皇矣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毛詩禮徵卷四

九

正義云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

文王有聲作邑于豐箋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

築城伊滅作豐伊匹箋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

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

正義云春官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以十里為小下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為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

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

維豐之垣箋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考卜

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考猶稽也宅居

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

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

篤公劉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

于幽而有居民之道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

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

陽幽居允荒

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

毛詩禮徵卷四

十

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

菑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嘒

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

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按諸侯遷都天子必使司空正其疆界定其都邑

如召伯邑謝仲山甫城東方是也如公劉遷幽太

王遷岐皆狄人迫逐之所致王命不行久矣然必

先白王者而後行故白虎通云周家五遷其意一

也皆欲成其道也時蓋先白王者不以諸侯移必



先請然後行則人臣之道也

朝宗觀遇會同

總叙通典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此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

毛詩禮徵卷四

十一

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贊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迎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珪九寸纁藉九寸袞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旒繁纓九就侯執信珪伯執躬珪七寸纁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旒繁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纁藉五寸毳冕五章建常五旒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于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于舍朝服各執瑞玉至于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未償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

毛詩禮徵卷四

十二

入于將受之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珪再拜稽首儻者謁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儻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辰于廟展前南鄉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天子服袞冕負黼辰而立諸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其秋冬觀遇之時將朝之早諸侯裨冕釋幣于禰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韜瑞玉有纁至大門外上儻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袞冕負斧辰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儻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玉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宰如朝宗之法觀遇之時天子不下堂其朝宗觀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儻者謁諸天子天子解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靈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袒還襲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儻者延之曰升成拜降出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瓚酌鬱鬯裸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自西階東面太史

居右侯氏升西而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  
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  
氏送再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殿同以施天下之政其  
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為  
壇于國外更行朝禮春為壇於國東夏秋冬各於其方  
將時會殿同之朝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  
春拜日於東門之外夏禮日于南門之外秋禮月與山  
川邱陵於西門之外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加方  
明于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  
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以祭  
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朝位授玉管介  
之儀已具巡狩篇

毛詩禮徵卷四

三

河水汚彼流水朝宗于海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  
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

見日宗

賦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

諸侯之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

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

袞及黼傳君子謂諸侯也元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及與也元

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

袞冕而下侯伯白鷩冕而下子男白毳冕而下王之賜  
雜用有文章者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泝泝鸞聲鳴載駉駉駉君

子所屈箋云屈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

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於王

則駉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

尊而王今不尊也

苑柳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韓奕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夫之四牡奕奕

然以時覲于宣王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

毛詩禮徵卷四

十四

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

正義云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

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

遺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

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

觀秋在北方者過冬是二注並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

說鄭于大宗伯大行人二注並無言分來則是從賈之

方為西偏蓋于時分之二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

享禮行享而云介圭

清廟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正義云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

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

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

常故答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

之位得夷夏並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頌度量故特使俱至異于常朝也

臣工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箋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也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畚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

毛詩禮徵卷四

圭

兵也

載見載見辟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

有客有羹有且敦琢其旅箋云其來威儀羹羹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烈祖約軹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箋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鶴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

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

正義云按春官車之職金鞅同姓以封則王子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鞅且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鞅舉其尊者言之耳

元鳥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箋云假至也祁祁眾多也員古文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觀貢獻其至祁祁然眾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獻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

毛詩禮徵卷四

六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稼穡匪解箋云多眾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觀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

右朝觀宗遇

車攻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傳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舄為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釋陳也

正義云大宗伯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

者交會同者則聚理既足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巧言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

違時見日會股見日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正義云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

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傳國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

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箋湯既為天所命則受

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

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縵旒著焉

右會同

毛詩禮徵卷四

七

附視朝

碩人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于路寢

夫人聽內事于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

作

正義云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彼言告制之正法有可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朝已

昌盛則君聽朝箋君日出而視朝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傳會于朝也卿大夫朝會于

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于夫人

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羔裘羔裘消搖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

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

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云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

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

王有雜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毛詩禮徵卷四

六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箋云

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聘問

總敘通典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爲使大夫爲

上介士爲衆介將行朝服釋幣于禰告爲君使然後釋

幣于行介及衆介皆從遂受命于朝受聘珪享束帛加

璧遂行至天子畿更張廬先謁關人報王使請事遂導

以入王使大夫授館遣人致殮將行聘之前皆遣人授

舍于文王廟門外行聘之朝釋幣于禰服冕服乘車建

旒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受訖王更服服裘

冕人廟當展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後入行享于廟亦升堂進玉王前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行私覲之見王出至大門內使問其君及勞聘賓還館主人致饗饋明日發幣于公卿然後受享受燕而還王亦使送出境若諸侯相聘之制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勵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勵以輕財重禮則人皆讓矣

下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

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四牡四牡駢駢周道倭倭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

皇皇者華序君遣使臣也

按小大雅譜正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

鄰國也

縣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箋云

小聘曰問柞櫟也械白楨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川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志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土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王義云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淵克是周之敵魯文王使臣過其旁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之言

饗食燕禮

總叙通典周制諸侯入朝王使小行人迎勞于畿及郊大行人勞視館將幣為承而償掌客致禮上公五積殮五牢牽五牢朝訖則致饗饋九牢侯伯四積殮五牢牽四牢饗饋七牢子男三積殮三牢牽三牢饗饋五牢殷膳皆太牢以及歸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一食一饗一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饋以其爵等為半禮之陳數唯上介

毛詩禮徵卷四

有禽獻

按天子饗食燕禮皆亡儀禮燕禮言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禮公食大夫禮言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通典未詳其節次今約舉之于左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司宮筵賓于戶西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于席小臣納卿大夫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射人命賓賓出小臣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主人降洗升酌膳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

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以虛爵降洗升酌膳  
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而獻于  
公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主人更爵洗升酌膳以降酢  
于阼階下卒爵奠爵于篚升膳觚于賓酌散遂飲降洗  
酌膳酬賓賓奠于薦東小臣請膳爵者下大夫二人膳  
爵升酌散遂飲膳爵者洗象觚升實之坐奠于薦南公  
坐取所膳觚與以酬賓賓降小臣辭升成拜公立卒解  
賓下拜辭升再拜稽首賓進受虛爵酌膳以旅酬于西  
階上大夫辯受酬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升就  
席小臣又請膳爵者二大夫膳爵如初洗象觚實之奠  
于薦南公又行一爵若公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

毛詩禮徵卷四

三

上主人辯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皆升就席小臣納工  
升歌卒歌主人獻工公又舉奠觚唯公所賜以旅于西  
階上笙入間歌射人爲司正安賓主人洗升獻士于西  
階上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主人就旅食之尊  
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  
之禮賓膳觚于公公取所膳觚唯公所賜降更爵洗升  
酌膳乃就席坐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  
辨卒受者與以酬士士旅于西階上辯無算爵賓醉取  
其薦脯以降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公食大夫禮使大  
夫戒各以其爵賓出拜辱遂從之設洗如饗必如饗者  
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  
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

飲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公迎賓于大門內  
賓入門左公揖入及廟門公揖入公升二等賓升公當  
楣北鄉至再拜賓降公辭命之成拜階上再拜稽首士  
舉鼎陳于碑南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載者西面魚腊  
飪大夫既七逆退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宰夫自  
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士設俎于豆南西上宰夫  
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太羹湆不和實于鉶宰右執鉶左  
執盞授公以盞降公設之于醬西宰夫設鉶四于豆西  
東上飲酒實于解加于豐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于  
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公再拜揖食賓降拜辭升再拜  
稽首賓升席祭韭菹黍稷肺又祭鉶祭酒宰夫授公飯

毛詩禮徵卷四

三

梁公設于涪西宰夫膳稻于梁西士羞庶羞皆有大羞  
也庶衆也進衆珍味進可者也升設于稻南簋西贊者  
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祭梁稻辯取庶羞之大授  
賓祭之賓左擁簋梁右執涪以降公辭賓反奠于其所  
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廂賓三飯以涪醬宰夫執  
解漿飲與其豐以進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漿公受  
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升  
再拜稽首受幣執庭實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賓入門左北面再拜稽首公辭升再拜稽首公揖退于  
廂賓卒食會飯三飲取梁與醬以降東面再拜稽首公  
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

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

我姑酌彼兪觥維以不永傷箋兪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正義云知饗有觥者七月云那酒斯饗稱彼兪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兪觥其觥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飲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饗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酬無算爵則饗未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

毛詩禮徵卷四

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兪爵是燕有兪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

七月那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兪觥萬壽無疆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開于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幽顯

正義云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法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燕其禮亡烝謂折牲體升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爾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于燕禮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那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那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按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于燕禮故用羊也

伐柯我觀之子邇豆有踐箋云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日饗一朝猶早朝

正義云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于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子孟懿終乃燕是贊不終日也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

鐘鼓既設一朝疇之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也

毛詩禮徵卷四

詩

吉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饗禮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為俎實也

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羞三牲牛羊豕豕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銅羹故使采之

齊泲檻泉言采其芹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

公劉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俎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箋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

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  
升坐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  
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飽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  
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正義云饗禮當烹太牢以飲賓此  
唯用豕者公劉新至幽地殺禮也

右饗禮

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

正義云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  
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梁西注云膳猶進也  
進稻粱者以簋此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  
四簋稱君禮食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  
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  
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  
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  
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于禮食也

毛詩禮徵卷四

角弓如食宜餽如酌孔取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

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  
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  
燕之禮

正義云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  
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殺之以食而弗  
殊是王有族食  
族燕之禮也

右食禮

女日雉鳴將翔將翔弋鳧與雁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  
則往弋射鳧雁以待賓客爲燕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  
鳧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也

正義云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右肴左醢居人之左  
羹居人之右胎炙處外醢醬處內蔥醢處末酒漿處  
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飲  
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雁之文  
此得用鳧雁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  
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  
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與國賓客燕時雖  
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

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

鹿鳴序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箋飲之而有幣酬

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正義云此飲謂饗也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禮有  
樂是饗有飲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

毛詩禮徵卷四

幣則無文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酌酒之幣所用  
末間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謂聘享止用束帛  
乘馬侑幣是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酬于大夫  
則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  
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云琫瑀璜蓋天  
子酬諸侯也謂饗時酬賓以琫瑀璜將幣耳小行人合  
六幣琫瑀以禮瑀以酬則天子酬諸侯以琫瑀而琫瑀  
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則食禮天子  
伯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燕禮亦當有幣  
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又云言  
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  
樂饗禮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飲  
和樂且賦此詩主于折樂故叙  
以燕目之而後兼言饗食也

常棣序燕兄弟也

儻爾邊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儻陳飲私

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飲九族會日和孺屬也王與親戚

燕則尚毛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



飲禮焉聽朝為公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

也屬者以昭穆為次序

正義云周語有王公立飲又曰立成禮而巳  
飲大于燕此詩飲燕雜陳此章之中兼燕禮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

屬亦從后于房中

正義云同姓大夫之婦名為  
宗婦同姓之女名為內宗

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

我弗顧於粲灑掃陳饋八簋傳許許杕貌以筐曰醴以

藪曰湑奠美貌杕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

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

友其宗族之仁者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入簋箋有酒

毛詩禮徵卷四

毛

有杕今以召族人飲酒粲然已灑灑矣陳其黍稷矣謂

為食禮

正義云此有酒有杕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  
聘禮注云饗謂烹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杕而已  
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  
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杕者天子  
之禮異于諸侯也掌客職五等諸侯皆十二又公  
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云八簋者據待族人  
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殮饗儀之大禮少牢者四  
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  
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太牢者六簋上肥  
杕禮謂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  
禮主于飲酒無飲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燕  
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  
矣但文不見饗耳

南有嘉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

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蓼蕭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

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于天子也我心寫者舒

其情意無留恨也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

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既見君子倬革冲冲和鸞離離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

子之車節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

云然攸所也

正義云王唯親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  
之故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  
夏受氣于朝受享于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于  
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親禮不出迎諸侯則冬  
遇亦不迎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湛露序天子燕諸侯也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

親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

夜飲燕私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

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與者露之在物湛湛然

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

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蓼蕭敬承命有似露

見日而晞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

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醉而出猶諸侯之

義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燕

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厥厥夜飲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于是止此之謂不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于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于諸侯也飲酒不至于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駭

毛詩禮徵卷四

三

節也

正義云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駭夏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据燕禮以况之三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駭夏

六月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箋云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頰弁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祓既嘉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

日視朝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祓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

賓之初筵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行華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箋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几

正義云燕禮曰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適俎西面北上適大夫皆少進注云適近也揖而移之近之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尊傳設席重

席也緝御踧踏之容也尊爵也夏曰醴殷曰斝周曰爵

毛詩禮徵卷四

三

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日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有駮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也停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右燕禮

附殄禮

大東有餘簋殄有秣棘七箋云殄者客始至之大禮也凡殄饗餼以其爵等為之半禮之數陳

軍旅

總叙通典周制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若大師則擊其戒令蒞太卜帥執事蒞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司兵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願之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願之授二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之戈盾車行兵車不式武車綬旌德美在內故結旌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戎僕掌馭戎車掌倅車之政倅副也正其服犯

毛詩禮徵卷四

三

三

軌如玉輅之儀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太僕則自左馭而前驅及贊王鼓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舂以令糧舂所以盛糧之凡器故以舂表稟軍事懸壺以序聚櫟及戰司馬巡陣視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旅衆

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文王有聲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武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

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年

毛詩禮徵卷四

三

闕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屆極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

右革命

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罰極于商郊牧野  
免爰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正義云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緡焉王卒大敗

東山序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

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

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

六月序宣王北伐也

正義云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遺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遺吉甫王不自行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駉駉載是常服傳棲棲簡閱貌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師行三十里

毛詩禮徵卷四

詩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箋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

采芑序宣王南征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

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眾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

旅眾也春秋傳曰日出治兵入日振旅其禮一也

祈父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祈父

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失職姜戎為敗箋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

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

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

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于爪牙之士

正義云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瞻彼洛矣韎韜有奭以作六師傳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

毛詩禮徵卷四

詩

采芣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正義云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路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漸漸之石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帥也皇正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

于王

若之華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湯蠻方箋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文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桑柔四牡駉駉旃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川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江漢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毛詩禮徵卷四

壹

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傳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為太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公兼官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注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命程伯休父于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

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闢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

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殷武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傳捷疾

毛詩禮徵卷四

壹

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架深夏聚也箋云有鐘鼓日伐架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右王師征伐

旄邱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匪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

褰裳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

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濠水往告難也

核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箋周土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

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正義云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戎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馬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

皇矣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阮

毛詩禮徵卷四

三

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正義云毛以徂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為密須所侵鄭以上言四國于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

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于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据後得而行之而言

正義云毛以為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伐之意鄭以為文王往侵阮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彼讖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

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箋云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

毛詩禮徵卷四

三

王受命七年五伐也

正義云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右方伯征伐

伯兮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傳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

伯也執戈為王前驅

無衣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樂焉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右諸侯從王征伐

擊鼓序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序其鐘踴躍用兵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雄雉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毛詩禮徵卷四

美

清人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正義云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及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鵠羽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萬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箋云

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箋云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傳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

毛詩禮徵卷四

卑

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眾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

右諸侯相征伐

陟岵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云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上慎旃哉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采芣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箋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伐有罪既往而無之是于義事不信也

右徵師

揚之水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箋平王母家中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備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也

毛詩禮徵卷四

罕

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莫晚也日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正義云首章二月下句遣二章三月上句遣三章三月中句遣又云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務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逼不暇待秋故也又云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附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捷勝也箋往則庶乎一月之中

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出車序勞還率也箋云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日賜君子

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箋云止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于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箋云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箋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者當獻之也

林杜序勞還役也箋役戍役也

右屯戍

桓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毛詩禮徵卷四

罕

右講武

公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日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正義云毛意以為其在道也分老弱婦女為三等之陳而兼營之鄭以為至幽治軍之法

右治軍

附軍器

伯兮伯也執殳傳殳長丈二而無及箋云兵車六等軫

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

正義云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及不言及是無及也



工記注云戈受戟不皆插車輪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

清人二子重英河上乎翺翺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

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正義云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日尋倍尋日常酋夷長短名也酋短夷長也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傳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

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小戎龍盾之合傳龍盾畫龍其盾也

倭駟孔羣凸矛盜錙蒙伐有苑傳凸三隅矛也錙錙也

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麗也討雜也畫雜

羽之文于伐故曰麗伐

無衣修我戈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毛詩禮徵卷四

聖

正義云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庸人文牙長二丈謂酋矛也

修我矛戟箋云戟車戟常也

正義云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卓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傳鉤鉤梯也所以

鉤引上城者臨衝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正義云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接即引也故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

公劉于戈戚揚傳戚斧也揚鉞也箋云于盾也戈句于

戚也

正義云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

戚也

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于斧也

闕宮朱英綠滕二子重弓傳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

重于鬯中也箋云二子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

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

長發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毛詩禮徵卷四

聖

毛詩禮徵卷第四終

田獵

總叙通典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

仲春教振旅凡師出日治兵入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

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

提持鼓立馬髦上旅帥執鞞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

司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

司表貉誓民鼓貉師祭也于所立表之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遂圍禁火弊獻

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草止之也軍如振旅之陣羣吏

撰車從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師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

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

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

以享餉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旂

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

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

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仲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為

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

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

質明弊旗弊也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陣皆坐羣

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日不用命者斬之中

軍以整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

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鐃鐸掩振上羣

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

鐃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

乃止鼓戒三閱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

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軍門羣

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

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

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驅驅出禽獸使趨

得令有司表貉于陣前中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羣

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天子殺則下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

姓田獵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

賦車徒皆諫徒乃弊命致禽儲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魚麗魚麗于罟傳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

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獮祭魚然後漁鷹隼

擊然後罝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

麇不卯士不隱塞庶人不總罝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

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正義云士不隱罝者為梁止可為防于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

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麗麗駕言徂東傳攻堅

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

尚疾也麗麗充實也東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楸問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殺諸侯發抗小殺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正義云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為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楸質以為門中之闌關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于軸入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旁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一也以天子六

三詩禮徵卷五

三

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旆設旆搏獸于敖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傳言御者之良也言習于射御法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炮不盈傳言不謹謹也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日乾豆二

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故自左臛而射之達于右臛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臛達于右臛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吉日序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馬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云醜眾也田而升阜從禽獸之羣眾也

獸之所同應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鹿牝曰鹿慶慶眾多也漆沮之水應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箋云同猶聚也屬牝曰慶慶復慶言多也

三詩禮徵卷五

四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日羣二日友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祁當作慶慶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發彼小豨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右天子田獵

騶虞被苗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傳苗出也葭蘆

也豕牝曰貳虞人翼五豕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  
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記蘆始出  
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豕者戰禽獸之命  
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壹發五豕傳一歲曰豕箋云豕生三日豕

叔于田叔于田傳田取禽也

叔于狩傳冬獵曰狩

大叔于田太叔于田傳叔之從公田也

叔在藪火烈具舉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  
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

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傳袒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

毛詩禮徵卷五

五

抑縱送忌傳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還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盧令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  
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  
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盧重環傳重環子母環也

盧重鋗傳一環貫二也

駟鐵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  
奉時辰杜辰杜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傳時是辰時  
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拔矢末也箋云奉  
是時杜者謂虞人也時杜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左之  
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輶車鸞鑣載獫狝駟傳輶輕也獫狝駟田犬也長喙曰  
獫短喙曰狝駟箋云輶車驅逆之車也置鸞于鑣異于  
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  
遊于北園時所為也

還子之還兮遭我乎猫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我儂兮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  
也竝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  
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右諸侯田獵

毛詩禮徵卷五

六

子之茂兮遭我乎猫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猫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右大夫士田獵

野有死麕野有死麕傳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  
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  
續武功言私其獾獻豸于公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

野有死麕野有死麕傳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  
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  
續武功言私其獾獻豸于公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

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繼繼功事也豕一歲曰縱  
二歲曰豨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  
爲裘也狐狸以其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  
君臣及民因息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者亦幽地晚寒  
也豕生三日縱

正義云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搏獸者爲來年用之

右庶人田獵

射禮

總叙通典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于周氏  
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舊規周初諸侯尙千八百國所以  
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本在職

毛詩禮徵卷五

七

敵質寓大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子之禮  
無聞諸侯二篇而已誠與今異此畧存古制焉周制天  
子之大射司裘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射人以射法  
理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  
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  
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  
正士以三耦射豨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若  
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冬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  
分其廣而鴿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  
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綱所以繫侯于植者也上下  
節也綱讀爲竹中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司弓矢掌六  
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箛及其頌之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豨侯  
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箛皆從  
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箛矢絜  
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箛矢用諸近射田獵矰  
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庾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  
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  
成規勾者謂之弊弓諸侯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前射  
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狸之何物  
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大侯九十糝七十豨五十巾車  
是以量侯道取中焉

毛詩禮徵卷五

八

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糝糝見鵠于豨豨不及地武  
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容謂之乏所以凡之用革  
爲獲者之禦矢鄉射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日和二日容三日主  
皮四日和容五日興舞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翹旌獲  
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境則虎中以龍  
旛大夫兜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翹旌以獲唯君子有  
射於國中其餘否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朴長如  
筭刊木八楅長如筭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  
章當 說曰射有三焉一日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  
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

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已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二日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于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射皆行之於朝或行于廟三日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已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合于樂故謂之禮射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箋云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

毛詩禮徵卷五

九

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鐘鼓既設箋云鐘鼓于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乎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之之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行葦舍矢既均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

正義云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

序賓以賢傳言賓客次序皆賢孔子射于巽相之圃觀者如堵膾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三詩禮徵卷五

十

正義云自孔子射于巽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孔子此射蓋為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士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

右大射

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箋云舉者舉鶴而棲之于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鶴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射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于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

正義云大射司射請于公鄉射司射請于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于賓賓

許諸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  
節數又射禮耦者有司辨此不足資自取之云資自  
取匹者雖配之由于有司其技藝敵與  
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耦也

的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

正義云毛意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  
爵以奏進下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

右燕射

猗嗟射則滅兮箋云滅善也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貫中也四矢乘矢箋  
云貫習也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  
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按上章不出正兮疏云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鴿賓  
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此云不出正則是賓射也

毛詩禮徵卷五

右賓射

大叔于田叔善射忌

女日雞鳴將翔將翔七鳧與雁傳間于政事則翔翔習

射

右田獵之射

附射器

芄蘭童子佩鞮傳鞮玦也能射御則帶鞮箋云鞮之言

查所以強昏手指

正義云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日決鉤  
玦也籍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拾一名送  
以韋為之者于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  
玦為球者故易之為杏士喪禮日鑿極三注云極猶  
放弦也以杏指放弦令不單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  
三死用纆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

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  
短不用此是強昏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次箋云手  
指相此大亦謂巨指既者缺左臂  
加拾右手指又者杏而相此大也

大叔于田抑釋擗忌抑鬯弓忌傳擗所以覆矢鬯弓發

正義云鬯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載水而踞字雖異  
音義同服虔云水鬯九蓋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鬯  
弓而納  
之鬯中

女日雞鳴七鳧與雁箋云七繳射也

正義云司弓矢射弗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于矢  
謂之繳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  
弋飛鳥刺  
雜之也

猗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傳二尺日正箋云正所以射  
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

毛詩禮徵卷五

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

正義云鄭于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鴿  
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鴿三分侯廣而正居  
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六尺侯身一丈四尺  
者正四尺六寸者正二尺半寸者正一尺半寸者  
正半寸者正以綵畫為之其外之廣難則不同其內  
皆方二尺毛于正鴿之事唯此言二尺日正耳既無  
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于射人注云畫五正之侯者  
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者損元黃二正者  
夫白蒼而畫以朱絲其外  
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

駟駝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

小戎虎韋鏤膺交鞮二弓竹閉緹滕傳虎虎皮也鞮弓

室也膺馬帶也交鞮交二弓於鞮中也閉緹緹繩滕約

也

正義云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鞮注云鞮弓樂也  
馳則縛之于弓襄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

經藤然則竹閉一名執也言閉者說文云

采薇象弭魚服傳象弭弓末也所以解紛也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弩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營紒宜滑也服矢服也

形弓形弓昭分傳形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

車攻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傳決鈎弦也拾遂也伏利也箋云伏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賓之初筵發彼有的傳的質也

正義云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緡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傳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纒四寸不足以為明

角弓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傳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繁巧用則翩然而反

正義云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云角之中極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端角之中與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白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行葦敦弓既堅四鍤既鈞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藝藝藝質也

正義云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鍤既鈞

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

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鍤則已備釋之

洋水角弓其蘇束矢其搜傳蘇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

意也箋云角弓蘇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

正義云大司寇云入束矢于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簡賦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尙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滿百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

馬政

總叙通典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邦國六閑馬四

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頽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

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

圍八圍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趣馬掌贊政

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以爲六等巫馬掌養疾馬

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材于校人牧師掌牧地

皆有屬禁而頽之孟春焚牧仲春通淫馬質掌質馬馬

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價凡受

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頽馬攻特秋祭馬社滅僕冬祭馬步馬祖天馴也執猶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馬社始拘也夏通淫之後乘馬者滅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獻馬講馭夫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



定之方中騾化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騾騾馬與牝馬也箋云凶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于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邠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出車于彼牧矣傳出車就馬于牧地

正義云馬已在牧而得車就之者雖人數在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北于牧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馬而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廐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尙強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焉

六月比物四驪傳物毛物也

正義云夏官校人云用大事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車事物馬而頌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

毛詩禮徵卷五

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尙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四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驪田獵齊足而取異毛耳驪驪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

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尙純也戎事齊力尙強也田獵齊足尙疾也

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

正義云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謂試善惡必在廐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并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祭事其非祭亦此外

鴛鴦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摧挫也秣粟也箋云挫今

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

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

馴馴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傳馴馴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之坰野則馴馴然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駟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箋云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日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

有騶有駑有騶有駑傳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駑赤黃曰騶蒼駑曰駑

毛詩禮徵卷五

六

有驪有駑有駑有騶傳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鬣曰駑赤身黑鬣曰駑黑身白鬣曰騶

有駑有駑有駑有魚傳陰白雜毛曰駑形白雜毛曰駑豪駑白曰驪二日白曰魚

附馬祭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正義云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祖冬祭馬祖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爲馬祖始乘馬者爲馬祖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

喪期

總叙通典易云古者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邊密人音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

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

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

周公居家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

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

子既葬則無此既葬除喪之證也其天子諸侯居喪之儀節東周政衰諸侯踰借或已削去周典重遭秦皇焚書舊制遂多蕩滅漢魏以降儒者乃推士禮制當時之儀耳

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

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毛詩禮徵卷五

七

正義云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

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

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鞵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

而已不言其鞵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縹絲

要經繩履角填鹿裘亦不言有鞵則喪服始終皆無

鞵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縮冠朝服之制細衣素裳禮

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

故從初禫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

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禫祭之人事之次也

鄉以首章思見既禫之後素縮之冠下二章思見禫

祭之服素裳與鞵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

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禫後卻思禫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瘠貌箋云喪禮既禫祭而縮冠素紕時人皆解

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

朝服縮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庶見素鞵兮箋云祥祭朝服素鞵者鞵從裳色

葬

總叙通典檀弓云合葬非古也自周以來季武子曰周

公益祔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

夫孔子合葬于防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

之故也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

而葬般人喁而葬此殉葬非禮也

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穀生嚙白也生在於室則

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

葛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

歸于其室箋云室猶塚壙也

黃鳥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箋云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

從死

正義云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

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旋環其

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

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

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

附除喪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于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

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

正義云古者天子崩百官聽于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朝王朝廟自謀為政則是也曲禮稱天子在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日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為喪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于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于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于祭故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毛詩禮徵卷第六

樂章

涇包世榮述

總叙通典伏羲樂曰扶來一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顛項作六莖帝學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聲依永律和聲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作大夏湯作大濩紂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呂五聲入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日月蝕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毛詩禮徵卷六

一

闕雎序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馬用之邦國焉

葛覃序后妃之本也

卷耳序后妃之志也

鵲巢序夫人之德也

采芣序夫人不失職也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右鄉樂合樂用之鄉飲酒禮自工歌笙入問歌之後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故序云用之鄉人也燕禮合鄉樂故序云用之邦國也又鄉射樂賓合樂亦然詩譜云

毛詩禮徵卷六

二

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云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鄭無明說其義或然

騶虞

右節射之樂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注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多也于嗟乎騶虞嗟仁人也與毛詩說異又射義云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據譜云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采蘋為循法度

采蘋爲不失職與序說大旨合

七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箋是謂幽風

正義云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爲幽風也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是謂幽雅

正義云雅者正也王者說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稷稻爲酒是幽雅也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箋是謂幽頌

正義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饑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是謂幽頌也

右吹幽掾籥章掌土鼓幽籥中春晝擊土鼓

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

田祖飲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飲幽

毛詩禮徵卷六

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云幽詩幽風七月也吹

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

類也幽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

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雅者以其言男

女之正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稷稻作酒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

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功注與箋小

殊

鹿鳴

四仕

皇皇者華

右三篇射鄉饗燕用之鄉飲酒禮云四人二瑟

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禮

記云升歌鹿鳴大射儀云工升自西階乃歌鹿

鳴三終又左傳晉侯享穆叔爲之歌鹿鳴是燕

饗同樂也又學記云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

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

和厚

南陔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序孝子之絜白也

毛詩禮徵卷六

華黍序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此三

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

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

及秦之世而亡之

由庚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序萬物之生各得其所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此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

之

右笙詩六篇

魚麗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南有嘉魚序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序樂得賢也

右三篇鄉飲酒燕禮用焉

湛露序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右二篇燕饗諸侯之樂歌左傳齊武子曰昔諸

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諸侯敵

王所懷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復注云又為歌彤弓以明

報功宴樂

毛詩禮徵卷六

五

文王

大明

縣

右三篇兩君相見之樂國語叔孫穆子云夫歌

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清廟

正義云祀文王之樂歌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樂曲

右一篇据明堂位云升歌清廟樂記云清廟之

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此用

之于祭也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此用

之于大饗也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

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

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等

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

澤也

時邁序肆于時夏筮樂歌大者稱夏

執競

思文陳常于時夏筮夏之屬有九

正義云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鶯夏

右三篇据鍾師注杜子春云國語曰金奏肆夏

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肆夏繁遏渠所謂

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

毛詩禮徵卷六

六

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

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

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

之德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

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元謂頌之族類也

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按時邁云肆于

時夏思文云陳常于時夏二詩在九夏之中必

矣呂叔玉以肆夏繁遏渠當之是也康成以其

無文以言故辨之亦存之以備一說如劉敞鄭

樵輩謂九夏有聲而無辭謬矣

振鷺

離

右二篇据仲尼燕居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注

振羽振鷺吳氏纂言云此大饗四禮之終也樂

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徹者歌雍在周頌

臣工之什又小師大祭祀徹歌雍大饗亦如之

仲尼燕居云客出以雍是也

維清序奏象武也箋象武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

焉

正義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于六樂蓋合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襄二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

毛詩禮徵卷六

七

右一篇據明堂位云下管象即此維清是也注

以為武似非又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示事也

大饗禮用之

武序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正義云象武王伐紂之事

右一篇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大武以

享先祖明堂位云魯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朱

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又郊特牲云諸侯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按春秋楚樂章之次合下賚桓二篇俱為大武與

毛詩異左宣二十二年傳楚子曰又作武其卒章

曰者定爾功其三章日鋪時釋思我祖維求定其

六日綏萬邦屢豐年夫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酌序告成大武也

右一篇据儀禮禮記作勺燕禮記云若舞則勺

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孔疏云勺用籥文

象之小者

按春秋季札觀樂三百篇中無非樂曲又史記云

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顧氏炎武謂變風變雅不入樂非也漢末杜夔傳

舊雅樂四章伐檀與焉但于所施多不可考正義

毛詩禮徵卷六

八

云變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

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即三頌正風雅所

常歌者亦不可稽也姑于禮文最著者存之

附禮樂器

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人君黃金罍箋臣出使功成而

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

正義云異義畢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飾目蓋刻為之所謂象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侯又司尊彝云皆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侯又司尊彝云皆有象諸臣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漢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節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

取于雲雷故也毛說諸臣之所許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器謂天子也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正義云傳言其體箋言其用言兕觥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按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當少三升曰解解過也飲當散散也飲不自節為人誘誦總名曰爵其實為觥觥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也所以苦功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者明非所以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解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觥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特性二爵二觥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問皆注云觥者失禮之罰也小胥亦云觥其不

毛詩禮徵卷六

九

敬者是觥以罰人之義也

簡兮公言錫爵傳見惠不過一散箋散受五升

正義云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散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爵總名也

宛丘坎其擊缶傳益謂之缶

正義云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他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或副也建星之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元酒以下則缶又是酒器也

七月朋酒斯饗傳兩樽曰朋

正義云朋者輩類之名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

稱彼兕觥傳觥所以誓眾也箋于饗而正商位故因時

而誓焉

正義云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滅陳人使之不違禮

饗我餅之罄矣維繫之耻傳餅小而暑大

正義云釋器云小餅謂之坎孫炎曰酒樽也郭璞曰餅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器大于餅也

桑扈兕觥其觶箋兕觥罰爵也

賓之初筵以祈爾爵箋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

正義云大射禮司射命設豐司射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射命三耦及眾射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坐奠于豐下三耦卒射飲眾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

毛詩禮徵卷六

十

棫樸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

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

正義云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瓚皆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也祭之用瓚唯裸為然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是也

早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

流也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朱中央矣

正義云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瓚成器謂之圭瓚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也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稂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



爵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  
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壺之中  
不謂流出之時而壺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以此  
故具言圭璋之狀知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  
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流金外流皆為龍口也  
西寸注云射步出者也鼻勺流也北流皆為龍口也  
爵謂勺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璋故說壺之狀以祀  
狀言之知者以彼上文云祿圭尺有二寸有壺以祀  
宗廟更不說壺形明于三圭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  
典瑞注引漢禮壺大五升口徑入寸下有壺口徑  
一尺則壺如勺為樂以承之也天子之壺其  
柄之圭長尺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行葦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傳斝爵也夏曰醴殷曰斝周  
曰爵筮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正義云似此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  
故儀禮飲解者亦云斝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  
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醴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  
明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木椽也却用殷斝  
為尊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醴斝  
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之物為尊  
也

毛詩禮徵卷六

酒醴維醕酌以大斗傳大斗長三尺也

正義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  
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  
勺耳其在樽中不當  
用如此之長勺也

公劉酌之用匏傳酌之用匏儉且質也鬯酌酒以匏為  
爵言忠敬也

洞酌挹彼注茲鬯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  
於此小器

可以濯鬯傳鬯祭器  
正義云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鬯是鬯  
為祭器卷耳云我始酌彼金罍則鬯亦亦有鬯

韓奕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者草也築煮  
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鬯秬鬯黑黍  
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正義云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鬯  
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非草名而傳言  
鬯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  
鬯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  
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  
氣味相入乃名為鬯言合而鬱積之鬱非草名如土  
此釋言和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為鬯與鬯異  
也釋器云卣中尊也故云卣器案春官鬯人掌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尙書左傳若  
云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也賜時未  
祭故自盛之卣以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春  
官鬯人注云卣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卣名也  
知者以鬯人掌和鬱鬯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  
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  
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樽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

毛詩禮徵卷六

絲衣兕觥其觶筮釋之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也

正義云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于天子尚  
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知至旅而用之者  
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後可  
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于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  
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觥者以  
大夫禮小卽于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

闕宮儀尊將將傳儀尊有沙飾也

正義云儀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司農云獻讀  
為儀儀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  
尊此傳言以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  
為沙阮謹禮圖云儀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  
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  
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儀尊以犧牛為  
樽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  
象而尊上頂尊皆讀儀為義與毛鄭異未知孰是

右樽鬯

采蘋于以湘之維綺及釜傳綺釜屬有足日綺無足日釜

正義云此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綺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日綺

匪風誰能亨魚既之釜鬻傳鬻釜屬

正義云釋器云鬻謂之鬻鬻也鬻炎日鬻東謂鬻為鬻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鬻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大東有棟棘七傳七所以載鼎實

正義云釋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于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亨食必體解其肉之胙既大必須以七載之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雜記注亦言七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

有棟天畢傳畢所以助載鼎實

正義云時性禮云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畢狀如久蓋為其似畢畢取名也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

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

楚茨或肆或將筓有肆其骨體于俎者

正義云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修刑應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饗也六司徒云奉牛牲羞其肆注云肆進所解骨體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傳爨雍爨廩爨也筓此從獻之俎也

正義云少牢云雍人燂鼎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燂飯七俎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于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知謂從獻之俎也

絲衣煎鼎及煎傳大鼎謂之煎小鼎謂之煎筓鼎圓弁

上謂之煎

正義云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煎煎既絕大煎自然小故云小鼎謂之煎煎圓弁上謂之煎亦釋器文孫

炎日鼎鉞上而小日也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釋之

闕宮籩豆大房傳大房半體之俎也筓大房玉飾俎也

其制足閒有橫下有枅似乎堂後有房然

正義云大房與籩豆連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也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饗夏后氏以饋殷以饋周以房俎注云饗饋四木為四足而已饋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根謂曲櫨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神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飯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饗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發烝謂體解折節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明堂位稱祀周公于太廟俎用梳櫨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明堂位又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故知大房玉飾其制足閒有橫其下有枅以明堂位之文差次為然則上有橫似乎堂後有房然故謂之房也

右鼎俎

詩禮徵卷六

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常棣饋爾籩豆飲酒之飫

伐木籩豆有踐兄弟無遠

楚茨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傳豆內羞庶羞也

正義云此豆實則醢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醢其肉乃醢之醢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日則成矣然則為豆先祭而醢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備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備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饌解粉羞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膳豕膳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餘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事也

賓之初筵籩豆有楚設核維旅傳散豆實也核加籩也

筓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日散

正義云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核即籩豆所盛穀則實之于豆核則加之于籩故言穀豆實核加籩也天官籩人掌四豆之實非謂籩之等皆實之于豆故云豆實謂籩也籩人掌四豆之實非謂籩之等皆實之于豆故云豆實謂籩也

亂我籩豆屢舞傲傲

生民叩盛于豆于登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

也登大羹也

正義云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異散則通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旅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無瓦亦名豆也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籩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治不和實于登是登為大羹也滂者肉汁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

既醉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傳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

毛詩禮徵卷六

五

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者言道之偏至也

正義云此郊特牲文恆豆謂恆常正祭之豆用草之氣所生者而為之若昌本與麋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麋等也朝事之正故謂之恆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用菹水物若菹與魚謂醢食之豆以其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物以交于神明者之道而貴其多品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麇而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麇而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麇而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麇而注云此謂諸侯也

韓奕籩豆有且

陶宮籩豆大房

右籩豆

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

正義云考工記云旅人為簋其實一簋豆實三而成載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六二二簋可用享注云簋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曰簋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亦以木為之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梁西注云膳稻進也進稻梁者以重秋官掌客注云簠簋黍稷稻粱也簠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宜每物一簋不宜黍稷二物分為四簋也

俊木陳饋入簋傳圓曰簋天子八簋箋陳其黍稷矣謂

為食禮

正義云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入簋是黍稷之器故云陳其黍稷

毛詩禮徵卷六

六

大東有饒簋殮

右簠簋

采蘋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

鹿鳴承筐是將得筐筐屬所以行幣帛也箋書曰筐厥

元黃

伐木伐木許許醴酒有與傳以筐曰醴以數曰涓

正義云筐竹器也數草也醴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說用草者用茅也信四年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是也

楚茨既匡既勅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

正義云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匡故知受之以筐也

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良邦或來瞻女載筐及筥箋筐筥所以盛黍也

右筐筥

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斯干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

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落之

正義云釋草云莞符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符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今江

東謂之符離西方亦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蕪

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

粗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

皆粗者在下美者在上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

莞小蒲之席也且詩每云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

弗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

賓之初筵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箋筵席也

正義云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

陳日筵藉之日席然散言之筵席通矣

行葦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傳或陳設筵者或授几者箋

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傳設席重席也

篤公劉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

矣

右几席

淇奥如圭如璧

斯干載弄之璋傳半圭曰璋

正義云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

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

核楨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箋周禮

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

正義云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金玉故以

追為彫釋器云玉謂之琢是玉為琢也釋器上文云

文為別散則通也論語曰朽木不可彫金曰彫者以對

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以玉為之而

追為治玉之名

卷阿颯颯叩叩如圭如璋

板如璋如圭

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

雲漢圭璧既卒箋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

正義云祭神又用玉器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

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

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以

瑞云四圭有邸以祀日月星辰璋

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

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

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正義云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

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

等諸侯之瑞言介者大于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

圭九寸諸侯圭二寸謂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鄭以釋器

又寶者居守之詞故云非諸侯之圭孫毓云特言賜

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

韓奕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箋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

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

貢璆琳琅玕

正義云璆以入觀于王為行享禮大行人云爾中將幣三享注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十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禮也朝觀之禮以享禮見王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也禹貢注云球美玉也璆美石也琅玕珠也以韓在西河之西宜以介圭入觀介圭當是奇異大玉可以為圭璧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傳球玉璆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

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庭也長三尺  
正義云禹貢雍州厥貢球璆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好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璆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

受小共大共箋小共大共謂所執小球大球也

右圭璧

毛詩禮徵卷六

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正義云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比貝公貝小貝不成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中相與以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值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壯貝六寸六分以上值錢五十文公貝二寸四分以上值錢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以上值錢一十文併二貝為朋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收值錢三文是也

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琛寶

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大猶廣也賂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正義云琛寶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齒金還是在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泮水大者故云不盈尺二寸也荆揚之州于諸州最

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璆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唯貢珠魚而已而得此璆珠公伐而克之以其國寶為獻非淮土地所出此則借公伐而克之以其國寶為獻天子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錫三也王肅以為毛齒革惟金三品從者謂之璆白金謂之銀貢金銀鑊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璆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璆銀為名則知三品中不得有金銀也又禹貢之文璆銀錫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倍十八年左傳鄭伯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足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也赤

右龜貝 以上禮器

關雎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琴瑟在上

案傳以為房中之樂箋以祭言即大司樂云龍門之琴瑟宗廟奏之是也云在堂者郊特性云歌者

毛詩禮徵卷六

辛

在上瑟工隨歌工故亦在上也考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鄉射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大射儀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燕禮亦然知琴瑟皆在堂上儀禮雖不及琴言瑟則琴可知其餘樂器悉在堂下

女日雞鳴琴瑟在御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白虎通曰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山有樞何日鼓瑟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車鄰並坐鼓瑟箋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鹿鳴鼓瑟鼓琴

燕禮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其  
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而鼓執逐內  
瑟右手相人升自西階北面  
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甫田琴瑟擊鼓

右琴瑟 白虎通曰瑟者審也開也所以懲忿窒  
邪正人 欲正人之德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  
心也

關雎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鐘鼓在庭

山有樞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鼓鐘鼓鐘將將

楚茨鐘鼓既戒

鼓鐘送尸

毛詩禮徵卷六

三

絲瑟鼓弗勝傳瑟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磬或鼓言勸  
事樂功也箋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鞀朔鞀周禮

日以磬鼓鼓役事

案磬與阜通鞀人為阜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

句磬折注以阜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

中圍與鼓鼓同以磬折為異

靈臺虞業維縱黃鼓維鋪傳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

版也從崇牙也黃大鼓也鋪大鐘也

案黃與鼓通爾雅大鼓謂之鼗大司馬諸侯執黃

鼓鼓人云以鼓鼓鼓軍事考工記鞀人為阜陶鼓

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後鄭云中

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合二十版版厚

六寸三分寸之二耳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

者廣四尺說文云鼗八尺兩面

靈臺鼗鼓逢逢矇矇奏公傳鼗魚屬逢逢和也

釋文草木疏云形如蟬場四足  
長丈餘甲如鐵皮堅厚宜胃鼓

有瞽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傳業大版也所以

飾柶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樹羽置羽也應小

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

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誤字異變而為田

正義云大師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注云為大鼓  
先引故知田當作鞀禮器云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  
鞀在東注云禮樂之器  
尊西也小鼓謂之應

毛詩禮徵卷六

三

那置我鞀鼓傳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  
鼓周人縣鼓箋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鞀

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案鞀鼓鞀通益稷云下管鞀鼓周禮春官小師掌

教鼓鞀瞽矇矇矇掌播鼓注云鼓如鼓而小持其

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爾雅云大鼓謂之麻小者

謂之料白虎通云鞀者震之器上應昂星以通王

道故謂之鞀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

庸鼓有鞀傳大鐘曰庸

案庸當作鋪說文庸與鋪異毛本作庸字之省也

卑陶云笙鋪以間鋪亦名罇大射儀云樂人宿縣

于阼階東其南鑄西階之西其南鑄注云鑄如鐘而大又周語伶州鳩云細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

以鐘為大鐘鑄為小鐘與鄭異

右鐘鼓白虎通義云鼓震音也鐘克音也又曰以鐘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咸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也

金為聲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

車鄰並坐鼓簧傳黃笙也

鹿鳴吹笙鼓簧傳黃笙也吹笙則鼓簧矣

毛詩禮徵卷六

三

案燕禮云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是燕有笙也釋

樂云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郭注列管匏中施

簧管端大者十九小者十三簧故禮記云三笙一

和而成聲鄭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又案笙師鄭

司農云笙十三簧廣雅亦云十三簧皆指和言也

鼓鐘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大別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北鐘皆商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北鐘皆商陳西階之東頌磬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蒞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始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又言成功曰頌西為陰中為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歌

詠九則平民無武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命衛示民

律一尺入寸即謂此笙磬配頌磬者

右笙磬笙用絕磬石屬世本云隨作笙女嫺作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考工記云磬氏為磬俾

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是其制也

有箏蕭管備舉箋蕭編小竹管如今賣傷者所吹也管如篋併而吹之

正義云釋樂云大箏謂之言小者謂之篋李邕曰大

箏二寸一名箏易通卦驗云箏長尺四寸風俗通云

有大小故也釋器云大管謂之箏李注箏高大故曰

毛詩禮徵卷六

三

箏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篋六孔

案通卦驗注云蕭管形象鳥翼鳥為火火成數七

生數二二七一十四蕭之長由此廣雅云蕭大者

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北堂書鈔引三禮圖云雅

蕭長尺四寸二十四瓠頌蕭長尺二寸十六瓠郭

云二十三管疑字之誤風俗通云十管長二尺尤

未可信也

右蕭管

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篴傳土曰壎竹曰篴

正義云周禮小師職作壎注云壎燒土為之大如雁卵鄭司農云壎六孔磬器云大壎謂之壎音呼孫炎云音大如呼也郭璞云壎燒土為之大如鶩子貌上平底形如稱鐘六孔小者如稚子世本云暴辛公

作其諷周古史考云古有瓊窳向矣周幽王時紮辛  
公善頃記者因以為作誤矣爾雅正義云世本之謬  
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蓋以  
雅序云蘇公刺暴公也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  
分沂一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又三  
禮圖云舊圖云雅篪長尺四寸頌篪長尺二寸又鄭  
司農箋備注秦邕月令章句頌師古尚書注俱云七  
孔蓋不數其上出者與廣雅義相通也風  
俗通又云十孔長尺一寸或有所見也

有翳鞞鞞柷圍柷木控也圍柷也  
正義云以樂記有控柷之文與此柷圍為一故辨之  
阜陶謨云合止柷故注云柷狀如漆篪中有椎合之  
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  
之鼓謂之止柷樂云所以鼓謂之止所以鼓謂  
有椎郭璞云柷如漆篪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  
有椎連底柷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故如伏  
虎背上二十七齒刻以木長尺樂而知之  
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制大長尺樂而知之  
右柷圍墳篪又云管良音也篪亦管知亦良音也

毛詩禮徵卷六  
又云柷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和  
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  
故樂用柷祝始也故終也又云堊在十一月堊  
之為言熏也陽氣於黃泉之下熏蒸而萌故言  
也堊

簡兮左手執籥傳籥六孔  
正義云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  
短小廣雅云七孔鄭于周禮笙師少儀明堂位注皆  
云籥如笛三孔此傳  
云六孔與鄭不同

宛邱坎其擊缶傳盜謂之缶  
正義云易離卦九三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  
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  
擊缶又史記蕭相如使秦  
王鼓缶是樂器為缶也  
案賈誼云大夫植縣士有琴瑟庶人無琴瑟故以  
缶為樂器程繁曰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鐘鼓之樂

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琴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息于聆缶之樂缶唯庶人所用明矣史  
記秦王鼓缶秦人之土風耳未可為訓也  
甫田琴瑟擊鼓箋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  
土鼓以樂田畯

案籥章注云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  
面可擊也鄭引明堂位云土鼓剗桴葦籥伊耆氏  
之樂也又案禮運云賁桴而土鼓鄭元云土鼓築  
土為鼓也是鄭不以杜說為然以伊耆時無陶器  
故也然有陶器以後土鼓當如杜說以無文可言  
為後鄭所不信耳

毛詩禮徵卷六  
右土鼓籥缶  
簡兮方將萬舞傳以千羽為萬舞箋萬舞千舞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翟翟羽也箋又能籥舞

正義云籥雖吹器與羽並執故得羽名翟羽謂雉之  
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  
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  
案詩曰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雉屬知翟羽舞也  
君子陽陽左執翾傳翾翾也翳也翳舞者所執謂羽  
舞也

正義云釋言云翾翾也李巡云翾舞者所持翾也孫  
炎云翾舞者所持羽也又曰翾翾也郭璞曰所持以  
自蔽  
翳也  
宛邱值其鷺羽傳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箋云翳舞者所  
持以指麾



值其鷺翻傳翽翽也

賓之初筵齋舞笙鼓

闕宮萬舞洋洋箋萬舞干舞也

那萬舞有奕

右舞器 以上樂器

附雜器具

卷耳不盈頃筐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正義云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

標有梅頃筐堅之

柏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傳鑿所以察形也

谷風母發我笱傳笱所以捕魚也

毛詩禮徵卷六

卷

靜女貽我彤管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

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

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

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

記以成法箋彤管筆赤管也

新序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碩人施鼠濊濊傳鼠魚罟

正義云釋器云魚罟謂之鼠李巡云魚罟捕魚具也

君子于役雞棲于埭傳鑿牆而棲日埭

正義云釋宮文又曰雞棲于埭曰築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為雞作棲日埭

雞棲于桀傳雞棲于弋日桀

兔爰有兔爰雉離于羅傳烏網為羅

正義云釋器云烏罟謂之羅李巡曰烏飛張網以羅之

雉離于罍傳罍罍也

雉離于罍傳罍罍也

正義云釋器云罍謂之罍罍罍也罍謂之罍罍罍也孫炎曰罍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罍以捕鳥展轉相訓廣異語也

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箋畢喝也弋繳射也

正義云釋天云噶謂之畢李巡曰噶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云掩兔之畢或謂之噶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噶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請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

是也出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重環傳重環子母環也

正義云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為子母環謂一大環貫一小環也重環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又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鑄環也一環貫二

敝笱敝笱在梁

毛詩禮徵卷六

卷

宛邱坎其擊缶傳盎謂之缶

正義云此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囊九年宋災左傳日具饁缶備水器則缶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盛水即今之瓦盆也

防有鵲巢中唐有甃傳甃令適也

正義云釋宮云甃甃謂之甃李巡曰甃甃一名甃郭璞曰甃甃也今江東呼為甃甃

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斨蓋日斧

正義云釋宮云斨斨謂之斨李巡曰斨斨一名斨郭璞曰斨斨也今江東呼為斨斨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斨蓋日斨

正義云釋宮云斨斨謂之斨李巡曰斨斨一名斨郭璞曰斨斨也今江東呼為斨斨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斨蓋日斨

正義云釋宮云斨斨謂之斨李巡曰斨斨一名斨郭璞曰斨斨也今江東呼為斨斨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斨蓋日斨

既破我斧又缺我錫傳木屬曰錫

釋文云韓詩云錫木屬錫  
紫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九罭九罭之魚傳九罭纓罟小魚之網也

正義云釋器云纓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  
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纓今之百囊網  
也

出車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

正義云古者無紙有事  
則書之于簡謂之簡書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傳汕汕樵也箋樵今之樵罟也

正義云釋器云樵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  
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樵罟皆以今曉古

魚麗魚麗于留傳留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正義云釋訓云凡曲者為留是留曲梁也釋器云笱  
婦之笱謂之留是寡婦之笱也釋訓郭注引詩傳曰  
留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留也釋器孫注留曲  
笱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  
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庭燎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

正義云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  
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共黃燭庭燎  
注云樹于門外日大燭門內日庭燎不同者對文則  
別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  
云僭天子也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問要以物百枚并  
是則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問要以物百枚并  
而縛束之今則用松  
草竹灌以脂膏也

鶴鳴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

斯干載寢之牀

載弄之瓦傳瓦紡磚也

大東周道如砥

正義云砥謂礪之  
石禹貢礪砥砮丹

有挾天畢傳畢所以掩兔也

正義云鴛鴦云畢之羅之月令云禁網羅畢弋無出  
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  
言所以掩兔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信南山執其鸞刀傳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正義云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  
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利而後斷是  
中節也

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若之華三星在留傳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正義云釋宮云闢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  
斧依南鄉而立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  
于戶牖之間則斧者屏風之名展則戶牖間地耳郭  
璞云展窻東戶西也禮有斧辰形如屏風畫為斧文  
置于展地因  
名斧辰是也

篤公劉既登乃依箋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

正義云釋宮云闢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  
斧依南鄉而立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  
于戶牖之間則斧者屏風之名展則戶牖間地耳郭  
璞云展窻東戶西也禮有斧辰形如屏風畫為斧文  
置于展地因  
名斧辰是也

執豕于牢

正義云晉語云太任渡于  
豕牢則牢是養豕之處

取厲取鍛傳鍛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

正義云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煉鍛是石  
名故辨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質樞也言鍛金之  
時須以石為樞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劍之  
名亦非石名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之石耳

閔宮夏而福衡傳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箋福衡其牛

正義云晉語云太任渡于  
豕牢則牢是養豕之處

角為其觝觸人也

角為其觝觸人也

正義云桶衡謂設橫木于角以桶迫其牛故云設牛角以桶之也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桶衡注云桶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椹狀如彼注則桶衡爲二此箋中傳以桶衡爲一者以無正文故兩解之也

殷武方斲是虔箋椹謂之虔

正義云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

右雜器附

三詩禮徵卷六

三

毛詩禮徵卷第六終

宮室

總叙宮室之制外周以墻墻屬于門正門必南向天子

五門一曰皋門其內為外朝二曰庫門其內左宗廟右

社稷謂廟社皆在雉門內三曰雉門一名中門其內治

朝治朝左右有九室九卿治事之處也亦曰朝亦曰館

外朝與治朝皆平地無堂故曰朝廷江氏承云治朝外

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

子南時管人布幕于殿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

門外是平庭無堂也王氏鳴盛云君乘車出入登下皆

在路寢之階前蓋因自路門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

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徵參个特言

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四曰應門應門之

廣二丈有四尺應門二徵參个二徵之一名正門五曰

路門路門之廣丈有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乘車

言不容則一名虎門一名畢門其內燕朝天子五門三

此門半之如戴氏震云禮說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

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

門一名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

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

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

門異其名殊其等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

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諸侯三門有庫雉而無

事伴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

泉應外朝在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燕朝在路門內門

之兩旁築閣為基起屋于上曰觀兩觀並時中央缺然

故又曰闕懸象于其上故又曰象魏諸侯一觀何氏依

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左氏定二年疏云釋宮云觀

謂之闕注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懸象象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云象魏闕也闕在象

旁中央缺然為道也然則其上也懸法象其狀巍然高

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跨門為臺故曰臺亦

是觀與象魏闕一物三名也

日門臺臺與闕每門皆有之逸周書作雉解應門庫臺

庫門見之或曰天子觀闕在應門上諸侯在雉門上故

從可知也

雉門亦曰闕門戴氏門之扇為扉亦曰闕門扇所附著

日闕說文繫傳云余雅代長者謂之闕植木豎于門中

日柵柵惟一故又名闕梟者射之的也言木之豎于門

中有似射的也賈氏儀禮疏謂門有二闕二闕之間為

推之孔安門兩旁木曰柵柵闕之間曰門中人君所常行

也亘于門上而持柵闕者曰柵說文柵門橫于門下而

限人出入者曰闕闕亦通名闕書作柵解云元闕孔晁

云以黑石為門限也是古又曰柵說文柵限也繫傳扉

邊小圓木上出屬于柵下出屬于闕以為轉動者曰柵

受樞者曰根說文門樞謂之樞段氏玉半門曰戶說文

以木橫持門戶曰闕外闕曰扇說文扇外之閉也曲禮

之說多家今謂禮有鼎扇所以闕鼎今謂闕戶之木與

闕鼎相似段氏玉裁云戶扇蓋以木著于戶為之機令

可閉距門者曰鍵說文鍵距門也經傳多作鍵禮記

鍵曰傳又曰突見余雅郭璞曰持戶鎖植也邵氏房植

然則曲其曲處即謂之阿使隨中脊之勢門上短柱承亦必有隆然卷然之形故禮以陳為阿

阿者曰開構楹也共檐曰栱門栱也夾門之左右為塾門一而塾四塾有堂有室外塾之堂皆南向內塾之

堂皆北向室各在其堂後兩室相連中以壁間之如李謂塾字不見于說文錢氏大昕以塾字當之段氏王裁

謂正字當作孰故白虎通釋塾之義謂臣下見君必執思其事明執之即為塾也其言堂室之制亦與李氏釋

宮不同說文注云考工記門堂三之制亦與李氏釋正堂之修廣得三之二其室于正堂之修廣得三之一

北向室者為塾得三之二其室于正堂之修廣得三之一南向室者為塾得三之一也室三之一者北向南向兩塾之中其一室室得堂一室之下各有階階高一尺西塾上云則高于庭矣一拾足即升故不言升降

門外築小垣以蔽門曰蕭牆又曰屏又曰樹諸侯設于門內余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

見內也禮記疏云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內天子外屏名屏思之門外近乎應門之屏上為屋以覆

屏曰屏思釋名屏思之門外近乎應門之屏上為屋以覆城闕謂角桴思也漢時東角桴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

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門屏之間曰門內兩塾之間亦曰之通名曰著齊風侯我于著侯

我于庭侯我于堂著即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近是門屏之間為正門屏在門外視王朝人君所立處

諸侯以門屏設于正門屏在門外視王朝人君所立處案江說與孔氏禮記疏稱屏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

路門之外是門以外屏以內其間謂之屏侯集未集天負屏而立曲禮以負屏為當室猶以負依為當依也如

邵氏說則謂屏以君立于此故亦曰門內雷程氏瑤田云凡門屋皆有北雷曰門內雷

至內雷將曲揖是門有內雷也燕禮則路震之門內雷謂侯之宮內雷也此雷之雷皆外垂皆為木視承之

氏謂屋之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孔氏謂承于屋雷由入此木中從此木中雷于地故謂此木為重雷是也

門而進則為庭三分庭一而北設碑聘禮注云宮必有陰陽也其材其左右則有位位亦曰著余雅中庭左右

宮廟以石其左右則有位位亦曰著余雅中庭左右則有位則亂于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格位者以敬其官則

也過位則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論語曰過位下曲禮曰下鄉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

相陳列也堂塗北直階階有二在東方者曰阼階在西方者曰賓階階級依乎堂之高天子堂高九尺階九級諸

侯高七尺階七級階之登曰阼阼與砌同廣雅曰砌阼階也程氏瑤田云阼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庭地斜安

一石掩階齒而輔之說文阼古文阼肥廣臣也然則階阼之字假借廣臣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

之有兩阼以輔階齒猶人之有兩臣以輔牙車也堂之東西壁曰序序與階相值儀禮注云堂東西階謂之序

主人直東序西面賓直西序東面是東西階矣士冠禮注次立之處序之前即為階故上階則立于序端兩序

之內為夾室夾室又名翼室王氏鳴盛云釋名云夾室為翼室即夾室也通謂之達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者翼室即夾室也通謂之達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

西堂堂下各有階名曰東面階西面階

階注云東面階案聘禮云西夾六豆說于西階下堂之

側曰廉東西廉曰垂顧東西階則兩垂蓋盡而止堂之

高四面設砌以為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既謂

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西兩面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

容人往來蓋東垂西垂東垂西垂而西垂亦必

亦必有西序外即垂西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

倚于西序外即垂西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

云主上堂西廉言堂西廉則是西序外之廉矣彼上文

西序者在西序西廉之廉也東序東廉則上文賓與大夫

地即堂之角為坳余雅禮謂之坳注云在堂階上皆有餘

垂也堂之角為坳余雅禮謂之坳注云在堂階上皆有餘

二若明堂位云崇坳康圭論語云坳在堂角賈疏云坳有

坳之等在廟中有之此言坳者皆據堂角為名反凡堂

屋皆五架正中架曰棟棟一曰極一曰桴一曰阿說文

毛詩禮徵卷七

五

也亦雅棟次棟者曰楣次楣者曰廡棟一而楣與廡各

謂之桴也棟者曰楣次楣者曰廡棟一而楣與廡各

二見儀禮疏貢前楣者為楹李氏如圭云楹之設蓋

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

當楹則物當楹而射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又曰

在楹之內物當楹而射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又曰

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楹之下也近儒有謂兩楹

不若李說之核楹在階之內在東者曰東楹在西者

曰西楹楹之底曰楮說文楮也古用木兩楹之間

近南築上以反斝曰反坳位疏附壁之楹曰構說文構

後楣與廡皆構荷之自南達北持楹與構者曰梁亦曰

案廡列東西各一人謂之進深梁北梁之中各設

棟言其東西梁言其南北者宋廟者宋之言阿也廡者

中庭也架兩大梁而梁上侏儒柱曰椽又曰悅郭璞云

後可以定中庭也或作祝禮疏引李巡稅上橫木

柱上短柱也包成論語注云稅梁上椽也椽柱

曰椽椽上短柱也包成論語注云稅梁上椽也椽柱

云椽椽上短柱也包成論語注云稅梁上椽也椽柱

謂持椽之方者曰椽椽上短柱也包成論語注云稅

依徐程二說推之則案先儒釋椽者多家皆疑于侏

羅聚衆木兒邪柱爲椽字林曰椽柱也據此似椽向

耶聚衆木兒邪柱爲椽字林曰椽柱也據此似椽向

發我曲椽要而還句據此是椽與椽各一事曰椽椽

則椽之形亦要而還句據此是椽與椽各一事曰椽椽

方今之列方亦有曲椽上標曰椽椽通謂之節又曰椽

說文椽椽上標曰椽椽通謂之節又曰椽椽

光殿賦注曰椽小方木爲之椽在椽之上論語山節包

注云節分布于棟楣之上相傳次而列者曰椽椽

毛詩禮徵卷七

六

方者曰椽方曰椽長而接于檐者曰閱短而交于棟者

曰交余雅禮植而遂謂之閱直不受檐謂之交邵氏晉

正相當其短者有廣狹故椽亦有長短直椽之長與屋際

于檐則爲交于棟上言其下垂之形則曰椽椽之端

爲題說文椽秦名爲屋椽也齊魯謂之椽釋名云椽

列也或謂之椽然垂也聯于椽之端者曰椽椽通謂之椽

又謂之椽又謂之椽釋名椽椽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椽

構也或謂之椽然垂也聯于椽之端者曰椽椽通謂之椽

又謂之椽又謂之椽釋名椽椽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椽

而傳于上者謂之椽注云椽危也邵氏晉語云在椽上

用木者則謂之椽注云椽危也邵氏晉語云在椽上

覆屋明堂位復廟重檐注云重承壁材也疏引皇侃義

疏云鄭云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



故曰西南其戶路寢之下室曰小寢后所居也亦正寢  
一燕寢五天宮內幸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  
后象玉六宮而居之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  
亦正寢一燕寢五小寢通謂之北宮內幸憲令于王  
后之六宮疏云言北宮者王  
六寢在其南后六宮在其北其制有堂有室有房與諸  
侯路寢同詩疏云小寢是路寢之下室 諸侯路寢三  
在前二在後東西建焉 陳氏禮書云諸侯大寢一小寢  
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向明而治也故  
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  
夏居東寢秋 其制與天子小寢同小寢亦三夫人所居  
者曰中宮右媵所居者曰西宮左媵所居者曰東宮春  
僖五年西宮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  
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禮  
西宮左媵居東宮 其修廣天子宮方一千二百步二

三詩禮後卷一

九

分二為路寢之前一為路寢之後路寢之前至皋門五  
門之間合八百步為三朝皆方百步路寢以後四百步  
為寢室諸侯三朝皋門至路寢相去六百步自路寢以  
前為三朝各一百步路寢以後三百步為寢室此皆崔  
禮義宗之說見于玉海所引原文無諸侯路寢以後三  
百步為寢室一語案典命言宮室車旌皆視命數上公  
九命宮方九百步侯伯七命宮方七百步子男五命宮  
方五百步崔氏謂三分二為路寢之前上云諸侯皋門  
至路寢相去六百步正九百步三分之此其大較也區  
二地則寢室三百步無疑故以意增之此其大較也區  
而別之則天子堂廣二十七丈深二十一丈三分其廣  
以其二為內兩序間東西十八丈南北十二丈夾室東  
西各四丈五尺東西房北堂與室各九丈南北如之尚  
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  
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鄭注云雉長三丈內

室東西序之內案匠人云周人明堂廣九人之筵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云周人殯于西階上  
王寢與明堂同制則南七筵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  
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  
外南北各有半筵惟長七丈東西九丈惟室居二筵則三筵之  
矣若然云同制者惟制法同無妨大矣如賈氏此言則  
大傳所云正路寢制也故舍致工而取傳兩序間南北  
與室房南北傳無明文此門塾之堂取于止堂三分之  
據張氏惠言儀禮圖增入門塾之堂取于止堂三分之  
二廣十二丈修八丈室二分之一廣六丈修四丈匠人  
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彼言明堂之制庭之深三于正堂  
路寢宜亦然故推大傳說而廣之  
朱子云庭諸侯堂廣二十一丈亦三分其廣以其二為  
正堂東西夾室共得其一東西房北堂各六丈尚書大  
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  
房北堂各二雉其修傳無明文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則  
公侯而北當五雉室以前三雉室房各二雉傳又云伯  
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一為高東西房北堂

莊詩禮後卷七

十

各一雉三禮義宗推宮室步 大夫士二門一曰正門二  
曰寢門其塾與庭階堂室之制畧與天子諸侯同所異  
者制有隆殺大夫士屋惟兩下後相以北有東房無西  
房此鄭氏說陳氏禮書云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少半  
間特性禮尊于房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  
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  
擇士之宮宰胥屬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  
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  
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 左右夾室之東西墉直達于  
室前之堂無堂外東西兩階 此依張氏惠 其堂之廣蓋  
九丈亦三分其廣以二為正堂 向書大傳士堂廣三雉  
宮室之制見于經傳可攷者如其無可攷者則不敢  
以凡為斷也



羔羊退食自公傳公公門也

正義云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為公門少儀云朝廷日退是也

門言

繇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

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

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諸侯之宮

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寢門一日路門天子之

宮加以庫雉

正義云皋應非諸侯之門太王非天子而以皋應言之者言太王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為皋門應門至者自小至大之辭太王門必不得同于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增而

毛詩禮徵卷七

七

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為王門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朝門也鄭以庫門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以周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皋門之制非諸侯也明堂位云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內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命云二伯率諸侯也明堂位云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子之宮加以庫雉也明堂位云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說者以朝位在應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雖有其朝然議大疑詢眾庶乃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朝在應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江氏云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子之制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

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名矣此為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韓奕爛其盈門

按疏謂門為蹶國之門經上云韓侯顧之傳云曲

顧道義也親迎將御輪之時有曲顧之禮御輪在

闕門外則此門當為闕門闕門即雉門也亦曰中

門雉門內諸侯治朝之所在戴氏震謂宗廟社稷

亦在雉門內其言曰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

官司儀日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之內明矣記

日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門之上蜡

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

桓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

毛詩禮徵卷七

七

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諸侯之祭門觀謂之闕門天子之象魏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于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傳曰問于兩社為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為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援證明確似較舊說為勝

右門

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屋具也

王逸楚辭注云夏屋大屋也詩於我乎夏屋渠渠

按以夏屋為大屋始于崔駰子族兄輔之先生曰  
古人謂兩下屋為夏屋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唯門  
屋兩下門塾有堂學之所在也世子與卿大夫適  
子皆入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  
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  
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門謂路  
寢之門  
以此推之則此所云夏屋當指門塾言序所云先  
君舊臣者當指師保之官言詩人特舉夏屋發端  
明其有教諭之德于康公也師有不臣之義故言  
先君舊臣明宜為今君所不臣也以意逆志詩人  
之刺康公深矣惠氏禮說云古者學在門穆公學  
于著人門屏之間曰室即著也

著人門楚語所謂官師  
之典蓋師氏保氏也王肅述毛用崔王之說而  
不能言其義此論足以補其缺

絲衣自堂徂基傳基門塾之基也

正義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室也冬官匠  
人云門堂三之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  
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見  
君必就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外也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門之內外皆有塾一門而塾四  
其外塾南向土虞陳鼎門外之右七紐在西塾之西  
注云塾有西者其室南鄉又按土冠禮擯者負東  
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者

右塾

簡兮公庭萬舞

山有樞子有庭內弗酒弗掃

防有鵠巢中唐有甃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甃令適也

之類

余雅云堂塗謂之陳注云唐下至門徑也李氏如圭  
日蓋其北屬階其南接內密北入門之後皆三揖至  
階背禮注云三揖者至內密將曲揖既曲北而揖當  
碑背禮注云三揖者至內密將曲揖既曲北而揖當  
北行向堂主相背時也既曲北而揖者賓主各至堂塗  
于密矣既至堂塗北而西行趨堂塗則堂塗階  
矣又聘禮饗服設于西階前階服當內廉注云階  
階廉之內矣

庭燎庭燎之光

斯干殖殖其庭傳殖殖言平正也

何人斯胡逝我陳傳陳堂塗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  
抑洒掃庭內箋厲王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  
也

正義云職事在廷內治之故  
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治

有瞽在周之庭

右庭

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傳  
楚宮楚丘之宮也室猶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  
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

玉藻疏云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房  
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  
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

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向戶南向戶也箋此築



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  
候然房室制度堂寢異同先儒聚訟紛然今錄數  
家于後以備參考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  
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赤綴戶也白綴牖也  
二九四七五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  
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  
步在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周時德  
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  
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出朝其南門

毛詩禮徵卷一

七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  
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夾兩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  
之一般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注云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也夏  
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  
廣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  
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  
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二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  
室于中央方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  
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者南面三三面各二層灰也

以層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  
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  
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  
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  
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重屋複  
窄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周度以筵周堂高九尺  
殷三尺則夏一尺矣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  
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毛詩禮徵卷七

七

北魏李謐明堂制度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  
按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以  
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按大戴盛德之  
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  
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  
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覺是其所習卒相非毀豈  
達士之確論哉小戴傳禮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  
之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媿矣而月令  
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  
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大  
廟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  
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大室之北者謂之元堂當  
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个者即寢之房也但

明堂與寢施川既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按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按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攷之事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闡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倘在是矣攷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則營構之範自宜因時制制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

毛詩禮徵卷七

大

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央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火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闈月則闈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氏注云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闈

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下遠處路寢門終月也而攷工記周人明堂注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于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曰迎于南門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鼗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鬢婦人帶麻于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房此蓋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缺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

毛詩禮徵卷七

三

不由處室之未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門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屐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

二丈耳記云四旁兩夾窓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窓  
窓室之間裁盈一尺繩樞襲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  
尙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  
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爲不通矣驗之衆途  
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尺地耳然則戶牖之間  
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辰南向立鄭注云  
設斧辰于戶牖間而鄭氏禮圖說辰制曰縱廣八尺  
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辰置二尺間此  
之叵通不待知者昭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  
尺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  
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核之卽虞

毛詩禮徵卷七

三

夏尙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加每加崇飾而夏后氏世  
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室  
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  
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間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  
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  
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凡九室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  
堂高三尺余謂盛德篇得之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  
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則因事  
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

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  
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  
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令四尺五寸爲外之  
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  
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  
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  
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竊  
以爲戴記閭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  
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窓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  
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  
當時卽識其修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爲謬

毛詩禮徵卷七

三

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義飾辭順非而澤諒  
可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  
異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倘或存焉  
隋牛宏明堂議曰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  
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  
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  
于夏室故命以堂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  
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  
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  
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

夫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室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燕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少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

三詩禮徵卷一

三

近南北面祖宗配食者又于青帝之南少退西面丈入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尊反拈揖讓升降抑以隘矣據茲而論近是不然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傳約束也閣閣猶厯厯也橐橐用力也芋大也箋約謂縮版也椽謂搗土也取搗土投之版中搗使平均然後積芋當作樨樨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緻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正義云毛以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厯厯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于板

以杆椽架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王寢既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以自光大也又云芋當作樨義如亂如此無之無以聲相近故誤耳樨也鄭以義言之余雅無此訓以下攸躋為君李如圭儀禮釋宮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植弓疏曰毀宗躋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墜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記饔饎在西牆注曰西壁堂之西則牆下門之西有牆則墜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墜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墜周乎堂矣墜者墜之總名室房與夾謂之墜堂上謂之序堂下謂之墜墜謂之墜其

毛詩禮徵卷七

西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如人之跂棘翼爾棘稜廉也革翼也躋升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于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正義云毛以為言宮室之制言躋翼則如人彈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翼言翬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又云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警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

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真君子攸寧傳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冥幼也箋覺直也噲噲如快快也正晝也

噦噦猶燭燭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燭

正義云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曾然少者閉

習噦噦然夫其所與期于平正之庭列于高文之楹

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真幼余雅文亦或

作竊孫炎曰冥深闇之幼某氏曰詩曰噦噦其真為

冥幼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注為毛

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

故以正為書冥為夜快快噦噦為宮室寬明貌

稽古篇云釋文云長惟直良反幼本或作竊崔音杏

據義推之長傳自為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

各別也長言其堂廉之彌長

竊言變與之深寔意正相當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箋繩者營其宮室廣輪方制之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毛詩禮徵卷七

美

鄧氏晉涵云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撤屋西北隅

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

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糞

龍炎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

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

用也案劉與舍人義同惟以兩漏訓屋漏為增成其

義耳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

此于尸設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

室之白鄭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為幽隱之地漏

見日光故為當室之

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崧高寢廟既成

闕宮松栢有易路寢孔碩傳栢棧也易大貌路寢正寢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毛詩禮徵卷七

美

正義云栢之與棧是椽之別名王肅云路

寢無刻飾文章徒見其松栢疆大牢固

殷武松栢有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榑長貌旅陳也

寢路寢也

正義云王肅云栢楹以松栢為之

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

李氏如圭云楹柱也古之築屋者以垣墉為基而

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楹下

按路寢制與明堂同先儒言明堂二十八柱此經

云旅楹鄭箋訓旅為眾則非止二柱而已楹之見

于經者唯堂上二楹以其他或附于壁或非行禮

所繫故不言耳

右路寢堂堂制度

篤公劉既登乃依

余雅戶闢之間謂之依正義云周禮鄭注云依其制

如屏風釋名云展依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

屏障風也



右展

附館舍

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正義云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

細衣適子之館兮傳館舍也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正義云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朝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

毛詩禮徵卷七

毛

篤公劉於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

正義云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一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

于闕斯館傳館舍也

縣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日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復者復于土

上鑿地日穴皆如陶然本其在闕時

正義云冬官攷工云有虞氏尙陶說文日陶瓦器也蓋以陶其上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日穴土屋也覆于地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于地也鑿地日穴皆如陶然壤和緩之貌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土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古公在闕時迨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覆穴而居也段氏玉裁云覆于地者謂穿之則地覆于上穴則正穿之土上為中雷毛傳云陶其土而覆之陶其壤而穴之謂鑿之堅則不患崩壓故秀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壤謂正鑿之直穴為中雷也鄭注月令云中雷陶中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雷連複言之者文勢然也毛云陶其土陶其壤蓋讀陶為陶鄭則云皆如窳然特此為異耳

亦未敢有家室是明陶復陶穴為太王初至岐露處于野鑿土以居非謂在闕時也箋云本其在闕時此顯與傳歧疏合而一之謬矣馮嗣京云公劉于闕斯館已有宮室太王何為陶復陶穴哉正以太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陳氏稽古篇

毛詩禮徵卷七

毛

是其說今從之故附此條于館舍後

以上天子諸侯宮室

采蘋宗室牖下箋牖下戶牖間之前

正義云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王肅以為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菹設之于奧奧即牖下陳氏啟源云奧乃深隱之名牖下乃通明之處牖合為一名實乖矣

伯兮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

正義云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政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外皆為堂也

著侯我於著乎而傳門屏之間曰二

正義云門屏之間謂之李巡曰門屏間謂正門內由塾間名之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住立處也著與義同

侯我於庭乎而

按大夫士宮室見于詩者惟此四事周禮典命言

宮室各視命數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由禮

義宗說推之則卿之宮方三百步大夫宮方二百

步士宮方一百步大門至寢門三分取二其一分

以為寢室與書傳謂士寢有室無房不合于儀禮

今不取

以上大夫士宮室

毛詩禮徵卷七

叔于田巷無居人傳巷里塗也

丰侯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

公羊注云在田日廬在邑日里一里八十戶入十家其有辨護仇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

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

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

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

右巷

谷風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

正義云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

按畿與機同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機門內之位也

丰侯我於堂兮箋堂當為棖棖門楣上木近邊者

東方之日在我闈兮傳闈門內也

釋文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闈

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橫木為門言淺陋也

正義云考工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

言其淺也

鴻雁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箋侯

伯卿士又于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百堵同時而起言

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

六尺

正義云版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之耳五版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

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堵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

毛詩禮徵卷七

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

故鄭據之以破毛言五堵為雉謂按五堵成一雉既

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既

八尺為堵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

說云堵四十四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

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與義辨之云

左氏傳說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

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

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

量于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

東門之墀有踐家室傳踐淺也

爾雅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門以內也

東方之日在我室兮

小戎在其板屋傳西戎板屋

正義云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  
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  
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  
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  
也

七月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室熏

鼠塞向墀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傳穹窮室  
塞向北出牖也墀塗也箋為四者以禦寒日為改歲者  
歲終而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冽當避寒氣而入所穹

室墀戶之室而居之

釋文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霑也說文向  
北出墀也徐鉉曰向所以通人氣故從口

正義云土虞禮云視改墀向注向墀一名地與堂位  
注云向墀屬此為寒之備不塞南憲故云北出墀也

備寒而云墀戶明是泥塗之故以墀為塗也所以須  
塗者庶人墀戶儒行注云墀戶以其荆竹通風故泥  
也

右堂室

附廬舍

七月巫其乘屋傳乘升也箋巫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

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

正義云上塞向墀戶是都邑之屋故  
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信南山中田有廬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

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  
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公田為  
居井龍慈非盡取焉

甫田彼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介舍也禮使民耨作耘耔  
閒暇則于所止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  
其為俊士之行

周禮地官里宰合耦于耨康成謂耨者里宰治處若  
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惠氏十  
奇曰按周書曰五戶為伍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井以年  
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  
相約與彈相庸相耕而耘此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  
者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興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  
也漢于街立室名曰彈街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  
能碑曰以卒為更慈念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活  
設門更則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絲役使勞逸得均焉  
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街誤  
為衛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釋載其文亦  
云縣令慈絲役之苦而頌其勸道有功及耕于耦莠  
莠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絲且合耦矣耦祭有  
郵表駁者謂田畯于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  
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又詩曰彼介攸止烝  
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耨作耘耔閒暇則于廬  
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  
之行然則合耦于耨非徒勸農亦所以烝髦士也

園圃臺沼

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穀傳園有桃其實之穀國有民  
得其力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  
不施德教民無以戰侵削之由是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傳棘棗也

駟驥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圃之樂焉遊於

北園駟馬既閑

靈臺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箋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蔽陰陽氣象

鳥也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

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正義云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  
作臺以觀天也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  
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  
之都邑也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傳神之精明

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

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眾民則築

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

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正義云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  
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  
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  
指實言觀也信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

毛詩禮徵卷七

三

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  
郭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  
於籍圃言為則是新  
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

有急成之意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王在靈囿麇鹿攸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

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麇鹿也箋云攸所

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正義云春秋傳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邱圃則  
囿者築為牆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天子百里諸侯  
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  
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為諸  
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

止七十里故  
宜為百里也

鹿濯濯白鳥鶩鶩傳濯濯娛遊也鶩鶩肥澤也箋云

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

物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

所

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四十二里靈沼  
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

毛詩禮徵卷第七終

毛詩禮徵卷七

三

車輿

總叙昔在上古聖人象轉蓬而為車續漢志云上古聖人見轉蓬而始知為輪行可黃帝堯舜氏作服牛乘馬備作乘馬引重載後為輿致遠以利天下車之所由來也至夏奚仲始建其旗旒

尊卑上下各有等級故又稱奚仲作車古史攷黃帝作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形車乘白馬有虞氏因形車

而制轡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鈞車言不揉自曲時有

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說文車

輿輪之總名夏后氏奚仲所造荀子奚仲作車杜作乘

馬楊侯注黃帝已有凡察車自輪始有輻曰輪無輻曰

車服奚仲亦改制耳有輻曰輪無輻曰輪輻輪輻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輪輻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釋名輻輻也言彌輪也周匝之言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毛詩禮徵卷八

上建於轂其弱曰箭下屬於牙其末曰蚤說文轂輻所所也體堅也輪人注箭謂輻入轂中者也蚤當為軋

謂輻入牙中者也弱箭也今人謂箭本在木中者為弱

是其類也鄭司農云箭讀如雜則之謂建輻也泰山

平原所樹立物為箭聲如載錢坵車制放箭之為言立

也耕田曰箭言立於田也弱之為言休也人在木曰休

物在水亦曰休故蒲本在木中曰休古休與通弱即

箭字蚤瓜二字通豐於上曰股殺於下曰散曲刻其末

蚤上之叉即爪字豐於上曰股殺於下曰散曲刻其末

以為綆謂之輪之固輪人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以

故言綆以喻其細綆謂近牙者也方言股以喻其豐

永羣經補義謂之輪綆何也關東言餅之餅謂輪單也江

內隆起也今飯餼內作竹底四周下而中三十輻共一

輻故散謂之輻老于三十輻共一輻當其無有車之用

無輻字釋名輻或曰無有謂空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蓋指其肉而言之曰輻指其好而入轂中也類篇輻輻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輻輻也者輪輻也

毛詩禮徵卷八

金曰釘錯香也香冒也說文錯以金有所冒也類篇別也其中空也故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謂之鍋又謂之銀說文軋車輪也軋輻也香也類篇古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或謂之銀廣雅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又曰軋

大馭祭兩祀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轉頭也正用  
杜子春謂兩軌者借也猶之本車徹與軌形似經傳多亂  
而於事頭言軌者借也猶之本車徹與軌形似經傳多亂  
音近古書多亂而於軌內言軌者亦借也 軸頭之軌  
曰輪 說文軌柔革也曲禮君車已駕僕展輪盧植注輪  
謂左蒼龍右白虎係頭頸蓋 軸尚之鍵曰鞏字一作銛  
亦以革為之故曰銛頭頸 其異名曰幹曰枉或謂銛一名鈐銛也者以鐵監貫轂  
尚為轂禁害故轂不脫 說文鞏車輪軸頭鍵也銛鍵也銛  
車輪類篇幹較尚也 說文鞏車輪軸頭鍵也銛鍵也銛  
或作幹詩正義引說文云鞏車輪軸頭鍵也銛鍵也銛  
名鞏也車之禁害也戰國策高誘註銛較也趙凡  
岐孟子題詞山陽太守祝陸後碑鞏銛皆作館銛  
輪以較為心以牙為郭牙一曰鞏曰罔曰帆曰渠 注人  
謂之罔書或作較較車輪也釋名鞏罔也罔羅周輪之  
外也罔西曰較言曲較也或曰較較也罔羅周輪之  
玉篇訓較為伏兔別一義車人注鄭司農云渠謂車

所謂牙向書大傳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 其踐地之  
大車之渠廣雅鞏也玉篇同鞏即渠字 其踐地之  
處附以鐵曰錫 說文錫馬頭飾也一日錫車輪鐵玉篇  
與錫音義皆近 蓋牙之受輻恆有撥以為固曰契 輪  
則無契而固鄭司農云契機也蜀人言 轂輻牙三者不  
撥曰契元謂契讀如涅從木熱省聲 轂輻牙三者不  
失而軸為之樞此輪之利也輿也者車箱也小車曰輿

大車曰箱曰軋服一日服 釋名輿舉也詩毛傳箱大車  
謂較也鄭司農云軋服謂車箱服讀為負較即 輿後橫  
車箱較專指其在車箱後橫木也方音軋謂之枕釋  
木曰軋枕也 說文軋車後橫木也方音軋謂之枕釋  
其三面材謂之軌軌法也圍也 說文軋車式前有枕也  
也書或作軋元謂軋是軌法也少儀祭左右軌范注範  
與范聲同謂式前也鄭又以範為軌而義益可知矣  
軌與軋為體因並得軋名 鄭以下三面材錢坫據軋之方

以象地謂輿下前後兩端之橫木通 輿下板謂之薦薦  
曰軋合釋名之說推之益可徵信 輿下板謂之薦薦  
下近前有橫木去軋蓋如式深 輿下板謂之薦薦  
枕自軋至前軋曰育又曰縮育一作軋 釋名薦版在上  
謂車枕以前曰縮言局縮也充糞曰育 輿下板謂之薦薦  
者坐中執御育育然也玉篇縮育一作軋 輿下板謂之薦薦  
曰收輿兩箱謂之鞞鞞謂之軋 說文鞞車旁也 鞞上高  
檣木謂之較較上有轡重起曰重較 說文作較云車鞞  
以較為較之重文釋名較在箱上為鞞較也輿人注較  
兩鞞上出式者劉熙謂重較其較重鞞所乘也正與毛  
傳重較鞞也潘也屏也藩謂之蔽蔽謂之第漢世  
士之車合鞞也潘也屏也藩謂之蔽蔽謂之第漢世  
謂之車耳 玉篇鞞車箱說文無鞞有版云車耳反出也  
以屏蔽塵泥也又白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塵泥其  
也太元積首君子積善至於車耳測曰至於鞞也  
四面屏蔽之車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

毛詩禮徵卷八

四

謂之蔽王后夫人飾以翟羽所以為蔽也 古第與蔽字  
以朝巾車注引作翟蔽以朝蔽弗同 兩較之間採其前  
物而聲義又近弗或作第從竹同 兩較之間採其前  
以為式式中之鞞曰鞞式下橫木謂之鞞植木謂之軋  
或曰軋下曰鞞鞞下曰軋 軋式說文作軋云車前也釋名  
文鞞車軋也玉篇鞞軋中軋也車部別作軋輿人也說  
鞞之植者衡者也與鞞軋未同名鞞式之植者衡者也鄭  
司農云鞞謂車與鞞立者也立者為鞞橫者為軋書鞞  
或作鞞元謂鞞者以其鄉人為名玉篇鞞車飾也車橫  
鞞以其橫植交錯謂之鞞以其孔答答然謂之鞞 說文  
鞞交錯也鞞車鞞問橫木答答也釋名答答橫在車式  
前鞞竹作之孔答答也鞞答答木通玉篇答答車鞞也  
前有版垂於軋上曰揜揜一日陰或曰揜 釋名揜陰  
前所以又自軋下垂曰胡一日侯周禮誤侯作疾大行  
蔭答也 鄭司農云前疾謂馬車鞞前胡下垂在地  
當前疾注鄭司農云前疾謂馬車鞞前胡下垂在地  
者惠天牧云論語邢昺疏小雅蓼蕭疏引周禮作前侯

侯猶胡也故鄭註訓為胡故自轉以上曰軌自轉以下

蓋侯胡聲同侯疾形似也

曰胡也與下銜軸之木曰鞅鞅者伏兔也伏兔當轉兩

旁上承前後軫亦謂之鞅鞅者車軸縛也伏兔下有革

曰鞅以縛軸故亦曰鞅

說文鞅也鞅車伏兔也鞅車軸縛也鞅伏兔下革也

廣雅鞅伏兔也鞅名履似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

似之也又曰鞅伏也伏於軸上也易與脫鞅子夏以為

車下伏兔馬融以為車下縛據此知鞅鞅二字可通而

今以牙鞅之鞅當之誤矣左傳曰車服其鞅正與易軸

義同任篇合鞅鞅為一字而訓為鞅則非其義也

上所以正輪者曰睥睨

當軫者曰衡任衡橫也軫之當兔者曰任正直也

疏當免謂與下當橫軸之處戴震攷工記補注任正軫

也衡任軸也鄭以軾為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與人今

衡人為之始非也與人為式較軾軾軾軾軾軾軾軾軾軾

衡軸伏兔記不言軾軾與衡伏兔之度軾軾與換版兩

衡圍準乎軸伏兔取節

於軾當免省文互見

曰頸軾人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免之圍參分

圍注頸前持衡者

曰鈞心別有木以緘之曰杪有索以縛之曰轉轉謂之

釋釋謂之基

木類篇別作軾說文轉車下索也釋名轉轉也在車下

與輿相連縛也方言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

車謂之基玉人注有鹿車釋說文鞅車束也即畢釋之

字凡轉乘車曰軾大車曰軾大車有兩軾而直又有後

軾曰邱

前橫木曰高軾所以持衡者曰軾軾所以持高者

曰軌

前也稱大車扼也兩字實一義而所云軌車軾前衡下

特衡者輓火車軾前持衡者亦若言其大輓耳

又馬頸者曰軾曰烏喙高者扼也鬲下扼牛頸者即曰

扼扼與烏喙通名也烏喙有金飾曰金厄

還服注車軾兩邊又馬頸者柱注車軾卷者說文軾

下曲者小余雅衡扼也扼下者謂之烏喙詩毛傳厄烏

喙也鄭箋厄以金為小環往往往纏握之據釋名馬曰烏

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知烏喙之獨

當依釋文作喙喙喙也喙口也鳥

喙蓋即鳥喙毛亦非有異義也

木曰輅

或曰輅者車軸縛此字誤也

說文無輅字玉篇類篇亦未收畢沅疏證改輅

作輅亦非無因類篇別作輅輅亦以為車輅束

衡其束曰輅直輅之鬲其束曰輅凡車之束通曰輅

直輅車輅也其上錯以文采謂之錯衡亦謂之文衡

凡車蓋其上有斗曰部斗柄曰達常鑿其部以受蓋弓

而以達常下入於杠其杠曰程

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注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

杠中也程蓋杠也部蓋斗也又曰部長二尺程長倍之

四尺者二注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

蓋高一丈釋名杠公也眾久所公也據說文杠林上

橫木程林前九蓋弓者蓋棟也一日枸篋曰鞅隆曰隆

屈曰篋曰楛曰蓬

沅疏蓋云前既言車弓似弓曲也鞅蓋又也如屋構棟也畢

或謂之鞅蓋其上方言車枸篋宋魏陳楚之間謂之鞅

而西謂之枸篋西隴謂之楛南楚之外謂之蓬或謂之

毛詩禮徵卷八

五

毛詩禮徵卷八

六

後登登車所把者曰綬有良綬有散綬  
後登登車所把者曰綬有良綬有散綬  
後登登車所把者曰綬有良綬有散綬  
後登登車所把者曰綬有良綬有散綬

其羽蓋無帷裳有翼其無蓋者有帷  
其羽蓋無帷裳有翼其無蓋者有帷  
其羽蓋無帷裳有翼其無蓋者有帷  
其羽蓋無帷裳有翼其無蓋者有帷

惟一日容一日童容  
惟一日容一日童容  
惟一日容一日童容  
惟一日容一日童容

後登之義并有專字其由來亦尚矣  
後登之義并有專字其由來亦尚矣  
後登之義并有專字其由來亦尚矣  
後登之義并有專字其由來亦尚矣

也軛軛互異當以許義為斷說文軛車  
也軛軛互異當以許義為斷說文軛車  
也軛軛互異當以許義為斷說文軛車  
也軛軛互異當以許義為斷說文軛車

日錫又日月題皆馬面勒飾也  
日錫又日月題皆馬面勒飾也  
日錫又日月題皆馬面勒飾也  
日錫又日月題皆馬面勒飾也







此云柁矢蓋畫之釋文修本又作繆玉篇別作繆說  
文終旌旗之游也新附別出繆字非也旌旗之流也  
亦即旌正字玉篇別作繆亦非繆字也旌旗之流也  
網練以練綈曰旌說文旌旗之流也旌旗之流也  
廣充幅長綈曰旌說文旌旗之流也旌旗之流也  
而垂爾雅繼旌曰旌注帛續旌末為燕尾者微幟者旌  
旗之細也其制如銘書名于其末軍事畫雲氣各如其  
物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司常注物名者  
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  
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眾臣  
樹之干位朝者各就焉或謂之徽識之名或謂之徽  
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亡則以緇長半幅積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此蓋  
其制也杜子春云畫當為書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  
之飾也喪禮注銘明旌也說文徽幟也以絳微帛著於  
背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今經典皆作徽徽帛著於  
亦通又張平子東京賦或士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為肩  
上絳幟如燕尾者也李注引左氏傳厨人漢曰揚徽者  
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據釋名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  
也則知說文訓識為常即春官司常之常凡旌旗之類

毛詩禮徵卷八

三

皆屬司常新附必補幟字亦復矣又與幟通 凡旗干曰  
如毛詩禮文史記旗幟漢書旌幟皆是也  
枉所以關旗者曰屆或曰屆兵闌也爾雅素錦綉枉注  
竿博雅天子枉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鄉射禮注  
枉也左傳楚人恭之脫肩服虔解誼肩車前橫木也  
釋文肩徐公冥反車上兵闌也張衡西京賦旗不脫肩  
薛綜注肩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屆  
魏都賦附以蘭綺劉 兵車有六建其一人也戈長六尺  
六寸及長尋有四尺及一名投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  
夷矛三尋矛之三隅者曰公 攻工記注車有天地之象  
易之三材六畫戈爻戟矛皆插車輪中焉六等之數漢  
直謂矛廬人注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適也酋近夷長矣  
右氏注戈今句于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頭戟今  
三鋒戟也司文注受如杖長尋有四尺說文戈平頭  
戟也戟有枝兵也受以投殊人也投軍中士決所持也  
司馬法曰戟羽以投釋名戈過也二尺而無刃有所撞  
引則制之帝得過也投釋名戈過也二尺而無刃有所撞  
控于車上使殊離也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車戟日常長

丈六尺車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  
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鐃鐃入地也夷矛夷常也其  
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  
所恃也仗子頭有三又言以討仇敵之子也畢沅疏  
云云仗公記說車有六等之數不言夷者則車上無夷  
子也仗公記說車有六等之數不言夷者則車上無夷  
仗象形象形者象立子之形也毛傳云三隅子也建子  
仗象形象形者象立子之形也毛傳云三隅子也建子  
不別出酋子合之說文象形則 凡句兵有援有胡刺兵  
陳合酋為一亦非此說矣

有刺戟兵無刃艾底銳曰鐃矛戟底平曰鐵五兵之底  
皆曰晉其秘曰矜一曰盧矛矜近上有累荷曰重喬下  
有毛飾曰英凡五兵皆建於輪 盧人注句兵艾戟屬刺  
無刃凡矜入佩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鐃鐃也刺謂矛  
刃謂也元謂晉讀如王指大圭之指矜所捷也又盧子  
戟矜也國語曰休備扶盧秘猶稱也治氏注鄭司農  
云援直刃也國語曰休備扶盧秘猶稱也治氏注鄭司農

毛詩禮徵卷八

四

亦宜建焉 釋名威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或說  
成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元戎股執白戚周左枝黃戚  
右乘白髦鉞車鑿聲也玉篇合鉞成爲一非也今俗以  
鐵爲鉞以鉞爲戚而戚幾不 兵車騎上無轡合盾以爲  
見矣威類篇作鉞亦本左傳 兵車騎上無轡合盾以爲  
蔽之藩盾舍則設行則斂別是一物彼注云盾可以藩  
衛者如今盾干也中干曰伐大者曰檣畫龍及雜羽爲  
飾本出於吳爲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演盾本出於蜀  
蜀演所以陷破敵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者曰約  
言所恃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者曰約者曰約者曰  
所恃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者曰約者曰約者曰約  
夕注干楯也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之名也說文盾廠地



輿行漆而士魂車以乘車道車豪車載苞牲者曰遣車

天子蓋五路皆從蠶車者載柩路也一日輪車

榮北朝注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

之魂車薦乘車鹿淺帶于竿革鞞載履載皮弁服履

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乘車載裳笠注上乘後車道

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乘猶散也散車以出以歸之車

今文豪為涼凡道車乘車之纓轡及勒亦繫于衡也

人疏此注云禮所謂涼車者指儀禮今文而言也中車

大喪飾遣車小喪共置路注遣車多一曰驚車置路載

車也錄記遣車視車載所包遺奠而藏之者數天子大

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

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遂師共師龍及屋車

之役注邱龍之役窳復土也其器曰籠屋車柩路也柩

路較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屋因取名焉行至墳乃

說更復載以龍輶屋禮記或作傳或作輕雜記注輪讀

為輪或作傳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輶曰輪無輶曰輕周

禮又有蠶車天子以載柩屋聲相近其制同乎輕崇

蓋半乘車之輪喪大記大夫葬用輶士葬用國車注輶

皆當為載以輕車之輕聲之誤也輶字或作團是以文

也尊卑之差也 遷柩用輶軸上有四周日輶皆前後

有軸蠶車輶前後出設前後輶以屬引 士喪禮柩用輶

輶也輶狀如牀軸其輪輶而行既夕遷于祖用輶注遷

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輶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輶輶狀

如長牀穿前著金而闕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

謂之蠶車雜記謂之輶或古文輶或作供輶皆相附耳

未聞孰正其車之輶狀如床中央有輶前後出設前後

輶輶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輶以輶為輶輶輶所以

屬引喪大記注在棺日行行有輶輶之制亦與蠶車同但

不用輶為輶注在棺日行行有輶輶之制亦與蠶車同但

毛詩禮徵卷八

七

即今周禮 戎路者王所乘兵車也屏蔽之車曰廣車補

關之車曰闕車一日旂闕一日旂車屏蔽之車曰屏車

一曰革車馳敵之車曰輕車又曰馳車在田獵則為驅

逆之車曰輶車亦曰輕車 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萃車之萃

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輶所乘也廣車橫來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



云輓以韋靴車載也兼以韋靴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控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韋為車飾也郭璞云蔽以韋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韋有草故此云韋弗朱韋也改文弗蔽異文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故此傳通言之

按爾雅革竹異文義各有施諸注所說不明按其名義禦蔽非常用者如車蓋然韋弗用革不可以

備雨必以竹禦蔽之故曰禦曰蔽織以文采施之以漆加于韋第之上想禦蔽之用唯施之于兩耳

詩以簞第連文猶言竹蔽也蓋合言則蔽與第異散則可通耳

伐檀坎坎伐檀兮

又坎坎伐輻兮傳輻檀輻也

毛詩禮徵卷八

三

戴氏震釋車云輪輻謂之牙牙謂之輶輪輶謂之輻輻近說謂之股近牙謂之股輻謂之柄建轂中者謂之齒齒謂之沒整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以偏柄入牙而牙稍出謂之綆

按考工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注云三材

所以為輶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輶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檀

也是鄭未知周用何木據毛傳則周制輻牙俱以檀矣

又坎坎伐輪兮傳檀可以為輪

小戎小戎倭收傳小戎兵車也倭倭收軫也

正義云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為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馬也蓋與兵車之軫圍尺一寸疏云六分皆謂與廣六尺六

寸而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也

按戴氏釋車云枕輿下謂之軫軫謂之收自注云

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者方言軫謂之枕榮按鄭以軫為輿後橫木以軾為輿下三面材孔冲遠又以為前後兩端之橫木俱未及戴氏之說為精

又五梁梁輶傳梁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

束有歷錄輶人為輶輶有三度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注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輶崇三尺有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又并此輶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問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輶曲中又云輶前十尺而策半之下注云輶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此丈四尺四寸又云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為之謂注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又云是故輶欲順典注鄭司農願讀為歷典讀為珍輶

車之輶率尺所一縛悉珍似謂此也疏云此即詩五梁梁輶也

戴氏釋車云輿下任正者謂之輶輶出軾前亨而上謂之胡胡謂之侯輶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轅之間謂之常免

毛詩禮徵卷八

三

又陰鞞塗續傳陰拵軌也鞞所以引也鞞拵軌在軾前

垂鞞上塗續白金飾續鞞之環

正義云鞞以皮為之繫於陰板之上今鞞馬之引

戴氏毛鄭詩考正云今考車前陰板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駢馬之鞞繫于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拵軌之前故稱陰鞞耳釋車云式前謂之軌軌謂之陰

又文茵暢駘傳暢駘長駘也正義云對大車平地戴任之車為長也考工記云梓其漆內而中謂之以為之較長以其長為之圍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較

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又云參分其  
輻廣二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又車人  
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欲利長轂欲  
安

載氏釋車云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轅轅謂之數  
以金裹轂中謂之鉅大鉅謂之賢轂末小鉅謂之軒  
轅轅謂之獻

采芑簞芴魚服箋芴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

又約軹錯衡傳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  
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  
轉必負幹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情  
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義疏云篆者以革  
約轂除相擊三寸五分不約其餘皆約之  
戴氏毛鄭詩考正云軹說文作軹從革采芑疏以軹  
為長轂名非也軹即考工記軹革朱而約之者朱其  
短轂則無節故曰長轂之軹

毛詩禮徵卷八

車牽閒關車之牽分傳閒關設牽也

毛鄭詩考正云軸端鍵謂之牽所以致轂使不  
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牽相切有聲閒關然

按節南山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桎疏云說文云桎

車轄也桎是轄之別名以轄能制車喻大臣能制

國榮按轄牽古字通淮南子云車之能轉千里者

其要在三寸轄顏師古急就篇注云轄豎貫軸頭

制轂之鐵

韓奕簞芴錯衡傳錯衡文衡也箋簞芴漆簞以為車蔽

今之藩也

又鞞靽淺轆傳鞞革也靽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轆覆

式也

正義云鞞靽者蓋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央持車  
使牢固也軾字禮記作帶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玉  
藻之羔幣鹿幣巾車之犬稊豨稊皆以有毛之皮為  
帶少儀說御車之法貢良綬申之面拖諸帶前授綬  
也禮注謂之覆鞞即軾傍之立木

右車制

干旄良馬四之

又良馬五之傳驂馬五轡箋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正義云王肅云古者一轡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  
夫皆一轡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驂謂之驂  
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  
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惑言三王之法此  
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而左右當均一轡車  
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  
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  
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  
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魯僖所乘四駟駟駟武  
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說曰天子駕六諸侯

毛詩禮徵卷八

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  
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  
為乘願命諸侯皆布乘黃朱既天子駕六校人何不  
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願命諸侯何不獻六馬王度記  
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  
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按公羊說云天子駕六者公羊家言春秋為漢制

法據史記秦始駕六漢因之故云爾

又按荀子莊子書亦有六馬之文似六馬之制起

于六國時秦用之以符水惠之數漢以之駕金根

車春秋以前未有也

又良馬六之傳四馬六轡箋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

碩人朱幘鑣鑣傳鑣飾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為

飾鑣鑣盛貌



說文云噴馬纏鐵扇汗也徐緡云謂以帛纏馬口旁鐵扇汗使不汗也

漸車帷裳傳衣婦人之車也箋帷裳童容也

正義云巾車翟厭翟女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禮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以鞞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童童容與禮別司農云禮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鞞故謂之為禮車也

大叔于田兩服上襄兩駟雁行箋兩服中央夾轅者在旁曰駟襄駕也上襄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

又兩服齊首兩駟如手傳齊首馬首齊也箋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清人駟介旁旁傳介甲也

駟鐵輶車鸞鑿箋云置鸞于鑿異于乘車也

爾雅云鑿謂之鑿馬銜也釋名云鑿也所以

在旁也斂其口也釋文云鑿馬銜外鐵也一日扇汗一日排沫

小戎游環脅驅傳游環斬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

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

正義云游環者制照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駟馬之外繫貫之游後前却無定處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于衡後繫于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

又文茵揚轂傳文茵虎皮也釋文云茵車席也

正義云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

又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駟駟是中駟驪是駟箋中中服也駟兩駟也

又鑿以餼納傳納駟內轡也箋納之餼以白金為飾也

納繫於軾前正義云謂白金飾皮為餼以納物也四馬入轡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駟馬欲入則偏於轡駟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駟內轡繫於軾前

又俊駟孔羣傳俊駟四介馬也箋俊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

又虎韞鏤膺傳膺馬帶也箋鏤膺有刻金飾也

正義云巾車云樊纒注云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帶與膺異也

蓼蕭葺革仲仲傳葺轡也葺葺首也仲仲垂飾貌

正義云釋器云轡首謂之葺郭璞云葺鞞鞞然則馬轡所繫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葺

按葺革古文多作葺勒說文無葺字而有葺字訓為轡首銅

又和鸞離離傳在軾曰和在鑿曰鸞

采芑鉤膺鞞革箋鞞革轡首垂也

韓奕鉤膺鏤錫傳鏤錫有金縷其錫也箋鉤膺樊纒肩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按鉤膺鏤錫詩人鋪張失實之詞玉路得有鉤膺  
金路不得有鏤錫玉路非賜臣之物盛陳之者如  
上文元袞赤舄也元袞為上公之服玉路為天子  
上車何可以假人孔疏云蓋特賜之使得施于金  
路出自臆說無文可言賈公彥謂後有功特賜有  
之以魯大功祇乘金路韓侯乘玉路可乎如是宣  
王為不振矣

又鞶革金厄傳厄烏喙也鞶鞶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  
往往纏楹之

戴氏震云按士喪禮直徑大高喪服作搨說曰盈手  
日攝中人之手楹圍九寸蓋兩指楹合如環謂之搨  
因以為環名說文搨搨本一字  
省作兩厄俗書相仍寫厄作厄

毛詩禮徵卷八

七

段云司馬彪曰乘輿車交虎伏轆龍首銜輓文  
虎伏軾即經之淺轆龍首銜輓即經之金厄也

崧高鉤膺濯濯傳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

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樊纓  
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  
采屬飾之而九成

按巾車金路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非

也孔冲遠謂上公非同姓亦得乘金路申伯之為

公無文宣王妄以名器假人所以君諸侯之觀觀

竹書云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其自取之與

載見鞶革有鶴箋鞶革轡首也鶴金飾貌

按鞶革有鶴謂鸞鳴也鸞在鑣故云鞶革鶴取聲

不取形鶴與鸞同說文本引作鞶革有鸞又烈祖

八鸞鶴采芑作瑒瑒烝民作鏘鏘瑒玉聲鶴亦  
取其聲也釋鳥云鶴廉鵠顏師古云鶴鵠俗名為  
錯落錯落者亦言如玉聲輕重相間耳酉陽雜俎  
引裴瑜爾雅注云是九頭鳥今九頭鳥鳴聲如鈴  
箋以鶴為金飾貌非也

右駕馬飾

韓奕鉤膺鏤錫

巾車王之五路曰玉路鏤樊纓十  
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游以祀

按辨見前

右玉路

蓼蕭既見君子鞶革仲仲和鸞雝雝

毛詩禮徵卷八

六

巾車金路以資注  
以資以會賓客

采芑路車有夷鞶菲魚服鉤膺鞶革

正義云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今方叔所乘或為同姓  
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  
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不  
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

閔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

巾車金路同姓以封注謂王子母弟率以功惠出封  
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又左傳分  
魯公康叔唐叔以大路  
注金路錫同姓諸侯車

右金路

載驅載驅薄薄算弗朱鞶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

而羽飾

按巾車象路異姓以封注異姓王甥舅齊甥舅之

國當以象路

又按諸侯夫人始來乘厭翟其常當乘厭翟以下  
據此則諸侯夫人平時亦得乘夫之車象路無翟  
飾傳云飾以翟者抑所以別諸侯自乘與

縣蠻命彼後車箋後車倅車也

正義云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  
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  
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  
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散則義通

按道僕掌馭象路貳車象路之副也

崧高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按巾車象路異姓以封申伯為甥舅之親應乘象  
路

毛詩禮徵卷八

完

又按上章云鈞膺濯濯則為金路矣據孔冲遠采  
芑疏上公非同姓亦乘金路則此路車必從上公  
之賜也

右象路

大車大車檻檻

正義云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鄭志答趙商云諸  
侯人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  
子男不得乘象路  
此大車蓋革路也  
中車革路以封四衛注四衛  
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

清人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左左

人謂御者右中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  
故御者在左

禮書云乘車之法君處左中右處右僕處中若兵車  
將帥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士卒車則  
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  
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

小戎小戎伐收傳小戎兵車也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  
小戎

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正義云鄭箋者肯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  
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  
六月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駉駉載是常服傳日月  
為常服戎服也

為常服戎服也

按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掌凡戎  
車之儀注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倅副也  
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榮按戎車既飭統戎車一切

毛詩禮徵卷八

辛

言之四牡駉駉載是常服專言王之革路建大常  
以即戎者

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箋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

按五戎皆元戎輕車為五戎之一鄭注云輕車所  
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此云以先啟行必輕車矣車  
僕云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注云五戎者其其一  
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此十乘  
其輕車及其萃乎統日元戎者據所先見者言之  
也

又按伯兮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前驅車亦輕車  
之萃與

采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右革路 凡戎車附

定之方中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按田僕職田路以田以鄙衛自金路以下與王同

駟鐵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又輶車鸞鑣傳輶輕也箋輕車驅逆之車也

田僕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而還之使不出爾疏云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彼佐車則此驅逆之車也

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中車木路前樊錫纓建大麾以田又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副注田路木路也

右木路

三詩禮徵卷八

三

唐棣王姬之車序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箋謂車

乘厭翟勒而纘總

按王姬下嫁齊侯車乘厭翟非不繫其夫也序云

此者正言王姬之禮下王后一等雖為二王後之

夫人不得乘木國之上車即為子男夫人亦不至

乘翟車故云不繫其夫也孔疏云此時齊侯子未

為諸侯非也

碩人翟芾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中車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纘總安車影面翟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纘總有提蓋車組輓有翟羽蓋注重翟后從王祭祀厭翟后從王賓贊諸侯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翟車以出桑華車宮中乘乘詩碩人云翟芾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

乎翟

按崔靈恩云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車

魯之夫人乘重翟又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

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以此推之初嫁之服王

后與魯夫人乘重翟王之三夫人三公與同異姓

諸侯夫人乘厭翟王之九嬪與孤妻子男夫人同

乘翟車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篆女御與大

夫妻同乘夏纁士之妻乘墨車禮記疏謂王之三

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又下侯伯一等非也

右王后五路

張漸車帷裳

三詩禮徵卷八

三

按中車云庶人乘役車庶人之妻嫁未聞有攝盛

之說况私相奔誘者乎

蟋蟀役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無事也

尚書大傳云庶人木車單馬

秋杜檀車幘幘傳檀車役車也

右服車

正月其車既載乃奔爾輔

正義云為申不言作輔此云乃奔爾輔則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

按箋云奔輔喻遠賢也正義以輔為可解脫之物

段玉裁云呂覽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若車

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則車

之有輔信矣引申之為相助之稱今則借義行鈔  
有知輔為車之一物者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明官義疏云馬車之與廣而不深欲其可乘乘騎乘也牛車長而不廣取其任載故長以牛介兩轅間故不可以廣也御馬車者總六轡于車上君子所事牛車則牽傍之者野人而已

黍苗我任我輦

惠氏上奇云任者任車即牛人職所謂勞傍輶外輓牛以載公任器者也載任器故曰任車

右牛車

黍苗我任我輦有輓輦者

鄉師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云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輦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椹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

毛詩禮徵卷八

註

后氏二十人而輦輦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為連鄭司農云連輦為輦

何草不黃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箋狐草行草止故以此

棧車輦者

臧氏謂棧為竹木車

右輦

皇矣以爾臨衝傳臨衝車也衝衝車也

按說文云輻陷輻車也從車童聲小徐即謂此衝

車衝假借字隆車當為輻車

右攻城車

干旄子子干旄傳子子干旄之貌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旂也箋周禮孤卿建旂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

正義云九旗之干皆旄

又子子干旄傳鳥隼曰旗箋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

釋天籍革鳥曰旗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旄周官所謂鳥隼為與者矣李巡云以革為之置於旄端郭璞云此謂合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鳴萬郭注本李巡

又子子干旄傳析羽為旌

正義云於周禮則旂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干旄于旌也既設旌修有旌旗之稱未設旌修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旌修而載之旂車則空載析羽無旌修也

按正義引鄉射記注以旌為總名于此得之左傳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召陵之會晉人假羽毛于鄭

毛詩禮徵卷八

註

皆旌之私名也旌為王者旂車之所建因私有之

謂之羽毛此衛之卿大夫不能建旌名矣謂既設

旌修有旌旗之稱未設旌修空有析羽謂之旌非

也榮按旂旗之旌修繫于旂旗不繫于干首旌之

旌繫于干首郭璞云如今之輻亦有旌是也至旌

之異于旌者以有旒耳正義謂卿建旌設旌修而

載之旂車則空載析羽見似兩歧又與曲禮應車

結旌之言不合

出車設彼旄矣建彼旄矣彼旄旄斯胡不旒旒傳龜蛇

日旒鳥隼曰旗旒旒旒垂貌箋設旒者屬之於干旄而

建之戎車

司常云龜蛇為旄

又云縣建旄

釋天云縹廣充

朝人云龜蛇四

好以象營室也

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光也

六月載是常服

傳日月為常服戎服也

戎車之常服

韋弁服也

按毛意謂王親征故以常為大常據巾車玉路建

大常以祀據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

建大常注云王乘戎路建大常馬大閱建大常親

征建大常可知鄭意王不自行故合常服為一為

韋弁服榮按常旗之總名也從毛說則以常為大

常不從毛說亦不得謂常為非旗大行人上公建

常九旂侯伯建常七旂子男建常五旂皆以常為

旗之明文鄭改傳未得其實

又按王之常畫日月兼有交龍據禮觀天子乘

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注大旂大常也繆首

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又郊特牲云旂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司常云日月

為常不云交龍者舉其尊者耳諸侯交龍為旂無

日月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

又織文鳥章白旒央央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白夜繼

旒者也央央鮮明貌

毛詩禮徵卷八



正義云司常云鳥隼為旄釋天云縹

統日縹此旗而言旒者散則通名

釋名云縹帛為旒以雜

色綴其邊如燕尾也

車攻建旒設旄

無羊旒維旒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旒旒所以聚衆

也

桑柔旒旒有翩

韓奕淑旒綏章傳淑善也交龍為旒綏大綏也

正義云大綏者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

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

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旒牛毛為之綴于纒上所

謂注旒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旒竿所建與旒

共一竿為貴賤之

表章故云綏章

江漢既設我旗

載見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正義云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日以鈴著旒端郭璞

云懸鈴于竿首畫交龍于旒是鈴在旂上左傳錫鸞

和鈴昭其聲也注鈴在旂說

又云旂旗有眾鈴以令眾也

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棧棧

左傳分魯公以大

旂注交龍為旂

闕宮龍旂承祀箋交龍為旂

正義云古毛詩說以此為郊祀明堂位云魯君孟春

乘大輅載弧鞬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

鄭所從

元鳥龍旂十乘

毛詩禮徵卷八



釋名云旃倚也畫作兩龍相倚倚也通以赤色為之赤諸侯所建也

長發武王載旃傳旃旗也

按釋天云繼旄曰旃而司常云縣鄙建旄商王必無建旄之事其曰載旃猶曰其旄旃旃云爾傳以旗釋之甚合

右車上旃旂

伯兮伯也執戈傳父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父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

盧人為盧器父長等有四尺又云凡為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破而割之參分其割去一以為晉割五分其割去一以為首割注破把中也

清人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酋矛夷矛

毛詩禮徵卷八

三

也各有畫飾

正義云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等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魯頌二矛重

又二矛重喬傳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釋文云累荷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

累也室謂矛頭受刃處也題題頭也

小戎龍盾之合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而載之

正義云盾以木為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

又次子鑿鐔傳去三隅矛也鐔鐔也

正義云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鐔後注云鐔底曰鐔取其鐔地平地曰鐔取其鐔地鐔取其鐔地鐔取其鐔地鐔取其鐔地

又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蒙厖也

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正義云左傳說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楯楯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

又虎鞞鏤鷹交鞞二弓竹閉緹縈傳虎虎皮也鞞弓室也交鞞交二弓于鞞中也閉緹緹繩縈約也

無衣修我戈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又修我矛戟箋戟車戟常也

正義云司兵云掌五兵鄉司農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又曰車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言之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右注云司馬法云弓矢圍受子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但步卒無夷矛兵車皆有弓矢以衛不在建中故不數耳考工云車有六等之數車戟常

崇于戈四尺謂之五等

三

侯人何戈與楨傳何揭楨受也

篤公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傳戚斧也揚鉞也箋干盾也戈勾矛戟也

正義云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

鉞是鉞大于斧也

時邁載戢于戈載櫜弓矢

泮水角弓其觚束矢其搜

闕宮朱英綠縻二矛重弓傳朱英矛飾也縻繩也重弓

重于鬯中也箋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

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長發有虔秉鉞

右車上戎器

毛詩禮徵卷八

竟

毛詩禮徵卷第八終



毛詩禮徵卷第九

涇包世榮述

衣服

總敘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  
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

疏引乾  
帶皮注故制為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  
寸肩革帶博二寸玉藻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

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雜記注云會謂上領總也  
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

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今  
時條衣蔽前謂之襜爾雅江准之閒謂之褱說文蔽前  
也周禮王后之服褱釋器江准之閒謂之褱說文蔽前  
衣謂畫袍蓋有兩解或謂之袂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

毛詩禮徵卷九

巾自關東西謂之蔽鄒齊魯之郊謂之神方言四案  
昏禮純衣朝服素鞞士冠下大夫之臣緇鞞禮注玄端

服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園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  
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爵弁服一命緇注云赤黃之

也鞞玄冕服再命三命赤鞞稱鞞者尊祭服異其名耳  
若夫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斯于則自玄冕以上統

此矣其飾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天子備  
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鞞韋而已玉藻蓋士無市

正字作市有輪制如楹缺四角說文解字又州部索  
詩借用帶市有輪制如楹缺四角字下引杜林說米亦朱

字及戰國連兵鞞非兵飾去之明帝復制鞞天子赤皮  
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故字或作絳宋陳祥道禮

服議云祥有素鞞風齊則爵鞞玉藻婦人有鞞罪人有鞞書  
引劉熙說鞞之用較鞞尤廣焉祭服莫重於冕冕俛也  
荀子說鞞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

俛而後仰故謂之冕白虎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  
績麻三十升布顧命王麻冕論語麻上以玄下以纁覆

之禮疏謂之纁冠卷反起全謂之武玉藻綴於冕兩旁垂  
之武兩旁作孔謂之紐貫紐及髮使得其牢固弁師謂

之笄以玉及象以組下垂屬兩端於笄謂之紘入子未  
青維持冠者左傳謂之衡其下以紘著箋云人君五懸

項洪漢傳云天子謂之充耳以纁此古纁繩弁師注  
采諸侯三采賈玉垂纁前後或據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米白蒼也

毛詩禮徵卷九

冕而前旒謂無後旒誤也按前者對後謂之旒正作塵  
之稱二者俱言前旒則有後旒明矣

亦謂之遠延玉藻王之衰冕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  
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

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服皆玄衣  
纁裳說文解字常下赤烏履人有虞氏十二章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至周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凡九章初一

日龍有升有降王制次日山安養物次三日華蟲取其  
又性能次四日火取其次五日宗彝取其次六日

皆畫以為繪次六日藻潔次七日粉米生次八  
日黼謂斧也決次九日黻善惡分明皆希為希當以為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衣五章裳四章此謂大章司

命卿六命以下皆然唐風無衣正義未詳小章之說故

孤服鷩冕豈三公執璧以為公服鷩冕按說文解字云周禮公

之服自袞冕而下無升龍其纁九就用玉百六十二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畫以雉謂華蟲也王制疏云雉

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是鳥類其類

鷩冕而下其纁七就用玉九十八祀四望山川則鷩冕

鷩畫虎雌王制疏云虎雌謂宗彝也衣三章裳二章子

男之服自鷩冕而下其纁五就用玉五十王制疏云凡

皆服已上之服若從王若助王祭天地及先王大祀之等

三詩禮徵卷九

著之服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刺粉米無畫也衣一

章裳二章孤自希冕而下雜記疏云孤不悉緇冕若二

以其君立冕自祭不得踰之也其纁四就用玉三十二

自孤以下祭羣小祀則玄冕玄冕者衣無文裳刺繡

而已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大宗伯疏云公之有孤之國

不悉緇冕卿自玄冕而下何得服緇冕乎此說誤孤尚三

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

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王藻疏以為小祀立冕與昊天

裳同各以其等為之弁師注及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

有孤之國孤緇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卿緇冕大

夫玄冕內司服疏按若夫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

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似夏殷禮耳注

其在吉禮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節服氏

鄉天之尸與尸冕弁而出曾子問守祿疏云先王之

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衾冕北面以尊天也祭義君純冕立

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冕而總干司服疏云二王後

亦玄冕也率其羣臣以樂皇尸祭統后稷廟中尸服衾

冕疏若君之祖為大夫其尸則著玄冕喪服小祭祀

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節服天子玄端端當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

之外諸侯玄端亦當以祭王藻司服注云諸侯非天

四毛詩禮徵卷九

未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祭義王后蓋於北郊以其純

服夫人韞於北郊以其冕服祭統大夫冕而祭于公雜記

冕服疏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

天數也郊特牲蓋魯王禮也祿周公卷冕立于阼

冕而舞大武明堂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司服疏云其祭

其在凶禮王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夏采疏云宜用鷩冕

弁之復諸侯以衰衣疏云王制王三公一命衰若冕服

注云上公五疏云五有加之則賜是衰衣不入命數冕服

而滿九侯伯以下以次差之外加爵弁及皮弁冠弁之等

皆爵弁則不及皮弁矣二說不同復君以卷注云公也侯

伯以鷩大夫以玄植注云大夫自玄冕而請侯相

禭以冕服禭者執冕服入升堂公襲注云公九稱天

稱大夫五卷衣一繡裳疏云冕服之裳任收立冕一

褻衣一上并君薨告世子生太祝裨冕注云諸侯之卿

三日名子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已葬而世子生太宰

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禩疏云不言自顯也曾子問

一人冕執釧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

執釧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釧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釧說

解字引立于側階廟命傳曰備殯其在軍禮武王克

商散軍郊射裨冕指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樂至于召

陵之役許穆公卒于師左氏傳曰凡諸侯死王事加二

等于是有以衰斂信公士會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獻

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宣公十此固春秋之法要

皆本周禮焉若魯以季氏取卞而與公治冕服則固非

德賞矣襄公二其在賓禮諸侯裨冕觀禮注云裨之為

其餘為上以朝王天子衰冕負斧依侯氏裨冕釋幣于

禩禮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衰冕旅賁春夏受享于廟

與觀同衰冕司服周襄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僖二十

謂疏云當三公八命身著鷩冕于制疏又云若左

謂疏云當三公八命身著鷩冕于制疏又云若左

謂疏云當三公八命身著鷩冕于制疏又云若左

謂疏云當三公八命身著鷩冕于制疏又云若左

弁服其在嘉禮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冕而總干樂

冕疏云此上公三饗三食在廟服鷩冕疏云天子大射

其服鷩冕司服疏云天子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

射在寢司服疏云燕射天子射宮在廟大射服鷩

衣素裳冕親迎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郊特牲疏云

為玄諸侯冕而親迎哀公問士昏禮疏云五等諸侯

卿大夫同玄冕侯伯子男無孤之國卿緇冕大夫玄冕

天子當服衰冕侯伯子男無孤之國卿緇冕大夫玄冕

加玄冕當加衰冕矣冠義疏云則天子亦當五加衰

冕此冕服之用諸五禮者大略可睹矣蓋自黃帝作旋

冕引世本疏有虞氏皇畫羽飾馬而祭深衣而養老夏

后氏收士冠禮注云言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禮注

也言所以自覆飾也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

衣而養老制又周弁注云弁名出于紫樂大也言所以

委貌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周道章甫注

章明也言所以殷道母釋名作牟云冒也言注云母

追猶堆也夏后氏夏后氏之道禮則玄冠之屬也特

貌注云或謂委若夫夫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亦作

皆不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郊特始冠緇布冠自

諸侯下達冠而做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

布冠績綬諸侯之冠也注云皆始冠之冠諸侯玄冠丹

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立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  
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綏五寸情游  
之士也立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  
有事然後綏蓋屬二組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  
纓之垂者謂之綏幼而剪髮為髻及長因以為飾謂之  
髦所以鞞髮謂之纒所以束髮謂之總圍髮際結項中  
隅為四綴以固縞布冠注云冠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  
盡同於冕者也爵弁服注云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  
弁延紐弁紱皆與冕同惟無藻為異耳然則冕而無藻  
即與爵弁不異而弁則似無藻之冕仍與爵弁不同者疏  
士變冕為爵弁則似無藻之冕仍與爵弁不同者疏  
云冕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注云  
裳純衣注云純絲也餘衣用緇帶鞅鞅纁履黑絢絢注云

毛詩禮徵卷九

七

言拘也以為行戒狀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如刀衣鼻在纒頭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冕而出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著爵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弁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命世子必於廟故用祭服爵弁也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同亦爵弁自祭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其紕載弁俛俛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之哭諸侯也爵弁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衣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之書注云純純純博寸冠其在吉禮尸弁

二人雀同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命復諸侯以爵弁服

公襲爵弁二子羔之襲爵弁一復士以爵弁服

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雷將命記復者一人以爵弁服

襲爵弁服純衣禮表其在賓禮諸侯始命之服爵弁服

疏記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伯疏其在軍禮鞅鞅

有夷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上服而來未

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天子以其賢任為軍

其服爵弁服紕衣纁裳也以作六師洛矣其在嘉禮士

冠三加爵弁士皆爵弁纁裳緇袍禮士弁而親迎然則

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記若夫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者為

弁經服天子凡弔事用之之司服注云大夫士有朋友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

毛詩禮徵卷九

八

服皆弁經疏云大夫與碩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  
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會子問云君薨自外入則如  
麻弁皮弁者士冠禮注云以王會五采玉璫注云璫如  
其結五采玉十二以象推此則上玉三采孤則璫  
侯伯璫節七子男璫節五公璫節九也玉三采孤則璫  
飾四三命之卿璫節三再命之大夫璫節二玉二采一  
命之大夫及士會無結節弁經注司服云士素積注  
衣用布亦十五緇帶素鞞白屨司服疏云天子諸侯以  
升其色象焉緇帶素鞞白屨司服疏云天子諸侯以  
魁柎之疏云以魁柎皮緇帶素鞞白屨司服疏云天子諸侯以  
禮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玉蠟則皮弁素服而祭郊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學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

巡牲祭魯郊皮弁以聽祭報特魯禘皮弁素積而

舞大夏者雖是魯禮王所同之其在凶禮卜筮除祭事

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少牢禮疏引天子崩

復者皮弁服朝服而復于太祖之廟此朝服即皮弁四

人禁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命公族其有死罪公素服

文王世子弁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喪服小記雜記疏

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

出亦如之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君親大斂皮弁服

禮注君弔他國之臣皮弁服大夫哭大夫主人未

成服之前亦皮弁服疏公襲素積一弁之服禭者受

皮弁服於中庭雜記周人弁而葬引大夫卜宅與葬日占

者皮弁子羔之襲也皮弁一記陳襲事於房中皮弁服

禮乘車載皮弁服既夕記疏其在賓禮王眠朝則

皮弁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王春夏受費

在朝則皮弁服疏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

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禮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

弁服其主端服其服據此亦用禕冕公侯伯子

男諸侯也然曾子問諸侯將見天子冕而出視賓皮弁聘

君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者朝聘主相尊敬也使卿皮弁

還玉于館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籛者吉日必朝

服而朝論語曾子問疏引鄭注其在軍禮皮弁素積

軍旅也孝經後用獵戰伐冠皮弁六月疏引招虞人以

皮冠孟子趙岐注皮冠弁也司服疏云襄十四年

禮於國但色異耳故以韋弁為皮弁其在嘉禮有類

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餼既嘉頌弁箋云天子

子以朝視朝天子賓射燕射時亦皮弁疏云賓射在朝

服皮弁朝服疏諸侯大射在郊學用皮弁賓射或在

朝與天子同或在竟亦皮弁服疏射義執事者冠皮弁

禮再加皮弁禮韋弁服其基飾之儀等如皮弁凡兵

事韋弁服傳曰晉御至衣韋韋之附注是也今時伍伯

緹衣古兵天子乃厲飾月命疏云韋弁服也天子正田用

服之遺色天子乃厲飾月命疏云韋弁服也天子正田用

韋弁疏其命服采芘箋云命服者命為將受王

裳載是常服六月箋云軍士之服通皆韋弁服疏

也此軍禮也而賓禮亦服之周襄王賜晉文公戎輅之服

信公二十八年左傳疏云當謂韋弁之服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

疏云當謂韋弁之服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疏注云蓋

為衣而上介饗餼三牢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

韋弁以受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聘夫曰韋韋為

衣又曰韋布為衣曰韋韋為裳此以采芘朱又曰素裳

六月疏云周禮韋弁蓋以軍國之容不同也土服自皮

弁而荀子云士韋弁則韋弁亦達諸土服焉禮書韋弁

非祭服而采芘云朱芘斯皇者疏云為命方叔故雜以

祭服之飾則常制宜用朱韋也素冠箋云韋從裳色裳

用素者從白鳥之義疏引則朱衣裳亦白鳥矣玄

冠以黑緇為梁又以為武朱朝服素裳緇布衣雜緇

帶大夫以素鞞注疏白履注疏其在吉禮士注疏玉藻疏

之祭以朝服注疏司服疏云天子之士注疏僕右恆

朝服注疏在軍同服章皮注疏士冠而祭於已注疏賓及兄弟皆

朝服玄冠緇帶緇鞞注疏特牲禮注疏注云緇禮後踰月吉祭

乃玄冠朝服注疏筮日宗人朝服史朝服為期宗人朝

服祭日主人朝服注疏少牢注疏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

神也注疏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注疏其在凶禮公襲

朝服一注疏記禭者自西階受朝服宰夫朝服即喪履升自

西階西而坐取含璧大夫筮宅占者朝服祥主人之除

也於夕為期朝服注疏復者朝服注疏士喪禮注疏喪服大誌疏

皮道車注疏疏云葬朝服注疏既夕注疏賓客問病亦朝服注疏既夕注疏徹

襲衣加新衣注疏既夕注疏疏云注疏其在賓禮諸侯將見天子

朝服而出視朝注疏氏云謂皮弁服注疏疏云注疏諸侯朝服以日視朝

玉緇衣之宜注疏鄭風注疏疏云注疏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

服而命之注疏至亦朝注疏疏云注疏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王藻注云謂諸侯與羣命使者君朝服出路門使者朝

臣也諸侯視朝皮弁服命使者君朝服出路門使者朝

服釋幣於禰未入竟肆儀朝服入竟展幣朝服主國使

卿郊勞朝服歸饗餼賓朝服禮辭餼上介宰夫朝服士

介朝服北面再拜賓朝服問卿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

其爵朝服致之使者朝服反命注疏禮其在軍禮凡何冠弁

服注疏司服注疏注云注疏月令天子季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

戎服著冠弁注疏司服注疏注云注疏士田獵用冠弁服乘棧車注疏既夕注疏其在

嘉禮天子燕射在寢則朝服注疏司服注疏國君世子生卜士負

之吉者朝服世子生則沐浴朝服則又朝服以食注疏藻鄉

飲酒朝服而謀賓介鄉射主人朝服速賓賓朝服出迎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

朝服燕朝服於寢公食大夫俱朝服注疏注云初時賓衛侯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注疏襄公十四年左傳注疏疏

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疏宋王考之後注疏若夫

即朝服而素委貌庶人弔服用之注疏司服注云喪服舊說

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注疏疏云庶人弔服首

服素冠則皮弁之與庶人弔服同注疏冠弁則其弔服也注疏朝服縞冠

素委貌也若然則與庶人弔服同注疏冠弁則其弔服也注疏朝服縞冠

祥祭用之注疏注云未純吉也注疏朝服縞冠注疏黑纁文曰縞注疏冠禮

祭用之注疏注云未純吉也注疏朝服縞冠注疏黑纁文曰縞注疏冠禮

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立後黃注疏天子諸侯未裳大夫素

裳疏云大夫既以素裳為朝注疏天子諸侯未裳大夫素

服又以為玄端禮窮則同也注疏縞帶注疏大夫素帶注疏爵鞞黑履

天子諸侯青紉總純純博寸注疏冠注疏其在吉禮凡祭祀會同

賓客則服而趨注疏族賁氏注疏注云此注疏父為士子為天子諸

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注疏疏云尸服玄端注疏父

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注疏疏云尸服玄端注疏父

之士自祭以玄端士齊服有玄端注疏服注疏筮日主人冠端玄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尸祝佐食玄端注疏特牲記注疏注云

端疏云筮尸云如求日之儀至於視濯注疏筮尸視濯亦玄







玉 藻庶人吉服深衣注深衣 其在凶禮將軍文子之喪既除

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注親迎女在

塗而婿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曾子孤

子衣純以素注深衣 大祥素縞麻衣注公子為其母練冠麻

衣縹緣注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注其在

賓禮可以為文可以擯相注麻衣如雪注大夫士夕深

衣注其在軍禮可以為武可以治軍旅注其在嘉禮有

虞氏深衣而養老注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

衣純以青注子事父母庶人深衣注若夫純素日長

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注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

衣以筮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純

凶服也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素衣朱繡禮曰繡黼丹朱

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尔疋曰黼領謂之襮純吉服也檀

弓曰練練衣黃裏鄭氏云練中衣以黃為裏此由凶即

吉服也長中與深衣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袷以

至裳十二幅要三祛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

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

與長衣又繼拵尺焉注玉藻注云其為長衣中衣

緣而已深衣中衣用于吉凶長衣用于凶而已此其所

異也蓋以其衣裳窳焉故謂之深衣以其祛褻長焉故

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注陳氏帶制

有二一為大帶注又名天子素帶注鳴鳩箋朱裏中辟注云

如神謂以繡采飾其側人君充之上而素帶終辟注謂

不采下以繡采飾其側人君充之上而素帶終辟注謂

天子也大夫亦如之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夫

練其細及末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練其末而已

以素皆廣四寸士練其末而已

大帶四寸大夫玄華士練其末而已

司之帶也亦有率亦如士帶二寸再練四寸也凡帶有

無箴功則不禪之下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

用組三寸注物穿紐約結其帶組闊三寸長齊于帶注云

與帶垂者齊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

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注玉一為革帶注書曰

集于桓鉤則革帶有鈎所以繫鞶及佩也佩制亦有二

一為德佩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注云當組綬世子佩瑜玉而

綦組綬士佩瑀珉而緼組綬注玉一為事佩子事父母左

佩紛帨之巾刀礪小觶金燧右佩袂捍注拾管筆遣刀大

觶木燧婦事舅姑右佩箴管線續施繫袞注繫小其左如

事父母注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

事也注凡屨有絢有纒有純注疏云復下曰屨凡屨之飾

如纒之次凡屨之飾如繡次天子諸侯吉事皆烏其餘

唯服冕衣狄著烏耳注疏云王烏有三赤白黑士爵弁纒

屨黑絢纒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纒也素屨者非純吉有

凶去飾者注履人夏葛屨冬皮屨注葛屨王后之六服緯衣

之綴于衣以爲文章注玉藻曰王后練衣其色玄首

服副注今步繹矣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就 著玄鳥 履人疏云玄鳥配緯 從王祭先王服之內

服注 葛單毛傳 鄭志緯衣玄鳥 從王祭先王服之內

飾以朝事 舅姑接見于宗廟 王者之後夫人亦緯衣

祭夫人副緯立于房中 位堂 復上公以衰則夫人用禕

衣喪大 揄狄 揄翟 畫搖者 其色青首亦服副青鳥

配搖翟 祭先公則服揄翟 內司侯伯夫人自揄翟而

下王后一等服則揄翟 矣 禮 夫人揄狄 三夫人及侯

伯之夫人也 按內司服注又云 復夫人以揄狄

維記 喪大記 揄狄以下乎是 兩解也 復夫人以揄狄

伯以驚其夫人 以揄狄 其色赤 首亦服副 追

疏云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副 可知 著赤鳥 履人疏云赤

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 可知 著赤鳥 履人疏云赤

羣小祀則服闕翟 服內司子男之夫人亦闕狄 記注云子

闕狄而大君命屈狄 子男夫人也 屈狄作黃桑服也

以屈狄喪大記 乃用屈狄矣 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

始生月令三月葛鞠 著黃履 鄭志鞠首服編 追師注云

衣于先帝告桑事 鞠 著黃履 鄭志鞠首服編 追師注云

之其遺象若今假紵矣 服之以桑也 疏 鞠衣以下皆

履人 九嬪鞠衣外命婦其夫孤也 則服鞠衣 內司侯

國夫人下姪娣鞠衣 疏 再命禕衣 玉藻 注云禕當

男之卿再命 復內子以鞠衣 妻記 鞠妻自鞠衣而下 適

而妻鞠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 服字 具色白 釋文云下 毛

禮衣 玉藻 疏云子大夫妻自展衣而下 雜記 復下大

夫注云下大 以禮衣 記 復世婦以禮衣 喪大記 疏云

婦者亦見君之世婦 緣衣 注云字或作稅 此緣衣者實

亦以燕居 亦總師注又云 其色黑 注云男子之緣衣

首服次 長短為之 所謂展鬣 按少牢禮作被褐著黑

履 鄭志 緣衣 女御緣衣外命婦其夫士也 則服緣衣 侯國

眾妾緣衣 子男之士妻也 復夫人稅衣揄狄 雜記

其招魂用稅衣 士妻以稅衣 喪大 此三代衣制之見於

經典者 謹條次之如左 九罭袞衣繡裳 傳袞衣卷龍也 箋王迎周公當以上公

之服往見之 三 詩禮徵卷九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 享先王則袞冕 又云公之服自

袞冕而下 如王之服 注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

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 諸侯祭非二王後其餘

皆與天子同 是魯與二王後祭 先王得服袞冕如王享先王也

采菽 元袞及黼 傳元袞卷龍也 白與黑謂之黼

韓奕 元袞赤鳥 按韓侯侯爵也 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公之服

不得有元袞 毛鄭因與司服不合 故傳箋俱未及

抑韓侯時長百蠻 欲其威遠 故賜逾格外 與以宣

王中興之主 衰以名器 假人河水之詩 所由作也

以上袞冕服

無衣 豈曰無衣 七兮 傳侯伯之禮 七命冕服 七章





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

正義云禮有冠弁章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服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是爵弁十服之以助君祭

按江氏永曰司服不言疏云爵弁唯承天變

及天子哭諸侯服之故列子吉服不言之又

按公襲有爵弁二則爵弁又為諸侯始受命之服

張氏惠言儀禮圖表同表又云王之孤卿爵弁自

祭士凡入君廟皆爵弁又冠親迎用之

以上爵弁服

洪澳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饒饒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

毛詩禮徵卷九

美

視朝

正義云武公本坊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璆飾七若非外士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璆飾六大夫璆飾四玉用二采

按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

于太廟又司服注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

凡天子諸侯之臣宜與君同據張氏儀禮圖表天

子郊聽祭報蜡祭賓射燕射諸侯蜡祭巡牲卜蠶

王之大夫士自祭亦皆皮弁

甫田突而弁兮

正義云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

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

以褻之

正義云狐裘謂狐白裘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衣以褻之注云錦衣復有上衣服然諸侯在國視朝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為朝廷之服謂諸侯在天子之朝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

鳴鳩其弁伊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騏當作璆以

玉為之

正義云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會縫中也璆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以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三采孫儀云皮弁之飾有玉綦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義為長

頰弁有頰者弁實維伊何傳弁皮弁也箋禮天子諸侯

毛詩禮徵卷九

美

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正義云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元冠親同姓用皮弁張氏儀禮圖表云詩頰弁注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皮弁按燕禮記曰燕朝服于寤此說也王制燕衣而養老注則云燕衣元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殆鄭未定之說孔以天子冠兩用其說亦所不取

賓之初筵側弁之俄

以上皮弁服

鹿邱狐裘蒙戎傳大夫狐着裘蒙戎以言亂也

正義云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緇衣以褻之青蓋元衣之裘兼無元衣之名鄭見元緇衣以褻之因言蓋元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元端之裘也

按玉藻疏皇氏劉氏皆以狐青為元端服唯熊氏

以狐青爲冕服裘孔疏云鄭以狐青爲功裘以待  
頌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七月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狐狸以其尊者

正義云左氏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度云狸製狸裘也

都人士疏云狐白非君不服狐青乃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

按七月疏未言及狐青孔意據司裘季秋獻功裘

以待頌賜注云功裘狐青之屬故偶據以爲說

以上元端服

六月載是常服傳服戎服也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正義云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御至衣韋章之跗注是也周禮皆素裳白馬

毛詩禮徵卷九

三

采芑服其命服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

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

正義云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帶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命將非在軍故雜

以祭服之飾焉

按軍禮朱裳賓禮素裳此鄭氏詩箋禮注正說孔

疏引周禮志以爲軍禮韋弁素裳反以素裳爲正

非也周禮司服賈疏以爲鄭君兩解志云素裳者

特從白鳥之義是以朱裳爲正言素裳爲兩解耳

毛詩校勘記以爲兵事素裳鄭志可證今周禮注

云以韋章爲弁又以爲衣裳衍裳字耳此過信孔

說當以賈疏參之

右弁服

唐風揚之水素衣朱襖傳襖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繡當爲納納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納繡爲領丹朱爲

純也

正義云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其

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傳之所言如特牲文彼注此

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其爲繡文不得別爲

處稱繡繡不得同也

祭服中衣用素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白

服中衣亦用布也其諸侯之士與諸侯之士自祭以元端元端朝

夫士但用采深衣而已其制度同長衣深衣玉藻云長

中繼揆尺若深衣則其制度亦深衣皆著之在表其中夕

在朝服祭服喪服之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其中夕

素衣朱繡毛詩禮徵卷九

繼揆尺其長衣以素緣也

正義云按列特牲及士昏禮

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繡

蟬游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

衣也

玉藻云深衣三祛縫齊倍要注三祛謂要中之數也

祛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袷也袷

下齊倍要中齊

江氏云日布幅二尺二寸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裁爲

八幅則七尺二寸廣之前後各去一尺二寸裁爲

四幅則七尺二寸廣之前後各去一尺二寸裁爲

殺之者  
如此

右深衣中衣

候人三百赤芾傳芾鞞也一命組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慈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素冠庶見素鞞兮箋祥祭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

采芑朱芾斯皇傳朱芾黃朱芾也

按此為韋弁服也采菽箋云冕服謂之芾謂祭服也據此似非祭亦服鞞矣

斯干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正義云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乾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于赤故云

毛詩禮徵卷九

无

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

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

所以代鞞也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

正義云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鞞士無鞞名謂之韎韐

采菽赤芾在股傳諸侯赤芾箋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

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正義云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明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鞞者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鞞元端爵鞞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

則服冕者  
以芾配之

右芾鞞

芾蘭垂帶悸兮  
鳴鳩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正義云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練大夫大夫元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鞞厲也鞞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

正義云毛以厲是垂帶之貌類以厲為鞞飾內則云男鞞革女鞞絲注云鞞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縹鞞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

按服虔杜預左傳注並同傳說以厲為大帶之垂者

三詩禮徵卷九

三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

右帶

南山崔嵬葛屨五兩傳葛屨服之賤者

惠氏棟云據說苑葛屨五兩當為親迎之禮

葛屨糾糾葛屨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箋葛

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

正義云士冠禮云履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夏日之有葛屨特為便於時耳非夏時用葛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屨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按賈公彥云葛屨者自赤烏以下夏則用葛為之冬則用皮為之與孔正義異據士冠禮文似以賈說為優

狼跋赤烏几几傳赤烏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

車攻赤芾金鳥傳諸侯赤芾金鳥為達屨也箋金鳥黃朱色也

采菽邪幅在下傳諸侯赤芾邪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邪幅如今行滕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正義云左傳曰帶裳幅鳥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滕然則邪纏于足謂之邪偏

三詩禮徵卷九 三 偏 偏百詩尚書疏證云詩之邪偏賦哀伯所謂偏人君之盛服也非行滕者比康成杜預時無復此制故第曰若今行滕而已至內則之偏則常人之服也康成直注為行滕不言若其密如此

韓奕王錫韓侯元袞赤烏

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烏黑烏赤總黃總青絢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履下曰烏禪下曰履烏屨有絢有總有純者飾也王吉服下曰烏禪下曰履烏屨有絢有總有純者飾元袞赤烏則諸侯與王同下烏禪下曰烏禪下曰烏禪如縹之次王及后之赤烏皆黑飾后之青烏白飾凡飾履之飾如縹次也黃履白飾白履黑飾黑履青飾絢謂之絢者烏屨之頭以為行戒總縫中細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烏其餘唯服衣冠者皆烏耳

隋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隋制復古以木為底

右鳥履

子衿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父母在衣純以青

正義云釋器云衣皆謂之襟孫炎云襟交領也衿襟音義同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用素

按衿當作襟尔尼注襟交領衿衣小帶衿襟音同義不同也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恐未必然 又按子衿之衿漢石經作衿玉篇云衿交衿衣領也與襟同

無衣與子同袍傳袍襦也

正義云玉藻云纁為襦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纁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襦雜用

三詩禮徵卷九 三 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襦也

與子同澤箋釋衣近污垢

正義云說文云澤釋也論語注云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用覆胸

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箋褐毛布也

正義云賤者所服

一之日于貉箋于貉者往搏貉以自為裘也

正義云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

天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熊羆是裘言富也

按傳釋經不破字故云言富也以熊羆為裘古所未聞當以箋說為優



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郊特牲云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法諸侯於蟻使僕者戴草笠首鳥獸也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簡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郊特牲又云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也

良耜其笠伊糾傳笠所以禦暑雨也

右賤者服

和舟髻彼兩髦傳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節

右髦飾

毛詩禮徵卷九

旄邱衰如充耳傳充耳盛飾也

淇與充耳琇瑩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

諸侯以石

正義云冬官玉人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璚伯用將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一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

著充耳以素平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瓊瓊華美

石士之服也箋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瓊

者或名為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

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

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之瓊華石色似瓊也

正義云楚語云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日子復語不殺雖不能用吾置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

言不然巴滿之犀犛兒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為瑱是象  
可耳故知此言充耳也素是象瑱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骨耳故知此言充耳也素是象瑱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華耳故知此言充耳也素是象瑱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之飾謂之瓊玉是象瑱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色似玉故知此言充耳也素是象瑱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石故知此言充耳也素是象瑱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廣必得其物小耳言不似玉之飾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未得傳物小耳言不似玉之飾也素是玉之美華謂色者  
左傳云王后親織元統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  
敬姜云王后親織元統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  
王基理之云統天子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  
為條王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纁線為之  
上言充耳以素謂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華或當  
之瑱今故知人若以玉為瑱則君子則不可而  
是玉名也瑱亦用玉故辨之云瑱華美石色似瓊  
也非用瑱也當耳故謂之塞耳應之名充耳是塞耳  
所謂瑱也當耳故謂之塞耳應之名充耳是塞耳

毛詩禮徵卷九

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統也故云玉之瑱耳夫  
設纁為冠也不得謂冠是纁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  
所以懸組也非以毛玉為長斯又言飾非以瓊華正謂  
以瓊華作充耳即人臣服之充耳又言飾非以瓊華正謂  
何當引冠纁細佩為難乎即如王言以美石飾象瑱  
象骨賤于美石

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傳青青玉瓊瑩石似

玉卿大夫之服箋青統之青也石色似瓊似瑩也

又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傳黃黃玉瓊英美

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黃統之黃也瓊英猶瓊華也

都人士充耳琇瑩傳琇瑩美石也箋言以美石為瑱瑱塞

耳

正義云淇與傳云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云琇瑩美石者誤也說

文直云秀石次玉則實非石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填塞實其耳義或然也

右首飾

瓦蘭童子佩鴈傳鴈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正義云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鴈右佩大鴈下則佩鴈以解結也

容兮遂兮箋容容刀也遂瑞也

木瓜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石

正義云以言瓊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是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瓊玉之美者亦謂玉中之美處謂之瑜非玉名也

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石

巨中有麻貽我佩玖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

女曰雞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

瑀衡牙之類

正義云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珩也則珩珩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玉後

子衿青青子佩傳佩佩玉也士佩硬珉而青組綬

正義云玉佩云古之君子必佩玉而云青青子佩者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不佩玉而云青青子佩者青細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

涓陽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次玉

正義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瓊是美石之名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或與已瓊瑰是美石次玉而成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贈無生之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采芑有琇慈珩傳琇珩聲也慈蒼也三命慈珩

大東韞韞佩璲不以其長傳韞韞玉貌璲瑞也箋佩璲

者以瑞玉作佩佩之韞韞然

唯言佩璲云以爲其所用之人皆韞韞然佩其璲玉郭璞曰玉璲也禮以玉為璲者以瑞玉為佩玉藻云古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玉藻云古佩玉是也

瞻彼洛矣君子至止韞韞有珌傳韞韞容刀韞也韞上飾

珌下飾也天子玉韞而珌珌諸侯璆璆而璆璆大夫鏌

正義云古之言韞韞猶今之言韞韞內則注遺刀韞是也此公劉云韞韞容刀故知韞韞容刀韞也又容者容飾也

者謂之錄郭注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  
卽紫磨金也說文云璣屬屬而不及于璣故天子用  
璣也

公劉何以舟之維玉及珞璆琫容刀傳舟帶也璆言有  
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  
也

右佩飾

葛覃薄汗我私薄滌我衣傳汗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  
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  
則私也箋煩煩擱之用功深滌謂濯之耳衣謂禕衣以  
下至祿衣

正義云王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  
王祭先王禴翟祭先公關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祭

三詩禮徵卷九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  
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則以  
禕衣朝舅姑矣六服皆為公衣其餘  
則為私六服之外唯有纁笄綌衣耳

綠衣綠兮衣兮綠衣黃裳箋云綠當為祿祿兮衣兮者

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  
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  
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  
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君子偕老象服是宜箋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  
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按內司服注云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疏云  
明亦刻繒為雉形王后從王祭先公則服揄翟祭

羣小祀則服闕翟 又按侯伯夫人從君與王后

同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箋侯伯夫人之服白揄翟而下如  
王后焉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絆也傳禮有展衣  
者以丹縹為衣蒙覆也縹之靡者為縹是當暑絆延之  
服也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縹緜之蹙蹙者展  
衣夏則裏衣縹緜此以禮見于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  
衣字誤禮記作禮衣

正義云此傳言展用丹縹緜推之以為禕衣赤綌  
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六服逆依方色  
義或如錄所言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  
文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闕翟赤綌翟青禕衣元

毛詩禮徵卷九

右六服

碩人碩人其頡衣錦裝裳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  
嫁則錦衣加裝襜箋裝禕也國君夫人衣翟而嫁今衣

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禕衣為其文之大著  
丰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傳衣錦裝裳嫁者之服箋云裝  
禕也蓋以禕縹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禕縹為其  
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縹禕

右嫁服

出其東門縹衣縹巾傳縹衣白色男服也縹巾蒼艾色

女服也箋縹衣縹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縹縹文也  
張氏惠言儀禮圖表云對男子深衣當有其服不知  
其文詩曰縹衣縹巾或是也以十五升白布為之庶

人蓋以綢衣

綢衣如蘆傳茹蘆茅蒐之物女服也

采綠不盈一襟傳衣蔽前謂之襟

郭璞云襟今之蔽膝

御氏正義謂巨巾為襜褕謂之禪又謂之蔽以婦人之襜褕即男子之禪

按碩人傳云夫人惠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褻襜褕

宜為尊服邵說近是也采綠何以用襜蓋婦人勤

事蔽塵之服取其制之相近以名之耳

右婦人賤者服

采繁被之僅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傳被首

飾也箋禮記主婦髮鬢

毛詩禮徵卷九

完

正義云按少牢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為飾因名髮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

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珈之言加

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正義云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服之以

告桑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鬢服之以見王之也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

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

珈者以玉珈于笄為飾

按箋以珈為如今步搖上飾周禮注謂副為如今

步搖是以副如步搖珈如上飾也 又按通典云

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

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

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花詩

所謂副笄六珈者據此則箋以副為步搖似非也

不屑鬢也箋不用髮為善

按此言后夫人用髮鬢禮制所宜耳其髮之美不

須此也

玉之瑱也傳瑱塞耳也

右婦人首飾

君子偕老象之掬也傳掬所以摘髮也

正義云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掬故云

所以摘髮

毛詩禮徵卷九

早

竹竿佩玉之儔

有女同車佩玉瓊琚傳佩有琚玼所以納問

佩玉將將

葛屨佩其象揅傳象揅所以為飾

右婦人佩飾

毛詩禮徵卷第九終





一不升通數之得二十凡用牲體郊禘之事有全齊王  
 公立既而房齊親戚燕饗有散齊上解見其見于儀禮有  
 用豚解者有用體解者有用合用左右胖者有用左胖者  
 有用右胖者有用十一體九體七體者有用五體三體  
 二體一體者五禮通考云凡用牲體惟士喪之奠從略  
 士昏鄉飲酒大射鄉射燕食諸禮皆用體解也士冠禮  
 若則特豚載合升士昏禮特豚合升婦饋特豚合升  
 升則載士喪鄉射大射燕食皆用左右胖也凶禮反吉如  
 牢特牲鄉飲酒大射鄉射燕食皆用左右胖也凶禮反吉如  
 之俎而亦不廢左肱謂左少半以左肱為少半儀記致福  
 于君飲禮用左肱謂左少半以左肱為少半儀記致福  
 九體七體禮用左肱謂左少半以左肱為少半儀記致福  
 射飲獲者釋獲者皆用二狗鄉飲禮用左肱謂左少半以左肱為少半儀記致福

亦略如鄉射而大射儀注疏引鄉射記為釋則是飲  
 射之俎尊者三體卑者二體也特牲一少半祝俎五體  
 祝食折一有司徹侑折羊四體折豕三體折人羊豕各三  
 體長賓羊幣有司徹侑折羊四體折豕三體折人羊豕各三  
 尊者不過五體次四體次三體賤者一體而已其俎  
 胃膚有與牲同俎者有與牲異俎者牛羊有腸胃而無  
 膚豕有膚而無腸胃也與豕同俎少半上利升羊腸三  
 胃三長皆及俎拒是腸胃與羊同俎少半上利升羊腸三  
 膚膚九皆與牲亦橫載羊順是膚與牲異俎也大牢則腸  
 成云惟煇者有膚則牛羊在後者以無膚豕有膚而無  
 腸胃出于牛羊膚出于下牲故也其魚之鱓蕘腊之鮮  
 蕘全胖亦各異用天子諸侯之禮備蕘濡大夫士祭皆  
 十有五諸侯十有三上大夫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

七若九祭祀之禮特牲少半尸俎魚皆十有五取盈數  
 于三五也士昏禮魚十有四攝盛也天子諸侯之腊凡  
 田獸在焉大夫腊用麋士腊用兔禮書月盈則魚膳盈  
 少半尸俎魚皆十有五取盈數于三五也若飲食特牲  
 則不然公食大夫魚若九若十有五取盈數于三五也  
 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或縮或廣或右首或左首  
 進首有四蹄成也魚之在俎或縮或廣或右首或左首  
 為縮于魚縮俎為縮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亦進縮于魚縮俎為縮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聚禮雖少右首左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而喪與右首左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魚少儀與右首左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之有司徹尸也儀與右首左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牢有司徹尸也儀與右首左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云爾變于所載尸也儀與右首左首進首進首進首進首

其少儀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  
 則上少儀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亦大焉  
 用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  
 祭或有不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  
 後舉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  
 有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  
 而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或有不鮮魚在庶羞  
 魚則既夕牲全者禮必用鮮魚則既夕牲全者禮必用鮮  
 不祭以預正牲全者禮必用鮮魚則既夕牲全者禮必用鮮  
 內有司徹羊豕魚也公食大夫若正牲全者禮必用鮮  
 後舉魚也公食大夫若正牲全者禮必用鮮魚則既夕牲全  
 少舉魚也公食大夫若正牲全者禮必用鮮魚則既夕牲全  
 禮大夫腊用麋士腊用兔其舉肺祭肺與牲體同俎舉肺謂之  
 康成曰士腊用兔其舉肺祭肺與牲體同俎舉肺謂之  
 離肺亦謂之嗜肺祭肺謂之刊肺亦謂之切肺祭肺祭  
 而不舉舉肺齊而必祭禮書特牲少半祭肺三皆在尸





蓋全物若膳為菹  
菹之稱菜內通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醢人掌共五  
齊七菹凡醢物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饗賓客之禮

共醢五十饗醢各五十饗者據侯伯饗饋之禮舉中  
言之也醢人疏云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也天子致饗

禮並醢人百二十饗侯伯百饗子男八十饗此共醢五十  
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上公百二十饗

與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  
伯百饗而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

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按聘禮待聘臣亦云醢百  
賈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為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

數多於君其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堂上所  
陳之正羞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

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  
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

禮則其餘若矣聘禮致饗饋于上大夫禮上八豆設于  
十其西則凡致饗饋于上大夫禮上八豆設于

各十其西則凡致饗饋于上大夫禮上八豆設于  
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也其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豆

天也皇氏云天子諸侯相食也其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豆  
品也皇氏云天子諸侯相食也其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豆

夾各豆七兩十合云二六者說堂上數也當與朝食  
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故公大夫就二數也當與朝食

膳豆設于醬東是正羞庶故公大夫就二數也當與朝食  
又云食庶羞則豆正羞庶故公大夫就二數也當與朝食

食庶羞則豆正羞庶故公大夫就二數也當與朝食  
故熊氏以爲正羞庶故公大夫就二數也當與朝食

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  
豆設于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

十有二亦設于堂上類凡出於牲及禽獸果蔬之屬謂  
著可知故云其餘著矣

之庶羞王之膳羞百二十品上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  
男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此庶羞之數也公

食大夫禮腳臘臠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豕  
炙醢豕臠芥醬魚臠此下大夫之十六豆也上大夫加

以雉兔鴝鴒凡二十豆鄭注臘臠臠今時臘也牛曰剛  
內則謂臠為臠然則臠用臠芥醬芥實醬也鴝鴒豕炙

則豕臠芥醬魚臠雉臠鴝鴒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  
醢豕臠芥醬魚臠雉臠鴝鴒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

字又為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加之內則  
云牛修及爵鴝鴒范芝栴已下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

所加庶羞其可知者凡五十一物王羞百二十品記者  
不能次錄其餘未盡聞也

免皆有毛鴝鴒范芝栴栗棗栗棗栗棗栗棗栗棗栗棗  
禮天子羞用百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庶羞也

芝栴一物也凡庶羞陳設之處其為客設殮則陳于  
楹外東西不過四列其親食則正饌設于席東庶羞設

于席西若不親食則正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碑外  
上公羞一牢食四十鄭注殮客始至致小禮也食者其

處羞陳于碑外者公食也其設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  
以爲外故四列不須設殮之時堂上皆正饌無容庶羞

之認于公必大禮設于堂上庶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  
之認于公必大禮設于堂上庶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

之認于公必大禮設于堂上庶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  
之認于公必大禮設于堂上庶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

之認于公必大禮設于堂上庶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  
之認于公必大禮設于堂上庶羞陳于楹外庶羞陳于



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

魚宜菰言其氣味相成也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脯鱗

膳膏臠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此八物四

時肥美也為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雞

雞膏腥羊膏膾脂乾雞也鱗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

無膾士不貳羹蔬庶人者老不徒食尊卑差也內則疏

云脯非食殺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殺謂食不專用脯

以為食殺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蔬者謂

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膾春用葱秋用芥豚

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醢三牲用藪和用醢畜與

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也芥芥醬也脂

曰膏蔬謂菜羹也漢律鵝羹雞羹鴛羹之羹鮓鮓者

會稽賦焉余正謂之鵝毛詩禮徵卷十

燒雉薺無蓼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釀謂切雜之也

不美也薺蘇荏之屬也燒烟于此飲食之大凡也其他

則從其畧焉

七月為此春酒傳春酒凍醪也

正義云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日事酒二日昔酒

三日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昔酒今之酋久白酒

所謂舊醪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

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

伐木釀酒有蕝傳以筐曰醪以藪曰清蕝美貌

有酒消我無酒酤我傳消昔之也酤一宿酒也

釋文云昔與左傳縮酒同義

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按說文云酤一宿酒也又云醪酒一宿孰也酤即

醪矣高誘云醪以麴不以麴濁而甜

吉日且以酌醴

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注

云醴酒醴也成而汁滓相將信南山祭以清酒箋清謂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正義云元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醴而為之

故以當酒按三酒之名三日清酒三酒卑于五齊諸

臣之所酌不用之以獻神

按元酒有二或謂明水或謂井水禮運云元酒以

祭謂明水也玉藻云凡尊必上元酒及儀禮所謂

元酒皆井水也明水取諸鑿秋官司烜氏以鑿取

明水于月共明水郊特牲云酒醴之美元酒明水

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又云祭地加明水報陰也孔

沖遠云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

三酒之上元酒與明水異大約對則異文散則通

耳

草薺黃流在中鬯黃流秬鬯也

正義云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係鬯

故謂之秬鬯鬱金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

流

清酒既載箋祭祀之事先為清酒

正義云信南山箋解清酒德諸鬯

元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

按正義非也此清酒與信南山不宜異解

行葦酒醴維醕傳醕厚也

江漢秬鬯一占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

曰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正義云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和鬯一曰  
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尚鬯時未祭故古盛  
之

按周禮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  
鬱者飾之謂設巾又肆師及果築鬯注鄭司農云  
築香草鬯以為鬯又鬱人和鬯以實彝而陳之秦  
蕙田云以秬黍為鬯盛之于鬯器者鬯人也以鬱  
金香草搗之煮之者肆師也以所築煮鬱金和鬯  
器以實彝而陳之者鬱人也 又按應劭云鬱芳  
艸也百艸之華煮以合釀黑黍

烈祖既載清醑傳醑酒箋既載清酒于尊酌以裸獻

右彝尊之實

毛詩禮徵卷十

五

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箋四簋黍稷稻粱

正義云此是平常燕食  
器物不具故稱梁在簋  
玉藻云朔月四簋注云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  
簋而已疏云公食禮節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其常食  
異于禮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  
四簋故秦風云每食四簋是也  
禮書云掌客公筭十侯八子男六而簋皆十二聘  
禮簋上大夫之簋二十公食上大夫之簋八下大  
夫之簋六而詩言天子之禮陳饋八簋玉藻言諸侯  
朔月四簋何耶蓋掌客聘禮公食大夫之簋有所存  
者焉天子八簋諸侯  
四簋則其所食者也

伐木陳饋八簋箋陳其黍稷

按玉藻疏云八簋當加以稻粱

天保吉罇為饎傳饎酒食也

天東有饎簋殮傳饎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

正義云禮之通例古  
備盛稻粱益盛黍稷

甫田以我齊明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箋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  
稷加以稻粱

大田與其黍稷以享以祀

洞酌可以饎傳饎餽也饎酒食也

按傳據尔正郭注尔正以饎釋饎兼通于酒按鄭  
此箋亦以饎為酒食又甫田云田峻至喜讀喜為  
饎云司嗇至則又加以酒食也

元鳥大楷是承箋糖黍稷也

按地官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士虞禮云饎饗在東

毛詩禮徵卷十

六

壁西面鄭注炊黍稷曰饎與此箋合

右簋簋之實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戴氏震云芼菜之亨於肉治者也考之禮羹芼菹醢  
凡四物肉謂之羹菜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  
醢生為之是為豆實芼則菹烹之芼之言用為羹羹  
孔正義以周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菹菜而謂詩咏  
時事用般禮由芼字失其義故不知詩中已明言為  
芼非為菹也菹與醢相從實諸豆周禮七菹非菹菁  
菹菲菹葵菹芹菹蒹菹筍菹是也芼與羹相從實諸  
羹儀禮餼芼牛菹羊菹豕菹豉菹皆用魚芼之以菹  
皆內則雉芼  
皆有芼是也

采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

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箋教成之祭牲用魚

芼用蘋藻亨蘋藻者于魚涪之中是芼羹之芼

七月日殺羔羊

獻羔祭韭

按羔俎實韭豆實

伐木既有肥牲以速諸父

正義云蓋是燕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牲者天子之禮異于諸侯也

既有肥牲以速諸父

吉日發彼小豨瘧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羹御賓

客者給賓客之御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

正義云若乾之為脯漬之為醢則為邊豆矣

楚茨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祀或將羹祭祀

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

毛詩禮徵卷十

七

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羹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

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美者

正義云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

信南山從以駢牡

采菽采菽采菽傳菽所以莧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

豕則薇羹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

豕皆有莧牛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

之

蘇薑茶如節傳莧菜也茶苦菜也

按公食記鉶莧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夏用葵冬

用菹注苦菜滑莧莖之屬又士虞記云鉶莧用

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菹注云菹莖類乾則滑

孔正義以莖為烏頭非也

既醉爾穀既將羹云穀謂牲體也成王之為羣臣俎實

以尊卑差次行之

旱麓駢牡既備

臠鬻爾穀既馨

爾穀既嘉

爾穀伊脯羹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沛酒脯而已

燔炙芬芳羹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

篤公劉執豕于牢傳新國則殺禮也

毛詩禮徵卷十

六

閔宮毛無載羹傳毛無豚也載肉也羹太羹鉶羹也

正義云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無之豚彼注云櫛去其毛而烹之也載謂切肉太羹鉶羹者特牲注云太羹

清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羹和者也鉶羹謂盛之鉶器太羹則盛之於登

烈祖亦有和羹羹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

性安和

右鼎俎之實

采芻于以采芻于沼于泚傳芻幡蒿也公侯夫人執芻

菜以助祭羹執芻菜者以豆薦芻菹

女日鷄鳴弋鳧與雁羹以待賓客為燕具

按下箋云以為加豆之實考醢人加豆之實有滷

菹雁醢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

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殺

園有棘其實之食傳棘棗也

按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有棗栗桃是用之于籩也

內則自牛修鹿脯至薑桂共三十一物皆人君燕

食所加庶羞內有棗栗榛柿瓜桃魏君儉不中禮

庶羞不備物唯桃棗而已

六月飲御諸友魚鼈鱠鯉箋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

毛詩禮徵卷一

十九

正義云燕其性狗魚  
鼈非常饌故云加之

按內則言上大夫之庶羞有魚鱠人君燕食有魚

鱠芥醬其餘庶羞經不見者尙多疏以為非常饌

非也

楚茨為豆孔庶傳豆謂內羞庶羞也箋云庶胾也祭祀

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胾美者也

信南山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傳剝瓜為菹也

正義云醢人四豆之實無瓜菹  
者主說正豆之實故不具耳

賓之初筵籩豆有楚穀核維旅傳楚列貌穀豆實也核

加邊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

穀而食之曰穀

正義云魏風云園有桃其實之殺是在籩之物亦為  
穀實者穀實謂飯實也  
豆實之殺亦有穀實言非

按此箋則曲禮注謂殺為骨體義亦可通

采菽言采其芹芣芹菜也可以為菹所以待君子也周

禮芹菹雁醢

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箋孰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

也

按以瓠葉為菹未有明文內則云雉兔皆有芼下

章云有兔斯首瓠葉其芼兔者與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箋

斯白也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

飲酒之羞也

毛詩禮徵卷十

十一

按內則庶羞用兔注謂上大夫之禮下大夫所無

也毛鄭謂庶人之禮似非

行葦醢醢以薦傳以肉曰醢醢箋云薦之禮非菹則醢

醢也

天自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醢醢目  
本醢醢謂菹鹿醢鹿醢注醢肉汁也三醢亦醢  
也作醢及醢者必先勝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  
梁麩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後成矣

或燔或炙嘉穀脾臠傳臠肉也箋燔用肉豕用肝以脾

函為加故謂之嘉

釋文云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次肉  
也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

既醉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傳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

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上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偏至也

按天官醢人首朝事之豆次饋食之豆外有加豆羞豆此云恆豆即朝事之豆加豆為饋食之品與

醢人加豆異

韓奕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殺維何維笱及蒲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饗魚鼈以火孰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笱竹

萌也蒲深蒲也且多貌

正義云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笱菹鼎卦爻詞云覆公餗鄭注云穆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笱笱者鍊之為菜也以菹為八珍所用

毛詩禮徵卷一

三

泮水薄采其芹

薄采其藻

薄采其苽傳苽鳧葵也

釋文云干竇云今之鳴蹕坤堪為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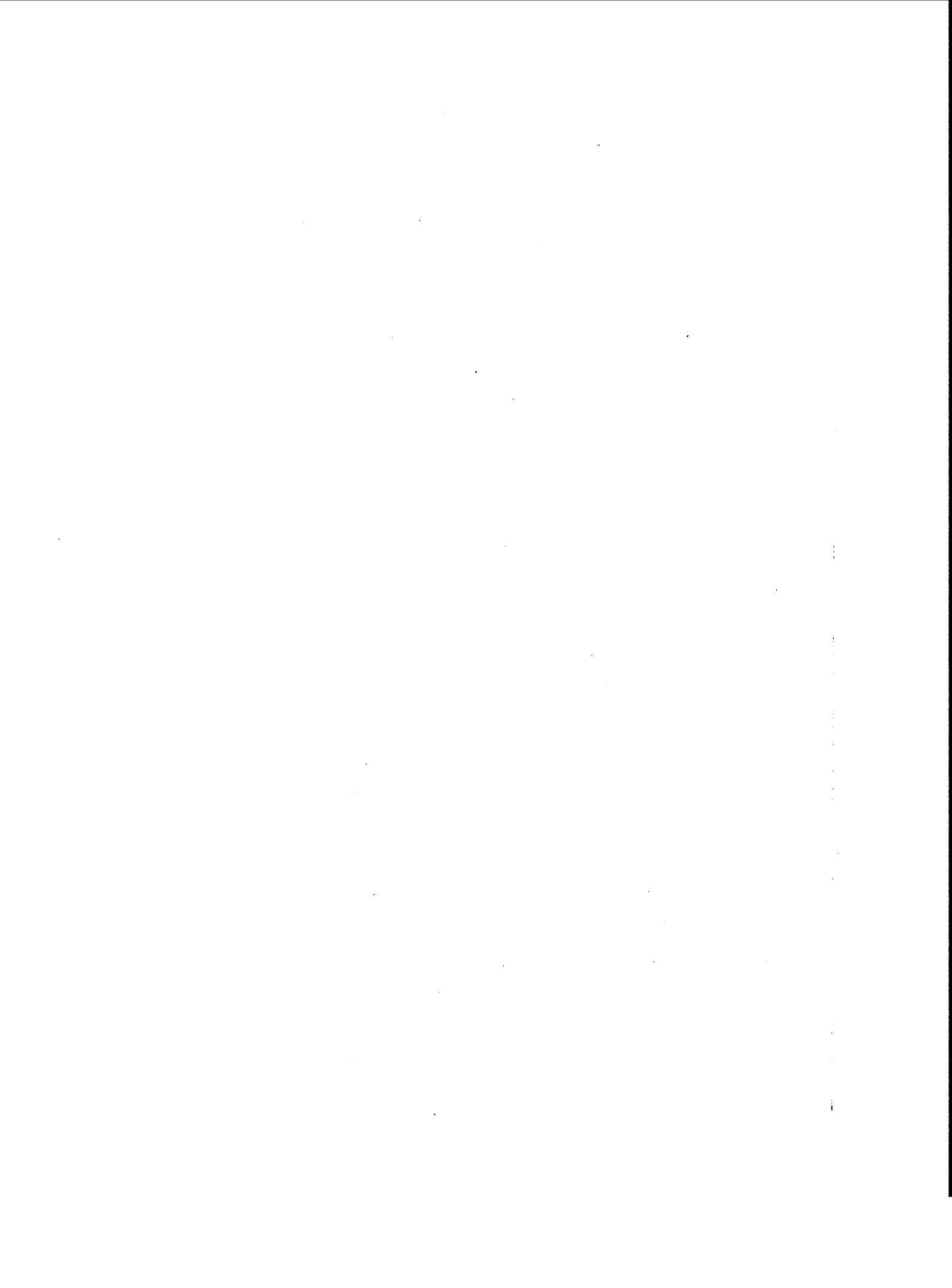
按醢人四豆之實有苽菹 又按學記云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云菜謂芹藻之屬此云

采者蓋為釋菜與

右豆籩之實

毛詩禮徵卷第十終





遼海叢書

毛詩古樂音

楊鍾義





毛詩古樂音序

古者誦詩讀書皆出口授故字之音韻無或失也自訓詁之學興而於字之難為音者則注曰讀若某夫若之為言近似之辭非謂即讀如某字也乃後人竟以讀若之音讀之則字音之失自此始矣齊梁之際梁音盛行梁音者以二字之音聚成一音名之曰反其後諱反為切夫以二音而聚為一音則切之者不能無輕重疾徐高下短長清濁之異因有此切之為一音彼切之又為一音者一盲倡之衆盲和之是何異扣擊捫燭而字音之壞也愈甚自時厥後讀詩者患其音韻之不協於是創為叶音祇圖音韻之諧不顧字義之外其甚也一章之中一字而叶二音又或此章叶為一音彼章又叶為一音而字音之壞更不可問已嗟夫聲音之道與性命通古帝王所以感天地動鬼神決人民若鳥獸而驗其治功之成否者也有王者作必將興之天未喪斯常必有在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又曰不賢者識

毛詩古樂音序

一 遼海 遺書

其小者士君子苟不忍古樂之湮必先求古音之復欲求古音之復則牛鳴於甯豕駭於牢猶致意焉而况倫類之發抒猶有先民之遺響者哉問嘗論之古之詩歌皆古之樂章也古樂之變為今樂也此不易復者也而古樂之猶存今音也此則可考者也自來樂工知文者鮮其教歌也率皆口授故古音猶存五季而後文人墨客爭為詞曲遂漸以今音易古音然古音之存於口授者十猶五六也世之儒者惡其聲妖詞豔也懼其恣志淫心也且恐稍一涉獵或招物議有妨其兩廊豚蹄之享也會不漫擲一顧於是古音之猶存一縷者棄之如遺而此道之鞠為茂草者蓋千三百載於茲矣嗚呼何其隘也予友王補樓善為歌一時老樂工皆為避席共視時每聞其歌輒嫌其字音頗與今音不合迨聽之既久以其音之不合於今者而驗之毛詩又頗覺其音之有當因是發端細心切究補樓又多所指授於是兩三月間而毛詩之古音盡復無待於叶而音自相比不唯一字

不容叶二音而數音轉可使出於一音補樓大樂之乃以工尺上四等字譜毛詩數章晚暇時輒相與歌之以為樂不啻出明珠於糞土獲美玉於泥沙也歲癸巳補樓謝世余每一讀詩輒悲愴念之遂致廢業今夏得讀顧亭林先生詩本音引證因博誠為鉅製然似於音韻源流少有未的又念余老矣追憶良友之切磋何可委諸草莽作毛詩古樂音一書以為家塾讀本書中於訓詁反切之學暨顧亭林先生之作其有合於己者則取之其不合於己者亦不敢直斥其非蓋余之此作原非有意與古人相軋不過自述一得以俟知音者之論定後之有志於古樂者或亦有取十之一二乎  
咸豐五年八月初三日夢月軒主人張玉綸自序

毛詩古樂音序

二

遼海 遺書

義例

一 本書注中之字皆係今音為觀者之易曉

一 所謂一字有一字之音一字又有一字之韻者以音韻併合為

一字實類反切然上一字原係本字之音似較反切之說貽誤

較少

一 有音韻併無其字者亦不得不以反切代之然終覺不甚慰貼  
惟觀者之會意可也

一 本書所注皆末一字與押韻相關否則不注亦間或於押韻之  
字有所遺漏觀者自為補之可也

一 本書於古今同音韻者雖押韻之字亦不注

一 本書所注之字亦或有不兼音韻單以一字注者為觀者之易  
曉

一 補樓謂古樂有合歌之說猶今樂之至末句通場之人皆為接

毛詩古樂音義例

遼海叢書

唱也毛詩周南如卷耳之末章末句漢廣通章之末四句麟趾

通章之末一句召南如草蟲之通章末句采蘋之末章末句甘

棠之通章末句祈露之二章三章末句殷其雷之通章末句騶

虞之通章末句風雅頌之如此類者甚多大約皆合歌也本書

各分注於本章之下此不備舉

一 一章之韻有平仄相兼者音韻家謂之頓挫有平上兼用者音

韻家謂之鏗鏘余習聞補樓歌詩於所謂頓挫鏗鏘者頗有領

會知叶韻家必平上去入叶之一律者之多事也

毛詩古樂音卷一

遼陽張玉綸 撰

總綱上

隹舉具

朱祖著

以音韻成一字直

豕兔置

窶北門

駒

窶北門

居

鞠

車

句

楮

句

哉

載

才

采

柴

采

尤

友

誦

誦

毛詩古樂音卷一

遼海叢書

毛詩古樂音卷一

遼海叢書

假樂

有

未吉

市田

魚

安

右

竹

日

市

田

形

我

面

安

差

夫

右

竹

日

市

田

形

我

將

雲

文

王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再而而將干

淳采苞

蕪蒿類 掘呂慮

蕪蒿類 掘呂慮

蕪蒿類 掘呂慮

蕪蒿類 掘呂慮

儀綺奕 惹惹惹

宜 君 子 借 老 細 衣 者

猗 華 鷲 鷲 鷲 鷲 鷲 鷲

兜斗豆 都堵杜

兜 此字毛詩無

英 景 映 央 養 漾

庚 梗 更 剛 剛 剛

京 景 競 姜 講 將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敦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懷海壞 徐許序

懷 終 風 仲 子 常 維 而 山 雅 谷

海 江 漢 許 韻 鳥 沔 水

壞 壞 音 序 韻 板

吁 許 序 書 鼠 樹

虛 北 風 定 之 方 中

芋 斯 干

肝 何 人 斯 都 人 士

訐 生 民 韓 奕

胥 韓 奕

綏 水 遂 徐 許 序

綏 南 山 有 客

雖 誰

隅 羽 玉 儒 孺 梅

隅 網 網 網 網 網 網 網 網

恐 抑

餘 都 人 士 權 輿

淪 蓋 次 板

娛 出 其 東 門

淪 山 有 標

愉 山 有 標

侯 簡 兮

與 明 江 有 汜

餽 角 行

餽 角 行

餽 角 行

餽 角 行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懟 桑柔 泉矣 蕩





遠 送音韻 兔耳 闕 闕音取韻 節南山 匱 匱音去韻 既 既音

駿 采薇 六月 桑柔 揆 定之方中 潰 谷風 召爰

哀 哀音衣韻 衣以意 哀 哀音衣韻 小采 采薇 詩無

愛 愛音意韻 靜女 愛 愛音意韻 靜女

艾 艾音過韻 艾 艾音過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賴 賴音力韻 賴 賴音力韻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來 來音聲韻 來 來音聲韻 詩無

色 色音矣 色 色音矣 詩無

設 設音矣 設 設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色 色音矣 色 色音矣 詩無

設 設音矣 設 設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施 施音矣 施 施音矣 詩無



文王  
下武  
文野  
王野  
宮

伏靈臺

弗靈義

弗靈矣

拂泉矣

先酒○西喜細

先韻西韻轉西信信

酒韻西韻喜韻轉喜音韻

鮮韻新韻臺

顯文王維天之命

○椽作朱竹著

椽椽音音竹韻

濁濁音音竹韻四月

作作音音著韻采韻薇

書鼠述徐許序

毛詩古樂音卷一

十三

遼海叢書

書書音音徐韻

由車

鼠鼠音音許韻

述述音音序韻日月

毛詩古樂音卷一

毛詩古樂音卷二

遼陽張玉繪 撰

總綱下

嘗問於補樓曰天字舊讀如添自沈存中有鐵因反之說而後之考音者宗之今驗之毛詩天字不下百餘多與人字諧韻亦可謂善揣古音者矣補樓曰不然天字本添音因韻舊讀為添得音而失其韻沈切為因得添而失其音今試為君歌陽告首句君請驗之余聽之果覺一字之中添音因韻釐然也乃異之補樓曰未也試為君歌尋夢良辰句再驗之余聽之果覺一字之中因添音添韻嫩如也乃大異之補樓曰此轉音法古曲中無不轉之字即如京字本精音因韻訓詁家單訓為精則失韻反切家單訓為則失音且京字非不可以精為韻然第須以美為音轉入精韻則自然合拍蓋音必轉則調乃益高君由是推之可以悟音韻之展轉矣

毛詩古樂音卷二

遼海叢書

天字毛詩最多茲不備注

按古樂譜天王二字最重故有順天從王之說原有掌訣余未能究謹就毛詩所有順天從王等字臚列於後

順天字 凡順天從王字不過否尖微掠而本音猶存此

順天字 在讀者之熟能生巧不可舍音而專從韻也

賢 開音新韻 北山 行葦

翻 偏音實韻 巷伯 桑柔

年 終音年民韻 桓工 東山 無羊 信南山 甫田 江漢

鏐 官音樞不韻 鐵高

矜 同上 何草不黃

闕 田音聽因韻 采芣

填 同上 桑柔 召旻

填 同上 召旻

田 同上 叔于田 采芣 信南山 白華 嶺南 江漢

千 運音飲韻 定之方中 采芣 甫田

愆 同上 楚茨

川 穿音春韻 雲漢 定之方中 采芣 鶴鳴 小晏 旱麓

淵 淵音云韻 燕燕 定之方中 采芣 鶴鳴 小晏 旱麓

南 難音嫩平韻 泂水 燕燕 凱風 株林 何人斯 鼓鐘 卷阿

男 同上 思齊

磨 磨音車韻 桑柔

緡 緡音民韻 何彼棣矣

間 間音今韻 豐年

躬 弓音庚平韻 文王 雲漢 召旻

中 中音尊韻 召旻

毛詩古樂音卷二

遼海叢書

宗 同上 公劉

終 同上 葛

沖 沖音春韻 七月

興 興音心韻 大明 綠衣 晨風 何人斯 燕民

風 中音分韻 綠衣 晨風 何人斯 燕民

弘 宏音渾韻 召旻

占 占音真韻 新干

借 借音近韻 鼓鐘

定 定音刃韻 采芣 興聘字諧

三 三音深韻 標有梅

環 環音刃韻 君子偕老

泉 全音群韻 大東 瞻印 凱風

從王字 王字與今音同不備引

京兵英庚見前

航 肱音光韻 卷耳 七月

彭 朋音傍韻 騶人 駟 出車 北山 大明 蒸民 韓奕

明 鳴音彌娘韻 騶鳴 東方未明 黃鳥 信南山 執號 甫田 敬之大

烹 烹音傍平韻 楚茨 瓠葉 與亨通

盟 蒙音忙韻 巧言

兄 胸音虛香韻 又古與况字通 鴉之奔奔 召笑 將仲子 陟岵 黃鳥 皇矣

衡 恆音杭韻 采芣 韓奕 閔宮 烈祖 長發

卿 音音羌韻 蕩

慶 精音羌韻 楚茨二 甫田 裳裳者華 皇矣 閔宮

行 橫去聲音杭韻 擊鼓 有女同車 雄雉 北風 戴馳 辰 兼黃鳥 大叔于田

衣 月之交 大東二 北山 鹿鳴 六月 何草不黃

毛詩古樂音卷二 三 遼海叢書

古樂譜無所謂尤韻今唐韻既立尤字部又且爲部甚大世人服習已久使驟謂無尤韻必招疑議今姑照唐韻加一尤字韻所謂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待其研習既久必能自悟加尤韻之爲多事矣今尤韻字與今支韻通者謹就毛詩所有舉其大凡

尤 有 右 三字所領之音見前

牛 牛音泥韻 黍苗 我將 絲衣

邱 邱音秋韻 侯 載馳 巷伯

傲 欺音邱韻 賁之初筵 有放不引 按支韻亦有轉爲尤韻者以非毛詩所

裘 求音渠韻 終南 七月 大東

休 同上 絲衣

仇 居音速韻 關雎 無衣 皇矣

久 九音几韻 旄丘 六月 蓼莪 正月

疾 同上 采芣 扶杜 大東 召笑 閔子小子

玖 同上 木瓜 丘中有麻

舊 曰音記韻 游 召笑

此上諸字又皆可轉尤韻及蕭韻

今尤韻字與今魚韻通者謹就毛詩所有舉其大凡

侯○後三字 摑口寇三字 兜斗豆三字 鉤荷垢三字 鄒走奏三字 婁漏三字

以上十八字所領之音見前亦皆可轉尤音蕭韻

今尤韻字與今蕭韻通者謹就毛詩所有之字舉其大凡

憂 天音憂韻 轉憂音天韻 毛詩此字頗多其音韻韻者自詳之

悠 同上 泉水

幽 同上 隔桑

攸 同上 韓奕

游 遊音游韻 泉水 江漢 常武 轉游音遙韻

毛詩古樂音卷二 四 遼海叢書

流 麥音流韻 轉流音麥韻 江漢

劉 同上 大武

劉 同上 月出

猶 遊音猶韻 轉猶音遙韻 小屋 白華 采芣 斯干 小晏

舟 遺音舟韻 轉舟音遺韻

周 同上 下泉

脩 蕭音休韻 轉休音蕭韻 中谷有蓷

休 同上 民勞 江漢

秋 餗音秋韻 轉秋音餗韻 采芣

抽 本抽音轉揆平聲韻 清人

抽 鼓鐘

瘳 轉瘳韻亦可 鸛鳴

稠 抽音曹韻 小屋

壽	紹音受韻 轉受音紹韻 七月 南山有臺 江漢 離
秀	繞音有韻 轉有音繞韻 大田
誘	繞音又韻 轉又音繞韻 野有死麕
究	矯音究韻 轉究音矯韻 羔裘
囚	喬音求韻 轉求音喬韻 泮水
狩	同上 叔于田 車攻 采芣
手	同上 擊鼓 大叔于田 遊大路
首	嫂音守韻 轉守音嫂韻 大叔于田 小弁 楚茨 魚藻
售	柝音搜韻 轉搜音柝韻 又作去聲少音受韻轉受音少韻
韭	柳音了韻 茗之華
扉	同上 泮水
躬	叫音白韻 轉白音躬韻 伐木 崧高
韭	矯音九韻 轉九音矯韻 七月
答	柳音了韻 茗之華
朽	小音朽韻 轉朽音小韻 戴笠
糾	同上 月出 良耜
越	矯音糾韻 轉糾音矯韻 芘豆
篋	同上 捕輿 伐木
軌	矯音九韻 轉九音矯韻 馳有苦葉
秀	同上 生民
襄	同上 羔裘 生民
隄	同上 靡有夷 采芣 車攻 十月之交 泮水
隄	同上 靡有夷 采芣 車攻 十月之交 泮水
隄	同上 靡有夷 采芣 車攻 十月之交 泮水
隄	同上 靡有夷 采芣 車攻 十月之交 泮水
隄	同上 靡有夷 采芣 車攻 十月之交 泮水

毛詩古樂音卷二

五

遼海叢書

受	同上 老伯 武
酒	矯音九韻 轉九音矯韻 叔于田 女曰鷓鴣 七月 正月
早	阜音否韻 轉否音阜韻 大叔于田 車攻 小戎 車攻
缶	否音否韻 轉否音缶韻 宛丘
蕭韻字與尤韻通者	
蕭	休音蕭韻 轉蕭音休韻 采芣 下泉
膠	究音膠韻 轉究音膠韻 采芣 下泉
髦	毛音髦韻 轉毛音髦韻 角弓
清	愁音清韻 轉清音愁韻 泉水 鼓鼙
包	褒音包韻 轉包音褒韻 野有死麕
滔	偷音滔韻 轉滔音偷韻 江漢
怡	同上 蟋蟀
陶	與韻字同轉韻 君子 關雎 清人 泮水
調	同上 汝墳
古者蕭尤原不分韻讀尤韻字舌尖微左則成蕭韻字讀蕭韻字舌尖微右則成尤韻字在讀者之自悟固不必泥也	
古樂譜有所謂半音字謹就毛詩所有者臚列於左 以下字音終	
覺隔膜似宜口授為佳	
嘉	嘉音者平聲韻 東山 破斧 魚麗 節南山 頌弁 賓筵
加	同上 君子偕老 女曰鷓鴣
珈	同上 君子偕老
豈	頸音起韻 一作凱豈切 載驅 采芣 魚藻 早麓
克	剡音四韻 一作剡四切 南山 伐柯 正月 小宛 蕩
命	命音民去聲韻 蟪蛄 采芣 假樂 卷阿 江漢 賁
渴	渴音慨韻 君子于役 采芣 車攻

毛詩古樂音卷二

六

遼海叢書

烈 列音懸外韻 七月 采薇 黍稷 四月 執說 武 長發

厲 力音懸外反韻 七月 采薇 黍稷 四月 執說 武 長發

隨韻自參之可也見每章分注

辰 同上 節南山 兩無正 采薇 抑

特 特音替韻 柏舟 伐檀 黍稷 正月

忒 同上 柏舟 鳩鳴 抑 陽宮

慝 同上 民勞 瞻印

臆 同上 大田 以上四字讀時音須否音微輕

夜 意音愛韻 寫生 雨無正 轉愛音以韻見分注

業 同上 烝民 常武 長發 讀音見分注

葉 同上 匏有苦葉 長發 讀音見分注

掬 類上聲 采芣

掇 掇音合外韻 采芣

懷 同上 采薇

撮 同上 都人士 此上三字作界外反似疊貼切

吹 奴音儒不辨韻 寶篋

倏 同上 民勞

蕨 厥音外韻 草蟲

關 同上 子衿

蹶 同上 蟋蟀 此上三字作勦外反較切

月 曰音外韻 采芣 子衿 東方之日 生民

閱 同上 蟋蟀

越 同上 長發

說 同上 草蟲 都人士

鉞 同上 長發 按上五字反切家作魚月反亦佳

憩 器音情外韻 甘棠 轉情外音器韻

惕 同上 民勞 范柳

揭 同上 匏有苦葉 碩人 大東 亦見前略字內 按此

歲 歲音帥韻 采芣 七月 生民

說 同上 甘棠 蟋蟀

說 刷音索韻 擊鼓 儀

澌 澌音澌韻 河水

噉 同上 庭燎 斯干 泂水

喙 同上 鮮

輓 兌音斷外韻 野有死麋

脫 同上 野有死麋

駟 同上 鮮

兌 同上 鮮 皇矣

餞 餞音几各韻 無衣

籍 同上 韓奕

踏 同上 楚茨

孽 孽音念外韻 碩人

孽 同上 長發

雪 旋外反 蟋蟀

菱 菱音配拜韻 甘棠

較 同上 生民

拔 同上 鮮 皇矣

發 發音范外韻 碩人 東方之日 匪風 七月 烝民 四月

伐 同上 甘棠

茂 同上 泂水

獎 同上 都人士

吠 吠音范外韻 野有死麋

毛詩古樂音卷二

七

遼海叢書

毛詩古樂音卷二

八

遼海叢書

牽	乾音	韻	泉水	車
曷	曷音	韻	長發	
揭	同上	七月		
害	同上	葛	泉水	參
葛	葛音	韻	參	四月
殆	殆音	韻	亦同此	今無
逮	同上	桑	柔	
怠	同上	賈	寔	
殺	同上	候	人	
大	同上	民	勞	
臺	臺音	韻	南山	有
吹	吹音	韻	隸	今
能	能音	韻	隸	今
翟	翟音	韻	簡	今
的	的音	韻	賈	之初
棟	同上	柏	舟	
德	德音	韻	碩	鼠
得	同上	關	誰	
關	同上	君子	午	夜
括	同上	車	棗	
活	活音	韻	碩	人
卒	卒音	韻	日	月
血	血音	韻	雨	無

穴	穴音	韻	大	車
側	側音	韻	柏	舟
徹	同上	十月	之	交
合	合音	韻	小	戎
黑	同上	大	田	
內	內音	韻	去	
勃	同上	小	戎	
逆	逆音	韻	泮	水
忽	忽音	韻	皇	矣
鈞	鈞音	韻	破	斧
揅	揅音	韻	小	弁
縹	縹音	韻	外	
甲	甲音	韻	外	
枉	枉音	韻	山	有
音韻互轉字	古樂譜字無不音韻互轉然在毛詩音轉為韻韻轉為音者殊不甚多惟此數字則音韻互轉故臚列於左使閱者有所持循			
獲	獲音	韻	巧	言
莫	莫音	韻	采	菴
告	告音	韻	按	古
錯	錯音	韻	轉	音
牡	牡音	韻	轉	音



敏	米音敏韻 轉敏音米韻 甫田 生民	霏	迷音埋韻 與韻網來字推之 終風	園	園音太韻 東方之口	達	達音太韻 子於 生民 鹹 長發	炙	炙音志韻 轉志音陟韻 楚茨 孤葉 行葦	祝	祝音祝韻 轉祝音咒韻 瀉	巷	杭去聲音煇去聲韻 轉煇音杭去聲韻	旂	旂音今韻 轉今音片韻 庭燎 采薇 泮水 按旂今音係	濯	卓音迫韻 靈臺 桑柔 轉造音卓韻	樂	要音勞上聲韻 關雎 南山有臺 正月 又作要音洛韻	樂	同上 晨風	皮	皮音駸韻 相鼠 韓奕 轉婆音皮韻	飛	同上 斯干 韓奕 此上二字有分注見本章	沙	同上 兔懸	降	杭音洪韻 草蟲 出車 旱麓 兔懸 轉洪音杭韻	宅	同上 鴻雁 泉矣 闕宮 崧高 見韻網異字 古亦音擇	度	同上 泉矣者非 巧言 泉矣 闕宮 抑七 轉鐸音妬韻	澤	同上 節南山 頌弁 板 那 今音意	釋	同上 登曰無衣 鶴鳴 載芣 今音擇	釋	同上 車攻 賁 闕宮 今音意	敦	如音錫韻 鸛鳴 擊 泮水 那 轉鐸音妬韻 思齊 今	戾	忙音蒙韻 長發 轉炎音厓韻	雙	霜音松韻 齊南山 轉松音雙韻	邦	邦音崩韻 節南山 召采 烈彼洛矣 闕宮 采葢 轉崩音邦韻 泉矣 崧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一

遼海叢書

野	橫音序韻 常武于田 烈風 轉其音羽韻 九 古者 葉常 二音 不分	所	所音又韻 大叔于田 烈風 轉其音羽韻 九 古者 葉常 二音 不分	近	記音近韻 轉近音記韻 扶社	者	主音者韻 轉者音主韻 綢繆 巷伯 采綠	緒	同上 主音者韻 簡兮 轉緒音主韻	舍	暑音舍韻 轉舍音暑韻 何人斯	射	妬音樹韻 大叔于田 轉樹音妬韻 車乘 抑	堉	黃音迭韻 季立音至 東山	壘	金車韻 照陳季立例亦宜音至古者謂之假借	革	音隔 又音喇說見本注 羔羊 采芑 斯干 泉矣	角	音麻 見行露章集韻	牙	音香 見行露章集韻	同	車攻 此字離略有二處第記不盡其俟補	毛詩古樂音無入聲說	董子奇問曰蒙何讀毛詩誠不解叶音之所以入其中如盲者之偃偃不知所之今得先生此作覺不啻一人喘拱而六官九牧之各安其職也長子帥師而卒伍車乘之各就其列也又如家長威如一門秩然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然蒙竊有疑焉夫平上去入古者謂之四聲今先生此作獨無入聲何也余曰嘗得其說於古樂譜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就聲音之道論之則陽為平而陰為仄陽一而陰二故陽畫奇一而陰畫耦一平聲一而仄聲二此固本乎陰陽也由二氣而化為五行故音有五先王於是乎作宮商角徵羽以宣之由五行而播為八風故音有八於是乎作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以分比之而一器之中又有工尺四上五六合反之八譜以和劑之於是乎無不達之氣無不宣之聲無不比之音宇宙所由太和民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二

遼海叢書

所由暢達也此音韻之源也今謂平聲一而仄之上去入有三是陽一而陰三也此豈知音韻之源者哉今亦姑無論此請即其說窮之平上去入此四字者固四聲家所謂四聲之綱也然入字古讀爲玉固去聲也即讀爲壽亦去聲也再讀爲汝則上聲也是則入之一字已不得爲入聲而又烏得爲入聲之字綱乎哉且夫一字之音能具四聲者原少有如支紙字直可謂一字四聲矣然紙固上聲也若以支直字紙呼之即謂直爲上聲亦何不可雞蟻即吉四聲矣然蟻固上聲也若以雞吉即蟻呼之即謂吉爲上聲亦何不可舉一隅而反之即他音亦大約如是又烏得謂有入聲者哉今即就子之姓論之四聲家謂東董凍讀四聲也然謂東爲董之平聲族凍爲董之去聲族是固一氣所傳猶之可也而彼讀者固都姓之一氣若按都堵杜讀呼之則堵者固都姓之上聲族若按都讀杜堵呼之則讀亦都姓之上聲族也又曰公拱貢穀謂公拱貢爲一氣猶之可也若彼穀者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三

濼海叢書

固孤姓之一氣所傳按孤古故穀呼之則古者固孤姓之上聲族若按孤穀故古呼之則穀亦孤姓之上聲族也有如指讀姓爲君家之同族君必有所不肯即在彼讀姓亦必有所不甘以羸易呂以牛代馬稍知自愛者必不忍瀆姓亂宗一至此極今之以讀繼東以穀繼公及強指他韻之字爲此韻之入聲者何以異此按四聲之說倡於齊之周彥倫而沈休文和之當其時梁之武帝頗不然之夫武帝之才十倍休文特以少年時並稱才子而休文又其佐命而周捨天子聖哲之對又從乎其諛故未忍訟言禁之當時之人既震乎休文之才又震乎其勢而出其門下者又多一時名士因遂附和成之而豈知其誤之蔓延千有餘載而不已也大抵聖人作事無不順乎人情而聲音之道尤其順之至者故曰聖人以順動今試舉一入聲字問爲何音之入聲雖淹博之士必逡巡思索而不敢遽然以對由是言之其果能順乎人情乎抑亦有所矯揉造作乎余少時亦嘗講求四

聲之學自聞古樂譜之說平心論之以爲多一入聲使音韻添一葛藤不如淨剪葛藤使音韻歸於純粹以合於陽一陰二之本源此余書所以無入聲也雖然士各有志如篤信周沈者必欲以永明之詩體上繩商周之詩亦不妨各行其是余末學也亦不過自是是非敢必謂古人之所是爲非是也

古樂譜略一

古無平仄四聲之說平聲謂之陽字仄聲謂之陰字陽一而陰二故仄聲有二謂之縱陰橫陰一生三故陽字分爲三曰上陽曰中陽曰下陽上陽取其音之尖中陽取其音之圓下陽取其音之圓如同一東冬韻而宮東等字謂之中陽中蠱等字謂之上陽風容等字謂之下陽同一江陽韻而江王等字謂之中陽常香等字謂之上陽強羊等字謂之下陽二生四故陰字分爲四曰南縱曰北縱曰東橫曰西橫北取其音之吞南取其音之吐西取其音之抑東取其音之揚如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四

濼海叢書

戒介等字古讀爲○今之戒其音吞古又轉讀爲卽其音吐解池等字古讀爲○外反其音吞又轉讀爲細其音吐他若夜月歲兌等字可以類推如紙字其音抑直字其音揚蟻字其音抑吉字其音揚堵古等字其音抑讀穀等字其音揚他若矧舉載澤等字舉可類推見後原四聲說其審音最爲微細然非細心體驗之茫如也由是而一與四合爲五二與三合爲五歸五於中而五音作中五與下一合爲六於是六律以正之又不能盡其音也中五與上二合爲七於是加變宮變徵以暢之由中五與東三合其數八東爲木風從木起而八風作於是乎製金石等器以分比之而一器之中又有工尺等之八譜以調劑之其數六十有四中五與西四合其數九西爲金以聲之而簡韶九成焉一與九合爲十四與六合爲十歸十於中而餘音統焉其說大約本之河圖而其究納之於六十四卦其爲字母者四十有五又似兼洛書之數四十五字每字領五十字共貳仟貳佰

五十字盡之矣其爲音者八其爲掌訣者五其爲說最爲簡古此古樂譜之大概也惜予性不好歌又受其傳者必須頂香設誓不許形諸筆墨以是心竊薄之又時方爲制舉之學又以與補樓俱係青年稍遲之或未爲晚以是未窮其底蘊嗚呼而豈知自癸酉後遂萍踪之不復合哉雖然世事之成莫不由於有志苟有志者能卽予之此書舉一反三而更加以深造焉則所謂古樂譜者亦未嘗不可抉其蘊云

### 原四聲說

休文四聲之作蓋深有悼於當時之音韻散失故承彥倫之意而分比爲平上去入字使後人有所持循其用心不爲不至其嘉惠後學不爲不深亦可謂振古之傑矣第古者平聲一而仄聲二由二生四故有南縱北縱東橫西橫之說縱之分爲二者南取其音之吐北取其音之吞橫之分爲二者東取其音之揚西取其音之抑意各有所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五

遼海遺書

取也休文分仄爲三較之二陰則多一較之四陰則少一詳味其說蓋以南縱爲去聲西橫爲上聲合北縱東橫爲入聲其說非不甚善然以南縱爲去聲此自毫無可議者以北縱爲入聲抑知北縱皆古所謂半音字如戒介等字古皆讀爲○外之現其音吞古又轉讀爲卽其音吐解泄等字古皆讀爲○外之現其音吞又轉讀爲細其音吐他若夜月歲兌等字舉可類推故縱雖有南北之分仍可通爲一今分北縱爲入聲不惟南北不通且一吞不吐矣以西橫爲上聲亦自無可議者以東橫爲入聲抑知東橫皆古揚音字如吉直等字其音揚蟻紙等字其音抑讀殺等字其音揚堵古等字其音抑他若舉矧澤載等字舉可類推故橫雖有東西之分仍可通爲一今分東橫爲入聲不惟東西不通且有抑無揚矣而况併吞音揚音爲一入聲雖善歌如秦如韓者恐不能工其技而何論他人哉大抵休文於古樂譜之說未嘗有聞然能於暗中摸索自立一說雖其入聲之分不

無可議而後世之談音韻者莫不宗之使學者不致於悞悞靡適則其功亦胡可沒也夫後世之制作固有其宜於近今而不可遠繩前古者見後世郡縣之利而遂指上古封建之爲非見後世任土之宜而動議三代井田之爲擾見後世學文之易而遠笑唐虞之九德商周之六藝爲迂闊其孰非孰是亦可不待辨論矣故以休文之四聲律永明以後之詩體則可以之律楚騷漢賦已見不可更以上律商周之詩則斷斷不可

### 古樂譜八音說

古者音止有八故分爲八部一曰天切凡今之真韻文韻元韻之坤門等字侵韻字從之二曰王今之江陽等韻從之三曰師今之支韻微韻佳灰齊等韻尤韻之牛仇等字從之四曰公今之冬東庚青蒸等韻從之五曰侯古韻今之魚古韻虞古韻及尤韻中之鈞鄒樓攝等字從之六曰賢今之先韻元韻中藩垣等字寒韻覃鹽咸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六

遼海遺書

等韻從之七曰歌今之歌韻麻韻等字從之八曰蕭今之蕭肴豪韻及尤韻之字從之凡八音之陰音之各以其音之與陽相比者而類從之此八音之大凡也陽由一而分爲三而別其音曰尖圓匾陰由二而分爲四而別其音曰吞吐抑揚合陽音陰音共貳仟貳佰五十字中材者不過三日卽可記誦此比音之大凡也詳究其意大約古者字少而此貳仟貳佰五十字者已足供文字之用周禮所謂屬瞽史識書名聽聲音者其數當不過如是是以其說之簡而易也自周之東而瞽史之遺不行方諸侯之國固有各以其國之方言爲言土音爲音者於是乳爲殺虎爲於菟以及得登那來之方言土音入於史冊後之作者喜其新奇而樂效之又加以多用不經常見之字以誇博奧則土音新字固有溢乎八音之外而非八音所能包括者矣自是而下而訓詁而反切而分韻韻且至貳佰有六非瞽識之士至不能舉其韻目至是而音學殆不可問後之儒者知音學之失而

不知求諸本雖其極意揣摩亦或時有一當然皆出於猜測而不能實指其所以然致使伶人賤工祕其傳以爲至寶是真可慨也已夫文敝則宜教之以質今之音學亦少傷文敝矣有志之士如欲返古之音則踵事增華亦不可少或於八音之外諒加佳灰麻尤等韻於天公師賢之韻部分過大者諒分爲三部或四部亦無不可大約陽音不過二十四部而陰音部分之數如之但當於新韻之字注明曰舊音某隸某部今音某改隸某部使舊說猶有可考而更妙選六經周秦諸子書所有之字加以楚辭漢賦所用之字大約其數不過五千凡冷字及無用之字皆置諸存而不論之列依古樂譜推求其當作某音注明其下其陽音之爲尖爲圓爲區陰音之爲吞爲吐爲抑爲揚亦如之而兼詳其字義夫分部不多則人之求通也易用字有定則人之致志也專稍聰慧者不過三月即可於此伍仟字解其音義而因以讀六經諸子騷賦其音義皆迎刃而解矣嗟夫所最難返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七

遺海遺書

者積重之勢也今之韻學休文以佐命之勢行之二百六韻唐宋以天子之勢行之即今平水劉氏之一百七韻又以洪武稱制之勢行之其說漸近理而彌工其染亦過深而彌洽今欲以草茅老書生獨立一說以與之抗正所謂誰言之孰令聽之此必不行之勢也然明知不行而猶不能自己於言者獨何心哉願諸君試一揣之余初與音人語於其鄉音多所不解暨正毛詩音韻後於其語無不解矣如居舉具之兼朱祖著韻威尾未之兼愚羽玉韻飛匪肺歸鬼貴之並兼衣以意韻回悔海懷海壞綏水遂之並兼徐許序韻雷轟類之兼墟呂慮追隼醉之兼居舉具韻他如梅崔隕吁隅瓜侯驅樞兜敦鈎遠來顛吝之兼韻以音音準之無不與古樂譜合者心竊疑之繼而思之周建都於陝音與陝隣爲最近唐叔封晉爲最親成周盛時每數歲輒遣醫史以一天下之音聲音之道當王者貴其必以陝音爲正音不待言矣惟晉爲近也其被教化也必先惟唐爲親也

其被教澤也必至且唐與周隣其土音亦必不甚相遠其習之也又屬易易是以其鄉音多與古樂音相合也夫數見不鮮余之此書必不可令晉人見倘見之必曰此家人語耳何煩先生之曉曉爲其必將非笑我然知希者貴余之此書又必不可不令晉人見倘見之必曰曩實不知我之鄉音竟有合於先王古樂之音今得先生發其覆使天下萬世寶貴晉音是先生爲晉樹一赤幟也其必將欣慕我世之閱余書者倘有不解當試求晉人與語

同學王補樓幼時得古樂譜之傳於其家客賈君名其謂一字有一字之音又有一字之韻其爲說極爲精密余以爲此特業聲歌者之所宜知未介意也後補樓三客於余耳其歌既熟始漸覺其異因其說試於毛詩其有不合者輒與補樓相商之三兩月後謂補樓曰試爲君歌毛詩請勉爲聽之甫至鹿鳴補樓爽然自失曰止予其爲宋人矣余曰何謂也補樓曰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泚

毛詩古樂音卷二

十八

遺海遺書

泚泚則所用之異也予嫻於音韻僅擅一時之譽於歌壇君竊取之遂以發千古之蒙於詩學且宋人猶習技百金以此言之殆宋人不如余曰是何言之陋也夫伯尊攘善識者所譏郭象竊莊儒林是謂余雖不敏貪天功以爲己力掩人善以街己長亦所不爲補樓曰君勿言余過矣追憶舊歡歲已四十四稔謹誌篇末聊以慰死友於泉下云  
休文四聲之作不惟梁武不以爲然按庾肩吾傳謂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體韻夫謂之爲拘則固亦不以爲然矣又陸厥傳謂時有王斌者著四聲論行於時夫斌之作論斥四聲也而史著之且曰行於時亦可見當時之不以爲然者頗衆雖江左一隅猶未能遽行矣奄至有隋陸法言者獨起而宗之作切韻一書而郭知元等復增益之唐天寶時孫愐復宗之作唐韻自是其說少熾然猶未能盡人皆然也宋大中祥符間重加修定

賜名曰唐韻奉勅頒行著爲功令凡科場中若是者進違是者黜於是進取之士爭趨趨之而四聲之學遂盛行於天下莫敢不以爲然矣惟元之周德清奮然不顧頗不然之作中原音韻併四聲爲三聲黜入聲而不用可謂卓識然當時之人沉酣於四聲者已深返不然之故其書不大顯則知音者之不易覩也夫世變甚則挽之愈難士君子縱有特識卓見非證之先聖古經雖善不信今讀先生此書以毛詩之元音證實一己之音學可以取當世之信以一己之音學釐正毛詩之元音可以掃千古之疑愚非敢阿所好也得此書不惟可正毛詩之音兼可正羣經之音更可正字書已誤之音夫聲音人心自然之理也請試以本心之自然以求乎音韻之當然更考諸此書音韻之所以然其必有爭以爲然而莫能不然者矣世愚姪董英謹跋

遼陽張玉繪 撰

國風一

周南一之一 南樂名

關關雎合 雎在志 鳩在志 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參差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 悠哉 反側 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 悠哉 反側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思服 悠哉 悠哉 反側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關雎

葛藟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葛藟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只君子福履之 履綏綏之

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樂 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樂 只君子福履成之

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樂 只君子福履成之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采芣苢 采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芣苢之采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萋音齊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駒音朱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

遵彼汝墳伐范外切又伐其條枚枚音迷未未音玉見君子怒如調音周

分韻一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厥外切既見君子不我遐音胡又棄欠外切

魴魚音頰尾王室如燬燬音合雖雖音需則則音直如燬父母音母

孔邇邇音合未未音玉見君子怒如調音周

汝墳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吁音合嗟麟兮西些二音下同未句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音祿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詩古樂音卷三

麟之趾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周南之國國

召南一之二

維維音子鳩有巢維鳩居居音朱之之子于歸孤衣切百音比兩御音

維維音子鳩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維音子鳩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鳩巢

于以采采音此繫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音胡之事

于以采采音此繫于淵之中于以用之公侯音胡之宮

被音畢之僮僮夙夜夙外切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音衣

采芣

嘒嘒草蟲趨趨阜音未見君子憂音天心忡忡亦

嘒嘒草蟲趨趨阜音未見君子憂音天心忡忡亦

既見止亦既覯音同止我心則則音合降音洪未句係合

陟彼南山音同山言采音同其蔎音外未見君子憂心悒音外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音同未見君子我心傷悲音同亦既見止亦既

草蟲

于以采音同蘋南音同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音同潦于以盛之

維音同筐及筥音同于以湘之維錡音同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音同下音同誰音同其尸之有齊音同季女音同

采蘋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音同召伯所憩音同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音同召伯所說音同

厭浥行音同露豈音同不夙夜音同畏音同行多露

誰音同謂鼠無牙音同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

羔羊之皮音同素絲五紵退音同食自公委音同蛇音同

羔羊之革音同而失其音必宜音同此在音同自悟耳音同素絲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

殷其雷雷聲合在南平聲山之陽何斯遠遠恩合斯莫敢或遑振

振君子歸孤衣切哉哉茲合歸哉歸字通章未句皆係合歌字遠字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側大何斯遠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虎音何斯遠斯莫或或再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哉下與殷其雷

標有梅其實三其實七兮兮西些二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堅既外切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梅標梅

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厥外切又在公寔命去

彼小星維維子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綯逕一分寔命不猶

小星

江有汜之子歸孤衣切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悔許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下音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沔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

野序迷合有死厲白茅包之有女下音懷懷春吉士誘音

野下迷合有死厲白茅包之有女下音懷懷春吉士誘音

林有檖檖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音

舒而而衣脫脫兮兮無無感感我我悅悅兮兮無無

舒而而衣脫脫兮兮無無感感我我悅悅兮兮無無

使彪音也也吠吠范范外外切切又又

野有死厲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音胡胡曷曷去去聲聲又又善善細細合合不肅離王姬之車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其釣維維下下同同何維維伊緝音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穠矣

彼茁者葭音葭葭壹發下音五稔于下音嗟乎騶虞音

彼茁者蓬壹發五稔于嗟乎騶虞

騶虞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邶之一三

汎彼柏舟汎汎其流耿耿不寐音實實又如如有隱憂微音微微于于合合我無酒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音實實又如如有隱憂微音微微于于合合我無酒

我心匪匪以以合合鑿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音據據著著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

我心匪石音石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音席席不可卷也威音威威于于合合

儀棣音弟弟各各合合棣棣不可選也音轉轉運運諸諸

愛心悄悄愠于羣小親音閱閱既多受音受受顧顧一分一分悔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標

日居音居居朱朱月諸胡迭音迭迭而而美美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音能能泥泥奮飛音奮飛奮飛合合

柏舟

毛詩古樂音卷三

六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遼海叢書



綠兮西些二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去聲又舊細合下同維于其已下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兼天韻一分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音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音

緜兮音綌兮音兮音淒其以風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音

綠衣

燕燕于飛飛衣合下音差池音其羽音之子于歸音遠送音

于野音瞻望弗音及泣涕如雨音之子于歸音遠送音

燕燕于飛音頡頏音之頡頏音之子于歸音遠送音

泣音頡頏音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音瞻望弗及實勞我心音

仲氏任只其心塞音淵音終溫且惠音淑慎其身先君之思音

勗音寡音人音只音惠音勗音寡音人音只音惠音勗音寡音人音

日居音月諸音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音逝音逝音逝音逝音逝音逝音

古處胡能音有定寧不我顧音

日居日諸下土是胃乃如之人兮音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音

日居月諸出音自東方乃如之人兮音德音音無良胡能有定音

俾也可忘音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音兮音畜音兮音畜音兮音畜音兮音畜音

報我不述音胡能有定音

日月音

終風音且音暴音顧我則音笑音謔音浪音笑音放音中心是悼音

終風音且音霾音惠音然肯來音莫往莫來悠音悠音悠音悠音悠音悠音

終風且噫不日有噫音寤言不寐音願言則嚏音

噫噫其陰音虺音虺音其音語音寤言不寐願言則懷音

擊鼓其鐘音踊躍用兵音土國音城漕我獨南音行音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音心音有音仲音

爰居音爰處爰喪其馬音于以求音于林之下音

死生契闊音與子成說音執子之手音與子偕音

于音嗟音嗟音嗟音嗟音嗟音嗟音嗟音嗟音嗟音嗟音

擊鼓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爰有寒泉音在浚之下音虎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凱風音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音

招招舟音招子人涉印否音印須我友音須

勉有苦葉

習習谷風音習以陰以雨音陰勉勉同心不宜有怒音勉采采此合音采葑采菲音葑

無以下體德音無音莫遠音莫及爾音及同死音同

行音行道運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音道薄送我畿音薄誰謂音誰謂意音謂茶

苦其甘如齊音苦宴爾新昏如兄弟音宴

涇以涇音涇濁音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音涇以毋逝音湜

就其深矣方之舟音就之就其淺矣泳之游音就之何有何亡音就

龜勉求音龜之凡民有喪匍匐音龜以救音龜

不我能音不反以我為音不既阻我德音不賈用不音不

售音售昔育音售覆既生既育音售比予音售

于毒

毛詩古樂音卷三

九

遠海叢書

我有旨畜音有亦以御音有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音有

既詒我肆音既不念昔者音既伊余音既來音既既音既

谷風

式微音式式微胡不歸音式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音式

式微音式式微胡不歸音式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音式

式微

旄丘音旄之葛音旄兮音旄何誕之節音旄兮音旄兮音旄兮音旄

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音其也何其久音其也必有以也音其

狐裘音狐蒙戎匪音狐車音狐不東叔兮伯兮音狐靡音狐所音狐與音狐同音狐

瑣兮尾音瑣兮音瑣流離之子叔兮伯兮音瑣充耳音瑣

施丘

簡兮音簡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音簡前上處音簡

碩人音碩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碩

左手音左執籥右手秉翟音左林如渥音左星精音左公言錫爵音左

山有榛隰有苓音山云誰音山之思西方美音山人彼美人兮西方之音山

人兮

簡兮

瑟彼泉水音瑟亦流于淇有懷音瑟于衛音瑟靡日不思變彼諸音瑟

姬聊與之謀音姬

出音出宿于泂飲餒于榘音出女音出子有行音出遠父母音出兄弟問音出

我諸姑遂音我及伯音我姊音我姊音我

出宿于干飲餒于言載音出脂載音出還車音出言邁音出

我思肥音我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音我悠駕言出遊音我

以寫音以我憂音以

毛詩古樂音卷三

十

遠海叢書

泉水

出音出自北音出門憂心殷殷終窶音出且貧莫知我艱音出已音出

焉哉音焉天音焉實為音焉之謂音焉之何哉音焉

王事適我政事一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音王我已焉哉天音王

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音王我政事一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音王我已焉音王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北音北風音北其涼雨音北雪其雱音北而音北好我攜音北

既亟只且

莫赤匪匪以合狐莫黑黑音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車朱合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北風

靜女女音其妹俟我於城隅音愛愛意合而而夷合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煒音說說外切懌懌音又女美美音自牧音歸歸音黃洵美且異匪匪以合女女音之為為音美美人之貽

靜女

新臺音有泚河水水許合淵淵燕婉之求籛條不鮮音

新臺有酒音河水音浼浼音燕婉之求籛條不鮮音

魚音網之設音鴻則音離之燕婉之求得音此戚施

新臺

二子乘舟音汎汎其景音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音願言思子不瑕音有害音

二子乘舟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邶一之四

汎彼柏舟音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音我儀音

死矢靡它母音也天音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音髮彼兩髦實維我特音之死矢靡音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

麟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麟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麟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麟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麟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麟有茨不可東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音老音唐矣沫音之鄉矣云誰音之思美音

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鴉之奔奔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音兄音

鴉之奔奔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音兄音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音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音

桐梓漆爰伐音琴瑟音

升彼虛音突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音山與京音降觀于桑卜云

其吉終焉允臧音彼官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音匪音直

靈雨音既零音命音彼官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音匪音直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也人秉心塞音淵音化三千音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三章末二句均係合歌

**黍離**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合 雞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同泥合  
下來音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魚外切又月玉合 曷其有佸快上聲雞棲于埭皆讀凡切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快上聲又 君子于役苟古音無飢渴則豈切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末句係合歌二章同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

揚之水水許合 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懷謂合哉合  
同懷哉曷去聲又音細合 月予音如 還歸孤衣切哉二章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十七 遼海巖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許見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

中谷有推音 惝其乾矣有女下同 仳離下同 其歎矣下同

中谷有推音 惝其乾矣有女下同 仳離下同 其歎矣下同

中谷有推音 惝其乾矣有女下同 仳離下同 其歎矣下同

**中谷有推**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不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賦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天兼

分韻一 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

絲絲葛改紀切葛音呂合 在河之澚終遠兄弟謂謂玉合 他人父謂

他人父亦莫我顧

絲絲葛音 葛在河之澚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藟**

彼采艾采此合葛音改又兮音西些二 一日不見如三秋兼韻分

彼采艾艾音艾轉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又轉歲序合兮

采葛大車 子不敢衣如莢豈 不爾下同 思畏下同

**大車**

大車音 嘒嘒衣如瓠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予不信有如皦日

丘音渠 中有麻真平 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下同 施此音蛇下

丘中有麥音 彼留子國下同 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音玖兒

丘中有麻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縮衣之宜兮西些二散予下同又改改紀合為為于兮適子之館兮此章宜字亦可讀作臥平聲

還予授子之粲兮此章宜字亦可讀作臥平聲

縮衣之好兮散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縮衣之蓆西合兮散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縮衣

將仲子兮西些二無踰下同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豈也豈父母之言亦可

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

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

毛詩古樂音卷三

十九

遠海靈書

叔于田庭因巷音無居下同人豈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美米合且仁

叔于狩兼巷無飲酒分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序巷無服下同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

叔于田庭因乘乘馬下同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

無狙狙其傷女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下同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

善射序忌又良御下同抑弊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鴟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

阜方叔馬慢忌叔發以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大叔于田

清人在彭彭介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

羔裘下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宴兮西些二三英央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遵大路兮西些二摻執子之祛初兮無我惡兮不逮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一分兮無我醜一分兮不逮好也

遵大路

女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朝

將翔弋與鴈弋

弋言加加之與子宜宜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御莫不靜好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

知子之來來之雜佩以報之報

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報

女曰雞鳴

有女女同車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

彼美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

蘇兮西些二蘇兮風其吹兮吹與女叔兮伯伯通合兮倡予予和和和

蘇兮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蘇兮

彼狡童兮西些二不與我言兮維維子子之故使我不能能泥合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

子惠惠序合思我褰裳涉涉四合溱子不思我豈豈豐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未旬係合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溱萬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

子之丰兮西些二俟我乎巷巷上兮悔悔許合予予音不送兮如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伯通合兮駕予與行行音

裳錦褰裳衣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歸風切

丰

東門之墀如蘆蘆廉在阪其室則則直合邇邇以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豈不爾通合思子我不即

東門之墀

風音分雨音放瀟瀟雞鳴音轉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音抽

風雨瀟瀟雞鳴音轉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音抽

風雨如晦音轉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音抽

風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音轉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音

挑兮西些二達達太合兮又兮又在城闕闕外切兮又一日不見如三月月五合

子衿

揚之水水音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維子合予音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音廷女

揚之水水音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維子合予音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音廷女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

出其闈闔有女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蘆廉聊可與娛音

出其闈闔有女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蘆廉聊可與娛音

出其闈闔有女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蘆廉聊可與娛音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音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音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音

野有蔓草

溱與洧音方渙渙兮西些二士與女女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音且樂維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音之以勺藥音

溱與洧音方渙渙兮西些二士與女女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音且樂維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音之以勺藥音

溱與洧音方渙渙兮西些二士與女女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音且樂維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音之以勺藥音

溱與洧音方渙渙兮西些二士與女女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音且樂維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音之以勺藥音

溱與洧音方渙渙兮西些二士與女女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音且樂維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音之以勺藥音

溱與洧音方渙渙兮西些二士與女女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音且樂維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音之以勺藥音

溱與洧音方渙渙兮西些二士與女女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音且樂維音士與女伊其相謔贈音之以勺藥音

溱洧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古樂音卷三

毛詩古樂音卷三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其行四國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則

維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不臧

崩高岸為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憊

史蹶蹶維維趨趨徒家伯徒家伯家宰家宰仲允膳夫棗子內棗子內

抑此皇父豈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不即我謀徹徹我牆屋我牆屋

守我王擇有車有車馬以居馬以居三有事三有事侯侯多藏不慙遺一老俾多藏不慙遺一老俾

匪匪降自天降自天嗇嗇背背憎職競憎職競由人由人勞勞下民之孽下民之孽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亦孔之瘵四方有羨我獨居憂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民莫不逸我

浩浩昊天浩浩昊天不廢其德不廢其德降喪飢饉斬伐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四國萬旻萬旻

天疾威天疾威弗弗慮慮弗圖舍弗圖舍彼有罪彼有罪既伏既伏以其以其

周宗既滅周宗既滅廟所廟所止止正大夫離居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莫知我

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君諸侯君諸侯莫肯朝夕莫肯朝夕

如何昊天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辟言不信如彼行適適則則靡所臻凡百靡所臻凡百

戎成不退戎成不退餓成不遂餓成不遂曾我曾我警御警御潛潛日瘁潛潛日瘁凡凡

百君子莫肯用訊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聽言則答言則退言則退

哀哀哉哉不能不能言言匪匪以以舌舌四四是出是出維維下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云不可使得罪罪于天子亦云可使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怨及朋友謂謂爾爾以以遷于王都曰予以遷于王都曰予未未有室家有室家瘼思泣血瘼思泣血

兩無正兩無正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二之五小旻之什二之五昊天昊天疾威疾威敷于下土謀敷于下土謀猶猶一一回回通何通何

日斯沮謀日斯沮謀不從不不從不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滄滄警警亦孔之哀滄滄警警亦孔之哀謀之其威則謀之其威則具具是違是違

合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合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言是聽維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于成

或艾或艾如彼泉流無淪兮如彼泉流無淪兮以敗以敗或謀或肅或謀或肅

履薄冰履薄冰小旻小旻宛彼鳴鳩翰飛宛彼鳴鳩翰飛昊天昊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不寐不寐有懷有懷二二人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切四彼昏不知壹醉句日富合各敬爾合下

儀天命民去不又意之螟蛉有子蝶贏負合之教誨合爾合下

中原有菽庶民采合此之螟蛉有子蝶贏負合之教誨合爾合下

同下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合子飛合非飛合載鳴我日斯邁合而合月斯征夙

興夜外切寐合無忝爾所合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合粟合哀合衣我填合寡合宜岸宜獄合

握粟出合卜自何能合穀合六句合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

弁彼饗合斯合歸合飛合非飛合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

子天合我罪合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跋跋周道鞠合為合子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合永歎維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合父靡依匪母合不屬于毛不

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合父靡依匪母合不屬于毛不

菀彼柳合斯合鳴合蜩合嘒合有灌合渠合者合王淵萑葦合

泝合泝合彼舟合流合不知所合屆合計合此合計合心之憂

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合尚求其雌譬彼壞合木疾用無

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免尙或先合之行合有死人尙或墜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醜合之君子不惠合不舒究合之伐合

木椅合矣析薪合矣舍合彼有罪合予合之佗合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合屬于垣無逝合我梁

無發合我符合我躬不閱合遑恤我後合

小弁

悠悠昊天合曰父母合且無罪合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

威合予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合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社亂庶遄已

君子屢合盟合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

餒匪合其止共維合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合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合付

度之躍躍龜兔遇合犬獲之

往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合行合言心焉數之蛇合蛇碩合

言出合自口合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合矣

彼何人斯合居合河之隰合無拳無勇職合亂合

徒幾何

巧言

彼何人斯合其心孔艱合胡逝合我梁不入我門伊

誰合云從維合暴之云

二人從行合誰為合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暗我始者合不如

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合于人不畏合

于天合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合胡不自北合胡不自南合胡逝我梁

祇攪我心

爾合之安行合亦不遑舍合爾之極行追脂爾車合壹者

之來合云何其肝合

爾還而而與合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豈者之來俾我

伯伯通氏吹吹舉合墟仲氏吹旆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出屈此三

爲鬼鬼爲爲鹹則則直不可得得合有靦面目視人固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側次何人斯

甚哆音第兮音第兮修兮成是南南舉平箕彼譖人者誰誰合適與謀米平

緝緝見緝緝見緝緝見翻翻見翻翻見翻翻見謀欲譖人慎爾爾以合言也謂謂意爾不信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取楚彼譖人投畀豺豺對合虎豺虎不食投

昇有北北比合有北不受兼舉投彼有昊北講受吳諸此詩凡百

楊園之道猗猗不于畝畝米丘渠音寺人孟子作爲爲愚此詩凡百

習習谷風習分維維子風及雨將恐將恐將懼懼懼維予維予如與

習習谷風維山維山維維山鬼鬼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萎于忘我大德

習習谷風維山維山維維山鬼鬼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萎于忘我大德

習習谷風維山維山維維山鬼鬼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萎于忘我大德

習習谷風維山維山維維山鬼鬼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萎于忘我大德

習習谷風維山維山維維山鬼鬼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萎于忘我大德

習習谷風維山維山維維山鬼鬼于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萎于忘我大德

勞 蓼蓼者我匪匪伊蓼蓼未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去

餅之滫矣維維于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几矣無父何

枯無母母米何特出出屈則則直合衡恤入則靡至

父兮西此二生我母兮鞠我附我畜畜合我長我育育音我願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德的昊天罔極

南南舉平山烈烈音烈烈音烈烈音風風音發發發外切民莫不穀我

獨何害害去聲南南舉平山烈烈音烈烈音烈烈音風風音發發發外切民莫不穀我

有饑篚音九殯有抹音舉棘棘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消焉出出屈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糾音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音彼

周行既往既來音使我心疚几音有例音外切汎泉音舉無浸穫音外切契寤歎哀哀衣合我

憚人薪是穫薪尙可載載子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西人之子榮榮衣服服以合舟人之子熊羆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漿音佩音遂音序音不以其長維維于天音

有漢音亦有光音彼織女終日七襄音雖音則音七襄不成報章音彼牽牛音不以服箱音東有啟明

維音南有長庚音有挾音天音華音載音施音二音音之行

維音南有箕載音翁其舌音維音北有斗音西柄之揭音四月維音夏音六月徂暑先祖音人胡寧忍予音

四月維音夏音六月徂暑先祖音人胡寧忍予音

秋日淒淒百卉并序合具著腓衣 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衣

冬日烈烈外切力烈飄風分發發服以切 民莫不敷我獨何害 聲轉

山有嘉卉侯下胡栗侯梅 廢合廢意為于 殘賊合賊真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下合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 飽覓穀

滔滔江漢南聲不國合鬼萬之紀盡瘁合瘁去以仕寧莫我有以

匪鶉匪鳶翰飛合飛衣戾立天切 匪鱣匪鮪合鱣萬潛逃于淵云音

山有蕨切絕外薇合薇于 隰有杞楨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哀衣

四月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合北北山言采合采此其杞借音西下同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

靡盬憂我父母合母米 溥天切 因之下 莫非非衣合 王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信平聲 四牡音彭彭音王事傍傍嘉我未合未意老鮮我方將旅合旅魯力方剛

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居合息或盡瘁合瘁去事國合鬼萬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沈音樂飲酒一分 或慘慘畏合畏意咎兼叫韻 或出合出用入風

議或靡事不為合為于 北山 無將大車下同 祇自塵兮西些二無思百下同 憂祇自底兮

無將大車維合維于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出屈于頤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 明下同 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合序林如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切 彼其人涕零音 豈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歲音 此罪何苦

不懷歸畏此謹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音 曷云其還政事愈音 感歲聿云莫采

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下同 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合位意 正直是與音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轉音外切爾景

福合福以 小疇 鼓鐘將將准下同 准需合水水許合 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合懷需允

不忘 鼓鐘將將准下同 准需合水水許合 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合懷需允

鼓鐘曄曄音 曄此音 曄准水音 曄此音 曄准水音 曄此音 曄准水音

子其德下同 不回合回需 不猶音 曄准有三洲一分 憂心且妯一分 淑人君子其德

鼓鐘欽欽鼓瑟合瑟四 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 曄不 以箝不偕合偕近

鼓鐘 楚楚者音主 茨音抽音 其棘自昔何為下同 我茲黍稷我

黍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下于合億以為下于合酒食以

享以祀以妥以侑下以介下以景福下同

濟濟跄跄絜爾下同以合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下或肆或將祝

祭于祊祀事孔明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下同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執爨躡躡下同為俎孔碩下或燔或炙下君婦下莫莫為豆

孔庶下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下同度下笑語下卒獲神保

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下同工祝致告徂賚下孝孫苾芬孝祀神嗜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下同鐘鼓既戒下同孝孫徂位下同工祝

致告神具下同醉下同止皇尸載下同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下同

諸宰下同君婦廢下同以徹下同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同

樂具入奏下同以綏下同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

首下同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下同孔時維其盡下同

子子孫孫勿替引下同

楚茨

信彼南下同山維下同禹甸下同之响响原隰曾孫田下同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下同

上天下同同雲雨下同雪雰雰益之以臝霖下同既優既渥下同既霑既

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彘或曾孫之穡下同以為下同酒食畀我尸賓壽考

萬年下同

中田有廩疆場有瓜下同是剝是咀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下同從以騂牡下同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下同

其血下同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下同先祖是皇報以介福下同

壽無疆

信南山

俎彼甫田下同歲取下同十千下同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

有年下同今適南下同或耘或耔黍稷薿攸介下同

以我齊明下同與我犧羊以社下同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下同

琴瑟下同擊鼓以御下同田祖以祈甘雨下同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下同止以其婦下同子饁下同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曾孫之稼下同如茨如梁曾孫之庾下同如坻如京下同乃求千斯倉乃求

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下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下同

甫田

大田下同多稼下同既種既戒下同既備下同乃事以我覃

耜下同載下同南下同畝下同播厥百下同穀既庭且碩下同曾孫是

若

既方既皂既堅下同既好不稂不莠下同去下同其螟螣下同

及其蠹賊下同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下同

有滄妻羹與兩下同汝祁祁兩下同我公田遂下同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

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下同伊寡下同婦下同之利

曾孫來下同止以其婦下同子饁下同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禮祀以其

騂黑下同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田

瞻彼洛矣維下同水下同泱泱君子至止福下同祿如茨棘下同

其血下同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下同先祖是皇報以介福下同

壽無疆

信南山

俎彼甫田下同歲取下同十千下同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

有年下同今適南下同或耘或耔黍稷薿攸介下同

以我齊明下同與我犧羊以社下同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下同

琴瑟下同擊鼓以御下同田祖以祈甘雨下同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下同止以其婦下同子饁下同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曾孫之稼下同如茨如梁曾孫之庾下同如坻如京下同乃求千斯倉乃求

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下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下同

甫田

大田下同多稼下同既種既戒下同既備下同乃事以我覃

耜下同載下同南下同畝下同播厥百下同穀既庭且碩下同曾孫是

若

既方既皂既堅下同既好不稂不莠下同去下同其螟螣下同

及其蠹賊下同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下同

有滄妻羹與兩下同汝祁祁兩下同我公田遂下同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

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下同伊寡下同婦下同之利

曾孫來下同止以其婦下同子饁下同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禮祀以其

有爽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下同保其家

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切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下同其葉湑湑下同分兮下同我親下同之

子我心寫切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下同處兮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親之子維下同其有章矣是以有慶下同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親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下同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下同之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毛詩古樂卷四

十三

遼海叢書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下同君子樂胥下同受天下同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下同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下同憲不戢不難受福下同不那下同音

兜觥其觶下同旨酒思柔下同彼交匪下同敖萬福來下同求

分韻一

桑扈

鴛鴦于飛下同畢之羅之君子萬年下同福下同祿宜下同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下同福下同

乘馬下同在廐下同摧下同之秣下同之君子萬年福

祿艾下同之意

乘馬在廐林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下同之

鴛鴦

有頍者下同弁實維下同伊何爾下同酒既旨爾設既嘉下同

平下同登下同伊異人兄弟匪下同他為與女下同蘿施下同于

松柏未下同見君子憂心奕下同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擇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設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下同來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設既既阜下同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下同如彼雨雪下同先集維下同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

間關車下同之聲下同兮下同思變季女下同逝下同離下同

兮匪下同以下同德下同音來下同括下同又下同雖下同

同無好友下同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下同鵲辰彼頌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舉下同好爾

合下同無射下同音此下同音杜下同與下同音諧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下同分鮮我觀下同

爾我心寫下同兮

高山仰止景行下同行止四牡下同騂下同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

慰下同我心

車鞞

營營青蠅止于樊下同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下同人罔極交亂四國下同

營營青蠅止于榛下同譏人罔極構下同我二人

青蠅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設核維維于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階階此音西鐘鼓既設設四舉舉合禮逸逸大侯侯胡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爾以合發發外切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簋舞笙鼓樂既和奏奏下烝衍烈烈音外祖以洽洽外切百百比合  
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嘏音外孫其洪洪音外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能泥賓載載子手仇仇音外室人入又又音外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未意合醉醉音外止威儀威音外反反曰既醉  
止威儀儀音外其坐遷屢屢音外舞僇僇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  
既醉止威儀儀音外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載子合號載號音外亂我籩豆籩音外屢舞舞音外側側音外弁之俄屢舞僇僇既醉而而音外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音外側側音外弁之俄屢舞僇僇既醉而而音外  
飲酒孔嘉嘉音外維其令儀儀音外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否音外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威不醉反恥式  
勿從謂無俾無音外大忘大音外匪匪音外言勿言匪由勿語語音外由醉之言俾  
出童毀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多音外

賓之初筵  
魚魚音外在在藻有頌其首頌音外王在在鎬鎬音外樂飲酒樂音外  
魚魚音外在在藻有莘其尾尾音外王在在鎬飲酒樂樂音外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那音外其居居音外

魚藻  
采采音外芣采菽筐之筥筥音外之君子來來音外朝何錫予錫音外之雖  
無予之路車車音外乘馬馬音外又何予之何音外之哀及勸  
濔濔聲濔音外在股邪邪音外幅幅音外在下彼交匪匪音外紆天子所予樂只君

子天子命命音外之樂只君子福福音外祿申之  
維維音外之枝其葉葉音外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邦音外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舟音外緜緜音外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葵音外之樂只君子福祿  
膾之優哉優音外游哉亦是辰辰音外矣

采菽  
醉駢角弓駢音外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胥音外遠矣  
爾爾音外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裕音外不令兄弟交相為為音外瘡瘡音外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馬音外反為駒駒音外不顧其後後音外如食宜饒饒音外如酌孔取取音外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雨音外雪濼濼見見音外消莫肯下遺式居居音外婁婁音外驕

雨雪浮浮浮音外見見音外日流日音外如蠶如鬢我是用憂憂音外  
角弓  
有苑者苑音外柳柳音外不尚息焉上帝甚蹈蹈音外無自暱焉俾予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惕音外上帝甚蹈蹈音外無自瘵焉俾予靖之  
後予適適音外亦傳于天傳音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居音外

苑柳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改音外出出音外言有章行行音外歸歸音外  
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臺笠緇撮撮彼君子女女綢綢直

如髮髮不見兮兮我心不說說我尹吉我不見

彼都人士充耳耳以琇琇實彼君子女謂謂之尹吉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結帶帶而厲厲彼君子女卷髮如如黃

彼都人士垂垂帶帶而厲厲彼君子女卷髮如如黃

尺尺轉轉我不見兮言從之適適有餘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有我

匪匪以以伊垂之帶則則有餘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有我

見兮云何何伊垂之帶則則有餘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有我

都人士

終朝采采綠綠不盈一匊匊子如髮髮曲局薄言歸歸

終朝采采綠綠不盈一匊匊子如髮髮曲局薄言歸歸

終朝采采藍藍不盈一襜襜五日為為期六日不不詹

之子于狩狩言執其弓之子于釣釣言綸之繩繩

其鈞維維何維維魴及鱖魴維魴及鱖魴薄言親者

采綠

凡凡采苗陰雨陰膏膏之悠悠南南行行召伯召勞勞之

我任我任輦我車輦我牛牛泥泥我行既集蓋云歸歸哉哉

我徒我御御我師我旅旅我行既集蓋云歸歸哉哉

肅肅謝謝功召伯營之烈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則寧

黍苗

隰桑有阿其葉有有難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有沃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不樂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有幽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愛矣遐遐不謂不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

白華華菅兮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露露彼蒼蒼天天步艱難之子不猶不猶猶

澎池北北流流浸彼稻田田嘯歌傷懷懷念彼碩碩石石

樵彼桑薪印烘于于熤維維彼頤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外念之慄慄視我邁邁邁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頤人實勞我心

白華

絲蠻黃鳥止于丘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誨

之命命彼後車車謂謂之載載不能能起起

絲蠻黃鳥止于丘丘隅隅豈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誨

命彼後車謂之載載

絲蠻

幡幡瓠葉葉采采之亨亨之君子有酒酒酌言酌

有兔斯首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首燔之炙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嘏之

瓠葉

漸漸之石維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追朝

矣

漸漸之石維維其卒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沒矣武人東征不

矣

矣

矣

遑出出風矣

有豕白蹄豕蹄涉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漸漸之石

苒之華苒華其黃矣其黃心之憂矣心之憂維維其傷矣

苒之華苒華其青矣其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牂羊三星在躔三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苒之華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草何人不將何人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草何人不矜何人我征夫獨爲我征夫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匪兕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哀我

有芘者有芘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有棧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毛詩古樂音卷四 十九 遼海 霽 詩

大雅三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新有周不顯新有帝命不時帝命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

登登文王令聞不已登文陳錫哉陳錫周侯周侯文王孫子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王孫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世之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世之王國克世之

穆穆文王於緝穆穆熙熙熙熙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不億禩將于京禩將厥作禩將常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侯服禩將于京禩將厥作禩將常服

翻翻尋尋王之蓋臣無念爾翻尋禩將于京禩將厥作禩將常服

無念爾祖無念事修厥德無念永言配無念命自求多福無念殷之未無念

命之不易命之無過爾命之躬命之宣昭命之義問有虞命之殷自天上天之載

明明在下明明赫赫在上赫赫難忱斯明明不易維明明王天位

華仲氏任華仲自彼殷商來華仲嫁華仲周于周華仲日嬪于京華仲乃及

王季維德王季之行王季大任有身王季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維此昭事上帝維此維懷維此多福維此厥維此德不

天監在下天監有命天監既集文王初載天監天作之合天監在洽天監

有子有子大邦有子有子倪天之妹有子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有子造舟爲有子梁

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有命維有命辛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保右變保右現保右外保右切保右大商保右天與

殷商之旅殷商其會殷商如林矢于牧殷商野殷商維予殷商

侯侯與侯上侯帝侯臨侯女侯無侯貳侯爾侯心侯

牧野洋洋檀車牧野煌煌牧野駟駟牧野彭彭牧野維牧野師牧野尚牧野父牧野時牧野維牧野應牧野揚牧野涼牧野彼牧野武

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王肆

大明

赫赫赫赫炎炎赫赫其之赫赫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赫赫

古公亶父來古公朝走古公馬古公率西水古公濟至于岐下古公爰及

姜女姜女聿來胥姜女宇姜女

周原膺膺蕙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欠外切我龜切日止日  
時築室于茲

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徒家諧  
抹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擊鼓弗勝以勝  
酒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生戎醜一分攸

行杭音  
肆不殄厥厥外合愠亦不限厥間柝械拔肺意切矣行道兌兌外

矣混夷既兌外切矣維維于其喙海序合轉矣

虞如音芮質厥成文王厥外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戶音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絲  
芄芄械樸薪之稹稹韻之濟濟辟王左右趣韻一分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戩戩士攸宜音

淠彼涇舟蒸徒楫音計切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音四周王壽考遐音胡又不作人

追音琢音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械樸  
瞻彼旱麓棗枏濟濟音弟君子于祿豈弟

瑟音彼玉瓚音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音祿攸降音

鳶飛音戾天音魚躍于淵音豈弟君子遐音不作人

莫莫葛改紀藟藟音施音于條枝音豈弟君子求音福不

回音同音

早麓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音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音大妣嗣徽音

則音百斯男音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利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音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音小子有造音古之人無斃

肆成人有德音小子有造音古之人無斃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音民之莫維音此二國

魯音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當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辟之其檜其楹音

攘之剔之其隄其柘音帝遷明音德音申夷載音路

天音立厥配受命音既固音松柏斯兌音帝作邦音作

對音自大伯音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音友音作

則友其兄音則篤其慶音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音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音其德音其德克音明音克明克

類音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音

受帝祉音文王無然音於岸密人不恭敢距

大邦伐阮祖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旅音合以按祖旅以篤周祐以

對于天下邦音虎依其在京音美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民之王音平度其鮮原音若居岐之陽在渭音意之將萬邦之方下

帝謂文王予音如懷音德明德不大聲以色音四不長夏以革音隔紀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爾音同仇音速方同爾兄弟以爾鈞

孤音援與爾臨爾以伐音外崇墉音同安安是類音立是禡音森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音鬼安安是類音立是禡音森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那那音同崇墉佻佻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音忽許音四方以無拂音拂以

皇矣音皇

經始靈臺音經之營之庶民政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毛詩古樂音卷四 二十三 遼海叢書

王在靈囿音意鹿鹿攸伏音伏以麀鹿濯濯音上濯白鳥鶩音鶩王在靈

沼於物魚音如躍音躍虞音具業音業維音維維音維樅音樅鼓維維鑄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鼗鼓逢逢矇矇腹奏音公

靈臺音靈

下武維音維維音維周世有哲音哲王三后在天音下王配于京音京

王配于京世德音德作求音求永言配命音命成王之孚音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音則

媚音媚茲一人應侯音侯順德音德永言孝思昭哉音昭嗣服音服

昭茲來音昭許音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音年受天之祜音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音不有佐音佐

毛詩古樂音卷四 二十三 遼海叢書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音外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音烝

文王受命音民有此武功既伐音外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音匹棘其欲音欲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豐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音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下武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音外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音烝

文王受命音民有此武功既伐音外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音匹棘其欲音欲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豐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音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音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音南自北音北無思不服音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音鎬維龜音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音豈不仕詒厥音詒孫謀音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

文王有聲

毛詩古樂音卷四 二十四 遼海叢書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音外初生民時維音維姜嫄音嫄生民如何克音刻禮克

祀以弗音弗無子履帝武敏音敏歆攸介音介攸止載音載

載夙載生載育音育時維后稷音稷不坼不副音副無蓂音蓂

誕彌厥月音月先生如達音達不坼不副音副無蓂音蓂

無害音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音康禮祀居音居然生子

誕真之陰巷音巷牛羊腓音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音會伐音伐

林誕真之寒冰鳥履翼之鳥乃去音去矣后稷呱音呱矣實覃實訂

合厥聲載路音路以就音就克岐克嶷音嶷口音口食蔬之桂菽桂菽

蒹禾役穰音穰稌音稌稌音稌麥音麥稌音稌瓜音瓜糜音糜二音二嘒嘒

誕后稷之穰音穰有相之道弗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毛詩古樂音卷四 二十四 遼海叢書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生民之什三之二

種實喪一分實發一分實秀一分實堅實好一分實穎實粟

即有邨家室苞葉室好諧

誕降嘉種維和著合維秬維糜維苞恆之秬是稷是畝米恆

之糜已是任是負負意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兼受韻或籛或蹂兼受韻釋之叟叟一分

烝之浮方浮載謀米平載惟兼受韻取下蕭祭脂取甄以較拜

印盛于豆下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飲胡臭豈豈時后稷

肇祀庶無罪句悔許以迄于今諸時祀

生民

敦惟彼行抗葦合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維子合葉厥外切

泥下泥戚戚兄弟莫遠具合通以或肆之筵或授之兒

肆筵設設席合此從轉音又轉些合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

毛詩古樂音卷四

二十五

遺海

敦弓既堅象今韻四鍱下既鈞舍矢既均序下賓以賈賈句

敦弓既句固既挾轉邪埃切四鍱下四鍱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下黃耇台台背背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轉音計景福合

行葦

既醉句以酒既飽以德德秋君子萬年下介介爾爾

景福合既醉以酒爾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送羊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下何蓬豆杜靜嘉加朋友攸攝攝以威威于合

其告維下何蓬豆杜靜嘉加朋友攸攝攝以威威于合

其告維下何蓬豆杜靜嘉加朋友攸攝攝以威威于合

其告維下何蓬豆杜靜嘉加朋友攸攝攝以威威于合

其告維下何蓬豆杜靜嘉加朋友攸攝攝以威威于合

其告維下何蓬豆杜靜嘉加朋友攸攝攝以威威于合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下永錫爾類下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切被爾爾祿君子萬年景命去有僕

其僕維何隆爾女女士隆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

鳧鷖在涇公尸來下燕來寧爾爾酒既清爾穀既馨公尸燕

飲福爾祿來成通祿來成通

鳧鷖在沙下公尸來燕來宜宜爾酒既多爾穀既嘉加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聲

鳧鷖在渚下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滑爾穀伊脯公尸燕飲福

祿來下戶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降公尸燕飲福祿來

崇

毛詩古樂音卷四

二十六

遺海

鳧鷖在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假樂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下保右命去

聲之自天申之

千祿百福合子孫千欽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

威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以百比辟卿光士娟于天子不解切

假樂

篤公劉匪匪匪居居匪康遇場遇疆遇積遇倉遇蕤餼切

于藥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抗

假樂

篤公劉匪匪匪居居匪康遇場遇疆遇積遇倉遇蕤餼切

于藥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抗

于藥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抗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  
在歎復降在原何以舟泉瞻彼溥原迺陟南  
篤公劉迺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旌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賚濟濟俾筵俎既登迺依迺造其曹執豕于  
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子宗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  
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爾居允荒  
篤公劉于爾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凶鞠之卽

篤公劉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澆盥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澆盥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澆盥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二百六十五句

洞酌

毛詩古樂音卷四 二十七 遼海叢書

毛詩古樂音卷四

毛詩古樂音卷四

毛詩古樂音卷四

毛詩古樂音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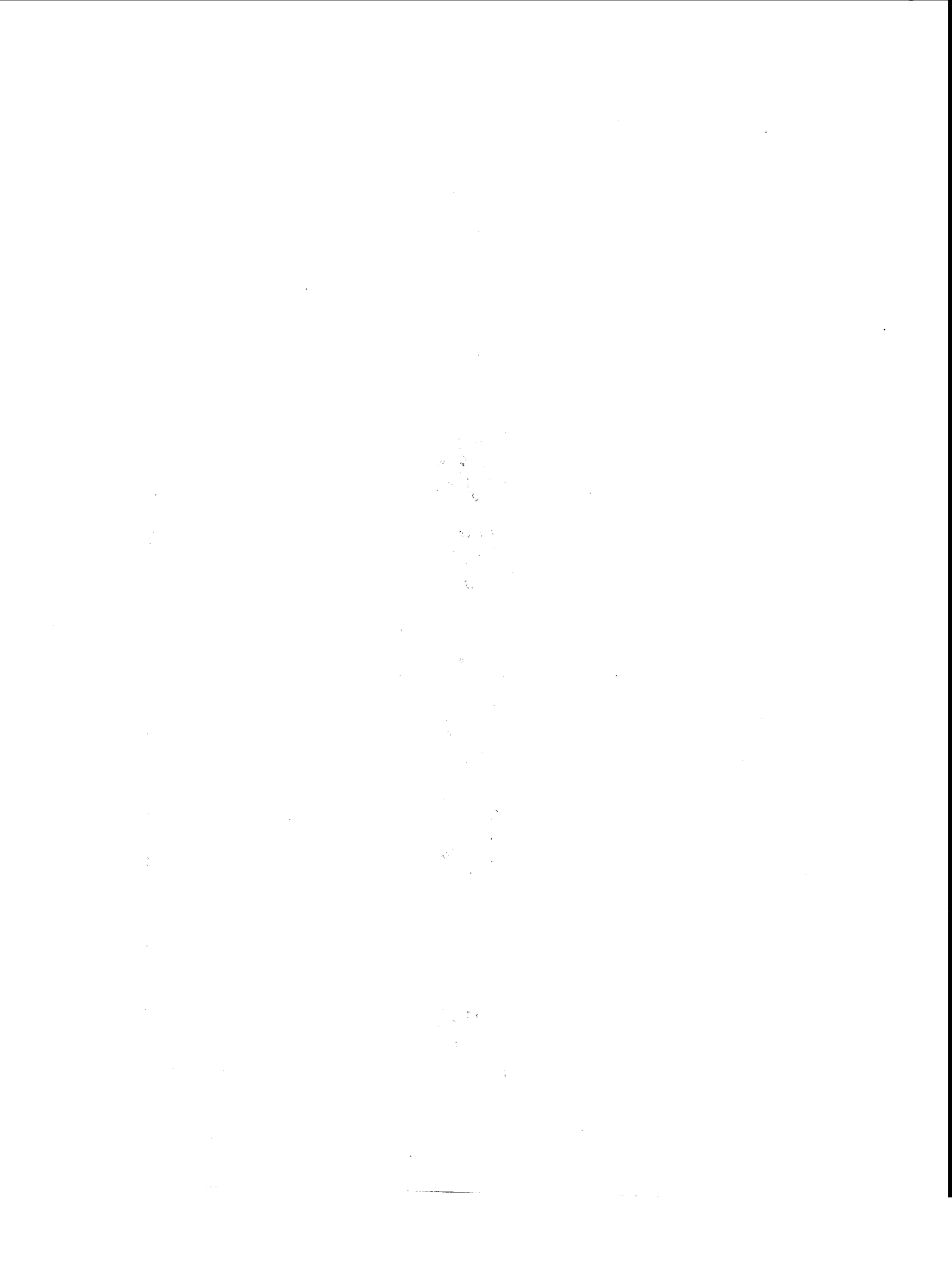
毛詩古樂音卷四

毛詩古樂音卷四

毛詩古樂音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二	一	七	六	韻	韻
三	一	八	小註都	鄧	鄧
三	一	二四	一一痛	痛	痛
三	一	二二	一愛	憂	憂
三	八	一	小註據	據	據
三	一	六	一三哲	竹	竹
三	一	四	二嗟	磋	磋
三	一	六	一七必	如	如
四	二	一八	一六伏字下	脫矣字	脫矣字
四	三	五	小註伯通合	伯通合	伯通合
四	四	一五	小註叫	叫	叫
四	七	三	小註伯通合	伯通合	伯通合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毛詩正義視諸經最為深茂蓋一經而諸經之義畢具焉而毛詩注疏校勘記一書又極精審誠讀注疏者不可不閱之書也十三經正義宋本學者既不可得見近雖汲古閣原版亦少坊間所行大約從閣本翻刻其中間有閣本譌而略去一二者而新增之譌又復滋多泮林於嘉慶戊寅館於湖上借得友人毛詩注疏粗加繙閱今年暮春更取案頭坊本檢對校勘記照改其在校勘記以外者另錄成帙名毛詩校字補讀坊本者或有取於斯道光二十四年八月高郵茆泮林識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詩譜序

稱神農始作耒耜案禮記明堂位正義引同校勘記云稱下衍神字據禮正義則有者是也

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案史記靖作靜作靖當是古本

衛僖侯之十四年案史記僖侯作釐鄘柏舟釋文正義皆云

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案史記公作侯四作三

詁訓傳

今定本作故案正義引今定本或引定本攷北齊舊有攷定唐貞觀初更詔顏師古定正五經其正義稱定本者當是齊隋以來之本其稱今定本者

當是師古本加一今字疏義顯有區別或以師古同撰五經正義不應自駁其說為疑竊思今定本師古一家之言正義諸儒受詔共修之書且更經更正而後頒行時顏本雖已流布然或自己追改抑趨乾叶等及永徽諸臣駁正增損均所宜有據此則正義引定本今定本似宜分別故略拈出一二以俟讀者審定

國風

定本亦然案正義按鄭注三禮云云而以定本亦定本集注或作定本集本或作定集注本俱定本在前攷集注梁崔靈恩撰亦是定本為從前傳本之證

周南召南譜

猶周召分陝案陝譜陝下引樂記說同

關雎序

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案樂記據下句則樂當作喜唯正義言哀樂之情則發散字當作嘽振

聞之者足以自戒案序作足以戒正義云俗本戒上

故更以俗本定本明之疏語舊疏從俗本作解故有自字孔下別為訓釋

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案正義凡斥言誤者意所不從攷正義釋序云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亦無之字今序有者疑承徽頒行時增

葛覃

父母雖沒猶歸窀案正義猶下有得字校勘記出此七字無著校語疑脫

樛木

一名巨莖案校勘記云莖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可證愚檢楚辭九歎王逸注藟葛荒也引詩葛藟藟之一曰藟巨荒也據此可釋虛文

后如至所安案正義曰定本云如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如字於義是也標起止云后如當是據一本作后如字者據箋宜改如妾

南有喬木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案釋文流水或作漢水校勘記云正義本今無可攷愚檢正義述箋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疑是舊疏語孔從舊疏過鈔一動所據鄭本作漢水也

汝墳

如魚鱗尾案左傳鱗作宛凡引書文異者當各從所出此當是舊疏語不必改字

衡流而彷彿案彷彿左傳作方羊蓋二劉舊疏引鄭求說字正如此且以彷彿句紀尤可證左正義引劉炫說所謂文字相韻者也

麟之趾

而名山出龍案山當川字之譌攷禮記禮運正義左傳昭二十九年正義並引作名川出龍

音中鐘呂案鐘當作鍾

不履生虫案虫當作蟲虫古虺字俗謂虫即蟲字大非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鵲巢

送御皆百乘

案釋文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送復出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愚謂釋文述

毛此傳若字仍作御不當復作音竊意述傳當作送訝故陸復云五嫁反其一作迎者迎即是送形近之

送也箋云御迎也當是送迎也鄭申毛作送也箋詩之例如此正義本傳箋從經作御釋文載異本送又

誘迎轉令讀者疑作迎或有別本今知然者正義釋箋明云言送之者又云箋以送為迎即其證校勘記引釋文一本作迎待並誤待

婦人稱夫曰良人 案人字儀禮昏禮注無

無土婦所視 案主誤土

定本去 案云誤去

采蘋

職衽組紉者 案編誤職

定本有足曰鋤下更無傳俗本鋤下又云無足曰

釜案正義傳以鋤與釜連文故云釜屬說文曰江

有足曰鋤云云蓋兼載異本文見意正義末引定本

甘棠

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 案正義據劉焯劉炫

此語則注內今有箋云者疑孔穎達據二劉增

羔羊

有函鮑鞞韋 案鞞當鞞之誤

哲幘而衣狸製 案哲誘哲

標有梅

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 案正義疑是舊疏語二劉

以字孔從舊疏過鈔失檢未剛去若是孔疏語上

已明斥其誤不應自為誤解或謂是為序末句言

何彼禮矣 案以字當衍

以盛之也 案輓誤統

騶虞

蓬草名也 案釋文出蓬云草也段玉裁曰名字俗增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五

禮部堂書

綠衣

定本妻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

駢案正義釋箋以公子州吁之母嬖為句不重母

字今箋重者蓋承徽校正不審妄增案周禮禴作掄下同

享王后之六服禕衣禴禕案周禮禴作掄下同

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案周禮紗作沙下同

祀先公案祀當作祭案坊本娣誤姊

婦人之服不殊衣裳案正義述箋無衣字又曰言不

與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不言衣而衣在其中矣定

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正義據以為說更引喪服注

文仍是證明不殊裳之義今箋中有衣字者當是後

人采定本增入鄭以為言絺兮綌兮不以當暑案校勘記出鄭以

當暑校云不當作本各本衍以字非愚謂作本亦

是以意改也唯箋中原有以字正義順箋文當是

言絺兮綌兮以當暑或是言絺兮綌兮所以當暑

與下所以對文其作不以當暑者是因上正義釋

傳相涉而譌終風

噍讀至遺語案噍字亦當作憲

雄雉與其豎渾良夫通案豎俗字當作豎

夫人為夷姜案苑有苦葉序注作謂

匏有苦葉

以口日召案釋文引王逸說口作言

谷風

烝鬻為茹滑美案鬻誤鬻滑陸疏廣要引作甘誤

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案堰並當作偃而衍字

式微

始而愉樂案釋文出愉以朱反是陸作音義無愉樂

者今無可據攷正義云定本愉樂作愉樂作愉樂

字正訓愉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正義可證正義多

據二劉本刪定凡疏中異字無可攷者疑皆由此

為鵲鳴

案鵲誤鵲下同

簡兮左傳鐘儀案鍾誤鐘

唯日華碩人案日誤日

如厚傳丹案傳誤傳

表皮黑案此引陸疏有脫誤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柏舟

言其共姜自誓也

案其字當衍此其行轉字重後人妄改

亦櫛纒笄總拂髦

案內則纒作縱正義引同

君子偕老

言服則非禘

案禘誤禘

衿翟闕翟

案象服箋衿作掄此章傳箋不當異字

春秋文耀勾

案勾當作鈎

鷓奔

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

案正義據二劉

本刪定疑為俱者即據二劉本而說之也餘可類推

定之方中

考於日影

案影當作景公劉正義云定本作影此蓋用定本

視以影

案影當作景下及注並同正義蓋因詩定本當為影字遂並改之

若栗氏為量

案栗當作粟

三阜為繫

案繫本作穀下同正義蓋從或本

大夫四閑

案周禮大夫作家上諸侯言六閑不引校人無須作閑

司馬法論之

案同上脫以字周禮校人疏可證

干旄

綬以旄牛尾為之

案綬當作綬

空有折羽

案折誤折下同

六卿六遂大夫也

案鄉誤卿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九

總纂室藏書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淇輿

亦此類也

案校勘記出亦皆類也毛本皆誤此愚謂亦此類也正義中常語不必改字

考槃

饑乏退處

案饑當作飢下饑困饑狀並同

碩人

鱸鮪出江海三月中

案鮪字當衍

賜我先君之履

案之字衍

氓

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夷

案夷當專字諷

十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據于蒺藜

案蒺藜誤藜

容謂禮車

案周禮注作禮車

河廣

與勃德故也

案勃當悖字之譌○莊子勃僂注勃爭也勃德又似婦人所有

伯兮

法易之三才六畫

案才當作材

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

案兵車當作車有下引鄭注可證

弓矢受矛戈戟相助

案可馬法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王城譜

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

案史記作曰正義蓋依詩譜

太子泄父早死

案史記作洩

黍離

而同於國風焉

校勘記云崔集注此下妄增九字非鄭意案集注本止加七字更有二字乃陸氏校語也

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案校勘記案正義今字本文當如此字是定字之譌

以情所求之耳

案求下脫言字尚書堯典正義可證

君子陽陽

十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策四馬

案四當作駟

意氣陽陽甚自得

案史記今作揚揚

調竿笙篪簧

案竿誤竿下同篪月令經文作篪而禮正義俱易篪說之則作篪不誤

石彼於竿笙篪三器之下

案石當若字之譌

葛藟

則三族當有異姓

案族下當脫不字左傳桓六年正義可證

采芣

但桓王信纜之故

案說誤纜

大車

茨離也

案正義云爾雅釋言文攷爾雅釋文字作離故程瑤田曰離當作離者白離毛曰離取其

同色愚謂正義引鄭志鄭答曰駝鳥青似不可定以作駝校詩傳也

裳則刺綉為文 案綉當作繡下同

巳中有麻

玼是佩玉之名 案名當石字之誤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十三

德學堂叢書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鄭譜

依時歷華

案國語時作暎華作萃鄭下又云前華後河則作華是

東其民於洛東 案首一東字下脫徙字

邵國在滎陽密縣東非 案北誤非

緇衣

則民不暴 案周禮作覈

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 案鞞當作鞞

今河北人呼食為粲 案粲當作餐

將仲子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十三

德學堂叢書

及弟叔段 案段當作段下及正義並同

大叔于田

禮裼肉袒也 案袒誤袒正義同

兩駝雁行 案雁當作雁箋及正義並同

在外兩駝及服馬 案駝當作駝下兩駝如駝皆俗字三章經文作駝同

今呼之為烏駝 案爾雅注今之烏駝字當作駝

冰犢丸蓋 案犢一作犢下同據戴東原方言疏證則从牛旁者是

遵大路

無我魏兮 案釋文出魏本亦作敷段玉裁曰說文支部

作醜訓惡魏與醜同

女曰雞鳴

弋繳至燕其案其當作具

慈潔處末案禮本潔多作漆釋文出慈潔與所引台此足證禮本之未改者

有女同車

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案云字當衍

褰裳

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案明疑則形近之譌

丰

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祔之衣案之服二字非原文

子衿

青衿青領也案標起上去也字似頰之推所見類下詩本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齊譜

薄姑氏因之案順左傳經文薄作蒲

非君之所願也案之字衍

爽鳩厲也案當作鷹

州界自海西至岱案自上脫東字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案源當作原

齊人變風始作案人當之字之譌

獻公子卒案子字衍

子成公說立案史記作脫說世本字

雞鳴

今定本作與子偕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案正義引今定本云如此或云當如此或云義亦通斥言非者全詩止此一係疑詞古同撰正義時道改駁正穆蕭正義引今定本外薄作外敷恐非云恐蓋同時諸儒校語

著

賴君之用也案國語作用之

亦每而揖案每下當脫門字

南山

又非替桓案魯詩魯不成字

猗嗟



非禮射終一口也 案口當日之譌

今定本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 案正義引今定本斥言誤者全詩止

此一條竹竿正義引今定本思作斯或誤玩耳字語意及云或蓋同時諸儒校語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葛屨

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 案正義故云好女人手之人無下好字今

有疑永徽時增

汾沮洳

如纘斲 案郭注兩雅纘作賁

伐檀

司農云 案司農上脫鄭字

冬獵為獸 案獸當作狩○獸本古狩字惠棟九經古義此可補一證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唐譜

至子變改爲晉侯案史記晉世家正義引變下當有父子

子鄂侯卻立案却誤卻

無衣有杖之杜則皆刺武公案當云無衣美武公有杖之杜刺武公方

與後正義合詩序無衣刺武公字之誤也校勘記云則皆刺武公者誤是也

蟋蟀

賴婦驚案當作懶从女俗字

告民出五穀案穀當作種

命農計耦耕案耦下脫事字

國君無故不徹懸案懸當作縣下篇引曲禮同

椒聊

蜀人作菘案作茶

不得以仰宗阻色案仰當傾字之譌

綢繆

季秋納火案周禮及注作丙

密康公遊於涇案國語作涇上

無衣

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案乎當作於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又曰故爲之請於天子之使俱不作乎可證

有杖之杜

案經及序正義俱誤木旁大

采苓

恬脆而美案恬當作甜○古字亦通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秦譜

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

案也當是地字壞去半之譌

歷夏商自衰

案與誘自

故嬴姓名顯

案名是多之譌

三年冬獵

案冬史記本紀作東

至汧渭之會

案至上脫四年字

駟鐵

有圃焉方四十里

案趙注孟子本無焉字正義所見蓋是別本

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

案鄭注也在及字上

逆御還之

案周禮鄭注御作衙釋文出逆衙云本又作御正義從釋文

又大戴禮保傳篇

案傳是傳之譌

小戎

發則歷錄之稱

案發是發之譌

大車平地載任之車

案載任字當倒轉

角長則送矢不疾

案不周禮司人疏作太玩彼疏意皆不疾之謂此作不是也

卽緄勝是也

案勝當勝之誤

具詩言金路

案具當作且

終南

江南及新城上庸蜀

案江是終之譌

几褻衣象裘色也

案几是几字壞去中豈

不服狐曰

案曰是白之譌

績人文也

案績人當績畫之譌

兼葭

定本未濟作求濟

案正義故言順禮未濟又云未濟謂未渡水也又云故以未濟

言之標起止亦云順禮未濟傳中不作求濟矣今傳作求疑永徽時改

黃鳥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

案身下○衍

無衣

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

案弊當作敝○古多通用論語古讀與朋友共敝之

絕句正義此引王肅說可備一證

權輿

容斟二升也

案斟斗之俗體

四簋黍稷稻粱

案稻譌稻正義全同又述傳黍譌黍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檜譜

榮波之南 案榮誤榮正義全同

董姓 案當作董○董古董字

樹姓無後也 案也衍字

素冠

卒章庶見素冠 案旁當从韋下其禪有禪並同

隰有萋楚

傳萋楚銚天 案天當作弋

今人以爲汲灌 案權疑儲字之譌○廣雅疏證引

匪風

萋我云飄飄發發 案下一飄字當作風

匪風飄兮 案釋文出飄兮符遙反迴風也又必遙反出  
案釋文改經作票兮傳作票票愚謂本又作票四字  
當在票兮之上又必遙反之下卷阿釋文出票風避遙  
反迴風也本亦作飄萋我釋文出飄風避遙反後篇同  
本又作票皆其證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曹譜

弟幽伯強立 案史記強作疆

子莊公射姑立 案史記射作夕

蜉蝣

隨陰雨時爲之 案爲疑出字之譌

候人

戈秘六尺有六寸 案秘當作秘

便羣其杼水 案杼當作杼

魚陸地 案魚下脫在字

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案正義若無大雨則歲  
歲穀不熟箋中當有穀字此蓋兼載異本今箋無  
者疑承微時削去

鳴鳩

素冠云我心縕結 案縕當作縕

下泉

或謂宿守也 案校勘記守當作田陸疏廣要引作  
守田無宿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幽譜

昔我先世后稷案先下脫王字觀此則正義所見國語本已諱不自公序始也

罪人周公之屬案屬下當有黨字

與知攝者案攝上當有居字

七月

而秋言凄凄案凄當作淒

諸戎倚之然犄角案當作倚从木从牛俱誤

以下于絡案絡誤絡

王荳莠案秀誤莠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三

鴟鴞

庶人華戶案華當作華禮備行釋文字从竹標起止穹窮王華戶可證正義餘俱作華

夏班水案班當作頽下引凌人同水是冰字之誤壞去旁

國君間於政事案間當作閒

鴟鴞

綢繆牖戶案牖誤牖正義同

則已亦嘒嘒而懼案而上當脫然字

翹翹危嘒嘒懼案正義曰皆釋訓文攷爾雅釋文懼本亦作嘒嘒

東山

伊威鼠婦之別名案婦从爾雅釋文或本

舍水滿之案舍當作舍

破斧

潛釜曰斧案七月正義引此下當脫方釜曰斨四字

九戩

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案校勘記誤倒是是東都也之下

不宜久處下王案王當作土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三五

鴟鴞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小大雅讀

而別世載其功業案別即正義而別言公劉者之別校勘記作列恐是以意改

宮人安民案宮當作官

弘大體以明責案責疑哲字之譌

鹿鳴

陸璣云案璣下當有疏字本草正義同

四牡

箋云無私恩案正義本當有箋云二字

皇皇者華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三六

禮記注疏卷五

下復解傳中和為中信案下忠為中

總介敕之案介當作戒

常棣

傳以几今者案几當作凡

與急難何知不正案不當作者上屬正當作止下屬以字

下章云妻子合好案合好字誤倒

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羞案祝上當脫尸字

伐木

乃出從幽谷之中案幽當作深

采芣

拘人民驥牛馬日侵案毅梁何作苞苞無訓釋疑此引作拘為是毅梁傳苞人

民註云制其人民徧檢字書無訓苞為制者詩采

薇正義引作拘毅梁傳四年疏雖不明指此傳然

定是據此傳為說字亦俱作拘攷論語孔注繼學

也所以拘罪人釋名釋制也牽制之也是拘得為

制也廣雅云囚繫拘也於毅梁義正合

女不能恭命案能字當衍

壞宮室案壞譌壞

仲秋獻矢服案周禮作箠注

箋我來成役止案此或二劉本箋中舊有役字正義據定本刪去而標起止不刪以

更著校語

其理是也案其當作於

出車

戎僕掌御戎車案周禮不誤校勘記云戎當作武因別體字貳作式形近而譌似以

不誤為誤存攷

華黍

今雅頌各得其所案今當作令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南有嘉魚

故知君子謂成王

案校勘記上謂曰據浦云斥字之誤似此亦當作斥

故中之云

南山有臺

八月熟

艾養

考面陳梨色

由儀

疏此三篇者

蓼蕭

箋此說至然

湛露

其意懇勤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

閭人為燭於門外

彤弓

既天子以比賜我

醕猶厚也勸也

奠於篚下

六月

車僕掌戎路之倅

鳥準之文章

所以顯別眾官

采芑

西河雁門芑尤美

傳爽至樊纓

車攻

卽是復竟土

頌餘獲射

各其力之所便

比鳥也

箋云言馬之良

此獨以為鞶諸

吉日

傳訓祁為太

言酌而醴羣臣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鴻雁

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上 案士誤上

庭燎

以過為未 案未當作末

沔水

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案正義

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亦是箋無聽字今箋有者疑永徽時增

祈父

正殺之 案依周禮注當有正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辛

禮記正義

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案校

注云毛本作則杜之杜塞杜塞二字衍文愚謂周禮注杜塞下屬非衍與上殘滅下誅滅一例

注云勇力之士屬焉 案焉下當有者字

志不及養親 案異養志作恐

白駒

傳宣王至維繫 案校勘記標起止壞十行本作至

傳文改非誤

我行其野

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案正義箋中似無淫字

蓄一 蓄 案空格是名字宜補

斯干

幽南山 案南誤从午

似讀為已午之已 案傳似爾也箋似讀為已午之已也之訓義或由此疏證未詳

均謂繩均板直 案均疑皆約字之誤

故尺以類上 案尺疑易字之誤

家室君王 案家室字誤倒

無羊

當用五万之色 案方誤万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辛

禮記正義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節南山

分王東西 案王當作主

傳倚長 案倚當作倚

須人剛引之 案人當作入

箋勿當主上矣 案主當作至

先將順風喻 案喻當作諭

正月

以圖土聚教罷民 案校勘記云毛本正義改圖作

司圖所改是

胡為虺蜴 案校勘記案釋文虺蜴星厯反字又作蜥段玉

經小學恩謂此段氏誤說也蜴說交作易部蜥易蜥  
疑守宮也虫部蜥下注云蜥易也可證釋文字又作蜥  
謂詩本有不作虺蜴者本或作虺蜥說文虺下注引詩  
云胡為虺蜥可證正義此本蜥全誤蜥

十月之交

疏十月八章章八句 案十月下當有之交二字

則褒姒豔妻為一 案褒字填去一

庶曰式臧 案式當作式

恐其志移心易 案易或作溢

聖人假之靈神 案靈神字誤倒

夫以昭昭人明 案人當作大

而不可以為教 案以上當脫教字

於何不臧何也 案于誤於

下供上役 案箋例供當作其正義易供而說之今  
作供者是後人改

故云下民有此言 案言亦當害之誤

兩無正

長宮大夫 案官誤宮

小旻

兩無政言宗周壞滅 案政當作正

則君臣俱於是其就依之 案依箋則就依字例

謂云木動輪而發行也 案云疑去字之誤

小宛

以氣曰姁 案姁當作煦

淫視睇盼也 案睇誤盼

而啄粟求活 案粟誤从禾

箋以寡財者 案箋上不應墨圍

小弁

此獨未言太子之傳作焉 案未當作未

故號泣而訴云 案訴當作訴

箋太者至不容 案大誤太

菟木符婁 案符當作符下引某氏同

巧言

明之所以數者 案盟誤明

毛解名曰盜意也 案曰下疑脫逃字

皆釋訓故也 案故當文之譌

巷伯

貝水介蟲也 案水下當有中字

以白為質 案以字衍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案此箋則序下寺人內小臣寺人當作巷伯益信此文之無可攷而可攷者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三

通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谷風

地官上均 案上當作土

焚輪謂頽 案謂下脫之字

定本及集註本云 案正義凡言集本俱是省一註字此引最完

蓼莪

一名馬薪蒿 案薪當作新

非無間諫之人 案問當作閒

大東

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 案本疑當作木

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 案數陳數者字是因上述箋相涉而衍

糾糾葛履 案履為履

揚泉物理論 案楊誤揚

漢水之精也 案太平御覽八引此文首脫漢字此可以補御覽之闕

氣發而著精華浮上 案御覽著作升浮上作上浮字從七 案七當作匕

周禮有市鄺之肆 案周禮字作廛無作鄺者惟玉簡廛亦作廛漢書試引市鄺之人

書夜雖各六辰 案豈謂書

北山

許水涯 案涯當作涯

無將大車

大車平地載任之車 案載任字宜倒轉

小明

但畏此三以刑罪羅網我 案三疑王之譌

士無二王 案士疑當作士

勸友使聽大任命 案大當作天

鼓鐘

鄭於中候握河注云 案河下當脫紀字

且復悲傷傷其失所也 案當衍一傷字

楚茨

延尸於戶外 案於當作于下引郊特牲註並同

平生門內之秀待賓客之處 案平生二字疑誤倒門內之秀上禮郊特牲正義引楚茨箋平生待賓客之處可證

有煮熟之者 案熟當作孰正義引禮運及注同

亨先王亦如之 案亨當作亨

注云廟門外曰祊 案禮郊特牲正義云此經直云祊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注本無外字明矣今於此引增一字又引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且云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與此不同孔氏之說自相抵牾

或炕火貫炙之 案貫當貫形近之譌

兄弟以燔從 案煎下當脫長字

交錯言其未 案未當作末

卽下箋云黍稷牢內是也 案內下當脫魚字

宰夫無徹僕之文 案僕誤僕

信南山

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 案場誤場下同此因經正義改之因而致誤

今之曾久白酒 案當作首久

戒而汁滓相將 案戒當作成

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 案與當鬱字之譌

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 案特誤持禮正義以灌用鬯臭絕句與釋文本同此引臭字下屬從庾氏讀與說禮不同

凡祭酒三酒也 案祭字妄增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甫田

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 案時當作法

司馬法計之而然也 案首當脫以字

上熟其收自四 案當作孰下並同次章變成熟同

王大封則先告后十 案十是土字壞去一

而已周禮擬之 案已當作以

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 案特上脫郊字

此攘字仁饒喜之下 案仁當在字之譌

大田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計耦事者 案耦下脫耕字

故方言入地曰熾 案方言下當有云字

裳裳者華

詩人遇讒絕世 案絕世疑見絕之譌

桑扈

鄭志答冷剛云 案冷當作洽

鴛鴦

故魚鮪不念 案念當作淦

車鞶

故嚴車設其鞶 案嚴當言字之譌

乘輿尾為防鉉 案尾上當脫以字說文鉉作鉉

賓之初筵

王人請射于賓 案王當作主

祭未與族人私燕 案未當作末

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 案宿衍字懸當作縣下引注並同

陽奇陰耦之數也 案耦當作偶

又方制之為質 案質當作辜

諸侯供熊侯豹侯 案供當作共

以下中之 案此上當重諸侯二字

亦取名鶴之言較 案名字當衍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十尺曰侯 案十上脫方字

士之祭禮上嗣舉奠 案上嗣鄭當作嗣子正義述注可證特牲禮經注亦並無上字正義有者當是增入說之後人遂因以改箋

弟子後生者也 案者衍字

至元

續考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采菽

箋申姜至王故 案正誤王

王運毛云 案運當述之諱

皆畫以為績 案改績而又誤績

故言所謂係辭也 案係當作繫

定本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案毛傳今

與爾雅正同據此則毛作弗攷說文弗橋也蓋舉

手牽拽之義改從爾雅作紼二劉本想是如此故

正義據以為說而著校語校勘記攷定本極多脫

此一條○案毛義蓋以繩為繫舟之紐與韓詩同

攷韓詩繩也說文從竹索則繩是所以維舟者

古人謂麻絲曰繩草曰索毛義用繩故下訓曰綆

說詩者不得其解攷紼訓從爾雅作紼而近世說

爾雅者反以為據毛傳之文而釋之蓋未攷此文

菀柳 假我朝王 案假下當脫使字

引傳曰予將行之者 案予亦予之誤

子南游楚之子 案下子當作字

都人士 絃言人德齊 之由 案闕處墨釘

緇布冠頰項 案頰經本作缺

采絳 傳婦人五日一御 案日誤曰

白華

今以候為毛說 案候說韓詩故正義如此云

褒人有獄而以為人 案黃丕烈校葉國語明道本

解十四字補音出注君灼惠云未庠有音是庠本

義文也今觀正義則孔所見已是誤本

其人可為乎 案校勘記據宋本人可作何愚以國

義或不備引何字

王使婦人下幃而諫之 案不誤下

少儀云抱樵 案禮本作樵注同

注云未然曰樵 案然禮本作藝

箋斂左至定道 案家誤定

綿蠻 為三章下四句是也 案為字疑衍

箋正謂至屬焉 案止誤正

瓠葉 雖有牲牢饗饋之物 案正義字俱作饗此亦當攷

亨人掌內外饗之饗亨煮 案內外宜倒轉

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 案今疑以字之諱

炮取豚若將編筐以苴之 案筐誤筐苴誤苴

君之華

箋云無是道者 案箋上少墨圓

何草不黃

車人輓以行 案輓誤輓

周輦加二板二築 案當作版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皇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文王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至作周 案○文王俱當是衍

上文王篇名之日 案日當日之譌

書傳稱二年伐玁 案玁當邢之譌

乃爲此改 案後引乾鑿度注作改此

終而復始紀還然 案細上當脫後字正義云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

子可證校勘記云應重紀字作紀紀還然似以意改不如用正義

或以爲又王再受天命 案又是文壞去點

縣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墨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自土沮漆 案毛傳云沮水漆水也下章傳云周原沮漆

本周之與云于沮漆也下章箋云循西水岸沮漆水側

也釋文沮七余反漆音七經字俱作沮漆校勘記從正

義本漆也蓋用戴東原說愚謂正義本亦未見定作

漆沮也正義云乃用居於沮漆之地又云居沮漆者又

言沮水漆水者又見居於沮漆之地又云居沮漆者又

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又故云本周之與自於沮

漆也此沮漆謂在幽地又故云本周之與自於沮

標起也此沮漆謂在幽地又故云本周之與自於沮

漆也此沮漆謂在幽地又故云本周之與自於沮

則未可斷正義作漆沮矣 案水誤木

則未可斷正義作漆沮矣 案水誤木

云封郃迂幽 案當作遷

壤亦上也 案上誤上

既爰執之以灼龜 案執疑焚之譌

箋時耕至辭言 案辭當作澍

箋司空至之處 案之下脫位字

宋人稱臯門之哲 案臯左傳作澤釋文云或作臯門者誤正義蓋從或作本哲誤

以其所爭為間田 案間當作閒

械櫜

末有周禮故也 案末當作未

早麓

公劉以后之君 案后當作後

定本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俗本無飾字誤也 案正義傳以黃流為黃金流鬯釋傳亦不為飾也作解是正義本無飾字也今傳有及斥言誤者蓋皆承徽增

思齊

箋京師周至卑小 案師衍字

皇矣

穰去之 案當作攘

而為此人文者 案人字疑譌

靈臺

三日鑽 案當作鑽

輝謂日光氣也 案氣當作炁

小學在公宮之左 案宮下脫南字

諸侯曰泮宮 案泮一作潏

太學在郊 案大誤太下同

政穆篇云 案今作昭穆

頌宮郊之學也 案禮注今脫宮字此與禮正義述注合

且夫茅茨採椽 案採當作采一作椽从手旁誤

甲如鎧甲 案下甲字衍

其皮堅可以冒鼓 案堅下疑脫厚字

下武

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 案于誤於

文王有聲

所以纓得代崇 案伐誤代

次國五里之成 案成當作城壞去土旁耳

伐紂以足天下 案足當作定

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詩 案諫誤詩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生民

此是鄭冲弟子為說案正義謂上引鄭記也校勘卷康成弟子撰似與正義不合

所以通天三統案天當夫之講○後說見商頌

薛琮答韋昭曰案琮疑當作綜

及暮而生子案史記及作居

史記楚是家云案史記云陸終生子六人坼副而

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曰女嬪此作嬪疑誤其

孕三年以下云云案本紀麥作菽據正義美上當重

好種殖麻麥美案本紀麥作菽據正義美上當重

天下宜其利案得誤宜此因上脫改入

鄭以春掄黻錄案春誤春下多同

故堯典云三帛注云案上云當衍字

豆中懸案懸當作縣下同

懸繩正豆之柄案首當重縣字

大羹清不和案清當作清下同

清者肉汁案者當煮之譌

行葦

考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案似字當不誤南山有臺

校勘記據宋本作以云以誤似

又洗爵酢以酬賓案酢當作酌

不過下筮上簠而已案筮當作莞

裘黠言善事其未當云案未誤未

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案次下疑脫第字

皆冬官弓人文也案皆衍字

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圖有桃傳相涉誤案引

本在集注前全詩止此一係今字疑衍

既醉

若麇麇之等也案麇不成字當作麇

鳧鷖

八蜡以祀四方案周禮大宗伯注引同賈疏云彼

樂疏亦作祀校勘記據宋本出入蜡以祀四方則

賈孔所見周禮注本俱作祀也

祭山曰展懸案縣誤懸

假樂

左傳曰魯災案魯下脫桓僖二字

公劉

鍛者治鐵之名案說文鍛小治治疑治之譌

卷阿

若來在王位案若當作則

純蝦爾常案蝦誤蝦



是柔刃之木 案刃當韌之譌○正義作刃作忍作韌字例不一毛居正云當作韌  
亦鳳皇之別 案別下當脫名字高誘注淮南鶴鳩貢達注國語鷩鷩王逸注楚辭翳皆作別名可證

民勞

昭二十年左惡引此詩 案惡當作傳

惠愛皆之詁文 案之當作釋

寇虐則大傳也 案傳當作惡此與上左惡互改相涉而誤  
云泄漏也 案云上疑當脫廣雅一字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吳

卷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蕩

咨汝殷商汝既官不得人 案咨下脫嗟字

二輔以西為蜎 案二當作三

楚地謂之蠓姑 案地或當作人或疑衍

抑

始和布治於邦國 案于誤於下引注同

容戈盾矛戟之類 案容疑若之譌

實無人能執王之古 案古當作舌

鄭唯以讎字為異 案字當作字

凡在南扉 案凡誤凡

或者違人乎 案諸誤者

尸既設之後 案既字正義增入

是冀土有晚成之意 案王誤土

桑柔

有時而遇 案遇下似有脫字

故云執二心 案二當正之譌

我恐女見戈獲 案戈當作弋正義為戈所獲誤同

意欲親而切誑之 案礎誤誑不成字

雲漢

天子公卿稱爵 案卿誤都

箋雲漢至候焉 案當作候下候候同

以瘖字從病類 案病當作瘖

人食二釜之歲 案釜當作藭之當作爲無

爲妨民取蔬食故也 案故字正義增入

蕃謂藏樂器而不作 案藏上疑脫閉字

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

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雉兔四穀不升去圓獸 案

大戴禮無此文白虎通載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鷄二穀不升不備三牲二語又有鶉脫唯曲禮正義引與此同上二去字作徹下一去字作損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之五十一

乃欲安定汝眾宮之長 案宮誤官

崧高

無上建國曰封 案上當作土

故知崧高維岳 案此嶽誤岳觀下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字作嶽可證

禮謂適子爲胄子 案適誤適下適胄同

蓋因燔詩書 案燔上當脫秦字孝經天子章正義可證此疑亦孔穎達據劉炫說

王纘之事 案纘誤纘

故太宗伯云 案大誤太

云投民田 案授誤投

令廬市有上宿之委積者 案止誤上

候樓可以觀望者也 案候下當脫節字

烝民

韋昭云食菜於樊 案當作采

治朝在路同外 案門誤同

則助王平斲焉 案焉字正義增

謂朝廷奏事 案謂下當脫於字

既能明曉善惡 案曉當从日作曉

韓奕

又以縷金加於馬面之錫 案縷當作鑲

尤爲東徧 案徧誤徧

綴於幢上 案幢本作幢

所謂注旄於竿首者 案干誤竿

鷲而以苦酒浸之 案鷲亦當鷲之譌

本立侯伯王治州內 案主誤王

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 案句首當脫豹字下引陸疏單有羆字可證

江漢

比實平定淮夷耳 案此誤比

蟠冢導漾水東流爲漢 案水當衍字○釋文周南漢廣注引書同

土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 案王誤土

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案校勘  
於也三字案正義云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  
依此各本有者皆誤愚謂箋蓋以往訓于于理  
之于以於訓至于南海之于也故定本集注皆有  
于於二字正義亦以為非衍唯正義本作于往于  
於也往下也字當衍

告成於王 案於當依經作于

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 案罇俗字當作尊

名山太川不以封 案大誤太

常武

經無常武之字 案字當作字

瞻卬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天之降網 案網當作罔

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 案率當作帥

又不善於朝廷矣 案延誤庭

毛詩周頌

周頌譜

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案大字疑非書傳本文

見舞韶簫曰 案簫當作箏

如天之無不燾 案當作燾下引中庸同

制禮班度量 案班當作頒

又陳繹告之宋祭 案宋當末之譌

類聚繹禡為未祭 案未亦未之譌

駿奔在廟 案奔下當脫走字

尊在廟中 案孫氏盧氏大傳集本尊俱作苟○清廟正義作尊亦不作苟苟或古作苟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

清廟

比眾士之行 案比當作此

按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 案志疑志之譌攷斯于正義禮玉藻疏引

鄭志鎬下俱有京字此無疑脫

維清

二年伐邦 案邦誤邦

烈文

烝祭歲 案鄭讀烝祭字上屬正義讀從孔傳而引鄭注蓋誤○據闕宮正義疑後人妄增

天作

疑簡則其行易從 案疑誤疑

昊天有成命

廣厚其心固和之 案固上當脫以字

我將

經陳周公成王法又王之道 案又文壞

時邁

望其所往 案當作在

告之義也 案王制禮器正義告上有報字

萬物交代之處也 案萬物下當脫之所二字

下禱梁甫之山基 案禮正義引無山字今白虎通本及此有者皆後人衍入

思文

毛詩經疏校勘記卷之十

卷

禮記官書

下至於孟津之上 案孟當作盟下引注同

尙書旋機鈴 案旋機一作旋璣

毛詩周頌

臣工

明已勸人 案人當作農

幽州宜二種 案二當作三

耨柄尺之 案之當作此

噫嘻

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 案禮下當脫與字

溝倍遂 案遂周禮注作之

溝廣二尋 案溝當作澮

則遂縱溝橫 案縱當作從下同

毛詩經疏校勘記卷之十

卷

禮記官書

地官序縣正 案序下脫官字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 案少周禮注作小

振鷺

所以通天三統 案天當作夫下引駁異義同

豐年

則廩唯藏粟也 案粟誤粟

有瞽

瞽朦也 案曠誤朦

狀如漆箒中有椎 案中當作而

以木長尺櫟之 案櫟當作楛

掌大師之懸 案當作縣下引注同下既備箋同

管如笛形小 案形當作而

雖

反稀稀而給數者 案稀誤稀

有客

以經言亦所其馬 案白誤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之四

黍

傳卷之五

毛詩周頌

小毖

不登誅之 案登下疑脫時字

季冬云征鳥厲 案厲下疑脫疾字

或謂之過廡 案當作廡

或謂之鞮雀 案鞮當作懷

載芟

擇元日命民人社 案人字疑衍

天官序云 案序下脫官字

以強予任民 案強當作彊正義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之四

黍

傳卷之五

父子餘夫 案于當作子

維爲三之家長 案三當作主

此經言有喰其饋以日之 案日疑目之誤

良耜

其種皆成好舍生氣 案舍誤舍

絺衣

千午猶釋 案王誤千

次舉鼎 案舉當作冪

酌

所以土本之也 案上誤土

有誓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案此則正義本詩序有

桓

為師祭祭造軍法者案周禮注不重祭字當是脫耳

般

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絮案之上當脫治字故字

屈折如般案折誤拆

許商以為古記九河之名案今漢書溝洫志記作說正義所見本當是作

今河雖數移案移下省去徒

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考

夫

毛詩魯頌

魯頌譜

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案世家無此文

弟潰弒幽公而立案史記弒作殺下殺魯公作紂

僖二十年案僖字作衍

駟

又言牧在遠郊案校勘記案補鐘云任誤在是也疑非此句校語

有駟

鼓咽咽案釋文出咽咽云本又作澗同於巾反文選東

引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

修慘為操伐鼓淵淵為蕭亦於巾反則是字又有作蕭

者攷張參五經文字部凡柴字今存鼓鼓鼓鼓鼓五

泮水

工制告存之文案王誤工

闕宮

其食器有竹邊木豆案邊誤邊

其經云歲文王駢牛一案正義引與鄭讀合

若順也案正義云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諸順兩字據正義則莫敢不應諸順從似有者是也

毛詩商頌

商頌譜

所以通大三統

案校勘記云大當作天形近之譌書傳駁異義有其文引在振鷺正義

義○振鷺正義前已據禮正義校天作夫今案大三統即崇三統且與立三正對文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長發箋亦云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玩此則大字足句較安餘作天作夫似俱未是漢書劉向傳云王者必通三統

烈祖

有桑穀之異

案穀當作穀从穀从木木名正義誤同

而祥桑穀枯死

案史記今脫穀字譜正義及此可證

元鳥

毛詩經疏校勘記校字補

故八年經曰

案年下當脫禘字

李

箋釋到讀書

則年之間

案年上疑脫一字

長發

其實相上至湯

案土誤上

載大旂

案儀禮經作大旂注作大旂正義所見儀禮本與鄭注合

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

案其字衍冒當作蓋

殷武

故云則州之楚也

案荆誤則